佛藏輯要

㉟

巴蜀書社

第三十五册

佛藏輯要

周紹良題

PDG

目錄

法苑珠林

序　一
卷一　一
卷二　九
卷三　一七
卷四　二四
卷五　三一
卷六　四〇
卷七　五〇
卷八　六一
卷九　七〇
卷十　八〇

卷十一　九二
卷十二　九七
卷十三　一〇六
卷十四　一一三
卷十五　一二二
卷十六　一二六
卷十七　一三二
卷十八　一四〇
卷十九　一四六
卷二十　一五二
卷二十一　一五九
卷二十二　一六八
卷二十三　一七五
卷二十四　一八二

卷二十五　一八八
卷二十六　一九五
卷二十七　一九九
卷二十八　二〇五
卷二十九　二一四
卷三十　二二三
卷三十一　二三一
卷三十二　二四三
卷三十三　二五二
卷三十四　二六二
卷三十五　二六八
卷三十六　二八〇
卷三十七　二八八
卷三十八　二九三

卷三十九　三〇〇
卷四十　三〇七
卷四十一　三一三
卷四十二　三一七
卷四十三　三二四
卷四十四　三三〇
卷四十五　三三五
卷四十六　三四〇
卷四十七　三四七
卷四十八　三五三
卷四十九　三五八
卷五十　三六六
卷五十一　三七一
卷五十二　三七六

卷五十三　三八三
卷五十四　三九〇
卷五十五　三九六
卷五十六　四一〇
卷五十七　四一七
卷五十八　四二四
卷五十九　四二七
卷六十　四三三
卷六十一　四四二
卷六十二　四四八
卷六十三　四五八
卷六十四　四六六
卷六十五　四七五
卷六十六　四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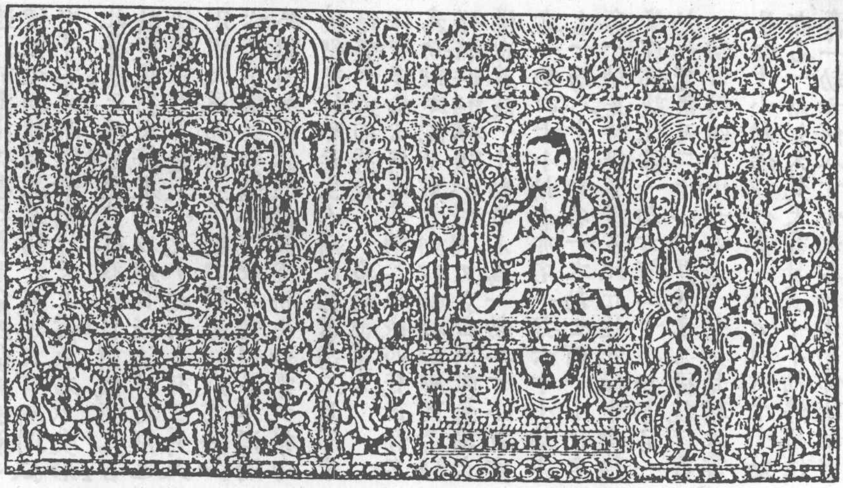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七　四八六
卷六十八　四九二
卷六十九　四九九
卷七十　五〇六
卷七十一　五一四
卷七十二　五二〇
卷七十三　五二八
卷七十四　五三二
卷七十五　五三七
卷七十六　五四三
卷七十七　五四八
卷七十八　五五四
卷七十九　五五八
卷八十　五六四

卷八十一　五七〇
卷八十二　五七五
卷八十三　五八一
卷八十四　五八六
卷八十五　五九一
卷八十六　五九六
卷八十七　六〇一
卷八十八　六〇七
卷八十九　六一四
卷九十　六二五
卷九十一　六三二
卷九十二　六四〇
卷九十三　六四七
卷九十四　六五三

卷九十五　六五九
卷九十六　六六四
卷九十七　六七一
卷九十八　六七七
卷九十九　六八四
卷一〇〇　六九〇

佛家名相通釋

序　六九九
撰述大意　六九九
上卷　七〇四
下卷　七四八



法苑珠林序

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　字仲思　撰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代有書契熙孚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談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寔繁浮誕錦韝紆恠同鏤冰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寶與夫貫華妙旨寫華玄詞三乘之宏博八藏之沉秘覺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蛭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摠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乎兩楹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貝葉之旨盈緗積稿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貫相其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　聖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洽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諧音喝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爰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字玄惲非釋門之領袖也幼嶷聚砂落飾緇衣之歲慧般挾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於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為古今綿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薝蔔以類編錄号曰法苑珠林事摠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遵道安之鏡略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賾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但文繁則情隨義略則寡明不欲虛構浮詞假盈卷軸以事不可却文翰以多披覽日久還知其要故於大唐總章元年歲在執徐律惟沽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紬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之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旋穹而共久

法苑珠林卷第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劫量　三界　日月　六道　千佛　敬佛
敬法　敬僧　致拜　福田　歸信　士女
入道　慚愧　獎導　說聽　見解　宿命
至誠　神異　感通　住持　潛遁　妖怪
變化　眠夢　興福　攝念　發願　法服
然燈　懸幡　香華　唄讚　敬塔　伽藍
舍利　供養　受請　輪王　君臣　納諫
審察　思慎　儉約　懲過　和順　誡勗
忠孝　不孝　報恩　背恩　善友　惡友
擇交　眷屬　校量　譏辯　愚戇　詐偽
惰慢　破邪　富貴　貧賤　債負　諍訟
謀謗　祝術　祭祀　占相　祈雨　園果
漁獵　慈悲　放生　救厄　怨苦　業因
受報　罪福　欲蓋　四生　十使　十惡
六度　懺悔　受戒　破戒　受齋　破齋
賞罰　利害　酒肉　穢濁　病苦　捨身
送終　法滅　雜要　傳記

劫量篇第一　（劫災有二小三大劫小有六部）

述意部　疾病部　刀兵部
飢饉部　相生部　對除部

述意部第一

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号耳然則時無別體約法而明所以聖教弘宣多所收載者雖非理觀之沖規亦懲勸之幽旨也若迺涉迷津於曩識微塵之數易窮返覺路於初心僧祇之期難滿此迷悟之異也自有無間獄中等芥滅而限命先行天上儔衣石以受形此善惡之殊也至若娑婆世界謂俄頃爲百齡袈裟剎土將永劫以浹日斯染淨之別也統而言之不過大小大小之內各有三焉大則水火風而爲災小則刀饑疫以成害是知六天華觀終焚蕩於沉灰千梵瓊臺卒漂淪於驟雨加復訴帳無微零祈失効霜戈接刃星劍交鋒酷毒生人殆盡恐三界而未悟嗟六道而悲夫

疫病部第二

依智度論云何名爲劫答曰依西梵正音名爲劫獄颰陀劫獄者（亦名劫波秦言分別時節）颰陀者（秦言善有二名爲賢以多賢人出世故名賢劫也）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佛世尊說一小劫者名爲一劫二十小劫亦名一劫四十小劫者亦名一劫六十小劫亦名一劫八十小劫名一大劫云何一小劫名爲一劫是時提婆達多比丘住地獄中受熟業報佛說住壽一劫云何二十小劫亦名一劫如梵衆天二十小劫是其壽量佛說住壽一劫云何四十小劫亦名一劫如梵輔天壽量四十小劫佛說住壽一劫云何六十小劫亦名一劫如大梵天壽量六十小劫佛說住壽一劫云何八十小劫名一大劫佛說劫中世界經云二十小劫壞次經二十小劫壞已空次經二十小劫起成次經二十小劫起成已住是二十小劫起成已住者幾多已過幾多未過八小劫已過十一小劫未來第九劫現在未盡此第九一劫幾多已過幾多未來定餘六百九十年在（至很末已外年劫此經爲斷文）足二十小劫中間有二小災次第輪轉一疾疫災二刀兵災三飢饉災（此三小災諸經論列名前後不同若依長阿含中起世等初列刀兵次列飢饉後列疾病若依俱舍毗曇婆沙論等初列刀兵次列疫病後列飢饉若依瑜伽對法論等初列飢饉後列刀兵若據年月長短次第依瑜伽對法論者是也）今且依立世阿毗曇論之此即第九中即當第三災此劫由飢饉故盡佛言是二十小劫世界起成得住中第一劫小災起時有大疾疫種種諸病一切皆起剡浮提中一切國土所有人民等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瞋惡心相害世人壽命短促唯住十歲身形矬小或二搩手或三搩手於其自量則八搩手所可資食稊稗爲上人髮衣服以爲第一唯有刀仗以自莊嚴是時諸人不行正法非法貪著邪見等業日夜生長諸惡鬼神處處損人是時大國王種悉皆崩亡所有國土次第空廢唯有小郡縣是其所餘相去遼遠各在一處如是人者疾病困苦無人布施湯藥飲食以是因緣壽命未應盡橫死無數一日一夜無量衆生疾病疫死由行惡法得是果報於此中生劫濁而起捨命已後墮三惡道時一郡縣次復荒蕪唯少家在相去轉遠各在一處疾疫死者無人送埋是時土地白骨所覆乃至居家次第空盡是時劫末唯七日在於七日中無量衆生遭疫死盡設有在者各散別處時有一人合集閻浮提內男女唯餘一萬留爲當來人種唯此萬人能持善行諸善鬼神欲令人種不斷絕故擁護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業力故人種不斷過七日後是大疫病一時息滅一切惡鬼皆悉捨去隨諸衆生飲食衣服應念所須天即雨下陰陽調和美味出生身形可愛安樂無病譬如親愛久不相見忽得聚集生喜樂心共相携持不相捨離是前劫人壽命十歲後劫人民從其而生壽命最長二十千歲如此功德自然得成與善法相應身口意善捨壽命後生善道中從天捨命還生人道自然賢善戒品具足捨壽已後更生天道久久如是初劫中間疫病窮盡次第二劫來續世千歲是劫中間第一壽量是人從前二十千歲人所生神力自在資生具足壽命四十千歲人天道生久久如是說名第二劫中間第二壽量四十千歲資生具足壽命六十千歲久久如是說名第三劫中間第三壽量六十千歲從六十千歲至八十千歲是時女年五百歲尒乃行嫁是時諸人唯有七病謂大小便利寒熱婬慾飢老等如是時中一切國土富貴豐樂無有怨賊反逆盜竊村落次比雞鳴相聞耕種雖少收實巨多衣服財寶稱意具足安坐受樂無所馳求壽命八十千歲時住阿僧祇率乃至衆生未起十惡從起十惡因此百年則減十歲次復百年復減十歲次第漸減至餘十歲最後十歲住不復減長極八萬短至十年若佛不出世次第如此若佛出世如正法住衆生壽命暫住不滅隨正法稍滅壽命漸減

刀兵部第三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佛說一小劫者名爲一劫如是同前乃至八十小劫名大劫中至二十小劫起成住中第二小災

起由大刀兵人壽十歲時三毒邪見日夜生長父母兒子兄弟眷屬手相鬪諍何況他人是時諸人起鬪諍已仍相手擲或以瓦石刀杖手相怖畏四方諸國手相伐討一日一夜害死無量如是過失自然而生人行不善得是果報於此中生劫濁而起是時人家一時沒盡纔有餘殘各各分散是時劫末餘七日在於七日中手執草木即成刀杖由此器仗手相殘害怖畏困死是時諸人怖懼刀仗逃竄林藪或渡江水隱藏孤洲或入坑窟以避災難或時相見仍各驚走恐怖失心或時什地譬如麞鹿遇逢獵師如是七日刀兵橫死其數無量設有在者各散別處時有一人合集閻浮提男女唯餘一萬留爲當來人種於是時中皆行非法唯此萬人能行善法諸善鬼神欲令人種不斷絕故擁護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業力故於劫中間留人種子自然不斷過七日後是大力兵一時息滅一切惡鬼皆悉捨去隨諸衆生所須末食應念所須天即雨下陰陽調和美味出生身形可愛相好還復一切善法自然而起清涼寂靜安樂無病慈悲心起無惱害意乎得相見生喜樂心譬如親愛久不相見忽得聚集生喜樂心共相携持不相捨離從其十歲展轉行善生人天中至二十千歲乃至壽命八十千歲住阿僧祇年（白別同前不煩重述）

飢饉部第四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從一小劫乃至八十小劫住劫中第三劫小災起時由大飢餓災欲起時由天亢旱一切人民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瞋惡心損害世人壽命短促唯住十歲身形短小或二三搩手所食稗耕人髮爲衣猶爲上服刀杖自嚴不相恭敬貧窮困苦惡癡邪見日夜生長穀貴飢饉舍羅柯行見他資粮便往奪食以此因緣餓死無數一切衆生生劫濁中自然而起造作惡業天不降雨四五年中由大旱故見生草菜尚不可得何況米穀一切禽獸悉取食之於一日一夜飢餓死者其數無量郡縣空盡唯少家在相去轉遠不行正法三毒轉盛貧窮困苦日夜相應是時六七年間天不降雨由大旱故思欲見水尚不可得何況飲食是劫中間唯七日在一日一夜餓死無數纔有在者各散別處時有一人合數閻浮提內男女大小共一萬人留爲當來人種人能行善諸善鬼神欲令人種不斷絕故擁護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業力故人種不斷過七日後是飢餓一時息滅一切惡鬼皆悉捨去所須末食天即雨下陰陽調和美味出生身形可愛相好還復一切善法自然而起清涼寂靜安樂無病慈悲入心無惱害意譬如親愛久不相見忽得聚集生喜樂心共相携持不相捨離從於十歲展轉行善生人天中壽命長遠至二十千歲乃至八十千歲自外法因並同初述（依立世論中三災各經七日若依餘經說飢饉七年七月七日疾病七月七日刀兵但經七日）故瑜伽論云謂人壽三十歲時方始建立當介之時精妙飲食不可復得唯煎煑朽骨共爲讌會若遇得一粒稻麥粟稗等子重若末尼珠藏置箱篋而守護之彼諸有情多無氣勢噴僵在地不復能起由飢儉故有情之類亡沒殆盡如此儉災經七年七月七日七夜方乃得過彼諸有情復共聚集起下厭離由此因緣壽不退減儉災遂息又若人壽二十歲時本起厭患今乃退捨介時多有疫氣障厲災橫熱惱相續而生彼諸有情遇此諸病多悉損沒如是病災七月七日七夜方乃得過彼諸有情復共聚集起中厭離由此因緣壽量無減病災乃息又人壽十歲時本起厭患今還退捨介時有情展轉相見各起猛利殺害之心由此因緣隨執草木及以瓦石皆成最極銳利刀劒更相殘害死喪終盡如是刀災極經七日方乃得過

相生部第五

依中阿含經云過去有輪王出世名曰頂生秉持法齋修行布施國中貧者出財用給後經多時然國中有貧窮者不能出物用給恤乏人轉窮困因窮便盜他物其主捕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所白曰天王此人盜我物願天王治王問彼人曰汝實盜耶彼曰實盜所以者何以貧困故若不盜者便無自濟王即出財而給與之語盜者曰汝等還去後莫復作由斯之故人作是念我等亦應盜取他物於是各競行盜是謂因貧無物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盜滋甚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八萬歲子壽四萬歲彼人壽四萬歲時有人復盜送王王聞已便作是念若我國中有盜他物更出財物盡給與者如是竭藏盜遂滋甚我今寧可作極利刀若我國中有偷盜者便收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作此念已便勅行之於後彼人劫此利刀持行劫物捉彼物主截斷其頭因貧盜甚刀殺轉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四萬歲子

壽二萬歲人壽二萬歲時時彼盜若便作是念王若知實或縛鞭我或殯罰錢或貫摽上我寧妄言欺誑王耶念已白王我不偷盜是爲因貧無物不能給恤盜殺轉增便妄言兩舌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二萬歲子壽一萬歲人壽一萬歲時人便嫉妬邪婬轉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一萬歲子壽五千歲人壽五千歲時三法轉增非法欲惡貪邪法故父壽五千歲子壽二千五百歲人壽二千五百歲時復三法轉增兩舌麤言綺語故彼壽轉減形色轉惡故父壽二千五百歲子壽千歲人壽千歲時一法轉增邪見是也因一法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千歲子壽五百歲人壽五百歲時彼人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門梵志不行順事不作福業不見後世罪故父壽五百歲子壽二百五十歲或二百歲今若長壽或壽百歲或不啻者佛復告比丘曰未來久時人壽十歲女生五月即便出嫁人壽十歲時有穀名稗子爲第一美食如今粳粮以爲上饌所有蘇油鹽蜜甘蔗一切盡沒唯行十惡業道者爲人所敬都未有善母於其子極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父子兄弟姉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猶如獵師見彼鹿已極有害心人壽十歲時有七日刀兵劫盛彼若捉草即化成刀若捉燋木亦化成刀以此刀兵各各相殺彼彼於七日刀兵劫過七日便止尒時亦有人生慙耻羞愧厭惡不愛彼人七日刀兵劫時便入山野在隱處藏過七日已則從山野於隱處出更互相見生慈愍心極相愛念猶如慈母唯有一子與久離別遠來相見情極愛念便作是語諸賢我今相見令得安隱我等由昔生不善心令親族死盡我等寧可共行善法離斷殺業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壽十歲人生子壽二十壽二十人復作是念若求善者壽色轉好我等應可更增行善共離不與取行是善已壽便轉增人生子壽四十歲復離邪婬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八十歲復離妄言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百六十歲壽百六十已復離兩舌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三百二十歲復離麤言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六百四十歲復離綺語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二千五百歲復離貪嫉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五千歲復離瞋恚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一萬歲復離邪見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二萬歲復離非法欲惡貪行邪法我等寧可離此三惡不善法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四萬歲壽四萬歲時孝順父母尊重恭敬沙門梵志奉行順事修習福業見後世罪行是善已人生子壽八萬歲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豐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女年五百歲乃當出嫁唯有七病寒熱大小便利婬欲飢食老等更無餘患時有王名螺爲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四天下七寶千子具足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統領大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餘有疾病飢饉作法延民並皆同前）

對除部第六

依新婆沙論云然有聖言說彼對治謂若有能一日一夜持不殺戒於未來生決定不逢刀兵災起若能以一訶梨怛鷄果起殷淨心奉施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疾病災起若能以一團食施諸有情於未來世決定不逢飢饉災時問如是三災餘洲有不答無根本災而有相以謂瞋增盛身力羸劣數加飢渴此說二洲北拘盧洲亦無罪業而生彼故又彼無有順增盛故　述曰衆生同執無思悅華悵貪嫉妬惡業過盛所以人情嶮惡内毒訟流今入末法人物俱惡所有依正兩報致令日夜衰耗故付法藏經云阿恕迦王自爲僧行食時賓頭盧用蘇流飯阿恕迦王白言大聖蘇性難消能不爲殘尊者答曰不爲患也何以故佛在樹木與今蘇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尒時尊者欲驗斯事使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衆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減王供養已歡喜而退良由世尊韜光未盈百年尚有斯徵況今向有二千豈有精味故瑜伽論云三災起時尒時有情復有三種最極衰損壽量衰損依止衰損資具衰損壽量衰損者所謂壽量極至十歲依止衰損者謂其身量極至一搩手或復一握資具衰損者尒時有情唯以粟稗爲食中第一以髮爲衣中第一以鐵爲莊嚴中第一五種上味悉皆隱沒所謂蘇蜜油鹽等味及甘蔗變味

第二大三災（此有四部）

時量部　時節部　壞劫部　成劫部

時量部第一　依新婆沙論云劫有三種一中間劫二成壞劫三大劫中間劫復有三種

一減劫二增劫三增減劫減者從人壽無量歲減至十歲增者從人壽十歲增至八萬歲增減者從人壽十歲增至八萬歲復從八萬歲減至十歲此中一減一增十八增減合二十中劫世間成二十中劫成已住此合名成劫經二十中劫世間壞二十中劫壞已空此合名壞劫總八十中劫合名大劫成已住中二十中劫初一唯減後一唯增中間十八亦增亦減故對法論云由此劫數顯色無色界諸天壽量也

時節部第二

依奘法師西國傳云陰陽僁運日月旋機稱謂雖殊時候無爽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之剎那也　如新婆沙論云彼剎那量云何可知有作是言依施設論說如中年女緝績毛時抖擻細毛不長不短齊此說爲怛剎那量彼不欲說毛縷短長但說毛從指間出隨所出量是怛剎那問前問剎那何緣乃引施設論說怛剎那量答此中衆麁以顯於細以細難知不可顯故謂百二十剎那成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成一臘縛此有七千二百剎那三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此有二百一十六千剎那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此有少二十不滿六十五百千剎那此五蘊一晝一夜經於尒所生滅無常有說此麁非剎那量如我義者如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剎那有說不然如我義者如二壯夫掣斷衆多迦尸細縷隨尒所縷斷經尒所剎那有說不然如我義者如二壯夫執挽衆多迦尸細縷有一壯夫以至那國百鍊剛刀捷疾而斷隨尒所縷斷經尒所剎那有說猶麁非剎那

量實剎那量世尊不說如世尊說譬如四善射夫各執弓箭相背攢立欲射四方有一捷夫來語之曰汝等今可一時放箭我能遍接俱令不墮於意云何此捷疾不苾芻白佛甚疾世尊佛言彼人不及地行藥叉地行捷疾不及空行藥叉空行捷疾不及四大王衆天彼天捷疾不及日月二輪二輪捷疾不及堅行天子此導日月輪車者此等諸天展轉捷疾壽行生滅捷疾於彼剎那流轉無有暫停由此故知世尊不說實剎那量問何故世尊不爲他說實剎那量答無有有情堪能知故又依安般經云於一彈指頃心有九百六十轉又仁王經云一念有九十剎那一一剎那中復有九百生滅又菩薩處胎經云一彈指頃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形皆有識佛之威神入微識中皆令得度又毗曇論合有十二重一名剎那二怛剎那三名羅婆四名摩睺羅五名日夜六名半月七名一月八名時九名行十名年十一名雙十二名劫一剎那若翻爲一念百二十剎那爲一怛剎翻爲一瞬六十怛剎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三十摩睺羅爲一日夜一日夜計有六百三十八萬剎那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日極長時晝有十八夜有十二極短時晝有十二夜有十八春秋分便等又智度論云晝夜六分有三十時春秋分時晝夜各十五時餘時增減五月晝時有十八夜有十二十一月夜時有十八晝

有十二依奘法師西國傳云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依論計之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一行即半年六月也兩行爲一年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並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若以五年兩閏爲閏雙者二年半有一閏並立雙乎積此時數訓劫有四種一別劫二成劫三壞劫四大劫從人壽十歲漸至八萬歲經多時八萬歲又漸減至十歲爲一別劫對餘總故名爲別也若以事格量依雜阿含經云由旬城高下亦尒滿中芥子百年取一芥盡劫猶不盡按此即爲別劫也若據大劫即以八十由旬城爲量也樓炭經云以二事論劫一云有一大城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滿中芥子百歲諸天來下取一芥子盡劫猶未盡二云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歲諸天來下取羅縠衣拂石盡劫猶未窮此亦應是別劫也

第二有成劫四十壞劫亦尒所以然者世間成時二十別劫住時二十別劫壞時二十別劫空時二十別劫此中以住合成以空合壞故各四十別劫惣此成壞合有八十別劫爲一大劫若更舒之別有六劫一別二成三住四壞五空六大若更束之則有三劫一小劫二中劫三大劫小則別劫中則成壞隨一大則愍成與壞欲界小壽一劫是小劫初禪三天壽劫是中劫二禪已去壽劫是大劫外因俗筭有六十位過此已後不可數故名阿僧祇此數年爲劫數一至六十位名阿僧祇劫此是大劫量也故智度論經云以百由旬城爲量百年取一芥故喻以迦尸羅天衣百年一拂百由旬石爲竝若此竝格量大劫也即紊索訶世界（此云堪忍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尋夫劫波之号不可以年數之故以假石芥城等准爲一期之候即約前中具含成住壞空四劫也如前從十歲增至八萬復從八萬還至十歲經二十返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一成劫以年筭之別經八千萬爲億百千八百萬成也止一爲小劫矣今成劫已過入住劫來復經八小劫釋迦年尼如來於住劫中當第四佛尚餘九百九十六佛於後續次而出依裝法師西國傳云夫數量之㽜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遲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及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故毗曇論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四百丈爲一拘盧舍一里有三百六十步一步有六尺合有二百一十六丈爲一里二里有四百三十二丈計前五有百有四百丈爲一拘盧舍猶欠三十二丈不滿二里計一拘盧舍減有二里計八拘盧舍減十六里爲一由旬若依雜寶藏經一拘盧舍有五里計毗曇八拘盧舍爲一由旬合有四十里

壞劫部第三

依長阿含經云三災上際云何若火災起時至光音天爲際若水災起時至遍淨天爲際若風災起時至果實天爲際三災欲起時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有人得第二禪者即踊身上昇於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無覺無觀第二禪樂人聞此聲已即修無覺無觀身壞命終生光音天是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無覺無觀得生光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乃至六欲皆生光音天尒時生地獄盡後畜生盡已次餓鬼阿須倫乃至他化自在天盡已然後人盡無有遺餘此世敗壞乃成爲災又順正理論云乃至地獄無一有情尒時名爲地獄已壞諸有地獄定受業者業力置他方獄中由此准知傍生鬼趣時人身內無有諸虫與佛身同若時人趣此洲一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從靜慮起唱如是言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梵世中乃至此洲有情都盡是名已壞贍部洲人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洲命盡生欲界天由彼鈍根無離欲故生欲界天已靜慮現前轉得勝依方能離欲乃至人趣無一有情尒時名爲人趣已壞若諸天趣欲界六天隨一法然得初靜慮乃至並得生梵世中尒時名爲欲天已壞如是欲界無一有情名欲界中有情已壞若時梵世隨一有情無師法然得二靜慮從彼定起唱如是言定生喜樂甚樂甚靜餘天聞已皆入彼靜慮命終並得生極光淨乃至梵世中有情都盡如是名已壞有情世間唯器世間空曠而住餘方世界一切有情感此三千世界業盡於此漸有七日輪現諸海乾竭衆山洞然洲渚三輪並從焚燎風吹猛焰燒上天宮乃至梵宮無遺灰燼自地火焰燒自地宮非他地災能壞他地由相引起故作是說下火風飄焚燒上地謂欲界火猛焰上昇爲緣引生色界火焰餘災亦尒如應當知如是始從地獄漸減乃至器世界盡總名壞劫又觀佛三昧經云天地始終謂之一劫劫盡壞時火災將起一切人民皆背正向邪競行十惡天久不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乃至四大駛河皆悉枯竭久久之後風入海底取日上大城挪於須弥山邊置本道中（長阿含經云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去地四万二二由旬安日道中乃至七日次第取之法用並然雜心論云劫成之時有七日輪住諸乾陀山成而去又說云分一日爲七日又說云從阿鼻地獄下出日衆生業力故耳）一日出時百草樹木一時彫落二日出時四大海水從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內其水自然枯涸三日出時四大海水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內水展轉消盡四日出時四大海水深千由旬五日出時四大海水縱廣七千由旬乃至竭盡（長阿含經云五日出已其後海水轉減猶如春雨後亦如牛跡中水送至涸盡不漬人物也）六日出時此地厚六萬八千由旬皆悉煙出從須弥山乃至三千大千剎

土及八大地獄靡不燒滅煙盡無餘人民命終皆依須弥山及六欲諸天皆悉命終宮殿皆空一切無常不得久住七日出時大地須弥山漸漸崩壞百千由旬永無遺餘山皆洞然諸寶爍裂煙震動至于梵天一切惡道皆悉蕩盡罪終福至皆集第十五天上十四天以下盡成灰墨新生天子未曾見此普懷恐懼舊生天子各來慰勞勿生恐怖終不至此人民命終生光音天以念為食光明自照神足飛行或生他土若生地獄地獄罪畢亦生天上若罪未畢復移他方無日月星宿亦無晝夜唯有大冥謂之火劫火災果報致此壞敗劫欲成時火乃自滅更起大雲漸降大雨滴如車軸是時此三千大千剎土水遍其中及至梵天故瑜伽論云又諸有情能滅壞業增上力故及依六種所燒事故復有六日輪漸次而現彼諸日輪望舊日輪所有熱勢踰前四倍既成七已熱遂增七云何名為六所燒事一小大溝坑由第二日輪之所枯竭二小河大河由第三日輪之所枯竭三無熱大池由第四日輪之所枯竭四大海由第五日輪及第六一分之所枯竭五蘇迷盧山及以大地體堅實故由第六一分第七日輪之所燒然即此火焰為風所鼓展轉熾盛極至梵世如是世界皆悉燒已乃至灰墨及與餘影皆不可得從此名為器世間已壞滿足二十中劫如是壞已復二十中劫住云何水災謂過七火災已於第二靜慮中生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猶水消鹽此之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如是沒已復二十中劫住云何風災謂七水災過已復七火災從此無間於第三靜慮中有俱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能消盡此之風界與器世間世間已壞又依順正理論云此水火風三大災起過有情類令捨下地生上天中初火災興由七日現有說如是七日輪行猶如鴈行分路旋運中間各相去五千踰繕那次水災興由降瀑雨有作是說從三定邊空中欻然雨熱灰水有餘復說從下水輪起湧沸水上騰漂沒決定義者即此邊生後風災興由風相擊有作是說從四定邊空中欻然飄擊風起有餘復說從下風輪起擊風上騰飄鼓此決定義准前應知三災起時云何次第要先無間起七火災其次定應一水災起此後無間復七火災度七火災還有一水如是及至滿七水災復有七火災後風災起如是惣有八七火災一七水災一風災起水風災起皆次火災自水風災必火災起故災次第理必應然何緣七火方一水災極光靜天壽勢故謂彼壽量極八大劫故至第八方一水災由此應知要度七水八七火後乃一風災由遍淨天壽勢力故謂彼壽量六十四劫故第八八方一風災如諸有情修定漸勝所感異熟身壽漸長由是所居亦漸久住故毗曇論偈云

七火次第過　然後一水災　七七火七水
復七火後風

又對法論云如是東方無間無斷無量世界或有將壞或有將成或有正壞或壞已住或有正成或成已住如於東方乃至一切十方亦尒如是若有情世間若器世間業煩惱力所生故業煩惱增上所起故惣名苦諦又雜心論問何故壞劫不至第四禪答淨居天故彼無上地生即彼般涅槃故亦不下生下地非數滅故若彼住經壞劫者亦不然增上福力生彼處故內擾亂非故若彼地內有擾亂者則外有災患彼初禪內有覺觀火擾亂故外為火災燒第二禪內喜水擾亂故外為水災所漂第三禪內有出入息風擾亂故外為風災所壞問第四禪未曾有擾亂者何得不常答剎那無常所壞故第四禪地不定相續隨彼天生宮殿俱起若天命終彼亦俱沒耳

成劫部第四

依起世經云尒時彼經無量久遠不可計數日月時起大重雲乃至遍覆梵天世界既遍覆已注大洪雨其滴甚麤或如車軸或復如杵經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乃至天所住世界其水遍滿然彼水聚有四風輪之所住持何等為四一名為住二名安住三名不墮四名字土彼雨斷已復還自退下無量百千萬億由旬當於尒時四方一時有大風起其風名為阿那毗羅吹彼水聚混亂不停水中自然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作梵天宮殿微妙可愛七寶間成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碼碯有斯梵天世間出生彼大水聚復更退下無量百千萬億由旬如前四方風起名阿那毗羅由此大風吹擲水沫復成宮殿魔身天牆壁住如梵身天無異唯有寶色精麤異耳如是次造他化自在天展轉至夜摩天六天次第具足如梵天無異精麤異耳時彼水聚轉復減少乃更退下無量百千億萬由旬湛然停住彼水聚

中四方浮沫水上厚六十八億由旬周闊無量大風吹沫復造須弥山四寶所成復吹水上浮沫爲三十三天七寶所成又吹水沫於須弥山半腹之間四萬二千由旬爲日月天子宮殿皆七寶成以是因緣世間便有七日宮殿安住現在又吹水沫於海水上高萬由旬爲空居夜叉造頗梨宮殿城郭亦尒又吹水沫於須弥山四面各去山一千由旬大海之下作四面阿脩羅城七寶莊嚴又復大風吹水聚沫造作餘大寶山如是展轉吹水沫過四大洲八萬小洲須弥山王并餘一切大山之外周帀安置名大輪圍山高廣正等六百八十萬億由旬牢固貞實金剛所成難可破壞如是大風吹掘大地漸漸深入乃於其中置大水聚湛然停積以此因緣便有大海又起世經云此大海水何因緣故如是醎苦不堪飲食此有三因緣何等爲三一者從火災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弥覆凝住後降雨滴注滿世界被大雨汁洗梵身天一切宮殿次洗魔天宮殿次洗他化自在天化樂天兜率天夜摩天宮殿洗已洗彼宮時所有醎辛苦味悉皆流下次復洗須弥山及四大洲八萬小洲諸餘大山等如是洗時浸漬流蕩其中以是因緣令大海醎不堪飲食第二此大海水大神大身衆生在其中住所有屎尿流出海中以是因緣其水醎苦不堪飲食第三此大海水古昔諸仙嘗所呪故頓海成其鹽味不堪飲食以是因緣令大海醎不堪飲食又依順正理論云所言成劫者謂從風起乃至地獄始有情生謂此世間災所壞已二十中劫唯有虛空過此長時次應復有等住世成劫便至一切有情業增上力空中漸有微細風生此器世間將成前相風漸增盛成立如前所說風輪水輪金輪等然初成立大梵天宮乃至夜摩天宮復起風輪等是謂成立外器世間由有情力謂光淨久集有情天衆既多始處迫迮諸福減者應散居下此器世間初一有情極光淨歿生大梵處空宮殿中後諸有情亦從彼歿有生梵輔有生梵衆有生他化自在天宮漸漸下生乃至人趣後生餓鬼傍生地獄法尒後成壞必取初若初有情生無間獄二十中成劫應知已滿此後復有二十中劫名成已住次第而起立世阿毗曇論云一切器世界起作已成時二種界起長謂地火兩界風界起吹火界焚燒地界風界恒起吹一切物使成堅實既堅實已一切諸寶種類皆得顯現如是多時六十小劫究竟已度 又長阿含經云此三及地爲四災四劫除地說三爲大劫唯未至第四禪爲淨居天故無上地可生即於彼處涅槃亦不下生非敗滅故變成天地天地更始了無所有亦無日月地涌甘泉味如蘇蜜時光音諸天或有福盡來生或樂觀新地性多輕躁以指嘗之如是三轉得其甜味食之不已漸生麁肥失天妙色神足光明冥然大暗後大黑風吹彼海水漂出日月置須弥邊安日道中遶須弥山照四天下時諸人輩見出則歡見入則懼自茲以後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劫初成時諸天來下爲人皆悉化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男女尊卑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有自然地味味猶如醍醐亦如生蘇味甜如蜜其後衆生以手試嘗遂生味著漸成團食光明轉滅無復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麁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澤遂生勝負因緣勝負故便生是非地味消滅皆懊惱叫哉爲禍無復地味又生地皮狀如薄餅地皮又滅又生地膚地膚滅故依增一經又生自然地肥味嘗如葡桃酒

又樓炭經云地肥不生便生兩枝蒲桃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兩枝蒲桃不生更生粳米無有糠糩不加調和備衆美味衆生食之生男女形

又增一經云時諸天子情意欲多者便成女人故有夫妻之名其後衆生婬欲轉增遂夫妻共往其餘衆生壽福行盡後光音天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生尒時造膍娑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

又依中阿含經米長四寸未有糠糩時有衆生併取日糧如是相效乃至併取五日粳米漸生糠糩刈已不生遂有枯株尒時衆生懊惱悲泣各封田宅粳米以爲幖畔其衆自藏已米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便有刀杖等物考捷殺戮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由有田地致此諍訟故各共減割以供給之故選一人形貌端雅甚有才德請以爲主於是始有民主之名田宅舍屋之名天下豐樂不可具述奉行十善衆念人民如父母愛子人民敬主如子敬父人壽大久豐樂無極 又依順正理論云初

受段食故身漸堅重光明隱歿黑暗便生日月衆星從茲出現由漸耽味地味便隱從茲復有地皮餅生覺耽食之地餅復隱尒時復有林藤出現覺耽食故林藤復隱有非種香稻自生衆共取之以充所食此食麁故殘穢在身爲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有男女根生由二根殊形相亦異宿習力故便相瞻視因此遂生非理乃至由有劫盜過起僉量衆內一有德人各以所收六分之一雇令防護封爲田主因斯故立剎帝利名大衆欽承恩流率土故復名大王來有多王自後諸王此爲首

又長阿含經六佛告比丘有（三十二）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爲四一時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二者此世間壞已中間空曠無有世間長久迴遠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三者大地初起向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爲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也

頌曰

百旬芥易盡　三災理自傾　石火無恒焰
電光非久停　飢窮自相噉　刀兵競相征
疫病無醫効　空勞怨苦聲　親戚無相救
殘害有餘情　遺文虛滿笥　徒欣富貴盈
太息波川迅　悲斯苦業縈　生滅恒敦逼
煎迫未安寧

法苑珠林卷第一　杜一 [illegible]

蒸鉼（上貭丑切）　蹞（則利切）　悴（秦醉切）　欣（許揩切）　咄（當没反）
唼（青式）粉（島反）會　刈（魚廢反）　韮幹（上卑户切）　衍（正什切）　伻（下古）
（早切）（正）戢（勃竹切）　遲（緒黙二充切思）　耽（丁切）　窘（含迫柰也循切）
筍（扣切）吏　迅（思詞疾也切）

大宋國平江府嘉定縣樂智鄉陶舍里寺瀕上施月下莊管
界居住奉
三寶弟子王圭　闔家謹捐淨財恭捨貳叁佰陸拾陸貫文
磧砂延聖院　大藏經坊雕法苑珠林壹部計壹百卷所集
功德仍爲追薦
先考王念五承事　先妣陸氏拾乙娘子
先兄王五十承事　大嫂陸氏細十乙娘子
亡弟王千二殿幹　亡弟婦張氏千九娘子（三十八）
亡姪王千三秀才　亡男王千十一秀才洎門中三代
宗親同生淨土者
紹定六年四月　日王　堅　謹題
幹緣僧　善成　可南　法澄　法如　清昇　法嚴　志圓　某緣
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磧砂延聖院比丘　善成　書
侯仝刊

法苑珠林卷第二　杜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　撰

三界篇第二（三界有二初明四洲二明諸天四洲有十二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地量部　山量部
界量部　方土部　身量部　壽量部
衣量部　優劣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麁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源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喻云於大河法花方之於火宅聖人啓悟息駕反源超出三有漸登十地也尋世界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作數盈災起積歸千滅所謂短壽者謂其長壽者見其短矣夫虛空不有故歷劫無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於是大千爲法王所統小千爲梵王所領須彌爲帝釋所居鐵圍爲藩牆之城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總總群生於茲是宅竊含識莫思塗炭沉俗而觀則迂誕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辯括宇宙悠度不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說蒼天近在遠望之色於是野人信明謂天青如碧儒士據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是一然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光之光明哉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不思妙義固其已矣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雜長含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卒難檢究今簡要略用標厥致耳

會名部第二

長阿含起世經等四洲地心即是須弥山山外別有八山圍如須弥山下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山大海初廣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依正理論云一甘二冷三爽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如是漸小至第七山下水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外鹹海廣於無際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迴轉照四天下名爲一國土即以此爲量數至滿千鐵圍遶訖名一小千復至一千鐵圍遶訖名爲中千世界即數中千復滿一千鐵圍遶訖名爲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頂各有萬億（傳云百億者錯算也）成則同成壞則同（杜）壞皆是一化佛所統之處（朱二）名爲（二）三千大千世界号爲娑婆世界梵本正音名爲索訶世界依自誓三昧經云沙訶世界者（漢言忍界謂此土人物剛強難忍故事立名号）其佛号曰能仁以別衆廣名曰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無色界初欲界者欲有四種一是情欲二是色欲三是食欲四是婬欲二色界有二一是情欲二是色欲無色界有一情欲初具四欲強色微故云欲界第二色界色強欲微故号色界第三無色界色絶欲劣故名無色界（更依華嚴經三千大千世界乃有多重不煩廣述也）

地量部第三

依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空無所依然衆生業感世界安住故智度論云三千大千世界皆依風輪爲基又新翻菩薩藏經云諸佛如來成就不思議智故而能行知諸風雨相知世有大風名烏盧博迦乃至衆生諸有覺受皆由此風所搖動故此風輪量高三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曰風雲輪此風輪量高五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膊薄迦此風輪量高十踰繕那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吠索縛迦此風輪量高三十踰繕那又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曰去來此風輪量（杜）（朱二）高四十踰繕那如是舍利子次第輪上（三）六萬八千拘胝風輪之相如來應正等覺依止大慧悉能了知舍利子最上風輪名爲周遍上界水輪之所依止其水高量六十八百千踰繕那爲彼大地之所依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踰繕那舍利子是地量表有一三千大千世界又樓炭經云此地深二十億萬里下有金粟亦二十億萬里下有金剛亦二十億萬里下有水際八十億萬里下有無極大風深五百二十億萬里此雖六重前四是地輪第五是水輪第六是風輪金光明經云此地深十八萬由旬下有金沙金沙正是金粟下有金剛地釋云前風輪堅固不可沮壞有大洛那力人以金剛杵擊之杵碎風輪無損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佛身力亦名那羅延風輪風輪上次有水輪水輪者依立世經云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減風輪三十八萬由旬以衆生業力水不流散如食未消不墮熟藏又如倉貯米內外物持水輪亦尒外由有風持不散如世間攢酪爲蘓此風力順轉此水成金水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既順成金水但厚八十萬由旬所略三十三萬由旬皆屬金地金地輪中從少向多應厚十二洛沙一洛沙有十萬由旬此輪縱廣一等

山量部第四

今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垂化現現生現滅導聖導凡約一四天下即以一日月所照臨處以蘓迷盧山爲中（唐云妙高山舊名須弥山又曰迷盧亦云弥婁山此皆訛略耳）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黄金南面琉璃西面白銀北面頗梨在大海中亦深三百三十六萬里據金輪上如起世經云須弥山下有八重山初山名佉提羅高四萬二千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其須弥山佉提羅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帀無量佉提羅山外有山名曰（杜）（朱二）伊沙陀羅高二萬一千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四萬二千（四）由旬周帀無量伊沙陀羅山外有山名曰遊乾陀羅高一萬二千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二萬一千由旬周帀無量遊乾陀羅山外有山名曰善見高六千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相去一萬二千由旬周帀無量善見山外有山名曰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六千由旬周帀無量馬半頭山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二千四百由旬周帀無量尼民陀羅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一千二百由旬周帀無量毗那耶迦山外有山名斫迦羅（陳云輪圍即鐵圍山是也）高三百由旬上闊亦尒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六百由旬周帀無量上列諸山中間皆是海水水皆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茶利迦華等諸妙香物遍覆於水去斫迦羅山其間不遠亦有空地青草

遍布即是大海於大海北有大樹王名曰閻浮樹身周圍有七十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乃至枝葉四面垂覆五十由旬長阿含經云其山空地中有大海水名曰辯禪那此水下轉輪聖王道廣十二由旬使道兩邊有七重墻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交餝杜七寶所成朱二閻浮提地輪王出時五水自然去其道平現去海不遠有山名鑚禪山去此山不遠有山名金壁過此山已有山名雪山縱廣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雪山中間有寶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頂上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徹無瑕七寶砌壘其池底金沙充滿華如車輪根如車轂華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池東有恒伽河從牛口出從五百河入于東海池南有新頭河從師子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南海池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于西海池北有斯陀河從象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北海依奘法師西國傳其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金銀琉璃頗胝餝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為龍王於中潜宅出清冷水屬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者訛也）繞池一帀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叉河皆訛也）繞池一帀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者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北海或曰潜流下地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也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溫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寶主之鄉無礼義重財賄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照明四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礼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數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問諸士俗博杜閑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朱二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六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又起世經云阿耨達宮中有五柱堂阿耨達龍王恒於中止佛言何故名為阿耨達其義云何此閻浮提所有龍王盡有三患唯阿耨達龍無有三患云何為三一者所有諸龍皆被熱風熱沙著身燒其皮肉及燒骨髓以為苦惱唯有阿耨達龍無有此患二者所有龍宮惡風暴起吹其宮內失寶飾衣龍身自現以為苦惱唯阿耨達龍王無如此患三者所有龍王各在宮中相娛樂時金翅大鳥入宮搏撮或始生方便欲取龍食龍怖懼常懷熱惱唯阿耨達龍無如此患若金翅鳥王生念欲往即便命終故名阿耨達（秦言無惱）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毗舍離其城北有七黑山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舞唱伎音樂之聲山有二嵫一名為晝二名善晝七寶所成柔軟香潔猶如天衣妙音乾闥婆王從五百乾闥婆在其中止又順正理論云四洲之中唯贍部洲有金剛座上窮地際下據金輪諸最後身菩提薩埵將登無上正等菩提皆坐此座起金剛定以無餘依及餘處所有堅力能持此坐又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有四天天神何等為四一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風神杜四者火神朱二此之四大各共有之七故地神生惡見言地中無水火風時我知此地神所念即往語言汝莫生念言地中無水火風耶荅曰地中實無水火風也我時語言汝勿生此念謂地中無水火風所以者何地中有水火風但地大多故地大得名佛告比丘我為破地神除其惡見示教利喜得法眼淨水中有地火風火中有地水風風中有地水火但初大多故偏得名也

界量部第五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大醎海外有山名曰鐵圍入水三百一十二由旬半出水亦然廣亦如是周迴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從閻浮提南際取鐵圍山三億六萬六百六十三由旬從閻浮提中央取東弗于逮中央三億六萬六百由旬從閻浮提中央取西瞿耶尼中央三億六萬六百由旬從剡浮提北際取北欝單越北際四億七萬七千五百由旬從鐵圍山水際極西鐵圍山水際還度十二億二千八百二十五由旬鐵圍山水際周迴二十六億八千四百七十五由旬從此須弥山頂至彼須弥山頂邊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弥山中央至彼須弥山中央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弥山根至彼須弥山根十二億三千十五由旬

如是義者佛世尊說（依長阿含經云閻浮提其地縱廣七千由旬西瞿耶尼其地縱廣八千由旬東弗于逮其地縱廣九千由旬北鬱單越其地縱廣十千由旬也）

方土部第六

尋夫方土人別不同惣有二種一凡二聖若約方言之即有四種所謂四天下人若以住處言之四天下中合有四千八處則有四千八種之人若直案閻浮提一方言之如樓炭經說大國惣有三十六之大國人亦同之若依別論則有二千五百小國人亦同之又一一國中種類若干胡漢羌虜蠻夷狫越各隨方土色類不同未可具述故樓炭經云此南浮提種類差別合有六千四百種人但惣彰大數不別其名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圍繞其外復有大海水周帀圍繞八千天下復有大金剛山遶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於彼八大地獄也第一北鬱單越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弥山北天下有鬱單越國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菴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多有諸山浴池華葉豐茂無數眾鳥和鳴地生軟草槃縈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耎以足蹈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彼土四面有四阿耨達池各縱廣百由旬以七寶砌出四大河廣十由旬眾鳥和鳴彼土無有溝坑荊棘株杌亦無蚊虻毒虫地純眾寶陰陽調柔四氣和順百草常生無有冬夏其土常有自然粳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糩如白華聚猶忉利天食眾味具足其土

常有自然釜鍑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鍑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其土有樹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高七十里華菓繁茂其菓熟時皮破自裂自然香出或高六十里五十里小者五里其菓熟時皮破自然出種種衣或出種種嚴身之具或出種種器或出種種食或戲河中有眾寶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遊戲時脫衣岸上乘船中流娛樂訖已度水遇衣便著先出先著後出後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樂器調弦並以妙聲和弦而行詣園娛樂其土中夜阿耨達龍王數數時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搆牛乳以八味水潤澤普洽於中夜後淨無有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微吹人身舉體快樂其土豐熟人民熾盛設須飲食以自然粳米著於釜中以焰光珠置於釜下飯自然熟珠光自滅諸有來者自恣食之其主不起飯終不盡若其主起飯則盡竭其飯鮮潔如白華聚其味如天無有眾病氣力充足顏色和悅無有衰耗其土人身顏貌同等不可分別其貌少壯如閻浮提二十許人其人口齒平正潔白無間髮紺青色無有塵垢髮垂八指齊眉而止不長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時則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逐往詣園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介乃捨去（立世阿毗曇論云此洲人不索女不迎妻不買不賣若男子欲娶女時諦瞻彼女若女欲美男非亦須諦視男子若不見視悅女報言是父看汝即爲夫妻男子不見女香

悅男根言是女看汝亦爲夫妻若白相見便即相隨其往別處於多欲名一生之中其唯至五其中品者或四三亦有勝行至死無欲彼人懷妊有悉食者乃行）彼人懷妊七日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大交道頭捨之而去有諸行人經過其邊出指含嗽指出甘乳充遍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眾女向女眾彼人命終不相哭泣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捨之而去有鳥名憂慰禪伽接彼死屍置於他方（依山論云其鳥啄兒形去至山外而便取食也）又其土人大小便時地為開拆便利訖已地還自合其土人民無所繫戀亦無蓄積壽命常定死盡生天彼人何故壽命常定其人前世脩十善行身壞命終生鬱單越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人壽命正等若有人能施沙門婆羅門及施貧窮乞兒疾病困苦者給其衣食乘輿華鬘塗香牀榻房舍又造塔廟燈燭供養其人命終生鬱單越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其土不受十惡舉動自然與十善合身壞命終生天善處是故彼人得稱為勝於三天下其土最上故泰言最上立世論云彼土人民悉皆白淨人所形飾鬚髮紺黑恒如剃周羅五日頭髮自然長橫七指無有增減順正論云北俱盧洲形如方座四邊量等而各二千既說界方而各二千已具其義邊有二中洲一矩婆洲二憍拉洲此二洲皆有人住第二東弗于逮依長阿含經云須弥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圓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造天地經云東方人物勝閻浮提人彼土用綿絹共相市易依長阿含經云彼土人壽二百

歲少出多減（依長經云人壽三百歲也）飲食魚肉（立世論云自不殺生不令他殺若有自死則食其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人有婚禮嫁娶（立世論云東弗婆提人其多欲者一生之中其數至七其中品者或至五六亦有修行至死無欲東西二洲人唯無黑色外同閻浮提身有種種色紋人頭髮在飾剪前被後上下兩下若丁兒上衣純身而比）依順正論云東勝身洲東狹西廣邊量等形如半月東三百五十三邊各二千此東洲東邊廣南洲南際故東如半月其洲邊有二中洲者一提訶洲二毗提訶洲此二洲皆有人住第三俱耶尼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弥山西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滿月縱廣八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樹王名曰斤提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起世經云於彼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緣名瞿陀尼此云牛貨）人壽三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人物亦勝閻浮提立世論云彼土人或自殺生或令他殺死則食肉同閻浮提人若眷屬死送喪山中燒屍棄去或置水中或埋土裏或著空地東西二洲大同閻浮提婚礼亦同其欲多者一生之中數至十二其中品者數或至十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彼人莊飾並皆被髮上下著衣依順正理論云西牛貨洲圓如滿月逕二千五百周圍七千半其洲邊有中洲者一舍搋洲二嗢怛羅漫里拏洲皆有人住第四閻浮提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弥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王名閻浮提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起世經云於此樹下有閻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勝金出此樹下故名閻浮那檀金）復有金翅鳥王樹名俱利睒婆羅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阿脩羅王有樹名曰善晝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忉利天有樹名曰晝度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閻浮提人人壽百歲中夭者多初十無知二十少知猶未黠了三十欲意盛四十所行無端五十所習不忘六十憔著七十衰性遲緩八十無莊飾九十疾病百歲諸根衰耗經於三百冬夏春三萬六千食中間或有不具者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提人衣服莊飾種種不同或有長髮分爲兩髻或有剃落鬚髮或有頂留一髻餘髮皆除名周羅髮或有拔除鬚髮或有剪髮前鬚或有編髮或有被髮或有剪前被後令圓或有椎形或著衣服覆上露下或露上覆下或上下俱覆或止障前後四洲人民所食多種不可具述婚礼市易現事可知然論云閻浮提人一生欲事無數無量不同餘三洲人少欲亦有修行至死無欲依順正理論云南贍部洲有邊洲一名遮末羅洲二名筏羅遮羅洲此二洲中皆有人住

身量部第七

依立世經云閻浮提人命足至十歲時身形短小或長二搩手三搩手於其自身則有八搩手毗曇論云閻浮提人至百歲時身長三肘半或長四肘（依阿含經云長三肘或有不定者大略言之）弗婆提人長八肘瞿耶尼人長十六肘鬱單越人長三十二肘

壽量部第八

如毗曇說閻浮提人壽命不定有其三品上壽一百二十五歲中壽一百歲下壽六十歲其間中夭者不可勝數且依劫減時說有此三品若據劫初壽命無量或至八萬四千依長阿含經閻浮提人人壽百二十歲中夭者多東弗于逮人人壽二百歲（依長經云人壽三百歲）西俱耶尼人人壽三百歲北鬱單越人人壽千歲（除三方人世有中夭者此北洲人定壽千年也）

衣量部第九

依起世經云閻浮提人身長三肘半衣長七肘闊三肘半瞿陁尼人弗婆提人身衣與閻浮提等量鬱單越人身長七肘衣長十四肘上下七肘阿脩羅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闊一由旬重半迦利沙（隨言半兩餘經說阿脩羅大小不定如此婆貨多阿脩羅四依高須弥山）

優劣部第十

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爲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勤脩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拘耶尼人有三事勝閻浮提人何等爲三一者多牛二者多羊三者多珠玉閻浮提有三事勝弗于逮何等爲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能脩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弗于逮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其土極廣二者其土極大三者其土極妙閻浮提有三事勝鬱單越何等爲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能脩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鬱單越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無所繫屬二者無有我所三者壽定千歲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餓鬼趣餓鬼趣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長壽二者身大三者他作自受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金翅鳥金翅鳥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長壽二者身大三者宮殿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阿須倫阿須倫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宮殿高廣二者宮殿莊

竝三者宮殿清淨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復以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多樂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此諸天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爲三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多樂

諸天部第二（此別有二十二部也）

辯位部　會名部　業因部　受生部

界量部　身量部　衣量部　壽量部

住處部　廣狹部　莊飾部　奏請部

通力部　身光部　市易部　婚禮部

飲食部　僕乘部　眷屬部　貴賤部

貧富部　送終部

辯位部第一

如婆沙論中說天有三十二種欲界有十色界有十八無色界有四合有三十二天也第一欲界十天者一名于手天二名持華鬘三名常放逸天四名日月星宿天五名四天王天六名三十二天（此名忉利天）七名炎摩天八名兜率陀天九名化樂天十名他化自在天（初至宿及長四此五居空下手華鬘放逸四天忉利此五在山其如下第九住處說）第二色界有十八天者初禪有三天一名梵衆天二名梵輔天三名大梵天（此大梵天无別住處但於梵輔有層臺高顯嚴飾大梵天王獨於上住以別群下於此三天之中梵衆是庶民梵輔是臣大梵是君惟此閻浮有其君臣民庶之則自此已上悉皆无也）二禪之中有三天一名少光天二名無量光天三名光音天第三禪中亦有三天一名少淨天二名無量淨天三名遍淨天第四禪中獨有九天一名福生天二福愛天三名廣果天四名無想天（此无想天亦无別所但与廣果同皆別處以是外道所居故分二隨別名）五名無煩天六名無熱天七名善現天八名善見天九名色究竟天（亦名阿迦尼吒天色界合有十八天名）第三無色界中有四天一名空處天二名識處天三名無所有處天四名非想非非想處天（是名二界總有三十二種天也）問曰未知此三十二天幾凡幾聖答曰二唯凡住五唯聖住自餘二十五天凡聖共住所言二唯凡住者一是初禪大梵天王二是四禪中無想天中唯是外道所居問曰何故此二唯凡住耶答曰爲大梵天王不達業因唯說我能造化一切天地人物恃此高慢輕蔑一切聖人故不與居又無想天中唯是外道修無想定以生其中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外道不達謂爲涅槃受報畢已必起邪見來生地獄以是義故一切聖人亦不生中也所言五唯聖人居者謂從廣果已上無煩無熱等五淨居天唯是那含羅漢之所住也縱凡生彼天者要是進向那含身得四禪發於無漏起熏禪業或起一品乃至九品方乃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也若言那含生彼理則無疑問曰阿羅漢既是無生何故亦云生彼天者答曰此應言欲界那含生彼而得羅漢非是先是羅漢而生彼也自餘二十五天凡聖共居不言可悉若據大小乘說合有四天故涅槃經云有四種天一世間天二生天三淨天四義天世間天者如諸國王生天者從四天王乃至非想非無想天淨天者從須陀洹至辟支佛義天者十住菩薩摩訶薩以何義故十住菩薩名爲義天以能善解諸法義見一切法是空義故

會名部第二　第一四天王者依長阿含經云東方天王名多羅吒此云治國主（亦云提頭賴吒頌）領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將護弗婆提人不令侵害南方天王名毗留璃此云增長主（度皆樓嵩勒姑叉此）領鳩槃茶及薜荔神將護閻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此云雜語主（亦云神叉）領一切諸龍及富單那將護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門此云多聞主領夜叉羅剎將護鬱單越人智度論云天帝釋具足梵音應云提婆那因釋迦若（秦言能）提婆（秦言天）因（秦言主）合而言之是能天主也須夜摩天者（秦言妙善）兜率陀者（秦言妙足）須涅蜜陀者（秦言化自樂）婆舍跋提者（秦言他化自在天也）梵天王名曰尸棄（秦言火頂）首陀婆天者（秦言淨居天）（自此外皆具故不可說也）中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緣名釋提桓因佛告比丘釋提桓因本爲人時行於頻施沙門婆羅門貧窮困苦施以飲食錢財燈明等以堪能故名釋提桓因復何因緣名富蘭陀羅佛告曰彼爲人時數數行施衣被飲食乃至燈明故名富蘭陀羅復何因緣故名摩訶婆佛告曰本爲人時名摩伽婆即以本爲名復何因緣故名婆娑婆佛告曰本爲人時以婆娑私衣布施供養故名婆娑婆復何因緣故名憍尸迦佛告曰本爲人時爲憍尸迦姓故復何因緣故名舍脂鉢低佛告曰彼舍脂爲天帝釋第一天后復何因緣故名千眼佛告曰本爲人時聰明智惠於一坐間思千種義觀察稱量故復何因緣故名因提利佛告曰天帝於諸三十三天爲主故佛告比丘然彼釋提桓因本爲人時受持七種受得天帝釋何等爲七謂供養父母乃至等行惠施如經偈說爲天

帝釋　業因部第三

問曰六趣之報造何業生荅曰依智度論說六趣之業不過善惡各有三品上者生天中者生人下者生四惡趣若依此義但善上品即得生天不分散定別耶若依業報差別經中具說十善得生天趣具分定散三界差別經云復有十善能令衆生得欲界天報脩增上十善得生欲界天報此則欲界散善業也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色界天報爲脩有漏十善與定相應此則色界定善業也復有四業能令衆生得無色界天報一者謂過一切色想滅一切有對想入空處定二者過一切空處定入識處定三者過一切識處定入無所有處定四者過一切無所有處定入非想非非想處定以是四業得無色界報若尒此界何故不言十善業者應言此界是無色報離色而脩遠離身口是故據地但言四業不就十善也然上來所說皆是如來分別業報因果相當不差異也若依善戒經說僧持二百五十戒尼持三百四十八戒亦是生天之業故四分律偈云

明人能護戒　能得三種樂　名譽及利養
死得生天上

此據欲界天說又如正法念經說或因持戒不殺不盜不婬由斯三善亦得生天此亦生欲界色界天因別時之說然非局此三即得生天也又如溫室經說浴僧淨業亦得生天及上界報此亦別時之意非將浴僧散善得生上界但是欲界天報又如涅槃經說慈母於恒河救兒兒母俱死得生梵天此是散心之慈不以餘定善助豈得生天此但據遠因非局散慈則得上生亦如一聞涅槃不墮四趣義亦如是故正法念經云若身不殺盜婬口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持此七戒得生四天王天若能持七種戒得生化生天此有上中下若持不殺戒得生四天王處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三天若持不殺不盜不邪婬得生夜摩天若持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兜率陀天受世間戒信奉佛戒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又長阿含經云先於佛所淨脩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彼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比丘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彈琴人名曰鹿牛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止息野中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至拘薩羅國鹿牛彈琴人所語鹿牛彈琴人言阿舅阿舅爲我彈琴我當歌儛鹿牛彈琴者言如是姊妹我當爲汝彈琴汝當語我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荅言阿舅且彈琴我當歌儛於歌頌頌中自說所以生此因緣彼人即便彈琴彼六天女即便歌儛第一天女說偈歌言

若男子女人　勝妙衣惠施　施衣因緣故
所生得殊勝　施所愛念物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　勝妙香惠施　愛念可意施
生天隨所欲　見我處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若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　以食而惠施　可意愛念施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　曾爲人婢使　不盜不貪嗜
勤脩不懈怠　量腹自節身　分食救貧人
今見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供養中爲最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　爲人作子婦　童嫗性狂恭
常加麁惱言　執節脩婦礼　卑遜而奉順
今見處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供養中爲最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昔曾見行路　比丘比丘尼　從其聞正法
一宿受齋戒　今見處天宮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尒時拘薩羅　鹿牛彈琴人
而說偈言

我今善來此　拘薩羅林中
得見此天女　具足妙天身　既見又聞說
當增脩善業　緣今修功德　亦得生天上

說是語已此諸天女即汝不見

受生部第四

第一四天王天受生者依長阿含智度論等四天王天皆有婚嫁行欲如人然受化生初生如二歲小兒在其膝上（依順正理論云如生五歲小兒別經云男生坐父膝女生坐母左膝上云）兒來未久便知飢渴自然寶器盛百味食若福多者飯色白中者青色下者赤色若渴寶器甘露

聚如食之色飲不留停如蘇投火食訖便與諸天等並初生出時憶昔往業戲已忘念第二忉利天受生者依毗耶娑仙人問佛經云大仙當知三十三天遊戲受樂於樹林中行見彼天子天女同一處坐心喜愛樂速生彼處如線穿珠牽線珠走不生異道即於生時彼天婦女手華忽生彼女見已自知有兒即以此華授與夫言我今得子可生歡喜彼生見之喜心增上必知其妻得天童子二天喜七日滿已長髮搖動清淨無垢天衣具足即彼天來生七日之中憶念我某處退生此天中某我父母我作善業極生喜生喜已則心欲得（卄 朱二 二十）即便行往詣彼處如醉象行譬如衆鼻洪闊纖長臂則平正譬如金色上下身麤中身則細行則庠審深心勇健臂如弓弝皆骨平五兩胜洪滿如芭蕉樹善知天法髭鬚短細天香甚香爪甲赤薄身體香潔無主來取嚴身天無病苦於宮殿中次第漸行見無主天女天女見天童子一切悉來圍繞而住作如是言聖子善來此汝宮殿我無夫主父離夫主獨有童子我今年少妙色具足應相供養乳若金瓶面如蓮華開敷足色如雲電行端正可喜我是天女今相供養奉給走使此戲樂處如是婦女而來近之奉給供養彼三十三天有善法堂天衆集處有八萬四千柱皆是衆寶所成入者無諸惡觸蚊虻等過亦無眠睡懈怠頻申等過無量百千天女欲心戲笑無有嫉心鬪諍等過頰淨無垢如月鏡輪天女之法以香彩色用點頰額以莊嚴面天女詠聲共相娛樂起世經云彼於天中或在一天子或在天女或於坐處或兩膝內或兩股間忽然而生初生出時即如人間十二歲兒若是天男即在天子坐處膝邊隨一處生若是天女即在天女兩股內生既出生彼天即稱是我兒女初生之時以自業故得三種念一自知從某處死二自知今此處生三知彼（卄 十三 二十一）生是此業果是此福報作是念已便思念食即於其前有衆寶器自然盛滿天須陀味種種異色有衆寶器其須陀味色最白淨若報中者其色稍赤若福下者其色稍黑彼天子以手把取天須陀味內其口中即漸消融如蘇置火即自消融無復形影若有渴時即於其前有天寶器盛滿天酒隨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略說如前入口消融亦同前說飲食既訖身遂長大麤細高下與舊男女等無有異此諸天子天女等身既充足各隨意趣或詣園苑看其樹自然種種衣服瓔珞華鬘飲食音樂伎垂隨取無悋惜教諸天玉女在此園中未見如是以業熟故了了分明憶宿世事如視掌中由見天女迷諸色故正念與知此心即滅既失前念著現在欲口唯習言此等皆是天玉女耶天玉女耶此則名為欲愛所縛順正理論云諸天初受生時身量云何且六欲諸天初生如次如五六七八九十歲人生已身形速得圓滿色界天衆於初生時身量周圓具妙衣服一切天衆皆作聖言為彼言詞同中印度然不由學自解與言

界量部第五　依起世經云須弥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其最下級縱廣正等六十由旬其第二級縱廣正等四十由旬其最上級縱廣正等二十由旬皆有七重墻院乃至諸鳥各出妙音莫不具足此三級中皆有夜叉住須弥山半高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大天王所居宮殿須弥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居三十三天已上一倍有夜摩天又更一倍有兜率天又更一倍有化樂天又更一倍有他化自在天他化天上又更一倍有梵身天梵身天下於其中間有魔波旬諸宮殿倍梵身天上有光音天倍光音天上有遍淨天倍遍淨天上有廣果天倍廣果天上有不麤天不麤天下其間別有諸天宮殿所居之處名無想衆生倍不麤天上有不煩天倍不（卄 朱二 二十二）煩天上有善見天倍善見天上有善現天倍善現天上有阿迦尼吒諸天宮殿阿迦尼吒天已上更有天名無邊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等皆名諸天住處如是界分衆生居住若來若去若生若滅邊所極此世際界中所有衆生生老病死隨是道中至此不過是名娑婆世界無量剎土諸餘十方亦復如是又立世阿毗曇論云從閻浮提向下二萬由旬是無間地獄從閻浮提向下一萬由旬是夜摩世間地獄處此二中間有餘地獄（計亦有遠近此論不泥也）從此向上四萬由旬是四天王住處從此向上八萬由旬是三十三天住處從此向上十六萬由旬是夜摩天住處從此向上三億二萬由旬是兜率陀天住處從此向上六億四萬由旬是化樂天住處從此向上十二億八萬由旬是他化自在天住處有比丘問佛世尊從閻浮提至梵處近遠如何佛言比丘從閻浮提至梵處其遠甚高譬如

九月十五日月圓滿時若有一人在彼梵處放一百丈方石墜向下界中間無礙到於後歲九月圓滿時至閻浮提地無量光天復遠一倍從無量光天至遍勝光天復遠一倍從遍勝天至少淨天復遠一倍從少淨天至無量淨天復遠一倍從無量淨（二十三）天至遍淨天復遠一倍從遍淨天至無雲天復遠一倍從無雲天至福生天復遠一倍從福生天至廣果天復遠一倍從廣果天至無想天復遠一倍從無想天至善現天復遠一倍從善現天至善見天復遠一倍從善見天至不煩天復遠一倍從不煩天至不燒天復遠一倍從不燒天至阿迦尼吒天復遠一倍而說偈言

從阿迦尼吒　至閻浮提地　放大窰石山
六萬至千年　五百三十五　中間若無礙
方至於閻浮

智度論云譬如從色界初際下一丈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季方至於地

法苑珠林卷第二　　杜二

法苑珠林卷第三　　杜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illegible]）

身量部第六（此有六條）

依雜心論云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彼是最細色天眼能見及菩薩輪王得見七阿耨塵為銅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一穬麥七穬麥成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去村五百弓為一拘屢舍八拘屢舍名一由旬故說偈言

七塵成阿耨　七耨成銅塵　水兔羊毛塵
皆從於七起

故論中即以此拘屢舍用量天身從四天王身乃至阿迦尼迦身故婆沙論云四天王身長一拘留舍四分之一若依正法念經說四天諸身其量脩短一同王身（[illegible]）如三十三天身長半拘留舍帝釋身長一拘留舍夜摩天身長一拘留舍四分之三（若言帝釋之身何以長夜摩天者如經說以其過去偏勝布施果故得偏長也）兜率天身長一拘留舍與帝釋等化樂天身長一拘留舍及拘留舍四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長一拘留舍半（欲界諸天身量如是）第二色界身量者依毗曇論說梵眾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天長一由延大梵天長一由延半光天長二由延無量光天長四由延光音天長八由延少淨天長十六由延無量淨天長三十二由延遍淨天長六十四由延福慶天長百二十五由延福生天長二百五十由延廣果天長五百由延無想天亦無悕望天長千由延無熱天長二千由延善見天長四千由延善現天長八千由延色究竟天長萬六千由延第三無色界無形不可說（依大乘亦有細色但[illegible]論略而不說）

衣量部第七

問曰諸天衣服云何答曰如經說六欲界六天中皆服天衣飛行自在者之似衣光色具足不可以世間綺絲比之色界諸天衣服雖號天衣衣如非衣其猶光明特勝轉妙不可名也如起世經云四天王身長半由旬衣長一由旬闊半由旬重半兩三十三天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闊一由旬重半兩夜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長四由旬闊二由旬重半兩四分之一兜率陀天身長四由旬衣長八由旬闊四由旬重半兩八分之一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長十六由旬闊八由旬重半兩十六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長三十二由旬闊十六由旬重半兩三十二分之一魔身諸天身長三十二由旬衣長六十四由旬闊三十二由旬重半兩六十四分之一自此已上諸天身量長短與衣正等無差起世經云欲界諸天衣服種種莊嚴不可具述然化樂他化二天所著衣服隨心大小輕重亦尒色界諸天不著衣服如若不異頭雖無髻如似天冠無男女相形唯一種長阿含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順正理論云色界天衆於初生時身量周圓具如衣服

壽量部第八

依阿毗曇論云天壽量若如人間五十歲爲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即用此日月歲數四天王天壽命五百歲計人間日月九百萬歲即是等活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等活地獄壽五百歲計人間百歲爲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三十三天壽千歲計人間三億六十萬歲即是黑繩大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黑繩地獄壽千歲計人間二百歲爲炎摩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炎摩天壽二千歲計人間十四億四百萬歲即是衆合大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衆合大地獄壽二千歲計人間四百歲爲兜率陀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兜率陀天壽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即是呼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呼地獄壽四千歲計人間八百歲爲化樂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化樂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百三十億萬歲即是大呼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大呼地獄壽八千歲計人間一千六百歲爲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他化自在天壽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歲即是熱大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熱大地獄壽一萬六千歲計衆熱大地獄壽其半劫無擇大地獄壽一劫畜生趣極長壽亦一劫如地持龍餓鬼等極長壽五百歲第二計色界壽命有即用劫爲量初梵衆天壽命半劫梵福樓天壽一劫大梵天壽一劫半少光天四劫光音天八劫少淨天十六劫無量淨天三十二劫遍淨天六十四劫福慶天一百二十五劫福光天二百五十劫廣果天五百劫無想天亦介無悕望天千劫無熱天二千劫善見天四千劫善現天八千劫色究竟天一萬六千劫第三計無色界天壽命若空處天二萬劫識處天四萬劫無所有處天六萬劫非想非非想處天八萬劫三界皆有中夭唯鬱單越及兜率天最後身菩薩及無想天皆定壽命不說中夭餘有中夭也順正理論此亦皆同然北俱盧人於人趣福力最強鈍根薄塵多諸快樂無攝受過死必上生餘同前說問曰此火劫起時上至初禪悉皆燒盡何故論云大梵天下得壽一劫半耶答曰此言一劫半者據六十小劫爲一劫半不據大劫若據水火風大劫說者猶是一劫合成八十小劫小中尚少二十小劫與彼一劫半壽義不相違也云何知然如舊俱舍論名爲別劫立世阿毗曇論名爲小劫新俱舍論新婆沙論名爲小劫此三名別體唯是一時並共等如阿含經說謂從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減一年乃至十歲還從十歲復增至八萬四千歲一上一下介許時分名一中劫量稱小若依俱舍論說謂天地始終三災一運盡時始名大劫隨一水火風災要經八十中劫如以一中劫壞一中劫成十九中劫衆生次第住二十中劫正住十九中劫次第壞空此則一中劫隨逢一大水風壞器世界十九中劫隨逢飢病刀壞衆生世界以如斯義是故毗曇說如是言是處最後住是處最初空衆生最初住者謂是最下阿鼻地獄也是處最後空衆生最初住者其則不定若據火劫即是初禪若約水劫是其二禪若約風劫是其三禪以此而論是故一大劫中具彼六十中劫并空劫中二十別劫合有八十小劫始爲一大劫辯劫如是次顯無違今言初禪第一梵衆天壽命半劫者當知據彼一別劫中半劫二十中劫爲言第二梵輔天壽命一劫者所謂據彼一別劫四十中劫爲語第三大梵天壽命一劫半者當知據彼一別劫半六十中劫而說以如斯義故不相違也初禪如是二禪已上當知皆據三災大劫以明壽量不據中別劫也二禪之中第一少光天壽命二劫第二無量光天壽命四劫第三光音天壽命八劫若言水災既至二禪光音諸天何以得壽八大劫者應知於彼七火災後方有一水災起上及二禪是何以得壽八大劫也三禪之中第一少淨天壽命十六劫第二無量淨天壽命三十二劫第三遍淨天壽命六十四劫若言風災既至三禪何以遍淨諸天得壽六十四大劫若此亦應知彼六十三運水火災後方有一風災起是故遍淨得壽六十四劫云何知然此如毗曇中說於七火劫次第起後然有一水災起如是七七四十九火起時則有其一七水災合說即有五十六劫更復於此五十六劫之後復有七火劫起於此七火之後方有一風災起壞及三禪并前即爲六十四劫以如斯義是故遍淨得壽六十四劫故彼毗曇說是偈言

七火次第過　然後一水災
七七火七水　復七火後風

問曰此四無色天識處壽命既倍空處未知後之二天何故不倍前耶答曰如婆沙論中

說有三論師俱釋此義第一說者謂彼空識二處各有無量行及餘少捨一切入等行故壽命相倍空處以有無量行故得一萬劫壽餘行復得一萬劫壽是故合得二萬劫壽識處以有無量行故得二萬劫壽餘行復得二萬劫壽以此倍前故得四萬劫壽上地更無無量行故壽不倍一說如是第二師說者謂彼空識二處各有定悲二種行故壽命相倍定得一萬劫壽悲行復得一萬劫壽命故合得二萬劫壽識處定行得二萬劫壽悲行復得二萬劫壽以此倍前故得四萬劫壽上之二地但有定行而無悲行是故壽命不復相倍二說如是第三師說者謂彼四無色處定壽報分各唯有其二萬劫壽由有離欲不離欲不離欲故是故壽命有倍不倍空處地中以其未離自地欲故是故但有二萬劫壽識處地中二萬劫者是其定壽由離空處欲故復得二萬劫以此倍前故得四萬劫壽無所有處二萬劫者是其定壽由離空識二處欲故復四萬劫壽非想非非想地中二萬者是其定壽由離下之三地欲故復得六萬劫壽以如斯義是故非想非非想地中得其八萬劫壽三說如是義顯於斯也○住處部第九問曰諸天住處其義云何答曰如婆沙論說天雖有三十二住處但有二十八重以彼四空絕離形報故無別處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但隨欲色二界眾生成就四空無色業者隨大乘說有色也其二十八重者謂須彌山根從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遶山縱廣一萬由旬是堅手天於中止住復上升一倍繞山八

千由旬是彼持花鬘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常放逸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日月星宿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四天王天於中止住（其中由青七什金是四大王城眾寶悉在其中）復上升四萬由旬至須彌山頂縱廣四萬由旬其中有喜見城縱廣一萬由旬面別有其千門三十三天於中止住即從此山非虛空四萬由旬有如如雲七寶所成其猶大地是炎摩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兜率陀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化樂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化自在天如是乃至色界究竟天皆悉有地如雲七寶所成相去皆倍不煩具說依順正理論云三十三天迷盧山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周圍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四邊其量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於山頂中有宮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地觸柔軟如妬羅綿於踐蹋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大城城有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勇健端嚴長一踰繕那量各嚴鎧伏防守城門於其城中有殊勝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映蔽天宮故名殊勝面二百五十踰繕那周千踰繕那是謂城中諸可愛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遊戲處一眾車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車現二麤惡苑天欲戰時隨其所須甲仗等現三雜林苑

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勝喜四喜林苑極妙欲塵雜類俱臻歷觀無厭如是四苑形皆異方一一周千踰繕那量居各有一如意池面各五十踰繕那並八功德水彌滿其中隨欲四苑花鳥香林莊飾業果差別難可思議天福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斯論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起世經云佛告比丘以何因緣諸天會處名善法堂三十三天集會坐時於中唯論微細善語深義稱量觀察皆是世間諸勝要法真實正理是以諸天稱為善法堂又何因緣名波婁沙迦苑（廣詁麁澁）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賢及善賢二石之上唯論世間麤惡不善戲謔之語是故稱波婁沙迦又何因緣名雜色車苑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雜色善雜色二石之上唯論世間種種雜色相語言是故稱為雜色車苑又何因緣名雜亂苑三十三天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其宮內一切采女入此園中令與三十三天眾合雜嬉戲不生障隔恣其歡娛受天五欲具足功德遊行受樂是故諸天共稱此園為雜亂苑又何因緣彼天有園名為歡喜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於歡喜善歡喜二石之上心受歡喜復受極樂是故諸天共稱彼園以為歡喜又何因緣名波利夜怛邏拘毗陀羅樹彼樹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戲受樂是故諸天遂稱彼樹以為波利夜怛邏拘毗陀羅樹○廣狹部第十問曰天業廣狹云何答曰如婆沙論說須彌山頂面別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

處但有四萬由旬炎摩天倍前四萬其地縱廣八萬由旬如是乃至他化自在天處次第倍前其地縱廣六十四萬由旬四禪之地廣狹不定有其兩說第一說者初禪廣如一四天下二禪如小千世界三禪如中千世界四禪廣如大千世界第二說者初禪如小千世界二禪廣如中千世界三禪廣如大千世界第四禪地究竟無邊不可說其分齊（諸師釋之第二說是）問曰初禪廣如小千世界乃至第四禪地廣無邊者未知於他大千之上爲當共有初禪梵天乃至共有色究竟天爲當於彼一一四天下上各各別有初禪梵天乃至別有色究竟天耶答曰如樓炭經說一一四天下上各各別有皆悉不同故彼說云三千世界之中有百億四天下須弥大海鐵圍四天王天乃至各說百億色究竟天此文斯顯無勞致惑又如順正理論云小者是卑下義以除上故如截角牛積小成餘亦非攝彼問曰既彼一一四天下上乃至各有色究竟天者是則處別可不相障礙耶答曰雖各有百億同居一處而不妨礙其猶光明迭相涉入相遍到亦無障礙彼亦如是以彼色細妙故彼經中說色界諸天下來聽法六十諸天共坐一針之端而不迫窄都不相礙以斯文驗何所致疑矣（以義望云初禪如鄉二禪如縣三禪如州四禪如國）

莊飾部第十一　如智度論云須弥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面白銀南面琉璃北面頗梨四邊繞山半有遊乾陀山谷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各居一山長阿含經云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西面水精所成光照西方東面天銀所成光照東方南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智度論云四天王各居其城東方城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西方城名周羅北方城有三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衆歸又長阿含經云般遮翼白世尊言一時忉利諸天集善法堂有所講論時四天王隨其方面各當位坐提頭賴吒天王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毗樓勒叉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前毗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向帝釋在前毗沙門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後我坐又立世阿毗曇論云如忉利天善見大城周圍四萬十千由旬純金爲城之所圍繞高十由旬城上脾脫高半由旬門高二由旬其外重門高一由旬半十十由旬有一一門城之四面爲千門樓是諸城門衆寶所成種種摩尼之所嚴飾於大城四分之一中央金城帝釋住處十二由旬有二門四面四百九十九門復有一小門九五百門是城形相亦衛四兵欄楯樹池雜林宮殿作唱伎樂及諸外戲種種寶莊不可具說是城中央寶樓重閣名皮禪延多樓長五百由旬廣二百五十由旬周迴一千五百由旬其閣四邊却敵寶樓東邊二十六所三面各三十五所凡一百一所一一却敵方二由旬周迴八由旬其却敵上復有寶樓高半由旬以爲觀望一一却敵有七女天一一女天有七采女樓閣之內有萬七百房室一一房內有七天女一一天女采女亦七其天女者並是帝釋正妃其外却敵及內諸房凡四億九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婇女妃及婇女合有三十九億五萬九千二百皮禪延多重閣最上當中央圓室廣三十由旬周迴九十由旬高四十五由旬是帝釋所住之處並是瑠璃所成衆寶厠填又雜阿含經云帝釋宮中有毗闍延堂有百樓觀有七重重有七房房有七天后后各七侍女尊者大目揵連遊歷小千界無有如是堂觀端嚴如毗闍延堂者依起世經云其天宮城內雕飾受欲歡樂不可具說如是說如是處者釋提桓因與阿脩羅女舍脂共住帝釋化身與諸妃共住一切諸妃作是思惟帝釋與我共住真身與舍脂共住是其城內四邊住處街巷市鄽並皆調直是諸天城隨其福德屋舍多少衆寶所成平正端直是天城路數有五百四陌相通行列分明皆如棊道四門通達東西相見巷巷市鄽寶貨盈滿其中天上有其七市第一穀米市第二衣服市第三衆香市第四飲食市第五華鬘市第六工巧市第七婬女市處處並有市官是諸市中天子天女往來貿易商量貴賤求索增減稱量斷數具市鄽法雖作是事以爲戲樂無取無與無我所心脫欲所須便可提去若樂相應隨意而取若不相應便作是言此物奇貴非我所須市中間路軟滑可愛衆寶莊嚴懸諸天衣豎立幢幡音樂等聲恒無斷絕又有聲言善哉善來願食欲飲我今供養是善見大城帝釋住處復有天州天郡天縣天村周匝徧布（自外諸天處寶莊嚴香樂隨處須滿受假快樂不可妙盡矣）善見大城北門之外經二十由旬有大園林名曰歡

高周迴一千由旬此中有池亦名歡喜方百由旬深亦如是天水盈滿四寶爲塼壘其底岸城東門外有園名曰衆車有池名質多羅城南門外有園名之惡口池亦同名城西門外有園名雜園池亦同名園池大小並同前說華果鳥林種種翔鳴綺飾莊嚴不可述盡

奏請部第十二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時帝釋將諸天衆欲園遊戲至善法堂諸天圍繞恭敬入園善法堂內最中柱邊有師子座帝釋昇座左右二邊各十六天王行列而坐其餘諸天隨其高下依次而坐時天帝釋有二太子一名栴檀二名脩毗羅是忉利天二大將軍在三十三天左右而坐時提頭賴吒天王依東門坐共諸大臣及與軍衆恭敬諸天得入中坐時毗留勒叉天王依南門坐共諸大臣及軍衆恭敬諸天得入中坐時毗留博叉天王依西門坐時毗沙門天王依北門坐（惟入如中帳觀）是四天王於善法堂世間善惡奏聞帝釋及忉利天時佛世尊說如是事是月八日四天王大臣遍行世間次第觀察當於今日若多若少受持八戒若多若少皆行布施若多若少修福德行若多若少恭敬父母沙門婆羅門家內尊長月十四日十五日亦如是若無多人受持八戒布施恭敬尒時四王往善法堂所諮問帝釋說如是事是時諸天帝釋聞此事已生憂惱心說如是言是事非善非法家中諸天尊長諸天眷屬方應減損脩羅伴侶日向增多若受持八戒布施修福恭敬沙門尊長等四王諮問諸天帝釋心生歡喜說如是言是事甚善如法諸天眷屬日向滋多脩羅伴侶稍就減少故引佛說祇夜偈言

是四王大臣　八日巡天下　四天王太子
十四觀世間　十五時最勝　四王好名聞
故自行出間　觀察諸善惡　是世間人意
與道法相應　善尊有多人　行施受布薩
伏瞋能修道　男女福增益　是時忉利天
得信甚歡喜　數數生隨喜　四天王善說
諸天樂眷屬　轉轉得增多　願修羅伴侶
日日就損減　隨憶念正覺　法王說聖衆
諸天安樂住　心常生歡喜　世界出世果
人道所能得　善於佛法僧　住於三寶境
我今爲汝等　說三賢善道　若人求真實
捨惡修行善　有如是寶貨　由少能獲多
如諸忉利天　行小善生天　帝釋等諸天
大福德名聞　聚集善法堂　及諸餘住處
男女善行者　四王所奏聞　清淨天所受
重習遍諸天

通力部第十三

依樓炭經云在欲色二界中間別有魔宮其魔懷疾譬如石磨磨壞功德也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一切莊嚴猶如下天上來七天具有十法一飛來無限數二飛去無限數三去無礙四來無礙五天身無有皮膚髓筋脉血肉六身無不淨大小便利七身無疲極八天女不產九天目不眴十身隨意好青則青好黃則黃好餘色亦尒又有十事一飛行無極二往還無極三天無盜賊四不相說身善惡五無有相侵六諸天齒等而通七髮紺青色淨長八赤八天人青色髮亦青色九欲得白者身即白色十欲得黑色身即黑色起世經亦云一切諸天有十別法何等爲十一諸天行時來去無邊二諸天行時來去無礙三諸天行時無有遲疾四諸天行時足無蹤跡五諸天身力無患疲勞六諸天之身有形無影七一切諸天無大小便利八一切諸天淚唾九諸天之身清淨微妙無皮肉筋脉脂血髓骨十諸天之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麁細隨意悉能並皆美妙端嚴殊絕令人愛樂一切諸天有此十種不可思議又諸天身充實洪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軟潤澤身有光明及有神力勝虛飛遊眼視無眴瓔珞自然衣無垢膩如順正理論云四天王衆昇見三十三天非三十三天昇見夜摩天等然彼若得定所發通一切皆能昇見於上或依他力昇見上天謂得神通及上天衆引接往彼隨其所應或上天來亦能見若上界地來向下時非下化身下眼不見非其境界故如不覺彼觸故上界地來向下時必化下身爲令下見地居天立世阿毗曇論云剡浮提人若離通力及因他功力不能見障外等色欲三洲人若離他功力則不能見障外等色六欲諸天若離神通及他功力於自處所不能通見障外之色若遠觀時唯見鐵圍山內不能見於山外之色大梵天王於自宮殿若離神通及他功力不能得見障外等色若遠觀時唯見一千世界之內

身光部第十四

依智度論云諸天業報生身光者欲界諸天身常光明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不須日月所照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習火三昧故身常出妙光明勝於日月及欲界業報光明離欲天取要言之

是諸光明皆由心清淨故得光論釋佛常光明面各一丈諸天光明大者雖無量由旬於丈光邊蔽而不現又優婆夷淨行經云佛告毗舍佉如來有六種光明何謂為六一青光二黃光三赤光四白光五紅光六紫光光色照明是名如來六種光明又長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螢火之明不如燈燭之明燈燭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不如積火積火之明不如四天王四天王宮殿衣服身光不如三十三天乃至展轉色究竟天光明不如自在天光明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從螢光明至佛光合集尒所光明不如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光明是故諸比丘欲求光明者當求苦集滅道光明又人有七色云何為七有人金色有人火色有人青色有人黃色有人赤色有人白色有人黑色有諸天阿須倫有七色亦復如是又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提眾生色身種種不同東弗婆提西瞿耶尼人唯除黑色餘色同閻浮提人此欝單越一切人民悉皆白淨四天王有四種色有紺有赤有白一切欲界諸天色皆亦復如是云何諸天色有四種如初受生時若見紺華則紺色餘皆如是也

市易部第十五

依起世經云閻浮提人所有市易或以錢寶或以穀帛或以衆寶瞿陀尼人所有市易或以牛羊或摩尼寶弗婆提人所有市易或使財帛或以五穀或摩尼寶欝單越人無復市易所欲自然如起世經云欲界諸天如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皆有市易遊觀悅神其實不同世人如前所述

婚娶部第十六

如起世經云餘三天下悉有男女婚嫁之法欝單越人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復婚嫁諸龍金翅鳥阿脩羅等皆有婚嫁男女法式略如人間六欲諸天及以魔天皆有嫁娶略說如前從此以上所有諸天不復婚嫁以無男女異故四天下人若行欲時二根相到流出不淨一切諸龍金翅鳥等若行欲時二根相到但出風氣即得暢適無有不淨三十三天行欲之時根到暢適亦出風氣如前龍鳥無異夜摩天執手成欲兜率陀天憶念成欲化樂天熟視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語成欲魔身諸天相看成欲並得暢適成其欲事又立世論云四天王天若索天女女家許已乃得迎接或貨或買欲界諸天亦復如是閻浮提人及餘三洲四天王天忉利天等要須和合成欲夜摩天相抱為欲兜率天執手為欲化樂天共笑為欲他化天相視為欲西瞿耶尼人受諸欲樂兩倍勝於閻浮提人如是展轉乃至他化自在天受欲兩倍勝於化樂天餘四洲人並有惡食者有胎長者四天王處諸女天等無有惡食無有胎長者亦不生兒亦不抱兒男女生時或於膝上或於眠處皆得生兒若於女處者天女作意此是我兒天男亦言此是我兒則唯一父一母若於父膝眠處生者唯有一父而諸妻妾皆得為母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四天王天生欲事無量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欲一切欲界諸天亦尒凡一切女人以觸為樂一切男子不淨出時以此為樂欲界諸天泄氣為樂又新婆沙論云引契經說劫初時人無男女根形相不異後食地味男女根生由此便有男女相異色界離段食故無此二根有說男女二根欲界有用非於色界是故彼無身舌二根欲界有用非於色界是故彼問色界天眾為女為男答應作是說彼皆是男雖無男根而有餘丈夫相又能離染欲故說男也

飲食部第十七

如起世經云一切眾生有四種食以資諸大得自住持何等為四一麁段及微細食二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何等眾生應食麁段及微細食如閻浮提人等飯麨豆肉等名為麁段食按摩澡浴拭齊等名為微細食自外三洲下人及六欲諸天等並以麁微細為食自此已上色界無色天並以禪悅法喜為食無復麁段微細食也問曰何等眾生以觸為食答曰一切卵生得身故以觸為食何等眾生以思為食若有眾生意思資潤諸根增長如魚鼈蛇蝦蟆伽羅瞿陀等及餘眾生以意思潤益諸根壽命者此等皆用思為食何等眾生以識為食所謂地獄眾生及無邊識處天等皆用識持以為其食四天王天並食須陀味朝食一撮暮食一撮食入體已轉成身是須陀味園林池苑並自然生是須陀味亦能化作佉陀摩尼等八種飲食一切欲界諸天食亦如是色界諸天從初禪乃至遍淨以喜為食無色界已上諸天以意業為食問曰諸天飲食云何答曰如經說云欲界諸天隨其貴賤好惡不同其福厚者隨其所思無不具足飲則甘露盈杯食則百味俱至其福薄者雖有欲食恒不稱心以不足故稍下食來故經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

者見亦色界諸天以禪悅爲味并以四食言之唯有觸食法也　僕乘部第十八

問曰諸天僕乘云何答曰如經說云如欲界六天有僕乘僕謂從乘謂騎乘以六欲天皆有君臣妻妾尊卑上下卑必從尊下必隨上乘者以六欲天皆有雜類畜生諸天欲遊隨意乘之或乘象馬或乘孔雀或乘諸龍若依婆沙論說忉利天已下共有象馬鳧鴈鸞鵲孔雀龍等自炎摩天已上悉無象馬四足衆生唯有放逸鳥寶語鳥赤水鳥等訶責諸天誡不放逸問曰若無象馬四足衆生彼天欲遊何所乘耶答曰即（十六）如論說還自釋言雖無象馬諸天欲出以福力故即有象馬隨心化起任意所乘乘竟化滅此教放逸鳥等遍在六欲天皆悉有之常與諸天爲師呵責放逸不唯炎摩已上偏獨有也問曰此鳥既是畜生何得與天爲師答如正法念經說此鳥本爲人時於三天下教化之師諸天本是所化衆生由信受化故布施持戒今得生天其鳥本爲師時爲名利故破戒其心不實今作天鳥然由教化微善力故今得生天由本化師故與諸天爲師若見諸天放逸即來訶責諸天見聞各生慚愧改不放逸　眷屬部第十九

問曰諸天眷屬多少云何答曰如論云色界諸天不可說其多謂彼諸天非男非女無相疋配生則化起死還化滅依正所報宮殿自隨以禪定爲樂不可說其眷屬多少也欲界諸天則有男女相疋配故大吉義呪經云謹卅四王典領四方提頭賴吒天王領乾闥婆衆毗留博叉天王領究槃荼衆毗留勒叉天王領諸龍衆毗沙門天王領夜叉衆此之四王各有九十一子姿貌端正有大威力皆名曰帝此天王合有三百六十四子能護十方有釋提桓因典領四維大梵天王典領上方又智度論云一切山河樹木土地城郭一切鬼神皆屬四天王管故皆隨從共來是諸鬼神中有不得般若經卷若故（十七）來至般若波羅蜜處供養礼拜亦爲利益共忉利天已上眷屬轉多不可具說數也如忉利天已下眷屬多者如帝釋具有九十億那由他天女并有千子及有諸臣無量共爲眷屬故經偈云

帝釋普應諸天女　九十二億那由他
天女各各自謂言　天王獨與我娛樂

乃至少者猶有一萬天女以爲眷屬更不減此也　貴賤部第二十

問曰諸天貴賤云何答初欲界六天皆有貴賤以有君臣民庶妻妾別故如帝釋天中帝釋爲君三十二天爲臣自餘天衆是民女中悅意夫人是后諸餘天女是妻自餘五天類皆如此色界之中唯局初禪三天有貴有賤大梵天是君梵輔是臣梵衆是民自此已上諸天受報同更無貴賤也

貧富部第二十一　問曰諸天貧富云何答曰如正法念經說如炎摩天已上乃盡色界諸天貧富皆等忉利天已下報有厚薄貧富之別其福厚者一切具足果報有餘其薄福者雖有衣服七寶宮殿食常不足故彼經說曾有薄福諸天以患飢故下來至此閻浮人中摘酸棗而食人見形殊遂作問之彼則答言我非是人我薄福諸天雖有宮殿上妙衣服食常不足故故來於此摘棗食之汝不須怪廣如經說（山前修成爲等然不行焉）

送終部第二十二　如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吒天眷屬死不送不燒不棄不埋如光焰沒無有死骸以化生故四天王天自然令他殺死不食肉忉利諸天亦然夜摩天上至阿迦尼吒天不自殺生亦不令他殺死不食肉以化生故死無遺質也頌曰

三界接接　六道茫茫　往還不已　受苦未殃
報緣難逼　業將分張　寔由惡業　感此危亡
焉知消水　詎識舟航　甚未審擇　未有翱翔
願出穢土　遊息淨方　一念歸正（十八）　萬奇無疆

法苑珠林卷第三　　杜三

蟣虱（上居豈反下所乙反）　秡（古活反）　鐙（若貫反）　迭（徒結反）　窄（作格反迫也）
胖肶（上夷齒反下丘計反合作脾肶）　搦塹（上奴革反竪木立一也下七艷反河也）
鄧（直連反）　𦝡脉（上竹服反下莫華反）　𤸼（并列反）　蝦蟇（上遐音下麻音）
杯（肯反鼓）　爲此上　書撒書

法苑珠林卷第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杜四

日月篇第三（此有一十三部）

日月篇第三　[illegible]

述意部　星宿部　日宮部　月宮部

寒暑部　照明部　虧盈部　非雲部

震雷部　掣電部　降雨部　尖佚部

地動部

述意部第一

若夫世界未成之前，二儀尚昧，衆生貯糧之後，三光乃照。動寶蕙之深慈，啓吉祥之幽思。御陽精而澄流，駕陰魄而騰暉，馳風驛而運行。感璇璣而合度，紀寒暑於三際，繁朝夕於四洲。雖歷象於上天，亦表徵於下土。至若德契元良，照輪黃道，義乖魚水，轉鏡玄途，三台可迴，熒惑言而劾社，五重時現，示兆民而甫斯。仰鑒玄文，俯躬懲勸，日月之用，其大矣哉。

星宿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爾時娑伽羅龍王白珠致羅婆菩薩言：大士，是星宿者本誰所說？誰作大聖小星？誰作日月？何日之中何星在先？於虛空中復誰安置三十日月十二月年？云何為時繫屬何處？姓何字誰？何善何惡？何食施若為是晝是夜？日月星宿復若為行？等汝於諸聖中第一最尊，願愍我龍，具足解說，我等聞已脫苦奉行。爾時珠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過去世時此賢劫初，有一天子名曰大三摩多，端正少雙，才智聰明，以正行化，常樂寂靜，不樂受欲，常樂求身。王有夫人多貪色慾，王既不幸，無愍遂心，曾於一時見驢命群，根相出現，慾心發動，脫衣就之，驢見即交，遂成胎藏。月滿生子，頭耳口眼悉皆似驢，唯身類人，而復麁澁，駮毛被體，與畜無殊。夫人見之，心驚怖畏，即便委棄，投於廁中。以福力故，處空不墜。時有羅刹婦名曰驢神，見兒不污，念言福子，遂於空中接取，洗持將往雪山，乳哺畜養，猶如己子，等無有異。及至長成，教服仙藥，與天童子日夜共遊。復有大天亦來愛護此兒。飲食甘菓藥草，身體轉異，福德莊嚴，大光照曜。如是天衆同共稱美，號為佉盧虱吒（隋言）驢脣大仙聖人。以是因緣，彼雪山中并及餘處，悉皆化生種種好華、好菓、好藥、好香、種種清流、種種好鳥，在所行住，并皆豐盈。以此藥菓資益因緣，其餘形容麁相悉轉，身體端正，唯脣似驢，以是故名為驢脣仙人。是驢脣仙人學於聖法，經六萬年翹於一脚，日夜不下，無有倦心。天見大仙受如是苦，時諸梵衆及帝釋天并餘上方欲色界等，和合悉來，禮拜供養。乃至龍衆脩羅夜叉一切雲集，所有仙聖修梵行人皆來到此驢脣聖人邊，設供養已，合掌問言：大仙聖人欲求何等？唯願為我諸天說之。若我能即當相與，終不悋惜。爾時驢脣聞是語已，內心慶幸，答諸天言：必能稱我情所求者，今當略說。我念宿命過去劫時，見虛空中有諸列宿日月五星晝夜運行而守常度，為於天下而作照明。我欲了知分別識解，暗瞑故不憚劬勞。此賢劫初無如是事，汝等一切諸天龍神憐我故來，願說星辰日月法用，猶如過去置立安施造作便宜善惡好醜，如我所願，具足說之。一切天言：大德仙人，其事甚深，非我境界，若為憐愍一切衆生，如過去時所迷自說。爾時佉盧虱吒仙告一切天言：初置星宿，昴為先首，衆星輪轉運行虛空。告諸天衆說昴為先首，其事是不？爾時日天而作是言：此昴宿者常行虛空，歷四天下，恒作善事，饒益我等，如彼宿屬於火天。是時衆中有一聖人名大威德，復作是言：彼昴宿者我妹之子，其星有六，形如似剃刀，一日一夜歷四天下，行三十時，屬於火天，姓鞞耶尼。屬彼宿者，祭之用酪。復次置畢為第二宿，屬於水天，姓頗羅墮。畢有五星，形如立叉，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畢宿者，祭用鹿肉。復次置觜為第三宿，屬於月天，即是月天子，姓毗梨伽耶尼，星數有三，形如鹿頭，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觜宿者，祭用根及果。復次置參為第四宿，屬於日天，姓婆私失絺，其性大惡，多於瞋忿，止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參宿者，祭用醍醐。復次置井為第五宿，屬於日天，姓婆私失絺，其於有兩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井宿者，以粳米華和蜜祭之。復次置鬼為第六宿，屬歲星天，歲星之子，姓炮波那毗，其性溫和，樂修善法，其有三星，猶如佛胸相，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鬼宿者，亦以粳米華和蜜祭之。復次置柳為第七宿，屬於蛇天，即姓蛇氏，止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柳星者，祭用乳糜。　右此七宿，懦於東門。

復次置南方第一之宿，名曰七星，屬於火天，姓賓伽耶尼，其有五星，形如河岸，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此星者，宜用粳米烏麻作粥祭。

之復次置張爲第二宿屬福德天姓瞿曇弥其星有二形如人之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張宿者將毗跋婆果以用祭之復次置翼爲第三宿屬於林天姓憍陳如其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翼星者用青黑豆羮熟祭之復次置軫爲第四宿屬沙毗梨帝天姓迦遮延蚓仙人子其星有五形如人手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軫星者作麨稗飯而以祭之復次置角爲第五宿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延尼乹闍婆子止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於角者以諸華飯而祭之復次置亢爲第六宿屬摩姤羅天姓迦旃延尼其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亢星者當取菉豆和蘇蜜羮以用祭之復次置氐爲第七宿屬於火天姓岦者利多耶尼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氐宿者取種種華作食祭之　右此七宿皆於南門

次復置西方第一之宿其名曰房屬於慈天姓阿藍婆耶尼房有四星形如瓔珞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房宿者以酒肉祭之次復置心爲第二宿屬帝釋天姓羅延那心有三星形如大麦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心星者以粇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尾爲第三宿屬獵師天姓迦遮耶尼尾有七星形如蝎尾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尾星者以諸菓根作食祭之次復置箕爲第四宿屬於水天姓持义迦旃延尼箕有四星形如牛角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箕宿者取尼拘陁皮汁祭之次復置斗爲第五宿屬於火天姓摸伽邏尼斗有四星如人拓地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斗宿者以粇米華和蜜祭之次復置牛爲第六宿屬於梵天姓梵嵐摩牛有三星形如牛頭一日一夜行於六時屬牛宿者以醍醐而用祭之次復置女爲第七宿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女有四星如大麦粒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女宿者以鳥肉祭之

右此七宿皆於西門　次復置北方第一之宿名爲虛星屬帝釋天娑婆天子姓憍陳如虛有四星其形如鳥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虛星者煑烏豆汁而用祭之次復置危爲第二宿屬多羅拏天姓單那尼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此危宿者以粇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室爲第三宿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闍都迦尼拘室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室宿者以肉血祭之次復置壁爲第四宿屬林天婆婁那子姓陁難闍壁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壁星者以肉祭之次復置奎爲第五宿屬富沙天姓阿夙吒排尼奎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奎宿者以酪祭之次復置婁爲第六宿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婁有三星形如馬頭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婁星者以大麦飯并肉祭之次復置胃爲第七宿屬閻摩羅天姓跋伽毗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行四十時屬胃宿者以粇米烏麻及以野菓而用祭之　右此七宿皆於北門

此二十八宿有五宿行四十五時所謂畢參氐斗壁等二十八宿言義廣多特難深趣不具宣我今略說是宿時同聞諸天皆悉歡喜

尒時盧虱吒仙人於大衆前合掌說言如是安置日月年時（[illegible]數以文多故不出之）大小星宿何者名爲有六時耶答曰正月名暄暖時三月名種作時五月六月名求降雨時七月八月名物欲熟時九月十月名寒凍之時十一月十二月合此十二月大雪之時是十二月分爲六時又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鎭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又小星宿有二十八所謂從前昴至胃諸星是也我作如是次第安置汝等皆得見聞於意云何尒時一切天人仙人阿脩羅龍及揶羅等皆悉合掌咸作是言如今天仙於天人間最爲尊重乃至諸龍及阿脩羅無能勝者智慧慈悲最爲第一於無量劫不忘憐愍一切衆生故獲福報一切天人之間無有如是智慧之者如是法用更無衆生能作是法皆悉隨喜安樂我等善哉大德安隱衆生是時佉盧虱吒仙人復作是言此十二月一年始終如此方便大小星等剎那時法皆已說竟又復安置四天大王於須弥四方面所各置一王是諸方所各饒衆生是時一切大衆皆稱善哉歡喜無量是時天龍夜叉阿脩羅等日夜供養彼於後過無量世更有仙人名伽力出現於世後更別說置於星宿小大月法時節要略（見如䟽䟽）今凡列二十八宿所屬不同各有靈術故大集經云尒時佛告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言過去天仙云何布置諸宿曜辰攝護國土養育衆生大梵天王等而白佛言過去天仙分布安置諸宿曜辰攝護國土養育衆生於四方中各有所主東方七宿一者角宿主於衆鳥二者

亢宿主於出家求聖道者三者氐宿主水生衆生四者房宿主行車求利五者心宿主於女人六者尾宿主洲渚衆七者箕宿主於陶師南方七宿一者井宿主於金師二者鬼宿主於一切國王大臣三者柳宿主雪山龍四者星宿主巨富者五者張宿主於盜賊六者翼宿主於商人七者軫宿主須羅吒國西方七宿一者奎宿主行舩人二者婁宿主於商人三者胃宿主於婆樓迦國四者昴宿主於水牛五者畢宿主一切衆生六者觜宿主鞞提訶國七者參宿主於刹利北方七宿一者斗宿主澆部沙國二者牛宿主於刹利及安多鉢竭那國三者女宿主鴦伽摩伽陀國四者虛宿主那遮羅國五者危宿主着華冠六者室宿主乾陀羅國輸盧那國及諸龍蛇腹行之類七者壁宿主乳閻婆養樂者大德婆伽婆過去天仙如是布置四方諸宿攝護國土養育衆生尒時佛告梵王等言汝等諦聽我於世間天人仙中一切知見最爲殊勝亦使諸脤星辰攝護國土養育衆生汝等宜告令彼得知如我所分國土衆生各各隨分攝護養育分國多少各屬二十八宿問曰此之諸星形量大小云何答曰依增一阿含經云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樓炭經云大星闊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星是諸天宮宅瑜伽論云諸星宿中其星大者十八拘盧舍其中者十拘盧舍最小者四拘盧舍述曰若依內經此諸星宿並是諸天宮宅內有天住依報所感福力光現若依俗書即云是石故宋時星落殞星如石或云非星是天

河石落故俗書云天河共地河相通故河內時有石落如須弥衆高山經云天空有河名耶摩羅於虛空中行亦有大石小砂將有漏央即執爲星此非正經是俗所造妄述流行非是佛說唐貞觀十八年十月丙申後汾州并州文水縣兩界天大雷震空中雲內落一石下大如碓嘴形高腹平其文水縣丞張孝靜共汾州官同奏當時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長年師來到西京內外博知勅問答云是龍食二龍相諍故落下如石淮此而言何必天落即云是星夫遥天之物非凡度量今人難知莫若天也俗云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星爲萬物之精儒教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縱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光別不同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辰宿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背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墮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墟尾閭渠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以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數何爲分野止繫

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彫題交趾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耶常抑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計極所周託維所屬若有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帝不信弦膠魏人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如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乎

又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至婆栗闍國王爲漢人設五女戲其五女傳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繩伎騰虛繩上著履而擲手弄三仗刀楯槍等種種關伎雜諸幻術截舌抽腸等不可具述

日宮部第三

依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尒以二種物成其宮殿正方如宅遥看似圓何等爲二所謂金及頗梨一面兩分皆是天金成清淨光明一面一分是天頗梨成淨潔光明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何等爲五一名爲持二名爲住三名隨順轉四名波羅呵迦五名將行彼日天宮之前別有無量諸天於前而行時各常受樂皆名牢行（依長阿含經云日天宮牆也薄如華花爲五風所持也）又日宮

殿中有閻浮檀金以爲妙輦輦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莊嚴殊勝天子及眷屬在彼輦中以天五欲具足受樂日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日天身光出照於輦輦有光明復照宮殿光明相接出已照曜遍四大洲及諸世間 日天身輦及宮殿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舍（依律實藏經有五里）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不差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計

月宮部第四

如起世經云佛告比丘月天子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垣墻七寶所成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琉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亦爲五風攝持而行（五風如前）月天宮依空而行亦有無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恒受快樂於此月殿亦有大輦青琉璃成輦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身與諸天女在此輦中以天種種五欲功德和合受樂隨意而行彼月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然其宮殿住於一劫彼月天子身分光明照彼青輦其輦光明照月宮殿宮殿光照四大洲彼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復名爲涼冷光明又何因緣月天宮殿漸漸現耶佛答此月三因緣一背相轉二青身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故月漸而現三從日天宮殿有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彼月輪以是因緣漸漸而現復何因緣是月宮殿圓淨滿足亦三因緣故令如是一爾時月天宮殿面相轉出二青色諸天一切皆青當半月中隱於十五日時形最圓滿光明熾盛譬如於多油中燃火熾炬諸小燈明皆悉隱蔽如是月宮十五日時能覆諸光三復次日宮殿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月輪若此月宮殿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離翳障是時日光不能隱覆復何因緣月天宮殿於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此月宮殿於黑月分十五日最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切不現復何因緣名爲月耶此月宮殿於黑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威德漸漸減少以此因緣名之爲月（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爲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爲黑月此方道攝黑月合爲一月也）復何因緣月宮殿中有諸影現此大洲中有閻浮樹因此樹故名閻浮洲其樹高大影現月輪 又瑜伽論云由大海中有魚鼈等影高月輪故有其內有黑相現（依西國傳云過去有兔行菩薩行天帝試之求肉欲食捨身火中天帝愍之取其兔骸置於月內令未來一切衆生舉目瞻之知是過去菩薩行感之身）

寒暑部第五

依起世經云復何因緣夏時生熱佛言日天宮殿六月之間向北行時一日常行六俱盧舍未曾捨離日所行道但於其中有十因緣所有光明照觸彼十種山令其生熱復何因緣有諸寒冷日天宮殿六月已後漸向南行復有十二因緣能生寒冷於須弥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有須弥海闊八萬四千由旬周迴無量其中衆華悉皆徧滿香氣甚盛日天光明照觸彼海此北第一寒冷因緣第二伊沙陀羅山第三遊乾陀山第四善現山第五馬耳頭山第六尼民陀羅山第七毗那耶迦山第八輪圍大山第九閻浮洲中所有諸河流行之處日天照觸故有寒冷第十瞿陀尼洲諸河倍多第十一弗婆提諸河倍多第十二欝單越諸河倍多此之十二諸河流水日天光明照觸寒冷（前之生熱十二次前八山外第九見空中去也万由旬有夜叉宮殿日十見四大洲山余去外十六）又立世阿毗曇論問言云何冬寒云何春熱云何夏時寒熱是冬時水界最長未滅盡時草木由濕未萎乾時地大濕潤火大向下水界上昇所以知然深水最暖淺水則寒卽已至日行路照炙不久陽氣在內食消則速以是事故冬時則寒云何春熱時水界長起滅已盡草木乾萎地已燥坼水氣向下火氣上昇何以知然深水則冷淺水則熱冬時已過日行內路照炙則久身內火羸故春熱云何夏時冷熱是大地八月日中恒受照炙大雲降雨之所灑散地氣蒸欝若風吹時蒸氣消已是時則寒若風不起是時則熱是故夏中有時寒熱（西方四月爲一時但有春夏冬故不立秋此立三時秋也）又起世經云以何因緣有諸河水流於世間佛告比丘以有日故有熱有熱故有炙有炙故有蒸々蒸故有汗濕以汗濕故一切山中汗流爲水以成諸河

照用部第六

依長阿含經云劫初長成時天地大闇有大黑風吹大海水開取日以照天下著須弥半安日道中行旋繞四天下照觸衆生又起世經云爾時世間便成黑闇是時忽然出生日月及諸星宿便有晝夜年歲

時節尒時日天界大宮殿從東方出繞須弥山半腹而行於西方沒已還從東出尒時衆生復見日天從東方出各相告言諸仁者還是日天光明宮殿再從東出右繞須弥當於西沒第三見已亦相語言是天光明流行此也故有如是名字出又智度論云日月方圓五百由旬而今所見不過如扇處處經云佛語阿難人眼所見知四十二萬由旬人眼所見又立世阿毗曇云云何為夜云何為晝因月故夜因日故晝欲界者自性黑暗日光隱故是則為夜日光顯故是則為晝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若閻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日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欝單越洲正當半夜若瞿耶尼洲日正中時此閻浮洲日則始沒欝單越洲日正中時瞿耶尼洲日則始沒弗婆提洲日則初出閻浮洲正當夜半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時欝單越洲日則始沒閻浮洲中日則初出瞿耶尼洲正當半夜佛告比丘若閻浮洲人所謂西方瞿耶尼人以為東方瞿耶尼人所謂西方欝單越人以為東方欝單越人所謂西方弗婆提人以為東方弗婆提人所謂西方閻浮洲人以為東方南北二方亦復如是

虧盈部第七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云何黑半云何白半由日黑半由日白半日恒逐月行一一日相近四萬八千八十由旬日日相離亦復如是若相近時日月圓被覆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月被覆則晝是日黑半圓滿日日離月亦四萬八千八十由旬月日日開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月則開淨圓滿世間則名白半圓滿日月若最相離行是時月圓世間則說白半圓滿日月若共一處是名合行世間則說黑半圓滿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照月月光麁故被照生影此月影還自翳月是故見月後分不圓以是事故漸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隨後行時是名黑半若日在月前行日日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在前行時是名白半又起世經問言復有何因緣於冬分時夜長晝短佛荅比丘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南行每於一日移六拘盧舍無有差失當於是時日天宮殿在閻浮洲最極南邊地形狹小日過速疾以此因緣於冬分時晝短夜長復何因緣於春夏時晝長夜短佛荅云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每一日中移六俱盧舍無有差失異於常道當於是時在閻浮洲處中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以此因緣春夏晝長夜分短促智度論云如阿難跋致品中所說日月歲節者向名從旦至日初分中分後分夜亦有三分一日一夜有三十時春秋分時十五時晝十五時夜餘時增減若五月至晝十八時夜十二時十一月至夜十八時晝十二時一月或三十日半或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半或二十七日半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者世間月三者月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三十日半世間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十二分之三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七分之二十一閏月者從日月世間月二事中出是名十三月或十三月名一歲是歲三百六十六日周而復始菩薩知日中分時前分已過後分未生中分無住處無相可取日分空空無所有到三十日時二十九日滅云何和合成日月無故云何和合而為歲以是故佛言世間法如幻如夢但是誑心法菩薩能知世間日月歲和合能知破散無所有是名巧分別（依經人多）（薄蝕日月交會或有赤日赤月[illegible]悉具如經說）

界雲部第八

依起世經云於世間中有四種雲一白二黑三赤四黃此四雲中若白色雲者多有地界若黑色雲者多有水界若赤色雲者多有火界若黃色雲者多有風界有雲從地上昇在虛空中一俱盧舍二三乃至七俱盧舍住或復有雲上虛空中一由旬乃至七由旬住或復有雲上虛空中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住或復有雲從地上虛空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住乃至劫盡長阿含經云劫初時有雲彌至光音天（依經雲亦多種或有五色黃雲而則或有赤黑雲作[illegible]而光不可盡說備如仁王經等具述也）

震雷部第九

依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或有外道來問汝云何因緣故虛空中有是聲耶汝應荅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聚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為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著故便有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三於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依經雷亦多種或有雷中神[illegible][illegible]打千擊故依云須為天鼓於中亦有惡多者[illegible][illegible]而見受報也）

掣電部第十

依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或有外道來問汝云何因緣故虛空中忽生電光汝應荅云有二因緣雲中出電何等為二一東方有電名

曰無厚南方有電名順流西方有電名墮光明北方有電名曰百生樹二者或有一時東方所出無厚大電與彼西方墮光明電相觸相對相觸相打以如是故彼彼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或復南方順流大電與彼北方百生樹大電相觸相對相擊相打以如是故出電光譬如兩木風吹相著忽然火出還歸本處（作經文未有雷無電或先有電復雷相擊火出霹靂人物）

降雨部第十一

依分別功德論云雨有三種一天雨二龍雨三阿修羅雨天雨細霧龍雨甚麁喜則和潤瞋則雷電阿修羅為共帝釋鬪亦能降雨麁細不定（依經雨亦多種或有無雲而雨或有先雲而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雨定由衆生內業所致具如經說也）

尖候部第十二

如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有五因緣能障礙雨令占師不測增長迷惑記天必雨而更不雨何者為五一於虛空中雲興雷作伽荼伽荼瞿廚瞿廚等聲或出電光或有風吹冷氣至如是種種皆是雨相諸占察人及天文師等悉知此時必當降雨爾時羅睺阿脩羅王從其宮出便以兩手接彼雨雲擲置海中此是第一雨障因緣占者不知而竟不雨第二有時虛空起雲雲中亦作伽荼等聲亦出電光復有風吹冷氣來時占者見相說天降雨爾時火界增上力生即於其時雨雲燒滅此名第二雨障因緣占者不知而遂不雨第三有時虛空中起雲雲中亦作伽荼等聲亦出電光復有風吹冷氣來時占者見已記天必雨以風界增上力生則吹雲擲置於彼迦陵伽磧中或置諸曠野中或置摩遊那磧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緣占者不知而遂不雨第四有諸衆生為放逸污清淨行故天不依雨第五為鬪浮提人有不如法慳貪嫉妬邪見顛倒故天則不雨（此二作法並同前說長阿含經亦同相似）以此因緣相師迷惑占雨不定增一阿含經云日月有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為四一者雲二者風塵三者煙四者阿須倫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比丘亦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一者欲結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利養覆蔽人心不得開解四分律亦有四種喻同前一者婬欲二者飲酒三者捉錢寶四者邪命有此四法亦令佛法不明了故頌曰

火氣上昇煙　雲氣靉靆雲
神龍吐津霧　颷埃坋人塵
酒為放逸門　婬為生死源
金銀生患重　邪命壞戒根

地動部第十三

依佛般泥洹經云阿難又手問佛欲知地動幾事佛語阿難有三因緣一為地倚水上水倚於風風倚於空大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二為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欲現感應故以地動三為佛力自我作佛前後已動三千日月萬三千天地無不感發天人鬼神多得開解又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一切大地六種震動一動遍動等遍動二震遍震等遍震三涌遍涌等遍涌四吼遍吼等遍吼五起遍起等遍起六覺遍覺等遍覺是六各三合十八相如是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佛告富樓那復有大神通威德諸天若欲震動大地即能令動若諸比丘有大神通及大威德觀地大相令小小相令大欲令地動亦能震動令地動有風名鞞嵐婆此風常吹但動不息風力上昇有風下吹亦有傍動此風平等迴轉相持又智度論云地動有四種一火二龍三金翅鳥四天三十八宿等又諸難陀諸天等亦能地動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在舍衛城告諸比丘有八因緣而地大動此地深六十八千由延為水所持水依虛空或復是時虛空風動而水亦動水動地使大動是初動也若比丘得神足所欲自在觀地如掌能使地大動是二動也若復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力能使地動是三動也若菩薩從兜術天欲降神下生是時地動是四動也若菩薩自知在母胞中地為大動是五動也若菩薩知滿十月當出母胎地為大動是六動也若菩薩出家於道場坐降伏魔怨然成等覺地為大動是七動也若未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地為大動是八動也（依經地動亦有多種或有[illegible]動聖人出世有山[illegible][illegible]聖人出世或有諸佛菩薩出世[illegible]一界[illegible]世界亦有[illegible][illegible]衆生改行地動[illegible][illegible]正兩報如經說）具

述曰自下略叙俗書天地初分陰陽形變之意謂有五重一元氣二太易三太初四太始五太素第一元氣若依河圖曰元氣無形洶洶蒙蒙偃者為地伏者為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皇甫士安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歷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可濛鴻滋分歲起攝提元氣啟肇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鴻即生天皇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張湛注曰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

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也故易上繫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其吉凶也春秋感精符曰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父天於圓丘之祀也母地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春秋說題辭曰天之為言填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群陽精也合為太一分為殊名故立字一大為天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陽為一端陰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火為一端凡十端天亦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故生秋怒氣故殺夏樂氣故養冬哀氣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介雅曰穹蒼蒼天也（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也）春為蒼天（李巡曰春万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也）夏為昊天（李巡曰夏万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也）秋為旻天（李巡曰秋万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也郭注曰旻猶愍愍万物彫落也）冬為上天（李巡曰冬陰在上万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注曰言時無在上臨下而已也）廣雅曰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度之厚與天高等孝經周天七衡六間日周天有七衡而六間若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七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論衡曰日一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舒疾與騏驎之步相類也白虎通曰日行遲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徑千里又計日行路有其內外從極北至極南相去九百九十由旬經一百八十日日行從內至外又從一百八十日日行從外至內是故名行言日行六十里者由輪大故日逆天行以行遲故唯六十里是故一年有十二月六月北行六月南行總有三百六十度行路也白虎通曰月所以滿缺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也月有大小行天左旋日右行日行遲月行疾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須三十日過七度日不可分故乍小胡有陰陽即有閏月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明陰不足陽有餘閏者陽之餘也徐整長曆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尚書考靈曜之日光照三十萬六千里又地說書日月照四十五萬里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小兒以為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纔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咲曰熟謂汝多智乎桓譚新論曰余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為天去人上遠而四傍近以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丈餘夜半在上視之甚數相去唯一二尺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從太陽中來故涼西在桑榆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朝也論衡曰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不圓光耀若圓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視之石也不圓是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論衡曰儒言日中有三足烏日者火也烏火中燋爛安得如立然烏日氣也詩推度災日月日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蠩體就決鼻始萌（宋均注曰）（大鼻[illegible]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蠩月精也春秋元命包曰陰精為月日行十三度常識任而受駮（[illegible]也）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河圖始開曰黃泉之埃上為青雲青泉之埃上為赤雲白泉之埃上為白雲玄泉之埃上為玄雲（推文斷）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出五色雲氣易說卦曰巽為風撓萬物者莫疾於風風以動之河圖帝通記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介雅曰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李巡曰景風太平之風也）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太風焚輪謂之頹（郭注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從下上也）風與之為忳（忳盛兒）四風為飄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illegible]）陰而風為曀易稽覽圖曰降陽為風降陽之動不鳴條易說卦曰震為雷動萬物者莫大於雷河圖帝通記曰雷天地之鼓也左傳照二日藏冰以時則雷出震棄

冰不用則雷不發而震春秋元命包曰陰激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師曠占曰春分雨雷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中其所住者兵起其下無雷而雷名曰天狗行不出三年其國凶河圖始開圖曰激陽爲雷易替覽圖曰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激爲電史記天官書電者陰陽之動也穀梁傳曰隱公曰霆雷（謂急音今之霹靂也）介雅曰疾雷爲霆蜺（郭朴注曰雷之急激者謂之霹靂也）說文曰震霹靂震動也釋名曰霹靂折也震戰也所擊輒（壯）破若攻戰也異苑曰沙門釋（畫）慧遠接神盤岳（大）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有奴以石擲中仍騰躍上升有頃風飈燁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命僧齊共唱偈於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異苑曰乞佛虜凶虐暴惡當中霹靂其挺引身出外頭背四字表其凶匿國火時爲法去所弃　頌曰

日月長懸　天罹恒暉　黃金夜王　孰與玄期
出則晃朗　沒已還晦　虧盈隱顯　晦朔旋璣
星辰列位　福壽彌盛　聖人建立　隨業增微
雲龍相會　升降分離　聚動雷電　寒暑應時

法苑珠林卷第四

擊電（上古歷切下音殿）驛（音亦）繫（古詣切）祉（勅里切）洮（音逃）斲（古頻切）撥（合沿）駁（北角切）哺（音步）佉（丘加切）悋（良刃切）憚（執末切難也）鞞（部迷反）髭（姊宜切）絺（丑知切）黶（於琰切）粇（古行切丨米）糜（米爲切）當（音當）蒡稗（上音西下萬打切）姑（古右切又作姑當汝切）呰（寫耶切）拓（他各切）嵐（盧含切）紐（女久女聲二切）熒（户扃切）

法苑珠林卷第五　杜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道篇第四（此六道即爲六部也）天人阿脩羅鬼畜生

地獄諸天部（此別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受苦部　報謝部（國明高麗）

述意部第一

夫論天報識從業華服玩光新身形輕妙而自在天上更非無想定中劃爲外道四空之頂邪執不程六欲之間迷戒珠並不能受持般若供養涅槃憍慢轉增我人流盛所以頭華萎服汗流衿寶殿毀光羅衣聚膩憑斯淨心悉皆懺滌普爲四王忉利兜率炎摩化樂他化梵王梵輔光音遍淨廣果那含不煩不熱善見善現空處識處不用處非非想處乃至構窮他界既極上天或復端坐華臺動逾劫數凝神玉殿一視千年頃今自然之服不離身形善法之堂永蒙遊觀絕生離之病無戰陣之勞長謝五衰恒豐七寶色像端嚴容儀焜煒永離苦因請昇樂果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云何名六趣依毗曇論云趣者名到亦名爲道謂彼善惡業因道能運到其生趣處故名爲趣亦可依所造之業趣彼生處故名爲趣又趣者歸向之義謂所造業能歸向於天乃至地獄也問曰唯有此六趣定更有餘道耶答曰且據一家不增減說若依樓炭經中亦說九道衆生此居一菩薩道二緣覺道三聲聞道怙前六道以凡聖同居爲狀相傚也天者如婆沙釋名光明照曜故名爲天又天者顛也顛謂上顛万物之中唯天在上故名顛也又天者顯也顯謂高顯万物之中唯天獨高在上顯假故名顯也問曰何故彼趣名天答曰於諸趣中彼最勝最樂最善最妙最高故名天趣有說先造作增上身語意妙行往彼生彼令彼相續故名天趣有說光明增故名天以彼自然光恒照晝夜故帮論者說能照故名天以現勝果照了先時所修因故復次戲樂故名天以恒遊戲受勝樂故問曰諸天形相云何答曰其形上立問曰語言云何答曰皆作聖語又立世阿毗曇論云（比）天名提婆謂行善因於此道生故名提婆今（宋明本）略論諸天報身之相所謂諸天皆無骨肉亦無大小便利不淨身放光明無別晝夜報俱五通形無障礙故正法念經云譬如一室然五百燈光明不相過迫諸天手中置五百天亦復如是不窄不妨又彼經云彼夜摩天或有一百或有一千共聚在一蓮華鬚同坐不妨不隘不窄以善業故自業力故又智度論云第三遍淨天六十人坐一針頭而聽法不相妨礙又正法念經云介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說偈云

若人心念佛　是名善命人　不離念佛故
是爲命中命　若人心念法　是名善命人
不離念法故　是爲命中命　若人心念僧
是名善命人　不離念僧故　是爲命中命

又夜摩天中有三大士常爲放逸諸天而演說法何等爲三一者夜摩天王牟修輪陀菩薩二者善時鵝王菩薩三者種種莊嚴孔雀王菩薩是三大士常爲利他而演說法或有

令得聲聞菩提或有令得緣覺菩提無上菩提

受苦部第三

今述諸經具明諸天趣苦光明色界無色界苦上界雖勝仍有微苦故成實論云上二界中雖無麁苦而有微細苦何以知之四禪中說有行立坐臥隨有四故皆應有苦又色界有眼耳身識即此識中所有諸受名為苦樂從一威儀求一威儀故知有苦又無理解愛著已報失時大苦如經中說唯得道者將命終時無憂苦色今既是凡寧無憂苦論中云無苦者以苦相微故說言無如食少鹽故言無鹽非是一向唯樂無苦由上界樂行寂滅不著不能發起麁貪恚瞋故名無苦無樂又無刀杖等故言無苦非無微苦故涅槃經云世間雖有上妙清淨園林然死屍處中則為不淨眾共捨之不生愛著色界亦介雖復淨妙以有身故諸佛菩薩悉共捨之若不作此觀名不修身故知有苦　又法句喻經云有四比丘坐於樹下共相問言一切世間何者最苦一人言天下之苦無過婬欲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飢渴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瞋恚一人言天下之苦莫過驚怖共諍苦義紛紜不止佛知其言往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論何事即起作礼具白所論佛言比丘汝等所論不究苦義天下之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皆由於身夫身者眾苦之本患禍之元勞心極慮憂畏万端三界蠕動更相殘害吾我縛著生死不息皆由身興欲離世苦當求寂滅攝心守正怕然無想可得泥洹此最為樂故知未得聖智滅此三界之身當非苦耶　問曰色界有身有苦可介無色無形苦受何生答曰彼報精微凡小不覩無其麁礙非無細色廣論有無備在別章故智度論云上二界死時退時生大懊惱甚於下界譬如極高墮摧碎爛又成實論云苦樂隨身至於四禪憂喜隨心至於有頂　問曰生上天者離惡積善何故報盡即入三塗答曰凡夫無始已來惡業無窮一日貪瞋尚受千形況惡既多暫伏結生報福既盡昔業時熟還墮三塗何所致惑故成實論云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又智度論云非有想非無想天中死墮阿鼻地獄中故知三界輪轉皆苦第三明欲界諸天苦者謂彼天中鬪戰之時迭相加害身心俱苦若割肢節斷而復生斬首截腰則有死苦如毗曇說欲界諸天有十業道雖不律儀雖天不害天而害餘趣亦有截手截足斷而還生若斬首則死壞轉相奪乃至十業道皆有又福欲盡時五衰相現則大憂惱故涅槃經云天上雖無大苦惱事然其身體柔輭細滑見五相時極受大苦如地獄苦等無差別如蜜和毒藥初美後苦故正法念經偈云

如蜜和毒樂　是則不可食　天樂亦如是
退沒時大苦　業盡懷憂惱　捨離諸天女
退時大苦惱　不可得辟喻　善業欲盡時
如燈將欲滅　不知何所趣　心生大苦惱
天上欲退時　心生大苦惱　地獄眾苦毒
十六不及一　一切諸煩輪　愛力之所作
愛鏁縛眾生　至諸險惡道　三界如轉輪
業繫輪不斷　是故捨愛欲　離欲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　雖復得是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之時還墮三惡道中雖為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終生於畜生道中或為師子虎兕豺狼象馬牛驢等故知天報盡時其身大苦既有斯難即須披誠跪滌此業懺令伏滅若人造罪受報盡已後時修善設生天上由昔餘殃天中微受故正法念經云若於先世有偷盜業介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若於先世有妄語業諸天女等聞其所說生顛倒解謂其惡罵若於先世以酒施於持戒之人或破禁戒而自飲酒或作麴釀臨命終時其心迷亂失於正念墮於地獄若於先世有殺生業壽命短促速疾命終若於先世有邪婬業見諸天女皆悉捨己共餘天子互相娛樂是則名曰五衰相也以其持戒五種缺故業網所縛受此業報又帝釋復觀業果於殿中叫喚大地獄十八隔處殺生偷盜邪婬妄語業墮此地獄具受眾苦從地獄出生餓鬼中壽命長遠從餓鬼中死生畜生中互相殘害從畜生中死若生人中身色顦顇無有威德若有餘業得生天中身量形貌皆悉減劣一切眾寶莊嚴之具光明微少不為天女之所愛敬天女背叛捨至餘天智慧薄少心不正直為餘天子之所輕笑非諸天眾與阿脩羅鬪戰之時為他所殺以餘業故

報謝部第四

依新婆沙論云諸天中將命終位先有二種五衰相現一小二大云何名為小五衰相一

者諸天往來轉動從發身具出五樂聲善奏樂人所不能及將命終位此聲不起有說復出不如意聲二者諸天身光赫奕晝夜相照身無有影將命終時身光微昧有說令滅身影便現三者諸天膚躰細滑入香池浴纔出水時水不著身如蓮華葉將命終位水便著身四者諸天種種境界悉皆殊妙滌脫諸根如捉火輪不得暫住將命終位專著一境經於多時不能捨離五者諸天身力強盛眼常不瞬將命終時身力虛劣眼便數瞬云何為大五衰相一者衣服鮮淨今穢二者華冠光盛今萎三者兩腋忽然流汗四者身躰欻生臭氣五者不樂安住本座前五衰相現已不可轉時天帝釋以有五種小衰相現不久當有大衰相現心生怖畏作是念言誰能救我如是衰厄我當歸依便自了知除佛世尊無能救護尋詣佛所求哀請救佛為說法便得見諦令彼衰相一時皆滅故於佛前歡喜踊躍作諸美語說此伽他曰

大仙應當知　我即於此座　還得天壽命
唯願尊憶持

又折伏羅漢經云昔忉利天宮有一天壽命垂盡有七種瑞現一項中光滅二頭上華萎三面色變四衣上有塵五腋下汗出六身形瘦七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下生鳩夷那竭國疥癩母猪腹中作豚甚預愁苦不知何計餘天語言今佛在此為衆說法唯佛能脫卿之罪耳即到佛所稽首作礼未及發問佛知告曰一切万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為憂愁得離豚身常誦三自歸如是日三却後七日天即壽盡下生維耶離國作長者家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娩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持而棄走母亦深惟謂之鬼魅意欲殺之父知責子令好養之年向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過舍利弗目連兒前作礼衆聖尋惟具說天上事此兒請佛到家佛為說經兒及父母內外親屬皆得阿惟越致此云不退（依經天有多種具如前三界篇中三十二）

（門說今則六道略述四門）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居士史世光　晉沙門釋慧嵬
宋命氏有二女　魏沙門釋僧爲
魏居士掾弦起　梁沙門釋慧部

夫十惡緣一易惑心塗万善力微難感發性斯心頻發凶狀屢開正法罕逢教沉道長所以一息不追則万劫永別刹那暫隔則千代長離良由信毀相兢善惡交侵愚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偃遏所以救流震旦六百餘年崔赫周虛三被殘屏禍不旋踵殃及已身致招感應之徵善惡之報是以建安感夢而疾瘵文宣降靈而疾愈吴王開寺舍利浮光赤主行刑刀尋刃斷宇文毀僧而瘡潰拓拔廢寺而膿流孫皓溺像而陰瘡赫連咒頑而震死古今善惡禍福徵祥廣如宣驗冥祥報應感通寃魂幽明搜神旌異法苑弘明經律異相三寶徵應聖迹歸心西國行傳名僧高僧冥報拾遺等卷盈數百不可備列傳之典英懸諸日月足使目覩當猜來惑故經曰行善得善報行惡得惡報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信知善惡之報影響相從苦樂之徵由來相赴余尋傳記四千有餘故簡靈驗各題篇末若不引證邪病難除餘之不盡具捐彼處

晉史世光者襄陽人也咸和八年於武昌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卧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上著衣恰具如平生語信云我本應墮龍中支和尚為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為轉大品又來在坐世光生時以二幡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上一青山上如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光乃自提幡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遇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蘇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故在寺中世光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郎飛上天婆為見不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幡恰去必露髻信問之　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後乃著天冠與群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鼓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甚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小大悉得聞之然聞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見光入一黑門有頃來出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榜捶楚痛難勝省視還此舅生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輕車將軍報終也（右一驗出冥祥記）

晉長安釋慧嵬不知何處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

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久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廣談欲言勸動其意嵬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謂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續有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閻興寺常習禪爲業又善律行纖毫無缺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燃因埋之塔下（出古[illegible]一）

（[illegible]）宋命氏二女東官曾城人也其時祖姊妹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復失之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遐颺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墮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齊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岫若燈燭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就里並迎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於是溪里皆知奉法（出古[illegible]）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沙門曇鸞未詳氏族鴈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異怪逸下民俗因患氣疾周行醫療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雲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後往江南陶隱居處求見仙方冀益長壽及居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來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即現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濟猶鼓怒纔入船裏恬然安靜依斯達到梁帝見重因出勅爲江神更起靈廟後辭帝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流支鸞往啓曰佛法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唾地告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輪三有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永絶輪迴後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一心依經作淨土業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幡華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閙預登寺者並同暗之以魏興和四年卒於平遙山寺年六十有七（[illegible]出[illegible]高僧傳）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王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顯然來遊駕輜軿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清白琉璃五具飲啖奇異饌具遂下酒啖與義起共飲食謂義起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爲損然行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得遠味異膳繒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其詩一篇其文曰　飄颻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　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注易七卷占卜吉凶等義起皆通其旨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義起取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義起見之餘人不見雖居闇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便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見而君性疎漏我往與君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久各努力呼侍御人下酒啖發簏取織成裙衫兩副遺義起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義起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後到濟北魚山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知瓊驅前到果是玉女也遂披帷相見前悲後喜控左授援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于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作神女賦（出[illegible]記）

梁蜀郡龍淵寺沙門慧韶姓陳本穎川太丘人少欲多智聰敏不群春秋五十四卒於本寺摩訶衍堂中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絶而心上煖五月方醒云被攝至閻羅王閻處分云迎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唯書文書作一大政之字韶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箱擎袈裟令韶著之有十僧來迎豐識和慈二禪師檢校列道騰虛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絶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林席華整亦有麈尾机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寶祥感見類此以天監二年七月三日卒于龍淵寺春秋五十有四（右一出梁高僧傳）

人道部（此有八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住處部　業因部

貴賤部　貧富部　苦樂部　受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人道之中身形浮偽多諸罪業毒逆興瑕仁智道消恩身義絕所以崔杼殺君商臣害父七雄並爭万國連蹤下猶慳貪各衒婬蕩浮風永盡美化不行三毒競興十纏爭發四流浩瀁五蓋幽深顛倒無明惛俊滋甚遂使生同險樹命等危城口蜜步消非藤難久壠頭松下哭響摧殘廣巷重門悲聲嗚咽今為人中悉皆懺悔若是圓首方足上智下愚西盡瞿耶東極于逮北窮單越南盤閻浮乃至板屋氈帷文身被髮飲血茹毛巢居穴處雕蹄黑齒圍住傍行弱水毛浮危峯絙度逸城遠戍裝甲負戈團圓鐵四犢金棒木並願各修禮讓人稟孝慈息放蕩之心斷荒婬之色質齊金石體類嵩華八苦不侵九橫長遣也

會名部第二

如婆沙論中釋人名止息意故名為人謂六趣之中能止息意故名為人謂於六趣之中能止息煩惱惡亂之意莫過於人故稱止息意也又人者忍也謂於世間違順情能安忍故名為忍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何故人道名摩㝹沙此有八義一聰明故二為勝故三意微細故四正覺故五智慧增上故六能別虛實故七聖道正器故八聰慧業所生故說人道為摩㝹沙　又新婆沙論問何故此趣名末奴沙荅昔有轉輪王名曼狀多告諸人曰汝等欲有所作應先思惟稱量觀察尒時人即如王教欲有所作皆先思惟稱量觀察便於種種工巧業處而得善巧以能用意思惟觀察所作事故名末奴沙有說先造作增長下身語意妙行往彼生令彼生相續故名人趣有說多憍慢故名人以五趣中憍慢多者無如人故有說能寂靜意故名人以五趣中能寂靜意無如人者故契經說人有三事勝於諸天一勇猛二憶念三梵行

住處部第三

如新婆沙論云此四天下人住四大洲謂贍部洲毗提訶洲瞿陀尼洲拘盧洲亦住八中洲何為八謂拘盧洲有二眷屬一矩拉婆洲二憍拉婆洲毗提訶洲有二眷屬一提訶洲二蘇訶洲瞿陀尼洲有二眷屬一舍摭洲二嗢怛羅漫怛里拏洲贍部洲有二眷屬一遮末羅洲二筏羅遮末羅洲此八洲中人形短小如此方侏儒有說七洲是人所住遮末羅洲唯邏剎娑居此有說此所說八即是四大洲之異名以一一洲皆有二異名故如是說者應如初說此八中洲二復有五百小洲以為眷屬於中或有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也問曰人趣形貌云何荅曰其形上立然贍部洲人面如車箱毗提訶人面如半月瞿陀尼人面如滿月拘盧洲人面如方池　問曰語言云何荅曰世界初成一切皆作聖語後以飲食時有情不平等故及諂誑增上故便有種種語乃至有不能言者

業因部第四

依業報差別經中作四句分別一者有業得身樂報而心不樂如有福凡夫二者有業得心樂報而身不樂如薄福羅漢三者有業得身心俱樂如有福羅漢四者有業得身心俱不樂如薄福凡夫諸如此等皆悉報得此苦樂也又菩薩藏經云尒時世尊告賢守長者曰長者當知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為十苦事之所逼迫何謂為十一者生苦逼迫二者老苦逼迫三者病苦逼迫四者死苦逼迫五者愁苦逼迫六者怨苦逼迫七者苦受逼迫八者憂逼迫九者痛惱逼迫十者生死流轉大苦之所逼迫我見如是十種苦事逼迫衆生為得阿耨菩提出離如是逼迫事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於無數劫具造百千那庾多拘胝過失常為十種大毒箭所中何謂為十一者愛毒箭二者無明毒箭三者欲毒箭四者貪毒箭五者過失毒箭六者愚癡毒箭七者憍毒箭八者見毒箭九者有毒箭十者無有毒箭長者我見衆生為於十種毒箭所中求阿耨菩提求斷如是毒箭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

貴賤部第五

若以四方言之則北欝單越無貴無賤彼無僕使之殊故無貴賤餘之三方皆有貴賤以有君臣民庶之別大家僕使之殊故有貴賤別類也總束貴賤合有六品一貴中之貴謂輪王等二貴中之次謂粟散王等三貴中之下謂如百僚等四賤中之賤謂駕駟竪子等五賤中之次謂僕隸等六賤中之下謂婢妾等麁束如是細分難盡

貧富部第六

若以四方言之則北欝單越最富平等東西二方處中然有優劣南閻浮提最貧四方不同如經具述又閻浮提人貧富不定各有三品上者如轉輪王總攝四方富包四海一切所須無不備足即如經說輪王福力最大若出世時感五奇特七寶來應五奇特者一者感於世界之中平正清淨流泉浴池處處皆有二者感天甘露生於殿庭王渴飲之身輕愈病三者感大海水減一由旬各於內畔涌出金沙之道使王行之遊四天下四者感於牛頭之香生於海岸王取燒之香氣弥盛逆風遠聞四十里香死者聞之悉皆還活五者迦真隣陀之鳥生於海中王抱觸之身心狩適勝過六欲天之樂以斯義故佉生論說偈云

寶性功德草　柔輭左右旋　觸者生勝樂　過迦真隣陀

七寶具足千子雄猛（如經廣說）第二富中者謂如粟散王等第三富中下者謂如樹提伽等賴（有三品之可解）

苦樂部第七

夫論人道唯苦非樂愚者為樂識者為苦妄見為樂實見為苦故付法藏經云　世間衆苦不可頗樂此身不堅脩敗危脆猶如聚沫須臾變滅端正容貌甚可愛著若衰老既至將安所在外覆薄皮謂為嚴飾膿血內流惡露不淨有為無常甚大迅速一視息頃四百生滅譬如虛空震雷起雲葉風卒起尋復散滅五欲不堅亦復如是共相愛樂安隱快樂無常既至誰有存者世間衆苦甚難久居故知人身唯苦無常理應生猒速求解脫一切有為衆苦積聚如癰如癤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無常敗壞速朽之法如臨死四命不云遠譬如牢獄人無可愛樂猶路上果衆所苦擲此身可惡會歸磨滅為鵰狐狼競共噉食風吹日暴青爛臭處髮毛牙齒狼藉在地如此之身當何愛樂宜勤方便速求解脫縱使富貴如天終歸磨滅外相似好內恒憂懼故大莊嚴論云如人著金鎖雖能繫於人王位亦如是恒有憂懼想守護念若失則大愁猶如衣食遮故名樂辛苦之中橫生樂想故賓頭盧為優陀延王說法經偈云

王位雖尊嚴　代謝不暫停　輕疾如電光
須臾歸衰滅　王位極富逸　愚者情受樂
衰滅無時至　苦劇過下賤　王者居高位
名聞滿十方　端正甚可愛　種種自嚴身
譬如臨死者　著華鬘瓔珞　捨命未幾時
王位亦如是　佛言譬如王　常懷諸恐怖
行住及坐時　乃至一切時　於其親踈中
恒有疑懼心　臣民宮妃后　象馬及珍寶
國土諸所有　一切是王物　諸王捨命時
皆棄無隨者

又涅槃經佛說偈云

一切諸世間　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
要必有終盡　夫盛必有衰　合會有離別
壯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為死所吞
無有法常住　諸王得自在　勢力無等雙
一切皆遷滅　壽命亦如是　衆苦輪無際
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　諸有無有樂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無　可壞法流動
常有衰患者　恐怖諸過惡　老病死衰惱
是諸無有邊　易壞怨所侵　煩惱所纏裹
猶如蚕處繭　何有智悲者　而當樂是處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淨　扼縛癰瘡等
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　皆亦復如是
諸欲皆無常　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
而證於真實

故賓頭盧尊者語王云大王宜善觀察何有五欲而得常者何有王位而得久停何有國界而不遷滅何有珍寶而不散失何有欲樂常恒不變何有合會而不離散一切五欲體性實苦皆從妄想而生於樂故王位亦苦無安如夢所見覺則知虛是故智者應生猒離即知一切內外所遷皆是無常雖可麁細似異然刹那不住不住是同故經說由色苦故十時差別一者膜時二者泡時三者皰時四者肉團時五者肢時六者嬰孩時七者童子時八者少年時九者盛壯時十者衰老時若非時無常不然從膜乃至老死良由三毒猛火燒心熾然不絕故受斯苦（依經云人本多種具如前三卷）（篇中四天下洞品頌有說）

感應緣（略引一十八驗）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如斗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長一丈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

知王対之毎入言語偘偘有劣壯之氣　涼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衆賢攏與侍士身長八尺四寸目童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万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万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万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國以東十万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鐵頟丘長三千万丈三千億万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万丈三千億万人天中大平之都有甲都食鬼鐵面兵長三千万丈三千億万人　洪範五行傳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見於臨洮天戒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將受其禍云　魏志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離車國男女皆長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現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是長七尺腹圍如長其頭（其頭髮頭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鬼為飯以露為漿名天郭一名食邪（吞食邪鬼）一名黄火（黄父）（火鬼啼人依此人而者之）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酒五升（天酒升當）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仍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万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爲路）一名仁（孔曰仁人）一名信（孔曰信人）一名神（與天地俱生而不沒）

（杜曰神也）　蜀王本記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丈五尺援辟長腳好騎駱駝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國語曰孔子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聞有商迷或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貝珠夜光明珠商度此國去康居可万餘里　魏略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万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四十万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諍人長九寸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皆伏有十二人現于臨洮孔子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今有五丈之人此則無類而生也是歲秦初兼六國喜以為瑞鑄金人十二以像之而式五嶺北築長城西徑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先見於臨洮明禍亂所起也後十二年而秦亡也（右此一十七驗多作）（本辭說也）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万物大小各自稱三日正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水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長四寸衣黄冠戴黄蓋乘小馬好疾遊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名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蚳蚳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蚳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右二事見搜神記）

脩羅部（此別七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住處部　業因部　眷屬部　衣食部

戰鬪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脩羅道者生此一途偏多諂曲或辨兵鬪亂興師相伐形容長大恒弊飢虛體貌麁鄙每懷瞋毒稜層可畏擁攘驚人並出三頭重安八臂跨山踏海把日擎雲天上求發海中釀酒如斯之類悉為歸依維是阿須輪王睒婆利等毗摩質多之眷屬伏羅騫馱之朋流乃至婆稚羅睺之等俗含脂跋馳之氣類並願除憍慢習離諂曲心發堂光明蘭懷豐蒲休兵息刃止恚防危無從斷刃之苦永絕藉然之痛樂聞正法渴仰大乘捨離弊惡之身受端嚴之質任持因境擁護邦家興建法城弘益慧日也

會名部第二

云何名阿脩羅道者依立世阿毗曇論釋云阿脩羅者以不能忍善不能下意諮聽種種教化其心不動以憍慢故非善健兒又非天故名阿脩羅餘經亦云阿須倫今依新婆沙論云梵本正音名素洛素洛是天彼非天故名阿素洛復素洛名端正彼非端正名阿素洛又長阿含經云脩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故云不端正或名不飲酒此有二釋一由過去持不飲酒戒宿習餘力云不飲酒二由因好酒四天下採華布海釀酒不成變為醎水既不得酒則便今斷故云不飲酒神婆沙論云或說天趣由諂曲覆故無決定者或說鬼趣由有含脂故得與諸天交通故伽陀經云有鬼有畜有天正法念經亦云有鬼有畜或云劣天劣天者是毗摩質多者此云響高亦

云宂居謂大海水底出大音聲自唱云我是毗摩質多故云響高居在海宂故云宂居也

住處部第三　依正法念經云脩羅居在五處住一在地上衆相山中其力最劣二在須弥山北入海二万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羅睺統領無量阿脩羅衆三復過二万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勇健四復過二万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華鬘復過二万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毗摩質多此中出聲微於海外自云我是毗摩質多阿脩羅故云響高其毗摩之母依長阿含經云劫初成時昔有光音天入海洗身水精入身生一肉卵經八千歲乃生一女身若須弥千頭少一頭有千眼口別有千少一口別四牙牙上出火猶若霹靂有二十四脚有九百九十九手此女有時在海浮戲水精入身生一肉卵復經八千歲生毗摩質多有九頭頭有千眼口常水出手有千少一脚唯有八納香山乾闥婆女生舍脂羅睺舍脂羅睺者是帝釋取爲夫人羅睺阿脩羅亦云障日月是帝釋前軍先放日光射脩羅眼令不見天衆故彼以手障之由有勢力多共天諍又新婆沙論問諸阿素洛退住何處有説妙高山中有空曠處如羅竇器其中有城是彼所住問何故經説阿素洛云我所部村落住鹹海中而阿素洛王住彼山内有説大鹹海中於金輪上有大金臺高廣各五百踰繕那臺上有城是彼所住阿素洛王亦有四苑一名慶悅二名歡喜三名極喜四名可愛如三十三天有波利夜怛羅樹阿素洛王所居樹亦有別阿素洛其形云何荅其形上立問語言云何荅皆作聖語問何趣所攝有説是天趣有説鬼趣攝　又起世經云須弥山王東面去山過千由旬大海之下有鞞摩質多羅阿脩羅王國土住處縱廣八万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金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皆是七寶所成莊嚴校飾不可述盡大城之中別立宮殿名曰設摩婆帝宮城縱廣一万由旬七重城壁並七寶合成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園池華果衆鳥和鳴（不可具説如經）須弥山王南面過千由旬大海之下有踊躍阿脩羅王宮殿其處縱廣八万由旬須弥山王西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奢婆羅阿脩羅王宮殿其處縱廣八万由旬須弥山王北面過千由旬大海水下有羅睺羅阿脩羅王宮殿其處廣八万由旬（住處脩好其前如似）摩婆帝城王所住處有羅睺羅阿脩羅王聚會之所亦名七頭其處縱廣八万由旬皆琉欄楯各有七重七寶合成四面在近並有衆多諸小阿脩羅不可述盡（備如經説），

業因部第四　依業報差別經中具説十業得阿脩羅報一身行微惡二口行微惡三意行微惡四起於憍慢五起於我慢六起於增上慢七起於大慢八起於邪慢九起於慢慢十迴諸善根向阿脩羅趣若依正法念經廣説四種脩羅因不同並約餘經多由瞋慢及疑三種因業得彼生報又雜阿含經云阿脩羅前世時曾爲貧人居近河邊常度河將漸時河水深流復駛疾此人數爲水所漂殆死得出時有辟支佛詣舍乞食歡喜即施食訖空中飛去貧人見之因以發願願我後身長大一切深水無過勝者以是因緣得此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勝立大海中身過須弥手據山頂下觀忉利天、

眷屬部第五　依正法念經云第一羅睺阿脩羅王有四玉女從憶念生一名如影二名諸香三名妙林四名勝德即此四女一一皆有十二那由他侍女以爲眷屬恣皆圍繞阿脩羅王共相娛樂恣情受樂不可具説第二名勇健威勢次勝第三名花鬘威勢更勝第四名毗摩質多威勢眷屬倍數更不可稱計自餘臣妾左右僕使亦不可説即知貴賤懸殊不可一槩而論

衣食部第六　若依正法念經説脩羅衣食自然衣服純以七寶鮮潔同天所餐飲食隨念而生悉皆百味與天同等如大論説彼之衣食雖復勝人其若喫時是則不如人也謂彼凡所食時末後一口要變作青泥亦如龍王雖食百味末後一口要當變作蝦蟇是故經説不如人也

戰鬪部第七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受形大者莫過阿須倫王形廣長八万四千由延其口縱廣千由旬或欲觸犯日時倍復化身十六万由旬往日月前日月王見已各懷恐怖不寧本處以形可畏故日月王懼不復有光明然阿須倫不敢前捉日月何以故日月威德有大神力壽命極長顔色端正受樂無窮住壽一劫復是此閻浮生福祐令日月不爲阿須倫所見觸惱時阿須倫便懷愁憂即於彼沒　又長阿含經云阿脩羅大有威力而生念言此忉利天王及日月諸天行我頭上誓取日月以爲耳

瑙浙大瞋恚加欲挫之即命舍摩梨毗摩質多二阿脩羅王及諸大臣各辦兵仗往與天戰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遶須弥周圍七帀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弥切利天曰脩羅欲戰矣諸龍鬼神等各持兵從次交闘天若不如皆齊四天王宮歡然攻伐先白帝釋帝釋告上乃至他化自在天無數天衆及諸龍鬼前後圍繞帝釋命曰我軍若勝以五繫縛毗摩質多阿脩羅將還善法堂我欲觀之脩羅亦曰我衆若勝亦以五繫縛帝釋還七葉堂我欲觀之一時大戰兩不相傷但觸身體生於痛惱於是帝釋現身乃有千眼執金剛杵頭出煙火脩羅見之乃退敗即擒質多脩羅繫縛將還遙見帝釋便罵惡口帝釋答曰我欲共汝講說道義何須惡口壽天千歲少出多減惡心好闘而不破戒大修布施故然以前供佛故受此身（[illegible]）妙觀佛三昧經云此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此鬼食法唯噉淤泥及乘藕根其兒長大見於諸天婇女圍繞即白母言人皆伉儷我何獨無其母告曰香山有神名乾闥婆其神有女容姿美妙色踰白玉身諸毛孔出妙音聲甚適我意今爲汝娉適汝願不阿脩羅言善哉善哉願母往求尒時其母行詣香山告彼樂神我有一子威力自在於四天下而無等倫汝有今女可適吾子其女聞已願樂隨從時阿脩羅納彼女已未久之間即便懷孕經八千歲乃生一女其女顏容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姿媚八万四千左邊右邊各有八万四千前後亦尒阿脩羅見以爲殊異如月與星甚爲奇特憍尸迦聞求女爲妻脩羅聞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号曰悅意諸天見之歎未曾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髮皆生悅樂帝釋至歡喜園共諸婇女入池遊戲尒時悅意即生嫉妬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寵與諸婇女自共遊戲父聞此語心生瞋恚即興四兵往攻帝釋立大海水踞須弥山頂九百九十九手同時俱作撼善見城搖須弥山四大海水一時波動帝釋驚怖靡知所趣時宮有神白天王言莫大驚怖過去佛說般若波羅蜜王當誦持鬼兵自碎是時帝釋坐善法堂燒衆名香發大誓願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眞實不虛我持此法當成佛道令阿脩羅自然退散作是語時於虛空中有刀輪帝釋功德故自然而下當阿脩羅上時脩羅耳鼻手足一時盡落令大海水赤如蜂珠時阿脩羅即便驚怖遁走無處入藕絲孔中

感應緣（三則）　西國志云中印度在瞻波國西南山石洞中有脩羅窟有人因遊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見有脩羅宮殿處妙精華亦作類天宮園池林果不可述盡阿脩羅衆既見斯人亦來到此語云汝能久住以不答云欲還本處脩羅既見不住遂施一桃與食訖脩羅語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訖走出身遂增長形貌麁人頭纔出身大孔塞遂不出盡自尒已來年向數百唯有大頭如三碩甕人見共語具說此緣人懃語云我等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澤人奏國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議此非凡人力敵千人非鑿令出儻有不測之意誰能抗之因此依舊時人号爲大頭仙人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頭共語了了分明近有山內野火燒頭燋黑命猶不死西國志六十卷國家修撰奉　勅令諸學士盡圖集在中臺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訖尒見玄策具述此事又奘法師傳云馱那羯磔迦國偏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其寺有婆毗吠伽論師（[illegible]）於觀自在菩薩（[illegible]）絕粒而服水三年立志祈請待見弥勒菩薩於是觀自在乃爲現色身令在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呪三年神授方此巖石內有阿（[illegible]）素洛宮（[illegible]）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弥勒出我當相報文經三季呪芥子擊於石壁豁然洞開時有百千万衆觀覩驚歎論師跨門而三顧命衆人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是毒蛇窟惶而不入論師入已當即石門還合如壁　文玄奘法師云貞觀十三年奘在中印度摩伽陁國那蘭陁寺見一俗人說云有一人好色每承經言脩羅生男極醜生女端正聞彼山內有阿脩羅窟別有宮殿甚精殊好同天住妙其人思欲願見脩羅女共爲疋對常受持呪精勤三年三年將滿所祈遂願其人先是弟子親友臨去召弟子相伴同去弟子于時亦隨同行既呪有徵遂到宮門門首儅者極殷志誠求請門人令通夫人門人爲通具述來意脩羅女喜報守門人云來者幾人報云二人女報門人呪者來入同伴者且住門外門人來報誦呪者引入弟

子見引入已自身不覺已到自家舍南門立自佘已來更不知彼人消息弟子因此發心俗家修造願在伽藍供養三寶共人具向奘法師述此因緣

法苑珠林卷第五　杜五

燥烽（上于眼反下爲相反）蠕（而兗反）兕（徐姊反）醜（丈振反作酒也）脉（音麥）（徒河反）髻（判米反又普丈反又呼附也）撐（丈棒反）閒（苦本反）泒（反反）挂炸（徒沾反）渫轄䡎（上側八反也作）盞揸（下丨口户合反）唼（徒反敢達）（反）杼（直呂反又神與反）鷩（音除）狀（牛巾反相鹽也）大拉（盧合反）搃（丑作反）侏（朱音）儒（或侏丨也鄉）膜（音莫）䶑（天反）骨（烏烏反）偘（反吐刀反叱又音非）咤（叱嫁反）洮（吐刀反水名也）宕（音蕩）憮（昨鹽反又人音丨）俍（音餞）倰（乃定反）蚑（丈凡反）坑（音莊）儷（音麗）磔（陟格反）

大宋國平江府嘉定縣樂智鄉陶舍里寺講主比丘目下釋寶管界居住奉

佛弟子王頤同妻孫氏等

情旨謹發誠心抽捨淨財捐於宗貫佰拾貫文恭入

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坊命工刊造

大藏法苑珠林第五卷永遠流通　伏報所集

功德專用

上答四恩下資三有三世冤家四生債主負命欠財仇保執對未解脫者俱仗此緣同成種智仍乞追薦

先外祖陸二十承事　外祖妣陳氏總惠往生淨土者

嘉熙元年二月　日弟子王主　頤等謹題

幹緣僧 法藏 可曄 可聞 法來 法澄 法界 志圓 募緣

法苑珠林卷第六（六道之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杜六

鬼神部（此別十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住處部　列數部

業因部　身量部　壽命部　好醜部

苦樂部　貴賤部　合宅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鬼神之法特善妖邪冥密之中偏多罪疚或處幽巖乍依高隴絕澗深叢之裏荒郊野窮之中異種音聲特奇形勢怖動凡識恐怖愚情假使威光虛偽詐相或復鳥魚形質人面獸心或鼓樂絃歌鳴桴響鐸如斯之類悉皆懺悔雖是九州房廟萬國之靈姑蘇泰伯延陵季子禹川文命宮澤須王水府山精風師雨伯豐隆列缺迴祿陵侯或鴆竹爲龍飛兔代　形依高廟躰附重樓行雨去來分風上下晏及黃頭大將針髮鬼神緊利勒那槃茶羅剎三千眷屬五百徒黨悉爲懺悔復有極重之障稱爲餓鬼眼光似電咽孔如針不聞漿水之名永絕粇粮之味肢節一動火起動轉五百車聲今日善根並皆霑被當願飢渴之鬼飲食自然妖媚鬼神無復諂詔光榮佛法擁護世間衛像防經長申供養疏善記惡永得薰修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云何名鬼道者如立世論云鬼道名閉多爲閻摩羅王名閉多故共生與王同類故閉多復說此道與餘往還善惡相通故名閉多又新婆沙論問何故彼趣名閉戾多答施設論說如今時鬼世界王名琰摩如是劫初時有鬼世界王名糺多是故往彼生彼諸有情類皆名閉戾多即是糺多界中所有義從是以後皆立此名有說由造作增長增上慳貪身語意惡行往彼生故感飢渴業經百千歲不聞水名豈能得見況復得觸或有腹大如山咽如針孔雖遇飲食而不能受有說被驅役故名鬼恒爲諸天處處驅役常馳走故有希望故名鬼謂五趣中從他有情希望多者無過此故由此因緣故名鬼趣又鬼神者婆沙論中云鬼者畏也謂虛怯多畏故名爲鬼又希求名鬼謂彼餓鬼恒從他人希求飲食以活性命故名希求也

住處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餓鬼有二住處一正二邊第一正住者說之不定彼論說云此閻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餓鬼界彼閻羅王領其正處又善生優婆塞經亦同此說五百由旬之下有閻羅鬼王城周市四面七萬五百千由旬王領鬼衆於中止住又如五道苦經說此之餓鬼正住彼鐵圍兩山中間故說偈言

鐵圍兩山間　不覩日月光　餓鬼衆其中

償其宿罪故

第二邊住處者如婆沙論說亦不定有其二種一有威德二無威德有威德者住山谷或住空中或住海邊皆有宮殿果報過人彼無威德者或依不淨糞穢而住或依草木塚墓而止或依外廁故堀而居并無舍宅果報劣人又如論說四天下中悉有鬼住東西二方有威德無威德鬼於此方中唯有威德鬼住無有無威德鬼以其報勝故如北方乃至忉利天中亦有威德鬼神住處被諸天所驅使

故自上諸天更無住處故新翻婆沙論亦云四大天眾及三十三天中唯有大威德鬼與諸天眾守門防邏導從給使有說於此贍部洲西有五百渚兩行而住（依舊婆沙論云閻浮提西有五百鬼城於此五百自有兩別矣）於兩行渚中有五百城二百五十城有威德鬼住二百五十城無威德鬼住是故昔有轉論王名你弥告御者摩怛梨曰吾欲遊觀汝可引車從是道去令我見諸有情受善惡果時摩怛梨即如王教引車從於二渚中過時王見彼有威德鬼首冠華鬘身著天衣食甘美食猶如天子乘象馬車各各遊戲見無威德鬼頭髮蓬亂裸形無衣顏色枯悴以髮自覆執持瓦器而行乞匃見已深信善惡業果問鬼趣形狀云何答多分如人亦有傍者或面似猪或似種種餘惡禽獸如今壁上彩畫所作問語言云何答劫初成時皆作聖語後時隨處作種種言或有說者隨從何處命終生此即作彼形即作彼語評曰不應作是說若從無色界歿來生此趣可無形無言耶應作是說隨所生處言形亦尒

列數部第四

依正法念經云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行因不等受報各別

一鑊身鬼（由受人雇殺生受鑊湯煮炙或受人寄物拒不還故受斯報也）

二針口鬼（以財雇人令行殺戮故咽如針鋒滴水不容也）

三食吐鬼（夫勸婦施措言无積財惜捨故常食吐也）

四食糞鬼（由婦人誑夫自噉飲食惡婦夫故常食吐糞也）

五食食鬼（由暴人根食令其合死故受火燒身叫飢渴苦也）

六食氣鬼（多食美食不施妻兒常因飢渴唯得嗅氣）

七食法鬼（為求財利為人說法身常飢渴身因請眾僧為說法命得存立也）

八食水鬼（由酤酒加水以惑愚人不持齋戒常患燋渴也）

九希望鬼（由買賣詐價欺誑取物常患飢渴先亡祭祀而得食之也）

十食唾鬼（以不淨食誑出家人身常飢渴恒被其燒以求人唾為食不淨）

十一食鬘鬼（以前世時盜佛華鬘用自莊嚴若人遺事以鬘資祭因得鬘食也）

十二食血鬼（由殺生血食不施妻子受此鬼身以血塗祭方得食之也）

十三食肉鬼（由以眾生身肉臠秤之貴買賤誑同受此報多詐醜惡人惡見之祭祀雜肉方得食之）

十四食香鬼（由賣惡香多取酬直唯食香煙後受斯報）

十五疾行鬼（若有破戒而披法服誑惑取財言供病人竟不施與便自食之止受此報常食不淨自燒其身）

十六伺便鬼（由誑惑取財不修福業因受此報身毛火出食人氣力不淨以自有活）

十七黑闇鬼（由枉法求財繫人牢中目無所見户常哀號故受四闇處惡地遠萬腸刀割苦也）

十八大力鬼（由偷盜人物施諸惡友不施福田因受此報大力神通多被苦惱也）

十九熾然鬼（由破城抄掠殺害百姓因受此報嘷哭叫喚遍身火然後得為人常被劫奪也）

二十伺嬰兒便鬼（由殺嬰兒心生大怨因受此報常伺人便能害孩兒也）

二十一欲色鬼（由好嬉得財不施福田因受此報遊行人間與人交會妄為妖媚以求活命也）

二十二海渚鬼（由行曠野見病苦人欺人惱取財物生海渚中受寒熱苦十能過人也）

二十三閻羅王執杖鬼（由前世時親近國王大臣專行暴惡因受此報為王給使作執杖鬼）

二十四食小兒鬼（由說呪術誑惑取人財物殺害猪羊死墮地獄後受此報常食小兒）

二十五食精氣鬼（由詐為親友我為汝護令它勇力沒陣而死竟不救護故受斯報也）

二十六羅剎鬼（由殺生命以為大會故受此飢火所燒報）

二十七燒食鬼（由慳嫉之心者盜僧食先墮地獄從地獄出受火燒身鬼）

二十八不淨巷陌鬼（由以不淨食與梵行之人因此受報常食不淨也）

二十九食風鬼（由見出家人來乞許而不施因受此報常患飢渴如地獄苦也）

三十食炭鬼（由主刑獄禁其飲食因此受報常食火炭也）

三十一食毒鬼（由以毒食令人喪命因墮地獄後出為鬼常飢恒食毒火燒其身也）

三十二曠野鬼（由曠野中[illegible]池水令行人渴乏故受此報[illegible]）

三十三塚間食灰土鬼（由盜佛華賣已活命故受此報常食[illegible]灰土）

三十四樹下住鬼（由見[illegible]種樹[illegible]故受此報居樹中常受寒熱也）

三十五交道鬼（由盜行人資糧[illegible]常於交道以祭祀食自活也）

三十六魔羅身鬼（由行邪道不信正法[illegible]）

依順正理論云鬼有三種謂無少多無財復有三炬鍼臭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焰熾然無絕身如被燒多羅樹形此受極慳所招苦果鍼口鬼者此鬼腹大量如山谷口如鍼孔雖見種種上妙飲食不能受用飢渴難忍臭口鬼者此鬼口中恒出極惡腐爛臭氣過於糞穢沸溢廁門惡氣自薰恒空嘔逆設遇飲食亦不能受飢渴所惱狂叫亂奔少財亦有三謂鍼毛臭毛癭鍼毛鬼者此鬼身毛堅剛銛利不可附近內鎖自躰外射多身如鹿中毒箭怖狂走時若逢不淨少濟飢渴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燋爛肌骨蒸熏腸腹衝喉變歐荼毒難忍攫躰拔毛傷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逢不淨少濟飢渴言癭鬼者謂此鬼咽惡業力故生於大癭加大癰腫

熱怖酸疼更相剗磔臭膿涌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飢多財亦有三謂希祠希棄大勢希祠鬼者此鬼恒時往祠祀中饗受他祭生處法尒時歷異方如鳥凌空往還無礙由先勝解作是希望我若命終諸子孫等必當祠我資具飲食由勝解力生此鬼中乘宿善因感此祠祀或有先世性愛親知為欲皆令豐足資具以不如法積集珍財慳悋居心不能布施乘斯惡業生此鬼中住本舍邊便穢等處親知追念為請沙門梵志孤窮供施崇福彼鬼見已於自親知及財物中生已有想又自明見慳果現前於所施田心生淨信相續生長捨相應心由此便成順現法受乘斯力故得資具豐饒希棄鬼者此鬼欲恒收他所棄吐殘食等用充所食亦得豐饒謂彼宿生慳過失故有飲食處見穢或空樂見穢空樂淨見穢亦由現福如其所應各得豐饒飲食資具生處法尒所受不同不可推徵詰到所以如地獄趣異熟生色斷已還續餘趣則無於人趣中有勝念智修梵行等餘趣中無如天中隨欲眾具皆現如斯等事生處法然不可於中求其究竟大勢鬼者大同前婆沙論說又瑜伽論云鬼趣有三一者外障鬼謂彼有情由習上慳生鬼趣中常與飢渴相應皮肉枯槁猶如火炭頭髮蓬亂脣口乾焦常以其舌舐略口面飢渴慞惶處處馳走所到泉池為諸有情手執刀杖護不令趣或變成膿血自不欲飲是名外障鬼二者內障鬼謂彼有情口如針炬其腹寬大縱得飲食自不能食是名內障鬼謂有餓鬼名猛焰鬘隨所飲噉皆被燒然由此因緣飢渴大苦是名無障鬼若失善名利物感報恬愉惡是損他招果摧折但善類登山理為難上惡如崩墜實可易行是以天宮閑曠來儀蓋寡地獄寵樊往人爭湊也

業因部第五

如智度論說惡有三品但造下品之惡即生餓鬼趣中依如十地論亦同此說於十惡業隨造何業一一先生三塗後得人身若依正法念經說若起貪嫉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恒常飢渴受大苦惱唯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是故常困飢渴也依業報差別經說具造十業生餓鬼中一身行輕惡二口行輕惡三意行輕惡四慳澀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妬七起於邪見八愛著資生即便命終九因飢而亡十枯渴而死以是業生餓鬼中　又分別功德論云有諸沙門行諸禪觀或在塚間或在樹下時在塚間觀於死屍夜見飢鬼打一死屍沙門問曰何以打此死屍耶答曰此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以不打汝心打此死屍當復何益也於須臾頃復有一天以天文陀羅花散一臭屍沙門問曰何為散花此臭屍耶答曰由我此屍得生天上此屍即是我之善友故來散花報往昔恩道人答曰何以不散花汝心中乃散臭屍夫為善惡之本皆心所為乃捨本求末耶

身量部第六

如五道經說餓鬼形量極大者長一由旬頭如太山咽內如針頭髮蓬亂形容麤瘦拄杖而行如是者極眾最小者如有知小兒或言三寸中間形量依經具說不可備錄

壽命部第七

如觀佛三昧經說其有餓鬼極長壽者八萬四千歲短則不定依成實論極長壽者七萬歲短亦不定若依優婆塞經說極長壽者一萬五千歲如人間五十年為餓鬼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即彼鬼壽一萬五千歲（計此人間日月歲數[illegible]一十七百万歲也）若依正法念經說有鬼壽命五百歲如人間十年為餓鬼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壽五百歲（計此人間日月歲數一百八十万歲也）

好醜部第八

如婆沙論云鬼中好者如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諸天無異又一切五岳四瀆山海諸神悉多端正名為好也第二醜者謂無威德鬼形容鄙惡不可具說頭如餓狗之腔頭若飛蓬之亂咽同細小之針腳如朽槁之木口常埀涎鼻恒流涕耳內生膿眼中出血諸如是等名為大醜

苦樂部第九

如婆沙論說鬼中苦者即彼無威德鬼恒常飢渴累年不聞漿水之名豈得逢斯甘饍設值大河欲飲即變為炬火縱得入口即腹爛燋然如斯之類豈不苦哉第二鬼中樂者即彼有威德中富足豐美衣食自然身服天衣口餐天供形常優縱策乘輕馳任情遊戲共天何殊如斯之類豈不樂哉問曰既有斯樂便勝於人何故經說人鬼殊趣答曰經說鬼神不如人道略述二意一受報分顯不及於人為彼鬼神晝伏夜遊故不及於人二處怯多畏不及於人雖有威德以報界劣常畏於人縱晝夜值人恒避路私隱問曰既劣於人何得威德報同天答然由前身大行檀故得受威報由前身諂曲不實故

受斯鬼道也

貴賤部第十

如婆沙論云有威德者即名爲貴無威德者即名爲賤又爲鬼王者即名爲貴受駈使者即名爲賤貧富如何答有威德者多饒衣食僕使自在即名爲富身常區區恒被敦役麁食不開弊服難值如斯之類即名爲貧也

舍宅部第十一

如婆沙論說有威德者便有宮宅七寶莊嚴一切山河諸神悉有舍宅依之而住無威德者如浮遊浪鬼飢渴之徒悉無舍宅權依塚墓暫止叢林草木巖穴是其處所　故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別宿失伴慞惶飢渴所逼遥見一城謂爲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燋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尒時餓鬼聞億耳爲渴所逼自行求水悕望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万歲中　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支節皆火然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慞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棰撻　棰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慧施人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妖妬　不曾施一人　漿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今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感應緣（略引六驗）

宋司馬文宣　宋王胡　宋李旦
唐睦仁蒨　臨川諸山鬼怪　雜明俗中鬼神

宋司馬文宣河内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難弟喪月望旦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咤諷求飲食文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沉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旦靈床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惟故詣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積日乃去頃之母靈床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息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末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時京師傳相報告往來觀者門巷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味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欵曲鬼云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病所應鎮实者不忓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猜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後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與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等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隣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迹而不覩其形唯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閙若村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即頓卧床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群山備覩鬼怪末至嵩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餅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既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虜所敬虜主事爲師胡既奉此誡於其寺中遂見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衆中胡大驚與叙乖闊問何時來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

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叙説往
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惟即追求二僧不知所
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
來遊江南具説如此也　宋李旦字世則廣
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
月十四日暴病心下不冷七日而蘇唅以飲
粥宿昔往常云有一人持信幡來至床頭稱
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北向行道甚平淨既
至城閤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旦
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
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机左右侍衛可有
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
也旦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
中見群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
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因
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
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四寄語報家道生時犯
罪使爲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
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
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
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錄本法道民諫制故
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　宋尚書僕射
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京至都夕
暴亡乃霑語著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
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
駐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
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云（右三人出冥報記也）
唐眭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
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
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

衣冠甚瞻乘好馬從五千餘騎視仁蒨而
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
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
與君交遊蒨即拜之問公何人耶荅曰吾是
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西晉時爲別駕今任
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荅曰
黃河已北揔爲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
磧是也其王即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揔
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
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
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命
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
命其從騎常掌事以是贈之遣隨蒨行有事
令先報之即介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
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須有所問無不先知
時大業初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
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書蒨以此事
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
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
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飢渴若得人食便得一
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
從君請一餐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爲具饌備
設珍羞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
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
見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
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
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
物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
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
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

食畢令其從騎吏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
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眭生煩郎君供給郎
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
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起
月餘日蒨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
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消息
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
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
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蒨問請將案出
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
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眭
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
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今擇人吾已啓公公許
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
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延時耶今文書
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蒨憂
懼病逾篤景謂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
自往太山於府陳訴則可以免蒨問何因見
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
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蒨以告
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蒨曰文書
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
消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
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蒨情不信佛意尚疑
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
荅曰皆實蒨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
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耶景
曰君縣內幾戶蒨曰万餘戶又曰獄囚幾人
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戶之內有五品
官幾人蒨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蒨曰

數十人荣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無一人如君縣内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數人如君縣内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万亦數十如君獄内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内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蒨曰鬼有死乎曰然蒨曰死入何道荅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後之事蒨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不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因如大州郡每斷人間事道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益也蒨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字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蒨寫書門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尒殷勤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常如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與家兄太府卿及治書侍御史馬周給事中韋琨及臨對坐文本自語人云尒（右驗出冥報記）臨川問諸山縣有妖魅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人其所著者如蹄頭腫大毒有雌雄雄急雌緩急者不過半日緩者不

延經宿其有旁人常以救之救之小兒則死俗名曰刀勞鬼　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於世者也老子曰昔者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立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方太陰之中怳物存焉（右二驗出搜神記也）

韓詩外傳曰死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禮記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依崔鴻國春秋前涼錄曰張傾安定馬氏人初傾之殺趙儉儉有恨言恨言是月光見白狗拔刷斫之傾委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乃暴卒

依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屋三百戶而共所石傍題曰鬼門門晝日不閉至暮則有人語有火青色（右此四驗出其御覽）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尋復問之卿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荅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大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身重耳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荅言唯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

水定伯令鬼先度聽之了無聲音定伯自度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聲定伯曰新死不習度水故尒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爲並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石崇言定伯賣鬼得千五百文（右此一驗出列異傳）

趙泰傳曰泰曾死而絕有使二人扶而從西入趣宮治合有三重黑門周帀數千里高梁瓦屋是日亦有同死者男女五六千人皆在門外有吏著帛單衣持筆疏人姓名男女左右別記謂曰莫動當將汝入呈太山府君名簿在第二十須臾便至府君西向坐遣有持刀直衛左右主者案名一一呼入至府君所依罪輕重斷之入獄案抱朴子曰案九非記及青靈經並云人物之死似有鬼也

魏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避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死行人及守廟者無不必見（右此二驗出幽明錄）

畜生部（此有十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住處部　身量部　壽命部　業因部

受報部　修福部　苦樂部　好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畜生癡報所感種類既多脩蓼非一鼻其纖質生此惡途損罷慈明唯多貪恚所以蜂蠆毒虵蝮懷瞋鴿雀嗜婬豺狼騁暴或復被毛戴角抱翠銜珠嘴巨鋒芒爪牙長利或復聰物往還受人驅策犬勤夜吠雞覺曉鳴牛弊田農馬勞行陣肌肉於是消耗皮骨爲之零落或潛藏草澤遂被且羅窟伏陂池橫遭罾網如是畜生悉皆

懺悔乃至鷗鵰大質螻蟻細軀偃鼠飲河鷦鷯巢木水生陸產羽族毛群錦質紫鱗丹鰓頳尾如此之流悉皆代為懺悔當令信根清淨捨此惡形慧命莊嚴復茲天報無復驅馳之苦永離屠割之悲縱意逍遙隨心放蕩飲啄自在鳴噭無為出彼龍樊免乎繫縛也

會名部第二

畜生者如婆沙論中釋生謂衆生畜謂畜養謂彼橫行稟性愚癡不能自立為他畜養故名畜生問曰若以畜養名畜生者如諸龍水陸空行豈可為人所養名為畜生耶答曰養者義寬具滿人間及以六天不養者處狹唯在人中山野澤內又古昔諸龍亦為人養具在文史今從畜養偏多故名畜生又立世論云畜生梵名底（都履反）栗車由因諂曲業故於中受生故復說此道衆生多覆身行故說名底栗車　依新婆沙論名為傍生故問云何傍生趣答其形傍故行亦傍以行傍故形亦傍是故名傍生有說彼諸有情由造作增上愚癡身語意惡行往彼生彼闇鈍故名傍生謂此遍於五趣皆有如捺落迦中有無足者如娘矩吒虫等有二足者如鐵嘴鳥等有四足者如黑駮狗等有多足者如百足等於鬼趣中有無足者如毒蛇等有二足者如烏鶏等有四足者如狐狸象馬等有多足者如六足百足等於人趣三洲中有無足者如一切腹行虫有二足者如鴻鴈等有四足者如象馬等有多足者如百足等於拘盧洲中有二足者如鴻鴈等有四足者如象馬等無有無足及多足者彼是受無惱害業果處故四天王衆天及三十三天中有二足者如妙色鳥等有四足者如象馬等餘無者如前釋上四天中唯有二足者如妙色鳥等餘皆無者空居天處轉勝妙故問彼處若無象馬等者如何為乘亦聞彼天乘象馬等云何言無答由彼諸天福業力故作非情數象馬等形而為御乘自娛樂也

依樓炭經說畜生不同大約有其三種一魚二鳥三獸於此三中一一無量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二千四百種於彼經中但列總數不別列名正法念經種數不同有四十億亦不列名

住處部第三

如新婆沙論問傍生本住何處答本所住處在大海中後時流轉遍在諸趣問其形云何答多分傍側亦有竪者如緊捺落畢舍遮瞿盧索迦等問語言云何答劫初成時皆作聖語後以飲食時分有情不平等故語漸增上故便有種種語乃至有不能言者　又舊婆沙論說畜生住處乃有邊正之別第一正住者或說在鐵圍兩界之間冥闇之中或在大海之內或在洲渚之上第二邊住者謂在五趣之中如地獄中或有無足畜生如彼蛇等或有二足者如彼烏鵲等或有四足者如彼狗等（此中或有實報或有化者不定）於鬼趣中亦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畜生謂彼有威德鬼中亦有象馬駝驢等無威德鬼中唯有狗等脩羅趣中（一同見中間說）於天趣中唯有二足四足畜生更無餘種（然欲色二界諸天有具不具報此畜生者一如前文小說）

身量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第一大鳥不過金翅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高下亦介若其飛時從一須弥至一須弥終不中止廣如經說第二獸者不過於龍如阿含經說難陀跋難陀二龍其形最大繞須弥山七帀頭猶山頂尾在海中第三魚身若不過摩竭大魚如四分作說摩竭大魚身長或三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極大者長七百由旬故阿含經云眼如日月鼻如大山口如赤谷皆依俗書莊周說云有大鵬其形極大大鵬之背不知幾千里將欲飛時擊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去地九万方乃得逝要從北溟至於南溟一飛六月終不中息（此溟內海）（小金翅鳥俗情不別謂言別有大鵬之鳥）俗書復說水獸大者不過巨鼇之龜其形最大首冠蓬萊海中遊戲亦不說其高下長短也（此龜未聞小小之方考用不可校其段也）莊周說小鳥之微不過於鷦鷯之鳥蚊子鬚上養子有卵鬚上乎孔且卵不落（且赤未逮內典）（象生交作且小者形如咸塵凡眼不觀故內律云佛令比丘觀水而飲舍利弗乃爰過而渣猶有細虫用此七日不飲水身形皆恢佛知其故問波云何頭傾答佛言佛令波水而殿弟子微多急糜以夭眼觀虫紛尚而遐如器中衆水沙以漬步命不收飲水故身頭頃）（佛告舍利弗若以天眼觀一切人民無有活者自今已後但許肉眼看水者可其內無虫即得開鉛故知衆生疲報處處皆遮小者皇同時鵝之貴大也）

壽命部第五

如毗曇說云畜生道中壽極長者不過一劫如持地龍王及伊羅鉢龍等壽極短者不過蜉蝣之虫朝生夕死不盈一日中間長短不可具述如智度論說佛令舍利弗觀鴿過未前後各八万劫猶不捨鴿身故知畜生壽報長遠非凡所測也

業因部第六

依業報差別經中說具造十業得畜生報一身行惡二口行惡三意行惡四從貪煩惱起諸惡業五從瞋煩惱起諸惡業六從癡煩惱起諸惡業七毀罵衆生八惱害衆生九施不

淨物十行於邪婬若依正法念經說畜生種類各各差別業因得報亦各不同備如經說不可具述若依地持具造十惡一一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猶有習報（具其什嵒中此）

受報部第七

依賢愚經云介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衆賈（賈音古）頓息伺人不看狗便盜肉衆人瞋打而折其脚棄野而去時舍利弗天眼見狗飢餓困篤垂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得已持出飛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活命歡喜即為狗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後舍利弗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言尊者獨行無沙弥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弥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孤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後至七歲以其兒付令使出家便受其兒將至祇桓聽為沙弥漸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功德悉備均提沙弥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本造何行遭聖獲果觀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尚恩今得人身并獲道果欣心內發而自念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須求作沙弥不受大戒佛告阿難由過去世迦葉佛時均提出家少年聲好善巧讃唄人所樂聽有一老僧音聲濁鈍不能經唄已得羅漢功德皆具年少比丘自恃好聲見而訶之聲如狗吠時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我得羅漢僧式悉具年少聞說心驚毛竪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過欲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解脫又智度論云愚癡多故受蚯蚓蜣蜋螻蟻鵂鶹角鵄之屬諸騃虫鳥龍樹菩薩或云婬欲情欲受鶩身或云愚癡多故亦受鶩身問此二鶩為同為異答謂習欲生者是水鳥鳧鴨之流習癡生者是陸鳥鷄梟之類者或晝見夜亦見由欲生故恒多逐飛並汎鳥之類者或夜見晝不見由癡生故恒多夜遊伺鼠鵄亦二種習欲生者是老鵄則晝見夜不見習欲癡生者是角鵄則夜見晝不見又長阿含及增一經云金翅鳥有四種一卵生二胎生三濕生四化生皆先大布施由心高凌虐苦惱衆生心多瞋慢生此鳥中有如意寶珠以為瓔珞變化万端無事不辦身高四十里衣廣八十里長四十里重二兩半食齋龜虫鼈以為段食（涅槃經三吃食能消一切魚金銀等宝唯除金剛也）洗浴衣服為細滑食亦有婚姻兩身相觸以成陰陽壽命一劫或有滅者大海北岸一樹名究羅睒摩高百由旬蔭五十由旬樹東有卵生龍宮卵生金翅鳥宮樹南有胎生龍宮胎生金翅鳥宮樹西有濕生龍宮濕生金翅鳥宮樹北有化生龍宮化生金翅鳥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並飾如上若卵生金翅鳥飛下海中以翅搏水水即兩披深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隨意而食之（華嚴經云此鳥食龍所扇之風風若入人眼人眼失明故不來眼恐損人眼心）人胎濕化等亦復如是（涅槃經云）（唯不前食受三歸者）有化龍子於六齋日受齋八禁時金翅鳥欲取食之銜上須弥山北大鐵樹上高十六万里求覓其尾了不可得鳥聞亦受五戒又觀佛三昧經云金翅鳥王名曰正音於衆羽族快樂自在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於四天下更食日日數亦如上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死相既現諸龍吐毒不能得食飢逼慞惶求不得安至金剛山從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上金剛如是七返然後命終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降大雨滴如車軸鳥肉消盡唯餘心存心又直下七返如前住金剛山難陀龍王取為明珠轉輪聖王得為如意珠若人念佛心亦如是又樓炭長阿含經等云龍壞有四皆先多瞋恚心曲不端大行布施今受此形由施福故以七寶為宮（宮之所在如處舘如鳥中巢也）身高四十里衣長四十里廣八十里重二兩半神力自在百味飲食最後一口變為蝦蟇若自化為發於道心乞施皂衣能使諸龍者與供養諸沙不雨身及雛衆患（[illegible]）食[illegible]魚鱉以為段食洗浴衣服為細滑食亦有婚姻身相觸以成陰陽壽命一劫或有滅者得免金翅鳥食唯有十六王一娑竭二難陀三跋難陀四伊那婆羅五提頭賴吒六善見七阿盧八伽句羅九伽毗羅十阿波羅十一伽㝹十二瞿伽㝹十三阿耨達十四善住十五憂睒伽波頭十六得叉迦　又樓炭華嚴經云娑竭龍王住須弥山北大海底宮宅縱廣八万由旬七寶所成墻壁七重欄楯羅網嚴飾其上園林浴池衆鳥和鳴金壁銀門門高二千四百里廣二千二百里彩畫裝好常有五百鬼神之所守護能隨心降雨群龍所不及住淵涌流入洲青琉璃色又海龍王經云龍王白佛言我從劫初正住大海從拘樓秦

佛時太海之中妻子甚少今者海龍眷屬繁多佛告龍王其於佛法出家違戒犯行不捨直見不墮地獄如斯之類壽終已後皆生龍中佛告龍王拘樓秦佛時九十八億居家出家違其禁戒皆生龍中拘那含牟尼佛時八十億居家出家毀戒恣心壽終之後皆生龍中迦葉佛時六十四億居家出家犯戒皆生龍中於我世中九百九十億居家鬪諍誹謗經戒死生龍中今已有出者以是之故在大海中諸龍妻子眷屬不可稱計泥洹後多有惡優婆塞違失禁戒當生龍中或墮地獄

又僧護經云尒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受此龍身牙甲鱗角　畏臭穢難近以畜生道障出家法不能得免金翅鳥王之所食噉龍性多瞋有五法不能隱身一生時二死時三婬時四瞋時五睡時復有四毒不能如法一以聲毒故不能如法若出聲者聞則害人二以見毒故不能如法若見身者必能害人三以氣毒故不能如法若彼氣噓必能害人四以觸毒故不能如法若觸身者必能害人

修福部第八

如菩薩處胎經云佛告智積菩薩吾昔一時無央數劫爲金翅鳥王七寶宮殿後園浴池皆七寶成心得自在如轉輪王乃能入海求龍爲食時彼海中有化生龍子於其齋日奉持八禁時金翅鳥王身長八千由旬左右兩翅各長四千由旬以翅斫海取龍水未合頃叓飛銜龍出鳥欲食龍時先從尾而呑到須弥山北有大鐵樹高下六万里銜龍至彼欲得食噉求龍尾不知處以經日夜明日龍始

出尾語金翅鳥化生龍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齋法者汝即灰滅時金翅鳥聞悔過自責佛之威神甚深難量我有宮殿去此不遠共我至彼以相娛樂龍即隨鳥至宮觀看令此眷屬不閑如來八關齋法唯願指授禁戒威儀若壽終後得生人中尒時龍子具以禁戒法便識誦之即於鳥宮而說頌曰

我是龍王子　修道七万劫　以針刺樹葉
犯戒作龍身　我宮在海內　亦以七寶成
摩尼頗梨珠　明月珠金銀　可隨我到彼
觀看修佛事　復益善根本　慈潤悉周遍

尒時鳥聞龍子所說受八關齋法口自發言從今以後盡形壽不殺生如諸佛教金翅鳥眷屬受三自歸已即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法深藏別有七寶函蒲中佛經見諸供養猶如天上龍子語鳥我受龍身劫壽未盡未曾殺生嬈觸水性時龍子龍女心開意解壽終之後皆當得生阿弥陀佛國

苦樂部第九

如經說云如有福龍依報快樂具足妻妾伎女衣服飲食象馬七珍無不備有伎樂自在過逾於人乃至六欲天中亦有鳥獸自在受樂亦有薄福諸龍日別熱沙博身爲諸小虫之所唼食又如人間畜生驅策鞭打擔輕負重馳騁走使不得自在乃至水陸空行之少水草共相殘害又復鐵圍山間兩界畜生恒居瞑冥受苦無間無暫時樂如是諸苦不可具陳

好醜部第十

如經說云如龍驎鳳孔雀鸚鵡山鷄畫雉爲人所貴情希愛樂如猕猴犲狼虎虵蚖蝮胑鳥梟鵄等人所惡見不

吾聞亦如此好醜陳列難盡貴賤可知不可具述

感應緣（略引其七）

黃初有魅怪　蜀山有猳国怪
越山有鳥怪　季桓子井有羊怪
晉懷瑤家地有犬怪　高辛氏時有狗怪
西国行記人畜交孕怪

魏黃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梁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把捉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便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爲伴甚佳欣喜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懼怖耶對曰其身如兔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見於道得之宿昔乃甦說狀如是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猨伺道行婦女有長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傍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婦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

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急上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廿六）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蟹就人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李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蛀蚑蝄蜽水中之怪是龍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為遊光金精為清明也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瑶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瑶家積年無他禍福也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毋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万畢曰千歲羊肝化為地宰蟾蜍得苽卒時為鶉此皆因氣作以相

成而惑也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虫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籬覆之以盤俄尒頂虫乃化為犬其又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盛強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贈金千斤封邑万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為之柰何群目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為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霸者重信不可以子女微軀而負明約於天下（廿六）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大八）令少女隨盤瓠盤瓠將女上南山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迹於是女解去上衣為僕豎之紛著獨物之又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為次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栽制着用經後毋歸以語王王遣追之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褳言語侏離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有詔賜以名山廣澤号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賜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游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每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右大件出比神記也）奘法師西國記云僧伽羅國（郼作印度之回踏次冊出）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栖止

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輿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毋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毋乃（廿六）是人既非族類如何（大九）配偶毋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毋下趣人里毋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父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尒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毋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妻兒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鉾群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万計掩捕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僻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害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子聞王之令乃謂毋曰飢寒已久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毋言不可若是彼獸雖是畜也猶是汝父豈以艱辛而興逆害父子曰人畜異類礼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異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万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剚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

人哉悲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非陳始末倫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究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珎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後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連都築邑據有壃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依起世經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又屈支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取彼池水龍變為人與諸婦人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人少長俱戮略無遺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右（此出奘法師傳）述曰數見愚俗邪說之人云貴賤不同人畜殊別何有人作畜生畜生作人佛說虛誑恐不依實若汝所怨不信佛言者何故前列俗典書史具述目驗所親豈亦不信如行恩含忍即同楚子蛭痾疾皆愈宋公不擇

奴星夕退若也行惡如漢鴟趙王如意若狗成肉脊股彭生立豕為祟此事尚然況復得因善惡業報非沉珠越界劫受殃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　壬未　杜六

犳（過吉）絓（胡卦切）摳（烏后切）劇（几卯切）孱（士孔切）蓿（思句切）鴆（尺之切）猳（古牙切）邑（四音）骭（古本切）顙（居按切）黿（徒郎切）

法苑珠林卷第七（六道之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杜七

地獄部（此別八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受報部　時量部

典主部　王都部　業因部　誡勗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地獄幽酸特為痛切刀林聳日劍嶺參天沸鑊騰波炎爐起焰鐵城晝掩銅柱夜然如此之中罪人遍滿周慞困苦悲號叫喚牛頭惡眼獄卒凶牙長叉拄肋肝心碓擣猛火遍身肌膚淨盡或復存頭捧腳煮魄烹魂裂腦抽腸屠身膾肉如斯之苦何可言念於是沉淬鑊湯之裏偃仰鑪炭之中肉盡戈劍之端骨碎枯形之側鐵床之上詎可安眠銅柱之間何容久附眼中帶火啼淚不垂口裏含煙叫聲難出如此之處猶為輕者所以寒冰之內熾逍溫風炭火之中若蒙涼氣便為欲樂即復欣然朊在阿鼻烹形始奇酸楚鐵嘴縱廣八萬由旬爆聲震響煙蓬勃如魚在鐵脂血燋然間無暫樂觸緣皆苦動轉不得經歷甚遠東西交過上下通徹此間劫燒從寄他方他方劫盡還歸此處如是展轉經無量劫願令修福悉皆懺悔當願鑊湯清淨變作華池鑪炭氣化成香蓋危昂劍樹即是瓊林崢嶸刀山亦如寶嶺銅柱變色永堅法幢鐵網改形方開淨土牛頭擲刃更受三歸獄卒棄鞭還持五戒怨家和解寧有恭忿之容債主歡喜人無含恨之色云頭失首之客藉此完全粉骨糜筋之士因斯平復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云何名地獄耶答曰依立世阿毗曇論云泥犁耶以無戲樂故又無喜樂故又無行出故又無福德故又因不除離惡業故故於中生復說此道於欲界中最為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說地獄名泥犁耶如婆沙論中名不自在謂彼罪人為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獄亦名不可愛樂故名地獄又地者底也謂下底萬物之中地最在下故名為底也獄者局也謂拘局不得自在故名地獄又名泥犁者梵音此名無有謂彼獄中無有義利故名無有也

問曰地獄多種或在地下或處地上或居虛空何故並名地獄答曰舊翻地獄名狹處局不攝地空今依新翻經論梵本正音名那落迦或云捺落迦此總攝人處苦盡故名捺落迦故新婆沙論云問何故彼趣名捺落迦答彼諸有情無悅無愛無味無利無喜樂故名那落迦或有說者由彼先時造作增長增上暴惡身語意惡行往彼令彼相續故名捺落迦有說彼趣以顛墜故名捺落迦如頌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有說捺落名人迦名為惡惡人生彼處故名捺落迦問何故最下大者名無間耶答彼處恒受苦受無喜樂間故名無間問餘地獄中豈有歌舞飲食受喜樂具然故不名無間耶答餘地獄中雖無異熟喜樂而有等流喜樂如於施設論說等活地獄中有時涼風所吹血肉還生有時出聲唱言等活彼諸有情欻然還活准於如是血肉生時及還活時暫生喜樂間苦受故不名無間也

受報部第三

如新婆沙論云問曰地獄在何處答曰多分在此贍部洲下云何安立有說從此洲下四萬踰繕那至無間地獄底無間地獄縱廣高下各二萬踰繕那次上一萬九千踰繕那中安立餘七地獄謂次上有極熱地獄次上有熱地獄次上有大嘷叫地獄次上有嘷叫地獄次上有衆合地獄次上有黑繩地獄次上有等活地獄此地獄一一縱廣萬踰繕那次上餘有一千踰繕那五百踰繕那是白墡五百踰繕那是泥有說從此泥下有無間地獄在於中央餘七地獄周迴圍繞如今聚落圍繞大城問曰若尒施設論說當云何通如說贍部洲周圍六千踰繕那三踰繕那半一一地獄其量廣大云何於此洲下得相容受答曰此贍部洲上尖下闊猶如穀聚故得容受由此經中說四大海漸入漸深又一一大地獄有十六增謂各有四門一一門外各有四增一煻煨增謂此增內煻煨沒膝二屍糞增謂此增內屍糞泥滿三鋒刃增謂此增內復有三種一刀刃路謂於此中仰布刀刃以為道路二劍葉林謂此林上純以銛利劍刃為葉三鐵刺林謂此林上有利鐵刺長十六指刀刃路等三種雖殊而鐵林同故一增攝四烈河增謂此增內有熱醎水并本地獄以為十七如是八大地獄并諸眷屬便有一百三十六所是故經說有一百三十六捺落迦故長阿含經云大地獄其數總八其八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周繞如四天下外有八萬天下而圍繞八萬天下外復有大海海外復有大金剛山山外復有山亦名金剛（樓炭經云大鐵圍山）二山中間日月神天威光並不照八大地獄者一想二黑繩三堆壓四叫喚五大叫喚六燒炙七大燒炙八無間（樓炭及餘經名有不同者皆翻有訛正大京並同也）

第一想地獄十六者其中衆生手生鐵爪遞相瞋忿以爪相爴應手肉墮想以為死故名其想復次其中衆生懷害想手執刀劍遞相斫刺剝割身碎在地想謂為死冷風來吹尋復活起彼自想言我今已活久受罪已出想地獄悖惶求救不覺忽到黑沙地獄熱風暴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燒皮徹骨身中焰起迴旋周還身燒燋爛其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黑沙地獄到沸屎地獄有沸屎鐵丸自然滿前驅迫罪人使把鐵丸燒其身手復使撮著口中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燋爛有鐵嘴蟲唼肉達髓苦毒無量受罪未畢復不肯死久受苦已出沸屎獄到鐵釘地獄獄卒撲之偃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釘釘手足周遍身體盡五百釘苦毒號吟猶不復死久受苦已出鐵釘地獄到飢餓地獄即撲熱鐵上銷銅灌口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燋爛餘罪未盡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飢地獄到渴地獄即撲熱鐵上以熱鐵丸著其口中燒其脣舌通徹下過無不燋爛苦毒啼哭久受苦已出渴地獄到一銅鍑地獄獄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鍑中隨湯涌沸上下迴旋身壞爛熟萬苦並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一銅鍑至多銅鍑地獄捉罪人足倒投鑊中

隨湯涌沸上下迴旋舉身壞爛以鐵鈎取置餘鑊中悲叫苦毒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多銅鍑獄至石磨地獄捉彼罪人撲熱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熱石壓其身上迴轉揩磨骨肉糜碎苦毒切痛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石磨獄至膿血地獄膿血沸涌罪人於中東西馳走湯其身體頭面爛壞又取膿血食之涌徹下過苦毒難忍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膿血獄至量火地獄有大火聚其火焰熾驅迫罪人手把熱鐵斗以量火聚遍燒身體苦熱毒痛呻吟號哭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量火獄到灰河地獄縱廣深淺各五百由旬灰湯涌沸惡氣燒烤迴波相搏聲響可畏從底至上鐵刺縱橫其河岸上有劍樹林枝葉華實皆是刀劍罪人入河隨波上下迴覆沉沒鐵刺刺身內外通徹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乃出灰河至彼岸上到劍樹林被劍割刺身體傷壞復有豺狼來嚙罪人生食其肉走上劍樹時劍刃下向下劍樹時劍刃上向手攀手絕足踏足斷皮肉墮落唯有白骨筋脉相連時劍樹上有鐵嘴烏啄頭食腦苦毒號叫故使不死還入灰河隨波沉沒鐵刺刺身苦毒萬端皮肉爛壞膿血流出唯有白骨浮漂於水冷風來吹尋便起立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鐵丸地獄有熱鐵丸獄卒驅使捉之手足爛壞舉身火然苦毒並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鐵丸獄至斤斧地獄捉此罪人撲熱鐵上以熱鐵斤斧斫其手足耳鼻舌身體苦毒號叫猶不令死久受罪已出斤斧獄至豺狼獄有羣豺狼競來齧嚙肉墮骨傷膿

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豺狼獄至劍樹獄入彼劍林有暴風起吹劍樹葉墮其身上頭面身體無不傷壞有鐵嘴烏啄其兩目苦痛悲號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劍樹獄至寒冰獄有大寒風吹其身上舉體凍傷皮肉墮落苦毒叫喚然後命終身為不善口意亦然斯墮想地獄懷懼毛竪

第二黑繩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帀圍繞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黑繩其諸獄卒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拼之使直以熱鐵斧逐繩道斫罪人作百千段復次以鐵繩拼鋸鋸之復次懸熱鐵繩交横無數驅迫罪人使行繩間惡風暴起吹諸鐵繩歷絡其身燒皮徹肉燋骨沸髓苦毒萬端餘罪未畢故令不死故名黑繩久受苦已乃出黑繩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不可具述餘十六地獄受苦痛事准前同法然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佛及聲聞即墮黑繩地獄苦痛不可稱述　第三埠壓大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埠壓有大石山兩兩相對人入此中山自然合埠壓其身骨肉糜碎山還故處苦毒萬端故使不死復有大鐵象舉身火然哮呼而來蹴蹋罪人婉轉其上身體糜碎膿血流出號咷悲叫故使不死復捉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壓復取罪人卧地鐵杵擣之從足至頭皮肉糜碎膿血流出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令不死故名埠壓久受苦已乃出埠壓地獄到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但造三惡業不修三善行即墮埠壓地獄苦

痛不可稱計　第四叫喚大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叫喚地獄獄卒捉罪人擲大鑊中又置大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辛痛酸又取彼罪人擲大鏊上反覆煎熬久受苦已乃出叫喚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尒乃命終由瞋恚懷毒造諸惡行故墮叫喚地獄

第五大叫喚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鋼）何故名大叫喚地獄取彼罪人著大鐵釜中又置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又擲大鐵鏊上反覆煎熬號咷大叫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名大叫喚久居苦已乃出大叫喚乃至寒冰地獄尒乃命終由習眾邪見為愛網所牽造異惡行墮大叫喚地獄

第六燒炙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鋼）何故名燒炙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又著鐵樓上其樓火然內外俱赤又擲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燋爛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燒炙久受苦已出燒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為燒炙眾生故墮燒炙地獄長夜受此燒炙之苦

第七大燒炙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鋼）何名大燒炙地獄謂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燋爛萬毒並至有大火坑火焰熾盛其坑兩岸有大火山捉彼罪人貫鐵叉上竪著火中然火燒炙皮肉燋爛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大燒炙乃至寒冰尒乃命終由捨善果業為眾惡行故墮大燒炙地獄　第八無間地

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illegible]）何名阿鼻地獄此云無間地獄何名無間獄卒捉彼罪人剝取其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火車上輪碾熱地周迴往反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萬毒並至故使不死又有鐵城四面火起東焰至西西焰至東南北上下亦復如是焰熾迴遑間無空處東西馳走燒炙其身皮肉燋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罪人在中久乃開門其諸罪人奔走往赴身諸支節皆火焰出走欲至門門自然閉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又其中罪人舉目所見但見惡色耳聞惡聲鼻聞臭氣身觸苦痛意念惡法彈指之頃無八（朱林七）不苦時故名無間地獄又受苦已從無間出乃至寒冰地獄尒乃命終為重罪行生惡趣業故隨無間地獄受罪不可稱計名八大地獄各歷十六受罪如前　又觀佛三昧海經云阿鼻地獄者縱廣正等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有十八隔子周帀七重皆是刀林復有七重劍林四角有四大銅狗廣長四十由旬眼如掣電牙如劍樹齒如刀山舌如鐵刺一切身毛皆然猛火其煙惡臭有十八獄卒口如夜叉六十四眼散迸鐵丸狗牙上出高四由旬牙端火流燒前鐵車輪輞出火鋒刀劍戟燒阿鼻城赤如融銅獄卒八頭六十四角角頭火然火化成銅復成刀輪輪輪相次在火焰間滿阿鼻城城內有七鐵幢火涌如沸鐵融流迸涌出四門上有十八釜沸銅涌滂滿城中二隔間有八萬四千鐵蟒大虵吐毒火身滿城內其虵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鐵丸五百夜叉五百億虫八萬四千觜

頭上火流如雨而下滿阿鼻城此虫若下猛火火熾照八萬四千由旬獄上衝火海水沃燋山下貫大海底形如車輪若有煞父害母罵辱六親命終之時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焰化為玉女罪人遙見心喜欲往風刀解時寒急作聲寧得好火安在車上然（朱林七）火自暴即便命終坐金車上瞻玉女皆捉九鐵斧斬截其身猶伸臂頃直落阿鼻從上隔下如旋火輪至於下隔身遍隔內銅狗大吼嚙骨唼髓獄卒羅剎捉大鐵叉叉頭令起遍體火焰滿阿鼻獄閻羅王大聲告勅曰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獄如是展轉經歷大苦說不可盡地獄一日一夜受罪如閻浮提六十小劫如是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婬妷無道逼掠淨戒尼姊妹親戚造衆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此等罪人經八萬四千大劫從入東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身滿阿鼻獄四支復滿十八隔中阿鼻地獄有十八小地獄小地獄中各有十八寒冰地獄十八黑闇地獄十八小熱地獄十八刀輪地獄十八劍輪地獄十八火車地獄十八沸屎地獄十八鑊湯地獄十八灰河地獄五百億劍林地獄五百億刺林地獄五百億銅柱地獄五百億鐵機地獄五百億鐵網地獄十八鐵窟地獄十八鐵丸地獄十八尖石地獄十八飲銅地獄如是阿鼻大地獄中有此十八地獄一一獄中別有十八隔小地獄始從寒冰

乃至飲銅總有一百四十二隔地獄各有造業不同然歷此獄受苦皆遍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阿毗至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為眷屬以自圍繞各廣五百由旬所有衆生在生若出若住者惡業果故自然出生諸守獄卒各以兩手執彼地獄諸衆生身撲置熾然熱鐵地上火焰直上一向猛盛而覆於地便持利刀從腳踝上破出其筋手捉挽之乃至頂筋皆相連引貫徹心髓痛苦難論如是挽已令駕鐵車馳奔而走其車甚熱光焰熾然所行之處純是洞然熱鐵險道去已復去隨獄卒意無暫時停欲向何方稱（朱林七）十意即去隨所去處獄卒挽之未曾捨離隨所經歷銷爍罪人身諸肉血無復遺餘往昔人非人時所作業若一切悉受以不善報故從於東方有大火聚忽尒出生熾然赤色極大猛焰一向焰赫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各各如是諸大火聚之所圍繞漸漸逼近受諸苦痛從於東壁出大火焰直射西壁到已而住從於西壁出大光焰直射北壁從於北壁出大光焰直射南壁從下於上自上於下縱橫相接上下交射熱光赫弈騰焰相衝尒時獄卒以諸罪人擲置六種大火聚內乃至受於極嚴切苦命亦未終彼不善業未畢未盡於其中間具足而受此阿毗至大地獄中諸衆生等以諸不善業果報故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受諸苦已地獄四門還復更開於門開時諸衆生等聞聲見開向門而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必應得脫彼人如是大馳走時其身轉復熾然猛烈譬如壯夫執乾草炬逆風而走

彼炬既然轉復熾盛彼諸衆生走已復走彼
人身分悖更熾然欲舉足時肉血俱散欲下
足時肉血還生及到獄門其門還閉既不得
出其心悶亂躄面倒地遍燒身皮次燒其肉
復燒其骨乃至微髓烟焰洞然其烟蓬勃其
廿焰炎赫（東林七）煙焰相雜熱惱復倍彼人於中受極
嚴苦惡業未滅一切悉受此阿毗（上）至大地獄
中於一切時無有須臾暫受安樂如彈指頃
如是次第具受此苦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
言汝應當知彼世中間別有十地獄何等爲
十一頞浮陀地獄二泥羅浮陀地獄三阿呼
地獄四呼呼婆地獄五阿吒吒地獄六搔揵
提迦地獄七優鉢羅地獄八波頭摩地獄九
奔茶梨迦地獄十拘牟陀地獄何因何緣名
頞浮陀地獄耶此諸衆生所有身形猶如泡
沫是故名爲頞浮陀地獄　復何因緣名泥
羅浮陀地獄此諸衆生所有身形譬如肉段
是故名爲泥羅浮陀地獄復何因緣名阿呼
地獄此諸衆生受嚴切苦逼迫之時叫喚而
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名爲阿呼地獄
復何因緣名呼呼婆地獄此諸衆生爲彼地
獄極苦逼時叫喚而言呼呼婆呼呼婆是故
名爲呼呼婆地獄　復何因緣名阿吒吒地
獄此諸衆生以極苦惱逼切其身但得唱言
阿吒吒阿吒吒然其舌聲不能出口是故名
爲阿吒吒地獄　復何因緣名搔揵提迦地
獄此諸衆生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搔揵提
迦華是故名爲搔揵提迦地獄　復何因緣
名優鉢羅地獄此諸衆生地獄之中猛火焰
色如優鉢羅華是故名爲優鉢羅地獄．

復何因緣名拘牟陀地獄此諸衆生地獄之
中猛火焰色如拘牟陀華是故名爲拘牟陀
地獄　復何因緣名奔茶梨迦地獄此諸衆
生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奔茶梨迦華是故
名爲奔茶梨迦地獄　復何因緣名波頭摩
地獄此諸衆生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波頭
摩華是故名爲波頭摩地獄　又三法度論
經云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熱地獄若依
薩婆多部有八大地獄一等活亦名更活或
獄卒唱生或冷風吹活兩緣雖異令活一等
名等活地獄二名黑繩地獄先以繩拼後以
廿斧斫三名衆合地獄亦名衆搕兩（十三）山下合以
搕罪人（東林七）四名呼呼地獄亦名叫喚地獄卒
逼趂叫呼而走五名大呼亦名大叫喚地獄
四山火起欲逃無路故名大叫喚地獄六名
熱地獄亦名燒然火鐵狹近於中受熱七名
衆熱地獄亦名大燒然山火相博鏟炙罪人
八名無擇地獄亦名無間一投苦火永無樂
間既苦無間何所可擇此八地獄在閻浮洲
下重累而住依三法度論云前二有主治次
三少主治後三無主治然此八爲本一一各
有十六園一而有四四而合總有十六通
本爲十七八箇十七合有一百三十六所罪
人於中受熱惱苦第二寒地獄亦八一名頞
浮陀地獄由寒苦所切肉生細皰二名尼賴
浮陀地獄由寒風吹通身成皰三名阿吒吒
地獄由脣動不得唯舌得動故作此聲四名
阿波波地獄由舌不得動唯脣得動故作此
聲五名嘔喉地獄由脣舌不得動以喉內振
氣故作此聲六名欝波羅地獄此是青蓮花

此華葉細由肉色細坼似此華烈對日而開
七名波頭摩地獄此是赤蓮花由肉色大坼
似此華開八名分陀利地獄此是白蓮花由
彼骨坼似此華開前二從身相受名次三從
聲相受名從三從瘡相受名故俱舍論云於
廿此八中衆生極寒所逼由身聲瘡變異故立
此名依（東林七）三法度論云前二爲可叫（十三）次三不可
叫後三不叫此八在洲間著鐵圍山底仰向
居止罪人於中受寒凍苦第三邊地獄若依
三法度論云亦三一山間二水間三曠野受
別業報此應寒熱雜受若論壽報命有延促
又立世毗曇論云世尊說有大地獄名曰
黑闇各各世界外邊悉有皆無覆蓋此中衆
生自舉手眼不能見雖復日月具大威神所
有光明不照彼色諸佛出世大光遍照因此
光明乍得相見住在兩山世界鐵輪外邊名
曰界外是寒地獄於兩山間有十名一名頞
浮陀乃至第十名波頭摩彼中衆生修行作
向上想猶如守宮鐵輪外邊恒作修行是其
身量如頞多大因冷風觸其身坼破譬如熟
瓜如竹葦林被大火燒爆聲吒吒如是衆生
被寒風觸骨破爆聲吒吒遠徹因是聲故乎
得相知有諸衆生此中受生若有衆生於此
間死多往生此寒冰地獄在鐵輪外若餘世
界有衆生死應生寒冰地獄多被世界鐵輪
外生兩界中間其最狹處八萬由旬在下無
底向上無覆其最廣處十六萬由旬
時是部第四　如起世經云佛言如憍薩
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高盛不槩有一丈
夫滿百年已取一胡麻如是次第滿百年已

彼取一粒擲著餘處擲消二十斛胡麻盡已介所時節我說其壽猶未畢盡且以此數略而計之如是二十頞浮陀壽爲一泥羅浮陀壽二十泥羅浮陀壽爲一阿呼壽二十阿呼壽爲一呼呼婆壽二十呼呼婆壽爲一阿吒吒壽二十阿吒吒壽爲一搔揵提迦壽二十搔揵提迦壽爲一優鉢羅壽二丁憂鉢羅壽爲一拘牟陀壽二十拘牟陀壽爲一奔荼梨迦壽二十奔荼梨迦壽爲一波頭摩壽二十波頭摩壽爲一中劫又那先比丘問佛經云如世間火熱不如泥犂中火熱如持小石著廿世間火中（集林七）至暮不消取大石著泥犂火中即消亦如有人作惡死在泥犂中數卄千萬歲其人不死亦如大蟒蛟龍等以沙石爲食即消如人懐胎腹中有子不消此並由善惡業力致使消與不消如人所作善惡隨人如形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譬如然火夜書火滅字存火至後成今世所作行後世成之　又如鉢頭摩地獄中火焰熾盛罪人去此火一百由旬火已燒炙若去六十由旬罪人兩耳已聾無所聞知若去火五十由旬其罪人兩目已盲無所復見如瞿波利比丘已懐惡心謗舍利弗目揵連身壞命終墮此鉢頭摩地獄中　又如起世經云波頭摩地獄所住之處若諸衆生離其處所一百由旬便爲彼獄火焰所及若離五十由旬所住衆生爲彼火薰皆盲無眼若離二十五由旬所住衆生身之肉血燋然破散謂於梵行出家人邊生汙濁心故損惱心故壽惡心故不利益心故無慈心故無淨心故自受斯殃是故於一切梵行人所起惡身口意業常受安樂介時世尊說此伽他曰

世間諸人在世時　舌上自然生斤斧
所謂口說諸毒惡　還自衰損害其身
應讚歎者不稱譽　不應讚者反談美
廿如是名爲口中諍（集林七）　以此諍故無樂受
若人博戲得資財　是爲世間微諍事
於淨行人起濁心　是名口中大鬪諍
如是三十六百千　泥羅浮陀地獄數
五頞浮陀諸地獄　反墮波頭摩獄中
以毀聖人致如是　由口意業作惡故

典主部第五　如問地獄經及淨度三昧經云摠括地獄有一百三十四界先述獄主名字處所閻羅王者昔爲毗沙國王經與維陀如生王共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爲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百萬之衆頭有角耳皆悉忿懟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大臣者今諸小王是百萬之衆諸阿傍是又長阿含經云閻浮提南有金剛山內有閻羅王宮縱廣六千由旬（問地獄經云住獄閻城縱廣三万里金銀所成）晝夜三時有大銅鑊自然在前若鑊入宮內王見怖畏捨出宮外若鑊出宮外王入宮內有大獄卒卧王熱鐵上鐵鈎擗口洋銅灌之從咽徹下無不燋爛事竟還與婇女共相娛樂彼諸大臣同受福者亦復如是　問地獄經云十八王者即主領十八地獄一迦延典泥犂二屈遵典刀山三沸進壽典沸沙四沸屎典沸屎五迦世典黑耳六𡻕嗟典火車七湯謂典鑊湯八鐵迦然典鐵床九惡生典𡻕山十寒冰（經胴王名）十一毗迦典剝皮十二遲頭典畜生十三提薄典刀兵十四夷大典鐵磨十五悅頭典冰地獄十六典鐵箭（經胴王名）十七名身典蛆虫十八觀身典洋銅又淨度三昧經云復有三十地獄各有主典不煩具錄但列五官名字者一者鮮官禁殺二者水官禁盜三者鐵官禁婬四者土官禁兩舌五者天官禁酒　問地獄經云閻羅王城之東西南北面列諸地獄有日月光而不明淨唯黑耳獄光所不照人命終時生中陰中陰若已捨死陰未及生陰其罪人乘中陰身入泥犁城者（梁言寄條城寄牌城又云閻城也閻城也）廿是諸罪人（集林七）未受罪之間其聚是處巧風所吹十人隨業輕重受大小身具風所吹成就罪人麁醜之形香風所吹成就福人微細之體

王都部第六　如起世經云當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摩王宮殿住處縱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於其四方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却敵樓櫓臺殿園苑華池有種種美果弥消香風遠薰衆鳥和鳴王以惡業不善果故於夜三時及晝三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其王宮殿即變爲鐵五欲功德皆沒不現王見此已怖畏不安諸毛皆竪即便出外若在宮外即走入內時守獄者取閻摩王高擧撲之置熱鐵地上其地熾然極大猛盛光焰炎赫撲令卧已即以鐵鉗開張其口赤融銅汁瀉置口中時閻摩王被燒脣口次燒其舌後燒咽喉復燒大腸及小腸等次第燋然從下而出介時彼王作如是念一切衆生以於往

苦身作惡行口作惡行意作惡行并餘衆生同作業者皆受此苦願我從今捨此身已更得身時但於人間相逢受生於如來法中當得信解剃除鬚髮著袈裟衣得正信解從家出家既出家已願得通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應作者皆已作訖更不復於後世受生發如是（宋作七）等薰習善念即於所住宮殿還成七寶猶如諸天五欲功德現前具足以三業善便得快樂　又新婆沙論問諸地獄卒爲是有情數爲是非有情數耶答若以鐵環緊縛初生地獄有往琰摩王所者是有情數若以種種苦具於地獄中害有情者是非有情數瞻部洲下有大地獄瞻部洲上亦有邊地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中或在山上或在曠野或在空中於餘三洲唯有邊地獄獨地獄無大地獄所以者何唯瞻部洲人造善猛利彼作惡亦復猛利非餘洲故有說北拘盧洲亦無邊地獄等是受純淨業果處故問若餘無大地獄者彼諸有情造無間業斷善根等當於何處受異熟耶答即於此瞻部洲下大地獄受問地獄有情其形云何答其形如人間語言云何答彼初生時皆作聖語後受苦時雖出種種受苦痛聲乃至無有一言可了唯有斫刺破烈之聲

業因部第七

如十輪經云有五逆罪爲最極惡何者爲五故心殺父母阿羅漢破壞聲聞和合僧事乃至惡心出佛身血諸如是等名爲五逆若人於五逆中作一一逆者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聽出家則犯重罪應擯令出若已有出家諸威儀者不應加其鞭杖及諸繫閉復有四種大罪同於四逆犯根本罪何者爲四殺辟支佛是名殺生犯根本罪婬阿羅漢比丘尼是名邪婬犯根本罪若人捨財與佛法僧上座此物而輙用之是名爲盜犯根本罪若人倒見破壞比丘僧是名破僧犯根本罪若人於此四根本罪中犯一一罪皆悉不聽佛法出家設使出家不得聽受具足戒若受具者應駈令出以有出家威儀法故不應鞭杖繫閉奪其生命如是皆犯根本罪非逆罪也有是根本罪亦是逆罪有是逆罪非根本罪有非根本罪亦非逆罪何者爲逆罪亦是根本罪若人出家受具足戒捨見諦道斷其命根是名逆罪亦根本（宋作七）罪也如是衆生於我戒律中應駈令出何者爲根本罪非逆罪若人在我法中出家如是凡夫衆生故害其命若以毒藥或墮其胎是名犯根本非逆罪也若有四方僧物欲食數具悉不應與同共利養若有衆生於佛法僧而生疑心此中出家乃至見他請諭而作留難乃至一偈此非根本罪亦非逆罪是名甚惡近於逆罪如是衆生若不懺悔除其罪根終不聽使佛法出家設使出家受具足戒不悔過者亦駈令出何以故不信正法毀謗三乘壞正法眼欲滅法燈斷三寶種減損人天而無利益墮於惡道此二種人名謗正法毀訾賢聖地獄劫壽增長如是諸惡業已是名根本大重罪也何者是不威儀根本法罪若比丘故婬故殺凡人不與而取犯故妄語於此四根本中若犯一一罪一切比丘所作法事悉不聽入四方僧物飲食臥具皆悉不得共同受用然帝王大臣一切羣官不應加其鞭杖繫閉形罰乃至奪命是名根本罪體性相也何故名爲根本重罪若人作如是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作如是行是惡道根本是故名爲根本罪也譬如鐵丸雖擲空中終不暫住速疾投地如是五逆犯四重禁及二種衆生毀壞正法誹謗賢聖如是等十一種罪中（宋作七）若人犯一一罪者身壞命終皆墮阿鼻地獄又如正法念經說阿鼻地獄苦千倍過前十大地獄壽經一劫其身長大五百由旬造四逆人四百由旬造三逆人三百由旬造二逆人二百由旬造一逆人一百由旬彼五逆業人臨欲死時唱喚失糞咽喉打氣如是死滅中有色生不見其對其身猶如八歲小兒閻羅王然焰鐵繩繫縛其咽及束兩手頭面向下足在於上經二十年皆向下行多燒燃髮先燒其頭次燒其身彼六欲天聞彼阿鼻地獄中氣即皆消散何以故以阿鼻獄人極大臭故　又觀佛三昧海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殺父害母罵辱六親作是罪者命終之時揮霍之間譬如壯士屈伸臂項直落阿鼻大地獄中化閻羅王大聲告勅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地獄作是語已即滅不現尒時獄卒復駈罪人從於下隔乃至上隔經歷八萬四千隔中攢身而過至鐵網際一日一夜乃至周遍阿鼻地獄一日一夜比此閻浮提日月歲數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其人受罪足滿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婬泆無道逼

捺淨戒諸比丘尼姊妹親戚不知慙愧毀辱所親造此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刀風解身俄尒之間身如鐵華滿十八隔中一一華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頭身手支節各在一隔地獄不大此身不小遍滿如此大地獄中經歷八萬四千大劫此泥犁滅復入東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此阿鼻獄南西北方經十八隔謗方等經具五逆罪破壞僧祇汚比丘尼斷諸善根如此罪人具眾罪者身滿阿鼻獄四支復滿十八隔中此阿鼻獄但燒此獄種種眾生劫欲盡時東門即開見東門外清泉流水華果林樹一切俱現是諸罪人從下上（朱本七）（廿）走到上隔中手攀刀輪時虛空中雨熱鐵丸走趣東門既至門閫獄卒羅刹手捉鐵叉逆刺其眼鐵狗嚙心悶絕而死死已復生見南門開如前不異如是西門北門亦復如是如此時間經歷半劫阿鼻獄死生寒冰中寒冰獄死生黑暗處八千萬歲目無所見受大蟲身蜿轉腹行諸情暗塞無所解知百千狐狼牽掣食之命終之後生畜生中五千萬身受鳥獸形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疥癩癰疽貧窮下賤一切諸衰以為嚴飾受此賤形經五百身後復還生餓鬼道中餓鬼道中遇善知識諸大菩薩呵責其言汝於前身無量世時作無限罪誹謗不信墮阿鼻獄受諸苦惱不可具說汝今應當發慈悲心時諸餓鬼聞是語已稱南無佛稱佛恩力尋即命終生四天處生彼天已悔過自責發菩提心諸佛心光不捨是等攝受是輩如羅睺羅教避地獄如愛眼耳故起世經世尊說偈言

若人身口意造業　作已入於惡道中
如是當生活地獄　最為可畏毛竪處
經歷無數千億歲　死已須臾還復活
怨讎各各相報對　由此眾生更相殺
若於父母起惡心　或佛菩薩聲聞眾
此等皆墮黑繩獄　共處受苦極嚴熾
（朱本七）
教他正行令邪曲　見人發善必破壞（二十一）
此等亦墮黑繩獄　兩舌惡口多妄語
眾作三種重惡業　不修三種善根牙
此等癡人必當入　合大地獄久受苦
或殺羊馬及諸牛　種種雜獸雞猪等
并殺諸餘虫蟻類　彼人當墮合地獄
世間怖畏相多種　以此逼迫惱眾生
當墮碰山地獄中　受於壓磨舂擣苦
貪瞋恚癡結使故　迴轉正理令別異
判是作非乖法律　彼為刀劍轉所傷
恃怙強勢劫奪他　有力無力皆悉取
若作如是諸逼惱　當為鐵象所蹴踏
若樂殺害諸眾生　身手血塗心嚴惡
常行如是不淨業　彼等當生叫喚處
種種解惱眾生故　於叫喚獄被燒煮
其中復有大叫喚　此由諂曲姧猾心
諸見稠林所覆蔽　愛網弥密所沉淪
常行如是最下業　彼則墮於大叫喚
若至如是大叫喚　熾然鐵城毛竪處
其中鐵堂及鐵屋　諸來入者悉燒然
若作世間諸事業　恒多惱亂諸眾生
彼等當生熱惱處　於熱惱時受熱惱
世間沙門婆羅門　父母尊長諸耆舊
若恒觸惱令不喜　彼等皆墮熱惱獄
生天淨業不樂修　所愛至親常遠離
喜作如是諸事者　彼人當入熱惱獄
惡向沙門婆羅門　并諸善人父母等
或復害於餘尊者　彼墮熱惱常熾然
恒多造作諸惡業　不曾發起一善心
是人直趣阿鼻獄　當受無量眾苦惱
若說正法為非法　說諸非法為正法
既無增益於善事　彼人當入阿鼻獄
活及黑繩及兩獄　合會叫喚等為五
熱惱大熱共成七　阿鼻地獄為第八
此八名為大地獄　嚴熾苦切難忍受
惡業之人所作故　非中小獄有十六（二十二）

（朱本七）

誡勗部第八

如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有三天使在於世間何等為三一老二病三死有人放逸三業惡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守獄者應時即來駈彼眾生至閻摩王前白言大王此等眾生昔在人間縱逸自恣不善三業今來生此唯願大王善教示之王問罪人汝昔人間第一天使善教示汝善呵責汝豈得不見出現生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重告言汝豈不見為人身時或作婦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現齒落髮白皮膚緩皺黑黶遍體狀若胡麻脾傴背曲行步跛蹇足不依身左右傾側頸細皮寬兩邊垂緩猶若牛壹脣口乾枯喉舌燥澁身體羸弱氣力綿微喘息出聲猶如挽鋸向前欲倒恃杖而行盛年衰損血肉消竭羸瘦尫弱趣來世路舉動沉滯無復壯形乃至身心恒常戰掉一切支節瘦懈難撕汝見之不答言大天我實見之時王告言汝愚癡人無有智慧昔日既見如是

相皃云何不作如此思惟我今共有如是老法未得遠離可作善業使我長夜利益安樂彼人復答言大天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以心縱蕩行放逸故王又告言汝愚癡人不修善業當具足受放逸之罪此之苦報非他人作是汝自業今還聚集自受報也

尒時閻摩王第二呵之告言諸人豈不見第二天使世間出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復告言汝豈不見昔在世間作人身時若婦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忽尒乖違病苦所侵纏綿困篤或卧大小床上糞尿汙穢宛轉其中不得自在眠卧起坐仰人扶侍洗拭抱持與飲與食一切須人汝見之不彼人答言大天我實見之王復告言癡人汝見如是云何不思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未離患法可作善業令我當來長夜得大利益大安樂事彼人答言不也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以懈怠心行放逸故王告癡人汝既懈怠不作善業受此惡報非他人造還自受報　尒時閻摩王第三呵之語言汝愚癡人汝昔作人時豈可不見第三天使世間出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復告言汝人間時豈不復見若婦人身若丈夫身隨時命終置於床上以雜色衣而蒙覆之將出聚落斗帳幡蓋種種莊嚴香花圍繞舉手散髮灰土坌頭極大悲惱號咷哭泣舉聲大叫推胸哀惱酸哽楚切汝悉見不答言大天我實見之時王告言癡人汝昔既見如此何不思惟我亦有死未得免離今宜作善爲我長夜得大利益彼人答言大天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何以故以放逸故時王告言汝既放逸不作善業自造此惡非他人造得此果報汝還自受以此三使教示可責已勑令將去時守獄者即執罪人兩足兩臂以頭向下以足向上逆擲置於諸地獄中

夫擁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揚其湯者未若撲其火何者源出於水源未杜而水不窮火沸於湯火未撲而湯詎息故有杜源之客不擁流而自乾撲火之賓不揚湯而自止類斯而談可得詳矣厭其果者未若絕其因怖其苦者豈若懲於惡因貴於果因未絕而果不窮惡生於苦惡未懲而苦詎息故使絕因之士不厭果而自亡懲惡之賢不怖苦而自離凡百君子書而誡歟　頌曰

生來死還送　日往復月旋　弱喪皆風動
流浪逐物遷　迷魂失正路　漂沒入重淵
一墜幽暗處　萬劫復修綖　六道旋寃苦
三業未曾全　隨流無人救　悽傷還自憐
歸誠觀像物　方知虛妄筌　苦海深何延
思登般若船

感應緣（略引七驗）

晉居士趙泰驗　晉沙門支法衡驗
趙居士石長老驗　漢西谷鬼驗
盧江縣吏驗　吐蕃國鑊湯驗
唐柳智感判地獄驗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床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燋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煑罪人身首碎墮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為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竟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齎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其於塔寺中懸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床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

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　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婬逸者（廿）作鵠鶩麞（未詳七）麋兩舌者作鵄梟鵂（二十六）鶹捍債者爲騾驢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公府辟不行脩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尒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除以不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縢篋檢泰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郡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欵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即奉法也

晉沙門支法衡晉初人也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蘇活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但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輪（廿）駛如風有一吏呼（未詳十）罪人當輪立（十七）輪轉來轢之輒過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尒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悖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還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行船使爲拕工衡曰我不能持拕強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拕踏沙洲上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應斬引衡上岸皆敕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衡罪戒衡比行三十許里見好村岸有數萬家云是流人衡竊上岸村中饒狗牙欲嚙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衡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床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塼無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衡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狗不嚙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蔬食晝夜精思爲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人也年十九時病一月餘日亡家貧未能及時得殯斂經四日而蘇說初死時來南行見二人治道在和前五十步和行有遲疾二人治道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皆如鷹爪見人甚衆悉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見瓦屋樓可數千間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窗而坐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尒時意中便諸憶此別時也和相識有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積年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曰識閣（廿）上人曰孟丞生（未詳七）時不能精進今（廿八）恒爲我司掃除之役孟丞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窗見和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消息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書也俄見孟丞執箒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精進爲信尒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間閣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石君名錄勿謬濫也主者案錄云餘三十年命在閣上人曰君欲歸不和對曰願歸乃勅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跱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屍臭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活道人支法山時未出家聞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右三人出冥祥記）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十丈其狀像牛

青眼雕晴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怪物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此必是秦家之獄地不然則是罪人徙作之所聚也夫酒是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矣於此乎（干九）廬江皖樅陽二縣境上有（杜）大青小青黑（年卄七）居山野之中時聞有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者則爲小家（右二事出搜神）（傳記）王玄策行傳云吐蕃國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熱煑肉即熟氣上衝天像似氣霧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餘丈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來不復高涌泉中時時見人骸骨涌出垂涇布水須臾即爛或名爲鑊湯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熱略等時時盛沸殺若雷聲諸小泉温往往皆然今此震旦諸處多有温湯准此亦是鑊湯故四分律下文佛言王舍城北有熱湯從地獄中來初出其熱後流至遠處稍冷爲有餘水相和所以冷也（右此一人出西國傳）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云始忽爲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已謂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之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謝吏引退至曹曹有五判官連坐感爲第六其廳事是長官人坐三間各有狀案務甚繁惟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

就空坐羣吏將文書帳來取智感署置於案上而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過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其如人間者於是爲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竟不敢日別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曉自歸家中吏復來迎至彼而旦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遂以常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是何人答曰妾是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廿）吏吏曰官攝來（卷卄七）有所案問且以（干十）證其夫事合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舉縣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疏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遥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智感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否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患智感以所見告之説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其婦在機中織無恙也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疾死司倉始懼而作福攘之又興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智感曰君判冥道幸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其姓名問小錄事曰名曰名簿並封在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報及期來報仍具二人今年所得官名號智感以報二人二人至京選吏部擬其官皆與報不同州官聞之以語智感後問小錄事復檢簿云定如所檢不錯也既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名果是冥簿檢報者於是

衆感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脩福多得免智感攝判三年其部吏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掾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問告李判史李德風遣人往隆州審焉其司戶已亡問其死日即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絶（至）州司遣智感領囚送京至鳳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捕捉不獲夜宿於傳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即請人兵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囚知走不免因來指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在南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爲臨說之亨爲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尒（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　杜七

翻（同音）踝（胡瓦光骨切）搕（苦盍切）虺（尼交切）慹（徒對切）捽（[illegible]）

切 嗑嗟（上苦盍切下才何切）簁（非所）碓（不玉對切疾也）睆樅（上數下卄）

又七容切 鎮（方伏切）

法苑珠林卷第八　壯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此別九部）

七佛部第一

述意部　出時部　姓名部

種族部　道樹部　身光部

會數部　弟子部　久近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土區分四生珠俗昏波易滔慧業難基又復愛河長流苦海不生意樹未啓心燈故三明大聖八解至人愍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形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欲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仰惟常理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歸向有徵雖千佛異迹一智同途大悲平等隨性欲而利生弘誓莊嚴逞慈舟而濟溺衆生有感機緣契會也

出時部第二

述曰今據賢劫一代分為四時一壞二空三成四住就此四中成劫已往壞空未至今在住劫故有千佛出現大約而言三佛已往今是第四釋尊遺法此四時中各分二十小劫惣為八十小劫始為一大水火劫名為賢劫也就住中二十別小劫內依立世阿毗曇論云十一劫是未來八劫是過去今釋迦佛當第九劫內成佛問此賢劫中成壞空劫佛不出世唯取住劫此住劫中復未來唯十一小劫何得頓有九百九十六佛一時出世耶答曰實如所難古來諸師亦有斯妨會意稍難今依藥王藥上佛名經等略知途路且先錄藥王藥上經文後引佛名經和會劫有延促不同故藥王藥上經云尒時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礼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弥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若依佛名經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如來過去三十劫有佛出世名尸棄如來即此劫中復有佛出世名毗舍浮如來問曰此九十一劫為大為小答曰是大劫也問曰何以得知依舊婆沙論云釋迦菩薩因此從毗婆尸佛以來種相好業至今第九住劫以經九十一大劫故舊俱舍論云釋迦菩薩由礼底沙佛精進力故即得超九大劫究竟成佛故知九劫既大餘九十一劫寧不是大又依藥王藥上經莊嚴劫賢劫星宿劫各有千佛出世即知此劫亦是大阿僧祇劫又藥王經中若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依此文勢展轉名莊嚴劫賢劫星宿劫等各有千佛出世故知是過於大劫阿僧祇劫至今賢劫中四佛出世者亦是阿僧祇劫非是住小劫也既是大劫故於賢劫之中千佛出世無所妨也又長阿含經云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尸棄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舍婆此尸棄佛及毗舍婆佛依佛名經即此劫中有二佛出世不別或容阿含翻譯剩此三十一劫也又更一釋云依立世阿毗曇論二十住劫中過去八劫已有三佛出世釋迦當現在第九劫出世即以前九劫已有四佛出世未來猶有十一劫焉知不有多佛出世耶故經云或有一劫中有無量佛出世或無數劫中空過無有一佛出世以此義准縱是小劫多佛出世亦自無妨良由衆生根有強弱故感見不同也（此義難知更依後說）

述曰此賢劫千佛所化住境既封同統奄及三千大千世界所居土地最為中也以佛是能化之人心實虛中所化之人及以方處亦皆是中故此有金剛之座餘方餘域無此座故佛則不居故瑞應經云此方國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不生邊地若居邊地地為之傾斜是以古往佛興皆出於此同斯成感良為明證也如長阿含經云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婆尸人壽八萬歲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尸棄人壽七萬歲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舍浮人壽六萬歲復過去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樓孫人壽五萬歲又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那含人壽四萬歲又賢劫中有佛出世名迦葉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滅依智度迦延論據釋迦文壽一萬歲世時合出為觀衆生一萬歲已來

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衆生見苦歎遲劫欲將末故出乎世故論云劫末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出二不同如下輪王篇說　姓名部第三

此下並依增壹阿含經云七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維衛佛第二式佛第三隨葉佛此三佛同姓拘樓（長阿含經云第一名毗婆尸佛第二尸棄佛第三毗舍婆佛）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此三佛同姓迦葉（長阿含經云第四名拘樓孫佛第五拘那含佛第六名迦葉佛）第七今我釋迦牟尼佛姓瞿曇　種族部第四

第一維衛佛第二式佛第三隨葉佛此三佛同是剎利王種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此三佛同是婆羅門種第七今我作釋迦文佛是剎利王種第一維衛佛父字槃裱剎利王母字槃頭末陁所治國名剎末提第二式佛父字阿輪拏剎利王母字波羅訶越提所治國名阿樓那和提第三隨葉佛父字須戒羅提和剎利王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國名阿將憂摩第四拘樓秦佛父字阿枝達兜婆羅門種母字隨舍迦所治國名輪訶利提那王字須訶提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父字耶睒鉢多婆羅門種母字錫多羅所治國名差摩越提王字差摩第六迦葉佛父字阿枝達耶婆羅門種母字擅那越提耶所治國名波羅私王名其隋第七今我作釋迦文尼佛父字閱頭檀剎利王種母字摩訶摩耶所治國名迦維羅衛先大王名槃提（總而言之總有四姓一婆羅門二剎帝利三吠舍四首陀然則設二族畢恭上尊之所說防二姓貴寔正衰之宅生婆羅門德行諸高剎帝利咸恩涅春管度論曰國將於內佛生其中故非迦出剛强之山託王種以振威迦藏生菩願之時著淨行雨隰德也）

道樹部第五

第一維衛佛得道為佛時於波陀羅樹下第二式佛得道為佛於分塗利樹下第三隨葉佛得道為佛時於菩薩羅樹下第四拘樓秦佛得道為佛時於斯利樹下第五俱那含牟尼佛得道為佛時於烏暫樹下第六迦葉佛得道為佛時於拘類樹下第七今我作釋迦牟尼佛時於阿沛多羅樹下夫繡楠丹極者非出家之高蹈蔭松藉卉者爰入道之清規何者俗以形骸之可貴故華屋以居之道以室家之可累故脫徙而棄之凡百仕人孰能先覺達我調御之師是曰生知成道涅槃初生說法皆依樹下斯其首焉有落髮抽簪排紫滯利可不景慕而置心哉　身光部第六

如觀佛三昧經云毗婆尸佛身長六十由旬圓光百二十由旬尸棄佛身長四十由旬圓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毗舍婆佛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孫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那含牟尼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長四十由旬迦葉佛身長十六丈圓光二十由旬釋迦牟尼佛身長丈六圓光七尺七佛身並紫金色（然其法身平等非有限方但隨機衆異故現化不同是以釋迦丈六出也紫金色而下比丘咸見皆容十六佳士編現灰色自彼之異佛恒一也顏此部言調無成為）依弥勒下生經云身長千尺圓光二十丈　會數部第七

第一維衛佛前後三會說法初會說經有十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經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羅漢（長阿含經云毗婆尸佛初會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万人三會弟子有三十六万八千人）第二式佛亦三會說法初會說經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經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羅漢（長阿含經云[illegible]）第三隨葉佛亦三會說法初會說經有六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六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四拘樓秦佛一會說經有四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五拘那含牟尼佛一會說經有三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六迦葉佛一會說經有二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七今我作釋迦牟尼佛一會說經有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得阿羅漢　述曰上來所列七佛說法度人多少者此據小乘如來初成佛時創度外道迴邪入正聲聞弟子以為親侍故限斯數若據如來一代說法度三乘人得入道者則無量無邊故奘法師云依如西域釋迦一代說法總有三時第一時中為諸聲聞說有相法為破外道執令悟得道第二時中為小行菩薩說無相法為破聲聞令悟無相大乘第三時中為大行菩薩雙說有相無相法為破有相無相法令悟中道究竟圓教於此三時一一隨機廣化無量無數不可從三乘弟子隨聞法得道亦塵沙無數不可以一文定不可以一義局也　弟子部第八

依長阿含經云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茶二名提舍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婆毗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遊二名鬱多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薩尼二名毗樓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般那二名鬱多樓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

婆我今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揵連（上來列名各述二者此依阿含中第一者故別論之）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尸棄佛有執事弟子名忍行毗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善覺拘那含佛有執事弟子名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善友我今有執事弟子名阿難毗婆尸佛有子名方膺尸棄佛有子名無量毗舍婆佛有子名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上勝拘那含佛有子名導師迦葉佛有子名進軍我今有子名羅睺羅

久近部第九　依菩薩本行經云毗婆尸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二万歲神聞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六万歲（別經云尸棄佛）拘樓孫馱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五百歲拘那含牟尼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二十九日迦葉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於七日釋迦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亦五百歲（依善見論云正法住世一千年）

因緣部第二（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千佛乘時萬靈景燭觀機適務拯聖弘恩所以聖人凉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是以大聖慈愍哀斯愚惑廣興六度接引四生弘宣二諦停毒三有故垂無限之悲計賢劫之緣也

引證部第二　依五仙人經云久遠無數劫時有仙人處於林藪四人爲主一人供給奉事未曾失意一日遠採果漿稽不時還至日巳中四人失食懷恨可爲凶呪遂感而死復生人中有光志能相占之爲王後果爲王佛言王者則吾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光志者調達是也又智度論云劫盡燒時一切皆空衆生福力十方風至相對相觸能持大水有一千頭人二千手足名爲韋紐天是人臍中出千葉金色妙寶蓮華其光大明如万日俱照華中有人結跏趺坐此人復有無量光明名梵天王心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是梵天王坐蓮華上是故諸佛隨世俗故云寶蓮華上結跏趺坐說六波羅蜜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何故名爲賢劫者由此三千大千世界劫欲成時盡爲一水時淨居天以天眼觀見此世界唯一大水見有千枝蓮華一一蓮華名爲千葉金色金光大明普照香氣芬薰甚可愛樂彼淨居天因見此事心生歡喜讚言希有如此劫中當有千佛出興於世以是因緣遂名此劫号之爲賢我滅度後此賢劫中當有九百九十六佛出興於世拘留孫佛如來爲首我爲第四次復弥勒當補我處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如是次第汝應當知（依經後序号爲婁至）

業因部第三　依千佛因緣經云介時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從石室出問阿難言今諸發聞諸菩薩等皆誹何論阿難白佛言世尊諸菩薩衆各各自說宿世因緣時有跋陀婆羅菩薩白佛言我於今日欲少諮問唯願天尊爲我解說說是語時八万四千諸菩薩等各脫瓔珞散佛供養所散瓔珞住佛頂上如須弥山巖頭可觀有千化佛坐山窟中時諸菩薩白佛言世尊此賢劫千佛過去世時種何功德常生一處同共一家於一劫中次第當得菩提化度衆生介時世尊告諸菩薩言吾當爲汝分別廣說汝今當知乃往過去無量百千万億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此世界名大莊嚴劫名大寶有佛名寶燈燄王如來佛壽半劫正法化世住於一劫像法化世住於二劫於像法中有一大王名曰光德十善化民如轉輪王介時大王敎諸人民謂毗陀論時學堂中有千童子年各十五聰敏多知聞諸比丘讃佛法僧有一童子名蓮花德白善揥比丘言云何名佛法僧比丘答言

波羅蜜滿足　淨性覺智慧　勝心得成就
故号名爲佛　無染性清淨　永離於世間
不觀世五蔭　常住名爲法　身心常無爲
求離四摶食　爲世良福田　故稱比丘僧

時千童子聞三寶名各持香花隨彼比丘入塔禮拜見佛色像五體投地即於像前發弘誓願各發阿耨菩提心過算數劫必得成佛如今世尊隨壽長短皆命臨終時以聞三寶善根因緣故除却五十一劫生死之業命終之後得生光世自憶往世聞三寶名得生天上時千光王各乘宮殿持七寶花至塔供養於像時千光王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慧日大名稱　久住善寂地　聞名除諸惡
自然生光世　我今頭面禮　歸依大解脫

說此偈已各還光世跋陀婆羅汝今當知時彼國王十善化人者久已成佛毗婆尸如來是善揥比丘尸棄如來是時千童子豈異人乎今拘留秦佛乃至最後樓至如來是跋陀婆羅汝今當知我與賢劫千菩薩從彼佛所

開三寶名如發阿耨菩提心其事如是佛告跋陀婆羅菩薩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此娑婆世界有一大國名波羅奈王名光德常以善法化諸人民以國付子出家學道得辟支佛踊身虛空化十八變時千光王各以衣裓盛諸妙花至俊業林中供養辟支佛白佛言大德為我說法時辟支佛踊身虛空化十八變舒手現足中有一光王名曰慧見告餘光言我見辟支佛受持五戒以戒齋法當行十善觀諸緣起以此善根迴向甚深阿耨菩提願我作佛過於辟支佛百千万億時千光王命終之後於娑婆世界千四天下為千轉輪王壽命八万四千歲臨命終時雪山之中有一婆羅門聰明多智壽命半劫於先經中聞過去佛号栴檀莊嚴如來彼佛為說甚深檀波羅蜜不見施受心行平等時大仙人聞此事已從雪山出詣千聖王讚說施法時千聖王各以國土付其太子出家學道時千聖王於雪山中各立草菴求無上道即獲五通飛騰空虛壽命一劫時雪山中有大夜叉身長四千里利牙上出高八十里而十二里眼出迸血光如融銅左手持劒右手持叉住聖王前高聲唱言我今飢渴無所飯食惟王矜愍施少飲食時千聖王告夜叉言我等誓願一切施與各各以水澡夜叉手授以仙果而令食之夜叉得果怒棄置地告聖王言我父夜叉啖人精氣我母羅剎恒噉人心飲人熱血我今飢急唯須人心血何用果為時千聖王告夜叉言一切難捨無過己身我等今日不能捨心持用相與是時夜叉即說偈言

觀心無心相　四大色所成　一切悉能捨
乃應菩薩行

時雪山中有婆羅門名牢度跋提白夜叉言唯願大師為我說法我今不惜心之與血即脫單夜敷為高座即請夜叉令就此座時大夜叉即說偈言

欲求無為道　不惜身心分　割截受衆苦
能忍猶如地　亦不見受者　求法心不悔
一切無怯惜　猶如救頭然　普濟衆飢渴
乃應菩薩行

時牢度跋提聞是偈已身心歡喜即持利劒刺胷出心是時地神從地涌出白牢度跋提唯願大仙愍憐我等及山樹神莫為一鬼捨於身命牢度跋提告諸神言

此身如幻焰　隨現即變滅
猶如呼聲響　呼已更不應　四大五陰力
其勢不久停　於千萬億歲　未曾為法死
我今為法故　以心血布施　慎勿固遮我
障我無上慧　以此布施報　誓願成佛道
若後成佛時　要先度汝等

說此偈已卧夜叉前以劒刺頸施夜叉血即復破胷出心與之是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無雲而雷有五夜叉從四方來爭取分裂競共食之食已大叫踊立空中告千聖王誰能行施如牢度跋提如此行施乃可成佛時千聖王驚怖退沒不欲菩提生變悔心各欲還國時五夜叉即說偈言

不殺是佛種　慈心為良藥　大慈常安隱
終無老死異　一切受身者　畏殺毒害人
是故諸菩薩　教我不殺戒　汝今若畏死
常行不殺事　云何欲還國　捨靜求憒閙

時千聖王聞此語已皆默然住佛告跋陀婆羅菩薩汝今當知第一婆羅門讚檀波羅蜜者過去定光明王佛是牢度跋提者過去然燈佛是千聖王出家學道見然燈佛行諸苦行心生悔恨於一劫中墮大地獄雖墮地獄菩提願力莊嚴心故火不能燒從是已後復得值遇燈明王菩薩為其說法從地獄出廣為讚歎過去千佛解脫莊嚴佛乃至自在王佛時千聖王聞千佛名歡喜敬禮以是因緣超越九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跋陀婆羅汝今當知時千聖王豈異人乎我等賢劫千佛是也

種姓部第三（此別四部）

述意部　王族部　種姓部　求婚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白淨所承出自懿師摩王聖輪相襲德業重暉所以釋迦攝應示現降生託迹既顯苗裔遂彰故應迦毗丈六金容現三十二相之儀統領三千大千之化愍彼四流之漂運斯六度之舟也

王族部第二　如長阿含經云天地初成諸天下來食其地味變化為人因有諍起衆議立主選得一人豪族旅業為國主以治百姓此即是釋迦先祖之王（廣如前劫量篇具說）又依樓炭經云後有他王治化不如先王其壽遂減生至八萬歲展轉稍減至一萬歲乃至百歲從劫初有王名大人相已來依四分律總筭合有八萬四千二百五十三王出世其中別有十大轉輪聖王王四天下自外諸王不可備列且列如來七世祖族名諱具錄如下故五分律云過去有王名欝摩王（四分名懿師摩）此王庶子有四名一名照目（長阿含經名曰面光）二名聰目（經名實象）三名調象（經名路指）四名尼樓（經名莊嚴）尼樓王

有子名烏頭羅烏頭羅王有子名瞿頭羅瞿頭羅王有子名尸休羅尸休羅王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若依長阿含經四分律等皆云師子頰王有四子一名淨飯王有二子（一是佛二是難陀）第二白飯王有二子（一是調達二是阿難）第三斛飯王有二子（一是摩訶男二是阿那律）第四甘露飯王有二子（一是娑婆二是跋提）依智度論云師子頰王有一女名甘露味甘露味有子名施婆羅依雜阿含經云世尊姑子名低沙比丘是也依分別功德論云阿難有妹出家作比丘尼（不出名字）嫌迦葉訶阿難作小兒者是又大方便經云白淨王劫初已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不作輪王而作閻浮提王又優婆塞戒經云我於初釋迦佛所發心於寶頂佛所滿初僧祇於然燈佛所滿第二僧祇於迦葉佛所滿第三僧祇（俱舍論云逆次逢勝觀然燈寶髻佛則毗婆尸所謂三僧祇若正滿為言在於勝觀已滿為語在於然光經論不同理名抉矣良由作也高貴古今無比宿植福因今受勝報）

種姓部第三　如十二遊經云阿僧祇時有菩薩為國王其父母早終讓國與弟捨行求道遇見一婆羅門姓曰瞿曇因從學道婆羅門言當解王衣如吾所服受瞿曇姓於是菩薩受瞿曇姓入於深山食果飲水坐禪念道菩薩乞食遂還國界舉國吏民無能識者謂為小瞿曇菩薩於城外甘蔗園中以為精舍（佛所行讚經云甘蔗之苗裔釋無勝淨王財德純備故曰淨飯王案淨飯遠祖乃是瞿曇之後身以其前世居甘蔗園故姓號甘蔗之苗裔也）於中獨坐時有五百大賊劫取官物路由菩薩盧邊明日捕賊蹤跡在菩薩舍下四收菩薩前後劫盜法以木貫身立為尖標血流於地是大瞿曇以天眼見之便以神足飛來問曰子有何罪酷乃尒乎卿無子孫當何係嗣菩薩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王使左右弩弓射殺之瞿曇悲哀涕泣下棺斂之取土中餘血以泥團之著一器中還其精舍左血著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曇言是道人若其志誠天神當使血化為人却後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於此便姓瞿曇氏一名舍夷（舍夷者是西方貴姓之子）血化為人乃此宿世之事恐文繁故不可具說所因也又菩薩本行經云甘蔗王次前有王名大茅草即以王位付諸大臣大衆圍遶送王出城剃除鬚髮服出家衣王出家已持戒清淨專心勇猛成就四禪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壽命極長至年衰老肉消背曲雖復拄杖不能遠行時彼王仙諸弟子欲往東西求覓飲食取好軟草安置籠裏用盛王仙懸樹枝上何以故畏諸蟲獸來觸王仙時諸弟子乞食去後有一獵師遊行山野遙見王仙謂是白鳥遂即射之時彼王仙既被射已有兩滴血出墮於地即便命終彼諸弟子乞食來還見彼王仙被射命終復見有血兩滴在地即下彼籠將王置地集衆柴木焚燒王屍收骨為塔復將種種雜妙香華供養彼塔尊重讚歎承事畢了尒時彼地有兩滴血即便生出二甘蔗芽漸漸高大至時甘蔗熟日炙開剖其一莖蔗出一童子更一莖蔗出一童女端正可喜世無有雙時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時不生兒子今此兩童是王仙種養護看視報諸臣知時諸大臣召喚解相大婆羅門教令占相并遣作名彼相師言此童子者既是日炙熟甘蔗開而出生故一名善生又其從甘蔗出故第二復名甘蔗生又以日炙甘蔗出故亦名日種彼女因緣一種無異故名善賢復名水波時彼諸臣取甘蔗種所生童子幼小年時即灌其頂立以為王其善賢女至年長大堪能伏事即拜為王第一之妃

求婚部第四　如菩薩本行經云時迦毗羅城不遠復有一城名曰天臂彼天臂城有一釋種豪貴長者名為善覺大富多財積諸珍寶資產豐饒具足威德稱意自然無所乏少舍宅猶如毗沙門王宮藏無異彼釋長者生於八女一名為意二名無比意三名大意四名無邊意五名髮意六名黑牛七名瘦牛八名摩訶波闍波提（隋言大愛亦云梵天）而此梵天於諸女中年最幼小初生之日為諸能相婆羅門師觀占其體云此女嫁若生兒者必當得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乃至不用鞭杖治民時善覺女年漸長成堪欲行嫁白淨王聞自國境內有一釋氏甚大豪富生於八女端正少雙乃至相師占觀其女當生貴子時淨飯王聞是語已作如是言我今當索是女作妃令我甘蔗轉輪聖王苗裔不絕（此是律家作如是說又言大愛是菩薩母者此依阿波陀那經文又言輸頭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阿波陀那經說檢諸經文此義是實也）時淨飯王即遣使人往詣善覺大長者家求索大悲為我作妃波闍波提（隋言生活本）尒時善覺語彼使言善使仁者為我諮啓大王言我有八女一名為意乃至第八名為大悲何故大王求最小者大王且可待我處分七女竟已當與小女大悲作妃時淨飯王復更遣使語長者

言我今不待汝一一嫁七女訖然後取於大慈作妃汝八頭女我盡皆取時善覺釋報大王言若如是者依大王命隨意將去時淨飯王即遣使人一時迎取八女向宮至於宮已即納二女自用為妃其二女者第一名為意第八名大慧者自餘六女分與三弟一人與二並妻為妃時淨飯王納意姊妹內於宮中縱情婬戲歡娛受樂依諸王法治化四方又菩薩本行經云時甘蔗王有第二妃絕妙端正生於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家家象衆四名別成其第一善賢妃唯生一子名為長壽端正可喜世間少雙然其骨相不堪（公）作王時善賢妃如是思惟甘蔗種王有此四（十六）子炬面等輩兄弟群強我今唯有此之一子雖極端正而無有雙然其相分不堪為王作何方便令我此子得紹王位復作念是甘蔗王今於我遊無安敬愛深心染著縱情蕩意我今可窮極婦人莊飾之法令王於我重生耽緬若得如心我於彼處當乞求願思惟是已如上所說莊嚴自身令極殊絕至於王邊王見妃來生重愛敬縱逸其心見王生如是心已二人眠卧妃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今從王乞求一願願王與我王言大妃隨意不逆從心所欲我當與妃時妃重賛王言若與我願不得變悔王言一與妃願後若悔者當令我頭破作七分妃言大王王之四子炬面等輩願儐出國遣我生子長壽為王時甘蔗王即語妃言我此四子無有過失國境之內有何非祥不聽其住妃又白言王已先立誓我若悔者頭破七分王告妃言我如前言與妃

所願時甘蔗王過此夜後至明清旦集衆四子而告勑言汝四童子今可出去我治化內不得居住遠向他國時四童子胡跪合掌白父王言大王當知我等四人無有罪患無諸過咎云何父王忽然儐我出於國界王勑子言我知汝等實無過失此非我意駈儐於汝（公）此善賢大妃之意彼妃乞願我不違（十七）彼令汝出國時四王子所生之母各求乞隨見去王報諸妃隨汝意去時妃眷屬及諸臣百姓等各白王言今遣此四子令出國者我等諸臣各亦求隨去王言任意時甘蔗王勑諸王子從今已去若欲婚姻不得餘處取他外族還於自家姓內而莫令甘蔗種姓斷絕彼諸王子受父王教已各各自將所生之母并及眷屬資財諸馱乘等即向北方到雪山下經少時住有一大河名婆耆羅淡度於彼河上雪山頂進涉久停見川寬平無諸坑坎埠阜唯生軟細青草清淨可愛樹林華果蔚茂敷榮王子見已共相謂言可於此間造城治化尒時王子既安住已憶父王語於自姓中求覓婚姻不能得婦各納姨母及其姊妹共為夫妻依於婦禮一隨王教二恐釋種雜亂相生尒時日種甘蔗之王召一國師大婆羅門來語之言大婆羅門我四王子今在何處國師答言大王當知王之四子已各出國向於北方乃至已生端正男女時甘蔗王為自所愛諸王子故心思欲見意情歡喜而發是言彼諸王子能立國計大好治化彼等王子是故立姓排為釋迦以釋迦住大樹蓊蔚枝條之陰北故名為奢英耆奴夷耶以其本於迦毗

羅仙處所住故因城立名故名迦毗羅婆蘇都時甘蔗王三子沒後唯一子在名尼拘羅（情言別成）長阿含經云住直樹林又号釋林曰林為姓又父王聞四子端正曰此真釋子也

降胎部第四（此別六部）

述意部　現衆部　覩機部　呈祥部

降胎部　契道部

述意部第一

夫誠心內感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求則法身叵見是以能仁大師隨緣訃機愍焰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未霧託白淨之宮降摩耶之胎啓黃金之色破無明之闇啓茲三惑示盡齒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也

見衆部第二

如因果經云尒時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為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因土現種種身為諸衆生隨宜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衆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因土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應為父母觀此五已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衆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運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見瞬動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坐諸天衆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尒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弥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搖三者諸魔宮毛隱蔽不現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

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動不能自禁是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覩外五現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願為我釋此因緣耶便荅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體血現迷悶於地深歎無常尒時有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度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孤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深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卧無明牀　長沒愛欲海
求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我於此不久

尒時菩薩以偈荅曰

當下閻浮提　迦毗羅斾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智種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淨開八正路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量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又智度論問菩薩何以生兜率天上不在上生不在下生是大福德應自在生荅曰有人言作業熟故應是中生又下生地中結使厚濁上地中結使猛利兜率天上不厚不利智慧安隱故又佛出世時不欲過故若於下地生命短壽終時佛未出世若於上地生命長壽未盡復過佛出時故兜率天於六天及梵之中上三下三於彼天下必生中國中夜降神中夜出迦毗羅國行中道得菩提中道為人說法中夜入無餘涅槃以好中法故中天上生

觀機部第三

如菩薩降胎以四種觀人間一觀時二觀土地三觀種姓四觀生處初觀時者時有八種佛出後第一人壽八萬四千歲時乃至第八人壽一百餘歲菩薩如是念人壽百歲佛出時到是名觀時第二觀土地者諸佛常在中國生多豐財寶其土清淨第三觀種姓者佛生二種姓中若刹利若婆羅門刹利種勢力大故婆羅門種智慧大故隨時所貴佛於中生第四觀生處者何等母人能懷那羅延力菩薩亦能自護淨戒如是觀竟唯中國迦毗羅淨飯王后能懷菩薩如是思已於兜率天下不失正慧入於母胎又佛本行經云尒時兜率天衆之中有一天子名曰金團往昔已來數曾下到閻浮地補處菩薩名曰護明護明知已告金團言金團天子汝數下至閻浮提中汝應知彼城邑聚落諸王種族一生菩薩當生何家金團天子報言尊者我甚知之尊者善聽我今當說護明言善金團言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菩提道場處所在彼閻浮摩伽陀國境界之內昔諸佛成菩提處如是展轉遍歷天下諸國王處皆不稱菩薩意金團天子復作是言我於閻浮提一切諸國處處聚落處處諸王處處城邑處處刹利各住諸城而是刹利造種種業我為尊者經歷已來生於無量疲極苦惱心迷意乱更不復能觀看餘處惟有一刹利從本以來至於大衆平量安立世世轉輪聖王之種乃至甘蔗苗裔已來子孫相承在彼迦毗羅婆蘇都釋種所生其王名為師子頰王其子名為輸頭檀王一切世間天人之中有大名稱尊者堪為彼王作子護明菩薩報金團言善哉善哉金團天子汝善觀察諸王家種我亦念在於此家生我今深心如汝所說金團當知我定往生彼家作子金團往昔一生補處菩薩所託家者有六十種功德具足滿於彼家何等六十彼家本來清淨好種（一）一切諸聖恒觀彼家（二）彼家不行一切惡事（三）彼家所生悉皆清淨（四）彼家種姓真正無雜（五）彼家體流嫡嫡相承無有斷絕（六）彼家昔來不斷王種（七）彼家所生一切諸王皆往昔時積種善根（八）生彼家者常為諸聖之所讚歎（九）彼家生者具大威德（十）彼家多有端正婦女（一十）彼家多有智慧男兒（二十）彼家所生心性調順（三十）彼家所生無有戲調（四十）彼家生者無所可畏（五十）彼家生者不曾怯弱（六十）彼家生者聰明多智（七十）彼家生者多解工巧（八十）彼家生者皆無過罪（九十）彼家所生不與世間工巧雜合亦不貪財以為活命（二十）彼家所生常好朋友（一二十）彼家所生不以殺害諸蟲諸獸以自活命（二二十）彼家種姓恒知恩義（三二十）彼家種族能修苦行（四二十）彼家所生不隨他轉（五二十）彼家所生不曾懷恨（六二十）彼家所生不結癡心（七二十）彼家生者不以怖畏隨順於他（八二十）彼家生者畏殺害他（九二十）彼家生者無有罪過（三十）彼家生者乞食得多（三十一）至彼家生者無空發遣（二三十）彼家剛強難可降伏（三三十）彼家法則恒出禮律（四三十）彼家常樂布施衆生（五三十）彼家建立因果勤劬（三十六）彼家所生世間勇健（七三十）彼家恒常供養

切諸仙諸聖（八三）十彼家恒常供養神靈（十三）（九）彼家恒常供養諸天（十四）彼家恒常供養丈夫（一四）十彼家歷世無有怨讎（二四）十彼家名聞威振十方（三四）十彼家一切諸宗為最（四四）十彼家生者上世已來悉是聖種（五四）十彼家生者於聖種中最為第一（六四）十彼家生者位是轉輪聖王之種（七四）十彼家生者是大威德人之種姓（八四）十彼家生者多有無量眷屬圍遶（九四）十彼家生者所有眷屬不可破壞（十五）彼家生者所有眷屬勝一切人（一五）十彼家生者悉孝養母（二五）十彼家生者皆孝順父（三五）十彼家生者悉皆供養一切沙門（四五）十彼家生者悉皆供養諸婆羅門（五五）十彼家生者豐饒五穀倉庫盈溢（六五）十彼家生者多有金銀車璩碼碯一切資財無所乏少（七五）十彼家生者多畜奴婢象馬牛羊一切具足（八五）十彼家生者不曾事他（九五）十彼家生者如是一切眾事具足於世間中無所乏少（十六）佛告金團天子凡是一生補處菩薩處於母胎彼母若有三十二種相具足者乃能堪受菩薩在胎何等為三十二事一彼母人正德而生二彼母支體具足三彼母人德行無缺四彼母人所生得處五彼母人為行庶幾六彼母人種類清淨七彼母人端正無比八彼母人名字得稱九彼母人身體形容上下相稱十彼母人未曾產生十一彼母有大功德十二彼母恒念樂事十三彼母心常隨順一切善事十四彼母無有邪心十五彼母身口及心自然調伏十六彼母心口無所畏十七彼母多聞惣持十八彼母拯女工巧十九彼母心無諂曲二十彼母心

無誑詐二十一者彼母人心無有瞋恚二十二者彼母人心無有嫉妬二十三者彼母人心無有慳悋二十四者彼母人心無有急速二十五者彼母人心難可迴轉二十六者彼母人體有至德二十七者彼母人心能懷忍辱二十八者彼母人心有慚有愧二十九者彼母人得薄婬怒癡三十者彼母人行無女家過三十一者彼母人行孝順向夫三十二者彼母人出生一切諸德一切諸行皆悉具足如是母人乃能堪受一生補處後身菩薩欲入母胎之時取鬼宿日然後乃入於母胎中其受一生補處菩薩母胎已前其母必須受八關齋然後菩薩入於彼胎護明菩薩復作是言我受有不為世間一切錢財五欲快樂故下人間受此一生唯欲安樂諸眾生故哀愍苦惱諸眾生故

呈祥部第四　依佛本行經云尒時護明菩薩冬分過已至於最勝春初之時一切樹木諸華開敷天氣澄清溫涼調適百草新出滑澤和柔滋茂光鮮遍滿於地正取鬼宿是合之時為彼諸天說於法要悉令歡喜時淨居天告彼一切諸天大眾言汝等今見護明菩薩欲生時莫生憂惱何以故彼下生時必定當得成阿耨菩提成已還來至此天宮為汝說法猶如往昔毗婆尸佛乃至迦葉佛等皆從此去還來到此為汝說法如前無異尒時菩薩於夜下生當欲降神入胎時時彼摩耶夫人當其夜白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從今夜欲受八禁清淨齋戒所謂不殺生不偷盗不婬妷不妄語不飲酒不兩舌不惡口不無

義語又願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不生邪見我當正見諸眾生等柔戒齋法我當受持我今樂念恒常勤行於諸眾生當起慈心時淨飯王即報夫人言心所愛樂隨意而行我今亦捨國王之位隨汝所行而有偈言

王見菩薩母　從坐恭敬起　如母如姊妹
心不行欲想

菩薩正念從兜率下託淨飯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脇住已是時大妃於睡眠中夢見有一六牙白象其頭朱色七支拄地以金裝牙乘空而下入於右脇夫人夢已明旦即向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於昨夜作如是夢當入於我右脇之時我受快樂昔所未有從今日後我實不用世間快樂此夢瑞相誰占夢師能為我解時淨飯王召一宮監內侍女人而告之言汝速疾來至外宣勅語我國師大那摩子令追喚八婆羅門大占夢師彼使依王勅已喚得八婆羅門八婆羅門等聞王語已善知諸相善占夢祥即具諮王大王善聽所夢瑞相我當具說如我所見往昔神仙諸天經於典籍所載為說偈言

若母人夢見　日天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
必作轉輪王　若母人夢見　月天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　諸王中最勝　若母人夢見
白象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　三界無極尊
能利諸眾生　怨親悉平等　度脫千万眾
於深煩惱海

尒時占夢婆羅門師白大王言夫人所夢其相甚善大王今者當自慶幸夫人所產必生聖子彼於後時必成佛道名聞遠至時淨飯王聞諸占師說此偈已心大歡喜多以財施時淨飯王聞此相師占覩

妃夢云是吉祥瑞占相之後即於其國迦毗羅城四門之外幷衢道頭街巷所有人行處安大無遮義會之施所須飲食財貨宅舍畜生皆悉與之又阿私陀及五通仙人聞菩薩從兜率陀天正念下至淨飯王宮夫人右脇入於胎時放大光明遍照人天一切世界後此大地具足六種十八相動時阿私陀見未曾有事心大驚怖毛孔悉竪今有何緣此大地動有何果報時彼仙人少時思惟然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不能自勝作是唱言希有大聖不可思議世間當出大富伽羅又菩薩初從兜率下時入母右脇受胎託已時有一天名曰速往至諸地獄大聲唱言汝諸人輩一切當知菩薩今從兜率天下入於母胎是故汝等速發誓願願生人間地獄衆生聞此語已所有衆生往昔已來曾種善根復造雜業以惡強故墮於地獄彼等各各而相觀見欣離地獄復得光明身心安樂復得聞於速往世間諸天之聲捨地獄身即生人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諸衆生等往昔已來種善根者皆來於此迦毗羅城四面託生

降胎部第五　如涅槃經云菩薩下時欲色界諸天悉來侍送發大音聲讚歎菩薩以口氣風故令地動又念佛三昧經云菩薩欲降母胎時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六種震動又因果經云爾時菩薩欲降母胎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伎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華隨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身現於外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無量見此相已然後而覺生希有心即以此狀具告白淨王知爾時白淨見此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召善相婆羅門占之知菩薩處胎出已成佛功德利益不可具說爾時兜率天衆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爲其眷屬聽法作此念已便即下生其數有九十九億諸天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及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不可稱計菩薩在母胎行住坐臥無所妨礙不令母有諸苦患事菩薩至晨朝於母胎中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爲欲界諸天說法於日晡時爲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依普曜經云菩薩在母胎十月閒化訓諸三十六億諸天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衆行也）華嚴經云菩薩於母胎中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普見菩薩於胎中如明鏡中見其面像

受胎部第六　如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喜見菩薩曰汝欲知過去諸佛滅不滅刹土不耶當知我過去身其無數不可稱不可量即以神足入濕生界衆相具足與無數阿僧祇爲濕識衆生說法令濕識隨意所願各得解脫入化卵等生隨意所願各得解脫亦復如前復以神足現當來世界入四生中各得解脫亦復如前如我今日在母胎中與諸十方神通菩薩說不退轉難有之法亦以神通入天四生入地獄四生餓鬼四生畜生四生於四生中胎化二生盡漏得疾濕卵二生盡漏稍遲化生胎生是利根人濕卵是鈍根人又佛告阿難諦聽善思念之吾今與汝一一分別大士雖有之行阿難白佛言願樂欲聞佛告阿難去此東南方一億一万一千六十二恒河沙刹彼有世界名曰思樂佛名香焰如來於彼現般涅槃而來至忉利天宮經歷無數阿僧祇劫三十六返作大梵天王三十六返作帝釋身三十六返作轉輪王所度衆生無墮二乘及諸惡趣何以故皆是諸佛神智所感佛告阿難如來有胎分耶無胎分耶阿難白佛言如來之身無有胎分也佛告阿難若如來無胎分者云何如來十月處胎教化說法耶阿難白佛言如來有胎分者此亦處寂無胎分者亦復處寂爾時世尊即以神足現母摩耶身中坐臥經行數大高座縱廣八千由旬金銀梯陛天繒天蓋懸處虛空作倡伎樂不可稱計復以神足東方去此娑訶世界万八千土菩薩大士皆來雲集南西北方四維亦爾復有下方六十二億刹土諸神通菩薩亦來大會上方七十二億空界菩薩亦來雲集入胎中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世尊曰此諸菩薩大士雲集欲聽世尊不思議法如是三昧億千那由他如今如來入何三昧居於胎中與諸大士說不思議法佛告文殊汝今觀察一住二住乃至十住一生補處諸方菩薩名當其位勿相雜錯今此大衆清淨無雜皆生枝葉亦無穢惡令此坐上無有一人雜穢惡者有退轉者所以者何是利根不處生死

又問彌勒心有所念幾念幾相識耶彌勒言舉手彈指之頃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

形皆有識識念極微細不可執持佛之威神入彼微識皆令得度此識教化非無識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　扗八

釋音

踶（都奚切）裬（波茜切）沛（傍蓋切）捎（古岳切）極（以成切）躅（直錄切）聱（側叶切）鬌（去乳切）馱（唐佐切）戴（音…）瘠（音仗）紐（女久切）憒閙（上古對切下女教切心亂也）綦（作含切）褱（以制切）頰（古協切）酤（苦暴切）猊（丁含切）豜麪（上音…）萎（為公切）於爲切流（羊晉切）梯榿（上…下…切）鱛（疾陵切）

法苑珠林卷第九（之二）（千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扗九

出胎部第六（此別八部）

述意部　迎后部　感瑞部　誕孕部

招福部　降邪部　同應部　校量部

述意部第一

竊思定光授記逆号能仁玄符合契啟託化釋種萌兆於未形之前跡乎於已生之後照炳人天縣綿曠劫其爲源也遠乎勝矣所以神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九龍灑水神瑞非一祥吉徵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後孕異虹軒產殊禹徼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從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光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胸前蹈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頹虎鼻入乘雙瞳方我妙色較其升降者也

迎后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尒時菩薩聖母摩耶懷孕菩薩將滿十月垂欲生時彼摩耶大夫人父善覺長者即遣使人詣迦毗羅淨飯王所又云夫人父名善智奏大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大夫人懷藏聖胎威德既大若彼產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終我意欲迎我女摩耶還我安止住於嵐毗尼中共相娛樂盡父子情惟願大王莫生留難乞垂哀愍遣放女來我家產訖即還送還時淨飯王聞善覺使作是言已即勑有司其迦毗羅城及提婆陀河兩間之中平治道路具辦幡華種種音樂僕從人物不可稱計送妃至家（云云自外）

感瑞部第三

如普曜經云太子滿十月已臨產之時先現瑞應三十有二一後園樹木自然生果二陸地生青蓮華大如車輪三陸地枯樹皆生華葉四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五地中二萬寶藏自然發出六名香好熏遍布遠近七雪山中出五百白師子羅住城門無所嬈害八五百白象子羅住殿前九天爲四面細雨澤香一十其王宮中自然泉水百味飲食給諸虛渴十一諸龍王女在虛空中現半身住十二天万玉女抱孔雀拂現宮牆上十三諸天玉女持萬金瓶盛甘露住虛空中十四天萬玉女手執万瓶皆盛香水行住虛空十五天萬玉女手執幢蓋而住侍焉十六諸天玉女羅列而住皷百千樂在於虛空自然相和十七四瀆江河清澄不流十八日月宮殿停住不進十九沸宿下侍諸星衛從二十交露寶帳普覆王宮二十一明月神珠懸於殿堂光明晃煜二十二宮中燈火爲不復明二十三箧笥衣被在梳架二十四奇珎環珞一切寶藏自然出現二十五毒虫隱藏吉鳥翔鳴二十六地獄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七地爲大動丘墟皆平二十八四衢街巷平正散華二十九諸深坑漸悉皆爲平三十魚獵怨惡一時慈心三十一境內孕婦產者悉男聾盲瘖瘂癃殘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一切樹神半身出現低首禮拜是爲三十二瑞當此之時堀塲左右莫不雅奇歎未曾有

誕孕部第四

如因果經云菩薩處胎十月滿足身諸支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夫人憶入園遊觀工物後宮端正婇女凡有八萬四

千以用侍摩耶夫人又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皆持香華往藍毗尼園王又勑諸群臣百官夫人皆悉從從於是夫人即升寶轝與諸官屬及婇女前後導從往藍毗尼園尒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虛空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而出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弥勒當知汝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成無上等正覺我以右脇生汝弥勒從頂生如我壽百歲弥勒壽八萬四千歲我國土土汝國土金我國土苦汝國土樂　又依菩薩本行經云尒時菩薩見母立地以手攀樹枝時在胎正念從坐而起自餘一切諸衆生母欲生子時身體遍痛受大苦惱數坐數起不能自安其菩薩母熙怡坦然身受大樂是時摩耶夫人立地以手執波羅叉樹枝訖即生菩薩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表如來得成於佛已無疲勞倦能拔一切諸煩惱根割斷一切諸煩惱結猶如截於多羅樹頭畢竟不生無相無形無後生法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又復一切諸衆生等生苦逼故在於胎內處處移動菩薩不然從右脇入還住右脇在於胎內不曾移動及欲出時從右脇生不爲衆苦之所逼切此是菩薩未曾有事表成佛已盡其後際修行梵行永無有畏常得快樂無復諸苦　又菩薩初從母胎右脇正念生時放大光明悉皆遍照此是菩薩未曾有事表成佛已裂破無明黑暗之網能出明淨大智慧之光又菩薩初從右脇出已正心憶念時菩薩母身體安常不傷不損無瘡無痛菩薩母身如本無異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行於梵行不缺不減具足不少　又菩薩初從母胎出時無苦無惱安庠而起一切諸穢不能汙染不同衆生猶如如意瑠璃之寶用於迦尸迦衣裹時各不相染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在於世間住於世間示希有法世間穢濁不汙不染　又菩薩初從母胎出時天帝釋將天細妙憍尸迦衣裹於自手於先承接菩薩身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創爲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於先勸請如來說法　又菩薩初從右脇生時四大天王抱持菩薩將向母前示其母言世大夫人今可歡喜夫人生子既得人身諸天猶尚歡喜讚歎況復於人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無量四衆皆向如來聽受於法依如來教不違不背又菩薩生已立在於地仰觀於母右脇之時口作是言我此身形從今日後不復更受於母脇中不入胎卧此是於我最末後身我當作佛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口作是言我今生分一切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是如來往先瑞相　又涅槃經云菩薩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將執持幡蓋振動無邊世界金色晃曜彌滿虛空難陀龍王及跋難陀以神通力浴菩薩身諸天形像承迎禮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捨欲如棄涕唾不爲世樂之所迷惑出家修道樂於閑寂爲破邪見六年苦行於諸衆生平等無二心常在定初無散亂相好嚴麗莊飾其身所遊之處丘墟皆平衣服離身四寸不隨行時直視不顧左右所食之物物無完過坐起之處草不動亂爲調衆生故往說法心無憍慢

招福部第五

如因果經云太子生時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華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權經云行七步者爲表七覺意）舉其右手而師子吼云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說是語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机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普曜經云諸天釋梵雨淨名香丸旋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薩瑞應本起經云梵釋下侍四天大王捧菩薩身置金机上修行本起經云龍王兄弟左雨溫水右雨冷水釋梵天衣裹菩薩身也）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維羅衛國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傾有一百万日月四百万億天下三千吉味畢其要故如華戎之判舜焉而莽海內無云夕每七國是軒轅氏居之郡氏注云天世國由以此而書天地中央來焉甚濕復淚宮云以慈顏之外積爲九其諸其壯歷勝於中國吳婚春秋云季子入周見津青之服三代之禁云又贊爽之國盟有此牟華此而辨東出即也爲正故當陵其時代收張不可同於中天始未當文）又智度論問曰何故佛作金色答曰若鐵在金邊則不現今現在金比佛在時金則不現佛在時金比閻浮那金則不現閻浮那金比大海中轉輪聖王道中金沙則不現金沙比金山則不現金山比須彌山金則不現須彌山金比三十三諸天瓔珞金則不現三十三天瓔珞金比炎摩天金則不現炎摩天金比兜率陀天金則不現兜率陀天金比化自在

天金則不現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則不現他化自在天金比菩薩身色則不現如是妙色故名金色相

又瑞應經云太子初生之時天龍八部示於虛空作天伎樂歌唄讃頌燒香散華雨衆天衣瓔珞繽紛不可稱數又於樹下忽生四井八功德水瑞應有三十四相不可具說（略出前三十二相中記）

降邪部第六

如瑞應經云太子初生之時是時大王即嚴四兵共諸臣等入園見太子奇瑞如是一喜一懼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衆輦之上與諸群臣婇女諸天作伎隨從入城王未識三號即將太子往詣天祠太子即入梵天形像皆從坐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禮敬大王豈不見如是相耶云何而令來此禮我白淨王及諸大臣等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祠還入後宮普曜經云太子至祠說偈言

初生動三千　釋梵須倫神　日月衆天王
來稽頭面禮　何有天過是　將吾到其所
超天天中天　天無比況勝　隨俗來現此
現瑞人歎喜　若干衆奉養　過聖天中天

於是天王釋梵四王各捨本位尋時來下五體投地禮菩薩足諸天人民百千之衆默然歎嗟稱揚洪音歎未曾有歡喜踊躍天地大動天雨衆華百千伎樂不鼓自鳴諸天形像現其本身禮菩薩足則在前住於是頌曰

須彌比芥子　過天龍王變　日月積勞耶
慧德豈禮敬　三千界自歸　芥子比須彌
牛跡比大海　上尊過日月　若能禮其尊
功福不可計　各各得安隱　億世無限量

同應部第七

如瑞應經云當尒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經云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純白駿騣貫珠故名爲騫持奴名闡持

又瑞應本起經云奴名車匿馬名揵陟時王廐中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倉頭（普曜經云五千青衣生力士）尒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有諸商人從海採寶而還各貢奇珍奉貢上王諸瑞吉祥當名太子爲悉達尒時八王子亦於白淨王同生太子各懷歡喜共制好名又佛本行經云迦維羅閱國有八城合有九百万户調達以四月七日生佛以四月八日生佛弟難陀以四月九日生阿難以四月十日生調達身長一丈五尺四寸佛身長一丈六尺難陀身長一丈五尺四寸阿難身長一丈五尺三寸其貴姓舍夷長一丈四尺其餘國種皆長一丈三尺菩薩外家去城八百里姓瞿曇氏作小王主百萬户名一億工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水光其婦母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室內皆明因字之爲瞿夷晉言明女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其父名水光長者太子第二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其父名移施長者太子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懌長者以有三婦故太子父王爲立三時殿殿有二萬婇女三殿凡有六萬婇女以太子當作遮迦越王故置有六萬婇女

校量部第八

如瑜伽論云四種入胎一正知而入不正知住出二正知入住不正知而出三俱能正知四俱不正知初謂輪王二謂獨覺三謂菩薩四謂所餘有情實性論偈云

從天退入胎　現生有父母　在家亦嬰兒
習學諸伎藝　戲樂及遊行　出家行苦行
現就外道學　降伏於天魔　成佛轉法輪
示導入涅槃　諸薄福衆生　不能見如來

瑞應經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讃云於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藍尼苑見無憂華舉右手摘從右脇出今詳世代既通譯人前後允就經文難可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見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即莊王一十秊四月辛亥恒星不見星殞如雨捡內外以四月爲正也

侍養部第七（此別三部）

述意部　養育部　善微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妙寂通圓智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假資於侍衛但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微不瞻機化萬途受說非一或假安禪悟道或稱慧解開襟或示嬰孩扶侍或現乳哺資養緣悟多種不可一例此是誘物之能濟俗之術也

養育部第二

依佛本行經云尒時太子既誕生適滿七日其太子母摩耶夫人遂便命終或有師言摩耶夫人壽命算數唯三七日是故命終雖然

但往昔常有是法其菩薩生滿七日已而菩薩母皆取命終何以故以諸菩薩幼年出家母見是事其心碎裂即便命終又薩婆多師母見生子身體端正希奇之事歡喜不勝即便命終命終之後即便往生忉利天上時淨飯王見夫人命終之後即便喚召釋種皆令雲集而告之言汝等眷屬並是國親今是童子嬰孩失母乳哺之寄將付囑誰教令養育使得存活誰能憐愍愛如己生時有五百釋種新婦彼等新婦各各唱言我能養育我能瞻看時釋種族語彼婦言汝等一切年少盛壯意耽色欲不能依時養育依法慈憐唯此摩訶波闍波提親是童子真正姨母是故堪能將息養育童子之身時淨飯王即將太子付囑姨母而告之言善來夫人如是童子應當養育善須護持應令增長依時澡浴又別簡取三十二女令助養育以八女人擬抱太子以八女人洗浴太子以八女人令乳太子以八女人令其戲弄是時摩訶波闍波提白淨飯王言謹依王勅不敢乖違

養鞠部第三

又佛本行經云從太子出生已來淨飯王家日日增長一切財利金銀珍寶二足四足無所乏少而說偈言

五穀及財寶　金銀諸衣服　或造或不造
自然得充足　童子及慈母　乳酪蘇常豐
慈母少乳者　悉皆得盈溢

時淨飯王所有怨讎自然皆悉生平等心已漸生親厚同一心意風雨隨時無諸災雹亦無擾亂少種多收一切人民如法而行種種布施作諸功德人無枉橫皆並歡喜猶如天上無有差殊以太子威德力故如是諸事莫不成就如偈所說

人世順尊教　不慳亦不惜　無不如法行
慈心不起煞　飢渴既得解　飲食皆充足
一切悉歡喜　並受如天樂

又普曜經云菩薩生已七日其母命終受忉利天上福相適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梵魔妻手執寶纓付菩薩母又瑞應本起經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又大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薨福應升天非菩薩咎又因果經云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

占相部第八（此別八部）

述意部　勅占部　呈恭部　現相部
業因部　同異部　校量部　百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聖無方隨緣顯晦從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家世則輪王遁跡門望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洛邑國朝八萬有逾於稽嶺宗親藉甚熟可詳焉縱呂工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較其優劣昇沉有異也

勅占部第二　如瑞應經云尒時白淨王令訪得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相師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之眼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為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聖王領四天下第一之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為王斷於疑惑時王心自思惟香山途路嶮絕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請來至此王作念時阿私陀仙遙知其意騰空而來為王相之王見來已喜慰不可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仙人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曰唯願善相太子仙人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悲泣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即問仙人我子有何不祥而悲泣耶荅言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但恨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若有眾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久不明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今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為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又佛本行經云大王我今自慨年耆根熟衰朽老邁當於尒時不得覩見失此大利是故我今悲惋自傷非夜不吉即為大王而說偈言

自恨我有大顛倒　不值此當得道時
空過一生無所聞　豈非是我失大利
我今年老根純熟　死時將至不復賒
念此生分得遭逢　所以一喜一憂懼
大王釋種方興盛　誕此童子福德人
一切諸苦遍世間　此悉能令得安樂

呈恭部第三　依佛本行經云是時摩耶詣童子所至已抒手抱童子頭令向仙人擬禮拜仙人之足是時童子威德力故其身自轉足向仙人時淨飯王更復其扶迴童子

頭令拜仙人童子力故足還自轉向彼仙人時淨飯王復迴童子頭向仙人還復轉足如是至三其阿私陁遥見童子是時童子放常光明照觸大地童子威德端正可喜色純黃金頭如寶蓋鼻直而圓臍髀下垂支節正等無缺無減具足非穢時阿私陁即從坐起白於王言大王莫將童子聖頭迴向於我何以故彼頭不合頂禮我足我頭應當頂禮彼足復唱是言希有希有大人出世最大希有大人出世我本從天所聞者即此童子真實定是如彼不異時阿私陁整理衣服偏袒右髀右膝著地（見卷九）申其兩手抱持童子安其頂上還（十三）（入）段本座本座坐已還下童子置於膝上

現相部第四

如佛本行經云時淨飯王復白仙言大師我意欲令我子常在云何方便及今幼年幼使捨我阿私陁仙復白王言大王我實不能畢正決定說是方便令作障礙時淨飯王復語仙人作如是言大師善聽我今當作種種方便設方便已不令我子從今幼稚及到盛年不聽輒離捨我出家阿私陁仙即問王言大王今者因何事故說如是語時淨飯王報彼仙人阿私陁言尊師當知如我國內所有相師皆語我言若是童子在家當作轉輪聖王以是因緣我如是語阿私陁仙復白王言大王當知彼等相師皆大妄語何以故如是勝相非是轉輪聖王之相今此童子有百善相八十隨形挺特殊妙分明炳著皆悉具足時淨飯王問仙人言大師何等是八十隨形好時阿私陁具白王言（具錄八十）故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好文殊經分依勝天王經說）

種好者一無能見頂三頂骨堅實三頞廣平正四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紺琉璃色五目廣長六鼻高圓直而孔不現七耳厚廣長埵輪成就八身堅實如那羅延九身分不可壞十身節堅密十一合身迴顧猶如象王十二身有光明十三身調直十四常少不老十五身（入）（見卷九）恒潤澤十六身自將衛不待他人（十三）十七身分滿足十八識滿足十九容儀具足二十威德遠震二十一一切向不背他二十二住處安隱不危動二十三面門如量不大不長二十四面廣而平二十五面圓淨如滿月二十六無顰額容二十七進止如象王二十八容儀如師子王二十九行步如鵝王三十頭如摩陁那果三十一身色光悅三十二足趺厚三十三爪如赤銅葉三十四行時印文現地三十五指文莊嚴三十六指文明了不闕三十七手文明直三十八手文直三十九手文不斷四十手足如意四十一手足紅白色如蓮華四十二孔門相具四十三行步不減四十四行步不過四十五行步安平四十六齊深厚狀如盤蛇團圓右轉四十七毛色青紅如孔雀項四十八毛色潤淨四十九身毛右旋五十口出無上香身毛皆介五十一脣色潤澤如頻婆果五十二脣潤相稱五十三舌形薄五十四一切樂觀五十五隨衆生意和悅與語五十六於一切處無非善言五十七若見人先與語五十八音聲不高不下隨衆生樂五十九說法隨衆生語言六十說法不著六十一等觀衆生六十二先觀後作六十三發一音答衆聲六十四說法次第皆有因緣

六十五無有衆生能見相盡六十六觀者無厭六十七具足一切音聲六十八顯現善色六十九剛強之人見則調伏恐怖者見即得安隱七十音聲明淨七十一身不傾動七十二身分大七十三身長七十四身不染七十五光遍身各一丈七十六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身清淨七十八光色潤澤猶如青珠七十九手足滿八十手足德字依佛說寶女經云於是寶女問世尊曰如來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前世宿命行何功德而致是相遍布于體佛告寶女吾往古世行無量德合集衆行由（見卷九）得是相遍于身體今粗舉要（十三）如來之相足安（入）平立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堅固勸助而不退轉未曾覆蔽他人功德故　如來手足而有法輪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興設若干種種施故如來至真指纖長好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別說經義救護衆生令無患故如來手足生網縵理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未曾破壞他人眷屬故　如來手足柔輭微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而以惠施若干種衣細輭服故如來而有七合充滿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廣設衆施供諸乏故　如來之髀平正無節踝腨如鹿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受經典不違失故如來之身其陰馬藏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謹慎已身遠色欲法故　如來之身頰車充滿猶如師子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廣修淨業修行備故　如來至真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　如來支體具足成就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施以無畏安慰人故　如來手臂長出於膝大

人相者乃往古世人有作事佐助勸故如來身淨而無瑕疵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行十善無狀足故　如來腨戶充滿弘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其有病者施若干種藥將視療故　如來師子頰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班衆德本具足備故　如來具四十（十五）齒白淨齊大（廿九）人相者乃往古世志性等仁於衆生故如來（十七）牙齒無有間跡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救人諍鬪令和合故　如來頰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則以微妙可意之物而施與故　如來清白美好髮眉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善自護己身口心故　如來廣長舌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出言至誠護口之過故　如來頂髻大人相者以無量福供養究竟心行仁和與衆生頭使得覆蓋故　如來梵聲哀鸞之音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言語柔和與衆人言護口飾辭無災毀人間其所語無不悅故　如來瞳子如紺青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常以慈目察衆人故　如來之眼如月初生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無麁恭志心性和順故　如來眉間白毫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咨嗟歌誦閑居之德衆行故　如來頂上肉髻自然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敬賢聖禮尊長故・如來肌體柔軟妙好大人之相者乃往古世心念合集法品藏故　如來身形紫磨金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多施衣服臥具牀故　如來之體一一毛生大人相者乃往古世離於集會衆閙之故　如來之毛向上右旋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尊敬於師受善友教稽首從故　如來頂髮如紺青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慈傷群黎不以刀杖而加害故　如來之身平正方圓無有斜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已身衆生勸化安之令定意故　如來之脊如大將領善有威雄巍巍之德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爲諸正覺興立形像總脩塔寺及離散者勸使和合施無畏懼其諍訟者化令相順故　汝欲知之吾往世時行於無量不可計會衆德之本故如來宿世奉行如斯乃能致此三十二大人之相也　如第二十二梵聲相中依新婆沙論云如來梵聲相謂佛於喉藏中有妙大種能發悅意和雅梵音如羯羅頻迦鳥及發深遠雷震之聲如帝釋鼓如是音聲（廿）其八功（十九）德一者深遠二者和雅（十六）三者分明四（九）者悅耳五者入心六者發喜七者易了八者無厭　大智度論云如來有梵聲相如梵天王五種聲從口出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聞者悅樂三入心敬愛四諦了易解五聽者欲聞無厭菩薩亦有如是五種聲從口中出迦陵毗伽聲相可愛如大鼓音深遠　又新婆沙論問相是何義答標幟義是相義殊勝義是相義祥瑞義是相義問何故丈夫相唯三十二不增不減耶有尊者說曰若增若減俱亦生疑不違法相說有三十二者世間共許是吉祥義數不增減若三十二相莊嚴佛身則於世間最勝無比若當減者使有缺少若更增者則爲雜亂皆非殊妙故唯尒所三十二丈夫相也　又智度論問是三十二相三業之中何業種耶答曰是意業非身口業是意業利故又六識中是意識非五識以五識不能分別故問曰是三十二相幾時能成種答曰極遲百劫極疾九十一劫釋迦牟尼菩薩九十一大劫行辦得三十二相如經中言過去久遠有佛名弗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牟尼一名弥勒弗沙佛欲觀釋迦牟尼菩薩心純熟未即觀見之知其心未純熟而諸弟子心皆純熟又弥勒菩薩心已純（廿）熟而（廿九）弟子未純熟是時弗沙佛（十七）如是思惟一（七）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如是思惟竟弗沙佛欲使釋迦菩薩疾得成佛上雪山上入寶窟中入火禪定是時釋迦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弗沙佛坐寶窟中入火禪定放大光明見已心生歡喜信敬翹一脚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眴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七日七夜諦觀世尊目未曾眴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中得阿耨菩提釋迦菩薩貴其心思不貴多言若更以餘偈讚佛心或散亂是故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問曰何故釋迦菩薩心不純熟而弟子純熟弥勒菩薩自心純熟而弟子不純熟答曰釋迦菩薩饒益衆生心多自爲身少故弥勒菩薩多爲己身少爲衆生故　業因部第五　如得無垢女經云佛言菩薩成就四法得三十二丈夫相何等爲四一把金散佛或散浮圖二常以香油塗如來塔三種種華香伎樂布施四恭孫相隨供養和尚阿闍梨等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把金散浮圖　香油塗佛塔　施以華香樂
敬心供養師　行如是四法　得三十二相

端正甚奇妙　一切功德具

菩薩成就四法得八十種好何等爲四一種種妙衣莊嚴法座二供養他人心不生倦三於法師所不作鬪亂四教諸衆生修菩提行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妙衣嚴法座　供養他不倦　教衆生菩提
易得八十好　菩薩修行此　四種功德故
常於一切時　有勝相莊嚴

同異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問八十隨好爲在何處答在諸相間隨諸相轉莊嚴佛身令極妙好問相與隨好不相障耶答不尒相與隨好更相顯發如林中華顯發諸樹佛身如是相好莊嚴又如金山衆寶雜飾問菩薩所得三十二相與輪王相有何差別答菩薩所得四事勝一熾盛二分明三圓滿四得處復有五事勝一得處二極端嚴三丈像深四隨順勝智五隨順離染

校量部第七　佛阿毗曇經云以一千阿僧祇世界衆生所有功德成佛一毛孔如是成佛一毛孔功德遍如來身毛孔功德成佛一好如是成就八十種好功德增爲百倍乃成如來身上一相所成就三十二相功德增爲千倍乃成如來額上一白毫相以一千毫相功德增爲百倍乃成如來一頂骨相一切飛天所不能見頂如是不思議清淨功德聚成就佛身是故如來於天人中最爲尊勝

百福部第八　依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修一一相以百福德而爲圍遶修心五十具思心五十是則名爲百種福德善男子一切世間所有福德不及如來一毛功德如來一切毛孔功德不如一好功德聚合八十種好功德不如一相功德一切相功德不如白毫相功德白毫相功德復不及無見頂相功德是故如來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果報又新婆沙論問如契經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何謂百福答此中百思名爲百福何謂百思謂如菩薩造作增長足善住相業時先起五十思脩治身器令淨調柔次起一思正牽引彼後復起五十思令其圓滿譬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糞水而溉灌之彼亦如是始足善住相業有如是百思莊嚴乃至頂上烏瑟膩沙相業亦復如是由此故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問何者五十思耶答依十業道各有五思謂依離業道有五思一離殺思二勸導思三讚美思四隨喜思五迴向思謂迴所脩向菩提故乃至正見亦尒是名五十思有說依十業道各起下中上上勝上極五品善思如離脩靜慮有說依十業道各起五思一加行淨二根本淨三後起淨四非尋所害五念攝受有說緣佛一相起五十剎那未曾習思相續而轉謂如是百福一一量云何有說若業能感轉輪王位於四大洲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若業能感天帝釋位於二天衆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若業能感他化自在天王位於一切欲界天衆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若業能感大梵天王位於初靜慮及欲天衆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娑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勸請如來轉法輪福是一福量問彼請佛時是欲界繫無覆無記心云何名福有說彼住梵世欲來請時先起如是善心我當爲諸有情作大饒益請佛轉法輪尒時即名得彼梵福此不應理所以者何非未作時已成就故如是說者彼請佛已還至梵宮後世尊轉法輪時地神先唱如是展轉聲徹梵宮梵王聞已歡喜自慶發純淨心而生隨喜尒時乃至成就此福有說世界成時一切有情業增上力能感三千大千世界是一福量有說除近佛地菩薩餘一切有情所有能感富樂果業是一福量有說此中一一福量應以喻顯假使一切有情皆悉生盲有一有情以大方便令俱得眼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復次假使一切有情皆飲毒藥悶亂將死有一有情令皆除毒心得醒悟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復次假使一切有情皆被繫錄臨當斷命有一有情俱令解脫一時得命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復次假使一切有情壞戒壞見有一有情能令俱時戒見具足彼有情福是一福量評曰如是說所說皆是純淨意樂方便讚美菩薩福量然皆未得其實如實義者菩薩所起一一福量無量無邊以菩薩三無數劫積集圓滿諸波羅蜜多已所引思願極廣大故唯佛能知非餘所測如是所說廣大量福具足滿百莊嚴一相展轉乃至三十二相皆具百福佛以如是三十二百福莊嚴相及八十隨好莊嚴其身故於天上人中最尊最勝

遊學部第九（此別四部）

述意部　引師部　捔力部　校量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一切種智号悉達多樹自三祇之初獨高百劫之末揔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然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

外智無不爲川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愛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聖人之影迹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瞳矇應同類而誘凡隨異形而化物然後稱無上士號天中天良由愚智潛通凡聖難測不思議德而功莫大焉

召師部第二

如佛本行（集）經云時淨飯王知其太子年已八歲（因果經云年至七歲）即會百官群臣宰相而告之言卿等當知今我化內誰最有智智能悉通堪爲太子作師諸臣報言大王當知今有毗奢婆蜜多羅善知諸論最勝最妙如是大師堪教太子（已下略述）王即遣召而告之言尊者大師能教我太子一切伎藝諸書論不時蜜多報言大王謹依王命我今甚能心生歡喜即嚴五百釋種童子前後左右別有無量無邊童男童女隨從太子將昇學堂時彼大師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遂使其從座忽起起屈身頂禮於太子足禮拜起已四面顧視生大羞慙時蜜多羅生慙愧已於虛空中有一天子名曰淨妙從兜率宮共於無量無邊最大諸天神王恒常守護太子在彼虛空隱身不現而說偈言

世間諸伎藝　及餘諸經論
此人悉能知　亦能教示他　是勝衆生者
隨順世間故　往昔久習來　今示從師學
出世所有智　諸諦及諸力　因緣所生法
生已及滅無　一念知彼等　名色現不現
猶尚能證知　況復諸文字

尒時天子說此偈已以種種華散太子上即還本宮尒時太子即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旃檀作於書板純用七寶莊嚴四緣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於毗奢蜜多羅阿闍梨所而作是言尊者闍梨教我何書（自下太子有名說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華果）阿迦羅書（隋言節分）瞢伽羅書（隋言吉祥）耶寐（士反喊）尼書（隋言大秦國書）鴦瞿梨書（隋言指言）耶那尼迦書（隋言馭書）娑伽羅書（隋言牸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父與書毗多荼書（隋言起尺）陀毗荼國書（隋云南天竺）脂羅佉書（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波伽書（隋言嚴熾）僧佉書（隋言算計）阿婆勿陀書（隋言覆）阿㝹盧摩書（隋言順）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雜）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西）阿沙書（疏勒）支那國書（即此大唐國）摩那書（科斗）末荼叉羅書（中字）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提婆書（天）那伽書（龍）夜叉書乾闥婆書（天音聲）阿脩羅書（不飲酒）迦婁羅書（金翅鳥）緊那羅書（非人）摩睺羅伽書（大蛇）弥伽遮迦書（諸獸音）迦迦婁多書（烏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書（虛空天）欝多羅拘盧書（須彌北）逋婁婆毗提呵書（須彌東）烏差婆書（舉）膩差波書（擲）娑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低梨伽書（往復）毗棄多書（食殘）阿㝹浮多書（未曾有）奢娑多羅跋多書（如伏轉）伽那那跋多書（算轉）優差波跋多書（舉轉）尼差波跋多書（擲轉）波陀梨佉書（上句）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句）耶婆陀輸多羅書（增上句已上）末荼婆哂尼書（中流）梨沙耶婆多波恀比多書（諸山苦行）陀羅尼卑叉梨書（觀地）伽伽那卑麗叉尼書（觀虛空）薩婆沙地尼山陀書（一切藥草因）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薩婆婁多書（一切種音）

尒時太子說此書已復語蜜多阿闍梨言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未審尊者欲教我何書是時奢蜜聞於太子說是書已內心歡喜悅豫熙怡密懷私慙折伏貢高我慢之心向於太子而說偈言

希有清淨智慧人　善順於諸世間法
自己該通一切論　復更來入我學堂
如是書名我未知　其本悉皆誦持持
是爲天人大導尊　今復更欲從於師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詞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蹄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詳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盧爲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有篆籀之變體乎案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爲籀籀遷爲篆篆改成隷其轉易多矣至於傳字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揩奠鍼殳名實雖繁爲用蓋尠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爲敏則莫要於隷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　又佛本行經云時淨飯王復集群臣言何處有師最便武伎教我太子諸臣報王此處有釋名爲善覺其子名羼提提婆（隋言天）堪教太子兵戎法式其所解知一切凡有二

十九種善巧妙術配（下略不述）忍天向王云臣甚能教王爲太子欲遊戲故造一園苑名曰勤劬是時太子入彼苑內遊戲或令按摩時彼五百釋種臣悉爲其兒古先一切書典教於太子及自釋子亦如是教又復世人積年累月所學問者或成不成太子能於四年之中及餘釋種皆悉學得通達無礙 一切自在是時忍天即爲太子而說偈言

汝於年幼時　安庠而學問　不用多功力
須臾而自解　於少日月學　勝他多年歲
所得諸伎藝　成就悉過人

尒時太子生長王宮孩童之時遊戲未學年滿八歲出問諸師入於學堂從蜜多及忍天所二大尊邊受諸書非一切論兵戎雜術經歷四年至十二時種種伎能遍皆涉歷既通達已隨順世間悅目適心曾於一時在勤劬園遨遊射戲自餘五百諸釋種童子亦各在其自己園內嬉戲時有群鴈飛行虛空是時童子提婆達多彎弓而射即着一鴈其鴈被射帶箭遂墮悉達園中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見已兩手安徐擎取已跏趺安鴈膝上以妙滑左手擎持右手拔箭即以酥蜜封其瘡是時提婆達多遣使來語太子言我射一鴈墮汝園中宜速付來不得留彼是時太子報使人言鴈若命終即當還汝若不死者終不可得時提婆達多復更重遣使人語言若死若活快須相還我手於先善攻射得云何忽留太子報言我已於先攝受此鴈所以然者自我發於菩提心來我皆攝受一切眾生況復此鴈而不屬我以是因緣即便相競聚集諸釋宿老智人判決此事此時有一淨居諸天變化作老宿長者入釋會所而作是言誰養育者即是攝受射着之者即是故捨時彼諸釋宿老諸人一時印可高聲唱云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此是提婆達多童子共於太子最初構結怨讎因緣

捔力部第三

如因果經云太子至年十歲與兄弟捔力與萬眷屬將欲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諸人皆不敢前提婆達多以手搏頭即便躄地難陀以足指挑擲着路傍太子以手執象擲着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時諸人民歎未曾有深生奇特四遠人民百千万億皆集來看園中有七重金鼓銀鼓鍮石鋼鐵等鼓各有七枚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太子嫌弓弱取庫內祖王一良弓無能張者太子在坐以手拼弓聲悉聞城內百千國人及虛空天子舉聲嗟嘆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徹過大鐵圍山，又佛本行經云是時太子所射之箭天主帝釋從虛空中秉執將向三十三天至天上已爲此箭故於彼天中建立箭節常以吉日諸天聚集以諸香華供養此箭乃至於今諸天猶有此箭節日又太子執箭一射便穿七鐵豬過七鐵豬過已彼箭入地至於黃泉其箭所穿入地之處即成一井於今人民常稱箭井又太子共諸釋種相撲並皆臥地其體不傷又一切釋種一時共撲太子太子以手觸彼皆悉倒地尒時彼釋及諸看眾皆生奇特之心於上虛空無量諸天同以一音而說偈言

十方一切世界中　所有勇健諸力士
悉皆力敵如調達　不及太子聖一毛
大人威德力無邊　暫以手觸皆倒地
聖者威神力廣大　汝等云何欲比方
假使不動須弥山　大小鐵圍甚牢固
并及十方諸山等　一觸能碎如微塵
鐵等強鞕金剛珠　及以諸餘一切寶
大智力能末如粉　況復撲此少力人

尒時諸天說此偈已將諸種種天華散太子上於虛空中隱身不現時淨飯王知其太子所有伎能皆悉勝彼一切諸人自既眼見踊躍難狀勑喚白象瓔珞莊飾令太子乘將入城內從城門出是時提婆從城外而入見此白象而問人言此象誰許欲將何處其人報言欲將出城擬悉達乘欲入城內提婆達以妬嫉故便以左手挽於象鼻右手築額一下倒地宛轉三匝遂即命終白象卧地塞彼城門眾人往來不通出入道路填咽不能得行復有童子名曰難陀相續而來問知事已即以右手執彼象尾牽取離門可行七步許太子後問誰牽離門眾人言難陀太子言善哉難陀作事善也太子思惟彼等二人雖能示現其自氣力但此象身長大龐壯於後壞爛臭熏此城門以左手舉象以右手承從於空中擲置城外越七重墻度七重塹既擲過已離城可有一拘盧奢而象墮地即成大坑乃至今者諸人相傳名於此處爲象墮坑即此是也尒時無量百千眾生一時唱言希有奇特未曾聞見而說偈言

調達煞然白象已　難陀七步牽離門
太子手擎在虛空　如以上擲城外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云尒時毗耶離大城有大力士名曰淨威德成就大力閻浮提中所有衆生無有等者聞沙門瞿曇成就十力那羅延身復作是念我當往觀沙門瞿曇何如我也即往佛所初覩如來得大信樂禮如來足一心觀佛世尊知已心欲降伏即告目連汝往取吾昔菩薩時爲妙瞿夷釋種捔力時箭目連白佛不知何處尒時世尊從右足放光遍照三千世界之下大金剛輪箭在彼豎住佛告目連汝見箭不目連白言已見佛告目連汝取持來時大目連即下至彼如屈伸臂頃一切大衆皆見其去即便持來授與如來佛言此父母生力非神通力若以神通之力是箭即過無量無邊諸佛世界

校量部第四

如集一切諸功德三昧經云佛告目連如一切四天王中一切天子力等一天王力十天王力等三十三天中一天子力一切三十三天中天子力等一帝釋力十帝釋力等焰摩天中一天子力一切焰摩天中天子力等一焰摩天王力十焰摩天王力等一兜率陀天中一天子力一切兜率陀天中天子力等兜率陀天王力十兜率陀天王力等一化樂天中一天子力一切化樂天中天子力等一化樂天王力十化樂天王力等他化自在天中一天子力一切他化自在天中天子力等一他化自在天王力十他化自在天王力等一魔天中一天子力一切魔天中天子力等魔王力十魔王力等半那羅延力十半那羅延力等一那羅延力十那羅延力等一大那羅延力十大那羅延力等一百劫修行菩薩力十百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千劫修行菩薩力如是已下展轉十重加之乃至十方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無生法忍菩薩力十無生法忍菩薩力等一十地菩薩力十十地菩薩力等一最後身菩薩力是故目連菩薩成就如是力故生便即能行於七步若此世界佛不持者便壞不住何以故菩薩當其生已行七步時此界大地縱廣六十千由旬菩薩生已當下足時便當都沒深百千由旬還舉足時復當涌出百千由旬以佛持故令此世界不動無壞衆生無惱最後身菩薩始初生時則便具有如是力假使一切世界衆生悉得具足並成菩提菩薩之力補於如來處非處智力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得具如是十種之力名爲如來應正遍覺此中不明菩薩通力若用通力能以恒沙世界置於足指一毛端上擲過無邊恒沙世界如是往來不令衆生有於苦惱如是神力不可稱量不可數知若當如來盡現通力者汝等聲聞尚不能信況餘衆生尒時淨威力士聞說菩薩父母生力聞已驚怪身毛皆豎生希有心憍慢皆滅歸依三寶發無上心

法苑珠林卷第九　壯九

音釋

邃（雖遂切）萃（秦醉切）偰（私列切商辛氏子）臏（音鬢）較（音教）巖（[illegible]含切）[illegible]（上諸叶切下相叟切）扡（余之切弋支切）墟（去魚切）塹（七艷切）癃（力中切）唄（博邁切）繽紛（上匹賓切下撫文切）[illegible]（罕又切馬合也）駒（音拘）駿騎（上了紅切下泓伊切馬名）羔犢（上姑勞切下侯谷切羊牛兒）膀[illegible]襟（音令）鋪（音步）航（[illegible]）杠[illegible]（[illegible]）跌（[illegible]）蹕胯（[illegible]）[illegible]哇（[illegible]）朧（[illegible]）[illegible]漑（[illegible]）捅（[illegible]）滸[illegible]帶（[illegible]）駃（[illegible]）頡（[illegible]）[illegible]遒（[illegible]）哂（[illegible]）㤥（[illegible]）䝿（[illegible]）掬（[illegible]）沿（[illegible]）隸（[illegible]）揩（[illegible]）鍼（[illegible]）頡（[illegible]）[illegible]手捭（[illegible]）蹕地（[illegible]）挑擲（[illegible]）直鍮（[illegible]）拼（[illegible]）鞭強（[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十（十佛之三）　杜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納妃部第九（此別六部）

述意部　灌帶部　求婚部
疑謗部　胎難部　神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法身無形隨應而現機緣萬途故化迹非一或離欲而受道或處染而現權若不示其納妃凡識謗非人種雖示五欲之境不壞一心之志故歷王城之門衰老病死之八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故維摩經曰先以欲拘牽後令入佛道也

灌帶部第二

依因果經云太子年大父王勑下餘因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立爲太子勑既至已諸國王及群臣等至時並皆雲集看立太子放大鴻恩

長安西明寺道宣律師者德鏡火流業高清素精誠苦行畢命終身早得從師五十餘季栖遑問道志在住持但一事可觀貲咸三寶綴緝假藉百有餘卷結集高軌屬有深旨粤以大唐乾封二年仲春之節身在京師城南清宮故淨業寺逐靜修道年至桑榆氣力將衰專念四生又思三會忽以往緣幽靈顧按病漸瘳降勵力殷仰遂感冥應時有諸天四王臣佐至律師房門似人行動踈足出聲律師問言是誰答言弟子張瓊律師又問何處檀越答言弟子是第一欲界南天王之第十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略神武各御邦都所統海陸道俗區分持犯界別並親受佛教護持善惡使遺法載隆持施其功也依經即是護世四王南方毗留離王之子常加守衛不徙設也律師又問檀越既道德劣故來相看何故門首不入答云弟子不得師教不敢輒入律師云願入就座入已禮敬伏坐律師又問檀越既篤信三寶又受佛囑護持善來相看何不現形答言弟子報身與餘人別光色又異驚動衆心共師言論見得不勞現身律師又問貧道入春已來氣力漸弱醫藥無効未知報命遠近答云律師報欲將盡無煩醫藥律師又問定報何日答云何須道時但知律師不久報盡生第四天弥勒佛所律師又（杜十　二）問同伴是誰答云弟子第三兄張璵道敏超悟信重釋宗撰祇桓圖經百有餘卷烈峙天宮無閑地府律師承此告及踊思尋之請述用開道俗又有天人韋琨亦是南天王八大將軍之一臣也四天王合有三十二將斯人爲首生知聰慧早離欲塵清淨梵行修童真業而受佛囑弘護在懷周統三洲住持爲最亡我亡取殷憂於四部達物達化大濟於五乘所以四有佛教下涉頹綱僧像陷危無非扶衛屢蒙發對曲備嘉猷斯律師緝叙餘風聖迹住持刪約撰集於是律師既承靈囑扶疾筆受隨聞疏錄合成十卷律師憂報將盡便慮天人將還筆路蒼茫無暇餘事文字亦復踈略但擬聖意不存文筋所有要略住持教迹不決者並問除疑以啓心惑合有三千八百條勒成十篇一叙結集儀式二叙天女偈頌三叙付囑舍利四叙付囑衣鉢五叙付囑經像六叙付囑佛物七叙結集前後第八第九闕（此二於本不成）十叙住持聖迹律師既親對冥傳躬受遺誥隨出隨放耳目雖倦不覺勞苦但恨知之不早文義不同今依天人所說不違三藏教旨即皆編錄雖聞天授還同佛說始從二月迄至六月日別來授無時暫閑至冬初十月三日律師氣力漸微香幡遍空（杜十　三）天人聖衆同時發言從兜率天來請律師律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道俗百有餘人皆見香花迎往升空律師是尒同學共塏之日同師受業雖行殊薰猷好集無二若見若聞隨理隨事招撫衆記簡略要集編錄條章並存遺法住持利益也　尒時有四天王白宣律師如來臨涅槃時與人天大衆在于香山頂阿耨達池南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汝將須菩提在須弥山頂吹大法螺召集十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釋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香山迦葉隨教大衆雲集尒時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大地六種震動又放眉光遍照大千經于七日大衆咸疑不知何緣世尊從三昧起熙怡微笑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捷闥婆王將領部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荅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汝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讀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大金剛壇衆寶莊嚴尒時捷闥婆王白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時咸升金

剛壇金瓶盛水用灌佛頂成就法王位今見釋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昇金剛壇我則山王下七重青海內有八功德水往古諸佛欲昇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自住取欲灌釋迦頂彼提闍婆王開瓶出印塔將瓶取水尒時十方諸佛命我昇壇我即遶壇三帀從于南面上西轉而北住至于壇中心自敷尼師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昧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大海底寶馬王洲上頻伽羅山頂彼有大巖窟名為金剛藏用貯輪王鍾及貯法王鍾皆用黃金作七寶白玉用填其上諸佛出世皆用千鍾灌頂之上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鍾來不用輪王者即盛八功德水以灌釋迦尒時龍王承佛敕已即取金鍾以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命提闍婆王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內諸佛受已地為六種震動十方諸來佛各放白毫光而彼光明中數佛寶功德我從三昧起亦放百光共諸佛光合成一寶蓋遍覆大千界日月星辰大海諸山及衆生業報蓋中悉現而是寶蓋中有百億諸佛土諸佛命我起立金壇又禮十方佛時十方諸佛又告和脩龍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窟藏諸佛座及輪王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佛座九龍繞之輪王座五龍繞之令法王登位時座于時十方諸佛又命大魔王及大梵王共舉佛座來至于金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坐即依言便却踞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盛水用灌我頂諸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次第灌之我灌頂已得淨三昧無量佛法一時皆現地又大動百億諸魔皆來降伏十方諸梵王各執天樂奏佛成道曲而諸樂器中皆放光明說六波羅蜜時提闍婆王將前七寶印來授七方佛諸佛受印以印我面七竅佛又告我言今印汝七竅令具七覺分取初印面門為揀擇煩惱及諸智數如是耳目鼻等次第印之又以黃金印用授十方諸佛諸佛受已即印我胷三處由獲法印故證得三空智解了諸佛法次持白銀印又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即印我頂及以手足既得印已證成無漏智具五分法身諸佛印竟咸舒金色手以摩我頂我得摩已證百千三昧得千法明門斯等諸佛法我已久證為諸衆生故示同輪王相又示希瑞扣我頂及手足皆放五色光明一一光中具百千樓觀我諸分身佛並在樓觀中皆如我受印登大法位我自成道來常持此瓶塔未曾示汝等今時方現又佛告普賢大士開瓶出寶塔依命出塔已在世尊前立世尊起禮塔已塔門自開中有真珠觀其數十三萬觀別成一印并金壓毗尼還有十三萬中有五比丘入于滅盡定佛告文殊汝取我法角黃金為鉤至彼比丘所吹我出世曲及起深定曲比丘聞樂音柔從定起問文殊師利今何佛興世耶答曰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比丘又言我是拘留孫佛聲聞大弟子般涅槃時令我住此塔內守護諸印等乃至樓至佛方始涅槃尒時比丘即從座起遶禮世尊問訊起居已又告文殊彼佛勑我釋迦臨涅槃時汝於諸印中取二十三印將付釋迦佛滅度之後所有遺教彼時衆生垢重邪見不持禁戒諸天龍神皆不擁護令諸四部無有威德我留此印與釋迦文佛令大菩薩於後世中將二十三印迴印道法印彼四部無有毀犯若樂讀誦經者印彼人口無有遺忘若修定人行直心者並用印之令彼終後屍形不壞或有光明諸惡衆生見如上瑞皆生欣重心說是語已塔門還自閉之

求婚部第三

如佛本行經云尒時太子漸向長成至年十九時淨飯王為於太子造三時殿一者暖殿以擬隆冬第二涼殿以擬夏暑第三中殿用擬春秋於後園造池臺栽蒔花果衆人作樂隨時侍衛不可具陳淨飯王復憶太子初生之時相師私陁記為輪王復記成道作何方便令不出家得紹王位釋族報王今當速為太子別造宮室令諸婇女娛樂是則太子不捨出家而說偈言

阿私陁所記　決定無移動　諸釋勸立殿
望使不出家

王復語釋種言汝等當觀誰女堪與太子為妃尒時五百釋種各各唱言我女堪為作妃王復籌量忽取他女脫不稱可則成違負若語太子終不可道復更思惟可以雜寶作無憂器持與太子令施諸女密使觀察看太子眼目瞻矚在誰即娉作妃王即於迦毗城振鐸唱言從今已去至七日來我太子欲見諸釋女施與一切雜寶種種玩弄無憂之器尒時一切諸女莊嚴其身來集宮門欲見太子以太子威德大故不敢正看但取寶器各各低頭速疾而過寶器盡已最後一女波私吒

族釋種大臣摩訶那摩其女名爲耶輸陀羅前後侍從圍遶而來遥見太子峨峨注睛舉其雅步聘覩直盻目不斜窺漸進前趣來迎太子如舊相識曾無愧顔即白太子可與我寶太子報言汝來既遲皆悉施盡女復白言我有何過汝今欺我不與寶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不及是時大指邊有一所著印七環價直百千從指脱與耶輸白言我於汝邊可止直尒許物耶太子報言我之所著自餘瓔珞任意所取女復白言我今豈可剝脱太子止可莊嚴太子作此語已心不歡喜即迴還去　尒時世尊成佛已後尊者優陀夷而白佛言云何如來將身一切無價瓔珞脱持施與耶輸陀羅不能令彼心喜佛告優陀夷言至心諦聽我當說之優陀夷言願爲我說尒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無量世時迦尸羅國内波羅奈城時有一王信邪倒見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愆父王驅擯令出國界漸漸行至一天祠中共婦相隨居停而住食粮罄盡王子遊獵殺捕諸蟲以用活命所獵之處見一鼈蟲趂而殺之即剝其皮肉水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盡是時王子語其婦言肉未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婦即便取水婦去已後王子飢急不能忍耐即食鼈肉一切噉盡不留片殘時王子婦取水迴還問其夫言此中鼈肉今在何處王子報言鼈忽然還活今已走去其婦不信何忽如是鼈肉已熟云何能走婦心不信而意思念必是我夫飢急食盡誑我言走情懷瞋恨心常不歡於後數年其父命終時諸　臣即迎王子灌頂爲王既作王已所得衆皆悉與妃其妃不悦王語妃言何故顔容不悦其夫人即說偈以報王言

最勝大王聽　往昔遊獵時　執箭或持刀
射殺野鼈死　剝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殘　而誑我言走

佛告優陀夷此汝當知尒時王者我身是也其王后者今耶輸是也我於尒時少許犯觸猶今不喜又佛本行經云尒時大臣摩訶那摩見於太子一切伎藝勝妙智能最爲上首而作是言惟願太子受我懺悔我於先時謂言太子不解多種伎藝令我心疑不嫁女與八我今已知願受我女用以爲妃尒時太子占良吉日及吉宿時稱自家資而辦具禮持大王勢將大王威而用迎納耶輸陀羅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又復共五百婇女相隨而往迎取入宫共相娛樂受五欲樂是故說偈言

耶輸陀羅大臣女　名聞蓋國遠近知
占卜吉日取爲妃　迎將來入宫殿内
太子共其受欲樂　歡娛縱逸不知猒
猶如天王憍尸迦　共彼舍脂夫人戲

尒時世尊於後成初得成道已時優陀夷即白佛言未審世尊往昔之時與瞿多弥釋種之女有何因緣乃能令彼捨諸童子直取如來用以爲夫而心娛樂云何而得尒時佛告彼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聽其瞿多弥釋種之女非但今世嫌餘釋童而樂於我乃往過去世時亦復如是不用彼等諸釋童子取我爲夫我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雜類無量無邊諸獸馳遊各各相隨任其所食時彼獸中有一牸虎端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類若彼虎如是毛色光鮮爲於無邊諸獸求覓欲取爲對各各皆言汝屬我來汝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牸虎自選取誰即爲疋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時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牸虎而說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糞　持用塗地爲清淨九
是故端正賢牸虎　應當取我以爲夫

是時牸虎向彼王說偈答言

汝項斛領甚高大　止堪駕車及挽犁
云何將此醜身形　忽欲爲我作夫主

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牸虎而說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戰鬪用我無不勝
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時牸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見聞師子王　膽碎驚怖馳奔走
遺失屎尿狼籍去　云何堪得爲我夫

尒時彼中有一師子諸獸之王向彼牸虎而說偈言

汝今觀我此形容　前分闊大後纖細
在於山中自恣活　復能存恤餘衆生
我是一切諸獸王　無有更能勝我者
若有見我及聞聲　諸獸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壯　威神甚大不可論
是故賢虎汝當知　乃可爲夫作於婦

時彼牸虎向師子而說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體形容悉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當頂戴而奉承

尒時佛告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應當悟解彼時師子諸獸王者即我身是時彼牸虎者今

瞿多弥釋女是也時彼諸臣現今五百釋童子是當於彼時共瞿多弥已嫌諸臣意不願樂聞我說僞即作我妻今日亦然捨諸釋種五百童子旣嫌薄已取我爲夫又因果經云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爲訪索婚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人禮備擧有如是德故索爲妃太子雖納爲妃然恒與妃行住坐卧未曾有世俗之意但修禪觀又普曜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玉女宜與太子爲妃以推方便令當試之使上工匠立端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流能應妙耳王告左右梵志入迦夷衛國遍瞻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質是執杖釋種女名俱夷見太子奇異才術以女俱夷爲太子妃又年十七王爲納妃揀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義詣擧是則宿命實華女也雖納爲妃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無有汙垢必汙此裘婦不敢近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尒當生男遂以有娠又五夢經云太子有三妃菩薩母姓瞿曇氏是舍夷長者女長者名水光其婦名餘明婦居近逡城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内皆明因立字之瞿夷（此云明女）即是太子第一妃也第二妃生羅雲名耶檀亦名耶輸其父名移施長者（依瑞應本起善權般經及智度論並云羅睺羅是第二耶輸生）（依五夢十二遊經等云第一妃生十二遊經前無知是損閑沈通恐是西方諸羅漢別集）（釋前卷已會之）第三妃名鹿野英父名釋長者太子以三妃故白淨王爲立三時殿（依西方一年立爲三月春）（又冬小別立秋用四月殿一時殿云三時殿也）殿別有二萬婇女以娛樂太子太子不出家時身作轉輪王別名遮迦王（丸六千作金輪）

疑謗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菩薩有二夫人一名劬毗耶是王女不孕二名耶輸陀羅菩薩出家夜有人言太子出家何得有娠汙辱我門釋種欲以火坑焚燒母子耶輸自恨無事立大誓言我若邪行其腹内兒願母子隨火消化耶輸發此願已即投火坑於是火滅母子俱存火變蓮池母處華座知實不虛後生兒似菩薩身父王大喜作百未歡喜丸奉佛佛受五百比丘皆如佛身羅睺持丸與佛鉢中方驗不虛又大善權經云疑菩薩非男是黃門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雲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有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摩訶波闍波提共彼釋女耶輸陀羅將羅睺羅廣嬭供具賫持雜物詣彼神所其神名曰盧提羅迦從神作名其苑亦名盧提羅迦於彼苑中菩薩往昔在家之日恒於彼苑按摩遊戲彼苑内有一大石菩薩往日於上坐起耶輸陀羅釋種之女當於尒時將羅睺羅卧息彼石於後挑石擲著水中遂立誓言我今安誓如實不虛唯除太子更無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兒實是太子體胤之息是不虛者今此大石在於水上浮遊不沒時彼大石如彼安誓在於水上遂即浮泛如芭蕉葉浮於水上不沉不沒亦復如是於時大衆見聞此已生希有心歎譁喊調踊躍無已叫喚跳躑歌舞作唱旋迴舞袖又作種種音聲伎樂更爲羅睺羅作其生日耶輸陀羅生息之時是羅睺羅阿脩羅王捉蝕其月於剎那頃脩捉還放是故立名羅睺羅可喜端正諸人見者莫不歡悅肯體黃白如真金色然其頭頂猶如繖蓋其鼻高隆猶如鸚鵡胸臂脩膞下垂過膝一切支節無有缺減諸根完具莫不充備

胎難部第五

如佛本行經云其羅睺羅如來出家六年已後始出母胎如來還其父家之日其羅睺羅年始六歲問曰何故羅睺處在母胎六年不出答曰羅睺往昔爲王將彼仙人入苑六日不出故在母胎止住六歲大意同前問何故其母耶輸六年懷胎答故本行經云佛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無量世有一群牛在於牧所其牛主婦自將一女往至牛群搆取乳酪所將二器並皆盈滿其器大者遣女而負其器小者身自提至其中路語其女言汝速疾行此間路嶮有可怖畏尒時彼女語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三語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尒時彼女而作是念云何遣負最大器更復催促遣令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母言母可且兼將此乳器我今暫欲大小便耳而彼母取此大器負擔行已其女於後徐徐後行尒時彼母兼負重擔遂即行至六拘盧舍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女有瞋恚心乃遣其母負重行六拘盧舍者莫作異見耶輸陀羅釋女是也既於彼時遣母負重行其道路六拘盧舍由彼業障在於生死煩惱之內受無量苦以彼殘業今於此生懷胎六歲（[illegible]）

（知不出故知六年）神異部第六　如觀佛三昧經云時耶輸陁羅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諸奇特唯有一事於我有疑婇女衆中有一女子名脩曼那即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承事歷年不見其根況有世事復有一女名曰淨意（北）白言大家我（卷十）事太子經十八年（十三）未見太子有便利患況復諸餘尒時諸女各各異說皆謂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晝寢皆聞諸女欲見太子陰馬藏相尒時太子於其根處出白蓮華其色紅白上下二三華相連諸女見已復相謂言如此神人有蓮華相此人云何心有染著作是語已噎不能言是時蓮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諸女見已更相謂言太子今者現奇特事忽有身根如丈夫形諸女見已不勝喜悅現此相時羅睺羅母見彼身根華華相次如天劫貝一一華上乃有無數大身菩薩手執白華圍繞身根現已還沒如前日輪此名菩薩陰馬藏相尒時復有諸婬女等皆言瞿曇是無根人佛聞此語如馬王相漸漸出現初出之時猶如八歲童子身根漸漸長大如少年形諸女見已皆悉歡喜時漸長大如蓮華幢一一層間有百億蓮華一一蓮華有百億寶色一一色中有百億化佛一一化佛有百億菩薩無量大衆以爲侍者時諸化佛異口同音毀諸女人惡欲過患而說偈言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
數滿恒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時諸女人聞此語已心懷慚愧懊惱躃地舉手拍頭而作是言嗚呼惡欲乃令諸佛說如此事我等懷慙心著穢欲不知爲患乃令佛聞呵猒欲惡各猒女身四千女等皆發菩提心二千女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二千女人於未來世得辟支道　佛告阿難我初成道在熙連河側有五尼揵共領七百五十弟子自稱得道來至我所以其身根遶身七帀來至我所鋪草而坐即作此語我無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我今神通過踰沙門百千萬億尒時世尊告諸尼揵汝等不知如來身分若欲見者隨意觀之如來積劫修行梵行在家之時都無欲想心不染黑故得斯報猶如寶馬隱顯無常（卷十）今當爲汝少現身分（十二）（廿）尒時世尊從空而下即於地上化作四水如四大海四海之中有須彌山佛在須弥山正身仰臥放金色光其光晃曜映諸天身徐出馬藏繞山七帀如金蓮華花華相次上至梵世從佛身出一億那由他雜寶蓮華猶如華幢覆蔽馬藏此蓮華一億有十億層層有百千無量化佛一一化佛百億菩薩無數比丘以爲侍者化佛放光照十方界尼揵見已大驚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議形不醜惡猶如蓮華我今頂禮佛功德海求佛出家皆得道果

厭苦部第十（此別四卷）

述意部　觀田部　出遊部　厭欲部

述意部第一　詳夫三有區分四生禀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蠢蠢含生喁喁類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戲童歸茲勝地悲憐俗網慈欣出離是以觀伎女之似積屍悟宮闈之如丘塚嗟生老之病苦慕出世之常樂故捨國城而高蹈遠降魔而成道也

觀田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其淨飯王共多釋種并將太子出外野遊觀看田種時彼地內所有作人赤體辛勤而事耕墾飛鳥啖虫共相殘害即復唱言嗚呼嗚呼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病死兼復受於種種苦惱展轉其中不能得離云何（廿）不求捨是諸苦（卷十）時淨飯王觀田作已（十六）共諸童子還入一園是時太子安庠瞻盼處處經行欲求寂靜忽見一處有閻浮樹蓊鬱扶疎人所樂見見已即語左右汝等諸人各遠離我我欲私行是時太子發遣左右悉令散已漸至樹下即於草上結跏趺坐諦心思惟衆生有生老病死種種諸苦發起慈悲即得定心離於諸欲棄捨一切諸不善法欲界漏盡即得初禪一切諸天帝釋等見太子在樹蔭坐飛來到太子所禮敬說偈讚已還去時淨飯王須臾之間不見太子心內即生不喜不樂而問人言我之太子今在何處忽然不見是時諸臣東西南北交横馳走覓見太子莫知所在時一大臣遥見太子在彼閻浮樹蔭之下思惟坐禪復見一切樹影悉移唯閻浮蔭獨覆太子時彼大臣見太子有是希奇難思議事即大歡喜踊躍充遍不能自勝急疾奔馳走詣王所至已長跪依所見事即說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彼　閻浮樹陰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曜如日出
此實真是大丈夫　樹影卓然不移動
唯願大王目觀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如大梵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釋
威神巍巍光顯赫　遍照於彼諸樹林

時淨飯王聞已即詣閻浮樹所遙見太子在彼樹間結跏趺坐譬如黑夜視山頂頭大聚火光出猛明談威德顯著炳照巍巍如重雲間忽出明月亦如暗室然大淨燈時王見已王大希有奇特之心遍體戰惶身毛悉豎即頭頂禮於太子足歡喜踊躍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此太子有大威德說偈讚言

如夜大火聚山頂　似秋明月蔽雲間
今見太子坐思惟　不覺毛張身戰慄

時淨飯王說偈讚已更復頂禮於太子足重說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頂禮千輻勝妙足
從生已來至今日　忽復得見坐思惟

時有黎挾荃蹄小兒隨從大王啾唧戲笑有一大臣咄彼小兒作如是言汝小兒輩幸勿唱叫時諸小兒報彼臣言何故不聽我等喧適尒時大臣即以偈頌答彼一切諸小兒言

日光雖極熱熾盛　不能迴彼樹陰涼
復有最妙一尊光　威德世間無有疋
思惟端坐於樹下　不動不搖如須弥
悉達太子內深心　樂此樹陰當不捨

佛本行經云菩薩向白淨王說偈言

譬如金屋火熾盛　如食甘美毒藥和
如蒱池華有蛟龍　王位受樂後大苦

出遊部第三　如佛本行經云尒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園林觀看好惡發猒心故漸教捨離尒時太子聞是語已即喚馭者可速嚴飾好車今欲向園觀看時淨飯王知太子欲出勑宣令迦毗羅城一切內外悉遣遣希青爭安靜者華男女之者而庄嚴之或有老病死亡六根不具者悉令驅逐是時馭者裝飾車乘駕善調馬悉服備已白太子言聖子當知今已駕訖尒時太子從東門引導而出欲向園看是時作瓶天子於街巷前正當太子變身化作一老弊人太子見已即問馭者此是何人身體皺皺肉少皮寬眼赤淚流極大醜陋獨尒鄙惡不似餘人即向馭者而說偈言

善馭駕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爲生來然爲老至

尒時馭者即爲太子而說偈言

此時名爲大苦惱　劫熱美色及娛樂
諸根毀壞失所念　支節舉動不隨心

尒時太子問馭者言此人爲是獨一家法如是爲當一切悉皆如斯馭者報言非獨一家如斯一切世間皆有是法貴賤雖殊皆未過老太子言若我不離是老宜速還宮老法未過云何縱逸時淨飯王問馭者具答如前王言希有此之形相恐太子出家更增五欲太子猒捨五欲唯作老苦之觀後於異時辭王從城南門出欲向園觀王勑道路嚴淨倍加於先尒時作瓶天子即於太子前化作一病人連骸困苦命在須臾臥糞穢中宛轉呻喚不能起舉唱言叩頭乞扶我坐太子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腹肚極大猶如大釜喘息之時身遍戰慄悲切酸楚不忍見聞馭者以是因緣而說偈言

太子問於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馭者奉報於太子　四大不調故病生

太子後於異時從城西門出觀看園林時作瓶天子於太子前化作一屍臥在床上衆人舉行無量姻親圍遶哭泣椎胸拍頭涕泣如雨大叫號慟酸哽難聞太子見之心懷慘惻問馭者言此是何人舉行叫哭說偈問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　問善馭者此是誰
臥於床上四人舉　諸親圍遶叫喚哭

馭者向太子而說偈

已捨心意等諸根　屍骸無識如木石
諸親號哭皆圍遶　恩愛於此長別離

太子復問我亦有此死法不以偈報言

一切衆生此盡業　天人貴賤平等均
雖處善惡諸世間　無常至時無有異

太子後於異時從城北出尒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去車不遠於太子前化作一人剃除鬚髮著僧伽梨偏袒右肩手執錫杖左掌擎鉢在路而行太子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在於我前威儀整肅行步徐庠直視一尋不觀左右執心持行不似餘人剃髮剪鬚衣色絕赤不同白衣鉢色紺光猶如石黛馭者白太子言此名出家之人常行善法遠離非法善調諸根善與無畏於諸衆生慈悲不行殺害護念衆生太子聞已問馭者言汝今將車向彼出家人邊馭者承命即引太子向出家人所太子諮問汝是何人以偈報言

觀見世間是滅法　欲求無盡涅槃處
怨親已作平等心　世間不行欲等事
隨依山林及樹下　或復塚間露地居
捨於一切諸有爲　諦觀真如乞食活

尒時太子爲敬法故從車而下徒步向彼出家人所頭面頂禮彼出家人三帀圍遶還上

軍坐即勑馭者迴還宮中是時宮內有一婦
人名曰鹿女遥見太子歸來入宮因於欲心
而說偈言
淨飯大王受快樂　摩訶波闍無憂愁
宮中婇女極姝妍　誰能當此聖子處
又大善權因果經等尒時太子年漸長大出
家時至故辭父王出四城門遊觀（十九）前三所逢
生猒唯欣第四出家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
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聖王位王四天下
七寶自至各以所知白王王加守衛四門各
千人周帀城外一踰闍那內雖列人衆而防
護之　東門老頌曰　蘆蕉城易犯
危藤復將齧　一隨柯已微　當半信長訣
已同白駒去　復同紅華熱　姸容一旦罷
孤燈徒自設　南門病頌曰
伏枕受危光　病經生易折　無因雪岸萃
慮返芒山穴　消渴膜腸腑　疼寒嬰支節
如何促齡內　受苦無暫缺　西門死頌曰
緩心雖殊用　滅景竟俱劣　一隨業風盡
終歸虛妄設　五陰誠為假　六趣寧有截
零落竟同歸　憂思空相結　北門僧頌曰
俗幻生影空　愛繞心塵壁　於茲排四纒
去矣求三涅　下學背流心　方從窮冥別
已悲境相空　復作泡空滅
猒欲部第四　如佛本行經云尒時太子
聞此偈頌遍體戰慄淚下如雨愛樂涅槃之
樂清淨諸根唯求出世不樂處俗王共智臣
宮人婇女種種幻惑太子時優陀夷國師之
子侍衛太子教諸婦人幻惑之術而說偈言
汝等婇女輩　大有方便力　巧能幻惑他

善示汝境界　假使離欲人　真正諸仙等
得見於汝者　必應生欲心　況復此太子
觀汝等娛樂　不能行五欲　終無有是處
愛著之情態欲為本婦女之體唯以丈夫欲
重為歡心不受著榮華是難而說偈言
婦人敬是樂　敬為樂最上　無敬唯有色
如樹無有花　尒時太子說偈報言
世榮雖快樂　有生老病死　此四種若有
我心離不樂　生老病死法　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樂心　共鳥獸無異
尒時太子共國師優陀夷子等往復來去言
論之時日遂至沒太子既見日光沒已便入
宮中共諸婇女行於五欲快樂歡喜（二十）和共聚
集園遊而住共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
便覺有娠太子後於異時於此五欲極生猒
離而求出家而說偈言
世間不淨衆惑邪　無過婦人之體性
衣服瓔珞莊嚴故　愚癡見之生欲貪
有人能作如是擬　如幻如夢非真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　必得解脫功德身
又瑞應經云太子年至十四啓王出遊因果
經云有婆羅門子名優陀夷聰明智慧王令
與太子為友汝可說之勿使出家其依王勑
至太子所而作是言王勑令與太子為友朋
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輒相諫曉
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
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世諸王悉受
五欲後方出家太子云何而頓棄捨太子答
曰此諸王等悉不免苦故吾不同耳
出家部第十一（此別十部）　述意部　離俗部

剃髮部　具服部　使還部　諫子部
差侍部　佛髮部　時節部　會同部
述意部第一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
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造
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
能仁大師隨緣布教愍炎宅之既焚傷欲流
之永鶩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玆三惑（二十一）
示貪隨之非真出彼四門猒浮雲之易滅自
嗟人世漂忽若此於是天王捧白馬而踰城
給使持寶冠而詣闕脫屣尋真其於斯矣雖
復泰世讀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
周曳尾於濮水方玆去俗何其幾哉致使慕
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策已而修善
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之美容變服以會
其道故去輪王之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
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
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
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慈惡則濫
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所以仙林始抽簪
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軀之淨水遊道
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
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覺道成也
離俗部第二　如因果經云尒時太子心
自念我年已至十九今是二月後是七日宜
應方出思求出家今正是時作此念已身放
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淨居天宮不令人見
此光明尒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
時到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
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正成熟太子答言
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

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即以神力令諸宮屬悉皆滓朴耶輸陁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已具述三夢太子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聞已遂眠又普曜經云於時菩薩夜觀伎女百節之中譬如芭蕉九孔不淨無一可樂明星適現即勑車匿起被揵陟適宜此語時四天（朱降十）（二十三）卄王與無數閻叉龍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曰城中男女皆疲極孔雀衆鳥又疲極寐又彼本起經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急去遠此大火之聚尒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尒時太子即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牽揵陟來今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勑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勑如是又今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王降伏煩惱結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尒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陁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皆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來太子所前而語車匿及以揵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揵陟不復噴鳴尒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捷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卄聲（朱降十）車匿重悲門閉下關誰當開者（卄三）時諸鬼神又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歌讚隨從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揵陟俱還宮也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自勝於是揵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答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吾今爲欲滅諸苦使故來至此諸苦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又佛本行經云尒時護世四天王及天帝釋知太子出家時至各隨其方辦具莊飾各領一切眷屬百千萬衆前後導從作諸音樂從四方來三帀圍遶迦毗羅城各合十指掌低頭曲躬而向太子側塞虛空復見鬼星已與月合尒時諸天唱大聲言大聖太子鬼宿已合今時至矣欲求勝法莫住於此太子聞已觀諸婇女穢汙不淨睡眠不覺以手拔髮令寤又以脚蹋彼婇女身不覺不知（以外開門）太子既出城外師子吼言要誓證彼真如菩提然後還來入城教化而彼處所有一最大尼拘陁樹神以偈語太子言

若人欲伐於樹木　要必當盡其根本
如斯物類須斷絕　度水定令達彼岸
言語一竟不僻虛　作怨亦訖莫復喜

尒時太子以偈報彼樹神言

雪山處所可動移　海水或使其枯竭
天公虛空崩落地　我吐言語終不虛

太子脫頭寶冠與車匿報大王而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會必有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尒時車匿聞此語而說偈言

卄假使用鐵持作心　以聞如是言誓語（卄四）又
人誰不心酸楚毒（朱降十）　況我變戀同日生

尒時太子即說偈報車匿言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并及支節筋脉皮
一切悲滅盡消云　或復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捨此重擔　越度諸苦達本源
未證解脫坐道場　終不虛尒退相見

是時車匿舉聲大哭白太子言此馬雖是畜生猶尚悲戀垂淚而泣胡跪出舌舐太子二足況復眷屬當見何狀尒時太子以手摩馬王乾陟而有偈言

太子以右羅網指　萬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軟清淨手　用摩馬王揵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揵陟
莫過悲啼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分別寄報甚深法　報答於彼終不虛

、剃髮部第三

佛本行經云尒時太子從車匿邊索取摩尼雜飾莊嚴七寶靶刀自以

右手執於刀從鞘拔出即以左手攬捉紺青優鉢羅色螺髻之髮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擎擲置空中時天帝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捧太子髻不令墮地以天妙衣乘受接取尒時諸天以彼勝上天諸供具而供養之尒時淨居諸天大衆去於太子不近不遠有一花鬚名須臾那其須臾那花下化作一淨髮人執利剃刀太子語淨髮師汝能為我淨髮以不其淨髮師報太子言甚能即以利刀剃頭時天帝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毛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盛之將向三十三天而供養菩薩髮髻冠櫛至今不斷。依道宣律師感應記云天人答律師曰如來初成道至十三年中於祇桓精舍時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十方百億國土諸佛皆悉雲集於大千界中菩薩聲聞八部龍神亦集祇桓尒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見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今欲洗佛身伏願聽許佛便聽許即時七寶行宮及以香湯水等欲洗佛身佛告阿難汝往菩提樹金剛座西塔取我七寶剃刀并浴金剛盆我欲剃髮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受刀已普告大衆自我成道已來未曾為汝等說此刀因緣汝今諦聽我初踰城出時去父王宮可六十里車匿白我言我今少疲願小停息我聞即停於止息處有一大龍池周帀四十里池多五色蓮花四面華樹令人愛樂我至池水取水洗面忽有二年少來至我所問至何所我答為求菩提彼年少言我是此池龍王自有書籍韋陀典記此賢劫中有千佛出我作龍身經于十大劫數見世尊成道及入涅槃至拘留孫佛入涅槃時將一黃金剛盆函中有剃刀自從賢劫三佛已來剃刀及金剛盆相分付今欲請仁者入宮設諸微供未審許不我即隨往至宮受供并將七寶刀以奉上我龍即語我言汝今修道多有魔嬈若欲思惟時常持此刀安于右髁上此刀放光遍汝身上化成千萬丈從刀光現作一帳以覆汝身於此刀帳上有百千力士各執其刀外有所擬魔見驚怖不起惡心待汝成道時欲剃鬚髮我將金剛盆自來至汝所初成道時入河洗浴彼龍持盆至汝邊佛告梵王汝取寶刀上昇梵宮并告地神堅牢等從金剛際造金剛臺高七千由旬今如來坐上又告娑竭龍王汝可化身為八萬四千黃金龍像頭用七寶成身以黃金作之從須弥山下取八功德水來灌世尊頂又告天魔汝洗世尊髮命釋提桓因汝執金剛盆以承世尊髮化樂天王化作白銀蓋蔭覆如來頂十方諸佛普來我所各坐金剛臺又執七寶刀十方諸佛以金色手各摩我頂得摩頂已得百千三昧諸來世尊告梵天王汝可取刀剃如來髮時大梵天王執刀欲剃遂不見如來頂上尋有頂亦不見頂佛告梵王我見過去諸佛皆自剃髮一切凡聖無能見我頂者我自剃髮已鬚髮皆盡唯有二髭雖剃不落剃已入河洗浴時諸梵釋龍王等競來爭取我髮佛告大衆可付梵釋魔龍等各與少許鬚髮後將鬚髮將付淨飯王十方諸佛復告我言此梵天王是汝大檀越主汝可為現頂相令彼執刀重剃鬚髮我聞此語便為現頂相我持此刀授與梵王大地為之六種震動刀放大光照百億佛土我雖現頂還上至色界頂尒時梵王便升有頂始剃我頂後剃我兩髭髭既落已便放大光下至閻浮化成二寶塔高至有頂具衆莊嚴我成佛來此塔最先十方諸佛一時告我言將此二髭塔付與梵王令彼守護使地神堅牢造小金剛塔用盛剃刀及此金盆我見過去諸佛初登正覺皆最初度五人皆執此寶刀手剃彼髮雖用刀剃然刀不至髮及唱善來已鬚髮自落世尊今既成道可執此刀往鹿苑中如過去諸佛度五人我從彼言即至鹿苑手剃五拘隣從此已後皆命善來非後羯磨復告須菩提汝從戒壇出光照百億諸佛及我分身佛皆集戒壇須菩提奉命集已如來從講堂手執剃刀阿難執金剛盆與人天大衆來至戒壇遶壇三帀已從北面昇壇告大梵天王汝施我工匠及天金鐵我造剃刀又告堅牢地神汝施我金剛我欲造小塔用盛此寶刀又告娑竭龍王汝之龍工最巧可為我造寶刀函諸天人等依言奉施如來神力經于一食頃三種皆成其所造剃刀得八萬四千具以內函中安金剛塔中又告十方佛各施刀塔其數八十億皆付文殊普賢我涅槃後取諸施塔遍大千界八千億大國一國別置一塔諸閻浮提具八萬四千壁勞門者皆望得脫令得出家度脫生死種種利益不可具述佛告文殊過是年已汝持我刀塔至震旦清涼山金剛窟中安置　佛告阿難汝往父王宮所取我髮來付與帝釋阿難依命

付已佛告帝釋汝將我髮欲造幾塔帝釋白佛言我隨如來髮一螺髮造一塔佛告龍王令造馬腦瓶黃金函將付帝釋川盛螺髮介時帝釋使天工匠經三七日方得可成如來以神力故如一食頃髮塔皆成大數有二十六萬佛告天帝汝留三百塔於天上守護自餘諸塔我涅槃後將髮塔八萬四千付文殊師利於閻浮提如上諸國我法行處流通利益又佛告阿難曰汝往父王所取我髭來合六十四莖共二莖髭者已施梵王餘並將來我欲造塔阿難依命取付世尊佛告諸羅刹（廿）我施汝二（朱林十）髭當造七寶函及造旃檀（千八）塔盛髭供養以髭威力令汝得諸飲食羅刹白佛言蒙恩施髭令造寶塔未審高幾許佛告羅刹可高四十由旬自餘六十髭亦隨造函塔可高三丈許諸羅刹等依命造塔皆大歡喜又告諸羅刹汝好守護勿使外道惡人魔鬼毒龍妄毀我塔此塔是汝命根以護塔故飲食常豐此塔年別三度放光照汝身以光威力常雨粳粮石蜜諸果菜等所須皆足若懷惡心光便不現飲食自消汝若見此惡相當平諸羅刹來至塔所深自悔責塔還放光飲食還足此之髭塔世尊涅槃時六十髭塔付彼無言菩薩令加守護勿令惡王損壞於閻浮提六十大國內有文字處一國置一塔令地神堅牢用金剛造塔高三丈許用盛髭函於前六十國內選取名山鑿石爲龕以內龕中龕門牢封無令後諸國王開損不得久住也

具服部第四

佛本行經云介時太子既剃髮已淨居天復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手執弓箭見已語言汝能與我此之袈裟衣不我與汝迦尸迦衣價直百千億金從爲種種旃檀香等之所薰修而說偈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若執弓箭不合著
（廿）汝發歡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傳天衣

介時獵師報言（朱林十）善哉今實不惜時（二十九）淨居天所化之衣從菩薩取迦尸迦微妙衣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爲欲供養彼妙衣故菩薩見已生大歡喜介時菩薩剃髮身將袈裟已形容改變既嚴整訖口發如是大弘誓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

使還部第五

佛本行經云於是車匿及馬王悲泣而別太子因説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揵陟
以苦逼切失威儀　迴還八日乃到宮

車匿及馬既到城已所見城空曠雨淚而入其馬揵陟在宮門外欲入門觀瞻太子坐卧之處不見太子淚下如流一切人民眷屬唯見車匿及馬向宮各舉兩手叫喚大哭流淚滿面而說偈言

彼等妹女心苦切　渴仰欲見太子還
忽覩車匿馬空迴　淚下滿面叫喚哭
解絕瓔珞妙衣服　散披頭髮身羸亂
各舉兩手無承望　啼號不眠徹天曉

介時宮內眷屬懊惱不可具述時大妃耶輸向車匿說如我無夫之婦已見自至從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單獨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說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剛　如鐵共石無有異
主捨入山宮內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時淨飯王念太子故憂苦切身迷悶倒地無所醒覺而說偈言

王聞菩薩誓願重　及見車匿揵陟還
忽然迷悶自撲身　猶如帝釋甚幢折

時王醒已而說偈言

揵陟汝馬速疾行　將我詣彼還迴返
我無子故命難活　如重病人不得醫

又普曜經云於是菩薩適出城門迦維羅衛一切衆知太子去共談而喜俱夾明日從寐起已遍聞衆言覺知已去聽大聲響不見（廿）菩薩及馬車匿（朱林十）王心感絕自投（三十）於地舉聲稱怨求絕我望何所依怙俱夾從床宛轉在地自滅頭髮斷身寶瓔何以痛哉是我導師依恃如天而棄我去用後活爲只變未久便復別離淚下如雨不能自勝不見菩薩無不懷感國中樹木卒時彫落無諸華實諸清淨地悉生塵垢其王聞之與羣臣眷屬圍遶行至園觀亦懷悲苦瞿夷心望菩薩當還車匿言菩薩啓王及瞿夷得佛道已乃還相見王覩寶衣車匿白馬而獨來還不見太子自投墮地嗚呼阿子明脫經典衆許異術無不博達今爲所至棄國萬民車匿說之我子菩薩爲何所遊誰爲開門其諸天人供養云何車匿白曰唯王聽之我在常處晏然眠寐城門已開於時菩薩告我被馬城中萬民皆眠不聞天帝開門四天王告勅四神捧其馬足諸百千天帝釋梵以侍送之嚴治道路演大光明散華燒香諸天伎樂同時俱作踊在虛空諸天圍遶以侍送之去是極遠脫衣寶瓔及白

馬還我還國啓王謝妃必至成佛乃還相見勿令愁憂於是瞿夷聞車匿言益用悲哀抱白馬頭以哀歎曰太子乘汝何以獨來顏貌殊妙如月盛滿相好莊嚴便復別去遠近嗟歎莫不悲憐云何獨去誰復將行車匿無狀挑我兩目於時車匿見王瞿夷所說辛苦益悲流淚述前若諫太子所爲皆應道法今勿復悲　諫子部第六　如佛本行經云淨飯王使二人向山諫太子迴而說偈言

棘刺頭尖是誰磨　　鳥獸雜色復誰畫
各隨其業從轉變　　世間無有造作人

尒時太子具報使人令王深信因果不信自然文繁不可廣說又普曜經云父王聞太子出家悲泣垂淚而問之曰何所志願何時能還與吾要誓吾以年朽家國無嗣太子以時而答偈言欲得四願不復出家

一不老二至竟無病三不死四不別神仙五道雖住一劫不離於死王聞重悲斯四願者古今無獲誰能除此　差侍部第七　佛本行經云尒時輸頭檀王告諸釋言汝等諸釋若知時者必須家別一人出家若其釋種兄弟五人令三人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斷我諸釋種故　佛髮部第八　如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四千毛皆兩向靡右旋而生分齊分明四觚分明一一毛孔旋生五色光入前十四色光中昔我在宮乳母爲我沐頭時大愛道來至我所悉達生時多諸奇特

人若問我汝子之髮爲長幾許我云何荅今當量髮知其尺度即勑我申髮毋以尺量長一丈三尺五寸於巳右旋還成蠡文欲納妃時彼更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我出家時天神捧去亦長一丈三尺五寸今者父王看如來髮即以手申從尼拘樓陁精舍至父王宮如紺瑠璃遶城七帀於佛髮中大衆皆見若干色光不可具說斂髮捲光右旋宛轉還住佛頂即成蠡文又僧祇律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四月一剃如凡人七日剃髮狀又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二指當剃或二月日若短而剃是無學菩薩若過二指亦是無學菩薩爪不得長得如一橫穀何以故爲搔痒故　又四分律云佛言聽諸比丘皮次剪爪極長如一麥應剪髮半月一剃極長兩指若二月一剃（二月者白黑各有十五日）（晝此間三十日爲二月）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人此髮不可故衣故器盛之當用新物有瞿波羅王子從世尊乞髮佛言應用七寶器盛之供養　又四分律云時阿難持故器收世尊髮佛言不應以故器盛如來髮應用新器新衣繒綵若鉢衣裹盛之時有王子瞿波離將軍欲往四方有所征伐來索世尊髮佛言聽彼得巳不知安處佛言聽安金塔中若銀塔中若寶塔中若雜寶塔繒綵衣裹不知云何持佛言聽象馬車乘頭上肩上擔時王子持世尊髮去所往征伐得勝還國爲世尊起髮塔亦聽比丘持世尊髮行如上安置彼不洗大小便處持世尊塔佛言不應尒令淨者持彼安如來塔置不好房中巳在上好內宿佛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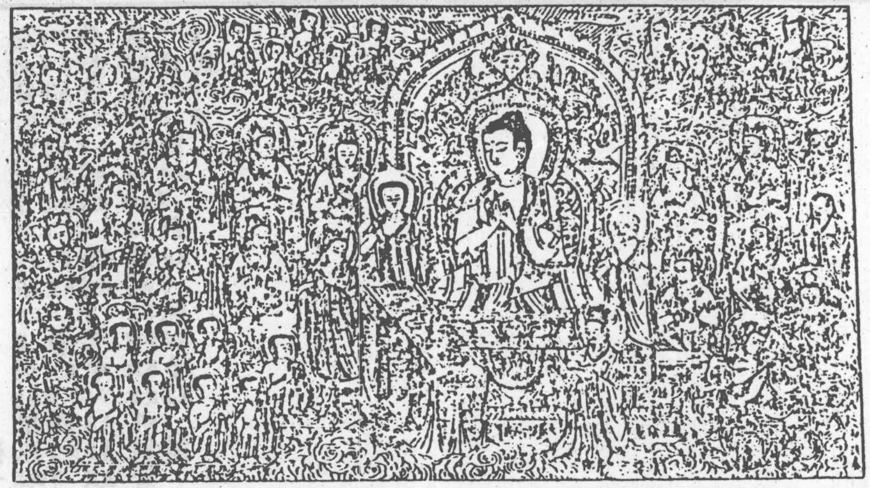
不應尒應安如來塔置上好房中巳在不好房宿彼安如來塔置下房巳在上房宿佛言不應尒應安如來塔在上房巳在下房中宿彼共如來塔同屋宿佛言不應尒彼爲守護堅牢故而畏慎不敢共宿佛言聽安杙上若杙上若頭邊眠爲守護塔故聽塔內宿亦爲堅牢塔內藏物故聽宿彼着革屣及捉入塔內佛言不應尒佛言聽塔下坐食不令汙穢不淨若有不淨衆物聚着脚邊食巳持去（比敬）（有征伐人鍮不見佛髮將行出有塔人好心遶小像及將舍利及爲小字經卷並安頭發）（內未知詳不塔曰豎敢無文然有好心欲將經像會利時准前征將面供尊髮法用安置）（作小塔子內安亦善貪無物邊亦聽淨嚮帛聚內許行至處上彭代上如前安貫若安髮）（內恐髮墮臨負氣不淨又軍行在道大小便利急卒不可臨時解頭取之如前佛髮不許）（使利微臭安置准此經像壽同前法也）　時節部第九　如十二遊經增一阿含長阿含等並云二十九出家增一阿含二十年在外道法中今推大例如來在世七十九年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所可化物唯應四十五年而禪要經云釋迦一身化衆生三十九年諸經多十九出家應以爲正故未曾有經云耶輸陁羅言如來取我未過三年既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七納妃便踰十九出家是正也若二十九年出家三十五成道經中益少且云二十年外道中學便是五十方始成道足知誤矣良由衆生根行不同見有同異

會同數第十　述曰謂世代流遠戎華音隔譯人不同受言各異雖欲會隨終無定准夫一代之書群賢相襲遂令亥豕換文魚魯易韻況國有中外書則雲爲以此往求難得盡一又如黃帝三面樂臣一足言無胡漢事

有楚越況邪業㛰聆正法難悉言有中邊迴換書之而待審定無異說者哉.

法苑珠林卷第十　杜十

瘵（音祔）蹀（音牒）璵（以諸反）琨（音昆）阽（余廉反）猶（音由）捃摭（上俱運反下之石反）釦（音口）娉（匹正反）眄（莫甸反）謷（貨沙反）恤（雪律反）鞞（音髀）毻（羊骨反）膌（丑恭反）脍（於今反）喁哨（上魚容反下七肖反）翦（音剪）笭第（上此郡反下杜奚反）皺赧（上側救反下奴板反）咷（音陶）黛（音代）腠（千候反）、靶（必駕反）鞘（仙妙反）觚（音孤）蹬（落下反）閘（反）杙（与職反）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十帙之四）　秦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　道世　撰

成道部第十二（此有十部）

述意部　乞食部　學定部　苦行部

乳糜部　草坐部　降魔部　成道部

天讚部　變化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大聖應期有感必形蔭覆十方化周三界是四生之導首六趣之舟航至如兜率上生閻浮現滅冠日處胎殞星晦迹林微尼園啓四八之瑞畢利叉樹放十種之光鑒彼四門捐茲五欲捨嚴城而獨往依道樹而超登合四鉢於連河度五隣於鹿苑蕩愛著於絲區滌塵邪於曩劫慧日既開光清八獄立功開化慈照四生敷演一音各隨類解像教攸興其來久矣

乞食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尒時菩薩漸漸遊行從摩竭國界往至婆羅閱城於彼止宿明旦入城乞食顏貌端正屈伸俯仰行步庠序視前直進不左右顧眄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時摩竭王在高樓上諸臣前後圍繞遥見菩薩入城乞食行步庠序即向諸臣以偈讚之王即遣信問比丘欲何所詣菩薩答之山名班荼婆當於止宿使人速還返曰王如是事王聞彼使言即嚴好象乘衆人共尋從即往礼菩薩時王語太子言今可於此住我界國一切所有及脫此寶冠相與可告王位治化我當爲臣時菩薩報言我捨轉輪王出家學道豈可於此邊國王位而處俗耶王今當知猶如有人曾見大海水後見牛跡水豈可生染著心此亦如是豈可捨轉輪王肯衆散小王位此事不然時王前白言若成無上道者先請羅閱城與我相見菩薩報言可尒尒時王即礼菩薩足繞三帀而去又佛本行經云菩薩爲摩伽陀國王說云大王我等今貴不畏彼毒蛇亦復不畏天雷霹靂亦復不畏於猛火熖被大風吹燒野澤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諸欲無常猶如劫賊盜諸功德尒時菩薩即說偈言

五欲無常害功德　六塵空幻誑衆生
世間果報本誑人　智者誰能暫停住
愚癡天上不滿意　況復人間得滿心
欲織染著不覺知　猶如猛火燃乾草
往昔頂生聖王主　降伏四城飛金輪
復得帝釋半座居　忽起貪心便墮落
假令盡王此大地　心猶更欲擬他方
世人皆欲不知厭　如巨海納諸流水

大王當知彼須弥山下有阿脩羅然其兄弟各爲貪愛一玉女二人相爭而自鬭戰傷害俱死便說偈言

往昔脩羅兩兄弟　爲一玉女自相殘
骨肉情愛染著增　智人觀知不貪欲

菩薩又言或爲五欲故生天生人既得生已著五欲故投身赴水或復赴火爲五欲故自求然餓又說偈言

癡人愛欲故貧窮　緊縛傷殺受諸苦
意望此欲成衆事　不覺力盡後世殃

又佛本行經菩薩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　共處至命盡　會別離見此

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棄捨　恩愛永離別
志求無上道　願度一切人

學定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菩薩即向阿藍迦藍所學不用處定精進不久得證此法時菩薩捨之而去後往欝頭藍子處學有想無想定精進不久得證此法菩薩思惟此兩處定非涅槃非永寂休處不樂此法便捨二人而去更求勝法時菩薩更求勝法者即無上休息法也時有五人追逐菩薩念言若菩薩成道當與我等說法又佛本行經云阿羅邏仙人報菩薩云諸凡夫人愛於貪欲受縈縛等苦一切皆由境界而說偈言

山羊被殺因聲死
飛蛾投焰由火色　水魚懸鉤為吞餌
世人趣死以境牽

又新婆沙論云佛為菩薩時厭老病死出劫比羅代窣堵城求無上智時淨飯王釋種五人隨逐給侍二是母親三是父親母親二人執受欲樂行得淨父親三人執苦行得淨當於菩薩修苦行時母親二人心不忍可即便捨去菩薩後知苦行非道捨而受食美飯酥乳以油塗身習處中行父親三人咸謂菩薩狂亂失志亦復捨去後世尊成佛即作是念彼皆是我父母親族先來恭敬供養於我今欲酬報為何所在天即白言今在婆羅痆斯國仙人鹿苑（城事如前）問何故名婆羅痆斯答此是河名去其不遠造立王城是故此城亦名婆羅痆斯問何故名仙人論處答若作是說諸佛定於此處轉法輪者彼說佛是最勝仙人皆於此處初轉法輪故名仙人論處若作是說諸佛非定於此轉法輪者彼說應言仙人住處謂佛出世時有佛仙及聖弟子仙衆所住佛不出世時有獨覺仙所住若無獨覺時有世俗五通仙住以此處恒有諸仙已住今住當住故名仙人住處有說應言仙人墮處昔有五百仙人飛行山中至此退因緣一時墮落問何故名施鹿林答恒有諸鹿遊止此林故名鹿林昔有國王名梵達多以此林施與群鹿故名施鹿林如羯蘭鐸迦長者於王舍城竹林園中穿一池以施羯蘭鐸迦鳥令其遊戲因名施羯蘭鐸迦池此亦如是故名施鹿林（舊翻名迦蘭陀鳥善見論其形如鵲）

苦行部第四

尒時菩薩於此鹿林在五拘隣比丘所學於苦行經於六年極生辛苦過其本師以自餓故而不得近徒勞疲形故涅槃經云菩薩昔以苦行自誡其心日食一胡麻經一七日秔米紅豆麻子粟麥及以白豆亦復如是各一七日如是修苦行時一切皮肉銷瘦皺減如斷生瓠置之日中其目坎陷如井底星肉盡肋出如朽草屋脊骨連現如重線塼所坐之處如馬蹄跡欲坐則伏欲起則偃雖受如是無利益苦然不退於菩提之心又菩薩處胎經云佛告菩薩昔我所更苦行無數於尼連河邊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斯由昔向一緣覺起口四過斷絕一施重受輕報又大集經云尒時光味菩薩為諸大衆而說偈言

過去無量僧祇劫　種種布施習檀那
清淨尸羅及羼提　精進坐禪學般若
安樂一切衆生故　修忍種種諸苦辛
宮中六萬后妃嬪　棄捨出家如脫屣
獨處六年修苦行　日食一麻一米麥
精進晝夜不睡眠　身形唯有皮骨在
菩提樹下思惟坐　八十萬億天魔來
四方上下地及空　八十由旬悉充滿
如是魔軍及眷屬　皆能破壞使歸降
成就無上勝菩提　得證第一義諦果

乳糜部第四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六年既滿至春二月十六日時內心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不應將如是食已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更從阿誰邊求美好之食誰能與我彼美食令我食已即便證取阿耨菩提時菩薩心如是思惟之時有一天子知菩薩心如是思惟速往語於善生村主二女邊至彼處已即告之言汝善生女汝若知時菩薩今欲求好美食菩薩今須最上美食食美食已然後欲證阿耨菩提汝等今可為彼倫辦足十六分妙好乳糜其時善生村主二女聞於彼天如是告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速疾聚集一千牸牛而搆取乳轉更將飲五百牸牛更別日搆此五百牛轉持乳將飲於二百五十牸牛後日搆此二百五十牸牛之乳還更飲百二十五牛後日搆百二十五牛之乳飲六十牛後日搆此六十牛乳飲三十牛後日搆此三十牛乳飲十五牛後日搆此十五牛乳著於一分淨好秔米為於菩薩煑上乳糜其彼二女煑乳糜時現種種相或復出於滿華瓶相或現功德河水淵相或時現於卍字之相或現功德千輻輪相或復現於斛領牛相或現象王龍王之相或現魚相或時復現大丈夫相或復現於帝釋形相或時有現梵王形相或復現出乳糜向上涌沸上至半多

羅樹須臾還下或現乳糜向上向二一多羅樹訖還下或現出高一丈狀還入彼器無有一滴離於器而落餘處煮乳糜時別有一善解海筭數善占相師來至彼處見其乳糜出現如是諸種相貌善占觀已作如是語希有希有是誰得此乳糜而食彼人食已不久而證甘露妙藥尒時菩薩至於二月二十三日於晨朝時至彼村主家大門之外默然而立欲求食女見即便取一金鉢盛貯安置和蜜乳糜滿其鉢中自執持向菩薩前到已即住向菩薩言唯願尊者受我此鉢和蜜乳糜憐愍我故時菩薩受彼乳糜持至尼連禪河有一龍女名尼連茶耶從地涌出手執莊嚴天妙座挺奉獻菩薩菩薩受已即坐其上坐其上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獻乳糜如意飽食悉皆淨盡菩薩既食彼乳糜已緣過去世行拉福報業力熏故身體相好平復如舊端正可喜圓滿具足無有缺減尒時菩薩食彼糜訖以金鉢器棄擲河中時海龍王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復為菩薩數現世故執彼金器擬欲供養將向自宮是時天主釋提桓因即化其身作金翅鳥金剛寶喙從海龍邊奪取金鉢向忉利宮三十三天恒自供養於今彼處三十三天立節名為供養金鉢器節從彼已來至今不斷尒時菩薩食糜已訖從座而起安庠漸漸向菩提樹彼之座提其龍女還自收攝將歸自宮為供養故而有偈說

菩薩如法食乳糜是彼善生女所獻食訖歡喜向道樹決定欲證取菩提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具論因緣並在第十卷中灑帶部內述之時有四天王子告律師云世尊初成道第十一年於王舍城中須摩長者園內告諸大菩薩及大弟子曰我初踰城時至彼洴沙國路逢牧牛女我語云汝有少飢渴從汝乞飲食彼女答云汝何所往答言求趣菩提又問名字何等答言悉達彼女又白我言我讀韋陀之典云不久有大智人當成正覺我觀仁者相貌音聲是諸佛相我作此山神經十六大劫過去諸佛我皆親覲汝可隨我往至住處當與汝飲食過去迦葉佛涅槃時付我一澡罐其頂上有雙龍繞下有師子蹲拘留佛所製造相付我迄至樓至佛此龍瓶內具足有八功德水汝若飢渴當飲此水能消煩惱增長菩提勿輕此小鉼假使四大海水內此瓶中猶不能滿中有龍王此賢劫初三佛出世所有遺法多在瓶內與娑竭龍宮一無有二又迦葉佛付我香爐及一黃金函將付仁者其香爐前有十六頭半是師子半是白象於二獸頭上別起蓮華臺以臺為爐相於爐四緣別起六銀樓樓出天童可長二寸如是諸天童合有九十六每燒香時是諸童子各各分番來付香爐後獅子向外而蹲踞從師子頂上有九龍盤繞上承金華花內有金臺即臺為寶子於臺寶子內有十三萬億真珠大樓觀各盛諸妙香復有十三萬金牒毗尼藏中有比丘入于滅盡定若至燒香時其諸爐頭諸天童子來至寶函所各各口出燒香歎曲臺門自開諸比丘從定而出從真珠觀取香付囑天童付已臺門自閉從九龍口中又銜白銀觀為臺養偈而諸銀臺內皆有天童子常作天樂讚歎燒香其音清雅無可為比眾生聞者生信悟道如來每說法時在大眾前常執香爐天童取香來授與佛令之供養又有黃金函內盛太般若合三十億偈黃金為經牒白玉為界道白銀為字其函長三寸內有二比丘亦入滅定此函及爐是拘留佛所製次第付我乃至樓至佛諸佛欲興世皆開此金函披閱經典以般若力天魔不嬈速登正覺今將付囑努力守護勿令損失我受付已於菩提樹下六年苦行常飲此瓶水故除飢渴煩惱亦消也又我初欲成道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至菩提樹下欲昇金剛壇山神至我所即告我言汝命成道可依往佛若初成道欲昇金剛壇先執香爐繞壇可行七帀十方諸佛各手捻香付彼爐中今既成道可依前佛佛依此法繞壇繞樹合三十二帀十方諸佛亦前授香次命人王天王釋梵龍王十地菩薩各前授香佛以威神香聞十方上至有頂受苦眾生聞香解脫諸根具足智慧增長種種神變不可具述又告梵王執彼龍瓶水以灌世尊足人王天王帝釋魔梵各次洗足地為六種震動如來從足下放金色光坐金色蓮華座十方諸佛各來投香於光明中盧舍那佛出金色手摩釋迦佛頂又說妙法我今十方佛欲白羯磨授釋迦文佛成無上法王位諸佛秉此羯磨在金壇上天人大眾無量恒沙聞佛羯磨一時寂然猶如比丘入第三禪諸佛秉羯磨受法王位已地之六種大動佛放光明普照十方廣作佛事利益凡聖不可具述

草坐部第五

如佛本行經云尒時菩薩於河洗浴食乳糜沐身體竟光儀平復如本威力自在安庠面向菩提樹菩薩思惟此菩提道場欲作何座即自覺知應坐草上是時淨居天白菩薩言過去諸佛欲證菩提皆舖平上而取正覺尒時菩薩思惟誰能與我如是之草左右四顧是時忉利天帝釋天主以天智知菩薩心已即化其身為刈草人去於菩薩不近不遠右邊而立刈取於草其草青綠顏色猶如孔雀王項柔軟滑澤而手觸時猶如微細迦尸衣色妙而香右旋宛轉菩薩問彼人言賢善仁者汝名字何彼人報言我名吉利菩薩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利亦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於我前我今決當得證阿耨菩提能與我草不其化人報言我能與草是時帝釋即化作人刈草奉菩薩菩薩即取一把自手執持當取草時其地即便六種震動將於此草向菩提樹下持草中路忽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菩薩三帀訖已隨菩薩行又有五百拘翅羅鳥又有五百孔雀又有五百白鵝又有五百鴻鶴又有五百白鷗又有五百迦羅頻伽之鳥又有五百共命之鳥又有五百白象皆悉六牙又有五百白馬頭耳烏黑騣尾悉朱長而披散又有五百牛王並皆解領猶如黑雲是時復有五百童子五百童女各以種種諸妙瓔珞莊嚴其身又有五百天女五百寶瓶以諸香花滿於其中盛種種諸妙香水無人執持自然出行又世間中所有一切吉祥之事皆從四方雲雨而來各在菩薩右邊圍繞三帀已隨菩薩行一切諸天音樂空中歡喜歌讚菩薩不可具述　又瑞應本起經云釋提桓因化為凡夫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破不吉以成吉祥　又觀佛三昧經云適施草座地則大動諸佛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里四千里或高百千由旬一切佛樹其足八萬大小不定今釋迦樹最短若干天衣而布其上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父王如我踰出宮城去伽耶城不遠詣阿輸陀樹吉安天子等百千天子皆作是念菩薩若於此坐必須座具我今應當獻於天草即把天草清淨柔軟名曰吉祥菩薩受已鋪地而坐是時諸天復見白毛圍如三寸右旋宛轉有百千色流入諸相是諸天子各作是念菩薩今者唯受我草不受汝草時白毛中有萬億菩薩結跏趺坐各取其草坐此樹下二天子各見白毫中有如此相時有天子名曰悅意見地生草穿菩薩肉上生至肘告諸天子曰奇哉男子苦行乃尒不食多時喚聲不聞草生不覺即以右手申其白毛其白毛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如天白寶中外俱空天見毛內有百億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諸天見已歎未曾有即放白毛右旋宛轉還復本處是時降魔魔還天宮白毛隨從直至六天無數天子天女見白毛孔通中皆空團圓可愛如梵王幢如來有無量相好不及白毫少分功德

降魔部第六　如因果經云四月七日世尊降魔于時落日停光明月映徹樹林花果榮不待春智度論云尒時天魔將下八萬天魔衆皆來惱佛佛以眉間微光照皆隕落　又觀佛三昧經云魔王心怒即欲在前魔子諫曰父王無辜自招殃咎菩薩行淨難動如地云何可壞又雜寶藏經云昔如來樹下惡魔波旬將八十億衆欲來壞佛便語佛云汝獨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起者我捉汝腳擲著海水佛言我觀世間無能擲我汝於前世時曾於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鉢之飯故生六天為大魔王而我於三阿僧祇劫亦設供養聲聞緣覺不可計數魔言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其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誰為證。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語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即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為作證有此地來我恒在中世尊所說其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尒時波旬及八十億衆不能令動魔王軍衆顛倒自墜破壞星散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魔王波旬長子名曰商主即以頭頂禮菩薩足乞求懺悔口唱是言大善聖子願聽我父發露辭謝凡愚淺短猶如小兒無有智慧我今忽來惱亂聖子將諸魔衆現種種相恐怖聖子我於已前曾諫父言以忠正心雖有智人善解諸術猶尚不能降伏於彼悉達太子況復我等但願聖子恕亮我父我父無智不識道理如是恐怖大聖王子當何取生大聖王子願仁所誓早獲成就速證阿耨菩提

成道部第七

如普曜經云菩薩於樹下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年至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又依般若間

論云振捿頻螺林中成佛又自誓三昧經云初成佛時十方諸佛各送袈裟佛合成一服此衣今在梵天供養又空行三昧經云弥陀佛先我四劫得道維衛佛先我三劫得道有佛名能儒三十滅度迦葉佛十八得道我年二十七得道今從多爲定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此文應允亦與餘義相應善見律云月生三日得一切智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爲正、

天讃部第八

如華嚴經云介時如來以自在神力不離菩提樹坐及須弥山頂妙勝殿上夜摩天宫寶莊嚴殿趣兜率天宫一切寶莊嚴殿介時兜率天王承佛威神以偈頌曰　無礙如來猶蒲月諸吉祥中最第一來入衆寶莊嚴殿是故此處最吉祥　華嚴經云介時如來威神力故十方一切諸佛世界諸四天下一一閻浮提皆有如來坐菩提樹下無不顯現介時世尊威神力故不起此座昇須弥頂向帝釋殿介時帝釋即說偈言七佛定光諸佛等諸吉祥中最無上彼佛皆來入此處是故此地最吉祥　介時世尊威神力故不離道場及帝釋宫向夜摩天寶莊嚴殿介時天王以偈頌曰　名稱如來聞十方諸吉祥中最無上來入摩尼莊嚴殿是故此處最吉祥

變化部第九　依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於念念中悉能出生十無盡智何等爲十六一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從兜率天命終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菩薩出生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菩薩出家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往詣道場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轉淨法輪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隨應化導一切衆生悉令解脫於一念中悉於一切世界現莊嚴身隨應衆生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種種莊嚴無數莊嚴如來自在一切皆藏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清淨衆生於一念中遍一切世界悉現三世一切諸佛於一念中爲種種諸根精進欲性故現顯三世諸佛種性成等正覺開導衆生佛子是爲一切諸佛於念念中生十無盡智，又智度論云如阿毗曇說一時無二心者若化佛語時化主黙然若化主語時化佛亦應黙然云何佛一時皆說六波羅蜜答曰此如外道聲聞變化耳如佛變化無量三昧力不可思議是故佛自語時無量千万億化佛亦一時皆語又諸外道及聲聞化不能作化如佛世尊化復作化故諸外道聲聞滅後不能留化如佛滅後能留如佛無異如毗曇中一時無二心者今佛亦如是當化語時亦不有心佛心念化欲令化語即便皆語

說法部第十三

述意部　計機部　誡益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大聖近機影迹無方所現之處無非利益故諦分真俗事決形心憑假實而上征寄乘權而下比良由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詮但內典無邊應機而說故使法輪則柰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遍告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宫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普吉談無得之宗淨名斷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智前則吐納江河心內則搖動山谷論劫則方石髮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儒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子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洎及左元放葛仙子河上公莊周之等並駈二於方內何足道哉若我大師法人天軌模三千法式洎流中夏蓋利弘深廣濟三壽傳照百燈相繼不絶詎可勝言

計機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如來出世譬如日出先照一切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然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大山乃至後照大地由山有高下故照有前後如來亦介平等普救然機有利鈍感佛前後見聞不同大小有異　依弥沙塞律云佛得道七日受解脫樂有五百乘車載石蜜外國與生路由樹過車主兄弟二人姓謂波利創奉蜜麨四王奉鉢佛受之已爲說三歸又更七日文鱗龍王奉非人食後過七日斯那奉食姊妹四人受三歸依後過七日梵王來請轉法輪　又普曜經云時梵王與六萬八千梵王眷屬來詣佛所稽首足下請轉法輪佛受請已言我宿命在波羅奈供養六百億佛應在此轉法輪由觀樹七日以報其恩故未說法　又智度論云佛成道已不即說法於五十七日今撿括機緣然後說法初七日思大乘法他第七七日用於小乘以擬衆生又菩薩瓔珞經云當轉法輪在鹿野流明國爲久飢虛者潤於甘露法　又中本起經云

世尊念言吾衍路由梵志阿蘭迦蘭待吾有穢濁往度之天空中曰此二人已亡七日又念應度鬱頭藍弗天復告云昨日命終又念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隣二名頞陛三名跋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訶男執侍功勤應往度之　又轉法輪經云佛在鹿野樹下時空中有自然（宋本十一）法輪飛來當佛前而（十五）轉佛以手撫之止吾無始來爲名色轉今愛意盡不復流轉輪即便住　又十二遊經云佛從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坐樹下爲一年二年於鹿野園中爲五人說法三年爲鬱鞞迦葉兄弟三人說法滿千比丘四年在象頭山爲龍鬼說法五年時度舍利目連舍利七日得上果目連十五日得上果六年須達共祇陀爲佛立精舍有十二佛閣寺有七十二講堂有三千六百間屋有五百樓閣七年在拘耶尼園爲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若經（明川路經行一事卷）八年在柳山爲忠真陀羅王弟說法九年在穢澤中爲阿掘摩說法十年遂摩竭國爲弗沙王說法十一年在恐懼樹下爲弥勒說本起經（本即起佛足行）十二年還父王國爲釋氏八萬四千人說法　又中本起經云世尊在摩竭提國六年將還本國王遣優陀延迎佛疑此異前未詳孰定　又普曜經云有梵志名優陀王命迎佛別以十二年思得相見佛七日後還本土　又分別功德經云佛還本土足昇空行與人頭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欲屈身　又大集經云佛成道十六年知諸菩薩任持法藏即於欲色界中間出大寶階大衆俱登中階即上昇虛空　又分別功德經云

若不得說經處但稱在舍衛以佛在其國二十五年比在諸國此住最久以其中多諸珍異人多有義祇樹精舍有神異驗衆集之時猕猴飛鳥群類數千悉來聽法寂寞無聲事竟即去各還所止提難道鳴已復來集此由國多仁慈故異類影附故智度論云舍衛城有九億家三億明見佛三億信而不見三億不見不聞佛二十五年在彼尚尒若得多信利益無窮

說益部第三

依菩薩處胎經云尒時世尊示現奇特異像變一切菩薩盡作佛身光相具足皆共異口同音說法乎相敬奉各坐七寶極妙高座初一說法純男無女第二說法純女無男第三（十六）（公）說法純度正見人第四說法純度邪見人第五說法男女正等第六說法邪正亦等當尒之時法法成就而無吾我道果成熟諸佛常法說義神足第七八萬四千空行法門第八八萬四千無相法門第九八萬四千無願法門一一法門有無量義猶如黠慧之人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欲得究盡此九法門義於百千分未獲其一此是諸佛秘要之藏皆由前身宿學成就（出處在明諸說篇益）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葉一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大五下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葉二

涅槃部第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韜光部　赴哀部

時節部　弟子部

述意部第一

惟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訃決林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俄潛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矣但法身圓寂畢竟無爲報化所誘隨機應俗既曰現生焉得無滅凡聖雖殊而莫能免是以微言指痛而方韜甘露假託右脇而還放光明此則無病之迹也及千輻既纏而示雙足金棺將閟而起合掌此示不滅之徵也故灰身示滅常住顯實器月之喻其言明乎

韜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二　須跋陀羅年一百二十夢見一切人天失其明眼裸形冥中言云日當墮地破海枯竭風散須彌夢悟已恐怖天曰此是一切智人將入涅槃非關於汝明到林中求欲見佛阿難三不許佛知遥喚前共別又菩薩處胎經云如來二月八日夜半躬擬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羅跋薩各三疊枕放金棺觀身上以鉢錫杖手付阿難入金剛定碎身舍利佛從金棺出金牀間見迦葉牛呞二人阿難答云牛呞羅漢已入涅槃佛言吾今求取滅度即入金棺寂然不語再三出手問阿難吾爲八部說摩訶衍經汝悉聞不對曰唯佛知之又問吾在忉利爲母說法汝知不答

曰不知又吾在龍宮說法龍子得道留全身舍利高一百三十丈汝知不荅曰不知吾既母胎十月爲諸菩薩現不退轉法輪世尊即以神力現母身中行住坐卧一切雲集入胎舍中汝知不荅曰不知（門聽大聖皆得不知 言不知者欲作如來化切去故本不知也）又涅槃經云善男子我於此娑羅雙樹大師子吼者名大涅槃東方雙者破於無常獲得於常乃至北方雙者破於不淨而得於淨此中衆生爲雙樹故護娑羅林不令外人取其枝葉斫截破壞我亦如是爲四法故令諸弟子護持佛法此四雙樹四王典掌我爲四王護持我法是故於中而般涅槃又中阿含經云如來尒時將詣雙樹四襞鬱多羅僧以爲施坐僧伽梨爲枕右脇而卧足足相累而般涅槃又菩薩處胎經云尒時八大國王各持五百張白疊旛橙木蜜盡內金棺裹以五百張疊纏裹金棺復五百乘車載香酥油以灌白疊尒時大梵天王將諸梵衆在右面立釋提桓因將諸忉利諸天在左面立弥勒菩薩及十方諸神通菩薩當前立尒時世尊欲入金剛三昧碎身舍利於娑婆世界轉此真法作是念已十方世界皆六返震動

赴哀部第三

如摩耶經云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摩耶便至棺自爲開合掌起曰遠屈來下佛語阿難汝當知爲後不孝衆生故從金棺出問訊母也僧祇律云於天冠塔邊闍維佛身迦葉赴佛涅槃經云於是迦葉辭佛到伊蘭梨山中去舍衛國二万六千里其山多出七寶甘菓種種香樹雜藥不可稱數亦有騏驎朱雀鳳凰異學道士時有方石平正色如琉璃縱廣百二十里樹華五色冬夏茂盛列坐石上迦葉前後教授一千弟子皆得羅漢常坐此石誦經行道弟子七人同夕得夢其比丘夢見所坐方石中央分破樹皆拔根復一比丘夢見四十里泉水皆乾竭華悉零落復一比丘夢見拘羅遶坐皆悉傾毀復一比丘夢闍浮利地皆悉傾陷復一比丘夢見須弥山崩復一比丘夢見金輪王薨復一比丘夢見日月墮落天下失明晨起各以所夢啓白迦葉迦葉告言我曹前見光明地時大動卿等得夢佛將般涅洹耶即勅諸弟子往赴俱夷那國又菩薩處胎經云大迦葉至佛出雙足迦葉說偈云

佛所教化人　所度已周遍
我行道絕向　唯恨不見佛

於是遶棺七帀阿難西北角難陀從東北角諸天在後直北去雙樹四十九步大迦葉手執火然香薪又雜阿含經云佛涅槃已雙樹生花垂下供養阿難說偈云

五百疊纏身　悉燒令磨滅
千領細㲲衣　以衣如來身
唯二領不燒　最上及儭身

（諸經具明闍維之事 以文繁故略而不錄）

時節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如來何故二月涅槃善男子二月名春陽之月萬物生長是時衆生多生常想爲破衆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唯說如來常住不變於六時中孟冬枯悴衆不愛樂陽春和液人所貪愛爲破衆生世間樂故演說常樂我淨亦尒爲破世間我淨故說如來真實我淨初生出家成道轉妙法輪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獨十五日佛言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無虧盈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入大涅槃無有虧盈以是義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又長阿含經云時有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闍王荅曰沸星出時生沸星出時出家沸星出時成道沸星出時滅度

何等生二足尊　何等出叢林苦
何等得最上道　何等入般涅槃
沸星出二足尊　沸星出叢林苦
沸星得最上道　沸星入般涅槃

八日如來生　八日佛出家
八日成菩提　八日取滅度
二月如來生　二月佛出家
二月成菩提　二月取涅槃
二月生二足尊　二月出叢林苦
二月得最上道　八月般涅槃城

又薩婆多論云佛以二月八日沸星現時初成等正覺亦以二月八日沸星出時生以八月八日沸星出時轉法輪以八月八日沸星出時取般涅槃

弟子部第五

依智度論云長老大迦葉於耆闍崛山集三藏可度衆生竟隨佛入般涅槃清朝持鉢入王舍城乞食已上耆闍崛山語諸弟子我今日入無餘涅槃一切諸人聞是語已皆大愁憂迦葉晡時從禪定起入衆中坐讚說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種種說法已從佛所持僧伽梨持衣鉢捉杖如金翅鳥現昇虛空作十八變於耆闍山頭與衣鉢俱作是願言今我身不壞弥勒成佛時我是骨身還出直入山頭石中如入軟泥入已山還合後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十尺弥勒佛身長一百六十尺佛面二十四尺圓光十里是時衆生聞佛出世無量人等隨佛出家又大悲經云是迦葉以本願力所加持故住虛空中現種種神通變化已以已身火闍維其身

闍維身已灰炭不現又薩婆多論云舍利佛目連以不忍見佛涅洹便先涅洹以先涅洹故七萬阿羅漢同時涅洹當於尒時四輩弟子莫不荒亂於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大弟子在佛左右以此緣故衆生歡喜憂惱即除佛爲說法各得利益

結集部第十五　述意部第一

夫真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難津是以不二默訓會於義空之路一音振辯應乎群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野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覺善逝晦跡而應真結藏始則四鋡初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至意爲存拔苦是以金言不可遺誤也

結集部第二

此中廣明結集具有四時第一依智度金剛仙二論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共文殊師利及十方佛結集大乘法藏第二依菩薩處胎經及四分律等如來初入涅槃始經七日大迦葉共五百羅漢令到十方世界召得八億八千衆共爲集三藏第三依智度論如來入涅槃後至夏安居初十五日大迦葉共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第四依四分律如來入涅槃後一百年內爲跋闍子擅行十事大迦葉共七百羅漢在毗舍離城結集三藏此下四重依經次第列出庶將來哲不積餘卜也

大乘結集部第一

依大智度論金剛仙論云文殊師利結集中明如來在此世界之外不至他方世界十方諸佛並皆與集說法亦名話經文殊後結集召諸菩薩及大羅漢無量無邊各言其經我從佛聞須菩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諸經當部名有弟子同時聞者並云我親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阿難則通聞諸經餘之弟子則偏局當部　又依涅槃經大聖說法既有三乘傳法人還有三名一名阿難陀此云歡喜謂持小乘法藏二名阿難陀跋此云歡喜賢謂持中乘法藏三名阿難陀娑伽羅此云歡喜海謂持大乘法藏三名雖異據體唯一故維摩經云舍利弗問天女曰汝於三乘當何志求天曰若以小乘法化我作聲聞若以中乘法化我作緣覺若以大乘法化我作菩薩故知阿難通持大小乘人此三人中前二人者有親聞傳聞故千結集中阿難昇座依智度論說偈云　佛初說法時尒時不聞見如是展轉聞佛遊波羅奈爲五比丘說四諦之法輪

五百結集部第二

依菩薩處胎經云尒時佛取滅度已經七日七夜時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打揵椎集衆卿五百人盡詣十方諸佛世界諸有得阿羅漢六通者盡集此閻浮提雙樹間釋迦牟尼佛今已捨壽起七寶塔今集欲得演出其性法身汝等速集聽采微妙之言尒時五百羅漢受大迦葉教如人屈申臂頃即到十方恒河沙刹土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衆來集忍界聽受法言又僧祇律云時大迦葉語諸比丘結集法藏勿令法滅諸人欲往餘處結集迦葉言應住王舍城有五百人卧具衆皆言尒令阿那律守佛舍利勿使諸天將去過去迦葉佛滅度時弟子但知懊惱不覺天持舍利去盡世人不得供養時阿難不去迦葉與千人至剎帝山城世尊舍利目連坐次迦葉四月結集斷於外緣少二人不滿五百那律從衆猶少一人迦葉遣目連共行弟子梨婆提長老羅漢汝往三十三天呼提那羅漢提那羅漢聞佛涅槃不忍見佛行處已入滅度從道至尸利沙起宮喚憍梵波提羅漢乃至毗沙門天宮命須蜜多羅漢並已涅槃　又菩薩處胎經云尒時迦葉見衆集已語優婆離卿爲維那唱阿難下即受教唱下對阿難不請佛住壽等已阿難心意荒亂內自念言佛滅度未久耻我乃尒即自思惟四諦法已便於衆前成阿羅漢諸塵垢滅朗然大悟聖衆稱善諸天歌歎尒時大地六反震動昨大迦葉即使阿難昇七寶高座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汝勿使有缺漏菩薩藏者集著一處聲聞藏者集著一處戒律藏者亦集著一處尒時阿難最初出經胎化藏爲第一中陰藏第二摩訶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薩藏第五雜藏第六金剛藏第七佛藏第八是爲釋迦文佛經法具足無失矣尒時阿難發聲唱言我聞如是一時說佛所居處迦葉及一切聖衆皆悉墮淚悲泣不能自勝咄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稱言我聞又四分律云尒時世尊在拘尸城末羅國娑羅林間般涅槃諸末羅子洗佛舍利已具辦闍維時大迦葉燒舍利已以此因緣集比丘言我等今可共論法毗尼勿令外道以致餘言譏嫌沙門瞿曇法律非烟其世

尊在時皆共學戒而今滅後無學戒者諸長老今科差比丘多聞智慧是阿羅漢者時即差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多聞智慧者時諸比丘言應差阿難在數中大迦葉言勿以阿難在數中何以故阿難有愛恚怖癡是故不應令在數中時諸比丘復言阿難是供養佛人常隨佛行親從世尊受所教法必處處疑問世尊是故今者應令在數即便令在數諸比丘皆作是念我等當於何處集論法毗尼多饒飲食臥具無乏耶即皆言唯王舍城房舍飲食臥具衆多我等今宜可共往集彼論法毗尼時大迦葉即作白令集王舍城時阿難在道行靜處心自念言譬如新生犢子猶故飲乳與五百大牛共行我今亦如是學人有作者而與五百羅漢共行時諸長老皆往毗舍離阿難在毗舍離住時諸道俗皆來問訊阿難多人衆集時有跋闍子比丘有大神力已得天眼知他心智今觀阿難為是有欲無欲人耶即便觀察是有欲非是無欲今當令其生猒離心即說偈言　靜住空樹下心思於涅槃坐禪莫放逸多說何所作　時阿難聞說偈已即便獨處精進不放逸寂然無欲時在露地夜多經行過明相欲出時身疲極方欲偃臥頭未至枕頃於其中間心得無漏解脫此是阿難未有法時阿難得阿羅漢已即說偈言　多聞種種說常供養世尊已斷於生死瞿曇今欲臥　時大迦葉集比丘僧即作白集論法毗尼時阿難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左膝著地合掌白大迦葉我親從佛聞憶持佛語始從初篇乃至一切揵度

調部毗尼增一都集為毗尼藏彼即集一切長經為長阿含一切中經為中阿含從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事為增一阿含集於雜事為雜阿含如生經本經乃至偈經等如是集為雜藏有難無難槃相應作處集為阿毗曇藏時即集為三藏在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毗尼是故言集法毗尼有五百人

千人結集部第三　依智度論云是時佛入涅槃已大迦葉如是思惟我云何使是三阿僧祇難得佛法令得久住應當結集三藏可得久住未來世人可得受行作是語竟住須弥頂撾銅揵稚說此偈言　佛諸弟子若念於佛當報佛恩莫入涅槃　是揵稚音作大迦葉語聲遍至大千世界皆悉聞知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大迦葉所選得千人除其阿難盡皆羅漢內外經書諸外道家十八種大經盡亦讀知皆能論議降伏異學大迦葉言若我等常乞食者常有外道強來難問廢闕法事今王舍城常設飯食供給千人不得取多告語闍王給我等食日日送來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集大迦葉入定已天眼觀今衆中誰有煩惱未盡應逐出者唯有一人阿難煩惱未盡餘九百九十九人諸漏已盡清淨無垢大迦葉從禪定起衆中手牽阿難出言今清淨衆中結集經藏汝結未盡不應住此是時阿難慚愧悲泣而自念言我二十五季隨侍世尊供給左右未曾得聞如是苦惱佛實大德慈悲含忍念已白大迦葉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諸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

是留殘結使不盡斷耳大迦葉言汝更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殷勤勸請佛聽為道以是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微法汝應作突吉羅懺阿難言我憐愍瞿曇弥又三世諸佛法皆有四部衆我釋迦文佛云何獨無　大迦葉復言佛欲涅槃時近俱夷那竭城背痛四疊僧多羅僧敷臥語汝言我須水汝不供給是突吉羅阿難答言是時五百乘車截流而渡令水渾濁以是之故不取大迦葉復言正使水濁佛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濁水清淨汝何以不與是汝之罪汝去作突吉羅懺悔大迦葉復言佛問汝若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多陀阿伽度四神足好修欲住壽一劫若減一劫汝默然不答問汝至三汝故默然汝若答佛應住一劫若減一劫由汝故令佛世尊早入涅槃汝作突吉羅罪懺悔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無言我非惡心而不答佛　大迦葉復言汝與佛縶僧伽梨衣以足踏上是汝之罪汝應作突吉羅懺悔　阿難言爾時有大風起無人助我我捉衣時風吹來墮我脚下非不恭敬故踏佛衣大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恥汝應作突吉羅懺悔　阿難言爾時我思惟若諸女人見佛陰藏相者便自羞恥女人形欲得男子身修行於佛種種德根以是故我示女人不為無恥而故破戒大迦葉言汝有此六種突吉羅罪盡應僧中悔過阿難言諾隨長老大迦葉及僧所教是時阿難長跪合掌偏袒右肩脫革屣作六種突吉羅罪懺悔大迦葉於僧中手牽阿難出

語阿難言斷汝漏盡然後來入殘結未盡汝勿來也如是語竟便自閉門　尒時諸阿羅漢說言誰能結集毗尼法藏者長老阿泥盧豆言舍利弗是第二佛有好弟子字憍梵波提（千末明吉）柔軟和雅常處閑居住心寂宴能知毗尼法藏今在天上尸利沙樹園中住遣使（素）請來（久來土）大迦葉語下座比丘汝次（土）應僧使下座（主）比丘歡喜踊躍受僧勅命白大迦葉言我到彼所陳說何等大迦葉言汝到彼已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漏盡阿羅漢皆會閻浮提僧有大法事汝可疾來是下坐比丘頭面禮僧足右遶三帀如金翅鳥飛騰虛空往到憍梵波提所頭面作禮語憍梵波提傳前迦葉教是時憍梵波提心覺生疑語是比丘言僧將無鬪諍喚我耶無有破僧者不佛日滅度耶是比丘言佛已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滅度太疾世間眼滅逐佛轉法輪將我和上舍利弗今在何所答曰先入涅槃憍梵波提言大師法將各自別離當可柰何摩訶目伽連子今在何所是比丘言此亦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法欲散衆生可憐大人過去如是次第問諸羅漢憍梵波提言我失離欲大師皆已滅度我不復能下閻浮提住此般涅槃說是言已作十八變自心出火燒身身中出水四道流下至大迦葉所水中有聲說此偈言

憍梵鉢提頭面禮　妙衆第一大德僧
聞佛滅度我隨去　如大象去象子隨

尒時下座比丘持衣鉢還僧是時阿難中閒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其夜坐禪經行殷勤求道是阿難智慧多定力少是故不即得道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後夜欲過疲極偃息却卧就枕頭未至枕廓然得悟如電光出闇者見道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山得六通已即夜到僧堂門敲門而喚大迦葉問言敲門者誰答言我是阿難大迦葉言汝何以來阿難言我今夜得盡諸漏大迦葉言不與汝開門汝從門鑰孔中來阿難答言可尒即以神力從門鑰孔中入禮拜僧足懺悔大迦葉莫復見責大迦葉手摩阿難頭言我故爲汝使汝得道汝莫嫌恨我亦如是以汝自證譬如手畫虛空無所染著阿羅漢心亦復如是一切法中得無所著復汝本坐是時僧復議言憍梵（素）波提已（久來土）取滅度更有誰能結集經藏長老阿（主）泥盧豆言是長老阿難於佛弟子常侍近佛聞經能持佛法常讚嘆是阿難能結集經藏是時長老大迦葉摩阿難頭言佛囑累汝令持法藏汝應報佛恩佛在何處最初說法佛諸弟子能守護法藏者皆已滅度唯汝一人在汝今應隨佛心憐愍衆生故集佛法藏是時阿難禮僧已坐師子床時大迦葉說此偈言

佛聖師子王　阿難是佛子
師子座處坐　觀衆無有佛
如是大德衆　無佛說威神
如夜無月時　虛空不明淨
諸大智人說　汝佛子當演
何處佛初說　今汝當布施

是時長老阿難一心合掌向佛涅槃處方如是言

佛初說法時　尒時我不見　如是展轉聞
佛在波羅柰　佛爲五比丘　初開甘露門
說真四諦法　苦集滅道諦　阿若憍陳如
最初得見道・及八萬諸天　聞是得見道

是千阿羅漢聞是語已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皆言嗚呼無常力大如是我等眼見佛說法今乃言我聞便說偈言

我見佛身相　猶如紫金山　妙相衆德滅
唯有名獨存　是故當方便　求出於三界
勤集諸善法　涅槃最安樂・

（素）尒時（土）長老阿泥盧豆說此偈言（主）

咄世間無常　如水月芭蕉　功德滿三界
無常風所壞　尒時大迦葉　復說偈言
無常力甚大　愚智貧富貴　得道及未得
一切無能免　非巧言妙寶　非欺誑力諍
如火燒萬物　無常死法尒

七百結集部第四　四分律云尒時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毗舍離跋闍子比丘行十事言是法清淨佛所聽應兩指抄食得聚落間得寺內後聽可得常法得和得與鹽共宿得飲闍樓羅酒得畜不截坐具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檀越布施金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撿校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已皆下舍羅在毗舍離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集法毗尼（祀下可下文案佫枝）依道宣律師感應記云律師問天人曰世尊涅槃後結集法藏儀式云何天人答曰惟大聖隱顯隨機生滅三藏遺迹結集是因衆集多少律論不等如律中五百七百皆遵大迦葉最爲衆首如大論中高選千人皆同無學至結集已召外衆集重叙所結有不同者分爲二部依尊迦葉名上座部餘外衆多名大衆部依文殊問經初分工部即其事也通約大小三藏皆阿難出其住處同集王舍城然

將文殊集衆略結大乘即在大鐵圍山外二界中間令明儀式初佛滅度經停一月供養舍利方始闍維（依律停之七日爲待迦葉至也）即日焚了置塔亦竟一切大衆往詣舍衛祇洹精舍尊大迦葉使小目連（同名者六人非大神通也）於佛戒壇鳴鐘集衆時百億四天下凡聖僧等一切皆集便白四羯磨顯賓頭盧及阿難已阿難昇高座披佛布僧伽梨先誦遺教經如佛在世約勅之相時大菩薩阿羅漢一切比丘天龍八部聞皆悲泣不能自勝　尒時大迦葉即從座起著布僧伽梨手執尼師壇至高座前敷坐具禮阿難已右遶三帀而立時大梵天王持七寶蓋覆阿難上時天帝釋進七寶案置阿難前羅睺阿脩羅王各執七寶香鑪在阿難前阿難受已置寶案上他化天王進七寶几在寶案後時魔王波旬持七寶拂授與阿難仍與帝釋夾侍兩邊四天王各侍高座四脚三十二使者在迦葉後各各呈恭胡跪敬聽時大迦葉礼阿難已又遶三帀至前問訊如佛無異然後問緣如別所說一一依經始從如是乃至末後歡喜奉行

尒時迦葉重問曰我過去諸佛修多羅中一一分部說汝恒至佛邊當有教勅阿難答曰我受世尊教末世衆生煩惱垢重不能解我教法不得部類出之汝當分別說也或十章五章隨意而安置令鈍根者易解我法

天問如來在世時教勅優波離及我大迦葉入堂東寶樓觀古佛毗尼及不同相我欲結集爲依古佛說爲依今世尊教耶答曰我從世尊聞以語大迦葉若結集毗尼當分五部相往古諸佛所說毗尼一相無二今衆生薄福故說多部部我滅度後無智惡人分我教綱以爲五部十八部乃至五百部雖味薄淡仍是我正法　尒時佛告四天王汝施我瑪瑙又告帝釋汝施我金銀又告魔王梵王汝施我天工師又告脩吉龍王羅睺阿脩羅等汝施明月寶珠及摩尼珠等用爲塔燈明天龍王等各依命獻世尊受已以其神力於一念項諸塔皆成地爲六種震動塔放大光從於香山直至戒壇化爲金銀臺臺至有頂中有百億佛說諸勝妙法歎持戒功德毀破戒者佛告阿難如前寶塔今在香山世尊涅槃時付囑帝釋及以四天王世尊涅槃竟將往戒壇南華林外安置九十日待迦葉結集竟取初於葉本寫出三藏教次令阿闍世王又寫出五本用我黃金印及以白銀印印迦葉初本及闍王寫者須用七寶印印迦葉葉本次以七寶印印魔王寫者梵王寫三本可用白銀印帝釋寫七本可用黃金印娑竭龍王寫八萬經本者俱三色印搭以印定之令流布閻浮提及三天下皆用印之既印經已還內金瓶中住戒壇南者爲迦葉結集三藏諸教文義皆令圓備欲令阿難隨問出經令無遺忘由此二事今鎮戒壇南　迦葉入定後四王帝釋將塔及金瓶往至香山頂經一百秊帝釋四王將諸天衆日日來供養法爲彼山中五通神仙其數八萬次第於此閻浮洲作粟散王不信正法者爲令生信故鎮香山後爲育王初不信我法迴彼邪見令生正見與八萬塔

又佛告目連汝往須彌山頂鳴鐘召集十方我本分身諸佛及大千界聲聞菩薩衆等佛放光明大地振動諸佛雲集世尊從座起與分身佛俱共合掌礼塔觀門內開彼黃金塔中有八萬真珠白銀樓觀盛佛脩多羅及大毗尼藏諸臺觀上有大摩尼珠以爲燈明有六比丘入滅盡定白銀觀內多有七寶蓮華師子之座其數八百萬一一蓮花座皆有諸佛聲聞形像及八部神衛從有五十比丘入滅盡定佛告普賢汝持我黃金螺至比丘所吹我興世曲并告我涅槃普賢依敎吹已此比丘即從滅定起問普賢言今何佛出答釋迦牟尼佛今將涅槃彼比丘即共普賢來至佛所禮敬起居却住一面立塔內有六比丘先白佛言拘留佛涅槃時令我住此塔待至釋迦乃至樓至彼佛勑我言授佛與世入涅槃時結集三藏時當開我觀取我經律一本我此大千界百億諸閻土書有六十四億各取一本將付彼佛令滅度後結集三藏竟時當依我經本書寫莊嚴又隨諸國所用不同得傳文字者皆可用之唯除皮骨土書不得傳寫自外樹葉紙素金寶石鐵等並得用之彼佛令我入定守護經像令付世尊涅槃後迦葉結集竟流傳諸國也

又佛告娑竭龍王及四天王等汝施我真珠摩尼金銀等欲造塔觀盛前佛及經像尒時天龍等隨念奉施如來受已即以神力於一念頃皆成珠臺及金銀塔觀各得八百萬盛前經像又告分身佛汝等各施我一塔及一白銀觀鎮我大千界所有遺法不令毀壞諸佛聞已各隨喜施又得百億萬佛並放口光

悉皆隨喜又告諸菩薩能持守護我之臺塔並傳譯經典當依臺塔經像流布此之臺塔並在香山頂世尊涅槃時勅我及毗沙住持未來惡世閻浮衆生令離衆苦將至帝釋宮安置歡喜園乃至魔王於塔供養至五百年過五百年已後教流行諸國迄至法滅塔亦上至兜率陁天彌勒既見塔來知我法滅放大光明遍照地獄後罪接至佛皆得解脫過是年已塔還從兜率陁天下住娑竭龍宮世尊所造塔及白銀觀付文殊師利普賢觀音將此觀塔屬遍大千界一國留一觀及一金塔如震旦分時文殊將塔觀往清涼山金剛窟安置至今流行令前菩薩從臺出經像示彼持者令易流通乃至我之法滅令娑竭大龍收入大海宮內又問一切脩多羅藏既結集已當安何國付囑何王今欲結集爲當廣結略結請次第說之答曰我聞世尊說付囑大迦葉當令廣集又付文殊往大鐵圍山諸菩薩等住處九地有八萬人當令略集付囑阿闍世爲我慈敎迦葉結集本安置脩羅窟中又問世尊在時我從佛聞若結集竟將我三藏敎付囑娑竭龍王今聞汝說與昔聞異答曰我聞世尊說結集三藏在脩羅窟中經二十年中持文殊結竟方付娑竭龍王又問祇桓精舍有諸古佛及以三藏陰陽書及供養具當付何人答曰此事因緣並在祇桓圖經說之各有付處不煩此述又問我從佛聞滅度之後一切比丘流布閻浮及三天下衆生樂欲所見不同餘百億天下並令流布我欲結集今對人天汝當答我答曰我受佛敎我滅度後汝語大迦葉及文殊師利流我比丘此閻浮洲三十二國是諸衆生並有大根堪可流行迦葉遺敎東弗婆提洲二百六十國西瞿耶尼洲一百三十國並行迦葉遺敎自餘天下衆生薄福不堪聞敎莫行此法如來滅後四十年中遺行二部此四天下又問云何二部敎答曰四分十誦律四十年後一百一十年迦葉遺律方行前國如震旦諸國謂之君子國根性輕利樹行三部敎合四百三國土同此一文字並行前三律敎又問云何三部敎答曰行前二部敎乃以大僧祇如求流離國及餘二天下唯行一部敎所謂薩婆多部是也祇桓寺殿內簷下有四銀臺兩臺內有黃金修多羅白玉爲函又有兩臺內有比丘藏黃金爲葉白銀爲字比丘律藏是龍王書修多羅經藏是魔王書此二藏經並是過去星宿劫前古佛經也於閻浮洲中此之兩部書經最爲第一至佛涅槃後娑竭龍王收將入宮供養又迦葉佛時震旦國之一人書大比丘藏及修多羅藏及修多羅經銀紙金書比丘律金紙銀書當今書時在荊州大明寺爲經在蓮花東面臺內律在葉上西面臺莊嚴供養不可說盡諸百億四天下中文字與此同者斯有鍾張王衛之儔未足爲比如來在日諸國聖人來者多以此經律示之佛去之後文殊師利收此經律安在清涼山金剛窟中又有臺內有過去佛說比丘書有三萬八千種百億四天下同此方書者最爲第一南方天王第三子張瑱撰述祇桓圖經一百卷此方天王第十六子造立五精舍記有五百卷各在當天　頌曰

遺於大覺　暢矣神功　四部無像　三達皆空
千佛異迹　一智心同　表靈降世　敷演開蒙
賢劫始四　餘佛潛通　績前有七　繼詞化恭
求言鷲室　栖誠祇宮　八相成道　萬德虛融
天人受福　恩此善與　含生福甚　同感思隆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周書記佛生時　周書記佛滅時
史記記佛是大聖　漢前孝武帝已聞佛敎
前漢哀帝時已行齋戒　秦始皇時亦有佛法至
後漢郊志記佛爲大聖　後漢明帝時三寶具行
西晉海浮維衛迦葉二石像
齊文宣帝時得佛牙至
隋天台釋智顗（魚豈切）感見三道寶階
唐潞州釋曇榮感見七佛現

夫至人應感與世推移慈化無方豈局形敎致使聞同解異說一悟殊登位地而上征封述途而下降全身碎身之相聚塔散塔之儀神光媚而邪計摧靈迹挺而深信立自法水東流道光西照英賢榮盛感應寔多故育王表塔創啓隆周釋父影形肇興炎漢自斯歷代積若弥繁量非五天獨揚神化故經曰正法後被先於北方次及東南至中方滅也今且列漢明已來至今大國臨所見聞三寶靈迹件述三五餘之不盡者備在別傳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敎及此昭王即勅鐫石記之

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相國呂侯乘驊（戶花切）騮（力求切）八駿而行求佛因以擬之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損舍折木地動天陰西方白虹十二道大史扈多曰西方聖人滅矣此即佛入涅槃之相也　又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良由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用不可思議法号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九於苦海巍巍蕩蕩可略言焉故列子云昔吳太宰嚭（匹鄙切）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五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將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匹聖之譽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又老子西外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量此而言優劣可知也　前漢孝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討匈奴至皐蘭過居延山獲昆邪休屠王等又獲金人率長丈餘之到於甘泉宮帝以為大聖燒香禮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此即佛之形教相斷之漸也　前漢哀帝元壽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也　前漢成帝時

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往見有佛經及有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何以取知今案所列也故佛傳云佛滅度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舍利役使鬼神起八萬四千塔其如下述此九州之地並有遺塔云是育王所造此塔即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故塔興焉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二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見隱　又檢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秦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囚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准此而言則知秦漢已前有佛法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般若經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仙人說法又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北也其下有三十六國先來奉漢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文殊來化仙人即斯地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證矣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清心為主不殺生類尊務清淨其精進者名為沙門漢言息惡剃髮毀容去家出俗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而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項佩

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麁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可求在於一體之內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也餘如漢法本內傳說　後漢明帝時雒陽白馬寺有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至漢永平三年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中郎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邀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別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　又漢明帝遣迎摩騰法師來至雒陽於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是漢地伽藍之始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遶塔悲鳴即以告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又漢雒陽白馬寺有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行四十二章經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有於此漢地諸經之始也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又漢明帝時天竺國竺法師將盡釋迦倚像是優填王旃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王上舊像今不復存焉漢地之始此像初也（右明漢明帝時三寶初來之義）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僧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而入乎吳松江滬瀆口遙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至師祝則謂為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捉鋒以請或巾褐往祈並濤涌霧晦逆流遠去奉黃老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故吳縣朱應素奉正法迺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像於是雲銷日朗風霽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共輕如羽未載大車其重若山及厲像於吳時北寺通玄精舍事澀委曲已詳舊碑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堅貞固光采鮮潤駕潮礙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即先獲石像朱應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建禪靈重構七層壯美非嚴而瑞像不遠而至協時應機朝士僉議以為宜矜妙既式彰法身乃命石匠雷卑石等造釋迦文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誼勢琢之奇極金鍍之巧克乎頭相元副幽禎病惟石性本沉神感則浮越海適吳隔代斯至雖古今異造而揔歸七佛獲瑞之人復緣朱氏祕契冥期終始如一故追序前事以

表厥迹宋世所獲二石像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齊咸所造瑞石像舊在禪靈寺齊文宣皇帝時有先師統上家世涼州年至十三發誓西行至宋元徽三年五月述發京師到五年方到芮芮進到于闐臨發之日有一僧於密室之中出銅函一枚手授先師曰此函有佛牙方一寸長三寸可將還南方廣作利益先師歡喜頂受如覩佛身此僧又云我於烏纏國取此佛牙甚為艱難又獲銅印一枚國王面像以封此函先師從闐諸僧共議云烏纏國失却佛牙不知何國福德僧當獲供養先師聞已私懷竊喜倍加尊敬於是賫還鐘山十有五載雖復親近而弟子莫知唯密呈靈根寺法穎律師頂戴苦勤心示舊聞龜茲一僧莫知真偽心多疑偽是時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含勝想結志隆深誠感照微函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內堂法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曜文宣望身頂禮因而侍立自覺已躬拱及趺跳佛從而微笑既而嗚咽白如凝雪以手承接變為玉稲後移鎮東府以六月二十九日又夢往定林見先師臨病而卧因問生老病死五道未免法師衣鉢之餘寧可營功德不對曰貧道庫中有無價神寶敬以憑託宜自取之依言往求見有函匱次第開視多是經像末見小函懸在虛空取而開之光色不恒始言是像而復非像既云非像而復是像文宣從夢而覺心知休徵明旦即遣左右揚要明審夢語法師庫中必有異寶宜以惠示

先師造次之間謂求俗珍殊不意是牙乃脩常苦方續更尋思中夜方悟以事難傳說乃躬自到府具叙本源貧道唯示穎律師一人更無知者今覩越感通實應信而有徵便是不可思議其迹已顯寧敢久辟威神以廢佛事今奉歸供養後經三日自送東府文宣得牙十許日又夢在空中狀若牛角長三尺餘神光洞發炳其右臂似擬一螺像亦三尺將目而語三稱揄佳先師又於于闐得舍利十五枚既甄分布擬圍禪靈起剎之時悉皆得分以一枚送與文宣文宣時東宮即取淨水試其真偽浮在鉢中低頭不見道俗數十精心檢見求不能得內外周迴莫不疲怠文宣方明誠懺低介之間復於向處忽見在地光高尺餘色彩炳曜衆咸共覩莫不讚美先師所餘二枚各一銀函封題府簡後更檢覩與函俱失亟三載後開取佛牙忽於本處還復得之先有二枚而長獲一籠成三枚同在一處但先銀函猶迷失焉故神化不可測度矣文宣素聞西方有佛牙枝並蹤跡特深到建元三年啓高皇帝遣外國沙門槃摩多羅索供養之具以申虔仰又造小形寶帳擬送西域既而逗留如有所待俄而先師梧都果獲靈瑞即此寶帳迎以供養冥理相契非一朝焉文宣後造寶臺以盛帳製寶藏以貯函敬事尊重傾竭心力矣（右前佛牙出漢地內作并雜史高僧傳等錄）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俗姓陳氏潁川人也宿植英賢自古罕儔常樂山居靜慮召禪道俗欽敬若臣識重顗初往天台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三十載定慧

兼習蓋神人也既逆彼山與光相見卽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平顗（宜反）幾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恠異光曰鐘是召非有緣尒時住也顗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創造草卷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殿相從復成衕會光曰且宜安者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顗膝上陳苦求哀顗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安樂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顗三帀久之乃滅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咸皆如此不可具述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忽語衆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至於滅後而多靈驗到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壟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衆衆皆見仰敬言問良人而隱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人也神局氣清儼榮勤捐隨緣通化曾無執著每年非夏立方等般舟至於秋冬各興禪誦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苦業有銷請祈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經通夜苦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後時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至貞觀七年清信士常欽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懺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受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守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通祥信難圖矣以貞觀十三年卒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有二人出自爲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葉二

黎（字姻反）鈴（音含）偃（烏拜反）鎗（七約反）錐（即各反）溼（胡古反）
於（子盈反）餉（丁粮反）琢（陟角反）墜（力根反）憤（莫發反）絳（音降）
驊（戶花反）騮（力求反）犖（古候反）

沈茂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葉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此有七部）

述意部　念佛部　觀佛部
彌陀部　彌勒部　普賢部
觀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人應感懸計物機色相光明救德於廿露之澤影留圖像道化於日隱之遊所以切利暫隔猶致刻檀之聖容況堅固長晦豈忘晴寫之心然是故發源西國則優填創其始移教東域則漢明肇其初淡被而來匠者踵武丰述法身倫極珍寶金石珠玉之飾土木繢畫之資莫不即心致巧因姿呈妙昔者代僧衆創造綽絕宋齊帝王製作曰新多未記銘懼或失源今錄其殊勝乘龕表茲也

念佛部第二

夫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利益所謂始從出家終成正覺於其中間道樹降魔鹿野說法相好圓滿光明炳著身色清淨萬善鎔金面貌端嚴猶如滿月齒同珂雪髮似光螺月髀青蓮眉方翠柳八音響亮万相雍容五眼洞明六通遐曜懸河寫辯逆注投機圓三點以成身具五分而爲體帶權實以度物隨真應以化人或肩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潤即吐無上之芽心樹既榮便茂不彫之葉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爲衆生故隨緣應現十方十億並願磨侍三千大千

俱得親承長種福田從與供養吐邪倒之根拔貪嗔之本修念佛之因證見佛之果故法華經偈云　若人散乱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

又譬喻經云昔有國王煞父自立有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敎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絶臨去重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稱說晝夜不癈至于七日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人聞稱佛聲皆共一時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爲說法得須陀洹以是因緣稱佛名号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喻又觀佛三昧經云昔佛在世時佛爲父王及諸大衆說觀佛三昧經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真金色光明無量時座下有五百釋子以罪障故見佛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見已號哭自拔頭髮舉身投地鼻中血出佛安慰曰汝勿號哭吾爲汝說過去有佛名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弟子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爲諸子說佛法義諸子邪見都無信心後時諸子同遇重病父到兒前泣淚合掌語諸子言汝等邪見不信佛法今無常刀切割汝身爲何所怙有佛世尊名毗婆尸汝可稱名諸子聞已敬父言故稱南無佛復敎稱法及稱僧名稱已命終由稱佛故生四天王天天上壽盡以前邪見還

墮地獄獄卒羅刹以熱鐵叉刺壞其眼受是苦時憶父敎稱念佛因緣從地獄出來生人中貧窮下賤後式佛出亦得值遇但聞佛名不覩佛形後隨葉佛拘樓秦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皆聞名不見其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今得與我同生釋種我身端嚴如閻浮金汝見灰色羸婆羅門皆由前世邪見故尒汝今可稱過去佛名并稱汝父亦稱我名及弥勒佛稱已作禮及向大衆大德衆僧五體投地發露懺悔邪見之罪諸人受敎懺悔訖已見佛金色如須弥山見已白佛我今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作是語已得須陀洹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佛告比丘我滅度後若稱我名南無諸佛所獲福德無量無邊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号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像衆寶嚴飾極爲可愛可暫入塔觀佛形像王子即隨共入塔中見像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尚如此況佛真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礼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是時王子即便合掌稱南無佛還宮繫念塔中像故即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捨離邪見歸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善根命終得值九百万億那由他佛於諸佛所逮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諸佛現前爲其授記從是已來經於百万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昔王子者今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念佛也

觀佛部第三

竊聞法王法力道濟無疆大慈大悲聲高有頂隨根普雨藂林密雲彌類等觀朗同明鏡是以金容誕迹遂致恒星匿彩月愛舒光便使晨曦掩色八音纔吐則尼乾糺亂七辯暫宣則富那旗靡故知威神尊重利益弘深隨喜見聞則難遭難遇勸諸行者常須觀佛心存妙色似對目前意想光儀如臨咫尺雖法身無二隨應說三逗機弘誘乃有多種今且錄經後述靈驗之不盡備在廣文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号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礼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礼已諦視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從此已後恒得值佛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得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爲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東方善德佛者則彼師是其九弟子者作九方佛謂東南方無優德佛南方栴檀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方無量明佛西北方花德佛北方相德佛東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廣衆德佛下方明德佛如是十佛因由過去礼塔觀像一偈讚歎今於十方各得成佛又觀佛三昧經云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号曰空王入涅槃後有四比丘共爲同學習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多不善業當墮惡道空中有聲語比丘言空王如來雖復涅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可入塔觀像與佛在世時等無有異聞空中聲已入塔觀像眉間毫相即作念言如來在世光明

色身與此何異佛大人相願除我罪作是語已如太山崩五體投地懺悔諸罪由入佛塔觀像毫相懺悔因緣後八十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爲十方諸現前授記今悉成佛東方有國名曰妙喜佛号阿閦（[illegible]）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國名曰（上）歡喜佛号寶（全）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名曰極樂佛号無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名蓮華莊嚴佛号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以是因緣行者應當如是數觀佛也　又迦葉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曰光明入涅槃後有一國王子名大精進秊始十六婆羅門種端正無比有一比丘於白疊上畫佛形像持與精進精進見像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尒況復佛身願我未來亦得成就如是妙身言已思念我若在家此身叵得即啓父母求哀出家父母荅言我今秊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等當死子曰父母若不聽我者我從今日不飲不食不昇床坐亦不言說作是誓已一日不食乃至六日父母知識八萬四千諸綵女等同時悲泣礼大精進尋聽出家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爲座在畫像前結跏趺坐一心諦觀此畫像不異如來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相離相體性空寂作是觀已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以淨天眼見於東方阿僧祇佛以淨天耳聞佛所說悉能聽受滿足七月以智爲食一切諸天散花供養從山而出來至村落爲人說法二万衆生發菩提心無量阿僧祇人住於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眷皆住不退無上菩提佛告迦葉昔大精進今我身是由此觀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學如此觀未來必當成無上道

感應緣（十五紙下付三十八　大正五十三四上卷）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吴佛像靈祥充仞區宇而羣錄千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迹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筆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宋而歷表隋唐或陶化在人而示從倚伏故不獲銓次依緣而翔集之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

（[illegible]）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

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緣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

北涼河南王南崖素像緣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

宋都陽銅像從地出緣

宋浦中金像光現乃出緣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

宋荊州僧畫像塗却現緣

宋江陵支江金像誓志緣

宋相州桐香感通作佛光緣

齊番禺石像遇大經舉緣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

齊楊都觀音金像緣

（[illegible]）梁荊州優填王栴檀像緣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爲王經緣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

周宜州北山鐵礦石像緣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

隋荊州興皇寺焚像移緣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緣

隋荊州沙河寺四面像緣

隋雍州凝觀寺釋迦夾紵像緣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現緣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現緣

唐雍州李大安金銅像感救緣

唐幽州漁陽縣失火像不壞緣

唐并州童子寺大像放光現瑞緣

唐西京清禪寺盜金像緣

唐撫州及潭州行像等緣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水緣

唐沁州山石像放光照谷緣
唐益州法聚寺畫地藏菩薩緣
唐荊州瑞像開畫放光緣
唐代州五臺山像變現出聲緣

宋南郡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賫優填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万騎遶塔三帀之像如諸傳備載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是阿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于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即遍體隆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遍祀神祇並無効應宮內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歸依懺謝尤懇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慙悔殷重廣修功德於建安寺隱痛漸愈也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萃焉遇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迺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多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觀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　勅聽留吳郡（此具具高記僧等傳及）

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所居之山常有雲陰俗異其禎感聲振遠天下知聞十時無上英雄具聞七國宗敬以崇福焉諸國競送金銅像并贈寶物朗恭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不近穢獄不著遠近嗟異其寺至今向三百五十年

東晉成帝咸和年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市闕每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尋之獲金像一軀西域古製光趺並闕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干寺因安置之陽都翕然觀悟者甚眾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光游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為之放光照于堂內及趺像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至咸和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海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別處祥感光趺方乃符合此像華臺有西域書諸道俗來者多不識之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摸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述所及邃至誠祈請至於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井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逆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撿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眾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光徒身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纖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像為雨調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否杯承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自西雖正還介以狀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瓔飾以珠

王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貿冠挂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歸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聞之勑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其同立本像送興善寺像既初造暇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趣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現在闕爲殿矣 東晉孝武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擅聲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莅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万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郷邑道俗一時奔走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後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勑於建興苑鑄金銅華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現在建興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彌盛遍逐侍從速令推倒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各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命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身踴即令融毀揚聲唱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繞可百

步忽然落馬失瘖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卒道俗唱快十其哲當毀像時於脈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大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合焉信知安師聖人誠無虛記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獲之石人鑿取今現存焉 又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寶處褒攝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惠法師者爲士俗所重數諫寶君令投唐國寶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陽寶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密煞之憲臨終語弟子蘇當妻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尒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寶降方恨不取憲語杜然何階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妻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富妻收拾乃有心擬像不知何摸樣一冶便成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有雨華如李遍一寺內富妻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弥勒像高丈餘後夢憲令共史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隨初秦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雨花大有靈瑞像今現在延興寺也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見

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列邁利涉恒先諸舫不久遂達渚宮纜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兆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竟奉迎鏗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一云滕含）以永和二年捨宅爲寺額表郡名永道安法師襄州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荊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尒誰與尒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構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随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尒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冀可心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令弟子三人捧颯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胄痕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礼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有像光背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吳龔興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亟像光忽近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振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金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革運荊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惶駭長幼悲泣

像為汗流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請撫越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出無量壽悟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永元二季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季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岳與一白衣淨塔遶草次開塔戶乃見像進能行道岳密礼拜不令洩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坐梁邵陵王爲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感病迎之倍搁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渚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季三月遣白馬寺僧攝王寺何思遠齎香華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旦承接還便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眾應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屆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歎未曾有在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云佛十興寺）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明勑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季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礼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逮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佛所居殿存焉太清二季像大流汗其季十一月侯景亂階

大寶三季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梁後大定七季像又流汗明季二月中宗宣帝崩天保三季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可移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迎像入內礼懺冥感二十三季帝崩嗣王蕭琮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隋運二季而梁國亡滅至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積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季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礼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被延材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沉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榱桷藻井無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帖中有寶帳華炬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季瑞像數汗其季朱粲賊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失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新立殿不如前者僞梁蕭銑鳳鳴五季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兩流竟日不息其季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迎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為其善

瑞也至於亢陽之月牢牧致誠無不畢應至貞觀六季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獲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季大熟都督乃捨黃金更受瑞像並與幡花莊嚴眾具備矣今現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之道安法師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帑中得一舍利有光出之東晉周玘字宣珮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弟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僮捕漁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尚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淨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白玘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遂見喜心礼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右膝痛覺有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氏將像自隨宦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墻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宗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乱久露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像至有一老姥齋苗賫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知眞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 · 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逵以中古製像略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斵威容庶參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郗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捨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

上極目雲際餘芬排徊槃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歎僑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雲內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煙燦徐引繞穴每至前瞻仰進細似歸敬者斯風齊京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昇天元嘉初微士譙國戴顒妙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化東掖門有寺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後移龍光云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偘字士行出鎮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偘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万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尒此其一也初偘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壍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車力樧坐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偘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艱阻斯即聖威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北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尒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蕭道中賊夜掠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徒受炙死穢觸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然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申頸所可下刀賊然之已見申頸受刃即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羣賊奔怖東走至遠師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霏霏四繞遂殲群賊死六人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旋功無施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至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師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礼鄮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礼而入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乱人苦經八十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凌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石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鍾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報焉備于周釋道安碑　周雖廢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覲改爲感通道場今像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

涼州石崖素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万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遇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跡人纔遠之即便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北涼河西王蒙遜爲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於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尒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騰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擧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爲信不深明矣然以取豈佛之爲非禁也性以華改爲先任意肆惡知何所而不至初亶法識譯大涅槃願同

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

又欲佛像珎寺詐僧一何酷濫晚雖再便不

捕其營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山峰之流地四）

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發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葉三

聿（余律反）滂（普壮反）沲（徒何反）曦（音希）偃（於蹇反）愔（音字）愍（音惛）

翕（許急反）悝（力止反）郗（勅飢反）蒞（力至反）泝（音素）瘠（报分反）

陜（式反）、唆（俊音田也）締（徒計反）禔（音遲）褫（寸尼反）黙（許突反）

礁（赤阻反）騣（鳥綽反）齎（子兮反）澌（陡角反）頞（五恭反）蹝（之石反）

諡（奔尖反）披（表卑反）偪（苦畢反）旟（音余）礭（怒角反）蟷（音卑）

鄗（莫狄反）斥（昌隻反）悖（奔貴反）懺（楚禁反）磧（音麻）仍（而振反）

冰（舟亦反）

沈武跋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葉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十九卷有三八錄發）

宋元嘉二季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礼拜須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掠式之因燒香拂拭躰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爲業每燒田墟帳有一處蘩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懸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萵非邦邑莫測何來也

宋元嘉十四季孫彥曾家世奉佛妻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雅鑒也

宋元嘉十五年譙順爲平西府將戍在上明十二月校獵野澤同輩見燒雉俱落于時火燒野草惟有三丈許叢草不然遂披而覓焉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宋義令謂盜者所藏乃符界內無失像者遂收而供之　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鎮廢爲寢室悉加泥治乾輒㨂脫畫狀鮮淨再塗猶今王不信向亦謂偶尒又使濃塗而畫像儆現炳然可列王復令致故壁悉更縞改不久抱疾則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宋元嘉中江陵史江張偕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爲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郡氏女初不知也及嫁將旣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晃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邵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爲之出家宋孫相南郡王鎮陝乃以其居此精舍焉

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臨湘州刺史劉韶監縣遇有旃檀欲以爲像既就無光營索甚勤而卒無可獲遇几思之如睡見沙門衲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康木不堪催縣彼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密問左右果如言因故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惜人乞華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郡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嘆以製光後爲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咒齒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矣　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巨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茨遭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屋衆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郡共欽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爲恒候後廣州刺史劉悛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右之妙製也北境兵起式賠僧像輒流汗滴其多少則難之小大進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侵淮上時兗州數郡起義南附嫡略甚衆亦馳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攻其營壘悉欲夷滅表奏魏室詮以助亂須及折決時像大汗殿地流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

至寺親使人以巾帛拭隨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競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羅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也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遷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荊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俯仰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微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是與經云鎔斲圖繢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今東夏宗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枉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寔關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梁其大抵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効育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緒其末　梁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万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自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殁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磬聲側有僧端坐樹下騫登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灌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尒夜僉夢見神旐共圍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煞但是弓刀矟等並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蔬食斷欲至太清三年五月崩湘東王在江陵即位号元承聖遣人從揚都迎上至荊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現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勑送寺使即鎔寫一冶即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番量乃增四尺勑云銅初不送何緣乃尒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儁若花趺以爲靈誌乃具蹤而刻于足下於今存焉梁祖爲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元在宋初有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遊行山川爲幽栖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搆小草室聞天樂空中而有聲曰此是佛地如何輒有蹤跡耶光聞南移天台後遂緒造爲佛像彷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開剡縣石像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覩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爲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壁二百餘人其內佛現自頸已下猶在石中乃剗鑿浮石至今存焉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剗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製碑於像前耳梁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叙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蹋石六時無缺比蹋石處十指文現逮卒弱作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脩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爲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壻杜龕與衛宮闕龕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爲鋌先令數卒上三休閣令壞佛項推擊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盻之所遣諸人悴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瘖如醉杜龕亦尒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拳之受苦呻吟舉形法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考

掠逸裘水罪並斷死形明旦行決其夜礼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存訪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六）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脩葺造輼輬車因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珎寶耿奔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舊蒨欲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姓怪焉競往看視須臾大雨橫澍雷電震擊煙張鴟吻火烈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數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又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爲天所震其像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矣　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推其言大從於寺北谷中見有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

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車拗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送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墼雜泥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七）其人窮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發開皇十五年有盜惱盡者即夢丈八人入室索之其賊驚怖而送像今現在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關其有宜州姜明者曾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往常見上山光明怪之因從行光處見有卧石狀如像形從掘尋之乃見鐵礦不可鑿整故其形礎礎高三丈許欲加磨礲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物舉之其像欻然流下逕趣趺孔卓然峙立衆以爲奇瑞以奏聞徹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爲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爲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斯故迹又改爲頒除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神力之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年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嘗往禮事嫌非華飾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遂名玉華今屬坊州陰暗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怪矣　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嚴以爲坐像號曰盧舍那佛每年祈福以爲歸依之

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涙出沾汗懷中金薄剝起淚流有光拭之無歷望還如淚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淚還迸出塗漫懷內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淚又重出合州同悲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汎漲溢入城郭深丈餘溺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隋上將有少子祈者皆注之隨其所心男女咸應也）隋開皇中并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範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烟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欻起移南一步挾梁摧下像將全形四面頓不炭等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八）大衆成驗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鑿窓擿斷將欲拔出遂被壓臏求拔不得脫至晚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撼手求脫不得也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大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時遭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項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尋得之自任晉番巳來每有行往常以爲滯雨盛之令人馬悼而前行後登儲邸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巳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覩有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象兒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至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

有昧每懺無所見又絜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僧衆列坐或見帳蓋幡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途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善惡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所者咸前發願祈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爲現信爲幽途之業鏡者也至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入內供養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使請送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入寺側獲金一甖上二鳥形銘云擬度四面佛因度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澄中數有光現尋乃掘出隋後王開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便蘇活遂向寺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見像來王前王遂起下階合掌礼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自顧問一人曰法慶合死未荅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終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蘇活爲寺僧說之乃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蘇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蘇後常食荷葉以爲佳味及啖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閑滿屢放光明此寺雖廢其像現存　唐武德年中邠州西南

慈烏川有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至今現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今玉華東嶽碑像相似不可治識矣　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含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界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涼府給複一年罪者放之　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山見有僧往至貞觀二十年十月忽寺側泉內出蓮華形如紅色蹋臺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攀出如沸入水成華舟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得名一云涪州亦有此寺寺本貧煩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齊荊州城東天非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於出不足可怪（觀見吳均齊春秋談前南志記）　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痕大者長五尺以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枕豐溪近得銅藏面三尺鑑可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與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北僧在此山隱遊大共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花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爲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蓋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遠取意復尋其僧誦法華經戒行貞潔能

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及家俗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闊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爲梁渡覘乃見奇跡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龕籠取其異又訪其本乃宋時王家捨業閈爲寺即今古堂尚存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煞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劒刺大安項洞之刃著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床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緣負汝即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成爲僧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得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復不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事有一婢在傍聞說因言大安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爲造佛像像成以綵畫衣有一點朱汙像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

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與異其背燃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弥殷禮敬益季不死自佛法東流已來靈像感應者述不能盡略件如前（古一卷出冥祥）（記此）唐幽州漁陽縣無終戍城內有百許家龍朔二季夏四月戍城火災門樓及人家屋宇並為煨燼唯二精舍及浮圖并佛龕上紙簾蘧蒢等但有佛像獨不延燒火既不燒簾然獨在時人見者莫不嗟異以為佛力支持中山郎餘令既任彼官又家兄餘慶交友人郎將齊郡因如使營州並親見其事具為餘令說之　唐并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像坐高一百七十餘尺　皇帝崇敬釋教顯慶末季巡幸并州共皇后親到此寺及幸北谷開化寺大像高二百尺禮敬瞻覩嗟歎希奇大捨珍寶財物衣服并諸妃嬪內宮之人並各捐捨并勅州官長史竇軌等令速莊嚴備飾聖容并開拓龕前地務令寬廣還京之日至龍朔二季秋七月內官出袈裟兩領遣中使馳送二寺大像其童子寺像披袈裟日從旦至暮放五色光流照崖巖洞溜山川又入南龕小佛赫奕堂殿道俗瞻覩數千万衆城中貴賤覩此而還善者十室而七八焉衆人共知不言可悉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僞造西書將一閹豎子詐稱勅遣取像寺僧聞奉勅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鑄破唯頭不銷　太宗大怒處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疼消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有三說出冥報拾遺）唐顯慶四季撫州刺史祖氏為亢旱故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鎣然不動風聲霧及遠近同趣有漳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非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亢災既久便往祈請益州官庶香花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亦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夕霑下遂以豐足今在撫州

唐永徽季雍州藍田東悟真寺寺居藍谷之西崖側窟山美般堂巖整有像持寺北隊更修別院大石橫礙甚為妨礙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衆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凡非工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寸許今在山寺其季益州光明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雕削選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衆移入光明今現在

唐雍州鄠縣東澇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趺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拯戚磔余開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季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悲留感佛涅曰逹遇遺像是以割身之餘造鑄坤模悲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開其獲緣云符餘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避水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斯像時尚在周村家藏隱于相供養閑在開堂故光自照今在村中

唐龍朔三季春二月汾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到之時即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雲至龕留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即馳報勅令圖寫重使依審光還如初頻繁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仍不斷此處山林勝地樹茂石龕佛像古迹甚多莫委其初覩瑞弥繁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畫地藏菩薩却坐繩床垂脚高八九寸本像是張僧繇畫至麟德二年七月當寺僧圖得一本放光乍出乍沒如似金環大同本光如是展轉圖寫出者類皆放光當季八月勅追一本入宮供養現今京城內外道俗畫者供養並皆放光信知佛力不可測量（稼別一本不別引記）

唐麟德二季簡州金水縣北三學山僧屬益州寺僧慧昱今推例得住蒞州郭下空慧寺至麟德元季從州故往荊州長沙寺瑞金銅像所至誠發願意欲圖寫瑞像供養訪得巧匠張淨眼使潔淨如法已畫得六軀未有靈感至第七軀即放五色神光洞照內外遠近皆覩經於七日光漸隱滅道俗驚嗟不可具述慧昱將此像來入長安朱及莊飾并欲畫左右侍者菩薩聖僧供養具等當時奉勅令京城巧匠至中臺使百官諸學士臨看令畫西國志六十卷圖有四十卷慧昱為外無好手就中臺悲匠范長壽盡畫像在都堂至六月七日夜至三更初像放五色光明徹照堂外有守堂人出外起止見堂上火出謂內夫

火鷲走唱叫堂内當直官十人并兵士三十餘人爲天熱並露身眠光普照身人人相見身體赤露驚起具服唯有一官姓石名懷藏素無信心但見外光看身純黑光照微旦方收其石懷藏緊露自責盡誠悔過亦不見光、照身得明及諸院官人兵士等聞喚見光並（集）（朱十）（圭）來看之聞見之者並皆發心盡形齊戒諸官人等各盡一本至家供養（京城道俗共知故不別引記也）

唐龍朔元季下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岱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所壘石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上人馬大跡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故華嚴經亦云文殊在清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餘樹唯有松林森聳山谷南号清涼峯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道基見不泯滅從臺東南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華園二頃許異華間發光曜人目四邊樹園訪問古老不達根源旃至暮春迄到晚秋華迭開發古來道俗愛此華奇人間無有採根移外栽植並皆不生乃至移出園樹外栽亦不得生要在園内任之自發良由文殊所感大聖現微寔置神仙之宅豈凡夫之所植也若有志誠入此山者多見伽藍聖僧所居或有飛空或有緣澗或居山嶮或在幽巖或道或俗不異凡愚過後尋覓不知去處守及聖僧出没不恒非凡

雍州皇帝至龍朔二年初又令會賾往并州取吏力財帛使修故寺賾與五臺承并將二十餘人直詣臺中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懷然自責不覩真身悵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師利像從倚塔邊忽聞塔門鍾聲振發連椎不絕又聞異香氛氲屢至道俗咸怪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東上奔來極急賾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爲析根恨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鍾聲氛氣相續恒聞其山去三百里東南脚即連恒岳山也西北脚即是天池也中有佛光山仙華山（叢）（朱十一）王子塔古寺六所有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道（古）（丁）蹤坐窟身肉不壞已積十季定力所持聖賢

雍州　大唐乾封二季仲春之月西明寺道宣律師于時遂靜在京師城南華清宮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天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叙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業孫主即未許之令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于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吳主手執銅瓶傾銅盤内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關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諧允今業在天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鬪諍陵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今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擁鬧不久當至具令弟子等共師言不久復有天來云

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叙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次又一天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集）（朱十一）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十七）天下往還護（斤）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万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空界四十万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爲惑亂將軍栖遑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訝其靈而敬之頗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諮請且沉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也、宣師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多鐵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踊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

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興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為海神蹋船所沒初取像人見海神子岸上遊謂是山兔遂即煞之因尒神瞋覆沒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寶佛在藍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筭三千餘里方達西耳河河大闊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尚存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秊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鷲州二千餘里門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　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北隨除終不可平後見坼開深怪其尒乃探掘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其骸骨肘脛悉麁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万歲時人也今時劫減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為老人指撝方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從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寶寺又問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亡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耶答曰亡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万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是周武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時之事史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迹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　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汙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其趾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秊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秊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以目之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又問目連舍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為梵僧來遊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往文殊所住之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秊始十八反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處也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遠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為太常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今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會寺佛釋迦如來度大迦葉後十二秊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大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鄗高之東南也西天竺國具有別傳云歲長秊是師子國僧秀九十九載是三果阿那

含人聞斯勝迹躬至禮拜又請奏欲往北岱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勅給驛馬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在處供給諸官人弟子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雜畜既到岱州清涼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臺佛堂即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石勁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于七日五體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踊躍指撝四方上下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蛇身長數里從北而來直向長年長年見喜御師脚遶變為僧形諸人懼怕皆悉四散唯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所請迯願還返京都今現化度安置或請入內受戒或延登諸山律師問天人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總号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帥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勞評泊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岱州西見有五臺縣清涼府聖唐已來有僧名解脫在嵩窟亡來三十餘年身肉不壞似如入滅盡定復有一丘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迹伽藍菩薩聖僧仙人仙花靈變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色類不同四周樹圍人移花伏別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榮人究年月莫知來由或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傳年說不同如何為實答云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名曰大孚孚者信也由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唯五臺獨驗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設供感訃徵應事在別篇不繁此述也　又問今涼州西番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煞害為事于時住處有數万家無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為立伽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于時菩薩示行慄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下壓之菩薩挵威勸化諸人便欲迴心信敬於佛所有煞具變成蓮華隨有街巷華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里東西八十里弥山亘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欲害我者及未成聖我常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纖並得活又以大水漂溺煞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訶師禮山遂示像出其薩訶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也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為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將斯乃宋孝武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質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請弥勒菩薩指撝作壇室處之玄奘師傳云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窟映徹見人蔵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阿羅漢生已毋士生扶南國念毋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毋供養毋終生獨州出家住新興寺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毋今現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皆法盛無出者州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何忽云羅什法師背負而來耶　宣師因問什師一代所翻之經人多偏樂受持特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俱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　又問俗中常論被秦姚興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位在三賢所在通化那紫抽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作識應歷代弥新深會聖旨罕達難識又蒙文殊

指撥今其剛從得其恒倫豈以別室見識頗士玄致者也　又問邠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造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寺額又問金玉華宮南檀臺山上有塼塔面別四十步下仍極壯四面石龕傍有碎塼又有三十餘窯甎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鍾聲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勅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王）（日）（集卷十四）劉曜京都長安數夢此山佛現在塼塔中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貪色欲黜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酒醉落馬爲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塼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沒廢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齡寺今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鍾聲即是寺鍾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至貞觀季中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群鹿來集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一丈許現今供養　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優塡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將至梁朝今京師後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其本像梁高祖既崩像來荊渚至元帝承

聖三年周平梁後收拾圖籍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賂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顧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鎮荊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別刻檀將往恭旨當時訪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眞達爲造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出）（王）（集十四）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荊州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眞者（本作佛生來七日之身今加布宋元出日以故珠絕見本）也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別除漆布眞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覩靈儀今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象牙彫刻卒非人工所成與姜像身一一乖本　又問洛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常破戒若發諸惡願今我死後作大惡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作噉万人以上此神本曾爲迦葉佛兒後爲弟子彼佛憐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伏與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跡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見付爲儀中　又問南海脩州北山與寧縣界寶花寺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爲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爲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爲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兆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即僞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

之下請文殊爲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匪有由亦見付屬儀　又問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近耶答曰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俱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　又問渭南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佛佛淵者答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　又問此土常傳有佛是殷時周昭莊王等說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該三千（集卷十一）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王）或在殷末或在齊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成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披法報常自湛然不足歎也　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匪幽冥難得其實此事云何答曰此實不疑爲育王第四女容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本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北山玉華荊州長沙楊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背其光趺依梵本書漢人讀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令諸鬼神隨緣所感流傳開悟今觀像面莫匪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然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猶得所殺無辜殘害酷濫故諸鬼神共以鎭之令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滅法神亦從之隋祖再隆佛還重

起　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不異荅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為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或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恒隨

沈尤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葉四

渝（羊珠反）鄖（于君反）攄（丑魚反）墌（之石反）鎣（烏定反）邴（枥丙）（音二）嚙（研結反）悛（七緣反）阯（之市反）拒（丁槃反求根也）郝（呼各反）囿（于救反）[illegible]（子頻反思之和也）陲（音垂）歘（許物反）轀（烏魂反）輬（音涼）墼（古曆反）猜（此來反）拗（烏覺反）礲（郎建反）[illegible]（落谷反）湊（[illegible]滂）[illegible]（落丁反）峴（黃典反）瀅（烏迥反）台（代者反）紵（直呂反）涪（音浮）渥（烏角反）遽（渠舉反）篨（直魚反）[illegible]（希華反）絓（音畫）劓（[illegible]沫）黮（[illegible]以）[illegible]（烏奐反）潰（胡對反）鏗（苦更反）霈（普昧反）隳（二撩）（音歛）泆（烏谷反）[illegible]（[illegible]）沁（七[illegible]反）[illegible]（五割反）[illegible]（力）闞（苦[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郝（呼各反）窯（餘昭反）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此卷之三）　葉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illegible]）撰

弥陁部第四（此別六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辯處部

能見部　業因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雖苦求樂冥品物之恒情厭濁欣淨是生靈之舊理但行有美惡土成穢妙娑婆五濁由積惡而丘坑安養七珎因習善而華勝業成三輩報為九品寶臺珎觀假勝念而崔嵬王沼瓊池藉善心而皎潔華開蓮合驗慈父之非虛浪動波迴聞法言之在耳目非功勤志固行滿因圓何能隨千心而上金臺依十念而外樂國也

會名部第二

述曰世界皎潔目之為淨即淨所居名之為土故攝論云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頗梨柯等名清淨土　法華論云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為淨土淨土不同有其四種一法性土以真如為體故梁攝論云以蓮華王為淨土所依譬法界真如為淨土所依體故二實報土依攝論云以二空為門三慧為出入路奢摩他毗鉢舍那為乘以根本無分別智為用此皆約報功德對其出體三事淨土謂上妙七寶是五塵色性聲香味觸為其土相故攝論云佛周遍光明七寶處也又華嚴經云諸佛境界相中種種間錯莊嚴故淨土論云備諸珎寶性具足妙莊嚴又新翻大菩薩藏經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來在中若依經行若住坐臥其處自然八功德水出現於地四化淨土謂佛所變七寶五塵為化土體故涅槃經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乃至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等又大莊嚴論云由智自在隨所欲能現水精琉璃等清淨世界又維摩經云佛以足指案地現淨等事又十地經云隨諸衆生心所樂見為示現故此諸經論所明並約化為淨土由佛神力現故即有攝故即無故名化土

辯處部第三

述曰上來雖明土有四種然綱要有一一報土二化土此二即攝理事二土初報土者謂佛如來出世諸善體是無流非三界所攝故淨土論云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又智度論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然佛所居無處為處過在十方世界或依法身而安淨土故論云釋迦牟尼佛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弥陀國其弥陀佛亦有嚴淨不嚴淨世界如釋迦佛又涅槃經云我實不出閻浮提界又法華經偈云　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　又華嚴經云如來淨土或在如來寶冠或在耳璫或在瓔珞或在衣文或在毛孔如是毛孔既容世界故知十住論云佛界一步則過恒河沙等三千世界其事如是化土處者但所居化土無別方處但依報土而起麁相或通十方或在當界引接三乘人天等衆如弥陀世尊引此忍界凡小衆生而安淨國或於穢現淨如按地現淨譬同天宮其事如是或於衆生共相器世界間種子所感於中顯現淨穢境界隨其六

道各見不同此皆由外名言熏習因識種成就感得器世界影像相現此影像是本識相分由共相種子與影像相彼現相識爲因緣即此共相由內報增上緣力感得如此苦樂不同

能見部第四

述曰如凡夫二乘於穢土中見阿弥陀佛諸菩薩等於淨土中見阿弥陀佛三據此二說報土則一向純淨應土則有染有淨故淨土論云土有五種一純淨土唯在佛果二淨穢土謂淨多穢少即八地已上三淨穢亭等土謂從初地乃至七地四穢淨土謂穢多淨少即地前性地五雜穢土謂未入性地第五人見後一不見前四第四人見後二不見前三第三人見後三不見前二第二人見後四不見前一第一佛上下五土悉知悉見也

業因部第五

述曰具引經論十就不同或說一行而生淨土如涅槃經云有德國王覺德比丘爲護法因緣生不動國又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二行而生淨土如梁攝論云出世善法者無分別智及後得智所生善根爲出世善法名因或用定慧爲乘或說三行而生淨土如涅槃經云思惟三三昧空無作無相而生淨土又觀經云令未來一切凡夫生極樂國當修三業一孝養父母事師不殺修十善業二受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是名淨業或說四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行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其國或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或說五行而生淨土如淨土論云一者礼拜二者讃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或說六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衆生來生其國乃至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智慧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七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一者戒淨二者定淨三者見淨四者度疑五者道非道淨六者行淨七者行斷智淨前二是方便道次三是見道次一是修道後一是無學道由斯七淨得成四道四道既成故報居淨土也或說八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荅云成就八法生于淨土一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於衆生受諸苦惱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三等心衆生謙下無礙四於諸菩薩觀之如佛五所未聞經聞之不疑六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八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或說九行而生淨土如無量壽經云略說三輩廣說九品或說十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衆生來生其國又弥勒發問經云若欲樂生安養國者常修十念即得往生何等爲十一者於一切衆生常生慈心二者於一切衆生不毀其行若有毀者終不往生三者於一切衆生深起悲心除殘害心四者發護法心不惜身命於一切法不生誹謗五者於忍辱中生決定心六者深心清淨不染利養七者發一切種智心日日常念無有癈忘八者於一切衆生生尊重心除憍慢心謙下言說九者於諸談話不生染著心近於覺意深起種種善根因緣不生憒閙散亂心十者常念觀佛除去諸相弥勒當知如是十念一一次第相續而起不生彼國無有是處或說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其國或如無量壽經云發四十八大願而生淨土（上來所說廣略雖異隨行一法此理實皆得往生安樂國土）優波提舍論偈云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　述曰若據實報淨土要修出世無漏正因與理行相成方得往生若是下品之人本無正業隨起一行或臨終日十念雖成唯生化土未能見報具述觀法備在大小乘禪門十卷中說

引證部第六

阿弥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弥陀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六神通光明赫弈阿弥陀佛與聲聞俱如來應供正遍知其國号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

刹利之種阿弥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顔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攬光神足精勤弟子名曰大化尒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寂靜又無量壽經云佛告弥勒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猛火為念阿弥陀佛名故要當於中直過未足為難　又華嚴經云尒時心王菩薩摩訶薩告諸菩薩言佛子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於安樂世界阿弥陀佛刹為一日一夜安樂世界一劫於聖服幢世界金剛佛刹為一日一夜聖服幢世界一劫於不退轉音聲輪世界善樂光明清淨開敷佛刹為一日一夜不退轉音聲輪世界一劫於離垢世界法幢佛刹為一日一夜離垢世界一劫於善燈世界師子佛刹為一日一夜善燈世界一劫於善光明世界盧舍那藏佛刹為一日一夜善光明世界一劫於超出世界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刹為一日一夜超出世界一劫於莊嚴慧世界一切光明佛刹為一日一夜莊嚴慧世界一劫於鏡光明世界月覺佛刹為一日一夜佛子如是次第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後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刹為一日一夜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中　又阿弥陀佛經云佛告諸比丘僧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却後無數劫皆當作佛如阿弥陀佛佛言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住菩薩道以來無央數劫皆各供養四百億佛已今復來供養我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等皆前世迦葉佛時為我作弟子今皆復會

是共相值也

感應縁（略引十驗）

宋沙門僧亮　宋居士葛濟之
宋比丘尼慧木　宋魏世子
宋沙門曇遠　梁沙門法悅
隋五十菩薩瑞像　隋沙門慧海
唐沙門道昂　唐沙門善胄

宋江陵長沙寺沙門釋僧亮志操剛烈戒德堅淨常結西方願造丈六無量壽像功用既巨積年不辦聞湘州銅溪山廟甚饒銅器欲化導鬼神取充成辦遂州刺史張邵告以事源請船數隻壯士百人張曰此廟靈驗犯者輒斃且蠻人守護恐此難果亮曰福與君共死則身當張即給人船未至一宿神已預知風震雲冥鳥獸嗚呼俄而亮到霧歇日明春至廟屋二十餘步有兩銅鑊容數百斛見一大蛇長十餘丈從鑊騰出亘身斷道從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進振錫告蛇曰汝前世罪業故受蟒身不聞三寶何由自拔吾造丈六無量壽像聞此饒銅遠來相請幸可開路使我得前蛇乃舉頭看亮引身而去亮躬率人徒提取銅器唯狀頭唾壺可容四升有蜓蛛長二尺有餘跳躍出入遂置不取廟器重大十不收一唯勝小者船滿而還守廟之人莫敢拒護亮還都鑄像以宋元嘉九年畢功神表端嚴威光佇曜造像靈異聲佈京師宋文皇帝奉迎還都以跋光未備敕造金薄圓光欲就安樂寺會以彭城之塔号同本封旦顯居國門送配像焉至明帝之初以舊邸為寺請像移往猶在湘宮大殿（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筐捩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幡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頭面作禮濟之故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披濟手指示佛所濟亦登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頗亦親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閭多歸法者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受持小戒居梁郡築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師慧超當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襲地木又於夜中卧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花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花獨空無人木欲登花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大木母謂其魘驚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後齒木恒嚼哺飴母為以過中不得淨漱故牽舒立不受大戒母終亡後木自除草開壇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紗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遠乃沒不見凡見靈異秘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知乃誑誘之曰汝為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髮當訪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聞其道德稱往為押方便請問乃為具說木後與同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木竟不答靜稱後循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往安養國見佛為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即覺甚追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時已六十

九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子遵修唯婦迷罔不信釋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與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先雖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即外座轉讀琢句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乃心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乃敬法云云宋沙門曇遠盧江人也父万壽御史中丞遠奉決精至持菩薩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便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常有數人師僧含亦在焉遠當向含悔懺宿業恐有殞踣終無感徵僧含每獎厲勸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轉鉢交衆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誦歌誦僧含驚而問之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形狀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餘幡花翼從充仞虛空瓌妙麗極事絶言稱遠時住西廂中云佛自西來轉身西向當佇而立呼其速去曇遠常日羸喘示有氣息此夕壯厲悅樂動容便起清淨含布香手中并取園花遙以散佛母謂遠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遠無所言俄而頓卧家既宿信聞此靈異既皆欣肅不甚悲懼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乃歇（右四驗出冥祥記也）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戒素沙門也齊末初為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車騎　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蟄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州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迎像引至万夫竟不能致郡初準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驗逼衆僧助守禁暫時虜帥蘭陵公脇此營護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縶囹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諱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志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見原釋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亂離復致輟斤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本量佛身四万斤銅鎔寫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鑪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身已足羊車傳詔載銅鏁側於是飛排銷鎔一鑄便滿甫尒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唯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允發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光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我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遍就觀之俄然不見時悅靖二僧俱以次遷化勅以像事委之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還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遍上微雨沾灑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焰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推懺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掩然俱燃防寺將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船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宜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寂唯此一耳（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隋時有阿弥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弥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雒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齊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帝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宇內時有比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是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摸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也（右一驗出傳記）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

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爲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齎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炤爍處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至夜忽起依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方逝顔色怡和儼如神在以大業五秊五月微患依常面西跏趺而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風成殆非開悟結志西方願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春　未昂上　土　請）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陞高座身含奇相鐘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慈心于時七衆圍遶咸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聽哀婉天衆高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覩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似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覩往言訖但見香鑪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于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十秊八月内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轝將殯殮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遐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識之夜時翳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螢草行符降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胄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秊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介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胄令懺悔懇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仮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右三驗出唐高僧傳）

沈放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葉

玫（普反）瑰（音絆）憒（古外反）鋼（古半路反）艘（蘇勞反）蠷螂
反　蛛（唐反）兒　飲（剌反）凑　邪（丁反）礼　椶（祖反）紅　鮐（以切）之　緤
（总切）蹋　桑（諸反）丹　梳（胡反）冈　舶（音白）催（七反）出　督（丁反）谷　排
反　鳥　故　鏈（初反）服
反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此有四部）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葉六

彌勒部第五（此有五部）

述意部　受戒部　讚歎部
業因部　發願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大覺世雄隨機利物巧施現權之教以救將來之急時經末代命同風燭逐要利生無過見佛以釋尊遺囑於我法中所修行者並付慈氏今悟聖衆大聖殷勤理固無妄一念相值終隔四流結妙願於華林感慈顏於兜率能抑冥機雲龍相會故上生經云是諸人等皆於法中種諸善根釋迦牟尼佛遺來付我觀此一言賞固可祈自晉代之末始傳斯經暨乎宋明肇興茲會起千尺之尊儀鼓万仞之道樹設供上林歸集大衆於是四部欣躍虔誠弘化每歲良辰三會無缺自齊代馭曆法緣增廣文宣德教彌綸斯業從此已來大會罕集行者希聞設有修學安心無法今錄諸經依之修行冀通八正則芬烈於紫宮化流十善則暉煥於兜率功被下生澤均初會也

受戒部第二

述曰若是居家白衣未受戒者先受翻邪三歸日別六時隨時便受順歸三寶自誓不迴必得上生若出家五衆已受得戒但依修行不須別受若無戒行追空念善亦不得生故智度論云我共中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共中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又處胎經佛告彌勒仍云汝所三會人、是吾先所化、九十六億人

受吾五戒者　次是三歸人　九十二億者一稱南無佛　皆得成佛道

述曰廣明三歸功〻具如敬福論三卷說既受得三歸次須受十善戒法若不行十善定不得上生應具修威儀至一出家人前誠請已一心至誠懺悔然後受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煞心乃至第十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邪見（如是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我心竟乃至第十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邪見竟（如是三說）此之十善禁防身三過殺盜婬口四過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三過謂貪瞋邪見此之十種是衆善之根本止則是持作便是犯犯是十惡之本亦是方禍之殃

讃歎部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若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讃歎如來功德無量又如善戒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又以重心讃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又大悲經云一稱南無佛名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又若能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作天梵王其福不盡以其不盡終至涅槃又涅槃經迦葉以偈讃佛言　大悲愍衆生故令我歸依善拔衆毒箭故稱大醫王世醫所療治雖瘥還復生如來所治者畢竟不復發世尊甘露藥以施諸衆生衆生既服已不死亦不生如來今爲我演說大涅槃衆生聞秘藏即得不生滅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尒時華聚菩薩即讃佛言　世尊身色如金山猶如日光照世間能拔一切諸苦惱我今稽首大法王世主法王甚希有如是妙法復過是難見難聞亦難遇若有覩者成正覺　尒時阿須倫以偈讃佛世尊面目如日月能滅一切諸黑闇今復拔濟於我等我等歸命天中尊　文殊師利問經文殊說偈歎佛云　我禮一切佛調御無等雙丈六真法身亦禮於佛塔生處得道處法輪涅槃處行住坐卧處一切皆悉禮諸佛不思議妙法亦如是能信及果報亦不可思議能以此祇夜讃歎如來者於千万億劫不墮諸惡趣　佛言文殊善哉善哉如來不可思議即說偈言　佛生甘蔗姓滅已更不生若人歸依佛不畏地獄苦（如是三說）又華嚴經偈云　寧受一切苦得聞佛音聲不受一切樂而不聞佛名所以無量劫受此諸苦惱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　又弥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云佛告阿難弥勒不獨以偈讃我乃往過世十無央數劫尒時有佛号焰光響作王如來所有梵志長者名曰賢行於此佛所已得不起法忍尒時梵志賢行者今弥勒菩薩是阿難白佛言弥勒得法忍久遠乃尒何以不速逮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耶佛語阿難菩薩四事法不取正覺何等爲四一淨國土二護國土三淨一切四護一切是爲四事弥勒本求佛時以是四事故不取佛佛語阿難我本求佛時亦有此四然弥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於此賢劫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於無上正真之道致最正覺佛告阿難我以十事致最正覺何等爲十一所有一切無所愛惜二妻妾三兒子四頭目五手足六國土七珎寶財物八髓腦九血肉十不惜身命我以十事疾得佛道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汝觀如來在路行時能令大地高處令下下處令高下諸處悉得平正如來過後地輙還復一切樹林傾側向佛樹神現身低頭礼拜如來過後樹輙還復一切丘陵坑坎糞廁臭穢藥林瓦礫皆悉掃除平正清淨馨香芬烈衆華布地如來足履蹈上而過無情諸物尚皆傾側何況有情而不加敬何以故我本修行菩薩行時於一切人所無不傾側謙下禮敬以是善業得成佛已有情無情如來行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拜我本曾以清淨微妙稱意資産至心自手施諸衆生以是業報如來行時大地平正掃灑清淨又無瓦礫我於無量諸賢聖所在路行時曾與掃治道路泥治房舍我以平等心無高下掃治令淨於一切時常求菩提利益衆生以是善根若佛如來在在處處行來路首自然清淨地平如掌乃至須弥山王高八万四千由旬在大海中亦深爾許及鐵圍山高十六万八千由旬亦是金剛堅固佛涅槃時無不傾側低頭礼敬若欲遠避不傾側者亦無是處　由歎如來故乃至舍利弗從他聞歎佛偈亦得道果故普曜經安隆比丘以偈報舍利弗言　吾師天中天三界無極尊相好身丈六神通猶虛空花熏去五陰拔十二根本不貪天世位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其觀明口言善哉昔來抱疑

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廉不周綜行遍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　由如來過去心淨離著不害衆生故所行之處脚足不汙虫蟻不損故處處經云佛不著履有三因緣一使行者少欲二現足下輪三令人見之歡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緣一見地有虫蟻故二地有生草故三現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止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因緣一本行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隱地在水上水中有神虫蛾一切值佛足下皆安隱同心立意是故界者爲高高者爲界二諸天鬼神行福爲佛除地故高下爲平三佛爲菩薩時通利道徑橋梁渡人故從是得福故高下正平欲令人意亦介又智度論云世尊身好細薄皮相塵土不著身如蓮華葉不受塵水若菩薩在乾土山中經行土不著足隨嵐風來吹破土山令散爲塵乃至一塵不著佛身若菩薩舉食著口中是時咽喉邊兩處流注甘露和合諸味是味清淨故名味中得上味　又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龍中來今猶無敬多瞋癡也又四分律說偈云

有敬長老者　是人能護法　現世得名譽
將來生善道

讃弥勒四禮文（玄奘法師從經翻出）

至心歸命禮當來弥勒佛諸佛同證無爲體真如理實本無緣爲誘諸天現兜率其猶幻士出衆形元無人馬迷將有達者知幻未曽然佛身本淨皆如是愚夫不了謂同凡知佛無來見真佛於茲必得永長歡故我頂禮弥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弥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弥勒佛佛有難思自在力能以多剎内塵中況今現處兜率殿師子牀上結跏坐身如檀金更無比相好寶色曜光輝神通菩薩皆無量助佛揚化救含靈衆生但能至心禮無始罪業定不生故我頂禮弥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弥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弥勒佛慈尊寶籍多化佛其葉超過數百千此土他方菩薩會處現神變寶窻中佛身白毫光八万恒說不退法輪因衆生但能修福業屈伸臂頃值慈尊恒沙諸佛由斯現況我本師釋迦文故我頂禮弥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弥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弥勒佛諸佛恒居清淨剎受用報體量無窮凡夫肉眼未曽識爲現千尺一金軀衆生視之無厭足令知業果現閻浮但能聽經勤誦法道遙定往兜率宮三塗於茲必永絶將來同證一法身故我頂禮弥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生兜率天奉見弥勒佛

業因部第四　如來曽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亦得往生故野千心念十善七日不食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廻向願生弥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且說近說間兜彼天何況一生而不此禮）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弥勒佛者除却百億劫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弥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弥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　又上生經云佛滅度後若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華香供養行諸三昧讀誦經典如是人等雖不斷結如得六通應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弥勒名若一念頃受八戒齋修諸淨業命終之時即得往生兜率天上蓮華臺中爾時見佛白毫相光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隨其宿緣爲說妙法令得不退　又增一經云衆生三業造惡臨終憶念如來功德者必離惡道趣得生天上正使極惡之人以念佛故亦得生天　又大集經云若修慈者當捨身命時見十方佛手摩其頂榮手觸故心安快樂尋得往生清淨佛土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万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爲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　又法華經云若有人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爲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道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薩所弥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大菩薩衆所共圍遶有百千万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　又智度論云若善男子能行是

深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人人道中來或梵率天來所以者何三惡道中罪苦多故不得行深般若欲界諸天著淨妙五欲心則狂惑故不能行色界天等深著禪定味故不能行無色界天無形故故不能行以兜率天上常有一生補處菩薩彼中諸天常聞說般若五欲雖多法力勝故是故說二處勝若從他佛國來生此間斯則轉勝也　又處處經云佛言弥勒未來下有四因緣一有時福應彼間二是此間人飢無能受經者三功德未滿四世間有能說經者故弥勒未下若當來下餘有五十億七千六十万歲弥勒時人眼皆見四千里由本十種因緣德一不掩人眼明二不損人眼三不覆人眼四不蔽人善五不視殺六不視盜七不視婬八不視陰私求人短九諸惡事不視十然燈於佛寺中又佛說弥勒來時經云佛言弥勒佛欲來出時閻浮利內地山樹草木皆焦盡於今閻浮利地周帀六十万里弥勒出時閻浮利地東西長四十万里南北廣三十二万里地生五果四海之內無山陵溪谷地平如砥樹木長大人少三毒民多聚落城名氾羅那夷有一婆羅門名須凡當為弥勒作父母名摩訶越題弥勒當為作子相好具足身長十六丈生墮城地目徹視万里內頭中目光照四千里弥勒得道為佛時於龍華樹下坐樹高四十里廣亦四十里（大成佛經華枝如龍頭故名龍華樹亦有別傳云子從龍宮出故名龍華樹也）用四月八日明星出時得道弥勒佛却後六十億殘六十万歲當來下（日外大同成佛經說）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勑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至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焰轉熾漢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煑飯得熟使問彼國王國王荅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弥勒佛當來成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　又智度論云弥勒菩薩為白衣時師名婆跋梨有三種相一眉間白毫相二舌覆面相三陰藏相如是等非是菩薩時亦皆有此相也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尊者大迦葉波入王舍城乞食食已未久登鷄足山山有三峯如仰鷄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并納鉢杖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尊者儼然而住及慈氏佛出現世時將無量人天至此山上告諸衆曰汝等欲見釋迦牟尼佛土多功德弟子衆中第一大弟子迦葉波不舉衆咸曰我等欲見慈氏如來即以右手撫鷄足山頂應時峯坼還為三分時迦葉波將納鉢杖從中而出上昇虛空無量天人覩斯神變歎未曾有其心調柔慈氏世尊如應說法皆得見諦若無留化如此之事云何有耶有說有留化事問若尒世尊何故不留化身至涅槃後任持說法荅所應作者已究竟故謂佛所應度皆已度訖所未度者望弟子度之有說無留化事問若尒迦葉波事云何得有荅諸信敬天神所任持故有說迦葉波尒時未般涅槃慈氏佛時方取滅度此不應理寧可說無不說彼默然多時虛作如是說者有留化事非故大迦葉波已入涅槃

發願部第五

惟凡夫力弱習惡來多以住娑婆其心怯弱初學是法恐其退散常發大願扶持此行乃至命終心無障惱隨種善根願共含識自在往生弥勒內衆得至佛前隨念修學證不退轉不願往生於外衆中恐著五欲不得解脫故智度論云有人修少福業聞有福處常願往生及至命終各生其中又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福慧增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又如十住論云若人發心求佛不休不息有人以指舉大千世界在空却住不足為難若發願言我當作佛是人希有何以故世人心劣無大志故又發菩提心論有十大願常悲修行　一者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施與一切衆生迴向佛道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終不忘失常為陀羅尼之所守護　二者願我以此善根生處値佛常得供養不生無佛國中　三者願我近諸佛隨侍左右如影隨形　四者願我既得親近為我說法成就五通　五者願我通達世諦假名流布解第一義得正法智　六者願我以無猒心為衆生說示教利喜皆令開解　七者願我以佛神力遍至十方一切世界供養諸佛聽受正法廣攝衆生　八者願我隨順清淨法輪一切衆生聽我法者聞我名者

即得捨離一切煩惱　九者願我隨逐衆生將護與樂捨身命財荷負正法除無利益　十者願我雖行正法心無所行亦無不行爲化衆生不捨正願　願我以此十大誓願遍衆生界攝受一切恒沙諸願若衆生界有盡我願乃盡然衆生界不可盡故我此大願亦不可盡（各本无）廣度衆生無邊法界所修善根皆悉迴向無上正覺生彌勒佛前聞清淨法悟無生忍但行住坐卧一生已來所修善根並共法界衆生迴向彌勒佛前終成不退　玄奘法師云西方道俗並作彌勒業爲同欲界其行易成大小乘師皆許此法彌陀淨土恐凡鄙穢修行難成如舊經論十地已上菩薩隨分見報佛淨土依新論意三地菩薩始可得見報佛淨土豈容下品凡夫即得往生此是別時之意未可爲定所以西方大乘許小乘不許故法師一生已來常作彌勒業臨命終時發願上生見彌勒佛請大衆同時說偈云

南無彌勒如來　應正等覺　願與含識
速奉慈顔　南無彌勒如來　所居内衆
願捨命已　必生其中

感應錄略引六驗

晉譙國戴逵　晉沙門釋道安
宋尼釋慧玉　梁沙門釋僧護
隋沙門釋靈幹　唐沙門釋善胄

夫最勝之相妙出無等非直光儀莫寫固亦形好不傳夫以世俗之指木而匠法身之圓極算數譬喻豈或萬一自泥洹以來久踰千祀西方像製流式中夏雖依經鎔鑄各務髣髴名士奇匠競心展力而精分密數未有殊絶晉世有譙國戴逵字安道者風清槩遠肥遯齋吳宅性居理遊心釋教且機思通贍巧凝造化乃所以影響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侍菩薩研思致妙精銳定製潛於帷中密聽衆論所聞褒貶輒加詳改覈准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采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委心積慮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凡在瞻仰有若至真俄而迎像入山陰之靈寳寺道俗觀者皆發菩提心高平郗超聞而禮覲遂撮香而誓曰若使有常復覩聖顔如其無常願會彌勒既而手中之香勃焉自然芳煙直上其氣聯雲餘燻歲甚溢於衢路凡預聞見皆心喜遍身宋臨川康王撰宣驗記亦載其顯瑞戴公居去靈寳百有餘步戴甞中夜而起見寺上有光其明甚熾謂是燔火狼狽往赴躃曲知者咸號駭奔而至寺門靜閉延像放光明旦衆聞扣門方起共觀咸覩佛堂暉燄洞照于天莫不嗟躬虔禮歎覺化之無方也宋文帝迎像供養恒在後堂齊高帝起正覺寺欲以勝妙靈像鎮撫法殿乃奉移此像舊在正覺寺逵又造行像五軀積慮十年像舊在瓦官寺逵第二子顒字仲若素韻淵澹雅好丘園既負荷幽貞亦縱志才巧逵每製像常共參慮濟陽江夷少與顒友夷甞託顒造觀世音像致力罄思欲令嘉美而相好不圓積年無成後夢有人告之曰江夷於觀世音無緣可改爲彌勒菩薩戴即停手馳書報江信未及發而江書已至俱於此夕感夢語事符同戴寤於神應即改爲彌勒於是觸手成妙初不暫思光顔圓滿俄爾而成有識讃仰感悟因緣之匪差此像舊在會稽龍華寺尋二戴像製歷代獨步其所造甚多並散在諸寺難悉詳錄　晉長安五級寺有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儁罕侍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三出家日誦万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爲師澄講安覆述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地南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江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中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至襄陽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鎔治其髻既而光焰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承應真復正明白内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近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無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蹤七寳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

末代尖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荅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迮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礼訊問其來意荅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尒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泰元十年也年七十二安未終之前每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安既終後十六年什

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目云釋道安博物多通才經名理又爲之贊曰

物有廣贍　人固多宰　淵淵釋安　專能兼倍
飛聲汧隴　馳名淮海　形雖草化　猶若常在

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常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十餘日中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遊此寺於光處得弥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荊郢住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聯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禪基仰首條間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也（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梁剡石城山有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剡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蔭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弦管歌讚之聲於是擎鑪發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

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自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荅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尒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律師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追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初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卍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消瘳王後改封今之南平是也（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志節恭勤常修淨業依華嚴經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作弥勒天宮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暴悶唯心不冷未敢殯殮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

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也無非珎寶烑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荅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勑召為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欲終卒目精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頰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送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魁足界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侍疾者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廻華嚴藏海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史復蘇童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尒便卒贖（法師長清時曰大[illegible]屯寺主武誤切七也）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也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也通敏易悟極閑論議譏對為心美聲聞徹於仁壽末年奉勑置塔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峯將達感豬八頭突倒舉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牧形甚壯偉頎聳旋遶數帀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流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九層浮圖桄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本寺春秋七十有一（右二驗出唐高僧傳內）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葉六

砰（育奐反史良反）遶（猩反）怭槃（古反代）遯（徒困反）袠（補禾反）朕
碫（急反）劃都（物反）恭聯遑（音）汜（似音）薤（而反）佳燔（煩音）掃（五反）印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葉七

普賢驗第六　敬法篇第七

宋路耶太后　宋沙門釋道溫
宋沙門釋道冏　齊沙門釋哲明

宋路耶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寶象白象安於中興禪房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座會僧二百人于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輦蹕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衛嚴肅尒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座次風兒秀舉聞堂驚矚齋主與語往還百餘言忽不復見列筵同覩識其神人矣

宋大明年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溫居在秣陵縣既見皇太后叙擊冲明聖符緒洽遊思評場研精至境因以辯藻衆中兼覺表延創思鎔幽灿獨神華模造普賢彩像寶儀頎宙亦妙盡天妨所設講齋訖今月八日讌會有限名簿求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此香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舉兒秀發舉衆矚目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問住何寺荅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堂驚視邀延靡虛以為明祥所貴幽應依闍紫山可擬華堂不遠益開至誠所感還崇移緒流心所殉發石開泉況帝德淪漣皇功懋洽仁洞乾返理惚冥外故上王盛士彪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意若曰陛下慧燭海綿明華日月故以慧明為人名維天與祚式垂無窮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弥遠道映方凝九服識泰萬寓稱悅謹列言屬縣以詮天休

宋沙門釋道冏扶風好畤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爲人作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冏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衆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時衆白衣有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有飛塵直上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因以七年與同學來遊京師時司空（宋十七）何尚之始構南澗精舍因爲居焉（二）夜中忽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倶教來在屋内呼與共戲道冏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閉不覺界牀俄而至郊後沈橋見一貴人莭侠被箋布單衣光床竦織形似華蓋南薄從術可數百人悉服黃衣見冏驚曰行般舟道人猶心遠詣旨欲知其處耳何故將來即遣人引送冏還至精舍門外失所送人門閉如故扣喚久之寺内諸僧咸驚相報告開門内之視所住房戶猶故閉之（右三驗出寘撰記之）

齊上定林寺有釋普明姓張臨渭人少出家禀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絶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至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濟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右此驗出唐高僧傳）

觀音驗（十四條明二）

秦尚書徐義　　秦居士畢覽

晉沙門竺法義　　晉沙門竺法純

晉沙門釋開達　　晉居士郭宣之

晉居士潘道秀　　晉居士欒荀

（六十七）晉沙門釋法智　　晉南公子敖（二）

晉沙門道泰　　晉居士孫道德

晉居士劉度　　晉居士竇傳

晉沙門竺法純　　宋居士張興

宋居士宋琰　　魏沙門釋道泰

魏沙門釋法力　　魏居士孫敬德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爲符堅尚書堅末兵亂北賊獲義將加戮皆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圍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之　秦畢覽東平人也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没虜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歸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得還路安隱至家　晉始寧山有竺法義晉興寧中沙門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世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寤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而聞說觀世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矣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晉元興中起寺行精至閣上買材路經湖道村主是婦人而懇共至材所准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甚暮風波浪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婦人俱行其以同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適時既入夜行旅已絶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衆之而此小船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其岸耳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壟採甘草爲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俎唯達被執便潜誦觀世音經不懈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疑始曙忽有大虎逼遏群羌奔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嚙柵木得成小闕可容人過已而餘去達初見虎嚙柵必謂見害既瞯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郭宣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爲楊思平梁州府司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歸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覩菩薩光明照獄宣瞻覩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被恩赦既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爲零陵衡陽卒官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爲軍主北爲征固既而軍小失利秀須逃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禮竟豁然不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

篤秊垂六十而亡　晉欒苟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福寄平令先從征廣偕值小失利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分盡猶誦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之身既浮涌脚似履地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若遂得免濟

晉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礼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燼者唯智所處容身不燒於是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荊棘叢中得蔽頭猶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然之而軍過搜覓輙無見者遙得免濟後遂出家、晉南公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荅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造小形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也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晉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秊命當終六七泰秊至四十二更遇篤病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屬念冊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床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差　晉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齋酒秊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訥德必須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單心投誠歸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遂以產男也　晉劉度平原遂城人也鄉里有一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嘗有逃走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凶懼分必弥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中下繞其所住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末大歡喜用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擊入一獄鎖械甚嚴尅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執厄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逕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榛中須臾覺失囚人馬落驛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成佳奉法道山後過江為謝居士敷具說其事（右十四驗出冥祥記）

晉山陰顯義寺時有竺法純未詳何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載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將沒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張興者新興人也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興嘗為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曇同行經過囚逢妻驚呼闍梨何以賜救融曰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以腳蹋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戶戶時猶閉警防殊嚴既無由出慮有覺者乃逆著械尋復得眠又夢向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者並已惛睡妻安步而去時夜甚闇行可數里卒值一人妻懼僻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翼藏匿之遇遂免時元嘉初也　宋琰稚秊在交阯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真好琰奉以還都時秊在齠齔與二弟常盡勤至畢精不倦後治改弊廬無屋安設寄　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曛暮間放光顯照三天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日琰

兄弟及僕役同覩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季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推寓多寶寺琰時暫遊江都此僧仍適荊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遊躓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所其季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為得之見將至寺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眾小像中的的分明詰且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為開殿果見此像在殿（本卷十七）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八）還時建元元（廿）季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脩撰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覩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斵圖繢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真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摸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寔關闓異之化塵金瀉波用歸彰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旨允歸旨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右一驗出冥祥記也）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元魏末人夢人謂曰余至某季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寤懼之及至其年遇病甚憂悉以身資為福有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音福同無異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光趺踝間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頃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悉愈聖力所加後終延季　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妄承其死將加斬決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本卷十七）千遍得脫有司執縛（九）向市且行且誦（廿）臨刑滿千刀斫自折以為三段皮肉不傷三換其刀終折如故視像項上有刀三迹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國分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得救者不可勝紀具諸傳錄故不備載　魏末魯郡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遑稱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又有沙門法智本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專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燼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捨俗出家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繫在樹將欲煞之唯念觀音守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集因得脫又沙門法禪山行逢賊危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知是神人怖捨逃逝（右三驗出高僧傳）

頌曰

釋化能仁　觀機降天　衆聖之上　寔為帝先
交養怡和　混粹沖源　慈誨含誠　善誘中玄
恩舒慧炬　熖我宵燃　隨機發化　孰識其季
望之霞舉　即亦雲津　教之以形　悼之以神
三乘既弘　雙林遊身　假唱泥洹　正法常宣

敬法篇第七（此有六部）

述意部　聽法部　求法部
感福部　法師部　謗罪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寂然不動是則無象無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難聞三千之火易入庶使凝寒靜夜朗月長霄獨處空閑吟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詞韻淵雅過眾人心利生物善足（本卷十七）使幽顯欣躍精神悅豫久習（十）純熟文義洞曉敬心殷誦至誠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超數劫是以迦葉頂受匪恪剝皮薩陀心樂無辭灑血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聽法部第二

如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眾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眾生真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所以然者一切眾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若近善友起諸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由此功德受最勝樂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蹋煞後時象廄為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為善生天　為惡入淵　象聞法已　心便柔和

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即召諸臣共謀

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尒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煞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尒聞法生慈見煞增害豈況於人而不預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惡須棄覩善宜近勤聽經法又於往昔有婆羅門（卷十七）特人廁糞其數甚多詣華氏城中（十一）遍行街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時婆羅門極大瞋恚高聲罵言此城中人愚癡闇鈍若不就我買廁糞者我當與作惡名聞也尒時城中諸優婆塞聞是毀謗便將錢買即以銅筋貫穿其耳若徹過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婆羅門言我此廁糞悉無異何故與價差別不等優婆塞言前徹過者此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如此相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聽經法未善分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廁糞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人廁糞起塔而供養之尚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上安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　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其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聰黠爲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爲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盡彼天壽生忉利天忉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從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從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夭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佛一名曇摩二名脩曇摩　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爲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兒端正光相炳然無有倫疋自識宿（卷十七）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華（十二）到比丘所禮敬問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即命令坐爲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無邊豈況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善見律論云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爲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爲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以福報故宮殿縱廣十二由旬與諸天女娛樂受樂即乘宮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佛知故問汝是何人忽禮我足神通光明相好無以照徹此間蛤天人以偈而答言

往昔爲蛤身　於水中覓食
聞佛說法聲　出至草根下
有一牧牛人　持杖來聽法
杖刺判我頭　命終生天上

佛以蛤天人所說偈爲四衆說法是時衆中八萬四千人皆得道迹蛤天人得須陀洹果含笑而去

求法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昧素無知曉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請說法敷坐頭前閉（卷十七）目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十三）趣其泯眼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爲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時獲得須陀洹果即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無知棄他逃走倍生慚恥悴復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蒙得道果因緣辦供報恩老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尅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時世無佛亦無經法時天帝釋觀見菩薩獨在山中修諸苦行即下試之自變其身作羅刹像甚可怖畏住菩薩前口說半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說是偈已遍觀四方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即便往問大士何處得是半偈此半偈義乃是三世諸佛正道羅刹答言汝不須問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謬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菩薩復語若能爲我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羅刹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憂身都不見念我今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汝食何食羅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菩薩

問已即語羅刹但能具足說是偈竟我當以身奉施供養羅刹答言誰當信汝為八字故棄所愛身菩薩答言我今有證梵釋四王諸佛菩薩能為我證羅刹聞已勅聽許說菩薩歡喜即脫皮衣為敷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善為我說羅刹即說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說是偈已菩薩深思然後處處石壁道樹書寫此偈竟上高樹投身而下未至地頃時虛空中出種種聲介時羅刹還復釋身接取菩薩安置平地懺悔辭謝頂禮而去緣為半偈捨身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那由他劫此娑婆世界有佛出世号釋迦牟尼為衆生宣說大涅槃經我於介時從善友所傳聞佛說大涅槃經心中歡喜即欲供養貧無財物欲行賣身薄德不售即欲還家路見一人而便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言我家作業人無堪者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時聞已歡喜語言與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答言聽汝一日我即取錢往至佛所禮已奉獻然後誠心聽受是經我時闇鈍唯受一偈

如來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能至心聽
常得無量樂

受是偈已至病人家雖復日日與肉三兩以念偈故不以為痛日日不廢足滿一月其人病瘥我亦平復我時見身具足平復即發菩提願未來世成佛之時亦願号字釋迦牟尼以是因緣今得成佛

又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曰最勝住山林中具五神通常行慈心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濟衆生唯集多聞能滅衆生煩惱邪見能生正見念已便詣城邑聚落處處推求說法之師時有天魔來語仙言我今有佛所說一偈汝今若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書寫此偈當為汝說最勝仙人聞已念言我於無量百千劫中常以無事為他割截受苦無量都無利益我今當捨不堅之身易得妙法歡喜踊躍即以利刀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時魔見已愁憂憔悴即便隱去仙人見已作如是言我今為法不惜身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為衆生故至誠不虛餘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說法者當現我前作是語時東方去此三十二剎有佛國土名普無垢其國有佛号淨名王忍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勝身苦痛即除平復如故佛即廣為說集一切福德三昧最勝聞法得無礙辯佛說法已還沒不現最勝仙人得辯才已為諸衆生廣說妙法令無量衆生住三乘道經千歲後而乃命終生淨名王普無垢國由敬法故今得成佛佛告淨威昔最勝者今我身是是以當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於其人不入涅槃法亦不滅雖在異土常而觀佛得聞正法

感福部第四

如普曜經云若有賢人聞是經典叉手自歸即捨八事懈息之本成八功勳何謂為八一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逮得辯才無量五學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無所不照若有法師布座諷誦此經得八座福何謂為八一得長者座二得轉輪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在天座五得羅漢座六得菩薩座七得如來座八得轉法輪度脫一切衆生座若有法師須宣此法有讃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衆會真諦無欺四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軟初無麁獷六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諮受八音聲如佛可衆生心若有書是經典得八大藏何謂為八一得慈藏未曾妄捨二所得心藏無所不解分別經法三得往來藏普解一切諸佛經法四得總持藏一切所聞皆能識念五得辯才藏為諸衆生頒宣經典皆歡喜受六甚深法藏解說正法七道意法藏未曾斷絶三寶法教八奉行法藏則能逮得無所從生忍　又華嚴經云善男子假使有人以大海等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一一品一一法門一一方便一一法門一一句中義味猶不能盡　又大乘莊嚴論云諸菩薩於大乘法有十種正行一書寫二供養三流傳四聽受五轉讀六教化七習誦八解說九思擇十修習此十正行能生無量功德　又中邊分別論云大乘修行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施與他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讀六自如理取名味句及義七如道理及名句味顯說八正心聞誦九空處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為不退失故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殷重聽聞讀誦解義乃至為他廣分別

說當知是人復得如是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成就捷速慧二者成就捷辯慧三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五者成就廣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達慧八者成就無著慧九者常現前見一切如來既得見已以清美頌而爲讚歎十者善能如理請問如來及能如理開釋疑難舍利子是名獲得十種功德稱讚利益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讀誦解義乃至爲他廣分別說當知是人復獲如是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常樂遠離諸不善友二者常樂親近諸善知識三者能綫諸魔所有繫縛四者摧殄諸覺所有軍陣五者善能訶厭一切煩惱六者於一切行心恒捐捨七者遠背一切向惡趣道八者歸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說一切越度生死清淨之施十者巧能隨學一切菩薩所行軌則又能奉行諸佛教勑如是名爲十種功德稱讚利益　又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也　又度無極集經云昔有比丘精進守法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其有聞者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羊遙聞比丘誦經聲即詣精舍禮拜聽其經言時說色空聞即悟解便問比丘應荅不可小兒反爲比丘解說其義昔所希聞旌此小兒智慧非凡時小兒即去逐牛至山值一虎害比小兒命終生長者家夫人懷姙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夜初不懈息其長者家怪此夫人謂呼鬼病有比丘至舍聞經甚喜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夫人出禮比丘從爲說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爲解說衆僧歡喜日月滿足産得男兒適生叉手長跪說波羅蜜夫人荅已還復如本比丘言真佛弟子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爲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咨受兒年七歲道法悉備衆衆超絕智度無極經中訣脫皆爲刪定兒母所至鄉閭化人長者室家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聞兒所說盡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淨是時兒者則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　又舍利弗處胎經云母懷舍利弗母亦聰明　高僧傳云母懷羅什令母聰明倍日誦千偈懷胎已日得二千偈初成須陀洹果後得斯陀含果　法師即第五如勝天子經云若有法師流通此經處此地即是如來所行於彼法師當生善知識心恭敬之心猶如佛心見是法師恭敬歡喜尊重讚歎又云我若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說是流通此經法師功德不能究盡若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應對面禮地令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爲多如來法輪難受持故又華嚴經云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安住虛空以清淨眼觀察大海龍王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搏開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有命盡者而撮取之如來應供等正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安住無礙虛空之中以清淨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奮勇猛十力止觀兩翅搏開生死大愛海水隨其應出生死大海除滅一切妄想顛倒安立如來無礙之行　又涅槃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惡趣者無有是處若有衆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又云若有衆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一經於耳即生天上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又華嚴經云若聞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是善權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勝得轉輪聖王位　又法華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　又涅槃經云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於一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爲人分別廣說若有二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爲他人廣說若有於三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乃至書寫經卷雖爲他說未解深義若有於四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典乃至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若有於五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爲人廣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於七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

世中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亦勸他人令解聽受如說修行具足能解盡其義味

謗罪部第六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沿傳謬背真混雜同行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殷既不讀淨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簷風雨虫鼠都無敬懼致使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寔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逾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又大集經云若有眾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毀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為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闕藏他經由此業緣今得盲報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卷云）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呿無端戲笑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橫事欻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為菩薩魔事又大乘蓮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言我是於大乘法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鑊地獄苦事難述從地獄出瘖瘂聾盲不見正法阿難請戒律論云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卷者依忉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餓鬼中恒被捎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或安經像房堂簷前者依忉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恒常作客揷肩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呰三世諸佛一切智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万億歲墮大地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遍十方彼間若火劫起故從彼死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是間大地獄中生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起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生中受破法罪業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羅家生除廁擔死人種種下賤家生若無眼若一眼若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厚故　又涅槃經云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為無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為眾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貧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麁澁弊惡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諍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患飢渴唯為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尒於未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麁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為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能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　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眾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　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聾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頌曰

敎傳三藏　慈訓八因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威揚夏烈　溫柔睎春　枯竭日久　光潤爽神
卷即納福　舒即慧申　恩之不已　惟益惟新
寶稱慈父　巧號能仁　周孔老教　孰與陶鈞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菜七

林（蕈反）殷（户反）柱狗（鉤反）峻撼（曳反）因（佣反）承哷（[illegible]）
粹（須反）醉摺（音習）蘇（扶反）刀繳頻鹵（古反）古覩（[illegible]）
亟（[illegible]反）刀邌（進反）浪掤（[illegible]反）非倂（[illegible]反）非嶸（古反）[illegible]濯
罪踝（[illegible]）髒好（子反）緣纊（胡反）[illegible]紓（式反）居眪（[illegible]）

沈[illegible]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敬法之餘）　蘂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略引四十一驗）

漢法內傳經驗　晉居士濟陰丁德慎
晉居士周閔　晉居士董吉
晉居士七周璫　晉居士謝敷
晉沙門釋道安　晉沙門釋部僧
晉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五侯寺僧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沙門釋慧嚴　宋比丘尼釋智通
宋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居士何規　周高祖武帝
陳揚州嚴恭　隋相州僧亡其名
隋沙門釋慧意　隋沙門釋法藏
隋沙門客僧不得名　隋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唐鄜州史呵誓　唐釋遺俗）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沙門釋曇韻
唐益州書生苟氏　（唐夫人直崔氏　唐都水使者蘇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人趙文信
唐遂州縣丞劉弼　唐洛州人賈道羨
唐吳邦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香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唐曹州濟陰縣經驗

漢法本內傳播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秊或一千秊或千秊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又至漢永平十四秊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勅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奠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真偽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集要六入　二　云）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褚善信等于時不荅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摩騰禪師踊身高飛神化自在于時天雨寶華得未曾有法蘭法師爲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劉峻京師官庶後宮陰夫人五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後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于今（右此一條出漢法本內傳）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爲凝陰令時此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儛小兒即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七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集要六入　三　云）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篋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篋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甖貯之並緘于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孫云求以供養後嘗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後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

後可涉吉不能洞遥迴歎息徃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剋莫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悅恨進至晃家三礼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搆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潜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覲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恐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然揭爲斷吉曰僕貧此静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鄉比願見祐助鬼苔亦復憑君不見侵撓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季八十七亡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季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頌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曰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悶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悵不得經密並蹴踖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怏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季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籥甚謹還視其籥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曇疑諷誦衆經至二十万言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火自陽河飛至不可救滅虜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并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涅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　西晉蜀郡沙門釋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季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季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得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凡業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季八十七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共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衘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衘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爲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汙之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殯陛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成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舌唇一時鼓動同見毛竪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右六驗出梁高僧傳并雜別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息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經恒日（見侯君素旌異記述）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

思該暢見器道俗常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疾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璅思輕加斟酌殊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競多知明夕將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暑（珠林十八）改是謂非過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殊驚覺失措未及中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諳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貞妹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以為衣通為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虫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右二驗出冥祥記也）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横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

姓高氏号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答特已誦悼頗以自矜山僧曰俗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欲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舜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為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躬責為人後達鄴敘之（有二出梁高僧傳）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暑（珠林十八）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故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背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作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樓李可八九十而已鼓欲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鬢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目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紅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被下裳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遥投與規規即奉持望礼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蕭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廣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為道嗜欲等衆賤蘧薜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然不覩規開視卷內題名為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躰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

言其慧照此理有若金印心冥凝寂故以三昧為名（見梁朝僧祐律師弘明集非也）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為一段隨風飄颺上下朝野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隨上土牆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暑（珠林十八）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恭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黿將詣市賣之恭念黿當死因請贖之謂黿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黿主喜取錢付黿而去恭盡以黿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黿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母怪愕恭死因留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為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黿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黿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為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号為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万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沒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万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

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錢奉厳法華以供經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投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嶽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右一驗出冥報記）

隋開皇初有楊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弥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與沙弥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卑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弥住處於是兩辞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弥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慈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道每夜潛往伺之乘家同見禪室大明鄉人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盖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來側來屍颯然摧變

又有岑闍梨姓陽臨原人於繖盖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毎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蔵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内鼠百餘頭皆馴遶乖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禅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汰禅師付嘱上佛殿礼辞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禅居寺大齋日將散謂岑曰住光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禅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路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全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右二出高僧傳記）

隋鄭州寶室寺沙門法蔵戒行精淳爲性質直至隋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並像幡花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蔵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徳二年閏二月内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蔵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徳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下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今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蔵師于時應聲即答言造蔵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若但願病差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徳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弥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曰此別無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礼拜僧曰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若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悦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宿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遥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歴觀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爲寫法華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即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礼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脱免今又出生在人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辞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徳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

隋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表）施絹千疋（卷第十八）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十三）施絹五百（廿）疋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万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伏自非福力執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須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獎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爲臨說云臨至十九年從駕幽州親問鄉人皆同不虛（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沐自爲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歊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嗟賞

唐釋道裕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爲埋之十年發出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皆共歎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廿谷岸上

唐鄠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揞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徒衆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裝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表）火延燒（卷第十八）堂宇是草覆一時灰蕩（十四）軌于時任遊（廿）胡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裝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尒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爲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嚫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慞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篋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十一年春於中日親說之也）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歐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表）讀之人（卷第十八）初不覺其神也後忽（十五）雷雨大澍收牛（廿）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介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獲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此設供常聞天樂聲振滾究槃會盈耳（右六驗上三出感通記）

唐戚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微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臥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然燈須臾婢還廚中無火夫人令家人坊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廚中有然火燭上階來入堂內在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然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

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須之著岸遂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汙今尚存在揚州嫁為人婦而逾篤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歧州歧陽宮監至義寧元年為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理寺禁儉常誦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于時不覺眠睡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經遍即應得出儉時忽驚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禁將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與鄰求香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五千餘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此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見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

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誡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隴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士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逢此鳥然主不疑劉弼聞惟思念欲修功德擬之不知何福為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讀誦百遍依命即讀誦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隣舍還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有其風來與小枝大草並隨風迴旋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為青州司戶參軍事為公館陰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古案兩腳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臥其下習讀忘倦日久繩斷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為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自言之（右七驗出冥報記也）　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寮數人並向餘令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熖熾草木蕩盡唯有一藂茂草獨不焚燎疑此草中有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說之（右四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葉八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蔡九

敬僧篇第八（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敬益部　違損部　（建安李寺）

述意部第一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為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為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待羅什為師訓則万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道上累佛宗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教果是真法寶僧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一瞻一禮万累冰消一讚一稱千災霧卷自惟薄福不逢正化祇崇遺迹幸承餘歷金檀銅素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為佛寶紙素竹帛書寫玄言名為法寶鬀髮染衣執持應器名為僧寶此之三種體相雖假用表真容敬之永絕長流褻之常招苦報如木非親母禮則響逸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允逾万代是知斯風已扇遐迩共遵賓含識神功罔測儻有所虧獲罪弥大既許出家理宜革俗如宋朝無識初信邪惑駭動物情道俗驚惟後悟鍾豐還申禮敬宋室則荆鬱饑饉江漢崎嶇詎得反比大國金輪聖御且如禮云介者不拜為失並同去俗之人身被忍鎧屈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既同義須齊敬不可偏遵佛法頻棄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道故須齊敬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又涅槃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又佛本行經云輸頭檀王與諸釋種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敎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卷十九）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二）（今悉依大小乘經不君親是奉佛敎今乃令孔交違佛敎拜親俗人即不信佛語故犯根本罪）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眾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迦葉白佛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供養恭敬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如諸比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為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者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為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為不如也謂禮敬比丘（卷十八）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三）不問經者為不如也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為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我不下也　又善見律云輸頭檀那王禮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生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為震動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二我出遊戲看耕田人菩薩在閻浮樹下日時已晡樹影停住不移覆菩薩身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三今迎佛至國佛昇虛空作十八變如伏外道神力無異即為作禮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勅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嚴駕以竟唯王知時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鬼汝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為含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火蛇
人天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眾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　合掌恭敬禮

尒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衆　最為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号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為自在王尚恭敬佛汝等比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天帝釋舍脂之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家學道亦當如是敬禮法僧當復讚歎禮法僧者　尒時帝釋從常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見天帝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敬現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憍尸迦　故速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遊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為為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普達王經云時有夫延國王号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法未常偏枉常有慈心慈傷愍民不知三尊每常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遥頭著地稽首為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万民之尊遠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情欲毀尊威儀頭面著地群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勅臣下使嚴駕當行王即與吏民數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車却蓋住其群從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希從而還施設飲食遂不成行群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為此乞丐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有頭面加為國主不與他同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即遍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王言前被敕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即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等皆售但人頭未售王言賤貴賣之輙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丐人如是歷日貴既不售丐人亦不取者頭皆胮脹臭處不可近之王便大怒詰臣下言卿皆前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丐人無取者王即勅臣下嚴駕當出到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群臣人民莫不振悚王即告群臣言卿寧識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臣下對曰實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所在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此兒為人善惡何如對言臣等常觀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言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王願使從急還內藏取前亡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是不對曰實是其衣王曰今儻見兒身為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曰臣自弊闇卒覩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所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歎吾道人就座王又手其白前緣令故發出欲示本末願為此國臣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道人即為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持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不犯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為王作子今致尊貴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欣然曰吾等幸遇得覩道人願遂哀愍之為弟子道人告言我師号曰佛身具足相好獨步三界教授不虛佛今去此乃六千里須臾語頃道人飛到舍衛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真道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延國佛為王及臣民等說法云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言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為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命子侍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淺其殃雖暫為賜使奉法不妄今得為王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立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人民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陁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為常住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見一七歲少弥將至屏處而為作禮語沙弥言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弥前有一澡瓶沙弥即入其中從澡瓶中復還來出而語王言慎莫向人道沙弥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弥言我當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

皆云沙弥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弥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煞人龍子雖小能與雲由與雲故致雨雷電霹靂感其所小而不可輕也

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遥請衆僧聖衆飛來凡二十万王之信心深遠雖並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並幼王聞是已便勑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勑詣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人見已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人夜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尒時被罵辱已來詣王所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欲見况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虚與夜奢奉教重賫入市唱告衆人無錢買者今當虚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虚與不取反被罵辱况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夜奢荅王人最為貴王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荅王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即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荅夜奢惶怖俛仰荅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衆僧鄉若是吾真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止吾禮拜夜奢尒時聞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從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者悲見三寶應當至心恭敬禮拜

又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本是優塡王臣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城衆禮寺去城二十里諸使臣見賓頭盧不起迎王惡心諫王王於後取使臣諫危欲煞之賓頭盧見王後來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雖動今避席迎何耶荅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懷惡心來若不起迎必當見煞王歎曰善哉弟子黙贖妄受使言不識凡聖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賓頭盧記王由僧起迎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如依記被他隣國興兵來捉經十二年鎖脚囚禁詣訴述曰以是義故特須敬慎不得自高恐損來報此見俗人微受官位不生信心妄起高慢呵罵僧尼種種毀辱或立應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耻挫欺善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亦須以理外法雖行內須省愧道俗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誰之無過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剃髮身被法服覩相生善見者生恭破戒僧尼亦能昇座種種說法利益群生前人聞見修持六度展轉相化因修善行未來生處近得人天遠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無窮譬如一燈然百千燈明終不盡竭此無盡之法皆由前破戒僧尼說法化功得斯大利既有此益各須自慎縱欺得百千万出家之人未能現獲一毫之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生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如後述之也　又雜寶藏經云月氏國王名栴檀罽尼吒聞罽賓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臣往造彼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為王王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歸伏自非有德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群臣從遠來相見唯願尊者整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荅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靜黙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住處見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即前稽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國王不覺前進授唾器時尊者即語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田也胡為躬自枉屈神駕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向者已知王心自非神德何能尒也即便為王略說教法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即便還國至其中路群臣怨言我等遠從大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然空還國時王報言向尊者為我說法來時道好去如來時汝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殖王種今來斯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說我言王來時道好〻如來時群臣聞已稽首謝言臣等下愚竊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尊斯位群臣歎善言已而退

又十誦律云尒時世尊說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鵽鳥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不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尒時鵽鳥獼猴問

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昨此處有大華撥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鵽問獼猴言汝憶何事荅言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到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爲我說法象獼猴問鵽鳥言汝憶何事荅言彼有大華撥樹我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鵽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當爲我說法尒時象恭敬獼猴從聽受法爲餘象說獼猴恭敬鵽鳥從聽受法爲餘獼猴說法鵽鳥爲餘鵽鳥說法（依四分律）（鳥時猴上猴乘象上處處遊行教化說法）此三禽獸先喜煞盜婬妄語後相誡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尒時世人見獸廣行善法不侵人穀各自相誡云畜生尚能恭敬何況我等尒時世人皆相恭敬奉行五戒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語比丘尒時鵽者則我身是獼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知尚相恭敬自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出家不相尊敬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讃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讃歎恭敬法已語諸比丘從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須臾時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敬益部第三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衆生百千万世不能值遇故名爲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爲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珎寶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爲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珎寶能嚴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爲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珎寶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爲殊勝故名爲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鍊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爲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爲寶又具六意故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須致敬三爲物生信稟承故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六爲求勝相故敬故成寶論云三寶最吉祥故我經初置

違損部第四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撾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禁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内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僧東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若相攝持佛法不久　又大集經云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衆僧彼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報不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養一人爲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鬚髮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如是說若復有人爲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法惱害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乃至盈滿三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爲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設不持戒彼等悉已爲涅槃印之所印也若復出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惱亂罵辱毀呰以手刀杖打縛所截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爲欲隱沒諸佛所有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墮地獄故爲三惡道增長盈滿故

尒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剎利王與作惱亂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今爲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万億佛所出其身血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寧爲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無間罪尚多無量不可算數墮於阿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万億諸佛身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除如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乱罵辱打縛爲我剃髮著袈裟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應當供養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三業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以群臣諸斷事者

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罪業大煞生大偷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謫罰者是人便於解脫退落受於下類遠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爲佛出家具持戒者　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何等爲四一第一義僧二淨僧三瘂羊僧四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人名爲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爲淨僧諸有能持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爲瘂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懺悔愚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問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爲瘂羊僧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爲自活命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和合僧不畏後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爲無慚愧僧（如是四僧並須皆徵）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彌勒爲首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彼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第當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我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所有白業得白報黑業得黑報若有淨心諸衆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佛親承供養　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光其手足乃至奪命惡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敗腐壞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墮落聖道果證爲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宰相不得謫罰繫閉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雖死人故取之亦如石香死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衆生惡行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毀輕蔑破戒比丘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聽謫罰繫閉其身乃至奪命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瞻蔔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
破戒諸比丘　猶勝諸外道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
常令無有乏　如是供養彼　則爲供養我
若能爲敬法　歸依而剃頭　身著袈裟服
說彼是我子　假使毀禁戒　猶住不退地
若有撾打彼　則爲打我身　若有罵辱彼
則爲罵辱我　是人心欲滅　正法大時燈
爲財共鬭諍　剎利同生瞋

又十輪經云譬如過去有王名曰福德若有人犯罪過乃至繫縛王不欲奪命將付狂象爾時狂象捉其二足欲撲其地而見此人著染色衣故狂象即便安徐置地不敢損傷共對蹲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姓子象是畜生見染衣人尚不加惡生於害心乃至未來世有旃陀羅王見我法中有人出家堪任法器及不成法器故作逼惱或奪其命命終之後必墮阿鼻地獄　頌曰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遠乘煙　一登四弘誓　至道莫能先
不貪聽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略引十驗）

魏沙門釋曇始　晉沙門釋道開
晉司空何充弱　晉盧山七嶺聖僧
晉沙門釋僧朗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宋沙門釋慧全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卧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穢中舉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長安不信佛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腹山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里至鄴周行邑野救諸疾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入南羅浮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也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齊立座數率以侍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坐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衆陞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頃充曰何徒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及道俗自送天際追共悵恨稽悔累旬

（右三驗出梁高僧傳）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峰崿其崖窮絶莫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凌雲以踞峰眺鷲景而入冥者也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同旅即返果及盜焉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敬朗一衆不敢毀（素）焉（法十九）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十六）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其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課充其朝中至今号其谷爲朗公谷也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大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漂然而開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遨遊放蕩優俳骨稽或時躶袒干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酖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稷神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閉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遻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咯皆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銅青而（素）又（法十九）無銅夜夢人遻其床（十七）前云此中有兩銅鈍便可取之安明即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改　宋孝文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本名黄遴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維衞爲薙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頓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赴然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僧慧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若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若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亦於遊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麁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來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户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窻户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闍梨可見信來因曰闍梨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闍梨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絶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餧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此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弥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被施他日見此沙弥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弥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弥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家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若在酒泉（右六驗出冥祥記）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吕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獐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十九）階前馴伏犯觸不令人（十八）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揖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山至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若留不止於是資終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仰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巖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有行者感見非一且述三五用爲實録餘之不盡不可備論昔晉太元初有燉煌沙門竺曇猷乞食坐禪強志勤業遊會稽剡縣赤城山有群虎來前猷爲說法一虎獨眠乃以如意杖打頭有十圍蛇繞之都無怖色又山神捨宅與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安坐此山與天台瀑布四明連屬父老云天台山有聖寺猷往尋之石橋跨谷青苔難度横石斷路無由得進旬宿橋首聞彼行道唱薩聲便潔齋自勵忽見横石洞開猷便前度具覩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　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冬中聽講夏罷自

遂就師云在竹林寺邀通過之通共問道徑來年尋至在彼山東鄰之西北神僧二人接具見門開房宇華敞林木侵天經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爲語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傳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後之往者不知其處　近鄧州有沙門名道勤者於州北倚立山巖追訪具見周循歷覽實爲住寺衆具皆備但不見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室擬尋汾州東南介山抱福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素聖僧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跡納納示現然後衆不可見之（述曰如名僧傳三十卷梁高僧傳四十卷及百家史傳凡聖頌德數千餘僧隨功標異道俗所欽咸服諸篇或文繁不錄且列少事示知僧德）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葉九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葉

致敬篇第九（此有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普敬部

名号部　會通部　儀式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上聖垂慈至人利物意欲導西生於寶所運三有於大車師弟異軌而同歸法俗殊途而一致所以立像表真舉訓常俗寄指筌月出道恒規但以妄著我人情慢沿流隨業漂淪無思悛革良由封迷累劫不識三尊愚惷頑執罕逢十聖北故命如風燭難可駐留形同石火豈容長久況復五濁交侵四蛇常逼而能安忍翫玆虛幻故使大聖慈悲適化陶誘行中要切無過礼懺行道故能樹十住論云菩薩晝夜各有三時於此六時礼拜十方諸佛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薩來至阿惟越地依此修行速成不退如念東方善德佛等十方諸佛本願力故若有衆生於先佛所種諸善根聞是佛名即能信受便得不退菩提之心亦由愚識常聞惡聲今忽聞唤南無佛名忽然驚喜情慮欣泰罪滅福生故經云敬礼此佛能除百万生死重罪或言能除千劫生死重罪若不依此階級以勸凡心則負罪者累劫受殃但聞佛名無不踊躍我有何罪不見真容雨淚滂流一心合掌我有何善聞佛名号欣喜加敬瞻仰聖顏愛戀無厭用此悲慶信根日增如此通情識心無累則於敬礼常加歸命此見道俗聞唱佛名身雖逐礼心乃外緣中途刪錯都不省悔無信無慚於是乎在或有道俗外處礼拜或作或沉身心情慢曾無慚愧不敬之罪於是轉加或有道俗對衆礼拜千僧万俗高聲唱和急度而礼身不涉拜心不敬思類同點兵但記空名如碓上下勞無多益上來略述非無斯咎苟求名利不存忠敬依信能入發生智識信既不行能入何寄自下略述五意並依聖教示其真偽請除妄歸真功成究竟也

功能部第二　仰惟大覺之慈至極之聖宿祐莫遂冥感想期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史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十三佛郄微塵之前三千至真光爍恒沙之後二十五佛功利救苦之厄娑婆七寶不逮一礼之福雖合掌之因似除而樹王之報漸及故知礼拜稱讚豈虛棄功虔誠呈敬寧益福利故智度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佛法壞諸善根設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路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離火度水不離堅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也　又藥王藥上經云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礼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初千人者始從華光佛爲首下至毗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佛道即

過去千佛北也此山千佛者始從拘樓孫佛為首下至樓至佛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始從日光佛為首下至須弥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得（業）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万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復有人能聞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處常得值遇十方諸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礼五十三佛名者除四重五逆及謗方等經皆悉清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三千佛名在諸佛集劫經名号）（得此國土等在賢劫經千佛中明也當第四成佛也）又決定毗尼經云若能至心敬礼三十五佛其人功德無量無邊　又佛名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二十五佛名至心受持讀誦恭敬礼拜得離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苦得除瞋恚愚癡滅百劫重罪常生十方淨佛國王設復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一百歲中常用布施猶不如誦持礼拜二十五佛名功德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何以故衆衆生善根微薄不得聞此佛名若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此二十五佛者非於一佛十佛所種諸善根是人乃於百千万佛所種諸善根然後乃得聞此佛名是人超越四十八劫在前成佛若復有人不信此二十五佛名得此功德是人當墮阿鼻地獄滿足百劫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尊像懸二十五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種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亦復如是

又文殊問經讚佛偈云

我礼一切佛　調御無等雙　丈六真法身
亦礼於佛塔　生處得道處　法輪涅槃處
行住坐卧處　一切皆悉礼　諸佛不思議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報　亦不可思議
能以此祇夜　讚歎如來者　於千万億劫
不墮於惡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讚歎如來功德無量　又善生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又以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　又大悲經云一稱佛名　南無佛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

述曰既知聖教礼佛功德不可思議是故行者常須作意不得自恃恐無常忽至聽礼無處譬鼠入角路窮何趣是故經中世尊誡偈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今日復明日
不覺死輪至　冥冥從業緣　不知生何道

又上生經云若有礼敬弥勒佛者除却百億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花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名礼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弥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弥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

又增一阿含經云礼佛有五功德一者端正（以見相好生尊上故）二得好聲（以見佛時三自稱曰南無如來至真等正覺故）三多饒財（以具花香灯明隨力供養故也）四生處高貴（以見佛時心無染着又能右繞喜地具現又手礼故）五生天上（以念佛功德法尒故）又金剛三昧經云若有暫聞佛勝智悲深心隨喜不起誹謗者於百千劫不墮惡道生處值佛乃至念佛法身功德無邊　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礼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百万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灯乃至獻一花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為三災所動也

普敬部第三

敬惟法身無相應現十方謂四方四維上下俗儒所說唯據此洲洲外有洲古今未詳若依內典通窮無際橫亘十方俱羅異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百億日月四重周輪大千世界名一佛土此猶據化佛釋迦如來所王之域故華嚴經云盧舍那佛報身如來所王之土復過是數盡十方界非凡所謀故梵網經偈云

我今盧舍那　方坐蓮華座　周帀千華上
復現千釋迦　一華百億國　一國一釋迦
各坐菩提樹　一時成佛道

如經所云千華千佛即以一葉為一華故一華千葉千佛現世　又如普賢觀經云毗盧遮那如來所王之土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據此明住無住之住引凡虛心令其敬仰至理而論安有住處如是十方無量世界諸佛如來無時息化過現未來約凡生

滅拔化而説若依實教聖化恒周功齊法界
不可以一域爲局不可以三世限論也今且
據釋迦一代現化而述故權受胎八相成道
利益淺機漸通大教乃至父母諸親俗尊上
礼如來何況下凡而不虔敬也　又佛説十二
佛名神名神呪除鄣滅罪經云介時世尊告
弥勒菩薩言弥勒東方去此佛刹有十不可
説諸佛刹億百千微塵等過介許諸刹有一
佛土名曰解脱主世界彼世界有一佛名曰
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功德相光明
華波頭摩瑠璃光寶體香最上香供養訖種
種莊嚴頂髻無量無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
變化莊嚴法界出生無鄣礙王如來
若善男子善女人犯四重五逆誹謗三寶及
犯四波羅夷是人罪重假使如閻浮地變
爲微塵一一微塵成於一劫是人有若干劫
罪稱是一佛名号礼一拜者悉得滅除況復
晝夜受持讀誦憶念不忘者是人功德不可
思議而彼佛世界中有菩薩名無比無鄣礙
王如來授彼菩薩記當得成佛号曰
毫相日月光明焰寶蓮華堅如金剛身如毗
盧遮那無鄣礙眼圓滿十方放光普照一切
佛刹相王如來
彼東方復有佛名曰一切莊嚴無垢光如來
南方有佛名曰辯才瓔珞思念如來
西方有佛名曰無垢月相王名稱如來
北方有佛名曰華莊嚴作光明如來
東南方有佛名曰作燈明如來
西南方有佛名曰寶上相名稱如來
西北方有佛名曰無畏觀如來

東北方有佛名曰無畏無怯毛孔不豎名稱
如來　下方有佛名曰師子奮迅根如來
上方有佛名曰金光威王相如來
介時佛告弥勒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稱
此十二諸佛名号之時經於十日當修懺一
切諸罪一切衆生所有功德皆隨喜勸請一
切諸佛久住於世以諸善根迴向法界是時
即得滅一切諸罪得淨一切業障即得具足
成就莊嚴一切佛土具足無畏具足身相具
足菩薩眷屬圍繞具足無量三昧具足如意
佛刹莊嚴行阿耨菩提而得端正可喜果報
介時世尊而説偈言
若有善男子　若有善女人　受持此佛名
生生世世中　得他人愛敬　光明威力大
生處爲人尊　於後得成佛
又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佛在世時有長者
子名尸迦羅越早起洗浴著衣六方各向四
拜佛入王舍城來越過見之佛到家問之何
爲六向拜此應何法越言父在時教我不知
何應佛言父教汝礼不以身拜越便長跪言
願佛爲我解此六意佛言聽之其有長者黠
人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爲人所敬後世生
天一不煞生二不偷盜三不愛他人婦女四
不妄言兩舌貪恚愚癡不能制此四意者名
爲日暗如月盡時光明稍冥能自制惡意者
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滿時也
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
當念治生二者早起勅令奴婢時作飯食三
者不益父母憂惱四者當念父母恩重五者
父母疾病當懼求醫療之父母視子亦有五

事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算書
疏三者當教持經戒四者當與娶婦五者家
中所有當給與之　南向拜者謂弟子事師
當有五事一者當敬難之二者當念其恩三
者所教隨之四者思念不猒五者當從後稱
譽之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知不
忘二者當勝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已不忘
四者有諸疑難悉爲解説五者欲令弟子智
慧勝師　西向拜者謂婦事夫當有五事一
者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當炊
然掃除待之三者不得有婬心於外夫罵詈
之不得還言作色四者當用夫教誡所有什
物不得藏匿五者夫若休息蓋藏乃卧夫視
其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衣
食以時與之三者當給與金銀珠璣四者家
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於外卧畜
傍御　北向拜者謂人視親屬朋友當有五
事一者見之作惡私往屏處諫曉呵止之二
者小有急事當奔趣救護之三者所有私語
不得爲他人説四者當相敬難五者所有好
物當多少分與之　向地拜者謂丈夫視奴
婢使亦有五事一者當以時衣食二者病瘦
當呼醫治之三者不得妄撾捶之四者有私
財物不得奪之五者分付之物當平等與之
奴婢事丈夫亦有五事一者當早起勿令丈
夫呼之二者所當作次用心爲之三者愛惜
丈夫物不得棄捐乞人四者丈夫出入當送
迎之五者當稱譽丈夫善不得説其惡
向天拜者謂人事沙門道人當用五事一者
以善心向之二者擇好言與語三者以身敬

之四者當慈恭之五者沙門道人人中之雄當恭敬承事聞度世之法沙門道人當以六意視其凡庶一者教施莫慳二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三者教之忍辱不得恚怒四者教之精進不得懈慢五者教之一心不得放意六者教人黠慧不得愚癡如是行之爲汝父在時六向礼拜之教也何憂不富迦羅越聞巳即受五戒作礼而去

名号部第四

夫道與俗反名與實乖得其趣者玄會幽理何以然耶至如俗中祖考不許述其名字若論内典諸佛名号稱揚礼敬獲福無量良以諸佛如來大慈愍物降靈在俗濟度爲先有心希仰無不蒙益或以口稱或以心念或以身礼三業加敬三毒清涼漸拔有根出於界繫有斯大德故稱得福彼流俗者與上相違且順一生潜諱而已遠祖後孫非諱所及孔門微在可以豎諸今依論中諸佛名号摽舉義類各有勝能故略釋之以例諸名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如西云阿弥陁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如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廣衆德佛豈有一佛非善德非廣德也只可題名同異據其功能力用齊等但心思佛名号目覩金容敬心殷礼得福無量故十住毗婆沙論歎佛偈云

若有人得聞　說是諸佛名　即得無量福
如爲寶月說　我礼是諸佛　今現在十方
其有稱名者　即得不退轉

述曰今創發起一切恭敬者一者謂普及爲言切者謂盡際爲語恭謂束身翹仰敬謂心無異念若不唱此恐心馳散故勤情恭敬正觀現前也敬礼常住三寶者如涅槃經云若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趣以法身凝然不變故常報身相續不斷故恒化身作用無休故不變又佛身體一隨義說三故釋迦云吾今此身即是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泥木靈像遠有所表致誠殷礼獲福無量輕心毀謗招罪弥殃然後供養頂持香花運心周普作用佛事現前不現前常須普薦香花一切衣服飲食音樂等事皆共衆生等心供養無令斷絶故華嚴經中諸菩薩等所行供養隨心指相如見大山大雲大水大火即以爲香山香雲八功德水七淨妙華運心作意無不成供乃至花林果樹例准行之礼佛者隨礼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賢劫千佛万五千佛等稱名用意具如前述懺悔者所有輕重自作教他見作隨喜義須披析悔前所犯慚愧慄慨銜悲滿目若不蒙誨示則守死長苦具明法用如下懺悔篇述勸請者至誠求請諸佛觀諸衆生巨細無異望得從願莫捨壽命願住多劫度脫衆生隨喜者他人作福心生歡喜也迴向者迴諸福德向無上道發願者願是能引行是起作若有願無行願則虛若有行無願行則孤由有願故行不孤由有行故願不虛願行相扶證果不虛故懺悔罪中亦兼有願願於今身儻不入惡道受即是通明也自外臨時准用可思

通會部第五

述曰今此所叙威容相狀中邊時俗各有異儀隨國行之以敬爲本此乃初心非學不解故須委歷用曉未聞久行碩德固非所望然中天處敬振旦不同彼則拜少而速多此則拜多而速少彼則肉袒露足而爲恭此則巾履俗整而稱敬誠道俗之殊容乃方土之異等且自咨詳威儀臨時緩急若容與朝覲則三業殷勤時序忩切則四支削略斯並行藏在要智出不思足使加敬盡衷彼我通意者也故出曜經曰有信士威儀有出家威儀有大道人威儀有小道人威儀由是善行趣道之基故生善處以此文證明知歸信威儀入道之始不可隱略故序以命之如俗中周礼有九品之拜出自太祝之官斯非内教然礼貴從俗故也一曰稽首拜謂臣拜君之拜也稽訓爲稽（計奚）即久稽留停頭至地少久也二曰頓首拜謂平敵者如諸侯相拜也即以頭向下虛搖而不至地也三曰空首拜此君荅臣下之一拜也即以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拜謂敬重之戰慄動變之拜也五曰吉拜謂拜而後稽顙謂齊縗不杖以下也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也周以其與吉拜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即先作稽首拜後作稽顙顙是頟也以顙觸地無容儀也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頓首拜謂三年服者拜也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即今時所謂雅拜也一說奇拜但一拜以荅臣下之拜也八曰褒拜褒謂爲報報拜者再拜是也云褒拜今時持節之拜也即再拜於神與屍也九曰肅拜謂但俯下手今時揖者是也亦指婦人拜又肅拜或至三也空首奇拜唯一餘則再拜之也上並俗礼正文鄭康成依位釋之如此今據内教以礼敬爲初大略爲二即身心也佛法以心爲

其本身爲其末故須菩提靜觀室内如來嘆爲礼見於法身蓮花色尼初至寶階如來毀爲拜於佛故知靜與思微念念趣道覩形鑒良新新在俗能所未免相見齊生我倒現前即爲障道故佛約此而分身心敬也如能即色緣空觀境心造紛紛集趣不無染淨知識妄念未可清澄想倒空時緣念斯絕今居凡地力極制御止得如斯念念自然漸能清淨常起兩觀不得單行謂知塵無境是漸背俗謂知識亦無心是漸向真如此策修長時不已分分增明三祇方就也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南無佛者此是決定諸佛世尊名号音聲故稱（[illegible]）言南無諸佛故過去有大商主將諸商人爲摩竭大魚欲來吞舡由三稱南無佛名並皆免難魚聞佛名以善心故捨身後世出家得道何況有人得聞佛名聽聞正法親於佛所種諸善根而不畢定利益　又十誦律佛語優波離稱和南者是口語若曲身者是名心淨若比丘礼時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以兩手接上座足礼　述曰依經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南等此猶非正依本正云槃淡誶我礼或云歸礼歸亦我之本情礼是敬之宗致也或云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理事符同表情得盡俗人重南無而輕敬礼者不委唐梵之交譯也況復加以和南諸佛迷之弥復大笑又南無者善見論翻爲歸命覺亦云礼大壽文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爲恭敬善見論翻爲度我准此而言恭敬度我義通凡聖豈和尚偏在尊師亦通上聖念救生也故經中來至佛所

云南無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也

敷座部第六

述曰敬尋經律無敷坐具之文但云脫屣礼足今據事用理須坐具故四分律云爲護身護衣護僧卧具故制畜坐具既爲身衣明知須設又坐具之用本是坐時之具所以礼拜之中無其（[illegible]）敷文故如來將坐如常敷之准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餘人爲敷今見西僧來至佛前礼者必褰裙以膝拄地合掌長跪口讚於佛然後頂礼此乃遺風猶在恭相可准行之今時僧尼至於佛前並令侍者爲敷坐具此蓋憍慢未是致敬之恭又至佛前佇立待席方始礼者此亦不可又在牀上而設礼者此亦不敬如見尊長即須息拜受得承席如見君王即須敬礼何得在牀人王凡尊尚恭不高何況法王難相倫擬縱有餘敬終成憍慢故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在座上礼也

儀式部第七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爲中極敬儀也如此土群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廷屣襪不脫有時上殿則劍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天竺國中地多濕熱以葉爲履制令著之如見上尊即令脫却自餘寒國隨有所著行事之時脫足爲敬若是白衣多著鞾鞋爲褻初入寺内不勞脫足若入佛堂得脫第一　第二明偏袒者依律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　肩或偏露一膊所言袒者謂肉袒也示從依學有執作之務俗中袖狹右袂便穩於事是也今諸沙門但出一肩仍有衫襖非袒露法如大莊嚴論云沙門釋子者肩黑是也外道通黑沙門露右故有不同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服如見長老乃偏袒之設以衣遮名爲偏袒一何可笑也故知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極然行事之時量前爲袒如在佛前及至師僧懺悔礼拜並須依前右袒爲恭若至寺外街衢路行則須以衣覆復有不得露肉西國濕熱共行不怪此處寒地人多譏笑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也　第三明足恭者故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叉手白佛者皆是斂容呈恭制心不令馳散然心使難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今礼佛者多有指合掌不合或有掌合而指開良由心慢而指散也掌開指而合掌不得合指而開掌本欲來求福却反招慢過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即須五體投地礼之故地持論云當五輪至地而作礼也　又阿含經云二肘兩膝及頂名爲五輪輪謂圓相五處皆圓能令上下迴轉生福轉多名爲輪也今有西僧礼拜之時多褰足露膝先下至地然後以肘按地兩掌承空示有接足之相也若前尊跏趺不垂腳坐者隨事而行不勞接足令見礼者二手捺地兩足據後頭不至地亦是我慢既知五輪著地之儀即須知右膝跽跪之相經中多明胡跪跽跪跪斯並天竺敬儀不足可怪即是左右兩膝交互跪地有所啓請悔過儀也　第四明礼儀者聲論云槃那寐者此云礼也　智度論云礼法有三一是口礼（謂口云和南是名下礼也）二屈膝頭不至地（此名中礼）三頭頂至地（是名上礼）下者揖中者跪上者稽首菩薩礼佛有三一者悔過品二者隨喜迴向品三

者請佛品問礼唯身業亦通三業耶答礼通三業五輪至地爲除身業不善稱揚名字歌讃佛德爲除口業不善心常緣念若鏡目前爲除意業不善爲對佛眼故須身礼爲對天耳故須口唱爲對他心故須意念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由意業念故思慧得成由身業礼故修慧得成由身業礼故戒學得成由意業念故定學得成由口業唱故慧學得成上來所述且約下明之若據通門三業之中三學並攝也　第五明邪正者源此礼法於齊代初有西國三藏厥号勒那觀此下凡居在邊鄙不閑礼儀情同猴馬悲心内溢爲翻七種礼法文雖廣周送安出之從麁至細對麁爲邪對細爲正故階級有七意存後三也　第一名我慢心礼者謂依次位心無恭敬恃尊自德無師仰意恥於下問諸受無所心無法據雖有設拜心馳外境如碓上下空無所獲一形所作無境住心輕生薄道徒勞無益外覩似恭内增慢或猶如木人情不殷重五輪不具三業馳散是名我慢礼也　第二唱和求名礼者雖非高慢心無淨想粗正威儀身心詐恭見人身輕急礼人去身惰心疲稍似恭順片有相狀其福薄少非真供養良由口唱心散是名唱和礼也　第三身心恭敬礼者聞唱佛名便念佛身如在目前相好具足莊嚴晃曜心相成就感對佛身手摩其頂除我罪業是以形心恭敬無有異念供養恭敬情無猒足心想現前專注無昧導利人天爲上爲最功德雖大猶未是智後多退沒是名身心礼也　第四發智清淨礼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無有礙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礙礙想今達自心虛通無礙故行礼佛隨心現道礼於一佛即礼一切佛一切佛即是一佛以佛法身體用通融故礼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花種種供養例同於此法僧加敬我亦同然雖三相別性理無殊故三乘各異解脫體同故知一礼則一切礼一切礼則一礼如是三寶既能通達一切三界六道四生同作佛想供養礼拜自淨身心蕩蕩無障念佛境界心心轉明一拜一起爲尊爲勝即是淨業無窮果報無限是名發智礼也　第五遍入法界礼者良由行者想觀自己身心等法從本已來不離法界亦不在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内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内自性平等本無增減今礼一佛即遍通諸佛所有三乘位地無漏我身既遍隨佛亦遍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供具無問行財隨緣遍滿不離法界隨心無礙並悉供養隨吾頂礼如一室中懸百千鏡有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清淨明遍彼鏡遍相涉入鏡無不照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爲總入他爲別一身既尒乃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及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養有目者見無目者不覩如此行學法界執門大有利益故地持論有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勝現前供養以難成故既知我身在佛身内如何顛倒妄造邪業不生慚恥又諸佛德用既齊名号亦等既稱何名名無不盡如稱一釋迦名礼召一切諸佛無不備周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西云阿弥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西云弥勒此云慈氏豈有一佛非慈氏也故智度論云一佛勝能等一切佛勝能一切佛勝能等一佛勝能設一切佛不化衆生但一佛化生即功歸法界德用遍周光名遍入法界禮也　第六正觀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衆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覺隨順法界緣起熾然但爲迷故唯敬他身己身佛性妄認爲惡縱修此行常爲偏倒若知己身極惡無佛性者縱敬他身終成無益衆生迷倒雖發微善唯將法界供具供養他身無始已來未曾將一灯一香一禮一餐供養己身佛性若能返照本覺則解脫有期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又云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己心清淨即是自性住佛性隨力修明即是引出佛性三祇果圓即是至得果佛性若據妙達唯爲大聖若論下凡雖未頓修不得不解如涉遠道要藉自身欲見佛性要觀己佛法僧亦尒同體無二是名正觀礼也　第七實相平等礼者大意同前前猶存有礼有觀自他兩異今此一礼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用同融如如平等古今無別若見佛可尊可敬即見凡可卑可慢若起此心還成僻執故般若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提以實相離念不可以心取不可以相求不可以礼敬不可以慢惰去高下離尊卑靜亂一原恭怠齊因安心此意是名平等礼也故文殊礼文云不生不滅故敬礼無所觀此之一礼凡夫淺識恐聞

反謗上智之人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合宜是名平等礼也又增一阿含經世尊所說偈言

若欲礼佛者　過去及當來
說於現在中　當觀於空法
若欲礼佛者　過去及當來
現在及諸佛　當計於無我
善業以先礼　最初無過者
空無解脫佛　此是礼佛義
若欲礼佛者　當來及過去
當觀空無法　此名礼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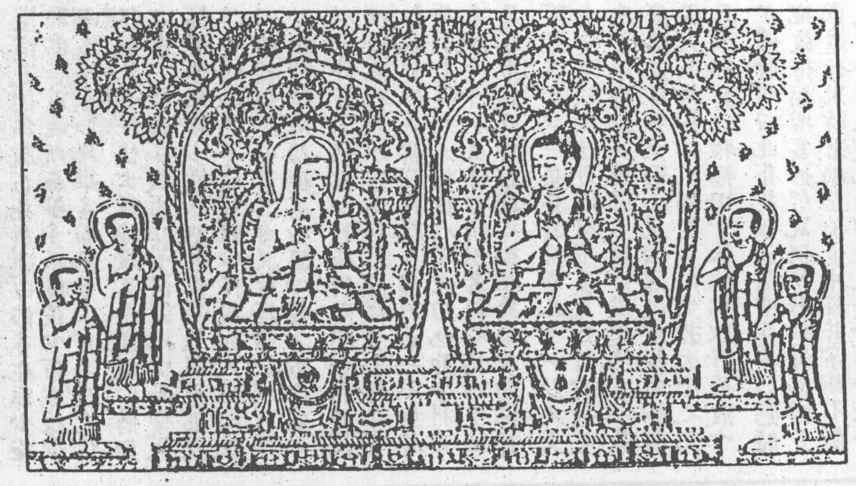
頌曰

稽首三寶　歸誠十方　瞻仰尊敬　益福除殃
機路異色　慈誘同芳　隱顯相發　化應無彊
雖生茲土　咸赴殊鄉　觀礼欣慶　福祚弥長
法性無二　緣隔何傷　虔誠一拜　周遍難量

感應緣（一驗）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收録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眾囚皆以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窻或大如小盆或如五椀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窻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計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火猛湯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介恐他官不知復追録君山龍即謁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謂山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前收録君使一人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一是棒主當以棒棒君頭者一是袋主當以袋吸君氣者見君德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燒之山龍許諾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室屍傍即蘇後日剪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荷言畢不見山龍自向總持寺主說寺主傳向臨說（右一驗出冥報記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葉十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鏟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　道世　撰

福田篇第十（此有二部）歸信第十一　士女篇第十二

述意部　優劣部　平等部

述意部第一　自大覺泥洹福歸衆聖開士應真弘揚末教並飛化衆利隨緣攝誘咸珠則同空天兩應合則異境對顯是以隨敬一僧則五眼開淨隨施一毫則六度無盡也

優劣部第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報恩田者所謂父母師長和尚功德田者從得暖法乃至阿耨菩提貧窮田者一切窮苦困厄之人世尊是一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是衆僧是三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以是因緣已受戒者應當至心勤供三寶若人共施財物福田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者得果則勝有田財俱下施心勝者得果亦勝有田財俱勝施心下者得果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時不爲果報何以故定知此因必得果故又僧伽吒經云佛告一切勇菩薩言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胡麻以此數轉輪聖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輪王不如布施一須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諸須陀洹所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諸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羅漢若施三千世界諸阿羅漢不如施一辟支佛若施三千世界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薩若施三千世界諸菩薩不如施一如來所起清淨心若於三千世界諸如來所生清淨心不如凡夫聞此法門功德勝彼何況書寫讀誦受持介時一切大衆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幾量耶佛言譬如大地微塵如恒河沙等衆生悉作十地菩薩如是一切十地菩薩所有功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力

是何毗曇甘露味經云福田好有三種一大德田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四沙門果等云何貧苦田謂畜生老病等云何大德貧苦田謂聖人老病等若施大德田恭敬心得大報若施貧苦田憐愍心得大報若施大德貧苦田恭敬憐愍心得大報是爲福田好云何物好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物多少布施是爲物好若布施佛時一切得福若布施衆僧受用得一切福未受用不得一切福若供養法故得大報若學人聰明大智慧以法故供養是謂供養法布施得富受施者得樂力壽等功德倍勝得大果報若施畜生受百世報若施不善人受千世報若施善人受千万世報若施離欲凡夫受千万億世報若施得道人得無數世報若施佛得至涅槃又布施有六難一憍慢施二求名施三爲力施四強與施五因緣施六求報施又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持以七寶如須彌山等於一劫中布施聲聞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家人能持一錢以用布施初發菩提心人得福德多比前功德百分千分万分不及其一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寶梁經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說世有二人應受信施何等爲二一勤行精進二

得解脫今此施主得大利益有三種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勝又菩薩本行經云須達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道德佛教布施須達白佛多施耶少施耶佛告須達所施雖多而獲報少布施雖少而獲報多如施雖多而無至心貢高自大信（三）（珠林三三）邪倒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獲報少猶如田薄下種雖多收實甚少何謂施少而獲大福者如施雖少歡喜恭敬與不望報恩佛及辟支四沙門等所施雖少獲報如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少收實甚多又智度論云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福從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万億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故或時布施之福在於福田如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德力得阿羅漢又如阿輸迦王爲小兒時以土施佛王閻浮提起八万塔最後得道施物至賤小兒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報當知大福從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如佛以好華散十方佛時問曰此布施福云何增長答曰應時施故得福增長如經說飢餓時施得福增多或遠行來時若曠路險道中施若常施不斷或時常念施故施得增廣又增一阿含經云施畜生食者獲福百倍與犯戒人食者獲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者獲福万倍施斷欲仙人食者獲福千万倍與向須陀洹食者獲福不可計況成須陀洹乎況向斯陀含得陀含道乃至那含羅漢辟支如來等其福功德不可稱計又智度論云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剎施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返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即往見衆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衆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爲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四）（珠林三三）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衆僧婦便縛其夫送官治罪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不憐愍婦兒盡以與他依如官制取縛將來大官問其夫汝何以不供給婦兒乃以與他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衆僧大官元是優婆塞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爲甚難勤苦得此少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衆僧衆僧未食是爲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平等部第三

依大莊嚴論云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擇少壯老弊佛言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衆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衆僧次到沙弥然其不用沙弥語言何故不用我等合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傴支節學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弥盡是阿羅漢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珠二十一）不樂有德唯貪耆老即說（五）偈言

所謂長老者　不必在髮白
而破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諸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爲長老
我破於毀辱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弥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髮眉牙齒落　腰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使沙弥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爲飲天甘露　容色忽解變

介時沙弥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先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嘴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菩薩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可輕王子蛇火沙弥等如菴羅果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可得道於僧福田莫生分別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須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尒時稽越聞

是語已身毛爲竪五體投地求哀懺悔頌曰

通達四果　善會六情　證理懷楨
老少和穆　恭敬祗誠　隨緣赴供　攝誘幽冥

歸信篇第十一（此有三部）

述意部　小乘部　大乘部

述意部第一　夫信爲道源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微惑斯乃顯然昇沉目覩數見愚夫不信業因能生報果謂貧富自然苦樂天性好醜不由忍恚貴賤非關恭情六衆生自感響（林二十一）同草木好惡自然豈由因得今依佛經不同七外道夫論貧富皆由業緣貴賤非關運命愚智不可易處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醜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壽任其盜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橐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流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産王謂不祥捐圂則豬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改弗可與奪也故知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業果不謬斯理皎然如何封愚拖迷不悟又昔武丁之時遂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大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是史籍具引非一如何頑固頻乖經史世人共覩春時下種冬則收藏如施有來報感胎璧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又昔人一瓢以濟餓夫尚得扶輪捐報今供七（另珠作廿二十一）一齋以施大衆等無福祿相酬矣七

小乘部第二　如涅槃經佛言衆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定得涅槃猶痕無故無信之人名一闡提名不可治又雜阿含經世尊爲婆羅門說耕田偈云

信心爲種子　苦行爲時雨　智慧爲時軛
慚愧心爲轅　正念自守護　是則善御者
保藏自口業　知食處內藏　眞實爲其乘
樂住爲懈息　精進爲廢荒　安隱爲速進
直往不轉還　得到無憂處　如是耕田者
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還受諸有

尒時婆羅門聞已發心出家得阿羅漢道又寶性論云爲六種人故說三寶一調御師二調御師法三調御師弟子何等爲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又僧伽吒經云時有一切勇菩提薩埵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此會衆生得發菩提佛言一切勇乃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佛世尊号曰寶德我時作摩納之子此會衆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彼中我時發願如是諸彼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彼聞已尋皆發願得如是一切勇此會大衆因彼善根當得阿耨菩提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修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一彈指頃不生餘心命終生白摩尼天五欲恣情心意悅樂三歸功德乃至報盡於未來世得至涅槃又無上處經云佛告比丘有三無上處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無足多足若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若有衆生於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

大乘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尒時迦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發菩提心者應攝幾許福聚尒時世尊以偈說言

若此佛剎諸衆生　令住信心及持戒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七
（另珠林卅三）若此佛剎諸衆生　令住信心於法行七
八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佛剎恒河沙　皆悉造寺求福故
復造諸塔如須彌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有佛剎如恒沙　皆悉遍施諸七寶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鐵圍山高廣大　造塔無量爲諸佛
如是求福衆生等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衆生具滿劫　若頭若髆常擔戴
如彼最勝福德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是人等得勝法　若求菩提利衆生
彼等衆生最勝者　此無比類況有上
是故得聞此諸法　智者常生樂法心
當得無邊大福聚　速得證於無上道

又涅槃經云佛說迦葉若有衆生於熙連河沙等諸佛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善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

世中不謗是經愛樂是典不能爲人分別廣說若有衆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爲他人廣說若有衆生於三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爲他說未解深義若有衆生於四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若有衆生於五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於七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亡況復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析破一毛以爲百分取一分毛沾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此水而有增減亦莫令風日飄暴乾竭此水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以器盛持莫置在地如來尒時即受彼寄置恒河中不令入洄亦復不令餘物措突如是水滴在大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無復遮礙諸鳥獸等亦不飲盡如是水滴不增不減一等如故共大水聚漸入大海若是水滴毗嵐風起壞世界時假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如是得住一劫彼人尒時至劫盡時而來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我本寄水今有無耶如來尒時知彼水滴在大海中見知住處不與餘水共相和雜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阿難如是如來應正遍知有大神通無量知見明了無礙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若於佛所寄付如是微細水滴經於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阿難其細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心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應正遍知所寄人者喻彼清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住一劫者喻如來受彼寄水終不虧損亦如彼人寄彼水滴經於久遠不虧一毫如是阿難若於佛所一發信心善根不失何況諸餘勝妙善根我說是人一切悉是趣涅槃果雖餘不善墮在三塗以本善根佛知是已從彼拔出置無畏岸令彼憶識所種善根息一切苦得一切樂又佛說無畏女經云尒時阿闍世王有女名無畏德端正無比成就最勝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其父王堂閣之上著金寶屐彼處而坐時無畏德女見諸聲聞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問荅不迎不揖不讓牀坐阿闍世王見無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耶世間福田耶以爲憐念諸衆生故而行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跪不揖不共相問從不讓坐汝今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尒時無畏白父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師子獸王見野干時爲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帝釋天王迎餘天不王言不也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神不王言不也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菩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小王聲聞大王頗有已求無上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禮小乘野干人耶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跡聲聞人耶大王若有親近聲聞人者是人即發聲聞之心若有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覺之心若有親近正真正覺之人者是人即發阿耨菩提心尒時阿闍世王復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如是見諸聲聞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云何迎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亦非我類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敬一切衆生女言大王菩薩爲度憍慢瞋惱諸衆生等令彼得起迴向之心是故禮敬一切衆生爲長衆生諸善根本是女禮敬尒無無畏德菩薩母号曰月光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忉利天号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弥勒得菩提時便即出家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然後於彼離垢如來所得作大王具足七寶号曰地持供養彼佛已得成阿耨菩提号曰遍光如來頌曰

封迷昏闇久　排佪夢裏藏　心塵既未洗
沛霑甘露漿　慈顏發暉耀　爛我見朝陽
怱逢善知友　開導益神光　稍悟心澄靜

方厭俗若泊　緇徒既肅　法侶亦辨
見者心歡喜　歸誠向道場　若存倍邪倒
來苦未何殃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沙門竺法師　宋居士袁炳　隋沙門釋道仙

晉沙門竺法師者會稽人與北中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情昧難明來若有無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既別後王恒在都於廟中忽見法師來王便驚云和上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但當勤修道以升濟神明耳先與君要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也泰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文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叙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常言生為馳役死為休息今日始知不然矣但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帶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體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微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謝尚書時司空簡修王然吏部尚書炳遂並其遊賓故及之遜反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恆思叙集相值甚難何不小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委悉於是而去初炳來闇夜遜亦了不覺所而明得與炳語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履而還闇見炳脚間有光可尺許示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右一驗出冥祥記）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往來吳蜀集積珠寶向直十萬貫後達梓州牛頭山值僧說法深悟財累乃沈江頭捨便投灌口山竹林寺出家初落髮日對衆誓曰吾不得道誓不出山結志不群野棲禽獸入定一坐五日為期有客到門潛道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非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客至其數若干形貌服色恰期明日數服皆同時遭旱苗百姓惶急俱失色皆來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喚曰衆生何為嗜眠如語即應當即玄雲四合大雨普洽民賴斯澤貢賧咸委欽若天神隋蜀王秀作鎮岷洛有聞王者命遣追不求命王勃然勒邑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違可即加刃仙聞兵至儼若無人被僧伽梨已端坐俟命王達山足忽降雨雜注雹雪霰驕水涌須臾滿川平藏無計非處從命事既窘迫乃悔懺歸依遙禮仙德垂悲恕撤山路清爽得達仙所王躬盡敬一心歸懺仙為說法重發信心乃總悲奉請出還成都至靜衆寺殊加厚禮舉郭崇敬號為仙闍梨至仁壽年中返于山寺卒葬於彼（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士女篇第十二（此有二部）

俗男部　俗女部

俗男部第一（此別三部）

述意部　誡俗部　勸誡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一貴二賤一富二貧富貴之者人多放逸傲慢貢高輕篾凌下或有威權勢官陵人或有博識聰達恃才凌人或有辯口利詞惕說凌人或有詩章辭辯慢凌人或有美容姿態恃色凌人或有乘肥駿騎倚此凌人或有資財奴婢恃富凌人如此衆多不可具述衆生愚癡甚為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起高心乘狂湯炭煎煮相將獄卒執叉伺候日久不變斯事公然甚樂何異猪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蛾貪樂死死推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替貴賤同塵富貴若唯見荒墳貧賤者已同灰壞既知貴賤同灰即須早已敬上求以親踈無定貴賤不恒苦樂斯亦非沈更生也

誡俗部第二　如華嚴經有十種慢業應當離之一於尊重福田和上阿闍梨父母沙門婆羅門所而不尊重恭敬供養是為慢業二有諸法師得勝妙法於大乘深法知出生死道得陀羅尼成就多聞具智慧藏善能說法而不信受恭敬供養是為慢業三聽受法時若聞深法應發離欲心歡喜無量而不讚法師令衆歡喜是為慢業四起慢心自高凌彼不省己實不調自心是為慢業五起計我心見有功德智慧者不讚其美見無德者乃說其惡若聞讚他於彼人所起嫉妬心是為慢業六若有法師知此法此律此實此佛語以憎嫉故說言非法非律非實非佛語欲壞他信心故是為慢業七自敷高坐我為法師不應執事不應恭敬供養餘人諸修梵行尊長有德悉應恭敬供養於我是為慢業八遠離嫌嗔惡眼視彼常以和顏等觀衆生言常柔輭無有麤獷離恚恨心而於彼法師求其過惡是為慢業九以我慢心於多聞者不往恭敬起聰問法留難亦不諮問何等為善何等不善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何等業長夜饒益一切衆生作何等行不益衆生作何等行

從明入明作何等行從冥入冥如是人甞爲我心漂沒不能得見出要正道是爲慢業十起慢心故不值諸佛難得之法消盡宿世所種善根不應說而說起呵責心更相譏論往如是法應入邪道但發善提心力故而不永捨菩薩所行難不捨菩薩道而於無量百千万劫尚不值佛何況聞法是爲慢業又出曜經偈云

衆生爲慢纒　染著於憍慢
爲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故知凡夫爲惡雖少後世深苦獲無涯報如海在心人意不同白衣皆生不知預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定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須之間因變無常徒修田宅愛戀妻兒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門年向八十財富無數爲人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舍前廳後堂涼臺溫室東西兩廂廡數十梁唯後堂前距陽未訖時婆羅門恒自經營指授衆事佛以道眼見此老翁命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忪忪繕治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門慰問老翁得無勞倦今作此舍何所爲安翁言前廳待客後堂自處東西二廂當安兒息財物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翁久聞宿德思遲談講佛有要偈存亡有益欲以相贈不審可不願小輟事共坐論說不耶老翁答言今正大遽不容坐語後日更來當共善叙所云要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有子有財　愚惟汲汲　我且非我　何有子財
暑當止此　寒當止此　愚多預慮　莫知來變
愚朦愚蔽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婆羅門言甚說此偈今實遑遽後來更論之於是世尊傷之而去老翁於後自授屋椽椽墮打頭破即時命過室家啼哭驚動四隣佛去未遠便有此變至頭逢諸梵志數十人問佛從何所來佛言屬到死老翁舍爲翁說法不信佛語不知無常今者忽然已就後世具爲諸梵志更說前偈義聞之欣然即得道跡於是世尊爲說偈言

愚闇近智　如瓢斟味　雖久狎習　猶不知法
開達近智　如舌嘗味　雖須臾習　即解道要
愚人造行　爲身招禍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爲行不善　退見悔吝　致涕流面　報由宿習

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甚懷驚信爲佛作禮歡喜奉行

勸導部第三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共有但去輕輪重在俗爲甚亦有空言我英評說賢良識次聖德一切白衣終日行之未省一日慚愧發露情求勝道退省己躬故外書云力恭善道可用安身力恭孝悌可用榮親亦有君子高慕釋教遵奉修行貞仁退讓廉謹信順皆是宿種稟性自然與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犯戒律不學無知與鄙俗無殊然道俗形乖犯有亦數心有明暗過有輕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業已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而造不能傾動若小慚愧便復清白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愧之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葷辛酒肉隨求所得愛染情深無時暫捨惡緣同作豈得免之此則明暗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明小燈之明已了室內出家之人雖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輝而本明恒照如器存炷立田安業求也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起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易爲如海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遲疾不同修犯難易是知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懃出俗又賢愚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無量非餘爲比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巨海廣於虛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畢成佛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厭賤聞說出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即便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寺門住門閫上發聲大哭世尊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戒從常爲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沒水而死目連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人不以死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奇木頭鏡照面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在故身中作此蟲也捨蟲身已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一

女人自身貢銅鍱枝鍱著水以火然沸脫衣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師此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前行見一肉樹多有諸蟲圍噬其身無有空處叫喚啼哭如地獄聲弟子問師是何樹耶目連答言是瀨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貫用僧物華果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受此華報後墮地獄噬樹諸蟲即尒時得物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帀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叉毒箭鐵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燋然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次復前行見一大山下安刀劒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刺壞其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何人師復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鬪將以勇猛故身處前行見一骨山其山高大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陰黑尒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師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驚毛豎悷怖汗出白和上言聞我今者心未發頃願為時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輪轉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衆生不傷物命正法治國滿二十年其間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臣以白王值王棊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依律所殺人應死尋即殺之王戲罷已問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躄地水灑乃蘓悲淚而言宮人伎女象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獨入地獄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栴陀羅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為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殺百姓殺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唼食其身疼痛山殺蟲汙海血流百里魚一眠時經於百歲飢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尒時適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魚聞佛聲閉口水停賈人併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後夜叉羅剎出置海岸肉消骨在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已深畏生死觀見故身解法無常得阿羅漢果

俗女部第二（此別二部）述意部　姧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在家俗女惡毒多過佛說邪諂甚於男子或假塗面首雕飾脂粉或綺羅華服誑誘愚夫或驕弄脣口邪哢歌笑或含嗟吟詠瞻視看人或出臂露手掩面藏頭或緩步徐行搖身弄影或開眼閉目乍悲乍喜幻惑愚夫令心變著如是妖偽卒難述盡凡夫迷醉皆為所惑譬如姧賊種種多詐亦如畫瓶盛糞誑人亦如高羅群鳥落之亦如密網衆鳥投之亦如闇坑盲者陷之亦如飛蛾見火投之亦如蛤蛇貪樂見死近則失國破家親則如把毒蛇外言如蜜內心如鴆家貧困苦皆由女人出外喪身亦由女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反逆亦由女人兄弟離散亦由女人宗親疎索亦由女人墮落惡道亦由女人不生人天亦由女人障善業道亦由女人不入聖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可具論衆生如是甚為可愍常為欲火所燒而不能離致受殃苦尒來不絕也

姧偽部第二　如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一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端正坐井右邊（[illegible]）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就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就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啼泣又佛在拘睒彌國國王號曰優填拘留國有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育作家婿非不姝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與吾女齊者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逝心覩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疋正是斯人歸語其妻曰吾為無比得聟促莊餝女當將往也夫妻莊服飾之并女行步搖動華光珠琦瓔珞莊嚴光闡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好之文光采之色非世所有知為天尊謂其夫曰此人足跡之理乃尒非世可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婬欲將不取吾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因說偈言　婬人曳踵行　恚者斂指步

愚者已踏地　斷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尒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仍自將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處女願給箕掃佛言汝以女為好耶答曰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應之竊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冒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為著何許逝心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凶衆吾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尒也髮下有髑髏髑髏是骨屠家豬頭骨亦皆尒頭中有腦腦者如泥膀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尒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臭難論腹為革囊裹諸不淨四肢手足骨骨相拄筋纏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說耶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雙昔者吾在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便為說身中瑕惡即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而去今此朱粉欲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說恧然慙恥無辭復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大喜悅拜父為太傅為女興宮侍使樂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事於佛得須陀洹道此女諂之於王王或其言以百節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恚怒一意念佛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三匝還住王前百矢皆尒王乃自覺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未到下車步從叉手步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罪悔在三尊所以彼婬妖蠱欲興邪於佛聖衆有毒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陳之觀之心懼惟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尒豈況無上正真佛乎我今首過歸命三尊唯佛弘慈願赦其罪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王稽首如是至念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就座曰吾氣凶頑忿疾自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妖冶不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哀廣說女惡魑魅之態入其羅網難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誡國人臣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為問耶但說餘義王曰餘義異日冥之不曉女亂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願佛具為我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態佛言具聽男子有狂惑之惡卻觀女妖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婬夫恒想觀女近思妖蠱盪捨正法變信邪欲網所羅沒在盲冥為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涕沱欲求如豬樂溷不覺其臭快以為安不計後苦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注心在婬吮其涕唾玩其膿血亦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惡態也又親之蠶子懷妊生育比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毀川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為妻拆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婬指志觀老既得為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棄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勤世勤身苦勞窮致財將本有誠信敬道之志奉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存施為福娶妻之後情或婬欲想務自態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背在施之意唯欲發言談采女色絕清淨行求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所歸苟為婬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善為人子不順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求約廣求婬路懷持寶物招人婦女或裁六畜婬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弥多外託祈福內以招邪既醉之後手求方更相招呼以求姦情又其後獨[illegible]無以騎婬結縛著無所復識當尒之時唯此為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怒二則可哀譬如狂狗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此四惡用墮三途當審遠此乃執若耳又復聽說女人之惡佛便說偈言

以為欲可使　放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為賢　欲為畜生行　以欲自戕
捆或在臭中　不知為割雖　如魚在網中
不知來與西　結若於嬈欲　蓋此亦無倫
婬戲不見道　日彼種罪根　現在君臣亂
上下為迷昏　王法為紛亂　政治為迷煩
穀失捨常業　賢人為所迷　現山更峙獄
死已入大山　當受百種毒　其痛難可言
烊銅灌其口　山車逆其身　此苦有百變
難可一二陳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將世時有佛　而耳不得聞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計是
爲此發狂惑　其內甚臭穢　外爲假飾容
加文合毒螫　劇如蛇與龍　譬如綿絹矛
羅穀衆鋒芒　愚者觀其表　玩之以自申
智者覺知捨　癡者致死傷　婬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喪　親新即猒故　所樂亦無常
害爲刀斧栽　笑爲棘與荊　內懷臭穢毒
飾外以華香　愚者見歡喜　不惟後受殃
譬如鴆毒藥　以和甘露漿　癡人貪其味
飲之皆仆僵　亦如新得火　草木被重霜
所向無不懷　是爲最不祥　女毒甚於是
莫能見其形　觀表不見裏　故有婬欲情
其體甚易見　癡人惜不絕　絕欲以求道
夫流如然髮　人本清淨稚　如魚處深淵
羅網四面張　著者不得逃　欲網劇於是
結著甚獨堅　知者能自覺　可得脫其身
譬如飢猴捉　望見熟甘果　投身冒荊棘
此輩百向墮　亦如魚食鉤　飛蛾入燈火
專心投危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地白佛言實從生年以來不聞女人惡態乃尔男女忭乱隨之墮惡但不知故不制心意從是以後終身自悔歸命三尊不敢復犯爲佛作禮歡喜而退　書云仲尼稱難養者小人與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已是以經言妖冶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八惑人所惡一者嫉妬二者妄嗔三者罵詈四者呪咀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爲八大態是故女人多諸妖媚傾捨諂邪以求正法早得出家自利利人又智度論云女人狂者若得敬待則令夫心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女人如是恒以煩惱憂怖與人云何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女名拘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遙見王女在高樓上窻中見面想像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諭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爲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尒王爲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万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婬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又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齧而害人女人亦有三害若見女人而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合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一者若爲毒蛇所齧害此一身若爲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爲毒蛇所害害報得無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爲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爲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爲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爲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爲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爲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爲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爲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爲女人所害衆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而觸女人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何爲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辨變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以此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爲所縛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惡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爲處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成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爲自喪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爲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己是謂有此五事可欲之想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有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法不知猒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辭阿難其婦女有五瘡孔戶而丈夫無此其五瘡孔在陰道中其一孔戶有八千孔

兩頭有口悉如針蜂彼之疽垂常惱彼女而
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
各惱婬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發起欲
行貪若丈夫不知猒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
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已復視瞻仰觀察意
念欲事面看邪視欲取他面臨衙下脣而作
（見）青紫以欲心故額上（共廿一）汗流若安坐時（癸）即不欲（七）
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枝畫地搖弄兩手
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門頰頻
申出息遂遲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以
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摘齒手援腦後宣露脚
䏶鳴他兒口平行而蹤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
知婦人欲事以發猒雖棄捨切令流轉生大
暗中　又正法念經云天鳥為諸天說偈云
婦人非常友　如燈焰不停　彼則是常怨
猶如畫石文　雖親近畱者　無物則猒人
有物婦女近　無物婦女捨　與物與供養
作種種功德　其心如火焰　而不可秉執
男如是隨順　如心之所欲　彼如是婦女
恒常誑男子　如蛇華所覆　如灰土覆火
色如是覆毒　婦女亦如是　猶如見毒樹
悅眼而不善　婦女如毒華　智者應捨離
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漢以天
眼徹視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便問佛何以
故佛言用四因緣故一由貪珎寶物衣被欲
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
作姿態婬意多故以是因緣故墮地獄多耳
頌曰　五欲混神因　六賊乱心色
幻焰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鑄金雖改秋
斬誇方未極　觀鴿既無辯　攀猿此焉息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鍾一
玄惲（於粉反）愍（音敏）縛（伏約反）皷（附拔反）偃（於武切下仲止）腰
脊（上力主切從丨）愕（逆各切）嗾（四委切）笞（除留切）探（眈含切）稽
（音月）鄧（唐亘切）嫉（音身）亂（羊晉切）圈（具彰切）箝（泰昔切）默（叱潛）
餧（奴罪切）靴（音石）轅（音衣）洞（音同）指突（上口下皆陛切）
嵐（盧含反）殺（北戟反）作侗（上長下同）炳（音丙）煥（呼貫反）嵤
蹻（居撇反）賈（音古）杵（音紫）潛
酷旱（上侯下沃切）嗜（時切）猜（先反）代眠洛（上留）
奢修（下上）勃捻態霅聘窟伺邀壞
距［illegible］没庠朦廡誡
斟贅押鍛諍悌跅顛闐栰沸瘡喪吸踵
奸踝膝談換背勝膀胱
諮潤忿戾姙媛澌池訟財賄
［illegible］鋒［illegible］僻［illegible］疽頰逶迤刮摘撥腔鳴
鍾二十一卷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鍾二
入道篇第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欣猒部　剃髮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山
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
尋禮儀玄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弃榮勢位
節食滋味蔬飡苦行麁服蓋形不顧飾玩隨
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
威儀五百戒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万修
多十二部別敷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人天
之楷摸入道之舟航者也　欣猒部第二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
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
出家者無量功德故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
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
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溺
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法
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
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愛悲惱處出家者是歡
喜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
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家者有
貪利苦出家者無貪利苦住家者是憒閙處
出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
高勝處住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
火住家者常為他人出家者常為自身住家
者以苦為樂出家者出離為樂住家者增長
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出
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
用住家者為三乘毀呰出家者為三乘稱歎

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爲人僕使出家者爲僕使主住家者是黑闇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長憍慢處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當有憂苦出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家者是真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思惟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有歸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悲住家者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住家者流轉生死出家者其齊限住家者以財物爲寶出家者以功德爲寶住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家者其煩惱大海出者者是大舟航住家者爲經所縛出家者離於經縛住家者爲國王教誡出家者爲佛法教誡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難得住家者傷害爲勝出家者慈愛爲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煩惱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文殊師利若我毀呰住家讚歎出家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出家功德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則愛念妻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衣孜孜衆務牽經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色貪求無猒得時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想應猒家法生出家心無有在家修習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家繫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爲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怱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四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爲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爲出家若作留礙破壞抑制此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迦葉經云尒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無一衆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衆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殖其地自然生諸粳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

剃髮部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上二是阿闍梨（請法如律）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上受十戒時和上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不聞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文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圓七尺內四角懸幡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後施二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拜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云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爲　真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浴除白衣氣度人經云雖著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上前胡跪和上應生兒想不得生惡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上爲種種說法誡勗其心已來向闍梨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敬礼十方佛竟後說偈讚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爲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爲剃髮度人經云爲剃髮時傍人爲誦此偈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弘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上前胡跪和上問言今爲汝除去頂髮許不答言好然後和上爲著袈裟當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智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礼佛行道道俗挑右遶三帀已復自說偈生陳荷意云

善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帀已又禮大衆及二師竟然後在下行坐受六親拜賀出家離俗意心懷歡喜父母諸親皆爲作禮悅其道意然中前剃髮前後令及僧齋依毗尼母論云剃髮皆衆說已然後和上爲受三歸五戒等（自外法服不同具述如服斷的中篇殊顯）

引證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汝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欲惡婬欲令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一生男兒兒遂長大端正無比特覺顏眼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爲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道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以欲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牀地即劈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姉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戒破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勅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爲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之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陀羨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爲王者不自彈琴介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爲舞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觀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爲舞用爲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慇懃不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即便命終乘此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詣王所光明熾盛遍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爲是誰天即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夫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坐天答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中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兄弟二人居世富貴皆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爲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議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恒嫌恨之共爲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損耗人所嗤笑辱我門戶斷絶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殄御今所樂苦惱之俗豈知苦辛其弟含慈捍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慧爲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怱若飛塵無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如首義投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說弟聞此言瞋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爲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賈客

因頓躃卧不起賈人撾打捉頭綫勁時兄遊
行飛在虛空道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君田宅
今為所在而自投（身就牛舌中）即以威神照
示本命即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
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語輒笑自
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
悵然哀傷即為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
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穢食
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各自
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
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沙門
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其親之世間財寶不
並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又付
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闍夜多將諸弟子詣
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悦小復前行
路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
者答曰我初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
語我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
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母
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城使見彼母具說
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
能得一人涕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
少唾諸鬼奪我今值一人過得少唾欲持
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
出唯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即將出令共子食
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
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
悵然時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
世号毗婆尸我於尒時為長者子欲得出家
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不聽強為娶妻既

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
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
去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
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於子起
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為汝故不復出家由彼
兒故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
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
久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
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
解脫惡道罪畢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
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勸方便勸令成就
勿作留難又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
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
毘耶婆那與諸婇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作
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
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欲
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
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
便命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
婇女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
利為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炎摩復為王子
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為王子壽四千歲次
生化樂為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
第六他化自在為天王子與諸婇女所受五
欲於下最勝盡天壽命万六千歲如是受樂
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夭一日出家滿
二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最後
人中天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厭
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毗流帝梨廣度天
人不可限量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

不可為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
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各為
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
人為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
以斯而言出家之法其可尊貴不得以少財
色食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中求起
經云提婆達多（[illegible]）
又無性攝論云提婆達多者（[illegible]）
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多白佛言剃髮在道
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為
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
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修
梵行何用此沙門語為提婆後犯五逆罪惡
心欲害如來所過下足在地地中有火火風
起生繞提婆身為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
佛然不究竟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
在地獄中為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
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
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
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白言我欲至阿
鼻獄中見提婆達多慰勞復說佛言阿鼻罪
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廿四音當
以此音往語罪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阿鼻獄
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多獄卒曰此間亦有拘
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多今欲何者目連
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多獄卒燒炙
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
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至此目連曰如來
說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
南無提婆達多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卧

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昔痛有增損不提婆達多報以熱鐵輪轢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惡象踏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兩骨日製炎化爲銅鏁極爲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弟子名俱迦離誹謗舍利弗及目揵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尒時比丘常患蟣虱即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虱邊問言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修習其法虱言能尒隨意尒時比丘尋便坐禪尒時土蚤聞血肉香即便食噉尒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使脫衣以火燒之佛言尒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尒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尒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爲利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爲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

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弟孫陀羅難陀舍會値難陀與婦作莊香塗額聞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莊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屢精舍佛即勅剃髮師與難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揮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難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房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令滿澡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但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開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但不可閉但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能財寶足可償之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遥見佛來至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尒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陀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遍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難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陀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爲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尒時爲說偈言

譬如羝羊鬪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此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煮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子名爲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聞已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能勤持戒修汝天福不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尒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婬女端正殊妙尒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婬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婬女汝之姿態所有伎耐好爲具足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

明日當道既至明日亦復不道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躭著眾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猴衆皆共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墻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乱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弃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万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視汝而活爲一婬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熱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淨如彼糞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厭後如糞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廁生華欲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爲有味脣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尒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尒時王者難陀是也尒時婬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尒時欲淤泥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云羅睺羅年至九歲出家爲沙弥王勑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隨逐羅睺悉皆出家舍利弗爲和上大目揵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母耶輸陀羅爲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家（自餘弟子事衣緣多不可具述且述要略述三五也）沙弥者耶舍傳云（所云勞之小者以非道爲也又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万物也又剃佛法俗語明存濟息惡行慈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弥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雖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沙門者息心也）又長阿含經云弥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爲釋子（弥勒者姓也此云慈氏也）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流衆纖哲姻俓重疊並緣發曠劫故能冥讃靈化又四河入海俱名爲海四族歸道並号曰釋可謂挹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頌曰

宿祐因熟　今蒙出處　弃俗遺塵　超然欣悟
慧在恬虛　妙柔以數　感時會道　絕跡經務
精勤慕學　服玆世露　功業弗墜　感聖茲護
苒苒靈儀　依依神步　披我無他　法侶相遺

感應緣（略引五驗）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求那跋摩　宋沙門尼慧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官命二女

宋京師枳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眼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黙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禀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著禀性沖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弥勒弥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京師祇桓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機辯淵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殷勤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万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形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知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説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

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存高僧傳并文義詳允胡漢兆差時彰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抹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花采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疋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以香薪闍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蓊鬱爛空四部群集哀號慟天悲泣斷不能自勝（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王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與姊共眠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怖喚告家人乎共抱扶至曉不覺爾聞呼現皆言鬼神所為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適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自焚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剌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石綱佐及有懷沙門等加難問輝敷演無滯坐者難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兒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囊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刖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馬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宋元嘉元年東官命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出冥祥記）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胡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還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每見五色光流洗筆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剌史韋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之云（此三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鍾二

軌（居洧反）杭（[illegible]）遒（字由反）揩捩（上口皆反下胡[illegible]反）航（胡[illegible]反）附

憒閙（上古外反下女教反）瀨（[illegible]）蔬（[illegible]）挑（[illegible]）扇

唄（[illegible]）衍（[illegible]）瀬（[illegible]）剝（[illegible]）[illegible]

紋（[illegible]）耗（呼到反）[illegible]（[illegible]）掉（徒弔反）蹤

擿（[illegible]）疲（[illegible]）愴（[illegible]）叉（[illegible]）妙（[illegible]）

攀（[illegible]）叟（[illegible]）鍱（[illegible]）杵（[illegible]）聊

踏（上徒合反下[illegible]）鍱（[illegible]）肌（[illegible]）膚（[illegible]）[illegible]

伎倆（上渠綺反下良獎反）[illegible]

流（[illegible]）窺（[illegible]）[illegible]

命（[illegible]）駮（[illegible]）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隽（[illegible]）狗（[illegible]）滯（[illegible]）

覡（[illegible]）飼（[illegible]）粗（[illegible]）

大宋國平江府[illegible]縣利娃鄉李公橋東郭家巷南居住奉

佛弟子[illegible]　奇與家眷等

情首伏自行年壬午四月初九日建生謹發誠心捨淨財壹

陸貫文恭入

平江府城東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坊刊造

大藏法寶[illegible]卷來流通佛教所集[illegible]　功德所祈

報答四恩十方[illegible]行年[illegible]

[illegible]

九五時中吉祥如意者

端平元年十月　日奉三寶弟子院　奇謹題

幹經僧[illegible]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　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慚愧篇第十四（此有二部）　獎導篇第十五

說聽篇第十六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環若有一片神明無不經歷多處既其眾生無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爲善爲惡爲善故有慚有愧爲惡故無慚無愧但凡夫之法相惑居懷若未得治道斷除理應日夜勵己策修慚愧冥空辯謝幽顯從來無智不識至真致使煩惱森然結漏繁擁具粘一善消除萬累排蕩重昏豁然清淨是故大聖慇懃制諸道俗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門虛當乞士之号進無菩薩兼濟之能退乏聲聞自調之德黷辱師僧辜負禮越不堪行國王之地無以報父母之恩亦等破戒義同燋種亦如多羅既斷寧可重生折石已離終無還合犯恒掃跡唱是惡人如來勸言非我弟子不能爲世福田豈可勝他禮拜近障人天遠妨聖道如斯罪累何可言陳在道尚然居俗寧救是以一失人身動經累劫再逢服本還同遇木今當以慚愧水洗浴識塵執發露刀割覆藏網仰愧先賢深慚往德虔誠懺謝窮來際見一切凡聖敬同佛想自勸己心界如賊想所有諸過不起一念私隱之心所有諸善常生修學之意粗陳此心是名慚愧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諸惡業又迦延論云何名無慚答曰可慚不慚可避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來此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惡事不見畏稱無愧斷此前名故云慚愧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到謂此二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決定解問無慚無愧有何差別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恭敬是無慚不怖畏是無愧復不欣厭煩惱是無慚不欣厭惡行是無愧復作惡不自顧是無慚作惡不顧他是無愧復作惡不自羞是無慚作惡不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惡而傲逸是無愧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眾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果不能欣怖是無愧復貪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遍相應唯除自性（名無慚愧）

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謂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恐毀犯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爲種種鬪訟違諍是名無慚無愧也

又遺教經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又智度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眾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見敵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舉世所輕賤　比丘爲乞士
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　取笑亦如是
又如豪貴人　衣服以嚴身　而行乞衣食
取笑於眾人　比丘除飾好　毀形以攝心
而更求欲樂　取笑亦如是　已捨五欲樂
棄捨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如是貪欲人　不知觀本願　一切皆已棄
狂醉於渴愛　慚愧尊重法　[illegible]
賢智所不親　愚癡所愛近　諸欲求時苦
得之多怖畏　失時懷愁惱　一切無樂處
諸欲患如是　以何當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欺　欲樂若無厭　以何能滅除
若得不淨觀　此心自然無

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似偽寶內空無物又莊嚴論偈云

流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五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竪眼張其目
蹙眉復飛頰　而起瞋恚相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居蝎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衆惡語之伴
燒煮林猛火　示惡道之業　開諍怨害門
惡名稱狀褥　暴速作惡本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為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為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汙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若共棠觸時
生於大苦惱　身如彼箭的　有的箭即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蚊虻蝎毒虫
皆能噉殺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故知上來所錄若道若俗常須作意正念現前不得纖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受惣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鴦崛魔羅由殺九百九十九人雖值佛成羅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業決定酬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因緣則便易失以惡多善少一日之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又淨度三昧經云罪福形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栽甚為難數塊神逐種受形過三千大千剎土體骨皮毛遍大千剎土地間無空處又菩薩處胎經偈云

吾從無數劫　往來生死道　捨身復受身
不離胞胎法　計我所經歷　記一不說餘
純作白狗形　積骨侔須彌　以利針地種
無不值我體　何況餘色狗　甚數不可量
吾故攝其心　不貪著放逸

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偈云

盲龜浮木孔
時時猶可值　人一失命根　億劫復難是
海水深廣大　三百三十六　一針投海中
求之尚可得　一失人身命　難得過於是

又大莊嚴論偈云　離諸難亦難
將於人間難　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進

我昔聞有一小兒經中說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覓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日百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即為說偈云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為難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為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入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久長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險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今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經偈云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易失以易失故不須生若當知人身念念近死如牽猪羊詣於屠所故涅槃經云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讎所遶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又摩耶經偈云

譬如旃陀羅　駈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疾過是

自大聖已還體未圓明雖復分證無生猶為三相遷流況於凡愚理隔淨境善惡雜糅明白未分豈能免點累之愆受染之失今聞出家入道之美不得便言無惡聞白衣在家之過不得都無其善若內修其行則如出家之美若內乖其信徒為剪落在家之人有諸眷屬公私援接資待所須尚不應慳沙門淨行塊然獨立止須三衣六物極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緣何須畜積經律具呵明在聖教若慳悋法財不惠愚貧智積不成便失聖胎乃至小罪猶懷大懼常懸識肅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輕慢前人若具犯大罪聚畜田宅過分貯積勤營俗事此等極惡何須述之今且略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起大憍慢故

誤形容陵蔑一切龍象失地踑踞師長之前叱吒尊人之側道本和合恭順爲僧既心形乖反豈成僧寶也或有專讀外典歌詠琴碁諷誦詩書徒消日月內教法藥救生爲急文奥理深對華必博能解一句演無量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撿一句之義外書不急之事（卷卅二十二）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七我無知不學世典者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答耶居內不閑於外未足可羞在內不解於內恥辱弥甚良由時將末法人命轉促無常交臂朝不謀夕恐一入幽塗累劫難出再遇佛法想見無由雖有經律許一分學外爲伏外道此爲上品聰叡者說先諳於內兼令知外識辯鋒芒出言開與內外博究堪爲師匠得如經說爲伏外道令自量身解事無能神識常闇愚鈍恒朋自救無聊何能利物色香不適何對菽麦願自私退省己爲學故涅槃經云佛語諸比丘出家之人應修慧學尋究經典不得披讀外道典籍路伽耶等常與山澤空閑靜室修禪禮誦斷邪顯正是汝所宗又叔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根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則勝出家又三千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務者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罐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還念妻子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言我涅槃後有弊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凡木以金易鍮石以銀易白鑞以絹易麁褐以甘露易於惡毒又遺教經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門果乃至菩提如是行者堪爲師範八真良福田（卷卅二十三）得消信施又婆沙論云如人觀日眼不明淨外道書論思求之時使慧眼不淨如人觀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時令慧眼明淨若思求外俗如打彌猴唯出不淨若思求佛法如練真金多練多淨又菩薩善戒經云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不犯者若爲論義破於邪見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爲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真實故爲知世事故不爲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法學人若一廢內尋外則便得罪縱解理行唯可暫習爲伏外道還須厭離進修內業倍令增勝若偏就著則壞正法故地持論云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及習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上聰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受學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道邪教愛樂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

頌曰

冬狐理豈亂　春蠶絡輕絲
形骸詎爲阻　心識還自欺　鄙閱歌戲臉
平生少年時　驅車追俠客　酣酒弄妖姬
但念目前好　安知後世悲　惕然一以悟
永與情愛辭　願識真妄本　染淨自分離
發斷滯五蓋　焉知同四依　九

獎導篇第十五（卷卅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生信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貴賤靡恒貧富無定辟水火更王寒暑遞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豐食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貧苦飢弊役力馳求裝起夜寐形骸爲之沮悴心情爲之勞擾縱有所獲旋復散失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勵修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香潔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弊垢膩塵坌臭穢汙爛炎暑不識絺綌冰雪不知繒纊乃至形骸不蔽男女露雜非唯可恥實亦辛苦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肥濃珍羞餚饌連机重案滿牀豆膚芳脂紛馥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充藜藿之羹常乏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兼日而飡糜粥相係難以水菓加以草菜委黃用荼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人

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界跡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滿渠之側坐卧糞壤之中雖有叱咄之聲及致撾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憍慠奉行誠敬豈可他人常貴而我恒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整言音風吐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而狀挫醜所言嶮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勝多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恒與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強幹素少病疾常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瘵多患氣力弊苶動輙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等惡實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振救豈可衆人常無疾煩而我永嬰沈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相勸則學者不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禁六時行道每年常三長月恒六齋菜蔬節味檢欲身口意不馳外專崇出俗高慕佛法俯仰無虧坐卧無失夜依明相晝思淨法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俗在家可德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雪墮比丘違於戒律墮陷惡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求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驗幸願省之又法句經偈云

熱無過婬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烏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獸者晝行求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苦何者為重烏言飢渴最苦飢渴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飢渴為苦鴿言婬欲最苦色欲熾盛無所顧念失身滅命莫不由之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踈亦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心恒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髣髴有聲奔投坑岸母子相捐肝膽悼悸以此言之驚怖為苦比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為苦器憂畏無量吾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為大苦本故書云大患莫若於身也

生信部第三　如那先比丘問佛經云時有彌蘭王問羅漢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欲死時念佛死後生天我不信是語復言殺一生死即入泥犂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問王如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沒耶王言其石沒也那先言如今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人雖有大惡一時念佛用是不入泥犂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犂何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言如兩人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人生罽賓國此二人遠近雖異死則一時俱到如有一雙飛鳥一於高樹上止一於卑樹上止兩鳥一時俱飛其影俱到地耳那先比丘言如惡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為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手爛大智者小作惡亦尒愚者不能自悔故其殃得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為日自悔過故其殃少耳又四品學經云凡俗之人或有不如畜生畜生或勝於人所以者何人作罪不止死入地獄罪畢始為餓鬼餓鬼罪畢轉為畜生畜生罪畢乃還為人以畜生中畢罪便得為人是故當作善奉三尊之教長離三惡道受天人福後長解脫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天下有五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又雜譬喻經有十八事於世甚難一值佛世難二正使值佛得為人難三正使成人在中國生難四正使在中國生種姓家難五正使在種姓家四支六情完具難六正使四支六情完具得財產難七正使得財產值善知識難八正使得善知識具智慧難九正使得智慧具善心難十正使得善心能布施難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賢善有德人難十二正使得賢善值有德人往至其所難十三正使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正使得宜適得受聽說難十五正使聽說得正解智慧難十六正使得解能受深經難十七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難十八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

行得證聖果難見爲十八事難

業因部第四

佛說太子刷護經云阿闍世王太子名爲刷護白佛言菩薩何因緣得顏貌端正何因緣不入女人腹於蓮華中化生何因緣故能知宿命之事佛告太子由能忍辱故即爲姝好不嫉妬故即能化生人生七日便知宿命無數世事復何因緣身有三十二相（十三）復何因緣有八十種好復何因緣見佛身者視之無猒佛告太子本爲菩薩好喜布施種種雜物與諸佛菩薩及師父母人民索用故得三十二相當有慈心哀念十方蠕動之類如視赤子皆欲度脫故得八十種好見悉如視父母等心無異故視佛無猒復何因緣知深經慧及陀羅尼行復何因緣知三昧定意得安隱復何因緣佛所說善共有聞者皆喜信受　佛告太子菩薩喜書寫經卷信受諷誦學問是故知深經智慧及得陀羅尼行復常專心意用是故得三昧安隱所說至誠是故所語人皆信向聞者歡喜復何因緣不生惡處復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不貪愛欲佛告太子菩薩世世信佛法僧用是故不生八惡處由持戒不缺是故生天由知經法本空是故不貪欲復何因緣菩薩身口心行所念皆淨復何因緣魔不得便復何因緣不敢誹謗三寶佛告太子菩薩喜愛三寶是故得淨精勤不懈是故魔不得便所皆至誠是故衆人不敢誹謗三寶復何因緣菩薩得好高聲如梵天聲復何因緣有八種音復何因緣知衆人念皆悉能報佛告太子菩薩世世至誠不欺是故得好高聲如梵天聲由世世不惡口是故得八種音由世世不兩舌不妄語是故衆人所念悉皆能報復何因緣得壽命長復何因緣身得無病復何因緣家室和順不令別離佛告太子由不殺生是故爲人壽命得長由不持刀杖捶人是故後生爲人無病由是闘和解令喜是故後生爲人不得別離復何因緣得財不離復何因緣不爲劫盜復何因緣得處尊高佛告太子由不貪人財是故富樂喜施不慳是故不亡財物心不嫉妬是故生得尊高復何因緣得天眼洞視復何因緣得天耳徹聽復何因緣知世間生死之事佛告太子由好意然燈供於佛前是故得天眼洞視由喜持伎樂於佛寺前是故得天耳徹聽（十四）由喜定意是故知世間死生之變復何因緣得飛行四禪復何因緣知前世無數劫來之事復何因緣得三佛身便般涅槃佛告太子由喜施車馬船等與三寶人用是故得飛行四禪足由常學念諸佛三昧善行教人是故得念前世無數劫事由菩薩得阿唯越致道是故能斷死生之根得佛道已便般涅槃頌曰

茫茫荒宇　蠢蠢迷昉　居苦謂樂　靡勤靡獎　不遘厥理　空傳妄想　外順情塵　內乖心朗　慈誘返迷　扣誠發爽　靈通吐曜　冥濟妙響　歸心正覺　津悟福賞　撫之有會　功超由鞅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竺長舒　宋邢懷明　宋王叔達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竺居晉元康中內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比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致復出物所全無幾乃勑家人不得輦物亦無灌救并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隣屋與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爇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駃少年輩密共逵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十五）乃大驚懼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謝長舒荅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隣里鄉黨咸敬異焉　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俱見陷沒於是伺候間隙俱得逃歸夜行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候既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人將曉忽至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闇循等惟愕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恒戴觀世音經轉讀不廢尒夕亦正暗誦咸疑此經神力於是常共祈心遂以得免居于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父妾懷明以爲血氣之徵㡳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同被誅夷云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也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著一重鏁釘鍱堅固球先精進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

之題云光明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鏁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弥增專到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說聽篇第十六（此有九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儀式部　違法部
簡衆部　漸頓部　法施部　報恩部
利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師資義重悲學爲勝修以義方多聞爲善故馬鳴拯將絕之網龍樹與大小之紐悲蹤照然清論英出信可謂領名數滌雪奮疑然學而不說尼父所憂於義不了釋尊所誡故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故外書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師不善人是善人之資受說無違則理超情術如說聽乖宗則妙難通會是以一象既虧則六丈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佛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昧而一說一受固亦難行恐名利開心垢情難淨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論偈云　真法及說者　聽者難得故
如是則生死　非有邊無邊

又十地論云由說聽二人不稱法故各有兩過一不平說過二佛不隨喜過故大集經偈云

若諸衆生無法器　如來於彼修捨心
設大方便待時節　爲令彼得真解脫

大莊嚴論偈云　隨聞而得覺
未聞慎勿毀　無量餘未聞　謗者成癡業

實性論偈云　愚癡及我慢　樂行於小法
謗法及法師　則爲諸佛呵　外現威儀相
不識如來教　謗法及法師　則爲諸佛呵

令見初學黑白幼童發足守迷於文義中生知足想自恃陵他轉加輕侮故地持論云隨文取義有五種過一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誑衆生四輕法五謗法能說之人尚垢自心況所聽之人能生信乎若淨心說法縱是生死變爲涅槃若染心說縱是涅槃變爲生死又涅槃經云大乘爲甘露亦名爲毒藥能消即爲甘不消即成毒如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故實性論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則爲毒

又十輪經云如利利旃陀羅等見有依我法中出家若聲聞辟支佛乃至大乘說法法師誹謗罵辱欺誑正法而作留難惱亂法師以是因緣墮阿鼻地獄若見依我法中而出家者於此人所數數瞋恚罵辱我所說法不肯信受破壞塔寺僧坊堂舍殺害比丘先所修習一切善根皆悉滅盡命欲終時支節皆疼如火焚燒其人舌根如被繫縛於多日中口不能語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

儀式部第三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坐四當還向上座五先手安座乃却坐已坐有五事一當正法衣安坐二揵椎聲絕當先讚偈唄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挺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牀問二不得共坐問三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說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戶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爲四一者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衆然後昇座二者衆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復有四法一於諸衆生作饒益想二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於諸文字不生法想四願諸衆生從我聞法於阿耨菩提而不退轉復有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爲利養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四衆於何時中不得作聲或身口木石及諸餘聲佛告文殊師利於六時中不得作聲禮佛時聽法時衆和合時乞食時正食時大小便時何故是時不得作聲佛告文殊於是時中有諸天來彼諸天等常清淨心無染心空心隨波羅蜜心觀佛法心以彼聲故令心不定以不定故悉皆還去以諸天去故諸惡鬼來作不饒益不安隱事彼入於此生諸諂患人民飢餓更相侵犯是故文殊應寂靜禮佛佛說祇夜云　不作身口聲　木石餘音聲
寂靜禮佛者　如來所讚歎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請於諸根闇鈍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說其法從今以後若請說法應請妙行具足之人於諸衆內勝行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毗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字分明具足辯才者說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第若差爲衆說法若一乏者更請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應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干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爲衆說法

尒時衆人見彼法師辯才具足能演說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厭離何以故以佛斷故出家之人不得將持塗香末香及諸香鬘時諸人輩聞見此事毀呰說言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尚不堪受況復勝者時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種種香華塗香末香及諸華鬘散法師上者應當受之是白衣諸檀越等送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供養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慚愧不受彼物世諸人輩毀呰譏說是輩沙門諸釋子等若干輕物尚不堪受況復勝者尒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人持諸財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師爲歡喜故我許捨施若有須者聽其受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時諸比丘取經中要略義味而爲他說不依次第於時比丘慚愧恐怖違經律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比丘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爲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本　又佛本行經云時諸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演說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雜遂乃亂衆人或去來法事斷絕或有比丘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說法亦復不得二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不得彼詣此衆此詣彼衆亦復不得憎惡法門不喜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治之（又四分律并十誦同一堂內二法師說法高坐相近並坐而說歌詠音聲合唄並皆不許餘律亦不許法師高座受白衣散花花若著身即須振却）　又善見律云若法師爲人說法女人聽者以扇遮面慎勿露齒笑若有笑者駈出何以故三藐三佛陁憐愍衆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之駈出

謗法部第四

如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歡樂惡魔尒時助惑衆人障礙善法若有介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復有人好讀外道經者魔皆迷惑念心不安隱是諸人等爲魔所欺覆障慧眼深貪利養著諸外書猶如群盲爲誑所欺皆伏令墮深坑而死復次舍利弗不淨說法者不知如來隨宜意趣自不善解而爲人說是人現世得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說法時心懷怖畏恐人難我二內懷憂怖而外爲他說三是凡夫無有真智四所說不淨但有言辭五言無次第處處抄撮是故在衆心懷恐怖如是凡夫無有智慧心無決定但求名聞疑悔在心而爲人說是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爲四一或有鳥聲好而形醜謂拘翅羅鳥是也二或有鳥形好而聲醜謂鷲鳥是也三或有鳥聲醜形亦醜謂土梟是也四或有鳥聲好形亦好謂孔雀鳥是也世間亦有四人當共觀知云何爲四一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成就然不能有所諷誦諸法初中後善是謂此人形好聲不好二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行來威儀不成而好廣說精進持戒初中後善義理深邃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三或有人聲醜形亦醜謂有人犯戒不精進復不多聞所聞便失是謂此人聲醜形亦醜四或有人聲好形亦好謂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具足然復精進修行善法多聞不忘初中後善善能諷誦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雲云何爲四一或有雲雷而不雨二或有雲雨而不雷三或有雲亦雨亦雷四或有雲不雨不雷是四種雲而像世間四種人一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聲誦習十二部經諷誦不失其義然不廣與人說法是謂雷而不雨二云何雨而不雷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皆具然不多聞高聲誦習十二部經復從他受亦不忘失好與善知識相隨亦好與他人說法是謂雨而不雷三云何不雨不雷或有人顏色不端威儀不具不修善法亦不多聞復不與他人說法是謂此人不雨不雷四云何亦雨亦雷或有人顏色端正威儀皆具好喜學問亦好學他說法勸進他人令使承受是謂此人亦雨亦雷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本院比丘[illegible]書）鍾三

劬（[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敗（[illegible]反）嵐（[illegible]）綵（[illegible]反）

慳悋（上丘閑反下良刃反）罕（[illegible]反）蹲踞（上居之反下居御反）斅（[illegible]）譜（[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反）

[illegible]（[illegible]反）罐（古玩反）[illegible]（[illegible]）髭（[illegible]）褐（上[illegible]反下音曷）齠齓（上音迢[illegible]下[illegible]）

捽悖（上[illegible]下[illegible]）駛（師吏反）覘（[illegible]反）試（[illegible]反）蹴（[illegible]反）

侮（[illegible]反）鷲（[illegible]反）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說聽之二）　鍾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簡衆部第五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爲說故報恩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爲說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爲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爲說何以故此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宗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歸心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五分律云除其貪心不自輕心不輕大衆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令前人如實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又涅槃經云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內不請而說輕心輕他自歎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又十誦律云有五種人問法皆不應爲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爲悔所犯故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諍難故問並不得荅若前人實有好心不具前意爲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好心爲說若自解未明或於法有疑者則不得爲說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又百喻經及毗曇論問荅有四一有決定荅譬如人問一切有生皆死此是決定荅二問死者必有生是應分別荅愛盡者無生有愛者必有生是名分別荅三有問人爲最勝不此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爲問諸天若問三惡道人實爲最勝若問於諸天人必爲不如如是等義名反問荅四若問十四難若問世界及衆生有邊無邊有始終無始終如是等義名置荅論問若論諸外道愚癡自以爲智不問四論唯作一分別論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爲八一法智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正真說十五說已不生憍慢十六說已不求來世報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聽二樂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爲論議聽七不爲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爲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爲除五欲十四聽時爲具信心十五聽時爲調衆生十六聽時爲斷聞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復次能說法者復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不清淨不清淨者復有五事一爲利故說二爲報而說三爲勝他說四爲十報說五疑說說清淨說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爲說二爲增長三寶故說三斷自他煩惱故說四爲分別邪正故說五爲聽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法者名曰垢穢名爲賣法亦名汙辱亦名錯說亦名失意（本中說者刪削即是）

又法句喻經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　義不正不如　一要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又大法炬陀羅尼經云若受法人欲行呪法令不斷者彼諸法師欲說法時斂容端坐先誦呪曰

怛他　陀迦那　阿迦步迦那　迦那迦　那那迦　迦迦那迦　阿迦迦那　迦　迦那阿迦那　迦那阿迦那　迦迦那　婆畀然帝　夜他婆畀然帝　夜他伽伽那　多他婆畀然帝　多他摩迦舍那迦舍那迦那　迦迦舍

法師尒時眷屬圍遶即得成此加護方便令彼法師心不動亂說法不斷滅除欲執令諸羅剎女等所有聽衆不爲留難法師所須不爲障礙

漸頻部第六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美水王勅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移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等莫去我當爲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即往白王王爲改之作三由旬衆人聞已便大歡喜有人語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無有異雖聞此語信王語故終不肯捨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修行正法度於五道向涅槃城心生疲倦便欲捨離頓駕生死不能復進如來法王有大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聞之歡喜以爲易行修善進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故是一乘以信佛語終不肯捨如彼村人亦復如是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日出

先照一切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下作是念我應先照諸大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量無邊法界智慧日輪常放無量無礙智慧光明先照菩薩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應受化然後悉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爲作未來饒益因緣如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乃至邪定但放大智日光普照一切佛子辟如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月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但衆生悕望善根不同故如來智光種種差別

法施部第七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若菩薩欲以法施衆生者應如決定王大乘經中稱法師功德及說法義戒律隨順修學諳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爲四一者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不增不損如所說行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正行善業爲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生應聲天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流轉若爲財物故與人說法不以悲心利益衆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與女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賣求財如是法施其果甚少生於天上作智慧鳥能說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中品法施邪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勝餘大法師故爲人說法或以妬心爲人說法如是法施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人中是則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上品法施邪以清淨心爲欲增長衆生智慧而爲說法不爲財利爲今邪見衆生等住於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則名曰上品法施也又迦葉經介時世尊而說偈頌曰

三千大千界　珎寶滿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說一偈法　功德爲其多　三界諸樂具
盡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爲最勝
此功德勝彼　能離諸苦惱　若恒沙世界
珎寶滿其中　以施諸如來　不如一法施
施寶福雖多　不及一法施　一偈福尚勝
況多難思議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聽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爲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偈說曰

先自修行法　然後教餘人
乃可作是言　汝隨我所行　身自行不善
安能令彼善　自不得寂滅　何能令人寂

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遠離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發起三毒於六度等心薄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爲死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諸煩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介二者法施能令衆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長養色身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必有竭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只伏貪心故知財施不及法施也就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勝己秘而不說則自未來常不聞法又智度論云若悋惜法則常生邊地無佛法處由悋法故障他慧明此則不如賣法他人反勝過此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爲他說法是名利他是人雖不自隨法行爲他說故自亦得利於此施門略有三品下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中法施者說於持戒上法施者說於智慧以說智慧敎人觀理得斷惑智二障出離生死遂成菩提涅槃樂果乃至但能唯說小乘敎化一人令觀生空信解依行雖未得道亦勝敎化一閻浮中所有衆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又諸法勇王經云閻浮提中所有水陸空行衆生盡得人身若有一人敎是諸人令其安住五戒十善所得功德不如有人敎誨一人令得信行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有四法能退失智慧菩薩所應遠離何等爲四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祕匿悋惜三樂法者爲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復有法四得其智慧應常修習何等爲四一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爲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如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

報恩部第八

如菩薩敬經云佛告阿難若有從他聞一四句偈或抄或寫書之竹帛所有名字於若干

劫取彼和尚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什負或以頂戴常負行者復將一切音樂之具供養是師作如是事尚自不能具報師恩若當來世於師和上所起不敬心恒說於過我說愚癡極受多苦於當來世必墮惡道是故阿難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當得如是勝上之法所謂愛重三寶甚深之法又梵網經云若佛子見大乘法師同見同行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來者即迎來送去禮拜供養日日三時供養日食三兩金百味飲食牀座供養法師一切所須盡給與之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不生瞋心患惱之心為法滅身請法若不尒者犯輕垢罪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六重戒已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聽得失意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父母妻子不放此人至於道場者此人應向父母等廣燒種種香長跪合掌應作是言我今欲至道場哀愍聽許亦應種種諫曉隨宜說法亦應三請若不聽者此人應於舍宅默自思惟誦持經典又正法念經云若人供養說法法師當知是人即為供養現在世尊其人如是隨所供養所願成就乃至得阿耨菩提以能供養說法法師故何以故以聞法故心得調伏以調伏故能斷無知流轉之闇若離聞法無有一法能調伏心又勝思惟經云不起罪業不起福業不起無動業者是名供養佛又華手經云若以華香衣食湯藥等供養諸佛不名為真供養如來坐道場所得微妙法隨能修學者是名真供養故說偈云

若以華塗香　衣食及湯藥　以此諸供養
不名為真供　如來坐道場　所得微妙法
若人能修學　是真供養佛

又十住婆沙論云佛告阿難天雨香華不名供養恭敬如來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心不放逸親近修集正法是名真供養佛又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來法身不得財施唯以法施供養於佛為具佛道以法供養為最第一又善恭敬經云佛言若有比丘雖復有處不能開解如是法句彼亦應當從他依止所以者何自尚不解況欲與他作依止師假令耆舊百夏比丘而不能解沙門祕密之事不解法律等亦應說依止若有比丘從他受法於彼師邊應起尊貴敬重之心欲受法時當在師前不得輕笑不得露齒不得交足不得視足不得動足不得蹀脚師不發問不得輒言凡有所使勿得違命勿視師面離師三肘令坐即坐勿得違教於彼師所應起慈心若有所疑先應諮白若見師許然後請決當知一日三時應參進止若三時間不參進止是師應當如法治之若參師不見應持土塊或木或草以為記驗若當見師在房室內是時學者應起至心進房三帀向師頂禮介乃方還若不見師衆務皆止不得為也除大小便又復弟子於其師所不得惡言師所呵責不應反報師坐卧牀應先數拭令無塵汙蟲蟻之屬若師坐卧乃至師起應修誦業時彼學者至日東方便到師所善知時已數往師邊諮問所須我作何事又復弟子在於師前不得洟唾若行寺內恭敬師故勿以袈裟覆於肩髆不得龍頭天肩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三度授水授令洗浴又復三時應獻冷飲師所營事應盡身而營助之佛告阿難若將來世有諸比丘或於師所不起恭敬說於師僧長短之者彼人則非是須陀洹亦非凡夫彼愚癡人應如是治師實有過尚不得說況當無也若有比丘於其師邊不恭敬者我說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推撲當墮是中隨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熾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鍼喙彼諸毒蟲常啖舌根時彼癡人從彼捨身生畜生中皆由往昔罵辱於師舌根過故恒食屎尿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具足惡法雖得人身皮不似人不能具足人之形色常被輕賤誹謗陵辱雖佛世尊恒無智慧從彼死已還墮地獄更得無量無邊苦惱之法

利益部第九

如正法念經云說法有十功德多所利益何等為十一時處具足二分別易解三與法相應四非為利養五為調伏心六隨順說法七說施有報八說生死法多諸障礙九說天退殁十說有業果若說法人有此十法令聞法者得多功德利益安樂乃至涅槃若聞法功德成就深心信根清淨一向淨心信於三寶諦聽法處為聞正法隨舉一足皆生梵福又大菩薩藏經云於諸菩薩起深愛樂猶如大師於正法所起愛樂心如自己身於如來所起愛樂心如自己命於尊重師起愛樂心猶如父母於諸衆生起愛樂心視如一子於阿遮利耶受教師所起愛樂心

敬如眼目於諸正行起愛樂心猶如耳目身首於彼維那起愛敬心猶如手足於說法師起愛樂心如衆所得所求正法起愛樂心猶如良藥於能牢罪及憶念者起愛樂心猶如良醫又僧伽吒經云尒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聞此法者壽命幾劫佛言壽命滿八十劫一切勇白佛言劫以何道佛言譬大城縱廣十二由旬高三由旬成滿胡麻有長壽人過百歲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盡劫猶不盡又如大山縱廣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長壽人過一百歲以輕繒帛一往拂之如是山盡劫猶不盡是名劫量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一發信願尚得如是福德之聚壽命八十劫何況於佛法中廣修諸行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為四一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繫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聞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無目（[illegible]）二者一目（[illegible]）三者二目（[illegible]）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給孤獨舍為諸天人民說法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剛父母哀愍別為作好舍宅給五百妓女以娛樂之衆共有一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買脂粉香華時見男女無數大衆各賫香華出城詣佛即問行人欲何所至衆人答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脫衆生皆得泥洹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念言今老見佛甫世之福便分香直持買好華隨衆人並往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還市取香因聽法功德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前嬿其遲晚而共詰之度勝本道即如來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擧無上法鼓震動三千往聽法者無央數人賫隨聽法是以暫遲金剛之徒聞說世尊法義殊妙非世所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陷不聞即報度勝試為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宜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五百侍女皆大歡喜各脫衣服一領積為高座度勝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五百侍女疑結破惡得須陀洹道說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上王將人從來欲救火見之已然收拾棺斂葬送畢已往過佛所為佛作禮叉手言曰金剛不幸不覺失火大小燒盡適棺斂訖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大王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有長者婦將妹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難急他性之人不得到邊無問親疎其有來者擲著火中時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寂在山中從來分衛恭顏還山迦羅分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共捉迦羅撲著火中舉身燋爛更現神足飛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自陳曰女人愚癡不識至真群迷長慢毀辱神聖自惟過罪罪惡如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垂哀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佛為大王而說偈言

愚癡作惡不能自解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不望處不謂適苦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尒時長者婦者今王女金剛是五百侍女者今度勝等五百妓女是罪福追人久無不部善惡隨人如影隨形說是法時諸來大小即得道迹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以步障遮諸婦女使其聽法尒時法師為諸婦女說法恒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分別王法發露向法師前問法師言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覺悟施戒耶更悟餘法耶法師答言佛覺一切有漏法皆苦猶若融鐵此苦因從習而生猶如毒樹修八正道以滅苦習是女人得聞此語獲得須陀洹道以刀紫頂往到王所白王言我今日犯王重法願王以法治我王問言汝犯何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渴牛不避於死我貪渴於佛法是以黠突聽法王問言汝聽法時頗有所得不答言得法見四真諦解脫入界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遂得法眼王聞是語踊躍歡喜即為作禮便唱令言自今已後不聽作障隔樂聽法者聽直至法師所對而聽法歎言善哉我宮內乃出人寶以是因緣當知聽法有大利益又雜寶藏經云尒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令送著祇桓精舍衆僧尒時人人乞食鴈見僧衆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衆生各得類解當時群鴈亦解佛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鴈作聲諸鴈皆和謂聽法時聲乘是善心生忉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一念本所從來二念定生何處三

念先作何業得來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因更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即時來下在如來邊佛爲說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見五百鴈羅列佛前是日不見便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欲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爲獵師所（雉）殺命終生天（大三三）今此五百諸（十三）天子等若好天衿（公）端正殊特者是今日聽法皆得須陀洹王問佛言此群鴈以何業緣墮於畜生命終生天今日得道佛言昔迦葉佛時五百女人盡共受戒用心不堅毀所受戒犯戒因緣墮畜生中作此鴈身以受戒故得値如來聞法得道以鴈身中聽法因緣生於天上　又雜譬喩經云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此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應得其道頌曰

王猷外發　神道內綏　皇覺正法　斯極宗師
敬承玄教　崇德振輝　師衆說教　步業秀滋
四諦感悟　三達熙怡　啓境金牒　開訓神機
空有兼映　玄門洞微　遣于無遣　至道非弥

感應緣（略引九驗）　宋沙門竺道生　宋居士費崇先　魏沙門天竺勒那　齊沙門釋僧乾　隋沙門釋曇延　隋沙門釋慧遠　隋沙門釋法彥　唐沙門釋道宗　唐沙門釋道慧

宋長安龍光寺有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也少小出家聰銳神異年在志學便登法座吐納宮商道俗高伏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帝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後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惡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阿闡提人（然）皆得成佛（朱三三）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十四）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現於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義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麈毛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嫉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于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十五）以（九）生推闡提得佛（大正三十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有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頗信法至三十際精勤弥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遙來挺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即復見此人還挺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鑪既即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鑪影乎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中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樹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後覩此尼色皃被服即寤前所親者也（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元魏時有中天竺沙門勒

那提云寶意是西國人不知氏族遍通三藏妙入惣持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每請講華嚴經披閱精義無變一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來從命雖然法事所資須不能逮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皆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四人亦同時殞魏境道俗咸見斯異無不嗟嘆（一〇〇四）　齊鄴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十六）也善解羣書時稱府庫晚年出家經論語委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常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尒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鵄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又有一僧憤恚加毀罵云伽叔汝何所知當夜有神打而幾死自非道洽冥無何能感應如是以天保六年三月二日卒於大覺寺年八十矣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姓王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州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探悟玄旨同曉無差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誠寤寐頻得嘉徵乃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抵事可抱耳雖感此瑞猶恐不合理更持經疏於陳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發揮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徵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至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暉光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既感徵祥衆伏傳受君（廿）臣重望莫有斯人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十七）日終於延興寺春秋七十有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姓李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三藏備通九流洞曉天縱疎朗儀止沖和講導為業天下同歸昔在清化先養一狗聽講為務開皇七年勑召入京狗在本寺栖宿廊廡甞夜鳴吠衆共怪之尋使送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鳴叫騰躍徑入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伏聽僧徒共散出堂翔鳴若但自異布薩鳴鐘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常聽中間入餘語便鳴翔而出信知道籍人弘類為嘉應不可非其身未說法輒升法座定墮地獄此亦別時之意不得當同然擬也以開皇年中卒於淨影寺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姓張寓居洺州志隆大法而聰明叛發利遠齊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開皇十六年下勑以彥為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勑送舍利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餘乃得金沙溢汰成純凡有二升光曜奪日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像一拜及入不函于時三万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其上空中自午至未方乃歇滅後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盤屈函外可三尺頭向舍利竟終不捨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以表奏聞曰　日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非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國握樞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蒼旅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曜相暎（十八）供同金寶牛為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雖來盤旋塔基鶴與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昔葉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乃大悅著于別記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矣　唐西京勝光寺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也三歲通明大論尤精每講大論天雨衆花旋遶講堂飛流户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覩斯瑞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有一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慈俗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雖通舉典偏以涅槃攝論為栖神之宅也至貞觀二年冬月有請講涅槃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鄭重延之不免來意趣講登座發題告諸四衆悲歎而言自惟六坐遇遠微言隱絕庸愚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

歸向自當識悟今略諦說止於云何仍後但世界法尒不久當終時日既促願各用心遂依文敘恰至仍初即覺失念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月送往王城谷中南山之陰閤境同姊若喪考妣當夜降雪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華遶屍周帀俗地涌出可五百枝長二尺許（十九）上發鮮榮似凝冬花而形相全異七眾驚歎悲慶謳山有折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至來年五月猶不萎悴自非宿祐所資豈感斯祥嘉應也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恭信有惟慈感乃造山覓唯覩空坐自悔哀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逢奇瑞獨何無感必有神道顯示微祥言訖地涌奇花還長二尺欣慰嘉應發心永固（右此七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鐘四

秘匿（下女力反隱也）　蹲踞（上徒吊反下[illegible]也正作蹲）　棠（[illegible]）　綴（[illegible]）

諂（[illegible]）　愁（[illegible]）　甏（[illegible]）　顫（[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愁（[illegible]）　鋸（[illegible]）　擺（[illegible]）　罩（[illegible]）　憤（[illegible]）　擯（[illegible]）

壑（[illegible]）　撤（[illegible]）　鉢（[illegible]）　赭（[illegible]）　殞（[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國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見解篇第十七（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識迷變緣理無恒解惑相翻聖人何述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為四部各說第一者乃為將來遺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為尊餘人為界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為其最星宿之中月為其最川流之中海為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為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為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為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為其最如五百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具列第一如拘隣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護譏嫌感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牛腳比丘以二事不得於世間何者此比丘腳似牛中食飽則呞以是二事不得於世若外道見謂諸沙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為眾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鳴揵大集眾僧命阿那律遍觀世間誰不來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葉集眾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眾集所憍梵答曰世間已空我不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眾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也第二論云要留毗迦葉所以稱第一者乃宿世已來兄弟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漢四事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眾故供養中第一也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為硯子四大海水為墨以四天下竹木為筆滿四天下人為書師欲寫身子智慧者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故稱智慧第一（錄本作賢）也第四論云大目揵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世尊證說（二）三災流行人民大飢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聽恐損眾生又欲一手執眾生一手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身長四千里諸菩薩身長二千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尊曰此然大聖此虫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彼佛告諸族姓子慎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連是釋迦文佛弟子中神足第一時光明佛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現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下遶佛七帀踊身在空廣現神足已後往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不宜試如來音響無限無遠無近廣遠

無量不可爲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還礼釋迦文佛自當至彼假使鄉身以巳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礼釋迦文佛义手自歸所中尋須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第五論云阿那律所以稱（卷二十五）第一者時佛爲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那律慙愧剋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巳失肉眼無所役觀五百弟子各棄馳散倩人貫針刪撰補衣綖蓋重貫無人可倩左右咍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我是佛也曰佛巳福足復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厭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況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視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羅漢凡得羅漢皆有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根者恐肉眼乱天眼爭功精麁以雜觀故專用天眼觀大千界精麁悉徹故言天眼第一也第六論云迦旃延所以稱善分別義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爲人開演闡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撰集大法巳訖呈佛佛曰善哉聖所印可以爲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析理解義第一也第七論云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以曩昔曾供養六万佛於諸佛所常行慈心飛蚑蠕動有形命類恒加慈愍無有毫髮報害之相佛告阿難如我今日正壽八十者如來隨世欲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薄拘羅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一百六十復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有長者居明貞修累性良謙請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長者答曰此必腦上有水仰攻其頭是以頭痛即施一呵梨勒菓因服病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爲人說法爲無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捷疾之智非爲不足直自樂靜不喜憒鬧故（卷二十五）不說法故長命者第一也第八論云所以稱優波離持律第一者共五百釋子剃髮師不輕不重狀然除鬚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受戒得阿羅漢次受五百釋子戒優波離爲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礼之佛言不介法無貴賤先達爲兄從仰不已制意爲礼即時天地大動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爲動當五百釋子爲道時亦有九万九千人出家爲道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巳來未曾犯如毫氂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精舍比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所須曰我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無苦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優波離曰且住我爲汝問佛還即問佛有比丘病須酒爲藥不審可得飲不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即還求酒與病比丘病即除愈重與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聞此事使病比丘得榮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後墮三塗無有出期乃爲將來比丘作設禁法使知輕重得濟危厄汝真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沙弥白衣復稱第一也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陀比丘端正第一者餘諸比丘各各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連有五相（卷二十五）阿難有二十相猶難陀有三十相難陀金色阿難銀色衣服光耀金縷徙綻執琉璃鉢入城乞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餘諸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柰女請佛於外見難陀愛樂情深接足爲禮以手摩之難觀美姿收無情想形形相感則失不淨柰女不達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柰女曰勿生疑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陀比丘解人疑滯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万四千以爲行法衆生得道不必遍行衆行隨其所悟趣以爲宗趣何者衆生結使不同病有多少病有厚薄是故如來設教若干或有一藥治衆病或有衆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爲主衆行悉從一行不專衆病隨起隨病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常領行万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万八万皆爲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八音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義一一相領至千万億一音報万億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介此比丘尊以略說爲主故稱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

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爲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祭閒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乏之佛還本國佛勅出家約身守節施衣惡食草蓐爲非大小便爲辭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即往王所種種應具幡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好（付）衣益其（卷二十五）道心此可親近（六）若損道心此不可親近也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衣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第十二論云所以稱羅雲持戒不毀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好嗔佛捨惱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如來所在實在祇舍而云在耆闍崛實在耆闍崛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誑於來人阿難白佛羅雲妄語佛喚羅雲來御實妄語耶對曰實爾我所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況復聖王而可恃耶佛語羅雲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而汝今恃方恨我耶佛語羅雲汝取水來羅雲即盛滿鉢水授與如來如來執鉢水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後瀉半棄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佛言此水失半

喻戒不具足後瀉水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見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後以鉢覆地示曰汝見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犯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雲自彼約勅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故稱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爲第一故舍利弗將羅雲入舍衛（經）城乞食（生十五）時有婆羅門見羅雲（七）在後行即興惡意打羅雲頭破血流汗面羅雲即生惡念要當方便報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爲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父爲王時人來索眼即挑眼與截手截足亦不悔恨若爲象時以牙與人亦不厭倦汝今云何起此惡念羅雲聞說即自尅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雲者墮無擇地獄中以是因緣持戒忍行最爲第一也第十三論云所以稱般陀比丘暗鈍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誦掃帚得帚忘掃得掃忘帚六年之中專心誦此意遂解悟而自惟曰帚者篲掃者除篲者即喻入正道真者喻三毒垢也以入正道篲掃三毒垢所謂掃帚義者止謂此耶深思此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婆羅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群籍商書祕識天文地理無不閑練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陀曰能與我共論耶般陀曰我尚能與汝祖父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志尋言即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般陀默然不對無以相訓即以神足相答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醉醒現變相答若不推屈梵志不度即以神足作般陀

形便使般陀本形不現化形問曰汝爲是天是人乎答曰是人又問人爲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答曰不異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向言盲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陀變形爲第一也（此之羅漢且偈陳一長部云第一持論實神解地皆第一也）如增一阿含經云昨世尊於十五日說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衆從祇桓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觀衆空無舍利弗今無此坐佛告目連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聲告目連承（生十五）教往舍衛城語舍利（八）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舍利弗自解祇支帶著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于逮又以帶繫須弥山目連使舉動須弥山舍利弗後以此帶繫如來坐目連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遙見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目連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衆多比丘無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汝汝可於此衆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於座起往須弥山頂以一足蹈山頂舉一足著梵天上蹴須弥山使地六反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目連說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陀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

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歳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教化令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樓陀樹下結跏趺（經）坐入百（本作五）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遍照十方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以爲侍者佛告跋陀波羅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説若有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十二億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處恒生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至其人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得須陀洹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日一夜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禪定中爲説深法乱心多者於其夢中爲説實義令其堅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悪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悪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値佛聞法得無生忍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羅柰王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増怡悦其母素性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悲矜苦厄悲潤黎庶等心護養父召相師令占相之相師見喜

因爲立字号曰弥勒其兒殊妙合土宣聞國王聞懼恐大奪位聞其未長當預除滅即勅輔相聞汝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見時宮內人及父知王欲害甚懷湯火（諺經雖計）（予恨王占近道內入因外舅家貢木未消王）其兒有舅名波婆梨在波婆當羅國爲彼國師聰明高博智達殊才五百弟子恒逐諮稟於時輔相惜愛其子懼彼其害密計遣人乘象送之舅見弥勒觀其色好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教使學問一日諮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歳普通經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既不久通達諸書欲爲作會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柰語於輔相（下王）説見所學業於珍寶欲爲設會其弟子往至于中道聞人説佛無量德行思慕欲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爲虎所噉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以所有爲設大會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施達嚫人得五百金錢財物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最於後至獨不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差言聞汝設施云何空介若必拒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惡祝及餘蠱道事不可輕深以爲懼前使弟子終生天者遥見其師愁顇無頼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言何故愁憂師具廣説天白師言勞度差者未識頂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惟有佛最解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説佛即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即説佛功德智慧不可稱計今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歎佛德自思必是我書所説佛坐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

悉有此即勅弥勒等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難之我師波婆梨爲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是何種姓我師有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佛汝等必爲弟子遣一人語我消息時弥勒等進趣王舍近到鷲山見佛光明種種神異衆相赫然益以歡喜即奉師勅遥以心難佛遥答之一（本三五）一無差深生敬仰頭面而礼説佛爲説法其十五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来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爲説法成阿羅漢十六人中時有一人字賓祈奇光波婆姉子即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具以聞見廣爲説之波婆聞喜即從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識心請佛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遥知屈中伸頌來到其前礼已擧頭見佛驚喜佛爲説法逮阿那含於時世尊還鷲山（一作人作不出）（取小下苔浴大頌志經甚貴也）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山川地生軟草猶如天衣介時人民壽八万四千歳身長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脩十善彼時當有轉輪聖王名曰勝伽（此云凡也）彼時有婆羅門家生一男兒字曰弥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衆好畢滿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正覺廣爲衆生轉尊法輪其第一大會度九十三億衆生之類第二大會度九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會説法得衆度者悉我遺法種福衆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佛不審從何造起名爲弥勒佛言過去久遠習慈三昧定意柔軟更無害心故字弥勒（光六弥劫）（此曰慈氏故弥勒者亦是姓也餘經云過去有佛已字亦物位佛立號阿名弥勒字阿逸）（多者此云不能勝智道於人故云无能勝也）頌曰

賢人軌玄度　羽毀升虛還　師通賢自發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聖教同霑福
乘乾因九五　逸響亮三千　法鼓振玄教
龍飛應人天　恬智冥微妙　縹眇詠重玄
盤紆七七紀　嘉蓮從中悟　挺此四八姿
映蔚華林園

感應緣

晉沙門竺鳩摩羅什　宋沙門釋法顯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十二）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皆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難之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冢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甞進即勅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

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万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十三）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麵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洒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止可才明俊乂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彼尊之是我尊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等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論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有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奧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十四）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顧達

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皆涉艱危遠萃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鍾）乘偏局（牛上）多滯名相師曰汝說（十五）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麁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功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僭號関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産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

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供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其年歯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鍾）苻堅（十三）已為姚萇所害光（大）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関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一弥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関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遥園葱變為茝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関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礼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惓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晋經論漸多而天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

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讐校其雜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生十五）佛道沖邃其行惟善信為出苦之良（冊）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十七）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勖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説新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餘卷名在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釋慧遠等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歲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尒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刪辭喻婉約莫非玄奥什為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罕有其匹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勌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於是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

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省覺四大不念口云綱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宋江陵辛寺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志欲尋求以晉隆安三季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万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礼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荅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悵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皆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胡語胡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黑風水入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尒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信敬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經律論等百餘万言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鍾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習氣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脩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其差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拓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閑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應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爲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爲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脩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脩羅共鬪定當輸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香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輸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伎女一一伎女皆作天樂作是化已循申背項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升其當頭之上自餘三十三天輔臣各將眷屬升餘三十二頭之上升已即便舉身凌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盡如下猜知女心救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下不知上耶且處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意求伽吒白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當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歿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爲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後有說者此極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餓鬼趣念彼所受飢渴苦時遍身流汗深心怖懼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孔中遍出血流身及衣服非常垢穢每日詣水洗浴浣衣衆人謂之計水爲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過通五趣然有強弱三途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爲人趣中有嗜相言智及有修禪

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爲此等智之所障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有情見險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不造惱害他業恆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爲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胎若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爲鬼所魅羸瘦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爲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常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常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趁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常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讎相報理當法尒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爲良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福經論具說不煩重述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修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爲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念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知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第三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尒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緣樹上下猶如獼猴或旋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聲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兒戲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爲伍而作非法如是惡聲遍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勑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衆獼猴在汝園中爲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爲作何等臣所不知尒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所爲佛作禮右遶三帀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使外道笑惟願世尊爲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肩手擎香爐遶比丘行時諸比丘從定覺已見此獼猴有好善心即爲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華散比丘上尒時比丘即爲獼猴說三歸依尒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爲受三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慇懃三爲懺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耨菩提尒時獼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高山懸樹墮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上値一生補處菩薩爲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福
破戒爲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堂閣　諸天為給使　衆寶為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過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卧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炙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衆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懃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實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數滿十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融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豬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語已心驚毛竪懺悔前罪即還天上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先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弥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号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因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即起合掌遍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俱睒弥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為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恒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尒時八萬四千犯戒尼為羅漢尼者今者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尒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尒時汙彼比丘尼者今雅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尒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來佛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帀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上值遇弥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來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齝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三十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齝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嘗吐地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齝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尒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微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麁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覩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覩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一不修耳通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趣向作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罣礙從空如地從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天下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強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悟意想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千剎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

所呈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知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于座故得成佛六通清徹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真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罣礙　仙人五通慧　轉退不成就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尒時座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爲識致身爲身致識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推顧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爲第一義問爲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著汝問金色此有爲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爲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熏習　感報各殊方　曾爲鬼害慈
或作狼餓殃　層見慘秋業　須賽戲獼鄉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興清遴
目擊洞無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雖殊別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王練　晉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衆師　隋刺史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魏沙門玄高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家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祜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祜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祜還爲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祜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祜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祜後爲荆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祜默然後因懺悔敘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勤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切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爲弟子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云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殘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右三驗出冥祥記）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䂮道人忽喚䂮名䂮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䂮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䂮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䂮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衆禪師

常受持法華精懃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人衆道俗奇怪將為大熾父母悲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尒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猒離恒樂靜居（右一驗出高僧傳）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甞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脩巷紆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物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産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尚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說亦大同但言邢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右一驗出冥報記）唐邢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鸞師淨樂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士女等衆以裙

裾承得滞淅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挿者經七日乃萎及餘苦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而歸新生如本全無歴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斯靈應也（右一驗出唐高僧傳）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泣不輟至明年善經悅忽之間見其母曰我為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此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恒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為余令言之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非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産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illegible]　鍾

齡哃（上音[illegible]下音[illegible]）軶（音厄）嘿（音黑）壓（音[illegible]）碧（音[illegible]）亂（[illegible]反）滏（扶雨反）

[illegible]

[illegible]大藏經[illegible]

法苑珠林第二十六卷[illegible]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鍾七

至誠篇第十九（此有八部）

述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求果部　濟難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微不赴勵己赴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狀瑀起願逾於金石孰命護持深心救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第二

大悲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旃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為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琉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送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海中雖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便勅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捉其手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抒盡海

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万由旬其廣無涯奈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束日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抒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弥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抒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猗須弥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使一心以器抒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抒水三分已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乃昔惟衛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爲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懸繒盖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第三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賣幾錢答金錢一千即說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藁眼如赤丁衆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翅仰接飛鵄蹈地没捺口熱血流群飛數千直視薩薄語薩薄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未不肯放薩薄腳以兩拳扠之拳入鱗甲挍不得出又以腳蹹頭街扶復不出五體没鱗甲中唯背得運羅刹以偈語薩薄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踉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石
終不爲汝撓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衆中王　爲人多力勢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爲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衆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共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衆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送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船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剥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婉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虫來食其身爲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虫爲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蛇螫一猗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羖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猗子前然火呪之化成火蛾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羖羊以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收毒不尒投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尒時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

求進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賈主名曰師子將五百賈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賈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

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挽弓箭而射其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杖亦入鬼腹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手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腳踏右腳亦著以左腳踏左腳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腳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外何物而不著
賓主說偈而荅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杖
此諸雜物雖入沒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荅言今為汝等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遙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將取菩提速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刹帝利子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大地可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此處復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狀持戰具色類無邊遍三十六踰繕那量俱時奔赴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於蘇迷山也

求果部第七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羨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餚饍請少比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毱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汝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汝當與汝斯陀含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便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毱打頭而語之言與汝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毱打而語之言我今與汝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迁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毱擲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汝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餚饍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言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此故行人冥感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又雜寶藏經云昔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默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密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共論上恩未嘗得道果故賞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尅責即獲初果此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第八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躯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悉為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反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荅曰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誰為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滅此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故經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其言驗矣）頌曰

志誠抱氷雪　薪歯迫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徂　歲聿皆抹穫　冬晚懼殘枯
精誠求施戒　忍精定慧胙　結侶同共遠
勝地心相符　商人不顧死　羅刹未能逾

求寶出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道者
立志菩提株

感應緣（詳夫古今感通道俗但有至誠赴必感徵且引外中有三內中十一內外合說略述一十四驗）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干將莫耶鑄劍　宋韓憑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誡志
唐沙門法誠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玄絳幘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右一出志怪）

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　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干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夫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三首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憑娶妻而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因之論為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冢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存焉（右三出搜神記）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假訖返州四更初過江物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介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迴船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設齋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遇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殊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遂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遍風勢漸微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忽聞奇香芬馥不欲遣心猶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為白衣隸劉胡部下胡敗遣將士數十人偵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値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兒壁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從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刀僂然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枝江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屯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

計待斯而已微本當來佛頂誦觀世音經於此晝夜誦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鐶鏁然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械逃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鑽微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道誠即免釋之微今尚在勤業殊至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未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眠臥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已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而械雖猶在焉道榮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榮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擁及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琰族兄逵親識子喬及道榮聞二人說皆同如此雜沙門單或作善守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麵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雖菓餌甚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恒來恣亦不耐每齋蒜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

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關既至屈于昭德佛圖服縷褐弊背脫恒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為帳禪于其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升平三年來至建業後適番禺住羅浮山蔭卧林薄逍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興寧元年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外登遊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讚（右六段出梁高僧傳）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為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韋琮鞫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四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析玄析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遠又進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析玄等至州告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析亦誦八菩薩名滿三万遍蓋鎖解落視之如雄異其事坐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右一段出冥報拾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昔子產生物執拳而

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談當宗尚儀君積早習立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近道俗並閭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頑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 山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斷不余非濫俗重遠嫌君子做參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奔參詣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崇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蒲初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万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顙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寶而崇樹之修建十年雕裝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將受請之夕寂夢從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落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寘逆滑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弈相臨園疏田蔬周環俯繞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攜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昔救敝賂遐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與幽隱天慄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仕僕射裴玄寂躬及上宰欽其令則淅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真造展求法其感動乖僻皆此類也往經隋季雕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成命師尉縣時人莫敢猶倪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陳首析玄索同惡

無能忤者積憤欺内發不顧形命訶諸鳥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賓逆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猥役之卒乎遂引沙門道遜神素等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日心計賊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在三五庸怯而能存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秦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戒言行道禮誦爲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緻以殘生過充步甲者則來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修爲寒心素協聞諫重積詞氣偶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爲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諸積陳懺悔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摩意輕凌雖復當時獲寂而禍作其兆卒爲賊人薛宗所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既出家後呵責本然性拉元情轉增和忍故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要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剌史兒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訖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鍾不發聲道後如舊

衆咸哀歎慕惜罕時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鄉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内猛火騰焰昇恨逆仰追悔和性榮無染人感弄之寄以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潜誠爲若此也誠奉佩訓勖常誦法華用爲恒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專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即入淨行道重脫匠工令者入部般若香瓷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花嚴堂陛山開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寔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琰父時号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戒潔齋洗淨身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静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十誠倍與直慕令精好静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己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冠心鎖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儛下至經案後上香鑪攝静住看自然馴狎久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喚哀號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皆齋供慶日次中時悵其不來誠願山峯曰鳥既不至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觀挹輕薄致使無徵言已歎然飛來旋環鳴轉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前後呈祥重疊難述城索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悪路經偶妙皓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箭地

因事他行忘以收衆忽爲洪雨滂注滿澗走往看之案乾燥飾並流波帶抑偃橫松送落懸澗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殘蔵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爲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若斯並冥衛之功自誠聞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洗訖又索絲懸傍自撿校不許營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絃歌願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於後致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幄内又聞異香遊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誠之誦業一夏法華斷五百遍餘日讀誦袞而行之猶獲兩遍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若非經度訖不共他言略計十年之功一万餘遍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黄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

故故知抄寫添加衆淨比丘無驗只爲不殺（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錐七

鈞（爲反）扦（竹與切）灌（五反）攪（音覺）萊（所佳反）鰓（息來反）扠（丑佳反）跉（力丁反）瀉（反）跪跟（上下）嗟（音）剝（比角反）掜（古反）脖（力切）腱（下上）嚈（呼反）黈（內古）靊（音）宍（肉古字）慶（尺之切）箕（古肯）喘（昌切）貫（音）聿（下）鐵（作反）獲（以切）誅（部切）胼（音）蹎（反）硋（音）熊（音）購（古）析（之反）挼（乃禾反）賚（以）灕（以）餑（七）娶（反）劣（武）緊（武反）矢（武反）偃（音死）柠（而）猴（不）陽（上反）踔（反）弭（作反）蹴（反）靸（反）謀（音）抗（上反）騂（上）猪（反）衵（下上）戳（音）都（也）紺（上）踠（之）攤（力）醋（音）鉗（上下）爆（反）吒（反）鐽（七反）釘（音）鑯（下上）械（下反）瞗（音）耐（反）蔴（反）腟（反）捌（反）琮（反）翰（音）媚（反）莅（力反）粟（反）梗（反）礓（反）捣（反）靡（音）怍（反）憒（音）擐（古）僗（反）駱（反）挫拉（反）陘（音）間（反）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續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神異篇第二十（此有五部）

述意部　感通部　除邪部

胎孕部　神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宍而後空。靈迹詭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道仙高迹。但使一分羲人，便足高奕。若其夸術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精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蛇鵠不死，龜蔡千年，稱爲見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並論諸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典矣。

感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弥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如其爲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尒時阿難念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云何手舉？阿難！又念我昔於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尒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弥諸山之間，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熾然遍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尒時弥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弥山，乃至卅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尒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尒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於三千世界以手迴轉，不以爲難。又我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決，是定皆爲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發益，無有滯礙。尒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

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發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衆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至一佛界佛号難勝現身礼敬已即還此界求旃檀香還持供佛香氣遍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尒時須菩提荅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尒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已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安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万諸佛猶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弥頂天帝釋遣撮取一掬旃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時尒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閻浮供養永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揀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門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祝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頭善祝婆羅門即自視身化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荅言須飲食即勑厨中辦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荅言先不約勑不知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勑一臣汝往到雞末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為是人為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為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耶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揵槌集僧起辞衆僧言我年以老耄我為衆僧當知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唯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弥十六万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弥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弥頭言子汝堪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荅言更相推致令次最下沙弥來王作是言大者羞耻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弥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弥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嗔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為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弥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荅言此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為食隨阿闍梨欲為作食不為作食沙弥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勑厨宰辦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辦五百案食與皆都盡足王復勑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辦來與沙弥得食忽尒都盡問言足未荅言未足飢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床中乾脯乾食一切都來怱怱都盡王問言足未荅言猶未足王荅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弥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在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弥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接噉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以不沙弥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滅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弥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弥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頭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弥拄生慙愧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弥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捔力猶如鴻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

金翅鳥捕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捕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陀洹道

胎孕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腳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有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遶我舍七帀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遶七帀其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遶舍周帀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華彼具荅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校恩厚招喚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縵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篋裏擲於河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物而荅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即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眾從夫人婇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下見有一篋即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王荅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況有千子而當獻他千子即時將諸軍眾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卻夫人荅言但為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梵夫人在上而坐尒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為驗母荅子言我若捋乳一乳有五百歧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尒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歧入千子口中其餘軍眾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讎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尒時嫉妬夫人鏁他目者文鱗瞽目龍是也尒時父者白淨王是也尒時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為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為之敷草座散華著上待辟支坐女怪母遲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騃而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遲不如鹿逡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恒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此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恭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騃故生鹿腹中腳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華生以散草故常得為王夫人其卅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家女在家向火腹氣入身遂便有娠父母驚怪詰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即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內之宮裏隨時瞻養日月遂滿産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

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胤神即許之遂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犄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捐棄荅曰子當使令給養吾身神云食此米

非用之無盡甘露寶飯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衛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筭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強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雜異部第五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溫開窖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昔無有手足亦無頭目如頑純肉主人太小莫不惟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匝蟲即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駐車而呼穀賊汝為何在是問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稍久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歡喜舉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今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流汙穢屎尿盡趣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有手足而蜿轉從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觀蟲即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告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蟲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給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尋欲獨取不為供衆衆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吾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剌汝手足投於糞坑衆恐其癡默然各去故知思視不可不慎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後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擔來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愍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腳頭脇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盡是他身我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處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得阿羅漢果又善信經云有神樂樹名曰摩羅陀祇主獸天下万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常食有黑頭蟲身長丈五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前齒大蟲蛇聞樂香屈頭欲走蛇身碍樂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脩羅鬪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為利益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漸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為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為蘇火珠光明能然海蘇究竟無餘光明能海蘇永盡無餘頌曰

至聖冥運　冈應冈識　神功搜曜　賢愚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沉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凡緣不混　遺疵被息　唯伊玄覽　取前非抑
省己愚惛　高慕齊德　万代揚名　十齡福力

感應緣（略引十八驗）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耆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揵陀　晉居士抵世常
宋參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弘明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普空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偘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貴通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志宗
諸傳雜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今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出冥祥）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十二）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邃終不知所在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万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矣（右二驗出梁高僧傳）晉仕行沙門者潁川人也姓朱氏發志方遠識宇沉正修心貞詣榮辱不能動爲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蕤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抵不與曰漢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冝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燦移景既而一積煨爐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胡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万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綠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闍維之火滅經日兒形猶全國人驚異（[illegible]）皆曰若其得道（十三）法當毀壞應帮碎散乃斂骨起塔焉慧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度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者域亦上乘船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曾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胡唄三偈訖爲胡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攣經年域爲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協求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万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燈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十四）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期曰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子潔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欵曲計其旬日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万里矣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升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據卧窟前調語曰我奪汝處有愧

如何虎拜耳下山隨者駭懼調白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求存若能澡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林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十五）問和上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

（廿　宋書卷八）晉揵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常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爲後語人曰盤鵄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脉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後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勒爲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辟却有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塵弊跣涉塗泥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嘆自撲泥中時扳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廣爲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鵲巢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巢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倏然而滅德度甚秘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十六）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右六驗出冥祥記）

（廿　宋書卷六）齊永興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弥盜帳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絶迹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此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歲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

葳蕤有道德歡樂方未央

言終忽然不見衆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磬將墜地中其手接得無折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依執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没齒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誦華嚴手不釋（十七）（廿　唐書二十八）卷遊修苦行亡身爲物常遊山野川施禽獸虎豹雖來嗅而不食常恨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恒共碩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供給豐足雖被開徹皆獲免難時有諍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撫慰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覲諍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絶倫不避強禦難及也安曰今蒙脱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啓佛教大興廣募道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救護生靈終竄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作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横非一陰疾安德恒恐思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刀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脱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凡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負

而出既至院門逢昔失怪若有所縛不能得動將鄰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出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頻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經晃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鄠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郵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其至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所縫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舁除棺器置一苫荐以當佛坐令和遶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尒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遠道俗榮荷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與建福齋多有通感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臥失音百有餘日指撝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齋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遊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縢而已四女赤露逈無襲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麁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遍求物閑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糠用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十粒接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遂擲衆中十餘粒米別表其供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慳業今得窮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是用田遊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畢獲粟十斛尋濟之女辦法衣仍度華嚴造入京寺尒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與鎮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安因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祭於龕側村社縛豬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豬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股肉曰此彼俱肉耳豬食糞穢尒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豬既得脫遶安三帀以鼻咏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豬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袟三衣累紀弥勵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寂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隋東都所揚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鮏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別門首伺道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更往慧日王所遊從必皆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尒答王力使尒及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應泄變祐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鴟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尒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弥重之威轢王紛見皆備勝常侍三觸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澄公杯度一時揔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安爲首又於東都爲立寶揚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年有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宮內弥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閣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恠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非前口出流涎每有升餘將呈所求各獲靈徵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姓陽晉陵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命救之後往獲南歸心真諦卑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

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足將還山寺詣見神力偪云許後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亦照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偪終日以三衣襆遞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撫之鏘然不散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洛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弃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鎮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曰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爲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尒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禁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惟握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闔五重初不見迹番僞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風奉音問

深知神異特與禮敬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遍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若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頓憎衆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談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録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緇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皎其德行迹不輕爲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嵩學行通博因行遇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謂起嵩彼引恭官司責問列辯而答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微應所合例皆如此未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爲婚婚此家物許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其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唱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屍衆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亦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群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弄之云抑朱頭挾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傷家搞亂成契前言不知所終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斥重邃堪爲靈窟有因聖寺僧珎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珎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自見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上出須史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

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方響歸乃以聞上隨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龍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搆勸民設會供限五百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性本憋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觝嗑又有年憂中引衆疏山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敬味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氛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又有三原縣人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亦患瘂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復又有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遂陰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嬈尋即釋放但有障厲魘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術福力如是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咸蒙徧敬致言所教多抑浮詞顯直正理軟賞爲據見有樹神廟室多即焚除汎愛道俗貴賤皆投誠致兩途開的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役峻滑雖登還陷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滾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也通事多非一財帛廉恢通用無主但服麁弊卒無兼副朝野知委闕徹　皇帝引入內宮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於南郊義善寺春秋

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鷲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服人馬亘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指髮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屍所性若同開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悞外猶四衆良辰赴供弥滿（古八驗上）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遍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哢咲一生分畢何用仕官及行數里忽有數（二十一）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兄殷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臂脾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嚴峻有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趍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絶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官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侍宜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爲喜道宜停一二日讌衆隨便好去即令

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珎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並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張與四郎涕泣而別立之仍囑張六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朦然笑曰爲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尔（右一報 出直記）述征記曰桓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帀生桑樹有群白鵠湖中有敗船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絶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

傳云昔有採材人臨谿洗器流失酒杯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枝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雙履若殺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鋼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若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号此石爲金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之黄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黄金异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春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㲲武帝不許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龍必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

不可食甞令兒盈瘠拖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恠也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頭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万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頬不可枝釣魚爲鮮不足充舖玄中記曰百歳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歳之樹精爲青羊万歳之樹精爲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鍾八

朋通（[illegible]）夸（[illegible]）摧（[illegible]）偶（[illegible]）撲（[illegible]）翕（[illegible]）詭（[illegible]）

耄（[illegible]）趁（[illegible]）牖（[illegible]）擿（[illegible]）纆（[illegible]）攬（[illegible]）擭（[illegible]）

瞽（音古）觚（[illegible]）窖（[illegible]）莒（[illegible]）鯅（[illegible]）嵎（[illegible]）跳踉（[illegible]）剔（[illegible]）

挾（[illegible]）捩（[illegible]）偪（[illegible]）塢（[illegible]）閑（[illegible]）額（[illegible]）燦（[illegible]）泱（[illegible]）

琊（[illegible]）拃（[illegible]）紵（[illegible]）愠（[illegible]）溧（[illegible]）蹬（[illegible]）暢（[illegible]）鷄（[illegible]）

䟫（[illegible]）滓（[illegible]）便見（[illegible]）撲（[illegible]）姓（[illegible]）氟（[illegible]）窠（[illegible]）

閫中（[illegible]）姑（[illegible]）葺（[illegible]）裁（[illegible]）祭（[illegible]）諱（[illegible]）窯（[illegible]）嵘

巨（[illegible]）鄂（[illegible]）管苓（[illegible]）朋（[illegible]）莣（[illegible]）採

觥（[illegible]）焜煌（[illegible]）胐（[illegible]）宍（[illegible]）偕（[illegible]）鵓（[illegible]）炷（[illegible]）

磧（[illegible]）泥（[illegible]）鷄吻（[illegible]）櫟（[illegible]）摳（[illegible]）偲（[illegible]）撲（[illegible]）

撼（[illegible]）染（[illegible]）餉（[illegible]）緊（[illegible]）蔦（[illegible]）締（[illegible]）慼（[illegible]）

䑸（[illegible]）驪（[illegible]）瞭流（[illegible]）味（[illegible]）堞（[illegible]）讌（[illegible]）

艛（[illegible]）艫（[illegible]）鯷（[illegible]）艇（[illegible]）雩（[illegible]）操彌（[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鍾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通篇第二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聖迹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釋教肇自漢明終至皇唐政流歷代年將六百輶軒繼援備盡觀方千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或雖霑餘潤曲直未圓爽更殊音文義頗備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欝怏時有大唐沙門玄奘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慼釋教之抑黍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單身西尋聖迹從初京邑漸達沙州獨陟崄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難時值高昌王麴氏爲給行資傳送突厥葉護衙所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光國具觀佛化又東南出大雪山背人云葱嶺侍雪即是雪山奘親目觀過此雪山即達印度經十年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具歷諸國東歸于填妻蘭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備歷艱辛人里莫比至貞觀十九年冬初方達京師奉　詔譯經兼　勑令撰出西域行傳一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論未訖奘法師遊國博聞翻經最多依奘法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無靈異　勑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号爲西國志圖畫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從于填國至波斯國已來大唐總置都督府及州縣折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百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洲所宜人物別異者並備配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迹住持別成一卷餘之不盡者具存大本其後殷鑒知有廣略矣

聖迹部第二　西域傳云奘師發迹長安既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衆傳送至瞿薩旦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遁國也東二百餘里有媲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病以金薄貼像上病便即愈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鄔陀衍那王所造從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坌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略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時王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兵器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擎浮圖安之函內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𩜁伽山此云牛角山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爲天人說法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弥勒佛其國南界接東女國又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斫句迦國即是沮渠處也國南有山立多羅漢塔松林欝茂石室深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恒長僧常剃之其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從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徙多河（[illegible]）行五百里至佉沙國（[illegible]）其俗生子押頭令匾遞從此南行五百里至烏鎩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瞑目而坐

形其偉大髯髮下垂覆于肩西國王以蘇灌之挈挺推此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今始聞已入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焚身又西南逾大葱嶺八百餘里至揭盤陀國其國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已經七百歲其鬚髮長年別爲剃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達摩鐵悉帝國都城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飾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然有說聖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於鐵門九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関見漢門扇一堅一卧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関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千餘里東據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叉河其境自分爲二十國不可具列名字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其溫熱雨多故也又順北下從呾蜜國越十三國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升許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燕有佛掃箒用迦奢草長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三物齋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下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發迹即釋迦初成道時元獻蜜麨長者本邑之髮爪塔也又有佛僧伽胝鉢多羅僧僧脚崎又覆盜竪錫杖次第立塔又度兩國

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國度大雪山東去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長五寸廣四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諾迦縛娑（舊云商那和修訛也弟三師）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升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設諸草皮之所績成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由此福力所被五百世來於中陰身生恒服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阿難當度時變爲法服受具已後又變爲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鍱之羅漢從證滅定入邊際智以願力故留袈裟待遺法盡方乃變壞今已有少損信有徵矣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迦畢試國奉信弥勝王恒歲造丈八銀像自修供之王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大寶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寺北嶺上有數石室亦多藏寶欲私開者即有藥叉（舊云夜叉）變爲師子蛇虫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誠願者像亦現妙身安言行者城東南四十餘里曷邏怙羅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圖高百餘尺昔臣夜夢令造浮圖從王請舍利也及旦至宮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安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聞音樂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山下爲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煙起或如火猛焔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齡亂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

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又此寺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丈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日夜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石上有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生今爲茂林寺号楊枝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越雪山度黑嶺至北印度界已前並是梵國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羯烈車（舊云若兩雖止）至此方合中道又東行至濫波國即是印度之北境言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申毒賢豆此並訛号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万九千里七十餘國依一王命又東行百餘里逾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翻北印度名花氏城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編石峙起雕鏤非常此即昔時值然燈佛授記敷鹿皮衣髮布掩泥之地經劫猶存此無憂王建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花又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云從空而來既非人工寔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凌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是昔值然燈佛買花處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昔佛於此化龍留影燒若真形至誠請者乃暫明現塔外方石有佛足迹輪相發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髮爪塔窟西石上有浣袈裟文又城東三十餘里有醯羅城中有重閣上安

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分明欲知善惡用香泥印之及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髑髏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大如捺許清白映徹並用七寶瓶盛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細氎黃色置寶函中微有壞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栴檀為笴寶銅盛之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掌護有須見者稅一金錢請印稅五科寶乃重觀禮彌繁閣西北有小塔而多靈異人以手觸基上塔鈴便大震動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邏國舊北印度有大論師如勝尊者造毗婆沙處又有菩薩捨千眼處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菩薩（舊云睒子是也）被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舊云檀特山也）山嶺上是蘇達拏擯隱之所婆羅門撻男女處流血塗地今現草木皆同絳色巖間石室妃習定處又有獨角大仙為女亂處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此北印度之正國也（舊云烏長）王都城東五里有大塔多有祥瑞佛昔作忍仙為羯利（此云鬪諍）王支解之處又有方石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為天說本生處又有佛昔聞法折骨寫經處又有昔尸毗迦王割身代鴿處又有佛昔為慈力王剌血飲五藥叉處又大寺中有刻木梅呾麗耶（舊云彌勒）菩薩像金色晃朗高百餘尺是末田底迦阿羅漢所造（舊云末田地羅漢也）羅漢以通力引匠升覩史多天三返觀相乃成其好大有靈相不可具述又隔一國度河至呾叉始羅國舊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山間塔高百餘尺佛昔說慈氏興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

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花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即是昔佛為戰達羅鉢剌婆王（此云月光）以頭施處凡經千施又有伊羅鉢龍王聽經之池月光抉目之地有王捺塔衆高十丈又有薩埵王子捨身餧虎處以竹自刺血啗獸處地及草木今猶絳色又有佛化藥叉不食肉處又隔二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弥羅國舊北印度（舊云罽賓）國內有四浮啚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度後第四百年有勝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果將五百羅漢來此造鄔波弟鑠釋素呾纜藏（舊名優婆提舍論）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論次造阿毗達摩論此三論各有十萬頌凡有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長寸半色黃白齋日便放光又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觀又隔三國東行至那僕底國舊北印度部城東南五百餘里至暗林寺周二十餘里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第三百年迦多衍那（舊名迦旃延）於此造大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佛行坐迹處又隔四國東行至秣菟羅國舊中印度（舊云摩偷羅）王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迹甚多及舍利子沒特伽羅子（舊名目連）蒲慈子（舊名富樓那）優婆釐（舊名優波離）阿難陀羅怙羅曼殊室利等諸塔每三長月六齋日諸僧尼等供養諸塔有阿毗達摩衆供養舍利子塔有習定衆供養目連塔有誦經衆供養蒲慈塔有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離塔有尼衆供養阿難塔有未具衆供養羅怙羅塔有大衆供養諸菩薩塔

（此云近護也）城東六里有山崖寺其尊者烏波毱多之所造中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東南二十餘里有大涸池池側有塔佛曾遊此有獼猴持蜜獻佛令水和遍衆同飲獼猴喜墮坑而便生人中池北林中有四佛行處大有遺迹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窣祿勤那國舊中印度東境臨殑伽河（舊云恒河）北接大山城東南閻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東臨閻牟那河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於此說法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水而流俗謂福水有沐除罪或有輕命自沉乞願生天受樂尅有靈感又隔六國於此東南行至劫比他國舊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同事大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長偉俗人不以為惡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王都城東二十餘里大寺側大垣內有天帝釋為佛造三道寶階中階黃金左以水精右用白銀南北而列東西下地是佛從逝多林（舊云祇桓）昇天至善法堂為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已前階尚猶在今並沒盡後王倣之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石側有柱光潤映現隨其罪福影出柱中育王所造階側有浮啚四佛行坐迹處又有佛洗浴處立塔其所有佛入定精舍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足可履處皆有蓮花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蓮花尼化為輪王先見佛處佛語尼曰非汝先也有蘇部底（舊云須菩提）宴坐石室知

諸法空此先見吾法身也又從此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是中印度田女城也都城西近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即統五印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羅逸多（唐云戒日）吠奢姓初欲登位於殑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告曰汝本此林關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慈物在懷方王五竟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号也王乃共童子王子弥外道月王徒衆又約嚴令有噉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於殑伽側建千餘浮啚各高百餘尺二十年來五年一會傾及府藏拯濟群有唯留兵器用備不虞初作會日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養令相論議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示有崇仰穢行彰露者驅出國界城西北育王所造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其側有髮爪塔四佛行坐迹又南臨殑伽寺有佛牙長寸半光色變改寶函盛之遠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煩擾重税金錢而樂禮者不辞重貨齋日便出置高座上散花雖積牙函不沒又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殑伽河有塔佛曾七日說法五百餓鬼解悟生天其側又有髮爪塔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又至阿踰陁國舊中印度都城北五里殑伽河岸大寺中塔佛為天人三月於此說法有四佛行坐迹次西五里有佛髮爪塔城西南五里大菴沒羅林中故寺是阿僧伽菩薩從弃天宮於弥勒所受瑜伽莊嚴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晝下為衆說之林

西北百餘步有佛髮爪塔城東南臨殑伽有塔佛曾三月說法處有髮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舊中印度王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佛曾於此降外道處有髮爪塔經行迹處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為積人至祠中無不輕命上樹投下為鬼所誘城東兩河間交廣十餘里土地平豐細沙弥布古今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莫不止焉号為大施場戒日大王亦修此業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為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於七日中絶粒自沉中流遠近相趣乃至山猿野獸羣鹿等亦遊水濱絶食沉死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獮猴雌為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償弥國舊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陀衍那王（唐云出愛）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為母上天說法王請目連神力接工就天摸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為佛事舍東百餘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猶充汲城內東南隅有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髮爪塔有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室有佛降毒龍處側有大塔高二十餘丈有佛經經行迹及有髮爪塔病求多愈又有釋迦遺法滅盡在此國中貴賤入境自然感傷窮東北行七百里度殑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

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料索迦國舊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淨齒木棄而茂生諸邪外道競欲殘代尋生如故代者受殃側有四佛行坐迹并有髮爪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中印度（舊云舍衛國也）都城荒毀故殿東基上有小塔是鉢羅犀那恃多王（舊云波斯匿唐言勝軍也）比丘尼造精舍處次東塔是蘇達多（唐云善施）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鴦窶利摩羅（唐云指鬘）捨邪處城南六里許有逝多林是給孤閉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之尚有石柱高七十餘尺育王造之就室一存餘並湮滅室中有為母說法金像東北有佛洗病僧塔西北有目連舉身十衣塔不遠有井塔佛可汲用又有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靈樂異香常降其所又有外道殺女以陰謗佛立塔表處寺東百餘步大深坑是調達欲毒害佛生身陷處又南有大坑是瞿伽梨比丘毀佛生身陷處又南八百步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身陷處此三大坑皆深洞達無底縱有洪雨大注終無停滯寺東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陰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大涸池是毗盧釋迦王（舊云瑠璃王也）陷入地處後人立記之又有身子初造寺時與外道捔處亦立塔記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中有佛經行迹塔其緣勝軍王抉五百賊眼聞佛慈力一時平

復捨杖送生城西北六十里故城是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本生處其北即是此佛全身舍利之所育王造塔表記之處又東南行五百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中印度（唐云之[illegible]）[illegible]故城無人住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是摩訶摩耶（唐云大術）夫人寢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神降之相彼執不同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五日諸部又云當此土五月八日此並見聞之異耳城南有塔是太子捔力擲象越城隋地爲大坑處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妃寢處作耶輸陀羅非羅怙羅像別本云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空踰城處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夫人說法之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於前建立石柱高三丈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爲建立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餘里有太子生樹下塔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誅釋子塔有四釋子拒王軍衆瑠璃王退城人不受被罸出境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捔射處東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俗傳箭泉病飲多愈或持泥附額隨苦皆愈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浴池花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佛本誕處有說云當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者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佛初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蹈之處出大蓮花既右脇生天帝衣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几旁四塔并立石柱表之傍有小河東南而流俗号油河是太子産已天化此池光潤令沐以除風虛今變水河尚膩如油又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至藍摩國中印度都城空城東南有佛塔減百尺昔初八分之一分舍利也瑩光時起其側有清池龍變爲蛇出繞其塔有野象採花以散之無憂王欲開龍護不許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闡鐸迦還父王處又東有瞻部樹枯株尚在有小塔是太子以餘衣易鹿布處其側塔者剃髮處年自不定或云十九二十九者又東南行百九十里尼拘陀林塔高三丈是昔人於佛焚地收餘灰炭於此起塔病者祈愈亦有四佛行坐迹塔高百餘尺左右數百小塔又從此東北大林踈嶮行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城荒人少城內東北角塔是純陀故宅其井猶美造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唐云有金）近西岸娑羅林兩林中間相去數十步中有四樹特高作大甎精舍中造佛涅槃像北首而卧傍高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相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其精舍側有佛昔爲雉王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陀羅（唐云善賢）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躃地處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阿泥樓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北度尸連禪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涅槃般那處（唐云焚燒）地今黃黑土雜灰炭有祈感者赴獲舍利次側一塔佛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有一塔前立石柱刻記八國分舍利事又從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婆羅痆（女黠反）斯國中印度（舊云波羅奈也）都城西臨殑伽河城居人滿城東北有婆羅痆河河東北十餘里是鹿野寺又西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洞微清淨誠感像現隨其善惡佛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側三塔即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是五百獨覺入滅度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爲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次南有四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尺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其形特異肉髻上顯髮頭抽出神而有徵寺迹極多精舍浮圖乃有數百事難述盡寺西有濟池周二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滌器處次北小池佛嘗有浣衣處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慢觸者金毗羅獸即而害之次側有方石上有佛袈裟文迹外道凶人有輕蹈者池龍輒興風雨害之次側有浮圖佛曾作六牙象王見獵師者被法衣故拔牙與處次又一塔佛昔爲象與猴相問大小處又大林中塔佛與調達昔爲鹿王佛代孕鹿命處鹿野之号因此得名寺西南三里有一塔是人

迎佛處又大林東三里有塔佛昔為兎與諸獸衆自知形小燒身饋之因感天帝下來讚故使月輪有兎像現又東順殑伽河行三百里至戰王國都城人蒲城臨殑伽河城西北有寺塔佛舍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并四佛行處河北有佛降鬼塔半已陷地又有佛為噉人鬼說法處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瓶及餘舍利濟日放光又東北度殑河行百五十餘里至吠舍釐國屬中印度（舊云毗舍離國）都城頹毀故基周七十里少人及住宮城周五里宮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證果塔又東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無憂王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王欲開地震遂止次南有獼猴為佛穿池池西舉獼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甎傳云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於大唐顯慶年中勑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寶積宅菴羅女宅佛姨母入滅處皆立表記寺北四里有塔佛將往拘尸天人送往立處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阿難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即賢劫千佛也東故重閣講堂基塔時放光明是佛說普門住處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又隔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

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沵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遍池火起煙焰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間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爇火立熱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弥勒下生擬着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巘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因而往還矣即東女國與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万餘里又從南行百五十里度殑伽河至摩揭陁國屬中印度城少人居邑落極多故城在王舍城山北侍東二百四十里北臨殑伽河故宮北石柱高數丈昔無憂王作地獄處是頻婆娑羅王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壻也所治城名華氏城王宮多華故因名焉石柱南有大塔即八万四千之塔一數也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瑞即是無憂王造近護羅漢役鬼神所營其側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顧摩揭故蹈石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花文十指各異近為惡王金耳毀壞佛迹鑿已還平文采如故乃捐殑伽河中尋復本處貞觀二十三年有使黃寫迹來次側有四佛行坐迹塔故城東南有龍猛菩薩伏外道處次北有鬼辯塔馬鳴事又西南度尼連禪河有伽耶城少人物可千餘家城西南六里許至伽耶山谿谷杳冥世謂靈岳自古君王封告成也頂有石塔高百餘尺時放奇光佛於此說寶雲等經

山東南尼連河減二里許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正覺佛將證先登因名也佛自東北崗上頂欲入金剛定振地搖山神惶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而間坐不地山又震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正覺佛方就之仍為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甎壘以崇固之東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奇樹名花連陰列植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內聖迹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剛座上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輪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佛同坐入金剛定故因号焉即證道之處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如來得道之日乎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二層垣牆高四丈壘甎為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與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所意謂覩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通夕漸抽與舊齊等後為無憂王妃伐截於西數千步聚而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号為灰菩提樹王覩生信以香乳溉餘根者至旦樹生如本王妃忿之又夜重伐王重祈請以乳灌之不日還生

壘石周垣其高丈餘近爲金耳國月王又代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焚之又以甘蔗沈之令其燋絶其本也數月之後爲補剌挐伐摩王此言滿胄即先無憂王之玄孫也聞樹被誅舉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數千牛乳溉之六日夜樹生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闊三尺餘樹東青甎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十餘步上有石鈎欄繞之高一丈僧龕皆有金像四壁鏤諸天仙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却接爲重閣三層簷宇特異並金銀彫鏤三重門外龕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鍮銀成高一丈許是無憂王造精舍初小後巨賢之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雲）梵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諵（此云大名）小者優波（此云授記）其二比丘礼菩提樹金剛座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礼拜聖所來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謨陀羅崛多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艾料既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滿六月大衆評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迮復是漏身因何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爲遂開塔門乃不

見匠人其像已成唯右妳上有少許未竟後有空神驚誡大衆云我是弥勒菩薩像身東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鈎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百肘弟造其寺其像自弥勒造成已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端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摸奘師傳云像右乳上圖飾未周更填衆寶遥看其相終以不滿像坐跏趺右足跏上左手斂右手垂所以垂手者像佛初成道時佛語魔王指地爲證近被月王伐樹令臣毀像王自東返臣本信心乃於像前横施甎鄣心愧暗故置燈於内外畫自在天像功成報命月王聞懼舉身生皰肌膚皆裂尋即喪沒大臣馳報即除壁鄣往還多日燈猶不滅今在深室秉持鏡照乃覩其相見者悲戀敬仰忘返又依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

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万日費千金猶尚北勒闐顔東村不到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　皇帝愍其忠款遐軼　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黄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觀嚴飾相好具若真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　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佰斯瞻仰此絶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

大唐撫運　膺圖壽昌
化行六合　威稜八荒
身毒蟄穎　道俗來王
爰發明使　瞻斯道場
金剛之座　千佛代居
尊容相好　弥勒規摹
靈塔壯麗　道樹扶疎
歷劫不朽　神力焉如

又奘師傳云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時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斯之差乎彼自不同由川所前後故有此異由神州所筭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縮何足惟乎且據一相取悟便止樹西大精舍内有鍮石像東面立飾以奇珍前有青石奇文如來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帝釋起七寶座佛據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今寶爲石樹南精舍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念草帝釋化人以始尸草（此云吉草）以奉佛坐育王造塔表之次東北有塔北佛證果時有羣青雀來繞世尊亦有羣鹿呈祥之處樹東大路左右各有一塔是魔王嬈佛褒退處樹西北有精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誠七遍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鬱金香泥塔高一丈四尺樹垣東南隅有尼拘律樹側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垣内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趣樹先至西南地

動又向西北又東北又東南並為地動即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立塔記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處其側有表乳糜處又側有佛受糜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有池是帝釋所造為佛浣衣池西大石是帝釋雪山持來為佛曬衣次側有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是佛受貧母施故衣處化池東林龍池清潔其水甘美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遶佛七帀化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羸瘦形像其側有經行迹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往來祭而後起即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處今有疾者以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比丘住處又東南有塔是佛入尼連河浴處次近河有佛食乳糜處其側有二塔是長者獻蜜麨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奉佛石鉢處其側有塔是佛成道後為母說法處又度迦葉兄弟千人處樹垣北門外即是摩訶菩提寺庭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亖丈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通徹內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每年至佛大神變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於唐國當正月十五日於此之時放光雨花大起深信其寺常有千僧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並南海僧伽羅國王請立經今四百年寺多有師子國人每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道俗百千萬眾七日七夜香花伎樂遍林供養印度諸僧以唐國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國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方用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內多溫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律制三時遊行通結有罪必有善緣亦開衆濟樹院東度河大林中塔北池若佛昔為香象子侍盲象母處前廷石柱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辟頭盧發惡願處又東度黃河百餘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云雞足）直上三峯狀如雞足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於中寂定處也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火衣袈裟傳付彌勒令度還法四部弟子迦葉承佛教旨佛涅槃後第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彌勒山路極峻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奘法師至彼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奘乃告王請諸防援衆王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介時彼國門奘往山禮拜士女大小數盈十万奔隨継至其往雞足訖造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盼欣然特增喜踊具觀石鋒散花供養又依王玄策傳云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聖跡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傍眺閒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　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辞曰　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王鏡垂拱無為（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延於無際（其二）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三）辟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灤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峯佇遺趾於巖阿（其四）參差嶺嶂重疊巖廊鏗鏘飛鐸蓊鬱異香覽花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嶺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其五）又奘師傳云從此山東行六十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北門外有塔佛舒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塔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聖處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毱多設火坑以害佛處又東至姞栗陀羅矩吒山（此云鷲峯亦云鷲臺舊訛云耆闍崛山）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廣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擲佛處其南崖下有塔佛此處說法華經與南山崖有大石室佛昔入定阿難別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摩頂現有通穴精舍東北大石是佛曬衣處衣文明徹石內傍有佛迹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西南崖昔有五百溫泉今猶數十泉西畢鉢羅石室佛昔恒居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山北門外一里至迦蘭竹園精舍東大塔是阿闍多設吐路（唐云未生怨也）即是阿闍世王也竹園西南六里許南山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集三藏處僧中上座即號為上座部室西北塔是阿

難父責證果處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姑利呬唐言新王舍城南門外道左塔者度羅怙羅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寺）贍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閻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甎壘其最下壁猶厚六尺外墎三重精亦甎壘高五丈許中間各造極深池塹備有花香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垢濊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万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施無猒也中及左右聖迹重疊不可殫記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貲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為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師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又東行入山二百餘里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買有佛立迹長尺八寸強闊六寸許又隔七國西北行至羯羅拏國邪正雜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是調達部僧也又西南行七百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濵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是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其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弥篤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是昔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寺（龍猛舊云龍樹）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彼達上令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傳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變遷誅弥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由阻難可尋問又南行至案達羅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南二餘里孤山嶺上石塔即是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又南行千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王為佛造殿山跡不接極華博賢聖遊息佛滅未有千年前其處有千凡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凌空飛去今寂無人其處有婆毗吠伽論師（唐云明辯）即是般若燈論主也於觀自在前絕粒而飲水三年立志祈請待見弥勒觀自在乃為現色身又在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呪三年神授方云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祈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弥勒出我當相報又經三年然呪芥子擊於石壁豁即洞開時百千衆觀觀驚歎論師跨門再三顧命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是毒蛇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又復南行六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即贍部最南際海濵境也山出龍腦香及有白檀香樹又有羯陸羅香樹松身無葉香如冰雪即龍腦香也從此南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舊云觀世音訛也）臨海有城即是古師子國入海中可三十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國東南隅數千里那羅稽羅洲人長三尺烏喙唯食椰子又至摩訶剌佗國其王自在未須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餘上施石蓋九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礼謁見者無不歎異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云藥呪術力所持又越二國西北至摩臘婆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無满是昔大慢婆羅門謗大乘生陷地獄處又西北至阿吒釐國屬南印度此國出胡椒熏陸香樹葉如棠又周廻西北越十餘國至波剌斯國非印度所攝此國多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冣多棄苑佛鉢在王宮中西北接拂懍國出白狗子本赤頭鴨生於穴中紫梁貢箴國云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攝拂懍年別送男夫配焉略陳聖迹依如前述其列俗紀備存大本頌曰

希音遠流　乃眷東顧　欣風慕道　仰規西度
妙盡毫端　運微輕素　託采虛凝　冷映霄霧
迹流東像　理深其趣　奇興開襟　引九聖路
千佛同化　万賢來睹　皇情有感　綢素同遵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鍾九

鞴（山音）蜫（尺反）蠮（音噎）蠛（所介反）趨（上七須反）叱（下尺栗反）仆
歘（許及反）𠬞（古旱反）捺（奴葛反）抉（於決反）舶（音白）秣（音末）莧
甕（上於貢反下巨）捐（音）瘝廝（上女下音斯）鑽（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純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住持篇二十二（此有十部）

述意部　治罰部　呵責部　說聽部
菩薩部　羅漢部　僧尼部　長者部
天王部　鬼神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通邪正法逐人訛將欲住持三寶必須德行內充律教一宗兼先諳究不憚勞苦不好發譽令歸正道俗欣心有預界中行者恭崇進業緇素相依法得久住故四分律云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是漸漸令法久住若法出恒情言無規矩翻同鄙俗何成主眾宜自私退肖己為人故律云非制而制是制便斷如是漸漸令法速滅數見朝貴門百多有療病僧尼或有行醫針灸求貪名利或有蒲博歌戲不護容儀或有婚姻相託媒媒男女或有科肥酒肉公然聚會或有服玩除華馳騁衣馬或有執腕抵掌類同賤俗或有結構惡友朋伏威人致使械網盈路汙染俗情貴勝同知聞徹天聽於是雷同擬枉濫清人非直僧尼不依聖教亦由白衣不識賢良定因一二凡僧毀謗無並好眾或有勤求學問博知三藏或有講導利生無闕四時或有為居禪思常坐不臥或有讀誦經論常勤服翫或有六時行懺晝夜行道或有納衣乞食儉素無為或有山居蘭若頭陀苦行或有淨營福利供養三寶或有興建齋講化俗入道或有營造經像綿構伽藍如是略列時能彈記此之名德常依道場專行福智寸陰不遺無退染俗或以公貴不識唯共鄙徒結友情密染習既久以非為是縱觀聖僧將為凡眾唯生慎慢何曾加敬靜思此事豈非灑然

治罰部第二

自大聖西隱正教東流佛法付囑國王令加護持但王法淑穆日就虧損犯憲章漸將殆盡若聞說者反被愛等以道俗濫惡情非日久設欲治罰改惡就善恃官勢力枉壓清人僧眾無力反汙淨心其懷轉好貨難挫伏致使大教息用道風訛替故大集經云若未來諸王四姓為護法故能捨身命守護一切法比丘不護無量諸惡比丘是王捨身生淨土中若隨惡者其王無量世中不復人身王等不治則斷三寶奪眾生眼雖無量世修施戒慧則為滅失又犯過比丘應須治者一月兩月苦使或不與語不與共坐或擯出一國乃至四國有佛法處治如是等惡比丘諸善比丘安樂受法故使佛法久住不滅又薩婆多論云違王制故得突吉羅罪又勝鬘經云世尊應折伏者而折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攝受故令正法得久住天人充滿惡道減少於如來所轉法輪而得隨轉又涅槃經云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此業因緣故得壽命長欲得長壽應當慈念一切眾生同於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受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置一切眾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脩羅等一切諸惡趣拔濟是中苦惱眾生脫未脫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於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此等人同子想耶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群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呵責羯磨置羯磨舉罪羯磨不可見羯磨滅擯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如來世尊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為欲示諸行惡之人有果報故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呵責徵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乃至若善比丘見壞法者置不呵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驅遣呵責舉處是我弟子真聲聞也又云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眾應當勸勵諸學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眾應當苦治又經云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當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妙法謂脩多羅乃至阿浮陀達摩以如此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利益安樂諸眾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物者應當治之如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此等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國中群臣宰相諸優婆塞

等護說法人經中廣明覺德比丘護正法時制諸比丘不得破戒畜非法物破戒徒衆聞是語已便來害之時有國王名曰有德沒命護持覺德比丘與共戰鬪救得法師從是之後常得值佛乃至二人皆得成佛自指云尒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為護法故皆得成就是金剛身又云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乱互相抄掠人民飢餓尒時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秃人是秃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駈逐令出若殺若害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化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者依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又云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衆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菩提又偈云

比丘若修染　戒定及知慧　當知則不久
親近大涅槃　又月燈偈云
雖廣讀衆經　恃多聞毀禁　多聞不能救
破戒地獄苦　又十輪經佛說偈云
有真善刹利　供養於正法　三乘得熾盛
當獲功德海　具足七寶等　遍滿閻浮提
持用施諸佛　其福猶有限　乃至四天下
造僧房供養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假使為諸佛　滿中造塔廟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譬如五日出　能竭於大海
若護持法者　則竭煩惱結　譬如風災起
悉摧一切山　若護正法者　亦滅諸煩惱
譬如水災起　漂蕩壞大地　若護正法者
亦消諸煩惱

思慎部第三

夫欲成大竪弘其三藏先須當機自療己患然後治他法得久住不得為名利故空談名教不修一行逸同狂醉故大莊嚴論云有二種醉一者家色財等成就時醉二者他稱讚時醉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人等富貴時醉開放逸門造地獄因後一多是出家人等貪學名利輕賤自身希望他讚便生憍慢皆於志趣失於聖意盲不見道流浪三途故涅槃經云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優婆夷像亦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形壞我正法又經云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衆眷屬亦効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衆又云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又云復有常沒非一闡提何者是也如人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故經云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為四一者為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為利養故受持淨戒三者為他眷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為非想非非想處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果報又云是一闡提滅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万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所以者何無善心故又經云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千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像似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身所衣服麤陋醜惡形容顦顇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步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卧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啞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滅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飲酒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尒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雜寶與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唱伎樂香華治身樗蒱圍碁諸工巧等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若反習是事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妙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酒婬妷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休道還俗役使譬如稗莠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乃

至經云破戒比丘當於百千億万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卧具醫藥又云樂親婦女不附男子乃至憎持戒者親附破戒常讚布施不讚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讚寂滅遠離獨處常好譏論持戒者過亦不稱讚行頭陀者或指其事惡口横加又經云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尒時多有惡行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懈怠懶惰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真寶擔負草藁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七（珠林卷三十）中懈怠不勤哀哉大嶮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衆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真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爲衆生説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人爲欲賣乳貪利多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賣與近城女人得已復加二分復轉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爲子納婦當須好乳以贍賓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尒許正直尒許我今贍待賓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煮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千倍爲勝何以故乳之爲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尒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多有諸惡比丘抄掠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讀誦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唯以世語錯定是經分多衆生不得正説正寫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爲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展轉薄淡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經是一千倍如彼乳味於諸苦味爲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諸經中最爲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説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若八（卷三十）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説是涅槃經莫非時説莫非國説莫不請説莫輕心説莫處處説莫自歎説莫輕他説莫滅佛法説莫熾然世法説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説乃至熾然世法説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説乃至熾然世法而説若持經者作如是説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衆生墮於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爲利養五欲名聞而説經者事同博易速滅正法又涅槃經云云何栴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説經法白衣憍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餚饍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栴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鍮石鍮石譬色聲香味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鍮石云何以銀貿易白鑞銀譬十善白鑞譬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鑞云何以絹貿易褐衣褐以譬無慚無愧絹譬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絹貿易褐衣云何甘露貿易毒藥以譬種種供養甘露以譬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卷三十）利養故向諸白衣若自讚言得無漏是名九甘露貿易毒藥又法華經云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乃至田獵魚捕諸惡律儀不親近求聲聞人又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説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友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説法不露齒笑不現胸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於空閑處修攝其心又佛藏經云不淨説法有五種一者自言盡知佛法二者説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爲利養故爲人説法如是説者我説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又云我久勤苦求是法寶而此惡人捨置不説但以經相違語義乖相是非不順正法於理法中貪心自大隨意而説爲求利養若比丘説法雜外道義者有善比丘應從坐去若不尒者非善比丘亦復不名隨佛教者如是説者我説此人名爲外道尼乾弟子非佛弟子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身未説法而在高座

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隨地獄又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歎榮恶魔尒時助感衆木部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辭語言巧飾文辭若有人好外道經者癡甘迷惑令心安隱又如羣盲人捨所得物欲諸大坑而隨深坑我諸弟子亦復如是捨麁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故失大智慧而隨深坑阿鼻地獄又云不淨說法得罪極多亦爲衆生作恶知識亦謗過去未來今佛若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衆生命不淨說法罪多於此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助魔事亦使衆生於百千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碑不能令解當知是人於諸衆生爲恶知識爲是妄語於大衆中誹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教多衆生以邪見事是故名爲恶邪見者又云舍利弗尒時破戒比丘乃至爲得一杯酒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何多貪恚癡多樂讀經貪外經利行不清淨舍利弗若有比丘耆年有德比丘中龍有深智慧是人能信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不樂衆鬧雜語不樂睡眠多事不爲白衣營執事務不爲使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行不讀醫方不爲販賣不樂論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法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求自利已善比丘等當尒之時不應入衆乃至一術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以故舍利弗當尒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盛不活怖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山林空靜乃至畢命如野獸死又云我此真法不久住世何以

故衆生福德善根已盡滅世在近又大集月藏經云若有衆生唯依讀誦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喜著於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調伏已心煩惱何能調伏他人煩惱善男子樂著讀誦求菩提者便有嫉妬求於名利高心自恃輕慢毀他尚不能得欲界善根何况能得色無色界一切善根又摩訶衍大寶藏經云譬如藥師持藥遊行而自身病不能療治多聞之人有煩惱病亦復如是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聞破戒被服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又方廣十輪經云若有衆生起於麁弊恚癡恶口自謂爲智乃至不離邪見爲求他利而生嫉妬貪著名稱自舉輕他不能守護身口意等心常念恶恒作是語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教他讀誦但自讚己非毀於他以是義故讚歎大乘自不調伏於大乘道而欲救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人身甚難失聲聞辟支佛乘常遠恶道不欲親近諸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師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有驢著師子皮自以爲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實師子諸人見者皆悉嗤言此弊恶驢非師子耶乃至毀犯禁戒作恶行者於一切處不成法器若自說言我是大乘能破一切衆生煩惱塵勞大陣亦爲衆生住八正道入無畏城則無是處又佛藏經云過去世時有五比丘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名跋難陀是五比丘爲大衆師其普事者知佛所說真實空義無所得

法餘四比丘皆墮邪道倒說謗人普事比丘爲四部所輕無有勢力多人恶賤四恶比丘教諸人衆以邪見道於佛法中不相恭敬相違逆故以滅佛法乃至云是諸恶人滅佛正法亦與多人大衰惱事又是恶人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仰卧九百万億歲伏卧九百万億歲左右卧亦然於熱鐵上燒然燋爛是中退死更生炙地獄大炙地獄活地獄黑繩地獄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於黑繩地獄死還生阿鼻大地獄中乃至云親近是人及善知識并諸檀越凡有六百四万億人與此四師俱生但死在大地獄受諸燒煮乃至云如是展轉一切受苦大劫將燒故在地獄又說大劫若燒是四恶人及六百四万億人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地獄何以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万億那由他歲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罪人及六百四万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又云久久難免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五百世從生而盲然後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於彼佛法出家十万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况得道果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得六万法聚

述曰此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真佛性觀四念處等行法觀察五陰無常苦空非我我所貪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已起大逆罪誹謗如來由斯義故此之二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中受無窮苦如是流例述難可盡

菩薩部第五

如迦葉經云尒時佛告摩訶

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劫若減一劫守護正法佛告迦葉彼愚癡人假使千佛出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於彼恩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眾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護我法迦葉白佛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淺如持重擔我不能堪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斯重擔譬如有人年耆極老年百二十身瘦長病不能起止時有一人巨富饒財齎持珍寶至病人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為我守護待我還時汝當歸我彼老病人無有子息唯獨一身（未三十）彼人去已未久之間困至命終所寄（十三）財物悉皆散失彼人行還求索無所世尊譬聞之人亦復如是智慧微淺修行甚少又無作佛不能久住在於世間若付正法不久散滅佛讚迦葉我已了知而故付汝令彼疑人捨斷此已生於悔心爾時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說第二譬喻如有人身力盛壯無諸患苦壽命無量百千万歲生大種姓具足財寶善持淨戒有大慈悲內懷歡喜利益多人命得安樂將有一人齎持寶物來至其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當好守護若十年還若二十年還待我來時當見相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還即便歸之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以法寶付諸菩薩無量千億那由他劫終無失壞利益無量無邊眾生不斷三寶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尊此弥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所集之法悉能守護流演廣說何以故此弥勒菩薩於當來世當證阿耨菩提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當為王事如法治世弥勒菩薩亦復如是治法王位守護正法爾時佛讚迦葉如汝所說即申右手摩弥勒頂作如是言弥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爾時如來摩弥勒頂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遍滿大千世界爾時地天及虛空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悉皆合掌白弥勒菩薩摩訶薩言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為利一切諸天人故受此正法爾時弥勒（未三十）菩薩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十四）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為利益一切眾生尚受無量億劫之苦況復如來付我正法而當不受世尊我爾時受持於當來世流說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法弥勒菩薩說此語時三千世界六種震動　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上首弥勒及賢劫中一切菩薩摩訶薩言諸善男子我昔行菩薩道時曾於過去諸佛如來作是供養以此善根與我作於三菩提因我今憐愍諸眾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留一分自受第二分者於我滅後與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第三分者與彼破戒讀誦經典相應聲聞正法像法剃頭着袈裟者令無所乏弥勒我今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乏少孤獨而終及以正法像法毀破禁戒着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諸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旃陀羅王共相惱害身心受苦我今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器為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持養育弥勒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十種清淨功德何等為十始從身清淨故離煞主乃至離邪見是為十種功德從是以後百千万（未三十）生常得如是（十五）十種清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人住如實際得於八種清淨功德何等為八一長壽二端正三富貴四名稱五常為諸天守護六所須常無所乏七盡諸業障八命欲終時有十方佛及諸大眾放大光明照其眼目令其人見得生善處於百千万生常得如是八種功德我今更復略說凡人當得十三種清淨功德何為十三一生死流轉終不更起顛倒惡見二不生五濁無佛國土三常得見佛四常聞正法五常得供養眾僧六值善知識七常與六波羅蜜相應八不墮小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眾生十常發勝願十一乃至菩提而常不離如上等法十二速能滿足六波羅蜜十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成正覺若有受持書寫讀誦為他說如說修行此月藏法門者所得功德如前所說又大集經云爾時無勝意童子白佛言世尊他方佛土所有人民常作是言娑婆世界雜穢然我今者常見清淨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又此世界諸菩薩等或作種種天人畜生之像遊閻浮提教化如是種類眾生若為人天調伏眾生是不為難若為畜生調伏眾生是乃為難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琉璃山名之為潮具種

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是昔菩薩所住之處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善住處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南方海中有頗梨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誓願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雞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法牀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犬修聲聞慈中有火神有羅刹女名曰眼見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是三鳥獸閻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銀山名曰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猪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香功德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處中有一牛修聲聞慈山有風神名曰動風有羅刹女名曰天護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為明星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師子（此方无虎）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兎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刹女名修慚愧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重願一

日一夜常令一獸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一日鼠初遊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為調伏諸衆生故是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獸亦能教化演說無上菩提之道是故他方諸菩薩等常應恭敬此佛世界（述曰此之十二獸並是菩薩慈悲化導故作住經人當等形住持世界令不斷絕故人道初生當此菩薩住寶即留此獸護持得益是故漢地十二及獸依此而行不異證也）

羅漢部第六

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共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又以法囑衆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万歲慈氏佛降傳釋迦佛所付大衣廣現神變然後涅槃又于闐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羅漢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又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令傳佛法每三天下福利衆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羅漢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新翻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後八百年中執師子國勝軍王都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唐云慶友）化緣既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者應可速問承告涕泣良久乃問我等未知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當住幾時時尊者告曰汝等諦聽如來先

已說法住經今當為汝粗更宣說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持使不滅沒及勅其身與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時諸大衆聞是語已少解憂悲復重請言所說十六大阿羅漢我等不知其名何等慶友荅言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羅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名迦諾迦伐蹉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方迦濕弥羅國第三尊者名迦諾跋釐惰闍與自眷屬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東勝身洲第四尊者名蘇頻陀與自眷屬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詎羅與自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贍部洲第六尊者名跋陀羅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躭沒羅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僧伽茶洲第八尊者名伐闍羅弗多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剌拏洲第九尊者名戍博迦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十尊者名半託迦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名羅怙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畢利颺瞿洲第十二尊者名那伽犀那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名因揭陀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脇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自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鷲峯山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荼

半託迦與自眷屬千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如是十六大阿羅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染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壽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若此世界一切國王輔相大臣長者居士若男若女發殷淨心爲四方僧設大施會或設五年無遮施會或慶寺慶像慶經幡等施設大會或延請僧至所住處設大福會或詣寺中經行處等安布上妙諸座卧具衣藥飲食奉施僧衆時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種形蔽隱聖儀同常凡衆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如是十六大阿羅漢護持正法饒益有情至此南贍部洲人壽極長至於十歲刀兵劫起互相誅戮佛法尒時當暫滅沒刀兵劫後人壽漸增至百歲位此洲人等厭前刀兵殘害苦惱復樂修善時此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復來人中稱揚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衆令其出家爲諸有情作饒益事如是乃至此洲人壽六万歲時無上正法流行世間熾然無息後至人壽七万歲時無上正法方永滅沒時此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於此洲地俱來集會以神通力用諸七寶造窣堵波嚴麗高廣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所有遺身馱都皆集其內尒時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遶窣堵波以諸香華持用供養恭敬讚歎遶百千帀瞻仰禮已俱昇虛空向窣堵波作如是言敬禮世尊釋迦如來應正等覺我先受勅護持正法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沒有緣已周令辞滅度說是語已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如燈焰滅骸骨無遺時窣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剛際方乃停住尒時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永滅不現從此無間此佛土中有七百俱胝獨覺一時出現至人壽八万歲時獨覺聖衆復皆滅度次後弥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贍部洲廣博嚴淨具如經說

僧尼部第七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緣得令正法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衆弟子同己所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爲四部之衆如所解說之其身雖滅令後代正法相續不絕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爲四部所重者能勸修三業捨營世事其徒衆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悔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爲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絕是名說法中上座

長者部第八

如優婆塞戒經云尒時會中有長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常演說法教衆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壽命之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于帝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南方之土屬閻羅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西方之土屬婆樓那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北方之土屬拘毗羅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下方之土屬于火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上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佛法之中頗有如是六方不耶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東方即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爲出智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衆生心若有衆生能供養彼檀那則爲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即是尸羅何以故尸羅名之爲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即是羼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爲後一切惡法棄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即是毗梨何以故北方名号勝諸惡法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之與財下方即是禪定何以故能正觀察三惡道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之與財上方即是般若何以故上方即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命之與財善男子是六方者衆生心非如外道六師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養

天王部第九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歎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累至衆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故弥勒下生聽汝泥洹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天王言如來不久當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正法我滅度後過於千歲教法滅時當有非法出現世間十善

悉壞閻浮提中多諸患難如來頂骨佛牙佛

鉢安置東方（此見大灌付囑天王舍利四王六欲滿在經文不可具載）

又勝天王經云或有衆生見此菩薩今始成

道或見菩薩久遠成道或見一世界四天王

獻鉢或見十方恒河沙世界四天王獻鉢舍

利弗菩薩尒時度衆生故即受衆鉢重疊

中合而爲一其諸天王又不相見皆謂世尊

獨用我鉢又依鉢記云釋迦如來在世之時

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斗有餘佛涅槃

後此鉢隨緣往福衆生最後遊化興於漢境

此記從北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

石澗寺僧伽耶舍小禅師使於漢土宣示令

知（三十）

鬼神部第十（二三）如大集經云尒時一切

諸天一切諸龍乃至一切迦吒富單那等於

三寶中得增上信作如是言我等一切從今

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見有如是爲佛出

家受持禁戒乃至爲佛剃頭髮片不受禁戒

受而毀犯無可稱聚如其事緣治其身罪鞭

打之者我等不復護持養育如是國王捨離

彼國以捨離故令其國土而有種種諂詐鬪

諍疫病飢饉刀兵供起非時風雨亢旱毒熱

傷害苗稼令其國土所有世尊聲聞弟子悉

向他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若有世尊聲聞

弟子乃至但著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

等其剎利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國土

又大集經云尒時世尊以振旦國付囑毗首

羯磨天子五千眷屬迦毗羅夜叉大將五千

眷屬乃至婁睺目大天女十七大將各領五

千眷屬汝等賢首皆共護持振旦國土於彼

所有一切鬪惱鬪諍怨讎惡覺言訟兩陣交

戰飢饉疫病非時風雨水災毒熱悉令休息

遮障不善諸惡衆生瞋恚疾病苦並皆消滅

味等物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

寶種不斷絕故頌曰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非不察　如響酬聲

邪賓延愛　熱惱歸誠（二三）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無并　物有取捨　慈悲傾蓋

入邪難鋭　四句罔名　識非堅是　法作實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鉦十

諂（丑冉反）舍懼（足宋反）腕（烏貫反）抓（側交反）締（特計反）歷（甲反）姧

玷（古念反）拄（則主反）臥戕（音六）扰掠（上楚交反下力灼反）攡（力出反）沮（慈呂反）

嗜（時志反）傾頽（上去營反下徒回反）惱（奴皓反）伺（相吏反）啞（烏下反）

屣（所綺反）盤（古含反）摎蒲（上力幽反下薄胡反）戕（在良反）稗莠（上比拜反下與久反）

削（息約反）越（与戟反）抄掠（上楚交反下力灼反亦作略字）餔（下又反）

鐵（上初兩反下音）鈴（以周反）鐵鍋（上古禾反下音戈）捷（上力朱反下作）

跳（吐彫反）捕（音步）杯（布回反）爨（七亂反）懸（胡涓反）沸（方味反）

下（胡駕反）羅（音五）諾（奴各反）跌（徒結反）蹤（七恭反）艇（徒頂反）

恬（徒兼反）颶（其俱反）坎（苦感反）塞（先代反）帷（下麻反）䬸（於去反）

遊（似由反）紡（妃兩反）誼（下詐反）僕（下甫反）

畦（音嵇）嬾（古旱反）

平江府常熟縣福山鎮人慈寺比丘　正堂

並者謹發誠心回施淨財恭入

本府城東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坊命工刊造

法苑珠林第三十卷永遠流通仰報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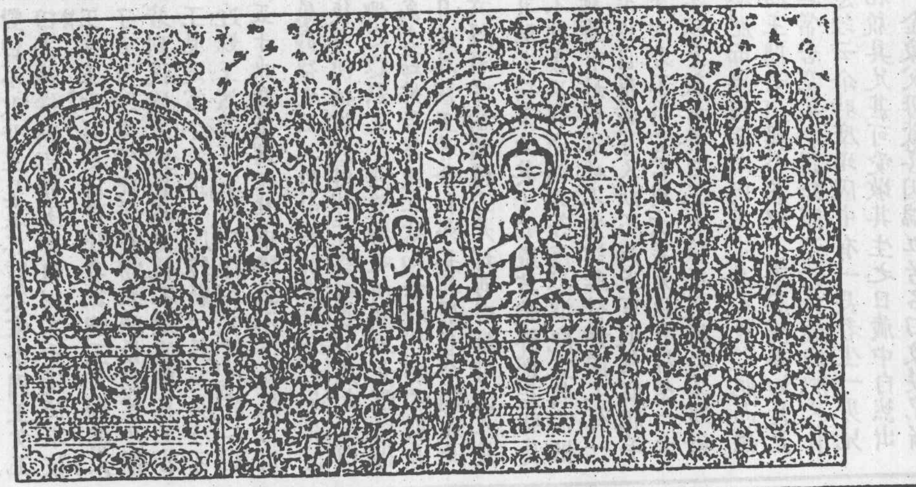
功德專用追薦

先考周七八承事　先妣沈氏九七娘子二位超

昇佛界者

寶祐年五月　日大慈寺比丘　正誠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勸緣比丘　法觀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肆下

潜道篇第二十三（此有二部）　妖怪篇第二十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述意部第一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莫非利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括其善惡正心而使則與天同異矣昔晉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武之初有彭城杯度並顯示微瑞昭悟時俗齊梁之有沙門保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脑智若任體同細塵而被往知來每中無驗動容發辞難有遊榮士庶響赴所在如疾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壽雖復限以九開身終無娠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之可謂慈於日月藏於金石者矣無壇之福於斯見哉

引證部第二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見帑藏中衆寶好物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藏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伺夜人定鑿作地穴盜取官物不可葬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知聞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於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今年耆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我力強盛當濟拔舅舅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舉出其死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填噎塞路喚哭其賊射聞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候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炬僞戲人衆總吏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闍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醇厚詣守備者微而語之遣守者遠昔飢渴見酒聚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捉其賊狡黠更當役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妻必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投喚令人收執他日其夜甥乘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昔數數不變守者睡眠甥即乘株到女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臂甥素覓點頭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捉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百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見兒鳴具以白王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

復士失兒甥府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荅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輙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兒若吾之兒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本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爲子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女勑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爲賊臣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乘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歷衛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尒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臣得稽首荅曰實尒是也王曰卿之聦黠天下無雙卿之所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外甥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女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拘夷是其子者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又智度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辟如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何得尒荅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脂消諸功德肉肥又賢愚經云尒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号名曰象護兒漸長大象亦隨大旣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恒騎東西遊戲隨意甚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粗略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恒在目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擾鬧不靜妨廢行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尒時象護奉教語之是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万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菩薩本從兜率天乘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刹破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恒處尊貴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常在尊貴恒有金象隨侍衛護尒時治象人者今象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値我得道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陀王聰明博通亦無不練以己所知謂無酬敵群臣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之即使人賚一瓶蘇湛然盈滿王意以爲我智滿足誰加於我斯那得蘇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欲針五百用刺蘇中蘇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旣撥已即知其意尋遣使請斯那即赴延入宮中王與麁食食三五匙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荅言我向足麁未足於細即語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充塞遍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盡皆揲伏其中料覓乃容多人斯那尒時即語王言麁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荅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荅言譬如去此三千餘里若遣少健乘馬賚糧捉於器仗得達達不王荅言得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食爲可達不王言縱令賚糧由恐不達況無糧也斯那荅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處此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短斯那荅言須弥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甚熱日於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

頌曰

滑道巧變　善弄寘馳　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寘逃投機
靜也沖黙　動也神妙　綿綿遶御　齊登長樊
反宗元象　光消影離　隱顯叵測　眞偽難議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西晉沙門劉薩何　西晉沙門釋杯度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釋法朗
宋沙門釋邵碩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祚　齊沙門釋僧慧
梁沙門釋保誌　具居士徐光
捜神雜傳地仙等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而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嚴備盡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日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士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喩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酬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粹者不一每年正月舉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讃者自解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相剎繁以蚕繭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礰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災障者就礰覓之得以凶士不得告凶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士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過孟津因号曰杯度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擔一蘆篙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盥浴膚色輝然不以寒慘義熙中躄在廣陵刺史沛國劉番素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擔此篙使人舉視重不能勝蕃自起看政有敗納衣耳度辭去一手挈篙若提鴻毛永嘉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嘆曰我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攜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觀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因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賜以輿輦入出衆焉所有祥咸其相極多略而不述虎末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染閔之亂埋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開棺唯見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睆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遲追會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宋儁鄕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賫經律數十部

往逵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嗟之並放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尅長安擁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伏信乃與天師冠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劒斫之體無餘異唯劒所著處有痕如布綿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也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籥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為襯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袈裟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袈裟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催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宋岷山通雲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尒日郡縣亦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抱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料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靈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從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宋江陵琵琶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輙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猶斂蹤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華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虫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焰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視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齊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所害詳襲其位代為相國魏將僭竊詳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遂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役不測其恩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網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礼佛行道其疾如風受戒於照玄大統法師面掩

地今上發發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勑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過曰高詳駝驢來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介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及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擬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介後來是夜擬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齊荊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在陟屺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趁介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嗔必（十）（廿）死喜者必（宋作王）老時咸以此爲識（十一）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哀存亡之意慧嘗至江淩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撿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荊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　梁京師有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住

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鄽還撿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廿）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十）帝怒遣（宋三王）推撿失所閣吏啓云（十三）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膾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乃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返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荊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

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令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於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十）（十二）（廿）爲十二（宋作王）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脩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怡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

咸莫洲其年有徐捷道者君于京師九日臺比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七時應年九十七矣（右十一段出　紀高增做）徐光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鄽間種菓播栗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巳耗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琳門褰裳而趨左右唾唉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琳聞而怒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有大飄風如廪從空中墜琳車上車爲之傾頓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笑之琳問左右無見者琳惡之俄而景帝誅琳凡弟四人一旦爲錢鼬越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也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之鬼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怖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皆不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聃而已所以介者案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其易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巳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靖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其壽以爲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固所患心在存身頭面九竅五藏四支至毛髮皆令其在覺其氣雲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訊安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万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略無所留又有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神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婇女乘輜輧往問道於彭祖婇女具受諸要法以敎王王試爲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鄭女妖淫王失道而殂洛間相傳言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百歲非壽終也（右此二段出神仙傳）漢時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顛墜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徒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寛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粳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爲糧從齋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郭郛脩整宮館莊麗臺榭房宇悉以金寶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九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若飢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噉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合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復隨穴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神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乏盡飢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便共沒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神榮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邀還家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勅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有一群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婿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

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櫳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閤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泗紛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脩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右此三驗出幽明錄）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眄杳然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遍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瑯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設玉膏終日

又述異記曰獨角者巴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為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卒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卒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市門卒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復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坐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

寇先宋人也以釣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右三驗出搜神異記）

妖怪篇第二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妖怪者干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伏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眾生宿業之雜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糧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船舶雇得五船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剎國其國多有羅剎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博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進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剎女聞彼大海有船破壞羅剎女等即往救接一時拔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過人人纔不及用天香湯洗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瓔珞莊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捷疾走行詣商人所語諸人言此諸聖子莫有恐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髀來過汝腕來此時商人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貪女想與其手辟時羅剎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來可為我夫憐愍我等為我作主我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愁煩惱為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永常不令缺失爾時商人咸共惆悵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詣羅剎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果枝葉扶疏諸鳥遊集如是無量復有雜華池沼華鳥滿中觀者欣悅能滅憂煩其羅剎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遙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莊飾如經具述爾時諸羅剎女將諸商人向彼城已教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久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剎女

等告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禁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眠卧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尒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刹女等卧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執刀從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無有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身毛皆竪默然而住良久喘定還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峻聲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有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坌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摇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悉相棠觸而有聲出尒時受苦諸人聞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爲天爲龍爲夜叉爲帝釋爲大梵王等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十指掌頭頂過礼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仰如是白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尒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已悵怏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舩舶破散值諸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尒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若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即荅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舩破至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共彼姚媱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愛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爲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夘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縛云）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粇米自無糠糩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醎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皆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初從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爲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處爲我等輩問訊父母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內有諸恐怖但在彼處隨宜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布施多造福業爲持齋戒是爲第一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叫喚啼哭嗚呼極苦閻浮提內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喰噉牛糞用爲活命不爲求財而來此也尒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尒時還即眠卧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輙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刹諸女恐將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尒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欲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飲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欲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

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九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逸至夜內見彼羅剎一切諸女就著睡眠安隱而卧私密盜竊從卧牀起咸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為我說尒時商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置得達閻浮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所尒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醎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今到彼岸時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竪合十指掌頂礼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尒時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剎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剎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送達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分脚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尒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尒時彼諸羅剎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睡覺覔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遙見商人乘馬王上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海岸發慈愍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

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今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願汝等與我為夫汝等今者捨背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剎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意云何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刪闍耶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逢雨遇一神祀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事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啖食人自相與語言正啖彼一人一人長我餘四人惡不可放之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不破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啖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學道亦復如是常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慢損人也故維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　又菩薩處胎經云尒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覩見謂為是鬼指棄曠野不使人見其

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推背向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指棄曠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肝斷絶當復柰何復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觀者毛竪父母脅偏捨而欲去菩薩權見令不得去父母問曰為是天耶為是龍鬼神耶尒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為母除愚闇
推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為捨我去　但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衆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險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樂

頌曰

求寶失舟濟　飄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誑人情　假援度海難　虛發親愛聲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感應緣（略引二十六驗）

東陽留寵為血怪　魯昭公時龍怪
漢惠帝時龍怪　漢武帝時蛇怪
漢桓帝時蛇怪　晉太康中有魚怪
漢成帝時鼠怪　漢景帝時犬怪
漢平帝時魅怪　賈誼見鵩為怪
安陽城有亭廟怪　東越閩中蛇怪
中山王周南鼠怪　桂陽張遺樹怪

南陽宋大賢亭怪　吳時廣陵郡亭中（鬼怪）
建安中東郡界老狐（狐怪）晉南京寺記烏巢（異怪）
晉時有老狸作父怪晉時有狸作人婦怪
晉時有狸作人女產（兒怪）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脩宅內鬼（魅怪）西方山中人（食蝦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蚶怪）唐時逆人張（亮霄靈怪）才
（洪）東陽留寵字道弘（朱三十一）居于湖熟每夜（二十七）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為徐龍所殺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為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誘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漢成帝延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黄蒿柏葉上民塚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矢數升時

議臣以為恐有水災起鼠盜竊小獸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家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趙王昏亂豕類外交之異向奴犬豕之類也　晉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其形其縣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時大蛇數丈死於門外有大樹樹有精人止若死鳥過者墜才
（洪）侯劾之（朱三十二）樹盛夏枯落有大蛇（廿八）長七八丈懸死其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偽使人為之侯劾三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其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喑嗟而去於是

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才
（洪）曰汝捉索（朱三十一）西來吾與卿取魅（二十九）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諭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提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厥不可禁止寄乃行告請好劍及作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

王聞之妙寄女爲右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介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居鄢陵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六畝枝葉扶疏蟠地不生穀草遼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卷三十）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汁赤此何得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枝有一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趂叔高叔高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作祠司空御史兗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杖至於夜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熟眠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卧無枕正常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亭毒更無害怖 吴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卧至三更中聞有扣閤者應遥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經須臾聞復有扣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卷三十一）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須復扣閤言是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所傷數下去其處已還卧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求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怪者無故盆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藏户間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户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爲闇但以杖撾地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呼曰宿有冥死開户視之得一老公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陳留界復作妖怪如此時人猶以爲此公也 晉時吴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時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得殺奴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候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illegible]）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昔晉成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爲聖度成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常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即遣使至烏江迎聖度問此吉凶焉在度曰脩德可以攘（卷三十一）灾齋戒亦能轉（三十二）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群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欽信因爲聖度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葬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母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正有一狸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成狸

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絜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

分別垻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許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勑婢取銀百斤絹百疋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秘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出錄）（未三十二）（二十三）（李）徑突入蔣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晉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嫁女未及外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至云是耶魅將女至江（右此三驗出幽明錄）宋時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坊問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燈蘸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誰華台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過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躬舉視服擲擲灑黃玻濟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擲令人刺中其髀墜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園飯投之頻進二外數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松擲牀障塵石飛揚累晟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須之清果爲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蓋讀呪文諸鬼怖逃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題紙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遠擬義獻又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鬼有叔採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敎曾乞松羅一函書班云故孔脩之死罪白啟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愴甚有詮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佛燉煌憶見此僧清家有婢產於此便斷瑯耶王騶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崗既空及虞與靈入屋祈机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騶之云非爲未葬故不具儀耳（右三驗出異苑）閉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三十四）（奇）（出法林三十一）蜽（或言部注曰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蝄是蝄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右出國語史記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鰕名曰山猴其音自叫人常以竹著火中𤆬熚（音卜音畢）而山猴皆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右出神異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脩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朝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擎頭擔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尒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三曰汝犯暴人前後非

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㺐六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告人自免（三十五）（奇）（右一驗出述異記）唐逆人張亮昔爲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別供養亮還歸禮其堂柱並木整亮額角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迹大如線焉時人見之咸以爲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見在（出冥報拾遺記）　沈茂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隷一

岷（二叉音學）瀶（所力反）帑（他朗反金帛舍）盫（二尼音閑）酣（胡甘反沼也）

隰（音習）綏（息追反）䏃（蘇变反）跣（先典反）遻（逆落也胄反）羔（侯刀）

耶（皮雖音名）詑（於变反）屺（去己反山无草木）蚑（奇倚厚反）嫡（音的）

鬣（而雖反）鄙（音婆）倕（音垂人尺）嗾（子見反）㾈（皆厚反）顢（諧緣反）

頊（許玉反）鞱（側詞反）粇（音按）剡（時談反）碭（大浪也反）脽（誰息）

粭（音快）洧（美反）洮（叱名反）臧（音緣）邯（音寒）鄲（音單）刻（胡得反）

痠（求反）詞（大素反）啢（六禹吐反）婁（女莫波反）摳（久渠）

騷（側反鳩）齚（陌反）鄴（甲叉）猻（殷止）儴（奴反）詅

劭（力丁反）狳（山反）嵷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隷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變化篇第二十五（此有三部）　眠夢篇第二十六

述意部　通變部　猒欲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之用玄通無礙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麁以麁應細以細應麁細隨機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麁按邪歸正者復須隨緣通變莫稱物情不可以妙理通悟指事而變現不思議之形質用遮不思議之頑見也譬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同於鹿馬哉若不異於鹿馬應時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

通變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一如來一化身轉如是等不可說辟喻法輪雲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周遍度量一一毛端處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一一化佛身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頭一一頭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音聲一一音聲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句身味身復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音聲充滿法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法輪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爲一切諸佛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又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悉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有五百妙音聲眷屬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爲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伎樂皆悉清淨普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怖安住無畏大師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衆生聞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爲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又處處經云尒時佛笑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緣一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爲現口中光故四笑諸不至誠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

又佛說心明經云尒時世尊爲梵志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喜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奇光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薩決遍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入面門授聲聞決光入肩井說生天事光從臍入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光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愍傷群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又智度論云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剎至華上世界見佛身如故而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佛功德亦尒　設欲量佛身
唐勞不能盡　上過虛空界　無量諸佛土
見釋師子身　如故而不異　佛身如金山
演出大光明　相好自莊嚴　猶如春華敷

又處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百千重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卧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猒欲部第三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尒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女名金色光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曜容儀姤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礙音聲清妙深遠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爲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乘莊嚴往詣園林尒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爲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即以神力於其卧處現爲死相膖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藏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蠅蛆唼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救遍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畏一昔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二大衆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鑒此理橫見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即以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聞已心大歡喜深自慶幸捨棄死屍從林而出即往佛所具說怖緣尒時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歸佛者一

切無怖長者白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貪瞋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好色惡覺凡夫貪著於聖法中無如是事於是佛為種種方便說法時長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遶來詣佛所却住一面尒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即向文殊而說偈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焰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四身無覺如木
亦如草瓦礫　心則不可見　如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顛倒生惡覺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如披林中死　臭爛惡不淨
身體性如是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未來亦不生　現在不暫住　如是我識彼
文殊當善聽　彼恩難可報　我本多貪欲
見不淨解脫　彼身實不死　為化我現死
愍衆故示現　誰見不發心　如是貪瞋癡
及一切煩惱　如是體法性　善哉甚微妙

尒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於過去教化令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号曰貧光如來威德長者於寶光佛所得菩薩身名曰德光寶光滅後當得作佛号曰寶炎如來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夏安居時波羅奈國有一婬女在高樓上有女名妙意昔日於佛有緣尒時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勝諸世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白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衆寶莊嚴我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能順納隨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牀未及食頃女前親近白言丈夫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己所欲既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厭至二日時愛心漸息至三日時白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即起纏綿不已女生厭悔白言丈夫異人乃尒化人告言我先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尒乃休息女聞此語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苦痛如被杵擣至四日時如被車轢至五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愍諸盲冥救濟苦人恒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切人今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同處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瞋咄弊惡婦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親若來覓我處自藏我寧經死不堪耻辱女言弊物我不用尒欲死隨意是時化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沲塗汙女身萎陀在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淤三日膖脹四日爛潰五日漸爛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膠如漆粘著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諸惡虫迸血諸膿塗漫女身女極惡厭而不得離女發誓願若諸天神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珎寶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梵王在後佛放常光照曜天地一切大衆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慚愧藏骸無處取諸白疊纏裹棄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為佛作禮以慚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極慚愧流淚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為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為佛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為呪願梵音流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即得須陀洹道五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衆見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有發菩提心者有得阿那含者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婦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厭惡驅令遠棄乃至畜生見此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林採果以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諸比丘到林欲度見佛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時諸比丘各在樹下跏趺繫念世尊化作醜陋人執持瓦器盛滿中食漸向醜人形狀類己心懷喜悅今此人者直是我伴尋來共語同器而食食已時彼化人忽然端正醜陋問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食此食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陋聞已尋便敬之尋得端正心懷喜悅即向化人深生信解於是化人還服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俱種種說法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

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那濕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宿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号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爲菩薩到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介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醜陋形來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懺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大聖神變　隨事亦殊　含英秀發　開悟相應
服以邪道　化現神通　隱顯利物　乃軌高蹤
群生息謗　感悟興隆　潛運自在　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　絕代靈龍　含生有福　遇此休徵

感應緣（略引二十五驗）

通叙神化多種之變　周時有左慈能變
舌埵山有帝女能變　夏鯀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建平中有男子變
漢建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漢宣帝時有鷄變　晉大康年中有彭蜞及蟬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鯷魚變
梁朝居士韋英妻梁氏嫁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丘陽縣有女姓彭名娥變
晉太末縣吳道宗母變　晉從陽縣有牛變
炎帝之女變　諸傳雜記之變
秦時有江南宮亭廟神變
秦時南方有落民飛頭變
高陽氏同產夫婦變
魏時尋陽縣北山蠻人作術變
魏時清河宋士母因浴變

夫慈濟之道罷古式瞭通化之方由來難測此是方外之大聖非是域中之凡能窮之不可原究之不可盡然凡聖雖別變化有同良由智有淺深障有麁細機有大小化有寬狹蓋達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若依佛教明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矣據外俗未達大方唯信緣起不順因成故千寶記云天有五氣万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智土精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禀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虫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則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蛩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獐也蛇之爲鼈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將入搏而食之當其爲人不知將爲虎當其爲虎不知當爲人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於鼻中元康中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唯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物之具從此觀之万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蛺蝶由乎濕也介則万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万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衆生介識雜業熏成因種既熟緣假外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遇其緣緣疎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辦因緣和合力用相齊万類由生一非能建庶將來哲豈猜餘十也

左慈字元放盧

江人也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不得蜀生姜耳放曰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勑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姜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勑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市二端錦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勑勑之增市二端錦後廿公近（本作出）郊士人從者百許人放乃（十）賫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行酒百官百官皆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之陰欲殺元放元放在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從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群羊行人知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既驗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欲往欲取而群羊數百皆爲羝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恠草其葉鬱成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恠草者恒媚於人焉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甚弘見殺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爲碧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現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又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廿爲黿（[illegible]）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十二）閉户衛之掘堂上作大坑瀉水其黿入水中游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出亦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熊意爲蒼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爲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也漢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群曰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晉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亦能兩幸而尤好婬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當中興之間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在揚州亦性好婬色故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生故京房易傳曰

塚宰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廄中雌雞化爲雄雞毛衣亦變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化爲雄雞冠距鳴將至永光年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蜞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爲牡至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　孔子厄於陳廿絃歌於館中（[illegible]）夜有一人長九尺餘（十三）著皁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　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享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右十三卷出搜神記）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遁不反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竪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

一山爲居至麓變成三足大虎所堅之脚即成其尾（右此二驗出異苑）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入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号曰石雞山爲娥潭（右此一驗出幽明録）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小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兒宗貸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當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母縣界内虎災婁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白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夕哭臨之（右此一驗出齊諧記）

晉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九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右此一驗出廣州記）

炎帝之女娃（烏佳反）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爲精衛其狀如烏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堙者塞也其音曰因）

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右此二驗出山海經）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孰是

神農本草經云取雞卵黃白渾雜者熟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内著粉中佳者亂眞（此世所恒用無作不成）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老龍爲雀老蒲爲葦

搜神記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蜘蝣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祭螟蛉之子育之則皆化成己子也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果决因上廟宿竟夕安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逐擒之化爲雄鴨訪捉還舩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右此一驗出述異記）

秦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平和桓以爲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足手是爲蒙雙氏（右二驗出搜神記）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眞虎鄉人周昨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迅吼喚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淳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一斗米精一赤雄雞一升酒受得此法也

魏時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盡出戶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闚不見入木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解自捉出戶外其去駃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師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内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怪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懼遂捨爲寺（見洛陽寺記伴）

眠夢篇第二十六（此有五部）

述意部　三性部　善性部
不善部　無記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一心積為三界癡流慢情皆滯沉沒欲討其際難測其本所以遠自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劫莫之比明闇遞來新火不能辭逝水非駐器月難保且夫盛衰之道與時交構睡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內識境由外熏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惡則夢有吉凶此為有記若習無善惡沉觀平事此為無記若黃緣青黃夢想還同此為想夢若見外沉水火交侵此為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報無報欲知斯事如下經說

三性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答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答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則夢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答若善知識天人為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者為現惡夢此即真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菩薩母初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夢問夢為善不善無記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婬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是無記夢也問曰若尒者應受果報答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

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答曰或睡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軟心不軟身重心重身惛懵心惛懵身憒心憒身睡心睡為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眠不睡相應答曰不染汙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汙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尒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云何為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尒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是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答曰如夢中殺盜等如不善心耶餘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非福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答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

善性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尒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吉夢得於勝法何等為四所謂於睡眠中夢見蓮華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傘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眾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為行殘暴無悲邪見如來遣迦旃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大夫人號為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寢夢見八事一頭上火然二兩蛇絞腰三細鐵網纏身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血泥中行泥沒其腋七登大白山八鵲雀住頭於夢寤已以為不祥愁憂憔悴即問諸外道婆羅門外道聞王此夢素嫉於王兼嫉尊者迦旃延因王此夢言大不吉不禳厭之禍及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為然益增憂惱即問之言若禳厭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答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惜請為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殷勤知其心至即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八還須八種可得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喬波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七殺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旃延却後七日若殺此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己命重即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是王答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禳夢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賤身豈足貴耶獲白王言却後七日我緣當死聽我往彼尊者迦旃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慇勤王不能免即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停信宿何故今者不

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殺我等用擴災患偷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王所夢尊者迦旃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慶不足為憂一頭上火然者貢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來貢於王正為斯夢夫人心急七日向滿為王所害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荅言日晡時必當來至二兩蛇絞腰者月支國王當獻寶劒價直十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珠瓔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陵旦當至四赤魚吞足者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跋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食時當至五四白鵠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欽婆羅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日昳當至七登大白山者瞻對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鶴雀壓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私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久果如尊者所言捌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若重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投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鬘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寶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污王大瞋忿拔劒欲斫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中即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云有私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旃延所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愛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即前尊者敬奉供養賜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即問尊者有何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荅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介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國名曰槃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至彼佛所供養禮拜即以所著天冠寶劒瓔珞大象寶車欽婆羅衣上獻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不求自至王聞是已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不善部第四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弥勒菩薩言菩薩當觀二十種睡眠諸患何等二十一樂睡眠者當有懈惰二身體沉重三膚皮不淨四皮肉麁澁五諸大燋溺威德薄少六飲食不消七體生瘡皰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網十智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黑暗十三不行恭敬十四禀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諸使十六於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滅少十八恒行驚怖之中十九見精進者而毀辱之二十至於大眾被他輕賤

又國王不黎先泥十夢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黎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二夢見馬口食尻亦食三夢見小樹生華四夢見小樹生果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夢見狐坐於金床上於金器中食七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趣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夢見大谿水流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即寤大怖恐亡其國及身妻子王至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者問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即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為王解之恐王聞若愁憂不樂王言如卿所覩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皆惡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卧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憂即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名摩尼到王所問王言何為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王耶王言汝無過於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半身設有善惡王應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為夫人具說夜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即勑群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其如前述所夢如是寤即恐怖恐亡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為解所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夢者無他乃為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不畏法禁婬泆貪利嫉妬不知猒足少義無慙喜懟無慚愧　佛言第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視貧者王夢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　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尻亦食者此後世人作帝王及大臣與食縣官俸祿復採萬民不知猒足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此後世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婬多欲年少

強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果者此後世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不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五王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背出行賈作其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交通貪其財物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六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器中食此後世人下賤便尊貴有財產衆人敬畏公侯子孫更經貧賤處於下坐欲食在後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為女作媒訪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卅）婬女（本十三）求財物以自供給不知慚愧（大三）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八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趣欲鬭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澤不時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雲雷電有聲長吏人民咸言當雨須臾之間雲散不墮所以者何帝王長吏人民無有忠正慈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國當擾亂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而當平清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者此後世諸國當忿爭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鬭相殺傷不可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於國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即歡喜今受佛恩令得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宮臣從今已後不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無記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衆中睡佛言聽水洗頭猶睡不可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坐猶睡不止聽以手掌若故睡不止佛聽以幽擲若故睡不（卅）止佛聽（本十三）用禪杖者若取禪杖時（大三）應生敬心以兩手捉杖放藏頂上若坐睡不止應起有餘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鎮安孔作之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時禪鎮墮地佛言禪鎮墮者應起座行如鵝行法　頌曰

昏沉睡蓋　遊想妄現　親族虛聚　徒溺美醪
既寤空無　妄生愛戀　雖迴三姓　終成七變

感應緣（略引六驗）　漢甘陵府丞文穎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覆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護　唐沙門釋智興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燥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明日暫住須臾幸之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中愴然即寤寤已語左右左右曰夢為虛耳何足可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柰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是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送民之神穎曰子棺今為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墓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率之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為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棺殯而去之（右一驗出搜神記）

宋陳秀遠者穎川人也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間閒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己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空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固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卅）一室盡明（本十三）爰至空中有如朝霞（大四）秀遠遽起坐合掌喘念須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欄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勁之時而己自見平坐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填觸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為偏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覩前身即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也（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為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便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介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死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

如何可說獄獄不能自勝又云行逮疲極困卧忽下牀上以頭枕窓毋視兒眠處見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問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跡所夢託二徐撿之二徐道遇諸葛投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究二人即皆欵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投達都（右一驗出冤魂志）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宜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仞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殆消人中齋戒亦可摸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進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旋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逖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進等皆如期終亡逖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弥至處伯後爲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使命爲行參軍處伯耳荆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帙垂歛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雕儀相端備列于空中去地數刃處伯委悉詳視猶其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處伯所居宇界隔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環雕皆其珎寶於其所患悉以復（右一驗出冥祥記）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墼壘而圍之須臾更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蹔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法像情益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懸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承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鍾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述誰知吾苦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早奉與之并陳吾意莫禮殷誠從眠驚寤惟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及諸至親咸陳前說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鍾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鍾偈福故遵此事敬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僧給羔袖用執鍾推與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傷破不以爲苦衆鳴鍾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惟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信驗非謬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分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緜二

鯢（大丼反）北（鳳痏反）蹶（之石反）蛓（古牙反米中虫）倩（此米反）蟣（力大丁戈二反）瘊（侯胡音反）蜮（胡国反）攉（直角反）緜（古本反）褐（胡究反）輅（落核反）軨（落丁反）砙（官央反）蠑（音陰）螉（烏紅反）崆（音空）峒（音同）咻（諸疠賭咽二反）㦦（鳥見排指二反）兕（苦高反）控（侯出反）遑（息）反　閬（音浪）拗（烏反）鉸　姑蘇沈政書

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全吳鄉第六保湛浦水南居住奉
佛弟子李椿同妻張氏北二娘與家眷等
情旨自身行年六十三歲六月廿建生同妻張氏六十八歲四月
建生思念凡何片善生處中華幸衣食而粗周備
龍天而叶贊然遇本府磧砂寺　刊造大藏經板由此發心
佛語諦信經言投誠於諸　佛會中植福田於能仁藏
良以謹施淨財壹伯貫足　恭陸拾文入前雕刊
法苑珠林第三十二卷計[illegible]字許[illegible]三十六字流傳佛教功德
報答四恩三有仍乞保祐現生之內獲大善利他報之中二
嚴供塔者　淳祐四年五月　日弟子李　椿　謹題
都勸緣檀越成忠郎趙　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肆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興福篇第二十七（此有八部）

述意部　興福部　生信部　校量部
修造部　嚫施部　雜福部　洗僧部

述意部第

昔優填初刻旃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炭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髻髮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尒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鎔金圖爲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夜夢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㲲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梁代遺光興盛但法身無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鍾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倏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興福部第二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爲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菓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救療衆病四者作牢堅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尒時坐中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波羅奈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牀臥床褥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間爲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蹈空而遊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顧臨衆生濟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栽枯苦曰真人功報成諭其爲然矣復有一比丘名曰波拘盧即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法歡喜持一藥菓名呵梨勒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逮得應真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陁耶即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渴而立聽聞法歡喜即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呪願益懷欣躍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上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劫末後餘燃下生世間母姙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佛逮得真諦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即白世尊曰憶念我昔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尋蒙除愈緣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僧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逮得應真尒時坐中有一比丘尼名曰奈女即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奈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開遠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乞求菓蓏當以施佛乞得一奈大而香好擎一杅水并奈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奈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命終生天得爲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尒時天帝即從座起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憶念先世之時生拘留大國爲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偶值衆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衆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瓔布施衆僧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得爲天帝九十一劫求離八難　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我自說宿命所行昔我前世於波羅奈國近大道邊安設清廁國中人衆得輕安者莫不感羨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

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種法中佛法最真九十六種僧中佛僧最政所以者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誠諦殖命積德捨爲衆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捨世貪諍導世間福天人路通衆僧之由矣是爲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第三　如譬喻經云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以飯著（末三上三）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万種万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然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介福復見諦道佛言外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万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万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介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洹道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糟淀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糟淀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佛邊有一婆羅門聞佛此語即語佛言汝是淨飯王之太子何故爲食而作妄語是時佛即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而語之言汝頗（末十二）見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舌覆鼻尚不妄語何況覆面上至髮際即生信心而白佛言我今不解小施報多佛即告言汝頗曾見希有事不婆羅門言我曾行見尼拘陀樹其蔭覆五百乘車佛即問言樹種大小彼答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便語言誰當信汝婆羅門言實介世尊我眼見之非妄語也佛即語言我見此女淨心施佛得大果報亦如此樹因少報多時婆羅門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即時舉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人聞已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供養即破制限王與群臣亦歸依佛佛爲說法悉獲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虛妄善惡果報必受不差一切衆生應當信受又譬喻經云昔有二比丘俱得須陀洹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以用作福布施飯僧一人恒直坐禪自守不樂作福時坐禪者語乞者言何不坐禪空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亦說比丘云當修行布施後俱命終生長者家乞作福者爲長者家子奴婢承給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其坐禪者生爲婢子在地獨坐飢渴啼哭俱知宿命時長者子語婢子言我本語汝汝當布施不肯用語是汝自過何爲啼哭其長者子長大騎乘出行遊觀一切奴客及以婢子皆侍從出後時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其長者子常直端坐人皆競送衣食來與其婢子者在外乞求人無與者常受飢渴以是因緣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禪誦而已亦當布施作諸福德故大愛道經佛說偈云

夙夜不學　日無所究　動入罪中　婬轉益深
自沒其體　其亦苦辛　往而不返　投命太山
地獄之罪　難可堪任　生時不學　死當入淵
老不止婬　塵滅世間　呼吸而盡　何足自珍
能自改悔　守身良真　今世滅罪　後世得申
有財不施（末十三）　世世受貧

校量部第四

如須達經云世尊告須達長者曰有若士行施不信施與不隨時與不自手與不往而施與亦不知亦不信亦不知有因緣行業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報意不妙（馺蛸）昔有過去世有釋藍大婆羅門大富多財彼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金滿中彼行大施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十四千馬金飾交露八十四千牛搆乳滿器八十四千玉女端正殊妙諸瓔嚴飾如是行施餘不可數彼居士釋藍大富作如是大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寧施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仙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得福多雖與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雖與阿那含不如施與阿羅漢百須陀洹不如施与一斯陀含雖与百斯陀含不如施與一阿那含雖與百

阿那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雖與百阿羅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與百辟支佛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彼居士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招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清淨意作三自歸佛法僧受其戒此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如於一衆生行於慈悲至搆牛頃此得福多雖於一切衆生分別行慈下至犂牛頃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苦空無我思惟念者下至一彈指頃此得福多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為四若有信人未曾起偷婆處（塔是也）於中能起偷婆者是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和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梵天之福若佛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尒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為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衆生所有功德如是展轉行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又薩婆多論云有檀越與闍那比丘三十万錢作大房即日成即日崩倒功用甚大檀越心退諸比丘為檀越說法房雖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壞時佛已到此房中即是受用佛是無上福田佛既受用功德深廣不可測量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德清淨入此房中已畢檀越信施之德若起億數種種房閣莊嚴下至金剛地際高廣嚴飾猶若須弥設有一淨戒比丘暫時受用已畢施恩以戒非世間是向涅洹門不同房舍卧具飲食湯藥是世間法非是離世難得之法

修造部第五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無量若不依法縱多無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俗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若受約勑是佛真子如是精誠造少福多問二匠之法作經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取價直如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真是天魔急離吾佛法非我眷屬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教雖造經像數如塵沙其福甚少蓋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勞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獄主匠無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師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根不具第一盡心為上妙衆先外　又罪福決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捨財及勸化得物擬佛受用經營人將此物造作鳥獸形像安佛桊上者計損滿五錢犯逆罪究竟不逥一劫墮阿鼻地獄賠脊油燈供養者無犯佛不求利無人堪消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尒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擅越不受前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生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述曰此謂施主決定入佛受用所以須贖若如今時齋上每出佛盤飲食情通復此不為情者食並還入施主不勞收將如七月十五日獻佛及僧無咒僧受用即須贖用此）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填王戀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尒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放光明來迎世尊合掌叉手為佛作禮尒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尒時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嘱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又外國記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刻牛頭栴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涅槃後可為四部衆作諸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是衆像之始也佛移住兩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桓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競興供養不絕堂內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檀像已燒已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移在彼房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移像本處　又優填王作佛形像經云昔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填來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絕妙好常為衆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所生之處豪貴巨富財產珎寶不可稱數常為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愛重若作帝王王中特尊為諸國王之所歸仰乃至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飛外天上無所不至若生天

上天中冣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若生梵天作大梵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常為諸梵之所尊敬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冣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

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為佛故　建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有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惺國時國王名優塡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即勑傍臣左右皆悉迎佛到已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佛者光明巍巍乃能如是恐佛去已後應不復見今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為我說之尒時世尊說偈荅曰

王諦聽吾說　福地反上土　福德無過者
作佛形像報　恒生大富家　尊貴無極珎
眷屬常恭敬　作佛形像報　常得天眼報
無比紺青色　作佛形像報　父母見歡喜
端正威德重　受樂終無厭　作佛形像報
金色身焰光　猶妙師子像　衆生見歡喜
作佛形像報　閻浮提大姓　剎利婆羅門
福人於中生　作佛形像報　不生邊地國
不盲不醜陋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報
臨終識宿命　見佛在其前　不覺死苦時
作佛形像報　作大名聞王　金輪飛行帝
典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報　作釋天名因
神足典第二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報
此過出欲界　作梵梵天王　迦夷衆梵恭
作佛形像報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畫作
天地尚可稱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養佛
華香香汁塗　供養大士者　得漏盡無為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尒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為勝瓶沙王有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犁唯少一具其家有疊㲲下之者其價猶直百千兩金有六篅金粟一篅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年無感瞋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閻浮提無堪彼子即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即以天眼遍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即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即來託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獲自思惟世所躭著唯有美色當為娉娶端正好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為娉妻語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言能為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遍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見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顏貌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即為娉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眠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悟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荅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即排深厭世間啓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遂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為說法即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迦葉在世常與如來對生說法佛滅度後所有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集三藏竟至雞足山入般涅槃全身不散後彌勒佛出世之時從山而出在大衆中作十八變度人無量然後滅身未來成佛號曰光明（六十華金粟皆出薩婆多傳未來成佛出法華經）

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迦葉毗羅衛城中淨飯王子佛弟難陀身體端正有三十相王為納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世間少雙難陀晝夜愛敬婦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人出

家旣出家已得阿羅漢比丘見已而白佛言難陀比丘宿植何福與佛同生有三十相身體端正世間無比又捨豪貴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尒時爲大長者於辟支佛塔廟之中青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願我世世生尊貴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貴快樂無極乃至今日與我同生出家得道

說施部第六

如輪轉五道經云佛言九作功德隨身之行燒香然燈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得倩人而不覩顏如倩人食豈得自飽燒香潔淨然燈續明燒香齋食誦經遶觀以爲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擁將万惡皆却衆魔降伏懈怠之人不能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欲燒香方始作福請天未降諸魔在前乱來嬈亂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種植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倍言不虛也佛時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万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雜福部第七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橋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於施主除三因緣一前事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三因緣者福德常生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慧不得其福云何爲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婬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爲五一造作園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令得其福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井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越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尒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殖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渡人民
布施脩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施人美水或鑿井泉恐諸毒蛇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從天受五欲樂從此命終若得人身王所愛重若見病困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彼命命終生深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塗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病苦無有惱亂若有衆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衆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不作衆惡命終生持髻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爲王典藏

又譬喻經云昔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船置於河中以度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供万民三於四門各作圊廁給人便利緣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以此微福尚獲果報無量何況有人廣脩功德造立塔寺分損布施作諸福業百千万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爲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脩治若塊若泥乃至一塼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念佛善福之緣塔中畫作若轉法輪及出家相乃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法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身力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脩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道當作是學

又放牛經出增一阿含別品同譯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爲十一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作煙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處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好水草十者不知穀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若牛終不滋息日日有減此比丘亦有十一種損益不可具述佛於是頌曰

放牛兒審諦　牛主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滅　放牛兒聡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洗僧部第八　如譬喻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師六師不如投水而死仍責説法度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僧洗浴以除身穢仍為常縁也（今臘月八日洗僧唯出此經文）又摩訶刹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為春夏之際殃罪悉畢万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示天下人佛言我為菩薩時三十六反為天王帝釋三十六反作金輪王三十六反作飛行皇帝今日諸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者以香華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諸天鬼神所證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合三種草香挼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秦皮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挼漬之於水中挼之以作赤水以水清淨用灌像訖以白練拭之斷後自占更灌名曰清淨其福第一也　又温室經云佛告祇域長者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為七物一者然火二者淨水三者澡豆四者蘇膏五者淳灰六者楊枝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病一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濕痺四者除寒氷五者除熱氣六者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清明是為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淨面首端正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者肌體濡澤威光徳大五者饒多人從拂拭塵垢六者口齒香好所説肅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服　又十誦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色三破寒熱四下風氣五少病痛舎利弗夏盛熱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舎利弗發小信心喚舎利弗脱衣樹下以水洗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終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為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即下詣舎利弗所散華供養舎利弗因其信心為説法要得須陀洹果　又賢愚經云尒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黙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温室暖水調適蘇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享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徳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顕赫如大寳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説洗僧之徳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号曰淨身十号具足　又雜譬喻經云昔佛弟難陀乃往昔維衛佛時人一洗衆僧之福功徳自追生在釋種身珮五六之相神容晃金色乗前之福與佛同世研精進場便得六通古人於一猶有弘報況今標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建尊号加增欲善廣度一切　又福田經云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閲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悪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来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縁所生端正金色晃晃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逮得應真　又十誦律云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倉開戸通煙下作伏流出外内施三隥閣舉人所及處以瓨盛水滿三重閣火氣上外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徳云何為五一除風二病得瘥三除去塵垢四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衆欲求此五功德者當求造浴室　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掃灑令淨辦其薪炭温暖得所乃打揵稚應知入浴各以脊帶繋衣作幟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捍兩脾而入一手遮前而入若欲與師揩者當先白已無罪不得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揩一脾一手攬前竟次揩一脾一手及餘内外已閉戸而坐令身汗出竟並用水不得多用若池水洗自恣無罪不聽露地裸形而浴若水齊腰腋得用無罪若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取已衣著正理而去　述曰因明洗僧逆申歎德恐

邊達道俗不閑法用故略明法事以操厥致耳竊惟尼連河裏非有垢而見除嵐毗園內寶無塵而示蕩故知洗沐是清昇之本灌澡爲澄潔之原可謂垂香乾於前修振芳猷於後業所以東國沈七華之水以濯一乘之賓西方瑩八德之池用滌九品之輩故使醫王（廿）念念（朱十三）發造溫室之心（九）長者晨言敬由洗僧之（秀）願遂家如來善巧近說七物之儀大覺垂慈遠記五天之報然今此處有摩訶施主某官斯乃運廣大心行無上業生生恒修佛事世世常轉法輪故能信正法於群邪敬緇徒於像季深知講宣四句價重隋珠飯沐一僧田高異道遂使共相率勵勸課等侶各捨淨財同崇此福於是辦七物於嘉時洗三尊於此日又能屈請高德某法師講宣溫室洗浴衆僧經一部法師乃時稱學海世號詞宗出玄義而似雲屯決衆難而方泉涌能使俗徒開解猶朗日之闢重昏法侶除疑等嚴霜之卷零葉今既玄章盡軸座停梵之八音深浴時臻次歎洗僧之七物　一者鴻鑪熾火巨鑊氛氳盈室既已除寒龍泉自然沈熱　二者輕清澄水流湛金池蕩垢皎若蓮紅身首露便玉潤　三者銀光豆屑細滑通於兆羅却膩既若雲披衆體方開霧白　四者八味蘇膏五香分馥排風去痺未謝擊祇營質光顏何慙妙藥　五者玉管柳灰霽華消索邪風遇便息扇亂想頓已恬凝　六者垂楊細柳綠幹輕條去熱則口發幽蘭淨齒則氣含優鉢　七者齊纖麗素持作内衣蔭患并得身安蕩報自然光飾　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衆慈悲爲讀歎呪願念佛法僧　夫欲超居淨國必須預蕩十力之形迴託天宮先當滌彼六和之衆辟若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投然今施主等仰龍醫王建斯溫室營辦七物洗浴三尊獎率有緣弘揚妙典以茲殊勝莫大善根先用莊嚴今日某法師等有大勢力生生常轉法輪提大神通世世恒修佛事長幼受無窮之智眷屬極不夭之年障累與朝露俱消嘉慶共繁星等烈諸施主等願高臨八正趣大道於菩提富有七珍惠蒼生而無盡又願片時營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遺分毫助讚之徒（廿）獲十（朱十三）福而無竭見聞隨喜（千）咸趣法城叩頭彈（秀）指齊昇佛果　敷揚玄教已自周圓嚴儀洗具復皆備訖唯衆一心奉請三寶　稽首歸依上請十方諸佛三世慈尊五分法身真應兩體九十八使惑纏已盡三十二相微妙莊嚴實無四求假同四事爲衆生故有感便來唯願各各乘摩尼寶殿坐瑪瑙雲中放百億光明照三千剎土梵王持蓋帝釋布華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發心已上補處已還歡喜離垢之人善慧法雲之士三賢十聖一切諸菩薩惟願運天人於掌內安法界於毛端齊馭四足之靈鵬俱騁六通之神驥不見相而見不來相而來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山中宴坐獨覺大人言下證真四果高士及向趣聖僧賓頭上座等惟願空中振錫戲六神通雲内持瓶具十八變發波斯之正信仰伏勞度之邪心及此現前和合大衆百千臘已下乃至無臘並入溫室浴　次請弘慈本悲誓度四生方便善權推形六道隨聲即至如影赴身不念即彰不請之友並入溫室浴　次請三界天衆四海龍王八部鬼神一切含識有形之類蠕動之流並入溫室浴歎請既周大衆和合唄讚持香作次行道頌曰

三寶冥興　四生攝式　慈廕十方（秀）
（林）恩流万德（朱十二）　智抱八藏　化周百億（主）　酬恩義重
斯由福力　染空雕形　傳經建福　舟濟橋梁
與齊沐浴　不顧身命　精誠何抑　旋哉勝集
功成難測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晉大司馬桓溫　晉夫人謝氏
隋沙門釋慧達　唐沙門釋住力
唐沙門釋志超　唐沙門釋慧璡
唐沙門釋惠雲　唐沙門釋道英
唐沙門釋乂德　唐沙門釋通達
唐上柱國王懷智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餧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退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弈之女也嘗頻亡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瑣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右二驗出冥祥記）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脩成

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擬形勝之處皆措心營造安處寺宇爲僧行道至人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撿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惠雲邀請送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耀鮮華初造之日磬用黄楠閣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爲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黄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竅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途中灘礙牌筏並壞及至盆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搆後忽傾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達形服麁弊殆不可覩傍覩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迷斯即變繁不撓固其人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則旋遶如雲閣中尊像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撿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縣人器宇巍峻虛懷接悟郡第之高有聞緇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造高閣并二挾樓妙盡奇工即年成立寺衆三百同皆歡喜至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摸寫瑞像并二菩薩不

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散若萎朽充諸徽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孤兎頓影爲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梳落周帀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背賊徒雪泣見者哀歎往往華心相佐脩補　皇唐受命弘宣大法搢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師輔公祐負阻綠兵潜圖反叛九百寺觀撒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号稱尊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領遂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精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宜齊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華便以香湯沐浴跏趺面西引火自燒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閣雖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有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遶七帀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遷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時昔壽門人慧安智曠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遠於閣迄今猶在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精厲不群雅度摽遠至武德七年止於汾州抱腹山僧徒僅百偏貧大齋粟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怔而撿覆止磨兩石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空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同住懺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鍾聲隨時自響石

泉上涌隨人用足靈瑞多感並由超福至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遘疾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姓龐身長八尺聽嵩師三論玄悟逾甚爲年正月轉藏經千僧袈裟周足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僧百餘忽於高座似閉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龕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万變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覩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遥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問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所須財物無留於後於身無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同集至於八日香氣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知其即世震曰若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儭施早令食訖手執香爐遶廬舍那三帀還於佛前蹲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夜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錢五十万於墓所作僧儭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狀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什道俗万餘悲泣相結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冠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達禪師江淮內外所在興造雲爲寺綱毀壞故邀達營造得周至隋

季末年中表咸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掠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出衆之奇令鑒鏤鍾光儀乃具唯頸及胷兩處有孔時衆未悟其年秀才僞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實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爲信行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擧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願不成深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沉沉隱隱向岸就才既獲像金擧衆大叫欣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揖投軍民通惟驚異靈感及才遇害刀開頸胷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將以避難不免爲賊所拏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捨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撲棣早成遂前成曰李氏不知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往像前以刀解臂燒布經骨燒而供養天香垂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盡雲以貞觀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守貫親其德高請奏令住弘福至貞觀二十年思慕本鄉還歸九江本寺身今現在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時年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戀過取妻英割愛辭親示同婉娩在俗不染色衣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至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脩學止觀忽然發解人法二空深悟心首坐處樹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拔禪師歎曰學徒極多維通文義得其旨歸唯道英乎常依華嚴發願供僧因事呈理調伏心行自余儀服飲啜不守章稿頗爲譏目佐違也營僧之外禪誦無癈窮尋理性心眼洞明至大業九年身居知事有俗爭地恐損僧利於俗無益苦諫不從便語彼云吾爲汝死忽然倒卧示同僵屍諸俗因執云此道人多詐以針刺甲可知眞僞針刺耶深死色轉變身心不動將欲脫壞傍有智者教令歸懺搭不敢諍羣卒起生語笑如常又行至蒲澤見池魚遊戲英曰吾與汝共諍人我何者爲勝便即脫衣入水經于六宿弟子持衣守之後出告曰吾在水中非弊土室不覺水氣又屬嚴冬冰厚天雪從壯乃曰如此平淨之地何得不眠遂露身仰卧經于三宿乃起笑曰幾不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爲難良由唯識之旨洞曉心脩外事之實豈得礙乎曉還蒲州住普濟寺眞莊三所皆在虞縣東山深隱之處不與俗事交爭故使八方四部其湊若林責則營理僧務夜則爲說禪觀或弊其勞者然不覺其疲常依攝論起信用資心府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眞如門奄然不語衆怪覩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任不怪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身色怡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高德名僧素是同學相習心道契交金蘭初在虞縣領徒講說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此乃俗事心轉不可惟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來事類皆如此自及終前集衆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日人畜來衆損食穀草英亦自運催促極急衆但知助然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坐處披以大衣告衆人曰諸人喚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俗語門人志哀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許哀以事答之英言如此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耶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偈至臨終勸念菩薩明相既現口云捨却故身奄然神逝人怪不動以手循摩從下而冷已經驗之纔是凡夫定外舂處況菩薩如是豈同凡僧即貞觀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將終日衆聞後事答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衆累盡矣當終之日感群鳥悲勞數盈千計悲鳴相切哀慟人心慈哀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華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繞梁及明露結周二十里人物交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行化之所聞哀奄赴如喪重親又感僧牛乳吼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殯道俗爭之以英生平不樂喧譁但在道素便即葬南夏禹城東延年俊南鑿土龕安之始下一鑁地忽大震人各攪草自防懼謂身落崩十五里皆動大怖又感白虹兩道連亙樞所白鳥二頭翔鳴龕上旋頓排徊哀聲而逝英聞尊人物存亡俱益自非

仕齊種性豈感嘉祥揔萃不忍負身世誡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釋义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秀眉骨尚立清瘦白服麁素衣好遊化俗營搆福業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因集毒氣疫勵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或礼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灾禍有不信者殃禍交及預記萌兆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撝某日當雨但齊其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記蟲蝗暴亂廣狹所及或記天澇渦淨近遠淺深皆若符明鏡不泄纖毫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皆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齋聚雜捐多所承術末於九嵕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戀為起白塔道然山表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雍州涇陽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乃入太白山不飡粒飢則食草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則禪思經跨五年栖遑惟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變廓然大悟既悟心路晚住律藏遊聽大乘情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經體冬夏一服不避寒暑常於講席評叙玄奧不事宮商人無肖之初言年將噉食此事難行世人悉伏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敬重如父而達體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簡放暢心懷玄齡以風表奐之不以形言致隔見貴如是朝野皆遵不食五穀唯食蔬菜縱得高饌攬而食之事同佳味若得桃杏穀菓之屬合核而食不以為艱人怪問之答云信施難弃貞觀已來轉顯神異屢留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來意後遭凶禍有人乘驢歷寺遊看達從乞之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非一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雜者所得財利為主營寺有大將軍薩万狗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僧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達食從尔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態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將軍兄弟其性麁武不識齋行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汙不淨須作湯洗待水沸已脫衣入鑊身不傷爛狀入冷池傍人怖之猶催加火不暖我身合宅驚奉恣其寢宿因此已後若有病苦之者使令煮水涌沸先自入洗後教人入病無不愈達曲貪人錢百有餘貫後辦得錢無人可送乃將錢至寺門首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債諸西市覓主還之付而以後勘不失一文由達德行虛懷所以人不敢信又時遂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放蔬請及至明旦來赴盈千而供度關盡全無支擬大衆耻責深怪外客達曰他許送供計非虛妄臨時恐過僧尼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轂充道馳走而來皆充足餘長供庫吏濟多人食訖須臾人車並散窮尋來處畢竟不知良由賢聖難辯故宜感神供朝野具瞻叙事無盡（右八驗出唐高僧傳）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沒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此人於地下見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為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為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人并白我孃懷智今為太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早酬償之懷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之後即齎書故送其合所論家事無不闇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身亡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沈光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隸三

慷（犬卒反）　蒜（郎反）　猪（反字門）　洸（音溉）　毅（魚既反）　倚（見）

清（音渌）　僑（音恰）　綽（名速又姓官反）　木　擡（音盧）　雈（徒反）　李　倚（紐直）

啜（昌悅反）　菽（巨子別遙名反）　祏（以石）　佳（反朱）　頡　仆（反蒲北）

鏈（直反）　猗（音依）　澀（反字）　嵇　道（音潤）　鄘（音予）　粹（手非）　揭（音奇）　斡（斜剔）

蚼（反烏）　祭　咋（反側）　燹（反於）　割　蒸（莫反）　交

大宋國平江府長洲縣崇安上鄉乘魚橋東街北面南交

識大王管界

佛女弟子孝女安人高　氏一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隷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攝念篇第二十八（此有二部）　發願篇第二十九

述意部第一

惟夫九情難禁譬等山猨常隨外境類同狂象三業政動緣構滋彰故佛立教令常制御故經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身戒心慧不動如山又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然心性惑倒我見爲先煩惑難調亂使當行於一切時高眾煩惱自非託處寂靜摧伏三毒身不遊行口默緘言少睡多覺常坐省食思量正法知非有無直身正意繫念在前如斯等效是名攝念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十法便成神通去眾亂想至致涅槃一謂念佛二謂念法三謂念眾四謂念戒五謂念施六謂念天七謂念休息八謂念安般九謂念身非常十謂念死當善修行

佛法聖眾念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
身死念在後

第一念佛者專精念佛如來形相功德具足身智無崖周旋往來皆具知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離念佛便獲功德是名念佛　第二念法者專精念法除諸欲愛無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欲離諸結縛諸蓋之病猶如眾香之氣無有瑕疵亂想之念便成神通自致涅槃思惟不離便獲功德是名念法　第三念眾者謂專精念如來聖眾成就質直無有邪曲上下和穆如來聖眾四雙八輩當敬承事除諸亂想自

致涅槃不離僧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僧　第四念戒者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令人歡喜戒瓔珞身現眾好故猶如吉祥瓶所願便冠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戒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戒　第五念施者謂專精念施所施之上求無悔心無反報想快得善利若人罵我相加刀杖當起慈心不興瞋恚我所施者施意不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施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施　第六念天者謂專精念天身口意淨不造穢行行戒成身身放光明無所不照成彼天身善業果報成彼天身眾行具足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天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天　第七念休息者謂心意想息志性詳諦亦無卒暴恒專一心意樂閑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貪勝光上達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休息便獲功德是名念休息　第八念安般者謂專精念安般者若息長時觀知我今息長若復息短亦當觀知我今息短若息極冷極熱亦當觀知我今息冷熱出入分別數息長短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安般便獲功德是名念安般　第九念身者謂專精念身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白直膀胱屎尿百葉滄蕩脾胞涕淚唾涕膿血脂漾髑髏腦等何者是身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也皆是父母所造從何處來爲誰所造此之六根於此終已當生何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念身便獲功德是名念身　第十念死者謂專精念死此沒生彼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根散壞如朽敗木命根斷絕種族分離

無形無響亦無相貌除諸亂想自至涅槃不離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死而說偈曰

佛法及聖眾　乃至竟死念　雖與上名同
其義各別異

又分別功德論云第一念佛何事佛身金剛無有諸漏若行時足離地四寸千輻相文跡現於地足下諸虫七日安隱若其命終皆得生天昔有一惡比丘本是外道假服誹謗逐如來行自投飛虫著佛跡處言佛蹈殺然虫雖死遇佛跡處尋還得活若入城邑足蹈門閫天地大動百種音樂不鼓自鳴諸盲瘂百病自除觀佛相好隨行得度功德所濟不可稱計總會万行運載爲先所謂念佛其義如此　第二念法者法是無漏道無爲無欲佛者是諸法之主法者是結使之主法出諸佛法生佛道若然者何不先念法後念佛耶答曰法雖微妙無能知者猶若伏藏無處不有要藉通人示處方得自濟窮乏法亦如是理雖玄妙非如來不暢是以念佛在先稱法爲後　第三念僧者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捨世貪諍開導天人則是眾生良祐福田故昔有薄福比丘名扶摩達祥（羅旬喻比丘也）在千二百五十眾中令眾僧不得食莫知誰咎佛使分爲二部一部得一部不得復分不得爲二部半得半不得如是展轉乃至二人一得食一不得食乃知無福雖得至鉢自然消化佛愍其厄自手授食在於鉢中神力所制不能化去佛欲令現身得福故令二滅盡比丘以食飴此即時得福時波斯匿王聞此薄福佛愍與食我今亦當爲其設福即遣粹米時有一烏飛來銜一粒米去使人

呵曰王爲梵摩達設福汝何以持去耶鳥即持還本處所以然者此比丘衆僧福力鳥獸不能侵害也用是證知爲良福田既自度度人至三乘道念衆之法具義如此　第四念戒皆從五戒十戒二百五十至五百戒皆禁制身口欲諸耶非欲御六情斷諸欲念中表清淨乃應戒性昔有二比丘共至佛所路經曠澤頓乏水漿時有小池注水衆虫滿中一比丘深思禁律以無犯爲首若飲此水殺生甚多學全戒殞命於是命終即生天上一比丘自念飲水全命可至佛所焉知死後當生何趣即飲虫水所苦甚多雖得見佛啼泣向佛自云同伴命終佛指一天曰汝識此天不此是汝伴以全戒功即生天上今來在此卿雖見我去我大遠彼雖喪命常在我所卿今見我正觀我肉形豈識真戒乎以是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能持戒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師常在而不滅也夫戒有三種一是俗戒二是道戒三是定戒五八十具戒等爲俗戒無漏四諦爲道戒三昧禪思爲定戒以慧御戒使成無漏乃合道戒聲聞家戒喻若滕華動則解散大士持戒喻若頭上插華行止不動小乘撿形動則越儀大士領心不拘外軌大小軌異故以形心爲殊內外雖殊俱至涅槃故曰念戒也　又佛般泥洹經云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曰念衆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餓鬼之道雖往來走天上人中不過七生自得苦際　又三千威儀云當念有五事一當念佛功德二當念佛經戒三當念佛智慧四當念佛恩大難報五當念佛精進乃至泥洹復有五事一當念比丘僧二當念師恩三當念父母恩四當念同學恩五當念一切人皆使解脫離一切苦　又處處經云譬如大海中沙不能計知如人所作善惡殃福前後所作不可復計要在命盡作惡違惡處作善違善處殃福皆預有處亦預有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等得道便止若不得道便不斷絶佛語比丘當念自身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如人在世間極可至五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三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比丘言可一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月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呼吸間佛言是也佛言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駛速在呼吸之間又毗尼母經云若說法比丘復應常念觀身苦空無常無我不淨莫使有絶何以故當得十二念成聖法故何者十二念一念成就已身二念成就他人三念願得人身四念生種性家五念於佛法中得生信心六念所生處不加其功而得悟法七念所生處諸根完具八念值佛世尊出現於世九念所生處常得說正法十念願所說法常得久住十一念願法久住得隨順修行十二念常得憐愍諸衆生心故得此十二念具足必得聖法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河中草有龜於中住止時有野干飢行覓食遥見龜虫疾來捉取龜虫見來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頭足欲取食之久守龜虫未不出頭亦不出足野干飢乏瞋恚而去諸比丘汝等今日亦復如是知魔波旬常伺汝便冀汝眼著於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著觸意念法欲令出生染著六境是故比丘汝等今日常當執持眼律儀住執持眼根律儀惡魔不得其便隨出隨緣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於其六根若出若緣不得其便猶如龜虫野干不得其便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龜虫畏野干　藏六於殼內　比丘善攝心
密藏諸覺想　不依不怖彼　覆心勿言說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遊空宅中得六種衆生一者得狗即執其狗繫著一處次得其鳥次得毒蛇次得野干次得失收摩羅次得獼猴得斯衆生悉縛一處其狗者樂欲入村其鳥者常欲飛空其蛇者常欲入穴其野干者樂向塜間失收摩羅者長欲入海獼猴者欲入山林此六衆生悉縛一處各各嗜欲到所安處各不相樂於他處所而繫縛故各用其力向所樂方而不能脫如是六根種種境界各各自求所樂境界不樂餘境界眼常求可愛之色不可意色則生其猒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此六種根種種行處各各不求異根境界其有力者堪能自在隨覺境界如彼士夫繫[illegible]生是故當勤修習身念觀

尒時世尊告[illegible]比丘譬如有四蚖蛇凶惡毒熱熾盛一篋中[illegible]有士夫聰明求樂猒苦求[illegible]

獸死時有一士夫語向士夫言汝今取此匧虵摩拭洗浴恩親養食出內以時若四毒虵脫有惱者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尒時士夫畏四毒虵及五拔刀仗驅驅而走人復語言士夫內有六賊隨逐伺汝得便當殺汝當防護尒時士夫畏四毒虵五拔刀怨及（十一）（宋）內六賊（十三）恐怖馳走還入空村見（七）彼空舍危朽腐毀有諸惡物但皆危脆無有堅固人復語言士夫是空聚落當有六賊來必奄汝尒時士夫畏四毒虵五拔刀賊內六惡賊空村群賊而復馳走忽尒道路臨一大河其水復急但見此岸有諸怖畏而見彼岸安隱快樂清淨無畏而無橋船可度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草木縛束成栰手足方便度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於岸傍縛束成栰手足方便截流橫度如是士夫免四毒虵五拔刀怨六內惡賊復得脫於空村群賊度於彼流離於此岸種種怖畏得至彼岸安隱快樂我說此譬當解其義比丘匧者譬此身色麁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體識食長養沐浴衣服無常變壞危脆之法毒虵者譬如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地若諍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風諍亦復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內六賊者譬六愛喜空村者譬六內入觀察眼入之處是無常變壞虛偽之法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空村群賊者譬外六入處眼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流者譬如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河譬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涼安樂者譬無餘涅槃栰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度者譬精進勇猛得到彼岸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應等正覺　又木患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琉璃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涌貴疫疾流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廣不得修行唯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八常以自隨至心無散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木患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諸諂曲者捨命得生第三焰摩天衣食自然常安樂行若復能滿一百萬（十）（宋）（十二）遍者當斷除百八結業獲無上（八）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曰有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　又賢愚經云波羅柰國有居士字曰伽提此人有子名優波毱提後年長大家貧無煎父付財物居肆販賣有耶貰輸阿羅漢往到其邊而為說法敎使繫念以白黑石子用當籌算善念下白惡念下黑優波毱提奉受其敎善惡之念輒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甚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繫念不止更無黑石純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　又譬喻經云昔有人不信敬婦甚事佛婦白聟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聟無心嬾蹔婦恐將來入地獄中即復白聟慈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棠鈴作聲稱南無佛聟曰甚善如是經久其聟命終獄卒杖之擲鑊湯中杖棠鑊作聲謂是鈴聲稱南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五百賈客乘船入海値摩竭魚出頭張口欲食衆生時日少風而船去如箭薩薄主語衆人言船去太疾可捨帆如言捨下船去轉便不可得止薩薄主問樓上人言汝見何等我見上有兩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薩薄主驚言此是（宋）大魚（十三）當柰何哉我與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魚腹無有活理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之於是衆人各隨所奉一心歸命求脫此厄所求逆篤船去逾疾須臾不止當入魚口於是薩薄主告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為佛汝等各捨奉神一心稱之時五百人俱發大聲稱南無佛魚聞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間乃復有佛我當何忍傷害衆生即便閉口水皆倒流轉得遠魚五百賈人善心即生皆得解脫又大集經云譬如沙門自有頭疑生不知日長幾分如是菩薩罪生不能自知言我無罪者又雜阿含經尒時世尊說偈言　善護於身口及意一切業　慙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護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慙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渾亂如畜生趣即說偈言世間若無有　慚愧二法者　違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　世間若成就　慙愧二法者增長清淨者　永閉生死門
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識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万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

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　頌曰

靜念遵志處　有處非理盡　境來投虛空
虛空何所軫　託陰遊重冥　冥士影迹隕
四果皆欣求　一乘倆玄泯

發願篇第二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佛果雙絕登之有階法雲峻極届之有漸是以創發大誠則玄福招於極果初立弘誓則妙願遍於來際一念興行遂感歷劫之瑞華半刻虔躬乃得大千之壯麗蓋其大乘之根基種智之津梁也

引證部第二

如阿弥陀經云佛語阿難阿弥陀佛爲菩薩時常奉行是二十四願珍寶愛重保持恭順何等爲二十四願　第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泥犁禽獸薜荔蜎飛蠕動之類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婦人女人欲來生我國中者即作男子諸無央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來生我國者於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長大皆作菩薩阿羅漢都無央數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土自然七寶廣縱甚大曠蕩無極自然軟好所居舍宅被服飲食都皆自然比如第六天王所居處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名字皆聞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皆令諸佛各於比丘僧大座中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聞我名字莫不慈心歡喜踊躍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五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諸無央數天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若前世作惡聞我名字欲來生我國者即便反正自悔過爲道作善便持經戒願欲生我國不斷絕壽終皆令不復泥犁禽獸薜荔即生我國在心所願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六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來生我國用我故益作善若分檀布施遶塔燒香散華然燈懸雜繒綵飯食沙門起塔作寺斷愛欲齋戒清淨一心念我晝夜一日不斷絕皆令來生我國作菩薩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七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若作沙門不毀經戒斷愛欲齋戒清淨一心念欲生我國晝夜不斷絕若其人壽欲終時我即與諸菩薩阿羅漢共飛行迎之即來生我國則作阿惟越致菩薩智慧勇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欲到他方佛國生者皆令不更泥犁禽獸薜荔皆令得佛道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九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面目皆端正淨潔姝妙悉同一色都一種類比如第六天人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同一心所念欲所言者預相知意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無有婬泆之心終無念婦女意終無有瞋怒愚癡若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令心相敬愛終無相嫉憎若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欲共供養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皆令飛行即到欲得自然万種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養諸佛悉皆得遍以後日未中時即飛行還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欲飯時即皆自然七寶鉢中有自然百味飯食在前食已自然去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五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身皆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令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六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語者如三百鍾聲說經行道皆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七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洞視徹聽飛行十倍勝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智慧說經行道十倍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九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得人道悉作辟支佛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知我年壽幾千億万劫歲數皆令無有能極知壽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各千億佛國中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作辟支佛阿羅漢皆

坐禪一心共欲計數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知有幾千億万人皆令無有能知數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一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二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自知前世億万劫時宿命所作善惡却知無極皆洞視徹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三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項中皆有光明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四願使其作佛時令我頂中光明絶好勝於日月之明百千億万倍絶勝諸佛光明焰照諸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當大明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見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佛告阿難阿弥陀佛爲菩薩時當奉行是二十四願不犯道法絶去財色精明求願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今致作佛悉皆得之不亡其功也又佛說滅十方冥經云時有釋種童子名面善悅來白佛言唯天中天今我二親身不安和横爲非人所見侵嬈晝夜窮悴不得寧息出入行步亦見逼惱或遭非人妖蠱姦邪無以防護唯願世尊告示以法隨時救濟令無嬈害佛告面善說當爲汝說擁護之法　佛言東方去此過于八千那術佛土有世界名拔衆憂勞其佛号等行如來今現在說法人若東行先當稽首歸命供養於東方佛則無恐懼莫敢侵嬈有所與作悉當如願　佛告童子南方去此過于十億百千億土有世界名消冥等要脫其佛号初發心念離恐畏歸依超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南行當遥稽首歸命彼佛専意不離則無恐懼不遇患難　佛告童子西方去此如恒河沙諸佛刹土有世界名善選擇其佛号金剛步迹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西行先當稽首禮於彼佛一心歸命則無恐懼不逢患難　佛告童子北方去此過二万佛土有世界名覺辯其佛号寶智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行設在家若稽首作禮歸命彼則無恐懼不遇患難　佛告童子東北方去此過于百万億佛土有世界名持所念其佛号壞魔慢獨步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諸東北方當遥稽首歸命彼佛所在獲安則無所畏佛告童子東南方去此過二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常照曜其佛号初發心不退轉輪成首如來今現在說經若東南方行先當稽首五體投地一心歸命然後乃進則無恐懼佛告童子西南方去此過于八万佛土有世界名獲白交露其佛号寶蓋照空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西南行先當稽首彼方如來以華遥散念於無相然後乃進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西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佛之刹土有世界名住清淨其佛号開化菩薩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西北方行先禮彼佛自歸悔過淨修梵行然後出家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下方去此過九十二姟佛之刹土有世界名念無倒其佛号念初發意斷疑拔欲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坐時若夜卧時念斯如來稽首自歸常以慈念救衆生然後坐卧則無恐懼所願必果　佛告童子上方去此過六十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離諸恐懼無有處所其佛号消冥等超王如來今現在說法若從坐起常禮彼佛自歸供養則無恐懼所至獲安　佛言童子假使有人受此經典諷讀誦爲他人說具足備悉令不缺滅速成所願終無恐懼若到縣官不見侵枉若行賊中不見危害若行大火中即爲消滅若行大水中終不没溺天龍鬼神弊惡之神無敢觸者諸惡獸無敢近者諸鬼魍魎無能嬈者若在閑居獨處則爲如來之所擁護佛說如是帝釋善面悅童子等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又地持論云菩薩發願略說五種一發心願二生願三境界願四平等願五大願彼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是名發心願願未來世爲衆生故隨善趣生是名生願願正觀諸法無量等諸善根思惟境界是名境界願願未來世一切菩薩善攝事是名菩薩平等願大願者即平等願　菩薩又說十種大願一者願一切種供養供養無量諸佛　二者願護持一切諸佛正法　三者願通達諸佛正法　四者願生兜率天乃至般涅槃　五者願行菩薩一切種正行　六者願成熟一切衆生　七者願一切世界悉能現化　八者願一切菩薩一心方便以大乘度　九者願一切正行方便無礙　十者願成無上正覺　是菩薩住於初地方便淨信現在修行於未來事生十大願　一者以清淨心常願供養一切諸佛二者受持守護諸佛正法三者勸請諸佛

轉未曾有法四者順行菩薩正行五者一切谷界具足成熟六者一切世界悉能現他七者自淨佛土八者一切菩薩同一方便以大乘化九者利益衆生一切不空十者一切世界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

如是大願能生無量百千大願不離衆生界不離世間此諸大願生生常行終不忘失又華嚴經云諸佛子菩薩住歡喜地以十願爲首生如是等百万阿僧祇大願以不可盡法而生是願爲滿是願勤行精進何等爲十一衆生不可盡二世界不可盡三虛空不可盡四法界不可盡五涅槃不可盡六佛出世不可盡七諸佛智慧不可盡八心所緣不可盡九起智不可盡十世間轉法輪智轉不可盡若衆生盡我願乃盡乃至起智轉盡我願乃盡而衆生乃至起智諸轉實不可盡我諸願善根亦不可盡　又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云尒時天子問文殊師利言菩薩有幾心能攝因能攝果文殊荅言諸菩薩有四心能攝因攝果何等爲四一初發心二行道心三不退轉心四一生補處心初發心爲行道心作因緣行道心爲不退轉心作因緣不退轉心爲一生補處心作因緣也　又初發心如種穀田中行道心如穀子増長不退轉心如華果始成補處心如華果有用　又初發心如車匠集材行道心如斫治材木不退轉心如安施材木一生補處心如車成運致　又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一生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月十五日　又初發心能過聲聞地行道心能過辟支佛地不退轉心能過不定地一生補處心安住定地　又初發心如病者求藥行道心如分別藥不退轉心如病服藥補處心如病得瘥　又大悲經云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諸衆生有如是行不驚不怖是事實難不可思議佛言舍利弗於意云何如師子雖復初産聞師子吼有怖畏不不也世尊菩薩摩訶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衆生行亦復如是舍利弗於意云何火熱雖小畏乾薪不不也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已得智慧火亦復如是舍利弗今以非喻爲喻舍利弗譬如猛火與諸乾薪結期七日當大戰鬪尒時一切乾樹草木種種枝葉悉共合聚如須弥山尒時猛火有一親友而告之言汝今何故不自莊嚴多覓有救援助彼衆汝唯一已何能當之時火荅言彼怨雖多我力能敵不須伴黨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諸煩惱悉共和合其勢熾盛菩薩智慧力能消伏如阿伽陀一丸之藥能破大毒菩薩智慧亦復如是小智慧藥能壞無量大煩惱毒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有一貧人以乞自活從一城至波羅奈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見者皆呵責言汝從何來而至於此遂遮不聽遊行告乞尒時彼人見有障礙作是思惟我於彼輩無有過失何故障我而乞告也於時波羅奈城有一長者遺失銅鉢時彼長者求覔銅鉢所在不獲因求鉢故至餘一村時彼乞人於衆聚中得彼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往入波羅奈城從街至街從巷至巷從此交巷至彼交巷從此嵎角至彼嵎角口唱是言此之銅鉢是誰之物識者收取而彼遊歷處處東西求覔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長者後聞有人從彼巷中得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入彼波羅奈城處處遊訪不知主處既不得主便付梵德王既聞是已到梵德王邊到已白言大王當知前者乞人所奉銅鉢是我之物時梵德王遣使往喚彼之乞人而語之言汝於前者所送銅鉢今此長者云是我許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銅鉢是誰之物在衆聚中我既得已即掛杖頭將來入城東西訪問不知主處遂奉大王任王所用尒時梵德聞彼語已心大歡喜而告彼言人者汝今欲於我邊乞何等願我當與汝而彼銅鉢還其長者尒時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欲歡喜與我願者願王於此波羅奈城所有乞人用我爲乞人王也時梵德王復告彼言今者何用與彼乞兒而爲王也但當更乞諸餘好願或金或銀或索國中最勝村落用爲封邑我即與汝時彼乞人復白王言王若歡喜與我願者我今正欲彼前所願王遂報言任汝所樂隨汝作耳尒時在彼波羅奈城合有五百乞兒依住彼乞願者悉喚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與汝等爲王汝等必當聽我處分時諸乞人問彼王言汝今云何處分我等令作何事時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扶我置牀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負者自餘皆悉爲我左右圍遶而行而彼

五百諸乞兒輩聞彼證已即從處分或有舉者或背負者處處遊行所有飲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已將向一處分張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時活命時有一乞人身處獨食摩呼荼迦（隋言歡喜丸也）尒時乞王從其人邊奪取彼食已將走其王後衆五百乞兒逐彼王走至於遠處皆悉疲乏既疲乏已悉各迴還其彼乞王身力壯健走而不乏更至遠已迴頭望看五百乞兒悉皆不見既不見已入一園內取水洗手坐於一邊欲食彼食未食之間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何故於彼人邊奪取其食更復誑我隨從人輩此食既多我食不盡若世間內有諸聖人願知我意而來此者我即分與發是心已有辟支佛名曰善賢從虛空飛騰而來在彼人前從空直下去其不遠其人遙見彼辟支佛威儀庠序行步齊亭舉動得所不緩不急見如是已於彼辟支佛所心得淨信得淨信已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貧賤及以現在皆悉不值如是福田於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養我昔若值如是福田今日應不遭斯困頓亦不應被他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將此食奉上仙人未審此仙受納以不若蒙受者願我將來免此貧煎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將此食奉此仙人然辟支佛有如是法唯現神通教化衆生更無別法時辟支佛受取彼食從地騰空而去其人見彼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以歡喜故頂戴捐掌遙禮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禮已心發是願願我此身於未來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勝此者而彼世尊所說之法願我一聞速得證解又願我於未來世中在大威德豪族姓家為王治化更莫在彼貧兒之內後作是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　佛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有心疑於彼之時波羅柰城乞兒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誰者莫作異見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時乞兒王施辟支佛食因彼業果今生釋種人豪貴族資財無乏少由昔願故今得正位又由昔願不墮惡道恒生人天多受快樂又由昔願今值於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我又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唎迦比丘是也　頌曰

賢人慕高節　志願菩提因　御鶴翔伊水
策馬出王田　本祈立弘誓　感報弥陀身
能仁修八正　超逾九劫前　聲流遍三界
慈化通大千　掩塵息妄想　九聖並欣然
合生同志趣　保益啓心神　生死必永盡
豈同悲老仙　沈茂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五　肆

法服篇第三十（此有六部）　然燈篇第三十一

述意部　功能部　會名部
滌難部　感報部　違損部

一

夫袈裟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為儭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衆魔亦喻蓮華不為汙泥所染亦名幢相不為邪衆所傾亦名田文之相不為見者生惡亦名救龍之服不為金鳥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為外道所壞亦名不正之色不為俗染所貪是以教有內外之別人有道俗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躅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好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之重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為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是故剃髮之辰天魔聞而遥怖染衣之日帝釋見而遠歡戲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剃惡緣即捨龍子頼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怯故知三領法衣蔽身儉用三種壞色伏我愛情既仿稲田自成應供之德遠同先佛宴遊和敬之道出塵反俗所貴如斯者乎

功能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若袈裟者捨離三毒也又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披著袈裟於弥勒佛乃至樓至佛所

得入涅槃無有道錯又悲華經云釋迦牟尼佛昔於過去寶藏佛所發菩提心願我成佛時令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我成佛已若有衆生入我法中出家著袈裟者或犯重禁或犯邪見若於三寶輕毀不信集諸重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於一念中生恭敬心尊重佛法僧如是衆生乃至一人必與授記於三乘中得不退轉二者我成佛已天龍鬼神人及非人若能於此著袈裟者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其人若得見此袈裟少分即得不退於三乘中三者若有衆生為飢渴所逼若貧窮鬼神下賤諸人乃至餓鬼畜生若得袈裟少分乃至四寸其人即得飲食充足隨其所願疾得成就四者若有衆生共相違反起怨賊想展轉鬪諍若諸天龍八部人及非人共鬪諍時念此袈裟尋生悲心柔軟之心無怨賊心寂滅之心調伏善心五者有人若在兵甲鬪訟斷事之中持此袈裟少分至此輩中為自護故供養恭敬尊重袈裟是諸人等無能侵毀觸嬈輕弄常得勝他過此諸難若我袈裟不能成就如是五事聖功德者則為欺誑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於未來世不成菩提作佛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信心清淨知僧福田為法衣故施一葉直為作衣價心常愛樂而生隨喜命終生林戲天自在遊戲隨意所至若生人中神德自在若有衆生心有淨信為比丘僧涂治袈裟法服命終生彩地天與諸天女五欲自娛飲食甘露無有醉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人所愛敬

會名部第三

如大方等陁羅尼經云佛言若趣向道場應如比丘法修諸淨行共於三衣楊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如此應當至於道場如比丘法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衣者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者今我弟子趣道場時當著一服常隨逐身寸尺不離若離此衣即得障道罪第三衣者具於俗服將至道場常用坐起其名如是汝當受持又薩婆多論問佛常剃髮不荅曰不尒佛髮常如剃髮後一七日狀問曰佛初得道時著袈裟不荅曰無有白衣得佛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捨離煩惱而後一切種智入其身內袈裟者秦言染衣也結衆等亦名染也若此服者在獄不畏是故佩師假服令獄達見又舍利弗問經云摩訶僧祇部勤學衆經宣講真義以處本居中應著黃衣曇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表發殊勝應著赤色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法化應著皂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生應著木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著青衣是故羅旬踰比丘分衛不能得食後以五種律衣更互著之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執性多嫉見沙門來急閉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純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羅旬踰故受種種衣也又三千威儀云有四事到他國不著袈裟無罪一無塔寺二無比丘僧三有盜賊四國君不樂道

濟難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昔佛在世時尊者達尼迦陶取官材罪在不捨時瓶沙王信敬三寶見達尼迦身著袈裟雖取官材釋然不問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達尼迦宿殖何業為瓶沙王原恕乃尒佛告比丘乃往過去尒時有一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六千餘里常入海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行食彼諸龍鳥食龍時以翅搏海水撥龍現而取食之時有一龍為鳥所逐即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時金翅鳥化作婆羅門追逐龍後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龍畏死故急捉不捨尒時海邊有一仙人龍時恐怖投趣仙人鳥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為鳥說法敎鳥向龍共相懺悔已各云佛告比丘昔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王是尒時龍者達尼迦是昔被袈裟得免鳥食今復蒙我袈裟因緣得脫王難出家修道獲阿羅漢是故當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議又海龍王經云尒時有龍王而白世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鳥常食斯龍及龍妻子願佛擁護常得安隱於是世尊脫身皂衣告海龍王汝取是衣分與諸龍皆令周遍洧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觸持禁戒者所願必得尒時諸龍各懷驚懼各心念言是佛皂衣甚為小少安得周遍大海諸龍時佛即知龍心所疑告龍王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減盡辟如虛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佛衣而分作無數百千萬段各各分與隨其所乏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知盡當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塔寺佛言觀如

來衣者即脫龍身於此賢劫中皆得無著當般泥洹尒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白佛言今日吾等自歸三寶悔過前犯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一切龍擁護正法到于滅盡不違佛教佛告四金翅鳥王汝等於金仁佛時爲四比丘名曰欣樂大欣樂上勝上友是四比丘違犯戒法貪於供養不護身口意作惡衆多供養金仁佛亦不可計以是之故不墮地獄墮此禽獸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佛現神足令識宿命所作罪福普悉念之我等窮沒身命不敢犯惡佛爲說經授其決言弥勒佛時在第一會皆當得度

感報部第五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有白氎衣裹身而生因爲立字名曰淨年漸長大衣亦隨長鮮白淨潔不煩浣染衆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爲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諮問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聚落教化衆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歡喜持一張氎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常有淨衣褁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波羅柰國有梵摩達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伽尸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其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復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所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佛出世号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懷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受請四事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告比丘欲知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夫人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身披袈裟生已能語問父王言如來世尊今者在不大德迦葉舍利弗大目揵連如是遍問悉爲在不父王荅曰皆悉都在惟願大王爲我設供請佛及僧尋勑爲請佛入宮已見其太子而問之曰汝自憶念迦葉佛時是三藏比丘不荅言實是處此胞胎爲安隱不蒙佛道恩得存性命得過日耳時王夫人見此太子與佛世尊共相問荅喜不自勝而白佛言今此太子宿植何福生便能語乃能與佛咸有問荅惟願世尊敷演解說尒時世尊即便爲王說偈言

宿造諸善緣　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迦翅王國時王太子名曰善生見佛世尊深生信敬歸白大王求索入道王不聽言我唯一子當繼王位養育民衆終不聽汝出家入道時王太子聞已愁顇斷穀不食已經六日恐命不全勑彼太子共作要誓汝今若能讀誦三藏經書通利聽汝出家然後見我時太子聞已心懷喜悅尋即出家誦習三藏盡令通利王大歡喜即語比丘我今庫藏所有財物隨汝取用終不悋惜於是王子比丘聞已取財設百味食請迦葉佛及二萬比丘供養訖已一一比丘各施三衣六物緣是功德不墮惡世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袈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違損部第六　如賢愚經云昔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揔領八萬四千小國時世無佛有辟支佛在山林中福度衆生禽獸亦附時有師子名曰堅誓軀體金色食果噉草不害群生有一獵師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內佩弓箭行見師子而心念言可殺取皮以用上王足得脫貧值師子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師子覺即往欲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裟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脫所以然者此袈裟乃是三世聖人摽相我若害之則是惡心向三世諸賢聖人念已息害毒箭入體命在不久即說偈言

耶囉羅　婆奢沙　沙呵

說此語時天地大動無雲而雨諸天覲見雨華供養死已剝皮持以奉王求索賞募王見念言經書有云若有禽獸金色身者必是菩薩我今云何與物賞之若與賞者同彼無異王即問言師子死時有何瑞應獵師荅言口說八字雨華動地無雲而雨王聞語已悲喜交集即召諸臣令解是義無能解者時山林

中有一仙人名曰耆摩善解呪義王即請來為王解説耶蹉蹉者謂剃頭著袈裟者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耆沙者謂剃頭著染者皆是三世賢聖之相近於涅槃沙呵者謂剃頭著染衣者當為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仙人解竟王大歡喜即召八萬四千小王悉集共作七寶高車載師子皮燒香散華盡心供養打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尒時人民因是善心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佛告阿難尒時師子由發善心向染衣人十億萬劫作轉輪王給足衆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時師子者今我身是時王提毗由因供養師子皮故十萬億劫天上人中尊貴第一修諸善本今彌勒是時仙人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提婆達多是以是義故若有衆生有惡心向諸沙門著袈裟者當知是人則起惡心向於三世諸佛賢聖以起惡故獲無量罪若有衆生能發信心敬於出家著袈裟人獲無量福

又大集月藏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衆生修諸苦行起大悲心捨身頭目耳鼻舌等各如毗福羅山及捨象馬國城妻子經於三大阿僧祇劫悲愍一切苦惱衆生及謗正法毀呰賢聖無慚無愧不善衆生及於一切淨佛國土所棄衆生為如是等諸衆生故發願在於五濁惡世成無上道為救三塗苦惱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若有衆生於我法中為我出家剃除鬚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及受毀犯若有護持供養是人得大果報何況供養具持戒者若未來世國王大臣及斷事者於我弟子及著袈裟罵辱打縛或驅使及奪財物資生之具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則隱一切諸佛正法令諸天人墮於地獄時憍陳如及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為佛剃除鬚髮被著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若王大臣及斷事者罵辱打縛得幾許罪佛告梵王我今為汝且略說之若人出於萬億佛血得罪多不梵王荅佛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其罪尚多無量無邊何況具出萬億佛血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佛告梵王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為我剃髮被著袈裟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萬億佛血何以故是人為我出家剃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或受毀犯是人猶能為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能速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是故天人應當供養若有國王見出家人作大罪業止得如法擯出國土及在寺外不得鞭打及以罵辱一切不應加其身罪若故打罵是人便已退失解脫及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為佛出家具持戒者　頌曰

外淡內明　同資淨土　戒品無虧　法服庠序
旣彷田文　亦救龍苦　威儀可觀　恩霑法雨

感應緣（略引五驗）

西域志云有佛袈裟驗
魏明帝有火浣布袈裟驗
宋沙門釋僧妙有袈裟驗
唐沙門釋慧光有袈裟驗
唐沙門道宣感通袈裟驗

西域志云裟羅雙林樹邊別有一林是釋迦佛素像在上右脇而卧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就池浴脫衣於此有鳥銜袈裟升飛既而墮地化成此石縱横葉文今現分明其南有佛觀田命弟子難陀製造袈裟處並數有瑞光現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彼見者非一　魏文帝時不信滿方有火浣布帝云火功尚能鑠石銷金何為不燒其布文帝既崩至太子明帝時西國有獻火浣布袈裟明帝初依父語不信以火試之火燒不壞始知有徵言不虛也文帝前已著史籍上有不信火浣布之文者並私改有之　宋沙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遊乞峯陵因居郡治龍華精舍販貨蓄聚米至數千斛大明八年卒龍華寺火焚蕩盡妙臨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陀延曰未時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之在縣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宗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華布裙單黃小被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還來分不立僧房貴散財物云云既迴見道猛如驚羞狀以被蒙頭入法宗房猛常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突之先告法超道人説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檢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罵甚嚴備以僧房為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

惡云何妙曰生處復粗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外乃可得免報有小抑損欲訴所司爲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爲製也法宗曰袈裟可辦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以袈裟爲嚫我即得也法宗如言飯僧嚫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于堂戶之外拱立聽經飯嚫既畢猛即見袈裟已在妙身仍進堂中欲依僧次就坐問猛年臘猛云吾忘其年是索虜臨江歲之二月也妙云與吾同臘見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即空一坐位妙端默聽至座散乃不復見時一堂道俗百餘人零陵太守泰山羊闡亦預法集自猛與妙講論往反衆但聞猛得言耳所以咸知驗實者猛與妙不相識說其形色脈動年臘少宿其不符同法宗始病厄困殆命至靈語曰抗疾即愈靈語所著蓋是羽儀而聲氣音用聽者莫辯其殊故並信異之初闍不甚奉法因是大興敬悟連挺福集即其年設講於此寺持齋布施

大唐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法師弟子母氏家貧內無小衣入其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着與諸隣母同聚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霹靂擲隣母百步之外上巡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母遂被震死火燒燋爛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殯之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福利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藏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中辭內採狀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西明寺道宣律師乾封二年仲春二月住持感應因緣具在第十卷初時有四天王臣子白宣律師曰如來臨涅槃三月未至前命文殊師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四方菩薩并及比丘天龍八部等使集祇桓文殊依命告集已世尊告文殊大衆言我初踰城入山學道以無價寶衣貿得鹿裘著有樹神現身手執僧伽梨告我言悉達太子汝今修道定得正覺過去迦葉佛涅槃時將此布僧伽梨大衣付囑於我令善守護待至仁者出世令我付悉達我於于時欲受大衣地使大動樹神告言今爲汝開衣示福田相樹神既開我見福田相即入金剛三昧定地又大動樹神又言汝今猶是俗人未合被此法衣當置于頂上恭敬供養今汝求佛道不爲魔嬈我依樹神即以頭頂戴之我初戴時大地震動不勝我身被地神堅牢從金剛際踊出金剛山臨我所行處處承我始得安住我時六年苦行身體既羸衣猶頂上不敢辭疲唯有梵王數來見我深起大悲愍我勞苦將我伽梨上至梵天地又大動日月無光地神又告梵言汝可持衣還安頂上梵王依敎大地乃安日月還明太子又告梵王汝知僧伽梨在我頂上意不荅言不知太子言此爲未來諸惡比丘比丘尼等不敬我解脫法服故以衣在頂上住爲摧伏天魔外道故我入河浴受二牧女乳糜時被著此大衣即得第三禪樂衆苦皆盡我坐菩提樹初轉法輪介時樹神將塔來奉上我令我脫此服安置塔中我自成佛來于今五十載敬重此大衣守護自滯常使金剛神擎持寶塔未曾置地每轉法輪便被此服日成道來披著五十度我欲涅槃時有付囑佛告文殊及諸比丘天龍八部等此是迦葉佛麁布僧伽梨有大威德我以佛眼觀諸天龍鬼神及十地菩薩等未能動此大衣如毛髮許既不能動唯有如來擎此衣塔三帀遶戒壇從南面西階升上戒壇上從西面北轉至于北面上立世尊擲衣塔上空中衣塔放光遍照百億國土一切菩薩蒙光皆除猶如天樹妙樂國土如來發聲普告諸佛我欲涅槃有古迦葉佛麁布僧伽梨付我住持末法衆生諸來十方佛等願各捨一衣共持末法十方諸佛聞是語已即各脫僧伽梨以施牟尼佛世尊受已魔王又白佛言伏願哀愍聽我欲施黃金珠寶用作盛衣塔願見聽許世尊許已便以神力於一念頃衆塔皆成成已世尊自將大衣一一內諸塔中魔來白佛不知此塔付囑何人安置何處於是如來臨欲涅槃即告羅云汝命阿難來阿難來已世尊放光偏照大千百億釋迦俱集祇桓諸佛集已世尊即從座起并于戒壇又告阿難汝往震旦國於清涼山命文殊師利我欲付囑迦葉僧伽梨諸來釋迦佛即與文殊於一彈指頃來至戒壇佛告文殊及諸來大衆我今涅槃欲付汝迦葉佛衣塔持我遺法我入涅槃後將迦葉衣塔置我戒壇比經于十二年又告四天王汝將天樂常供養衣塔　佛告文殊有惡比丘共相鬪諍滅我正法此天竺國有惡王治世信受小乘誹謗大乘小乘學者更相翦戮惡魔所冐所以殺害大乘三藏學者佛告文殊是以因緣聽住戒壇北十二

年中惡王治世正法滅時汝當以神力挈持衣塔遊行彼國所有大乘教收內塔中彼持戒比丘爲王殺者各有僧伽梨如法受持者汝亦收取內我衣塔中彼持戒比丘命未盡者汝當以神力接取安須弥頂上尒時魔王白佛言我於未來世護持正法至彼惡王出除滅大乘時我從須弥頂下大石山壓彼惡王并惡比丘猶如微塵我有千子並大威力下生閻浮提爲彼諸國各造萬僧伽藍滿閻浮提及三天下爲滅惡徒護持正法佛告文殊汝持我衣鉢之塔周遍閻浮及三天下乃至大千世界處處安置鎮我道法有阿育王塔亦勸令造遍三千土又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桓中堂西嚮樓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衆我初踰城辭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息推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爲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納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納僧伽梨非我所用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道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輙麁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然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奇特事有大毗尼及修多羅藏迦葉佛道教並在此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道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迦葉佛書云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綵織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此衣

未曾損失今付悲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桓中若轉毗尼時當爲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修多羅當爲無量部諍論由興令法速滅由彼愚僧不閑三藏聞開著繒衣即謂殺蠶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令轉付汝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我既讀書已地即六種震動珠函自開又放大光樹神又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敬勿安餘處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成佛我自受函來常在肩上乃至受乳糜菩提樹下坐時帝釋來至我所從肩上取函開取僧伽梨令我披著又取迦葉佛麁布僧伽梨安于納衣上梵王將帝釋復施布大衣我依前納受既披三重衣二是迦葉佛衣一是我許大梵天王來告我言我見過去諸佛亦披三大衣地所不能勝世尊宜可去二大衣還安本處著我所施衣大地方得安住我遂依王言大地乃得安住尒又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服麁布僧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著蠶衣繒帛何爲惡比丘等謗黷我云毗尼教中開許著之初成道時愛道比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我不敢受今持施僧況我三界大師服著蠶衣我於三藏教中雖聽用繒綵供養佛法僧然本非是蠶口出絲綿我此閻浮洲及以大洲之外有千八百大國並有繒帛絲綿皆從女口出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殺害衆生命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出問何以得知答

曰若欲須絲作衣時即須然香至桑樹下便有二化女子從彼樹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繅車從女口中取絲轉至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聽著繒綵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綵本非害生取然而用云何謗我害生取然用取　尒時文殊便白佛言今有少疑欲有所決未知許不佛告文殊可隨汝意我擬大衆心皆有疑前云迦葉佛小珠函唯長三寸三分盛彼僧伽梨一衣亦恐不受何況容受迦葉佛三藏教迹一切經典耶佛告文殊大衆等是諸佛力不可思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非汝等境界之所籌度世尊又令文殊師利捧函世尊起禮以指胸函如開大城門大衆咸覩一切衆事珠塔綃衣金銀樓觀其數十萬盛諸三藏復有天樂而常供養臺高四十里塔高十由旬然函無增減依本三寸十方諸來佛等各讚牟尼能於惡世廣度衆生各施僧伽梨及一珠函用助牟尼尊者住持遺法佛命文殊令開佛函其中各有大衣臺觀三藏教迹一如迦葉佛塔平等無異佛告文殊汝將此塔還至祇桓戒壇北臺內安置待我涅槃時自當有付囑因此文殊重問世尊涅槃後此函塔等當付何人何處世尊對諸大衆令付文殊置戒壇上經三年已移置東南角經三十年住過是年已後移西印度頻伽羅山頂光明池南住如來滅度後經四十五年有一惡王出現於世破損佛法逼掠尼衆不可具說尒時有魔王兵衆及四天王等便下大石壓殺惡王娑竭龍王陷彼宮殿成大池水惡王種族

無有道餘唯有伽藍及諸民衆西印度人甚弘熾盛寺有十三萬僧有六十萬及菩薩衆亦有無量經有十三萬藏金縷經字有八萬藏金銀七寶像大者高百尺小者丈六合有一百三十萬軀自餘小者不可數不可並此之經像皆是忉利天王工匠其相造之以是因緣故其衣塔等往彼山住至法像末時一千七百年我此閻浮提及諸四天下多惡比丘起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經不識文字縱有識者千有一二至彼惡世令文殊師利擎持衣函塔等遍歷國土救化人民令造衣塔以神通力普被大千令彼惡比丘等改惡修善習讀三藏令法久住所作既已還將衣塔置于本處至弥勒下時令文殊師利將塔付弥勒佛是爲安置與所以相付囑也又如來成道後第二十一年佛告大目連汝往祇桓戒壇此鳴鐘召十方僧如普賢觀音菩薩等并集我分身百億釋迦佛各乘樓觀至戒壇所依教集已佛告普賢菩薩汝往獮猴池所我常經行處有破僧伽梨衣角有小珠塔可持將來普賢依教持至祇桓世尊受此塔已即告大衆我初踰城至城樓上城神歎我言我爲此城神經今十三劫見過去諸佛皆踰城學道破恩愛網殺煩惱賊成無上道度脫一切汝今亦尒勿令有退迦葉佛時付我小珠塔待悉達踰城令我付汝此是拘留孫四牙印之塔展轉相付乃至娑至佛太子受已禮拜塔訖放大光明塔門自開便見四牙及佛遺教有金銀觀其數八萬普盛經律又有摩尼臺觀上常有香燈供養并傍有銀題字告釋迦文佛汝初成道時當取一牙印印汝脚足下千輻輪現次取一牙印印汝手掌中便有萬字現又取一牙印印汝胸臆上便有德相現又取一牙印印汝頂上便獲大圓光現我後成道依此四印隨印現相皆如前說印竟內塔中門自然閉塔基有銘文令置袈裟角自成道來置于左肩上又告諸來佛及人天衆各施一珠塔住待未來諸佛依言施已並付普賢守護待如來涅槃送至祇桓中安戒壇此至闍維舍利竟令普賢守護住二十年已後付文殊開塔取此四牙至正法末時令傳閻浮諸國佛法住持乃至一千一百年後將此四牙印百億界形像皆有光明生希有心後乃至四六欲天等流通化益後文殊師利將付弥勒佛　尒時世尊又告大衆我初成道時欲入河洗尒時河神現身手執此寶塔內有黃金函盛一安陀會并一尼師壇及有一鉢袋迦葉佛四牙並在函中此是迦葉佛付我今付世尊令澡浴竟請披安陀會我即受著地爲六種震動而安陀會四角放光照于百億國土十方諸梵王尋光來至我所前白我言此白氎五條是拘留孫佛衣佛涅槃已展轉相付乃至娑至佛釋迦佛涅槃後付囑娑竭龍王令依此法衣造八萬領仍造塔供養鎮後遺法而此安陀會四角及條飾頭皆安萬字此衣賢劫中最初而造而此寶塔形同五寸而世尊開塔現真珠樓觀其數八萬盛拘留孫佛所說遺教又有披佛三比丘坐禪佛命文殊汝吹我法螺至彼比丘所吹與出世典文殊依命吹螺入定比丘即起問文殊師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答言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來禮佛在一面住即白佛言拘留孫佛般涅槃時付我安陀會尼師壇及鉢袋令我住此塔中乃至娑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葉佛又付我四牙牟尼佛捨我少爪髮並置塔中世尊涅槃後從塔中出於此閻浮提乃至大千界處處流布衣塔鎮後遺法也又問如來成道竟佛度迦葉兄弟徒衆漸多於迦蘭陀竹園集二部僧於水池邊令二部衆並脫僧伽梨遣敷尼師壇比丘在上坐令熱僧伽梨置比丘頭上　尒時世尊問比丘汝解我意不比丘答不解我滅度後一千一百年多有非法比丘毀滅我正法有惡國王殺害比丘焚燒像故如來從座起自脫僧伽梨繫置頭上佛告諸比丘我此僧伽梨過去未來諸佛皆著此衣得至解脫末世惡比丘不受持三衣亦不持戒輕慢法衣令法速滅我今與汝合三千大衣願汝受持勿令損失當用布褐作此伽梨不得用繒帛及細軟者並用麁大布作之令末世比丘不樂好衣服世尊發此言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歎息皆大歡喜今此諸大衣世尊教勅將付四天王及諸八使者令八部鬼神守護此衣勿令損失乃至弥勒下生付囑彼佛又付梵王帝釋若至六齋日年三長齋月掃洒天宮殿令將僧伽梨至彼天宮供養藏七寶匣中用牛頭栴檀沉水末香煮取香汁浣濯伽梨曝曬令乾已後取香屑安寶匣中用熏僧伽梨令披大衣久住六齋七日長齋則一月過此日月後還付四天

王是為安置輿也　世尊又告阿難言往須弥山頂鳴鍾召集四方一切諸比丘皆集戒壇所各各自言得四果者合得八百萬人皆令脫七條披著僧伽梨以前娑多羅送至世尊前如來手自受之安置寶函上世尊自脫七條安置諸衣上如來發聲普告大衆天人龍神等我於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及內外財寶方得解脫衣證無上菩提教化群生我涅槃後諸惡比丘不信我教不持禁戒不護解脫衣無有威德毀滅正法諸惡比丘屋不順教勅於金剛道場內行不淨行猶如婬舍不行八敬輕慢比丘速滅我正法（二十）今天人衆（卌）滅諸惡（卷三十五）充滿我今共汝發四弘願於未來世諸惡僧至守護此衣勿令損失安置塔中住持佛法說此語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龍神悲歎歡喜聲至大千（世尊安多會五條衣及聖師皆夜然聞答大同）（體迦裟世尊皆從覺王帝釋覺王等素緒賓王世尊造皆不盈七日當悉皆成袈裟付乃至弥勒下持付袈實道）又世界初成道度五拘隣覺至第七年中諸聲聞弟子漸漸增多有一比丘名真陀羅是閻浮洲北雅陀羅國人因貧賤為業來至中天竺遇佛出家命善來度彼國無有布帛氈毛一切國人純著駮犢皮以為上衣此真陀羅比丘於王舍城見一駮犢皮從彼俗人索作袈裟彼俗譏嫌有比丘白佛佛喚所責佛告諸大衆我此閻浮提及餘大千界如瞿陀羅國以皮為袈裟總有二十萬國恐我入涅槃後多惡比丘手害生命取皮為衣　佛告目連汝至我父王所白父王言我為童子時毀前四齒今父王收舉道我今須留住末世鎮我遺法目連依命取已來付

世尊佛告諸來佛及以分身佛可施一齒及一金剛塔告諸鬼神龍王於一彈指頃各造金剛塔盛前四齒及十方諸來及佛我分身佛皆施我齒塔令娑竭龍王收在大海中供養　又告文殊師利及觀音大士待我滅度後汝以神力分身取我齒塔擎往彼國至僧（卌）伽藍中令（卷三十五）塔放光於光明中出（二十一）諸布氈汝為貧客至彼貿易或施為法衣汝後變為三藏比丘教化彼國比丘勿著皮衣若如佛教勤行精進諸天送衣并施飲食　又我滅度後一千四百年後我此閻浮提及大千界多有惡比丘不修禪戒多造塔寺遍滿天下雖非皮國多有布氈繒綵不以為衣手樂殺生取其斑駮色皮以為上服汝至彼惡世時當以神功震動大千令塔放光觸彼惡人令生改悔不習惡法也　然燈部第三十一（二十講）　述意部第一　夫日旰則夜卷月生則陰滅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虔躬燈王克成弥陀之尊致力續明遂受定光之号茅照輕緣還獲身色之輝燭施微因爰果眼根之淨況乃振此大智開彼勝光者哉是以育王臨終之日摠造八萬四千之燈普照八萬四千之塔製窮機巧體極殊妙莫不名應法區事動真境灼鑠電摇螢燄華列倒影綠水飛光碧樹曄曄交暎似朝霞之鏤白日昭昭聯聯若恒星之繡天漢睇金鋪以忘夜臨玉砌而疑曉可謂無盡之福常照盛明之微恒皎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昔無數劫來放捨身命於閻浮提作大國王便持刀授與左右勅令剜身作千燈處出其身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而作千燈安炷已訖語婆羅門言先說經法然後炙燈而婆羅門為王說偈言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躍今為法故以身為燈不求世榮亦不求二乘之燈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真之道發是願已即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身炙千燈一切諸天帝釋梵王輪王等皆來慰問身炙千燈得無痛耶頗有悔耶王答天帝不以為痛亦無悔恨若無悔恨以何為證王便誓言而我千燈用求無上之道將當成佛者諸燒即（廿）愈作是語已身即平復無有瘡瘢帝釋諸天王臣眷（卷三十五）屬無量庶民異口同音悉（二十二）諸歎音皆行十善　如阿闍世王受決經云時阿闍世王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議曰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勑具百斛麻油膏從宮門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以至油家買油膏主曰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貧窮欲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嘉其至意與兩錢亦應得二合特益三合九得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一燈三滅不盡便舉袈裟

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熾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未暇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弥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王聞恚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爲佛佛号淨其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衆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我當承讀爲佛佛言必如願佛号栴檀　又賢愚經云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報佛告阿難過去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大夫人生一太子身紫金色相好具足後漸長大出家成佛教化人民度者甚多尒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晉言聖友）於三月中作燈檀越日日入城求索酥油燈炷之具時王女名曰牟尼蹬於高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慇遣人往問何所營理比丘報言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求乞酥油燈炷之具使還報命王女歡喜自今已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燈炷之具比丘可

之於是已後常送酥油燈炷之具聖及比丘誠心欽著佛授其記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定光（餘經名然燈佛）王女牟尼聞聖及比丘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物悉是我有比丘已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尼曰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号具足王女聞記歡喜發心化成男子重禮佛足求爲沙門佛便聽之精修不息由昔燈明布施從是已來無數劫中天上人間受福自然身體殊異超絕餘人至今成佛受此燈明之報又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於佛塔廟諸形像前而設供養故奉施燈明乃至以少燈炷或酥油塗然持以奉施其明唯照一道一階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聲聞緣覺所能可知唯佛如來乃能知也求世報者福德尚尒況以清淨深樂心相續無間念佛功德照道一階福德尚尒何況全照一階道也或二三四階道或塔身一級二級乃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彼所然燈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盡滅或炷盡滅或俱盡滅如是少時於佛塔廟奉施燈明爲信佛法僧故如是少燈奉施福田所得果報福德之聚唯佛能知少燈尚多不可筭數況我滅後於佛塔寺若自作若教他作或然一燈二燈乃至多燈香華瓔珞寶幢幡蓋及餘種種勝妙供養復次若人於佛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三種明何等爲三一者彼人臨命終時先所作福悉皆現前憶念善法而不忘失因此念已心生踊

悅二者因此便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欣喜心無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利弗彼人臨命終時更復得見四種光明何等爲四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踊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踊出三者見諸天衆一處而生四者見於如來應正遍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己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又舍利弗於佛塔廟施燈明已於臨終時得見如是四種光明死已使生三十三天生彼天已於五種事而得清淨一者得清淨力二者於諸天中得殊勝威德三者常得清淨念慧四者常得聞於攝意之聲五者而得眷屬常護彼意心得欣喜於彼天宮捨壽命已不墮惡趣生於人中取上種姓信佛法家其時世間若無佛者亦不在輕賤吉凶邪見家生由施燈已復得四種可樂之法何等爲四一者色力二者資財三者大善四者智慧若人住於大乘施佛塔廟燈明已得於八種可樂勝法何等爲八一者捷勝肉眼二者得於勝念無能測量三者得於勝達淨分天眼四者爲於滿足修集道故得不缺戒五者得智滿足證於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無難處七者所作善業得值諸佛能爲一切衆生之眼八者以彼善根得轉輪王所得輪寶不爲他障其身端正或爲帝釋得大威力具足千眼或爲梵王善弘梵事得大禪定舍利弗以其迴向菩提善根得是八種所樂勝法又舍利弗若人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清淨合十指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得於八種增上之法何等爲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

為三者得增上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五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慧七者得增上聖道八者得阿耨菩提又告舍利弗有五種法最為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於佛正法得信樂難三者樂於佛法得出家難四者具清淨戒難五者得漏盡難一切衆生於是五法言為難得汝等已得（此出一卷略依要集）

又燈指經云昔王舍城五山圍遶於五摩伽陀最處其裏諸勝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來雲集其中介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毗沙門然無子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植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明照十里父母歡喜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大會為兒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集諸會者觀其異相歎未曾有時此會中有婆羅門名曰婆修博聞多知事無不曉見兒奇相非常含笑而言此兒或是那羅延天帝釋提桓因日之天子諸大德天來現生也時兒父母聞是語已倍增歡喜七日設大施會舉國知聞上徹於王王聞已即勅將來長者受敎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醼會適啓未得其兒指光照宮庭赫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觀一切雜物斯皆金色其光遍照於王宮內王即恠問此光何來忽照吾宮將非世尊欲化衆生至我門耶又非大德諸天釋提桓因日天子等下降來耶王尋遣人往門外看使人見已還入白王向者大王所喚小兒今在門外此小兒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光明來徹照故有此光王勅使言速將兒來王既見已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其兒相諦瞻觀已而作是言外道六師稱無因果真為誑惑若無因果云何此兒得有指光以此觀之諸外道輩陷諸衆生顛墜惡趣定知此非自在天等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斯善報始知佛語審諦不虛而不修福一何惟哉王言今猶未審此指光睢或因於日而有此明或因於月而有此明必欲驗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即以小兒置于象上在前而行王將群臣共入園中而此小兒指光所照幽闇大明親視園中為歎華果與晝無異王覩此已喟然歎曰佛之所說何期真妙我於今日於因於果生大堅信深鄙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生宗仰於時耆域即白王言假令貧窮尚應發竭而修善業況復富饒而不作福如是語頃天已平曉還將燈指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賜珍寶放令還家燈指漸大其父長者為求婚所選擇高門娉以為婦長者既富禮教先備閨門雍穆資產轉盛夫盛有衰合會有離長者及母俱時喪亡譬如日到没處暉光潛翳如日既出月光不現如火為灰熾焰永滅強健好色為病所壞少壯之年為老所侵所愛之命為死所奪父母既終生計漸損而此燈指少長富逸不閑家業惡伴交遊恣心放意躭惑酒色用錢無度倉庫貯積無人料理如月盈側閑轉就損時彼因法歲一大會集般舟山于時燈指服飾嚴從詣彼會所時後群賊知燈指未還伺其室便往到其家劫掠錢財一切盡取燈指暮歸見已舍內為賊劫掠唯有木石坏瓦等見此事已悶絶躃地傍人水灑方得惺悟憂愁啼哭而作是念我父昔來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劬勞積聚倉庫財寶是父所為生育我身見有委付如何至我不紹父業浮遊懶惰為人欺陵父之餘財一旦喪失倉庫空虛富産迸散當于介時指光亦滅其妻厭賤捨棄而走僮僕迸失親理斷絶極厚者反如怨讎貧窮之人如地死鬼一切怖畏能毀盛年好色氣力名聞種族門戶智慧仁義信行悉能壞之我之貧厄世間少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當作何方以自存濟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屍此事雖惡尖無供世受苦之業有人聞語即雇擔屍燈指取直尋從其言擔負死人到於塚間意欲擲棄于時死人急抱燈指譬如小兒抱其父母急捉不放盡力挽却不能得去死人著脊猶如胡膠不可得脫排推不離甚大怖畏作是念言我於今日將此死屍欲何處活即詣旃陀羅村諮言誰能却我背上死屍當重相雇諸旃陀羅詳共盡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餘見之者罵燈指言狂人何為擔負死屍入人村落競以杖石而擲之身體傷破痛惱悲至有人憐愍將其詣城既到城門守門之人逆遮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屍欲來入城自見已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懊惱發聲大哭向我貧困不擇作處為斯賤業如何一旦從值苦毒寧作餘死不負死屍且哭且言時守門者深生憐愍放令還家到自空室先同乞索諸貧人等共住之者遙見死屍在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屍自墮地

燈指千時逾增惶怖悶絶躃地久乃得穌尋見死屍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前覩之以刀試割實是真金旣得金已心生歡喜復前斫頭手足如是斫已尋復還生須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王者失國還復本位如盲得眼視照明了燈指歎言亦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聲有過先日親里朋友妻子僮僕一切還來燈指歎曰嗚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極疾嗚呼怪哉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極速我先貧時素所有親眠交遊道絶聊無一人與我語者今日一切顒顒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處如天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爲智亦得勇能諸善名聞雖復醜陋老弊少壯婦女樂至其邊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寶其所收者盡是死人還擲壆中見是真金燈指知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賞之還宮於後燈指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五欲極輕動　如電毒蛇蝨　榮樂不久停
即生猒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衆人於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屍寶常隨逐之比丘問佛燈指比丘以何因緣從生已來有是指光以何因緣受此貧困復以何因緣有此屍寶常隨逐之佛告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爲汝說其宿緣燈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羅柰國大長者家爲小兒時乘車在外遊戲脫來門户已閉大喚開門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瞋罵母言舉家捨死人去耶賊來劫耶何以無人與我開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中受斯貧困光指因緣屍寶因緣爲汝更說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入涅槃後法行住世燈指尒時爲大長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禮拜見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此指以金薄傅之修治已訖尋發願言我以香華伎樂供養治像功德因緣願生天上人間常得尊榮富貴假令漏失尋還得之使我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及死屍寶果以惡口故從地獄出時貧窮果報以是因緣少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乃至涅槃形像尚尒況復如來法身者乎

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揵連乘通往到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曜與衆超絶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比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　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尒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尒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耆然毛竪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爲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又智度論云若人盜佛塔中珠及盜燈明死墮地獄若出爲人世世生盲　又灌頂經云救脫菩薩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歷病者牀痛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幡阿難問言續命幡燈法則云何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尒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幡燈放諸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爲諸横惡鬼所持　又起日明三昧經云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爲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爲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愼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施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爲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具設燈光於君父師等　又僧祇律云佛言從今日聽然燈時當置火一邊漸次然之當先然照舍利及佛形像先禮拜已當出次然餘處滅時不得卒滅當言諸大德欲滅燈不聽用口吹滅（若云吾有食火虫恐人口毒害虫所以不聽口吹也）聽以手扇滅及衣扇滅當釋折頭然去入時不得卒入當唱言諸大德燈欲入始得入之若不如是越

威儀法也又三千威儀云然燈有五事一當持淨巾拭中外令淨二當作淨炷三當自作麻油四者亦不得令滿亦不得令少五當護令堅莫懸妨人行道又五百問事云續佛光明晝不得滅佛無明闇以本無言念界限故滅有罪又大唐三藏波頗師云佛前燈無處取燈以物傍取不損光者得也頌曰

蘂擲交無極　華雲衣數重　織竹能為象
縛荻巧成龍　落灰然蘂盛　垂油濕畫峯
天宮儻若照　燈王復可逢

感應緣（略引三驗）

隋沙門釋法純　唐漢州三學山寺神燈
宋沙門釋道冏

宋京師南澗寺有釋道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判無濟理冏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熒光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度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胡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冏入歸誠觀音乃覺腳下如有一物自載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恒以般舟為業常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欵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澗見一人在路坐胡牀待者數百人見冏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語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冏還寺扣門良久方門入寺見房猶閉眾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擕往廣陵終於彼也（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隋西京淨住寺釋法純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性愛定林情兼拯溺肯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一七夜不添油炷而光明倍常私密異之為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盡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為幽奇所集故也至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閑室靜坐而無痛所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荅曰是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眾生慎忽彰言死後門徒為建齋修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來入純房內在衣桁上法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去任之勿捉至暮方逝與眾辭別不覺餘想卒于淨住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

唐蜀川漢州三學山寺至唐開皇十二年寺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七寸兼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尒齋日則多有州宰悉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絕初出一燈至大從此大燈流散四空千有餘現遇大風起吹此小燈還滅滅已大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始滅每於月六齋日常出如此至貞觀末有僧法藏以乞為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冑從門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餘無所損夜還返寺重門皆閉後遂改勵勤道業（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依道宣律師感通記大律師問天人曰其蜀地漢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荅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惟尊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退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特為蜀主故至正月處處然燈以供佛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隸

釋音

謫（知革反）罥（眩犬反）繀（毛對反）褺（徒頰反）迺（音乃）盞
（扶六反戚皃）葍（於六反）胗（識紗反）雕（於容反罪也）迸（補諍反）
反囧（俱永反光也）淖（昔呂反）皴（丘如反）冠（其遠反）笏
褻（戈制反）龕（苦含反）樊（音煩姓也又一籠）猗（之奧反）
（驟也）劉（費反）纘（作管反）泥（肥名）邑（丑反）尉（恚紆胃）
（泥昭忽是油熙也反）劭槊（力反）褒（補毛反）拚（扶又變）
（甘反）淳（女孝反）旭（呼玉反）鈷（如今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隸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懸幡篇第三十二（此有二部）　華香篇第三十三

唄讚篇第三十四

述意部第一

夫因事悟理，必藉相以導真；瞻仰聖容，敬神幡以薦奉。是以育王創造遺身之塔，架迥浮空；魏起通天之臺，仁祠切漢。於是華幡飄颺，翼騰於大千；朱紫相映，吐輝煥於百億。惠風時動，清外之業有徵；微吹時來，輪王之報無盡也。

引證部第二

如迦葉詰阿難經云：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二百塔各織作金縷幡，欲手自懸幡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云：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幡金華，懸諸剎上塔寺，低仰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幡。又普廣經云：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於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幡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幡一轉時，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眾生，悉得休息（述曰何故經中為七人造黃幡懸於剎塔之上者於曰推卜見聖解可以義求此五大色中黃色居中用表忠誠引生中路不之建幡真生中國也又黃色像金鬼神其是將民含用故解相之時貴白紙錢罵得報發用禰黃紙豁釋金錢開故餅論經云時有毅戒空主人報畫主人設得黃方法何以益我毅處法是何神報貴言術我至路有人物我道逢貴馬車乘衣服肯貴黃衣人間云被賊法何在此未人少知是殺賊主人間云何眾為黃衣是罪投賊言是黃金之將以服上人會眾之直宗人四比得金用不可盡也良由人鬼施殊感見不別故聖制其留為其亡人然之皆令予之得寶以救濟亡靈也）。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眾超絕。其兒初生，於虛空中有一大幡，遍覆城上。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而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殖何福，生便端正，與眾超絕，於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鉢羅延國遊行封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涉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上，隨佛行去。羊大遠，放蓋擲地，還趣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佛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頌曰

寶剎承高露　綺綵映空天
宛轉雲間颺　倒下似紅蓮
霞幡開錦色　香氣合鑪煙
飄颻無定所　祇為本輕旋
池沼分影現　泉弄百華鮮
夙夜風吹動　重疊輪王因
攀柳攝厭足　結但感留瞻
何知色中緣　招福寺丘年

感應緣（一驗）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飯餉與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經七日便病，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剎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作，忽有沙門亦不相識，直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答白：此賓頭盧也。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至於廣陵，遇見惠汪精舍前幡蓋甚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此亡）。（一驗出冥祥記）

華香篇第三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窮生知，道推遍覺，德惠明於百億，往法雨於大千，慈悲周於十方，寶塔遍於法界。名香鬱馥，似輕雲而散；寶華含果，若剛穠而迷蓮。皮敝供養，何異施蓮叩頭，彌指俱霑福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於如來滅度之後，行於曠路，見如來塔廟，能持一華一燈，若一團泥用塗像前，以用供養，乃至能持一錢施於佛像，為補治故；若以一掬水用灑佛塔，除去不淨，以華香供養；舉足一步詣於塔寺；若一稱南無佛，欲使此人墮三惡道，百千萬劫終無是處。又正法念經云：若

有衆生若時香塗佛塔命終生香樂天與諸天女常相娛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生大富家又阿闍世王經云過去無數劫有佛号一切嬰與其眷屬俱行分衛有三尊者子嚴服共戲見佛及諸菩薩光明巍巍至相指示而吾等當共供養二兒荅言既無香華當用何物其一兒脫頭上白珠以著手中便謂二兒可以供佛二兒効之解頭上白珠著其手中即至佛所一兒復問二兒持是功德以何求索其一兒言願如佛右面比丘其一兒言願如佛左面神足比丘二兒共問一兒報言我欲如佛八千天子皆言善哉善哉若如所言天上天下一切蒙恩是三小兒已到佛前各以白珠而散佛上二兒發願開意者珠在佛肩上其一兒發菩提心者珠在佛頭上化爲珠華交露之帳其中有佛佛告舍利弗中央兒者則我身是右面兒者舍利弗是左面兒者目連是舍利弗汝等本畏生死故不發菩提心欲疾泥洹觀此一兒發阿耨菩提故得成佛又採華授決經云時有羅閱國王使十餘人常採好華以給王家後宮貴人一日出城採華過佛發心稽首爲禮心自念言寧棄身命以華上佛并散聖衆縱使見害不墮苦痛便以華散佛及聖衆却自歸命一心重禮佛知其念甚慈愍之具爲說法諸採華人皆發道意佛即授決後當得佛号曰妙華時採華夫還歸家中與二親別我今命盡爲王見殺父母愕然問何罪咎具荅所由無華貢王必見危命故辭別耳二親聞之並以愁慼發菴視之藏中好華香徹四面父母告曰可以進王時王大瞋見不時來將人反縛罪當棄市入宮見王面色不變王怪問之汝等罪過命在當刹何故不懼即白王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無以非法不惜身命朝來採華值佛供上以知違命罪當合死寧以有德而死不以無德而存還視華篋續滿如故皆是如來恩仁所從王甚怪之心不信然故詣佛所問佛是意佛言實然此人至心欲度十方不惜身命故取衆華以散佛上意無想報以得受決將來成佛号曰妙華王大歡喜解縛悔過自責愚意不及菩薩唯願其罪佛言善哉能自改者與無過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將詣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逢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過度衆生如佛無異尒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帀還從頂入尒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日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十三阿僧祇成辟支佛号曰華盛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倡伎樂而自娛樂爲波羅奈國作華會時彼會中遣於一人詣林採波羅奈華作鬘時採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相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採華散佛而去還復上樹採華枝折墮死命終生忉利天端正殊妙以波羅奈華而作宮殿帝釋問曰汝於何處造修福業而來生此以本因緣具報帝釋

尒時帝釋以偈讚曰

身如真金色　照曜極鮮明
容顏貌端正　諸天中最勝

尒時天子即說偈荅帝釋曰

我蒙佛恩德　散以波羅華
由是善因緣　今得是果報

尒時天子即共帝釋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破二十億邪見業障得須陀洹果心懷欣慶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最上無有比
父母及師長　功德無有及
乾竭四大海　超越白骨山
閉塞三惡道　能開三善門

又雜寶藏經云尒時天女說偈曰

我昔以華鬘　奉迦葉佛塔
今生於天上　獲是勝功德
生在於天中　報得金色身

又薩婆多論云若四方僧地不得作塔爲佛法自爲種殖若僧和合者得不和合者不得作之若僧地有種種華應淨人取次第與僧隨意供給不得私取自供養三寶若華多僧取不盡若僧和合聽隨意取之若僧坊內不得起塔作像以近人臭穢不清淨故若重閣舍若經像在下重不得在上住若塔地華不得供養僧法正應供養佛此華亦得賣取錢以供養塔用若爲塔水以供塔用設用有殘若致功力是塔人者應賣此水以錢爲塔不得餘川用則計錢犯若塔內無人致水功力一由僧人殘水多少善好籌量用之

又文殊問經云尒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諸供養餘華用治衆病其法云何佛告文殊華各別呪一百八遍　誦佛華呪曰　南無佛闍寫治莎呵　般若波羅蜜華呪曰　那末柯盧殺（瞖反）般若波羅蜜多喇莎訶　佛足華呪曰　那莫波陀制點就跋莎呵　菩提樹華呪曰　南無菩提過力龕風莎呵　轉法輪處華呪曰　南無達摩斫柯羅夜莎訶　塔華呪曰　那莫輸跋耶莎呵　菩薩華呪曰　南無菩提薩埵野莎呵　衆僧華呪曰　那莫僧伽野莎呵　佛像華呪曰　那莫波羅底耶莎呵　佛告文殊師利用此華若諸四衆能信修行應當早起清淨澡浴漱口念佛功德恭敬此華不以足蹈及跨華上如法執取安置淨器若人患寒熱頭痛皆以冷水摩華以用塗身若吐利出血或腹內煩疼以冷飲摩華當服此華飲若口有瘡以暖水摩華含此華汁若天雨不止於空閑處以火燒華令雨即止若天亢旱在空閑處以華置水中夜呪冷水更灑華上天即降雨若牛馬等本性不調以華飴之即便調伏若諸果樹華實不茂以冷水牛糞摩取華汁以灌其根不得踐踏華實即多若田中多苗稼損減擣華爲末以散田中即得滋長若國中疾病以冷水摩華塗蟲鼓等吹擊出聲聞者即愈若敵國怨賊欲來侵境以水摩華在於彼處用灑散之即得退散若於高山有槃石處衆多比丘於石上摩華競相與禮拜久後石上自生珎寶（摘要略述依法經）　佛告文殊一一誦滿一百八遍此呪章句汝於處處當說如

佛華法餘華亦尒　又華嚴經云昔人中有香名大象藏因龍鬭生若燒一丸興大光明細雲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水雨若著身者身則金色若著衣服宮殿樓閣亦悉金色若有衆生得聞此七日七夜歡喜悅樂滅一切病無有橫枉遠離恐怖危害之心專向大慈普念衆生我知彼已而爲說法令無量衆生得不退轉又牛頭栴檀香從離垢山生以塗身火不能燒也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栴檀香宿殖何福生於豪族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塗治以栴檀香坌散其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迦王時爲大法師得阿羅漢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尒作是

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漱口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荅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張口及以漱口香氣逾盛唯有此香口比丘餘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天地自在者　今當爲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華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又日雲經云香煙不盡放地得越棄罪盡五百歲隨糞屎地獄何以故由放恣心故又夜問經云莊嚴供養具以口吹去灰者墮優鉢羅地獄傍報作風神王又要用冣經云鼻嗅香者由臧香氣無其福德正報墮波頭摩地獄未來世鼻根無香味又曰供養經云供養香時呆不合鬥者墮黑糞屎地獄盡其半劫受罪得無信思報何以故由起下氣坌香故三右（[illegible]記出）　又三千威儀云燒香著佛前有三事一易中故香二當自出香三當布與人具香鑪有三事一當先到去故火拾取中香聚一面二當拭令淨乃著火還取故香著中三火著時燃然不得吹令炭滅頌曰

久厭無明樹　方欣奈苑華　始入香山路
仍逢火宅車　慈父褰引接　幼子背思賒
雖悟危藤鼠　終悲在篋蛇　庭苑禪林茂
鷲嶺動枝柯　定華發智果　乘空具度河
法雨時時落　香雲片片多　若爲將羽化
來濟在塵羅

感應緣（略引七驗）

宋沙門求那跋摩　齊高士明僧紹

梁沙門釋慧劍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
唐沙門釋惠主　唐雍州渭南山豹谷沙脊
兼出雜俗出香處

昔宋永嘉年中有外國三藏法師求那跋摩勑延祇洹寺每於講說四衆雲會嘗夏安居竟信心看採雜華施僧座下中竟撿視唯跋摩所坐鮮榮如初預知死時依日先洗浴又手誦經端坐而化身體香軟於坐下得手迹遺文一卷其偈曰摩羅婆國界阿蘭若寺中

我初得聖果　道迹離諸漏　若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三果　是名斯陀含

文帝深加悅惜又於屍所見一物狀若龍蛇長一疋許（宋十六）直上昇天僧（十）衆悲戀乃使外國法香薪闍維起塔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栖霞寺在南徐州瑯耶郡江乘北郷頻佳里攝山之中齊高士平原明僧紹以宋太始中起造嘗聞法鐘自響山舍去村五六里宋昇明中村民平旦並見半山有幡蓋羅列煙光五色映照虛空男女瞻望皆言是賢覺來觀視了無所見時有法度法師於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寺於其光中如有臺館形像弘宣寺中僧衆及淨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賓客有穢濁入寺者虎即出現吼叫遶房響振山谷至今猶介或有念誦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繩索催怒驚懼誦習不懈　梁南寘真寺在秣陵縣中興里普通五年沙門惠釗起造惠釗生緣姓徐齊初隨身在廬陵於路拾得一襆襆中有繡帕帕裹有五色紙各爲一聚始開四重都無所見末開最下撻紙見光影如電晃曜一室因此仍感神瑞入水不沒入火不然家人以爲狀狂始就籠撒開閉甚嚴俄而出外乃知神力因設盛座請福空中有言曰我是長生菩薩懸利益國土汝可依佛法清淨供養於是覺以香華貢奉每有感驗南人李叔獻結願乞本州後果爲交州刺史乃造沉香神影（東三十七）世人以神重名華（上）因號爲華娘神百姓送供闐噎齊會所餘忠釗散化悉以起寺右二驗出梁京寺記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養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浸其華莖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和願佛之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雲華其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時以竹爲燈纜其燈照曜訖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右二驗出齊史）　唐始州求安縣釋惠主姓賈持律第一撫營福業後至故鄉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興送茯苓甘松香來六時行道一時不闕禽獸隨行禮佛請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群猴共爲治道主曰汝姓騾擾而作此何爲猴答言時君異也佛日通也主深怪異畜生能言罕所未有更有祥龍飛獸集持異香充塞山內後有八人操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至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主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耶至明日食時俗人皆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尋介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九　唐雍州渭南縣南山豹谷岸有懸石文狀倒豹因以名焉谷有嶽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胡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有七僧曾來此谷說法澗內有薝蔔華常所供養近至求徽年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訝香氣從澗內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上然極芬馥就水抖擻洗之一澗皆香（十二）將還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東三十六）極深炎氣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頭之號非是虛立傍去嘉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所住也（右二驗出續高僧傳）　搜神記曰初始七夫人有罪以誣死殯殮不臭而香　續搜神記曰合州口有一大白船沒在水中漁人夜宿其傍聞箏笛之音又香氣非常發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　異苑曰司州術士度母常誦經長齋非道不行曾出自齋堂衆僧未食俄望見雲中有一物下阬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舉座肅然一時敬禮母自分賦齋人皆七日不飢　述異記曰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尋聲而上見一異華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異因掇而服之得壽三百歲也　幽明錄曰陳相子吳興烏程人始見佛家經遂學杲霞之術及在人間聞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　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映高平閻慶等皆

祇受業初度等方去喉燒香皆五色烟出佛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　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滿斤不得受西使臨去乃發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數十里中經日乃歇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恒以香華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䒷華致華各遂華摩夏（十三）華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傅身體　述征記曰北芒有張母墓舊說是王氏妾葬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其家奉之精清水道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入武當山中學道所居有白烟香氣聞徹　麝香山海經曰翠山之陰多麝本草經曰麝香味辛辟惡氣殺鬼精生中臺山　葳蕤香孫氏瑞應圖曰葳蕤者王禮備至則生本一日王者愛人命則生一名葳香　鬱金香周禮春官上鬱人曰鬱人掌祼祛乱器九祭禮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也）　說文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所貢芳物鬱人合而釀之以降神也　蘇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廣志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物也傅子曰西國胡言蘇合香者獸所作也中國皆以爲怪　雞舌香吳時外國傳曰五馬州出雞舌香續搜神記曰劉廣預章人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亡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得手巾

褒雞舌香共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布南州異物志曰雞舌香出社薄州云是草萎可含香口俞益期牋曰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華爲雞舌香也　雀頭香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　薰陸香魏略曰大秦出薰陸南方草物狀曰薰陸香出大秦國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時樹膠流涉沙上夷人採取賣與人（南州異物志曰貝異香惟）（云狀如桃膠狀又曰貝云如內狀楊法長狀食之令過神壽）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膠爲薰陸流黃香吳時外國傳曰流黃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南州異物志所世）廣志曰流黃香出南海邊國青木香廣志曰青木出交州（十四）徐裏南方記曰青木香出天竺國不知形狀南州異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節是青木　㮶欖香竺法真登羅山疏曰㮶欖出外國元嘉末僧成藤於山見一大樹聞於數畝三丈餘聞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㮶欖也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㮶欖甘松香廣志曰甘松出涼州諸山　兜納香魏略曰出大秦國廣志曰兜納出西方艾納香廣志曰艾納香出剽國樂府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藿香廣志曰藿香出日南諸國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出藿香南州異物志藿香出典遜海邊國也俗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葉爲藿香　楓香南方記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

得燒楓膠及蕙草　楓香廣志曰楓香出日南諸國　木蜜香異物志曰木蜜香名曰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歲乃往看歲乃往看歲月久樹根惡者腐敗唯中節堅貞芬香獨在耳廣志曰木蜜出交州及西方本草經曰木香一名蜜香味辛溫（十五）耕香南方草物狀曰耕香莖生烏滸　都梁香廣志曰都梁出淮南　沉香異苑曰沙門支法存在廣州有八尺氍毹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元中王漢爲州大兒劭求二物不得乃殺而藉焉南州異物志曰木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白朽爛其心志堅者置水則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堅精置之水中不沉不浮與水平者名曰棧香其最小麁白者名曰檕香頌微廣州記曰新興縣悉是沉香如同心草土人斫之經年朽爛盡心則爲沉香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心爲沉香　甲香廣志曰甲香出南方范曄和香方曰甲煎桟香是也　迷迭香魏略曰大秦出迷迭廣志曰迷迭出西海中有苓陵香南越志曰苓陵香土人謂爲鸝草芸香大戴礼夏小正月採芸爲廟菜礼記月令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　說文曰芸草似目蓿淮南說芸可以死而復生　蘭香周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弼曰蘭芳也）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說文曰蘭香草也本草經曰蘭草一名水香久服益氣輕身不老　楓香出蒙粜之間故陷合述楓香賦序樊末香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燒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國所献如大豆塗門香聞

百里閒中嘗大疫死者相係燒此香死者止反生香真人関尹傳曰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各坐蓮華之上華徑十丈有反生靈香逆風聞三十里 神香十州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吉光裘神香使者香起天殘之死疾後元年長安城內大病死者日百數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帝使秘錄餘後一旦失之 驚精香十州記曰聚曰洲在西海中上多真仙靈館宮第北門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扣樹能有聲如牛吼聞者駭振伐其根心於玉谷中煮取汁更微煎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又名反生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香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唄讚篇第三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讚歎部 音樂部

述意部第一

夫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詞待聲相資之理也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德斯之謂也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婆提颰唄清響激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于末代斯習極有明驗是以陳思精想感魚山之梵唱帛橋將顧通大士之妙音藥練勤行受法韻於幽祇文宣勵誠發夢響於齋室並能寫象天宮摹聲淨剎抑揚詞契吐納節之斯亦神應之願徵學者之明範也原夫經音為[illegible]妙出自然製用可階而研覈非習蓋所以炳發道聲務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趣發抵鶩之風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偶則縱容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稱深遠雷音其在茲乎若夫稱講聯齋眾集永久夜緩晚遲香銷燭掩睡蓋覆其六情懶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響以昇座選勝聲以啓軸宮商唄發動玉振金反折四飛哀悅七眾同迦陵之聲等神鸞之響能使眾寬更開惰情還爾滿堂驚耳列席歡心當尒時乃知經聲之為貴矣

引證部第二

如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又梵摩喻經云如來說法聲有八種一最好聲二易了聲三柔軟聲四和調聲五尊惠聲六不誤聲七深妙聲八不女聲言不漏闕無得其短者。

又十誦律云為諸天聞唄心喜故開唄餘也

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何等法佛言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文眾大文多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即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尒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稱聽眾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患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與兵眾至祇洹邊過聞一比丘唄聲雅好軍眾立聽無有厭足象馬竪耳住不肯行王與軍眾即入寺看見唄比丘形貌矬短醜陋極盛王不忍看王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報佛告王曰乃往過去有佛出世号曰迦葉入涅槃後機里毗王收取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來到王所問起塔事為用寶作為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龍白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我當佐助王聞歡喜龍復語王四城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琉璃南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黃金西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白銀北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白玉王聞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廂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不就王行看見以理呵責其人懷恐而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王勅作人盡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眾寶莊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踊躍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頭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眾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号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緣於往昔嫌塔大故生恒醜陋由持金鈴懸塔崇頂及願見佛從是以來五百世中極好音聲今復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一切眾生見他作福不應毀呰後得惡報悔無所及也

讚歎部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号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羅

呵三藐三佛陀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煩煩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受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寶性論偈云

我今悉歸命　一切無上尊　為開法王藏
廣利諸群生　佛體無前際　及無中間際
亦復無後際　寂靜自覺知　既自覺知已
覺他令他覺　是故為彼說　無畏常恒道
佛智慈悲力　能執金剛杵　摧破諸見山
故我今敬禮　不可思量法　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　內心智清涼　彼真妙法日
清淨無塵垢　大智慧光明　音照諸世間
能破諸曀障　覺觀貪瞋癡　一切煩惱等
故我今敬禮　以能知於彼　自性清淨心
見煩惱無實　故離諸煩惱　無障淨智慧
如實見衆生　自性清淨心　佛法身境界
無礙淨智眼　見諸衆生性　遍無量境界
故我今敬禮

又發菩提心論論主讚佛偈云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吾師天中天兩行偈（出普曜經）云何得長壽兩行偈（出涅槃經）如來妙色身兩行偈（出勝鬘經）處世界如虛空兩行偈（出超日明經）

大慈哀愍群生　為蔭蓋盲冥者　開無目使視瞭
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　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　稽首禮無上尊

述曰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衆作唄多為半偈故毘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文詞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誥答但聖開作唄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聞內開外吳蜀唄詞各隨所好唄讚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不於宋朝有康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擬美於世音聲之學咸取則焉又昔晉時有道安法師集製三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時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含珪璋十歲偶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讚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音樂部第四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豪富長者各相率合設大節會作諸伎樂而自娛樂時有伎師夫婦二人從南來將一美女字清蓮華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聰明智慧難可酬對婦女所有六十四藝皆悉備知善解伎法迴轉俯仰曲得節解作是偈言今此城中頗有能伎如我者不明解經論能問答不時人答曰有佛世尊在迦蘭陀竹林善能問答使汝無疑伎女聞已尋將諸人共相隨逐且歌且舞到竹林中見佛世尊猶故憍慢放逸戲笑不敬如來爾時世尊見其如是即以神力變此伎女如百年老母髮白面皺牙齒踈缺俯僂而行行而伎女自觀其身形狀極老而作是言今此女身以何因緣卒有如是衰相現耶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爾遂於佛前深心慚愧唯願世尊當見無怨爾時世尊知此伎女心已調伏以神通力變身如前大衆見此伎女卒老卒壯無有常定各生厭離解悟無常心開意解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彼伎女及其父母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欽仰時諸大衆見是事已請說因緣佛告大衆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學道獲五神通見緊那羅女端正殊妙狀如諸天作諸姿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染使恣著退失仙道我於彼時心遂墮固無有欲想語彼女言一切有為無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是當有髮白面皺俯僂而行汝今何為

憍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已變何故在此作諸恣態於是緊那羅女聞是語已尋向仙人懺悔罪咎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邊獲得道果佛告大衆欲知彼時王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緊那羅女者今青蓮華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願力故今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毘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有好音聲令衆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請佛為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涙）佛出世号毘婆尸（宋燃六）入涅槃（九二）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常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讃供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令衆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過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号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故法華經偈云

若使人作樂　擊鼓吹角貝　簫笛琴箜篌
琵琶鐃銅鈸　如是衆妙音　盡持以供養
皆已成佛道

又菩薩處胎經云緊那羅住須弥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剎柱成辦寺廟復以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宮殿神在兩山間先在人中為大長者居則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宋燃六）施之乃大瞋怒（廿三）云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脚斷壞壽終以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讌會皆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汗流便自上天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諸法實相以讃世尊時須弥山及諸林樹皆悉震動迦葉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　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尒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已所彈瑠璃之琴闍浮檀金華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在如來前善自調琴及餘八万四千伎樂是大樹王當彈此琴鼓衆樂時其音普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所有諸山藥草叢林悉皆遍動如人極醉前却顛倒須弥頗峨涌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座起儛一切聲聞放舍威儀誕貌逸樂如小兒儛戲不能自持尒時天冠菩薩語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解脫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樂身動儛於時大德諸聲聞等荅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尒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誰見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頌曰

玄亮吐清氣　神響徹幽觧
登臺發春詠　高興希遐縱　乘虛感靈覺
魚山振思並　蔡紆天歌梵　冥布法音同
忘高故不下　飄颻數仞中　比丘歌聲唄
人畜振心鍵　斯由暢玄句　即感厲遊空
神期發荃悟　豁尒自靈通

感應緣（略出六驗）

晉沙門帛法橋
晉沙門支曇籥
齊沙門釋僧辯
齊沙門釋慧忍
齊有仕人姓梁
唐刺史任義方

晉中山有帛法橋是中（律）山人少樂（宋燃之）轉讀而稍乏聲（廿四）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絶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尒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備不變以晉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世也　晉有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精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礼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響清美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還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齊安樂寺有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哀婉析衷獨步齊初無人如之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

契忽有群鵠下集階前及辯度一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寤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廿）沙門僧辯（宋作人）等次第作聲辯傳（先五）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眾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失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齊白馬寺有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遂出郡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

吳景帝世烏程民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於此而聞彼然自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及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門外闚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善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右一驗出冥報拾遺記）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大六）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之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盡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僧寫金剛般若千餘部義方自說（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隷六

稾（弋剌反）龕（苦含反）翥（諸庶反）犳（之藥反）剗（使遇反）懋（音茂）
趯（音鄧）䟦（音伎）趿（土甲反）㓹（寔照反）甎（力狄反）瘦（精毛反）掎
[illegible]犇（具奴反）鬯（尸量反）翕（胡甲反）掌局功德主[illegible]
當院比丘清肅書
部彰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隷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興造部
感福部　旋遶部　脩故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馭於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踊靈山影留石窟起檀盡飾之儀鑄金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嚴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資含識致使英聲遐美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始終傳大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存茲乎

引證部第二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為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依梁本藏錄）又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麁澁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又育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眾僧救諸徒囚賑濟貧乏（故舊說云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二萬沙門[illegible]心彼札不可具述）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万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將四部兵眾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

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衆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万四千金銀瑠璃頗梨篋盛佛舍利又作八万四千寳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爲世尊立塔時有國名耆叉尸羅有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塔時巳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佛塔遍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尅後十五日日正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間人民與慶無量共号曰阿育王塔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數得八万四千又別得佛口髮還國道中逢難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髮與之龍還於須弥山下高八万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塔藏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娶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瞻之師言當爲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爲第二夫人後還有娠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大皇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慕覓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少亦介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

金色之子光照宮中並持兒去殺之即以猪子著其身邊便罵言汝云當爲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因內後園中令服菜王還聞之不悦久久之後王出行因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怪即殺八万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言殺八万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爲人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万四千剎諸鬼神言多隔山鄣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架誌剎安令我當使阿脩輪以手摸日四天下亦同時覆又阿育王經云塔成造千二百歲成幡及雜華未得懸幡王身崩沒塔成已六日王請僧至園供養時有優波崛多羅漢將一万八千阿羅漢受王請尊者崛多顏貌端正身體柔軟而王體醜陋肌膚麁澁尊者即說偈言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於佛

王告大目我以沙施佛報獲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後尋佛弟子迦葉阿難等所有佛在世時弟子塔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責心修敬各與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捨十万兩珎寶供養其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彼有何功德崛多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

以一錢供養諸目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闇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羅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目尊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王及供養菩提樹不絕夫人名曰低舍羅綿多作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令捨我珍寳至菩提樹聞我方便殺樹令死王不得往可得與我相娛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迷悶躄地夫人見王憂愁不樂當悦王心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復以冷乳灌之彼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樹下目不暫捨以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倍復殊好增長茂盛後王潔淨身心手執香爐在於殿上向西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悕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有三十万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万是阿羅漢二十万是學人及凡夫宮人太子群臣共王所作功德無量不可述盡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聞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藏盡持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悉施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總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滿便就後世唯減四

億未滿王即辦諸珎寶送與雞頭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果送與僧禮拜僧足問訊大聖衆等我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果哀愍納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遍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諸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尒時太子及諸人民與種種供養塟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　又法益經云尒時諸大臣言今是大地爲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語已共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將贖其地　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

興造部第三

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與置所由其已知乎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爲之人復通凡不答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波此云讃讀若人讃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爲窣堵波此云廟廟者皃也即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生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支提生必在阿輸柯樹下此云無憂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号此樹爲生處支提如來得道在於菩提樹下即呼此樹下爲得道支提如來轉法輪及涅槃處此二無定初轉法輪爲五比丘在於鹿苑縱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尋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一好處而依此量竪三柱安三輪表佛昔三日轉法輪相即名此處爲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舍利即名此處爲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則爲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爲不定此四亦名窣堵波　又毗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爲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爲尊故若爲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爲同故其福無量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　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陁含七須陀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槃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槃乃至如來安八露槃八槃已上並是佛塔　又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作不得塔院內浣染曬衣唾地得爲佛塔四面作龕作師子鳥獸種種綵畫內懸繒蓋得爲佛塔四面造種園林華果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越言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應從檀越語若華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尒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我尒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兼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恚癡但自莊嚴用是華果而受樂者得罪報重　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佛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像佛脚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若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卒風雨來應收供養具隨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先阿練若乞食大德等得越毗尼罪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舉佛物應莊嚴佛像僧座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若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年少應看若賊卒至不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難法

感福部第四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人盡四天下滿中草木皆悉爲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養所須具足至滅度後一一起塔香華幢幡寶蓋供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八萬四千寶柱八万四千寶窓八万四千天井寶窓八万四千樓櫓館閣四出周遶衆寶挍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億大莊嚴殿用施四方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菴摩勒果其刹如針上施槃蓋如酸棗葉若佛形像如穬麥大勝前功德滿足百倍不及一千倍万倍百千万倍所不能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來無量功德戒分定分智慧分解脫分知見解脫分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　又無上依經云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於今日入王舍乞食見一大重閣莊嚴新城內外究竟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井具四事若

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為勝佛告阿難如滿四天下四果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衣服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阿難且置又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裝各八万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廿　八　公）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万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及譬喻所不及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碎娑婆世界末為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果及辟支佛若有清信男女盡形供養及以滅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前所說百分千万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衆生界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汙濁然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為一切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畏故於諸衆生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闍梨起大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不退）依如證大方便得阿耨菩提　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

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寂不為三災所動也又僧祇律云佛於拘薩羅國遊行時婆羅門耕地見世尊過持牛杖拄地禮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故笑唯願欲聞　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白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杖下有迦（廿　九　公）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諸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塊并是地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　尒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其面廣半由延婆羅門見已便白佛言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土埠　尒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我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說偈言

真金百千萬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尒時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亦禮佛說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尒時比丘即持香華來奉世尊敬過去佛故即持供養塔佛即說偈言

百千車真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華供養塔

尒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為諸人說法佛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尒時座中有得道者佛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真諦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遠一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漂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七寶宮殿魏魏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笑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皆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笑作塔尚獲福報魏魏乃尒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　又譬喻經云昔佛涅槃後阿育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恒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閤內婦女端正（卅　十　公）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恒常供養二万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家有何物即荅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閤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詣寺請問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荅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尒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取好華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絕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尒時但願食福然盡不願度脫故至今日唯受勝福未得道

迦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人樂著三有果報於佛福田若行布施餘諸善根願我世世莫入涅槃以此善根不入涅槃無有是處是人雖不樂求涅槃然於佛所種諸善根我說是人必入涅槃也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悲孝順好喜布施有人來乞申其兩手出好金錢尋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遊觀前到祇洹見佛相好心懷歡喜頂禮請佛及比丘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財於是寶手即申兩手金錢雨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勑阿難令爲營供飯食訖已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而白佛言寶手比丘宿殖何福生於豪族手出金錢取無窮盡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豎塔棠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著塔下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生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徧覆城上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蓋漸長值佛出家得羅漢果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遷神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賓主入海採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蓋隨共而生乃至今者得值於我出家獲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爲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慚耻還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爲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　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爲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著棠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旋遶部第五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帀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帀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儭那祇梨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華燒香然燈禮拜是爲供養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福德一後世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緣得端正好色由見佛像歡喜故何緣得聲音好由旋塔誦經故何緣得生天上由嘗旋塔時意不犯戒故何緣得生王侯家由頭面禮佛足故何緣得泥洹道　有餘福故佛言旋塔有三法一足舉時當念足下二足下時當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顧視唾寺中地右遶者經律之中制令右遶若左遶行爲神所呵乃至左遶受蘋爲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於天時面西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帀十帀七帀三帀各有所表且論常行三帀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故華嚴經偈云

始欲旋塔　當生衆生　施行福祐　九暢道意

遶塔三帀　當生衆生　得一向意　不續四毒

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帀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蹈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隸七

釋音　賑（之忍反）　麴（石一反黃色也）　　延聖院比丘惟供　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敬塔之二　隸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故塔部第六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塔寺損故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席扇遂戶扉陽煙塵覓牖茅茨無掩蓊露是以門墻彫毀糞穢盈階路絕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餝日就衰羸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暗燈燭本自無聞晝日幡華元來非見堂絕梵唄鐘停海岸遂使惡鬼効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為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憂更欲何求

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丈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憍慢故失國王文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礙送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終支節皆疼多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屐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棄四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旦過澡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此國事故限約六步若事閑暇多掃殊好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踤天身無骨肉亦無汗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識於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敎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閻浮提地不如掃佛塔一手掌（成論非州）

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心二為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即分卻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故華嚴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為帳
散衆雜華遍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恒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介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植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婬色見一婬女心生染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晚即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万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買牛頭栴檀倚以為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隨其厄難我今此身隨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歡喜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恒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為火焚乃至金剛界為土臺也　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梨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殃數劫有佛出世号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為業向澤採薪過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為巍巍即到塔邊瞻覩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迴絕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遶之八帀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

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焴於諸天中巍巍第勝不可計盡蓋其天壽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住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珠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處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㝡後身值釋迦佛捨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又譬喻經說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王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為是誰天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懊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早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為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瞻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為業見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曜住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為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為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故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為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更精進遂復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珠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壞和顏悅色集喚衆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為天人所見敬仰乃至今值於我為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頌曰

遺身八万塔　寶飾高百丈
儀鳳翠靈鳥　金盤代仙掌
積拱承彫角　高甍掛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晶万像
煙霞時出没　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幡接雲上
遊蛇不敢息　翔鵠詎能仰
聖變無窮端　感福豈三兩
願假舟航末　彼岸誰云廣

感應緣（略引二十一驗）

西晉會稽鄮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姚秦河東蒲坂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東古塔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涼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刪丹縣故塔
周晉州霍山南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州福感寺塔　隋益州晉源縣塔
隋鄭州超化寺塔　隋懷州妙樂寺塔
隋并州淨明寺塔　隋并州榆社縣塔
隋魏州臨黃縣塔　統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雜明西域所造之塔

右以前數內十九塔並是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為米麪宿祐冥會以土麨施佛佛感其善心為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作王出世号為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万四千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此神州即是東境故此漢地案諸典籍尋訪有十九塔並是育王所造八万四千之數也若更具引佛法東流已來道俗所造感通者則有百千且述育王十九塔內逐要感徵并同見聞者略述者二十一條餘之不盡消備如

廣傳也　初西晉會稽鄮縣塔寺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吴村二十五里　宋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田家弋獵爲業得病死蘇云見一胡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寃投造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鍾聲即遷記其處剌木爲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靑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槃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鍾聲疑此磬也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内於八王日擧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　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鄞鄮剡等四縣爲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廻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爲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鍾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輿志云阿育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万四千皆從地出宋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楊越即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　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采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下眞舍利起塔鎭之育王與諸眞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別一時俱墮化爲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啚堂殿房廊周環備滿号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蔥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若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　寺東南三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中有鰻鱺魚俗号爲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末賊過偶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尒潛隱雖喚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漬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將食爲難有老姥患脚來爲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内按量即是池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爲瑞多現聖僧遶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至唐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寓光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胡僧百餘繞塔行道以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胡僧行道誦經梵唄等相　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殺契其相求眞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　西京城内東西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在晉蕃作鎭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長干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有道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琉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尒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題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蔵如也故兩述之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其源故別流記尒　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廟宇破壞唯有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

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復奏　勅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　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開經四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衆不敢私開矣　勅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遍視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數万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内外或見綠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爲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至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錄　至顯慶四年九月内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呪術見追入内語及青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　帝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虚實請更出之　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卽給錢五千貫絹五千疋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過夜方到琮卽入塔内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髀上安炭火燒香懍厲專注曽無異想忽聞塔内像下振裂之聲遂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遶而上至於衡角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欲召僧看乃覩塔内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旣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　勅使王長信等同覩瑞相流輝遍滿赫奕瀰漫若有旋轉久方沒

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粒揔置盤水一枚獨轉遶餘七粒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　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内可卽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　勅僧智琮慧辯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右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人恐不見骨不敢觀光寺東雲龍坊人　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旦具以聞寺僧欸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上指初骨長可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尒下平上漸内外光淨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内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精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皆懾然喪膽更不敢重視至顯慶五年春三月下　勅請舍利往東都入内供養時西域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内行道　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内　皇后捨所寢衣帳准價千疋絹爲舍利造金棺銀槨彫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師

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俟三十年後非余所知至後開瑞莫補茲矣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先來麁獷殊不信敬毋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毋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卽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毋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悶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精啄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瘡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道士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怕懼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爲哀愍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虔法師爲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數百俗人士女向有万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經一年方死其佛頂骨用珎寶贖之計直四千疋絹遂依其數以蕃練酬之頂骨今見在内供養卽是螺髻束髮小頂骨然大頂骨猶未至此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鎭井欲開之

今人搖鑿全是一石尋縱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有人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璧王問於識寶商云此是真璧王世中希有隋初有読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焉　益州旱澇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即有應特奇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擎擲斗起以壓賊腔內中其人被壓唱呼寺爲射斗起方得脫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滲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有胡僧曰可大唱賊不尒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至貞觀年初大地振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拄塔之四面乍倚乍傾準以免壞覩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孝產業見前靈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拆下至覆盆香氣遂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　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号爲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塔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惟也　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石基相亦同前隋初有天竺僧闍摩掘叉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且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

能遠迯何不見形神即見形又爲人善護便一一進之既過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読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粧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　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無人修葺總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粧飾備矣塔爲龍設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霓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勝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下安柘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寘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鈐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百圍便抽一團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搆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二重　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惟其泉流涌注無聲乃遣善水崑崙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現在　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

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莽之極細密道俗自見咸驚訝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出下有六水莫委真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

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爲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基搆編石從水底上蓮華弥滿於三面其水際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塔在其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爲冀州大都督府　齊州臨濟縣東有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從驚人周滅法將令人百千用力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現在　益州城南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欲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二斗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粟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　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号檀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甎身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塼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佩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乃勑掘所立處深三丈獲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爲聖故爲起甎塔一十三級左側村墟常聞鐘聲至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貴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水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是塔

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後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勞塔側古冢三十餘所猶有熱甎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末修前鐘聲時至恰今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

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澄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甎巨万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盧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爲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脩遠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

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

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現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荅曰漢國有之彼名蒱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

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万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爲一佛塔造八万四千塔遍閻浮洲彼國佛法既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荅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啚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齓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梵寺寺有金銅浮啚高百尺其浮啚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其達曙

西域志云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止空中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

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柰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十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大會

西域乾陁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啚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啚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壘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上有鐵柱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啚自作已來三爲天火所災國王脩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浮啚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万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啚最爲第一

雀離浮啚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

宣律師住持感傳云律師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闍維始了舍利灰石當買幾塔天人龍鬼各得分不荅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十二分灰石分六分鬼神得二分脩羅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慎勿起諍此是世尊教

又問世尊僧伽棃當置何處鉢盂錫杖復置何處荅曰世尊僧伽棃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盂錫杖付囑頻伽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棃先遣在祇桓十二年中住鉢盂在然頭山十五年中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中住

又問伽棃

鉢杖等何故歷年住耶荅曰佛告我言勑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爲末世多惡比丘附畜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戒壇六年住尼戒壇令正法久住　又問何故伽梨分爲二處住耶荅曰亦爲末世悪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將僧伽梨六年住戒十九壇令招威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壇亦爲惡尼令修行八敬供養比丘勿起婬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衆故住六年　又問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荅曰世尊涅槃前在鷲山精舍分析白毫光明以爲一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皆施此光明世尊勑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毫光共爲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衆隨順佛意繼造非法終不見過　又問何故十五年在鷲頭精舍荅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欲令解了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至法滅也　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荅曰爲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悟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剎能說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爲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爲斷此惡故鎮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

法增住二万年　尒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勑踰城至洴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已白佛言我受此神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請佛昔爲童子時亂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臣取我四牙阿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今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塔并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塔尒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樓觀及以白銀臺於此四塔內各造臺觀具八万四二十千即造臺塔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竟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時勑語文殊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今得四牙已造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住利益正法興顯佛告阿難我勑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若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令善護持王既崩後轉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開函取爪甲普示大衆我之手足二十甲猶如赤銅色佛告大衆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我爪甲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魔及外道別將相似物換我真甲汝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鉆以甲置鐵鉆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真我甲若以火燒煉變爲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頂見此相者是我真爪

甲也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從此末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浮提無有威德無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後汝將我十爪塔遊歷四天下一國住經七日如是周歷已當至香山頂阿耨達池中金砂洲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比大千界八百億國教勑流行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爲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爲大臣金二十一剛幢菩薩分身爲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幸不生疲勞懈怠也　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荅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教基育王表之福地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藏者隨處亦有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亦有舍利　秦州麥積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寺經四十年當有人出荊州長沙寺塔是育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大石（今名[illegible]）武擔（今寺靜亂）駱縣等並有神異如別傳說　有羅漢將往鐵圍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旦現二魚井中鰻鯬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蹈處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　又問若尒周穆已後諸王建置塔時何爲此土文記罕現耶荅曰立塔爲於前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也今衛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人住數十万家今生諸臣樹大者徑二三丈下無草木深林可變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覓之即得川

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多有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華拱之上以石龍擬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策書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泉靜院處處皆立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尤至如蜀三塔威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觀已來已兩度出雖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踰陌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尒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自下云云）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素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中即今現有二千聖僧遶寺左側現有五万五通神仙供養此寺僧（餘事云云如別傳感驗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隷八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隷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伽藍篇第三十六（此有三部）

述意部　營造部　致敬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學樹福基締搆東川終祈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爲信根之枝幹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爲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脩或真或僞改換隨情或精或麁乃同黃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蹈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若乎是以古德寺詰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庭也或名爲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第二

依宣律師祇桓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桓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陀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周姻第十三王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陀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良由須達爲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貯出貸常願荒儉雖巨富財由穢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深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之爲教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忿之以大石壓之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忉利天王令第二子下爲人王又依地造莊飾踰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来往徵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雖接則見天王普攝之作祇樹載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遺基至于今日荒凉而已依南天王子撰祇桓圖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述也

夫造寺法用不可指定隨其施主物有豐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爲喻也一由有優劣二由心有強弱若有真心縱小尚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僞心縱大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

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珎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象珎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珎寶

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逾於彼百千万倍聞已歡喜佛爲說法成須陀洹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尒尒時須達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謹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與訟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爲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償既已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菩阿含錢殘五）（百步字舩亦太子祇陀有園八十頃去城不遠）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荅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尒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爲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衆與共捅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衆住王舍城我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遠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捅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差各現神變外道不如（具文在經）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爲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

弗所出家學道捅伎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齒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荅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問舍利弗言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絶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徙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荅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爲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爲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爲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爲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爲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凢百二十處別打揵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皷自鳴盲聾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衆尒時世尊隨病投藥爲說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号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尒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

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陀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爲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入出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圊廁無不備足　問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荅曰依真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万歲有長者名曰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板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爲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万歲有長者名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爲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幡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須達於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至後弥勒佛出世時人壽八万歲須達尒時爲蠰佉國大臣名須達多此園也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擄體而論還是一人恒爲長者般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絶至釋迦時初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弥勒佛出時方證阿羅漢果故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陀天恒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此樣注中亦其小註論貫是大菩薩）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

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善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爲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主非法惱亂尒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爲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卧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歎妙五名歎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歎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歎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情怠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第三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摠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庠直進不得左右顧眄也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脩七者廻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辟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五心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也又自受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遥見精舍下乘却蓋解劍脫屣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廻時合身摠廻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又智度論云先入來去安庠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爲避亂心爲護衆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又西國寺閭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遶三帀唄讚三契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遶恒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虫勿損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摠禮而去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塚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今時數有諸寺及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礼佛此大惱設非如欲拜人王豈得在牀上拜人王尚自不許何况法王得相比耶）毗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屣富羅入塔（此是俗服也名）云若是淨潔鞾屣鞋靸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人禮拜不得如瘂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吧（下廣諸律）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卧僧牀蓐必無私有借卧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卧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拈死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涕唾爲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眠時右脅著牀以脚相壘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卧者是脩羅卧伏地卧者是餓鬼卧左脅卧者是貪欲人卧若右脅卧者是出家人卧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威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弥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恭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相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奪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弥威儀經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蹈師影　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盪持手振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障礙

於此妙法脩奉無因不得自專由他而辦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弥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爲小在俗爲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述

述曰若男女所脩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遶三帀合掌唄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禮三拜故善現論云禮佛時應遶三帀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頂却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廻前而去（表恭慕二宝重愛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爲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爲恐乖法式若也還家撤捨自贖衰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也

頌曰
玄風冠西土　內範軼東矜
大川開寶匣　福地下金繩
繡松高可眹　畫拱鬱相承
日馭非難假　雲師本易憑
陽樓疑難燧　降軒類鑿冰
迥題飛星沒　長楣宿露凝
推門曙光轉　輦道夕雲蒸
衹桓多靈物　竹園滿休徵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遊從可情　恩蔭永難勝

感應緣（十驗引寺一）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漢平等寺寺在南京
晉梁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逢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總述中邊化迹降靈記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畫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童豎褻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探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脩遶翼衛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尅諧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逃沙門莫顯名迹巖栖谷飲常在鍾山之河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殘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号曰靈腥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淚徧體皆濕時人号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從如初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視至十二月尒朱兆入洛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尒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爲鳳凰臺至宋升平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爰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嘗竭

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宜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遶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潸淚深自愧責即勑昔侍已毀之塔並更脩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爲白馬此寺之号亦取是名焉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統涉山水窮括奇異永天台石梁終石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介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而趣石梁周矚崖隈久之方復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万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冀援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男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尒不息晨夕悒悒結草爲菴弥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拱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琛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

既訖将陳住意僧日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横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緑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霧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迹来還返失道隨風沉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説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万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介何縁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俗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俗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弥送勿從来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航拖也於即依言但聞颯颯風中聲有窺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林海上致息問迷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奇桁欄口云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莱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説由縁又将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出各有異勢或如寳塔或如層樓松柏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華果蔬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止常聞鍾磬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僧行住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宴坐與同房僧亡名欽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過開客預肴爲飲之患損冥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煩聞故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虚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爲意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歴覧想一登陟以副虚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赴望尋侯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虚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介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鑁斵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擧鑁趁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蘇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滋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将造寺游日間忽見崇峯遶曰循竹千雲重門洞開樓殿基列門外東西攢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過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擧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濕索讀經名使禮拜都不然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泯齊曇求住彼日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白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求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求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恨恨既別悵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爲僧説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晩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冥寂山半有寺有群沙弥曰高詳駝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詳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介來何爲答曰令取經函僧曰詳在寺懶讀經令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乗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及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介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

岱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峨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靈号曰清涼山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迹靈窟即自極多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並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二年下　勅令長安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冀從蒲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徧於峯岫俗号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儒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　姚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靈迹誦詠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逕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石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草蒙莚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穀穗縱橫烏雀殘食甚衆東頭

屋內有數架黃裝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瓮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東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瞻眺唯見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繫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懇若舊問所從來荅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荅曰姓魏家耳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菓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僧叩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洞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瀑布覓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縣南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廱河水停於此川号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供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道地出山遂高顯仍本号爲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山採藥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

近無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修竹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撿山隈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空也足爲華嶽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簽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代取遣人依言往覓遊小竹各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真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處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採樵入澗忽値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走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値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投藹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擊樓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嶺頭其人

為荷樸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捉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癡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近有一僧聞已遇見入谷僧疑是梭蘭寺問言大德是梭蘭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蹤頻我竊生念眄前僧從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又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所以所費狐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狐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弥勒下生方現於俗耳　西域志云　甚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㲲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

行五里與使泣涕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為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若廣明西域塔寺盡迹并識錄具如上域通篇述）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名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君臣隱道逸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備在傳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賓頭盧羅睺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所居衆僧多聞磬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為侯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劫行事如薩埵捨身流血尚在達拏捨子杖捶遺血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鷹斯等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尚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不除乃至無一隣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隣得住今云有者由聖力加備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鑽仰冀慕聖蹤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為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生事而列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凡如一劫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至毗舍離

若千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月支于填丘夷羨當達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升兜率弥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弥勒成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同坐即揵陀界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盛衰千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准此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吒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摧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鷄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嶽持身滅定之侶摩支應供之抗非石未來神化絕域皆為明通開顯累俗慈導有情從神諸有也依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河東寺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顧積年其人即河東羅雲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万僧震旦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号請廣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荅曰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訪地圖云此荊北岸為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有宜都之号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其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東改遂衆隆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符堅伐晉荊州北岸並沒屬秦時桓仲為荊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符堅敗後北岸諸地還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

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栱櫨重疊國中京師即弥天釋道安使弟子與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帳飛仙珠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兼於主客出万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殷蔭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五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減一万間寺開三門兩重七間兩廈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為高联曜川原實稱壯觀也

又問弥天釋氏宇內式瞻云乘赤驄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　又曰若爾虛傳何爲東寺上有驄臺峴南有中驄村據此行由則乘驄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驄耶又中驄之名本是問國鄀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隸九

音釋

締（徒計反）姬（音基）嫠（徒叫）欏（音羅）靺（殿錯反）瞰（苦紺反）隒（魚撿反重甑狀以）醴（音礼）遳（初敕反）譎（音決）詭（音制）頷（五紺反）鄠（胡古反）倩（此見反）躓（陟利反）堡（音保限也）峴（音衍）鄰（勃恭反）棖（直庚反）

大宋國平江府長洲縣鳳池鄉官太尉橋南水西西
東居住奉
三寶女弟子張氏百七娘法名妙淨意者自身行
年五十一歲二月十五日子時建生昨於二月以
來為患目疾不安至今未得全可特發誠心謹施
淨財恭入　磧砂寺經坊刊大藏法苑珠林第三
十九卷所集功德用作保扶所患目疾速賜痊安
平善者
淳祐弍年八月　日殖司戶安人張　氏妙淨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隸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德遐邈冥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起群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韜光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逐緣感會入金剛定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蓋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若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惑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遊共敬莫不非骨五衆遺塵九土殊光寂寞孰識其蹤寧知生福冥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被沉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第二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衆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剎中金剛剎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

舍利盡在彼刹彼有佛刹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号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衆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遍光十号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万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尒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愍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尒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遍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荅言唯須菩提勿宜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爲喻

佛影部第三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剎女與毒龍通恒降雨雹百姓飢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呪龍羅剎女氣盛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尒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興雷雹鱗甲煙焰五羅剎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爲佛作禮五羅剎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以羅剎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變爲七寶時龍爲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尒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遠今[illegible]現）

分法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爲興兵共相征伐尒時帝釋即現爲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爲難尒時阿耨達龍王文隣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甖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甖裏以甖盛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著甖舍利并甖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閻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七一刄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甖分之闍王共數各得八万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疑無敢取者以闍王初來得舍利及髭還大歡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闍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塵闍王怖懼即奉佛髭與之龍王即還須弥山下起水高八万四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闍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輕闍王奪佛髭去阿育王聞大瞋怒即勑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縱罝須弥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著須弥山下水中其瞋以息即便遣龍拜取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見水精塔高八万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闍王自與我佛髭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弥勒來下當從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　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缺盆骨　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圍遶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舍利即於國中起塔波婆國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羅摩聚落拘樓羅得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

毗兜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利昌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國起塔尒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恒河中作大鐵劒輪使水輪轉着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擲數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尊用此語以柰著於水中偶試一柰柰隨機關孔中劒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答言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若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後更鑄像後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後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賜舍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算者計百年中用尒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威福部第五　如大悲經云尒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讃下供養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迻佛福田不以有爲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葦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減一劫以諸稱意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讃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爲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　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遍天龍　創開於十塔
終成八萬興　珠蓋瑩光變　刹柱吐芙蓉
屢開朝霧露　數示曉霞徴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鍾　仙鶯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群聖上　含識普生恭　砧椎擊不碎
方知聖頗窮

感應緣（略列一十六代消有五十三州）

漢法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館諸道士等請求捅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盡道士衆首費才愧恥自感衆前而死張衍啓悟覺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爲衆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天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　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在幡刹之上輙斥見宮內常患之將毀除壞時有外國沙門居寺乃齎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効安得尒乎乃於道東造周閭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矣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焚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既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闌寺刀鋸弈至剋期就戮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同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金剛之骨志誠貞獲設

以百鈞之折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西獄抵違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欣伏信華誠肖化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法顏每欲還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帀光高數赤見微生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右行三帀後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赤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字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剎舍利放光至于剎峯感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貲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万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剎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聞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也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剎立寺於夕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剎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門惠遠隨廣州刺史刁逵在南欲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逵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逵欲摸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

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宣導何苟吝耶明報聽摸既成逵以舍利著像髻中爾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荊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惟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舉以箱衆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雖坐衆上有人寄宿不知汗漫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衆聖來敬尒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月還時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稱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之數日開匣更視獲牙函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光焰颻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揣光處得舍利二枚割擊不損水行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尒又得　宋元嘉

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甖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馥馥私開之空甖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感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紀所及略陳万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感德也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

雍州仙遊寺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泰州岱岳寺　并州無量壽寺　定州恒岳寺
嵩州嵩岳寺　相州大慈寺　廓州連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蘇州虎丘山寺（右此十一州寺起塔出打剎物及正庫物造）
泰州　瓜州　揚州　益州　亳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番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四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也）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給一人熏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本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為朕皇后太子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

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並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惣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寫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隋著作郎王卲撰）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遶露盤赫若冶鑪之燄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捧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　諸沙門等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幢音樂掃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略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亦日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皆爲含識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右曰勿驚動他置之介去已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硯勅令審視之各於硯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身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鑛帘而無損　雍州城西盩厔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嶺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合如舊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爲函又現雙樹鳥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昇朗五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花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埿郭廟及舍利入函忽然雲啓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繞於日至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孔鍾鼓大聲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復放神光五色天神現形莫知多少　定州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見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連注極多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設供二千万人食不盡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得白兎來至輦前初陰雪將下日朗入已復合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至槃石二浪并夾之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雪將下天晴入函畢已陰雲還合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出迎光瑞非一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磐石函將入塔有光瑞現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莖陰雪將下日開開訖還合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遶龜有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及至如夢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泝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之并乳三日舍利方至

衡州岳寺立塔四週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闊二丈直至基所三帀乃去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與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現勝雲氣像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朗奄已便陰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介夜廓州光端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隨州官人王威遠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爲期其因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人於濵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旣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殺慼餘州亦効矣

慶舍利感應表（并）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衆芥尚貯金㲉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舒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　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祥旣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皆蒙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摸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火光明爰及堂衆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來空而上至浮圖寶瓶便起紫燄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華趺兆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遶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遥望山頂如樓閣山峯澗谷照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闇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幽顯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就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奉拜表陳賀以聞謹奏　勅荅　門下仰惟正覺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乃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尅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　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華音樂種種供養弥徧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万億服章行位從容有敘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以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於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緣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無實內下天降　降花雨狀如雪）泉州　循州

營州（[illegible]）洪州（[illegible]）

杭州（塔是有臼石　舊家入石函）涼州　德州（[illegible]）

滄州　觀州（塔上五色雲　既從午至暮）瀛州（[illegible]）

冀州（[illegible]）幽州（[illegible]）徐州（[illegible]）

莒州（[illegible]）齊州　萊州

楚州（[illegible]）江州（[illegible]）潭州（[illegible]）毛州（[illegible]）

貝州　宋州（[illegible]）趙州（[illegible]）

濟州（[illegible]）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illegible]）簡州（[illegible]）

梁州　利州（放光如月明）潞州（[illegible]）

黎州（[illegible]）慈州（[illegible]）

魏州（[illegible]）沉州　汴州（[illegible]）

梓州（放光　五色）許州（[illegible]）

豫州（[illegible]）潁州　曹州（[illegible]）

安州（[illegible]）晉州（[illegible]）懷州（[illegible]）

陝州（[illegible]）洛州（[illegible]）鄧州（[illegible]）

秦州（[illegible]）衛州（[illegible]）洺州（[illegible]）

鄭州（[illegible]）杞州（[illegible]）右揔五十三州

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不可備列具存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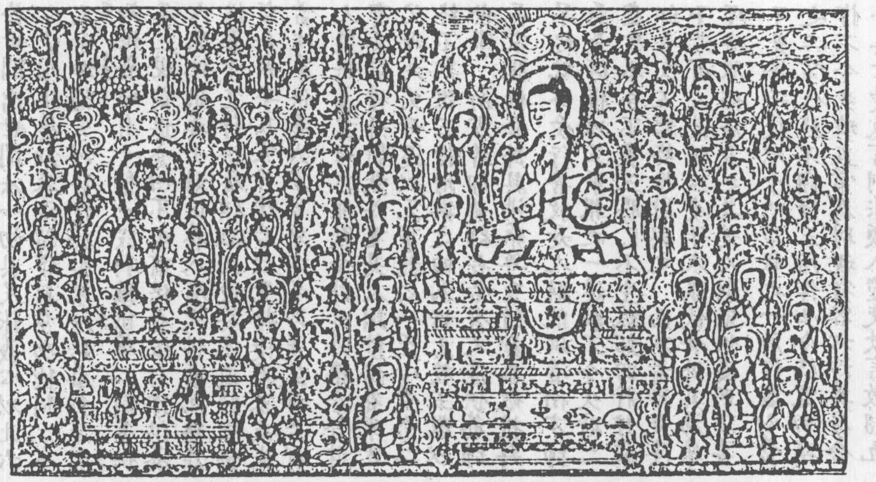
蒨（[illegible]）砧（[illegible]）墦（[illegible]）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抵

刀（[illegible]）遶（[illegible]）睞（[illegible]）節（[illegible]）

盤（[illegible]）屋（[illegible]）滴（[illegible]）瀛（[illegible]）虐（[illegible]）耕（[illegible]）

鯀（[illegible]）科（[illegible]）鬚（[illegible]）基（[illegible]）覺（[illegible]）

覡（[illegible]）姮（[illegible]）滰（[illegible]）筏（[illegible]）杷（[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漆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供養篇第三十八（此有二部）　受請篇第三十九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平等體若虛空理無怨親事絕貴賤是以隨力虔誠普供內外務存遺相冀與普遍故普吐舍佉母別請羅漢五百如來譏呵矚平等故知心無限報則遍及十方財無多少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道供養

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爲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　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怖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共現前供養　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万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果具滿足　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情令他施住是名菩薩自作供養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衆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爲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若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若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若得最大大果報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　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諂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　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万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以種種花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衆生如是等名爲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　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爲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遍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興大供養攝大菩提乃至於搆牛頃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算數譬喻不得爲比　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尒當知於此三寶作十

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衆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花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大文略）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爲娉上族五教以世事　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己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捨財與之　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瓔珞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爲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臥具七愛敬言則柔軟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病若　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爲救解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　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　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飢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　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法以法爲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爲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紝衣時針絍脫便言誰愛福德爲我絍針是時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爲汝絍來是比丘識佛聲疾起著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今我於一切衆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爲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佗家百歲老公而俱有人呵之言老公年已百歲何用是俱老公答曰我不須俱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爲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亡四天王舉牀送佛在前擧鑪燒香供養爲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虵知虵足

又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云尒時摩竭國頻毗（此云顔色）娑羅（此云端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與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衆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家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請已便說偈言

祠火最爲首　詩頌亦爲首　王爲人中首
衆流海爲首　衆星月爲首　光明日爲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

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飯善充供養八万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後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万倍出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妻娶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爲廬蓬蒿

爲席以水果爲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爲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獮猴三名獺四名兎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悕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獮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麨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粮願止莫去水獺亦復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粮願止莫去兎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爲兎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粮便自投火中火爲不然道人見兎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尒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尒時兎者今我身是尒時獮猴者今舍利弗是尒時野狐者今阿難是尒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　又僧祇律云佛住桀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獮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獮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虫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滿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獮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椽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殖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爲受之
心恍惚喜却行舞　脚跌墮岸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爲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用物爲起寺合造像爲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涉涉長津　遙遙遐塗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爲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此有九部）

述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呪願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爲本無適無莫乃應標心故宜懷遠相與空際而爲極位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依財貨限物爲施物既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擬供或選德而沒亦有涯之福未捨無邊之報未窮夫恩法施者雖物周而施寡善權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羅法界也

請僧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織成大衣）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姨母思念規心侯佛唯願垂愍爲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弥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爲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沒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揵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衆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弥勒前弥爲受之尒時弥勒問衆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益利何如有人得十万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弥多目揵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寶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弥多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時阿那律從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淡吒家貧無賴後值歲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麨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阿淡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尊日一食但願爲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淡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兎意欲捕取以鎌遙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爲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悴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今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很悖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淡吒汝見是何答

言者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如見諸尊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麋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普請衆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丧飲食了無善分　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揀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非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果道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

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呵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　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衆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垢罪　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己用者犯輕垢罪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　又智度論云如有一富貴長者信樂衆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會食日次請乃至沙弥執事不聽沙弥受請諸沙弥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弥若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皮肉皺　僂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弥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欻然從座起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耆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弥從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豈僧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呵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弥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　秀眉垂覆眼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舉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楊樹
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　歡喜迎入坐
坐已須臾頃　還復年少形　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　還變成少身　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弥言汝莫生疑乎量是事甚可傷愍故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蚉觜　猶可測海底　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　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雖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雖老而是少

汝今乎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蛇子雖小毒能煞人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弥雖小得聖神通最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身毛皆竪合手白諸沙弥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凡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埵逝佛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此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虫水中即如佛教持食著無虫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道後有摩訶憍曇弥以金色上下寶衣奉佛佛勸施僧　能消能受故知佛寶福

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為實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桃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桃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為一月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滌一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之三）　滌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真導揚末教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⑦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牀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諧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念雖和鵲厲術而筋猶滯乃結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爐煙無復芬勢又足影長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於外觀蹤聞香皆肅然瑰異時有徐孫頤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從此象容於是負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迎軌負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

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旃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內外道知欲現神通智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介不答言實介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共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送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呵責云何比丘為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

賓頭盧如佛教物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勅令為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

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娑乘空為王說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應令我知之
為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墮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墮誓者姓也其人為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擯之不聽涅槃勅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②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墮誓受佛教勅為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數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勅為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氍氀下遍數好花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氍氀花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花亦復皆萎後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

四布悔其愆各上座告之汝三會訶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頻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從不見前我欲強入從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從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悔（東卅十二）言已③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介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花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褥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舖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卧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花不萎乃知之矣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受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澡身燒上名香懸繒幡蓋散衆雜華手執香爐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花從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常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處安聖僧座敷設帳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令懺悔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綵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花貢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綵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置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聖形聖僧在座安置儀報身自來豈可推排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來爲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桃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宋）（東卅一十六）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④更有餘錢買小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帊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爲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堂內日別敷好淨席襯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被氈褥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則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及有人索聖僧錢綵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雖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賜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此已也他人不問）（已中將人物折作別明直可得不）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慧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爲受不殺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勸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東卅四十二）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⑤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具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齋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作云若與己兒鳥狗等亦應量己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是足法家至然齊上施主燈約不與具足寺供家僧有爲福田僧等不肯）（前食多少先無衆客施食爲鳥犬雜世施主又自得果非須分內或許已食任其）（多少不論限爲）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爲施主彼爲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莫隨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著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虫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於此諸虫後得成佛當以法施汝是爲不捨衆生　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衆業畢竟殘有餘饌食不盡皆當送與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爲種樹石上根株焦然終無生時令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凡爲施一得万倍報　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爲粥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爲施命何謂施色（珠第四十二　六）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暐曄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爲施色何謂施力人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爲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利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爲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質礙惠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爲五福食之報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爲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菓蓏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　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勑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珠第四十二　七）可深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缽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爲慈彼故爲受之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即是非時）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爲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髮一瞬第業等即是非時）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毘羅三昧經世尊爲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　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介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邪答曰有若住比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介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　又薩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婆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爲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醼食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婬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婬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爲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爲檀越燒香三唄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若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爲佛使故須燒香遍請十方（但知接有不報請與爲凡夫心諸日現不知佛入情赤心滿十方一切凡聖表呈導事須坐香起正行香作唄引一切道）（珠第四十二　八）（俗依花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遍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爲女人行香恐污手淨着故開坐受（亦得男子行香女人并芯讀將令經故下其受耶者是據）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麁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使合佛意如告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住車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爲行道不爲益身如養馬養豬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花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衆生
志在佛道　爲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缽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花香贖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不食時復須作念物下一匙飯時

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迴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揔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揔作一念故花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爲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臥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寤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爲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爲斷竊盜因緣故（自手而食非同盜相）二爲作證明故（設有失脫不干比丘）三爲止誹謗故（出家自取非是高勝）四爲成少欲知足故（若當不共非同俗人）五爲生他信敬心故（見受而食外道生信）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向上擲取果擲地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不受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如此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　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求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著口中得罪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拔用視女色爲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介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遍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然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

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四者無有下風心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

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厭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爲膿蟲住處如蘇乳酪血變所成與洟膿無異研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洟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煑如釜熟糜滓濁下沉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爲屎清者爲尿從有三孔風吹膩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爲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著是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從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爲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鉢食我若食者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化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介耶母言癰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蘇甘草拊之癰熟膿出和合蘇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推胸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爲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介若是飲食歡喜樂噉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已座等用澡豆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

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尒者皆不成齋（此注無日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假耶舍法師傳上云西方俗人外道等宗事光天牛等此此二牛殺生万怜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俗法亦以為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識行住坐卧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骨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蘇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滿亦名

湊　朱卅四十二　十二

為淨善見論云含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謂穀相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百一用病蘇治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　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啖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飢渴二時得飲（故知無病非時服是石蜜酥油等亦不得食也）僧祇律云胡椒畢鉢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醎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開律開食果汁漿迷即食乾棗汁或生梨蒲桃石榴不擣汁飲并子總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澁汁并滓而食或有聞開食含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逐取生藕根并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非時食蘇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此澀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

呪願部第八

本　[illegible]　十三

如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遶佛為衆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尒時輸頭檀王以佛為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輸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

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為施主唄讚呪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為應時呪願若為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諸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本　本卅四十二　㈣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從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費粮

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瞋或還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攝其前事為極越呪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為女施園便呪願云

園果施清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圊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生必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尒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餔養育因爲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言爲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即爲說得須陁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法集四一三二）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十五）修習得阿羅漢并諸天世人所見敬仰尒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家設諸餚饍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家大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勅彼婢言辦設食來婢荅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荅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万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遥望如來來受我供尒時世尊遥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

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子王遥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來奉迎尒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丘僧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餚饍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餚饍（法集四一三三）（十六）執持幢幡香花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大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着諸瓔珞莊嚴其身賫持香花而供養佛却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陁洹果遶佛三帀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令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鵡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刧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尒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

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刧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娶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燋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鏊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法集四一十二）（十七）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乎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煑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敗拘羅父見即便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鏊鑊不燋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呑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燄以沙覆上即入舍數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着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

入尸利仇多舍佛燒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旣甘而冷種種蓮花徧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花葉上入舍坐不織林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尋重於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中宜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呪願婬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諦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以已是車集（涂 森林二十三）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十八）及和上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　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　頌曰　法食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崇往　災難皆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普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庸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悵恨督懺累日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第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為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為因事為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号為聖人新林寺即帝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在焉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右 尖驗二十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十九）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踊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韌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此鉢猶云尚存北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曰燭日闡象登霄衛度継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蛻骸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亢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陰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筭都盡因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旣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淸淨旣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令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當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奧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與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惟賤奪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拌柴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米 未無一三）入山時論以為世將大亂（二十）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恭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　宋仇那跋摩者齊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号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罕與為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普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花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花同萎頓而跋摩席花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殺衽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一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聲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將經戶外集聽殷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疋繞屍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右五驗出冥祥記）

梁高陽齋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爲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千一）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淶二

菌（因音平中去）杙（弋音）瓦（乎背）㚒（良反）滑（浪卽反）見圓（音肯）
剔（耻他弔反）梓（步反）安汲（音居）𦶓（音）杌（音執）𨥨（其反）
音（音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淶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張敦書

輪王篇第四十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頂生部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飛行黃帝統御四洲迸鄙逆命則七寶（住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感現發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貪逸彌繁峻極威戎遠恩天報於是行轉輪之猛勝帝釋之宮闈度非分退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荼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乎

會名部第二　依具諸三藏法師

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今諸衆生知苦無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世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爲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五十輻金輪有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第三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王女寶六居士寶（經作典財寶）七主兵寶云何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剎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綵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爲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正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治當時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爲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煞生教人不煞生偷盜邪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嫉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爲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

所王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比此閻浮提所有國名曰沃壤豐樂多出珍寶林水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造此城已金輪於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爲我瑞我今真爲聖王是爲輪寶成就云何名爲白象寶還清旦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傭真金間填時王見已念言此象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此真我瑞是爲象寶云何名爲紺馬寶成就還清旦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身紺青色珠駿尾色頭頸如象善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馬寶成就云何名爲神珠寶成就還清旦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此神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王欲試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齎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爲是晝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神珠寶成就云何名爲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姿容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麁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

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快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宜則時王見已心不暫捨況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爲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爲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不足爲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勑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王言正尒須寶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寶瓶隨出如虫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者爲須幾許時王語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爲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罰不足爲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轉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藏盈溢無能及者王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爲

非法猶如此輩不可具述　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果樹若作衆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爲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爲象寶給輪王來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爲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爲馬寶給輪王來　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乘御爲試象馬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此象寶等周迴巡歷遍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遍已送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　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食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爲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爲輔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爲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用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唯白日火燒不燋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含溫涼能却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遍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柔軟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

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珠異珎玩伎樂屋中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綿縷繒纊文章第一柔輭一切塵垢不能點汙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飢渴病惡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鞾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没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殊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氣功德非正具足十善業道

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第四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万四千小國有二万夫人婇女一万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蠒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踊虛而進群臣七寶皆悉隨從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北方有國名欝單白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處共樂難量王可遊之王與群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還見甚懷恐怖即合軍衆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優遊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升忉利即與群臣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弥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汙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恨便結神呪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後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感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來到之頃遥覩天城名曰快見其色激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共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眴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霸爲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頂生答曰統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兩無猒足故致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号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家世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粒在頂受樂二天

又頂生王故事經云尒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尒時大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若備有尒時頂生王若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猒足染著聚集貯欲無猒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尒時世尊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猒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爲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食欲拘利歲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爲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尒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已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没

育王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辰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遥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麦麨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尒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尒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

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爲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万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説

於我滅度後　是人當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頂生王　於此閻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爲端正令人樂見爲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爲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説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爲夫人前夫人及諸婇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珎王脱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爲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王啓時王言我是刹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婇女令我學此王即勅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爲第一夫人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麁澀（以其施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㝹羅陀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爲御爲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摠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報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爲乘以地爲座素器盛食粇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爲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説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爲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與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爲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黄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爲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索綿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㝹樓陀爲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爲王心往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㝹樓陀作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如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

坑以物覆之僑師摩既來到阿寃揵陀大臣語僑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閻僑師摩終亡供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花果之樹殖於刺林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花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林樹而殖果寶乃至二三勑令伐彼亦不從介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劒然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花林繁盛王見此花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麁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花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花葉耤在地心生忿恚繫諸婇女以火燒然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寃揵陀大臣白言王不應為是法云何以手自然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煞之人應有可煞以付彼人王即宣敕立屠煞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撾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為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覔將來耶諸使叫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勑彼生不仁之心即便煞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

曰何以經人不逆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王即勑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啓王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從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鏁檢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劒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聞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然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猒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署煞舍中時彼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非生恐怖衣毛皆竪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介時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恐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覩

介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

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然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擣之令成碎抹時比丘見是事極猒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色女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鏁木　今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精修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介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盡　以煞煩惱賊　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隨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　任介之所為
無復有悋惜

介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大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為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今汝得清淨
為我廣敷演　今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為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荅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爲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万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煞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爲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煞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荅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脒舍衆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万兩金布施衆僧千瓨香湯溉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万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瓨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與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婇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衆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座及比丘僧以瓨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殊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軟

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淨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万兩珍寶嚫五部衆呪願已復以四十億万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婇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荅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万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真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令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珠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珠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爲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白大王王爲地主王即說偈荅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即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猒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河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預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勅已即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猒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遍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荅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

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即就盡尒時太子臣民塟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㝹羅陀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爲王大王在時頗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億百千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令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時諸臣聞已即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子爲王名三波提　頌曰

眷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益
秉式康衢　昆虫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瑩
鬼神翔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嘉禾張敦結緣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漆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此有六部）

述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業部　王福部　王都部

述意部第一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万邪王威可以率兆庶也令遺法可付者意在仗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懲其瑕疵訕蹟者捨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滌區宇群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別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宮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脩德月蝕則后脩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爲天正坤始於未其衝在丑陰不專制從而承陽故丑爲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爲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絕是以王者必存二代之後體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變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王德部第二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何等爲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情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直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顧戀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任恩十不自縱任不行放逸（翻前十種得作大失大法大衆不可歸仰）大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爲五一善觀察攝受群臣二能以時行恩妙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若翻前五種便成五衰惱門退失現法及失法利也）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可愛樂法何等爲五一世所欽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養身五能作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爲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翻前五件名不可愛）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葉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爲果報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恆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爲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住持正法名爲法王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群臣英傑豪貴國人共修惠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爲功德圓滿又果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爲下士若有果報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爲中士若三具足名爲上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剎利以水灌頂得爲人主禁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屣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王過部第三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撾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狀故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定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饉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又國王太子俠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若相攝持佛法不久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奢薄六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顧善法九不知差別忘所作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聞是語既大瞋恚竟不究悉信傍佞人捉此賢臣仰使剝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傍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十倍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滿現樂苦切眾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譬如彼王割人之脊取

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無有是處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勑廚士曰汝等夜行密捕人來以供廚食以此為常臣下咸知即共斥逐擯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國王於是噉人王經十二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復還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恃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然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恥旦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殷勤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遙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皆得濟

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鏤光飾殊特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遍一國中眾人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為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鴦崛摩是今還王舍城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第四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為佛作禮就座而坐　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霸治為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吏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內皆怨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欽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助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好婬泆以自荒壞無以忿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言常以寬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寶與臣同欲當以善心施恩於民無以讒言殘賊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為善惟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皆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無邊椎胸呼天皆云奈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逝捨吾之乎問之者莫不傷心視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爭掣食之身中有虫還食其

内日矣風飄骨皆爲乾往昔尊榮豪貴隠隠閼閼亦如大王今者儼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孰思之無念婬泆無受佞言讒人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長地獄考治之痛諸含血虫皆貪生活不當然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頭爲弟子即受五戒頭面著地爲佛作禮 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号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從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僞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爲是養馬今當治然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爲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使爲王及人民說法得須陁洹道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憂愁佛來入國遂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爲王憍慠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調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會不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逮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布施得爲國王万民奉獻官觀貲財無極二者與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搨幃帳以是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万民莫不爲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爲王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劬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弟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一者領理万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禀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綱不舉民窮則思乱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復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　脩正不阿枉　心調勝諸惡　如是爲法王
見正能修慧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陁洹道 又賓頭盧爲優陁延王說法經云昔輔相子賓頭盧阿羅漢爲優陁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　於中未解脫　無明愛毒箭　猶未得拔出
人帝汝云何　而生樂著想　如象處林中　四邊大火起
處此急難處　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　榮位須臾間
智者深觀察　不應於此事　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錯解
未脫生死胎　橫生無畏想　欲賊劫諸根　橫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雲散　天王尊勝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　貪利極迷昧　如水注深谷
嗜欲極輕疾　動悖如掉索　愚癡恣爲欲　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爲王略說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太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囓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病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亡以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

閻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堪愛着　王福部第五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過寺逝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曰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然香然燈遶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爲但有惡無善乎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号妙華時有輪王名曰尼弥如法治世主四天下尒時大王見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万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俱共出家尒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益俗衆生
爲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尊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去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化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殖其地自然生諸粳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第六

如十二遊經云波秘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拘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奈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万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万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万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万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万種草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噉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噉魚鼈黿鼉五大國王一王王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求佛不求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開耶土地出畢鉢胡椒第五王名那頰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万里從是以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大鐵圍山百四十万里　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爲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陀國王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爲不祥王即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幷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万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爲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陀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即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帀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厭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煞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煞生噉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爲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煞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煞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爲天祀故應煞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踝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爲天故煞生噉肉無罪即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頂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尒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陀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煞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煞羊當下刀時言婆藪仙人煞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爲王後亦厭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

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此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鹿走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帀峻固其地平政生草細軟好華遍地種種樹林華果茂盛溫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介時健闥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住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群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住此中住從是以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為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泉聖人住處　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場諸菩薩衆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供歸命稽首為禮　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為諸城競國又弥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

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薩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為法王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累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著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

一切論議師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諸佛皆愛法身故如偈說

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頌曰

君臣威德　靈篇金鏡　寶冊藏廷　帝闕掩映
鳥記稱祥　龍書表慶　万國來朝　百辟作詠
肇高武皇　後嗣宗聖　函夷險阻　威感除併
慈陰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啓政

感應緣（略出五驗）

燕臣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漢靈帝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朞年簡公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子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於車上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為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幸於帝帝數欲替太子而立如意群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候如意到長安而鴆煞之又支斷戚夫人手足号為人豕後呂后拔除於灞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撠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崩（右二驗出史[illegible]志）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婇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行至舍間婇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為戲樂蓋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皁隸之謠也其後天子遂微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於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方衆數十万人皆是黃巾故天下号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州楊尤甚棄財產流沉道路死者數百万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歲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子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配也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乱君

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華傷殘骨肉爲饑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爲之先作很而不遭辛有晉乘之論以測其情也（右此三驗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漆四

紕（疋弥反）紊（亡運反亂也）訕（所諫反謗也）侮（亡甫反）使（所吏反）
鵄（鳥反）贅（二計反）脃（此芮反）駃（音決）嗜（音視）盟（莫研反）
茭（蒲羽反）菲（之）粗（子胡反）祓（甫物反）攫（九縛反）　比丘清滿書
募（胡宏反）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漆五

納諫篇第四十二（此有三部）　審察篇第四十三

述意部第一　夫納其理則言語絕乖其趣則訐論與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短於自見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㭗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㭗之功也行之所以芳善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處於良醫也　引證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税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尒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諫彼爲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柰何大王爲彼譏責儻能改脩尋即高飛至王園中廻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手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万民毒及鳥獸含識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奇怪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尒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鵡荅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荅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七荅言一者耽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二者貪著棊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荅言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期非旦則夕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万民王當如秤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万物王者如火爲諸万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自慙愧鸚鵡之言至誠至切我爲人王所行無道請遵其教奉以師禮受脩正行尒時國內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切人民無不歡喜尒時鸚鵡者我身是也尒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悧相是也尒時夫人者今悧相夫人是也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不荅言有何者是荅言大王即是王甚聰明大智利根然恐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荅言大王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忽太一太卒大王當知若王性太惡者彼爲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愛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所爲作事當自安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　瞋心不見事　動則怖衆生

乃至父母畏　何況餘非親　而當有念愛
大王應當知　智者捨瞋恚

介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訾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何於大衆中說我過患我從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今毀我罪應合死作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有善言願王暫時拖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所說汝當速說尼乾答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太實語不虛語俐事語以我如是大惡人前可畏人前ゝ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黠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可語時當知實語出人不受不善讚歎而說偈言

智者不知時　亦聞惡說實　彼人智者呵
何況無智者　智者一切處　亦不皆實語
是實僑尸迦　實語入惡道

介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誠懺悔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花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人稅之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介者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元舉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以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草中坐至夜有閱叉鬼來持之當噉沙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獄是不為遠耶鬼則致謝作礼而去

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臥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誰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母已追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蠱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從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煞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為女布席臥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歸為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慙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剃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歸報汝母剃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來護汝頭髮何為欲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辱我種母為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婦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

佛道何用不爲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耆舊長宿皆來諮啓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衆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白佛言此須漫比丘尼宿殖何福今値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朱卅六）曰迦葉入涅槃後六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爲刺世尊亦說以聲爲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爲刺護諸根者以莊飾身爲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爲刺修習慈心以恚爲刺離酒者以飲酒爲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爲刺入初禪者以聲爲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爲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爲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爲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爲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爲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爲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爲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爲刺復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爲阿羅訶無刺（是比丘名無刺也）

又大魚事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尒時大魚勅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備爲惡人所得尒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尒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尒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至他所不尒時小魚便答（朱四五）大魚曰我等向者七已至他所來大魚便勅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爲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爲人所捕然遥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爲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遥見線尋後來者皆先祖父母等盡爲此線所害汝見必爲所害汝非我兒尒時小魚盡爲魚師所捕舉著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爲不受語爲網所害）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爲放牧行者皆就井飲井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群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共語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著之猶如前法爲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持著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煞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佷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尒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群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軟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頌曰

智人受諫　愚夫拒違
辭同明鏡　影照瑕疵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戇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審怒部　審過部　審學部

述意部第一（朱四十五）

夫聖人利八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實所迷假實於妄識故審非恚無以窮其實恚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照察之源察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故玄功交養万法也

察怒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虫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使勅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借碓舂穀是時小兒有蘇酥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煞小兒那俱羅虫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煞我弟便煞毒蛇段爲七分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婦舍外便瞋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

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將無煞食我兒後養此虫即前打煞既入門內自見己兒咲指而戲復見毒虵七分在地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煞之可痛可憐（本）迷悶躃地（朱中五）空中有天即說偈言（九）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煞彼那俱羅

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王名波羅柰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窮極之明端正好潔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爲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澹泊拙扑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不視色狀類瘖瘂聾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柰之何此子必爲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熒惑耳外爲端正內懷不祥宜國前棄將是不久不可育養宜當生埋誅而煞之令不除此子恐後無後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爲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深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深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深坑而生埋之王即召國中外陣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五百采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各爲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城已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若語若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耆老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若以車劈我上去諸龍虎憤扶侍使過時數千万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遶（朱）城三帀（朱中五）復塞城戶於是太子（十）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聾盲爲實瘖瘂尒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爲止坐者爲起皆前叩頭頌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已語上徹倉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聽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踴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頋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爲智者當尔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前身已爲國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獄六万餘歲蒸炙割裂其苦痛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厭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莫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遠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忽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志尚惟聽學道於是太子辭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人間爲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難尒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冷）僕者闍居（朱中十五）輪等是也時婆羅門（十一）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出過部第三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爲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爲福田又復思惟何若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久斷煩惱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旅居衆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鬚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復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爲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爲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敢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惆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憂波毱多所即爲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水灌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食與此

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爲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喩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屐二鬼共諍各欲得二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屐有何奇異汝等共諍瞋忿乃尒二鬼荅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飮食牀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諍着此屐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爲尒平等分之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捉杖躡屐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尒等（十二）所諍我已得（涂）去令使尒（宋十五）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喩於衆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衆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屐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篋者喩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第四

如舊雜譬喩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言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荅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爲重開乃乎一人問曰何因知此荅曰是師常所婦常道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跡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　又百喩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喩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喩於名聞互相是非天爲學者硏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勿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惡

（涂）又智度論云（宋四十五）有人一切時見（十三）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逢羅刹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感然見羅刹智白背黑推問所由羅刹荅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舉其手遂向日走羅刹迴面向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

因說偈言　勤學第一道　勤問第一方
道逢羅刹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　清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内忿濫罰　外諍何息　頫澄心術　詳審思力

感應緣（略引三驗）　悼物志驗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悼物志曰小山有澤其形如鼓一足知孔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虫名曰賈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七刺之其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啮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飮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蚳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涂）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十一）而操杵好舂以其（大四五）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幅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絶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絶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飮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忖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爲桃棘矢羽以鴟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

抳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閘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蚑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晛頻狀如（縁）牛無頭（古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圭）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勿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爲人女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爲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洞之精名曰畢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中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孤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竈河池酒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與大綱跡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滲五

櫛（阻瑟反）嗷（五高反）謫（陟革反）遰（湯計反）嗽（所角反）轅（雨元反）詘（丘物反）豚（徒昆反）螗（土郎反）輼（於昆反）掁（音仗音長）

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滲六

思愼篇第四十四（此有五部）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愼用部　愼禍部　愼境部

愼過部

述意部第一

天思愼防過無悲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愼終是君子之豎稱敬祄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廢悟因緣之與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若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誡其禍招其福其和神之要順物之道也

愼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勅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介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塡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在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擾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歌儛相逼見者皆棄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祥　其儛甚巧妙　一切人貪樂
辟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救言避火莫隨坑渙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壞飛鬼電礔礰禽獸隨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介時擎油至彼園

覩一滴不墮諸目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咨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万事其王歎吾立爲大目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嫉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慈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尒時衆中有一盲龍名（本）曰頻羅機（宋四十六）梨奢與舉大哭作如（二）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爲種種諸虫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爲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慳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譽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加誹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爲諸虫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尒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衆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敕立大誓願已餘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弥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三）命心自念（本）過業於佛（宋四十六）法中或爲俗人親舊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花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衆僧花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煑或飲洋銅或吞鐵九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

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膖爛滿諸雜虫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蚉虻諸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尒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刹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煑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尒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虫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耕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本）不可得者願（宋四十六）乞十文我於尒時（四）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種種諸虫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恚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唼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尒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飢饉世尒時願作大身衆生長濟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虫名曰不順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爲飲食可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

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介時世尊即爲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爲難
寧呑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焰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抱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輙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膚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焰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握持便糜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斷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揃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鍱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卧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燦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介時世尊說此偈已一万四千諸龍衆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　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旣出家已懈怠嬾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癡不見當來果報極重我今戒勸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非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輙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貨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具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而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亦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爲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婆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就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旣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若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是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万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婆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弥勒佛得於人身於弥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愼過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万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憀臣白王曰買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煞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煞刺硬不（出本四六）入所則不傷割而不死八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飢餓困苦坐由貪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愼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人不近陰惡憍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燥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僞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摭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爲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六
（出本四十六）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愼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燒著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飢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消滅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從或身終後魂靈非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赴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愍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乎轍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出）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本卌十六）　福樂自追十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毘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若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夾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誰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若是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爲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未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

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慳傷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谿流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鵠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鵠啄銜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鵠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出宋卅六）頑不謹口舌其辟如是（十二）　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傷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辟如老鵠守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爲自侵欺　咄嗟老至色變作老少時如意老見蹈踐不修梵行又不當貴老如白鵠守伺空池既不守戒又不捨財老羸氣竭思欲何逮老如秋葉行穢纏縲命疾脫至不用後悔　頌曰　心無妄起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少欲知足　恭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愚憂喜

感應緣（畧引九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文贇
唐觀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蹔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宋四十六）相爲得鞭杖今已（十二）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　一綏復一絙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荅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漲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正見一新冢冢口有馬跡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右此三驗出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窺伺望沙門皆有怖（十二）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當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奴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驗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解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吃驚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荅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荅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

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摐玄君昔與之同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假是沈公所爲此廟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語鄉殺稍怨君攘却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礼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之事徹天（本一六）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古）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當相因庇之請諸尼誦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問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煩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絶依依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瘥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岡取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燈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荅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燋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醊之無復灾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輙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所嫌也語訖如厠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臣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脾上杖瘢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爲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爲成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輙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一（古冐）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詰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瘀爛而崩及初下殯諸牀並曲牟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右一驗出冥報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和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戚否人物輙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中一年不答云可尒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右一驗出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頴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本一六）普光寺一（古）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投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逐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投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來馬人云汝是何人收逼於我來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遮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所髮附肉落地便至西街閭絶落馬悶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嗔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逆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蘇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月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恰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闘相趂力屈不如復悶絶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開縮身體燋燃變爲紅色吞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

惡汝吞鐵丸竟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亦復不斷王復怪問所由法明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眾內有讀法華經一部上檢知實始放出來共人見在綿州如此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懺悔不斷誠誠無捨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說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問之影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當資六度斯則功趣半息發弥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萬乾也

引證部第二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此云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麁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麁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麁者如央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卧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　又中阿含經云尒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

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念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弥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麁隨眾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僧祇辟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怒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共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敕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尒時龍王

日從水出以身七帀圍繞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歛視仙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恆畏即大羸瘦我於尒時行菩薩道遊行恆水邊見其如此即故問意其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答言尒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尒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妙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求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發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惱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尒時彼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惱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捨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又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羊一兩及餘千牛而施與之　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析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恠鳥慕山林　曲㵎停蝎嚶　交枝落橫陰
池臺聚凍雪　磬牖參歸禽　石米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悲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沉慈舟寶
徒勞枵海深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万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眠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沼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都不答迺為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為利世
利世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粮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幸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煞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問開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遙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欽仰稟問備至迺為之傳贊曰

蕭哉善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北辰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迺為贊曰

物弊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道嶷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梁高僧傳）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娶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逃患並死以袈裟覆體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舉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若袈裟若送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弥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瘥愈（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涂六

唼（子盍反）　錐（音隹）　剖（普后反）　頤（音夷）　邸（都禮反）　贇（烏云反）　絙
（胡官反）　憚（徒案反）　嫗（烏句反）　吒（陟嫁反）　迸（北孟反）　黥（音擎）
狼（魯當反）　狽（補蓋反）　沃（烏谷反）　吃（居乙反）　嚂（力敢反）　餟（陟劣反）
猴（音侯）　刻（苦得反）　霏（芳菲反）　刷（所劣反）　戚（倉歷反）　跏（古牙反）
瘺（丘亮反）　迟（直尼反）　遛（音流）　騎　駁（北角反）　綝（丑林反善也）
泓（烏宏反）　勢（十?反）　揄（羊朱反）　鑠（書藥反）

當院比丘清滿書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涂七

懲過篇第四十六（此有二部）　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誡根識昏沉宜恒勞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慠不可長欲縱慠高弥增恃揆徒施攻擊無殊惡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弥招四苦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亦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慎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由意願作惡不為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開諫如流斯言可採很戾不信惡馬難調撫循多懺常以自伐庶有開諭致令心曲今欲戒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檢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猋風所不敢停渟淵巨海蛙黽所不肯宿故知繫其心而泯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夫既檢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淡淡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産門墮地被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今之時生為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

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年壯年既盡衰老之至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熾然壯　稱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遞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骸離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闇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　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善惡變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憙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哀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空寂滅無親存亡有無變化彼頃故出曜經佛亦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的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

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開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擾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算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在舍衛國東苑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揵椎令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月阿難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著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業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揵椎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尒時阿難擊揵椎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王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勑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當坐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勑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盲者為作眼目為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為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陀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釋種宗於大衆一切合有九万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輸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行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道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為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

香花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似孝順父母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共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又善見論云弟子於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故但云一而立答曰爲來故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臥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踞牀二不得蹴牀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未淨宿找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吒咤唶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臥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木起又臥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壁非臥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檢兩足累兩膝又臥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若使先當叩數三正住若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不得住與人言　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北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　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腳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搖擘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捋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搏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　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悕望所受數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　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遠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　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華鬘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悕望王者之饒心不甘着不親近於眷屬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　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非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　又雜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於宮綵女咸皆慙恥作哉大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衆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推何拍膛呵罵耶輸汝於夜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讓惡名淨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開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生一子執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作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万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耶輸有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吒令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定好實語竟爲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羅都無懼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我于悉達本在家時開有五欲耳尚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諸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然後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咸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佉陀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遍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怙助無避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爲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花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必即燃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兒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

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亦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稍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將慈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礼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印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惜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更為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興真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注濫　苦海衝波升
漂我常游沒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善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盡　神珠啓閉宾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縈
莫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實路　何以息餘寧

感應緣（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桓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万餘言經常礼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桓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騈填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於戶外高座主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遠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遠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屆住祇桓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欽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常於路行見六劫被戮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挑得免焉宋元嘉中卒（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為性疏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醼為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故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黯都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此殃遠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道業律儀皆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遂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將不懈怠鄉川所路卒於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小被道門早明律部聽涉經頌遂兩目俱盲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襆衣來覲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願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匣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襆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角播尺流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今禍汝未許放汝獻段宜報此般若言及事同日視神語獻日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食之神曰大好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綃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聊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弥勤經業卒於所住（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和施部　和國部　和事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福從生怨毒弥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鋼柔得中從順御性降御切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切無折必加其錫欲切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合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羣衆行以自調故聖讃以美歎撰濟庶行以懲惡故衆毀以遐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密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

麁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麁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眾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貪此為八事於此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速如此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常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眾生三見於剛強難化眾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餓人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眾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念恋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缺敗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輕重之殃十若無獲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此為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然為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眾生見人破亡為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敵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軟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軟心之人心如白鑞修行善業眾人所信施鏃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眾人所憎不受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軟　猶如成練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眾生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軟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阿颰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為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蓋不欲令人知四自熟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号字薩和達（唐言一切施王）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為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而復欲索汝若能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為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為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脚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擾兵眾設有所中害此非我宜便勑諸臣不須為衛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勑令喻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勑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亡而去彼王大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逆出國行五百餘里逢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貸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貨還償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儐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國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伏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

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無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寧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尒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深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尒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躃地崩絕制沒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使將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躃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躃地啼哭而言告勅諸臣從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爲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遥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於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爲臣僕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尒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爲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号字提和羅耶（人王出言大）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巳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尒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迦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翎瑤敷若其下與諸伎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若王語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斂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爲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尒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尒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尒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尒時孝養父母故今多衆生亦孝養父母尒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耳

好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有一婆羅門有壓沙豆陳久耋不可熟持著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雖集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使往語言汝能持驢貿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爲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尒得驢巳歡喜尒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沐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焚折汝家大小齒

尒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維則火燒終不動
尒時亘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愛不可狀
尒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尒時亘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蚉寅毒虫螫　十七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尒時驢復以偈荅言　從先祖已来
行此儱悷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尒時亘言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
頌荅曰　音聲嗚微好　面白如軻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媄愛語即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麁獷　人畜遠慮
外道常蒙　內順恒街　万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涤七

嫳（普蔑反）佷（音很）倰（[illegible]）箴（[illegible]）鞕（音硬）咤（[illegible]）侼
鷩（巨卜反）嗜（[illegible]）悛（[illegible]）嚐（[illegible]）懲（[illegible]）鞨
巧（苦[illegible]反）侮（武[illegible]反）懱（[illegible]）悷（力[illegible]反）宕（逹浪反）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涤八

誡勗篇第四十八（此有六部）

述意部　誡馬部　誡學部
誡罪部　雜誡部　誡盜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真恒俗彝訓寄指荃月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沿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為善清外辟同爪土為惡沉滯喻等地塵良由六賊俱至十使交縛或比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崩朽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遍形器於刹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溯刻亦如鼠入疱角至窮何趣況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誡約身心無沿逸慾鑒舉力勵尊征者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眷屬羣聚對顏難救嗚呼涕泗慨彼沉淪既賜斯苦何不自誡過由我生改不猎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覩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息惰矣

誡馬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皆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為輕淺猶如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輭二者麁澁三者柔輭麁澁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煞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曰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一向柔輭二者一向麁澁三者柔輭麁澁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輭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輭第二一向麁澁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麁澁教也第三彼柔輭麁澁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輭麁澁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煞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煞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淨世尊法中不然生而今言煞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不然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尒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真為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荅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鈎鈎口著其羇靽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

鐵釘釘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猶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為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誡學部第三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節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

誡盜部第四　如雜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尒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尒時大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為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真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尒時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陀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姧姣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姧姣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汙不現　黑衣黑不汙
姧姣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脚汙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為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為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誡罪部第五　如閻羅王五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安徐以忠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為嬰兒強卧屎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自端三業柰何放心使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一天使也　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顏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柰何自恣人答愚癡故尒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　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要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閻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尒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士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勉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閻在世間常為善事勤身口意奉行經戒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尒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　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勤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尒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雜誡部第六

大法句經偈云

誡信

士有信行　爲聖所譽　樂無爲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慧信爲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真　樂聽講法　能捨慳垢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剥正言　如拯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要令不擾
信不染他　莫如斯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慧爲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貪　賢者識真

誡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輙死
此滅爲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帶穿水　當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受百歲　亦死逼去　爲老所逼
病終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爲自侵欺

誡然

爲仁不然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然爲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怨能忍　是爲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爲梵行
垂拱無爲　不害衆生　無所嬈惱　是爲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友　哀加衆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尅伐　不害衆生　是行無仇
卧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最可行　愍傷衆生　此福無量

誡意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爲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爲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誡邪

以真爲僞　以僞爲真
是爲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爲真　見僞知僞
是爲正見　必得真利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爲穿　蓋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迷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剋己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爲惱　死而不感
禍福路分　外沉殊趣

誡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朦無智　如居暗室　禍事皆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爲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慼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殺
憂慼長興　昏昏暗室　如螢亂螢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然辭　罪猶未熟
愚將爲觀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厭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誡惡

深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念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厭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善法卧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慧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歡然
斷除五陰　静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滋真
抑制情欲　志樂無爲　攝受正教　異法常存

誡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消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痴淵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爲
無所羈絆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爲天所敬　不怨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在聚若野　處深不深　應真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達　快哉上士
天人敬仰

誡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者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志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絶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誠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喜捨財色　人壽百歲
（本　卷第八）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九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策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誡曰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愿　高慕欣明倚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立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網絡
寂寂求誠真　兢兢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濟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潮歸妙覺　普會涅槃彬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士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觀遁才藻驚絶罕儔遂披衿解帶留

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栖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勖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弦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察朗三藏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士名法師自誡云十　夫以迴天（本　卷第十八）倒日之力一旦草彫岱山磐不之固忽焉墟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尒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發志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因未學安身無地自猒形骸甚於桎梏思絶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
不行何所說　若說不能行　不名為智者
所以頹回好學勤改前非挈路未修僶閑後語功勞智役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譬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絶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胸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

道勿謂何傷其苦悲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閉尒七竅閉尒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本　卷第八）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七邪迴終迷脩途求涅英賢才能是曰惛懵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猒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絶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万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詒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狀貌清遠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絶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慝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

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憺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者邪志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脩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懈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徽積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勗宜當尊精（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霄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參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脩（其三曰）卿已出家來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戚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根真守樸得度成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塗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曰）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脩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眾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濟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宜各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遂尒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珎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眾議共停說戒乃爲法集有僧外座將欲豎義叙云豎論法相深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爲勝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攘臂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荅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搦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上座問荅同前搦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薰業大眾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舉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聞境僧尼承斯微誡至布薩日亦不斷法（右四誡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漆八

悛（音詮）鴟（蚩宜反）[illegible]（博[illegible]反）穽（疾井反）[illegible]（[illegible]）殉（詳峻反）桎（音質）梏（古木反）驪（力移反）瞰（公丁反）樸（疋角反）暍（於歇反）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渉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此有五部）不孝篇第五十

述意部　引證部　太子部　睒子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泣血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譽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万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者寔建國之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毋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消塵求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猶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奇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第二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為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以母著右肩上至千万歲衣被飯食牀褥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溺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育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　又地獄經云為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㗱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㗱墮餓鬼中後生為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鉞地獄後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為人蹇吃　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　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草木以為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虫名曰鐵嘴常㗱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名千劫取彼和尚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鸚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內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內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鸚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飯一須陁洹飯須陁洹百万人不如飯一斯陁含飯斯陁含千万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尒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虫鳥揃穀穗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尒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尒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太子部第三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奈國王名羅閱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煞害大王并二太子王最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子名

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煞父王并煞二兄軍馬不久當來煞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竪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宜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尒當至王聞是已即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至王即募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忩忩心意荒迷或誤著十四日道其路嶮難復無水草初發唯將一人食糧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糧盡前路猶遠王與夫人舉聲大哭作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更之窮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患已大哭悶絕躃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煞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煞夫人其子見王欲煞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即涕泣悲咽滿目微聲語子欲煞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煞者亦當自死我身亦尒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為活子命欲煞汝母子白父言王若煞母俱亦不食何處有子啖於母肉既不啖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煞子取肉濟父母命王聞子言即便悶絕婉轉躃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煞子啖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舉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狀橫啖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死一處子諫父言已啖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命者措命在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尒時悲號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躃地身體血出蚊蝱唼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餘福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此諸虫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飢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來搏噬太子語言汝欲啖我隨意取食何為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儔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以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一切天王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熱鐵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退於佛道天王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即位誓願言若我欺誑天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不尒者令我平復血變為乳太子誓已即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為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釋即讚言若得佛道願先度我尒時父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國聞已感其慈孝即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道還過與子別處即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歸本國號咷悲哭隨路求覓遂見太子身體平復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尒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即立太子為王佛告阿難尒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尒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睒子部第四　如睒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為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奉過十歲睒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父母取語便即入山睒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牀縟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睒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

夜然勞睒著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胸睒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睒前睒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事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睒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睒言我是王國人浜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虫所見枉害今我為王所射煞登介之時山中暴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睒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爲毒虫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有灾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誤相中射然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拔睒胸箭深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節皆動睒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爲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睒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睒聞王誓心喜悅豫惟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睒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見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睒便奄絕鳥獸號呼遶睒屍上口舐胸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荅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睒常與我取果蓏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蓏可食睒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煞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卻今且問王射睒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睒言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

依雜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偈言

我為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慎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荅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胷懊惱號咷而言

我子慈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
神皆向說言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睒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睒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睒活我死死不恨也睒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睒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術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人屈申臂頃來下睒前以神藥灌睒口中藥入睒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睒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睒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睒曰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夭傷虫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

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睒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辭還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睒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難宿世睒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奈國為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獲利轉多日一十六錢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赴日已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母頭髮殤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上見瑠璃城飢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万歲中受大快樂後生猒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万歲中極大歡喜後猒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万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万歲受大快樂後猒捨去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者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荅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荅言汝昔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万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万歲中受諸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万歲受於快樂以十六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万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荅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即墮獄卒見已鐵叉打頭尋即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　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惰虔躬

感應緣　略引一十五驗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遺有燋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逵有供塋之感　蕭固有延墊之感
吳沖有哀慟之感　王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杖之感　石奮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穴之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來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又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万為兩分弟已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又丁蘭河內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和即與不和則不與（鄭緝之孝子傳曰蘭妻[illegible]燒母面即夢見母痛人有求索許不先白母隣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蘭還號造服行喪延尉以木感死宣帝嘉之作太中大夫者也）又董永者（[illegible]之孝子[illegible]曰永[illegible]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為誰荅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

門謂氷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右此一驗出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燋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煑食錄其燋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為失明耳為無聞遺還入再拜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出宋躬孝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美旦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出東觀漢記）

吳逵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塼夫妻執事無食自啜朞年辦七墓十三棺送取傭直以供葬事隣人乃悉折以為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守張崇禮辟之　又諝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殯鵲遊狎其廬鹿入其門墻微躬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酹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堂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右此二驗出鄭緝之傳）

吳中書郎咸沖至孝母王氏失明沖躄行勤婢為母作食乃取蠐螬虫蒸食之王氏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實是蠐螬沖抱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右此一驗出祖台之志怪）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樹隆冬三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右此一驗出宋躬孝子傳）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俞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又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為令尹行道逢見有煞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縶獄使人言於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自刎（右此二驗出說苑）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煞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婦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煞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煞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為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煞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云尒

捷為符先涅和其女者名雄涅和至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涅和拜檄謁巳都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三歲又為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抱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右二出搜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所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喪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霄分不寢每聞哭泣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逆部　棄父部　婦逆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世孝逆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懸開王之四勃舉雖雲之善微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四具嬰束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腰疼爛閙過形骸臭惡凝面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怒誠難覩也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万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其後為供養故來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為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揵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為說但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為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欝單越取自

然抗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柰園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彼衆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揵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尒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遥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花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恨復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為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 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尒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見我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又如智度論說欝陁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樹然問更求五通乃至為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為欺我惡邪生故即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涅槃中陰相來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佛為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衆還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為王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勑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燋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視之仁恩唯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夫然觀者死入太山吾是尔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勑獄吏曰絕其飲食以餓煞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然疑之念被疑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巨細靡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枉梏處在牢獄坐卧須入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浴以蜜麨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飲食消日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虫投吾腹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妾以麨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誡無怨憂心王食畢已向佛所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欣吾不懼死惟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鶖鷺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奧王謂后曰如目連等衆惱已除得六神通尚為貪嫉梵志所捶豈況吾哉為惡殃追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汝慎守之防求禍美后聞王誡重更哀慟尒時太子詰獄吏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為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麨蜜以廷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飢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為不飢夜時為明太子聞之令塞窓牖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視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佛遣為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慎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為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龍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招宿殃王即叉手向還稽首今日命終永替神化擗咿哽咽斯須息絕舉國臣民靡不擗踴呼天柰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殷誠重懺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迹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救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脩來莫用愁憂王聞歎吾

不能自勝　又雜寶藏經云昔边黙國鵂陁羅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脚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

（[illegible]）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婆羅門婦（[illegible]）產一男兒容（十九）貌醜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蘇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為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坌汙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坌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飢困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鬪諍竟不得食飢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尒時主人都無聞者飢困而還尒時阿難聞已深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万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濡脫今故為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為

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辭掣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揵連復為取食中道為金翅鳥王見為博㓞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餐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号曰帝幢將諸比丘遊（[illegible]）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弥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illegible]）供養日日（二十）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恵施子悋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鏁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怏飢困從子索食兒荅母曰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令者何為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搆牛乳搆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忿以手搦乳散其母面隨着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尒所白癩

婦逆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禀性佷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欲其夫主自然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為下礔礰

礔熱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熱未姑荅已然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

棄父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尒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讃歎恭（[illegible]）敬父母耆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過去久遠有國名棄（[illegible]）老國彼國（二十一）土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孝養尒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荅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躁擾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疊汶蛇去住不羽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寤誰於寤者名之為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睡即如其言以荅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荅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万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

之水百千万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荅天神天人復化作餓人連骸柱骨而来問言世頗有人飢窮瘦苦劇於我不群臣思量復不能荅復以狀問父父荅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万歳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纒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汝飢苦百千万倍即以斯言用荅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項復著鏁身中火出舉體燋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群臣率介無知荅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即荅言世間有（[illegible]）人不孝父母（[illegible]）逆害師長（二三）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劍樹火車爐炭灰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方倍即如其言以荅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璝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臣黙然無能荅者臣復問父父時荅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上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万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以此言以荅天神天神又以一旃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臣智力無能荅者臣又問父父荅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舉即以其言用荅天神天神又以二白草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群臣亦復無能荅者復問其父父荅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荅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珎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

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悦而問臣言為是自知有人教汝賴汝大智國土獲安既得珎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荅王言非臣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万死之罪猶尚不問況小罪過臣曰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illegible]）駛遣致犯（[illegible]）王法藏著地（二三）中臣来應荅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即歎美心生喜悦奉養臣父尊以為師濟我國家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大罪介時父者我身是也介時大臣者舍利弗是介時王者阿闍世是也介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言即其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波羅奈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敷屢使守門戸介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數屢使令守門壁中唯有一敷屢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敎父使守門壁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敷屢截半與之弟荅兄言適有一敷屢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後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説輔相荅言實介我等亦共有老轉相啓王王可此語宜令國界孝養父母断先非法不聽更介

又優婆塞戒經云是五逆罪然父則輕然母則重然阿羅漢重於然母出佛身血重於然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　頌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苟其恩　實損存己　一墜幽塗　累劫無始

感應緣（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違缺孝者無量並散在諸篇今略述二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為性凶悪好遊獵父母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共悪人交遊復抑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逐悪人恒為鹿過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痛不得出以（[illegible]）恨父母伺（[illegible]）夜眠之後（二十四）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甚瘡瘢將為卒亡不猜己身忽見有鬼来入堂内震動家内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倚便仰卧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抱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後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之隣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敬學問縱恣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别室父因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共私父還到舍共母然父埋之後園詐他道父来逐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勅然裴氏暴屍不聽収埋（[illegible]）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

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荅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右一驗出冥報記）

二十五

麗刊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漆九

蹴（於敕反然也足也）揃（音剪切也）睫（失舟反）粱（饑音）祇（募采反）玻（尺付反）璩（層伍反）逵（槑連反）搽（賁蒜）賿（脂音）筥（丑知反）撇（朔鈧反）（書符反）嘟（音都）咿（伊音）鷀（慈反）剃（亮第利月反）瞎（叶鎋瓜反）鼟（力丁反）綵（但近反急求也）

（尊經閣藏）（敬銀）募緣

都勸緣成忠郎趙（安以）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漆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報恩篇第五十一（此有二部）　背恩篇第五十二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傾填刻像鑄佘浮光斯匠鎔形超然避席自致厥後靈瑞借與、光聲弥盛雕草狀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妙嫌之命恩義深重特須思報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重恩甚爲難報何等爲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爲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一）又大般若經（卷四百四十四）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荅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又增一阿含經云佘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恒歎譽若有衆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學無返復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爲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爲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　又中陰經佛問弥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爲飲幾乳弥勒荅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欝單越兒生坐著陌頭行人授指唼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illegible]）　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　又增一阿含經云（卷十一）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　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昔在波羅奈國穀米勇貴人民飢餓我負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詣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佘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往詣其家乞以遇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着地頭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得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爲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爲應法佘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侍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上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

百官所見率事四華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　又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山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見已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益不可具述尒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提放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階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碯欄楯雕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重說偈尒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階梵天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唄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來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衆集在寶階稽首奉迎佛還祇洹爲師子座四衆圍遶歡喜踊躍不可具說　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佛當住忉利天爲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撿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爲佛作三道寶階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寶牀奉今坐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覩市觀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荅曰百万菩薩荅曰大善將鼈

歸家臨水放之覩其游去悲喜誓曰衆難命全如尒今也齊起弘願諸佛讚善鼈於後夜來齧其門推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荅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荅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鼈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凶逆菩薩曰虫類尒濟人類吾賤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鼈王悔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荅曰吾獲如來無所着至眞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虫受潤獲濟微命虫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冢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尒掘冢劫金罪應柰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荅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尒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蛇狐會曰柰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齧太子其毒尤甚莫

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傅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傅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弥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秋鷺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新婆沙論云昔揵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荅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推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曰

盛哉能仁　悲救爲先　爰稽赴感　鞠養慈憐
狐金蛇賞　聞人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略引四驗）　宋時吳子英
、宋時有人念佛免難　宋時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煞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右此一驗出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

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尊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爲想便送此兒辭别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絶國人嘉慶焉（右一驗出幽明錄）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煞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赦當深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赦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真放伯裘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電從户出明日夜有敲户者裴問曰誰荅曰伯裘問曰何爲荅曰白事問曰何事荅曰北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奸而咸曰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煞裴卻爲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煞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巾一疋絳謀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詐曰今得爲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右此一驗出搜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鶵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鶵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爲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齋僧呼爲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四生沉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民曲垂提引令脫苦難況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人鴆毒夫蒙王賞熊人害熊現報辟落良由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婬無度欲情既盛疾惡其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騎使隣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尒今遠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粮以送於尒尒若出國至他境界飢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飢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駈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跡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尒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荅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痍煞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既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尒寵遇過厚至於爵賞踰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伎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煞人斷絶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煞彼師子爲國除害真爲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即遣之尒時遠人既受勑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激鳴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尒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尒敬服咸皆讚歎　又諸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虫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

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尒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煞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鞞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燒其肉收其餘骨起窣塔波禮拜供養如事佛塔）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爲九色鹿其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一烏爲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帀向鹿叩頭乞爲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煞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爲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柰何反欲煞之即下勅國中若有駈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王夫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雖有慈至　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因飢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爲羸瘦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煞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誡勸聲勃然恚曰尒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遠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　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爲說法皆得須陁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爲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柰國有一賈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賈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煞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煞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脐飢急誰能念恩輒便煞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蹹煞衆人尒時大龜我身是也尒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賈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　又佛說旃檀樹經云佛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去一人眠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旃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鉼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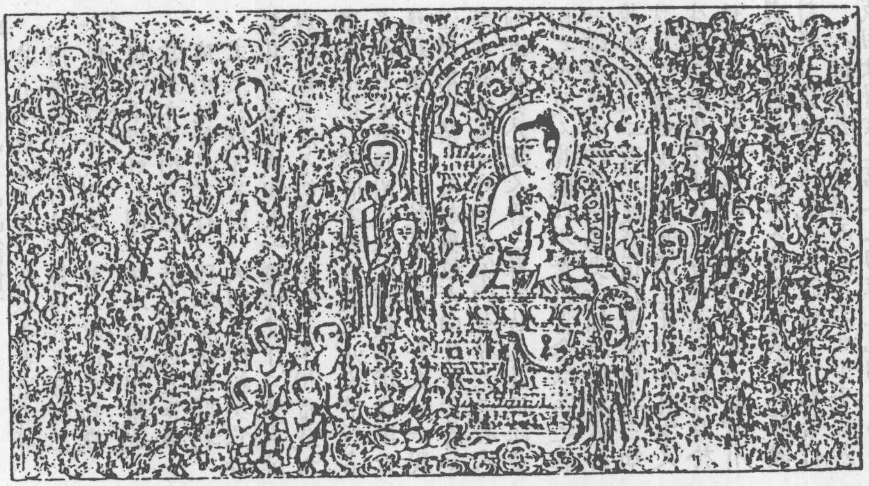
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須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積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宜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為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則說王命踟蹰徘徊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冗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膓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路地摽煞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膓以祠樹心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令死便以當之則屎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賀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訶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煞弟父言汝二子評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斮樹身兄欲拍煞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拍煞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慈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漆十

蜉（音浮）蝣（音遊）噉（音啖）躊（音儔）躇（直魚反）俳（音裴）徊（音回）罰（房越反）

奉
三寶弟子呂晊正發心捨入爲施年列經祈求
福利保其父子茂盛疾病消除延壽長者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書一

善友篇第五十三（此有二部）　擇交篇第五十五

惡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榮背苦含識所以同也今愛榮而不知集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成取精粮駈駑駕而望騰超逸絕不亦惑哉如鳥獸禽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益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覩闇蔽則身悴而名隳也故玄帆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摶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驥尾則一騖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疾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威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尒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煞生教人不煞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若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復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真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特成毒

是故要須真善知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薰作處見彼處上有諸香裹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處上諸香裹物難陀尒時即依佛教於彼處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裹然後放地尒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尒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尒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

陁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尒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爲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得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麁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捎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麁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剌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詞如枝體
便持一髀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麁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麁言
麁利不離身

尒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麁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颰陁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陁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尒時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隋言）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隋言）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說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頓顇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頓顇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此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尒時烏王於衆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具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尒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饍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尒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嚙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尒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柔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尒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觸汙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勑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勑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勑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汙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尒時彼烏語梵

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尒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鳥王恒依止
八萬鳥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鳥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鳥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爲彼鳥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縶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宋本無之）我爲鳥王彼妻故　數来抄撥大王食 六
我念從此一生来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爲大王一勑已　於後不敢更復爲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彼應重荅食付祿　若有如是大臣者
爲主求食不惜命　須似如是猛健鳥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爲主偷食鳥者即優陁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陁夷令彼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尒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　頌曰

澡身沐德　鑑治心塵　水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經　將非背地　頓從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探宗極善類清升愚儕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維縶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本五十一）亂使常行心馬易馳 七 情猴難禁脩福念善寡自無間造罪造德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象殺不至三惡爲惡友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爲身怨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闇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用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順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本五十一）極大財富彼大富人懷失財物因瞋覆 八 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嘍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嘍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尒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味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尒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

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驚亦不語知即食此花尒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嫉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嘍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嘍嗏聞彼憂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嘍嗏頭乃食毒花迦嘍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麁澀欲作音聲訥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花甘美味
其花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嗔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嘍嗏鳥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嘍嗏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返生嗔恚今亦復尒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讎也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尒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與然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尒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尒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尒時難陀即嗅其手尒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尒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尒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慕授福　惡友樂陳怨
善惡非況異　薰猶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證部第二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猶同素絲隨緣改性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貴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斷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塹中有向陽處眾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令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鵄鵂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腳長頸眾鳥脫犯啄我等腦眾咸言尒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眾鳥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頗說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眾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儛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可尒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眾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敬白眾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尒時眾鳥即說偈荅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尒時鸚鵡聞眾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觀面　常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眾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闡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鷄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鷄唯有鷄在後有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烏復非鷄
若欲學公聲　復是鷄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鷄鳴　學鷄作烏聲
烏鷄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眾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

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煞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蟆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蟆蝦蟆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蟆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　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慈悲拔苦類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魏沙門釋超達

感應緣（略引三驗）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謗達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眠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因久脚遂攣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蹋草悉皆徧過對逼不見仰看虜而悉以皮鄣自遶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弥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捨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絶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截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憧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頸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猶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嶮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便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豐對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飲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頭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介當好作佛身莫自慢脫此僧聞已便起特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頑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愕及未發前舉詣豐所豐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道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

竊傍去一方石遠有懸泉澄映不盈不竭於今現存（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書一

榲（於粉反）粃粺（上卑履反下蒲賣反）駑蹇（上音奴駑馬也下居輦反）覓（作正反）卉（許偉反百草總名）迅（私閏反）怍（慈各反）瑳（七何反）揗（蒲名反）蝱（武庚反）荇（東康反）訟（音頌）蜘蛛（上音知下音株）邪（丁孔反作也）嗅（許救反）擴（占佔反）咄（當沒反）捎（所交反）脾（頻香反）颭（蒲懷反）妊（汝鴆反）顦（作焦反）羸（力為反）掉（徒弔反）娠（音身）餚（胡茅反）遂（私醉反）悵怏（上丑亮反下於亮反）嚙（五結反）男（卿婁反）佁（羊者反）槃（沙丑力黕也）愆（去乾反）倩（七正反）嘍嗏（上郎斗反下宅加反）箹（音訶竹也）欸㖂（上音愛反下乎斗反又於月反通音函也）腥臭（上星下尺救反）薰蕕（上音熏下音由臭草）鴝鵒（上音胡名反）頸（居郢反）梟（古堯反）梂（渠鳩反）狸（里之反）控（音貴反）祛（丘於反）頑（許諾反）懲（音澄）濺（賛反）誑（無音）跫（呂）庿（音苫）蒸（諸仍反）肫（音屯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釋道世字玄惲撰　書二

眷屬篇第五十六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　哀戀部

改易部　離苦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洴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陀弃榮欲而從道羅云捨王位而斷結如旃檀林旃檀圍遶臨胝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恒結怨讎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蚖蛇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觀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躃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坌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尒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　尒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哽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尒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

尒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眾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眾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攝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眾佛所說法即是良藥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剎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惱憹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眾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万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為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尒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聚婦為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踰人之様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

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絶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敬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絓脚呪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晩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歳近口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深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礼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爲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尒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己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彼休息惟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烏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躰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喩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求索尒時長者欻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殺煞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飣餖即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呪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爲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宗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煞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所生枝不絶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家
愚人常汲汲　雖獄有鉤鍱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估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爲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煞父養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觀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竪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爲說法得須陁洹道

又雜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恒爲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即往索水尒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爲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絶既得抱佛嗚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来至頭面礼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今出家當得阿羅漢便即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故得阿羅漢

介時爲徒衆主罵諸聖尼爲婢今爲於他五百身中恒爲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祷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爾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悕念絕而復蘇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祷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抆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祷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隨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号毗婆尸集諸大衆爲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煞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介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煞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介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祷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衆好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爲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躃地占視求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悲哭一子而隨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戚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便生龍中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爲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爲是卿子乎　爲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爲卿子　彼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樂傷害今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速得法忍

雜著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乱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可責如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懃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叢欲刺傷人家如鐵觜虫食觀常喜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几際舍利子若有味著花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花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瓮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

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駮諸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牢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遍熾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煞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花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遍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逼迫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汲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姤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羸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爲婦　又雜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煞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煞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煞等子能受不煞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煞等子亦不能受不煞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蛇螫煞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荅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荅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其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来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即爲梵志說譬喻言兒来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来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介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　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煞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奉順承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荅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是爲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冣爲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已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爲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亡不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非產業欲爲亡者誦佛及僧燒香供養諸誦經書日日作礼復能布施三寶冣是爲要梵志稽首爲佛作礼歡喜奉行

頌曰

眷屬多殊援　染着乱心神
親踈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乹城無片實　渴鹿諍飲塵
息心上空界　凝念心真源

感應緣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卞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橦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

名天保願受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染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礼拯就煞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弥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介必生男髀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十二）必不振涉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絶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絶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上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礼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十三）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史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正五三年耳自今以後壽觴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悒汝垂死可今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條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布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斂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閣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戟衛自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菓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聞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頋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剋堪宗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劬之懷甚有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亂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介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嘆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蹐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城門樹並蓋圖圍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十四）街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此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未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茆屋見父故被着巾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來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姊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遍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巳丑歲云云（右四出冥祥記）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逕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荅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説衆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言）知識不如荅（末五十二）欲見二人王即（主）遣喚一人唯見鬼來祇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中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燬星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疋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内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巳店北大墻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一疋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番期期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汝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鞭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馳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廠櫪養飼有同事母爾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為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頓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書）（末五十二）

校量篇第五十七（此有七部）（夫）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滌知一揆圖度万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聲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冈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詠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罐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今我爲水當隨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即隨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尒時比藍布施貧之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尒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言）多獲報甚少（末五十二）而今我法真（十）妙清淨弟子正真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水施百須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含人施百斯陀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那含人施百阿那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万倍不可爲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傾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万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弥勒菩薩我今爲汝説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

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覩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没不退住首楞嚴三昧

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遍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眞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等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弗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四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人天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炎摩天人福一焰摩天人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

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譬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妬其日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烟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儛音樂無有敎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忉利天下尚有大樂況上天樂勝可爲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爲比

罪業部第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剎利旃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虫以壓油輪而壓取之即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爲應定無幾所衆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婬女舍罪其舍有千女人皆爲求欲如是十婬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剎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婬舍　十婬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雜業部第六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戒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乱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觝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輭鶴毛　心柔輭鶴毛　何物香旃檀
持戒香旃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寂清淨　泥洹寂清淨
何物寂微瀾　生死寂微瀾　何物寂爲高
家和寂爲高　何山寂爲明　須弥寂爲明
何國寂爲樂　舍衛寂爲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麋鹿戲深山
何物樂叢林　狐狢樂叢林　何物防風塵
沙礫防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爲業　其者云何住
云何住生天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煞生　持戒自防樂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滅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婬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爲己及他　爲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爲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軟語不傷人　常說淨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爲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爲命縛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手捉國土大如稗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國

土爲多大雪山中土石爲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筭數不得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閻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介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爲多此大地土多（朱奎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耳（主二）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筭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地是陸如是水性介如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陁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能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爲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陁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含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侁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光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　頌曰

惡多難筭　善少可陳　人大蓋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延聖院比丘惟吉）（王）、　書二

平江府磧沙延聖院大藏經坊今据
嘉興府崇德縣清化鄉四十二保殷舖里居住奉
佛弟子孟瑩　滑　同男保二位沈森等
情旨生前發心施財遺言命捨十七界官會[illegible]貫
付貲添入　本院大藏經坊建造刊刷一帶屋宇內
將式貫開刊法苑珠林弟五十二卷計字壹萬七百
四十字每字伍拾文繳計伍伯叁拾柒貫文所集
功德仰薦[illegible]幼動人已衆一切所作罪愆悉令
消滅求生安養淨土面奉　阿彌陀如來者
寶祐元年八月　日　謹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書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此有三部）　愚戇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汗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明若集則哀切追情聰誠道則喜捨啓悟清詞妙氣鋒若芬蘭峻古官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折其名數羅漢揔其條理並異貧妙典俘翦外學述作見衛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偽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見誠求證果趣佛迹也

菩薩部第二（此別三）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六百年）出自東天竺桒岐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許譽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冠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龍陁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淵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能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知之數四曾無厭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髮汝周羅爲我弟子即以理伏落髮披緇受具足戒

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文宣佛言大行天竺衆世推宗以爲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乱孔丈身子之疑聖師筱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之初著論之始未甞不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讃識憑其冥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爲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日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内出現於世依奘法師傳云西於王存名爲龍猛菩薩略按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身年七百歲故人猶許佛滅後七百年出出）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本五十三）号龍樹少小聰哲才学超世本童子時處在（二）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陁論其典淵博有四万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傳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娯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其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

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爲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悋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書）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本五十三）（三）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懐妊者衆來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悦此何不祥爲怪乃尒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内刀所不至龍樹欲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誦諷受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㝵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爲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瞿曇門入尒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摧日月以須弥山等亭歷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

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奥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爲遍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書）過此宮百千万倍諸處比此（四）叵可稱數尒時龍樹既得諸經（本五十三）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黎難不逮稽首礼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閑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万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万偈令摩訶衍先宜於世造無畏論滿十万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懐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

爲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衆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度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理是時摩伽陁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姞利二名阿伽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集龍處爲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日常法數四高座一爲國王二爲太子三爲大臣四爲論士尒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衆人言此四高座爲誰敷之衆人荅言爲國王太子大臣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已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衆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遣年少傳言問之其荅曆百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輦振鈴告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悅（如四分律[illegible]）（[illegible]）

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陁姓大目揵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乎同行則俱遊住則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厭世出家學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删闍耶而荅之言自我求道弥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喘喘其師將終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荅之言世俗無眼爲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商人遠來摩伽陁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憮然歎曰我昔非其人耶爲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甘露要畢相報（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馬星比丘入城乞食[illegible]）（[illegible]）

依問論曰何以名舍利弗荅曰是母所作字伽陁國是中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摩陁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陁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女爲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麁大名拘絺羅（秦言大膝）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鍱鍱腹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荅言以大暗故衆人言曰日出照明何故言暗荅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陁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逕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衆臣荅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陁羅聞之自疑我以廢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牴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衆時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蹴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彼欲爲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陁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後人是時摩陁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爲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於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舍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令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爲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疊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爲憂波提舍（憂波秦言逐提舍是星名）是爲父母作字衆人以其舍利所

生皆共名之爲舍利弗（佛子咕吉）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爲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尒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　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遥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告言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若作是語已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含有幾葉尒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尒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尒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尒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此言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一略二迷）

頌曰　摳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昏目　來問各不同
詶荅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辟彼庵羅熟　妙智方緝錦　詞深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真言異貍服

感應緣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苻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苻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季至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　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棗　布葉垂重陰　外雖饒棘刺
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荅實鄴衛之松栢興勅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流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邺使力人舉與後謂嵩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耶於是美譽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仁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礼拜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淮陽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拳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頴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胡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爲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　物競宗歸　人思効仰　雲泉弥湧　蘭風肹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仁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適過於暢時瑯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荅

（恩頗珠林第五十九　此三卷右）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惑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沉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若口瘂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異名愛不得遂其足捺善心於毫芒狀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辯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十一

書（宋本十三）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珎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珎寶與奴將出在外藏舉計得二人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斫樵不在於後閉戶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即問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言汝爲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爲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壻籌量即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瓔珞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爲

書（宋五十五）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

十二

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敎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牽將出門今出門外啼哭不欲還家介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兄駈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㲲與周羅般陀汝執此㲲向日而摩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敎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家者微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寂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爲第一樂

介時周羅般陀遇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　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敎執掃帚令誦掃帚誦帚忘掃誦掃忘帚乃經數日始得掃帚復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帚掃除諸結縛　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兄訶擯出介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他更爲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須而

書（宋五十三）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革

十三

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敎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闇鈍答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爲他受文解義及理癈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闇鈍果不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痆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闇鈍有說彼尊者曾餘生中曾聞閉塞罪人於獄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闇鈍如是　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槃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敎人從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敎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具足敎人得福不可計也　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敎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

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柰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爲奇今當爲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爲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爲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惟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爲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從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爲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如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爲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爲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恪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爲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爲說偈言

自愛身者　愼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爲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遷爲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爲惡自更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爲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譴念其愚癡不曉達觀心爲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爲達嚫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爲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陁洹道

雜癡部第三

打蚊

十誦律云佛爲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尒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妍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　不與無智親　愚爲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爲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煞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煞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汝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尒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世月

佛告諸比丘尒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尒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尒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妒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擁揬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乍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生死不休時有道人爲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爲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爲喻見影鬭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

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
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
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
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
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三聚衣
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書）如是汝有三（朱五十三）　兩聚并及我（十七）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陀擔衣欲去彼
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
與汝分知去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
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
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
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前世亦奪乃過去
世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
二狙守之有野干來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
中作何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
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
三分即問狙言汝誰憙入淺答言是某狙誰
憙入深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食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
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得奪
造摟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
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
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木匠而問言曰

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
今爲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摟愚人見
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爲作㝡上屋
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㝡下造彼第
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
不用下二必爲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
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懶惰懈
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
果亦爲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
（不依三乘次第先求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求小乘後求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
（書）作事日月經久身躰羸瘦（十八）王見憐愍賜一死（朱五十三）
駝貧人得已即便剝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
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剝如
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
上樓就石磨刀深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
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
如懸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
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
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猒見人賣炭時得
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賈直世間愚人亦
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
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阿羅
漢　覬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幡
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作要言
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爲一餅故各
不敢語須史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
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
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

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
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
得餅不復與尒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
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
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
（書）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
遭大苦（朱五十三）不以爲患如彼愚人（十九）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取二婦若近
其一爲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
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墮其
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
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
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
彼愚夫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偷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
往其所偷米唵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
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
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
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
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㝡重狀似石壅以刀
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
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
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
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
決口乃顯其過　効瞟　百喻經云昔有
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
言若欲得王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
瞟便効王瞟王問之言汝爲病耶爲著風耶
何以眼瞟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
得王意見王眼瞟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

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是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效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效王亦復如是

怖樹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遥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爲愚惑　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頷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書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詐僞篇第六十（此有六部）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壁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眞以構僞或飾虛以詐眞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眞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疎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姧猾諂僞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姧私是故智者應察眞僞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躭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婬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尒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荅言我自少來唯近己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尒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尒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藥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齎寶使走老婆羅門見偷己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怨一樹下見一鵲在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尒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鵲者趣鳥飛後就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詐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披衲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荅言我出家人情愍一切畏傷虫蟻是故耳尒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儛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儛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万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鵲雀詐銜草　外道畏虫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僞　都無可信者　來苦齎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藂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絕躃地欲死毉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尒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

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救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殷勤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尒時王者舍利弗是尒時斯那者我身是尒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尒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還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費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麁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獄從是已後常作輭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尒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凌易他人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踈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户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闇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户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内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内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咲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富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

捕得一鷹便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遍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尅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饍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躭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尒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騎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煞之彼言何故煞我荅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煞彼言願莫煞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後逢一狐又欲煞之問荅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帀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荅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煞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言王即問何計將兵馬出大臣荅言王但尅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勑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尅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墮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号

尒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聡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illegible]）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illegible]日[illegible]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illegible]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蹈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罝於一筐篋中將欲煞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筐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救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筐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時華鬘師見龜没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族非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尒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

師毋患著牀其婦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已脂糂頭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尒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萎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牸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假說夫復荅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柰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尒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illegible]）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遍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樹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尒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尒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尒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尒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踏煞群梟噉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開穿其腹亦復噉食長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滅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尒終爲所敗衆烏荅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烏荅言尒等衆烏拔我毛羽啄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盡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梟聞其聲已便言今尒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愍之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荅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尒默然不荅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空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猛盛衆梟率尒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尒時諸天

說偈言曰

諸有猜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衆多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輙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麨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乩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蹶申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無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已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尒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昔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不減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受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婬亂或喪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方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堅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瘳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輙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鶴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庠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詐

鶴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荅言我知汝諂詐終不親善汝欲知尒時鵝者即我身是也尒時鶴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憹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尒時鷄者我身是也尒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　頌曰

奸情詐擬　令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又共同住　方覺伺欺

情偽篇第六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斟酌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烈之則共用弥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弥殆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質重是以思之側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情之慢之良由貪婪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闕里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切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尒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瞻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求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礼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荅目連曰以我人中爲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

頗見諸天有尒者不有時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値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反復三喚猶故不來後不獲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伎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深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淡人在高而爲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婿言我思菴羅果君爲我覓其夫荅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爲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罪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爲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坐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爲貪利養故自在下坐爲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爲是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爲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爲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爲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悟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見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荅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値佛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爲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尒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爲尒作妻若不能得我捨尒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荅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尒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荅所由故唾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頌曰

情學迷三教　鬪者不知一　合萍不結核
數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閉閈半深寗　一入百千年
爲慜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情慢搆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密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礼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内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氳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慙棄金於野遠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

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塩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淨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十八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書四

詐（側駕反）惰慢（上徒卧反下莫晏反）靳滑（上戶八反下古頗反）諂（勑檢反）偃（於幰反）惋（烏貫反）憩（去例反）窠（音科）讒（士咸反）騃（音俟）（逮也）耽（丁含反）跛（布火反）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踊（[illegible]反）筐（[illegible]）篋（[illegible]）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跳躑（上徒彫反下直炙反）[illegible]（[illegible]）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瘵（[illegible]）煒曄（上于鬼反下[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修竹鄉文姚里小蒸西界居住奉
佛弟子鄭永錫發心施財入　磧沙寺大藏經坊刊法苑珠林
第五十四卷所集功德專用資薦
先考鄭六九承事　七娘沈氏八二娘子往生
淨土仍乞保庇宅居眷屬咸和凡在時中吉祥如意者
淳祐十一年六月　日弟子鄭　宗強　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書五　五十五卷

破邪篇第六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為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迫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礫異價涇渭分流覈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壯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獲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尒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尒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貨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邸長者恒有千万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万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邸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尒時滿財見脩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邸曰此是誰家女邠邸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貴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尒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邸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詶疋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我今須六万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万兩金邠邸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勑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邸報曰欲尒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　二　廿　五五玄　邠邸復莊嚴己女乘寶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尒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疊或被麁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慙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

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文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尒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頰宽愁惋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為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所事之師㝡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弥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澡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躡洗衣舉著空中而恭使乾時彼沙弥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㝡小弟子有此神力況㝡大者何試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兒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尒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遍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前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尒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弥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眾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帀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弥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尒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尒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城尒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鵠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交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交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皆遶城三帀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刃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伎樂數千万種雨眾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刃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遥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各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聲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於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閫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諸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万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万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得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尒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尒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尒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万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illegible]）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尒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為姊所勝

今此諸人復見經辱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号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讖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唐突蹴踏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　尒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氣今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尒時長爪如好馬見鞭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麁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麁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輭第一清淨得大甚深寂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尒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万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區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尒當指授與惡牛自令搆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墊裏汝自往搆摩耶勃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　尒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慙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慙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慙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發無上正真道意　尒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搆乳語適竟第二忉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放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詣取乳湩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臊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敢憍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尒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湩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愛念
蜎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尒時犢母即爲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尒　取我兩乳湩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飮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爲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草飮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飮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尒不可數

世間惡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
持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
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靜惑人不得近
今日何故柔善乃尒想是阿難所感發耳聖
衆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
等不信其欲時梵志男女合万餘人皆悉踊
躍遠塵離垢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
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
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饒財復慳
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
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
復謗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
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
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
天上七反生世間富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
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
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
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
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
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
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　又佛說心明經
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
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
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万時
梵志婦執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懌

無量還頭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踴躍重自惟
忖今得覩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餅
奉進正覺慈愍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
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即
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
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嚫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挍飾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珎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
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千
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
錢然乃咨嗟若千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
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
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從
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荅
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
蔭覆人衆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
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荅曰形如芥子佛
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
審尒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
大地之生植通無所置所覆弥廣何況如來
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
所不濟以餅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
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
子生于天上下生為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

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
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
佛即納受以為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
又涅槃經云尒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捔試神
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
抱須弥山欲以口齒齧金剛諸大士辟如
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
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
亦復如是善男子辟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
蚊子共金翅鳥捔行遲疾如兎渡海欲盡其
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
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
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蹹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煑黑石蜜有一富人
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為富人煑即
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使冷傍人語言下不
止火扇不已云何得冷尒時人衆悉皆嗤
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
卧蕀刺上兆瓶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
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為智者之所
怪哂受苦現在殃流來劫　又百喻經云昔
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
中間共他交往邪婬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己
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齎一
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
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
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

覩信是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蠹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猒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荅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真實求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真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己法中妄稱己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現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庫物而遠逃走尒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羌荅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己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爲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荅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盜竊而用以爲已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爲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爲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　頌曰

正邪兼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諜腹沒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排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瑩究劣
徒誇太陽精

感應緣（略引六驗）

辯聖真偽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衆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真偽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晉邦孔氏道擅縱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衛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顯佛化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白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万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敘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逹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睍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校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

士各賫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爲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實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閉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悦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自斯已後廣遍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呉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爲實錄不虛矣 呉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呉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鈍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 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黄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illegible]宗神 安敢[illegible]之[illegible]）呉主大悦以澤爲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奥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或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号無傳於周孔功德罕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崇致精舍甲第當衢虚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絶鑄貲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譯寫廢僧以從編戸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祭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開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遠禍之萌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毀宗廟之祭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粢羞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根養親之膏餚思殿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 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万惑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爲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廻示涅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 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或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尒 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尒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

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　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珎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珎佛出遐方柰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　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秘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性味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容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亦甚衆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致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營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喰藜藿長飡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万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循伍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　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倫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欽崇位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又自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惑衆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投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棄發而歸依膺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蠹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恭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毀形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　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illegible]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保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毀傷同而頓剃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翟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頭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臣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讃其君又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諸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尒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繢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周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其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尒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惡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資淪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太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既弘賢愚恭上假使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惣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伐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流丹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

來到多興悖亂佘　方外對曰愚意不思難出西誕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郊縣捨抗孔熾薄代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甚逆法敗淳和卑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甚逆之亂乎一言之竟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推　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偏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邪或問曰天道無親頻成虛關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捐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夭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乖舛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為酬對　方外對曰道教浮疏鉅明三報儒宗撮略但叙一生故仲尼荅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佘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為主務善嫉惡為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頗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天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斯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乖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号正遍知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祛卷凡滯雲披五諜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厄獲災豈得稱無若閻希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鬪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懲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文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軌解聞自餘經制皆推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杭邃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抄撰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勑令殺報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誑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勑驅使假託天威或亂百姓更相扇動聞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者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慧祥改涅槃為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後更改餘佛經別号勝年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觀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為是漢語為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偽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為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為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長持遍道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

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造者万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　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　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介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又知其偽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己法亦不可准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仙有藏貨之法其教如何闞澤對曰夫藏貨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大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己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

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敘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雖觀大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号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齊儀鑄制事跡可尋莫不虛列金銀多班譜牒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留被如琳論又道士之号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姚皆号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朦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事與並虛謬不涉典墳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　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覩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捔試惣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書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惣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惣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

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說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撿蕭温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覽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撿玄都經録轉復弥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諸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　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絶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鯖鰆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僞嘗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勝願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冰種豆得麦所以蘇張遊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襟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未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釁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

為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逆與張魯相應衆至十万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務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遶遂使姧慝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斯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撿察得實送京省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從縣山側有一石室嚴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帷大設氊綵道傍入闇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僞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撿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柴世賀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噎聲賀時呵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 勑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秘宅財物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 勑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新謀極其非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臣勑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疊逆相仍左道亂俗斯尋頻興矣 勑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藝蔑然為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為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効授以榮班緣前驅使妄作威福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遮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僞敍至敍取妻詎辯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為務雖竊淡千仞何能蕩其穢貿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愆刊竹寧書其罪論斯發釁宜從伏法其參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即發遣令長刪領送至彼官司撿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碾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師黃巾興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迂延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鸞鶴乘龍披巾布偈坐鶴策鳳項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用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躬承周之衰服同佛曇公旗揲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沈殊趣豈可以爝火之輝爭日月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遠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官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佛異伏邪思依承正典（二十二經令戒三實文）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誡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典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 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

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　六依
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
官禮佛　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
經觀察供主不得計欽食費過截不聽當推
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
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
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
糺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
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上）九依靈寶（未見正文）消魔安志經天尊說（三十）偈云
道以齋爲先　勤行常作佛（返上斯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
化遊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
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
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菩薩今來
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
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也
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
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
太鄭思遠願爲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
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
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
人恠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
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
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

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
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
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
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
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三十）日別施散佛（秀）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報功多
報多世世賢明巧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
佛國　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
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
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
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
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
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
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
其教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
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
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
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
不可稱計　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
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
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
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出真爲偽若見真經令道士女邪不礼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敬即是邪見之人非真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若偽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却進退訛皆終成凡俗也）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
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
手內經外典罔不曆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
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寢處虛閑晝夜無息

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
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
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
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監三
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
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
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
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
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
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苦海引含識於涅槃
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
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
乃泯說圓常亦權潛輝鶴樹閻王滅罪婆藪
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
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
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
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
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
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
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万餘人於重
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勑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
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
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
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
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
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

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　臣綸聞如來嚴相鏡魏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踰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磁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敎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惑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不倦渴愛難醫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消故龍宮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玆七覺拔長夜之苦爲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糾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善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憚遠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剎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妄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賂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盋或飛或轉衲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權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踴躍騰倚魚暇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控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辟迅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見有僧名佛與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飲啖同俗時有放言擇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擧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御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掛者我故開門試御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盋咒之諸道士一時齊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帝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祗崇麴蘗是味清虛焉在脂膩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絶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尒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絶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　至大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樹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參聞勅令省官勘當時勑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

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同並欵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爲黑書非今元等所造物道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昔僧尼戒處亦令蔭田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惆悵畏廢蔭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 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勅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惣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枉陷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説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受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賷歸於彼已誦師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逍遥園與什參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赴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尒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説相續閒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懸歎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覧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籍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説即道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説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右二驗出梁高僧傳）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説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録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

奉法其人笑曰君志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遲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杜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杜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曹吏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猘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鴉然而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既遍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介而滅至戶聞屍臭悵惡之時賓親奔弔哭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頰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

（右廿一驗出）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以爲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桒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競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惑風汝之恐類不測吾風合衆驚擢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逵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名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音釋

涇渭（上音經下音謂）對（農回反）郤郛（上卜巾反下郤孔反）豬（陟魚反）釀（女亮反作酒）毳（此芮反）滯（下音帝）宛（於袁反）惋（烏貫反）盪 洗（先禮反）踰（羊朱反）閱（越）蹴（子六反）湩（丁貢反）猘（居例反）胜（音星）蜻蛉 爝（而灸反）捫摸（上音門下音莫）燮炊（上蘇協反下昌垂反）懌（音亦）撥 餓 句 [illegible] 殺 嫌 好 [illegible] 罷 辯 滌 妲 股 [illegible] 里 邪 詩 衲 罷 [illegible] 狁 [illegible] 綴 [illegible] 詭 [illegible] 許 計 [illegible] 股 況 衲 篡 顛 誣 究 [illegible] 鋒 [illegible] 跖

鯨（巨京反）謚（音示）斐（敷尾反）[illegible] 驟（[illegible]急反）[illegible] 誇（千[illegible]）盃 縩（女[illegible]反）碪（五[illegible]）聘（丁[illegible]）合 [illegible] 九 過 爛（即[illegible]）哈 衷（於[illegible]反）豈 都（它[illegible]反）逆 睨（五[illegible]反）計 又 剽（[illegible]反）揣（胡[illegible]）酣 兀（宜[illegible]）急 郎 [illegible] 頌 幘（音責巾也）[illegible]（[illegible]反）巾 樂（落[illegible]反）言 聒（古活反）[illegible] 喙（休穢反）侮（音武）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此有二部）

貧賤篇第六十四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珠玉貴若錦繡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綺綃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貂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非味並羅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晏清颻颸臥則蘭燈炳曜繡幌垂陰錦被既敷㲲氈且排行則駟馬電飛鑾轝雷動千乘万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兩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檀弥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琉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弥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弥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卜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適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琉璃門內有女坐琉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琉璃地屋間雕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弥離白王是琉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琉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遍室大明時檀弥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遍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取敬語之令有佛出耶聞不耶弥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為說弥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弥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為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為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得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炳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公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輝類我女者乃共為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為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為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

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脾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荅婦言我婦在昔錢財滿藏富樂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邊推覓若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尒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揵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將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然旬月財寶竭盡其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弟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麁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万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尒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爲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

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疊手巾挂著池邊爲大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群臣坐共參論羣列卜問推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降白疊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荅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疊挂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荅如前樹提荅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尒卿須還歸往作調度吾領二十万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荅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即將領二十万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荅言是臣守閤之奴小復前著至內閤門有一童女頰色端正皮色瑤忧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荅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褁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曰不敢欺王聞王烟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烟何得淚出樹提荅王曰家有一明月神珠挂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忱忽經月大臣白王因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語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荅同前樹提出七寶燕綫羅繒綵二十万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殊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万衆推鐘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捉金杖一撥四十万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髖要婆狀似澗谷頭腦巨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紫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卧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撥四十万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今四十万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藥臺米粮燈燭尒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遍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出獄檻械鬼作沙門羅利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與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縣著棠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各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發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為假　縞服羣門上
濫次纓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迷殊冠冕客
事乖駢驥者　已矣鄧郊辭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寫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三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立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騶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右一驗出冥祥記）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尒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鉤從今貲産巨万

晉愽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荅曰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咲曰向者啖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慨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其月其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閒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官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官仕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因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閲視復變為大鳥踏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右出冥祥記）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貞觀七年冑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

甚頼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暮曰吾時悮奏煞人吾死後他人煞羊祭我由此二事耕苦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季冬裕入京參選有綱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臨兄爲吏部侍郎閻之召裕問云尒（右三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貧兒部（本名第六十八）　貧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見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純振充牖無悔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紆稱蒿以爲薦或裁荷葉以充衣飲肘則兩袖皆穿納綫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顛嵗十年之冠身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嶔崎度日雖愉靈輒而有賢乘之弊乃愧伯夷便致負陽之苦裘裳頻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懷慳貪致今果報一朝窶盡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栖寄無處憂心大熾愁顇焦然華色既衰容轉麁鄙身體尫羸似渴消削眼目搯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乱手足皴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掇麁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卧糞堆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爲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宋林本作）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捺擲盂器不使充飽設値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趾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果蜂遠離被霜之草衆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麞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冢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見膾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爲非若造善業他以爲鄙所爲撓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數授復言詐僞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屬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撿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言其譺從狀似狂人若復憂悕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兪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黙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撲素復嫌踈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停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貧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訴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宋林本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趣死病一切怖畏如過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瞖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難同衣食不捨惡心如惡蛇井人入斷氣如入深淵墜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與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當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爲大苦

須達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値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

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共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　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樵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断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麨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王勅曰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介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燃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令我貧窮無百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梵天復

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詰須達坐火被閉而無燃者續復燃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竪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是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至佛所礼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織恨此是我民慊於輕傷見我不起遂懷恚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滅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佛作礼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所取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介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礼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

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卧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爲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人臣民皆大歡喜作礼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爲佛作礼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衆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介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礼佛而去到舍具辦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礼佛足各自供侍斟酌行澡水敬竟來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願無敢與者遍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癡有何道哉貪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癡用爲飴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飽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窮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爲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輟今日飢渇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嚫說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乞丐到他國中卧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兵万騎

案行國界誰應爲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着王者之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卧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　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爲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遥向舍衛國燒香作礼即遣使者往請佛言紫山尊遺恩得爲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敎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眾往到彼國時王出迎爲佛作礼入宮飯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爲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爲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德遇斯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爲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眾僧乞丐自活然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爲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今欲出家不審許不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燋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十七）具足佛爲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修福請佛眾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秔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秔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覩眾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惡乞丐自活佛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奈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請使人歡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爲瓠長者見惟隨時溉灌後熟皆大即割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懺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十八）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懺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是也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覩其神變皆獲四果

貧女部第五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小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瓶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老母白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瓶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敎取水施

受爲說願汝與授戒後教念佛竟聞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春炊厨即宿其處或在糞埽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伺其大家一切卧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内敷草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坐處戶内命終生忉利天大家（十九）晚見瞋恚而言此（[illegible]）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爲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縁尋即將彼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花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覩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爲具說生天因縁彼皆廻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縁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縁智者應當皆如是學

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墼糞聚以爲穢窟羸劣疾病常卧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穢窟施小蘺攔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弃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尒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愍憐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矜恕我
貧不爲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爲三界尊　吾佫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銖以爲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尒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遇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作礙雖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齎去著餘處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二十）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空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作現神變尒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於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辭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宫帝釋驚悸何人福德威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尒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縁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今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礼畢即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　佛爲特尊　次有迦葉　能閉罪門
昔在閻浮　糞窟之前　爲其貧母　開說其言
時母歡喜　貢上米瀋　施如芥子　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　自受自然　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瀋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良帶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城巷邊作小酒屋變其形狀似于老公身體瘠瘦傴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窮之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illegible]）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呪（廿一）願良久不去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損以施賢者審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預開瓶茲芬之香迦葉嗅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擊食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呪願施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閻浮迦葉即嫌其香公母踊身疾飛空中彈指歎喜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爲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歎帝釋種福無厭忍此醜類來下疏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足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縁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匃市中厭之以糞灑之旋復見黑洒衣不汙如故長史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匃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謡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咎見搜神記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寔由高慕施　頻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閻冥　貴門光景耀　感業永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縈　儻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經

延聖比丘[illegible]書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書六

墀（直尼反）珥（而止反）鏵（[illegible]反）颯颸（上音[illegible] 下音[illegible]）熛蚝（[illegible]）

[illegible]紡（[illegible]）晃[illegible]（上胡廣反 下音[illegible]）劇（奇逆反）

萎（於爲反 [illegible]也）踞（居御反）杌（[illegible]）繚（盧鳥反）髖（苦官反[illegible]）

[illegible]（烏可反）[illegible]騶（側鳩反）襲（音習）岑（鋤針反）斫（之若反）[illegible]

[illegible]躁（則到反）跱（直里反）[illegible]胄（直又反）黔（巨淹反）

襟（[illegible]）[illegible]攢岏（上在丸反 下五丸反）窶（其矩反）尫羸

（上烏光反 下力爲反）掐[illegible]（[illegible]）皴（七[illegible]反）掇（都[illegible]反）綴

（陟衛反）[illegible]（丁回反）儽（力[illegible]反）摽[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膾（古外反）[illegible]碓（[illegible]）[illegible]（張[illegible]反）[illegible]

[illegible]讒佞（上士[illegible]反 下乃定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桎梏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書七

債負篇第六十五（此有二部）

諍訟篇第六十六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菩薩恒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叅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省已為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牸牛所觝煞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觝煞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煞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賈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煞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觝不肯與直老母卑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我今窮厄何忍欺觝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煞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

瓶沙王介時老母者今此牸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煞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凌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慎詞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此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駈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過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隨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　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麞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介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雜各送珎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介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摴蒱賭五百金錢時

輔相子負戲人錢辱索不償太子誓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値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撿按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説赦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悔即來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荅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説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爲賊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荅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煞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介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遥詣目連礼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渇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燋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荅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虚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

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狗有狗利牙亦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荅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殺衆生煞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荅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罪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飢因無賴何因如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慳供設客僧細者自食　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燋爛出後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沙弥行果蓏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　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變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煞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縄著髻挽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爲馬難制汝以鐵針剌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剌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燒惱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嫉心伺欲危害値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値作餅有熱酥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虫鳥所食罪

苦難堪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燋熱懊惱何因受此月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煞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煞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燋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荅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着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頌曰
貧富交絣　債負相違　舉貸觝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陽州人卞士瑜
隋陽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値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旣而遂適廣州値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値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鄴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卽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鄴亭廟神周廻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法立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尋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値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儁徹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煞人之罪遂報之五行奄然命終輔

復具聞其事方大悅恨道俗流涕衆戚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横煞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乱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也其見稱如此（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季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季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内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内頻有怪異遂改埠財里爲齊諧里也（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悋嘗在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季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文横絡周帀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万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爲臨自說之尒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季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遂本處其日妹獨在兒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頓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況五季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即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收葬焉（二驗並出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家生復產二㹠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爲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兩疋又問姉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姉妹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燕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疋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疋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其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爲白我嬢努力爲其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兒兒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傲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布

施（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孤村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見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託炭丁牸牛處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俗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目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爲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豬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其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恭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領向寺豬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愧即爲造舍并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卧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豬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親事遊并州人被任懷州幢下所由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爲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後語婦兄云今既得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爲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爲經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末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敦逼侍寫了何須忩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向拾遺自說）

諍訟篇六十六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和之旗順所以大聖之訓脩本去末即心爲毒主口爲禍器因事成災訟流惡道未有諍訟遵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介時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鬪乱介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桓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往精舍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乱竟爲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麁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瞋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瞋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爲善師　非謂執繩者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衆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爲畏彼　爲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爲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爲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爲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已及他人
普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爲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爲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脩羅起大鬪戰尒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爲戰鬪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閒帝釋命依教奉行尒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會處立置我前諸脩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所尒時毗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〻阿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

尒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璫處處遊行不爲妨礙尒時羅睺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與大戰鬪尒時難陀優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以身繞須弥山周迴七帀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弥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靉靆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万數諸天子下至須弥山頂上在東面堅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万衆一時雲集須弥山頂在其南面堅純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万天子下至須弥山頂在其西面堅純赤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天子下至須弥山頂在其北面堅純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繞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怖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尒時世尊告諸能衆阿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脩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熟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叉天王三毗樓勒叉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雖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下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弥諸比丘諍已即從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爲得息
罵詈責数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禀性廉謹常爲主人典知麦豆時家有羝羊伺空逐便啖食麥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己不取皆由羊啖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羊羊亦含怒來觝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觝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抵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貧富諍人我　貴賤自然蕃
強弱相牽負　鬪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冤便報非辯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日黑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日黑烏鬪於國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烏墮地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傳曰顯征去殺厥妖烏散鬪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万餘雀先極悲鳴（二十）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誡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

法花珠林卷第五十七　書七

延[illegible]比丘[illegible]書

愍（[illegible]）牸（[illegible]牛字）觝（丁礼反）駃（[illegible]反）哽（古杏反）償（音常）
愽（[illegible]）賖（[illegible]）飼（音寺）遲（[illegible]）凋（[illegible]）淋（[illegible]）瘦
兕（[illegible]）[illegible]挑（[illegible]）終（[illegible]）舛（[illegible]）貸（[illegible]）代

大宋國平江府長洲縣永定鄉界平橋東街北面南毛華大夫奉
居住奉
佛弟子楊氏曰眞　發心施十八界官會壹伯貫文捨入磧沙寺
大藏經坊刊造法苑珠林第五十七卷所集功德上保
媽媽安人袁氏往生　[illegible]四[illegible]力保扶身心安泰壽命延長
宅門光顯[illegible]
淳祐十一年九月　日奉弟子楊氏　曰眞　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謀謗第六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呪咀部　誹謗部

避讖部　宿報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禍死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派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爲招舋之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横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鴆毒毒不能傷異道與謀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好云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真偽頗辯菴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債債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己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勞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呪咀部第二

如大方廣揔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拯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爲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求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厭大婦心妬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煞之取鐵針刺兒顋上後遂命終小婦疑是大婦煞即便語言汝煞我子大婦尒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呪誓若煞汝子使我世世夫爲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噉自食子肉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煞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爲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產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夫時別卧前所呪誓今悉受之時有毒蛇螫煞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蘇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小者抱之涕泣進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尒沒死還趣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血狼藉在地母時斷絕良久乃蘇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之懊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腊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熟打婦陳產意夫瞋怒尋取兒煞以蘇煮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柰國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冢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爲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埋時有群賊來開其冢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爲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冢爲主所煞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埋經於三日孤狼開冢因而得出自尅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桓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知先世煞生之業所作呪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雖得羅漢恒熱鐵針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患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

又舊辟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卧室內人無見者時有力士向王厨食恒懷飢乏獨牽十六車樵賣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自惟我力乃尒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其駈使魚身所具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若行無

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无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爲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爲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陁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爲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珠林五十六）（四）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爲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爲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爲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着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見祇桓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飢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尫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爲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爲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身其大夫人見其有身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書）（珠林五十六）作呪詛若我眞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五）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法句喻經云琉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奸謀昇殿遂將兵就祇桓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飢餓噉蘆菔根腹脹而薨於是琉璃王拔劍入東宮斫煞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間空中自然音樂迎其魂神琉璃王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却後七日當爲地獄火所燒煞　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尒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求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　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大悲紛陁利經偈云

衆生老病死　沉沒愛流海　處在三界獄
衆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煮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著邪見　旋廻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第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輩自清淨心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婬欲爲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法師所親友擅越汝復破壞彼兩舌毀辱令生（書）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珠林五十六）（六）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四万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万歲中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復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爲人憎惡毀訾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爲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猒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尒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記　尒時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捫淚恐怖毛竪而作是言我等從今若

生瞋恚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一切所不起諸過尒時世尊讃彼六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當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清淨尒時世尊而説偈言

（書未六八）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説（七）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鬧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讃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已往六師所問言爲男爲女六師荅言生必是女長者愁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爲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佛又舍利弗目揵連及頻婆娑羅王幷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尒時長者即詣我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産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遍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尒時長者陪復於我不生信心即使殯斂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指耶六師遥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冢間欲瞰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悵懼而白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尒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

更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佛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尒時都不見聞母命脩短但問所懷爲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爲幻術長者見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尒時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前入大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衆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藥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

（書）又賢愚經（未五十八）云尒時舍衛（八）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荅言汝相無兒夫婦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者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時到佛與衆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遊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鉢使與獼猴得鉢持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即時拾却蜂虫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遍獼猴歡喜騰躍起舞墮大坑中即便命終魂歸受胎於師質家婦便覺身月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家内器物自然滿蜜師質夫婦喜不自

勝語諸祖師祖師占善以初生之日蜜爲瑞應因名蜜勝兒既長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滿蜜衆人共飲感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獼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書）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未六十八）飄疾猶似獼（九）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辦年少聞已衣毛皆竪五體投地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呰羅漢故五百世中恒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清化得盡諸苦

避機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禮已不坐爲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爲尼説法故不坐又爲止誹謗故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婇女共在一處而今出家與本無異欲滅如是諸譏謗故是以不坐又女人鄙陋多致譏疑是以不坐　又大乘方便經云尒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衆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牀坐阿難説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衆尊王菩薩於大衆中上昇虚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尒時阿難憂愁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説犯罪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見其罪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礙行寂滅定無有留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智心雖在宮中婇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難彼女

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爲衆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衆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當令發阿耨菩提心尒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即入共合爾時思惟如是法門若内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讃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座起向衆尊王菩薩接足敬礼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呵
（書）離欲及貪愛（朱五十八）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衆生尒時世尊記彼女人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爲佛号無垢煩惱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人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執之即時躃地尒時梵志告女人曰姉何所求女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今當死尒時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拙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隨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女以我致死尒時梵志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姉起恣汝所欲尒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爲家室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尒時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尒時爲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　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界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士）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即自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染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首謝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隨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延聖比丘惟供　書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書

咒詛（上側救反下莊助反）甞（時羊反）壓（烏甲反）婕妤（上反下以諸）訴（桑故反）荼炭（上徒）緘（古咸反）頸（居郢反）黃（音出）醆（盞反）蘘（音習）燕（昨反）兀（五忽反）羸（力為反）尫（音汪）盧 瘢（上音盤下伏也）脹（知亮反）觜（音紫）躃（卑亦反也）拙（羊列反）誹（音非又芳尾反）捫（音門）閱（反）跳（徒反）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謀謗之二　書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宿障部第五（略引十緣）

孫陁利謗佛緣第一
奢弥跋謗佛緣第二
佛患頭痛緣第三
佛患骨節煩疼第四
佛患背痛緣第五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佛被提婆達擲石出血緣第七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傒杅謗緣第八
佛食馬麥緣第九　佛經苦行緣第十

孫陁利謗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比衆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衆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孫陁利謗以何因緣被奢弥跋提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強以何因緣被木槍刺脚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傒杅大衆來相誹謗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在鬱秘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服華座吾當爲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即還復坐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即爲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遍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作禮而

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波羅奈城有婬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婬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尒鹿相便歸莊嚴衣服即共嚴駕至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煞此女取其衣服復念煞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爲去其不遠伺乞食後埋其座中持衣而去誰知我處念已煞埋平地如故乘車而去從餘門入城　尒時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王召群臣遍城求之不得往到園脇搜求得屍諸臣語無爲曰已行不淨乎爲復煞辟支默然不荅如此至三不荅辟支便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衆臣便反縛辟支考打問辟樹神現半身語衆人曰汝莫考打此人衆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臣雖聞不肯聽用將詣王所王聞瞋恚勅諸臣等急縛驅馭打鼓遍巡出城南門將至樹下計年射之冒著竿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臣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衆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猫中藏聞衆人言盜視逐行見已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已走趣大衆並喚上官莫困煞此人是我煞耳願放道人縛我罪治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將來世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荅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羅奈城乞食我宜衆前取滅度耳便於衆前踊昇虛空於中往反坐卧住立作十八變一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三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五腹前出煙背上出火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十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十一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十四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十六或舉身出煙十七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衆皆悲啼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礼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即將淨眼詣王手脚瘞以著土王忿依前煞之佛語舍利弗尒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孫陀利是尒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種是我於尒時由煞鹿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歲墮在畜生無數千歲墮在餓鬼中尒時餘殃今雖作佛故從此謗

奢弥跋謗佛緣第二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兢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以梵天爲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內乞食偶至梵天門淨音見辟支佛衣服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喜即請供養白今已去當受我請即以美食滿鉢與之辟支受已升空七反迴旋飛還時城內人見此神足歡喜供養無厭淨音供養辟支日進侍延如達遂薄延如便興嫉妬誹謗之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遂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交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弊耶究經七年乃斷於後辟支現十八變取於滅度衆人乃知延如虛謗辟支佛佛語舍利弗尒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尒時梵天者今優填王是尒時淨音者今奢弥跋是尒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尒時因供養故便生嫉妬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共入地獄鑊湯煎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弥跋之誹也

佛患頭痛緣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時世穀貴飢饉困苦人皆拾取白骨打煮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貿一升穀尒時羅閱祇城有大才數百家名曰吱（支九反）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捕魚食之捕魚着岸在陸而跳我於尒時爲小兒年適四歲見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名魮一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煞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尒時吱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羅越國諸釋種是尒時小兒者則我身是尒時魮魚者毗樓勒王是尒時多舌魚者今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尒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

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斗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敎持來以指㧞額上汗滴入氷中水即尋消猶如自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金假一滴水水即燋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弥山邊旁出亞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鐵我頭痛熱者尒當消盡（五）

（珠林五九）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衆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爲我治病得愈吾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病既差已後不報功長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纔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今治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舍利弗尒時醫子者則我身是尒時病子者今調達是我尒時與此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歳受地獄苦及畜生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也

佛患背病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時大節日衆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剎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羅門語剎帝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剎帝便不盡力令其屈伏二人俱得皆受生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剎帝到後節日復來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剎帝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語剎帝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剎帝心念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殄乃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挎腰兩手蹙之拉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衆人見然後撲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万佛語舍利弗尒時剎帝者則我身是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我於尒時以貪恚故撲殺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歳今雖成佛諸漏已盡尒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也

佛被木鎗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一（珠林五九）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六）此是宿緣我自作是用當受之衆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木鎗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四刃乃至七刃將亦隨上七刃卅等復上高一多羅鎗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鎗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由延鎗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鎗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鎗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焰上立鎗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鎗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鎗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鎗捨去然鎗逐不置尒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爲說宿緣法鎗亦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爲羅閱祇人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鎗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七）衆人汝等欲何（珠林五九）所至衆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佛語衆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衆人還佛語阿難若衆人見我負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燒已房勒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疊褺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鎗便從足趺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万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六万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万八千由延至火乃燋當尒之時地爲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鎗必刺佛脚足也佛被瘡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刺鎗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脚足啼泣墮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爲木所害佛語阿難息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作自造自受諸漏已盡得神通者各自默

然推住曰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爲木鎗刺脚從床悶死躄地良久乃蘇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勅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敎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佛至佛所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枕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爲木鎗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爲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鎗能壞此宿對所壞即說頌曰八　世人所爲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懇懃不學問未識眞道者戲笑輕罪後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瘥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耆婆出百千價疊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衆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爲王一切衆會說四諦法十比丘得漏盡意解万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繞佛誦偈讚已禮佛而去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柰國各合資財嚴船度海采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采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慰慜此輩便於空中語衆

賈曰此間雖有財寶采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魅女欲使沒盡誅之不去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却後七日如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鉾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鈠牟刺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船以鈠牟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結地獄苦墮畜生中爲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爲木槍所刺　又大乘方便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爲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爾時爲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衆中告大目揵連言今此大地出佉達羅刺欲刺吾左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往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

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此亦隨佛去如是展轉乃至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竪向如來爾時如來即以右手捉刺左手安地右脚蹋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中持矟刺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報善男子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報是二十人即從座起頭面禮十佛作如是言我等所興惡念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万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佉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名饒財寶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去來耶舍曰可爾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便推崖底以石埳之便命絕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真淨是也命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燒煑爲鐵山所埳爾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

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爲提婆達兜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傍杵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十一）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介時波羅奈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善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爲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事無乏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横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介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於介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隨在地獄受其苦痛竟雖得佛以餘殃故爲多舌童女傍杵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爲汝今日獨自歡樂不知我苦汝先共我交通使我有身今當臨月事須蘇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介時衆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鼠入其衣裏齧於杵繩忽然落地介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徒衆見杵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亦吹罪物何能與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真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衆各說是時地即劈裂火焰踊出便隨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大衆見女現身隨泥犁中阿闍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爲竪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隨今在何處佛荅大王此女所

隨名阿鼻泥犁闍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爲重何者爲中何者爲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荅王曰身行麁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是內事衆行爲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婬欲發口之四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愆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愆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身（十二）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佛問王曰何爲啼耶王荅佛曰爲衆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折減是故悲耳此衆生等但爲身口爲大不知意爲深與如人殺生偷盜婬泆天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衆生以眼見耳聞爲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爲大身口爲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謗毁佛先心思念當以繫杵起腹在大衆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事說是法時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万天人得法眼淨十万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万鬼神受三自歸　又生經云介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人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駐

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猶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適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決疑（十三）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齧繫魁繩魁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爲佛弟子既不能盡於反懷姤結謀大聖乎即敕擲地爲坑深欲倒埋時佛諭勿得介也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齎好真珠數多圓好時有一女諳欲買之有一男子逆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者復不肯與心盛遂怒設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　佛告舍衆等介時賈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食馬麥緣第九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如來在槃頭摩跋城中王名槃頭與群臣士女以四事供養如來及衆僧終已無乏介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韋陀典籍亦知尼揵算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時王設會先請佛及諸大衆僧佛默然許之王即還宮具辦種種饌美及設床座氍氀氍毹辦具已畢王親齎爐於殿上長跪啓白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毗婆葉佛見時已至便敕大衆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衆圍繞往詣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餚饍介時有一比丘名曰弥勒時病不行佛及大衆食已各還本

處遇梵志山王見食香美便興嫉妬意曰此髠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髠頭道人食於甘美餚饍不諸童子曰實見此等師主亦應但食馬麥佛語舍利弗汝知尒時王山王婆羅門者則我身是尒時五百童子今五百羅漢是尒時以尒弥勒菩人今弥勒菩薩是我於尒時以興嫉妬罵言不應食其甘饍應食馬麥[illegible]下二字又以是[illegible]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尒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於尒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擣麥人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又大乘方便經云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婆羅門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為彼五百馬故此五百馬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大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為欲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令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今還得我愍彼五百菩薩墮馬中者欲令得脫離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尒時大馬為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為說法示敎悔過今當禮佛及比丘僧説此事已復作此言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尒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

生於兜術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号曰善調如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尒時阿難心生憂惱悼如聖王捨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尒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汝食之麥[illegible]言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飢渴想如來復知五百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麁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婬欲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為調伏五百度五百馬菩薩故如來以如來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奈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狩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因以為名火鬘面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讖記無事不博時有一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鬘少小親交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鼠壤土等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不卑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丘衆二万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用見此禿頭道人為直是禿頭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後日復語

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荅曰可尒便共詣水澡浴著衣服已護喜舉右手遥指示曰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火鬘荅曰何用見此禿頭道人為何有佛道可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鬘便脱衣捨走護喜逐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illegible]其頭[illegible]曰爲一過見佛去來尒時[illegible]人賤[illegible]心念[illegible]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汝放我頭我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見於一面坐火鬘直舉手問訊已便坐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此火鬘者多狩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子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寳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姿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弥無能見頂面如滿月光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鬘見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讖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一陰馬藏相二吐舌舐面相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面舐頭不　願為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繞身七帀從頂上入以神足力現陰馬藏相

令火鬘猶見餘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來爲火鬘說法止其三業令行菩薩行火鬘即禮佛足長跪白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我此懺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倶禮拜退後自責悔不早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鬘童子說偈讚護喜曰　仁爲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舍利弗尒時火鬘童子者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我父王真淨是尒時旡師童子護喜者我爲太子在宮居釆女時至於夜半作瓶天子來語我言日時已到可出家去爲導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也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禿頭沙門何有佛道可得以是惡言故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然後得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衆惡已盡諸天人神一切衆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三口四意三當學如是佛說先世因緣時万一千天子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等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　頌曰

思惟上哲　濫被謗枉　濟濁難分　善惡綱
紛癡冥知　真僞鑒明　自觀業對　如空影響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大唐上都西明寺釋沙門道世字玄惲撰）　書

呪術篇第六十八（此有七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弥陁部　弥勒部
觀音部　滅罪部　雜呪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爲用也拔朦昧之信心啓正則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郭滅積劫之深病業既謝遣累法潛形所以累聖式陳衆靈攸仰故彼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頭儀於赤鐵七佛揚道於時緣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詰尤難備寫然陁羅尼者西梵天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誦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據斯以言弥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病隨聲發而苦除逐音飈而事舉或召集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雨集福祛災感應不窮其來久矣

懺悔部第二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説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持無多功効自無志誠謗言無徵或有文字訛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噉酒肉或雜食葷辛或觸手汙穢或很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起所不嚴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立道場懸繒幡蓋燒衆名香四門護淨禁止雜人隨其出入每須澡浴多覔和香口內嘗含至誠殷重自責己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普爲四生六趣心心相續剎那匪懈如是懇已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爲破衆生種種惡故受持神呪故有五法不得爲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食五辛四不婬五不淨之家不在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無量衆生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能治千轉陁羅尼神呪釋迦牟尼佛說此呪出於西梵由來盛傳至隋大業初東都洛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此呪以惠遺學時有彥琮法師即傳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滌瑕累即於別院仍建道場每至發春爲受戒沙弥及餘道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季時漸訛替恐後人不知本末故委具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陀羅尼集十卷將明雜呪不煩具錄今且逐要時濟所須意在滅罪除障出四十餘首除病濟貧護生延命雜術之徒亦略述二十餘件或此處無文西域有本三藏口傳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傳之流行餘之不盡者莫錄大本佛說呪曰

南慕過羅（去聲）怛（入聲）那（奴何反）怛邏那（年反）多夜（餘羊反）南麼阿（長聲）囉耶阿（短聲）吠盧吉伍濕吠邏夜菩提（上聲）薩哆（平聲）耶（羊可反）摩訶薩埵婆耶摩訶迦嚕膩（作年反）迦夜（羊可反）怛紇（地可反）措曳（去聲）攞曳攞夜（羊可反）婆（長聲）醯（許反）你（奴反）攞揄怛嗏迦（去聲）邏迦邏（上聲）磨（去聲）邏磨邏吵（你反）邏吵邏遮（草可反）邏遮邏鉢邏（去聲）遮羅鉢邏遮羅器拏（去聲）器拏薩婆（去聲）羯寫吠邏拏（平聲）你迷婆伽吠痆（都反）作索訶（上聲）薩羅吠囉伍薩婆（去聲）勃陁吠盛吉伍侵鞨（獻反）數秫（始反出）盧怛邏羯（渠謁反）邏拏（去聲）寋哈（叶反）閃婆（輕聲）長迦夜㳿奴比（奴扶反）閻夜那比輸達你　素嚕　素嚕　鉢邏鉢邏素嚕素嚕薩婆勃陁頻地瑟恥（上奇反）那馭（麻反）間婆訶達磨陁（長聲）石揭唎覩馭婆訶

阿羅婆（舒角）婆（舒去）馺婆（舒上）婆（舒去）婆（舒上）薩婆達摩婆（舒去）浦達你馺婆訶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業鄣一時誦已皆悉去盡便獲千佛所集善根當得背於千劫流轉中生老病死沒際轉此生已見千轉輪王欲生清淨佛國者晝三夜三一時中各誦二十一遍至二十一日如有所欲即得如意或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即是先相命終已後便生菩薩大集會中此阿弥陀呪若欲讀誦者諸口傍字皆依本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師授之辭韻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行剋有靈驗

那（上）謨菩（上）陀夜（以涤可反下同）那（上）謨馱（上）羅（上）摩（上）夜（上）那（上）謨僧伽夜那（上）麽（上）阿弭多婆（上）夜跢（丁可反下同）他伽（上）多夜阿（上）羅（上）訶（上）羝（上）三藐三菩（上）陀夜跢姪他（地也反下同）阿（上）弭唎羝阿（上）弭唎都婆鞞（以甚反下同）阿（上）弭唎哆三婆（上）鞞阿（上）弭唎哆鼻（蒱因反）迦（上）蘭羝伽弭你（五）伽（上）伽（上）那稽（居反）唎夜（郤反）迦（上）唎（六）婆（上）羅（上）皤（蒲可反）皤波跛叉（楚我反）焰迦（上）唎（一切業障也）娑婆訶（公可反）

此之神呪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說盡於晨朝時用楊枝淨口散花燒香佛像前跪合掌口誦七遍若二七三七遍滅四重五逆等罪現身不爲諸橫所惱命終生無量壽國又此呪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令別勘梵本并問真婆羅門僧等此呪威力不可思議但旦暮午時各誦一百遍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万遍則菩提牙生得不退轉誦滿三十万遍則面見阿弥陀佛決定得生安樂淨土　又陀羅尼雜集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爲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弥陀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縁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十方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其國号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利之種阿弥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顔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覺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尒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勝寂阿弥陀佛與大比丘六万人俱若有受持彼佛名号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夜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十日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礼敬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念念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弥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處唯除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覩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世界垂終之日阿弥陀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悅以是因縁如其所願尋得往生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爲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受教於時世尊即說呪曰

多伏哋一婆離二阿婆離三婆摩婆羅四尼地奢五眠闍多祢六眠茂耶七眠茂公八閻羅婆羅車馱祢九宿佉波啼眠地奢十阿弥多由婆離十一阿弥多蛇波波羅十二婆陀祢十三涅浮提十四阿迦舍眠浮陀十五波阿迦舍眠提奢十六阿迦舍眠閻啼十七阿迦舍久舍離十八阿迦舍達奢尼十九阿迦舍提哋祢二十留波眠提奢二十一遮捶唎達摩波羅婆陀祢二十二遮捶唎阿利蛇婆帝蛇波羅婆陀祢二十三遮捶唎末伽婆那波羅婆陀祢二十四婆離毗梨耶波羅婆陀祢二十五達摩呻他祢二十六久舍離二十七久舍羅眠提奢二十八久舍羅波羅啼哋他祢二十九佛陀久舍離三十毗佛陀波羅波斯三十一達摩迦羅祢三十二眠鞞啼三十三眠浮提三十四毗摩離三十五毗羅閻三十六羅閻三十七羅斯三十八羅婆岐三十九羅婆伽羅婆離四十羅婆伽羅阿地哋祢四十一久舍離四十二波羅啼久舍離四十三毗久舍離四十四哋啼四十五俯陀多至啼四十六俯波羅舍多至啼四十七俯波羅啼癡啼四十八俯離四十九俯目佉五十達咩五十一達達咩五十二離婆五十三遮婆離五十四阿毘舍婆離五十五佛陀迦舍眠衆祢五十六佛陀迦舍衆祢五十七婆婆訶五十八

此是阿弥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此持法當處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衣飲食白素不噉酒肉及以五辛常修梵行以好香華供養阿弥陀如來及佛道場大菩薩衆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樂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

弥勒部第四　七佛所說神呪經云尒時文殊師利菩薩所說陀羅尼名閦摩兜（晉言解衆生經）

出現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漸漸消除滅度三有流現身得道即說呪曰　支不多荼帝　闍浮支荼帝蘇亜不支荼帝　杌耆不支荼帝　烏蘇多支荼帝　婆遮不支荼帝　闍摩賴長支荼帝　阿恕婆賴長支荼帝　恕波帝支荼帝莎呵　誦此呪三遍縷五色結作二結繫項此陀羅尼四十二億諸佛所說若諸行人能書寫此呪誦此呪者現世當為千佛所護此人命終以後不墮惡道當生兜率天上面覩弥勒又有眾生能修行此呪者斷食七日純服牛乳中時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悔先所作億千垓劫所有重罪一時都盡得見千佛手摩其頂即與授記宿罪殃惡悉滅無餘願見弥勒佛呪（西國三藏口授得之）

南無弥帝隸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弥帝隸弥帝隸　弥哆囉　摩那栖　弥哆囉三皤嚩　弥哆皤皤嚩　莎婆呵

觀音部第五　觀世音隨心呪

南無曷囉怛那　怛囉夜　南無阿利耶婆盧吉帝　濕婆囉耶　菩提薩埵耶　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迦嚧膩迦耶　怛姪他多利多利咄多利　咄咄多利咄利　薩婆呵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呪法

陀羅尼呪經云佛在舍衛國時有夜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五眼鉤牙上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膿鼻中流血舌噤無聲食化麁澁六識閉塞為鬼所致人民被害以命投佛遂令請觀世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此乃南宋時外國舶主竹難提譯出經云一切眾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破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神所逼惱畏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是故娑婆世界皆號為施無畏者有灌頂章句陀羅尼神呪畢定吉祥則若獲益若欲誦者持齋奉戒不往女人纖念室房唯專念十方諸佛及七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觀世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或於三七日七七日初立道場應六齋日建首莊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別置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花行者當十人已還作之恐多嬈亂應西向席地地若卑濕安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衣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辦者初日不可無施既安畢已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七佛觀音大勢至菩薩等我今已具楊枝淨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願我我厄放大光明滅除癡暗來至我所施我大樂我今稽首歸依奉請（三說）後復一心清淨其意專念西方觀音大勢至誦呪七遍云

多姪陀　烏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安荼詈　般荼詈　首埋帝　般茶囉　婆私膩　多咥咃　麻　梨　提首梨迦波梨　佉提端耆所陀梨　摩登耆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　婆耶呷坐紂多荼咃　伽帝伽帝　膩伽帝　脩留脩留毗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耶畀娑呵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呪感得觀音大勢至大慈大悲遊戲神通來於五道恒以善習益救一切離生死苦得安樂處脫諸煩惱到涅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鄣罪呪云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南無僧伽　南無觀世音菩提薩埵　摩訶菩提薩埵大慈大悲惟願愍我救護苦惱亦救一切怖畏眾生令得大護

多姪他　阿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阿婆無（反）（拔）摸呼膩　分荼梨　般茶梨　輸栴帝　婆私膩　休樓　休樓　分荼梨兜樓兜樓　般茶梨　周樓周樓　般茶梨豆富豆富　般茶羅　婆私膩絺堆（直反）跡堆（乃反）（絺）膩跡堆　薩婆呵　婆耶羯多醯娑怛　婆娑陀　阿婆耶　界難陀　閉殿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誦此神呪一遍至七七遍身心安隱一切業障如火燒薪永盡無餘乃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廣說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云　多姪他　安陀詈　般茶雌雖多詈　娑伽詈　阿盧称　莎媞詈　莫媞隸　兜毗隸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諸苦惱一日至十日一月至五月淨心係念歸依三寶三稱觀世音名誦持此呪一切禍對無不遠離解脫眾禍今世安樂後生見佛此呪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所說常為諸佛諸大菩薩之所護持若有聞者如說修行罪垢消滅現身得見八十億佛皆來授手即得無忘旋陀羅尼若有宿罪及現造惡極重業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　第四更為說灌頂吉祥陀羅尼呪云　多姪咃　烏航毗詈

兜毗詈　躭堺　波羅躭堺捺吒　脩柰吒
枳枝吒　牟那耶　三摩耶愼提　祇羅枳
尸　婆羅鳩界　烏詈　攞㖿詈　娑呵
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呪受持書寫讀誦解
說即得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
毒害不與禍對乃至具足善根生淨佛國粢
西域傳南海之濱有山寺觀世音菩薩常止
其中隨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感赴若至山
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為說法良以斷食
心猛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斷食亦尒
滅罪部第六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
方去此百千億佛剎過已有一佛剎名無邊
華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勝燈王如來
現在逍遙說法遣二菩薩來此娑婆世界一
名大光菩薩二名甘露光菩薩佛言汝等二
菩薩往向娑婆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
將此陀羅尼章句說為諸衆生故安樂故功
德故增益故名聞故生力故隨所意行故所
受樂故不擾亂故不殺衆生故為擁護故而
說呪曰　多（上）經（天結反）他伽波㗌泥　覩
㗌泥　羅乂羌羅波多（上）曳波羅闍婆隸闍
（上）婆（上）隸闍婆隸摩（上）訶闍婆隸　闍婆撈
伽帝　闍婆隸闍婆梨尼　摩訶闍婆梨尼
闍婆囉木企娑利　摩娑利　阿迦（上）隸摩
迦（上）隸阿（上）企（波帝）摩（上）企那（上）企娑（上）娑隸
摩訶娑娑隸三婆㖿那句　目句　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帝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　摩
訶闍婆隸娑曳娑羅弥　目句奈弥　摩訶
奢弥　三摩第　摩訶三摩第　三日避
毗目避　阿羅細　摩訶阿羅細　摩那（上）

細摩那細　摩那細啼㖿底　莎婆呵
尒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如壯士
屈申臂頃至釋迦牟尼佛所恭敬禮已具申
來意作是言或被諸鬼神惱害或被諸雜毒
害或蠱道病或有死屍病或有熱病自餘種
種擾亂鬼病而最勝燈王如來遣我等將此
陀羅尼呪來為諸衆生作利益故而說前呪
尒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呪為他解說宣通
流布佛出世難值此呪復甚難聞若有人能
受持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刀杖不傷諸毒
不害縣官不殺梵天不恚彼人七世恒知宿
命此呪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
謗此呪者即是毀謗彼等諸佛若有鬼神不
敬重此呪者或與我奪其申威力者或已呪
奪不還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　尒時釋迦
牟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說陀羅尼章句為
利益衆生故增長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
色故增長名聞故增長力故隨意受樂故隨
行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故守護故而
說呪曰　多（上）姪他阿知（上）跋知（上）那（上）知
（上）俱（上）那（上）知（上）迦（上）那（上）知（上）吒羅跋泥
㤹羅跋泥覩多羅（上）曳阿羅（上）娑枳吒（上）枳
吒荼枳羅囊迷　呼盧迷娑（上）隸摩訶娑隸
差迷摩訶差迷　梨隸婁梨隸唉隸　晡隸
唉（虛介反）隸𥟖隸伊隸（上）尸隸尸隸尸利尸
羅跋知（上）阿（上）滯婆（上）滯那（上）滯俱（上）那滯
頗那（上）跋帝波（上）那跋帝（上）阿迦細摩迦細
迦細迦婆（上）迦細頗細頗婆（上）頗細摩訶頗
婆（上）頗細伊（上）泥𥟖泥多㤹多㤹波多㤹多
婆多㤹莎婆訶　尒時佛告阿難汝持此

呪為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告阿難聞此陀羅
尼復倍甚難若有人能受此呪復倍為難若
有人能受持讀誦能為他人宣通解說彼人
能知未來二十一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九
十九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不信行者彼
人則為毀謗過去諸佛若有人受持此呪結
戒守護作法尚能令彼枯樹生枝柯華菓
何況有識衆生受持此呪而不差者無是處
耶歸命一切諸佛願我成就此呪莎婆呵
尒時世尊復說呪曰　多（上）姪他阿嘖（丈根反）
婆嘖　吒詈　吒囉詈吒嚧末底　覩嚧末
底　兜隸覩羅兜隸婆隸婆（上）隸覩隸　度
隸　度度隸蘇（上）隸婆哂哂婆哂利　嘆利
畢利　底利　莎婆呵　尒時世尊告阿
難言若有人受持此呪為他宣通彼人得知
二十八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恒河沙諸佛
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則是毀謗彼等諸佛
則為捨彼諸佛一切諸天龍鬼神縣官劫賊
諸毒虫等皆不能害一切諸惡疾病亦不能
害唯除宿殃所造業報（略述由緒廣在本經）
大方等經七佛說滅罪呪　離婆離婆帝
仇呵仇呵帝　陀羅離帝尼呵羅帝　毗摩
離帝　莎呵　右此二呪諸佛共說功能
利益滅罪除障備在經文不可具述
新翻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一第六分云
尒時最勝天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佛告
最勝天王常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調柔
志性純質謙敬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行修

習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惱利樂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怖癡行名護正行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怛姪他　阿虎洛尼洛罰底（丁履反下同）虎剌拏莎（去聲呼下同）寠荼者遮折（支熱反）尼阿奔（去聲呼）若剌多　剌多剌延多　剌也　莎訶　陜末尼羯洛鄔磨鄔磐剳底迦　遲跛底迦　阿釋杏底尼痳剌尼　杜閭　杜閭末底　阿罰始尼罰尸罰多　罰多奴　娑理尼部多　奴悉沒栗底　提罰多奴　悉沒栗底　莎訶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人非人等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當說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護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法障皆悉銷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云云　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趣分云云尒時如來即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剌壤　波羅預多曳二薄底（丁履反）筏攃（七曷反）羅曳三　毘跛履頭多蜜娑蛘曳四　薩縛咀他揭多跛履布視多曳五　薩縛咀他揭多奴壤多壤多鄰壤多曳六咀姪他七鉢剌呣（丁曷反）鉢剌呣八莫訶鉢剌呣九鉢剌壤娑婆鄔瓚十鉢剌壤路迦羯麗（十一）窣䭾迦囉毗談末溼（十二）悉遮（十三）蘇悉遮（十四）悉暇都勞薄伽筏底（十五）薩防伽孫達囉（十六）薄底筏攃嚫（十七）鉢剌娑頞多喝悉帝（十八）參磨濕嚩婆羯攞（十九）勃陁勃陁（二十）悉陁悉陁（二十一）劍波劍波（二十二）斫羅斫羅（二十三）揭邏嚩揭邏嚩（二十四）阿揭車（二十五）薄伽筏底（二十六）歷毗濫婆（二十七）莎訶　如是神呪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護念能受持者一切障滅隨心所欲無不成辦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尒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剌壤波羅弭多曳二　怛姪他三　牟尼達謎四　僧揭洛訶達謎五　過奴揭洛訶達謎六　毗目底達謎七　薩䭾奴揭洛訶達謎八　吠室洛末拏達謎九　參滿多奴跛履筏剌怛那達謎十　窶拏僧揭洛訶達謎十一　薩縛迦羅跛履筏跛剌那達謎十二　莎訶十三　如是神呪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罪滅常見諸佛得宿住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尒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剌壤波羅弭多曳二　怛姪他三　室䶢曳四　室䶢曳五　室䶢曳六　室䶢拽細七　莎訶　如是神呪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消除所聞正法捴持不忘疾得無上正等菩提此下三呪西京興善寺大唐翻經僧玄換法師於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羅門所四決正得諸經先無正本舊依婆羅門所翻得為文訛略不依正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惑

第一大般若呪云　南無薄伽婆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羅蜜多窶頻鉢唎蜜多瞿那窶薩婆怛他伽多鉢唎脯唎多窶薩婆怛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窶怛姪他（地夜反）鉢囉慎啫（石刈反）摩訶鉢囉慎若婆窶羯囉　鉢囉慎若盧迦羯囉　鉢囉慎若南毗陀沫溼　悉提蘇悉提　悉佃都與薄伽婆底　薩囉䭾（烏刑反）伽孫達囉　薄底筏攃囉鉢囉婆唎多曷薩帝　三摩涅囉　薩那羯囉　怛姪他掌姪掌姪　悉姪悉姪　劍波劍波　折囉折羅囉囉婆囉婆阿揭車阿揭車薄伽婆底磨毗藍婆　薩婆訶　此呪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呪句二十七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字有加減不須疑惑依西方大德具正斯文受持此呪者須造一鋪般若母像當取無子楮木作像端坐種種莊嚴展右手用齊日造像匠須持八戒齋以綠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油蔬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花散著道場所并插著瓶瓶中著八種將水石榴蒲桃乳汁酪漿石蜜酒甘蔗等漿并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供養形像并然八支蘇燈其誦呪人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禮拜誦呪滿一万遍七日後一日斷食於此日夜誦呪滿八千遍下前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滅罪招福呪　娜謨曷囉（上）路娜（一）怛囉（上）耶（佘戈反下同）夜（二）娜麽（莫我反）賢擭（知何反）娜婆伽（上）囉（上）斐嚧者娜（三）怛他揭多夜（四）娜漾阿唎耶跋盧枳羝（五）鑠筏囉夜（六）菩提（徒皆反）薩跢婆夜（七）莫訶薩跢婆夜（八）莫訶迦嚕姹（敕加反）迦夜（九）那麽薩囉（上）餔（可符反）怛他揭羝驃（比妙反十）曷囉（上）囉喝䭾（上）敝（比可反十一）三藐

三菩（上）提驃（上同十二）路姪他（十三）烏許（十四）馱（上）囉馱囉（十五）提（徒介反）唎提唎（十六）杜嚕杜嚕（十七）伊醯醯醯（十八）者黎者黎（十九）鉢囉（上）者黎鉢囉者黎（二十）矩蘇迷（二十一）矩蘇（上）壓跋嚟（二十二）伊（上）離（上）弭離（上二十三）只離只知（上二十四）閉羅（上）壓跋捺夜（二十五）鉢囉（上）末輸馱（上）薩路醯（二十六）莫訶迦嚕姊迦（二十七）莎婆訶（二十八）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呪晝夜精勤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澡浴若不澡浴當淨漱口澡洗手面清持此呪現身即得十種果報一者身常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億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足恒無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能使一切有情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蠱毒熱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仗不能為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為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受一切横死復得四種果報一者臨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不墮地獄三者不為一切禽獸所噉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

若有在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身心讀誦此呪一遍乃至多遍一切根本重罪悉得除滅除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上）謨（下）遠奢（婀何上）耶鉾（一）菩陀俱致那鉾（二）烏鉾（三）戶嚕戶嚕（四）悉馱嚗者你（五）娑（上）囉（上）婆囉（上）他（六）娑達你（七）娑（上）婆訶（八）　此呪十俱致諸佛所說（一俱致百）然我今亦為憐愍一切衆生持此呪者能令一切瞋惡衆生皆悉歡喜若能日日三時誦呪禮拜者勝禮千万俱致諸佛功德命終之後得生西方無量壽佛國前翻本六臨命終

時得諸佛米迎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承供養但有人能常誦此呪者最是不可思議

雜呪部第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已下並出陀羅尼雜集四卷）

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

尒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於閻浮提　最初說神呪　甘露淨勝法
及禮無著僧　已禮牟尼足　即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衆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剎　[illegible]敢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士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為其作嬈害　我今說彼名
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弥酬迦　第二名弥伽王　第三名騫陀　第四名阿波悉魔羅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摩致迦　第七名閻弥迦　第八名迦弥尼　第九名梨婆坻　第十名富多那　第十一名曼多難提　第十二名舍究尼　第十三名揵吒波尼　第十四名目佉曼荼　第十五名藍婆

此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為嬰孩小兒而作於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驚畏　弥酬迦者其形如牛　弥伽王者其形如師子　騫陀者其形如鳩摩羅天　阿波悉摩者其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　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剎女　閻弥迦者其形如馬　迦弥尼者其形如婦女　梨婆坻者其形如狗　富多那者其形如猪　曼多難提者其形如猫兒　舍究尼者其形如鳥　揵吒波尼者其形如雞　目佉曼荼者其形如熏狐　藍婆者其形如蛇　此十五鬼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我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相　弥酬迦鬼著者令小兒眼睛迴轉　弥伽王鬼著者令小兒數數歐吐　騫陀鬼著者令小兒其兩肩動　阿波悉魔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　牟致鬼著者令小兒把拳不展　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兒自齧其舌　閻弥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　迦弥尼鬼著者令小兒樂著女人　梨婆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雜相　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兒眠中驚怖啼哭　曼多難提鬼著者令小兒夜間喜啼喜笑　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兒不肯飲乳　揵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昏塞　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下痢　藍婆鬼著者令小兒數嚏數嗽　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及其小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大鬼神王名旃檀乾闥婆於諸鬼神最為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陀羅尼一遍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神鬼名字使人齎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鬼神所住之處與旃檀乾闥婆大鬼神王令以五綵縛彼鬼神兼以種種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乳粥供養神王　尒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或生已奪

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長壽者常當繫念修行善法於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淨洗浴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芥子置己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夭若有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破為七分如阿棃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曰　嗟姪吔　阿伽囉　伽泥那伽伽泥婆樓餘祇餘　伽婆餘鉢餘　不餘羅收祢脩羅俾遮羅俾　婆陀尼　波囉阿易利沙尼那易弥那易　蘇婆訶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令得安隱護其長壽故介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曰嗟姪吔　菩陀菩陀菩陀　菟摩帝　菩提菩提　摩餘　式义夜　婆舍利　婆達祢婆羅地　頭餘頭頭餘波腦多頭餘舍摩膩收粥收餘　波腦帝　收藍沓弥帝槃他槃歸　波呵膩　祇摩膩　陀波膩蘇婆呵膩婆囉膩　蘇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羅尼呪力故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子離於恐怖安隱無患處胎初生無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城邑聚落隨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得安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諸童子不為諸惡鬼神之所嬈害一切諸難一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呵時此梵天聞說此呪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羅尼呪那摸薩利婆　伏陀俤　身悉俤　槃拏呀地夜他至利㗭弥　注路㗭弥　祢跛祢雌沙婆呵帝使任兜路地嚧婆帝鈴栂帝鈴絁雌沙咩鈴婆祢婆帝鈴　薩利婆伏陀俤坛祇那帝使任兜路地嚧　磨婆羅婆兜未伽羅兜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為繩呪七遍作七結繫腰血即止治宜下血　佛說婦人產難陀羅尼呪目多脩利夜赦尸伽羅悉伽羅候　失旃陀羅波羅目至也兜目多薩婆婆婆佛畐那梨伽羅　波羅目遮也兜　多姪他　阿吒眦莎呵　婆吒　莎呵　阿吒婆　婆吒眦莎呵　慕遮　因地利夜　伽多㝹　毗舍厲夜婆婆兜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夜伊咩遮摩　悉妙　舍處夜　薩鄰舍處波羅自遮兜　莎呵　行此呪法若呪油七遍塗産門所兒即易出　佛說除災患諸邪惱壽呪㗔呪摩夜　摘處多咩　迦悉底　三摩夜婆伽呪　舍羅婆悉鈴　身呵囉　坛悉摩抵多婆祢　阿那他比荼　達拖囉　咩多多羅婆伽呪　仳闍叻易多羅耶坛悉摩　汗其殘奚拏多婆摩雞大伊兮沙荼乂梨鈴仰淡陀羅夜　婆遮夜　伽羅呵夜鉢利夜不那　鉢梨於遮仳悉俀梨拏　三婆羅迦舍耶　多地夜他睒鞞雌咹　鞞雌吒吒支吒吒支　莎婆呵　行此法用者須黑羊毛繩呪七遍繫左臂若無羊毛用皂線亦得若患熱病三四日呪黑線繫左臂若患頭痛誦呪七遍以手摩之若患耳聾呪木七遍塞之若牙痛呪楊枝七遍嚼之若患腹痛呪鹽湯七遍服之若患産難呪黑線七遍繫其咽兒即易出若患宿食不消以手呪摩即便吐下若患餘災難即能護身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諸惡悉不能害除不用心不慎口味穢惡不淨者即無神驗　佛說多聞陀羅尼呪浮多弗婆　摩難韋　頞帝收盧那摩仳狀達邏羅闍婆浮婆　婆伊身　仳狀波羅頭使迦梨使多　地夜他悉地　那薩坛頞三坛　迦致鼻迦致　不祚揲　夜囉坛阿伽坛　三摩奚坛　悉地三摩比坛

佛告阿難若行此法汝取婆囉弥支多翅（可白）[illegible]畢鉢梨三物合清晨呪滿一千遍以蘇蜜和服即得一聞受持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呪　南無羅多那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耶　婆盧吉泜　奢婆羅耶　菩提薩埵耶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薩埵耶摩訶迦留尼迦多姪他　烏蘇咩沙陀耶蘇弥婆　帝婆陀耶　守吉利婆陀耶　守野婆陀耶伊斯　弥斯　悉纒呪波羅耶唓悉婆呵　行此之法於觀世音像前以香泥塗地香花供養日夜六時誦之於一時中誦滿百二十遍隨其所求觀世音菩薩以其行人應現其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如願本心

乞雨陀羅尼呪　大雲經云介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雨俱遍興三種雲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伎樂一切衆生之所樂聞介時世尊即說呪曰　羯帝　波利羯帝　僧羯帝　波羅僧羯帝　波羅界　羅延帝　三波羅昇羅延坛　婆羅婆羅波婆羅波婆羅摩闍摩閦闍遮羅坛　波遮羅坛　波遮羅坛　三波羅遮羅坛　比提嚧梨嚧梨薩餘醯　薩餘醯　富盧羅盧莎呵　若有諸龍聞是呪已不降甘雨者頭

破作七分　止牙齒痛陀羅尼呪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覓樓摩訶目連比丘南無賢者發意名聞遍十方北方揵陀摩訶衍山彼有虫王名着休無得在其牙止彼當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齒及狂牙根牙中牙邊虫若不速下器中頭破作七分如媧羅勒繕梵天勸助是呪南無佛令我所呪即從如願　若行此法以淨水含呪一遍便吐器中即止呪穀子種之令無蜂蝗災起陀羅尼　多擲他　婆羅跋題　那扡婆提　若欲種時取種子一升呪二十一遍以穀著大種種子中種之終不被虫食無有災蟥

呪田土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弥留喎脾菩提薩埵怛提咃　航婆佛者比律咤佛者　具其梨　比律咤　佛者　弥樓閑婆　喎瀰波佛者呼夢阿泥婆佛者摩羅　阿拔多佛尼夢浮佛者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土一斛滿二十一遍以土散穀上并令諸惡鬼不得吸此穀精稼食此穀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災蝗諸惡不起

呪蛇蝎毒陀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拏多擲咃　休婁浮泥婁浮　呵梨呵梨莎呵南無居力拏移奄勒那　多擲咃　目繳利頞纏利浮　莎可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遍與水一口呪三遍與水三口即愈

療百病諸毒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坦提咃　阿羅尼多羅尼陀隸哦丘咤哦羅尼薩哦建咤　般宕弥耶哦陀梨　南沒遮弥悉但兜　身咃波陀　莎呵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遍結一結誦七遍結七結若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悉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　含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兜流兜流　阿思　摩思摩　利尼点　波摩利　豆豆脾　那恭那慕　莎呵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沉水香至心懺悔於六時中禮誦行道時時中各誦三遍能滅無始已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可思議欲求所願如願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含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多擲哆　究之究之　羅之羅之　阿那三婆陀尼移　莎呵　若人卒得腹痛病困宜急呪鹽水三遍令腹痛者飲之其痛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羅尼呪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含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多擲哆　莎梨莎梨　毗莎梨毗莎梨　薩婆毗沙　那舍尼　莎呵　若人被諸雜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急以此呪呪於耳中即差縱暴死還蘇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破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梨蛇　婆路吉坻　含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脩目伭　毗目伭　休流休流　脩目流　比脩目流　輸那濘　毗輸那濘　摩思多婆兜摩首羅兜　摩當坻　婆波坻　多婆首沙兜　莎呵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行道常誦即差若狂齒若身瘡病若被刀箭傷瘡破壞以此神呪呪上塗上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聞持不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　含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虔跡　富那離　波羅婆離　莎呵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沉水香至誠呪白菖蒲根滿八百遍服之得聞持不忘自外黑赤青黃四種菖蒲亦有別呪文煩不述　療脹鼻鬼呪若多奴知（一）睺睺睺睺多奴知（二）浮流流流流多奴知（三）摩賴帝多多奴知（四）阿那那那多奴知（五）莎呵（六）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若酒三斗煞上和呪三七遍爾之更互易替男安左腋下女安右腋下即差　療瘧病鬼呪須窒多（一）阿腻吒（二）迦知腻吒（三）嗚呼那須窒多（四）支波呼喉須窒多（五）伊知腻吒吒須窒多（六）莎呵　若行此法須五色縷綫呪作七結若痛從頭下先繫項繫脚繫手令大急之呪水三遍噀之即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胡摩兜（一）烏奔脥睺胡摩兜（二）阿完涓畀胡摩兜（三）破波羅胡摩兜（四）莎呵（五）須呪水七遍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度即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聖師　南無諸賢聖弟子（最誦七佛名字）第一唯衛佛　第二唯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

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井池河泉

呪之三遍飲者百病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

隨願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

驰呿羅婆多呿羅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

多　伽哦多　莎呵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

三業在於靜處佛堂塔院與精禮拜遶塔誦

是陀羅尼滿一万二千遍當見觀世音菩薩

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　佛說呪泥塗兵陀

羅尼　多擲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呼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

思坻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婆味呼

莎呵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遍以塗其

身若塗檀麗幡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為毒

虫所齧若有被毒者身有腫處以呪泥塗之

用青黛規院其上即差　頌曰

沉痾誠已久　困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嬈

六賊競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祈大慈憐

遥聆愍心網　振錫遠乘煙　授茲甘露藥

邪道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愚流振玄教　普利諸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晉

拔滕（下[illegible]反）潜（慈鹽反）鐵（他結反）虬（渠幽反）箄（許六反）

（其勒反）琮（藏宗反）琬（於阮反）縷（力主反）垓（古哀反）吸（許及反）

噤（[illegible]）竊（[illegible]）嬈（奴鳥反）蠱（公戶反）佣（[illegible]）嘰（[illegible]）猪（[illegible]）嗽（[illegible]）

蚊蝗（上亡分反下音皇）壙（[illegible]）蟥（音黃）蝎（許謁反）腋（音亦）頸（居郢反）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壁一

呪術處設之二　感應緣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杯度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出列仙傳）

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踞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成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着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

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即向樹祝如祝永文法樹尋華發美蕤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迸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世法行者高足惜也時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憎也願留一言以為永誡域曰可并會眾人也眾既集域昇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眾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偶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

咒物以麻油雜胭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廼潜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象著見休咎隨行斯廼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廼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知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廼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

梵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兆難可具述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弥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為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廼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廼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頠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尒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主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廼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尚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

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誡又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尒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六）而問澄澄曰怪公（宋本作六十二）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愼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恐是賊老自應老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髮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宋本作六十三）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七）貧道灾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遣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尒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在佛理奉法無悋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位誅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百餘理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逾一万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八）東明館掘得之屍殭（宋本作六十一）不毀儁蹋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襦所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識其族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匃似狂而是賢人言同澄公挫為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苻堅征鄴堅子暐為堅大將鄴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曰按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擬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磴或言佛圖撜或言佛圖澄皆取胡音之不同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為佳流甚見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明為當許其理耳未能審其實也因為納誓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勞問印云貧道以某時病死罪福

不虛應也影嚮擅越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
明既有前約故前相報言訖忽不復見王自
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寶意
宋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
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三藏常
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
（世卷八之一）掌亦見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
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
卷祝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
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
有釋杯度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
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
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
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
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
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
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而洗浴
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
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
待之後欲往瓜洲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
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
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
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
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
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
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
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
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
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

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
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
負國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
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
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
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宿不返乃合
境聞有異香疑之乃往處處覓度乃見在北
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
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
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圌行向彭城
乃共開棺唯見靴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
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
（余卷六十一）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
可見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
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撿
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撿果得三十六枚列之
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
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
滿可堪百萬許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
得䞋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
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
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師時湖瀆有朱
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
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
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
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
一萎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
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
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
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

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
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
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
於窻隙中見吒取寺刹擲之入雲然後將下
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
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
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
吒曰吾東見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
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
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
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消若霜雪不有松
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昊蒼
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曜
傅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
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
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慈普
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　悠悠世土或滅損
益使欲塵神識生悅懌惟此哲人洞覺先見
思形浮沫睨影遊電累質穢華厭寬章弁視
色悟空觀物傷變捨紛絶有斷習除戀青條
曲蔭白茅以爲依哇咽麻麥歆泳慧定計
昭妙眞日宴慈悲有增深想無勁　言竟各
去介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
共之南岳不及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
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
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
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
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
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
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

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寺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妄藍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物書度不荅竟莫恻其然遂絶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祝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祝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祝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万錢物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吴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衆師尋來相看荅云度練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祝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絶迹傾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董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傾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内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楊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後還憩荊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遶山一币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剎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万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疾積厭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巒岧嶺開四澗豆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鎭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匠前冬至此訪承尒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大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晒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㱡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輙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贊曰　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瑞鐵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宇地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沉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俯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六驗出高僧傳）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頳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能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仍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噓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隣顙謝過著地不舉求康有騎石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右此一驗出異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輙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

捉捧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
官軍以白捧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乃有
万計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
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
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觀
大奇之後魏書曰悅般國貞君九年遣使朝
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
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
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
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
潦水之池崔鴻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
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秘幻奇伎西京雜
記曰鞠道龍善為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
能制蛇禦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
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
續斷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
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
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
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
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
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祝之則復還連絹
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為幻乃陰試之
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
一片與黍餳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
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
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
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
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
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
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

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
狂人便語云自可尒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
答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下擔
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
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
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
羅列餚饍豐贍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
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
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
便卧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
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
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
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
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
家大富貲財巨万而性慳悋語擔人吾試為
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
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甖
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乏
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
明旦其公母坐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
不知所在開妝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
由得出復往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
餉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
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
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
王疑之為江州伺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
葉以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
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史民晉咸寧中為
淫祠妖幻衆置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

署之人衣冠粲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
斬之　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
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碎遂傢腹
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噀之便斷
創○又即翕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
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蟁悉死於側
至十三年於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
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為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入水
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
礙千變万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
人之慮（[illegible]）移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
陷虫爛故知幻術雖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
吐舌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
頭飛之夷非為幻也孔偉七引曰弄幻之士
因時而作殖杰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
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壁一

埏（式反）森（古弋反）蜮（胡國反）鐀（上華反）䳊（呂反）涖（[illegible]）
反　轃（戶關反）磴（都鄧反）圖（市緣反）棓（步項反）淶（郎反）
遄（市緣反）貰（部反）啞（烏反）倣（呂反）睚（戶反）
甓（千反）祟（反）噎（於反）啜（反）

平江府吳江縣范隅鄉仙仁里石湖居住奉
佛貢輸進士莫昌同姪登仕郎汝民謹發心施財恭入
磧砂寺大藏經坊刊法苑珠林板第六十一卷計刻千陸百伍十
字每字伍十文省會錢計捌拾貳貫伍百文所集
功德用伸追薦
祖考朝散宋故莫公十五府君　徐氏三五孺人　潘氏三乙孺人
莫公百念大迪功　超升淨界
寶祐元年五月　日補遺士英　師旦　法林　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壁二

祭祠篇第六十九（此有三部）　占相第七十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珎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迩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弃不勝事切輙陳愚見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摸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東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後有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牟畜挽犁之劾曲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萬億所遵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桓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獻供於此日中復多人客來知此物出何處擬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將賓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感供僧數所以諸寺每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勑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所以每年送盆獻供種種雜物及輿盆音樂人等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來知出何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前獻俱雜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答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丘來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僧物何得開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誦律等國等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開知事出（參鈔六十二）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者交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知如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若不看待交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求他物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謂言合得合消爲知來報佛知損益所以開制隨情　問曰佛前獻佛食若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盆獻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答曰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作元爲救存亡眷屬事藉十方九聖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亡親得離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飲食餘長及生供米麪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雜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坐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　若施主局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雜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爪髮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住故又婆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滅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滅後法身功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參鈔五十二）與經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爲供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衆者凡聖俱得以言無當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令至用致有乖違（每歲七月十五日諸俗人家各造盆食作經教說兩字已後並須送食向寺不合自者元意亦得獻佛不入僧者自食無犯然來故爾之意也）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香燈猶故多者轉賣著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斷若汎尒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及專入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問曰七月十五日既開道俗造盆獻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雜珎獻佛以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聞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勑藏臣爲吾造盆藏臣奉勑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琉璃盆五百硨磲盆五百瑪瑙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　問曰依小盆經云

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燈燭床卧衆具盡施甘菓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初受盆時先安在塔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不論雜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用雜寶或用雜綵或用米麪或用諸蠟或用鉛錫或用雜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識論此事目連爲母生在餓鬼佛令設百味飯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雜物獻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雜色等不荅曰不得以已狹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千色華五百（東華八十二）銀鉢盛滿千色百木香五百琉璃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硨磲鉢盛滿千色黃蓮華五百瑪瑙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滿千色白蓮華王視如法即勅兵臣嚴駕十四萬衆俱到祇桓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須達居士毗舍佉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須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爲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鉢五百黃金鉢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以嚴駕十八萬衆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鉢等竟敬撿還歸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雜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華供養佛不荅曰亦須量時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識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若有菓者使人取供僧噉又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種樹得木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東林六十二）依法取僧和得用不和合者勸俗備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得作佛塔爲佛種華菓若僧中分得者聽隨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與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已不復更得干預若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時比丘啓白衆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菓獻佛枝葉子實與現前僧食并施一切衆生若不尔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議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僧院各須位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四周沙廊內所有華菓得此物者並屬塔用沙廊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得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籌和合者得用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儉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若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水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籌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識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勑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夕來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單貧若不廣造飲食華菓獻佛唯加少多常食獻佛得不儱有在上衆訪被俗譏論道僧慳悋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不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菓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救別人存亡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謗佛開聽與既許開與惡器盛與亦被俗瞋佛言聽與好器此並由知事摩摩帝等（東林六十二）臨時斟酌進止合宜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向固執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何此轉言不由駈略）又佛說除災患經云尒時維耶離國屬氣疫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大臣集會傳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推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宜以除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却害氣時衆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彈尼掊賭奉佛五戒修行十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亡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殺命豈得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禳惡求與苦別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會問才明曰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衆生号名爲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國界災害可除人畜安泰大衆聞之莫不稱善

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嫉豈當聽來才明曰佛與出世志存救苦猶如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貢辭謝闍王而得和協國王大臣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為使尒時才明受使欲往大眾皆起（宋作六十二）向佛方面叉手（七）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王舍城通書啓貢具陳來意王告才明可詣佛所宣遣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蓋虔禮敬具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驚動慄然不悅於是闍王與群臣一切大眾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幢幡奉迎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住于城門以金色辟德相之手觸城門閫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處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　今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荷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溷臭惡下沉入地高卑相從溝沉皆平盲視聾聽瘂語躄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為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棠妙響器物既聲自然有聲柔軟清和暢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眾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息舉眾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眾生業力亦不可思議故大莊嚴論云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果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祠中為祀弟子作天齊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宋作六十二）禮拜求恩請（八）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尒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尒時化弟語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荅弟言實尒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皷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故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力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劫損滅（經作）　定慧得解脫（宋作六十二）
此三所獲報（九）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街巷道陌屠膾市肆及諸山塜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為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又十方辟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故知空求鬼神欲求現福難可得力也）

又普曜經云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祝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摩室天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為苦為樂牛即荅言極為大苦刺刺兩肋柴炙脊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是牛形牛荅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

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言我覩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改往前惡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尒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敎勅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羊群之中時值諸子欲祠樹神便取一羊適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喠喠笑而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覩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慳悋愛貪故墮餓鬼既爲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應爲餓鬼勤作福德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上林塠阜亦復如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栴檀樹斷衆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祠者當用香華乳酪蘇藥爲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若以房舍卧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爲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任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劾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真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爲不思議施。又正法念經云若爲亡人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爲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畜生亦尒故婆沙論云爲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爲施時彼鬼業力遥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爲施者鬼自親見生喜。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惜故於已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惱故欲施其食詣諸眷屬親友知識沙門婆羅門施其欲食尒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已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求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亡人不得此福故爲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獲福。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乞求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恃戒雖得羅漢不遮飢苦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

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忘失也後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脩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憍慢妬弊事無麁細便起鞭罰不忍辱故二者貪受寶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婬戲苦困人民害衆生所受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猒舊撫接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故知事耶修福善惡恒別苦樂兩報不相雜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

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又中阿含經云若

爲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亡後作福死者七分獲一餘者爲現造者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宋卅六十二）造立墳塔是人（十三）精魂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然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朽爛時故有微靈骨若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遊人村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魍魅邪師以倚爲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剎之上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爲修福願亡者生神使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愆應墮八難以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爲邪鬼之所得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幡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過是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薩幡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九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釋（宋卅六十二）鎮臣三十二（十四）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校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救安隱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剋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催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筭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又觀佛三昧經云尒時曠野鬼神白佛言我恒噉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勅鬼王汝但不殺我勅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云制諸聲聞弟子出衆生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儛人何以啼哭佛荅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儛好人家兒子親屬唯爲殺害無有與作福德之者後大火逼之是啼哭也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欲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宋卅六十二）以爲資粮其國（十五）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爲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擎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爲請四輩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爲作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厨間年少是真檀越佛爲說法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衆僧歡喜皆得生天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衆賈共思量言我等盡親如何可殺唯此導師中用祀天即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行以爲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　頌曰

神鬼難測　潛來密往　授以福基　薦以歆饗
蒸祭纔塗　槃光飢想　九聖等祠　福祚無爽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故廬陵太守龐企螻蛄神　偓佺槐山采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蔣子文死爲鍾山下神
漢會稽鄞縣女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殺神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神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神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瓛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爲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黄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黄石之靈也清淨不倖殺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故廬陵太守太原（珠林六十二）（十六）（信）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伏之及獄將上有蟻結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蟻結曰使尒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蟻結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蟻結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蟻結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尒偓佺者槐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也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輙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也（右四事出搜神記）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常自謂精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神以福尒下民耳宜告百姓爲我立祠不尒將有大咎是歲夏火疫百姓輙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珠林六十二）（十七）（信）矣文又啓孫氏宜爲吾立祠不尒將使蟲入耳爲災俄有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火吏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縣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禁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綬爲立廟堂轉号鍾山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上息百姓遂大事之（右此一驗出搜神記）漢會稽鄮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儛解事者要之便徃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舡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其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座見兩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輙空中下之曾思噉膾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床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吏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御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珠林六十二）（十八）（信）體燋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按錄籍餘算八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算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右此一驗出冥祥記）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得申故也（出冤魂志）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儛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

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猿豬乃尒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無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鋋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間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蘇活說有數人以鋋鉤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劒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鉤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鉤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蘇即復休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遍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儛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爲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涅槃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爲歌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弥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趣事者必先自斷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

人不殮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颺衣動衾於是而蘇有聲家人初懼屍蹷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未求飲漿家人嘉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壯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未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擁有敕付刺姧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丈書久之遂

（坐　宋册六十二　二十　□）

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異從數十形皃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冝録治以先植小福故蹔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敕不敢專輙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敕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閣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姧之遂弃本妻妻常寃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諂義著在三而姧之是父子相婬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辯牒忘其姓名云

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輿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眼見於竈上匍匐走行輿汙輿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熟而其男母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故録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

（坐　宋册六十二　二十二）

男罵詈言無道設謗幽靈可録之來須臾而到赤官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標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營誑百姓罪冝窮治以昔可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訴無辜敢能録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閣局司云君可校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遊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爲吾致意深囑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手力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敕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戌邏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徒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脚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識云已死得生男即以其日而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

昊襄陽人也末居長沙夲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十二焉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欽亦增加勤墩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爲祈祷屬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威魔魁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又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採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爲君試劾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饌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而筭盡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二十二）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珠林卷六十二）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右此三人出冥祥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徹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勵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聞司獄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二十三）唐兗州曲阜人倪氏（珠林卷六十二）買得妻皇甫氏爲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痊愈因被冥道使爲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衆矣自云皆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爲其庭前有齋壇讀誦又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閑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云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許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存令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占相篇第七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救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響與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朔之別理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饒自致巨盛牙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跂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以乎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治家洋石作鐵鑄鐵爲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爲石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閉一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隨地獄故所（二十四）識念（珠林卷六十二）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貪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受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其暗中千萬億人不能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蔽惡道未得道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火人別五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晦夜貫針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道各有其相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　流浪生死
深滯馳騁　隨於五趣
彼終生此　皆有因緣
人根相貌　今爲汝說
行步顛蹶　不自覺知
視瞻眩睒　恒喜多忘
舉動輕躁　浮遊曠野

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 支節煩痛 睡眠驚覺
夢寤凶惡 黑繩獄來 麁髮戾眼 長齒喜瞋
聲濁恭疾 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 不知慙愧
喜闘喚呼 不別真偽 眠卧呻吟 夢數驚喚
當知此人 啼哭獄來 恒喜悲泣 登高遠望
好闘家人 無有親踈 言便致恚 經宿不食
此人本從 大啼哭來（朱卄六十一） 身大脚細（二十五） 筋力薄尠
言語喉塞 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 心無孝順
當知此人 阿鼻獄來 身體麁醜 長苦寒戰
好熱甚渴 慳貪嫉妬 見人施慧 自致煩惱
此人乃從 熱地獄來 見人驚恐 復喜暖熱
行步輕便 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 復欲更施
此人復從 大熱獄來 小眼喜瞋 所受多妄
所造短狹 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 視小歡喜
此人乃從 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 常喜闘訟
誹謗賢聖 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 非法之行
當知此人 鉢頭獄來 眼視三角 不孝二親
生便短命 拘牟獄來 好帶刀劒 強逆人闘
必爲人殺 邠持獄來 身生瘡瘢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曠地獄來 刑體長大 行步劣弱
少髮癬皮 恒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餮無猒
當知此人 從焰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 身卧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黄目 人所惡見
臨事慞怖 劒樹獄來 手恒執刀 閙闘便喜
爲刃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冥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一不由已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剝獄來 瞋喜無常 尋知變悔
時能辯謝 不經日夜 怨責其心 如被刑討

此人乃從 狙地獄來 喜宿臭處 好食麁弊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麁獷
好譏闘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貌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徒眼難解 從駱駝來 遠行健食 不避險難
憶事識真 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恒貪肉食
衆事不難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遊於曠野
憎嫉妻子 從虎中來（朱卄六十二） 毛長眼小（二十六）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蟲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健 無有婬欲
不愛妻子 從狼中來 不好妙服 伺捕姧非
少眠多愁 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 饒食睡眠
不喜淨處 從猪中來 毛黄卒暴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妄強顏 無所畏難
行知返覆 從烏中來 情多色欲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鴿中來 所行返戾 強辯耐辱
不孝父母 顛鳩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忘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卒暴 樂人衆中
言語多煩 鸜鵒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 從鵰中來 體少好婬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卧則纏身 從蚖中來 語則瞋恚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鵄中來 獨處貪食 聲響喑啞
夜則少睡 從猫中來 穿牆竊盜 貪財健恐

亦無親踈 從鼠中來 深覩和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懼 以髮纏身 衣裳垢坋 從餓鬼來
婬泆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慧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家室大小 動則諍訟 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 所行趣爲（二十七） 薄力少智 從餓鬼來
聲燥響塞（朱卄六十三） 卒興瞋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恒乏財貨 空貧鄙陋 智者所嗤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永絶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姉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生則孤裸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 不好榮飾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爲不獲 所作事煩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或事喜敗 不審根元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樂靜處 喜居廁溷 顏貌臭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喜貪食肉 獨樂神祠 從閱叉來
健眼合闘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閱叉來
見者毛竪 直前熱視 如似所失 從羅刹來
體狹皮薄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伎術 乾沓和來
恒喜歌儛 男女所待 先語後笑 甄陀中來
情性柔軟 曉了時節 能斷漏結 真陀羅來
此餓鬼相 閱叉羅刹 第四脩羅相者
圓眼面方 黃體金髮 盡備伎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怨輒擊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忘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偽 已不爲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姧偽 從人道來
貪嫉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慈旋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至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爲　速還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粗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弥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其相不向
腰細脚麁　恒喜含笑　智者當察　從曲天來
意好微妙　少於貲財　見鬪則懼　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　顏色端正　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
常懷悅豫　聞惡不悵　不從彼天　從樂天來
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　慈孝父母　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　喜（宋作六十二）遊林藪　志念女色（二十八）　從三天來
財寶雖少　生卑賤家　心樂清淨　從三天來
任己自行　所爲不赴　堅斷顏違　從炎天來
意喜他婬　不守己妻　爲鬼所使　從化天來
承事父母　恒法則義　彼短己受　兜率天來
非道求道　心無恪想　不樂在家　從梵天來
意頑性質　恒貪睡眠　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　各有無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　凡聖道合　五陰雖同
六道乖法　占候覩容　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
方能止遏

感應緣（略引六驗）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玹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賞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唼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宜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後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極錄盡沒入家財卒窮餓死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如此若既大貴（宋有七十）又何故餓死負曰（二十九）不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爲丞相以忠謇諤直數犯景帝竟下獄卒以餓死（右二人出漢書）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隣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炎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幡幢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叵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禹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攣不能行動道士魏叵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癩其隣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右一驗出冥祥記）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玹年幼出家初作沙弥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玹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玹師既聞斯語遂請諸大德共相平論作何福勝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玹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怖便語玹師云比來作何功德得壽命長玹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歎之助喜無已玹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佛法爲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婺姓攻相人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宋作六十三）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請解頂息跼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低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事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色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爲命已爲不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請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

道作天人師乃云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錍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無申遂即驚覺乃更遍告家人大小三日之後祖目果差（事出周史）

三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比丘可尽書　　壁二

騷（蘇遭反）琓（下江反）駹（烏莫反）兎（而克反）詭（居委反）皁（房久反）埤（部卑反）溷（胡困反）麁（蒼江反）仚（大智反）[illegible]（相然山日反）偃（烏偃反）佺（七全反）蝺（知到反）㺆（力驗反）㷂（其月反）與（古反）乩眩（黃練反）踣（蒲口反）旻（武巾反）饋（具位反）榴（快似入反）閤（十是反）毓（余六反）鞠（居六反）喑（於今反）呢（於反）草穿（莊姿反）趑（七資反）[illegible]泆（夲口反）褊（郎刀回反）沓（徒合反）懷（孚康反）嘻（許其反）墅（常恕反）鐸（他二述昔反）

大宋國平江府吳江縣范隅鄉仙仁里石湖居住奉
佛弟補進義莫　師旦同姪登仕郎　次祥謹發誠心施財入
磧沙寺大藏經坊刊造法苑珠林第六十二卷計壹萬叁阡四伯
玖拾字每字伍拾文總計陸伯捌拾肆貫伍伯文都會所集
功德用伸資薦
祖考妣　宋故莫公十五府君　徐氏三五孺人
潘氏三孺人　莫公百念六迪功　超昇
佛界　寶祐元年正月　日孫補進義莫師旦　謹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壁三

祈雨篇第七十一（此有四部）　園果篇第七十二

述意部　祈祭部　降雨部　河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比壙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地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利齊興旰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遍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霈澤遠覃嘉禾連秀於原野瑞果遍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穫世界蘭若眾香含生究如安養無請不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絕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第二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令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幡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誦咒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粇米誦此大雲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純新淨牛糞汁畫作龍形（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消地出生万物故以牛糞為淨兌王香擇及牛土立沖顧以潤之律瞻陪憤故同為淨）東面去座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座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龍眷屬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咒師應自護身或咒淨水或咒白灰自心憶念以結場界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為界畔或咒縷繫頭若手若足咒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應作是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咒者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音聲不斷亦

壁　珠林六十三　二

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不至心者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略要云佛告諸大龍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陀羅尼過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眾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淨雨若水澇時亦令止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令諸天歡喜踊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眾生具足安樂而說咒曰．怛絰他摩訶若（引）那（引）婆婆（引）薩尼（一）失利帝珠羅皺弥（二）地履荼毗迦羅摩鉢耶[illegible]僧呵怛袪（三）波羅摩避囉闍（四）尼摩羅來那雞闘蘇粟耶波羅毗（五）毗摩嵐伽耶師啜（六）婆呵囉婆呵囉（七）南無若那（一）沙伽羅毗盧遮那耶（二）多他蝎多耶（三）南無薩婆佛陁（四）菩提薩埵毗呵（五）又咒曰　怛吒怛吒（一）帝致帝致（二）闘賣闘賣（三）摩訶摩尼（一）摩俱吒（五）毛林達羅尼比

沙六于留必那七三摩羅他八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南九跋折囉陁羅薩坛那十跋利沙他伊呵闍浮提地畢莎呵十又咒曰婆何夜寐一薩婆那鉗二迷帝羅質坛那三菩提質哆弗婆鉗寐那四那羅那羅五袮梨袮梨六奴盧奴盧七莎呵　又咒曰　釋迦羅薩坛（宋作六十三）那一鉢羅婆羅沙地二摩訶那伽三伊呵闍浮提畢莎呵四又咒曰阿師吒摩迦一薩坛那二鉢囉婆利沙他三摩呵那伽四伊呵闍浮提畢莎呵五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者六齋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咒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咒故為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隷年究隷頭坛比頭坛陁尼羯坛　陁那頻坛　陁那僧　塔兮

降雨部第三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霖下者是龍雨麁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興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自外霑雨雷雹等此如滿日月皆說）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如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荅不從龍口出為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弥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雨。又華嚴經云佛子辟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從內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

心所念於念念中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子此閻浮提內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河出五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四百河水悉入大海欝單越內流出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於意云何此水多少荅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王雨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宋作六十三）中復悉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過前娑伽羅龍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佛子彼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佛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雨大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雨大海娑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為無量不荅言實尒其水深廣不可為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廣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為辟但隨所應化為作辟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

謂即於此贍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一名殑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初殑伽河從池東面金為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出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璃馬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頗胝迦師子口出（宋作六十三）右遶池一帀流入北海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簸沓二名蔣羅筏底三名設咀荼盧四名毗咀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伐剌拏二名大咀剌尼三名防奈四名屈懃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麼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越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咒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涅槃經云辟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醎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弥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分為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淚燋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醎味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

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遍觀四方五者遍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弥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遍觀方者所謂錯魚為求食故遍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錯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illegible]）頌曰

玄言始闢闔（[illegible]）　雲霧上昇天　繽紛垂下布
駛雨遍山園　百草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略引二十二驗）

秦時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時夜郎遯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排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轝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千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枉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澗涸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羅刹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起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illegible]）慧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朝縣民至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馬是也但扣藤自應者乃歸之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illegible]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婿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殯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漢夜郎遯水竺王祠者昔有女子浣於水濱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聲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為姓所破之竹弃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止石上作羹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令竹王水及破石竹林並有漢使唐蒙誘而斬之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為侯今猶有竹王節廟（右此三驗出異苑）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行方仰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訴所謂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也今俗謂之谿毒先儒以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淫氣之所生也。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為鬼彈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汙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illegible]）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流有神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迹以流河曲是也。赤將子轝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周禮春官宗伯曰禮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反。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之焉（[illegible]）。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干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耶收吉縛置日中

令其降雨如不能若便當受誅伏須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川瀆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悼怨志遂使殺之因是深顧忌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非三遂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見宅寬志）漢沙門（東林六十三）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行提鉢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舟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熟深相愛遇義熙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燋枯祈祭山川累旬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乘露船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藏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遊餅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飢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夔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躋山足便風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菴與泉隔一澗且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唼僧群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晉尋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即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

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成爲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虵騰空而去俄尒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取名焉。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沉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東林六十三）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棲徙山中山有清澗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澗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光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東林卅一人出）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縣以秘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

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形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晉時佛圖澄博術絕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東林六十三）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賚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

護公澄寂　道德淵美　微吟窮谷　枯泉漱水
邈矣護公　天挺弘懿　濯足流沙　領拔云致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近山巨源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

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儭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弥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東林六十三）（十二）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笏而進稱蕨鎮東通須史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東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塼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

明日晡時必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漈首轉經竟遂興雲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右七驗出高僧傳）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東林六十五）以去天監六年二月（十三）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泛介後房主梁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咸生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塼爲井井猶存焉（東林十一見梁記云）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所誦經費竭六斛擬爲月糧乃經三周日限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飛不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觀十六年終於會昌還葬山所　唐袁州光福寺釋慧瑤姓黃氏善通三論涅槃莊老俗書久已洞明由此聲譽久逸漢南至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瑤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請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衆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劒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寶感通奇（右三驗出唐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損傷部　種子部

述意部第一（東林六十三）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遍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蹤歷羅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乖恭業鍾湯炭故覩則發心見便忘返蓋福生善稱爲伽藍也若有真心造作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若起僞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訐僞也

引證部第二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園施與尼揵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求爲鬼神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揵裸形無耻不應止此尼揵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

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衆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衆鳥入者非時不鳴洴沙大王與諸婇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自覺無欲諸女亦尒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聖是園無有蚖蚿（宋作六十三）蜈蚣蚊䖟（[illegible]）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清淨以園林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揵陁羅天天女圍遶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爲避寒熱造作義屋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得人身爲王大師　樹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地北邊在泥民陁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洲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下本洪直都無瘤節五十由旬方有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果甘美無比如細蜂蜜果大如瓮其核大小如世間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閻浮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閻浮提北枝果子悉落河中爲魚所食樹根悉是金砂所覆當春雨時下不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通力共爲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蔕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至核牽手而出爲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人心鼻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爲廣大何以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即生心氣乃發顛狂有諸離欲外人若嗅此香退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城說如上事時有一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已移若行草葉草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此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宋六十三）禮佛向北而去度諸山（十八）經過七山第聖七名金邊山登山頂向北望身遠望唯見黑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浮樹不答言不到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覩黑暗佛言此黑暗色即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遶三帀更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度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即沉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爲多片施諸大衆果汁染於佛手佛以此手槃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濕亦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爲片片故因名此石爲片片巖是時佛化優婁頻螺迦葉亦取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遶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形大小如二斛谷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羅次名閻浮三名婆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是人聖林中果形似人（宋六十三）若離欲人食此果（十七）者退失禪定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俱腺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鞞多羅婆陁極北第六名捨耆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善持十善法其獸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其數最多以其毦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是麥熟已無有耕捨是其國人磨蒸爲飯其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爲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蘇其味如蜜樹有五大孤四面四孤上有一孤其東孤果乾闥和所食其南孤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護陁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孤果海虫所食其北孤果禽獸所食其上孤果星宿天所食又中阿含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丸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顏色顦顇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噉果已

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覆我寧今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渴極疲欲得噉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申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申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戚啼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頹善住尼拘（案林六十三）類樹王還復如本（十八）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不得生長耳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有樹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帀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帀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伎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飢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受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介乃行嫁（此同并勘）

損傷部第四（律出世　齊也）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闡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介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闡陀言莫作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闡陀答言『死鬼速去（案林六十三）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十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闡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介時世尊為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訶闡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為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义羅剎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為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床即不下樹放便利樹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破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為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第五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世間有五種子出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成或壞已壞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介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案林六十二）子此為五子（二十）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甕擣其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方生者諸提閻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為七一名不正叫一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取食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剎夜叉在山曲中屏猥之處糞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漸漸成塹五十由旬因爽力故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陽三月八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果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為譬其形團圓滿半由旬婆羅門食即得仙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劫不老不死

凡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糞壤之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樹名拘律陀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 頌曰 祇園感神夾 鹿菀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宋卷六十三）賢士樂山囿（廿一）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遍房前 甘池流八永 神井涌九泉 華幡高颺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轉 人歌百福田 盛哉玆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略引十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亡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種樹變 漢光和年時有靈草變 漢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恠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恠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爲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內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長四時暴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澤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升樞曰邑之論陰吞陽下相屠焉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瑘中有恠山世傳本瑯瑘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恠之因名曰恠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恠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九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博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此寒暑不時天地蒸否也（宋卅六十二）故石立土踊天地之瘤（六二）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燋枯也。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量地圍一丈六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南平陽遂鄉有樹僵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稍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纂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橐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麁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十圍自拔倒竪根上枝下其於洪潮皆爲木不曲直中平又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鬢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寃句離狐界中草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所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髣髴像之尤純備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宋卷六十五）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卅三）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元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恠百姓爲之立廟行旅必過要禱祠槎槎乃沉沒不著槎浮則船爲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聞江中匈匈有人聲非常咸恠之旦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曰政德所禳神等爲移尋舊說云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牡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介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既承此言馬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恠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

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右此一驗出搜神記）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号爲神理精脩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憩廬山同侶有曇温慧光等皆厲操貞絜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爲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塡接瑜率衆行道訓授典戒尒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燗交志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擁直竦遂成連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号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爲平南

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云（出真祥記）

從　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延聖院[illegible]書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壁三

釋音

墉（餘封反）姥（莫古反）顰（[illegible]）秔（古莖反）跂（清來反）殑（渠兢反）腱（彼因反）憇（去例反）璠（似緣反）瞹（烏代反）獠（盧的反）贔（平秘反）屓（居器反）繳（之若反居夭反）毅（魚旣反）燔（附袁反）礭（苦角反）[illegible]（[illegible]追反）兕（徐姊反）鎡（子辞反）倏（式竹反）[illegible]（[illegible]）犛（莫交反）鞶（部寒反）淖（尼効反）鐩（徐醉反）贅（之芮反）蹶（居月反）罝（子耶反）遡（[illegible]）蜋（[illegible]）悆（余庶反）[illegible]（奴谷反）蜒螺（[illegible]）蛾（[illegible]）窳（俞矩反）

大宋國平江府吳江縣范隅鄉仙仁里石湖居住奉

佛貢補進士莫　師旦　同姪[illegible]　謹發誠心施財入

磧砂寺大藏經坊刊法苑珠林第六十三卷計[illegible]貳阡四伯

[illegible]所施

功德用伸追薦

祖考妣　宋故莫公十五府君　徐氏三五孺人

潘氏三乙孺人　莫公百念六迪功　超昇

佛界　寶祐元年九月　日貢補進士莫師旦同姪[illegible]　謹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壁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此有二部）　慈悲篇第七十四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衆生貪濁愛戀己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貪彼甘肥罝羅萬種或擎鷹放犬冐涉山丘擁劒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鈎魚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識附羮中魂依膾裹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爲輕遂喪彼身形養己軀命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爲庖廚横加屠割致使怨家讎報遍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爲此皺眉大士由玆抆淚但惟四生遞交六道輪廻或此身怨讎昔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疎友改形易貌不復相知彼役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濟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爲利餧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爲利買已屠殺三者爲利餧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爲利買已屠殺五者爲利餧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爲利買已屠殺七者爲利養鷄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爲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爲衆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雞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鳥捕魚獵鹿罝兔劫盜魁膾害牛縛為立壇呪龍守獄讒搆好為損等屠羊者為欲活命屠（珠林六十二　二）養買賣如是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為者恒與山林網執野為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語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鶩濤浸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潮水未滅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為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見婦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其業便語賊師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珠林六十二　三）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為說法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腳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江飲親之乳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臂著於婦前語其婦言常云思念前壻此是其臂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脩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波羅奈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便持腳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腳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尒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

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徒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略引一[illegible]）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珠林六十三　一）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猪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猨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猨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猨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而更虛發而鳥下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

故地則死既殺位問其故以爲神明俗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右二則出搜神記）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illegible]）（五）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拉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出冤魂志）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魂厭伏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爲別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地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映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映者即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去住

此一年慎明年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讎子巳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illegible]）（六）民以爲死舉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噉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尒愚騃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尒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右一人出冥祥記）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鄧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

爲不祥即加刳割鹿懷一麑母當產刳截鹿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廻買此地爲立伽藍（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驍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珠林六十四）（七）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宋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illegible]）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蘇因請衆僧急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尒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其門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且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

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
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閉既至便閉時村人出
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似見
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
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
曰見吾兒不桑人荅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
不肯來父出村外遥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
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覩
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燋乾其膝已下洪爛如
炙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爲枯
骨隣里聞之並來問由荅見如前諸人看其
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
（聖 未詳六十四 入）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採大小皆持齋戒至死
無犯有大德僧道悲法師本冀州人具爲臨
說同其隣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
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
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餧鷹既而公疾見五
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
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
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
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
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
割我肉臠臠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
見一人爲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
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須公蘇
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
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懷悊夫人之弟爲臨說
之耳（粘四報記）出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
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業所殺無數貞觀十
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

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
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觜爪飛
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
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聽事見一官人
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
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
（未詳六十七）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
一城非常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
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
虵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埦口中吐火如
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
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
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
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
之依其舊道而下彼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
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遂延
身不戒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爲佛院恒
以讀誦爲業（出冥報記）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
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
其男師保明曰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
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
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
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
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爲我射獵故受此罪
又謂保曰御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
見御既即還請白家中爲修齋福言訖被使
催促前至府舍見鋁字崇峻執杖者二十餘
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
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

施燕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
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
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
乃遣人送還當即蘇活（出冥報記）唐隴西李知禮少
趫捷善弓射能騎乘燕工放彈所殺甚多有
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
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
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
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
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
望賊不見邊際天地晝昏埃下如雨知禮等
敗語同行曰王敎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
（聖 未詳六十四 十）知禮對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
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
雖退何爲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棱并縛手
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
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勵聲叫曰向者賊敗並
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勸後王遂釋放
更無傷著恣意遊行九經三日向於西北出
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揔來
索命漸相逼亦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嚙其
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
五尺圍亦如之共剝知禮皮肉須臾揔盡唯
面及目白骨燕見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獸
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苦毒之
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揔失
知禮廻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
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遂及知禮
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唼食良久鬼
遂到廻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

來與知禮去龍語知禮云檀越大飢投之三丸白物如抹令禮啖之時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槊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齎糧并有錢絹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怪之壘（大[illegible]六十四　十一）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拔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更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右三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遂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食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床下而卧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為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胭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爬如辟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卒（并州晉陽人王珂任徐王府僚屬具見之）

慈悲篇第七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蜎蜚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犛攀拯之珍撤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慈罰以獎其意王帛以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藉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眾生修菩薩行為此法眼於諸眾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肌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虛鄰捨手腳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為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禁戒而無缺犯一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壘（大集卷四　十三）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老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趣向者為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眾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盲冥世間無大導師倫法之時於如是等諸眾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眾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寶藏經云尒時如來被佉陀羅刺刺其腳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眾生有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腳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故知諸佛大悲於諸含識平等無異）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万四千歲自然而出於四交道隨所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恐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為以無上道故施為以退轉耶即化作男子白相謂言王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壘（下卅六　十三）臣皆往白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提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見我當為王是故無是語汝等今可嚴駕為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為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即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尒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已來經歷眾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截腳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為一天下二三四天下耶為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答言我布施不為天下乃至魔梵等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尒時利益眾生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

慈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廓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芬陁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尒時此土名無塵弥樓欣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爲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敎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十二）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悲華六十四）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爲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與兵交戰各不自寧今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弥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尒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

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已身肉若千須弥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弥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弥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滿娑呵刹善男子觀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悲華六十三）阿耨菩提意（十三）如是滿者如是昔捨十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衆生恒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今我求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又大悲芬陁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刹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爲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出遊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摽爲急切即問諸臣此人何罪諸臣答言此誑王法敢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即告諸臣速放斯人餘粮酥油勿苦索之臣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及諸眷屬厨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即分此閻浮提爲五百分付與諸子即捨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尒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衆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實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摩訶薩擁

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恒逐於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之聲尒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道汝等便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尒時即以緇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爲益衆生故食果既化八万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十六）商人安隱（悲華六十五）得到即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爲商主採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令住三乘　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受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慚愧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接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當爲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爲生人若不如是名爲死人若不來

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悲心不名爲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爲施者賣買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本卷六十四）若求報施唯可自樂（十七）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時能大利益憐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眞僞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猒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爲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卧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勅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由行同佛心粮瘡得復也）　又雜寶藏經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粮食都盡弟即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肉藏舉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亡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刖無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刖人王子爲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與刖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十八）逐夫採華至河岸邊而語夫言（本卷六十四）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深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推其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漂去而不沒死於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中誰應爲王遥見水上有黄雲蓋相師占已黄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爲王王之舊婦擔彼刖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刖聟恭承孝順乃聞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王問婦言此刖人者實尒夫不答言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慙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者即我身是尒時婦者旃遮婆羅門女帶木杅謗我者是尒時刖手足者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日驗有徵）

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時婦産兒又無婢使産後飢虚復無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噉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爲悲感舉聲大哭尒時夫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悽切愴然憐傷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肉（本卷六十四）（十九）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過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謀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眞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虚空中皆爲悲泣往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爲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眞之道度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今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

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後王崩即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道興隆佛告王言尒時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弥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曰弥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遥見弥勒清淨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珠林六十四）（二十）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号弥勒恒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号弥勒於是捨家即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爲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爲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曾爲法我今欲爲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尒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即積薪以火然之兔王母子圍遶仙人足滿七帀白言大師我今爲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兔曰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爲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珠林六十四）（二十一）思惟正念三寶尒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兔王母子爲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肉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世世不起殺想恒不噉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發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尒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弥勒菩薩是時五百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揵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䟦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聞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珠林六十四）（二十二）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鷲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撩取獼猴二子处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恥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虚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爲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处欲捨其身尒時鷲王復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舍利弗比丘尼是二獼猴子者

即令阿難羅睺羅是時梵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為護依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說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衆生若起悲心能破煩惱云何地獄衆生而起悲此諸衆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得不可喻（[illegible]六十四）種種苦大地獄等（三十五）一百三十六處衆生隨中地裂擘折斷截燒煮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乎相蹋突焰火焚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畜生而起悲心餓鬼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噉此諸衆生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生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天而起悲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衆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有貧窮依恃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以爪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為大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為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為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鬼諸羅剎　虵蚖雷霹靂　師子并為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三十二）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illegible]六十一）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杌蟻子不得住若蟻有窠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得住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鬪戰阿脩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弥山下道徑叢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尒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者言可廻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廻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廻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路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還見帝釋轉來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為十一種一睡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餚饍飲食牀座卧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命終得生梵天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凢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女人以瞋為力比丘以忍為力國（[illegible]六十四）王以憍慠為力羅漢以精進（三十五）為力諸佛以大悲為力是故比丘常念大慈悲力　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愍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遍法界　攝化指祇園
俱鏟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祛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勤聲宣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壁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浴身織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性沉審慈仁揔務諸有癘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為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恠問荅云境無穢淨淨穢由心心既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

時屬炎熱屍不臭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興敬巴蜀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府澄簡猒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群慈救爲先深隱山居來往絕粮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尒初無乖候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常懷慼慼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眼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群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勅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杖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逢教即就繩床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蘇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令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敎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闇藹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弥遠因遘微疾卒於求徵年中（右此三驗並出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穌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床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腳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蓋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万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苦罪人受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安隱三四歲後卒於洛（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痆斯國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猨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尒曹未和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猨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猨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延寧比丘惟恭書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壁四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此有二部）救厄篇第七十六

述意部第一

蓋聞亢亢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刀委命於盛中遊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揚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爲端弘誓之心濟生爲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布遠仁莫不鼓刀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愆橫逢俎醢致使慈悲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使紫鱗赬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伴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止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令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土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尒者犯輕垢罪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濾水飲用若濾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當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車迴頃知無

應用使可信者敬漉不可信者自漉得蟲逐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米處遠近有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若問者荅云長者自看若知友同師者誋言此水有蟲當漉水用　又十誦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比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礼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四衆說法即誠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肉身何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漉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　又有征行罪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漉囊持用漉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瞋之皆欲殺却放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疎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却既無有然何故不聽漉飲王聞放之由行人義慈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宿之水若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　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痿熱菩薩尒時身為赤魚自以為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作一鳥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為水神所罥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者其罥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　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殺施罥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罥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尒乃現脚相時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　是獵師來　願勤方便　出是罥去

尒時鹿王以偈荅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罥轉急　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　先殺我身　然後願放　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荅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故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鴈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鴈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愍二鴈並放後求寶報恩大意同前　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座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生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為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為人　若能有慈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王往昔有一鶴鵠鳥為人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集為人所殺鶴鵠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荅云汝鳴喚時有殺心不鶴鵠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荅若無殺心汝無罪心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出時香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獼猴便作婬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故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嚙　失守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促獼猴即行欲入水獼猴急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牽曳遇值嶮處鼈時仰卧是時獼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念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耶獼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備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尒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緣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尒時仙人以偈荅言

我今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　尒時彼仙人　為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号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号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今還山林去（鼈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普觀皆恭倨　鬧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貧　牽我入三塗　楚痛受万危
自非慈放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

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荅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問名帋須惟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實倒卧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不昔張惣管交遊每數相見惣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荅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啚汝郷賣馬自費速如我敬造浮啚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溢道指命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但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憂怖惟趍走須之乃定同侶問之荅曰而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之日將殃池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錢數十疋因買池魚贖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閣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救厄篇第七十五（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商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然而觀世大士偏見褒聞是以投火有必糜之軀漂海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涼武臨刀項上白刃不傷或墜壁深坑全身無損或拘禁桎梏散挺刑柜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懸誠克己必感靈微若浮優墮情類危叵赦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剎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動鳥捭頂上後覺鳥在頂懼卵墮落身不移搖撿坐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過去世時有王太子号曰寶華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身患病癩見問病人以何等藥可療卿病病者荅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聞已即自破身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數求正覺故　又大集經云爾時曠野菩薩現爲兕身捨脂菩薩現爲鹿身慧炬菩薩現獼猴身離愛菩薩現羖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一菩薩手執燈明爲供養十方諸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爲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爲欲調伏一切衆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勑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生慈悲心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師甚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爾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又治故塔亦得延命又治伽藍壁孔亦得延命也）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爾時流水長者子於天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衆生患令得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龍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者子將是二子次第遊行到一大空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肉血一向馳奔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

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多有諸魚長者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愍汝可與水是故号汝名為流水長者問神此魚頭數為有幾所樹神荅言其數具足滿十千尒時流水聞是數已倍生悲心時此空池為日所曝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到池上與作蔭涼作蔭涼已復更疾走遠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惡人為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然其決處懸嶮難補時長者子速至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尒時大王即勑大臣速疾供給自至厩中隨意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決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瀉置池中水遂弥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傍佯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為飢火所惱從我求食尒時流水告子至家啓其祖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上急速來還尒時二子如父敎勑至家啓祖說如上事尒時二子收食載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号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号名字復為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緣尒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賓客醉卧尒時其地卒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報恩尒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眠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脇邊復以十千置左脇邊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悟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子於空遊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池澤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為採寶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舩衆寶悉滿至海中間其舩卒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有得舩板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尒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願慈拯我等無畏說是語已尒時商主即告之言諸丈夫勿生怖畏我今汝等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劒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己身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髀者尒時商主為欲施彼無怖畏故大悲熏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劒斷己命根速取命終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閻浮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般彼岸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衆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尒時為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踞一岸令衆獸蹈背上而度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取後一兔來氣力已竭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兔須跋陀是佛世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　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飢儉如來因地慈救衆生作大魚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肉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肉血

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為鼈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慜於衆生如母愛子其海深長邊際難嶮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海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甲堅燥猶如陸地賈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表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著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墮不仁適欲强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除滅火毒不危衆賈衆賈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救濟鼈王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曰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知有活望俱時發對言南無佛鼈與大慈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遍稱鼈王而歎其德尊當為橋梁多所度行為大舟航超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也　又正法念經

云若有衆生見犯法者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恩報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受人身不遭王難若有衆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衆生以水滅火救諸衆生命終生行道天受種種樂　又如度狗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勇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遍（宋元宮）門室無所一獲（十一）次至長者大豪貴得麁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爲作礼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負荅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爲蔽匿殺生之罪甚爲不善願持我食貸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荅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祗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扠呪願決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啖使尒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爲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隨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次到長者門乘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使前稽首礼沙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

三法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獲果縱復欻犯還生慚愧白淨已來黑垢自滅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爲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爲他所困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荅言我於田耕壟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壟中能得脫（宋元宮）不（十二）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壟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後於塊上欲與鷹鬪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峻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死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塊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然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凶愚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倉鷹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喩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希
親疎皆父母　何得輒相欺
慈悲救危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囧　晉居士呂竦
晉居士徐榮　晉居士張崇
晉將軍王懿　晉嚴猛婦
晉周子長　宋沙門竺惠慶
宋沙門釋曇無竭　宋沙門釋法
周沙門釋慧瑱　周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惠布　唐沙門釋智聰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囧鄉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宋元宮）四人共行持炬（十三）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囧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囧生念已盡悲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熒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弥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囧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囧起礼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箋布袴袒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囧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囧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尒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都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晉呂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遥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晉徐榮者瑯瑘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

舟人不慣誤墮洄澓中遊儛濤波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舩者踊出澓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駃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柂趣之逕得還浦舉舩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為神光矣榮後為會稽府督護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舩者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其事後為傅亮言之與榮所（朱六五）（上）說同○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苻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為鎮戍所拘謂為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脚其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為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脫崇既脚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乱晉帝理此冤枉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二崇礼拜已石即破為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悉如宥已為人所略賣者皆為編戶矜生道人目所親見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符堅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契冊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粮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

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可得揭蹶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自王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灑掃敷陳香華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觀見有五沙（朱六五）（主）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右此四驗出冥祥記）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後亡猛行至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勉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虎狀而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背得免也（右此一驗出冥祥記）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愁家家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許先是空岡忽見四帀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胷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胷相拖度五大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為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

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得故便共大笑子長次達家三更盡（右一驗出冥祥記）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舩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舩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舩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弥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侶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賚經誦念稱名歸（朱六五）（十六）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右此二驗出冥祥記）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勑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

民至明晨乃絶出城北閭雄之煙始衝天七日乃歇殑骸都盡唯舌不爛卽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千右（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因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集六十五）長丈餘奘兒頰頗具（十七）好衣服乘白馬朱駁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絶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櫃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尒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杖入山非悴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遇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寶俗姓程咸陽竇武人也幼懷雅亮清阜不群親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通偏以九次雕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鈍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寶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講堂僧既集巳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救尼當尒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著其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欻

摧倒大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勅使問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放梁主遣礼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並皆撤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变色哀慟二國遺墳現在堯内

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行罕儔爲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與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集六十五）命更至三五年在（十八）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世幸願好住願自努力於是絶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醫許之縮辭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之人忍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時告衆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巳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尒流光照於偈禪師戶偈時推光盛出戶觀其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且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巳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見布公去世也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本住春秋七十有餘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虎遶之而巳不食巳經數日聰曰吾命須更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寺住者可卽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集六十上）利涉往達南岸船（十九）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同往西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恒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衆辭別還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冊陽一郭年九十九矣（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巳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被捉將去至豳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刹那不輟次到賢者勑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不覺怪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卽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燕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行二里於其澗内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量鞋韈得著免寒後行一里便得一顆桃棗青

翠赤白似新摘来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得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頋北看遥見賊營數里人畜鮮閙猶未眠卧賢者雖到南岸恐賊來趁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安泰在一樹下歇息踟跌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豁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拄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饑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知實不虛（道年幼自見聞師說之尒）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壁五

鏾（所𦣇反又山扎反）醢（呼改反）頳（勑貞反）誚（才笑反）瑾（渠遴反）紓（神与反又徐呂反）抆（武粉反）圄（俱宋反）炯（古鼎反光也）反郭呼各反柂（施智反）翮（下革反）狙（音阻）鷓（之夜）箋（責賢反）瑱（他見反）褶（音習）僑（其腰反）撙（祖本反）豳（彼貧反）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壁六

怨苦篇第七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八苦部　雜難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侵移神明不朽識處寘持乍死乍生時來時往弃捨身命草莽雖辯惟大地丘坑莫非我故陳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恩間不識親疎遂使毀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共爲怨仇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爲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弃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恒河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命終弃於塚間膿血流出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爲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生恐怖衣毛爲竪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御除諸大莫令增長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之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滅是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注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普雨天下無斷絕處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

死瑞一華冠自萎二衣裳垢坌三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玉女遠伴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搥胷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悲便勑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徹此間彼天子具報所由尒時釋提桓因自往其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將欲終有五怖衰今此七寶宮殿悉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所食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乎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最爲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　一切諸行無常之物雖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缺光踰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恒食屎尿死時爲刀所割是時帝釋語言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墮三惡趣故如來亦說此偈

諸有自歸佛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尒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爲所在帝釋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窮之地願矜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時彼天子隨帝釋即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衆盡其形壽爲眞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猪胎乃生長者家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至十歲父母將至佛所爲說法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又正法念經云尒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衆以要言之於天人中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道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怖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追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爲他輕毀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大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衆者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爲中無有少樂

一切無常一切敗壞尒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　有陰皆是苦　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於中陰　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　此苦不可說　設於屎尿中
熱氣之所燒　如是住胎住　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　其心常希望　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　小心常希望　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怨憎不可會
猶如大火毒　所生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　衆生趣大苦　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　寒熱大苦畏　生無量種苦
生無量苦已　此苦不可說　病苦害人命
病爲死王使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爲他所策使　常無有自在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愛毒燒衆生　追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說　若近惡知識
衆苦常不斷　當受惡道苦　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　見則生大苦　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　飢渴自燒身　猶如猛燄火
能壞於身心　此苦不可說　常爲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　生於憂悲苦　此苦不可說
人爲老所壓　身羸心意劣　傴僂任杖行
此苦不可說　人爲死所執　從此至他世
是死爲大苦　不可得宣說

又九橫經云佛告比丘有九橫九因緣命未盡時便橫死一爲不應飯爲飯二爲不量飯三爲不習飯四不出生五爲止熟六爲不持戒七爲近惡知識八爲入里不時不知法行九爲可避不避如是爲九因緣人命爲橫所盡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爲飽腹不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過足三不習飯者名爲不知時冬夏爲至他國不知俗宜飯食未習四不出生飯者爲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爲止熟若火小便來時不即時行噫吐嚏下風來時制不持戒者名爲犯五戒殺盜婬兩舌飲酒使入縣官種杖析刺或從恐手死或驚怖念罪憂死七爲近惡知識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八爲入里不時者名爲冥行亦里有評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妄入他家舍九爲可避不避者爲弊惡象馬牛車蚑蚖井水火刀杖醉惡人等千擾是爲九橫人命未盡當坐是盡　又五陰譬喻經佛說偈云

沫聚喻於色　痛如水中泡　想譬熱時焰
行爲若芭蕉　器幻喻如識　諸佛說若此
當爲觀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虛之爲審
不觀其有常　欲見陰可尒　眞智說皆然
三事斷絕時　知身無所直　命氣溫暖氣

捨身而轉逝　當其死卧地　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　但幻而愚貪　止止爲無安
亦無有牢強　知五陰如此　比丘宜精進
是以當晝夜　自覺念正智　受行寂滅道
行除寂安樂

五陰部第三

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介其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廻顧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爲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中闚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持瓦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終今汝當云何而得免之介時其人恐怖逃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水漂急無有船栰以恐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爲栰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爲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度此河栰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爲彼蛇賊所害即推草栰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把脚踏截流而去即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懼消除四毒蛇者即是四大五旃陀羅者即是五陰一詐親者即是貪愛投一聚落者即是內六入六大賊來者即是外塵是六大賊雖有諸王不能遮止者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鉾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得四沙門果截其手足亦不能盡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滅六塵惡賊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經云佛爲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衆苦切身今粗爲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爲八苦也　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皰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熱食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飽之時迫迮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産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叫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落目視曨曨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吟呻憂悲心惱神識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沉重水大不調舉身膖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燋筋斷鼻折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趣悲哀六親在側晝夜看視初不休息餚饍食美入口皆苦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遊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甚不可近棄之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恩愛別離苦謂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爲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爲人奴婢各自悲呼心內斷絕窈窈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發財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爲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互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俠道相逢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介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眠有法則復減二

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拌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閉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葬亦愁室春種作無有牛犁亦愁如是種種憂愁無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戀當歡樂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說偈言

何法名為苦　所為貧窮是　何苦最為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苦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三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如是五畏證得清淨樂意地時皆已遠離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為王說偈云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為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遏惡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無能避者老為大恐畏肌肉消盡病為大恐畏無強健志死為大恐畏盡無有壽恩愛別離為大恐畏無得求住此之四大恐畏一切刀杖咒術藥草象馬人民珍寶城郭無所救贖者譬如大雲起雷霹靂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其中出者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雜難部第五　如婦人遇辜經云佛在世時有一人無婦往詣舍衛國愛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次子孩抱母後懷軀欲向家產天竺俗禮婦人產日歸父母國時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緣牛腳牛遂離繫其夫取牛欲得蛇發見牛為毒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遙見之怖懼戰慄啼哭呼天無救護者日遂欲暝去道不遠有流河水水雖有家居婦怕日暝擲為賊劫棄車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度水適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叫呼母時還顧見子為狼所噉驚惶怖懼失抱中子墮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頓躓水中墮所懷子遂便度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為安隱不行人答曰昨家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又問行人我夫家姑妐為安隱不行人答曰昨有劇賊傷害其家姑妐皆死無完在者其母聞之愁憂怖懼心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或任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鬼神所嬈佛在舍衛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介時世尊為大會說法諸佛之法盲者見佛皆眼明聾者得聽瘂者得言疾病除愈尫劣強健被毒不行心亂得定時婦見佛意即得定不復愁憂自視裸形慚愧伏地佛呼阿難取衣與著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經為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種種法要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真道意得不退轉也　又對法論云正生何因苦眾苦所逼故餘苦所依故出胎時復受肢體遍切大苦餘苦所依者謂有生老病死等眾苦隨逐老何因苦時分變壞苦故病何因苦大種變異苦故死何因苦壽命變壞苦故愁憎會何因苦合會生苦故愛別離何因苦別離生苦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攝一切五取蘊何因苦麤重苦故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世人入海採寶遂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龍上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噉之六者地有熱沙走行其上燒爛人腳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不知東西甚難也　佛告諸弟子苦盡苦難亦有七事一者四面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所愛無限譬船滿溢三者墮水欲死謂為癡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噉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為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剝爛其腳者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之處窈窈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事可得解脫

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道者一切畜生長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腳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麤麻衣糞掃氀毼欽婆羅衣茹菜噉果藕根油滓牛糞根莖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飲噉洮糠沸汁乃云是等能為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得解脫者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道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摘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繩繫放之飛去自以為脫不復遭厄詣

樹池飲自恣安隱續盡牽還投弃惱苦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天當還欲界若惱如故是頌曰

譬如有雀繩繫足　適飛纏盡牽復還
修行如是止梵天　續行欲界不離苦

延聖比丘　惟拱　書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壁六

釋音

圿（古黠反）　絫（去毀反）　𠃊（丁了反）　妐（職容反）　寫（辰余反）

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朱塘鄉第四保夏駕市中村居住奉佛女弟子徐氏六三娘　情旨伏自行年六十二歲本命壬子正月十五日建生由拜仲保安身位平善之次謹發誠心捨施

星　（朱林六十六）　十二

淨財入　磧沙延聖院大藏經坊命工刊　造法苑珠林第六十六卷

速舊首事共伍阡伍佰貫陸字每千工錢伍拾文足會計錄

式仍柴拾伍貫捌佰文藏會所米　功德保佑六三娘身位當

安增延福壽門閥清吉百眷康寧凡在時中吉祥如意者

寶祐五年十月　日奉佛女弟子徐氏六三娘　謹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之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壁七

蟲寓部第六

如禪祕要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脉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從於子藏猶如樹脂布散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以芭蕉葉八万戶蟲圍遶周帀四百四脉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髀釧形圍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脉布散諸蟲入眦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脉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脉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婉轉相著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對猪精臭惡巨甚至藏陰處分為三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眦闌多鳥哢諸蟲中生筋色蟲（此虫形躰似筋從於子藏能動諸脉吸氣出入男虫青白女虫紅赤也）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脉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脉為風所使動轉不停八万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脉乃至蟲頂諸蟲筋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膿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万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佛告舍利弗若有四衆著慙愧衣服慙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竪耳瞋目吐膿以手叉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叉之用覆頭上令此諸蟲衆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見癩人那

（朱林六十七　二）

星

利瘡蟲如地獄前半多羅鬼神狀如阿鼻地獄猛火熱焰熾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衆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衆生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淸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渫浅婬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嬈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為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衆說慎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實見身從頭至足循身觀察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髑髏內自有蟲行名曰腦行遊行骨內生於腦中或行或住常食此腦復有諸蟲住髑髏中若行若食還食髑髏復有棧蟲住於骨外食於棧根以蟲瞋故令棧墮落復有耳蟲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

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舜虫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虫瞋故能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虫食腦涎是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虫生在脂中住於脂中常食人脂以虫瞋故令人頭痛從有續虫生於節間有名身虫住在人脈以虫瞋故令人脈痛猶如針刺復有諸虫名曰（朱卅六上七）食涎住舌根中（五）以虫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虫名牙根虫住於牙根以虫瞋故令人牙疼復有諸虫名歐吐虫以食遠多生歐吐是名內修行者循身觀是十種虫住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虫名曰食涎齟齬食時猶如蹈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合喉中涎虫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虫增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多食甜或食熏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虫則增長令人咽喉生於病疾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虫住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厎等虫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脈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虫則得病以虫病故則吐令沫吐冷沫故胃中或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虫住人身中住於十脈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虫從十脈中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痰吐三唾吐四雜吐五蟲吐若虫安隱則於腸口順入腹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令吐虫動則便大吐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醉味虫行舌端乃至命脈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虫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虫則羸劣若我不食醉虫則病不得安隱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故

逸虫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項上令人生瘡若至咽喉猶如蟻子滿咽喉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虫所食嗜味若我亦食嗜隨此味虫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虫亦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無有食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抒氣虫以瞋恚故食腦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於死苦此抒氣虫共咽喉中一切諸虫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抒氣虫常為噎饐其虫短小有面有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增味虫住於頭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虫為我病惱或作安隱彼凡此虫增疾（朱卅六上七）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增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虫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脈隨順於味令舌乾燥以虫瞋故令舌瘡瘖而重或令咽喉即得嗽病若不瞋恚咽喉則無如上諸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虫其形微細狀如脂塵住一切脈流行避味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髂髋內或在頰內或齒骨內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髮此嗜睡虫風吹流轉若此虫病若虫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虫住其中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虫則睡眠人亦睡眠一人眾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虫晝日疲極人亦睡眠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腫虫行於身中其身微細隨虫飲血處則有腫起瘡瘠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咽喉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節中則無病苦復以聞慧

或以天眼見十種虫至於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為十一名食毛虫二名孔穴行虫三名禪都摩羅虫四名赤虫五名食汁虫六名毛燈虫七名瞋血虫八名食肉虫九名瘖瘖虫十名酢虫此諸虫等其形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為相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虫若起瞋恚（朱卅六下七）能吸鬚髮皆令（五）墮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虫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身飛遊頑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虫流行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悉臭惡若其赤虫而起瞋恚行於血中能令其人咽喉生瘡若食汁虫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人身體作青瘀瘦或黑或黃病瘦之病若毛燈虫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病苦瘡癬熱黃疥癩破裂若瞋血虫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赤病女人赤下身體損壞疥瘡膿爛若食血虫瞋而生病惱頭旋迴轉於咽喉中口中生瘡下門生瘡若瘖瘖虫血中流行則生病疾疲頓困極不欲飲食若酢虫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復觀十種虫行於陰中何等為十一名生瘡虫二名刺虫三名閉筋虫四名動脈虫五名食皮虫六名動脂虫七名和集虫八名臭虫九名濕生虫十名熱虫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虫隨有瘡處諸虫遶嗽食此瘡或於咽喉而生瘡病或見刺虫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若人愁惱虫則歡喜嚙人血脈以為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筋虫行於脆筋或行細筋若覺虫行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虫瞋恚人不

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見動脉虫是虫遍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細行無障礙若虫住人食脉之中則有病過令身乾燥不喜飲食若虫住水脉之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脉令人一切孔無汗若在尿脉令人淋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若若虫瞋恚行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若惱虫死或見食皮虫以食過故虫則瞋恚令人面色醜惡或生惡皰或瘡或赤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髮爪墮落令人惡病或皮斷壞或肉爛壞或見動脂虫住在身中脂脉之內若食有過若多睡眠此虫則瞋不消飲食或生疥瘙或生惡腫毛根蠑病或得癭病或脉脹或乾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時流汗或見和集虫集二種身一者覺身二者不覺身皮肉血等是名覺身髮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虫則無力人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睡眠蕩背或多燥渴皮肉骨血隨精損減或見臭虫住在肉中屎尿之中以食過故虫則瞋恚身肉屎尿唾涕皆臭鼻中爛壞或眼淚爛臭隨虫行處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以虫臭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上多有白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濕行虫行背內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取人糞穢汁則成尿滓則為糞令入下門彼次修行觀者內身循身觀十種虫行於根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等為十一名瘤瘤虫二名偎偎虫三名苗華虫四名大諂虫五黑虫六名大食虫七名暖行虫八名作熱虫九名火虫十名大火虫此諸虫等住陰黃中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瘤瘤虫以食住若入睛中瞋恚食人眼睫令人眼癢多出眼淚此微細虫若行眼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過故虫則眼生白瞖其虫赤色若虫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偎偎虫住在人身行於陰中陰黃覆身若入胃中令人蒸熱若行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裹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虫行住陰中利嘴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蒸熱若虫順行則無此病或見大諂虫住在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虫則瞋恚從項至足行無障礙能令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從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虫不瞋則無此病或見黑虫住在身內行於藏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虫則瞋恚令人面皺或生多黶或黑或黃或赤或令身臭或令雀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便處生瘡若虫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大食虫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中隨食隨消若虫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暖行虫常愛暖食惱於冷食若我食冷虫則瞋恚口多生水或痰或睡或心陰蟄瞖或身疼強或復多唾或咽喉病若虫不瞋則無此病或見熱虫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垢增長妨出入息令身麁大或咽喉塞令大小便澁皆白色不愛寒冷下愛淡食或見食大虫住在身內行住陰中此虫寒時則便歡喜熱時萎弱寒徹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欲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或見大火虫若人性不便而強食之以食過故虫則瞋恚噉身內虫令人腸痛或腳手疼隨食虫處則皆疼痛若虫不瞋則無如上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虫何等為十一名舐骨虫二名嚙骨虫三名割節虫四名赤口臭虫五名爛虫六名赤口虫七名頭頭摩虫八名食皮虫九名風刀虫十名刀口虫知此十虫行於骨中遠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虫行於尿中何等為十一名生虫二名鉗口虫三名節虫四名無足虫五名散汁虫六名三熊虫七名破腸虫八名閉塞虫九名善色虫十名穢門瘡虫出其色可惡住糞穢中此十種虫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從此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虫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為十一名毛虫二名黑口虫三名無力虫四名大痛虫五名煩悶虫六名大虫七名消虫八名下流虫九名起身根虫十名憶念歡喜虫此之十虫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具如經說不可具述

地獄部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介時信相菩薩為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第二復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絶沾汙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生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

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第三復有衆生身體長大聾騃無足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爲諸小蟲之所唼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叛時君若爲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吏禁官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民苦悴呼嗟而行故獲斯罪第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觸樹木或墮溝坑於是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第五復有衆生（卅）瘂吃瘖瘂（天林六十七）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九）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爲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爲大會福食屏處偷啖慳惜己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第七復有衆生常爲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燋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衆生湯灌滅毛鑊湯煎煮不可限量故獲斯罪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煻煨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即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爲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煮衆生身爛皮剝故獲斯罪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剝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技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爲業烹害衆生屠割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第十二復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飛鷹走狗彈射（十）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拔鳥翼故獲斯罪第十三復有衆生攣躄背僂腰髖不隨脚跛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野田行道安撥或安射窺施張弶穽陷墜衆生頭破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爲獄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怨酷昊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或癡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斯罪第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皮皆後進引行立坐臥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持生販賣自譽己物毀呰他財覓升弄斗蹋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爲黃門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犍象馬牛羊猪狗死而復蘇故獲斯罪第十八復有衆生從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産乳之時齎持瓶器循大水渚求拾鳩鴿鴛鵝鴈諸鳥卵鷇持歸煮噉（天林八十七）諸鳥失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第十九者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人横羅殃禍縣官所縛閉牢獄無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捕拾鵰鷲鷹鷂熊羆虎豹枷鎖而畜孫此衆生父母兄弟常恒憂悲鳴叫裂哀感人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顴頰俱堆蚰而平鼻兩眼黃赤牙齒疎缺口氣腥臭矬短瘸腫大腹凸髖脚復繚戾僂脊匡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消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子不孝父母爲臣不忠其君爲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庭不以其爵妄爲趣詐心意顛倒無有法度不信三尊弑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寨過盜惡業非一美己惡人侵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斯罪　尒時一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說悲号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佛言

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介時世尊即為此諸受罪衆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大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為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如六人言陀羅（朱作六十方）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為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万歲在泥犁中始為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特者咄咄我當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産屬他為得苦痛第五人言如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為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

頌曰

盛年好放逸　凶猛勸不移
天長晚露促　生老病來貧　百節俱酸痛
千痾併著時　華堂相一捨　幽塗万苦枇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　周宣王殺杜伯亡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秦高平李羨奴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斧（夢蔣侯召為主簿）

吳王夫差枉殺（[illegible]）　晉安定張祚為（[illegible]）　晉張傾枉殺（[illegible]）　宋秣陵縣令（[illegible]）　宋將軍張悅枉殺江州長史鄧琬現驗　宋文惠太子枉殺豫章王蕭嶷現驗　魏洛陽令寇仁祖枉殺成陽王元徽現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群賊共停相殺汙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illegible]）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挾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屍而死（[illegible]）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寞然無聲病人報秦王案言伐之樹斷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旄頭騎（[illegible]）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埋忽見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為所殺欲報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奴喚與手即使到地還半路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紋綴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縫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席著地以飯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為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有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為棺見擔

船至有斧鑿聲治船既竟開呼喚舉尾著船中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開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聞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排能殺我我當為汝所困者耶但知惡心我憎汝狀故排船壞耳（出[illegible]）　魏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累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邊多才藝善事神請與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右此一驗出冥祥）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晉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為瓘所殺瓘從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靚為涼王自為涼州牧又謀廢玄靚而自王事未遂閻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雉所放出手輒死有鵝來巢廄屋門彈遂不去自往看之宋燉煌宋混違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詰澄曰汝倚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劉我兵混自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

日見瓘從屋而下來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為血碗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晉張傾西域校尉張傾以怨殺趙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以暴卒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所龍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欵列隨例申上又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藝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宋泰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發疾見琬為厲遂死。宋濟豫章王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去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尒朱榮及尒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尒朱兆購徽万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欵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其足鞭捶殺之

（右此七驗出寃魂志）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業末年郡賊互興寺在三爵臺西葛葵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於中穢汙不可見聞賊平之後人散寺僧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內外一切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拒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將百万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使斷猶有六十万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從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懺悔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葵山上立大慈寺折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禮唱然哭之聲一斯頓絕（上來所引者也雖相傳目覩親觀而皆承佛教驗之報驗知不虛我報還乞我循豈有謬矣）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壁七

延聖比丘惟拱　書

幾（口反）阮　潟（呼反）莫　酢（且反）故　瘖（似反）入　癲（鄉反）典　蘂（佉反）

（反）甞（其反）扁　睺（町反）井　䠞（尺反）（戌反）又　批（側反）（几反）（戎反）又

偎（中反）害　𤭛（神反）紙　瓊（其反）未　觀（常反）官　牸（巳反）以　纓（牡手）

（反）瓘（七反）作　鏃（侯反）銀　歐（侄反）年　玻（血反）刃　朐（其反）俱　痹

古（反）錁　昪（倡反）居　䪥（風反）郡　顗（魚反）貴　邺（氏反）此（征）　書

俘（方反）撫　鞭（九反）渭　鞠（六反）呂　䌰（叱反）子（丈）　（反）（鄉）　溢（精反）月

磓（陀反）堆

平江府磧沙延聖院大藏經坊一摠

[illegible]府[illegible]縣[illegible]竹鄉四十二保[illegible]里居住奉

佛弟子[illegible]與同男孫二位宋卷等

捨自己前世[illegible]心親書[illegible]捨十七界[illegible]捨入

本院大藏經坊琰道西廊一[illegible]屋宇內所式所貫開刊法苑珠

林第六十七卷計[illegible]捨壹

晉伍伯[illegible]文所集　功德[illegible]人已來一切所作罪

業悉今消滅來生安養淨土西方

阿彌陀如來者

寶祐元年八月　日　　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此有五部）

述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十善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濟五濁失其宗者則衆邪山而起三障靜言茲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須厲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不令徒煩長養滋飾盡瓶終糜碎於黃壚會楚苦於幽俯貽厥歸業鑒爲意焉

業因部第二

如對治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業爲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万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横盡無勝於意意盡煩惱煩惱盡業業則盡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處　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爲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爲五一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長因五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衆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衆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生）等依因和尚善（宋本作八）知識等而得增（二）長如因父母（女主）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攢人繩爲蘇遠因如明色等爲識遠因父母精血爲衆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云是無常因一切諸法復有二種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爲一切煩惱作不生生因亦爲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衆生畢竟遠作清淨梵行也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名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辯業不同別有三例一將物對意有四三輕重不同有八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生）婆多論有心無心（宋本作八）不同復八臨時（三）判罪並皆據盡故經第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第一有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於父母者是第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三物重意重者加以極惡心殺所生父母者是第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爲八一有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輕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輕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則柔軟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爾十惡亦然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餘五作八准用可知）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已有心無心作八句准類可知又如阿毗曇心論云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

解脫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除解脫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解脫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脫果

十惡部第三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介時忿恚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唯凡未斷煩惱故（宋本六十八）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恒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我與不行一向是無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答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恒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麁作法發動方成無造作處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樂離故無兩舌爲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綺語貪及邪見成就不行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爲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宋本六十八）北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婬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疋雖有婬事無相凌奪故無邪婬問既有行婬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婬貪非俗能黏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婬尚非罪業不牽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答彼人淳直不行奸偽無誑他心故非妄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粳米樹有寶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欝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受財故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無欺他故無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軟故故無麁言有歌數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雖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脩羅亦有截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殘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乏少資緣更相攙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婬他美天故有邪婬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過如劫初中婆伽梵王語諸梵衆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劫擇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劫擇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即提尊者牽出衆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劫擇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宋本六十八）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諂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謗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諂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他人起麁違損以生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界麁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惱爲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毗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爲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汙不同報生色心苦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爲穢汙無記是汙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然永不牽報上界衆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捴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感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捴報及別報苦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

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若因緣違理上界據其位判眾生心細所起或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麁邪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前判（宋卷六十八）成實所論義當後通七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爲異述曰向來就九明諸罪行依身起處覓若論聖人如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賴等具欲結者貪瞋雖強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協捲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有意不善設動身口不成業報又弥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虵蝎等以生眾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自身或爲他身或爲飲食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爲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毒

起邪婬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眾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婬怨家妻妾或婬怨家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碓臼熟華熟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婬無罪或如彼羅斯等邪婬母等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妄語者（可此彤三）如是兩舌惡口綺語（䗜着）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爲依貪起依瞋結生者名爲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爲依癡結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問曰何故不說作不作相八無作相決定何（宋作文）業中有何業中無答曰唯除邪婬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使他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婬中決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婬畢竟自作無使他作是故經言頗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殺生罪不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殺罪又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有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妄語之罪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身口業不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無作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若深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深厚心結使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非深厚心非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厚結使心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而方便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

無無作業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答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捉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宋卷六十八）乃至綺語皆亦九如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眾生命因後更斷餘眾生命如欲祭天殺害眾生即奪他物欲殺彼人投婬其妻生如是心逐使彼妻自殺夫主復以種種鬪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彼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爲殺彼人故生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如是應知又離善道非方便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言方便者如彼沙弥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眾僧足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起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　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答曰有三種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一業道皆有此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

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依邪婬故不能護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爲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雀鼠雹蕀塵土臭氣多有虵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後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他命後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暖觸是故一切外物資生無有氣勢（朱林六十八　十）

如是一切十業道中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劫奪他物邪婬他妻雖不殺他重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如弥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　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狹劣心厭三界遠離大悲從他聞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　又是上十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　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爲諸衆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智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　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自七業即自體相名爲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爲業道　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捧手摑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朱林六十九　十一）

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爲業道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爲業道者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介以是故但說十名爲業道不說餘者名爲業道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衆生相四疑心五起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爲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爲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衆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問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已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自殺不得殺罪問曰何名定不定衆生相者答曰定衆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　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衆生相故問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衆生亦得殺罪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爲起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有信者修行七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朱林六十九　十二）

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答曰偷盜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架隨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相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爲偷盜身業問曰何名他護者答曰此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爲彼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爲是我物爲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護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問曰何名欲奪者答曰起損害心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異見若闇地取若疾疾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邪婬者答曰邪婬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相是等名爲邪婬身業問曰何名護女人者答

曰所謂父母等護問曰何名彼想者荅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問曰何名疑心者若生疑心爲自女爲他女爲父母護爲不護等女一一皆成邪婬問曰何名道非道者荅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謂非道、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荅曰此亦名十三（宋作六十八）邪婬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想者荅曰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婬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問曰云何名遠離妄語者荅曰妄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妄語口業問曰何名見等事者荅曰謂見聞覺知問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荅曰顛倒事者如聞如彼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問曰何名疑心者荅曰若生疑爲如是不如是爲一向如是爲一向不如是問曰何名起覆藏想者荅曰覆藏實事異想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無作相如殺。中說川曰云何遠離兩舌者荅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兩舌口業（此七易解不須釋之）問曰云何遠離惡口荅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此七亦易不須釋之）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荅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荅曰依欲界脩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爲綺語問曰何名無義者荅曰離實義故問曰何名非時者荅曰語雖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時說於大衆中爲自在人說亦成綺語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荅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儛等一切與不善法相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如前殺生中說（此下貪嗔邪見其文易解不煩解釋之）

又論云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爲十一施與一切衆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寤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十四（宋作六十八）法龍王若不殺善根迴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故

引證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荅父言我自有業不因父王王聞瞋忿而語之言今當試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付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荅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荅婦言我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荅言知處垣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珎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宮宅悉成宮人伎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荅王善光女郎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其家内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十五（宋作六十八）王家身有光明佛荅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大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棠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餚饍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介時婦者今善光是介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終身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人荅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彼與夫人此人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惟即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真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

見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又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俱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生子甘數千万斛食之香甘其味如蜜甘菓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万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辟喩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爲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姝長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樂於福事從精進中來爲人安庠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達解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歎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歡喜四爲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佛言爲人姝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爲人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頑愚不教人故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聾盲不聽法故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爲人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生馬蹄國者著屐蹋佛前故生穿胷人國者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麞麂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忩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醫藥所不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衆生故人見歡喜者前身見人歡

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遭縣官閉在牢獄杻械其身者前身喜籠繫衆生不從意故爲人脣缺者前身鈎魚口缺故爲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聹耳狗中爲人慳貪不庶幾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出生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爲人好食獨噉惡食施人者後墮猪肫蜣蜋之中爲人喜剝脫人物者後墮羊中生被剝皮爲人喜殺生者後生爲水上作蜉蝣之虫朝生暮死爲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爲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獄烊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後墮白鵂鶹鵄鳥中人聞其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恠呪令其死爲人喜婬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牀後墮婬色鵝鴨鳥中爲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地獄墮沸屎泥犁中後生墮狌狌獸中後生爲人愚癡故無所知爲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鬪諍更相駈遣者後墮鵂鴿中爲人喜貪人力者後墮爲中佛言除州縣官長票食官祿合公道者無罪或私侵於民鞭打輸送告訴無地杻械繫錄不得寬縱者此人罪報死入地獄神吏万痛數千万劫罪畢乃出後墮水牛中穿領鈌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爲人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爲人慳貪不庶幾者從狗中來爲人佷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爲人不安庠不能忍事者從獼猴中來爲人尤惡含毒心者從蝮虵中來爲人好於美食恐害衆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狼貍猫中來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尒時羅

閱城有長者号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庶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諸累功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叉手白佛欲有所問願爲解說佛語須摩提恣所欲問今當爲說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爲他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可計億剎土去到彼間得禮諸佛云何得無罪怨無侵嫉者云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殃福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即令不墮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來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甚善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歡喜何等爲四一瞋恚不起視怨家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作佛形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爲四一布施以時二與已倍悅三與後不悔四既與不求其報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爲他人所別離何等爲四一不傳應說聞亂彼此二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爲四一細擣紅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執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使歡喜住菩薩復有四

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何等爲
四一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絶二見人說法而
不中止三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菩
薩復有四事法得無惱怨無侵嫉者何等爲
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不慳貪妬他人
物三見人布施助其歡喜四見菩薩諸所作爲
不行誹謗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
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爲四一口之所說心亦
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聞人說法不
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菩
薩復有四事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疾得淨
住何等爲四一心意所念常至於善二常持
戒三昧智慧三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
所度脫四常有大慈愍於一切菩薩復有四
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爲四一常念於佛
二常精進三常念經法四常立功德菩薩復
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
其不墮苦痛之處何等爲四一爲一切人故
具滿諸願二若人布施諸不足念欲足之三
見人雖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常念供養
於三寶尒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
十事我當奉行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遺一
事又辯意長者子經云尒時世尊與無央數
大衆會圍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
名曰辯意從五百長者子來詣佛所爲佛作
禮叉手白言欲有所問唯願慈愍有何因緣
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
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
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中衆人所敬復
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

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
謗復何因緣得生爲人常被誹謗爲人所憎
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
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遇
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如
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衆會得聞正教
願使一切得濟彼安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
善思念之吾當爲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
生天上何謂爲五一慈心不殺悉養物命令
衆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
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
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飲
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佛告辯意
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爲五一布施恩潤
貧窮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衆恚四
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心奉孝盡忠是爲
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
主一切敬待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
億劫乃出何謂爲五一不信有佛法衆而行
誹謗輕毀聖道二破壞佛寺尊廟三四輩轉
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上
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爲道已
得爲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謗
師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
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何謂爲五一慳貪不欲
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三愚闇無有慈心四
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
奴婢是爲五事墮餓鬼中復有五事作畜生
行墮畜生中何謂爲五一犯戒私竊偸盜二
負債抵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喜聽

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爲
緣是爲五事生畜生中復有五事得爲尊貴
衆人所敬何謂爲五一施惠普廣二禮敬三
寶及衆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
五博聞經戒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
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爲人奴婢何謂爲五一
憍慢不敬二親二剛強無佫心三放逸不禮
三尊四盜竊以爲生業五負債逃避不償是
爲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復有五事得生
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
謗何謂爲五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
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
不求人長短是爲五事生於人中口氣香潔
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若
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
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爲五一常無至誠欺詐
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
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爲作過五
鬪亂兩舌彼此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
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怖
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
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
何謂爲五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作佛形
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
一切與尊正等如愛赤子五所受經法晝夜
諷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
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
所願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是五十事要
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
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所志　頌曰

心境相乘 業結牽纏 七識起發 八識成因
三界受報 六趣遷延 隨事起業 觸處拘連
五陰分依 九惱逗延 自非慈聖 豈益我神
含情普命 機悟玄津 舒則利物 卷則收恩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壁

釋音

緰（倜特反）蠍（許謁反）兕（祥里反）鴿（古沓反）貍（力之反）貓（莫交反）詇（羊未反）瓨（丁孔反）坏（芳杯反）搩（匹隔反）窄（七津反）拊（芳武反拍也擊也陳也）

都勸緣大擅越成忠郎趙安國

平江府磧沙延聖院大藏經坊恭揀
嘉興府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二保綫鈕里居住奉
佛弟子盛瑢　同男孫二位家眷等
情旨先前發心剏吉造吉捨十七界官會貫方式
阡貫叁入　本院大藏經坊刊造雕印一帙學字內
將以開列法苑珠林第六十八卷計壹万九百
貳拾伍字共計伍伯肆拾陸貫文所集
功德伏願淋眾劫為人已來一切所作罪愆悉令
消滅永生安養淨土面奉　阿彌陀如來者
寶祐元年八月　日　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壁九

受報篇第七十九（此有十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中陰部
見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惡報部　住處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之業用寔三報報之徵祥猶形影之相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翻九色之深恩抓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无之切酷斯爲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谿神陟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代之殃豈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織禍於非想迷法求惑於始終爲著翅之暴貍飛沉受困而難計斯爲後報也玄鑑三代溺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使悟四諦三明之室令出三報五苦之閣也　引證部第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衆生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作仲善惡業即今身受之是名現報）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生受是名生報）三者後報（今身造業次後未受更第二第三生已去受者是名後報）四者無報（謂無記等業是）此無報業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此於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報不定）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時有可轉故時不定）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報時亦定）四時報俱不定（由業不定故時報亦不定也）衆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眾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得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介善亦如是

受胎部第三如善見律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臭香問何謂相觸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答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欲愛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污衣尼取舐之彼（壁　末六十九）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答如鹿母嗅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答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逆知下來其所爲夫婦既悉出家爲道不合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懷胎而生睒子問何謂見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如宮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問何謂聞聲受胎答如白鷺鳥悉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一心聞聲便即懷胎雞亦有間雄雞聲亦得懷胎問何謂臭香受胎答如秦牛母但嗅犢氣而亦懷子又增一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處受胎一母有欲有父母共集一處然外識未應來趣便不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一處母欲識盛父不大殷勤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

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二（三）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應來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俱相有兒則成有胎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別何等爲八謂羯羅藍位遏部曇位閉尸位鍵南位鉢羅賒佉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結凝箭內稀名羯羅藍若表裏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曇若已成肉仍極柔軟名閉尸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爲鍵南即此肉團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佉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爲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爲形位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母多習灰塩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尠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習近煙熱現在緣故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噉熱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皮變異生者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婬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又不避不平等現在緣故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又彼胎藏若當爲女於母左脇倚脊向腹而住若當爲男於母右脇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六十九）謂眼觸乃至意觸

中陰部第四（四）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繼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㲲垂欲墮細軟白淨復見園林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悲啼哭泣以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欝單越則見細軟赤㲲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欝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甚爲障礙若不妨礙生欝單越中間次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走往趣人中遊戲欲入母胎從華池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爲雌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集林六十九）若女人生自見其身作雌（五）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見名生欝單越第二中陰有也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遍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㲲相舉手攬之親族兄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爾時善有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群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特牛除去其父相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㲲相一切皆青遍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空恐青㲲墮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駁馬母如騂馬父母交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騂馬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已身如騂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駁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第五中陰有者若欝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大業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

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貪今見此樹我當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昇於須弥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遊行是名欝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陰有也第六中陰有者若欝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衆蜂莊嚴一切皆香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欝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第七中陰有者欝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尒時即昇勝堂生此殿中以為天子是名欝單越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第八中陰有者若欝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遊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昇宮殿見諸天衆遊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欝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欝單越人生此天處熏習遊戲乃死時相第八中陰有也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種業何等為二一者餘業二者生業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脉不斷壞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浮至彼岸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笑歌儛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受天快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瞿耶尼人生有三品上中下業同一光明皆一中陰一切相似不同弗婆提人三種貴生差別國也）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業或見他業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生於殿堂外見衆婇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衆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中陰有也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飢渴燒身常貪飲食當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人夢中見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

第十二中陰有者以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生中死生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處即走往趣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陰有也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衆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擲置鑊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不復更生若置鐵函置已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若諸鐵烏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噉已不生是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注盡則無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一歌儛戲笑香風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第十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時見如是相見大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尒時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山親里見之謂為解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氎即是此氎乃見赤氎次第臨終復見光明見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尒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己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坐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六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從上天還生下天見衆遊華園林流池皆亦不如既見此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轉同生天二種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七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弗婆提人生瞿陀尼有何等相瞿陀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是二天下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窟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幡或赤或白其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幡次第緣幡入此窟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牛或見二馬受欲交會

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
中陰有也　現報部第五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
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
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
九
有衆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
曰佛言何故不說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
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
七人其行與須陁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
供養須陁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
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
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陁衛國有一屠兒將五
百頭小牛盡欲形犍時有內官以金錢贖牛
作群放去以是因緣現身即得男根具足還
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
自恣而去未曾通白今何故介王時即喚問
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
而欲形犍目即贖拔以是因緣身體得具故
不敢入王聞喜悅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
華報所感如此向其果報豈可量也又新婆
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
飢渴熱乏息而議曰此等群牛終非已物宜
割取舌以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
醎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煨
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藻漱俱嚼楊枝
揩齒既了穿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根猶
如爛果一時俱落（此皆現作以業重故）　生報部第六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
親圍遶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

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
冷暖氣欲盡見先所脩善惡報相如日垂沒
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衆生業果亦
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
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
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
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
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
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
即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
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天眼所見是中陰中
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
十
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
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判合之
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
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
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
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
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愛狂故生貪
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
悉顛倒又脩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
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
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
為柔軟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濁中適不強
亦無腐敗亦不赤黑不為風寒衆毒雜錯與
小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
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欲念向女
人父時精下其神忻喜謂是吾許介時即失
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
用歡躍是為色陰歡喜之時為痛樂陰念於

精時是為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為行
陰神與胎中則為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
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
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
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
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蘇至六七日
十一　卷六十八
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即至八七日其
堅如杯至九七日變為五胞兩肘兩髀及頭
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胞二手腕二
腳腕及生其頭至十一七日續生十四胞五
手指五足指及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
七日是諸胞相轉漸成就至十三七日則現
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及其脾腎至
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小腸
至十七七日則有脾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熱
藏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踹腸骨
手掌足趺辟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臍乳
頤頸形相至二十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
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口七骨著頸兩骨
著臂兩骨著肘四骨著脊十二骨著脅十八
骨著背兩骨著腕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從
有微骨揔有一百八與體骨肉合具十八骨著
在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
連結其骨柔軟如初生瓠至二十二七日其
骨稍堅如未熟瓠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
辟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足膝
骨著膝如是踝骨髀骨臗骨脊骨背骨脇骨
肩骨項骨頤骨辟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相
連著如是聚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
動至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

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日諸脉悉徹具足成　如蓮根孔至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脣指諸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爪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目耳鼻口既有風起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體類色或白赤黑有好有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壁中生風寒熱（朱楷六十九）大小便通至三十十二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軟無假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瘻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是爲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爲人其小兒體而有三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腹血軟者從母也自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者從父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而面向外處在右脇也居其痛臭處汗露不淨一切骨節縮不得中指在其愛腹綱經裹藏血塗染所處逼迮依因屎尿旋游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閑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犁世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到四日時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産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遊戲如墮高山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墮投於坼岸溝坑溷中或如地獄羅網蕀上曠野石間姻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既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逼迫毒痛猶如瘡病也十三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惛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嬈媚邪所中死屍所觸蟲道顛鬼各何犯之如四交道臨肉段烏鵄鵰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得兒便周帀圍遶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兒已長大團哺養身適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舐二名重蜫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蟯蛛二名耗擾三名憤亂兩種在額一名卑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堀二名重蜫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英兩種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撲滅一種在舌名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軟一種在上腭名曰往來一種在咽名爲嗽喉兩種在噎于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名復垂一種在髀名爲住立一種在手名爲周旋兩種在背一名額坑二名曠普一種在心名爲班駁一種在乳名曰種現一種在齊名爲圍遶兩種在脇一名爲月二名月面兩種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觀一種在背骨間名爲安豊一種在皮裏名爲虎爪兩種在肉一名消膏二名燒肘四種在骨一名爲甚毒二名習毒三名細骨四名雜毒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微五名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蟯二名蟯蜋兩種在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肝名爲銀喋一種在生藏名曰快收一種在熟藏名爲太息一種在穀道名爲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筋二名目結三名石綰髮兩種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泡一名宗姓二名惡族三名卧窟四名而窟五名護汁一種在髀名爲猶技一種在膝名爲現傷一種在跨名爲早鐵嘴一種在足指（朱六十九）名爲燒然一種在十七足心名爲食皮是爲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體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九合計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如木因體與　反來危人如身中蟲搖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爲人以爲蓋之誑惑凡愚　妄起愛念共相親附智者視虛妄可近之譬如陶器終有破壞此身虛僞會有衰壽賊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次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亦復如是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肢分皆悉具足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云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內火界漸增水界漸減是

故迦羅邏稠漸堅乃至肉團衆生由此薄福從小至大皆受其苦又排秘要經云人身三分臍爲中原頭爲殿堂額爲天門又處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胸乃至三十八七日風名藍令向產門又辟喻經云風棠水水棠地地棠火強者爲男弱者爲女風水相棠爲男地水相棠爲女 十五 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爲塵一斛二升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五百身蟲有八十戶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分東弗于逮人飲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人飲一万八百斛乳北鬱單越人七日成身初生之日置百路首行人授指與嗽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升是古小升三升當今一升當人身形雖大不同今[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別減況）

後報部第七

如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今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介（此是後報非是道俗說）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猶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桓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

恐怖不除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万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万大劫亦未免鴿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鴿何時當脫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爲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寶量阿僧祇筆谷六十九衆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 十七 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衆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法我知佛智慧如是者爲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爲難

定報部第八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爲五一當耗減法二當亡棄法三當病瘦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四輩皆從諸天龍神各賚華香伎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産四人遠家棄業山藪閑居得五神通皆号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在所至到無所罣

礙今反當爲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一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市中人內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窮至大 十七 山無人之處擘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喪已命獸所噉在大海中者則時夭命魚鼈所食入市中者在于衆人而自終沒於是世尊觀之如斯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達無極之慧古今以來誰脫此患佛則頌曰

難欲藏在空　善處大海中　假使入諸山
而欲自斷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獲定
是故精進學　無身乃爲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護致何等爲四一曰年幼顔色煒燁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遊上車乘馬衆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耄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終不可得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盛行步無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爲無比張弓控天把執兵仗有所危害不省曲直踞當衢口謂爲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著牀不能動搖身痛如搒耳鼻口目不明聲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汙露自出身臥其上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安無病終不可得三

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于病死命既甚短懷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殺盜婬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自尊長反逆無道悕望豪富謂可永存識謗聖道以邪無雙噎天獨步恭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與之世不受習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冀念長生今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尒終不可得也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遊觀妻妾子息以自嬌恣飲食快意兒客僕使起行綺視顧影而步輕蔑衆人計已無雙奴客侮罵歐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衆意許常得循對卒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嗡命斷現神獨逝父母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昔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佛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

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巳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失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恒値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十九）分苦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後樂何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爲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識正三尊恒行慧施後生人天恒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尒時佛告比丘曰或有衆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十耳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長時作罪復長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卧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三惡道苦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部第十

如弥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報答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二十）果所謂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有三種果即此二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珎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爲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命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

生長身命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孤獨可愍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增長法身求道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衆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絶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菩薩發心要在福力大不同俗人其心狹劣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爲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和合聖衆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其中衆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德與瞿耶尼功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又中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立若能受持七種人者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辞　離鹿言兩舌
調伏慳恪心　常修眞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云

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人乘持戒車　從生至天上
定知如燈滅　得至於無爲
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爲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壁九

鍵（其輦反）驆（音畢）駮（[illegible]）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蝦（[illegible]）榜（[illegible]）忮（支義反）耄（莫報反）[illegible]（[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受報之二）　壁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惡報部第十一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然矣幸願深信不猜來自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剥切膾截炮熬剉羅飛伏走狗射獵衆生者則頭屠裂斤割地獄中蒸煮燒炙衆生者則隨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隨畜生作諸牛馬猪羊驢騾駱駝鷄狗魚鳥黽蟹蛤蜊爲人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肉供充肴俎在此禽獸無益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得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又地持經云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衆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衆苦皆來切己二者殺生何故出爲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非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爲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爲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衆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如是苦也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

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爲虫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尒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盗今身偷盗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策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恒爲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聞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當知此苦皆緣偷盗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繩黑闇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纖孤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形容黧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猒遠便眼盲睛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盗故故地持經云劫盗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盗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盗剝奪偷竊人財苦衆生故身死即入寒冰地獄備受諸苦劫盗何故出爲畜生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肉供人償其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盗是以畜生罪畢復爲餓鬼何故爲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之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盗偷奪設若有財則爲五家所共

卌　珠林七十　二

不得自在當知劫盗二大苦也又雜藏經説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横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緣故尒目連荅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盗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緣以盗故心不貞正恣情婬妷今身婬妷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遮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卧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雞鴨鳥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婬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常懷恐怖憂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緣邪婬故地持論云邪婬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者得不隨意眷屬邪婬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婬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婬出爲畜生以其邪婬不順人理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婬復爲餓鬼以其婬妷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婬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婬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婬奪人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婬妷三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説昔有一鬼白目連

卌　珠林七十　三

言我以物自蒙寵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尒荅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緣其邪婬故發言皆妄今身若妄苦惱衆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尫羸虛弱頻之楚痛自嬰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苦皆緣妄語故地持論云妄語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何故妄語墮於地獄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尒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妄語出爲畜生以其欺妄乘人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爲餓鬼緣其妄語皆自貪欲慳欺罪故復爲餓鬼何故人多被誹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爲人所誑以其妄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又緣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無慈愛讒謗毀辱惡口離亂死即當墮拔舌烊銅犁耕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噉食糞穢如雞胡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根不具口氣臭惡瘖瘂謇澁齒不齊白滋歷踈少脫有善言人不信用當知讒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弊惡眷屬二者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其兩舌離人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

卌　珠林七十　四

若何故兩舌出爲畜生緣其兩舌鬪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爲餓鬼以其兩舌亦緣慳嫉罪故復爲餓鬼何故兩舌爲人得弊惡眷屬緣以兩舌使人朋儻皆生惡故何故兩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親好使不和合故當知兩舌五大苦也。又緣其兩舌言輒麁惡今身緣以惡口故鬪亂殘害更相侵伐殺諸衆生死即當墮刀兵地獄於逕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被脚賣膀惱胜喪脾於逕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支不具閦刖剝劓形骸殘毀鬼神不衞人所輕棄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

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人人聞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惡口出爲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爲畜生所以出獄即爲畜生何故惡口復爲餓鬼緣其慳悋干觸則罵所以畜生苦畢復爲餓鬼何故惡口爲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麁鄙所聞常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以其惡口違逆衆德有所說言常致諍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又緣其惡口言輒浮綺都無義益無義益故今身則生憍慢死即當墮來縛地獄於逕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其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孝仁義不見三寳若在中國矬陋短陵人所淩賤當知憍慢皆緣無義調戲不節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既非義事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無義語出爲畜生緣語無義人倫理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無義語復爲餓鬼語無義故慳惑所障因慳惑故復爲餓鬼何故無義語罪出生爲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暗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七大苦也。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厭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地獄於逕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貧仰於人所戢裹織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纖毫輒遭剝奪守苦無方亡身喪命

當知此布施皆緣貪欲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猒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爲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爲畜生何故貪欲復爲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爲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弥多何故貪欲無有猒足緣此貪欲貪求無猒當知貪欲八大苦也。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犂地獄於歷劫中具受衆苦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作毒虵蚖致虎豹豺狼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彼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寳亦眼不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爲一切求其長短二者常爲衆人之所惱害何故瞋惱墮於地獄緣此瞋惱恚害苦物受地獄苦何故瞋惱出爲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爲餓鬼緣此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爲餓鬼何故瞋惱常爲一切求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爲一切求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爲衆人之所惱害緣此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也。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今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飡采死即當墮龍獄地獄於逕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聞三寳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人中聾暫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謗佛法僧不崇三寳既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爲畜生緣以邪見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爲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謬不捨不捨慳著復爲餓鬼何故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見僻習經心所以爲人生邪

見寃何故邪見其心諂曲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爲人心常諂曲常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細衆惡罪業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筭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反惡爲善即是我師又八師經云佛爲梵志說八師之法佛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爲怨家所見刑戮或爲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煮搒掠万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爲餓鬼當爲畜生屠割剝裂死輙更刃兎神展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

凶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恒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爲財主刃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爲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榜笞五毒皆至勠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捋火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爲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爲膿所欲食物物化爲炭身常負重衆惱自隨或爲畜生死輙更刃以肉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貨　亡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婬犯人婦女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刑首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爲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辜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爲人閨門婬亂遠佛違法不親賢衆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復婬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

婬爲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魂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　棄家樂山藪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讒入無罪謗毀三尊舌致捶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犂之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爲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爲人言不見信口中恒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臥輙惡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王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說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盲
蹇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言　死墮拔舌囹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酒爲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滅臣慢上不忠敬於父禮亡母失慈子凶虐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婬九族諍財產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爲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群眠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圓

六謂年老夫老之爲苦頭白齒落目視冥冥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痛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災變如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說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焦筋斷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輙悲哀今覩世人年盛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覩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佛於是說偈言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　骨解筋脉離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筋脉爛盡骨節解散髑髏髀脛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於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　身爛還歸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受戒爲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奉孝不醉歡喜爲佛作禮而去故書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陽麗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悟此旨斯爲大師

住處部第十二　別有四部

七識住處　九居住處　二十五有住處
四十二居止住處

七識住處第一

如毗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善趣爲

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三地則爲七也論言何故四種惡趣及第四禪并及非想不立識住法者此還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則立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苦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中有淨居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無想衆生以無心故不可說爲（大卅十）識住自餘第四禪（十一）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識不樂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趣中爲彼苦受惱壞識故所以不立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斷壞識故一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畧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曇中說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答言惡趣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是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受樂住者立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多苦惱衆生不樂住於彼第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亦不樂住自餘第四禪如前所說是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三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弗阿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爲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爲四怗前爲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怗前便爲十四有世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爲四又於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并無想天即爲其七將七怗前十四即爲二十一有世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怗前即爲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有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爲三有別於初四禪者有何義耶答曰有以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恒計以爲能生万物之本違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已身能爲造化之主是一是常是眞解脫如来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摽說爲（大卅六十）有也（十二）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復計爲眞實涅槃是故樂脩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来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摽說爲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爲造化之本歸之則得解脫爲破此見是故如来別摽說有別說之意義顯斯也

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答曰有以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衆生不欲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少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爲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殷爲殷上是故隨處說處說爲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答曰如樓炭經說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即爲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復爲十也總爲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即爲十八居止無色界中四空定處合爲四十二居止也。問曰何故於六趣之中地獄人天三（大卅七十）趣之中各（十三）各立多居止處鬼畜二趣各唯立一脩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答曰居止名爲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處人有四處天定有其二十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定別多居正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脩羅延攝入餘道是故不論。問曰若依毗曇說彼四空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栖託何故得說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說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處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是故說爲四居止也問曰依如毗曇說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說以爲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以其君勝上臣下別故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間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說之爲二居止爲頌曰

色心相染　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　六道苦因
自非斷妄　何得牢堅

感應緣略引二十一驗

漢元始年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漢元和年有女生兒兩頭肩四髀
漢建興年有女產二女相內腹心合胷
周烈王之年有女產二龍漢時有女生虵
周哀公之年有女生四十子又有生三千子
漢文帝時有馬生角
秦文王五年有獻五足牛
漢綏和二年有牝馬生駒三足
漢景帝六年有獻牛足出背上
晉大興元年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
魏黃初中有鷹生鷰口爪俱赤
漢時有臣竇嬰灌夫田蚡因恨誅死現報
（聖）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現報（宋什七十）（十四）
晉有御史石崧枉殺與客現報
晉大司馬桓溫枉害著作郎殷消現報
秦姚萇以枉害符永固萇受現報
秦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有翟銅烏枉害同縣人張超現報
宋有張䄂為隣人燒死隣人受現報
宋有呂慶祖為奴教子枉害奴受現報
唐貞觀年中有杜通達枉害眾僧受現報
唐貞觀年內有邢文宗枉害眾僧受現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傳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故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兩頭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不勝任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漢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胷面俱相向自是

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二頭之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以不孝之名廢天子又周之漢元以來禍莫大焉。漢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為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僑妻胡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分此蓋天下（聖）未壹之妖也（宋什七十）時內史口奏上言案瑞應圖云（十五）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智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瘣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虵奉送虵之于林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定賓客聚集有大虵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若哀慟者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牝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馬禍也故京房易傳曰方伯分滅厥妖牝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後五年六月齊應城門外有狗生角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下不當舉兵向上也兵將反之

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五行志曰以為馬國之武用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持秦世世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劉向以為牛禍思心霧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兆中有牛生一足三尾（聖）生而死也　（宋什十）漢綏和二年三月（十六）天水平襄有鷰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欲鷰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魏黃初中有鷹生鷰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為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卷十並出搜神異記）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疎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

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撗處夫弃市嬰遂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藉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中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論嬰及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下天而噬之既還姑孰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揖録敦敦大怖逃不得脫死河間國兵張麁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麁酗酒失色拔刀斬曠曠母介夕夢曠自說為麁所殺投屍澗中脫褌覆腹尋見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褌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麁知事露欲規叛逸出門輙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麁以伏辜。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殺典客令万默密白日見默來殺密遂死。晉大司馬桓温功業殊盛自負其才力久懷篡逆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大馬遊獵温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

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為温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晞遊温乃疑之庾乃請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温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温大怨望以為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莫衣諸温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温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殺涓形狀答以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禄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号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榮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殺叡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殺其使益萇恐懼遂奔西州逃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為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相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怖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悞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

襄耳非臣甚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弟四子期從叔壽殺期而廢為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凶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而為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金鄉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兒子銅烏執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好美色隣人求娉為妾稗以舊門之後耻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與之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弃親就僭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殁。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當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寃而有靈使知其至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畦疇不理許當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

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又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杷㧬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録奴詰驗臣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殺子并其二息（右九驗出冤魂志）

唐齊州高遠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令送一梵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間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喎眉鬚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禀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惡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子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出遇文宗懼事發還擇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弃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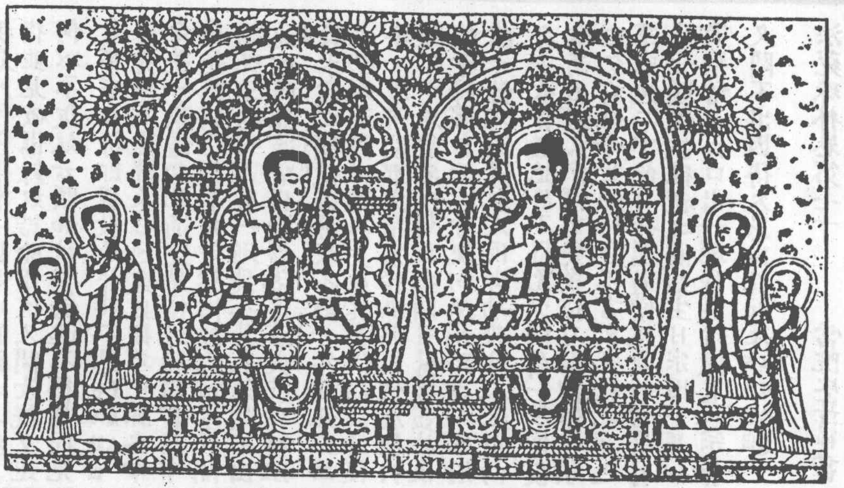
當院比丘清仰書

釋音

蜆（胡典反）蠘（子六反）蛈（余只反）鵚（徒谷反）鶘（戶吳反）膍（房脂反）脾（音毗）剠（其京反）劓（魚器反）刖（五刮反）詆（莫虎反）牝（毗忍反）睽（作鉀反）蚡（扱問反）瓬（占胡反）酟（香句反）泓（烏宏反）駝（古饒反）蟴（斯氏反）疇（直由反）篚（之果反）豸（池介反）豕（施是反）鋑（叱刀反）瘣（胡罪反）尻（苦高反）鵃（鳥䴌反）邛（渠容反）邳（清碑反）喎（苦蛙反）軺（遥詔二音馬車也）縈（音庚）涓（烏玄反）腱（比黎反）朐（其俱反）填（他見反）膯（丁登反）咷（徒勞反）沅（牛遠反）惲（紆憤反）𦂶（才各反）驤（思良反）

宋有七十　廿一

平江府長洲縣樂安上鄉[illegible]北[illegible]住寄居常熟
縣界支塘　陶宅門下　奉
佛女弟子高氏二十娘妙真謹發心施財恭入
磧砂寺刊大藏法苑珠林第七十卷壹萬肆伯玖拾七字
伍拾丈計錢會伍伯伍拾貫伍伯文　功德上薦
亡考高公[illegible]超昇
淨土　寶祐貳年六月　日女弟子高　妙真　謹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經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第八十（此有四部）　欲蓋篇第八十一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暗相反罪福冥對皎若目前所以惡名脩隊善謂清昇福是富饒禍爲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昇沉可覩也

業行部第二

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白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度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單修福者所謂淨心爲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爲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麁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爲自爲他所求各別精麁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爲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視相修福內麁外細唯成雜業猶彼惡情殊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遍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著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麁細麁者爲惡廢損他人細者自爲唯求世報先論麁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爲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懱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爲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爲名聞尊求自益此非慈悲爲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爲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受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衆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愍自求名稱或爲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業報經偈云若爲生天施或復求名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清淨所受多麁澁施行既介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

女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爲婬欲故如屐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羝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爲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說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處難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惠他施者若望諸極麁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專爲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云麁人有麁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

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爲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爲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燄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燄然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尒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見烏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尒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猒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猒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真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乱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

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生無始以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誇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若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象林七十二）六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非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稱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此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緣能悟道者亦得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定正體必有麁淺未來禪心此未來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結時此業則招

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毗曇無色界天不（象林七十二）七得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関凡夫希故不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若掻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對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榮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目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何云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追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樂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鷄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鷄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

日母毋與六卵因炙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遺生來脩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條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象林七十二）八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歸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訣俄而命終臨家兄爲遂府屬故委之也（右一驗出冥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欲縶部

五欲部第一（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欲障部　呵欲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俳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知根本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衆生造無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

欲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爲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也夫論蓋者是蔽覆義謂覆障行者令志性昏沉定慧不明隱沒善人是修道正障故名爲蓋故對法論云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復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故名蓋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衆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擒捕獼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已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已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塵名爲欲也并意識獨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尒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調謔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視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　旋轉眼中　不以染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弥網　人皆沒身
坐卧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所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蚖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視觀之　不淨填積　婬火不除　爲之燒滅

色過既尒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永沉生死不能出離者並是女色繫縛難脫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恒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呵五欲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齩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爲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第一呵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色欲過失第二呵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弥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倡不能自安天鬚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荅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

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弥山動若劫盡時毗藍風至吹須弥山令如腐草如阿修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声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第三呵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深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以鉢授與沙弥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弥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捉繩牀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弥（十二）得飯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弥來沙弥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遥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爲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尒之前諸師及僧呵之沙弥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將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卧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掘挽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黙然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呵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没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

白氎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香欲過失第四呵味欲過者當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受衆苦洋銅灌口噉燒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墮不淨虫中如一沙弥心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弥每得殘分（十三）心中愛著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弥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弥諸人言此是虫何以言愛酪沙弥荅言此虫本是我沙弥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酪分虫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今似前者園人奪得偷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味欲過失第五呵觸欲過者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遍身深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尒時世尊爲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

世時波羅柰國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麚合會婬心即動精流盤中麀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四）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値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躃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呪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爲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柰王憂愁懊惱命諸大官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傳聞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困雨躃地傷足瞋呪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爲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婬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言是仙人所生婬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婬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藥草和之以婇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作草菴而住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爲淨水與歡喜丸以爲果蓏仙人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

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荅言我皆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荅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輭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婬事即失神通天爲（十五）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荅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卧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勑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尒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爲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猒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荅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遣其志爲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旱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婬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尒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爲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觸欲過失如是能呵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爲五荅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弃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患如是已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患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十六）讚歎我怨畐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爲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爲蓋當急弃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說偈荅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声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優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項及斷齒脣　舌咽及以胸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憒名之爲眠五情暗弊放（十七）恣支節委卧垂熟名之爲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尒時云何而可眠
眠爲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話等名爲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爲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伎諸惡覺觀等名爲心掉掉之爲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器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弃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爲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果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

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珠林七二　十八）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爲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尒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万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共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万一千四中合有八万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尒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烟雲塵霧悕羅手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業集　六賊乱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鄣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鍋既無窮　猿攀此爲伏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獸俙寶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鉗（巨鹽反）　徐（盧唱反）　倏（式肉反）　謿（陟交反）　扼（於革反）
眄（眠見反）　酵（古孝反）　齩（五巧反）　藉（慈夜反）　麚（古牙反猳虎也）
偭（弥兗反）　麀（於牛反）　懊（烏晧反）　蓏（郎果反）　躃（傍益反）
嬴（以成反）　輭（而兗反）　軑（徒蓋反徒計）　[illegible]（臧老反）　虱（所櫛反）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經二

入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四生篇第八十二（此有五部）　十使篇第八十三

述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縣別六趣形分明闇異途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濕生者是）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爲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蛇蚖飛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蚊蚋蛾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爲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爲死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生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欻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

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乱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生沉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中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爲生攝於趣爲趣攝於生　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非趣攝於生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同（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經等云（大集十十二）四天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炎摩天行欲意昔相抱或但執手而爲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意婬語笑即爲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爲究竟不待語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爲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又倶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晝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噉竟無有飽時此爲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疋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滋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

鞞婆沙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閻浮利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遊戲寢臥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大集十十三）尊者遮（三）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奈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答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視可知其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化）卵生食二（除化又胎）濕生還食濕生一（除三可知）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爲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隋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遍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墻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將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鳥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生龍者即向

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也又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爲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大集十十二）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欝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介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爲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介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雨渧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其痛二餘龍王起婬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

焦即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彼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爲五一行婬時若與龍共行婬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婬不得捨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爲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揔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平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殼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爲意成（舊名中陰）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爲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追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介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他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常生處問中有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介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爲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慚愧增故慚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介故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無慚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白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介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爲織縷猶未爲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身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爲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力有殊不應爲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廚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illegible]等滿秔米等置倉鑊中數揔稠密五趣有情所人中有散在處處數量

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麁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麁質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歆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縛介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婬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淡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事日月恒有血水流出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胎此若太少由乾涸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為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介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反此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荅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令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雙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荅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夘胎生法介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荅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夘胎生法應介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婬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婬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荅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介寧說中有無礙荅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荅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麁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

天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眾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眾生於病疾世為大醫王救治眾病於刀兵世為大力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眾生天龍鬼神等遞相惱乱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悉生其中為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為宣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奇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衆具增上滿足生刹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

飢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卌）稟性生時（本冊七十二）所感壽量形（十一）色族性自在富等最爲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爲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趣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　五陰病難痊
壽報雖延促　終成丘葬塵
徒知佣六色　會當悲九泉
復愍輪迴趣　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儁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及殺之與諸蝡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鷇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鷄鷇並滅不見（右此出冥祥記）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爲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蹤大抵勸修功德及遠念佛寫經以爲救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岳祈子乃改與石家爲男又云受生日逼忽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卌）（本冊七十二）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十二）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眞等說之（右此出冥報拾遺記）

十使篇第八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皆衆皆由十使爲窟宅六賊攀緣冥因五住爲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萬苦爭纏百憂總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沉五利難制若集順流無始恒漂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覩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爲使如地持論大隨逐傳義名之爲使雜心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總釋自下別解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迷此執爲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爲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持地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即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卌）（本冊七十三）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十三）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爲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若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切諸見皆違理起悉是邪見但說一見爲邪見者由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爲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妨修善仍感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万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麁邪

見言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爲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定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爲道或取苦行以之爲道或取布施以之爲道乃至或取八禪事定以爲真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爲道是故名爲獨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己見是取爲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爲本戒取所依名爲脚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名爲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己愚心（集卌本十二）倒見謬執乖（十一）正反成不善當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踈緣具要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爲道皆同愚人執戒爲道以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見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爲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見色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戒戒行既然施等亦尒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

世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爲第一勝妙善者名爲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報計爲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內身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己見是餘者非便即生心於己見上執爲第一是故名爲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集七十二）取前身見以爲第一（十五）如此見取名爲足上餘義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漏世間事業取以爲道即名戒取若執爲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爲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爲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見爲勝是以齊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沙論開此之見取於一刹那頃如何推度苦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若謂能堅執故名爲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令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嚙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嚙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須言

愚人所受持　鰹魚所銜物　室首魔羅嚙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若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爲見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貪善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已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燃身又正法念

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是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瞋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恒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經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爲重瞋恚易斷名之爲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者（集七十三）於四諦理（十六）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爲無明與諸使合名爲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有先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齊等處濫計爲等比過輕故直名爲慢此無所恃何故成慢成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爲慢謂人勝劣唯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名爲慢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爲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己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謂地行

德過已弥深多身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交他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莫問麁細我見皆強是故名為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學人我見則微分斷麁現是故名為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凌人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為慢使煩惱也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為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為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說為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常我名為疑理故成論問疑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麁現瞋使自除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第三

迷曰迷理不同者良由眾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真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為苦諦諦是實義審實不謬故稱為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為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為滅理實不生名為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為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惑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苦執為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惡業因為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將滅道為我計斷計說義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尒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有不將身苦為道直執戒等福行為道此將集因轉將為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執為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為集因方轉為道是故不得名為迷集不同計苦以為道者將苦為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眾生所求不取惑滅為道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為第一即為迷苦於事善業計為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為涅槃名為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為第一名為迷道是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說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為第一不將有漏以為勝好知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為我人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為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若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尒比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

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修道名爲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論惣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過違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惣觀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爲見道後斷細時名爲修道此明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曰）易斷貪（宋十七二）等四使易（千）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創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惣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爲見道若鈍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以比文證惣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尒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惣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曰）心無我（宋十七三）則是見道斷諸（千）見惑但諸見惑約諸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惣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後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猒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爲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衆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爲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具其過故使爲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求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遣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發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已同即謂已是說他爲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鬪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鬪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爲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鬪爭根本亦即名爲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真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千二）如是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六使迷心爲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麁罪當生惡道此明十使斷有難易竟　頌曰

邈邈愛王城　峨峨欣鷲嶺　業結三界獄
利鈍十使頸　濁惡順下趣　斷漏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怖象投丘井　翹翹羨化倫
念念除心翳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頴
既破無明結　還同欣鷲嶺　荷戢怡沖心
隨總靡不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經二

都勸緣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經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

述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煞生部
偷盜部　邪婬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綺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弃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燋爛而不疲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多劫備歷艱辛具受衆苦迨今燒煑故如來大悲不忍永弃示其苦樂令其欣猒故於此篇畧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不同界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行遶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誤煞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捉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遠地思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介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念經云有五因緣雖煞無罪一謂道行無記心二無心傷煞蠕蝡等命三若擲餓等無心煞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為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煞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煞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煞中約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煞畜生比丘得波逸提煞凡夫學人得波羅夷煞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煞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煞畜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煞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煞者具受罪報中煞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煞者父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煞阿闍提則不墮此三種煞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有罪報闡提亦介（非謂無罪輕重若累）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煞害蟲蟻重於輕心煞人若心無瞋雖煞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不誤罪則有輕重文須不逆類准可知）又正法念經云何不煞若稻穀麥等生微細蟲不捐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煞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以藥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蟲置餘爛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煞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弥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果習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煞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呞比丘常作牛呞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漏盡而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虵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煞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根觸性也（餘事可知本如上受報等十地持論）故涅槃經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中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得鴿雀鴛鴦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麞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

生以殺生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猫狸鷹鷂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形若得人身聾盲瘖瘂癃殘背僂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得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虫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乞（卷七十三）食或得出家常為衆生之所輕賤喜犯第四戒是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別述亦名五鈍使報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立邪道多墮惡趣何等為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婬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麁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樂於邪道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　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煞生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虵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泥犁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　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審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為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亡　如佛說邪婬有十（卷七十三）罪何等為十一者常為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鬪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女多人共一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不邪婬　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勑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妄語名曰善律儀　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具如下五戒中說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是口善律儀名為五戒律儀　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煞生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令世飢饉三者以其邪婬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阜株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麁澁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澁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數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煞生部第四（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形六趣莫不戀命而含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外殊萬品愚智千途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卷七十三）所以鷙禽投案猜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歐氏漢王去網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奇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珠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形昊天既高飛從啓訴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恕己可為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為吉凶公私祭祀賻待賓客營理庖廚烹宰雞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稔歲晚事隙時閑天杳杳以降霜野炎炎而遍燒於是駕追風而伏馬騁赤電之良驥劍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發彼林藪顛覆巢居制破窟宅且羅亘野罦網彌山或前驅後逐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銜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奔竄聞弦而競落猨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崦谷而悲號

對高林而絕叫於凡術非苟發弓不虛彈蓬服洞胸解頭腑腸或復飛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同射鯛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長能雖舟之瑞霏膾形軀有拈槃而兩散或復檢犹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聖帝王尚動干戈（宋七十三）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升陑之役乃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推百万而横行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尺壁摸項帝於烏江懸首於高臺橫卓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爲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爲海今者王師雷動掃殄妖逆揚兵推節祐境沾邊既預前驅明居後勁雲旗之下率取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喻故刀下叨頭請下乞命斯之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爲怨爲讎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爲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取婦時婆羅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承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稀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遥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賊方便煞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爲賊所煞王憶尊者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煞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塹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爲婆羅門婦所煞耶佛告比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諸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使煞之由煞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尒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爲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煞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梨耆弥有七頭兒皆以娶婦唯（宋十二）小兒婦字毘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梨耆弥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礼爲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爲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毘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爲說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礼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毘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煞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煞之煞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毘舍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請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爲說法無常苦等時毘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馳騁五道何苦乃至三十二兒婦家親族此事非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煞（宋七十三）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繞祇園阿難見王煞毘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爲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爲王所煞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煞之老母歡喜爲辦煞具臨下刀時牛跪乞命諸人意盛遂尒煞之牛死誓言汝今煞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知今日佛告阿難尒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毘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毘舍離是由煞牛故五百世中常爲所煞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爲煞母兒被煞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俗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煞一牛今尚如是何況多世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而欲煞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令集衆香以油和之欲往塗佛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爲母子值佛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煞他命　悲號入地獄　奧獄與洋銅
嗤注連相續　奔刀走火鑊　劈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録　習報頌曰
煞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瘦難苦　壽短常沉没
若有智情人　攝心莫放逸　感應緣（略引一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時有人沐髮用卵白驗
梁時有人賣鱓爲業驗
梁時有客食炙肉驗
梁時有人煞牛繫剎柱下驗
梁時有部曲截盜偷賊手驗
齊時有人煞牛食卒驗
齊時有人捕魚見魚齧驗
唐時殷安仁停客煞驢驗
唐時都督鄭公賓軌好煞驗
唐時潘果煞羊舌縮驗
唐時領悦勸牛舌斷啞驗
唐時果毅孝政煞蜂驗
唐時有人爲姻家所害驗
唐時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時封元則盜羊煞驗
唐時京城西路店上人煞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弥并煞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煞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尒羸瘦當發楊都時多有諍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殺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昔枉

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後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煞之殺便斃吒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右一驗出[illegible]）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鱓自頸以下方爲人耳　梁時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屛除形像鋪設床座於堂上接賓未煞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把搔癃疹因尒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煞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右七驗出[illegible]）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煞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日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煞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遥荅曰往者他盜自煞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煞何以見追倩君還爲我語驢我今不煞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尒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

唐洛州都督鄭公寶軌性好煞戮初爲益州行臺僕射多煞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因忽自言有人納我人來左右報冬月無人也公曰一棨好人何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人也並是人頭從我債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家間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煞食之後經至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荅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爲羊營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

察衛史自向臨說耳（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為隣人牛犯其稼穡乃至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為右衛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為性燥急多為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沃蜂總以死盡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十三）

（廿）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錄七十二）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隣兇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燒燭委細窮問至一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稍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撿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肆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得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詐以路遙遠延不送之始求以錢賄士望許諾送經歷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覺漸蘇舉乃造紙錢等待為使者依期選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右三驗出冥報拾遺）十四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煮餘人貪斷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前火釜大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之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在同店人向道自說　經三

法苑珠林第七十三　當院比丘清書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十函之二）　經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偷盜部第五（此有七部）

述意部　佛物部　法物部　僧物部

互物部　凡物部　遺物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以欲為原受質二儀並皆戀財為本雖復人齊兩珠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幡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省己貧窮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使退落擠坑擯乘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女譏呵比丘穀香池神雅責是知偷盜之譽寧非大罪所以朝飡無寄夜寢無依烏栖鹿宿赤露筆搖傍路安眠循鄰求食遂使母逐鵶鵲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歐而散血心臂扶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見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戒勗勿起盜心乃至道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幡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有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護主情通者不犯盜者犯重罪）若依

舉德勸伽論云爲轉貿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決此者犯重）若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祕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闇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罪（此意是主心悋者犯若流令辭經疏通不悋者取誦無過也）五百問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像塵亦令）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觀有惡人偷佛銅像燒錢聖容將供身命逆中之罪無過於此或去華幡尼竟衣服或用賣活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部第四

二

（■集卷七十二）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祇物者過殺八万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噉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去業涕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聲噉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信心人爲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其罪如半然此罪報斯可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爲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出家

三

（■集卷七十二）凡僧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鍾一響遐迩同飡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衆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敬僧食受用華果或騁僧雜畜將僧奴逐或借貸僧物經又不還見僧變索反加淩毀或倚官刑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容豈不痛心令惜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爲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爲聖人所可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誠爲大誠後時取受省用之也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不同借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像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貿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貿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幡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命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擾越不受師教亦招前罪若生人間九百万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流令僧家在信寺二時食歌僧聖僧食不可入佛常者不須收贖召餘食設一切得食若惟悉壩堪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歷贖已取食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弥陀本作大品改充（■集卷七十二）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

四

衆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得罪也（輕重之罪量前施主）准此之文檢校佛像有餘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綵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爲供養故不犯（[illegible]同盜方道俗不問戒律[illegible]有好心[illegible]當三寶法已凡偷互用三寶物乃至[illegible]上聖僧貸或將白入或入常住或作佛[illegible]）

（第勤作意不護人佛如是之人始堪作綱維知事自外不合作）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衆事何等為二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猶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業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五]（宋本七十一）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法中種種出家種種姓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互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雜共（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若營事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言凡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綫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空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駈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若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打其身其身熾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宋本七十二）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六]一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因若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見論云為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掌護堅鏁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駈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物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今時放出多有俗人殺喚他鳥窠取其所罪胡）[七]（作得之盜）（[illegible]非果子等雀此犯罪）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想親友意相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為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削耳鼻或剝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湯煮或以生革轉絡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板而刺其脘或使惡象而以踏殺或開其腹抽腸紆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劍樹煻灰糞屎磨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万歲脫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火水及以惡

賊之所劫奪　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殺害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糶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或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爲思業若作誑時名爲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東僧七十四）（八）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讓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懸著高顯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荅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實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攫鳥金剛觜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慞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日東僧七十四）（九）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略引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漢歧州郿縣斄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爲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万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冀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日東僧七十一）（十）爲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忳且收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爲他事今所不錄（右二驗出冤魂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頭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内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見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託胎家内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産一豚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買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警覺合家大小先以昇觸婦夢云我是汝夫爲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

物令我作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藥來令兒及將遷兒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未卅七十四）（上）官償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驅騁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令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令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慇懃不放兒兒怕急恐處殺之私怨一有識解信敬人曾在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兒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耻愧比隣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簡親踈賑若日前豈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遂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即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又卅七十四）（十二）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訴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令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尒（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關下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劾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經四

暫（昔草反）謫（竹革反）腕（烏官反）撅（其月反）形（以代反又枯村反）

糶（他吊反）敞（昌兩反）釭（古紅反古双反）忳（徒昆反）館（古滿反）

渝（羊朱反）涪（音浮）

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全吳鄉第伍保住浦東居住奉
佛女弟子劉氏八三娘子行年四十一歲八月建生謹
發至誠心　施淨財恭入
磧沙寺大藏經坊刊造　法苑珠林第七十四卷所集
功德祝獻
諸天三界万靈十方真宰行年本命元辰一切聖衆發
生歡喜之心仍乞保祐身宮康泰福壽增添二嚴俱備
吉祥如意者
寶祐二年閏六月日奉　佛女弟子劉氏八三娘子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之十三　經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邪婬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呵欲部　姧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婬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此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愆晉獻亡家實驪姬之罪獨角上人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為欲界眾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遍身皆滿六塵怨賊毒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佩能枕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浦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颷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為寄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弃溝渠以充螻蟻凡是眾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定由婬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經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厭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齩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尒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尒時為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狀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骨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篋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誑能惑世間

第二明女人難親可猒者故優填王經偈云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弥網　人皆投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婬他婦女　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救者將至佛所

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爲好眼耳鼻口亦介身不著細滑是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可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愍之知其狂而顚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復鈇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鮮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淸淨得泥洹道

好偽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奸悵然懷惋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介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介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卯卒爲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隨洄水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往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擲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介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張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非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屛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値靑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御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乱頭於市逢人抱持摩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

見市物將我過市珠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嗥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録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本卷七十五）端正顏色（七）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荅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荅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荅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荅言可尒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兒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住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婬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誂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習報頌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昏婬亂情色　受苦無表裹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非己　彼此懷猜忌　熱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耻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漢時有談生冥婚徵
晉時有盧充冥婚徵
晉時河間有男感女重生徵
晉時有張世之冥婚徵
晉時馮馬子感女重生徵
晉時桓道愍感婦重生徵
宋時韓伯子等拈廟女像冥婚徵
宋時弘農人感得冥婚徵
齊時王奐仕妬殺妾冥報徵
齊時陳氏害前婦兒冥報徵
唐時岐州王志冥婚徵
唐時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徵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卧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本卷七十五）（八）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爲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袍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万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爲女壻表其兒爲郎中（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麞便射之射已麞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本七十五）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九）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欷歔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莊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尒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去駛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户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鋺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　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罹霜萎
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別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鋺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詣市賣鋺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鋺還白大

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鋺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賫還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朱十五）充之貌兒鋺俱驗（十）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爲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姑批廿一職出）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敘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姑批廿一職出）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廄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廄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尒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涕泣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朱十五）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十一）馮了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尒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住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皃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姑批二批驗出）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皃在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局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君捧愛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悔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以其夕（朱七十五）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十二）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采顧輒剋其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會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姑此赴批一職）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

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其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勅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展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十三）後大會客（末十五）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出幽明錄）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便忘恕實在齊內使愛妾治髮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擲私遊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嗔汙媟便迹進走奴還白之奐謂弥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尒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對及女壻殷叡遂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為奸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竄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時人以為妾之報也（右二驗出冥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鍾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十四）跪謝搏頰為設祭奠（末十十五）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飡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尒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䵟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右一驗出冤魂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士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莊餝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上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

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迴留口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某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棺撿求果無此衣非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莊束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右此一驗見西明寺僧惠法師說）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擺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遍瘡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其從兄（十五）（右此二驗出冥報記）

妄語部第七（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搆致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感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寔由妄語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眾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眾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說語
彼人速輕賤　為善人捨離　天則不擁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眾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
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厭
爲好名聞而假僞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
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
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
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
是天人中賊羅剎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
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
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詐惑諸天龍鬼
神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
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
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
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
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
生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爲衣服
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甘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自欺身
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
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大神所棄
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己愚冥迷失
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閉居之本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義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
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
也不介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
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
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飮鐵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受結　還爲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經五
姒（祥里反）孋（呂支反[illegible]）鑠（舒灼反）鈇（[illegible]）刳（苦姑）
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余反又）歘（[illegible]）
銃（[illegible]）讞（魚列反罪也）[illegible]（[illegible]反又）澁（[illegible]）袷
[illegible]（[illegible]名也）媟（私列反慢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狽（補妹反）悼（徒到反）[illegible]（[illegible]）殮（力驗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之十惡）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惡口部第八（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遂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銜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非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

經偈言

麁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焰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麁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麁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虫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虫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麁語觸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數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勑一切雜使不令狎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懱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數顯經義喚授者義曰述前象頭次喚第二若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万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疽虫膿血流溢臭氣遠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摑舉聲嘷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諸（珠林七十六　二）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万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嘷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尿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惆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後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言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荅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荅佛言（珠林七十六　三）墮阿毗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荅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荅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荅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荅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離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鷄越吒二衆擬五百人於婆（駃）羅俱未度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胎（前外）佛為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

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花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鉢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覩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産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澁猶如蛇皮頭髮麁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昇殿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珠林七十六）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鑰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夫並無所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衆會之契令婦共赴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從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鑰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以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而復端正惡相麁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鑰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荅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介婦便白夫且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爲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荅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珠林七十六）今者蒙佛威神使得端正天（五）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麁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貴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剎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飼刮刷摩拭時得剎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遍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餧飼我刮刷摩拭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剎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己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金十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人前作毀呰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呰語即慚愧不肯出力與對諍覺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餧飼摩拭刮刷望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慚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覺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珠林七十六）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六）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賭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覺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介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呰猶自慚愧不堪進力況從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慚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擬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蹈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誅相

又百緣經云尒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桓中有大福德能教眾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為在何處答曰汝但眠眼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眠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眾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使得脫或作龍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竪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既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佷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惱嬈眾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尒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尒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共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嘱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於塚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傴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眾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具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尒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眾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眾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傴僂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尒時世尊告諸大眾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眾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怏惱而作是言我獨為尒營理僧事今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眾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踐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眾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　割舌令自啄　楚毒難思量
苦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鮮

感應緣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揚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還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恭口但一生已來毋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授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監理大小譏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蹤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發擢

曇用爲燒碎𥕛二三廻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息暴口從武德巳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爲善然有大小侵巳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共温涼說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爲你自生巳來毒心經將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巳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或亂凡俗爲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舉将入舍卧經宿不蘇然操巳到東陽都録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鏁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筭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𤇆𤇆不中人立後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獄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尊他長短逢人訴言慚愧有片侵欺責不能忍今欲追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侍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荅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殺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巳即便依教發露懇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巳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捉牛慚愧不復駈出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惟禮懺殺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

兩舌部第九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善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語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䜌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緣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爲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爲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巳說不須重述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博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博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博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尒時野干竊語善牙巳便往語善博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博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尒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博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博問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尒時善牙師子向善博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博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乱我等善博虎說偈荅善牙師子言

善博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判此野干
鬪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尒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爲彼所破集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爲人所破心能不憎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𧦪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事具十十六）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十三）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鬭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掣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譏毀害人深　罔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偏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略二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敦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何共搆后執左道呪咀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閤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敦海王悝既已之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冰此爲何祥其可禳乎冰對以宋后及敦海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家之徒復敦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責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十二）說若虛假終爲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隨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爲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衆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爲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　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故非妄語輭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輭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辭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爲長他善根　烊銅灌口濃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燋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虧真理　爲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眺聆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爲人覓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一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堅夷善閑幻術能從易牛馬頭上與群目共觀之以爲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菽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頃聆之間菽生俄而蔓延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需菽者反視所賣皆耗矣摘抽橐粟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安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須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

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續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雀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大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爲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仗刀矟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爲何事答曰須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遂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投拔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排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排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浸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倂緣千緣千人初緣至頭下時以千內口直下千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千上下並皆如是後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嬰子突出郎獨猪挑捧等數十人令作排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帀百千鐵鳥諸惡毒虫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啖受其楚苦叫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虫見其一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狀然還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二年汝命垂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爲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投猪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牀穌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向僧具說此言）

比丘清若書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經六

嘷（胡高反）抓（側巧反）[illegible]（胡古反）[illegible]（盧合反）擭（[illegible]覺反）剔（清也）飼（祥吏反）[illegible]（莫北反）穰（汝羊反）[illegible]（五把反又[illegible]反）鬻（余六反）矟（所角反）盩（張流反）厔（陟栗反）[illegible]（[illegible]計反）[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陷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之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經七

慳貪部第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爲端凡品邪迷慳貪爲本所以若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貪多秋雨六情之維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意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貪貪相次競加侵逼苦逮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排焰自取燒然如蠶作蠒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當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産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悲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爲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真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

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先作是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悪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産兄弟而爲少金故而生悪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荅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弃之故言善哉二辭各尒以是因縁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曽昔聞舍衛國（經第七十七）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二）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悪毒蛇尒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悪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若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禁司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巳用盡猶不得免將枷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悪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悪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悪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迸放去之又増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産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悋守護不著不咏服飾飲食極爲麁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断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寳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斂收攝巳訖迴向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向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巳盡新業有造由起邪見断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經第十七）泣流淚而白佛言（三）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悪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巳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寳布施巳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言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寳無所乏少縁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縁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悋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巳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珎寳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疏籠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紫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死若臨死後所有財寳勿使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勅巳命終還生舍衛栴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増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過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巳大年八九歳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復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經第六十七）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一）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狂語盲母盲母聞巳匍匐柱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愆迯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悪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巳告阿難言禍哉禍哉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栴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珎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覩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礼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恵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無爲道尒時世尊欲與栴檀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悵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礼佛求救願拔罪報即請佛

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爲世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悋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産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經）（朱十三七）（五）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儛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旣歡會我亦當尒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麨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裹之賫出城外趣一樹下旣至樹下見多衆馬恐來傳撮即詣塚間復見猪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鹽和麨飲之時復啗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儛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儛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屛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噉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

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儛歡樂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儛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開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行到巷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如）（朱七十七）（六）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知何所導盧至尒時如似顚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爲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尒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惟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佚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尒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

今云何欲何所爲盧至云願爲我證我欲見王幷願貸我二張白疊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疊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爲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旣到王（白）（朱七十七）（七）前以手挽疊用奉於王其膝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盡力癡挽方乃得出旣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慚愧坐地悲嗟歔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嗟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益歎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慈念語傍人言彼旣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万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尒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遠着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黑子私密之

事可識以不毋荅王言兒左脇下有小瘡瘢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尅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眞偽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尒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戯笑而歌儛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和飲酒醉歌儛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得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受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謑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為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遮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令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尒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彼以鐵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尒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與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敎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来尒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詣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敎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来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尒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来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

說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娑柴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後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王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十一）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剎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剎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剎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剎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尒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剎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尒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疊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尒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尒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十二）念便持白疊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爲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疊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呵欲不淨出要爲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眾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變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烟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烟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十三）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竪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後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尒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誡勅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戒勅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尒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僧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虫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礼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

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頋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梳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梳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宋元宮）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十四）家死者我等大巨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取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桓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篋詣祇桓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閤衆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今後不斷又百緣經云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燋欲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爲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自 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尒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十五）使汝渴死我巨終不與（宋元宮）今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食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尒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尒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汙其宮殿尒時比丘桩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推集食食將欲訖尒時餚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荅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誑懷万端
求利心千币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爲故貪慾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饑身 恒抱犲狼志 誰人喜見憐
巨終身不悟此（宋元宮） 可笑頑愚人（十六）

感應緣（略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尒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綏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𣰽毿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

見於府内鞭打悶下鼓似北稱冤魂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揚都又死（此二出冤魂志）鄱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儁就郡繩治贓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儁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十七驗）正令尚書左承盧斐覆之斐遂希旨成暉儁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儁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經踰兩月盧斐坐譏駮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帝敺殺之（此一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經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十惡之六）　經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瞋恚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怨專加損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含毒肺藏鴆裂肝心令其街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辯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刹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猒惡人無愛者衆所畏弃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噤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衆人不愛輕毀卻賤身壞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爲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衆人所愛衆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王之樂衆人覩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爲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衆生善惡現別愚人凌罵過他爲勝智人下黙以爲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緘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爲横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朱十十八）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二）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尒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弥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

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荅曰欲得
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乱吾心令
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
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
即截牙象曰道士後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
跡也象適人去逃甚痛難忍踯地大呼奄然
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成曰何人殺吾王
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
王觀象牙心即惱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
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
沙門尒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
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
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荅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眾人
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
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為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眾人有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共口言柔軟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甚苦毒　又赤觜烏喻經云昔有烏
名曰拘耆（梁言赤觜烏）遊在叢林樹産鷇諸子在
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叢
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噉拘耆子無復遺
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
知蛇所噉獼猴歸見問之何為荅曰蛇噉我
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
猴前繞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打至石
上磨碎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
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
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
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
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
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已
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
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
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
坑而死喻眾生無智強為人我終墮三塗
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榛林住
有狸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
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
出惡言欲嗔是善口復出惡欲嗔非善和復

出家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
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患腰疼伐
已還生樹中之妙眾人見甚不知詳者皆來
遺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定
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起責即得初果
又字經說偈云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蚖蛇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為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為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坑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芽　芭蕉騾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
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
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妒終
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
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
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
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
驚怖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
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
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
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
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
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
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

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尒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尅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此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勑蛇荅佛言隨佛見救不敢違勑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慚愧猒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猒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賫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礼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閉三惡道

尒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惡牛抵突傷人難可得過尒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若設來觝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喚吼跳踯直前尒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尒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盛心與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欵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賫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弈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陁洹果遶佛三帀還乎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為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強難問我狀似水牛觝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猒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諍圍繞　蚖毒競來前
齰齚怒自食　背腸纖攙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卿　梁叅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臯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絢　梁時衆植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賫財貨往湘州治生迷經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用乃加繩墨弘氏所賫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劫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栰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勑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欵服但言乞恩嘔血

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沒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搆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

（九）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蔵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蔵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万一弘宥耳明日既是墓曰乞得過此奏聞可尒以不蔵荅云此於理無爽何爲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决蔵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來內衣箱中蔵復不記此至帝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尒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蔵小子敢冈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蔵已見其來自尒後時時恒見蔵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蔵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蔵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蔵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蔵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隲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蔵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勅失正本意及蓋卿還以違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誣蓋卿云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殮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盌蒜虀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

杜嶷梁州刺史懷瑤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忿忿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十）梁太山羊道生爲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荅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珮刀刳其眼精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噉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醼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皐皐使大怒遂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尒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皮猝梨汁漬瘡乃始腫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乱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礼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凌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惬意遂遣兵襲江陵虜俘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爲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使奏馬三千疋求誅瓌等泰遂許詔伏突厥兵與瓌詎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泰遊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爲崇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藏之命替虞陟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恭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後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住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王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乱兵害少主自立尒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大驚遣與迎陟而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導奇事奇事六七日陟死尋有韋載之征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僕隸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尒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纔瘥戰悸汗流決體病亦漸痊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嘔殺

其久後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一下即躄斃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斂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兗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昕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才智常輕凌植植憎之如讎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為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昕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万細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為侍中領軍明帝勳專權在內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陽王雍出中中門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為祟尋死（右此十驗出冤魂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經八

懌（羊益反）榛（側詵反）隤（市[illegible]反）孛（蒲沒反又蒲昧反）蠓（莫孔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十惡之七）　經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邪見部第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為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眾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遍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遍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若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大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此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熱其中以苦求道）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祭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惠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羂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狂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長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爲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惡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爲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尒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弥泥魚　任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蒙蒙常昏昏　萬事不能為
如暴中伏糞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為椽土薄覆上設眾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留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及諸聖眾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

然受請中日内善果如其計豈知須弥之毒大千刹火刀劍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蛸欲墜大山蝿蝶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壊不如早悔尒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今受長者中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筭計一時到家爲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悦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刃長跪自陳今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覩佛三昧經云尒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伭羅謹勤家業長者勑使手執庫鑰出内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遍舍衛城末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尒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竪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廻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擧頭仰看上方有佛仾頭伏地地化爲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爲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化佛遍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爲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万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氎纒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桓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爲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爲王女寶尒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卯利處多今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説義無不善爲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傲和上爲説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誹解邪説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上空無智慧但讃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以謗般若謬解邪説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千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瘂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上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珎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荅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

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難隱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駈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求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遞相食噉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愣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貪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犁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復勅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勅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為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犁之苦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為喻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犁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然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卧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為泥犁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晦冥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為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為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為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為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為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迴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尒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比行至尸攝和林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為說因執己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燥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汁流溢澆汙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當知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患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

法蜱肆猶如大豬爲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遥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鬬者便可共鬬若不介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鬬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豬曰（[illegible]）隨汝所欲九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鬬者便可共鬬若不介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鬬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鬬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荅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鬬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汙　汝豬臭熏我　汝鬬欲求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奸邪僞　七識亂乖眞　謗毀玄正理
妄語役貪瞋　惡業縱横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万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苦毒　劫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諂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　略引十三驗

宋沈僧覆　宋釋道志　宋唐文伯
宋周宗　宋王淮之　宋沮渠蒙遜
宋帝崔皓　周武帝　隋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弈　唐刑部郎中宋行質
唐姜滕生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藏篋數四悉滿爲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坼裂狀如火燒（[illegible]）十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何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遍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教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考死縈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愍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爲懺悔所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問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頻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illegible]）十一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枝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與世時在元嘉年初介時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共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介今何見而異淮之斂眉荅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右五驗出冥祥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恡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怨殺之既而左右白

日見摩滅以夠紫學遊因成而死（右一出[illegible]）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為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弃法祀諸臣僉曰康僧感瑞太皇創寺指地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痛苦尤重內痛弥甚有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為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四）（來卅十九）（十二）方知毀謗除用邪悞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刷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慙有憂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准此撫地獲像明知泰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篡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與高陽王為魏帝西遷長安改衣幡為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為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為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閎大度號御羣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因又弥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万還歸編戶帝以為（十三）（大卅七十九）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遂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為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遍滿金軸寶袟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弥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德之中最為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今來立而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助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頭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來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為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數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十四）（來卅七十九）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勅遍下國內人出一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燕三日持齋仍勅錄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墻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惶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墻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

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刃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開化深懺昔愆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求斷壽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稱學徒（來本十九）聞皆儉素大有聲譽（十五）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爲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賾問泥犂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弈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云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之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爲泥犂人矣（言泥犂者依梵語爲無間大地獄者也）長命旦入殿見薛賾因說所夢賾又自說泥犂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合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弈幷爲說夢後數日間而弈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蘇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爲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髻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璹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請北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十六）（八本十九）司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外昏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璹璹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帶著故緋袍頭髮短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曰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握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怨歎四爲之璹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四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十七）（來本十九）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墻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出來謂璹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爲賂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璹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壞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如信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牆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蘇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璹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體輕健遂念誦不廢臨問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璹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三十五）

（冥報記出）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

忽遇惡疾遂入蒙山營齋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尒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指像遂往佛前叩頭而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号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絶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歔欷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　撫膺還自傷　痛矣時陰短　悲哉泉路長　松林驚野吹　荒隧落寒霜　言離何以贈　留心內典章

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録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測然京下道俗傳之非一（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經九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經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布施部第一（此別有十一部）

述意部　慳悋部　局施部　通施部
法施部　業境部　觀田部　相對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食散黃金而不悋須達拏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已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鴿之飡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若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翫比見凡愚慳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恒憂不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鬩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絕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過實由慳貪爲本也

慳悋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積財千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刀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處　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揵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　得不生厭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　現在多慾惱　捨身墮惡道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惜財不布施
藏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飢渴寒熱等　憂悲常熬炙　智者不積聚
爲破慳貪故　修行大布施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急性多瞋恚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頻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悋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爲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慚愧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

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衆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呰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人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報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夫物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惜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飲之不得飲餘水）常患飢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飢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瞻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慚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既生之後飢渴燒身處處奔走呻吟嘷叫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殘餘氣以自活命故知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處無財乃至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絶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説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綫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其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　又四分律及弥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琝茶饒財弥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犂田耕七壟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我福力琝茶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轉七反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絶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爲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爲是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鳥鵄鷲耶所有毒者爲從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耶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尒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乱心禅定愚癡智慧不作二想是則名爲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爲葉波其王号曰濕波王有二万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爲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爲納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盲聾瘖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荅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

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珎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珎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万里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若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粮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柱杖俱翹一腳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荅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倉天下入黃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至廄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勑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呪願太子衆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日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此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將欲種種刑伐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慙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教復願布施七日盡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二万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万民歡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甚乎太子具荅因緣是故逐我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學坛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汝快憍樂何能忍是妃荅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幡爲幟火者以煙爲幟婦者以夫爲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之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尒者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母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爲父母作禮而去二万夫人以真珠各一顆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以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万人共送太子觀者皆悉垂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御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山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在澤中大苦飢渴忉利帝釋即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衣食弥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暇此止不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傴斷水褰衣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流灌殺諸人畜即還顧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嶽峯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周陀年五百歲有絕妙之德太

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周陀言是山中若並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荅曼坻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爲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坻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願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太子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荅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德乃尒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爲飲食即作草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草衣隨父出入女名罽拏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呪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說其壻持水既歸語其壻言我適取水年少調我爲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不笑我壻言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爲我索奴婢者我當便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施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時婆羅門即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處即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遙見甚大歡喜迎爲作禮因相慰勞問何

處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爲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無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牽授與地爲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値此乃以國王種爲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値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爲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捴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爲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鞭之兩兒言莫復撾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捨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癢右目復瞤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惟當用果爲宜歸視我兒待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障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草屋處

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爲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往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躃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尒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衛汝作婆羅門女字羅陀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文買汝五華欲以散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爲卿妻我於尒時與汝要言欲爲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荅言可今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作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荅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爲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主帝釋故來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兩兒去者婆羅門還賣者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飢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返國天主釋言當如所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

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是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婦詬罵之何忍持此面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心搊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捉持街齎更求使者將婦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引至葉波國既至葉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門言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不如白王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遙見兩兒莫不哽噎王問何縁得此兒婆羅門荅言我從太子求丐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而不肯就抱王問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荅男女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牸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婇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一子而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以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以婆羅門本是王孫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使呼兩兒兒便就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兒具荅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使以王命告太子太子荅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忍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却繞七帀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踉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為空川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恐疲故耳坐我之故逐徙太子今用來還內懷慚愧今以白象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荅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還乘象去謝汝國王若后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為慈仁國土及衆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錢藏以付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　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亦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山中道人阿周陀者今目揵連是時天主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罽拏延者今現羅漢末利母是時乞兩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今旃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開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錢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　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惟願說之野干荅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　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貧窮多者施與非法財施者為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為得無盡智財施者為得身樂法施者為得心樂財施者為衆生所愛法施者為世間所敬財施者為愚人所愛法施者為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如虛空　大悲為密雲　施法如世雨
充滿陰界池　四攝為方便　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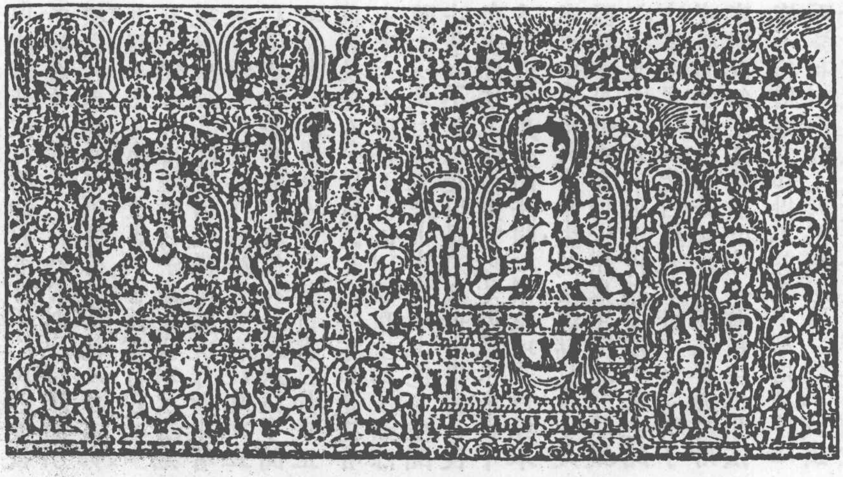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乘於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

樂　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蔵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𢍰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與若更書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爲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癡瘂爲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荅爲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墮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慇懃歎法令其悟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万行皆藉智慧開導成勝　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捨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誦經百千万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　又菩薩蔵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恒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爲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爲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爲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已所有智及功德爲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爲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行者謂爲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厭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　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揔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與何福而得如是無量揔持惟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弥恒以嚴勑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弥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誦經便足乞食若遲誦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涕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哭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荅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勑我誦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是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往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揔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經十

[illegible]（力董反）　墀（直尼反）　[illegible]（息紊反）　嚅（而春反）　鶉（諸[illegible]反）　閱（丁的反）　[illegible]（[illegible]也）　瘯（子六反）　鏃（作木反）　[illegible]　劉（[illegible]）　[illegible]　踉（呂章反）　璟（武[illegible]反）

[illegible]宋元板書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六度之二）府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量施部第七（施部之餘）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爲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發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貪實既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實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彼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爲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惡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著他前人起退屈心

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得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介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蹋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腳蹋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八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万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陁洹得無量報向斯陁含亦無量報乃至施佛亦無量報我今爲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辯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爲破彼苦非爲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己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揀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財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顛倒作善癡狂得福名爲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

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又智度論云如舍利非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非誰得福多舍利非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住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間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　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府）一端金色（朱八上）一㲲積心係想唯（三）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隨即持此㲲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弥汝持此㲲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慈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弥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　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部第九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生等

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尠少（下三对[illegible]）

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恒多樂施得福增多（下二对知）

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煞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財無有福慧是為施多得福少何謂施少得福多若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弥大是為施少得福多何謂施少得報少者以（府）慳貪惡（朱八十一）意施凡道士俱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床榻廚饍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為施多其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為二俱清淨如來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菩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為二俱清淨（論句可願）　財施部第十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尠少如法之財得福弘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彼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　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涕唾膿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麦飯如法和雜衆若請不喜食雜汙不肉食不飲酒雜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以施人

（府）又智度論（朱八十一）云若人鞭打拷（五）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羈靽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為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曲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憍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為瓔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槃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很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愎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卧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強求人物而持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　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因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然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

出益令時末世道俗訛替競興齋講强抑求財營脩於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山谷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爲人說法前人發誠求法捨財即須爲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財同惡擬妄生譏謗抑遏前福　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爲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　一經月無倦　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爲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施諸惡行　勿彼富貴孔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本）又增一阿含經云（卷七十一）爾時世尊（大）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爲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飢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爲食吐衆生食已吐施是名內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時所欲作他方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爲衣食故繫屬於人爲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爲利養但爲無上菩提爲安樂衆生爲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恭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衆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衆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

（本）又大集經（卷八十一）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悲何等爲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七）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

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爲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爲惡　若爲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　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作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役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悔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　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陀羅尼七覺華故　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　若以果施具足成就無漏果故　若以食施具足命色力樂故　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　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　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　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　若以給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悋惜爲得無上菩提度衆生故　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爲得阿耨菩提故行陁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本）解脫（卷八十一）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八）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成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座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成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衆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儀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衆生真實菩提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爲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相兒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爲滿足陁那波羅蜜多故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願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
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
妙世可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
就國問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蜜多
不飲乳餔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
（卷八十一）（九）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
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
宿福因緣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
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
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
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酥服之
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
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尋自
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
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違此苦
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
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渴竭心懷憂怖謂其命
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
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
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
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
處其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
不飲乳餔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
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
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遶入王舍
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
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捧土作城舍宅倉儲以
土為麨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
光明遍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為麨

昔來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
廣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
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
世號阿恕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万四千寶
塔其王信心常請眾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
有一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
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
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令日廝下又復貧
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
眾僧食訖此婢掃地於掃中得一銅錢以此
一錢以施眾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
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
（卷八十二）（十）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捲年
漸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
喚來抱著膝上王為舒手手即尋開當於掌
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
尒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
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
取已無窮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
眾掃中得一銅錢布施眾僧以此善根得生
王家以為王女緣昔一錢布施眾僧善根因
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
又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
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
長者送供諸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
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
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
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
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
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

我今持以布施眾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何
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呪願上座乞
不聽自為呪願使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
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
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
（卷八十二）（十一）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
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
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
湯沐浴清淨與被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
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
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
故尒當知彼僧便為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
言我先廝賤王見洗拔得為夫人今願聽往彼
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重載飲食及
以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呪願不自
呪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為呪願今我珍
寶不為呪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尒時
語夫人言心念憐我兩錢施時為我呪願今
錢珍寶不為呪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
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
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為呪願諸年少等
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
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
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
堂上見一金貓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
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瓮瓮受三斛滿中金錢
漸漸深掘復得一瓮如是次第得三重瓮各
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
之中盡得銅瓮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
用惟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

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床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坐牀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廿）錢三文（牛十二）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十六）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迴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瓮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部第十一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慳惜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為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摶麨命不全若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非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猒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呪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聞若買若塗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悲愍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麁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十三）施亦名貧窮（牛廿八十一）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摶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飢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下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道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　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乃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　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選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眾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

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今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噉者不以為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為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饒食有飢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妙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眾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最上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恡惜況復財物　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慳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夫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為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眾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為喻救眾生者見眾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轉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十四）以愛敬故為之墮淚二見苦惱眾生無功德（牛八十二）者以悲愍故為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眾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眾生無財施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者聲為之墮淚乞者見菩薩兩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秘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者言時悲泣墮淚不能自止乞者言足尒時止菩薩修行施已眾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眾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為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悲心微細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眾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為三飲食

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願何者爲三即是財法無畏施已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爲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芥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見踊躍歡喜（十五）無可爲喻（十八卷）

施福部第十二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惠施壓慳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降伏慳悋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共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爲四衆之所愛樂七處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遍於諸方九手足柔軟足掌安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　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三入大衆時人所宗敬四好名善聲流聞十方五能爲菩提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惠施乃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悋惜況於小物是名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發菩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不能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佛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法受用者時破他慳法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表　府一

掠（力草反）偎（胡鐵反）陁（徒何反）捲（渠負反）脈（鬼勿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六度之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府二

持戒部第二（此有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依成業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世正法滅盡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戒復方之日月許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号曰牢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寶爲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不飲水虫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傳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鏁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役要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扇動倚遊無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日夜增甚轉復抗浮似若丹歷丈萬扶業皆苦訶梨果樹遍施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奕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鐵柱迴身則骨肉俱盡死輒鳴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殞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小時卒患痟病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煞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語爲用急賫酒語弟捨戒

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猶持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惟我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續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棄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苦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聞弟言云何以酒思戒根本耶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脩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爲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決究竟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爲十一者於諸眾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諸眾生不與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眾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能忍受麤言等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　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万四千無量戒品恐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尒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尒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令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過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言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号尒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力德故　求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眾惡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凡諸能持戒
斯事不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然鵝取珠當說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介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介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四向傾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介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搥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聞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介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煞鵝故　心願不滿足

介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爲善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斯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腳跌者
接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過如是惡
持戒非爲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爲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既訖已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煞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煞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闇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誡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爲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劒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中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筭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獐鹿禽獸等
爲他所煞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爲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暴我身命乾　我必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搦裂我身首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須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猶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揵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時沙門非為尼揵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劫　慚愧為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惟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廿）已即說偈言（東卷八十二）

背草用繫手（入）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死危難
然住不傷草　如林為火焚　猶苹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汝體極丁壯　盛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是厭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為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於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隥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介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略引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素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饒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四　東八十二）惡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入）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介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遣介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霑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此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廻遶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袁湊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罟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佗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復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東卷八十二）上損佛化下墜俗謗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處方士不乘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峰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此二驗出續高僧傳）

忍辱部第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援爲先菩薩之懷惻愴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麤憐頻偶邑遂相

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償惡逆甚於鵄梟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使罵丈夫恒辱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麁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爲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與悲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爲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爲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爲善友凡情不識何如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

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　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　又經云讃人之善不言己美　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呪願慚愧奉受

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　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又經云恕己可爲譬勿煞勿行杖　又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俱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瞖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生名內敎　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敎　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猒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猒捨俗情欣慕高志尊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慶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敎便悟眞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己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　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尅己責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　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上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

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今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愼不可語卽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龜去龜卽瞋言何預汝事卽便失木墮地而死介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麁獷言少誠信佛勅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施床坐佛踞繩床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爲吾洗足羅雲受敎爲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經[illegible]十三）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十四）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胷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麁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十五）

（經[illegible]八十三）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寂寂即得阿羅漢道　又羅雲忍辱經云介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悋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被杵我我痛斯須間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劒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劒之不利又如以甘露飼彼溷猪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万四千歲其壽乃終魂神更受含毒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螻形常食沙土万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胸腦窮苦旬日乃死死後魂靈即復更生鄉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惜生輒貧窮望實不於　又雜阿含經云介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燒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鼻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illegible]八十三）（十六）利弗恭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介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揵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着心已離　瞋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号爲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爲花果故遊諸林間還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爲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

念將無有人誘將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宋八十二）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申一臂試能忍不尒時仙人便申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申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猒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尒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便自見為羯利王佛為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為說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恥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延聖院比丘[illegible]書

兩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兩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精進部第四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將的之盲未斷所以策情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為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猶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懈怠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故云夙興夜寐端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慠縱情憍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弥加萎悴況復命為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粮冥塗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情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閑身餘力預備前粮常須撿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撿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厭離財色幾心行貪著財色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厭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慕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撿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遞相誡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撿起怨增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使馬顧影驅走不同驚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誡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宋元八十三）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眾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眾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為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弥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弥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　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珎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麁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

衆從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認衆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僑摩那沙弥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計念在前世尊遥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弥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鬚髮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萌
捨諸穢惡行　此名為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僑摩那沙弥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弥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解羈鞅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蹹車軨五態者使人立持悵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卑馳走得值洞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饑餓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遮含嚙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鞅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蹹車軨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悵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傾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扶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婬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遮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饑餓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遮含嚙嚼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脩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為入如此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十二億歲未曾發起婬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万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卧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万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為食獲得比丘樂說無礙　又辟喩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長八寸刺兩髀痛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倚卧脇一背牀背有所倚　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為少心精進為大外精進為少內精進為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万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為少意精進為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億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比丘繫心拭晨物中念撿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掃篲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篲得篲忘掃如此暗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君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

煩乱不能自究詣泉則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胷腹德樂止驚心中怵惕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蜂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六）如何墮泥中
（南宋林八十五）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尒乃復得出
長夜之疾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辟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辟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辟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若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陀隣尼佛告阿難尒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弥勒是也我於尒時俱與弥勒共聽經法弥勒尒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弥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脱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與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横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釿連應當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南宋八十二）見曠塚門屍骸狼藉腱脹臭爛（七）鳥獸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者疵虫唼嗽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濁惱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万端追逐幻僞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滅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脱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從與心說心爲卒暴乱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尒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尒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道誠殷勤不得輕怠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疎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厭足坐平不知修福死去還歸他人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遂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同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虫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壻命過鼻中作虫故欲誄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上夫壻已死時婦涕鼻虫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脚蹈道人告曰止止莫然是卿夫壻化作此虫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虫中道人荅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虫中道人爲虫說經卿精進恭（南宋林八十五）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八）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虫中亦可愍愧虫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爲福省己爲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脱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衆拔令反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乱具名正念精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

智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略引五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岳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九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illegible]卷八十三）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栖禪之所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尒後樵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胸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便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尒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摶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illegible]卷八十三）造者十有餘人十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室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卻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恰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擾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卻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並下詔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攘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攘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illegible]卷八十三）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十一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此古）（二[illegible]異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當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念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喚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因頓臥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荅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梁壞烈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結槔左右有隧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未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

而將視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疑滯遅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珮印綬執王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録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須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餝以花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視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煞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視曰横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辯尒可作八關齋生免横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視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壯資待自然視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視還至瑜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録備諸禳絶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之澹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徹住屋中誦戒小有殘擲山神現形又着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徹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

五日寺僧僧護往此屋中坐一夏誦經初尒一日誦習不斷至第二月還寺消息汎臾之聞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藏驚起起併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縁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上既見石窟中甚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尒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撮其頭血流出而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誦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兒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聲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尒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如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惠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度初拜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依經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脩宗衆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從雲准禪師授以禪法又住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鶴樂繞院故得灵水斯驗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住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其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慜心

將治得全餘命當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頼蒙詢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爲蔣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宜各分路何須困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喻同前述入鳥不亂眠見如傷又除德感物顯用戒仁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猶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疾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遷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喚哀切氣至大漸爲住堂基自然抑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出眼中既尒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絡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洞塞驚動人畜栖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略能殫記（右此二驗出續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府三

鵄（處脂反）之鷲（亘反）之獯（胥反）良蛉（良反）丁號（食反）奚饒（於佔）
吮（食尹反）螫（力反）渙（他反）計颯（蘇合反）折（七反）入竊
池㯮（反）由桿（古反）晃（胡反）廣昱（余六反）竊（音如）璽
斯（長反）痳（之切）（思）溈（昇四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六度之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禪定部第五（此別五部）　府四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陀部

利益部　定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拙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遊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慈片時即名煩惱羅剎所以螢光禪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眾生心性譬若獮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寘目衆體端心動意網強難化攏於不調引近五塵流轉三界繫外道之羈背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沉溺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眾惡頼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寄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鉤似戲猨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背惑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惑而撓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處然後方能正想華絕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令為境森羅不能自顧要須囚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感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惛沉則其主不明令悔六臣當各慚愧制取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噉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噉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柰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荅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跡（[illegible]）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群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惙猶有婬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熏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來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諸伎女各自莊嚴至善容所共相娛樂並勅大臣吾有所畫若我勅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間王殺之時諸伎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然其威怒以輪擲坐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常聞古昔諸王有此諸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澤則服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爭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宣恩勅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伎樂共娛樂之復勅一臣令日始著鎧持杖拔好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介當到然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怒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眾伎自娛食以甘美何以而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答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愛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

患惱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役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欲見稽首礼敬請長供養既厭世苦不樂人間皆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既使鬼神於自城內為造山水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卑捨衣貨造石像一軀身高丈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在焉

頭陀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非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為名故頭陀經論別明各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家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著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勤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効我九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亦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中生平等心即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為具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鬧語故八雖行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若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麁衣數中十不為人所貪著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妨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起十求坐臥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為足五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麁衣數二少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臥五浣濯則易六染時亦易七少有虫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用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二無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鬪諍事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衆鬧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

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戲調八心常厭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寒熱蚊虻毒虫等七不爲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有愁恨十無（珠林八十四）衆鬧行處（七）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爲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深心不求己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爲知衆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爲知衆生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聖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與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其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護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　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衆鬧三無有進諍四住無憒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少施功而得三昧　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悔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羂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

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有）爲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永今一）又不憍慢六不自高舉七不致他人八斷除愛恚九若入人家不爲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爲人信受　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有）未得自在故耳　定障部第五

如禪秘要經云（珠林今一）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今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　師毗闍耶闍　謌咄陀達陀　婆蒱馱伏闍邏翅（久反）陀邏蟷荼荼　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吁摩利　吁摩勒翅（久反）悉耽羯闍羯阿闍耕利　究甸甸翅（久反）薩婆陀羅足翅（久反）阿扇（朱者反）提摩俱　應諳吁弥吁弥摩吁摩吁　摩婆栖呵

介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弥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境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愛惱陀羅尼亦名拔五種除無明根本陀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解脫爲說真法破諸結使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支遁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昔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豊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

誦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弟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介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嚫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府）（宋錄八十四）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十）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胡僧散華滿室覺便悟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進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與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是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府）（宋錄八十四）（十一）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纔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集群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尒之夕門人莫知其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燾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府）（宋錄八十四）（十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即絶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頓即定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如之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

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有）（末錄八十四）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十三）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升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申申已還屈生時黧黑死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闍維積薪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之贊曰

大覺眇無像　感應背忘靖　一念會道場
空過萬劫永　信心虛來想　遐望藂西影
妙趣滯三界　倏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真性理恒炳　蔚光寄浮世　道德方化迥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受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而道機潛扣欻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所受十六特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謂爲神

世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覲填充爲名利所繫者說偈止之悉皆儉素齊文宣（有）天保二年（末錄八十四）下詔曰　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十四）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欽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答山積殺業濟一生聞有勅召絶無承命苦相敦諭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鸞鶴舞噪悲切駭擾人畜飲啄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恭道懷仁願頻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梁障滄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倮而胡跪瓦盆然火水將沸涌纔有大蛙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蛙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爲惡神所喚兒子等皆命不能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漉之並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

生來不至稠厨然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斗糧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辭不（有）（末錄八十五）受帝曰弟子前師遍天下未足謝愆因謂曰（十五）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祝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宜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物慘愁令依中國闍維之法四部弥山人衆殺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聲流川並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甎塔每有靈異香施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請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弥取之初無重焉因介篤信弥厚點蚶駟鵲僧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爲輝禪師并常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師後穀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恭還寺弥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介習定不出

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　妃患請進治損後辞還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即樂禪伍常隱居本山後奉勅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往實登山逢雲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來徹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焼銷唯心不爛（右此）（十六）（二驗出唐高僧傳中）　陳先旹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府四

隕（于敏切墜也）穫（胡郭切刈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六度之六）　府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智慧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慧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日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羣盲所以波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叡哲欽明乃稱放勛之德仁義孔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象毒似摩祇之除万惡豈可任無恒沒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業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脩對治所以從〻慢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迷廣滄溟或攬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黄神白我見我知或一脚恒翹五邊長炙食草齧牛敬羨如犬或盛談下諦守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水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實或復言非有想爲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顛惑昏瞢偏曾頑疎著指求月守株求兎尚疑駛馬寧分菽麥雖知歎笑將鸚〻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狌狌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與無明凡是例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滅一毫百八使纏猶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違苦即退故自勉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刃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尒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求八字）　又涅槃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剋身爲燈疊纏皮肉蘇油灌之燒以爲炷菩薩尒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万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尒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尒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尒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　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珎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常歎善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　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

識爲門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　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

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徙陀山有一野干爲師子所逐墮一丘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餧師子
奈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値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万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爲高座野干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流遠佛法不値明師貪生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令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爲是業報爲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奈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刹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上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患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略而不述下云云）時帝釋與八万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上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却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爲諸天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群聞佛音聲深心愛樂廻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爲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礼足白言我家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思惟分別究竟根本二思惟不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殖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住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真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己君主二護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人菩薩復有四種無厭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無有厭足三行惠無有厭足四行皆無

有厭足　又華藏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悲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雖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爲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　頌曰

三塗阻隔　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滕
四等慈照　三學哀矜　唯斯福利　寔由心崇
發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與戒丧　息妄休徵
六蔽交盈　八正虛融　福智攸感　理貴俱通

感應緣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廟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順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雄狀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恭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盛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嗔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煞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拔然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獄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答前意兼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茌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爲恒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僧住銜草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皆遙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誦千遍定感此徵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見者莫不毛竪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還于山室

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族奏乞入山修道出勅許之乃賁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懺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盛（右二驗見 [illegible]）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illegible]溫裕清恭倫通後造長千辯法師所業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學業弟子五百餘人建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講從相隨諳然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時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相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紙兩束因曰此爲淑道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誠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貫扑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親法師曰嘗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迎

公請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慈稜發願常與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部州乳二兩遍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開雖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者開已講三遍旋如目前誦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般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罷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敬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咸嘆咸悲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啖以同身子舅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請誦經論恩存拔濟聰勤無比日誦万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遍春夏秋冬常坐不臥翹勤雖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則收骨起塔其髏骨兩耳相通頂有雙孔眼匡合皺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為文又有釋遺裕常誦法華千有餘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偈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願為發出舌根爛不若不壞為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偈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觀敬仰以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為建塔銘識若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豊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擔少懷慕念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盈滿村裡後十年妻亡開墓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於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万有餘遍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淨潔勤校無謬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遍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擬菁華扶以贊臆四時無事昇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寮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兄卿情好請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佇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披讀日誦一遍以為常式靈祥徵迹難記錄家門高遠不可傳述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經是僕射之姪蕭氏為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有愛婢名閏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兒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為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費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從家巳來為性多瞋横生嫉妬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為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餔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為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至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閏玉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遠放迴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閏玉即死唯心上暖餘分並冷身體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看

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後過廳院東有此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娘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縛剝撲擲夫人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烏啄六根臥鐵床飛烏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蘇已即見其父著錦與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鎧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遍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娘來女報父言為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娘看兒受罪輕重令得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稱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娘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娘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後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與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為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我婆羅門善於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亦道不樂佛法既見汝娘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

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直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共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臥在地作大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爛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床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醒復說見夫人父誡勸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竟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娘即為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空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躰自投號哭哀慟悶痛初亡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內設齋請娘眾中諸官人共議云此娘雖誦得梵經梵等皆不別之故邀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後喚得此娘不語四僧云化地獄中誦得經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二部經將試虛實即對四僧令娘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惟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為誦藥師法華訖亦加歎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與正經熟不錯舌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為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 上聞徹 皇帝勅語

百官信知佛法眾聖之上冥祐所資孰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眾聖慈悲愍諸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府五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府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巇世序澆離仰則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鈍善根微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內無勝解常為五住自業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故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搆禍招愆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重輕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懺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識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為除罪障莫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恩極大半不可容易自非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識淨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云說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懺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乍淨有異也如人殺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尒時破戒比丘自隱犯罪心生慚愧精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　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能尋得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凡夫心結使與此婦女共為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有）苦惱身體羸瘦（珠林八十六）不解（二）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賣殺羊用功極輕多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為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剎所執肉稱悉為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脩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為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為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

勇悍而自稱　謂己真沙門
為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共開悟如佛言曰若殺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令當為說佛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有）此必有悲愍（珠林八十六）　而來見濟拔（三）
如斯之比丘　又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肉稱遠投于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惡語彼比丘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慚愧鉤　捉持智慧稱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鈍者欲衰惡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時羅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羆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醎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　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惡人世尊先

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不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呪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為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救世大悲汝當敬禮尒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深生恥愧如癩病人隨良醫救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眾名香堅黑沉水明星出時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我故為我現身尒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天冠中有（宋八十六）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玉其如意珠演說眾法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微愍眾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言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治圊廁經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圊廁莫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尒時智者應某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為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為未來世無慚愧眾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是故眾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尒時世尊（宋八十六）勑優波離汝持此經不得多眾廣說但為一人持毗尼者為未來世無眼眾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依佛名經云尒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脩治室內以好花幡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幡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花興大慈悲願眾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眾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或詣道場共為已伴或與摩頂示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眾次或自現身處眾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佛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入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諸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脩治室內敷好高坐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幡種種花香供養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亦如是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宋八十六）尒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弥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諮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離婆離婆諦一　仇呵仇呵帝二　陀羅離帝三
尼呵羅帝四　毗摩離帝五　莎呵六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陀羅尼救攝眾生現在十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眾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至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遍已乃一懺悔請一

比丘以為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其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其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卧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月）戒若見如（月八十六）是一相（七）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其罪咎　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知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謂　阿駼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阿摩羅帝（四）莎呵（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修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弥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一）蔡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四）婆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且羅耆竭帝（八）毗耆竭帝（九）離婆竭帝（十）婆羅駼阿駼（十一）其羅駼阿駼（十二）持羅駼阿駼（十三）其蘭駼阿駼（十四）扠蘭駼阿駼（十五）毗羅駼阿駼（十六）莎訶（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陀羅尼若有下劣沙弥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者當知是沙弥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陀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衆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月）戒優婆塞（月八十六）往來不得與獵（八）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婬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沽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違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譬同斬首既律無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蕩如呪枯木還生花菓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所行義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既慙且愧精勵形心心想尚虛罪豈定性今欲辨約行業條列順違善惡罪緣具蕪二種先就惡業以論違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擬此違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並事而行矣

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惑觸境生著昏暗不醒所以造罪　二者內既癡醉外為惡友所迷隨順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　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月）喜心所以（月八十六）造罪　四者（九）既不修善惟惡是縱縱恣三業無惡不為所以造罪　五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　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停息所以造罪　七者隱覆瑕疵藏諱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所以造罪　八者身色強健謂我常存增狀作罪不畏惡道所以造罪　九者頑癡內佷兇惡抵突無慚無愧行無羞恥所以造罪　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作一闡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　如上十心無明為本增加不已極至闡提傾入生死從暗入暗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違順心也既識生死罪惡之人過佛大慈加攝哀念立改過法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生長如王登位宥罪續刑將行懺除修善改惡善中違順亦具十心常須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一一翻破此正悔過立行本基也　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為善獲福為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念滅業不敗亡信為道源智為能入既信且智衆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闡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　二者慚罪要方慚愧為本我慚此罪不預人流愧我此罪不蒙天罰是為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

義天出世白法是爲慚愧翻破無愧之黑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尒 三者怖畏無常命如水沫一息不還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間是爲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 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爲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 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鼓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爲決定要期斷惡翻破惡念相續心也 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一切樂此心弘廣無所不遍是爲大乘菩提之心翻破遍惡心也 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爲修功立德（肖）（宋八十六）（十）翻破不修三業無辜起惡心也 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佛法誓欲光顯令久住世是爲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 九者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護我慈哀我苦賜我除罪清淨良藥是爲翻破念惡知識心也 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惡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但有名字名爲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爲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是爲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苦集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是爲方等懺慧日月照明衆生遇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標大意具說如經

會意部第四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非懺亦滅若論重業有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三塗業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杉）於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牽報不定由（宋八十六）（十一）不斷結故有漏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令不定令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感潤業故不牽生間所斷與故業求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牽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求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爲觚債故攝論云若無苦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已生無修道無明諸行不熟何以故須陀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又優婆塞戒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尒故知觀理是眞懺故華嚴經偈云 一切業障海 皆由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當求眞實相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万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悟理非無妄業後若悟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唯空寂恒與諸佛同一眞性恒沙万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覩見以不見故恒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爲猶如一堂廷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盲人以無目故迷於衆前具造諸惡特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申意告白僧衆曰弟子其甲敬白合堂師衆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以盲不見遂於師前無過不爲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然特造罪時恒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見已但一切諸佛三達（片）（宋八十六）（十二）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抑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正解狀若明燈一照皆闇皆除不以闇來無始能推燈也明闇解感尒來無始迷因詮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燃燈起闇除解生惑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如迷方待悟而正亦如惡類衆新悔如巨火須史弥滅是故涅槃經云譬如疊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造罪雖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愆還同盲人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

隨順本淨性　無始時無明　自此漸微薄
是故懷慚愧　深心悔諸罪　願佛放慈光
照及苦衆生　所有煩惱聚　皆悉令消滅
自性清淨心　從此至究竟　平等真法界
於今得圓滿（下有九行偈長安共興寺本撿律師錄曰）
傷己無始隨自心（宋八十六）　順入欲流隨迴復
（青）於中孤獨無救護（十九）　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受諸苦時報定　諸佛威神不能救
因逼事苦對至　方乃有此一念悟
以其無明睦瞑厚　三毒之火常熾然
意欲遠離不能離　如癰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　時復照及極苦者
往昔所造三業罪　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　頂禮懺悔願滅除

頌曰
五體悔前朝　三儀懺中夕
嗚椎誠祀旦　哀我苦勞役　引月寫金言
悲傷塵垢積　咄哉形非我　嗟往恒沉溺
踟躕毀路㟁　揮手謝中折　洗慮歸誠懺
啟潔凌雲釋　蕭索業苦離　升陟隨緣益
雖未齊高琛　且免幽途歷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寵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尚氣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溫柔家未殯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冰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腳（青）腳斷二沙門（宋八十六）云此寒冰獄也荷便識宿命（二十）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廁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為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為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標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顏羞愧恥於大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慙愧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青）剋墮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宋八十六）率誠供助獲福甚多（二十一）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即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墮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臨淄建業鄮陰成都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真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衆例倚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糜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然應言已叉投鑊湯如前糜爛受此報已乃遣荷去

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從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還見故身蕙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右此一驗出冥祥記也）

梁揚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揲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請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貲衣鉢貲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能衣（者）迄至四十歲（宋八十六）暮之夕（二十二）忽覺兩耳腫痛弥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遂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效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姓王清河臨清縣人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有所演恒歌讚唄擁壓聚戲必先為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咨而異之知非紹俗之流也任從師學十九出家雖經論備閱而以津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誦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隴太白僧邕禪師受業後住京師慧雲寺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每至夏禮懺將散道場法期七日昔加勇勵万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難及多感徵祥自從小至終莫積千過承師靜默大有福德嘗於興善年剋千僧七日行道則滿厚䞋人奉十縑將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尓然將滅度以昔福田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昔盆錢夏末常施大業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甦來告美曰日時既（齊）熱何不作餅以用供（宋八十九）養且沒（二十三）二十斛麵作兩日調明旦將設半夜使起打麵動衆人物驚亂並作切粥以供大衆須臾麵命甚隨熟千人同飽咸共欣慶餅後堅朔一無所壞試尋看匠通問失所合衆悲惜咸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誓共含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升壇要憑美懺又於一時非忽祐竭餓從駐立無由沈懺美執香爐臨井加祈應時泉涌過同昔尼時共歎佐福加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賫供養每有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虫蟻慈濟含生又年別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非繁或生常報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會昌春秋六十矣苑送南山鵄鳴埏弟子等將散起塔樹碑會昌侍中于志寧為文（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府六

仇（渠鳩反）舩（丁礼反）妖（余憍反）譩（於斯反）琬（於阮反）旭（許玉反）嵎（遇俱反）嫗（衣拒反）坏（芳杯反）𤟦（亡辯反）挻（式延反）殖（時力反）洿（烏故反）鞙（戶犬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府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腳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万物喻之時雨善療眾病喻之良醫能消飢渴喻之甘露接濟沉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能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籍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勵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　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人身況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揵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華嚴經偈云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
若能堅持於禁戒　則是如來所讚歎

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色族及多聞　若無戒智猶禽獸
雖處卑下少聞見　能持淨戒名勝士

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持此戒得生諸禪定又奉此戒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　又智度論云若求大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

又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濟是不可得若無淨戒欲得妙果亦復如是若棄捨此戒雖復山居服藥食草與禽獸無異若能持戒香聞十方名聲遠布天人愛敬所願皆得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脉斷絶心不怖畏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賤人身況復大人相報又成實論云道品樓觀以戒爲郭禪定心城以戒爲柱要佩戒印得入善衆又薩婆多論云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重於餘經一戒是佛法平地万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無戒者則無所依一（朱八十七）切衆生由戒而有三戒是趣涅槃之初門若無戒者則無由得入涅槃城四戒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勝故秘故但諸契經不揮特人說而得名經律則不爾唯佛自說要在僧中故勝也　又依涅槃經云如國護持戒乃至沒命終不故犯佛說喻云如一羅剎隨度海者悉乞浮囊度者答言寧然身命浮囊叵得羅剎復言不肯全施見惠其半彼人介時亦不施與如是展轉乞微塵許彼人介時乃至微塵亦不施與菩薩摩訶薩持禁戒時亦復如是煩惱羅剎教化菩薩令犯四重護餘輕者菩薩不隨勸犯僧殘菩薩不許勸犯波逸提菩薩不肯勸犯提舍尼菩薩不肯勸犯突吉羅菩薩不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盛火深坑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禁戒與居士女等而行不淨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匝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破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作是願寧臥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臥牀數具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鉾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醫藥復（朱八十七）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復作是願寧以鐵推打碎此身令如微塵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礼拜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貪視好色寧以鐵錐遍耳攙刺不以染心聽受諸聲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著諸香寧以利刀割去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又發願言菩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與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得清淨戒不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　述曰菩薩既能如是堅持禁戒得不退果令勸道俗有能的慕者繼受三聚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家出家所有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圓護是真佛子明佛性門八涅槃道

又十輪經云或有戒壞見不壞於聖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別思慈可知故涅槃經云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於戒緩者不名爲緩亦有四句分別可知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佛爲辯意長者子說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

不煞得長壽　無病常解脫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盜常大富　自然饒財寶
七寶爲宮殿　娛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婬
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氣香　言語常聰明　談論不吃蹇
所說衆奉用　酒食不過口　無有誤亂意
若當所生處　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
二十五神護　五福自然來　光影甚煒燁

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陀利家生其七男六兄並得須陀洹道唯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身得阿那含果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國常儀旃陀利行煞國中男女犯煞盜婬及餘重罪盡使旃陀利煞之時國王召彼大兄（會七）言有應死之徒汝行煞之其拜自陳特願弘恕我受五戒守身護慎乃至蟻子亦不敢煞不能爲非寧自煞身不敢犯戒時王書怒勅市煞之復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恣王欲煞煞心不得仰從王命即令弟首次召諸弟五人皆受戒不敢行煞王瞋恚盛盡使煞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怒前煞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終不興惡如一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獲道法是故念子既未得聖道或能失意長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煞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憐念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我罪根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蘇薪取六死兒而闍維之爲起六偷

婆與之供養曰三懺悔從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滅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陀洹果雖生惡國以道力故猶故持戒不起煞盜婬兩舌飲酒等過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多蜜時去世七百年後出罽賓國時罽賓國有一（有）惡龍（朱六十七）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五）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住此龍即出去不敢停住尒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能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

又賢愚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弥弟子護持禁戒沒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別送食就處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尒時尊者入時恐晚即告沙弥汝往取食沙弥奉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答言沙弥爲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婬欲火燒於沙弥前作諸妖媚婬姤頑影現態欲拘沙弥見已念言此女爲有風病顛狂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毀我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弥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恒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爲此舍主我爲汝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弥心念我有何罪遭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汙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門入房閉攝門戶得一小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不捨和（有）上阿闍梨（朱六十七）亦不捨戒行正爲持戒（六）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刎頸死血流汙身時女怪遲趣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雖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慙結懊惱自滅頭髮分裂面目宛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蹋門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尒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弥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以誑即以實答具述前緣父聞女言心無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惱即入房內見沙弥身血皆流汙赤由如析樹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載死沙弥至平坦地積眾香木闍毗供養父即請師廣爲大眾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二（此有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術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感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有）經云（朱六十七）一切聖人皆以無爲法（七）得名無爲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所陵惕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爲生所重今此三寶爲諸群生三乘七眾之所歸仰故名正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尒時長老阿難向佛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眾生得正知見尒時世尊告阿難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假使滿閻浮提須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後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万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陀尼斯陀含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含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單越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四天下辟支佛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万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筭數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淨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千倍万倍不可筭數言辞譬類所能知及　尒時世尊復告阿難若有人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乃至一彈指頃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緣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復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已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万倍百千万倍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万倍億倍非筭數譬喻所（有朱八十七）能知及若復有人受沙弥戒沙弥尼戒（八）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式叉摩那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比丘尼大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盡形壽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復勝於前阿難聞說三歸依處乃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格量是故佛言名爲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　又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入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　又校量功德經云有四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惟三寶勝故若起謗毀獲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者或謂違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若樂有異　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舍受三歸終生天上有懷妊者爲其胎子受三自歸子生已後有正知見彼敎三歸說有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如是敎若買奴婢能受三歸及以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要受三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稱名呪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見審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

（有朱八十七）又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九）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礼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衆未起之間其命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爲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尒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輙死　此滅爲樂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陁洹道

又僧護經云尒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兜率天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弥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爲大檀越供養弥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況我弟子如法出家坐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尒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佛
歸依法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法
歸依僧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僧

又諸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爲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事爲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爲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爲母說經佛爲三界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礼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万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處當爲母猪（有朱八十七）以是爲毒人趣受身不敢爲恐也（十）佛言欲脫猪身當三自歸言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如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免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變感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由父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歲尚不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連適過兒傍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驚怪小兒能礼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爲母說經我時爲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自歸得人汝豈不知耶比丘即入禪定亦尋知之即爲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說佛爲說法父母及兒內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

之福也　神術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其九是何　歸佛有三神　一名陀摩斯那　二名陀摩婆羅那　三名陀摩流支　歸法有三神一名法寶二名呵責三名辯意　府歸僧有三神一名僧寶二名護衆（十一）三名安隱

（卷八十七）又依灌頂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衆說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礼跽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從作是言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歸已我當爲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受三歸者梵志因聞佛言何等是耶願欲聞之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爲汝略說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不羅婆（漢言善光）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婆訶婆（漢言善明）主頭痛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婆邏波（漢言善力）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栴陀羅（漢言善月）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陀利奢（漢言善現）主癰腫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訶樓訶（漢言善供）主癲狂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伽婆帝（漢言善捨）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志抵哆（漢言善寂）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菩提薩（漢言善覺）主婬欲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提波羅（漢言善天）主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阿婆帝（漢言善住）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不若羅（漢言善福）主冢墓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苾闍伽（漢言善樹）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伽鞞婆（漢言善帝）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羅闍遮（漢言善王）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脩乾陀（漢言善香）主債主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檀那波（漢言善施）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支多那（漢言善意）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羅婆那（漢言善吉）主五温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藝摩那（漢言善山）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三摩陀（漢言善調）主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戾禘馳（漢言善備）主注復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波利陀（漢言善敬）主相引（十二）
東（卷八十七）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波利那（漢言善淨）主惡黨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虔伽地（漢言善品）主蠱毒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毗梨馱（漢言善結）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支陀那（漢言善壽）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伽林摩（漢言善逝）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阿留伽（漢言善願）主縣官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闍利陀（漢言善固）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阿伽馱（漢言善照）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阿呵婆（漢言善喜）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婆和運（漢言善主）主百恠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波利那（漢言善藏）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周陀那（漢言善音）主呪詛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頭韋陀羅（漢言善妙）主厭禱

佛語梵志是爲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爲眷屬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入出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天中天

歸意部第四

如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言如佛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然後施者何耶云何名爲三歸佛言善男子爲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依如汝所問云何三歸者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府（卷八十七）真實解脫僧者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或（十三）有說言若如是即是一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如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依佛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持者如來出已則有持者是故應當別歸依法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已則有受者佛弟子衆能稟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正道解脫是名爲法無師獨覺是名爲佛能如法受是名爲僧若無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　又薩婆多論問云何爲歸云何爲趣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分趣者是口語從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復有說信可此法是名爲趣問曰歸者爲歸色身爲歸法身耶答曰歸法身若尒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是法身器故害即得逆問歸依佛者爲獨歸一佛爲通三世佛耶答曰諸佛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雖緣一佛爲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答曰若發三從境境別塵沙若發境從三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

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

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畏復故言歸依僧即是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今有者必不見放身體疲痛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隗祭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敎弟子（作）四歸依者（宋八十七）我命即絕佛遠見（十四）斯事故敎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五八十戒三歸下作受文自別大戒三歸者弟初庸人長責問審已前有受三歸得戒若有善來得戒言今凡未中但明信即門久少斛具心歸正佛令先受三歸後能懺悔是名翻邪三歸故智度論云先受三歸後戒戒淨若次非信歸不須先受三歸但依五戒八戒三歸先懺悔已後受三歸然復說戒如）依智度論正欲受時具修威儀至出家人前戒師為說善惡兩法令識邪正生其欣厭問託心神然後受授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初三歸依竟即發善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我囑已故薩婆多論云若淳重心受具教無教若輕慢心受但有其教無其無教（言教無教者病是作與作或出）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受求受歸趣若是人為得不答或有得不得若如迦尸女瘂不能言餘人為受者得自若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大集經云妊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已兒無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　問曰總別云何答曰二種皆得故善見論云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佛竟（法僧亦爾）二總受者如前受者是也若師教言（作）歸依佛（宋八十七）弟子答言不正云歸依弗若師言佛（十五）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尒或言不出口或逐師語不具又不稱己名字並不成歸或中邊二國言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啞人好樂殺生戒師手執其刀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煞汝能持不捌爽搣頭答言好亦得成受戒　問曰先後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三寶位差別故若惡癡無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歸若先知解故倒說者得罪亦不成三歸　問曰對趣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間樹下空野海邊輕繫地獄皆得成歸無受戒法　又成實論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答曰經說諸龍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戒不答曰如薩婆多論說龍齋等以業報無所知曉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齋但增其善不得齋也又如四分律說龍得三歸者如賈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歸無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者此並知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受戒自外愚癡猪羊蛇蛤等並不發歸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俱不得　問曰若爾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問得從一二三人各受一歸不答曰不得　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隨日多少受皆得也

比丘惟洪書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府七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受戒之二）　府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五戒部第三（此別六部）

述意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術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煞盜婬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教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煞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婬悅於信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盖接化於一時非即脩本之教脩本教者是謂正法內訓弘道必始于因者煞盜婬妄酒也此則在於賢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現意如斯而脩因不期果而果證不羨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不煞之因自證乎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煞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戒不盜不祈礼而礼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振綱特網萬目開張振機馭寓以離寒暑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持之若不是脩眛於所欲徒役慮於形名勞心乎百氏倦形神於宵夜求耳目於良是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辦矣始知呑舟之魚不產潢洫之水鵬鶚之鳥豈翔尺鷃之林也

遮難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成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汙比丘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爲白衣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間戒以是人爲惡業所汙亦彰聖道故不聽出家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此須白者以國王禁）（制不許受戒所以須白若先不禁不勞須白也）既問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耎言問訊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大德憐愍故聽（一說便得若受亦同）是時比丘（別解脫戒戒翻發菩提心人但受小乘心出家五眾人違受此得戒）應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國主並聽不若言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復應問言汝不於

卷八十八　二

諸比丘比丘尼所在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無根二根人不汝不受八戒齋不犯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煞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於母女姉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眾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子此戒甚難能爲沙彌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得無量利益能至心受不若言能者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外道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外道邪眾汝能如是至心歸依於三寶不若言能者應令滿六月日親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至心觀其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六月已和合眾僧滿二十人作白羯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至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聽者皆默然不聽者說（一說便得若非信耶僧眾正信者不須受此羯）（那三歸六月試直問遮難故今誡肯已如來受五戒八戒三歸彼得不同此也）

卷八十八　三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眾人前受故智度論云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夷）證知我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汝優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知人見人爲優婆塞說五戒如是汝盡壽持何等爲五　一盡形壽不煞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故煞生是事若能當言諾（論言語能毗云處[illegible]）　二盡形壽不偷盜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　三盡形壽不邪婬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邪婬是事若能當言能　四盡形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能　五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　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盡壽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佛道近證人天感三長月齋若能持者並須爲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爲不煞戒優婆塞餘文如前前三歸依第三遍已即發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

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戒不答不得要先受三歸後方得戒（下受八戒亦須此法）

戒相部第四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若曰前四是實後一非遮所以同結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葉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婬他妻盜他雞煞他人來問時答言不作便犯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　若受不煞戒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加害及雜肉熏辛等皆不得犯

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略說十種因緣一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二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畜等肉屠者雜賣故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四衆生聞（東八十八）氣悉生恐怖如栴陀羅狗見憎惡恐怖群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七令諸呪術不成就故八以煞生者見形起識染味着故九彼食肉者諸天所棄令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子肉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人肉臣民不忍即便謀反如班足王經說　又涅槃經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行住坐卧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辟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說遠見之猶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也茂云五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細小諸虫盡須漉行遂至本處欲有行動亦須覓漉袋自隨若受不盜戒者下至一枝草一粒穀等皆不得取　故智度論云偷拔鉢探試看一粒穀生然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尚五百世爲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呞食若受不邪婬戒者如智度論云除已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婬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非處謂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亦須（東八十八）避慎謂防乳哺若別有乳母不在制限（五）

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處及一切女人爲父母兒所護出家女人皆爲法護故亦名邪婬若無主女人衆人前自來爲妻如法者不犯　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月蝕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禁之（以任相超）若受不妄語戒者但使心虛無問境之虛實並犯　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慎口律儀及淨命耶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彼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攝三事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盡於諸善中實爲最大　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名綺語或是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理不次惱心說故皆名綺語　又摩德勒伽論云爲他傳屬皆得罪故　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傳他此語向彼說以不實故是妄語不以分離心故非兩舌軟語說故非惡口餘句類准可知　又成實論云除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綺語兩舌惡口義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義論傳一切是非以自稱爲是常令排斥有本則無過也不亦齊在口中若受不飲酒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　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失何等三十五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鬪諍之本四裸露無恥五醜名惡聲人所不敬六無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矣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成辦十醉爲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東八十八）敬沙門十六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六）尊長何以故醉悶憒惱無所別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朋黨惡人二十二疏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爲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飲酒　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家二不得販賣弓刀箭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煞害家三不得酤酒爲業自有者聽直活四不得壓油爲業外國麻中有虫故犯唯此無虫應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多煞

亞故如來說殺者亦多煞亞入五大色數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婬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并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醸皮摴蒱圍棊六博歌舞唱伎等並不得爲亦不得親近如是人等　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家乞食　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眾三或多語笑四或嗔或鬪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犯煞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一用內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用內色煞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不內色煞者若人以木石刀矟弓箭等令彼死者同前得罪第三用內非內色煞者以手捉木石等打令死若得罪同前復有不以此三煞但合諸毒藥著眼耳鼻身上食中被褥中令彼死者亦同前罪若優婆塞或作火坑湧心造若若人墮死犯不可悔罪非人鬼神等墮中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可悔若都無者犯三方便可悔輕罪若尅心唯爲人造火坑不通餘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人畜生死者不犯若優婆塞或用呪術令死或有欲死讚死或有氣力人心起惡念令死

或墮胎令死得罪重輕並同前准不犯者或有行來出入誤墮木石等死者並不犯餘如內律具說　第二盜戒者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用心二用身三離本處第一用心者謂發心思惟欲爲偷盜第二用身者謂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者餘處並得重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五受記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種取他物若輕重俱不犯　第三婬戒者邪婬者四處一男二女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婬謂口大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婬謂口及大便處犯不可悔若發心未行婬未和合若犯不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不婬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處行婬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於彼三處共彼行婬犯不可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求不行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自覺者不犯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身若善男子爲

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毀之其罪尚有可悔毀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鉢龍王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若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阿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我我答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若自言得此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

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雜作酒者有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者是名爲酒若嚼咽者亦名爲飲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酒若噉麴能醉人者若噉糟若飲酒澱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不犯若依四分非病比丘等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者不犯顛狂心亂病惱不覺知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實論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皆得戒律儀但取要爲五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分或有無分

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歸已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尒時智者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有五種始從不煞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滿分行斷婬者受五戒已於戒師前更作誓言我今日於自婦不復行婬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經亦云一分二分得受 問曰既得漸（東八十八）受可從五師各得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經云尊者薄拘羅受一不煞生戒得五不死報問曰得重受不若既受五戒後時更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佛受亦得 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答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獲少善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世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彩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夫世戒者不能破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則罪重不受戒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者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輕罪作重如鴦掘魔受於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

鴦掘魔破於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故得果亦同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 煞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 二名摩那斯 三名婆睒那四名呼奴吒 五名頗羅吒 盜戒有五神（東十八）一名法善 二名佛奴 三名惜喜 四名廣額五名慈善 婬戒有五神一名貞潔 二名無欲 三名淨潔 四名無染五名蕩滌 妄戒有五神一名美音 二名實語 三名質直 四名直荅五名和合語 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济荼 二名不醉 三名不亂 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万事吉祥唯願世尊爲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者神名字二十五王其具如是

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護其身辟除邪鬼

神名輸多利輸陁尼主護其六情悉令完具

神名毗樓遮那世波主護其腹內五藏平調

神名阿陁龍摩坻主護其血脉悉令通暢

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其爪指無所毀傷

神名坻摩阿毗婆馱主護其出入行來安寧

神名阿脩輸婆羅陁主護其所噉飲食甘香

神名婆羅摩堅雄雌主護其夢安覺歡悅

神名婆羅門地鞞哆主護其不爲蠱毒所中

神名邪摩哆哆耶舍主護其不爲霧露所害 神名佛馱仙陁樓哆主護其鬬諍口舌不行 神名鞞闍耶藪多婆主護其不爲溫瘧鬼所持 神名涅坻醯馱多耶主護其不爲縣官所得 神名阿邏多頓都耶主護其舍宅四方逐凶殃 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其平定舍宅入神 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其不爲冢墓鬼所嬈 神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其門戶辟除邪惡 神名阿伽風梵婆多主護其不爲外氣鬼神所害 神名佛曇弥摩多哆主護其不爲災火所延 神名多賴叉三密陁主護其不爲偷盜所侵 神名阿摩羅斯兜嚧主護其若入山林不爲虎狼所害 神名那羅門闍兜帝主護其不爲傷亡所嬈 （東十八）神名耶尼乳耶波主護其除諸鳥鳴狐鳴 神名荼鞞闍毗舍羅主護其除犬鼠變怪 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其不爲凶注所牽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鬬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刹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此神王名者身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鬬諜口舌鬬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户中鬼神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中鬼神一切諸鬼神皆不得留住其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某甲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羆熊蚖蛇悉自縮藏不害人也

入戒部第四（此有六別）

述意部　會名部　功能部
得失部　受法部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宗因衆聖式遊万靈攸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歸承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難立行法以撿之戒網之夫設理蹤而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迹而繩持庶使念念退省新新進策爲功不已情過乃彰但善惡由已起則昇沉不作則巳作則業成業繩惑網膠固弥䆮自非傾誠苦剋折挫身心哀恀往因畏懼來果決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言嚴飾道場澡浴塵垢着新衆衣內外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如太山崩五體殷重歸依三寶敬誠迴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懇意探心爲成三聚淨戒救四趣衆生此則功超人天德齊佛位故智度論云譬同猛將亦爲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戒耶答曰前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濟也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脩衆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名定體假容少別齋者過中不食爲名戒者防非止惡爲義故薩婆多論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耳　又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時憶念如來十号名字若有惡思不善皆滅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餘一切罪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樂弥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　又智度論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爲勝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軟夫爲將雖復將兵終身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撥亂立定一日之勲名蓋天下入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　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兇衰令人不吉以劫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爲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樂　又論引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衆生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歡喜是時釋提波那氏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妄語若持一日戒功德福報必得如我是爲實說所任之處有持此戒者惡鬼遠之住處安隱是故於六齋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

問曰何故諸惡鬼神等輩於此六齋日惱害衆生答曰天地本起經說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肉血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爲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二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偈一切神摩醯首羅爲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爲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爲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惡日因緣故佛教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

又提謂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陽用事万神代位陰陽交精万物萌生道氣養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養万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若太陽用事万物代位草木萌類生聚百物懷任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持五月一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長万物九月者少陰用事乾坤改位万物畢終衰落無牢衆生蟄藏神氣歸本因道

自守故持九月一日齋竟十五日春者万物生夏者万物長冬者万物藏依道生汝天地有大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禁持齋救神故介長者挺謂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月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以校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處錄籍衆生行異五官典領致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万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万神衆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不不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衆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者即生天上即勅四鎮五羅大王司命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羅四王地獄王阿須輪諸天衆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意無道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謂八王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錄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入齋人中然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　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奈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煞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男子後世衆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万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　又賢愚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宗為婦過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奈色香甚美持與門監監轉奉王王食此奈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奈何為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奈園監啓王此奈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悲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槃盛奈與之遣持奉王并騰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梵志共受八戒吾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脩八齋戒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覓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奈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勅一臣能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煞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日父見子顏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令日忽放光明試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又於龍重脩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為說法二天俱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如大地一切万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中有人猒患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貧人荅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得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荅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彼人聞已即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憍佚立瓶上儛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泆自恣亦如彼人破

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意樂或貪飲食種種戲笑如是放逸盡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爲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成受　又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勅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轄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若竟食竟亦得受　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不然亦言論斷絕莫使與終身戒雜亂　又成實論問曰是八齋但應具受爲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非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皆

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誠淨少法如前懺悔法說問人問其遮難如前五戒中說）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爲淨行優婆塞（三說）　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爲淨行優婆塞竟（三說）既受得戒已次當爲說戒相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花瓔珞不著香油塗身不著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花瓔珞不香塗身不著香熏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　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名爲布薩願持是福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界之樂願斷諸煩惱速得薩雲若成就佛道（布薩者秦云共住也）　故僧祇律云佛告比丘令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淨衣受布薩　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女人受戒不假知時自外法用並同前此）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相遇緣還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者如俱舍論云離非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　述曰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許木牙八尺牀上坐卧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梳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妄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非名破戒　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衆生或言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清淨非是破戒　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梐下足長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復有八種牀初四約物辦貴價不合坐下四約人辯大縱令地鋪捉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牀二銀牀三牙牀四角牀五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牀（父母本座不在此限）

第七辯位者　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木叉戒不答八戒是此義推受八戒人不入七衆攝若知位應在五衆優婆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故智度論將八戒辟於僧將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秦言善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云近佛男優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　如依西域俗人受持五八戒者始得稱爲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上坐不同漢地無法白衣業行皆馳獄雜濁者雷同呼爲優婆塞等亦稱爲賢者無鑒之甚勿過於此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姓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爲自驕身欺慢餘人非賢者法何等爲賢者法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或時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說行不自舉亦不欺人是名賢者法也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杖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杖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

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婬泆遠離世樂我今一日一夜除斷婬泆遠離世樂淨脩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儛伎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儛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床處在小榻草蓐爲坐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床處在小榻草蓐爲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偈說曰

煞盜婬妄語　飲酒及華香
瓔珞歌儛等　高牀過中食
聖人所捨離　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緣　一切共成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綵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佛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爲牧牛齋二爲尼揵齋三爲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爲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揵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爲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爲惡不爲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揵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耶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煞意慈念衆生不得殘害蝸動之類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思念布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婬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爲邪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念至誠言不爲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不飲酒不醉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爲歌儛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卧好床卑床草席捐除睡卧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時過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府八

延聖院比丘（惟拱）書

擾（蝸戈反）撣（徒碧反）握（女衣反）韰（膀沸反府韋反）摘（持於反）蚤（計[illegible]）
（余反反）洫（况逼反）詷（丑之之反）輭（而兗反）儔（勅[illegible]反）便（[illegible]家）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之三受戒）　府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十善部第五（此別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聖道遼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惑爲山基於一簣爲佛起於初念故萬里之塗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始心而因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此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既五濁交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便極重用此量情如何輕悔如經犯重罪人比此閻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在阿鼻地獄若更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非可除滅爲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八三聚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弘失於道分故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且從近論尚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剋獲問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

如小燭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如少燈能破多闇經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樹世事尚然何況善力也

懺悔部第二

述曰比見愚夫不肯受懺口出妄言云我但不作惡即名爲善何須令我更復懺受荅曰大聖興教事同符印若不受行便無公驗故須顧祈不造衆惡依願起行可得承受如牛雖有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若不猶作輙然起善內無執措後過罪緣便造不止由先無願故造衆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者謂我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二）作善亦應是惡如（有）（宋八十九）牛馬騾驃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起念尊志深重方成業道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損肆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飼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韋女人云辟如有牛獸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扼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万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万過死八万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韋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荅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韋聞已心大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爲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荅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婬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妬瞋恚憍慢邪見是爲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衆生令其得樂衆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宋八十九）除善當勤奉行辯才（三）更爲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具修威儀胡跪合掌請一戒師云

我某甲今請大德爲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爲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說以無大德出若受大戒請阿闍梨然無不請戒不如請之生長然此十善是三來之服本人天大良緣得受勝果實由師制量得不請眾到大東一時同請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未曾有經云汝今當誠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盡形受十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婬是身善業不妄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妬瞋恚憍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爲十善戒法

第二依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弥十戒文同然此經意亦通在家菩薩亦得同受是故經云尒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

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法竟已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香華亦不生想乃至菩提不歌儛作樂離歌儛想乃至菩提不坐卧高廣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過中食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大慈大悲

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齋日（宋八十九）向佛像前至誠懺已（四）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見竟（如是三說前人受依此而受亦得稱正大乘受）（無甚七）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十三云）自受持十善業道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業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並皆如是自受隨作）

又文殊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

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心是菩薩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盜想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語心犯波羅夷

有又梵網經云（大八十九）佛告諸菩薩言五我今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薩乃至十地諸菩薩亦誦是戒諸佛之本原行菩薩之根本若受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天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婬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佛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此戒者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菩薩已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學已略說波羅提木叉相貌應當學敬心奉持

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呪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而自恣心快意殺生是菩薩第一波羅夷罪（言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盜緣呪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第二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婬因婬業婬法婬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菩薩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乃至母姊六親行婬無慈悲心是菩薩第三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亦生衆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衆生邪語邪見邪業是菩薩第四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衆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六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過緣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讚毀他亦教人讚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代一切衆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衆生中乃至於非衆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業謗法謗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七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

若善學諸人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於中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八萬威儀品當廣明（學此十戒已次行四十八輕法並須當學以文煩不此具書錄）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於諸衆生得無所畏二於諸衆生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病惱為事次斷五得壽命長六為非人護持七寢寐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結九不畏惡道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殺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證無上知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諸害杖長壽衆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具大果報為弗決斷二所有財物不共他有三

不共五家四衆人愛敬無有欺足五進行諸方無有留難六行來無畏七以樂布施八不求財寶自然速得九得則不散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偷盜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到菩提時於彼國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服瓔珞莊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婬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諸根律儀為衆決斷二得作離欲清淨三不惱於他四衆人喜樂五衆人樂觀六能發精進七見生死過八常樂布施九常樂求法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婬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亦無女根不行婬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衆人保任所言皆信二於一切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香氣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五衆人愛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語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諂語言必應機九常吾欲吾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衆妙寶香常滿其國

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可壞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壞平等八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切魔怨及他刑害所不能壞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柔軟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凡語七無長語八不敢輕陵語九法語清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遍離諸惡語

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實事四不為明人所嫌共住不離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常得愛樂阿蘭若處八愛樂賢聖黙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端正衆生來生其國強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清淨三意不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衆人樂觀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於憍慢及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衆聖攝樂四常與賢聖相會五得利益事六顏容端正七見衆生樂則生歡喜八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瞋恚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衆生悉得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清淨

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心性柔善明侶賢良二信有業報乃至奪命不起諸惡三歸信三寶說為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惟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歎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見入因緣法九常與正直正發心人共相會遇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見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速滿六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已於彼國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嚴來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此別有十三部）

述意部　抗戒部　前儀部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極悔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心須形受菩薩淨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慈牙因斯以成定水淡然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咋斯戒本流來漢地源始昔來中天竺沙門曇無

識者貴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流沙攝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進法師者道心超絶越力侔猛流聞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至時無其師於是謙依經文自誓而受于時涼州道俗莁耒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尼信士十有

十一

（書 秋八十九）餘人咸同此夢乎相欲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覺歎大乘兼證瑞夢心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為菩薩勝地超過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為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業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遵師札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尒已來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等兩大千謹撰茲記録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為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梵網經云十重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偸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自讚毁二不說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謗三寶是名十無盡戒）

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衆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為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名為畜生名為邪見人名為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

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為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為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為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万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衆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

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者得上惡心雖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為開示瑩淨

（府 宋林八十九）又梵網經云尒時智者向十方佛為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還見是人生子想弟想咸皆惡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還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根令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快樂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寘中亦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行者有實其心

十二

釋迦牟尼佛於受衆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衆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為作師憐愍故

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梨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婬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

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同學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逆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尒者犯輕垢罪

（府 宋林八）

簡德師第三

十三

（自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成法）敬尋聖教窺覓萬途竊謂地持最為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撮擬為自用謹敬薦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衆俱是然七衆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定耆宿為勝然耆宿之德復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彰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為師若全無此行則不任為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

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為師請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衆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為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為阿闍梨奉請弥勒菩薩為敎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為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以為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既請得師是以次為聽許故欲受戒者具修威儀礼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三說）戒師答言好既許可已即教学方廣學德瑜伽論五明論等今知犯不犯染汙不染汙軌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請婆然後對佛為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戒

同此例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内褊袒右肩礼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礼一切大地菩薩礼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聚功德及礼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註三）作是言已長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蕩内心方堪得受凡汚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有）阿閦（十五）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十六）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礼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手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閦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不向六親礼拜不向鬼神礼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授一切衆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損三寶或教人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盗婬或教人殺盗婬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廿）喜（六十九）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衆罪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衆罪永斷無餘志心敬礼一切諸佛（一遍亦得三遍亦善）

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姓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正為受戒

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姉法妹汝是菩薩不答言是戒師若坐若立問者皆得所以坐得者為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為戒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並題其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非謂稱其恭族皇帝明府之号也設稱亦不發戒但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

第二問發菩薩願不答言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

第三問其漸頓依菩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就戒法利益衆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弥戒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弥戒者無有是處若不具沙弥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弥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受沙弥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受者得小罪（下者菩薩）（亦復如是依此得論明發大乘心直大菩薩戒亦得）

第四正為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註三）今言善（男子女人）者止為一人（十七）若對多人前（廿）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礼佛已胡跪白云

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註三）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備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須請證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

請菩薩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菩薩乃至賢首此也受人跏跪戒師為起礼於十方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大地微塵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菩薩等此某甲菩薩等在某国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有本六十七）所三説受菩薩戒我為作證（十七）三説請諸佛者謂十方一切諸佛且就一数東方善徳佛乃至下方明徳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覺今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説受菩薩戒我為作證三説以其白故無量諸佛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浄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忘法断除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倶滿乗大慈悲遊勝十方廣度衆生不辞勞倦一切衆生咸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樞要有三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随成依則名三聚若依行位乃攝為七若就徳位遂号七地及十三住凡

如此説皆是戒法不同也上来略述戒體宗要如是自下廣明行者既受戒已須識戒相知其受時了達軽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某甲從某年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菩薩三聚浄戒某三是何一者攝律儀戒謂悪無不離起諸道行是斷徳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奉修而不為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徳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順教奉修以成行徳三者攝衆生戒謂無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徳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十八）止便是犯攝律儀（有本八十九）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讃毀他無慙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慙波羅夷三者瞋心打罵衆生前人雖謝不受其懺無慙波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慙波羅夷此即通明三聚所離過能離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徳攝衆生戒者四無量為心四攝為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抜苦慈能與樂満喜謂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満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為行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勉其形苦次以愛語曉悟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物奉修此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満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

解脱令解脱上来所列令受戒者詣之師受戒時御依師眞從略識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為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有本八十八）戒尚不得暖法況四沙門果（十九）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偸盗不得虚説我得不浄観不得邪婬不得宣説四衆所有過非不得沽酒若破是浮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暖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

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厳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静是則名為名字菩薩非我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從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為犯若以上心悪心犯者是名為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慙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讃破戒者是名上悪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此上四重加菩薩不作五食别 善戒自讃毀他中如前四波羅夷作四四戒 八重）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軽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剥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素竹帛亦應悉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為箱嚢盛其戒律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軽垢罪若佛子不得畜刀杖弓箭販賣軽秤小斗因官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繋縛破壊成功長養

猫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鬪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摴蒱作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為利養販賣男女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術工巧調鷹方法和百種毒藥邪無慈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便說空行在有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救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

既略識持犯即須礼退故地持論云令受戒（有本作八十九）者礼佛一拜大地菩薩一（二十）拜不云礼法義准通礼三拜除菩

勸請部第八

述曰法師昇座說讃唄供養時將為大衆數演法要聽聖加被方得宣釋大衆同時延仁請聖加被十方凡聖說聽二衆加於觀心内益彫智外增言辯方能識欲知根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為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興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既尒後念亦然皆侍請十方　佛十方凡聖衆法界皆成請久作轉正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攝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此識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衆常預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衆生聞法悟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来教人為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沙障業然請衆生既聞法已悟入得證展轉啟導一切衆生盡未来際常無斷絕

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　我請轉法輪
（有本八十九）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二十一）　若欲捨受命
我今頭面礼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悲治我無始已来自作教人謗法之罪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福業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業之罪此則福智雙行也

願令我身心　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一剎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真實無去来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一一佛前
勸請將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内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衆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衆生界若盡
心可緣界盡　願我淨心内　佛出無休歇

隨喜部第九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挽法界流
是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役諸惡
何其年將暮　得發施等心　自慶希所得
踊躍無有量　因見諸衆生　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彈指　我心悉隨喜　若諸大菩薩
成諸波羅蜜　滿足諸地道　而當不祈集
是故我愛悅　稽首諸法藏

迴向部第十

罪中之大罪　惡中之大惡　於諸衆生内
其唯我一人　自非諸佛力　及衆生菩提
以自所作業　皆消已罪者　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許
盡迴施衆生　即復為衆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令究竟解脫　彼既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攝受我　彼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於衆生　寂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　頂礼大迴向

發願部第十一（初有十大願由願治大／自下出願故是人之耳）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
（有本八十九）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此二）
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未曾有法輪
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
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衆生三乘善根
六承事願願往諸佛上常見諸佛恒得承事聽受正法
七淨土願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衆生
八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不離諸佛菩薩得同意行
九利益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作利益衆生事無有空過
十正覺願願與一切衆生同得無上菩提恒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　廣長無限量　為諸衆生等
作真歸依處　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　生長菩提心　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衆生心　煩惱諸垢穢　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　願我作大火　日月諸星光
燒焰寒氷獄　普照闇冥國　於彼諸衆生
救攝無有餘　悉令得見道　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　微密滿虛空　諸有熱惱處
扇之以清涼　愜然受安樂　願我作虛空
（宋元八十九）寂然無障礙　攝受諸衆生（北三）　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　皆得二無我　以空三昧樂
而共相娛樂　願作藥樹王　遍覆衆生界
見聞及服藥　除病消衆毒　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　次以真如來　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　色香美味具　於諸衆生前
一切皆示現　隨其所味樂　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　是食亦乃消　願我作衣服
輕軟色微妙　小大隨形量　溫涼攝物情
等心施衆生　決定無有餘　令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無邊衆生悉共迴向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為陁羅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上上若為現樂怖畏惡名或為家法助隨他意或避苦役求離諸難是為下人持戒若為世間福樂堅持禁戒是為中人持戒若為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為常樂涅槃是為上人持戒若為憐愍衆生專求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規招勝樂是為上上人持戒故智度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提心二得增上惡心雖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名新得名（北四）（宋元八十九）為開示瑩淨故長也

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就利益一切衆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即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發菩提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三種有纏中上若纏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為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數數樂犯心無慚愧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若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於四重即為永失菩薩不介何以故比丘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在戒在身謝戒亡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

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過惡因緣過欲捨戒者不必要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即成捨

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為之後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介所言四重者謂為盜五（宋元明八十九）錢重處行婬殺人自稱得聖（北四）隨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慢錯若不許者何故欲受戒前長轉遮問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

問曰受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

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甚難捨戒欲似下坂棄珠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為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

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為優婆（夷塞）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人戒若受戒）從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

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悟無明諦　鑑治心識垢
防非如利鋒　護稚不惜命　守草護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聚篤心胸　最朔位寶偈
夕夜虔誠恭　近求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　五分滿金容　各勵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略引十驗）

齊沙門尚統　晉沙門慧永
晉沙門法安　晉沙門思邑

宋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隋沙門靈幹
唐居士張法義　唐居士奚侯均

齊沙門尚統

齊尚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披服緣條唯受五戒十戒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興羯磨振旦在白木條東二万七千里開於律五人得於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山國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領二名支讖三（有宋[illegible]八十九）（廿六）名竺法護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讖其時大律未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律後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刊集現世流行号為新羯磨于時尼衆來求受戒支法領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五人僧受具戒不論尼衆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天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比丘尼衆問曰汝誰邊受戒尼衆荅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為還本國化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墮黑㵎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憶本鄉即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終火去經途十有餘年後至魏文帝三年內勒設無遮大會魏帝勅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驗諸大德等咸皆不荅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白振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荅曰我是小聖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為汝上界兜率問弥勒世尊得不得來（有宋[illegible]八十七）報即便入定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廿七）弥勒荅曰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弥勒即取金華云於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案手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弥勒語曰汝到振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漢下來如弥勒法以華案比丘手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既彼其時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來受三歸五戒乃有無數即号為華手比丘當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葉住西國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比丘獨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神現身語華手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清吉未到之間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太史曰有何變怪太史荅曰西域正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丘掌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華即滅不現大瑞既微故戒福永停也

晉沙門慧永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就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來室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將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逆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撫慰還因介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況戒神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病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晉沙門法安

晉新陽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有[illegible]）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誦說（廿八）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常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還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迁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瘞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沙門曇邕

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為師內外經書多所宗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

婁見山神求受五戒衆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邑見一人着單袷衣風姿端雅從者三十許人請受五戒邑以衆先嘗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嚫以外國二鉤礼拜辭別倏忽不見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齊沙門法度

（有）齊琅琊（末六十九）嶠山有釋法度黃龍（廿九）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琊之攝山挹度清卓待以師友之礼及亡捨所居為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輙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聞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以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輙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万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礼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告曰吾以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常動散履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含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等並遙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沙門智順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琊臨沂人重禁無犯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持深礼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香飲弟子曇和以順絶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粪以進順順悟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五十七）

（右驗出梁高僧傳）

隋沙門淨業

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有）（末八十九）研律部博綜異門碩乎內進令譽外馳（三十）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瑞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寂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為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為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更其過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素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而向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發與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沙門靈幹

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而立性貞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遮性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置塔於漢王寺初達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唐居士張法義（圭）

（有）唐華州（末八十九）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礼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能宿不僧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清淨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閤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遣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青腫官曰稱過多各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付送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主

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業勘之應有福利抑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守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貪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修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止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文與法義隣近妻之王爲貽說（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居士夏侯均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頻經苦訴訴云前三度於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爲勘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膂力酤酒好鬪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爲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府九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府十

破戒篇第八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戒德本顧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爲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誠護持大果何容待證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爲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衆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一途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持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熏明若是做做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迷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已不爲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恥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救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誡已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九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已愚癡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臥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汙身仰視岸人及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揵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脚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

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爲八一作愚癡二口瘖瘂三受身矬陋四顏皃醜惡其面側戾見者蚩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　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虫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冢間行求死

兒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貪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敬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甫）自行惡法故（朱九十）如是沙門（三）旃陀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牙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圊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爲多不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　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役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闕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爲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　介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甫）神通說法（朱九十）敎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大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撾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詐僞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其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愚業常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爲於人天重過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甫）旣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朱雜九十）如燒屍殘木（五）不復中用

又成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皆養惡則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

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惡道猶如豚子捨床歸去破戒比丘當於百千万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折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尙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飮食臥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世樂奴僕　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飮食牀蓐臥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介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彼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

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衆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　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殖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筭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爲五一者爲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爲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爲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爲人說四者爲（宥）利養故（集條九十）高聲現威令人（六）畏敬五者爲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爲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着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己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齩齜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尒先至他施家生己家想旣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成說五慳之中家慳攝也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餓狗憔悴緣路遇值璅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齩或舐或齧或呪歎愛纏附抱無捨離（宥）時有剎帝（集條八十）利婆羅門及（七）諸長者皆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遙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爲飲革宜復求此無肉赤塗之骨瑣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非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著美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　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翫着戾聚妄加纏繫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弃不修正撿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爲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　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於己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爲癡丈夫爲活命者爲守財穀奴僕餘者爲重世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欲尚者爲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樂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達我法故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爲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爲親密淵誰交顧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飮食卧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宥）言一者說住（集條八）處過以（八）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爲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何有微隙對衆與衆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法永盡無遺　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　又寂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放逃奴走婢亡破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尒之時十二部經沉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万不着一尒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經

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賓）是比丘見（珠林九十）他財利見他供（九）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閉合須臾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設聞勝智說貪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　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臥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為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臥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邪不聽毀戒之人

受人信施如亭歷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虫　及以烊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賓）衣次第捉籌名為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珠林九十）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鍱以纏其身（十）若持鉢盂則是盛烊銅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飲熱烊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為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橛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烊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橛吞以鐵丸入口口燋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燋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蘇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橛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

要佯偽或有怖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弥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世有偷盜業未盡爾時自見諸天女等舉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月）等不可具述（珠林九十）（十一）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儛作樂圍碁六博或乞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書卜擇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詐脉處方男女交雜內私致染販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為首若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　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為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為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弥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弥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弥言汝今還去道迴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弥受取

繫着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弥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在遠沙弥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弥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弥言汝何故啼沙弥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荅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尒時大目揵連共專頭沙弥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弥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弥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弥來荅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衆律九十）十二府耶荅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弥捉金銀及錢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先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尒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煞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煞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咲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尒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煞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荅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竪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衆八十）十三府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請陶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爲吾等未曾有益今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即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報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已華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驚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顛下走去何爲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訖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吾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荅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後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迥遠時日遇暮從女人寄宿女人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前進見鬼所噉人骨髓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勞此女人將婦本土共居如故即却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迴還耶荅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人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婦（衆九十）十四府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瓮中鬼聞人氣謂婦言尒得人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作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爲而舍衛郡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爲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因問夫　佛戒云何鬼言大仇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所承說耶婦言但爲我說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爲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於瓮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遣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荅曰大怖家仁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荅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略將

吾作惡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雖於此鬼一人共逐道逐門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尒乃解耳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宋羅門子名曰（宋缺年）執持富貴（十五）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扶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洞獄之行受佛清淨快言於是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煞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導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尒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有忽然鬼神持鐵椎打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鉤其口中或取其舌有婬女鬼神以刀擗割其陰又有鬼神洋銅灌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戰慄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競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擧手自慱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咎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雜幡蓋供事三寶從今已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宋如此言者（宋缺九十）是為大善汝今（十六）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兩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輒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惚惚　夙夜皆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邀
身色漏尪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競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墮幽途　万劫長槃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邃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慧典　隋沙門釋慧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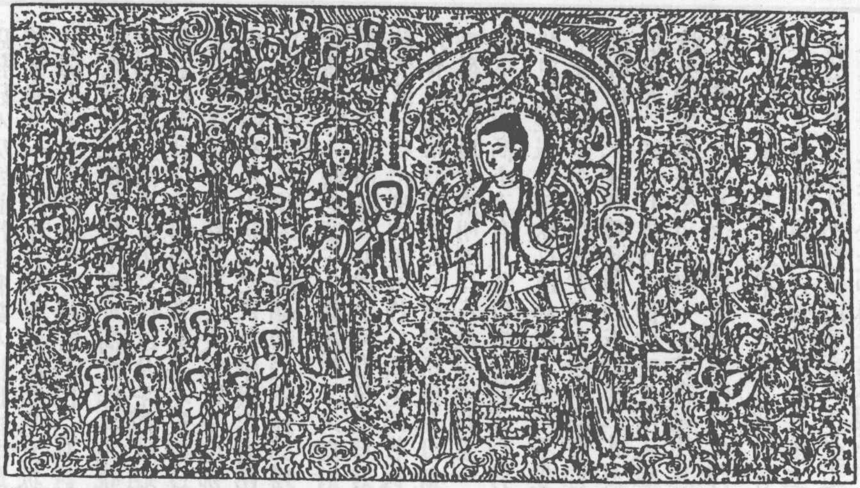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邃年二十餘白晳端正流俗沙門身常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暮邃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少年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宋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宋九十）（十七）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送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因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何乘舉也言卒而舉至達既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與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踊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闕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床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恆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廢癈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物所錄達使人曰可送至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嗥噭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

獄此共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鬃開巍壯久久睛聽方知是人叫呼之聲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撥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杖杖之血流如泉共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叱之殊疾不逗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人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上囷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從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杈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燋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弥固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築米伴楚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行道弟子且無大罪將算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脩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狀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右二出冥祥記）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人辯聡令遠大小道明住寶明寺襟常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竪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未當發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斯歲未受交厥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色瞋曇改變布薩妄充竪義刀臠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請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識祥即世獄華（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府十

痤（七禾反）睚（五佳反）齜（比甘反）齩（五狡反）橛（巨月反）恌（土彫反又徒吊反）褶（似入反）蹹（胡臘反）膾（公外反）亶（多旱反遙連反）嗅（許久反）瘑（古禾反）坏（普來反）黜（竹律反）[illegible]（吾有反）郵（羽求反）刖（古貫反）沃（烏酷反）嘵（呼叫反）纊（苦[illegible]反）粹（相醉反）瘤（力周反）[illegible]（似入反）[illegible]（[illegible]反）邳（符悲反）堰（於建反）渦（烏禾反）沁（七鴆反）紇（下沒反孔子父名）溲溲（所流反）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北字十卷）　畢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破齋篇第九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飡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湩大姓留止飯敬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万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臥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万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悵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途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尒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徃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揵齋耶若出家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尒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爲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揵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虫於煞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從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号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煞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

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後追逐更遣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煞我答不介前人繫我我力能煞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住一處商人問言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摒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煞不介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介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謂生時眠時婬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爆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爲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illegible]）（[illegible]） 又菩薩受齋經云共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 共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共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 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撾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大度者共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爲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座席女人亦介共爲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 菩薩解齋法言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共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万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爲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介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爲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 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沖邃 詞辯暢玄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折燒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亡

感應緣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馳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爲客僧覓本鄉齋食餟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嚙顯惟其旋轉之間而遊數万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荅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王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挂入舡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彰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此一驗見）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

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替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今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初沙門實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眄實實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實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万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鑒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告諸僧曰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乱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浮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illegible]）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輪閻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坏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適膠漆不憚累劫之殃但愛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純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與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輙與是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介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豎片酢皆死墮熱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惟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糞穢並百千万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劫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

又揵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号名揵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薪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毀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備面痛不可忍牛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勑後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後作牛

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揵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荅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諸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荅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於市市路無提酪者僑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說行澡水厭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誰問我不審何恨荅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朝飯佛請我往聽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遺則禍從此釁蹤迫不已便共供食時我尒夜年壽篫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痛苦毀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光明赫弈照祇桓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詣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慇勤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蓏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咋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尒園子具荅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盤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為語汝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盤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尒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荅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理父荅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盤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賷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其五百龍子勤加奉脩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脩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万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老病懦乘不犯（問曰何故不罪俗人荅曰出家清虛為恩眾生故他人在）（白衣俱滿常造罪人殺數畢家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怪也）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嗜無耻着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天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圈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略引　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去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代護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經緒故猶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同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宋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爲疰餙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荅曰向來怳怳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荅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拔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姨也正被苦謫四體磔縛如疲鸜鵒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拳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声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爲何声荅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声也於是從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踣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尚存（飰待一驗出）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稽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荅見冥官去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必死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辯珪曰我爲破齋今受大苦叢語諸弟子等曰爲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等即爲營齋巫者又云辯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爲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賞罰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引證部）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恨於情枉性傷和毎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庄周曰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声氣結影響於耳目痛痒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應權豪之地覽明鏡而纖厭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賢領之全履福者同勑石之辯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喩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彼取汁溉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介欲求善福恃己豪貴倚形挾勢逼作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遊華夫人産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眼緣日然明）目以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爲取婦字真金鬘後共王至鷄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者知必失眼常爲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叉見眼端正深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

臭出無人能治勅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叉聞已念言彼若爲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爲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爲問醫醫語將來爲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然之破腹見虫上去糞堕下行亦介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虫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虫死遂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荅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叉人去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後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賚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衆刀向眼一㓠人民稱然大喚惟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　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變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兩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荅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爲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爲廐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慈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髣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荅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躃地水灑乃蘇抱着膝上手摩救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爲字今悉無有以何爲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尒遠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猶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指言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責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詈積胡膠火而燒然之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爲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燃之　又阿育王經云尒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毱多有何因緣尊者荅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然者由則臭烟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樓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爲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尒時爲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姧冗欲氣而怒剩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辰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覺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尒王子即共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尒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尒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尒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

門來至於此間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窮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尒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輒指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以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尒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婦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為汝作力尒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共事若訖更不得傭從他借貸（十八）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尒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俗辦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黙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尒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尒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為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尒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尒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迷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尒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尒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勤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下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尒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聞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尒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時金即便擔將五百錢有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尒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己家示其金藏尒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彼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二十）此之金藏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尒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從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順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莫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貧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　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非卦非吉　合事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恆

一漢時王濟左右　漢時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時張駿
晉時羊珊　晉時孔基　晉時庾亮
齊時眞子融　齊時文宣帝高詳
梁時劉大夫不得字　陳時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甞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自精脫但家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甞出行不還帳内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扉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髻躡履還内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値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遷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即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還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厭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幷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仰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鎭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麁暴恃因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弃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賁先尙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大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大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渴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很趣尙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傅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

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啻此恩反殺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右此八驗出冤魂志）齊真子融齊世嘗為井陘關檢租使賦貨甚多為人所糺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覬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腎肉爛墮都盡若楚百許日方死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号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錄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曰內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煞乾明遂鏁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厭禳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着連枷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駈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叫斷絕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遇介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咸知已本為王公所以抗對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教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弥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又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為誓戒遂開門陳主亦示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以小遊戲因有械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出坐光嚴殿載又逐入頓詬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右此四驗出冤魂志）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料其刑殺截腕斬指削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腳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羅二

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乍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食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癡之主皆為愛著妻子財色鉤餌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鄭衛之響極甘盲之味戲笑為惡假怨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弃他升斗愧心負理斷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捏其情在人未易然此心口眾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竟共供養同出家者懷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及尒心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又雜寶藏經云尒時阿闍世王爲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駏驉懷妊死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蚩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爲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爲破精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羼朱九十二）知計算喜錯（二）或能不死何爲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晴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爲名利故至七日頭自煞其子以證己說時諸世人卻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爲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爲驗己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爲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見（羼朱九十二）得來還渡河復雇（三）兩錢爲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怪笑世人亦尒求少名利到毀大行苟容己身不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啖不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爲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歡喜亦復同之如手空中轉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羼）日數百歸俗不應（四）一日破戒受人信施尒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尒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問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爲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說入大海今請大德作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和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白所由尒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胡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尒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

僧護比丘與我商人荅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去何得與龍王荅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亦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為護一家寧捨一人　為護一村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尒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荅曰可尒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頭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須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荅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荅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畢 朱九十二 五）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頭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不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

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荅尒時龍王知商人還即將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　尒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迂遠六月粮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六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迭牙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弃我去尒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揵推聲尋（畢 朱九十二 六）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揵推聲共人荅曰入溫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溫室見諸浴具衣瓶缸器浴室盡皆火然尒時僧護共入溫室入已火然筋肉消盡骨如燋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荅言閻浮提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味能精好亦聞揵推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推聲比丘荅言衆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食之入僧房已見僧和集食器敷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盡皆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荅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手相拚搥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燋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荅言閻浮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

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衆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踟蹰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食已大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推平相椎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即入僧房聞打推聲僧護問曰何故打推諸比丘荅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衆中見諸食器牀臥敷（畢 朱九十二 七）具諸比丘等手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熾叫聲號哭苦毒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聚盡皆火然熱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聚盡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叫聲號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號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大肉瑰其火焰熾苦毒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執利刀而自剝身剝已復生生已復剝終而復始無有休息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斷斤自斫斫已復生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剌園中立鐵剌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

麁其火焰熾若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柸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從更前進見一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馬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羖羊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從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枰火燒身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illegible]）一（系九十二）肉杓鈍火燒申縮苦不（八）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𧏙牀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井屎尿涌沸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揵椎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胡歧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彌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聲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捲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

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弥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弥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弥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在路遥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illegible]系九十二）入林見五百仙（九）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汙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勅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語沙門所頭面作礼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尒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脩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擲撥林自相圍遶得道比丘賢聖爲衆　尒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桓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尒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尒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尒時世尊爲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恣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當教軌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

揵椎衆共點用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至今不息　第二寺者亦非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揵推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揵推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蕩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迭相折捶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　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息（[illegible]系九十三）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十）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捉鐵椎互相推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　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出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　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湧流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　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揵推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　尒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爲已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　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

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　汝見第一肉缸者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饍供養在先飲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缸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厨輭美供養在先食啖麁澀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三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啖或與婦兒麁澀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單）第一（朱九十二）瓶者非是瓶耶（十一）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蘇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當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逐可恚懟與之即捉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與菓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啖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刀剝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汙地故入地獄刀剝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比丘手捉斵斤自斫已舌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弥爲僧當分石蜜以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弥啖舐故受斫舌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梟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弥爲僧當養先自嘗啖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梟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肉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爲僧當厨精美好者先自食啖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汝見（朱九十二）栓者是地獄（十二）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窗壁上浪竪諸栓非爲僧事懸巳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菜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爲上座呪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叫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啖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尒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幹受大苦惱至今不息　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

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揵推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言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五德不具分僧飲食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朱九十三）此人答言我（十三）當僧厨及園菓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羖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當旧內外撿挍不勅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推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推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營僧甚咸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羖羊啖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羖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臺者實非肉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房數具閉僧房門持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數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肉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受苦万端至今不息　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爲已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提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已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入地獄作大肉
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數具者是
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
已有以脚蹋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肉敷
具火燒申縮受苦万端至今不息　汝見肉
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
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律取用破壞故入地
獄作肉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繩
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
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
默受讚歎坐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十四）
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
僧壁上堅拴破壁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己用故墮地
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厠井者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
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
呵責不受敎誨糞汚與穢糞謗衆僧故入地
獄作肉厠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高
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
明律藏重作輕說輕爲重有根之人說作
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
懺不應懺悔者強說道懺悔故入地獄坐高
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高座
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
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
法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

至今不息　汝見肉撻推號叫聲者是地獄
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推
詐作駕磨捉三寶物爲已受用故入地獄作
肉撻推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拘脩羅
者實非戰支見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爲僧寺主以僧厨食衒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十五）
僧供養故入地獄作肉戰支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　汝見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戰支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雖
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
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　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爲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
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　介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
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華踰越須曼那華
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掃取賣之將爲已
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剎柱四華踰越以
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滅取以爲己用
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當僧華菓園有好華菓爲已私用或與
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菓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當僧菓菜香美好菓私自食噉或與白
衣故入地獄作肉菓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爲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中私自然火或
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
至今不息　介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
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寺中常住破佛剎柱爲已私用故入地獄
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
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
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
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　汝見第
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
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
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四樹者是（十六）
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
衆主爲僧斷事隨愛恚怖癡斷事不平故入
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
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
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敷具好者自取或隨
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
與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
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
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
衆中鬪諍相打故入地獄狂火燒身受相打
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沙弥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
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　介
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
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尠少所以者何出家之
衆多喜犯戒不慚恥互相欺誑私用僧物
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
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

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威儀
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
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尼
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
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尒時
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雖持淨
本九十二　十七
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
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
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
獄中何等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
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
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闡提是九種
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
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
食三劫僧膩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
法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
五道中受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作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熟鐵丸
然熱如焰天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尒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已時四部衆歡
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獄三釭
兩甑湯肉泉　一斧刀劍鼻　斫舌水中立
立刺肉廳栓　馳馬白象驢　羖羊雙肉臺
肉房二繩林　肉秤及狗執　牀壁肉繩索
廁井兩高座　推二狗脩山　兩肉須彌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栓　兩隻十四樹

兩僧二沙弥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恩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苟求利　譬大見械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怨苦聲
感應緣（[illegible]）
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經七日
時與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嶷以錯
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
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簿而過
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
苦行爲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
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
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
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
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已勝物比丘
之中第一麁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憍
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
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一比

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
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
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
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
司依式還有青衣送與曇最同入一處又有
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
十九
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
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
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
財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
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
嶷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
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盛
異即遣黃門侍郎依嶷所陳訪問聰等五寺
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嶷所論不
差（事出洛陽伽藍等記）

延聖比丘慈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耶二

沃（[illegible]）　楸（[illegible]）　驅（[illegible]）　迸（[illegible]）　撲　捶（[illegible]）
也　剝（[illegible]）　栓（[illegible]）　曰　召召（[illegible]）　立　斫（[illegible]）　嶷（[illegible]）

大宋國平江府常熟縣雙鳳鄉十二都沈榮信里[illegible]
三寶弟子[illegible]　[illegible]同妻陳氏　百十四娘
情發誠心[illegible]入　延聖院大藏經坊命工刊雕
法苑珠林第九十二卷永遠流通所集
功德專伸祝延　三界萬靈十方真宰夫婦行年本命元辰星君
伏願保佑夫婦身宮康泰壽算延長九曜呼中吉祥如意者
寶祐四年五月　日弟子張[illegible]　[illegible]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羅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昬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膻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噉諸親反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爲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姉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讎向到至親反變成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慈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肉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尒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陁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陁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賫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陁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持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廚宰於深山中充飢欲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勑令將廚宰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敕令索食王家廚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忿不思惟勑臣斬煞廚監臣被王敕即共議言閣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充事今若煞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廚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王敕勑煞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即歇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能捨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黃門賴傳我命令諸外臣莫煞廚監即奉敕旨我至明旦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顦顇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火所逼瞋恚心故煞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廚如脩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今左右喚廚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諍訟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録紛紜鬭戰不從理諫深爲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念情實不分延

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惰和思惟是已即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饍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市諸臣評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勅忠臣辦瑠璃梡梡受三升諸寳梡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嘗一梡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人辦此一梡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亡失讎恨因酒忘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坐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罪　卷九十三　四）人教各各起儛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猴得酒尚能起儛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唱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婿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弟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聖知時益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兼前損益如匿王殺廚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衆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即齊同擬犯咎須量其發意復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載為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　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罪　卷九十三　五）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知酒過如果無園　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喪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為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　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　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　又沙弥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　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illegible]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甸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罪　卷九十三　六）陀羅婆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雹作釋俱餅髓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　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

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匈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弟請之是中有一貧（七）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宋九三）為辦穢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嗽是蘇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沙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尒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甸縣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殊勝而飲酒者受用蘇陀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為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為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

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如是說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宋九三）　若酒醉之人（八）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疑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　問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　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婆歷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此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遮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畢盡身命無依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開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循謂犯律往至佛所（宋九三）懺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九）飲如婆歷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便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識之人身力強壯日別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非道俗是故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　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磨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為因從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痟瘠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求除不受若不鏡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

共病轉增難可得差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弥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　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猪肉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機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illegible]卷九十三）十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他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二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謂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爲度麁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爲已殺爲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麁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慇懃始終不開　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尊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illegible]）能生十一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爲已殺不得噉若肉如持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當說呪呪　多經咃（此言如是）阿㮈摩阿㮈摩（此言無我）阿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慓多彌（此言有爲）莎呵（此言除殺）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爲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爲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　問曰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飢之膳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礼制即如對於嚴君勅勝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脩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縱違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　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獎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尒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容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爲生善戒是上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肉（[illegible]）十二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爲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剎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遞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悲羅剎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所說

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　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木九三）一切行處衆生遥見作如是（畢）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十二）不識罪福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驚由人食肉能令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衆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假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噉草蜣蜋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　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絶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　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憒閙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

宮殿盡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肉葱韮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猒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　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猫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畢）寺飲酒噉肉以爲歡樂（朱九三）諸天下（十四）觀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者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猫狸中來故應截斷也　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　第七明衆生皆愛身命與己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

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　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常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畢）之人睡眠亦苦（木九三）起時亦苦（十五）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竪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　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若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　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狗猫狸鵄梟鵰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　又央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

一界所内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 又此經說衆生身内有八十万戸虫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万戸虫命若炙若煑若淹若暴皆有小虫飛蛾蜒蚰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為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薰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 又尼羅浮陀（朱九三一）地獄經云身如（十六）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姉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酬未可得脫 又沙弥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喘息之類手亦不為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為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其肉肥其肉瘦其肉多好其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 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狩獵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尒時林中有牸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婬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後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尒（十七）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朱九三）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爛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將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己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為班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班足繼治時班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班足出遊勅二夫人晩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礼礼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恚天神由礼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餚饍粗食麁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肉即如語辨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為設肉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厨監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日稠急即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厨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厨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荅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厨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取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厨監受敕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月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何由乃尒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厨監捉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敕諸臣悵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敢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十八）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朱九五）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荅言夫為王者養民為事方駈子厨殺人為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為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臾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為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剎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頼我大赤復能自救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摶人擔以為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剎輩附為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剎白班足王我等奉事為王願為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

陀素弥王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弥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班足歡喜轍戴為橽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弥即佐兵衆還將班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季常自悲已後更不敢人遂還爾王治民如舊尒時須陀素弥王者今我身是班足王者今鴦掘摩羅是尒時諸人十二年中為班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為鴦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鴦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鴦掘摩者指髮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髮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佛勑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髮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敕為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解　頌曰

財色與酒　名為三惑　臣犯喪家　君熏亡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羅三

齁（呼兒反 鼻ー也）漬（即自反 浸ー也）淵（力囚反 [illegible]也）駁（補角反）罝罘（上音無反 下子余反）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酒肉篇之二）　羅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穢濁篇第九十四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庾紹之　宋辭小德
宋沙門竺惠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廻璞　唐李氏
唐鄭師辯　唐韋知十
唐謝適氏　唐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出洛陽寺記錄）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搥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體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腳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荅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諳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荅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為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為惡之耶荅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遽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辭小德江陵人也為州丘刺史朱修時為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修大齋之每有法事輒令與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

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恭大法帝勅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訊王曰君可宜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敝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若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九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修即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宋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瞹瞹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警未及得答熾後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復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饗恪而煞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騰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煞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出還冤志）

周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隨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穴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鷄卵為白團也儀同即荅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懌而起忽見庭前有鐵床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床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與床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床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勑天下人出一錢為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荅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猶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其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啖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諱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說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撮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亦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違犯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驛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中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煞生不驛長荅云實為公欲煞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荅云是青羖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

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惟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肖稭谷還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往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起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着雜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卧床上而屋中闇黑（六）無所見喚婦（甲）（宋卆四）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

勑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廻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廻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

勑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閿待君璞度閿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澠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廻璞自爲臨說

（甲）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宋九四）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七）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着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部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神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着枷鏁人防授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笞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令得活後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疾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當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荅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屈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臨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爲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四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鏁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頂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焚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焚帔置床角上（甲）（宋九四）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入）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竟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竟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床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宗過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尒（右此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患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當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煑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滻之間也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爲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大多豈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九）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觝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馮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床席汝可多將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床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襪弟置布衫靈床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漆遂煞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床上其姊試往觀之乃可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寳獻師處馮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煞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婬女酒肆之舍不（早）（朱九四）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十）丘謗黷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悋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噉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內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黷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着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麁布白疊三衣未着繒帛何爲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嗔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僞質事等畫瓶感此穢形又同坏器內外無實膿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食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墮三惡願修身淨其心口也

（早）（九十）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十一）大慧如是一切葱韮蒜薤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韮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木葱二者革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葷葱慈葱蘭葱興渠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熏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　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卧僧床褥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還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界處一同前法（出家性宗尚令作法如是況餘俗凡人例開食）　嗔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嗔者不得放恣大嗔若嗔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嗔勿涕唾汙比座若上座嗔者應言和南下

座嚏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
呪願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
丘呪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
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
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
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
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
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
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
來入衆莫使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
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
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
（罕　九十四　十二）
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汙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浚大小行者
五百身墮捼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刧常遶肘
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閒處小便
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
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
屏猥處若凡瓶若木筩埋地中就中小行已
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
上廁去時應先取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
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
得廁板梁栿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
塊耎木皮耎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
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搩手短者四指
已用者不得振令汙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
名上廁法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
者用水處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
無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

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邊小瓶不得
直用僧大瓶水令汙是名上廁用水法塔前
衆僧前和上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洟唾著
地若欲洟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洟
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
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
（罕　九十四　十三）
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廁有二十五事
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
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
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
正住彈指乃蹈七正蹈中八不得一足前一
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溷中
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
顧聽十三不得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溷中
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
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
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汗濺二十一用水不
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
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
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
座具牀縟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
不得坐臥僧臥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
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
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
德也　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
大小便濺汙鬼面上魔鬼大恚欲煞沙門持
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上廁必須彈指）
（啓白）作聲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

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
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
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
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
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
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陁洹尋即出家得阿羅
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
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
正值尼提在祇桓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
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
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
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
（罕　九十四　十四）
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
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
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
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
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
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陁洹以是因
緣流浪生死恆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
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令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
義故不能身力便利具招罪報數見俗人開息不能自運直緣寫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前
棄未求定除地取安得出欲端作俗狗蟲味開出也）又佛說除夾患經
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
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者名曰
善頭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
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
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汙
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
以手除地狗糞便嗤笑之曰汝手以汙不可
復近彼女逆罵詼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復

淨佛天人師敬覺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求願令掃塔地汙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尒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尒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奈女是尒時發願不與汙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九十四）處每因華生以其尒（十五）時發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以値佛聞法須陁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户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値如來於門前過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爲說法得須陁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擔無憂王所起窣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旃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内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蛆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揆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尒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般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進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侯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帝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語汝曹敢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死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虫至賢劫千佛各各皆尒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十六）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荅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荅汝尒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尒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爲汝說此賢劫中舍衞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雇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勅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荅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爲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尒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尒諸比丘等捨慳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頌曰　咏他　缸內　貪毒無慈矜
養蔬身穢質　出宋　牀　不識僧淨器
受此厠中虫（四）　後報入地獄（十七）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三驗略引）　宋釋慧果　宋釋慧明　唐謝弘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厠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齊末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床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弥爲盜僧廚食今墮厠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穌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聞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問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

頭置於牌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艇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儞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從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詳甚驚懼及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也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盤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旬息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尒

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羅

病苦篇第九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斂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爲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青淤癥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廢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膏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類恒殘手脚浮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脈沉唇舌乾燥耳鼻燋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府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燎燋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痍潰爛膿血流溢臭穢覺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冰焦腸疑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肯溫燠食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胸塞府關括隔手足緩弱四體疼痹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微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噎噦咽舌難急腹脹背膿心內若冰頭筋喉脈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病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暫息小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爲汝蹤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爲苦器除是坏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虛玄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與形人世逢機溺之時受質僞身居怖畏之境幽冥無量鬼神恒沙極族尤多草蔓未辯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抵罰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痾瘵多有恐怖疾得臨危攝念無候三播在險達安寧勞千急願增益神道加足感光以害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録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濕）土屬（木）身（元五）水屬口火屬眼（二）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以西國夏中多風熱暖不同寒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說此秋時熱尚西域亦不同涼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万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万物榮華陰陽含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万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万物終亡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得卧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卧何以故以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宜食秔米醍醐諸熱物（以西國麦冷秔米等熱也）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秔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秔米醍醐宜食細米麨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興陰合宜食秔米胡豆羹醍醐有時卧風起有時滅有時卧火起有時滅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

十因緣一久坐不卧二食無貸三憂愁四疲極五婬泆六瞋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是十因緣生病有九因緣命未當盡為其橫死　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暴）起故（宋）火熱（九十九）相地堅相堅相（三）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疢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乍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往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為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　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覓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摘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褥云何為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如前五法疾得速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弥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乃往過世時有太子号曰所現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瘥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尒時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尒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号曰蓮華王端正姝好從園觀道見（四）一人身（且）體病癩（未）（九十五）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施心無悔恨尒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六海水尚可斗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号曰月明端正姝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尒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尒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弥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佛語阿難弥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弥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着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礼諸佛　令得無上惠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婬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為作糜粥而諸比丘聞其臭穢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事）地（宋）（九十三）爲震動豁然大明莫（五）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礼白佛言佛為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為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此人五百殺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貨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為人所誤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為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着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万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撾杖五百餘世罪畢為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尒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為其所恕鞭不着身是故世尊躬為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撾杖良善　妄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欺　或縣官厄　財産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惡生厭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貨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爲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畏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爲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爲病人說法歡喜已身善法增長（亘 末 九十五）

醫療部第四（六）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之喘竭而爲燋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澹爲大患三冷爲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蘇爲良藥及蘇所作飯食若澹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亘 末 九十六）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七）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醎醋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醋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 補以蘇膩 熱病下藥 服呵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蘇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分
違時而發 應當任師 籌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万四千病根本此之一万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万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万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万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万一千煩惱用上藥除等分病二万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致使万苦爭纏百憂總萃本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染着眷屬佛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興心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路現處上好房中（亘 末 九十七）擬道俗問訊生善（八）瞻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桓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号無常多生厭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臥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幡令病人手執幡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臥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爲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衆術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乘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弥陀弥勒阿閦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花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斂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万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海迷途遂遠弱喪忘歸形軀七尺莫知共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攝心自測臨危

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呰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爲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爲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畢）念佛三昧（朱九字）必見佛　命終（九）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弥陀佛何等爲五一者礼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廻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幡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因緣喩義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明揚讚唄幡華亂墜死轉目前香氣氛氳當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訹使心心相續刹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住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猒供養病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猒足　頌曰

紫絻未可得　漳濱徒再離　一逢犬馬病
賁育罷駈馳　既無九轉術　復闕万金奇
不看授鹽掌　唯憂蓮花池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晉歐議曹掾　晉袁無忌
晉王文明　晉康法朗　晉安惠則　晉竺法義
晉羅璵妻費氏　宋王文明　宋李清
宋釋慧頴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喜
唐薩孤訓　唐釋儀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至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畢）便往詣（朱九五）佛圖見諸沙門問佛（十）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書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床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右此一驗出靈鬼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綵衣白疰頭上有范鎐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物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鎐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鎐及釵牙梳並是眞物掘壞井得一椒棺三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瘞之遂斷（右此一驗出志怪傳）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煑粥掃除洗濯至（畢）六日（朱九五）病者稍困注痢如泉（十一）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眞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居誠契幷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析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爲大法師道俗宗之（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廻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矣）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

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腑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游處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宋九五）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十二）見佛於窓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都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悰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任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雞刳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右此三驗出述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與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宋九五）云門前四層寺官（十二）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請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上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與中夜寒噤凍死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替頼僧達云汝當華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過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手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卿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貫持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微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万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地涎涎沫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涎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疾即行取涎涎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一（右一驗出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穆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右此一驗出明驗記）（宋九五）（十四）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弥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粮粒既斷嬾性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久因覺為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物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瓮出于外骸骨如雪

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兩以爲塔（右一驗出唐高僧傳）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薩孤訓者爲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唐舒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微禪師曾行遇癩人在穴中微引出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癩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猶聽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羅五

黖（於敢反忘也）瀇（胡晃反）潢（胡光反）歐（烏厚反）噫（於栗反）噦（乙劣反）粎（音稷）摘（知革反）瘤（力求反）鷲（之若反）惴（之睡反憂也）訹（佚律反誘也）綄（胡官反）璵（弋居反貝玉也）磬（形頂反樂器也）㧞（音拔）縑（音兼）懍（力審反）纉（口滄反嗟也）琰（弋冉反塑上起丈也）愔（挹淫反）襲（音習）絳（音降）疚（居又反病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羅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脩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轉地之威會歸磨滅齊冠挽組之麗靡救埃壞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折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其盲而猶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傃偵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攬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已傷命号之爲壽苦身外之財以充其慾壞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肥燕服甘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俎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猒及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既覺過從斯壞瓶物我俱空有惜何在是以體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真菩薩恒願證知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則以身命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內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割肌貿鴿聲震三千將令類古冀望同介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讃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是虎已作如是言怖哉此虎產來七日七子圍遶不得求食若爲飢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饑餓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不惜身命第一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貪惜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便離去介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何以故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今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悲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介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爲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真大悲者爲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汙王子身即便

卷九十六　二

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尒時兩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顦顇復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遍汙其地見已悶絶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悟即起舉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荅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爲何所在尒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鶵一爲鷹食尒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悟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睫瞤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外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絶悲哽苦惱抆淚而言如何今日生我心中所愛重者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於往昔　無量劫中　捨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爲國王　及作王子　常捨難捨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國王　其王名曰　摩訶羅陀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訶薩埵
復有二兄　長者名曰　大波那羅　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　至一空山　見新產虎　飢窮無食
時勝天王　生大悲心　我今當捨　所重之身
此虎或爲　飢餓所逼　儻能還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爲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　及諸大山　皆悉震動　驚諸蟲獸
虎狼師子　四散馳走　世間皆暗　無有光明
是時二兄　故在竹林　心懷憂惱　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　遂至虎所　見虎虎子　血汙其口
又見骸骨　髮毛爪齒　處處迸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見是事已　心更悶絶　自躃於地
以灰塵土　自塗坌身　忘失正念　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　覩見是事　亦生悲慟　失聲號哭
下以冷水　共相噴灑　然後穌息　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　當捨身時　正值後宮　妃后婇女
眷屬五百　共相娛樂　王妃是時　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　痛如針刺　心生愁惱　以喪愛子
於是王妃　疾至王所　其聲微細　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　諦聽諦聽　憂愁盛火　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　俱時汁出　身體苦切　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　不祥瑞相　恐更不復　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　奉上大王　願速遣人　求覓我子
夢三鴿鶵　在我懷抱　其最小者　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　奪我而去　夢是事已　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　恐命不濟　願速遣人　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　說是語已　即時悶絶　而復躃地
王聞是語　復生憂惱　以不得見　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　及諸眷屬　悉皆聚集　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　聲動天地　尒時城內　所有人民
聞是聲已　驚愕而出　各相謂言　今是王子
爲活來耶　爲已死亡　如是大士　常出軟語
爲衆所愛　今難可見　已有諸人　入林推求
不久自當　得定消息　諸人尒時　慞惶如是
而復悲號　哀動神祇　尒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久乃穌　還得正念　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　爲死活耶　尒時王妃　念其子故
倍復懊惱　心無暫捨　可惜我子　形色端正
如何一旦　捨我終亡　云何我身　不先死殁
而見如是　諸苦惱事　善子妙色　猶淨蓮華
誰壞汝身　使令分離　將非是我　昔日怨讎
挾本業緣　而殺汝耶　我子面目　淨如滿月
不圖一旦　遇斯禍對　寧使我身　破碎如塵
不令我子　喪失身命　我所見夢　已爲得報
直我無情　能堪是苦　如我所夢　牙齒墮落
二乳一時　汁自流出　必定是我　失所愛子
夢三鴿鶵　鷹奪一去　三子之中　必定失一
尒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臣使者
周遍東西　推求覓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心生愁惱　憂苦所切　雖在大衆　顏貌憔悴
即出其城　覓所愛子　尒時亦有　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　尋從王後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煩悗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遙見　有一信來　頭蒙塵土　血汙其衣
灰糞塗身　悲號而至　尒時大王　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　倍生懊惱　舉首號叫　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　尋復來至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當至　今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垢膩塵汙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悴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深生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噉食 一切血肉已爲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聞臣語已 轉復悶絶 失念躃地 憂愁盛火熾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穌 復起舉首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慈愛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穌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躃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乍復讚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惙然 憂惱涕泣（東本九十六） 並復思惟（又）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爲憂火之所焚燒 或能爲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尒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尒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尒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尒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弥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尒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揵連是 尒時大王摩訶羅陀 及其妃后 悲號涕泣 悉皆脫身御服瓔珞 與諸大衆 往竹林中 收其舍利 即以此處 起七寶塔 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 作是誓願 我舍利於未來世

過筭數劫 常爲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 尒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淨明德如來 尒時彼佛爲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 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 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 一心求佛（東九十六） 滿万二千歲已（七） 而自念言 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 不如以身供養 即服諸香油 千二百歲已 香油塗身 於日月淨明德佛前 以天寶衣而自纏身 灌諸香油 以神通力而自然身 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 其中諸佛同時讚言 善哉善哉 是名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其身火然千二百歲 過是已後其身乃盡 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 命終之後 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 於淨德王家結加趺坐 忽然化生 而白父言 日月淨明德佛今故現在 我先供養佛已 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 復聞是法華經 我今當還供養此佛 乃至彼佛入涅槃已 收佛舍利 作八万四千寶塔 即於八万四千塔前 然百福莊嚴臂七万二千歲而以供養 令無數求聲聞衆 無量阿僧祇人 發阿耨菩提心 尒時諸菩薩天人阿脩羅等 見其無臂 憂惱悲哀 喜見菩薩是我等師 教化我者 而今燒臂 身不具足 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 我捨兩臂 必當得佛金色之身 若實不虛 令我兩臂還復如故 作是誓已 自然還復 當尒之時 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天雨寶華 一切人天得未曾有 佛告宿王華菩薩 於汝意云何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 今藥王菩薩是也

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 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 供養佛塔 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珎寶而供養者 問曰 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 答曰 依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 若捨命已 無者可斷 所以不得殺人大罪 若依大乘 菩薩厭離生死 爲供養佛及爲一切衆生 興大悲心 無害他意 反招其福 何容得罪 故文殊師利問經云 佛言 若殺自身 無有罪報 何以故 如菩薩殺身 唯得功德 我身由我 故若身由我 得罪果者 剪爪傷指 便當得罪 何以故 自傷身故 菩薩捨身非是無記 唯得福德 是煩惱滅故（東九十六） 身滅故得清淨（八）

身譬如垢衣 以灰汁浣濯 滅衣垢在（自外經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尸毗割肉或作師子象王捨身與虎或作[illegible]身王濟尼[illegible]人或作大魚大[illegible]救人不[illegible]或作大[illegible]肉山[illegible]文實不可重述）頌曰

雖勝無遺生　季業有窮盡
終更理既迫　靈子命亦殞
屢屢厚齋指　納納衝風前
邂逅竟既時　脩短非所慜
恨我君子志　不得寢上泯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悉觀同誠朕

感應緣（略引九驗）

黃帝時甯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甯封子 黃帝時人也 世傳爲黃帝陶正 有人過之 爲其掌火 能出五色煙 久則以教封子 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 視其灰燼 猶有其骨 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 故謂之甯封

子焉（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噉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稟厲苦行操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礼拜未畢悉至薪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燒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餐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也陰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山並稽首作礼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号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為妙寶（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驪騷騄（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古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大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荅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己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勅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然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流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始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敘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齋同四果禪師每厭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為善業八万戶虫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介後不復更食唯用漆糠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旗發五色光曜雜彩氣皆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謙禮收骸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右此一驗出[illegible]）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奴年氏而幼年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礼而後飲或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綱正嘗隨伴捕魚得己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獠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

衆重往彼覩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㩲衆奔散蛇便趣水兼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久乃滅尋介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修池塘衆未之許俄而陂防决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以爲憎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拜解衣施之顆大衆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蔟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息私有言志崖頎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禀然莫不專肅其後徒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象如木頭則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造歎萬而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將沾請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

然咎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齒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青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帔崖入火拔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脅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値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爲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礼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坼重復一礼時身跪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導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

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拾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興者偏耆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輦後私發願曰今値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有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既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生下類穢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

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炭樓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花大者如兩酙兆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掁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轝崖在其上身服班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繖乘空西没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蔭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花蓋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怏夢崖將一沙弥來帊裹三斫許香并檀屑分為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爐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荅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花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槃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身後八月中獠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介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万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録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静藹姓鄭氏榮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温潤知名而神器勇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捐影為命尋括經論用忘寢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擁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潤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抱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洮掘飛泉通涌從是巳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抱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関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興諸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𡌥許漸漸微没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播無脚介日天晴氣静纖塵不動但增炎曒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園土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府之官乃祕諸衣袖深誡隱諱初武帝知藹志烈欲見之乃勒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衣道人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潜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經無力啾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詰衆初不慕從藹且廣集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嚴穴使後代再興後辭身情迫衆撩別嚴告弟子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槃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藏府自餘筋肉手足頭面剔折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礼敬循諸崖險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竟不顯變為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　惡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為覆没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形乖　泉林幽絕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蜫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屎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覩　薄皮裹血　垢汗塗汚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肉肉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因　進退無免　會遭壞壞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豺狼所噉　終成虫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然中之然　吾以為病　措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遶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牢
久遠來咸　妄倒所被　喪失善根　苦主同死
苦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無倍
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況嘉於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顛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彌陀佛所
速見佛身　諸佛聖賢　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演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外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得通　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
隨有利處　讃法救緣　後乘應盡　有為皆然
三界無常　來不由已　他殺及死　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　應當捷思　衆緣既湊　業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師事天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顗觀其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眄睞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介尒一身不避炎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噉經于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麻布為衣在佛堂內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佛為徒或為衆說法言誡苦切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謂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介跏坐聲誦如故尋介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僵仆至朧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為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報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味唯食香齋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𦀚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法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拄妹頂訖妹又以火拄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嗟為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積數束蒿乾餘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婺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礼悔為業每語法侶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幞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刪且臨渭水繫念礼敬投身波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其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而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為起塔銘本寺惟其不歸便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求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內山經文具載誦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

（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延聖年五[illegible]　書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羅六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昆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送終篇第九十七（六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蛇有識斯充六賊任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旅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悋而弗爲撤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爲諸佛爲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華儀廣煞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惟業因既昧外識不閑內典所以父亡於斯更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死轉三界經歷六道四趣易歸万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悲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哭禍若多趍待良醫之藥惟斯孝姚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慇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康伏臨終發願令入屍陀墊具資身並脩功德與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爲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迎善惡業生天墮獄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若謂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網恢恢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爲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爲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有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爲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嗥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万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爲誰子何者爲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花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爲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堂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臨樹命終即生海中爲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爲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衆生隨有數　一切皆有爲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所殁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寬窄不同今此略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故祭於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宵乎　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魂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形乎魂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礼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纔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等　東九十七　四）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　故篇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荊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魄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袂何用衣爲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根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龍反）重者也（直用反）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蘆蓆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流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虫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見應埋之（此國王法不許燒身良恐見燒民多故云埋之自外焚葬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冢塔大於已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礼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敎展轉敎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等　東九十七　五）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爲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欣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〻〻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憍繼蹤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抱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因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爲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頗峨涌沒如水上船介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爲當未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爲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介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等　東九十七　六）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illegible]）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帀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牀麻油香華栴檀梓材事各五百真佐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覩之莫不哀泣闍維畢稀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凶愚急暴嫉妒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徒哉勅令興廟供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介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

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餔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毘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尒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尒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將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肯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斷頓諸師相傳造惡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

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斷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次第死脚臍於心意識斷　下人生不生　中上非惡道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爲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刹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脇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受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

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尒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若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濕生但受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受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受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受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尒是故往彼先昔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受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尒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

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隨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蠍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受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鸚鵡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快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遠牛婬如鳥雀怯如猶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貪愛則網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猪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殺重業則受化生若殺重心熾行殺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殺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若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有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闇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微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虫墟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虫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牛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胝剎浮洲

頌曰　高堂信逆旅　宗業理常淳
玉匣方委甑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遙遠
羅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想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訝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賓
親疎既無定　何勞非蒼天

感應緣（略引十六驗）

漢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平帝時有牧女春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建安中李娥死十四日後生
漢陳留史姁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云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靈帝時逢西人見逆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時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漢洛陽沙門逢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虞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遠存亡有驗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居士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道可驗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嗇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

棺驗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娥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宋九十七）母曰我死當復生（十三）埋我以竹杖柱我塚上若杖拔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鄰人乘船至下邳賣縑不時得售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爲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賈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乖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衛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冢顏色如故但肉微冷群賊奉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悵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瑕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冢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九條出搜神記）漢善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墓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宋九十七）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世（十四）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儁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儁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儁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儁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儁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踊貴人疑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出洛陽伽藍記）　晉府遵字保造上虞人也昔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宋九十七）至一城府未進頃（十五）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遵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姑見道文近彼歸來既蒙恩放切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斂乃入棺中又搖動棺蓋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擲車下其家哀號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受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勸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特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儵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爲孝敬愛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爲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觀翁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何得耶悲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既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嘗殯殮遵魂附屍屍尋蘇通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儀長姊

嫡江夏樂瑜于小姊嫡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羗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殃後棺動臨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横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適入上虞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渠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躡室西石壁陷没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東八十七）時不絶來飲者皆止（十六）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内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覩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賚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過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恨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

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試勸眷屬令勤修福善命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没死（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号曰禪師（東九十七）遠本印蒼頭（十七）名黄遐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遐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産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命遠顧有感變或一日之日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黄遐在焉衆稍歡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産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産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遐猶隨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顔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無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曰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黄遐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

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須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績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東五十七）佛云何乃作（十八）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命後異香充户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没後遵用前旨送于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撿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述于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訴云兒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

云是實成日成埏地不覺埏破其塚非故燃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遺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處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瑯瑘王之弘貞觀年中爲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物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聞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礼佛不聽擲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營功德如獲拯濟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育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羅

撤（直列逮二反）樟（叟羊反）搆（奴甘反）梓（音子）擺（奴侯反）姻（胡物）二音郢（責起反）瑕（加下反大也同也長也）蛇（戶姓反無也人名也）塄（即嗟反）樣（音褒）懟（比必反）踐（女長反是鬅也）哇（明圭反）咋（章半反）邀（於迴反）瀅（烏迥反）泓（尺貫反）涵（下的反）榔（古僕反）

比丘清昌合掌書寫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羅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法滅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訛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亂真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王石朱紫無所逃形後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妄想居懷專崇禍增長三毒所招四惡所以懷瞋巨夜了無恩旦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力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凶黨之徒輕舉邪風濟正之輩時遭陵謗所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法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刑取笑天下嗚呼業深可痛歎良由寡學所經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情隱災患集身若元拔國八藏綜文義之成明畢絆九轍迷悟智之迷解者則五翳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及宗族尊長不修義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惠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衆生濁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劒布施器仗布施諍訟鬪亂諂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轉生是名見濁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名劫濁　又俱舍論云何者爲五濁一命濁二劫濁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將來命等五濁最盛最下已成滓故說名爲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減壽命及損減樂具從由二濁損減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身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減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　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與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強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万四千歲以爲其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眞法是爲甚難　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爲次第顯五衰相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興相違成諠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爲勝上清淨第一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

者皆見諸佛方便力爲利衆生汝等應知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乱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乱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世之三乱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現在於世間以爲真道諸佛法正典自爲不明詐偽爲信世之四乱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乱令時屢見無識白衣觸事不閑詐爲知法房室不捨然爲師範愚癡俗人以用指南虗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稍不免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既長津爲能救溺

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陂池火焰滔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猪來觝突栴檀林樹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六夢大象棄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毫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然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於夢者皆爲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爲憂色第一夢陂池火焰滔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泥洹後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當來比丘懷毒嫉妬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雜之死入地獄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群猪來觝突栴檀林樹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其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爲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爲重第六夢大象棄小象者將來邪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見第七夢師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嬈乱七毫者此是七百年後事　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囑優波掬多優波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堅故正信以舍利廣起八万四千諸塔更經二百歲已有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一万人五百歲已有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万人八部衆生發阿耨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歲已九十六種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万人中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娉娶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賣三寶物千五百歲已俱睒弥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不清淨云何而乃說是麁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瞋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須弥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　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　勸苦集衆行　故得成正覺
爲衆說法藏　如何於爾時　皆悉潛沒盡

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故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爲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學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學

得一万年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万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為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事謫阿難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跗跪授與沙門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與衣服卧具逆於道中求沙門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蹈而過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在於路中以髮布地求沙門蹈而過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恭心請諸沙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脫體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髯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於沙門面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歲今滅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安住於此中　悉能達解義　第二百歲中
復有堅固定　第三百歲中　持戒亦不毀
第四百歲中　有能多聞者　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　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　隨轉時有盡　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愆咎　為女人出家　勸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世　滿足於千年　五百已損減
餘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歲　五百與於世
解脫定持戒　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罽賓國土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為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罽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汙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滅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閻浮提五種失味所謂蘇油鹽石蜜故佛破鉢當至北方尒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以衆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碎鉢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現娑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人等衆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尒時國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尒時娑伽羅龍王見鉢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遶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名發三乘心過七日已於四天宮沒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脩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弥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壓日萎佛蓮華尒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衆此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尒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沒炎摩天中出尒時炎摩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出尒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尒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尒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illegible]）　希有大導師
悲愍於衆生　為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其過八万由旬住金剛際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万四千歲時弥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尒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弥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空

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万衆生發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弥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衆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九）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尒時弥勒佛爲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拜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荅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桓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桓文殊依敎召集皆來祇桓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桓精舍如妙樂國眉間放光遍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集祇桓世尊跏趺坐入金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界一切諸來大衆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成道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尒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曾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羅睺洗鉢便損破爲五片我即以鈸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失欲表示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分我毗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爲十八部至正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爲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心不發弘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我傷愴速滅正法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婬女不行八敬將我應量之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貯酒盛肉痛哉苦哉法豈不滅也

尒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段方欲問佛向闕世尊已說未來衰苦將滅心生大怖（十）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有八十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敎各以通力化惡比丘令敬佛鉢尒時世尊印從坐起往至戒壇所從北面升壇諸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鉢來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牟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已次第還下直至戒壇百億諸來佛亦命待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受已還擲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尒時世尊化彼破瓦鉢狀如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國　又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幷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瓦鉢尒時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鉢我雖是天魔敬順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敎化惡比丘令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成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盛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付帝釋及四天王幷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十一）四天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藏所又勅龍王當造十六塔爲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從付囑帝釋四天王將往須弥頂帝釋歡喜園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提闍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爲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精　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弥山金剛窟中取彼黃沙石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綴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我塔遍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万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比天王汝王撈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斷絕我今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四天王及提闍婆王燒香奏樂常爲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爲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訖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悕然而離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難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尒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昔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九十八）輕我言或受餘教（十二）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廻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其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今諸世間皆悉空曠常懷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沉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答非時行法者住齊何當言正法滅答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說法毗柰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毗柰耶說毗柰耶毗柰耶說非毗柰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今無有餘契經雖作是說不分別齊何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正法滅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纜毗柰耶阿毗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怛纜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若持教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者（九十八）相續不滅（十三）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墻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尊不決定說去住時分耶答欲顯正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行正法恒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還滿千年　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修律儀　見諸卒暴者

以偈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終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眾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倫伴　群中以若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辯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湯　講論無清話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沉　喜樂於憒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事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快　常念瞋恚惡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厭足　恣意隨塵穢　專事相續行

不欲誦受經　終日笑歌舞　寢寐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賊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眾人所供養

羨者求出處　言學比丘法　法如行不敬

自從利養起　其年既幼少　多畜眾弟子

共心懷諍亂　不能究所學　莫能謹慎戒

墮落於邪見　苟且無羞恥　不能修慎行

亦不樂法會　汲汲著才養　適共鬪諍已

遂乃結仇怨　諸魔及官屬　用斯得人便

諸天龍鬼神　來欲聽經教　傾企遲聞戒

但更鬪諍訟（九十八）　諸天人懷恨（十四）　不可比丘行

行來共講言　佛法欲滅盡　吾等捨天樂

故來欲受法　不得聞正法　不如棄之去

其有尊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是敝鬼神　凶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令命無有餘　倫狗無羞恥

懈怠懷毒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慚恥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待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犲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蟲

還自噉其肉　晝夜共噉食　毀滅其形體

正法在於世　終不自沒盡　因有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沉沒

佛法斯亦然　利養故滅盡　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嗁野屠伸叫

悲感心憂惱　究時不自寧　法燈為已沒

正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頹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聚會相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知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莫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住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妻產育男女復有比丘住婬女家婬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圍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爲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爲他誦呪駈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私拄僧物不與客僧復有慳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丘貧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爲活命不爲修道復有興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勳賞復有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肉所有衆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自生諸虫還自噉食師子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尒時阿難聞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竪即白佛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不朽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鏘之報　又當來變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爲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慕變世之業是爲一事令法毀滅復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爲二一不護禁戒不攝其心不脩智慧畜妻養子於心恣意賈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憎奉法者欲令陷墮故爲言義餚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請白是爲二事令法毀滅復有三事令法毀滅何謂爲三一既不護禁戒不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諳句讀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明了義之所歸自以爲是三明者訶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嫉妬議識者少多不別理感云爲是是爲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事令法毀滅何謂爲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道之業二喜遊人間憒鬧之中行來比丘談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爲綺雅自以高德無能及者推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攝三事不護根門行婦女間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請變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違是爲四事令法毀滅若有比丘欲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崇本說經不捨正句希言摩中不失佛意麻衣趣食得美不甘得麁不惡求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佛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爲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慈念一切　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亦被罵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弥三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弥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斬草用水溉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諍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餓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沉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睒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及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睒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爲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言大王且立難當爲王是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臬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

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睒弥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為王説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歳諸比丘荅去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豊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遍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増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尒時人天聞佛所説莫不揮淚　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乱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業販賣奴婢耕田種殖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婬妷濁乱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猒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強言是不諮明者貢高求名虚無雅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歴於無數恒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弥没當尒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地恬怕自守以為頎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去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覼縷如是久後弥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万四千歳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王子自恃高貴滅破　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為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為一心親善比丘為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尒時正法將滅不久大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横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尒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為惡其壽日減至若干百歳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首尾連禍縱横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為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横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為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尒之時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滅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頗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万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尒能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將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詐行死害警令勤與呼攝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僉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勵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嶮軍甲不能至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

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及佛所爲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剝皮受金王諸軍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颷焰及經弥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卷有十八）次至身齒塔塔神曰（二十二）有虫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與今皆令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虫行神擎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弥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還從諸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揔闍諸羅漢及與國土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爲求學來難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勅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當今盛在四方也皆有迦揭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諸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竺無所以中濁也揔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爲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爲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滅三寶後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爲滅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　頌曰

聖迹隱顯　隨人廢興　至誠即感　匪信難矜
冀存敬學　敬披真宗　述斯厲理　寧辭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羅八

踵（之勇反）艇（丁孔反）賧（戈冉反）潦（久落反）凋（胡各反）醍（戈洛反）
颱（陂通反）戈（古和反）吱（指反）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羅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雜要篇第九十九（此有十部）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衰相部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詞以顯意言詞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蹄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繫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經論浩博具錄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達群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爵余咸在搜檢條章討撥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迷要須機教相符文理稠備故經旨雖繁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義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隱明故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燎故經說四依隱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開士謂從初賢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而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龜鏡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正非邪揔二四依非令俗用附在別章具述法依驗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感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楷定也　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雖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雖非

妄即用此法為正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妄述多弃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違寄附溺身心若能反彼俗心憑准教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為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欣觀明遠有準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真道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飛筌義為遠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應絕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意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纏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尒奔飛追聲不及又何思惟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耽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氷執塵為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流聖心愚迷復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為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妄生憎愛思擇不已解與牛羊有人間御立如此論明智愚懸如何達癡猶瞬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即為清升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軌立儀今人修學何言一解剩能窮智必智可窮求曰高勝今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勝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介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鳥之遊空自常如布之火浣不足惟也　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睫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界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計感還宗了義故加以法約定權機也　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為四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慈調伏擁護義者知施戒忍進禪智悲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死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諸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貢高憍慢義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三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證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助定慧法義者明解脫智語者說貪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稱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欲法性同無為相語者說從發心至坐道場修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万四千法聚是名為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為義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為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法無有憶想識者身取所緣思惟分別智者心無所緣不取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悕求識者行有為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者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分別修道了義經者不分別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惱了義經者讃白淨法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讃說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為衆生說罪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有施受者而為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

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脫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為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為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勑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卒汙於指行語金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己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求為手有垢不承行出長人觸我吾儀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著五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師聞之燒砧正赤以捐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學採古知今無不開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含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為師梵志報曰不還痛時見指不淨適遇大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色婬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染欲還起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
頭戴想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含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婬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脩習汗露婬怒癡斷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婬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情態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婬鬼非是真人須人肉血以為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剎肉血為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臥揚出鼾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冢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為可畏前近死人手爴其肉口齧食之夫見如是尒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臥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臥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冢間噉死人肉心雖戴猒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含人若見外形端正姝好婬意還動若說汗露瑕穢不淨婬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婬鬼形詣冢間
彼噉死屍如食飲　夫尒乃知是羅剎

第三道迹阿那含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斷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根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庶志在情欲如蒼蠅著屍吾何不除令婬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滿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若水洗浴往來如意見婬怒癡以為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求脫色欲及諸怒癡諦見五陰所起從滅滅盡為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阿那含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癡婬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癡色欲常見不淨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估客來各當發檻值二十九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閉不開緣至南猶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雞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或沉或浮百千万億跳踉戲中并至城中掃除糞穢髮毛便利悉棄水中衆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臥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見水不淨非常汙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頌曰

辟如城傍水　種種皆不淨　遠來值門閉
衆共止此池　初來不覺知　飢渴而取飲
并洗除熱乏　疲極得臥寐　天曉至水邊
審視知不淨　衆人共厭惡　各各懷嘔吐
以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　入禪定無患
觀欲如瑕水

尒時那含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於愛欲如彼估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事至於老邁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來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　在地弄不淨
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

修行亦如是　求讀度三界　尒時迦旃進
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
在學地不樂始於都無所樂非貪三界斷一
切結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爲
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凶惡遇者皆死亦如
毒龍當吐毒氣值者悉亡亦如蚖虵常懷瞋
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興盛消害
墜墮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而能除斷修
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
永盡修常梵行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已
利生死已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
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　凶害牙甚利
諸龍哭懷惡　遇者皆當死　皆化令調伏
逮得善調心　與惡盡無除　三界無所長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已利
度苦當獲安　已絶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是謂爲正士
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　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
告諸比丘衆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衆生何
等爲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
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中所食諸
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
謂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
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
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
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
謂意之所知梵天爲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
識爲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
又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
食而存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
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
涅槃以無放逸爲食　尒時佛告諸比丘如
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
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
間食一禪悅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
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
食求辦出世之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
生信心悲心以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
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
正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諸病人
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欲
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
臨終渴病以石蜜漿若米水施此人命終生
清涼天受天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
飢渴　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
熟鹹酢得於掌中舌舐嘗之（[illegible]）

讃淨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
迴轉之是名淨口法　又僧祇律云尒時世
尊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
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答言世尊制戒不
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汙人故在下風佛言
聽用嚼木極長六指極短四指以上嚼時當
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
咽之若醫言爲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醫者當
用灰若土塼蓋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
行水當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汙者
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没脣使器著額
當住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非爲
已從口處棄之　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
著額者當收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
若行非時漿飲亦如前法　又僧祇律云
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雜洗五指復不得
齊至腕當齊手腕以前令淨不得粗略洗不
得揩令血出當以巨摩草木若灰土（[illegible]）洗
手揩令作聲淨洗手已更想揩者便名不淨
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度手若摩頭捉衣等
更須洗（比丘食令白衣亦然）請經受食等唯用行水手
淨尚尒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汙身口
縱欲律法心亦不淨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
患屋內臭佛言應除掃若故臭以香泥泥若
復臭應屋四角懸香　又十誦律云時有比
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
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
熱病五除痰癊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
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
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
癊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五分律云
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虫食故死　又三千威
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二破當如
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
當汁澡自用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
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汙僧伽梨若
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
罽昵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
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
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
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

史氣絶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揵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椎延令長久羅（下）漢愍念爲長打之（余六十九）過七日（十一）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揵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誠以集衆即須維那將欲打鐘斂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　除結盡無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來集此

依別經偈云

聞鐘卧不起　護塔善神瞋
現在緣果薄　來報受蛇身　所在聞鐘聲
卧者必須起　合掌發善心　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群生　聲遍十方無量土
含識群生普聞知　拔除衆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　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聞鐘開覺悟　怡神淨刹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鐘重三十万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十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數斗斛秤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場院內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万斤形如盃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道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得宿命通祇桓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腰鼓其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　復有別院名修多羅（下）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様如青碧玉可受十斛（余七十九）（十二）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狀若花形周帀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擊之百億世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說修多羅經此鐘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釋迦佛興龍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鐘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鐘鼻諸天聞皆涕泣龍後將去　又阿難房前有一鐘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爲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振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爲雜說讀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令見齊會之處後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去鉤來都不起迎送請坐處滅法之深妻諸年少復見向他貴勝之家）（下）（余六十九）（十三）（或經紀販賣孝成爲孝性遠足說尊僧衆被舊偷欺王事亂衆皇免保詐高僧之類）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庠踞牀二不得匍上三不使床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吒歎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卧七以時節早起　地持論云若見衆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　纓絡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凶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爲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爲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頓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與起少欲於未來世與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轉輪王爵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

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悄髮衰損以彼髮白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戰掉故作便僂曲以其腰脊皆無力故坐即傴屈身羸弱故行必杖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惱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過少死緣不堪忍故 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下）（未九十九）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未調（十四）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卻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澁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不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持大圓蓋諸居士遙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爲天雨時聽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應捉王大扇若行患熱應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虫草塵露隨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樹皮葉或以綫縷或碎綿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籌子記記數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貝供養佛言不應尒彼長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 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 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

法不得下脚索他物得突吉羅非衆僧衣未三唱得益僧三唱已不應益衆僧亦不應與衣已與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說悔莫還衆僧亦莫還 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說異生有怖（五生凡大慧）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下）者一不活畏（未九十九）二惡名畏三怯衆畏（十五）四命終畏五惡趣畏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從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万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閻浮提人物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箒盛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盡患鵄鳥入佛言聽織作籠踈障若作向檽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鼠棄地佛言不應尒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鼠走出應作筒盛若鼠出筒應作蓋塞（遮其寒暑加以驗食錯登之也） 又四分律云時六群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書呪枝術呪刹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尒彼教他彼以活命云言皆不應尒尒時世尊在毗舍離國時諸離奢東象馬車乘輦輿捉持刀劍來欲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時諸白衣持刀劍來寄諸比丘藏畏慎不敢受佛言爲檀越牢堅固

藏舉者聽 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像塵准之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 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三身羸四衣垢壞五卧具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 看病法者僧祇律云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嘔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無垢其妻九月生女名爲月上 又佛說離垢施女經云波斯匿（十六）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晉言離垢施年十二端正殊妙極有聰慧 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名無垢光須日

拾遺蘭要冀捨危嶮万行貞固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檢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羅九

當院比丘清滿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罪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傳記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歷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流跡築溢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王亦有肯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寶篋亦未能筭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揔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皇惟氣稟二儀道周万物而已哉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謏何以蠡纖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先子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比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雙林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燃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櫝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教無隆特恃斯乎但正像侵移群情嬌薄人代今古暨乎季運既當但比稍後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竺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爲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然法雖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桂冠翕然歸向爰至　皇唐玄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讃前後寶軸幾向五千法門弘闡緇門繁熾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号離欲之逸人摧邪之大將吾欣儻黨其謂此乎今列前後翻譯揔有一十八代所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度滅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所列揔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經部袠綱要具錄人法寄在大命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傳學依傍佛經所出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帝王前後興福多少又列佛降閻浮隱顯年代略筭時節如是要用並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傳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爲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爲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爲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所代一号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爲此錄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土有羌蠻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羅門者總稱爲梵梵者清淨也承流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出最爲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爲人仍其本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代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冝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其四姓者一剎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列定目錄刪注群經自号弥天精摸季葉猶言譯胡爲秦此亦崑山之一礫未盡美盡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善談得其正真者也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譯[illegible]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七）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失譯[illegible]一百一）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失譯[illegible]八部一十五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譯經[illegible]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符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一卷失譯[illegible]八部十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三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失譯五部一十七卷經）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二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五十三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餘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衆經律論傳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万六千六百七十紙）三百二十六袟（除疑偽經）　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万一千四十三紙）六十六袟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七千二百九十紙）四十九袟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四百三十五卷六千六百九十紙）四十九袟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一百一十四卷九百七十七紙）六袟　小乘律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三紙）二十八袟　大乘論七十四部（五百二卷九千一百四十紙）五十二袟　小乘論三十三部（六百七十六卷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七紙）六十八袠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一百八十四卷二千八百八紙）一十八袠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數字群品汲引塵朦隨機根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等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庄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袟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減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網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受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

者闍崛山解（見僧祐錄）　衆經目（山二本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遊玄論　辯三乘論　釋朦論　聖不辯知論　道行指歸　本業四諦序　本起四諦序　右七部七卷東晉哀帝時沙門支遁撰（字道林）　毗曇指歸　右一卷哀帝時沙門竺僧度撰　歷遊天竺記傳　右一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法性論　明報應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佛影讚　妙法蓮華經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　三法度論序　大智度論序　大智度論要略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遠問答）　右十部總有三十五卷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沙門釋慧遠撰　神無形論　右一卷東晉帝時楊都瓦官寺沙門釋僧敷撰　維摩經子注五卷　窮通論　右二部六卷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遠法師弟子）　人物始義論　右一卷晉成帝時沙門釋法暢撰　高逸法門傳　右一卷晉孝武帝時剡東仰山沙門釋法濟撰　立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晉孝武帝時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徽撰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實相論（[illegible]）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竺國鳩摩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遷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卷晉安帝時京兆沙門釋僧肇撰　釋駁論　右一卷晉安帝時沙門釋道恒撰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卷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撰　三寶記二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宣明驗三卷　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　寃魂志一卷　誡殺訓一卷　右此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　右此一部南齊沈休文撰　冥祥記十卷　右此一部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一十卷　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　大集等三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因緣記　律分五部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揚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　右一卷梁武帝時沙門釋道歡撰（[illegible]）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錄十八卷　右一部梁帝勅莊嚴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　右此一錄四卷梁帝勅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illegible]）　衆經擁護國土龍王名錄一卷　衆經懺悔滅罪二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七十卷　右此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寺沙門釋慧朗注　義林八十卷梁簡文帝勅開善寺

沙門釋智蔵等二十大德撰　内典博要四十卷　右此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頗同皇覽類苑之流後得出家改名惠命　高僧傳十四卷并目録　右此一部梁朝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代魔詔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百八十卷　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勅大德并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摩勒國沙門釋達流支法師譯出　大品經子注五十卷或百卷　右一部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二百卷　右此一部梁簡文帝蕭綱在儲宮日躬覽内經指撝科域令諸學士編寫連成有同華林遍略　京師塔寺記二十卷　右此一部梁朝尚書兵部郎中兼史學士臣劉璆奉勅撰　神不滅論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鄭道子撰　婆藪槃豆傳一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真諦譯出　雒陽地伽藍記五卷　右此一部五卷至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撰　五明論　一聲論　二醫方論　三工巧論　四呪術論　五因明論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國三藏律師攘那跋陀羅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一百二十法門　右此二部二十三卷魏丞相王宇文黑泰命沙門釋曇顯等撰　釋老子化胡傳十八條難道章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沙門釋僧勔撰　散華論八卷　右一部八卷周朝揚州栖玄寺沙門釋慧善

撰　至道論　淳德論　遣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寶人銘　厭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　韶法師傳　驗善知識傳　右十二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亡名著　三寶集十一卷　右十一卷周朝武帝沙門釋靜藹依諸經撰　二依論　右此一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道安撰　笑道論三卷　右一部三卷周武帝勅前司隸母極伯甄鸞銓衡佛道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二卷　右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勅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　右一部一卷周武帝時相州前沙門王明廣對衛元嵩破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録集三十六卷　三階位別録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真寂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録集七卷　右此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大德奉勅撰楊化寺沙門明穆日嚴寺沙門彥琮區域條分覶縷緝維　十種大乘論一卷　右此一部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　論場三十一卷　右此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琨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餘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右此六部凡四十六卷隋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撰　達磨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一卷　辯教論一卷　辯正論一卷　通學論一卷　善財童子諸知識録　新譯經序　福田論一卷　僧官論一卷　西域

玄志一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　存廢論一卷　傷學論一卷　默僧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舍衛寺沙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　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奉文皇帝勅撰　通命論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隋朝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　内外傍通比校數法一卷　右此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涇陽劉馮撰　開皇三寶録一十五卷　右此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　衆經法戒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隋開皇十五年文帝勅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沙門釋明則所撰　序内法一卷　内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炬撰　香城甘露五百卷　右此一部五百卷後隋勅慧日道場沙門釋智果并有司共撰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二卷　鏡喻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一卷　十不論一卷　推佛儀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興寺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　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龍田寺沙門釋法琳撰　折疑論一卷　續詩苑英華十卷　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　内德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門下典儀李師政撰　辯量三教

論三卷　釋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注記四卷）注羯磨二卷（注記四卷）行事刪補律儀三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　釋門亡物輕重儀一卷　釋門章服儀一卷　釋門歸敬儀一卷　釋門護法儀一卷釋氏譜略一卷　聖迹見在圖贊一卷　古佛化東漸圖贊三卷　釋迦方志二卷　續今佛道論衡四卷　大唐內典錄十卷　廣高僧傳三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續弘明集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　西明寺錄一卷　感通記一卷　祇桓圖二早卷　遺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皇朝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釋林抄記三十卷　右此一部西京弘福寺沙門會隱西明寺沙門玄則等十人皇朝麟德二年奉勑北門西龍門修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皇朝麟德二年西明寺沙門玄則注　大唐西域傳十三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玄奘奉勑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　善惡業報論二十卷　大小乘禪門觀十卷　受戒儀式四卷　禮佛儀式二卷　大乘十觀一卷　敬福論三卷　四分律討要五卷　四分律尼鈔五卷　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　注二帝三藏聖教序一卷　右此

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沙門釋玄範注　西京寺記二十卷　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沙門不敬錄六卷　右此三部二十九卷皇朝西京弘福寺沙門釋彥琮撰　注般若多心經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武侍極字憨之注早注涅槃經四十卷　右此四十卷皇朝撫州刺史李玄震注（公緩鉄）　中天竺行記十卷右此一部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奉勑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永徽年內吏部尚書唐臨撰　冥報拾遺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中山郎餘令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皇朝左衛長史兼弘文館學士陽尚善撰　顯常論二卷　右此兩卷皇朝李異撰　辯真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元万頃撰　歸心錄三十卷　右此三十卷右威衛錄事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卷（合有四處一十六會慈恩寺玄奘法師譯）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十三萬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萬五千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　當大品放光光讚三本揔八十卷　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萬八千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八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重譯　當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　今翻成一

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四千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譯　當勝天王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重譯　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　當金剛般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早在天王宮末尼寶藏殿上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施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戒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勤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定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說慧波羅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序長安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振旦開濟極焉發悟蹤通廓清慶添其中瑞應具編前聞具述數條用呈後學晉士行尋教意在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

難遂化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爲之滅遂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凌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衆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有國爲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敘由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德而稱聞晉宋迄今輒略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廣樹伽藍）晉惠帝（洛下造興聖寺常供百僧）晉愍帝（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帝（如左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千僧）晉肅宗明帝（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百僧）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寺集義學千僧）晉太宗簡文帝（造像度僧立寺長千寺起木塔）晉烈宗武帝（金皇泰物立本起寺）晉安帝（於貴王塔立太石寺）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度二万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靈根法王等四寺常供千僧）宋太宗明帝（造丈八金像敕書成佛會積造知普中寺召諸名僧）宋太祖文帝（長齋不殺造禪虛寺常住千僧）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二十部僧尼三万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盆供僧三百造陟屺正觀二寺）齊世祖武帝（造招玄遊賢二寺三百名僧三敕捨寶四年敕定）齊高宗明帝（寫一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錫依寺召集都僧常持六齋）右齊時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製五時論傳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寺常供千僧國內普持六齋八戒）梁太宗簡文帝（造益數敷思二寺刺血自寫般若十部類忌日不食而齋撰集記二百餘卷法寶連璧亦二百餘卷）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宮二寺供有千僧自講法華成實論）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二百四十八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荊州造天皇陟屺大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揚州造東安興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像一百万軀度二万人治故寺三十二所）陳世祖文帝（寫五十藏經度僧尼二千人治故寺六十所也）陳高宗宣帝（揚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級木塔又造崇皇寺刹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万餘軀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万軀寫十二藏經度一万人）右陳時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万二千人譯經十一部

興地圖云梁武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統國及下人備皆修葺表塔相望星羅楊盤經像之冨不可殫言

魏（元氏）太祖道武皇帝（於虞地造十五級塔又立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經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魏高宗文成帝（重興佛教更開釋門九受度僧三万人）魏顯祖獻文帝（造招隱寺召坐禪僧）魏高祖孝文帝（於鄴造安養寺召四方僧宮省女皆持年三長月六齋月別造像放人出家手不釋卷須彌萬綱爲先皇再治大行俱旋度僧尼一万四千）魏世宗宣武帝（於式乾殿自講維摩造千遍大定四寺常供千僧普）魏肅宗孝明帝（於鄴下造大覺寺）魏敬宗孝莊帝（造五佛造一万石作）西魏武帝（長安造陟屺寺供二百僧）魏大帝（造般若寺用給供普口誦法華身持佛戒）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鐫石置龕東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爲盛惟太武時信用司徒崔皓佞說凌廢正教潛隱七年後知詐佞戮誅崔氏還復佛教光開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illegible]）齊肅宗孝明帝（[illegible]）齊世祖武成帝（[illegible]）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爲先皇造[illegible]）周太祖文帝（[illegible]）周孝宣帝（[illegible]）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孝愍皇帝創基未乂佛法不闕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寶現報重志

隋高祖文皇帝（[illegible]百餘州立舍利塔[illegible]）隋煬帝（[illegible]）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期今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自參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約法之教使中非侯五星化尊四表地網還正天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近肅而義旗初指經途華陰望祀覈壇以求多社神祠之右式構伽藍寔曰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蘭蕤相輝盡觀嵯崿斜臨貝闕花臺森聳近對蓮峯寫像聽經備修提福又於京內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習仙尼寺又捨舊居爲興聖寺并州

造義興寺並臺宇輪煥像設雕華武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設無遮會詵詵法侶若鷲嶺之初開濟濟名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輻側士女軿填覺庇禪枝如乘楔飲又爲太祖元皇帝元貞皇后造旃檀等身像三軀圖九五之神儀摸四八之靈相剎刷之餝宣有劣於優填鎣金之華實無慚於斯匿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沙門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梵説再流響於紫微王城秘典復揚音於黃屋爾後崇信不墜於時太宗文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姚墟攄重華之業赤（畢　未一百）光流戶紫氣衡天龍顏鳳臆之形（十六）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口之異豐上悦下之奇聰聖玄覽知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其體自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版蕩宇內分崩火燎崐峯水飛滄海皆爲逐鹿之意各聞僭号之儀河右以來龍蛇競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覺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杼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策之命龔行九伐揔統六軍莫不瓦解氷銷風從草偃凱歌獻捷無與論功既而氣祲廓清區宇平一　高祖凝神皺聖馳想烟霞之外往以万方縣數百神𢘅祀屈顯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黙黎蒙再造之德朕類荷戴成之恩不以黃屋爲心脩以蒼生爲念厎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眷禘郊之可訴祈宗祀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貳春宮聿遵三善爰貞万國及天下重熙寶曆惟新

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遍𤏲堯雲揚六度之風横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之月受詔合京衆僧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穀不登憂矜在慮乃發綸言簡精誠宿德并侍者二七人於天門（畢　未一百）街祈雨七日　聖力冥扶稼苗豐稔家豐万箱（十七）之殿國冨九年之資自尓已來常豐不絶往以初建義旗神兵剋殄矢石之下恐結冤魂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擅那藉此勝因竭誠懺蓋戰場之魍並置伽藍昭仁覺等十有餘寺至三年春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經官給齋供用爲常法又　勅波頗三藏並聞三教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與善翻譯又爲　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并造武帝等身像六軀未充供養又爲穆太后造弘福寺　寺成之後　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𥈭施因喚大德十人親對言論于時寺主道懿語言及　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于懷庶憑景福上資　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尊卑通人自鑒豈以一時在上即爲勝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比來檀捨𠋣向釋門凡所葺修俱爲佛寺諸法師等知朕意焉又爲　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慈德寺沙門玄奘振錫五天搜揚正法旋鑣八水思聞微言十有九年奉

詔翻譯前後褒賞格頤常倫中使相望無空旬日躬留　神思爲製序文控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衆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真珠像等動過萬計差難備舉今上　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爲之政遠嗣騰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閑田息訟比屋可封山瀆効靈中外禔福棟梁三寶荷負四生宿殖善根夙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天資孝敬之心率由真性昔在儲貳明發永懷爰處有司奉爲文德皇太后造慈恩寺考茲形勝傑帶市朝爰命鳧人聞基締構甫就銀牓即此金園法（畢　未一百）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高墉夏廊百雉紆餘（十八）晉城結隅九種延袤於是廣闢賓坊備諸輪煥瞻星測景冝梟衡繩王鳥垂牌金鋪耀彩長廊中宿叉字干霄浮柱綺栭上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聳其並架罄丹青之鉅麗殫衆績之瓌奇寶鐸鏘風金槃承露晨鍾夜微清梵朝闡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所栖宅又敘　文帝序經意爲述　聖記文多不載聖乎恭膺寶位度祚惟新思罔極於　先皇德澤於群品鼎湖之駕邈矣不追長陵之魂悠然遊永聿興淨業操樹福田先帝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爲寺供施殷厚像設雕華每至武王穆后之諱盡京僧尼七日行道　太宗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寫經度僧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焉顯慶之際常令玄奘法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　詔爲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洛下又造敬愛寺寺別用錢

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幡花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爲諸王公主於西京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勅內宮式搜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色相宜六文交映託修揚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針麗越燕緹絢逾蜀錦布護列（畢）九華之（卷一百）彩紛綸含大雁之光（十九）送在慈恩長充供養万機餘暇八正爲心親紆聖思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疑華緌縟流韻刊乎貞石傳之不朽擊揚至理藻鏡玄沖擧 詔緇黃考窮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銓定是非索詳論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玄推功大聖乃發明詔班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僧覽有嘉祥用題厥目遐聽國史修覽帝王道被寰區仁霑動植眷目覩以崇祀昭明堂以闡化牢籠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總章元年下 詔西京更置明堂乾封二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 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卷 曆筭部第六 大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 勅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悰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姚長謙曆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非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錄固言莊戌何故傳述乖豪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近所以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照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說今諸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片理琳今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闞曇談最法師及備曆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毅法王本記具尚書令闞澤等衆書准阿含經等委細推窮真得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飯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二十）年七月十五日（畢 卷一百）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嵐毗園內波羅樹下右脇而誕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年也 周第六穆王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遍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二十一）不滅穆王問太史扈（畢）多曰是何徵（卷一百）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 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揔筭年月至今 大唐咸亨二年申未已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載後筭至今、大唐乾封三年更有十九年怙前揔有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後筭從乾封三年至開元十一年癸亥之歲更有五十五年怙前揔計當一千六百九十二年 又案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跋除那去線陀據經筭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筭至咸亨二年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其西國曆筭共此不同數）（疑似有異前出是後述非也）今案法顯傳云聖出殷王時生者但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實爲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尚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乃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濔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雒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時先至二師相去番隔三百年信紙相承依而爲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

恒星為驗而云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又案文殊師利般若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為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部年用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荘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為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二十二）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為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儞同卅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齊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投七日終歸六日信知王邵所識不善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録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洛京又計惠王即荘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爭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沒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録定不可依詳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邈遠年代遐遙後遺六國縱横秦焚五典為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互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己意各謂指

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迩揚確先後

感應緣（略引三驗）

敘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敘後漢明帝感通初意　敘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夫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二十三）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為曉障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懸崖遺法文言總集在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積傾後之功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周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燋賊徒盜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緇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由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傳録用程諸後故經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天人心決致然水流氷度情疑頓斷斯等尚為士俗常傳況慧捷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微極纖因緣之業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平閱前事事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　烏仗那國舊都遠脆離川中有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像高百餘尺金容晃曜靈鑒潛通有阿羅漢名末田底迦携挈匠人昇覩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遠于炎漢明帝内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子秋九月昔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丈六面作真金色項有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咸慶太子

舍人傅毅奏稱臣聞外國淨飯王太子号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響將無感也即勅使西尋過四十餘國仰舍衛都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万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嶮隘餘畜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洛陽立白馬寺為貝葉真文西流為始佛光背日東照為初（二十四）於是辭教流洽馳驚福林風馳鼓扇救驅上國洹派拯要宛延山晨周書亦云丈六身似赤銅色以為別尔誠感未純致來流及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該博落髮之後専精志學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弘宣莫能酬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悅旦起言義備領宋語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曰京都將有禍乱未及一年元凶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

觀丗音手捉節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剩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覆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爲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二十五）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傷乖八正　戲入百非　同捨異辯　滌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除瑕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勢成大道　孰能毀誹　譏謗崇德　唯唯侵衰

惟願留聽　慶有發揮　望矜惆惆　垂誨慈悲

採集瓊藪　恭要承靡　十周方成　三業勞疲

冀傳末代　簡略知機　八邪息靜　四句亦非

祛惑存信　重成智識　含生同戚　既各得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羅十

蠕（音蝙）琊（甲音）祀（去巳反山櫟草）挾（落列反）剖（居娛反刃幽比）鍪（音沃）燎（大了音育）

抒（時與反）鯇（音胡）𨭆（郎念反）粲（音敖）騷（思七反）紓（傷字反）插（楚洽反）

序

汾城劉生錫嘏、朝邑閻生悌徐、並有志研窮佛學、而苦名詞難解。余既久病且老矣。口講殊困。欲以時召二子筆談、因循未果。然眷懷兩生好學之意、輒愧無以副之也。今次、北庠授課、實用新論。（新唯識論）顧學子參稽舊籍、仍以名詞爲苦。番禺黃生艮庸、夙耽法樂。常殷請曰。俗有佛學大辭典。卷帙甚巨。其所集釋名詞、已不少矣。然讀佛書者、欲乞靈於其中、卒無甚益處。盍爲一書、疏釋名相、提挈綱紀。使玄關有鑰、而智炬增明。寧非急務。余嘉黃生用意、却久置、而未有以答也。迄今乃無可復置。爰以夏末、起草是書。及秋獲成。題曰佛家名相通釋。故志其緣起云爾。

民國二十五年季秋黃岡逸翁記於舊京

撰述大意

本書略分二卷。卷上、依據五蘊論、綜述法相體系。卷下、依據百法等論、綜述唯識體系。疏釋名相、只取唯識法相、何耶。佛家宗派雖多、總其大別、不外空有兩輪。諸小宗談空者紛然矣。至龍樹提婆、談空究竟、是爲大乘空宗。諸小宗談有者紛然矣。至無着世親、談有善巧、是爲大乘有宗。（大乘有宗、雖亦未盡善巧、然比較小乘、則不能不謂之善巧、如以賴耶代替外道神我說、又破實極微、而仍不妨假說極微、皆較小乘爲善巧、此例不勝舉也、）若嚴核之、法相是無着學。唯識是世親學。疏釋名相、何故取此二師學耶。二師成立大有。（對小宗執有者而曰大有、）資於小有。（小乘諸部執有者曰小有、）鑒於小空。（小乘諸部執空者曰小空、）又對大空、（龍樹談空、超過小師、始稱大乘、是謂大空、）而成大有。破人法二我、

故、不同小有。（人法二我、解見下卷、）遮惡取空故、即救大空末流之弊。（惡取空者、謂執一切皆空、於俗諦中、不施設有、於眞諦中、眞理亦無、如此沉空、便爲惡取、）故唯識法相、淵源廣遠、資藉博厚。而其爲書也、又條件分明。（如法相書、）統系嚴整。（如唯識書、）佛家哲學方面名詞、蓋亦大備於唯識法相諸要典。撮要而釋之、則可以讀其書而通其學。大有之學既通。而諸小有、小空、爰及大空、一切經論、無不可讀。築室有基。操舟有柁。治斯學者、詎可無依。

大乘有宗學、爲佛學發展至最後階段之產物。今疏釋名相、不先小宗、而遽首大乘。是將令研究佛學者不循次第。其故何歟。余向主張由小入大。十力語要卷一、第四十八至五十四頁、答薛生書、言之備矣。但今日學子、於科學哲學、若有相

當素養。其思致力、曾受訓練。則逕治法相唯識諸書、自無不可。若已見得法相唯識意思。而欲詳其淵源所自、與演變之序、則溯洄釋迦本旨、迄小乘大乘諸派、順序切實理會一番、便見端的。如治儒學者、先讀陽明或朱子書。然後上追孔孟、中逮羣儒、以次分別研究、自然有得。大氐學者用功、只從某一大派精心結撰之著作、苦心探索。由此、養出自家見地。再進而尋求此派來源、與其他各種有關的思想。則不至茫然無所抉擇矣。余今昔主張、未嘗牴牾也。

坊間故有唯識開蒙、與相宗綱要一類書籍。皆爲初學津梁而出。然嘗聞學者持此等書、反覆覽觀、卒無一徑可通。甚矣、其勞而無功也。緣此等書、全無意匠經營。只是粗列若干條目。而鹵莽滅裂、雜取經論疏記等陳語分綴之。夫經論本文、自有條貫。而學者猶不能通。況割裂其詞、綴爲單條。既非釋辭之編。又異成章之論。將欲始學之徒、階此而究聖言。是何異教孺子學步、而務縶其足耶。

然則佛學、自昔已無門徑書歟。是事不然。如五蘊論、則法相門徑書也。如百法論、（具云百法明門。）則唯識門徑書也。既有門徑、應由之而得矣。然雖綜舉衆名、根極理要。顧其名相辭義、略無訓釋、絕不可通。初學開卷、茫然面牆。其將奈何。教學以來、極感此困。頃乃就五蘊百法等論。抉擇旨歸。搜尋義蘊。分條析理、而爲敘述。名相爲經。衆義爲緯。純本哲學之觀點。力避空想之浮辭。（佛家自釋迦阿含以後、大小乘師、皆好爲懸空與繁瑣的分析、而有宗尤甚、即如唯識述記一書、本佛家哲學方面之鉅典、然每閱治西洋哲學者讀之、總覺滿紙是廢話、蓋其玄微深遠之旨、輒爲繁瑣浮詞所掩、非精覈者則莫能有得、）根底無易其故。（治古學、不可變亂其本旨、）裁斷必出於己。（治古學者、貴其能得古人之精神、與其思想脈絡、而於其持說、可加以裁斷、故於稽古之中、而自成其學、否則記誦而已、抄胥而已、無關學問、）品節既詳。統系斯整。雖爾釋辭之書、何殊專著之績。規矩固踵乎五蘊百法、義皆實通於羣經諸論。後有達者、覽而鑑諸。

上來略明撰述意思。更有誠言爲讀者告。

吾嘗言。今日治哲學者、於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廢。（十力語要卷一、答薛生書、已言及此。）此意容當別論。佛家於內心之照察、與人生之體驗、宇宙之解析、眞理之證會、（此云眞理、即謂實體。）皆有其特殊獨到處。即其注重邏輯之精神、於中土所偏尤堪匡救。（中國學問、何故不尙邏輯、語要卷一、時有所明、但言簡意賅、恐讀者忽而不察、）自大法東來。什譯奘基、既盡吸收之能。（詳後。）華台宗門、皆成創造之業。（華嚴天台禪家、各立宗派、雖義本大乘、而實皆中土創造、）魏晉融佛於三玄、雖失則縱。非佛之過。曹魏流蕩之餘毒也。（光武懲新莽之變、以名教束士人、其後士相黨附、而飾節義、固已外強中乾、曹氏父子、懷篡奪之志、務反名教、操求不仁不孝而有術略者、丕植兄弟、以文學宏獎風流、士薄防檢、而中無實質、以空文相煽、而中夏始爲胡、又自此而有所謂名士一流、其風迄今未已、華胄之不競、有以也哉、）宋明融佛於四子、雖失則迂。非佛之過。東漢名教之流弊也。（宋承五代之昏亂、故保石程張司馬文范諸公、復興東漢名教、南渡諸儒繼之、明儒尙守其風、若陸子靜兄弟、及鄧牧、王船山、黃黎洲諸儒、皆有民治思想、則其說亦不足行於世、）揆之往事。中人融會印度佛家思想、常因緣會多違。而未善其用。今自西洋文化東來。而吾科學未興、物質未啓。顧乃猖狂從欲、自取覆亡。使吾果懷自存、而且爲全人類幸福

計者。則導欲從理、而情莫不暢。（人皆發展其佔有衝動、終古黑暗、而無合理的生活、如何勿悲、）本心宰物、而用無不利。（現代人之生活、只努力物質的追求、而忽略自心之修養、貪瞋癡的發展、佔有衝動發展、心爲物役、而成人相食之局、直不知有自心、不曾於自心作過照察的工夫、）異生皆適於性海。（異生、猶言衆生、性者、萬物之一原、故喻如海、見華嚴、人皆見性、即皆相得於一體、而各泯爲己之私、世乃大同、）人類各足於分願。（大同之世、人人以善道相與、而無相攘奪、故分願各足也、）其必有待中印西洋三方思想之調和、而爲未來世界新文化植其根。然則佛學顧可廢而不講歟。（此意、容當別爲專論、）印度佛學亡絕已久。今欲求佛學之眞、必於中國。東土多大乘根器。佛有懸記、徵驗不爽。奈何今之人、一切自鄙夷其所固有。輒疑中土佛書、猶不足據。不知吾國佛書、雖浩如煙海、但從大體言之、仍以性相兩宗典籍爲主要。其數量亦最多。性宗典籍、則由什師主譯。相宗典籍、則由奘師主譯。奘師留印年久。又値佛法正盛。而乃博訪師資、徧治羣學。精通三藏。印度人尊之爲大乘天。史實具在、豈堪誣蔑。不信奘師、而將誰信。（奘師譯皆、選擇甚精、不唯大乘也、小宗談有者、其鉅典已備譯、即勝論之十句論亦譯出、唯小空傳譯較少、然小空最勝者、莫如成實論、什師已譯、故奘師於此方面可省也、）什師產於天竺。博學多通。深窮大乘。神智幽遠、靡得而稱。弘化東來。於皇漢語文、無不精諳深造。本傳云。自大法東來。始漢歷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什既至止。姚興請譯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姚興使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臨終、自云。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

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及焚屍已、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詳此所云。什師既能漢語。又於譯事、備極忠實。觀其臨終之詞、可謂信誓旦旦。又遠法師傳稱什師見所著法性論、嘆曰。邊國人未有經。（什以印度爲中、故稱中夏爲邊、）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又肇法師傳云。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夫遠肇二師之文。古今能讀者無幾。而什師能欣賞焉。其於漢文深造可知。又什師自作漢文偈頌。皆以藻蔚之詞、達淵妙之旨。如贈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其他皆類此。什師道業既崇。漢文工妙。若彼傳譯羣籍、謂不足信、其將誰信。今之學子、言佛學、亦輕其所固有。而必以梵語爲足徵。不悟佛學自是佛學、梵語自是梵語。吾國人於論語學而章、皆能讀誦訓詁。然試問學是何等義。時習是何等工夫。悅是何等境界。自康成以迄清儒、果誰解此。而況其凡乎。以此類推。通梵語者、雖能誦梵本佛書。要於學理、不必能通。學者誠有志佛學。當以中國譯籍爲本。中譯雖多、必考信於玄奘羅什。卽中人自著之書、或自創之說、若持與佛家本旨相較。亦唯什奘二師學、可爲質正之準則。（容當別論、）舍此不圖、而欲以博習梵語爲能。則業梵語可也。毋言佛學。雖然。吾非謂讀中國佛書者、不當博攻梵語。但須於中國書中、精求義解。學有其基、則梵文頗堪參較。（近人治內籍者、亦多注意藏文、藏地固中國之一部分、其文字、亦中國文字之別枝也、誠當研習、然晚世藏學、乃顯密雜揉、非印度大乘眞面目、無著之學、盛傳於玄奘、龍樹之學、宏敷於羅什、故性相二宗之眞、盡在中國、非求之奘什二師譯籍不可、）

讀佛書、有四要。分析與綜會。踏實與凌空。名相紛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憚煩瑣。又必於千條萬緒中、綜會、而尋其統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實。於繁瑣名相、欲一一而析窮其差別義。則必將論主之經驗、與思路、在自家腦蓋、演過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實解。（論主、猶言著者、縱由懸空想像而施設之名相、但此等想像、在其思路中、必非無故而然、況其有據而非空想者乎、）此謂踏實若只隨文生解、不曾切實理會其來歷。是則浮泛不實、爲學大忌。凌空者。擲下書。無佛說。無世間種種說。亦無已意可說。其唯於一切相、都無取著。（取著意義極難言、學者須反觀始得、）脫爾神解。機應自然。心無所得。而眞理昭然現前。（此心纔有所得、便是取着境相、即與眞理相違、）此種境地、吾無以名之、强曰凌空。如上四要。讀佛書者、缺一不得。吾常求此於人、杳然無遇。慨此

甘露、知飲者希。孤懷寥寂、誰與爲論。什師頌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

佛家哲學。以今哲學上術語言之、不妨說爲心理主義。所謂心理主義者、非謂是心理學、乃謂其哲學從心理學出發故。今案其說、在宇宙論方面、則攝物歸心。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也。（非不承認有物、只是物不離心而外在故、）然心物互爲緣生。剎那剎那、新新頓起。都不暫住。都無定實。在人生論方面、則於染淨、察識分明。而以此心捨染得淨、轉識成智、離苦得樂、爲人生最高蘄向。（識者、虛妄分別名識、）在本體論方面、則即心是湼槃。（湼槃者、以具常樂我淨四德、故名湼槃、即眞如之別名、亦即本體之別名、）在認識論方面、則由解析而歸趣證會。初假尋思。而終於心行路絕。（心行者、心之所游履曰行、人心思唯一切義境、如有所游履然、故曰心行、心行路絕者、謂眞理不可以知解推度、纔起推度、與想像、便與眞理乖離、故知就眞理言、則心行之路、至此而絕也、）其所以然者、則於自心起執相貌、（起執二字、宜深味、心知纔起、便計有如是如是義相、此相、即是自心所執、故云起執、）由慧解析、（慧即俗云理智、）知其無實。（心知所計爲如彼如此等等義境、此決不與眞理相應、俱妄識所攝之相、故云無實、）漸入觀行、（即觀即行、設名觀行、此即正智、）冥契眞理（契者、證會、）即超過尋思與知解境地、所謂証會是已。吾以爲言哲學者、果欲離戲論而得眞理。則佛家在認識論上、儘有特別貢獻。應當留心參學。今西洋哲學理智與反理智二派、互不相容。而佛學則可一爐而治。（向欲於作量論時、備明此旨、惜年來擾攘、又迫病患、憚爲深思、竟未知何時能執筆、）然西學於此、所以無緣融會者、以無佛家觀心與治心一段工夫故耳。（西學只作知解工夫、其心尙淪於有取、更何望其空能取之執、亡知而冥應乎、此意難言、）新論明心章。於此頗具苦心。（明心章下、談染心所處、廣明惑

相、談善心所處、於進修工夫次第、指示精嚴、須與本書上卷受想行三蘊參看、）要之、佛家哲學、持較西洋。別有一種精神。別是一種面目。其於中國、在修証上、尙有相通之處。其於西洋、在理論上、亦自有可通。而根本精神、俱不相似也。此意、容當別論。讀佛書者、必須知此、而後有所抉擇。

凡佛家書。皆文如鉤瑣。義若連環。初學讀之、必循環往復、至再至三。每讀一次。於所未詳、必謹缺疑。而無放失。（此最吃緊、）缺疑者、其疑問常在心頭。故乃觸處求解。若所不知、即便放失、則終其身爲盲人矣。學問之事。成於缺疑。廢於放失。寄語來學。其愼於斯。

凡佛家書。有宗論籍、只是鋪陳名相。空宗論籍、如宗經之作、

（若中論等、宗經而作、）只是三支法式。讀其書者、切宜言外得意。若滯在言中、便覺毫無義趣。須知中國、印度、哲家筆著、皆意在言外。意餘於言。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科學書籍、敘述事理、無言外意、而哲學思想之作、則不當如此、以其所談之理、極普徧、玄微、深妙、而難以言宣也、若哲學書、而亦義盡言中、則其無深解可知、）

讀佛書。必先讀論。讀論、必先唯識法相。而次以空宗。然只讀空有諸論。猶不足見佛學之廣大淵微。（淵者淵深、微者微妙、）必也、博習羣經。始覺豁人神智。及其諷味涵茹之久、則神智日益而不自知。然非廣研論籍、精熟條理者、又斷斷不可讀經。使渾沌未鑿者讀之、不唯不喻經旨。反益增其混亂。論以析義。而經之說理也、極為深渾。（深者深妙、渾者渾全、）

凡讀書、不可求快。而讀佛家書。尤須沈潛往復、從容含玩。否則必難悟入。吾常言、學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讀書喜為涉獵、不務精探之故。如歷史上名人傳記、所載目數行下、或一目十行、與過目不忘等等者、不可勝數。秉筆者本稱美其人閱覽明快。而實則此等人、在當時不過一名士、絕少有在學術界得成為學問家者。宣聖曰。仁者先難後獲。天下事無倖成之功。學問是何等工夫。奚容以輕浮心、輒為淺嘗耶。（日本學人治中國學術、勤於搜集材料、考據較精、然於哲學思想方面、殊乏窮大致精、極深研幾之功、觀其著述、如敘述某家學說、往往粗立若干條目、而任意割裂其書中文句、以編綴之、至為浮亂、其於先哲思想系統及廣大淵深微妙之旨、全沒理會、吾國學人自清末以來、亦被其風、此甚可慨、）至言不止於俚耳。（莊子）卑陋之心、於大道必無堪任。（無所堪能任受、）故儒者言為學之要、必曰立志。佛氏言為學之本、必曰發心。未有心志不正大、不清明、不眞切、而可與於窮理盡性之學也。玄奘大師、譯大般若經、既成。每竊嘆此經義境太高。恐此土衆生、智量狹小、難於領受。輒不勝其嗟惋。向也不究此旨。今乃知其言之悲也。願讀佛書者、時取奘師此等話頭參對。庶有以自激其憤悱之幾歟。

吾所欲言。略如前說。復次關於本書、尚有略及者二事。一本書所由作。實因授新論時。諸生以參讀舊籍為難。而友人湯錫予、適主哲系、亦謂佛學無門徑書、不可無作。兼有他緣。（如序中說、）率爾起草。但因新論參稽之便。故書中、於要領所在、時下批評。並舉新論、以相對照。雖着筆不多。而吾思想所由變遷、亦大略可見。

二本書引用書名。多從省稱。如成唯識論、省稱三十論。亦省稱識論。成唯識論述記、省稱述記。（他論亦有述記、則加二字以別之、如雜集論述記、則云雜集述記、二十論述記、則云二十述記之類、）瑜伽師地論、省云大論。亦云瑜伽。遁倫記、省云倫記。諸如此類、讀者宜知。

又拙著新唯識論、省云新論。破破新唯識論、省稱破破論。十力語要、省稱語要。

佛家名相通釋卷上

黃岡熊十力撰

本卷、大體依據五蘊論、而頗有增廣。

〔法〕法字義、略當於中文物字之意。（略當之言、顯不全肯、後皆準知。）中文物字、乃至普徧之公名。一切物質現象、或一切事情、通名爲物。即凡心中想像之境、亦得云物。物字亦恒與事字連用、而曰物事或事物。物字所指目者、猶不止於現象界而已。乃至現象之體原、即凡云爲萬化所資始、如所謂道或誠者、亦得以物字而指目之。如老子云、道之爲物。中庸云、其爲物不貳。皆以物字指目實體也。故中文物字、爲至大無外之公名。佛書中法字與物字意義相近。亦即至大無外之公名。如根塵、曰色法。了別等等作用、曰心法。（等等之言、謂諸心所、心所後解。）又萬法之實
體、即所謂眞如者、亦名無爲法。十力語要卷一、第五十九至六十三頁、答賴振聲、談法字義一書、學者不可不讀。

〔有宗〕大乘之一派也。其淵源亦自小乘。小乘說有者、如上座部等、詳異部宗輪論。雖同持有見之諸部、亦復互有異點。然就大體言之、則凡持有見者、皆與世間見解較爲接近。（非全同世間見解故、故言接近、）用今通途語言之、即猶與常識接近。（通途、與言普通略近、後皆準知、）大概計着有實物故。（須參看異部宗輪論、計着者、計謂計度、着言執着、此屬虛妄分別、後準知、）設有問云。小師建立極微、亦謂現前諸物、是和合假。（如瓶等即是多微和合而成、名和合假法、）何曾執爲定實。應答彼言、即彼極微、已是執有實物。況所謂和合假法者、還是和合物相、豈蕩然無所執耶。故小乘之有、總不離妄執。迄無着世親出。（世親本無着之弟、而受學無着、）乃繼大乘師龍樹提婆之後、力矯沉空、獨標有義。雖未始不根荄於小有、而自謂離諸妄執、有則說有、無則說無。（大乘有宗自標異其說爲有則說有、無則說無、如理如量、而非戲論、詳彼持說、果完全符其所標異者否、尙待評判、大概無着說較少病、世親便多差失、今即其語而通之、無則說無者、如現前所有之硯、眼識於彼但得黑相、乃至身識於彼但得堅相、實無整個的硯相、此乃以無爲有、所謂妄執或法執者、即此類也、若了達異理者、於俗所妄執硯等物、知其本無是物、便說硯等實無、是謂無則說無、有則說有者、有體有用故、不應說一切都空、所以有則說有、如不談體用、便頑空、宇宙人生、何由施設、新唯識論、因是有作、）斯以妙契中道。（非有非空、名爲中道、破小乘妄執之有、故云非有、因大乘師龍樹等談空、而說有以矯之、故云非空、）超小師而稱大。（小師、謂小乘中談有之諸部、今無着等談有、實不同小義、故別異小乘、而特稱大乘、）抗空王而談有。（空王、謂龍樹菩薩、無着亦精研龍樹學、但立義頗與之反、矯空之弊、不能不談有故、）此有宗之名所自始也。然無着之學、實妙得龍樹本恉、但說法隨機、居然異致。世親唯識、搆畫雖精、而病亦在是。倘非精探空有、而冥應眞理於文字之外者、欲與論無着世親得失、談何容易哉。

無着說有、實比小乘說有者較爲進步。以其經過龍樹談空之後、廣破諸執。故無着因之談有、而不陷世俗之執。諸論說此爲空後之有。以其出於空宗之後、其說有也、如理如量而說、不以妄情所執爲有故。其實空了執、便顯出眞的有來。無着仍衍龍樹密意耳。小乘初說有、未受過龍樹空的洗禮。故其所謂有者、只是一種妄執。諸論說此爲空前之有。是蓋非眞有也。大有小有之別、略如此。

〔空宗〕大乘之一派也。其淵源亦自小乘。小乘談空者、頗

有多部、詳異部宗輪論。（輪論所記二十部、本可總判爲空有兩大派、但其中有些是空有混合的思想、）略舉一二。如一說部。計一切諸法、但有假名、而無實體。說出世部、則說世間之法可破壞、皆非實有。是皆遮撥現象界也。及龍樹菩薩出。（龍樹一譯龍猛、）神悟天縱。智周萬物。以實相之難知、恒緣於情見之封執。（實相、卽實體之異名、）於是妙用遮詮、種種破斥。掃盡一切執相。（遮詮、參考新唯識論二十三至二十四五等頁、）庶幾方便令入眞實。（入者悟入、眞實卽謂實相、）至理、本非戲論安足處所。如西洋哲學上種種猜度、種種概念、種種安立、大都戲論也。得龍樹之旨而存之。不見而彰、（不見者、掃除知見也、知見起於度物、故不與眞理相應、必泯息此等知見、而乃眞理全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道齊法界而功高羣聖者、其唯龍樹乎。古今尊爲大乘之一人也。龍樹所宗經、有大般若等。（不詳舉故、故汎等言、後皆準知、）所造論、有大智度與中觀等。以其空諸執故、遂有空宗之目。實非持空見而妄計一切皆空之謂。（小師執有者、則有卽其所持之見、今大師談空、則空不是見、如將空作見、便計一切都空、成無量過、）末流沉空、甚乖其恉。龍樹弟子提婆、造有百論、堪宏師說。故後之言大乘空宗者、必曰龍樹提婆。空宗義蘊、深廣微妙、難可究宣。撮言其要、則諸法無自性義、宜深體認。（自性猶言自體、一切物質現象、都沒有獨立的實自體、一切心作用亦然、凡情唯不了此、故有法執、此中義蘊、無窮無盡、非是知識境界、而學子輕心、每以知識推測此理、輒謂一切心物現象、都沒有獨立的實自體、此理平常、有何難喩、實則其所喩者、乃無當實際、苟非眞了諸法實相者、何由眞喩諸法無實自體義耶、吾大易亦謂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安得深心之士而與之言乎、）然所謂無自性、與小空之遮撥現象界、義趣亦相通會。但小師證解尚淺、未能圓證實相。（圓證者、謂證解圓滿、若少有所證、便非圓滿故、）蓋猶滯於思搆、而不得無上菩提故也。

（梵云菩提、此翻爲覺、簡異小智、故言無上、此無上正覺、唯大乘有故、）

「法性宗」空宗之異名也。性者體義。法性者、謂諸法之實體。空宗破一切情見之執、以顯體故。因其爲說、在方便顯體。故亦名法性宗。又省稱性宗。

「法相宗」有宗之異名也。相者、相狀或形相。有宗解析諸法形相或緣生相。其旨在於析相以見性。（析諸法相、而知其無自性、則卽諸法而見爲實性之顯現也、無著本旨如此、世親唯識便失此意、此新唯識論所由作也、）然以其善說法相故。因得法相宗之名。亦省稱相宗。（或曰、法相之名、用今哲學上術語言之、亦可名現象論否、曰、法相一詞、亦略當於現象之義、但此與西洋現象論不可混同、）

「唯識宗」有宗之別派也。此宗雖導源無着、而實成立於世親。無着作攝論、（具云攝大乘論、）授世親。世親由此捨小入大。（世親初治小宗、）未幾創明唯識。作唯識二十論、成心外無境義。作百法明門論、成一切法不離識義。最後作唯識三十頌、理論益完密。而意計穿鑿之病、亦不可掩云。（抽繹新論及破破論、學者倘虛懷玩之、則世親學之得失不難見也、）

「諸行」諸者、偏舉之詞。行者、遷流義、相狀義。謂本遷流不住、而亦幻有相現。（通途言幻、便含劣義、實則幻者、不固定義、無實自體義、原不容計勝劣於其間、參考新論第三十二頁轉變章、）具此二義、故名爲行。問曰、所謂行者、依何立名。答曰、卽依一切色法心法而立此名也。易言之、一切色法、心法、通名爲行也。（此中色法、卽謂物質現象、）世所謂心與物、（卽色、）都無實自體、都不是固定的東西、所以把他叫做行。

經論皆云、諸行無常。諸行、卽色心萬象之稱。常謂恒常。

無常之言、顯無其常。以色心萬象、無有恒常不變故。大智度論卷五十二第十六頁、若法無常、卽是動相、卽是空相云云。無常卽變動不居義、故曰是動相。既是變動不居、卽無實自體、故曰是空相。空者、謂諸行自體空故。（了解此段、佛皆不離讀、新唯識論不離識、）

〔五蘊論〕此土所翻有二本。一世親造。題曰大乘五蘊論。唐玄奘譯。想是世親從其兄無着聞大乘法後、首造此論、以傳無着法相之學。時尚未倡言唯識也。二安慧造。題曰大乘廣五蘊論。唐時、中天竺地婆訶羅譯。安慧之學、不囿一家、故於法相、頗勤論述。然當時大乘師於內外諸學、靡不精研、無有守一先生之言以自固者。此乃大乘學所以發達之故耳。

〔五蘊〕五、數也。蘊者何。論云、以積聚義故、說名爲蘊。五蘊者。一色蘊。二受蘊。三想蘊。四行蘊。五識蘊。案世間計執有所謂我、有所謂宇宙。佛氏便將所謂我與宇宙、加以解析。只是色受等法、互相積聚而已。本無實我。亦無實宇宙。如剝蕉葉、一一剝落、便不見有實物故。

五蘊之說、始自釋迦、阿含可考。但阿含譯爲五陰。陰者隱覆義。謂若執此色等法、便隱覆眞性故。陰蘊二義、須竝取爲佳。

佛家說蘊、以破執我執物之見。物我俱亡、方顯自性淸淨。（此中自性、卽謂吾人自己本性、但此自己、又不是小己之謂、乃卽吾與萬物同體之本來淸淨體性、說名自己本性、）心經所謂無掛礙無恐怖是也。（掛礙與恐怖、其相狀極微細沉隱、人

皆爲此所因而不自覺、此皆執我執物所致、破執卽自性顯矣、自性上元無此、）或者聞五蘊無實、便計人生虛妄、而起厭想、此不善學之故。

〔色蘊〕色之得名、約有三義。一曰對礙。（礙者質礙、對者有對、）二曰方所示現。（有東西等方分、）三曰觸變。（觸者觸動、變者變壞、雖有對礙與方所、而究非固定、故說有觸、又俗計色法堅住、而實剎那滅故、故說有變壞、）參考雜集等論。（此中觸變、頗異舊說、）

色者何。論云、謂四大種、（省稱四大、亦稱大種、）及四大種所造、（省稱造色、）皆名爲色。

四大種者。一地大、（或云地界、）謂堅強性。二水大、（或云水界、）謂流濕性。三火大、（或云火界、）謂溫燥性。四風大、（或云風界、）謂輕動性。詳此所謂大種、卽斥指物質宇宙或自然界而言。但分析自然之體性爲堅濕燥動四種、其說固依據日常實際經驗云。（堅勁者固體、流濕者液體、輕動者氣體、溫燥者、蓋有見於熱力等現象、而立此溫燥之一種也、）

問曰。云何名大種。答言。體性廣故。（自然界之體性、廣大難量、）形相大故。（無量星球、形相大極、）故名爲大。種者因義、類義。能生造色、故有因義。（詳見下文、）堅等性類別故、復有類義。（參考瑜伽卷三及倫記等、）以此說名大種。

四大種所造色者。謂衆生自體色、卽五根、及由根所取色、謂五塵是也。

五根與五塵、皆以大種（卽自然界）爲生依立持養五因而得生故。故說名造色。由大種爲能造、根塵爲所造。故名根塵曰四大種所造色。

問何謂生等五因。答曰。生因者、卽是起因。謂諸大種若不起、（卽未有物質宇宙或自然界故、）造色必不能起。（有造色卽有衆生、假如未有自然界、則衆生不能有、）故

說大種於造色爲其生因。（此中不談種子義、與對法論文稍異、）依因者。謂諸造色、依據大種、方乃得生。故捨大種、無別處住。（此義易知、）立因者、卽隨轉因。謂若大種變異、造色亦隨變異故。（生物必適應環境、故大種變異、造色隨之變異、）持因者。謂由大種故、而造色相似相續生、持令不絕故。（吾人現在根塵、望過去根塵、乃相似相續生而不絕者、以有大種卽自然界爲支持的柱子故、故說大種於造色爲持因、）養因者。謂由大種、養彼造色、令增長故。（此義易知、）詳此、則以大種於造色爲生依立持養五因。故安慧廣論云、造者因義。（安慧只著此四字、而不略加說明、初學讀之、如何得解、所謂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也、）言大種爲因、令造色生。此造色得名之由也。（談種子義者、則謂大種與造色、各自有種子、造色雖從自種子而生、然必大種起故、造色方起、否則造色雖自有種子、而無大種爲依故、畢竟不得生、故大種爲造色之因、是義極成、）

問曰。大種於造色爲因、是義誠然。但造色當後於大種而生

耶。答言。如情而計、應是大種先起、造色後依之而生。稱理而談、則造色爲宇宙靈竅開啓。大種之成、正爲造色。不得謂大種現起以後、造色乃偶然發生也。是惡可妄計先後耶。設欲求其先後。則謂大種起於昨午、造色亦生於昨午、固無所不可。如謂答之者妄、則何不自反其追求先後之情、早是妄計。而決不與眞理相應耶。總之、說大種爲造色之因者、只明物界乃相依相緣而有。不可於此紛紛起執、而更求其生起之時序。（不可二字、一氣貫下讀之、）此事畢竟無始故。

云何五根。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世親論說、眼根者、謂色爲境、淸淨色。安慧廣云。眼根、謂以色爲境、淨色爲性。耳根乃至身根、文義準此。按根對境而得名。眼根以色塵爲其所取之境、故首言色爲境也。然眼根雖取境、要只爲眼識之憑藉、而不卽是識。然則根應有自性矣。（自性猶言自體、）故安慧云淨色爲性。言眼根卽是淸淨色法、非心法也。世親無一性字、文略耳。安慧又云。謂於眼中一分淨色。言眼中者、明其部位。言一分者、對餘根說、唯此一分成眼根故。耳根乃至身根等文、均應準知。

世人聞佛書說五根、疑卽謂肉眼乃至肉體。此乃大錯。須知肉眼耳等者、在佛書中則謂之扶根塵。（肉眼耳等、乃是扶助淨色根之塵法、故名、）塵者、諸大種界所攝、卽通途所云物質、頑鈍而無勝用。吾人身中之塵的部分、與自然界之一切物塵、元無區別。唯淨色根、乃人體中最貴之部分、無此、則不成爲生機體矣。但淨色

必賴塵爲扶助。其大意如此。然則淨色是何物耶、是別於所謂物質而自爲一種微妙之物歟。佛家自小乘、已說有淨色根。至大乘有宗、始說根自有種子。又是比量所知、非現量得、唯除佛云。（謂佛可現見根、）

安慧廣論釋根云。根者。最勝自在義。主義。增上義。是爲根義。所言主義、與誰爲主、謂卽眼根、與眼識爲主。生眼識故。如是乃至身根、與身識爲主、生身識故。按此以最勝自在義言淨色根。則淨色根在人體中自是特殊之部分。所以能發動識、而爲識所依據以出生之機括也。又說根與識爲主主者專主、言其爲發動識之專司者也。又說根有增上義。謂於識爲扶助故。（增上者、扶助義、）識待根而發動、故是根能助識矣。佛家雖以

根攝屬色法、（名淨色故、）但決不與俗所謂物質者同類。此爲非物非心之一種物事。而與心物相待。如左圖。

根—識—物

又根生識之言、非謂識爲根之副產物也。以根能扶助識、而令其發動、故說爲生。佛家於法相、（即現象界、）解析精嚴。根識境三法、（境即物也、）互相依住。識依根及境生。而不從根境親生。一切現象、相依有故。

云何五塵、謂色聲香味觸。今以次釋之。

色者。論云、謂眼境界。（言爲眼根與眼識所取之境界、）顯色、形色、及表色等。案顯色者、廣論說唯四種、謂青黃赤白。此四皆實色。（謂有實質、）形色者。謂長短方圓等。此皆假色。（無實質、故名假、）表色者、有所表示、名之爲表。如屈申等相是也。此亦假色。

問曰。論於表色二字下、復置等言、此有何義。答曰。凡諸論文用等字者、唯有二義。曰內等、外等。內等卽助詞、無別所指。外等者、於所舉之外、猶有此類法、不及備列故也。然諸論言等者、外等爲多。讀者萬不可忽。今此中等言、卽屬外等、謂無表色及定果色。（無表色、見後、定果色者、如佛入定所變境是也、參考法苑義林及雜集論述記等、）

聲者。論云。執受大種因聲。非執受大種因聲。俱大種因聲。今略釋如次。

執受大種因聲。雜集論亦名因受大種。大種說見前。今此中言大種者、謂蠢動之類、（即謂衆生、）攬地等四大而爲身、卽執爲自體而不捨故、是名執受大種。因此發聲。如手相擊及語言等聲。是名執受大種因聲。

非執受大種因聲。雜集論亦名因不受大種。此辭首一非字、猶言不是因彼執受大種所發聲。易言之、卽於衆生所執受爲自體之一部分大種以外、自餘諸大種界是也。（俗計爲客觀存在之物界或自然界、佛家亦謂器界、）因此發聲。如風林駛水等聲。

俱大種因聲。卽前二者之合而作聲。雜集論亦名因俱大種。如手擊鼓等聲。（手屬執受大種、鼓屬非執受大種、因二之介而發聲、曰俱大種因聲、）

香者。廣論云、好香、惡香、平等香。好香者、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順益。惡香者、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違損。平等香者、謂與鼻合時、無所損益。案此中蘊相續一詞、卽人之異名也。言於蘊相續順益等、卽謂於人有所順益等也。蓋所謂人者、實無此物、特依五蘊相續而假名之曰人耳。衆生於此、誤執人相。智者於此、不見有人、但說名蘊相續而已。（二十等論、即名人曰相續、而無蘊字、）

味者。廣論云、甘、酸、鹹、辛、苦、淡等。皆是實法。（味塵皆有實質、）

觸者。前四、（色聲味香）皆舉塵境之名。此獨名觸、不言爲何等塵境。蓋身根與身識所取境界、最爲寬廣。不能偏舉、故但從觸立名也。

論云所觸一分、謂身境界。（身根及身識所取之境界、）除四大種、餘所造觸。滑性、澀性、重性、輕性、冷、飢餓等。按所觸一分者、此中觸塵、只約所造色而言。（所造色、說見前、）既除去大種、故是一分也。滑澀等性、並依大種分位假立。非離大種外別有實質故。（觸塵亦通四大種、身根非）

（不關大種也、然此中只約造色言者、以五塵中皆約造色而說故、）廣論釋重輕云。重謂可稱、輕謂反是。以最輕之物、不可稱量故。見雜集記。又釋冷云。煖欲爲冷。此言冷之得名、以有煖欲、故名爲冷。又云、觸是冷因、此卽於因立於果名者。如世言觸風雪故冷。雖有風雪、無觸、亦無所謂冷。是觸爲因而冷爲果也。今此立冷觸之名。故是於因中立果名也。餘文、可知。

世親論言。云何名爲無表色等。謂有表業、及三摩地所生色等、無見無對。廣論釋云。有表業者、謂身語表。此通善不善無記性。所生色者、謂卽從彼善不善表所生之色。此不可顯示、故名無表。按由身所造作、有善與不善、名身表業。（表業者、業者造作義、卽業卽表、說名表業、）由口所造作、有善與不善、名語表業。據實身語表業、皆是假有。發動身語、實由思故。（思者、思心所、詳後文、）通善不善無記性者。善惡不待釋。無記者、謂非善非惡故。蓋謂身語表業、有時發者是善性、有時發者是惡性、有時發者是無記性、故置通言。從彼善不善表所生色者。彼之一詞、卽謂身語。實則身語表業、俱從思發。此所謂色、實無形質、本依思的功能上善惡等相、假名爲色。今以思既發動身語、乃云從身語表業生此色也。此色所以名無表者。據實而言、唯是意中造作之相。（思者、卽造作義、）不可顯示於他、故名無表。

又釋三摩地等文云。三摩地所生色者、謂四靜慮所生色等。按三摩地者、定之異名。靜慮者、性離昬高沈沒等障、名靜。（昬高、浮亂動搖貌、沈沒、卽昏沈淪沒而同於死物、所謂物化是也、靜則離此矣、）專思一慮、籌度境門、名

慮。（專思一慮者、無妄想與雜念也、境門者、所觀義理名境、義類別故名門、諸法性相、是無量義故、）亦慮亦靜、名慮靜。此亦禪定之別名也。慮靜功行淺深、約分爲四階段、故云四靜慮。靜慮所生色者。謂於禪定心中、卽思的功能上之相、而假說爲色。此復不可顯示於他、故名無表色。

以上說無表色、是有表業及三摩地所生。論復結云。此無表色、是所造性。名善律儀不善律儀等。亦名業。亦名種子。按此無表色、雖無形質、而亦攝屬所造色性一類。同有相狀、可擬議故。（此無表色、相狀不顯、而實有無相之相、無形之狀故、）律儀者。律謂法式。儀謂軌範。古有釋言。律者類也。儀者式也。種類法式、名爲律儀。此通善惡。思的功能、發動身語、而有善不善等律儀。故此無表色、亦得名善不善等律儀也。業者、造作義。卽思之異名。種子者、卽謂思的功能。（以具能生的勢用故、故名種子、）此無表色、本無形質、唯依意業而假立故。（意業、卽思、）故亦名業與種子也。（無表色、諸論所說甚紛、關涉過繁、最爲難理、此中據世親安慧兩蘊論、姑釋其略云、）無見無對、下詳。

論復總結前文云。如是諸色。略爲三種。是中可見有對者。謂顯色等。不可見有對者。謂眼根等。不可見無對者。謂無表色等。按有對者、謂此色法、是質礙性故。無對者反是。可見者、謂五識現量所親得故。不可見者反是。（此云不可見、猶前云無見、）問曰。云何淨色根、無見而有對耶。答曰。依佛家言。是色微妙故。非五識所見。而是色性故。成有情自體故。（有情根身、卽淨色所成也、有情者、衆生之異名、）非無對礙。但其對礙相、不似物塵之麤顯可見耳。

據兩蘊論（具云五蘊論、今省稱、）敘說色法。有極可注意者。一、根塵通依

大種而生故皆名造色。而所謂根者、又別名淨色。有自在勝用。諸識依之得生。準此。則生機體之異於無機物者、即由有淨色根故。此雖色法。而非物質。亦非心法。在事實上、誠難質證。在理論上、要不妨成立。哲學家從生物學出發者、於此問題、尚堪研討。

二五塵依大種界生、而非即大種界。是五根五識所取之境、既非即物界或大種界本相、而是與五根五識相對當之另一種物塵。（物塵亦云物質、）此中頗有疑難、足資研討。如觸塵之滑澀·輕重等性、依大種分位假立。此猶易於說明。若色聲香味四塵、性皆實有。此於物界或大種界外、另爲一種物塵。於事實既無徵。於理論亦非需要。如我眼識現見白紙。謂此白紙、不必是物界或大種界本相、而是物界或大種界某一部分、（或云部位、）與吾眼根眼識相待成異故、始現此相。（謂白紙相、）此於理論可成。若謂白紙不唯非物界或大種界本相而已。乃離異物界或大種界、而自爲一種與根識相對當之物質。並非由物界或大種界之某一部分與吾根識相待成異、始現此白紙相。是於事既無徵。即理論上亦不必需要此種假定。三小乘說明色法、皆建立極微。即科學上所謂元子電子是也。然其發見之早、確足驚歎。（印度大乘菩薩、無有不精研小乘學者、吾國人向少提倡小宗、此一短也、近張孟劬先生、獨精小乘學云、）但小乘及外道、關於極微之陳說甚繁。此中亦不及詳。

關於兩蘊論、色蘊中之名辭、既已疏明如上。此後、便當對於

受想行識四蘊、各爲訓釋。但在訓釋此四蘊之前、頗有幾種名辭、須特別提出一說。今略綴如後。

〔性〕佛書中凡言性者、多爲體字之異名。其義有二。

一指絕對的眞理而言。即東方玄學上所謂本體或實體及體用之體、是也。（此在宋明儒書中屢見之、諸儒所謂本原之學、即謂窮究本體之一種學、佛書中所謂實性或實相、皆實體之異名、）二指諸法之自體而言。佛書中每舉一法、必刊定其自體。讀法相唯識諸論、尤須明了此意。如安慧蘊論釋眼等根云。淨色爲性。此性字、即自體二字之別名。無自字者、省文也。言眼等五根、即以淨色爲其自體也。所以、根者、不可掍同於識與境。因爲識之自體即了別、（後詳、）境之自體即物塵、（或云物質、）而根之自體是淨色。三法各有各的自體。故不容掍同也、又如前文四靜慮中、吾據義林釋靜字云。性離囂高沈沒等障。此詞首一性字、即顯靜之自體。夫所言靜者、雖不是一件物事、但在吾人思議時、心中方搆一靜之觀念、卻把他當作一件物事來看了。所以必須刊定靜之自體、是遠離了囂高沈沒等障。才顯出靜之爲靜、是如此一回事。庶幾令人對於靜的觀念、絲毫沒有模糊混亂。舉此二例、爲讀者告。將來讀法相唯識論籍、一隅三反、不至疏略。

〔善等三性〕善等性之性字、不可作體字解。當訓爲德。德性體性、二義截然不同。體性之性、前條已說。今釋德性。德者得也。若物德之德、即言某物之所以得成爲某物者也。如白紙之所以得成爲白紙者、以具有如此之白故。故謂白是其

德也。準此而言。則德性之意義、當可豁如矣。佛家說一切心心所法、具有三性。善性惡性無記性是也。無記者、非善非惡。記謂識別。（識作誌讀、）既善惡兩非、卽不可識別。故云無記。如凡夫之心、卽通善等三性。有時發者是善性、曰善心。有時發者是惡性、曰不善心。有時發者是無記性、曰無記心。其善不善等、卽吾人之心、所具有之德性也。又善性中、分有漏善、無漏善。有漏者。漏謂染汚。有染汚故、名有漏。翻此、卽名無漏。亦名清淨。見道菩薩、方證得清淨本性。猶未圓滿。至佛、則全體清淨、始稱圓滿。唯清淨、方名無漏善。離染汚故。是絕對的善故。亦卽絕對的眞故。亦卽絕對的美故。（遠離染汚、卽有美義、）凡夫從無始來、染汚所縛。雖有時發見善端、而非純淨之表現。正如日光從浮雲中流露。非晴空徧照之太陽也。故謂之有漏善。此善與不善及無記、相間而起故。不可常故。是對待性故。（與不善等對待、）蓋大乘師於凡夫染汚位中、分說善不善等三性。（等謂無記、）至大覺純淨位、則唯是無漏善性、無所謂三性也。而大乘師如唯識家者、則分別有漏善、無漏善、截然異種。（種子義、詳見後種子條、及下卷、）而謂凡夫從無始時來、根本不曾發現無漏善。然則凡夫如何能於修有漏善中而達到無漏善耶。豈蒸沙可成飯乎。大乘諸師、於此似未注意。蓋其一往用解析之術。處處說成截然段片。而不自知其非也。新唯識論、功能明心諸章、與前師持論、自是天淵。學者不當忽略。

〔業〕業有二義。一者造作義。於五蘊中、別名曰行、所謂行蘊是也。於心所法中、別名爲思。至下當知。二者用義。（用者具云作用、）凡法有自性、（猶言自體、）必有業用。如三十論、說心所中、首作意云。作意者。謂警覺應起心種爲性。（警覺云云、卽顯作意心所的自性是如此、）引心令趣自境爲業。（引心趣境、是其作用、）此一例也。餘準可知。

〔三業〕三業者。所謂身業、口業、意業是也。口業亦云語業。此中業者、卽造作義。意業卽思心所是也。身語二業、實皆以思爲體。思分三種。一審慮思。二決定思。三動發勝思。（言將動發身語、共勢用強勝也、）初及第二、均是意業。至第三思、便成身業語業矣。

〔假實〕法相唯識書中、每談一法、必分別爲假爲實。凡法有自性者、便說爲實有。（凡云有自性者、卽是汎作一個獨立的物事、此依俗諦而說故、）如說四大種、與根塵等、都是實法。又如眼等八識、亦皆說爲實法。此皆依俗諦而說是實。（眞俗二諦、至後當詳、）凡法無自性、但依實法上分位而假立者、便說爲假有。亦云假法。（所謂分位假法、卽此、）如前所說、身語二業、皆依思上分位而立。思是實。身語業是假。此一例也。餘應準知。

〔假法〕假法有三。一無體假。如說龜毛兎角。但有虛言、而絕無此物事、故謂無體假。推之梵天神我等等、凡屬意想所妄搆者、皆歸此類。二和合假。衆多極微、和合而成桌子几子、以及三千大千世界。此桌几與世界、皆名和合假。三分位假。就色法言、如方圓長短高下正不正等形、諸如是類、通名分位假。

〔相〕相字有二義。一體相。如說諸法實相、卽實體之異語。

亦云眞如。二相狀。如法相之相、對法性而得名。（此中法性、猶言諸法實體、）此相字、卽相狀之相。乃斥指色心諸行而名之也。故法相一詞、略當通途所云現象。

〔心心所〕此等名詞、初學驟聞、苦難索解。實則得解以後、亦甚平常。凡每一大學派之專著、其思想自成宏大深密之統系。其名詞恒如一獨立國之語言。初學讀之、不能不爲其所困。然倘能不憚艱阻、反復數過、精心以求之、久而必尋得其思路。蛛絲馬迹、此牽彼引。千途萬轍、莫不貫穿。思路既得。一切、了無餘蘊矣。恐厭煩文、還歸本事。所謂心心所者何耶。通途談心、隱然若有一整個的物事、名之曰心。而佛家則正欲對治此等觀念。（此處吃緊、）於是以解析之方便、分析此識、而說有六、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是也。（此小乘說、）未幾更析之爲八。於前六識外、加第七末那識、及第八阿賴耶識。（此大乘說、）如此、則心已不是整個的物事了。然猶以爲未足。又更於每一心之中、（注意每一兩字、）分析心與心所。如眼識、並不是一個整體。他是心及許多心所類聚而成。因此、可名眼識聚。（非整體、故曰聚、）將眼識與耳識等對待而談、眼識便是獨立的一種識。但就眼識本身說、他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整體。却是心及許多心所的類聚、而强名爲一個眼識。（心所之上、置許多兩字、而心字上不言數、此意下文卽明、）（却須注意、）心是一。心所便多。心所雖多、皆依一心而與之相應合作。（相應義、俟後詳、）心以一故、乃於諸心所而爲之主。無主、則心所既多、將紛然無所繫屬。多不能制多。故心以一而爲多所之主也。（多所之所、卽心所省稱也、後當準知、）由此、心亦名王。故一個眼識、實爲王所之類聚而成。（以上略記、）眼識如是。耳識乃至第八阿賴耶識、皆應準知。（凡言乃至者、中間省略、而不便一一具舉故、此例亦不可不知、）吾教學以來、見學子於心心所之說、總模糊而不得了解。實則只須用思考與推理作用、並將自家意見放下、而完全體合論主的思路。自無隔閡之患矣。（論主、猶言著者、）又有當注意者。佛家此等解析、當初固爲對治凡情執着之一種方便、本明心無獨立的實自體、以此破除神我之執而已。非眞計著心爲多數分子之集聚體也。其立說、但以分析之形式、元無所建立。但至後來世親一派、乃始建立唯識。卻失去法相家的精神。而直成爲集聚論。吾已於新論繩之。學者熟玩三十論而得其統系、方信吾非妄議前哲也。然三十論之宏廓、與其解析力之精銳、要是千古鉅典。學者必須精究。且非眞解世親學、亦不知新論所由作也。（新論、卽新唯識論之省稱、後皆倣此、）

又心所者。具云心所有法。以諸心所（不一故、言諸也、）各有自性。但依止於心、而與心相應故。（叶合如一、名爲相應、）屬於心故。（屬者、繫屬、）卽是心上所有之法。故因名心所有法。簡稱心所。

新論、亦說心心所。然其意義、則根本不同前師。且不止與世親異恉而已。學者所當深辨。

〔種子〕種子者、以有能生的勢用、故名種子。亦省稱種。復有多異名。曰功能、曰習氣、曰氣分、（非固定物故、曰氣分、）皆種子之別名也。（更有多名、此姑不述、）種子說之演變甚繁。姑談其略。一法相家義。二

唯識家義。法相家雖說種子、然其持說、但分析諸法、而無所建立。故談種、亦甚寬泛。大概以爲色心諸行本身卽具能生的勢用。故依諸行、而假說種子。如瑜伽五十二說。云何非析諸行別有實物名爲種子。（按非字一氣貫下、此言不是剖析諸行之後、而發見其別有一種實物叫作種子也、）亦非餘處。（按餘處者、謂諸行以外之處、言亦非別有實物潛在諸行以外之處、可名種子、以上乃總明種子非實物、）然卽諸行、如是種姓、（按種姓者、猶言種類、）如是等生、（按前後一類相續生故、曰等生、）如是安布、（按現前顯現名安布、）名爲種子。（按卽依諸行能生的勢用、而假說爲種故、）亦名爲果。（按果對種而得名、種既依諸行而假說、則果亦如之、）果與種子不相雜亂。若望過去諸行、卽此名果。（按現在諸行、望過去卽名果、以現從過而生故、）若望未來諸行、卽此名種子。（按現在望未來卽名種、以現在是未來之生因故、如此、則種與果、雖皆依諸行假說、而亦不相雜亂、）望彼諸法、不可定說異不異相。（按諸法謂諸行、言種子望諸行、不可定說異、以非離諸行別有實物名種故、又不可定說不異、以畢竟於諸行而說有種子義故、）猶如眞如。（按眞如與諸行、不可定說異、以眞如卽是諸行之體故、又不可定說不異、以諸行相非卽如故、今種子望諸行、亦難定說異不異相、故取爲喩、）

詳此所云。則種子者、非離諸行別有實物之謂。只依諸行有能生勢用、而說名種子。此與後來唯識一派之論、顯然異其旨趣。大論幸存此條。（大論者、瑜伽之異名、）堪資比較。吾昔治世親學、每不滿於其種子說。及讀大論至此、欣然豁目、如獲至寶。蓋因種子或功能之名詞、本屢見於唯識以外之典籍。吾意唯識以前諸大乘師、雖談種子或功能、而其意義、當不同於唯識書所說。但苦不得左證。既發見大論此條、義據甚明。故不覺其樂之至於手舞足蹈也。大論爲法相根本大典。無着所造。其中所收材料、想多出於小乘、且係積人積世所貽留、無着

博採之而加以斷制耳。（舊云慈氏授無着、托以自神耳、）此條自是古義。法相家所宗也。

問曰。云何依諸行、假說功能。答曰、請以喩明。諸行、喩如稻。而所謂能生的勢用卽種子者、可喩如稻中生機。稻以有生機爲因故、得生。而生機却非離稻別有實物也。諸行以其自體中有能生勢用卽種子爲因故、得生。而種子要非離諸行別有實物也。論說種子望諸法、不可定說異不異相。思之可知。（經部說色心持種、唯識家駁之、謂必有賴耶攝持、吾意就法相家種子義言、既非異諸行別有實物、則無須賴耶持之矣、經部種子、當與法相義相近、）

次唯識家義者。唯識家說種子、便異諸行而有實物。所以者何。如彼所說、一切心心所相見分、（通八識心心所而言、非專就某一識說故、故云一切、）相見分之名、俟下卷詳之、）卽所謂諸行是也。彼計諸行、（以非一故、云諸、）各各有自種子爲生因。（注意各各兩字、如眼識見分、卽諸行之一、乃有自家種子爲其生起之因、眼識相分、亦諸行之一、亦有自家種子爲其生起之因、眼識相見二分、既各從自種生、耳識等皆應準知、）但諸行是所生果法。而種子是能生因法。能所條然各別。故前七識（此卽諸行、）之種子、可離異前七諸法、而潛藏於第八賴耶自體之中、爲賴耶所緣相分。（所緣猶言所知、）卽賴耶自家種子、爲賴耶自體所含、而亦是賴耶所緣相分。（既爲相分、明明是獨立的物事、）據此。則種子與諸行、各有自性。易言之、卽種子立於諸行之背後、而與諸行作因緣。亦得說爲諸行之本根。故謂其種子離異諸行而有實物。此與前述法相家之種子說、其意義不同顯然矣。

唯識家建立種子。以說明宇宙萬象。（宇宙萬象、卽色心諸行是、）蓋近於多

元論者其關於種子說方面之名詞甚多。本須擇要爲釋、此中不暇、姑俟下卷、更立專條詳之。唯識家因爲把諸行看作實物。所以又進而尋找諸行之來由。因此、成立了他底種子說。新論不把諸行執實。所以假說翕闢、以施設色心萬象。用不着種子了。（翕闢的道理、雖是本之大易、却是自家隨處體察此理、久而益自信、乃敢說出、）

〔受蘊〕受者、心所法之一。於五蘊中、列在第二、名爲受蘊。廣論云。受謂識之領納。按此言識者、乃心之別名。領納卽受。識之領納者、猶言心上所有之受心所法。受與識、各有自性、非是一法故。三十論云。受、謂領納順違俱非境相爲性。起愛爲業。此言受之自性、卽是領納。順違等者。緣可愛境、謂之順

益。（緣者緣慮、後皆準知、）緣不可愛境、謂之違損。其非可愛亦非不可愛者、謂之俱非。（或謂之中容境、）境相、複詞也。心緣順違等境時、（心者、具云心王、後皆準知、）必有領納的作用、與心俱起相應、此即受心所是也。起愛爲業者。由此樂等領納、有起欲愛之作用。（業者作用義、解見前、）謂於樂受之境、未得則生貪欲、必期於得故。已得復貪欲、不肯離失故。若於苦受之境、未得、則有願幸弗得之欲。已得、則有願即離失之欲。是愛欲、恒依苦樂等受而起。故謂受有起愛之作用也。（雜阿含及緣起經等說受者、此中不及詳、）諸論皆說受有三種。苦受。樂受。捨受。捨受者、非苦非樂、故名。（按受心所、即相當於心理學上所謂情的方面、）

〔想蘊〕想者。心所法之一。於五蘊中、列在第三、名爲想蘊。

論云、想蘊者、謂於境界取種種相。三十論言。想、謂於境取像爲性。施設種種名言爲業。按取像者、如緣青時、計此是青非赤白等。作此分齊、而取共相。（青非赤白等、是有分齊也、然青望衣青華青等、即是共相、故緣青時、是取共相、）是名取像。由此取像、便起名言、謂此是青等。（想之自性、只是取像、這個取像、便是未出諸口的名言、如果心中沒有取像的作用、則亦無有名言、故說想有起名言之業用、）廣論云。想蘊、謂能增勝取諸境相。增勝取者、謂勝力能取。如大力者、說名勝力。（按想心所、即種種取像、與第六識相應之想、略當於觀念與概念、在心理學上、屬知的方面、廣論稱其勝力、亦是尊知的意思、）

〔行蘊〕行者、卽思之別名。亦心所法之一。於五蘊中、列在第四。名爲行蘊。三十論云。思、謂令心造作爲性。於善品等役心爲業。此言思之自性、只是造作。故能以其造作的力用、而

與心相應、令心同起善等之造作也。（所謂意業、即思是也、）問曰。論言、思令心造作、豈不令餘心所造作耶。（餘心所者、謂其他心所、即思心所以外之一切心所、皆說名餘、）答言。亦令餘心所同作。但言心者、以心勝故。詳見基記。於善品等役心爲業者。按品者類義。善惡等境、品類異故。等者、謂惡品等。由前想心所取像故、了別善惡境。今此思心所、本是造作性。即於善惡等境、而驅役心及餘心所、同起善惡等事。故說思心所有役心之業用也。（此中思者、非通途所云思想、乃以造作爲義、亦名行、亦名業、在心理學上、屬於意的方面、）前受想二蘊中、各取一心所法、爲彼蘊性。（受蘊中、但取一受心所、爲彼受蘊之自性、想蘊準知、）今此行蘊。不唯取一思心所法。即除受想外、若餘心所法、幷不相應行法、盡行蘊所攝。當以次釋。（問何故行蘊攝此諸法、答曰、論

（無明文、以意求之、當是造作力用勝故、）先心所法。大論等、略說五十一種。此五十一法、於八識中、各別配合、多寡不同。唯第六識全具。後當另詳。諸論、說此五十一心所法。其每一法、是通八識各各相應者而言。隨舉一思心所爲例。眼識相應之思、與耳識乃至第八識相應之思、各各有自性。（注意各各兩字、）非是以一個思、而徧與八個識相應也。故八個識、即有八個相應之思心所。然思雖有八個、而類同故。（如人雖有千萬、而其爲人之類則同、）故不必分別爲某一識相應之思。但舉其類而說明其通性已耳。思心所如是。自餘一切心所、皆應準知。

五十一心數總分六位。（心數者、心所之別名、心所不一、有數量故、故又名心數、後準知、六位、猶言

六類、見大論等、）一徧行有五。曰觸、作意、受、想、思。此五數、徧一切識。（一切識心王起時、必各有此五數相應、故說此五數、徧一切識皆有、）徧一切時、（思之可知、）徧一切性。（此五數、通善等三性、善心起時、此五數屬善性者、即與之俱起、不善心起時、此五數屬惡性者、即與之俱起、無記性準知、）故名徧行。（此更有餘義、姑不詳、）二別境有五。曰欲、勝解、念、三摩地、慧。此五數、別別緣境而得起故。（此五數、非如徧行一切時恒有、乃別別緣某種境界而始有之、故云、）故名別境。三善有十一。謂信乃至不害。此十一數、性離染穢。於自於他、俱順益故。（諸論皆說、菩薩以他爲自、則益他仍是益自耳、）故名爲善。四煩惱有六。謂貪乃至不正見。此六數、性是根本煩惱。（能生隨惑、故名根本、）煩是擾義。惱是亂義。擾亂有情、恒處生死。（有情者、人與衆生之異名、有情識故、故名有情、後準知、有情以具有貪等之故、身心擾亂、以此長溺生死海中、不得解脫、）故名煩惱。五隨煩惱有二十。謂忿乃至散亂。此二十數、隨他根本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此二十數、多依根本煩惱分位而假立、屬分位假、差別者、不一義、根本煩惱發現爲種種不同的分位、故言差別、如忿如恨等隨煩惱、皆依根本中嗔之分位差別而立此等數、等流性者、等言一類、謂隨煩惱、依彼根本體性、一類相續而流故、）故名隨煩惱。（隨他而起故、名隨、他者、謂根本煩惱、）六不定有四。謂悔眠乃至伺。此四數、由不同前五位心所、於善惡等、皆不定故。（此四數、通善等三性、故不定攝善法與煩惱法中、又非徧一切心恒有、故不定攝徧行法中、餘詳三十論述記、）故名不定。（此等分類、似欠精簡、新論改定、務宜參觀、）

如上六位。當以次釋。（諸論說心所、雖大體無殊、而亦互有詳略及小節違異處、然皆無關宏旨、今此以三十論爲主、因其解說每一心數之自性與業用、較他論爲精審、學者非深思而自得之、必不能有契斯言、或曰、此卷本談法相、而以唯識標之、可乎、答言、二家異處、在其大恉、至關於心數之部分、元無根本殊異、）

初徧行位。一曰觸數。三十論云。觸謂三和、分別變異、令心心所觸境爲性。受想思等所依爲業。按三和者。謂根境識三法、

更相隨順、故名三和。（三法不相乖反、更相交涉、名爲隨順、如根與境起時、識必俱起、根爲識之所依、境爲識之所取、識則依根而取境、此三法、無有乖反而不相交涉者、故謂三和、）變異者。謂三和位。（三法正和合之位、名三和位、簡異未和合時故、唯識中更有種子義、此姑不詳、）皆有順生一切心所勢用、名爲變異。（言皆有者、顯三法同然故、順者隨順、生者牽引令生、三法都有順生一切心所之勢用、即此名爲變異、又勢用二字、三十論作功能、然功能本種子之別名、嫌其相濫、故今易勢用二字、較妥、）分別、即領似之異名。（識亦名分別、此中切勿作識的分別去解、而只是似義、參考三十論述記卷十七第四頁、）謂此觸數、依三和生。（三法不合時、觸自不生故、）而有似彼三法順生一切心所之勢用、即是有似彼三法之變異力。（三法皆有此變異力、觸亦如之、故云似也、）故名分別變異。問曰、何故以三法順生一切心所之勢用、名爲變異。答言。

若但三法和合、而不起一切心所時、則識於所取境、便似不作了別、（如無想數等、即無了別也、）不起情味、（如無受數等、即無情味也、）不有動作、（如無思數等、即無動作也、）只是任運自然而已。唯三法皆有順生心所的勢用、遂令這些心所一齊起來。識之於境、才顯出種種形相了。易言之、即於所取境、另加一番製造了。豈不是個變異。但推原心所之起、却由於三法都有順生一切心所之勢用。所以不把變異說在心所本身、而要說在三法順生此等心所之勢用上。學者宜深思自得之。吾初讀三十論至此、却大費思量。又有問言。觸亦有順生一切心所之勢用。何故不言三法似觸、而言觸似彼三法耶。答曰。觸與三法雖同時起、然畢竟因三和故有觸。故應說觸似三法。

又此觸數。不唯有似三法順生一切心所之勢用而已。更能和合心及諸心所法、不相離散。而令心及諸心所、同趣一境。（趣者、趣取、）基師述記、設無觸者、其心心所、各各離散、不能同緣。今不散時、皆觸自性功力、云云。蓋以一切心心所、各有自性。即各各爲獨立之體。非有一觸數以和合於其間、則不免離散之患。故觸數者、殆如衆軍之有聯絡隊。其重要可知。因此應許觸有自性。是實非假。（假實分別、已說見前、）而和合心及諸心所、令同觸境、即是觸之自性也。（蘊論說觸、但云三和合分別爲性、却太疏略、）受想思等所依爲業者。言觸能爲受想思等法、作所依止。（爲讀去聲、）是即觸之業用也。此中等者、謂受想思之餘、即指一切心所。

二曰作意數。三十論云。作意、謂能警心爲性。於所緣境、引心、爲業。警心者、謂此作意、警覺心及餘心所、令俱起故。（凡言心者、亦伏心所、三十論有明文、）唯識說、警覺應起心種。蓋唯識家建立實種子。（彼計種子是實有、故名實種子、）謂一切心心所、各各有自種子。（一切及各各等字、須注意、）此諸種子、潛藏第八識中。由此、諸識未生時、必待作意之種子、發動而爲現行。（現行之名、下卷另詳、）即於此時、警覺其自類心及餘心所之諸種。（自類者、如眼識相應之作意心所起時、即以其當念之眼識心王及諸心所爲自類、）令同起現行、趣所緣境。基記云。作意警心、有二功力。一者令心未起正起。二者令心起已趣境。（基云、作動意名、故立作意名、）又應起之言。顯諸心心所現起、（諸者、猶言一切、）多因所緣境牽引令起。或由串習力故起。如眼識心心所現前現起、（上現字、現前之現、下現字、現起之現、）必因境與習等

之故、不得不起。（故云應起、）故作意數、首伺其幾、而警動心等種、令之起也。眼識如是。耳識乃至第八賴耶識、皆應準知。（唯識義、一切心心所各各有自種、然在說現行時、不必處處提到種子、但說到作意警心時、必須說警種、此意宜深思、恐煩不述、）作意數、以警覺爲其自性。是實非假。而引心及餘心所趣境、是其業用。

蘊論云。作意、謂能令心發悟爲性。廣論云、令心心所現前警動。皆不言警種。唯識於此處、乃本其種子義而爲之解。此與法相大異。不可不辨。

三曰受數。詳前受蘊。此是實非假。

四曰想數。詳前想蘊。此是實非假。

五曰思數。詳見上文。此是實非假。

次別境位。一曰欲數。三十論言。欲者。於所樂境、希望爲性。勤依、爲業。此言欲之自性、即是希望。此希望之起、恒對於所樂境而起。於非所樂、必不希望故。故欲數、是緣別境而有。非偏行也。（非於一切境都有欲故、必於所樂境方起欲故、故云欲者、是緣別境、以下四數、皆應準知、）勤者、勤劬。以有希望、方厲勤故。故此欲者、勤之所依。能爲勤依、是即欲之業用。（廣論解勤爲精進、則必專就善欲說、若不善欲、便非精進所依、）

二曰勝解數。三十論云。勝解者。於決定境、印持爲性。不可引轉、爲業。此中決定境言、或所緣實塵、或所緣義理、通名境故。（第六意識獨起思搆時、即以所思義理名爲境、）決定者。謂於所緣境、無猶豫故。如緣青時、計此是青、不致疑爲藍等。即此青境、便名決定。（此約實塵言之、）又如曾受某種學說思想之影響時、於某種義理、承受無疑。即此義理、於彼心中、成決定境。（此約義理言之、）又自所思擇之義、（具云義理、）自謂無疑時、亦名決定境。以上所說、皆就其當念決定而言。（此處吃緊、）至於未決定前、及已決定後而終又懷疑或易慮者、皆爲另一問題。此所不論。（注意、）總之吾人心中、不能常處猶豫。而有決定境之時、必居多數。當其緣慮決定境時、其心上定有一種審決印持作用、謂此事如是、非不如是。即此印持、是勝解數之自性。（名勝解者、是解力勝、不猶豫故、故名勝解、）不可引轉爲業者。謂當印持頃、於所緣境、既經審決印可、即更有異緣、不能引轉令此心中更生疑惑。（謂當至此、作一長句、）此乃勝解之業用也。（宗教家與通途所云信仰者、只是此所謂勝解耳、）

猶豫心中、無有勝解。故此數、不屬偏行。

三曰念數。三十論言。念者。於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爲性。定依、爲業。曾習境者、凡過去感官接觸之境、及所思維義境。（義理即境、說名義境、）皆名曾習。（猶言過去經驗之境、）記憶作用、即是念之自性。（念即俗云記憶、）由念力故、令心及餘心所、於曾習境、明記不忘。唯識說念、由過去心心所取境、熏發習氣、潛在本識中。（本識、即第八賴耶識、）由憶念力故、喚起舊習。（更有別義、此姑不詳、）然憶念畢竟是一種獨立的作用云。

定依爲業者。定者、專注義。由恒憶念所知正理、不憶邪思等故、遂生正定、精神專注。故說念有爲定所依之業用。然散亂心中、不正之憶念亦無定生。又念屬別境者。於曾未習、必無念。故即曾所習、亦有不憶。故念非偏行。

四曰三摩地。三摩地者、定義。定數云何。三十論言。定者。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爲性。智依、爲業。此言專注、義至嚴格。如世說言。某甲專注勢利等等。此云專注、實即顚倒。與是中專注義、互相乖反。又或言、某乙專注用思或讀書。此云專注、只是勤劬。與是中專注義、亦無涉。今言專注不散、謂心力恒時凝聚、不隨所緣流散。雖所緣境、剎那萬端。而心恒寂照、不隨境遷。（若隨境遷、即滯於物、而失其無方之照矣、）故名專注。由專注力、令心心所、深取所緣、恒寂然住。（如實證境、非浮妄猜度故、謂之深取、住者、即謂不隨境遷、）此即定之自性。智依爲業者。由心定故、明智即生。散亂之心、便無智慧。故說此定、能爲智依。是即其業用也。

五曰慧數。三十論云。慧者。於所觀境、簡擇爲性。斷疑、爲業。按

簡擇、即比量智。謂於所觀境、由推度而至決定、不籠統、不模糊、不迷謬故。斷疑爲業者。基記云。此說勝慧。故云斷疑。（若於諸法性相、而如實了知者、方名勝慧、）不爾。於疑心中、亦非無慧。又慧屬別境者。基云、邪見者流、癡增上故、即無簡擇。故慧非偏行。

別境五數。以假實論、亦皆實有。

三善數位。一曰信。三十論云。信數者。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爲性。對治不信、樂善爲業。據此論、於信依處、（謂信所依之處、）略說有三。一信實有。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於眞諦中、有實理故、於俗諦中、亦施設若事若理、故、）深信忍故。（忍者忍可、謂於實事理、起忍可信故、）二信有德。謂於眞淨德中、深信樂故。（執迷之人、投之堯名而喜、投之桀名而憂、故雖凡愚、其於眞淨德、非無信樂也、人性之善、於此可徵、）三信有能。謂於一切善法、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希望即欲、）（基云、信己及他、皆能得能成、仁遠乎哉、欲之斯至、人固不宜妄自菲薄耳、）心淨爲性、謂信者澄淨相。與不信渾濁相、正相翻故。（翻者反義、）對治者、如藥所以對治病。

此信、正是不信之對治藥也。餘文、思之可知。

二曰慚。三十論云。慚數者。謂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爲性。對治無慚、止息惡行、爲業。按依自法力者。據顯揚云。依自增上、及法增上。（增上者、扶助義、）依自力增上者、是謂自助。知自貴故。依法力增上者、即聞正法而得助。知自貴故。云何崇重賢善。賢謂有賢德者。善謂一切善法。如云正理或正義。無慚之人、自力弱故。雖聞正法故。不自貴重故。故於賢善、不知崇敬尊重。其有慚者反是。

三曰愧。三十論云。愧數者。謂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爲性。對治無愧、止息惡行、爲業。基記云。謂若他人譏毀、及羞諸惡法而不作、皆名依世間力。有惡者名暴。不善法名惡。輕有惡者而不親。拒不善法而不肯作。由畏世間訶厭故。此愧與慚所以別也。（兩蘊論、於慚愧二數、並云於所作惡、羞恥爲性、則二數無異相也、三十論已辨之矣、）

四曰無貪數。三十論云。無貪者。謂於有有具、無着爲性。對治貪着、作善、爲業。按有謂三有、三界之異名。三界即有、故名。（三界者、一欲界、二色界、三無色界、皆衆生所依止、而名界、爲有者、衆生恒繫着於此、恒以爲實有故、故亦名有、）具者、資具。有具者、謂能生三有之因。即由起惑造業、長墮諸有。是惑業爲三有因。（三有、以惑業爲資具而得起故、故說惑業望三有爲因也、）衆生貪愛繫着世間、念念不捨、是爲着有。（佛書凡言愛者、皆是貪義、與俗書中愛字、絕不同義、貪愛繫着四字、宜玩、）於諸惑業、愛染固縛、不能自釋、是爲着有具。（謂於惑業而不悟者、即於惑業而生愛染、孟子所謂樂其所以亡者、義與此通、）難言哉着之一字也。如膠之粘物、尙不足形容其萬分之一。馬蹄着於泥塗則不行。飛鳥着於網羅則死。走獸着於陷阱則殺。人心之着於我及我所、更非此等可喻。（着我者、堅執有自我、而自私自愛、深自藏護故、我所者、具云我所有法、如自身及妻子財物名位權勢乃至器世間、幷所持偏見等、一切皆名我所、由執我故、遂執我所、一切渴愛纏縛、牢不可解、是則名着我所、）着者、慘毒之至也。貪之自性爲着。反乎貪者、即無着。人心本有無着之勢用。廓然順應、絕無留礙。而人每不自保任、竟至放失。是其自甘顚倒也。對治貪着云云、思之可知。

五曰無瞋數。三十論云。無瞋者。於苦苦具、無恚爲性。對治瞋恚、作善、爲業。基記云。苦謂三苦。（一行苦、二苦苦、三壞苦、詳見顯揚等、）苦具、即彼能生苦者、一切皆是。按無瞋者、無有憎恚。於諸有情、常存悲

愍故。雖遇逆拂、不失柔和故。（人情遇逆己者、則憎恚生、而失其柔和之心體矣、無瞋反是、）

六曰無癡數。三十論云。無癡者。於諸理事、明解為性。對治愚癡、作善、為業。按明解、即是一種睿智作用。唯識說無癡有自體、非即別境中慧。（參考述記卷三十四、）由明解力。於眞諦理、遠離一切虛妄分別。無戲論故。於俗諦中、若事若理、稱境而知。不以情見變亂事實。離迷謬故。

瑜伽五十七、謂大悲、依無瞋無癡二法而起。義趣深遠。瞋未盡者、不能有悲。（盡者、斷盡。）人猶易知。癡未盡者、不能有悲。人或莫之知也。不智而能仁、未之有也。

無貪、無瞋、無癡、此三法者、名三善根。一切善法、皆以此三為根本而得生故。

七曰勤數。三十論云。勤謂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於善云云者、謂於善品法中能修。於惡品法中能斷。即此修斷事中、勇健且悍、是為勤之自性。基云。勇而無惰、自策發也。悍而無懼、耐勞倦也。勇者升進義、悍者堅牢義。滿善者、對法云、成滿一切善品。此勤之業用也。識論云。勇表勝進。悍表精純。故俗云勤作惡者、正是顛倒。非此中所謂勤。是故言勤、亦名精進。經說精進、略有五種。一被甲精進。如着甲入陣、即無所畏、有大威勢。次加行精進。堅固其心、長自策勵。三無下精進。謂不自輕蔑、亦無怯懼。四無退精進。謂遭苦不屈、堅猛其志。五無足精進。雖功已成、更祈勝進。無有止境容息肩故。（此即乾之自強不息也、）

八曰輕安數。三十論云。輕安者。遠離麤重。調暢身心、堪任為性。對治惛沉、轉依、為業。麤重者、謂一切染污法。（此能令人身心麤爪、故名、）遠離者、由輕安力故、麤重不復現起也。基云。離重為輕。調暢名安。輕安自性、即是堪任。堪者、有所堪能。（今俗責人之無能者、曰太不堪、）任者、有所任受。（論語曰、君子可大受、又曰任重道遠、）轉依者。謂轉去麤重、而依於安穩故。（此解依字、與基稍異、）

九曰、不放逸數。三十論云。不放逸者。精進三根。於所修斷、防修、為性。對治放逸、成滿一切世出世間善事、為業。此不放逸、依精進及三根假立。（無貪無瞋無癡、名三善根、）於所應斷惡法、防令不起。於所應修善法、修令增長。故云防修為性。然依精進等功用假立、（等者、謂三善根、）實無別自體。

十曰捨數。三十論云。捨者。精進三根。令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為性。對治掉舉、靜住、為業。心或沈沒、或掉舉、皆名不平等。（沈沒者、謂心惛沒、掉舉者、謂心浮起、沈掉二相、高下雖殊、要皆莊子所謂心死之候、）離沈掉故、方名平等。正直者、離染故。無功用住者、謂無功用而住。（程子識仁篇、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義與此近、）此捨、亦依精進及三根假立。

十一曰、不害數。三十論云。不害者。於諸有情、不為損惱。無瞋為性。能對治害、悲愍、為業。謂即無瞋、於有情所、（基云於衆生處、）不為損惱、假名不害。非離無瞋別有不害之自性故。（非字一氣貫下為句、）大論五十五云。十一善中、不放逸、捨、及不害、三是假有。餘皆實有。

四煩惱位。一曰貪數。三十論云。貪者。於有、有具、染着為性。能

障無貪、生苦、爲業。有及有具、並詳前善數中。（與基記亦有異、）廣論云。謂於五取蘊、染愛耽着、爲性。謂此纏縛、輪迴三界。生苦、爲業。由愛力故、生五取蘊。按此中五取蘊者、五言其數。蘊義詳前。色等五聚法、名五蘊。取者、趣求義。五蘊聚積、假名生者。（有生命者、名爲生者、即人與衆生之異名、）有情於五蘊、執爲自我、堅愛不捨、恒於當來、趣求不息。（當來、猶言未來、趣者趣逐、求者要求、趣逐要求、即是衆生生相、最宜深玩、）此趣求、與五蘊恒隨轉故。（隨與流轉、不相離失、）即依是義、名五取蘊。廣論、識論、（識論、即三十論異名、）詞有詳略、而義無殊。皆謂由貪故、輪迴三界。

貪者、着義。（具云染着、）衆生之心、無往不着。由着故、障蔽其本有無着之心。猶如浮雲、障翳虛空。空相不顯、全成翳相。着即起苦。故曰生苦、是其業用。（與善中無貪數參看、）

二曰瞋數。三十論云。瞋者。於苦苦具、憎恚爲性。能障無瞋、不安穩性、惡行所依、爲業。苦及苦具、詳在善位無瞋數中。瞋之自性、即是憎恚。其行相最寬、（行相者、一切心及心所、於所緣境起解時、各有一種行解之相故、名爲行相、須隨記、）於一切處、皆得起故。（必須深心反觀、）如於眷屬、乃至衆生、輒生憎惡。甚者、損害他命、喋尸流血、動逾千萬。此名有情瞋。（於有情而起瞋、故名、）由於有情懷瞋故。遂於器世間、亦生憎恚。（器世間者、猶云物界、）懟人則器物皆罪。伐國則城市爲墟。諸如此類、名境界瞋。（於境界而起瞋、故名、）若乃固執己見、便憎他見。如程朱派之學者、詆陽明以洪水猛獸。西哲康德之學、當時亦有人詈爲狂犬妄吠。印度人辨論、動以斬首相要。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是名見瞋。（於他見而起瞋、故名見瞋、）見瞋、本於有情瞋中別出言之。其行相甚遍、而亦甚隱。於一切所知事若理、皆得起見瞋故。故甚遍。凡人恒是己見、憎他見、方且自謂事理本如是、而不自承爲憎他也。故甚隱。見瞋爲害之烈、足以障眞理、起鬪爭。人類之不幸、莫大乎此也。

瞋能障蔽無瞋之心。如貪中說。瞋必令身心熱惱、故云不安穩性。然無瞋之心、畢竟能對治瞋心。（參善位無瞋數中、）

三曰癡數。三十論云。癡者、於諸理事、迷闇爲性。能障無癡、一切雜染所依、爲業。按癡之異名、即是無明。無明者、只是一團迷闇、力用極大、無量無邊。衆生依迷闇而生、終古恒相隨轉。又由迷闇力故、於諸理事、任意搆畫、戲論分別。不悟方計爲明、正其已成乎闇也。

癡障無癡。然無癡、畢竟能對治癡。學者識破三藏、而實體之身心之間。庶幾自識無癡本體。（易於乾曰大明、又曰乾以易知、般若之義盡此矣、孰謂儒佛說最上事有異耶、）

貪瞋癡三法、號三不善根。一切染法、依此爲根本而得起故。又名三毒。

四曰、慢數。三十論云。慢者。恃己於他高舉爲性。能障不慢、生苦、爲業。高舉即慢相。（此言相者、體相之相、言慢之自體即高舉、）略有七種。一慢。謂於劣者、而計己勝。（彼雖劣、而我不當計己勝、今計己勝、故是慢也、）於等、計己等。（於等於己者、而必計己與之等、非慢而何、）二過慢。謂於等、計己勝。（故是過慢、）於勝、計己等。（於勝己者、而反計己與之等、更過矣、）三慢過慢。謂於勝、計己勝。（於勝己者、而反計己勝、故名慢過慢、）四我慢。於蘊計我、（即於身心五蘊、而計爲我、）自恃高舉。五增上慢。於所未

及證之勝德、謂己已得。（或得少分、而自謂得、亦是此慢、增上猶言加上、此慢稱增上、即加增其慢之謂、）六卑慢。於他多分勝己者、而謂己僅少分不及。七邪慢。於己無德、而謂己有德。（論語云、無而爲有者、即此、）

五曰疑數。三十論云、於諸諦理、猶豫爲性。能障不疑善品爲業。諦者四諦、後當另詳。順流轉故、說苦集二諦。順還滅故、說滅道二諦。（流轉即輪迴義、還滅者、以出脫流轉故名、）若於諸諦理、深懷猶豫、是則名疑。煩惱中所謂疑、限於疑諦理者而已。佛家本主出世、其義則具存四諦、故以疑及此者、便屬煩惱。

六曰惡見數。三十論云、惡見者、於諸諦理、顛倒推度、染慧爲性。能障善見、招苦爲業。此中惡見、即依別境中慧數而假立。故云染慧爲性。染者、慧通三性。此惡見慧、不善性攝、是染分故。（簡異善慧等也、）據諸論言、此見行相、差別有五。一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執我我所。一切見趣所依爲業。薩迦耶者、經部師云、薩僞義。迦耶身義。（遮執有實身故、說薩言、）緣僞身而起見、名薩迦耶見。（薩婆多與大乘師解釋身見、與經部義異、此姑不詳、）五取蘊、詳前。我我所者、如依五蘊而計爲我、是名執我。我所者、具云我所有。如計蘊爲我、亦復計蘊爲我所。至於妻子、田宅、財物、名勢、權利、乃至器界、並已所持偏見等、一切皆名我所。由執我故、俱時執我所。（俱時猶言同時、）（我我所執、同時而起、有我執、必有我所執、世之談經濟改革者、欲除私有、而不肯講求無我之學、恐難如所期、孰謂東方玄學可打倒耶、）執相深隱。學者非反觀眞切、不自知其顛倒至此。對法第一、婆沙雜蘊第一等、研名相者、不妨參考。然實無關宏旨。見趣者、基云、以此我見爲所依本、諸見得生。故名一切見趣所依。趣者况也、或所歸處也。

廣論釋薩迦耶、薩謂敗壞義。與經部僞義近。迦耶、謂和合積聚義。和合積聚即是身義。蘊積聚者、假名身故。又云、見一、見常、異蘊有我、蘊爲我所等者。謂諸外道、有執我是一、是常、異於蘊、而實有此我。非謂蘊即是我。故由計異蘊有我、遂計蘊爲我所有之法。故云蘊爲我所。然復有即蘊而計爲我者。故置等言。餘文、思之可解。

二邊執見。謂即於彼、隨執斷常。障處中行出離爲業。邊者偏義。偏執故、名邊執。執斷者、謂見物滅壞故、即起斷見、計一切物、滅便無有。（如人死後、即無有故、）執常者、謂見物暫住故、即起常見、計一切法、皆當常住。（如聲常論等是、）雖復於物、不計爲恒常、但許暫住者。此猶是常見。當暫住時、已是常久未滅之法故。清人姚配中、釋乾之九二、見龍在田曰、爻主變而言在者、暫在也。（與羅素只許有暫時的眞實者略近、）其識解、雖較通途爲進、要猶未免滯於常見。中行者。如見非斷非常、名中行。此唯入道諦者能之。出離者、滅諦。（滅道諦義、後詳、）處中行及出離、此作聖之功、而邊見適爲之障云。廣論云、常邊者、謂執我自在、爲偏常等。此即唯識述記卷三十六第十一至十七等頁中所謂四遍常論者。此無甚義趣。學者若欲考覈名相、可查述記、并瑜伽及婆沙等論。又云、斷邊者。謂執有作者丈夫等、彼死已、不復生。丈夫即人之異名。作者一詞、其義有二。一者、相當於造物主之義。（凡經論中破作者、即是破執有造物主故、）二者、即人之別名。今此云作者、屬第二義。

三邪見。謂謗因果作用實事。及非四見、諸餘邪執。如增上緣、名義偏故。按此中以謗因、謗果、謗作用、謗實事四見、爲最大邪見。而此四見以外、諸餘邪執、統名邪見。故邪見之名義最普遍。與增上緣名義之普遍、正相等故。（一切緣、皆是增上義、下卷另詳、）謗因及謗果、廣論首約十二緣生爲說。今此不便爲之解釋、恐蔓延太甚。關於十二緣生、至後、別立專條。學者參稽而自得之、可也。廣論又說、謗毀善行惡行、謂無有此名爲謗因。（對法所謂無施與等、義亦同此、）謗毀善行惡行果報、謂無有此、名爲謗果。（對法亦同、）謗作用者、謂無從此世往他世作用、無種子任持作用、（不信有賴耶任持種子故、）無結生相續作用等。（如大乘說、有情皆有賴耶任持種子故、死此生彼、而不斷絕、名結生相續、今亦撥無此事、）謗實事者。謂無世間眞阿羅漢等。凡此、多有關於佛家宗教思想方面之主張。故謗毀此等者、皆名邪見。諸餘邪執者、對法云、謂餘一切分別倒見。（不正之見、名爲倒見、）大論五十八、又略說二種。一增益見。如外道執我者、計我有邊無邊等論。（執我有邊者、若執色爲我、體有分限、或在身中、如指節量等、執我無邊者、若執色爲我、徧一切處、凡此皆妄計、）二損減見。即無因論等。（無而爲有、故名增益、）

四見取。謂於諸見、及所依蘊、執爲最勝、能得清淨。一切鬭爭所依、爲業。廣論釋見取云。謂於三見、即前薩迦耶、邊執、邪見。所依蘊者、即彼諸見所依之蘊。唯識述記卷三十六云。此於諸見、即餘一切惡見。及此所依五蘊。執爲最勝、能得涅槃清淨法、是見取。按述記、謂此於諸見、即餘一切惡見。是不主即前薩迦耶等三見。只是三見以外諸餘惡見。此解與廣論異。

愚謂廣論所釋爲正。蓋前三見中、邪見已最偏。除謗因果等四見外、諸餘邪執、通屬邪見。對法云、一切分別倒見、皆邪見攝。準此。則前三見已盡攝一切惡見。不應於見取中又除三見而更有所餘。此等空泛之分別、殊無典要。須知見取本依前三見而申言之。其意義特重在執爲最勝、及能得清淨。（廣論云、隨計爲最、爲上、爲勝、爲極、亦與此同旨、）前述三見、未說及此。故今申述之、而別名曰見取。（取者執義、於見堅執、名取、）所以明其執相轉深。非與前文重複也。餘文、思之可知。

五戒禁取。謂於隨順諸見戒禁、及所依蘊、執爲最勝、能得清淨。無利勤苦所依、爲業。謂依諸見所受戒禁。（諸見、即前三見、乃至見取、依此所受戒禁、如外道所持戒是、戒禁者複詞、基云、戒即是禁、）即於此戒、及戒所依五蘊、而執爲最勝、並能得涅槃。是名戒禁取。（取義、詳見取中、）無利云云者。基云、如一切外道受持拔髮等無利勤苦是也。（廣論釋戒禁取一段、殊冗亂、此中不及辨正、）

如上煩惱數。總分爲六。曰貪、嗔、癡、慢、疑、惡見。又將惡見別析爲五。曰薩迦耶、邊執、邪見、見取、戒取。（戒禁取之省稱、）如是、由貪至疑、及五見、共說爲十煩惱。此十煩惱。除五見係依別境中慧而假立外、餘皆實有。瑜伽五十五說。諸煩惱中、見是世俗有。（世俗有者、猶云假有、據佛家言、凡世俗所計爲實物者、皆是假有、故此即以假有而說名爲世俗有、）即慧分故。（五見即別境中慧數之分位差別故、）餘是實有。（餘者、謂貪至疑五數、）別有性故。（言貪等五數、各有獨立的自體、）此十煩惱、亦名本惑。煩惱即是惑之別名故。又、此貪等十數、

是一切惑之根本故。諸隨煩惱依此生故。故對隨而名本。是諸本惑、又依現起之異致、略區爲二。曰俱生惑。曰分別惑。俱生惑者。行相深隱故、不假外緣、而一向恒與生俱故。（與生俱有、曰俱、）此則恒時任運而起。（言任運起者、不待思察故、）故名俱生。分別惑者。行相麤顯故。或由不正之學說思想、及諸惡緣、（如惡友、及社會風氣之不良等、）而爲牽引、方令起諸虛妄分別。或由日常實際生活之關切、計慮過度、即起某種惑。亦名分別。如貪瞋等之通分別者、多如此。（諸師說分別惑、只云要由邪教及惡友力引起、前所謂不正之學說思想云云一段、即本其旨、但只說得一方面、不能賅攝一切分別惑、今補此段、義始四足、）凡此、皆經審慮思察始顯。故名分別。本惑十數中、如貪瞋癡慢身見邊見、此六數者、通俱生分別二惑。如疑及邪見見取戒取、此四數者、唯屬分別。廣如唯識述記（參看三十六七各卷、）及大論等說。

通俱生分別者。舉貪數爲例。俱生貪、其行相沉隱而最寬廣。種類無量。恒任運起、而不自覺。分別貪、則行相麤顯。昔陽明先生與董蘿石等遊。見一山中有幽宅極可愛、欲購之、行里許、猶不能忘。乃痛自刻責曰。我之所愛、人亦愛之、奈何欲奪人所有耶。此亦是分別貪。以其經審慮、而浮現心中、甚麤顯故。俗言佔有衝動者、大氐是貪嗔癡三數混合的現象、不唯是貪也。貪爲己有者、必嗔他故。貪嗔盛時、必有癡俱故。貪數通俱生分別。嗔數等、皆應準知。禽獸只有俱生惑。而不能有分別惑、人之俱生惑方面、亦同於禽獸。就日常徵之、有時明知於男女事無節、及於飲食不擇

等、足以妨害生命、然猶安而爲之者、則以爲俱生惑所支配故也。凡諸惑數、學者切宜反躬深自體究、始覺義蘊無窮。若滑口讀過、與自家全無干涉、亦無意義。

五隨煩惱位。一曰忿數。三十論云。忿者、謂對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爲性。能障不忿、執仗爲業。對現前不饒益境者。謂依現在所見聞事、如他有情、（猶言他人）或他見、竟於己爲不饒益。對如是境、便有忿生。忿之自性、即是憤發。如俗云、怒氣勃發、不可遏也。不忿即謂無嗔。此忿之業用、能障蔽無嗔、並發動身語惡業執仗爭鬬等。

忿即嗔之一分。離嗔、無別忿之相用。

二曰恨數。三十論云。恨者。由忿爲先、懷惡不捨、結怨爲性。能障不恨、熱惱爲業。恨即藏怒宿怨之謂。亦是瞋之一分。

三曰覆數。三十論云、覆者。於自作罪、恐失利譽、隱藏爲性。能障不覆、悔惱爲業。覆之自性、即是隱藏。凡人既自作罪、而又恐失財利及名譽故、必自隱藏其所作之罪、以爲人不之知也。對法云。法爾覆罪者、心必憂悔。（按法爾猶言自然、謂覆罪者其心中自然有憂悔故、）由此、不得安穩而住。（按心憂悔故、不得住止於安隱處也、）覆依貪癡假立、離貪等、無別覆之自性。（等者謂癡、）

四曰惱數。三十論云、惱者。忿恨爲先、追觸暴熱、狠戾爲性。能障不惱、蛆螫爲業。由忿而恨、由恨而惱。瞋相轉深。罪業益重。追者追往惡、即其所宿藏之忿恨也。觸者、現起違緣。如某乙於某甲、夙懷忿恨、現時復以或種緣合、便相與違異。當此之

際、乙心中便起暴躁熱、凶狠毒戾、不能自寧息。此惱之相也。惱障無瞋。（不惱即是無瞋、）必損害人。猶蛆惱螫於他人也。此亦瞋之一分。

五曰嫉數。三十論云、嫉者。殉自名利、不耐他榮、妒忌爲性。能障不嫉、憂戚爲業。妾婦之固寵、下士之競名、凶猾之怙權勢、皆富於妒忌者也。亦是瞋之一分。

六曰慳數。三十論云、慳者。耽着財法、不能惠捨、祕吝爲性。能障不慳、鄙嗇爲業。資具榮位等事、皆名爲財。一切知能、乃至玄學所究眞理、皆名爲法。祕者藏也。吝者惜也。祕藏吝惜、慳之相也。鄙謂鄙惡。嗇謂畜積。廣論云、非所用物、猶恒積聚。鄙嗇之謂也。此即貪之一分。

七曰誑數。三十論云、誑者。爲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爲性。能障不誑、邪命爲業。矯者不實之義。極無德、而詐爲有德、謂之矯。現如口說正義、身行險惡者是也。詭詐者、虛僞之稱。（行詭詐者、）必其人全無生理、如豢中鼠、貪世鼠之徒是也、）邪命者。僞現種種不正事、以誑惑人。故名邪命。雜集述記卷三十三、說邪命有五種。皆就僧徒立論。姑不具引。

誑依貪癡二法假立。無別自體。

八曰諂數。三十論云、諂者。爲罔他故、矯設異儀、險曲爲性。能障不諂教誨爲業。罔者網帽。凡諂曲者、必曲順時之所宜、利用人之闕失、而矯設異儀。如羅者之張網、使人墮其術中而不覺。異儀者。如立言行事、善投人意、及故徇時尚者皆是。險曲者。基云、不實名險、不直名曲。（或云、險者險惡、何但以不實爲險、須知行諂之人、必其生活力不充實、故陷於此等險惡耳、足乎己者、必不苟順於人苟合於世也、）諂之自性如是。不諂即無貪無癡。教誨者、謂善師友正教誨也。無智故諂、（有正智人、斷不媚世、）即是癡分、（諂即癡之一分、）而障蔽無癡貪名利故諂、即是貪分、（準上可知）而障蔽無貪枉己以狥人、故不堪師友教誨。由此、說諂有障不諂及教誨之業用。諂依貪癡二法假立。離二（貪癡）無別諂之相用。

九曰害數。三十論云、害者。於諸有情、心無悲愍、損惱、爲性。能障不害、逼惱爲業。此亦瞋之一分。損害逼惱是害相。衆生心中、皆有此害數。非以三善根對治之、則羣生毒苦、無已時也。常與人遊山、聞林禽和鳴。宜其樂融融、而忘己與鳥之相對

矣。乃彼人忽起念曰。若獵而食之、其味當佳。此念者何、即害數現起也。甚矣、其可畏也、其可愍也。不害即無瞋。害能障無瞋、及逼惱有情、其業用如此。

十曰、憍數。三十論云、憍者。於自盛事、深生染着、醉傲爲性。能障不憍、染依爲業。自盛事者。對法云、如族姓、色力、（基云、色謂姸美、力謂強盛、）聰叡、財富、自在等事。（凡言自在者、略有三義、一至淨離染、妙用無窮、不可測量、說名自在、如讚佛以大自在是也、二有殊勝力用、名自在、如於根曰最勝自在是也、三縱任曰自在、即凡人處順境、可一切縱任、便含劣義矣、今此中自在義、乃屬第三、）醉者、惛迷之謂。傲者傲逸。凡醉傲者、於自盛事、深貪着故。不憍即無貪。染依者、謂憍是一切雜染法所依。憍之業用、即是障蔽無貪、及爲染法所依。故可畏也。憍即貪之一分、亦無別自性。

十一曰、無慚數。三十論云。無慚者。不顧自法、輕拒賢善爲性。能障礙慚、生長惡行、爲業。不顧自己所習聞正法。（即自負其所學、）輕有德者而不尊。拒善道而不願聞。凡人心中若爲無慚數所支配時、便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不復知有人生之意義與價値。故不知崇重賢善。無慚能障礙慚、及生長一切惡行、其業用如是。

十二曰、無愧數。三十論云、無愧者。不顧世間、崇重暴惡爲性。能障礙愧、生長惡行、爲業。於世間淸議、無所忌憚、名不顧世間。不惟輕賢、而更崇敬暴人。不唯拒善、而更尊重惡行。（暴惡之得志於社會、皆由無愧之徒所鼓動而起者、）比於無慚、又益污下。（衆生終古無慚無愧、所以終古常在黑暗慘毒中、）

十三曰、掉舉數。三十論云、掉舉者。令心於境不寂靜爲性。能障行捨奢摩他、爲業。此云不寂靜者、即囂動相。謂凡夫心常攀緣過去貪欲等事、浮囂動盪、不堪凝攝。此即掉舉相。行捨、即善位中捨數。（詳前）捨即行故、亦名行捨。（此言行者、是相狀義、）奢摩他者、止義。掉舉有能障礙捨及止之業用。

十四曰、惛沉數。三十論云、惛沉者。令心於境無堪任爲性。能障輕安毘鉢舍那爲業。惛沉自性、即是瞢重。此即心爲物役、馴至完全物化、蠢瞢沉重、而成無心狀態。無堪任者、謂無所堪能、無所任受。（無心故爾、）輕安數、詳前善位中。毘鉢舍那者、觀義。惛沉有障礙輕安及觀之業用。（掉舉障止、惛沉障觀、然欲對治沈掉、亦唯動修止觀耳、）

十五曰、不信數。三十論云、不信者。於實德能、不忍樂欲、心穢

爲性。能障淨信、惰依、爲業。於實德能云云、參考前善位信數中。心淸淨、名信。心穢、即名不信。識論云、唯此不信、自相渾濁、復能渾濁餘心心所。如極穢物、自穢穢他。是故說此（不信心所）心穢爲性。惰即懈怠數。不信、有障礙淨信及爲懈怠所依之業用。

十六曰、懈怠數。三十論云、懈怠者。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惰爲性。能障精進、增染、爲業。善品應修事、惡品應斷事、皆心之所對。（所對即境、）今由懶惰力故、應修不修、應斷不斷。向有問言。人性本善、何因爲惡。吾答彼云。惡本無因。必不得已、而假說其因、當言、萬惡皆因懶惰。（此義必深切體認、才有味、）或復問云。如世作惡者、用力甚勤。既非懶惰、何故成惡。吾復答云。作惡之勤、正是顚倒。詎可言勤。（前善位勤數中、亦已辨之、）如世持權作惡者。皆自知罪過、懼人發露。恒以利誘威脅、制人發其伏也。是其心中本知善當爲、而惡不當爲。然竟爲所不當爲、弗爲其所當爲者、何哉。徇欲者、獸性之餘習。其勢易順。理則人類以進而成能。道尊而事難。故癡者、苟以從欲、而憚於順理。此非懶惰而何。

十七曰、放逸數。三十論云、放逸者。於染淨品、不能防修、縱盪爲性。障不放逸、增惡損善所依、爲業。於染品法不能防。於淨品法不能修。唯是縱恣蕩逸。故名放逸。此依懈怠及三毒假立、（貪瞋癡名三毒、）非別有體。

十八曰、失念數。三十論云、失念者。於諸所緣、不能明記爲性。

能障正念、散亂所依、爲業。按廣論云、於諸善法、不能明記爲性。三十論泛言於諸所緣。似不及廣論之切要。佛家談心所法、雖與今所謂心理學、極相關切、但畢竟不是心理學。故此中失念、亦不是通途心理學之觀點、即非就記憶力缺乏爲言。抑是就日常生活或修養工夫上有時忘失正念、即說此等現象、名爲失念。廣論以於諸善法不能明記、爲失念之自性。確是釋迦以來相傳本旨。失念、依癡及染污念假立、無別自體。（染污念者、念即別境中念數、此通善等三性、染污念、即念數之與不善心心所相應者、此即惡性、故名染污念、）

十九曰、散亂數。三十論云、散亂者、於諸所緣。令心流蕩爲性。能障正定、惡慧所依、爲業。流者馳流。蕩者飄蕩。（基訓蕩逸、便與放逸相濫、）此即放逸加甚之相。亦依貪嗔癡三法假立。識論謂散亂與

掉舉異者。掉（具云掉舉）能令心心所、於一境起多解。（心浮氣粗者、有所思察、不能深入、每於一種事理、而依一淺見、作種種膚泛之解、諺所謂左思右想、不得一是者、正謂此也、）亂（具云散亂）能令心心所、於一念更緣多境。（更者更易、躁擾之心、於所思察、不能貫澈、於一念中、此一事理、思之不得、又思及他、仍復無得、又思其別、一念之間、如此更易、緣慮雜多之境、所謂游思雜念、即此況也、）亂以馳流飄蕩爲相。亦即躁擾之謂。能障礙正定及爲惡慧所依、是其業用。（慧者、別境中慧數、此通三性、惡慧、即與染污心心所法相應之慧、是惡性故、名惡慧、如本惑中五見及隨中不正知等是也、）

二十曰、不正知數。三十論云、不正知者。於所觀境、謬解爲性。能障正知毀犯爲業。基云、但是錯謬邪解、名不正知。不正知多發業、多起惡身語業、而多犯戒等。（述記卷三十八）此依惡慧及癡假立。

隨煩惱亦名隨惑。隨他本惑而起、故名。（參看前文、）隨惑二十數。又類別爲三。謂從忿至憍、凡十數、各別起故名小隨。（具云小隨煩惱、）無慚無愧、凡二數、徧不善心故、（一切不善心、皆有此二與俱故、）名中隨。掉舉至不正知、凡八數、徧一切染心故名大隨。識論判別隨惑假實、謂小十大三、定是假有。（小隨十數、大隨三數、定是假有、參看各數本文、）無慚、無愧、不信、懈怠、四數、定是實有。掉舉、昏沉、散亂、三數、有說是假、有說是實。參看基師述記三十七八等卷。問曰、隨惑中實有者、即離本惑別有自性、云何名隨。答曰、雖別有性、然與本惑體性、是同類故。又本惑力强、此隨之而起故。故望本名隨。

二十隨惑、皆通俱生分別。如識論說。

六不定位。一曰悔數。三十論云、悔謂惡作。惡所作業、追悔爲

性。障止爲業。惡者嫌惡、即是悔義。（基有多解、今唯取此、）追悔先所作業、而自嫌惡、此名追悔。追憶先所未作、而自嫌惡、亦名追悔。此通善等三性。悔先作不善、即善性攝。悔不善事先未作、即惡性攝。如悔先所未作事、屬無記者、此悔即無記性。悔能令心心所悵快不安故。故說有障止之業用。識論說悔、應別有體。然以理準、應說依念慧二數假立。明了先所已作未作、即是慧分。追憶、即是念分。（念慧二數、均詳前別境中、）

二曰眠數。三十論云、眠謂睡眠。令身不自在、昧略爲性。障觀爲業。身無力用、名不自在。昧簡在定。（昧者闇昧、簡者簡別、昧之一言、所以簡別於定中之心、定心有觀察妙用、而非昧故、）略別寤時。（略之一言、所以別於寤時、寤時之心、行相極廣、非輕略故、）睡眠亦云夢數。其相暗昧輕略。識論有說、夢數、依思想二數假

立。（思與想、詳前偏行位、）有說亦別有體。以理推徵、前義爲正、寤時心心所法、於諸所緣、而起造作與取像故。（造作即思、取像即想、）及睡眠中、猶有餘勢、復得現起、是名爲夢。然夢之行相、或極淆雜。或亦似有條理。（如寤時心、思維一事、始終不紊、）更有現希奇境相。如見人頭有角。然此等亦由寤中於異時異處見頭、又於異時異處見角。今於夢中、合在一處。故成希奇。凡諸夢境、鮮不於寤境有所依據者。如本無盜心人、決不夢作盜事。又人之一生、精誠所注、恒形諸夢寐。如孔子夢見周公、是其例也。但此等夢、非凡夫染心所有。（唐修之僧徒、夢見佛、亦同此理、清人姚配中、治易精心、夢吞乾爻初九至九五、意乃豁如、學者有此精神、無有不成、）然世間說夢、多有靈異、如預兆休咎、與幽靈等事。有不能盡以變態心理言之者、姑存疑焉可也。（吾五弟繼剛、於民國七年舊曆三月初、在江西病故、吾以六年秋、由武昌赴荊襄、謀參預守軍獨立事、荊襄敗、吾又赴湘、展轉兵間、至七年春、始入粤、未肯通家信、亦絕無鄉人往來、五弟之歿、吾絕不能知、又弟年甚少、平日亦未慮其早折、舊曆四月中旬、吾猶在粤、一日午睡、忽夢吾五弟陳屍在床、吾撫遺體、哭之痛、未幾而醒、淚痕猶濕、吾甚怵之、時天門白楚香逵祖、與吾同住、因語楚香、楚香曰、焉有白晝夢接幽靈之理、想是腦筋昏亂耳、吾亦不復介意、然此次奔走革命軍中、凡所觀察、都無好感、已決心捨革命而專力所學、居月餘、潛行回鄂、始知五弟已去世、因憶廣州之夢、果有徵也、計夢期、去五弟之歿已月餘、此眞不可解者、吾平生不敢作誑語、此所記述、無半字不實、）

三曰尋數。三十論云、尋謂尋求。令心悤遽。於意言境、麤轉爲性。

四曰伺數。三十論云、伺謂伺察。令心悤遽。於意言境、細轉爲性。淺推度名尋。（初起之相、）深推度名伺。（繼起之相、）此二、皆依思慧假立。（偏行中思數、別境中慧數、）思者意力。（詳前、）慧者智力。（詳前、）凡慧起時、必有思俱。

如意志不強、則智慧力用、必虛浮而不能深澈。故慧與思必俱也。（俱者、相依俱起、他處言俱者、皆準知、）識論說尋伺二數、並用思慧一分爲體。具有深意。基記解此、殊失其旨。（基師以思但淺推度名尋、慧深推度名伺、如此、則思慧非俱有、參看唯識述記卷三十九、）令心悤遽者。悤迫遽急也。於所欲知若事若理等境、而起推度、恒努力趣境、若有所搒掠者然。故云悤遽。意言境者。意謂意識。由意起言、故名意言。有說、意中取境之相、即分別相、與言說相相似。故名意言。亦通。意所取之境、名意言境。

不定四法。皆是假有。然悔眠二數、古亦有說是實有者。此非正義。應如理思。

如上六位心數、共有五十一法。若於五十一數外、更分別說多、亦未嘗不可。然但舉此數、已足說明心相。毋取加多。即更求簡要、亦可也。

此五十一數、若依八識、判別多寡。唯第六意識、得具其全。（非謂一念全具、乃通多念中各各起而說故、他皆準知、）第八賴耶、但有五遍行法、恒與相應。（詳述記卷十七、）第七末那、有四本惑、（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愛即貪數、）及五偏行、別境中慧、八隨煩惱、（惛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及不正知、）凡十八數、常與相俱。前五識中偏行五法、決定是有。別境五數、有說或無。（參看述記卷二十八、）善十一數、有說俱有。（參看述記卷三十四、）本惑有三、曰貪瞋癡。（參看述記卷三十五、）中隨二數、大隨八數、此皆容有。（參看述記卷三十七、）不定中、尋伺二數、有說容俱、究非正義。（參看述記卷三十八、）五十一數、依三性分屬。善十一法、唯是善性。煩惱六法、（亦復分爲

十法、並隨煩惱二十法、本是染性。（亦云惡性、）亦有許通無記。徧行五法、別境五法、不定四法、俱通善染無記三性。云何通三性。隨舉一觸數爲例。如意識相應之觸、非唯一體、實有多數。此多數之觸、或是善性、或是染性、或是無記性、故總說言、此通三性。意識相應之觸如是。餘一切數、皆應準知。

云何本隨惑、有許通無記耶。善等三性、前有專條略說。但於無記、猶未詳析、今應申述。無記有二種。曰有覆無記。（述記云、覆者覆障、謂障聖道、雖是染法、而不成惡、故名無記、仍能障善、名有覆、）無覆無記。（不障善、名無覆、）與賴耶相應之徧行五數、皆無覆無記性。與第七末那相應之諸數、皆有覆無記性。問曰。末那相應之本隨諸惑、體是染汚、何云無記。答言。雖是染法、但與末那相應者、恒時內緣、行相深隱。不同第六相應諸惑、麤動趣境、成惡性故。（不同一氣貫下、至此爲讀、）故名無記。又堅執我相、能障善故、故名有覆。與五識相應之貪等數、體雖是染、然任運起故、非籌度故、由意識所引故、亦通善等三性。唯第六意識相應之一切染數、籌度力强故、行相麤猛故、皆是惡性。思之可知。學者如欲推詳、識論、基記、靡不足徵。五十一數。又依三受分別。隨舉一觸數爲例。如意識相應善觸、與善心心所俱者、必與樂受俱。若不善觸、與不善心心所俱者、必與苦受俱。若無記觸、與無記心心所俱者、必與捨受俱。意識相應之觸如是。餘一切數、皆應準知。（三受、詳前受蘊中、）佛家談心心所法、只是將世俗所計爲實物有之心、（實物有者、猶言有實物、有字倒文也、換言之、即有獨立存在的東西、俗計心是如此、）而施以解析、使成爲衆多

的分子。於是立一心以爲之主、名曰心王。（亦省云心、）以多種心所、與心相應、而同趣一境。（如心緣靑境、其相應之多種心所、亦與心同緣靑境、是名同趣一境、）助成心事。（若只孤零一心、沒有多種心所、則此心不得成其緣境之事故、）故心所亦名心數。亦名助伴。（見大論等、）據此。則所謂心心所法、在性質上根本無有差別。只就關係言、便有主伴之分而已。後來唯識家、始建立種子。因說一切心及心所、各各有自種。（具云種子、）然亦不過將原來解析爲衆多分子的辦法、弄成固定。使那些分子、各各有其固定的因素。益成死煞。況且心心所雖云異種、而彼種此種、同名種故。義自相齊。新論初版七十七頁明心章上有云。心及心所、根本區別云何。此在舊師、未嘗是究。雖云種別、而種義齊故。自注云。如彼所計、心有自種、心所亦有自種。種雖不共、而種義自相齊。即無根本區別可得。此等批評、至爲重要。因此一問題、關涉心理學、及人生論、本體論、方法論各方面。於此差誤、觸途成滯。新論、謂心是本有。心所是後起。心即性。（易言之、即本體、）心所即習。心是虛壹明靜。心所是無始時來、累集經驗而成。吾嘗言。六位心所、都可分屬知情意三方面。如五徧行中、想屬知。受屬情。觸作意思三數、均屬意。別境以下、皆可準知。苦樂等情、是習所成。知亦習所成。此皆易知。意亦習所成、人或猶有疑也。實則本隨諸惑、及餘染數、若總合而言、只是盲目的意志力。此不是固有的東西、即不是本體顯現。唯是無始有生以來、串習所成。即一切善數、亦皆由習故有。詳在新論。故一切心所法實只分知情意三方面、而此三方面、

皆即習所成。故新論判定心所是習。是後起。此復何疑。試至以心爲本有、即本體之流行。此於佛家大旨、本相吻合。又即本體論而言之。佛家說眞如、即是本體之異名。而涅槃又是眞如之異名。涅槃者、寂靜義、即斥指本心而名之也。（本有之心、非後起故、故曰本心、）即此寂靜的本心是眞如。即此寂靜的本心是實體顯現。須知佛家不同西洋哲學、以本體爲外在的物事、用理智去推求。（不同、一氣貫至此、爲一讀、）而其詣極在即心見體。不獨涅槃如是。一切經論、不外此旨。故新論指出心即本體。與佛家相傳意思、未始有異。不過佛家談心心所處、未嘗分別心即體、心所是習。因此要分別有漏心心所、及無漏心心所。然又說衆生一向是有漏流行。必至成佛、無漏心心所始得現起。試問衆生既是一向有漏、完全找不着無漏之體、如何成得佛來。此在其本體論、及方法論上、皆自爲衝突也。又就人生論言之。如不了心所是習、即亦不了何謂本心、終古不見自性。又就知識論而言之。佛家本立眞俗二諦。（二諦後詳、）就俗諦言、知識不可遮撥。就眞諦言、知識必須遮撥。此二諦義、乃名相反而實相成也。然若不了心所是習、則於俗諦中、何以成立知識。（須知由於境有熟習故、方得有知識、）於眞諦中、何故遮撥知識。（知識成於後起之習故、故不與眞理相應、）將皆不可明也。（注意、）又就心理學言之。知心所是習、則知科學（謂心理學、）之所謂心、只相當於吾書之心所法、而與吾所云本心者、不得相濫。（此義深微、茲不及詳、）今之學子、稍治心理學、便詆象山之本心、陽明之良知、爲無據。學貴知類。不知類而妄議、

惡乎可哉。總之、新論區別心即性、（性謂本體、）心所是習。自謂析千古之疑滯。無違諸佛。若猶以余爲好異者、則必天地異位、日月失明、而後可也。（此中意義、極難說、學者須虛懷詳玩新論、始得、）

上來已說心所法。次不相應行法。廣論云。云何心不相應行。謂依色心等分位假立。謂此與彼、不可施設異不異性。按雜集述記云。不相應者、不相似義。不與色心等體義相似故。（色心皆有實自體、此分位假法、非有體故、）又云。今獨名心不相應者。心是主故。實則不相應言、亦簡色法。（亦簡別色法、謂此與色法亦不相似、）行義、見前諸行條。此分位假法、亦隨色心而同名行故。又簡無爲法故。（言行者、亦以簡別於無爲法故、無爲法、俟後詳、）謂此云云者。此分位假、與所依色心法、不可說定異。即是色心上之分位故。又不可說定不異。畢竟是色心上之分位、而不即是色心故。故云、謂此與彼、不可施設異不異性。

此不相應行法、瑜伽、顯揚、皆說有二十四。謂從得、乃至和合等。一曰得。廣論云。謂若獲、若成就。（按得之爲言、猶云獲、又猶云成就也、）此復三種。謂種子成就、自在成就、現起成就。如其所應。按種子成就者。謂若善種子、未爲邪見所損。若不善種子、未爲勝定所伏。（定力勝故、能伏滅染污種子、未修定者、不能伏之也、）如是等種、決定有生現行法之用。皆名成就。（現行法者、謂種子所生之法、如善種子爲因、而生起善心法、此所生善心法、即名現行法、）自在成就者。若加行位所由善法、熏成種子。由此爲因、而得自在。故加行善等、名自在成就。（加功而行、名曰加行、此修行位次、俟下卷詳之、加行善、謂聞思修所得善法、由聞法已、而自思擇、思已、便如法修故、）現起成就者。謂若五蘊法、方現起故。

即名現起成就。自餘一切法、皆隨所應、可成不失、即皆名得。（凡可成就者名得、不失亦名得、）故總說言、如其所應。

二無想定。識論云。有諸外道、執無想天、以爲涅槃。厭患此想爲癰疥等、是生死因。（想即知的作用、見前想蘊、）以出離想作意爲先、（謂欲滅想、仍假於想、即先作意、起出離之想故、）修習定時、於定加行、厭患想故。（謂於定心中、加功而行、厭患此想故、）令此心想、漸細漸微。由此、熏成厭心等種。（謂即厭患心、熏成種子、故、）損伏心想種故。（厭心之種、足以摧伏想種、利用此厭、以伏彼想、）令不恒行心想不起。（不恒行心想者、謂前六識有時間斷、名不恒行、此即伏滅前六識想令不起故、）即依此等心上分位、而立無想定之名。（是定以想滅爲首、故名無想定、）

三滅盡定。識論云。謂二乘者、見麤動心起、心勞慮、即厭患麤動心心所故、以止息想作意爲先、（欲止息想、必起一種作意、即以作意力而止息此想也、用此等作意爲先、方有如下所云、）

依有頂地、（須詳三界九地等名數、此姑從略、）由觀無漏爲加行、（無漏者、清淨法、即以修淨觀、爲加行之功、）入遮心心所、（遮者遮止、由觀無漏、而入於止息心心所法、欲令不起故、）令心心所漸細漸微。漸微心時、熏成厭心種子、入本識中。此種（厭心種子、）勢力、能損伏不恒行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法令滅。（不恒行、解見前、恒行一分、謂染汚意、）即依此等心上分位、而立滅盡定之名。

四無想天。廣論云。謂無想定所得之果。生彼天已、（彼天即無想天、）所有不恒行心心法滅。（心心法者、猶言心心所法、）故名。

五命根。廣論云。謂於衆同分中、先業所引、住時分限。假說命根。衆同分者。謂羣生各各相似。後另詳。此云於衆同分中、猶言在人類或他有情類之中。先業所引住時分限者。如某甲壽命百年、則自其受生以至臨終、通計所歷百年之期、是其住時分限。而此住時分限、則由某甲過去世中善惡業力所引起。故說先業所引住時分限也。識論解釋命根、則依據其種子義、而說衆生住時分限、由其本識中業種子所引。大意自與廣論同。不過廣論泛言先業、識論則謂先業熏成種子而已。但識論涉及異熟識等名詞、繳繞不堪。初學無從索解。法相家每無端翻弄名詞、令人目眩。即如不相應行法、若直云色心分位、令人入目便瞭、豈不精簡。而乃無端立一不相應之名、使人迷亂。憶吾初閱百法、至此受困殊深。及得明代僧徒疏本、仍是朦渾亂猜。後讀雜集述記。始獲的解。然既解之後、種種思維、竟不知其有何要義、而必立此不相應之名。

此眞可怪。若此中命根一名。廣論所釋、尚稱精簡。而唐僧曇曠、據識論作釋、必牽涉異熟識、與異熟果、及趣生體、根依處、種種名詞、直須將八個識、種子、現行、總報、別報、三界、六趣、諸如是等、無量無邊、一切貫穿、而後漫漫講到命根一詞上來。將使初學作何領會。此等名詞、在佛家哲學思想之全系統中、並無多大意義。而必如此繳繞、耗人腦力、玩弄名詞之弊、至此而極。雖然、佛家解析之精、組織之密、立名造詞、富於包含性與偉異性。決不可以小疵而掩其大美。但學子心粗解劣者、要未許讀佛書。（現見西人治梵文內典者、只是語言文字之學、於佛學不相關、）

六曰衆同分。廣論云、謂諸羣生、各各自類相似、名衆同分。識論云。衆謂衆多。同謂相似。分者因也。依諸有情、自類相似、起

同智言、名衆同分。（由衆多法上有相似義故、方令人起同法之智解與言說、是衆同法爲智與言之因、故曰分者因義、）或復分者、即是類義。謂人天等、衆類同故。按分義、前解爲正。由衆多法上有相似義。故得爲因、令人起同法之智與言。知識所由成立、實以此等範疇爲基礎。如無同分義、吾人不能於萬法起同智言、即知識爲不可能。

七曰生。廣論、謂於衆同分所有諸行、本無今有、假說名生。（如某甲在人類衆同分中、其所有五蘊色心諸行、當某甲未生前、此諸行未曾現起、即是本無、而今某甲生、即諸行現起、是名今有、依此假名爲生、）

八曰老。廣論、謂彼諸行相續變壞、名老。識論云、諸行變異、說名老故。

九曰住。廣論、謂彼諸行相續隨轉、名住。按所言住者、非謂諸行恒時兀然堅凝而住、只是相續隨轉、假名爲住。識論等云、諸法生已、相似相續、名住。（唐僧曇曠百法義記云、五蘊論云、住者、即是諸行已住暫停、今査世親安慧兩論、並無此文、曠胡亂語、）

十曰無常。廣論云、謂彼諸行相續謝滅、故名。按言無常者、略有二義。一諸行刹那生滅、名無常。二依諸行相續之相、假說住時分限。（如某甲壽百年、）一旦此相續相謝滅、（如某甲身終、）亦名無常。廣論只約第二義爲釋。

十一曰名身。廣論、謂於諸法自性增語。如說眼等。按此言諸法自性者、例如眼根淨色、是其自性。增語者、於此等自性之上而安立名言、即謂之曰眼、是爲增語。增者增益。諸法自性、本離名言。今於其上、安立名言、故是增益。名者音聲。而能詮

召諸法。（詮者詮釋、如眼之名、即以詮釋眼根淨色法故、召者呼召、如眼之名、即以呼召眼根淨色法故、）由第六意識相應想數、（詳前想蘊、）於諸法境而取像故。其出諸口而爲音聲、即成爲名。身者自性義。名有自性故。如眼之名、與耳之名不同、此二名自性異故。基師百法解、謂二名以上方名名身。然則此中云名身者、將不攝單名乎。甚誤。

十二曰句身。廣論、謂於諸法差別增語。如說諸行無常等。按差別者、不一之謂。如諸行無常四聲、合有二名。諸聲表多數、行聲、表色心法。此二聲、合爲一名。即通一切色心法各各自體而總名之。無聲、表非有。常聲、表恒常。此二聲合爲一名。是故聚集多名身而成句身。爲顯諸法自體之上、具有無常苦空等差別義故。句身者、身義同前。如諸行無常句、與諸行無常即是苦句、此二句所詮之義不同、即二句各有其自性也。

十三曰文身。據廣論云、文即字。此能表了前二性故。又云、前二性者、謂詮自性及以差別。按自性者、謂諸法自體。如色心等法自體各別故。此名身之所詮也。差別者、諸法自體上具有種種之義。如色心等法自體上、皆具有無常苦空等義故。此句身之所詮也。詮諸法自體上差別義者、爲句身之自性。詮諸法自體者、爲名身之自性。此名身句身二性、皆依於字、方能表示顯了。故謂字是能表了前二性也。廣論復云、文謂名句所依。顯了義故。（名句皆依於字、方得顯了法義、）又云、謂無異轉故者。當謂字不隨異方異音而改轉。如漢人習梵字、必模倣梵音故。

基師謂字但守先住、更不流轉變異改移、只約象形字而言。

十四曰異生性。廣論云。謂於聖法不得。故名。（凡夫不得聖法、異聖者之生故、故名異生、）

十五曰流轉。雜集云、謂於因果相續不斷、假立流轉。此中因果、約前後爲言。前法爲因。後法爲果。刹那刹那、相續不斷。故名流轉。

十六曰定異。雜集云、謂於因果、種種差別、假立定異。基云、因果各別故、名定異。（如豆不生麻、）

十七曰相應。雜集云、謂於因果相稱、假立相應。如下雨爲因、泥濘爲果。雨因泥果、雖復異類、而互相順故、假說相應。

十八曰勢速。雜集云、謂於因果、迅疾流轉、假立勢速。

十九曰次第。雜集云、謂於因果、一一流轉、假立次第。基云、一一不俱、稱爲次第。

二十曰時。雜集云、謂於因果、相續流轉、假立爲時。由有因果相續轉故。若此因果、已生已滅、立過去時。此若未生、立未來時。已生未滅、立現在時。

二十一曰方。雜集、謂卽於色法徧布處所、因果差別、假說上下東西等方。

二十二曰數。雜集云、謂於諸行、一一差別、假立爲數。

二十三曰和合。謂於因果、衆緣集會、假立和合。

二十四曰不和合。普光百法疏云、諸行緣乖、名不和合。

如上色心分位假法。共有二十四種。然亦略示其概、未能徧擧。故顯揚云。復有諸餘如是種類差別、應知。

〔識蘊〕色法、心所法、及色心分位假法。如前四蘊、一一釋訖。今此識蘊、只約八識心王而言。（心王名義、詳前、）

廣論、云何識蘊。謂於所緣、了別爲性。此中識言、通目八個心王。（以下省言八識、）於所緣而起了別者、此乃八識之通相。故總說言、凡識皆以了別爲自性。如眼識、以青色境爲所緣時、卽起如是青色境之了別。此了別卽眼識。耳識、以聲境爲所緣時、卽起如是聲境之了別。此了別卽耳識。鼻識、乃至第八賴耶識、皆應準知。

八識名數、下卷另詳。

按廣論、識蘊一段文字。初學難解。茲錄如下、而爲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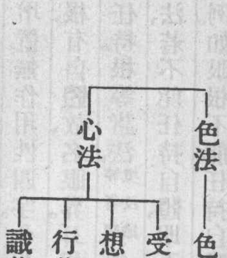
初學熟玩此等文勢。餘處、應可思擇。

廣論。云何識蘊。謂於所緣、了別爲性。（疏曰、詳前、）亦名心。能採集故。（疏曰、心者、採集義、本唯第八賴耶、得專受此稱、但若寬泛言之、則八個識亦通名爲心云、）亦名意。意所攝故。（疏曰、意者、思量義、本唯第七末那、得專受此稱、但若寬泛言之、則八個識亦通名爲意、何以故、諸了別法、皆在意之一名所含攝之內故、）若最勝心、卽阿賴耶識。（疏曰、雖八識亦通名心、而此八種心之中、唯第八賴耶爲最勝、）此能採集諸行種子故。（疏曰、心以採集爲義者、卽謂採集種子故、故唯第八特名爲心、）又此行相不可分別。（疏曰、賴耶行相深微、恆任運起、而無分別、）前後一類、相續轉故。（疏曰、前滅後生、恆相續轉、無有斷絕、）又由此識、從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起者、（疏曰、此識謂賴耶、滅盡定等、均詳行蘊不相應中、入此諸定者、前六識不現起、唯有種子含藏賴耶自體之中、若賴耶從諸定出、或現起於欲界人道中、）了別境界轉識復生。（疏曰、轉識者、前七識之通名、下卷另詳、今此云轉識、則只約前六識、卽眼識乃至意識是也、此六識、能了別一切境界、昔在滅盡等定中、是諸轉識不生、今旣出定、

（即彼賴耶從定中而現起於人道中、則了別境界之轉識、七俱以賴耶爲根本依、而復生起、根本依者、賴耶之別名、謂前識通依此爲根本故、）待所緣緣差別轉故。（疏曰、前六轉識、皆待有所緣境、差別而轉、轉者起義、差別者、不一義、如眼識待所緣色境而起、耳識待所緣聲境而起、乃至意識待所緣一切法境而起、名差別轉、）數數間斷、還復生起。（疏曰、六轉識、皆有時間斷、如重睡等位中、六識不行故、然雖間斷、仍復得生起、）又令生死流轉廻還故。（疏曰、第六意識造作善惡業、故而能令第八賴耶識輪廻生死海中、不得出離、）阿賴耶識者、謂能攝藏一切種子。（疏曰、賴耶攝藏前七識種及其自種、）又能攝藏我慢相故。（疏曰、第七末那識、依賴耶起、而執賴耶爲自我、起大我慢、故賴耶是我慢相所依處、因此、假說攝藏云云、）又復緣身爲境界故。（疏曰、身者即眼等五淨色根、詳前色蘊中、五淨色根、總名根身、賴耶執持此根身爲自體、亦復以根身爲其所緣之境界、故唯識說根身爲賴耶相分、）又此亦名阿陀那識、執持身故。（疏曰、阿陀那者、執持義、執此根身故、）最勝意者、謂緣藏識爲境之識。（疏曰、雖八個識皆得名意、而第七末那、恒內自思量我相、

故意之名、特屬第七、而稱最勝、此最勝意非他、即緣藏識爲境之識是也、藏識者、賴耶之別名、第七執賴耶以爲自我、故云緣賴耶爲境、）恒與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相應。（疏曰、恒字注意、本惑諸數中、如癡數中我癡、惡見數中我見、慢數中我慢、貪數中我愛、皆恒與末那相應、無有不俱之時、）前後一類、（疏曰、唯是有覆無記、）相續隨轉。（疏曰、恒與賴耶俱有、無斷絕故、）除阿羅漢聖道滅定現在前位。（疏曰、阿羅漢云云者、此等滅定現在前之位、即末那執我之相、已被折伏、令不現起、故唯除此位、若此以外、末那即恒現起、）如是六轉識、及染汚意、（疏曰、第七執我、故名染汚、）阿賴耶識、此八、名識蘊。（疏曰、此總結也、如此中所說、賴耶即是輪廻之主體、死此生彼、恒不斷絕、若本此旨、而寬泛言之、即個人之生命、死後不生斷是也、此等理論、在哲學上亦得依據信念而成立之、不必遮斥爲迷信也、須知窮理至究極時、只有信念爲依據耳、唯滅盡等等定境、某天如何、某界如何、某地如何、在佛書中似作事實敍述者、然實雜宗教思想、吾於此、只存而不論、）

此五蘊法、若綜合言之、實只色心二法。受想行三蘊中、一切心所法、皆攝屬心法。行蘊中不相應法、並屬色心分位、然心爲主故、亦攝屬心法。（參看雜集述記、）



佛書中識字、含義廣狹、須隨文抉擇。如五蘊論中識蘊、此識字專目心王。以心所法皆在受想行三蘊中已說故。除此而外、凡言識者、多攝心所法。如云眼識緣色。此識字、便攝其相應之心所、非單舉眼識心王也。又如云萬法唯識。此識字、即總目一切心心所法、決非單舉一切心王也。

〔十二處〕廣論云。問處爲何義。答諸識生長門、是處義。謂識雖有自性、而不孤起、必依根仗境、方乃得生。故根境合名爲處。十二處者。謂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法處。

眼處……………色處
耳處……………聲處
鼻處……………香處
舌處……………味處
身處……………觸處
意處……………法處
六根……六境

眼等五處、及色聲香味處、詳前色蘊造色中。觸處、廣論云、謂諸大種及一分觸。按一分觸者、謂所造觸、亦詳色蘊大種及造色中。但兩蘊論並云、意處、即是識蘊。法處、謂受想行蘊、並無表色等、及諸無爲。此釋意處嫌泛。釋法處、益繳繞而無理。若依後來唯識而言、意處即意根。如末那爲第六之根、賴耶與末那、互相爲根。（下卷另詳、）是諸根義、皆意處攝。法處、攝一切法。凡爲識之所緣者、通名法故。

〔十八界〕據兩蘊論等、列舉如左。

六根……六境……六識

眼界……色界……眼識界

耳界……聲界……耳識界

鼻界……香界……鼻識界

舌界……味界……舌識界

身界……觸界……身識界

意界……法界……意識界

六根、六境、六識、合名十八界。眼等六界、及色等六界、如處中說。可不贅。（意界、應攝第七第八意根、如前已說、法界、不唯意識所緣一切法、應知亦攝第七第八境、）

六識界者。廣論、謂依眼等根、緣色等境、了別爲性。（按眼識、依眼根、緣色境、即此了別色境之了別、是眼識故、耳識、依耳根、緣聲境、即此了別聲境之了別、是耳識故、乃至意識、依末那爲意根、緣一切法境、即此了別一切法之了別、是意識故、第七末那識、依賴耶爲意根、亦執賴耶爲我、廣論所謂緣藏識爲境是也、即此思量我相之了別、是末那識故、第八賴耶、依末那爲意根、緣根身器界等爲境、即此了別根器等之了別、是阿賴耶識故、）雖云六識界、而意識界中、亦攝第七第八。應如理思。

廣論釋意界、謂即彼無間滅等。爲顯第六識依止。按此云無間滅者、即過去意。（前念已滅之意識、名過去意故、）滅簡現在。（言滅者、所以簡異於現在法故、）無間之言、謂由過去已滅識、望現在識、中間無有間隔。謂即前前識滅已、後後識繼起、（繼起之識、亦不必與前念滅識緊接、意識有斷時故、然雖有斷時、而後起之意識、仍是繼過去意識而起、）中間都無他類法爲間隔故。（若前已滅而後未生時、中間有他類法生、即此意識前後相望、中間有他類法爲間隔也、今此不然、故名無間、）小乘只立六識。無第七八識。而其言意根、又不許色法得爲根。（此義詳在下卷、）故說過去意、即無間滅識、是第六意識之根。易言之、即現在意識、依止過去意得生。廣論云、爲顯第六識依止。即此意也。蘊論、釋意根、尚據小乘義。及攝論成立第八賴耶。因說有第七末那。於是以末那爲第六意識之根。理論益精密。識論破小乘過去意。以過去滅法、無自性故。非思量故。義極精審。法相家多因仍小乘義。雖說有八識。而於意根猶承小學。唯識改定。極是。上文、釋處中意處、便據唯識。學者宜知。

廣論。問界爲何義。答、任持無作用性自相、是界義。按雜集論有云。能持自相義、是界義。與廣論同。但廣論於自相二字上、增置無作用性四字。今先釋持自相義。自相、猶云自體。如眼根、有自體故、名眼界。耳根、有自體故、名耳界。餘應準知。持謂任持。根等諸法、（等者、謂境及識、）各各能任持其自體而不捨失故。凡法、若不能任持自體、即吾人不能有認識。試即根中、眼根爲例。如眼根不能任持自體、倏忽爲此、倏忽爲彼、即此眼根完全不可捉摸。吾人如何認識之乎。唯眼根能任持自體而不

失故。故爲吾人所可認識。由此眼根有持自體義故、說名眼界。眼界如是。自餘諸界、（耳界乃至六境六識等界、）皆應準知。問曰。已知持自相義。如何是無作用性義。答曰。廣論於自相二字上、增益無作用性一詞者。明根境識諸法、雖各各有自體、而都無實作用故。識能取境、而不可視如人等有實作用性故。根爲識所依、境能爲緣生識、而皆不可視同實物、謂有實作用性故。（根爲至此、爲句。）廣論恐人於根等自性、計執有實作用。故加無作用性一詞、以明示根等自性具有如是意義。佛書中多有此等詞句。而論文尤甚。讀者最不宜忽。

又雜集論云。問界義云何。答、一切法種子義。謂依阿賴耶識中種子、說名爲界。界是因義故。此中以因義釋界、謂一切種。與前解異。（依前解、界是體義、謂諸法自體故、）

凡佛書中言界者、略有三義。一曰、界者體義。此復隨文取義。有以諸法自體言者。如上文以持自體義、釋根等十八界是也。有以諸法之實體言者。如眞如亦別名法界。此界是體義、卽謂一切法實體是也。二曰、界者因義。已見上文。三曰、界者類義。如欲界色界等、界類別故。讀者務隨文抉擇。

如前所述、十二處十八界。不過將五蘊中所有法數、另作一種編排。因此、在處與界中、都沒有多話說。但兩蘊論於法處、法界、均將無爲法列入。（此中姑據兩蘊論爲言、實則此種說法、餘論皆有之、）則無端繳繞、而自亂其例矣。揣其所以如此、或因蘊中攝法不盡。（不攝無爲法故、）故於法處、必欲攝無爲法。又以受想行蘊幷無表色、法處

以外、都不攝故。遂亦攝法處。可謂矯亂至極。夫眼等五處、皆以根言。何獨意處非根。而泛云識蘊耶。色等五處、皆以目境。何獨法處非境、而以與心相應之心所、亦攝法處耶。至無爲法、若爲正智所緣時、本可假說名境、攝入法處。但不必列舉。只泛稱一切法、或一切所緣境。則無爲法自攝法處中矣。若十八界中、法界誤釋、準處中可知。印度人論述、務求精析法義、條分件繫、排列整齊。此其所長。然過求解析、往往失之煩瑣。過求整齊、往往失之牽强拉雜。讀其書者、所貴辨章得失。毋忽所長。毋墮所短。

〔無爲法〕無爲法者。對有爲法而得名。云何有爲法。謂卽色心諸行是。問、色心諸行、由何義故、亦名有爲耶。答曰。諸行卽是生滅法故。生滅法者、生滅滅生、無斷絕故。有起作故。故名有爲。問新論初版、第十五頁、談因緣中、小註云。有能生力用、故名有爲。是則言生、未嘗言滅。今此、以生滅釋有爲、何耶。答曰。新論釋因緣中、但約能生義邊而說。理實言生、卽亦賅滅。若非故滅、焉有新生。應知言生、便已顯滅。

無爲法者。謂色心諸行實性。易言之、卽一切有爲法實體。大智度論卷三十、第十四頁。復次離有爲法、則無無爲。所以者何。有爲法實相、卽是無爲。（按實相卽實體之異名、見前相字條、）無爲相者、則非有爲。（按執有爲相、以推度無爲、便成邪思、）數語精簡、最宜深玩。（法相家於一切法、析成零碎、其於有爲無爲、亦剖析爲二片、而無綜合之辭、今此引大智度有爲法實相卽是無爲云云、庶幾圓融無礙、故治法相學者、貴得空宗指要、）

廣論、云何無爲。謂虛空無爲、非擇滅無爲、擇滅無爲、及眞如等。

百法、無爲法者、略有六種。一虛空無爲。二擇滅無爲。三非擇滅無爲。四不動滅無爲。五想受滅無爲。六眞如無爲。

按百法談無爲、析以六種。較廣論加詳。玆據百法爲釋。

問曰。夫無爲法者、卽是一切有爲法實性。若尅就有爲而言、固是條然宛然、萬有不齊。（條然分殊貌、宛然不實貌、）若攝有爲歸無爲。卽一味平等、絕無差別。百法談無爲、析以六種、有何義趣。答曰。無爲法者、又名一眞法界。（萬法實體、名爲法界、一者絕對義、非算數之一、眞者眞實、）本無差別。但從証解方面、義說六種。易言之、卽依証解所及、以如是六種義、顯無爲相、因此、假說六種無爲。理實無爲不可解析。不可分別種類。何以故。無爲不是一件物事故。（此語吃緊、）

虛空無爲者。謂眞常理、離諸障礙。猶如虛空、豁虛離礙。從喻得名。（眞常理體、離以言顯、故假虛空爲喻、儒者亦言心體虛明、無有滯礙、猶如太虛、義與此通、）下五無爲、義做此說。

擇滅無爲者。擇謂簡擇。（此卽別境中慧數、慧通善等三性、今此簡擇、是無漏善慧、）滅謂斷滅。由無漏智、斷諸障染、所顯眞理。因立斯名。（別境中慧數、凡位有漏、不得名智、聖者斷除有漏、而得無漏、此慧亦更名智、又稱無漏智、）

非擇滅無爲者。一眞法界、本性清淨。不由擇力斷障所顯。（如虛空寥闊、非由日光力滅除雲霧、始顯其空、）或諸染法、緣闕不生、所顯眞理。（如孟子所謂夜氣、卽染緣暫闕、不生障故、因得顯露本心、無諸邪妄、義與此通、）以上二義、故立此名。（由上二種所顯眞理、皆名非擇滅無爲、）

不動滅無爲者。第四靜慮以上、唯有捨受現行、（靜慮者、禪定之別名、此所關涉之名數甚繁、玆不及詳、前色蘊無表色中、亦可覆閱、捨受者、以不苦不樂故名、）不爲苦樂所動。因此所顯眞理、名不動滅無爲。（滅者、謂苦樂滅故、或諸雜染相滅故、）

想受滅無爲者。滅盡定中、諸不恒行心心所法、（謂前六識、）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法、（謂染汚意、）皆伏滅故。（覆閱前不相應行法中滅盡定、）然但名想受滅者。以想受用勝、（受心所詳前受蘊、想心所詳前想蘊、）就強爲名故。（強者滅已、自餘不言可知、）由想受滅所顯眞理、名想受滅無爲。（此中涉及諸定諸天等等名數、皆略而不談云、）

眞如無爲者。普光云。法性、本來常自寂滅。不遷動義、名爲眞如。（見百法疏、）基云、理非倒妄、故名眞如。眞簡於妄、如簡於倒。又曰。眞如者、顯實常義。眞卽是如。如卽無爲。（見百法解、）曇曠云。何故無爲名爲眞如。由彼自性、無變異故。眞卽是如。（百法義記、）

如上六種。總顯法性。（法性者、亦云一切有爲法實體、）寂寞冲虛、湛然常住、無所造作。故曰無爲。

〔止觀〕顯揚卷二云。止者。由緣三摩地影像境作意故。（三摩地者、定之別名、參看前行蘊定數中、影像境者、第六意識起時、必有影像生、如定中之心、內斂寂靜、此時心上必現寂靜之相、是名影像境、作意心所、詳行蘊中、此言止者、由定心所起時、令心及餘心所成定、卽緣彼定中影像、而有作意俱起相應、警動定心、令不退故、）得安三摩地故。（於定中得安故、）住心於內。（不隨境遷動也、此宜深玩、）觀者。由緣三摩地影像境作意故。得安三摩地故。簡擇諸法。（簡擇、詳行蘊別境中慧心所、此慧、於轉成無漏時、卽名爲智、亦云眞慧、由智簡擇力故、於法相法性、若有若無、一切抉擇、無諸迷謬、無有戲論、）卽止卽觀、卽觀卽止、是名止觀雙運。

〔十二緣生〕本名十二支。初無明支。無明卽本惑中癡數。

詳在行蘊。莊生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卽無明之別名。伏曼容釋易之蠱曰。萬事起於惑。惑亦無明之別名。分別緣起經云。如是無明、隱覆眞實、顯現虛妄、以爲行相。唯識述記、無明支、亦通種子而言。（無明、是心所法、而有自種爲因故生、唯識說一切法皆有種子、故言無明、亦必彙舉其種、）

二行支、謂卽身語意三行。此行之自體、卽是思數。詳在行蘊。行亦名業。唯識述記、行支、亦通種子而言。

三識支。緣起經、云何爲識。謂六識身。眼識、耳識、乃至意識、是名爲識。唯識述記則云、識支、唯取阿賴耶識親因緣爲體。（按親因緣者、卽謂名言種子、云何名言種、下卷當詳、）引瑜伽卷九十三爲証。是唯識與經說異。

四名色支。緣起經、云何爲名。謂四無色蘊。一者受蘊、二者想蘊、三者行蘊、四者識蘊。云何爲色。謂諸所有色、一切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詳此。則通取五蘊、合名名色。（五蘊已說如前、）似與餘支、多相雜亂。然餘支、據其勝用而別說故。亦不相妨、（吾著破破新唯識論、談十二緣生處、可資參攷、）唯識述記、則謂色蘊中除根。（下另說六處故、）名中四蘊、受蘊全除。（下另說受支故、）行蘊中觸、除第八識等相應觸。（下有觸支、）然無明與愛、亦均行蘊所攝。（無明卽本惑中癡數、愛卽貪數、皆攝行蘊、）述記未除、猶嫌雜亂。名色支、據述記亦皆通種子而言。吾謂十二緣生、須寬泛說去。若析得太死煞、終說不通。卽如述記、將行蘊中除去若干、其所餘下的東西、又是怎樣生法。仍以經說爲正。

五六處支。緣起經、謂六內處。眼處、耳處、乃至意處。述記、亦通種子而言。

六觸支。緣起經、謂六觸身。眼觸、耳觸、乃至意觸。述記、除第七識。取第八相應觸。又引大論卷九、說六觸身、名爲觸故。此支、唯識亦通種子而言。

七受支。緣起經、受有三種。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述記云、此受、唯在種位。（唯約受心所之種子而說故、）

八愛支。述記、唯取愛數一法爲體。（愛數、卽貪心所之異名、此言貪心所一法、是愛支自體故、）亦通種子而言。緣起經、說愛有三種。謂欲愛、（於欲界而起貪、故名欲愛、）色愛、（準上可知、）無色愛。

九取支。緣起經、云何爲取。謂四取。一者欲取。（按欲卽別境中欲數、取者執著義、若於所欲求而堅執不捨者、卽名欲取、）二者見取。三者戒禁取。（按此與上見取、並詳前行蘊五見中、）四者我語取。（按由堅執我故、遂亦堅執我語、名我語取、）述記有說、取支、通一切煩惱爲其體。殊嫌寬泛。要以經說四取爲正。然四取復依三見及貪假立。其體卽惡慧與貪。（惡慧、卽別境中慧數、本通三性、此與染心心所相應者、故名惡慧、貪卽本惑中貪數、）亦通種子而言。

十有支。述記云、卽前行、及識、名色、六處、觸、受、爲愛與取所滋潤故、轉名爲有。緣起經云。有謂三有。謂欲有、色有、無色有。述記所說較精。

十一生支。緣起經、謂彼彼有情、於彼彼有情類、諸蘊生起。是名爲生。（諸蘊、卽色等五蘊、）

十二老死支。述記云、卽五蘊變滅。（變者衰變、謂老卽形氣衰損故、滅者滅壞、死時諸蘊壞盡故、）

此十二支、相緣而起故。（起者生義、）亦名十二緣生。是中緣者、即依藉義。緣起經云、謂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

云何無明緣行。謂於眞理無知無見故。愚癡故。黑暗故、以此爲緣、而發身語意行。

云何行緣識。謂由業種（業者、造作義、即行之異名、諸所造作、熏成種子、入本識中、名爲業種、）爲緣、感發本識中親因緣種、令起現行故。（此中識支、依述記解、）

云何識緣名色。謂由本識從種現起故、即有色心諸蘊。因說識緣名色。

云何名色緣六處。緣起聖道經云、由有名色、便有六處。如是

六處、名色爲緣。

云何六處緣觸。緣起聖道經云、六處爲緣、而有其觸。由六根處、能觸境故。

云何觸緣受。由於境有觸故、故有苦樂等領納。因說觸爲受之緣。

云何受緣愛。由於境有領納故、遂生愛染。故說受爲愛之緣。

云何愛緣取。欲等四取、若無愛染、即不生故。故說愛爲取之緣。

云何取緣有。由愛與取、合潤業及識等五種故。（五種下詳、）轉名爲有。故說取爲有之緣。

云何有緣生。謂業及五種、由愛與取所合潤故。如外種由水潤已、勢用方勝。即名爲有。由有爲緣、即有其生。因說緣有故生。

云何生緣老死。有生、故有老死。因說生爲緣故、有老死。

此十二支、復分四支。一能引支。謂無明與行、能引識等五果種故。（能引假說名因、所引假說名果、）

二所引支。謂本識中有親生當來異熟果所攝識等五種子。皆前二支所引發故。（異熟果、俟下卷另詳、當來猶言未來、前二支即無明與行、）識等五者。一識支、二名色支、三六處支、四觸支、五受支。此五各有自種、故云五種子。

三能生支。謂愛及取與有、能近生當來生老死二支故。

四所生支。謂生與老死、是愛取有三支近所生故。

附節緣起聖道經。爾時、世尊告諸大衆。吾未証得三菩提時、（按三菩提者、正覺義、）獨處空閑、寂然晏坐、發意思維。甚奇、世間、沈淪苦海、都不覺知出離之法。深可哀愍。謂雖有生、有老、有死、此沒彼生。而諸有情、不能如實知生老死出離之法。

我復思維。由誰有故、而有老死。如是老死、復由何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生故、便有老死。如是老死、由生爲緣。（按如理思者、適如其理而思、不以情見妄推度也、現觀亦云現量、由能知心、於所知境、明了觀察、符契正理、而不雜一毫虛妄分別、此名現觀或現量云、）

我復思維、由誰有故、而得有生。如是生者、復由何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有故、便得有生。如是生者、由有爲緣。

我復思維、由誰有故而得有有。如是有者、復由何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取故便得有有。如是有者、由取爲緣。

我復思惟、由誰有故而得有取。如是取者、復由何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愛故便得有取。如是取者、由愛爲緣。

我復思惟、由誰有故而得有愛。如是愛者、復由何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受故便得有愛。如是愛者、由受爲緣。（按自愛以下、如受支、觸支、幷六處支、名色支、識支、逐層說法、皆同上文、茲略而不錄、）謂識爲緣、而有名色。名色爲緣、而有六處。六處爲緣、而有其觸。觸爲緣受。（按言觸爲緣而有受也、下準此、）受爲緣愛。愛爲緣取。取爲緣有。有爲緣生。生爲緣故、便有老死愁嘆憂苦擾惱生起。如是、積集純大苦衆。

我復思惟、無有誰故而無老死。由誰滅故、老死隨滅。我卽於此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無有生故便無老死。由生滅故、老死隨滅。

我復思惟、無有誰故而無有生。由誰滅故、此生隨滅。我卽於此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無有有故便無有生。由有滅故、生卽隨滅。

我復思惟、無有誰故而無有有。由誰滅故、此有隨滅。我卽於此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無有取故便無有有。由取滅故、有卽隨滅。

我復思惟、無有誰故而無有取。由誰滅故、此取隨滅。我卽於此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無有愛故便無有取。由愛滅故、取卽隨滅。（按自取以下、愛支乃至識支、說均同上、故略、）無明滅故、行卽隨滅。由行滅故、識亦隨滅。由識滅故、名色隨滅。名色滅故、六處隨滅。六處滅故、觸亦隨滅。由觸滅故、受亦隨滅。由受滅故、愛亦隨滅。由愛滅故、取亦隨滅。由取滅故、有亦隨滅。由有滅故、生亦隨滅。由生滅故、老死愁嘆憂苦擾惱皆亦隨滅。如是永滅純大苦聚。（按十二緣生、乃釋迦氏所反復宣說、詳在阿含、無明乃至老死、是流轉相、無明滅乃至老死滅、是還滅相、自釋迦以後、佛家大小乘、部別雖多、然在人生論方面、始終不離此根柢、緣起聖道經、全依據阿含、故節錄如上、冀學者瞭然佛家本恉、）

吾於破破論、談十二緣生、雖訓釋名相、不必甚符經論、而大指殊不相違。間與諸生論及此、諸生有隨筆之者。較破破論爲詳。茲附之如左。

阿含詳談十二緣生義。可見佛家元始思想、只是人生論。而宇宙論卽倂沒於人生論中。故不另談宇宙論。

十二緣生、是據凡位卽染位言。而有順逆觀。順之、卽無明乃至老死、卽苦集二諦。逆之、卽無明盡、乃至老死盡、卽滅道二諦。西洋哲學家、皆建立一法、（如心或物、或非心非物、）以爲諸法本原。（諸法者、卽謂現象界、）而十二緣生之說、既不於自家生命以外、別說有客觀存在的宇宙、更用不着爲所謂客觀的宇宙尋找一個托子或因素。只反在當躬、把自家生活認識淸楚、不過是無明乃至老死一串互相關聯而又相續不斷的事情。豈不妙哉。豈

不妙哉。

此中緣者、藉義。無明緣行。由無明爲緣故、行乃生。無明不是行的本原、只是於行作一種緣藉。以下緣字、皆準此知。須知十二緣生說、純是對於吾人生活內容的一種描寫。絕不用意見去推求人生的來由。（推來由、便已是無明、）只就吾人生活內容的多方面、切實描寫。十二緣生說、只是如此。須虛心領會。必恰如其分而領會之。

無明居首。此義深微、眞不可窮。吾人戴天、而能問天如何有乎。履地而能問地如何有乎。吾人又能問、生何所從來、死將何所往乎。乃至一飲一食、能問其所以必飲必食之故乎。總之、人生種種、不容起意設問道理。如其設問、亦無可答。卽答、亦終歸無答。如問、汝何故食。曰餓思食。又問汝何故餓。汝將在生理上說一些道理來。吾更就生理層層詰汝。到了最後、還是不知如何有生。而且不知如何叫生、又如何要生。此爲必然之結果。然則汝所答者、其爲答耶、抑實無答耶。是其爲無答也何疑。人生日常用心、總是處處設問道理。而不知其所謂道理、元[illegible]都是不容問、不容答。他偏要於此問答紛然。結果、只是一團迷霧。這個迷霧、就叫無明。而此無明、勢用極大。由此爲緣、遂得生行。（佛家畢竟破無明而得正智、吾易之乾、亦曰大明、此義須另詳、）行亦名業。卽造作義。一切造作、緣惑（無明）故生。惑無已故、造作亦不已。惑無窮故、造作亦無窮。通無明與行而觀之。則哲學家所謂盲目（無明）的衝動、（卽行）亦近

是矣。

然此造作的勢用、本緣無明而有。却以無明故、偏不安於無所解釋。必作種種虛妄分別。此分別卽識。此識卽緣造作而有。設無造作、亦卽無所謂分別。故曰行緣識。（言行爲緣故、識乃得生、）

由虛妄分別故。遂於自家渾一的生命中、無端分出能所。卽分別有所謂內而自我身心、外而世界。故曰識緣名色。名色卽通目五蘊。色蘊名色。餘四蘊謂之名。雖更有異解、然不過小異。總之、五蘊、卽賅攝內而身心外而世界以言之也。由識分別爲緣故、名色得生。卽見有自己身心、及身心以外之宇宙。此謂識緣名色。

由名色爲緣。六入得生。六入卽六根。（亦云六處、）乃向外追取的六種工具。既分別內而身心、外而宇宙。則向外追取之具自生。故曰名色緣六入。

有六入故、觸亦俱有。故曰六入緣觸。由六具（六種工具）有追取勢用故。其追取於境、卽領似其境而起變異。此所云領似其境而起變異者、卽名爲觸。如眼入追取色境、卽領似此色境而起變異。由眼入以此色爲己所取物、是時眼入對色卽起一種變異也。故觸、以六入爲緣而得生。（此中言觸、與舊唯識師講觸心所處不必同、卽與新論談觸處亦相異也、）

由觸爲緣故。受乃得生。受者領納。有苦受樂受等、卽快不快之情是也。觸於境故、便有苦樂等受生。

由有受故。愛亦隨生。故曰受緣愛。難言哉愛也。觸境起受、而

自有不容已之愛。（不容已三字、宜深玩、）若無此愛、即人生一息不能生活下去。故人生之最難言者、莫如愛。或問、樂受爲緣、其愛不捨、是事無疑。苦受爲緣、何堪起愛。曰、當苦受時、必努力求避此苦。人之自愛其生、往往因苦受之至而益顯。子何不思。愛爲緣故。取乃得生。取者、追求義。六入但是追求之具。此中取者、即尅就追求的勢用之本身而言也。愛不容已。故追求亦不容已。此眞人生之祕也。

取緣有者。即前行支乃至受支、爲愛與取所滋潤故、轉名爲有。前之行支乃至受支、皆爲各別的勢用。今此所謂有、則不是表示一種實勢用之辭。但謂行至受、爲愛與取所滋潤故、各各勢用增盛、名之爲有。

由有爲緣。而乃有生。由生、故有老死。此不必一一詳說。但深心體玩即得。若粗忽過去、便於此義無入頭處也。

〔三苦〕顯揚論、成苦品、首建立三苦相。一行苦。二苦苦。三壞苦。（顯揚行苦列第三、吾置第一者、行苦是諸苦之本、一切苦皆依此而生故、）行即諸行之行義。如卷首所說色心諸行、（此中諸行、即謂身心、）麤重所隨。（謂一切雜染種子、恒與身心隨轉、令不輕暢故、）是故諸行自體是苦。說名行苦。苦苦者。上苦字、逼迫義。下苦字、名詞。種種憂患逼迫、皆名爲苦。故曰苦苦。（苦苦、種類無量、此姑不析、）壞者變壞。如十二支中老死、即壞苦故。

〔四諦〕苦集滅道、謂之四諦。茲據顯揚卷二攝事品、略釋名義。諦者實也。事實如是、即說如是、名之爲諦。如苦是實、故說苦諦。集爲苦因、是事實爾、故說集諦。餘應準知。云何苦諦。

如三苦八苦等皆是。三苦者。行苦、苦苦、壞苦、已如上說。（顯揚所說五取蘊苦、實即行苦、五取蘊義、詳前、）八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怨憎合集故苦、）愛別離苦、（愛欲和合、而今乖離、故苦、）求不得苦、（所求不得、故苦、）等八苦、皆從三苦中分別而說。（更有說百餘苦者、亦依三苦析言之、）集諦者。謂一切三界煩惱及業、皆名集諦。（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煩惱即本隨諸惑、詳前行蘊中、業體即思心所、亦詳行蘊、）（一切煩惱及業、能爲感苦之因、故說名集、）滅諦者。謂由眞慧簡擇力故、（眞慧、詳前無爲法中注文、）於集諦即諸惑及業、（惑即煩惱別名、）悉令無餘斷棄、（斷棄已盡、故云無餘、）吐盡、（如吐棄穢物令盡故、）離欲、（離諸染欲、）滅沒、（一切雜染滅沒、）寂靜。（染滅盡故寂靜、）道諦者。謂諸無漏眞俗智。（眞智亦名根本智、俗智亦名後得智、下卷另詳、無漏者清淨義、）此於苦諦、集諦、滅諦、爲偏知故、（偏知一切苦諦、）爲永斷故、（永斷一切集諦、）爲作証故、（滅諸雜染、証知眞理、）一切聖道。（聖智所行、名爲聖道、）

〔二諦〕二諦者。一俗諦。二眞諦。俗諦、具云世俗諦。護法云、世謂隱覆、可毀壞義。（按遷流義是世義、隨世中故、隱覆眞理、故云隱覆、世間法相不實故、名可毀壞、）俗謂顯現、隨世流義。（顯現者、世法雖無實、但宛爾有相現故、又幻相生滅不停、名隨世流、）此諦理應名隱顯諦。隱覆空理、有相顯現。（空理者、謂由空諸法自相所顯眞理、名爲空理、）如結手巾爲兎等物。隱本手巾、兎相顯現。此亦如是。今但名世俗諦。又復性墮起盡、名之爲世。（世分過去現在未來、過去滅盡、是盡相、現在方起、未來當起、通名起相、故所言世者、即起盡相是、性者、謂諸法自體、是生滅法、此皆與世同有起盡相故、故云性墮起盡、）體相顯現、目之爲俗。（體相、謂諸法自體、世間諸法雖復起盡無常、本無眞實、但亦條然宛然、有體相顯現、）如所謂宇宙萬象是、世即是俗、名爲世俗。諦者實義。約世俗言、有如實有、（所謂有者、如實是有、如瓶如衣、乃至日星大地、於世俗諦、皆實有故、）無如實無、（如依五蘊、而計爲我、五蘊實有、而此我相、如實是無、餘可思擇、）有無不虛、名之爲諦。世俗即諦故。（世俗中法、即是

（實故）、名世俗諦。或復省言俗諦。或復省言世諦。

眞諦。亦名勝義諦。勝謂殊勝。義有二種。一境界名義、二道理名義。境界又略分二種。一者、實塵法、得名境界。如色聲等物塵是也。二者、本非實塵法、而有實體用。如俗諦中、說心心所爲實法。眞諦中、眞如是實法。眞如爲正智所緣時、即名境界。心心所返緣時、其被緣之心（此中言心、亦攝心所、）亦名境界。是諸境界、皆得名之爲義。道理者。如無常苦空無我、與涅槃常樂我淨、諸如此類、無量無邊道理、亦皆名之爲義。勝義者。於一切義中、最極殊勝、故名勝義。諦者實義。事如實事（宇宙萬有、如色心、諸生滅法、皆依大用顯現、而施設色心或宇宙等名、此所謂大用、亦名爲事、是事如是、非不如是、離諸戲論、故名如實、）理如實理、（理即眞如、即諸法實體、然理與事、實非有二、就其顯現爲萬事而言、即此理亦得名爲事、故即事即理、體絕言思、故名如實、然此中談理事、實據吾新論爲釋、）理事不謬、名之爲諦。勝義即諦、亦同前釋。此復有多異名。或云實諦。或云第一義諦。或云非安立諦。（安立者、施設言說之謂、一眞法界、體絕言思、故名非安立、）

俗諦中一切法、只於俗諦、說爲實有。若推入眞諦、即都無自性、說之爲空。經言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如五蘊中色法。約俗諦言、此色有實自體。若入眞諦、色但假名、便不可說色有實自體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眞諦、即一實眞如。涅槃經云、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言實諦、其義云何。佛言善男子、言實諦者、名曰眞法。善男子、若法非眞、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顚倒。無顚倒者、乃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實諦。

善男子、實諦者、是佛所說、非魔所說。非佛說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一道淸淨、無有二也。（此處吃緊）

又復當知。眞依俗立。俗待眞詮。（俗待眞而可詮說也、無眞、即無俗可說故、）基云。俗是眞家俗。眞是俗家眞。有俗亦有眞。無眞亦無俗。眞俗相依而建立故。大智度論云。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假名、謂俗諦中一切法、實相即眞諦、）蓋即俗而見眞、即不於俗中起執、便唯一眞。此般若了義。

基師義林釋二諦。廣分門類。名相煩瑣、紛如亂絲。今此只約二諦大義而談。除去繁蕪。唯識於眞俗各分四重、似無必要。

〔外道十六異論〕外道雖有九十六種。大意莫過十六異論。詳在瑜伽第六七卷、顯揚第九十卷。茲節述如下。

一因中有果論者。謂雨衆外道、（雨衆即是數論宗攝、但數論宗中有十八部、各計不同、此中雨衆、或與數論餘部取義有別、故另列一派、）執諸法因中常有果性。如禾以穀爲因。欲求禾時、唯種於穀。禾定從穀生、不從麥生。故知穀因中、先已有禾性。不爾、應一切從一切法生。

二從緣顯了論者。謂即僧佉及聲論師。僧佉師計一切法、自性本有、從衆緣顯、非緣所生。若非緣顯、果先是有、復從因生、不應道理。（若非以下、申明一切法自性本有、只待衆緣方得顯了、並非緣合方生、所以者何、若緣合方生者、則當如雨衆計、因中已先有果、不知果既先有、如何又說從因生耶、以此破因緣生義、而成立其一切法自性本有只待緣顯之義、）

聲生論言。聲體是常、而相本有、無生無滅。然由數數宜吐顯了。此言聲體是本有。但由喉舌鼓動、數數宜吐等等緣力、聲相始顯。非聲本無、今遇宜吐等等緣合、而方生故。（非字一氣貫下、爲句、）

三去來實有論者。謂勝論外道、及計時外道等、皆計有去來世。（去者過去、來者未來、）猶如現在、實有非假。小乘亦作此計。今但舉外道。

四計我實有論者。謂獸主等一切外道、皆計有我、有薩埵、有命者、生者等。（薩埵命者生者三名、皆我之異語、有情識故名薩埵、其現起而爲有生命者、故名生者、此生者壽命有分限故、故名命者、）由起五覺、知有我也。（五覺者、謂我見色我聞聲等是、）謂見色時、薩埵覺等。（謂諸衆生、於見色時、必有薩埵卽我爲覺者故、若無我、誰爲能覺、聞聲等時、亦可準知、）

五諸法皆常論者。謂伊師迦、計我及世界、皆實常住。卽計全常、一分常等。（參看瑜伽顯揚、）又如唯物論者、計極微是常、亦是此攝。

六諸因夙作論者。如無慙外道、謂現所受苦、皆宿作爲因。若現精進、便吐舊業。由不作因之所害故。（言不作因者、由現時不作感苦之因、故名、）如是於後、不復有漏。

七自在等因論者。謂不平等因者計。不平等因者。如計有梵天等爲宇宙之因、此因名不平等。以建立一尊、爲萬有之主宰故。如莫醯伊溼伐羅等、或執諸法、由大自在天變化、或丈夫變化。（丈夫即是具有人格的神、能與一切法爲因、此與大自在天等相似、）或計大梵變化、爲諸法因。總之、凡建立一法、以爲萬有之因者、皆屬此類。

八執害爲正法論者。（以損害生命爲正法、故名、）如諸婆羅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若於彼祠中、呪術爲先、害諸生命。若能祀者、若所害者、若諸助伴、彼一切皆得生天。

九邊無邊等論者。謂有外道、起如是見、立如是論、世界有邊。世界無邊。世界亦有邊亦無邊。世界非有邊非無邊。

十不死矯亂論者。此計有不死淨天、謂若有善答他問者、死得生彼。（彼謂不死淨天、）此等外道、遇有來詰問者、即於彼所問、以言矯亂。或託餘事、方便避之。或但隨問者言詞而轉。（佛家注重因明學、亦與此有關、）

十一諸法無因論者。謂無因外道、計我及世間、無因而起。又自然外道、亦此所攝。

十二斷見論者。謂如我身死已、斷滅無有。猶如瓦石、若一破已、不可還合。

十三空見論者。妄計無有一切諸法體相。即於眞諦理、及俗諦中、若事若理、不能如實知故。便總非撥、一切皆空。又不信有善惡因果。

十四妄計最勝論者。謂如婆羅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婆羅門是最勝種類。剎帝利等是下劣種類。婆羅門是白色類。餘種是黑色類。如是等計。（今五洲各民族、種界之邪見甚烈、）

十五妄計清淨論者。謂有外道、於五欲堅著、嬉戲娛樂、隨意受用、妄計此卽現法涅槃。（今日主張物質上之享樂者、亦皆屬此流、）復有外道、計持狗戒、以爲清淨。或持牛戒、或持油墨戒、或持露形戒、或持灰戒、或持自苦戒、或持糞穢戒等、計爲清淨。（前行蘊煩惱位戒禁取中、言外道所持戒者、卽謂此等、可參看、）

十六妄計吉祥論者。如歷算外道、謂日月薄蝕、星宿失度等、有關人事得失。（按上十六計、只略就各派之主張相同者、卽總區爲如是等計、佛家思想、卽廣對治此十六計、學者所宜究心、）

〈數論〉印度外道、與大乘關係密切者、莫如數論、勝論。故此二家、以次略說。

數論創始者、名刧比羅。其後弟子之中有筏理沙。此翻爲雨。雨時生故、卽以爲名。其雨徒黨、名雨衆外道。梵云僧佉、此翻爲數。卽智慧數數度諸法根本立名。從數起論、名爲數論。此師所造、有金七十論。（本七十行頌、因金耳國王以金賜之、遂名金七十論、）世親爲之作長行。可見世親曾受此派影響。

基師述記、叙數論義依金七十論、立二十五諦。總略爲三。次中爲四。廣爲二十五。

總爲三者。謂變易、自性、我知者。

變易者。謂中間二十三諦。卽自性所作、名爲變易。

自性者、冥性也。今名自性。古名冥性。今亦名勝性。未生大等、但住自分、名爲自性。若生大等、便名勝性。用增勝故。

我知者、神我也。

次中爲四者。一本而非變易。卽自性是。自性能生大等、故名爲本。不從他生、故非變易。

二變易而非本。一說、謂十六諦是也。卽十一根、及五大、總十六諦。又說、但十一根是。（卽除五大、）此唯從他生、名爲變易。不能生他、故非本。

三亦本亦變易。此復二說。一說、謂七諦是也。卽大、及我慢、并五唯量。又說、并五大、合十二法。（於前七諦、又并入五大、故爲十二法、）此從他生。（故亦變易、）復生他。（故亦本、）

四非本非變易、謂神我諦。

廣爲二十五諦者。一自性。二大。三我慢。四五唯。五五大。六五知根。七五作業根。八心平等根。九我知者。於此九位、開爲二十五諦。

問、自性云何能與諸法爲生因也。荅、三德合故、能生諸諦。三德者、勇塵闇。（闇卽佛家所謂無明、一名爲惑、此中三德、其有深義、學者宜玩味、）

問、此我知者、爲是作者、爲是受者。荅、是受者。三德爲能作故。

問、既非作者。用我何爲。荅、爲領義故。（此中義字、常訓爲境、）於境證知、名領義。由有我是知者故、得證於境。餘不能知。又從冥性既轉變已、有諸境界、我受用故。

自性、本有。（法爾本有、非始起故、）無爲、常住。唯能生他。非從他生。

由我起思、受用境界。故自性與我、於諸諦中、特爲根本。（前說我非本者、不生他故、今說我亦爲本者、能受用他故、）

從自性先生大。（注意先字、）大者、增長義。自性相增、故名爲大。或名覺。亦名想。名遍滿。名智。名慧。

從大、生我執。我執者、自性起用、觀察於我。知我須境、故名我執。初亦名轉異。亦名脂膩。

有說、我慢生五大、五唯、十一法。五大者、謂地水火風空。（其所云空者、別有一物、名之爲空、非謂虛空無爲及空界色等、）五唯者、謂聲觸色味香。

有說、我慢但生五唯。五唯生五大。五大生十一根。爲我受用故。

十一根者、初五知根。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皮根。次五作業

根。一語具、（謂語所須口舌等是、）二手、三足。（此中手足、即取皮根少分而言、前取皮總相、今但取支故、）四小便處。五大便處。又次心根、金七十論、說心根即分別爲體。有說以肉團心爲體。

神我以思爲體。故因明說、執我是思。

三德、是生死因。由所轉變、擾亂我故。不得解脫。若知二十三諦、轉變無常、生厭修道。自性隱跡、不生諸諦。我便解脫。其爲說大概如此。

茲依二十五諦、列表如左。

一自性	
二大（從自性生大）	
三我執（從大生我執、我執亦云我慢）	
四聲	五唯（從我慢生五唯）
五觸	
六色	
七味	
八香	
九地	五大（從五唯生五大）
十水	
十一火	
十二風	
十三空	
十四眼	五知根（從五大生十一根、謂五知五作乃至心根）
十五耳	
十六鼻	
十七舌	
十八皮	
十九語具	五作業根
二十手	
二十一足	
二十二小便處	
二十三大便處	
二十四心根	
二十五我知神我	

世親唯識、依數論自性、而改立種子義。其第八藏識、亦與數論神我相當。

〔勝論〕述記云。成刦之末、有外道名嗢露迦。此云鵂鶹。造六句論、諸論罕匹、故云勝也。其後有五頂者、受其化導。鵂鶹爲說六句義法。一實、二德、三業、四有、五同異、六和合。後其苗裔有惠月者。立十句義。一實、二德、三業、四同、五異、六和合、七有能、八無能、九俱分、十無說。

實有九種。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時、七方、八我、九意。若有色味香觸等、是名爲地。若有色味觸及液潤等、是名爲水。若有色觸等、是名爲火。若有觸等、是名爲風。若唯有聲、是名爲空。（別有空大、非虛空、無爲、亦非空界色、）若是彼此俱不俱遲速能詮之因、

是名爲時。（彼此俱不俱、及遲速、以何法爲此等能詮之因、即時是也、若無時、則無彼時此時俱時不俱時及遲速可詮說、）若是東南等能詮之因、是名爲方。（東西南北上下等、以何法爲其能詮之因、即方是也、若無方、便無東南等可說、）若是覺樂苦等九德、和合因緣、能起智相、是即名我。若是覺樂苦等不和合因緣、能起智相、是即名意。德有二十四種。一色、二味、三香、四觸、五數、六量、七別性、八合、九離、十彼性、十一此性、十二覺、十三樂、十四苦、十五欲、十六嗔、十七勤勇、十八重性、十九液性、二十潤、二十一行、二十二法、二十三非法、二十四聲。

眼所取一依、名色。舌所取一依、名味。鼻所取一依、名香。皮所取一依、名觸。一實與非一實能詮之因、是名數。（實者、九實、即所數計之物也、非一實者、二以上之數、）量有五種。一微性、二大性、三短性、四長性、五圓性。別性者、謂實等差別能詮之因。（等者、明德及業、如九實等、一一差別、以何法爲其能詮之因、由有別性故、）合者、二物先不相至、而今至名合。離者、二物先合、而今反之名離。彼性者、依時方及數、遠覺所待、故名爲彼。如云此物是一、彼物是二、故屬於數。此時彼時、故屬於時。此方彼方、故屬於方。此性者、彼性之反。覺有二種、一現、二比。謂根與境合時、有了相生、名爲現量。（此宗意說、眼根舒光、至於色境、方始取之、如燈照物、聲香味觸四境、來至於根、方始取之、故遠見打鐘、久方聞聲、聲來入耳、方可聞也、根與境合之時、有了相生、此了相、是現量體、）比有二種。（比者、比度推求、）一見同故、比見不相違法。如見煙時、比知有火。二不見同故、比見相違法。如見雹時、比禾稼損。或見禾稼損、比有風雹。樂是適悅義。苦是逼惱義。希求色等物、名欲。損害他有情等、名嗔。欲作事時、先生策勵、有發動勢、此名勤

勇。墜墮之因、名爲重性。（重故墜墮、）流注之因、名爲液性。（液故流注、）爲地等攝受因故、名潤。（由潤故、地等有所攝受也、）行有二種。一念因、謂現比智所生數習差別。（即現比智起已、便有餘習續生、爲憶念因、差別者、不一義、此以還流名行、即心行是、）二作因。謂攢擲等業所生勢用。（此言行者、是勢用義、）法有二種。一能轉。謂得生死勝身之因。（如於生死中、得人天趣身、即望地獄等名勝身、）二能還。即出世間之因。正智、正因也。非法者、即與能轉能還二法、相反之因。耳所取一依、名聲。

業有五種。一取。二捨。三屈。四伸。五行。

若於上下虛空等處、極微等先合後離之因、名爲取業。（如室東隅處、有極微和合物、名香棹、此香棹即諸極微、先與室東處合、而今離異者、由此香棹即諸極微、已被取去之故、故此取業、是彼諸極微先合后離之因也、）捨業、反此。先離而遠、今合而近之因、名屈。（由屈故、使離遠者而近合、如銘鐵片而屈折之、使其東西兩端、近合爲一、則屈業是其因也、不屈、則東西兩端遠離、無緣近合、）伸業、反此。有質礙物、先合後離之因、名行業。（行者動義、不有行業、則先合已、終不離異、）

有體是一。（六句義中、第四句所謂之有、其體只是一、）實德業三、同一有故。

同異體多。（第五句中、所謂同異、其體便多、）實德業三、各有總別之同異故。（有總同總異、及別同別異、思之可悉、）和合唯一。（第六句中、所謂和合、其體唯一、）能令實等不相離而相屬者、即此和合。

俱舍鈔曰。六句義。一實者。通以九法爲體。是常。世界成、即聚。亦不增。壞即散爲極微。亦不減。與德句二十四法、爲所依。十句論曰。如是九實。地由幾德、說名有德。答、由十四德。謂色、味、

香、觸、數、量、別性、合、離、彼性、此性、重性、液性、行。乃至我有十四德。謂數、量、別性、合、離、覺、樂、苦、欲、嗔、勤勇、法、非法、行。意有八德。謂數、量、別性、合、離、彼性、此性、行。

二德者。通以二十四法爲體。此則依前九實。（此德、即實上所具之德也、）

三業者。通以五法爲體。離前實德外、別有五法、令實德作業。

四有者。（亦云大有、）即前實德業、不能自有。由別有一大有有之。（此大有非假法、乃有實自體、）

五同異者。離實德業外、有別自性。人與人同、人與畜異、由別有同異法、令其成同異也。（同異、亦非假法、準大有可知、）

六和合者。能令實德等不相離而相屬故。（此和合、亦有實自體、非假法也、）

如上略說六句義。其十句義、除與六句相同者外、自餘亦不及詳。勝論全用解析法。其說至爲繁碎。而其觀想所至、今人甚難理會。學者若非虛懷澄慮、以細推彼之思路、而如其所經、在自己腦筋中重演一番、則必茫然不知其所謂。（學者至此、爲一長句、）此不獨治勝論爲然。即於數論亦然。而於佛家之學、尤須如此用功、才有少分相應也。勝論典籍、有十句論。述記卷五、并其他疏鈔、亦須參攷。

又勝論建立極微。（參考二十論述記等、）九實之中、唯空時方我、四無質礙。（即無極微、）餘五、皆有礙。（即有極微、）問地水火風、皆極微爲體。是說易知。云何意亦有礙。答曰。據基記云。勝論說意是微。（微者極微、）如二微果許大。而亦有碍。（此與言心亦有原子者同、）今談勝論義。即依彼說。至其當理與否、又爲別一問題。

世親唯識、頗尚繁瑣的分析。與勝論方法亦近似。其種子義、亦與極微不無相關。

勝論分析實德業等。其所析果皆精審與否、姑置勿論。但由其義而歸納之、可得一原理焉、即宇宙萬象、唯互相依而有已耳。更不須別索原因。如此、即已遠離西洋形而上學之種種妄猜。其識顧不卓哉。

數論於宇宙人生之體驗、較勝論爲深澈。其三德、曰勇塵闇。吾欲名之曰能質惑。勢力之謂能。拘碍之謂質。與能質俱始、其動若機括、而自不容已者、是乃惑也。深廣哉、三德義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雖然、此自宇宙形成以後言之也。（此云宇宙形成以後、但約形氣分上說之、要非眞理本然也、）未嘗親證實相也。若乃於

變易見不易、於流行識主宰。則至健而闢、必非與闇相俱之勇。至健而翕、亦似塵而實非塵。湛然明覺、絕諸戲論、固無所謂闇也。新論、唯顯實相。與數論觀點截然不同。學者宜分別觀之。

若以闢言能。則當曰、勢用之謂能。（若一力字、不得、恐其濫於形氣界之力也、）若以翕言質。則當曰、顯現之謂質。（雖本無拘碍、然非空洞無物、故乃宛爾顯現、依此假說名質、）

佛家名相通釋卷上終

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十二右	二	二	慮	靜
同上	二	三	靜	慮
同上	二	十二	慮	靜
同上	二	十三	靜	慮
五五左	二	小注左第十七	巳	生
同上	二	小注左第十八	住	已
八四右	十一	表中第四五	我知（宜除）	

〔坿記〕第二十頁右、第三行以下、附識中、正文、稱以有生機爲因故得生。今改云稱以有生機故、得爲後稱生因。（俗亦名爲種子。）又下文云。諸行以其自體中有能生勢用即種子爲因故得生。今改云。諸行以其自體有能生勢用、得爲未來生因故。故說名種子。

佛家名相通釋卷下

黃岡熊十力撰

本卷、準百法論成立唯識大指。而旁搜識論之體系、取諸名相、詳爲疏釋。具有綱紀。

〔百法論〕具云百法明門論。亦世親撰。世親始從有部出家、本治小學。（小者小乘）後從兄無著聞大乘義、始捨小而入大。未幾盛張唯識之論。百法一書、依據瑜伽本地分中、略錄名數。即心法八、心所法五十有一、色法十一、不相應法二十有四、無爲法六、合得百法之數。提綱挈領、取此百法、而彰論旨、成立唯識。（論者、抉擇法義、而與詮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名爲論、今此論之旨、則在成立唯識也、）云何唯識。以一切法不離識故、說識名唯。非謂唯有識故、方置唯言。（非字至此爲句、）一切法中、識用殊勝。推識爲主。故首心法。（心法有八、謂一身有八識、此八名數、已見上卷、後當更詳、）二者心所法。是心助伴。（參看上卷、）故不離識。（心所法五十一、均詳上卷、）三者色法。識所變故。（色是識之所變、至後當詳、）故不離識。（色法、上卷色蘊中已詳者、茲不贅、但上卷亦有略而未及者、即十二處中法處所攝色、除無表色外、尙有四種、一極略色、又名極微、二極逈色、如明暗光影、及空界色皆是、空界色又分爲二、上覩者名空一顯、下覩之名逈、如上總攝極逈色中、三徧計所起色、如意識思維荷花時、必變似荷花之影像、即此名影像色、四自在所生色、謂定心所變色等境、皆實有故、）四者心不相應行法。是色心分位。故皆不離識。（問色上分位、如何不離識、答色不離識故、色上分位亦不離識、）五者無爲法。是識實性。故亦不離識。（無爲法詳上卷、）是故以百法與五蘊對觀。五蘊只分析一切法。識與諸法、平列而談。法相家立說之旨、即此可見。百法則識爲主、以之總攝一切法、而成立唯識論之統系。宜黃歐陽先生、首明唯識法相非是一宗。（參考百法五蘊敍、及雜集論序、並瑜伽序、均金陵刻經處刊本、）誠哉發揚其未

洩之秘。

百法總明一切法無我。由何義故名我耶。基云、我如主宰者。如國之主、有自在故。又如輔宰、能割斷故。有自在力及割斷力、義同我故。（述記卷二、）基師此釋、卽偏就人我執一方面而言。實則所謂我者、若寬泛言之、只是計着有實在物事的觀念。故凡執有實法者、亦名法我執。

人我執者。謂卽堅執有補特伽羅我相。云何補特伽羅。此有二釋。若隨俗譯名、應翻爲人。若約義譯、名數取趣。夫所謂人者、本依五蘊而假名爲人。然皆不悟此是假名、恒於意念隱微中堅執有實人相、亦卽計有實自我相。是名人我執。

數取趣者。趣謂六趣、六道之別名。（人天地獄餓鬼修羅畜生、是名六道。）謂諸衆生、數數起惑造業。由此、能取當來或種趣故。（當來、猶言未來、或種者、如人趣或天趣等、）別有解云。於六趣中、數數往還、名數取趣。此釋較寬。（前釋但約現惑業能感當來趣而說、）佛家持輪迴說、故名人爲數取趣。

法具軌持二義。上卷開端、及語要卷一、並解法字義。此不須贅。若於世所計色心等、但假施設、而說名爲法。此亦無過。若於所謂一切法者、而皆計執爲實物有。（實物有一詞、參看上卷行蘊中心所法總束處一段小注、）此卽名爲法我執。凡計有實物相、卽是執着相。此執着相、卽是我相。故名法我執。

又人我執一詞、有時省言我執。其法我執一詞、有時省言法執。

又有云我法執者。我卽人我。法謂法我。

又有言二執者。卽人法二我。

又有只言一執字者。實卽總合人法二我而言。

若論我執（具云人我）法執（具云法我）二相廣狹。（二相者、謂二執相狀、）則法執最寬。於一切法、而取着其相、通名法執。若執眞如爲實物有者、亦是法執。（眞如、詳上卷無爲法中、眞如亦得省稱如、）如雖本有、但可冥冥証故。不應當作外在物事而推度故。（此處吃緊、）我執者、唯執爲自、爲內。（對他名自、對外名內、）非於一切法皆計爲我人故。故我執便狹。但我執、亦就法執中別出言之。諸有所執着、通名法執。計執我人故、亦是法執。但以執爲內自我故、遂別於法執而另名我執。學者切須善會。

問云何二無我。答曰、如百法言、一補特伽羅無我。二法無我。

補特伽羅無我者。謂如五蘊諸色心法、皆互相爲緣而有。於中都無實我可得。若卽蘊而計爲我者。蘊則非一。爲計色是我耶、爲計一一心心所皆是我耶。若離蘊而計有我者。我在何處。故知人之一名、但依五蘊假立。都無主宰實自在用。（都無一氣貫下爲句、）由此、說補特伽羅無我。亦曰人無我。（世所謂人者、實卽無我、故名人無我、）

人無我故。名爲人空。又名我空。又名生空。（人我亦名生者、故人我空、亦名生空、）

法無我者。謂如蘊界處諸色心法、（蘊界處、詳上卷、）皆互相爲緣而有。所謂彼依此有、此亦依彼有。無後不成前、無前亦不成後。無甲不成乙、無乙亦不成甲。一切法、相待而有故。絕無獨立固存之一物。易言之、卽一切法、都無實自性。若有實自性、可名

爲我。既諸法無實自性、即諸法本空。空故無我。是名法無我。（亦云法空、）

問曰。諸行無實自性、（諸行、即蘊處等色心法之都稱、詳在上卷、）名空無我、是可無疑。豈謂眞如亦無自性耶。答言。眞如自性、離心言故。（眞如自性、非心思所涉、何以故、一涉心思、便成爲物故、又非言說所涉、何以故、一涉言說、便成爲物故、）大用昭顯、不可言空。本性自寂、離諸妄執、不可言不空。既空與不空、兩不可擬。云胡計着眞如、而謂有如情見所執之我。（云胡至此爲句、）涅槃經卷五十五云。我說涅槃、如幻如夢。（涅槃亦眞如之別名、）若當有法勝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此破法執、最爲警切。

佛家說一切法。而不取一切法。故三法印、其一無我。（佛家有三法印、一曰諸行無常、二曰諸法無我、三曰涅槃寂靜、異此不名佛法、）百法成立唯識。首明無我。是所宗故。但世親持論、是否不墮法執、吾讀識論、竊有疑焉。新論之作、知我、罪我、其在於斯。

般若明無我。涅槃成立常樂我淨之我。此不相違。情見所執之我、（即二執也、）如實是無。而世妄計爲有、故應遮撥內在主宰、不隨境轉之我、（此即常樂我淨之我、）是徧爲萬法實體、詎可言無。（吾心之本體、即是萬法之本體、非有二也、所謂一切法皆如也、）涅槃、般若、立說雖殊、而意自相貫。新論、融會般若諸法無自性義、及涅槃主宰義。學者宜知。（新論轉變成色諸章、於宇宙論方面、融會般若諸法無自性義、功能明心諸章、於本體論及人生論方面、融會涅槃主宰義、）

〈識論〉具云成唯識論。亦云三十論。在昔釋尊示滅、佛法一味。及百餘年間、有大天者出。始興諍論、判爲二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大衆部復分爲九、上座部析爲十一、合二十部。

（諸部繁衍、約當佛滅後四百年間云、）後龍樹菩薩、興於南天竺。約當佛滅後六百年頃。始造大智度等論、宣說法空。是爲大乘。其弟子提婆菩薩、造百論等、宏闡指要。然末流沉空、將資矯正。迄佛滅後、九百年間。北天竺有無着菩薩。旁治小學。（瑜伽本地分、多詳小乘義、）董理大乘。以其對治空見、世遂目其學爲有宗。而區龍樹提婆之學爲空宗。自是大乘乃分爲二。無着與母弟世親菩薩。本習小乘、遍通異部。造論五百、隱蔽大乘。無着憫之、托疾命誘。中路聞誨、方信大乘。改軌宏揚、亦造論五百。具如別傳。

按世親聞法無着、始歸大乘。雖復克承家學、而卒乃自創唯識一派。未嘗篤守其兄之說。無着本善談法相、而已漸具唯識之體系。其生平撰述甚富。就此方所譯者言之、當以大論及辯中邊爲最要。大論乃法相鉅典、自來治有宗學者皆知之。辨中邊、已大備唯識之規模。而言唯識者多不之省、乃舉奉識論爲宗主。此自印土十師已然、非獨吾華慈恩派下如此也。吾於上卷、有云、唯識學是世親學者。特據其傳授影響而言之、非謂無着不言唯識也。中邊頌、無着自謂聞之慈氏。與大論聞之慈氏、同一托詞。蓋皆其所自造、而假慈氏以神其說。亦可見其矜重之意。無着造此頌、付世親爲之釋。基師云、舊以爲世親所造、非也。釋文既出世親手筆、自是世親歸趣大乘以後時事。想無着已屆暮年、故委釋文於世親也。頌初明虛妄分別有。以此具攝三自性。（三性後詳、）宏廓深遠。而無世親識論派煩瑣與穿鑿之弊。余常欲疏其大義、苦不得暇。冀

後之達者、遊意於茲。

世親唯識之論、百法總其弘綱。識論完其組織。（大綱細目畢具）至於攝論釋、重在成立賴耶。二十論、偏明唯識無境。（無境者、謂無心外之境故、）及識論出。而攝論二十論之義、亦無不於茲匯聚。識論三十頌、本世親晚年所作。釋文未竟而卒。十大論師繼起。（十師者、一親勝、二火辨、三難陀、四德慧、五安慧、六淨月、七護法、八勝友、九勝子、十智月是、）法海波瀾、至爲壯闊。其間護法、安慧、聲德尤振。玄奘大師、譯唯識時、本主十家之釋、各別全翻。窺基法師、特欲糅集十師之義、成爲一部。異義紛綸、悉折衷於護法。基師初稟奘師、奘師未允、蓋久而後許焉。今所傳識論、即基師譯本。雖云糅集十師、而實壹宗護法。無異爲護法一家之學。基師稱護法云、此師所說、最有研尋。於

諸義中、多爲南指。邪徒失趣。正理得方。迥拔衆師、類超羣聖者、其唯護法一人乎。（述記卷一）基師又自述其參糅之績云。初功之際、十釋別翻。昉尙光基、四人同受。數朝之後、基求退迹。大師固問。基殷請曰、羣聖製作、各馳譽於五天。雖文具傳於貝葉、而義不備於一本。情見各異、稟者無依。請錯綜羣言、以爲一本。楷定眞謬。權衡盛則。久而遂許。故得此論行焉。大師禮遣三賢。獨授庸拙。此論也、括衆經之秘。包羣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極。俯之不測。遠之無智。近之有識。雖復本出五天、然彼無茲糅釋。直爾十師之別作、鳩集猶難。況更攄此幽文、誠爲未有。又云、不立功於參糅、可謂失時者也。（唯識樞要卷一）、詳此。則基師採集識論、雖義據十師、而功同獨創。匯唯

護法之嫡傳、實乃世親之冢嗣。然或者以識論獨崇護法。九師之旨、書佚難詳、又不無遺憾云。基師既成識論。更爲述記。凡論中不盡之義、與衆說之待搜羅、己意之當發抒者、皆於記中見之。此傳譯最善之法。然述記文字雖讚。想是隨時筆札、未經整理。基師與其門下疏通述記之作、復有八種。卷帙繁重。其內容多不必可貴。學者非專於其業、鮮不廢然束閣。實則讀此等書、正如入山採寶。雖云荆棘載途。虛勞步履。然偶於無意中得一至寶。其價値不可思議也。識論之研究、大盛於唐。唐人章疏目錄、今可攷者、猶百餘種。但即其現存者觀之、大氐失之煩瑣。禪學之徒、起而匡其失、至不立文字。則矯枉過直。慮非梵土佛家本旨也。

印度論文體製。先以韻語、總括全書意義、名之爲頌。次依頌作釋文、名曰長行。則論之正文也。世親作三十頌。未及爲長行而卒。

〈諸識〉識者、對境受稱。設無所緣境、則能緣識之名、亦無自而立故。（唯識不謂無境、但不許有心外獨存之境、詳前談百法中、）然識有多名。曰心。曰意。曰了別。曰分別。曰現行。皆其異名也。（如某甲、有別字、別號、）唯心意二名、雖通八識、（謂八個識、通名心與意故、）而約偏勝義、則第八獨名心、集起勝故。（集起者、謂集諸種子、起現行故、此據論等說、但五蘊論、則云採集諸種子故、名之爲心、與此稍異、詳上卷識蘊中、）第七獨名意、思量勝故。（恒審思量我相、故勝、）前六通名識、了別勝故。（了別一切境界、前六爲勝、）此義深詳、請咨攝論。（所知依分、）

現行一詞、有時虛用、即現起之謂。但常用爲識之別名。現

者、顯現義。非如種子沉隱故。（非字貫下爲句、）行者、相狀義。（識生即有相狀、雖本無實礙、而有無相之相、無形之狀故、）非無自體故。（了別即其自體、）此識亦名現行者。對種而得名故。（種子每省言種、後皆倣此、）如某甲對父便名子。今識對種便名現故。（現行每省言現、後皆倣此、）又現行與識兩名、有時併爲一個複名詞。如曰現行識。或更省言現識。皆隨行文之便。而用複名。非有何等異義也。

緣字有二義。一緣慮義。如能緣之緣是也。猶云能知或能觀等。二緣藉義。如緣生之緣是也。凡內典中言緣起、言衆緣、言四緣等者、皆此中第二義攝。

三十論云。識言、總顯一切有情、各有八識。謂凡言識者、總顯一切有情各各有八個識。非單就某甲一身中八識而言故。（總顯二字、注意、）

云何八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此八、各有相應心所。舉識便已攝所。如舉眼識。即攝眼識相應觸等法故。（心所詳在上卷、）餘準知。

將談八識、須詳識所依根。初五識所依根、是謂五根。曰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此五、皆以清淨色爲體。詳在上卷色蘊中。

舊作識論講疏云。五根體即淨色。（清淨色、亦省言淨色、他處準知、）是色微妙、世所不了。但由發識勢用、比知是有。（比者比度、識生必有憑藉、若非淨色根具有發識之勢用、此識無緣得生、故由發識、比知決定有根、）此根所具之勢用、其盛大至不可測。火藥爆發、勢用雖猛、猶可測量。根之勢用、終無物力可爲喻況。如眼根、發生眼識、而趣色境。是乃至神、不疾而速。儻有能言其力之幾何者、萬世一遇、猶旦暮也。俱舍分別根品、說根者、最勝自在義。（五蘊同此、）普光記云。最勝自在、即是有大勢用。根與扶根塵、和合似一、而實非一。（謂一身中、有淨色根、有扶根塵、此二和合似一、而實不是一法、）扶根塵者、亦名根依處。即是器界之一部分。（此塵能扶助淨色根故、名扶根塵、又謂此塵是淨色根所依之處故、即名此塵曰根依處、）或作浮塵根者、大錯。

唯識諸師、於根義頗有聚訟。如難陀等、說五識功能、是名五根。無別淨色爲眼等根。即以世親二十論、陳那觀所緣緣論、而爲依據。安慧以理教相違破之。（理教相違者、謂與正理相違及與聖教相違故、）廣陳九難。詳見識論卷四、及述記卷二十六。其辭甚辯。護法假朋二十論等文。（朋者、比助義、謂助難陀等張目、而解釋二十論等文、以爲可據也、假朋者、非眞有意爲助、特故順之、令盡其辭、）安慧復申十辨、直令敵者詞窮。蓋護法本非贊同難陀說者。其爲難陀等所引二論設救、非必故與安慧相反。姑引令安慧盛張其說已耳。（識論此處文字、須審會、）

難陀說五識種即五根。則以根爲種子之異名。實不許有淨色根也。安慧破難陀、其詞雖辨、固猶未了難陀本意。而只爲名詞之爭耳。原安慧所謂根者、正目淨色。難陀則謂無別淨色爲眼等根。其說五識種亦名根者、自非安慧之所謂根也。

據實而言、安慧與難陀之爭、乃在根之爲有爲無、而非種子是根與否之問題。設難陀亦許有所謂根者、則根與種非是一物、又何待剖。然安慧斤斤爲辨種之不可爲根。卒不悟難陀所言根者、與己殊恉。此所以雖辯而無當。至護法乃如射者中的矣。護法以難陀不許有淨色根、乃依教理以折其諍。

其說以爲藏識變似色根。（藏識者、頼耶之別名、）有聖教量、爲楷定故。不可撥無。又根相雖非現量得、（依世間說故、非現量所得、）而由發識用、比知是有。（述記二十六第十一頁、以有發生五識用故、比知有根、由果推因故、）非肉團（即扶根塵）能發識故。（參考述記、）故應說根體即淨色。護法以此折伏難佗、證成淨色根定有。而後聚訟之端始息。

安慧與難佗、關於淨色根有無之爭。見識論卷四、述記卷二十六。然西明要集、疑與難佗爭者非安慧、而判屬火辨。不知西明別有據否。慧沼則據述記、斷爲安慧說。謂疏主既是此翻糅者、故能深達、可不勞疑、云云。姑并存之。

大乘淨色根本用小宗之名、而異其實。如俱舍論言。眼根極微、在眼星上、傍布而住、如香荾花。亦說如頗胝迦。耳根極微、居耳穴內、旋環而住。如卷樺皮。鼻根極微、居鼻額內、背上面下。如雙爪甲。舌根極微布在舌上。形如半月。身根極微、偏住身分。如身形量。此說淨色根即極微爲體。有形狀顯現。但在唯識、則謂根有自種、伏藏本識、遇緣生現。（現謂根也、唯識說一切法各有種子、）（故根亦有自種、伏藏本識之中、遇緣則生現根、）而不許有實極微。又世間不能現見、故不可擬其形狀。蓋大乘所謂淨色根、頗有神秘意義。與小乘所說、名同實異。不可無辨。（友人桂林梁漱冥、謂淨色根即今所謂神經系、就小乘義言、似可通、而於大乘不合、）

如上略說五根。次第六意根。世親攝論疏云。譬如眼等五識、必有眼等五根爲俱有依。（俱有依、即根之別名、識與根同時相俱、故云俱有、是識所依以生者、故復名依、）如是意識、亦應決定有俱有依。此但謂應更成立意根。

至意根爲何等法、佛家亦不無諍論。如上座部等、以胸中色物（即謂心臟）爲意識之根。是謂色根。此與晚世言心意作用以腦筋爲所依者、義亦略近。（胸中色物與腦筋雖異、但以意識所依爲色根則同、）餘部不許色根、而立無間滅識爲意根。（餘部、謂上座等以外之諸部、無間滅識、詳上卷十八界中、）世親初研小學、造俱舍論、即作是說。（參考俱舍分別界品、）其後向大、更造五蘊、猶存舊義。（詳在上卷、）諸不許意根是色法者、則以意識行相寬廣。其分別力最强。故所依根、必爲心法、而非色法。何以故。心法勢用猛利、堪爲意識作所依。色力鈍劣、不任爲依故。（今人欲純以腦筋說明心意作用、而記憶及幽深廣博之思想、如何可說爲腦筋之副產物、吾總覺其不可通、）但小乘以無間滅識爲意根、不悟此屬已滅無。（凡法已滅、便無有、名已滅無、若未生者、即現在無有、名未生無、此等名詞、亦須記著、）何得爲根。及大乘立八識、始說第七末那、爲意識之根。而以前念無間滅識、但望後念爲等無間緣所依。（等無間緣、詳後、）理論始精密。無着爲世親造攝論、即明斯義。自是而意根體即末那、遂成大乘定論。

意根
- 小乘
  - 胸中色物
  - 無間滅識
- 大乘　末那識

說第六根已。七八云何。第七以第八爲所依根。大論五十一說、由有本識故、有末那。楞伽經卷九有頌云。阿賴耶爲依、故有末那轉。（轉者起義、）述記卷二十六。八若無時、七亦無故。此皆言末那用第八爲根也。第八亦以第七爲所依根。大論六十三說。藏識恒與末那俱

時轉。又說、藏識恒依染汚。染汚即第七也。述記卷二十六。第七若無、八不轉故。此皆言藏識用末那爲根也。七八互爲根故、不須建立九識爲第八之根。

如上所說諸根、總分二類。一淨色根有五。曰眼淨色根、乃至身淨色根、是也。二意根有三。謂末那爲第六根、及末那與賴耶互爲根、是也。凡此諸根、各具四義。（注意各字、）一決定。謂所依根若無、能依之識、定不起故。如所依眼根若無、則能依之眼識決定不起故。又凡言識、亦攝心所。二有境。根體定是能照或能緣法。五根體即淨色、能照境故名有境。意根體即末那等、能緣境故名有境。唯此能照或能緣法、方有力用、得爲根也。餘扶根塵法、非能有境、不得爲根。三爲主。即有自在力故。最殊勝力、名自在力。心所依王、便非自在、故不爲根。心王是主、有自在力、方爲根也。如第六意根、即是第七心王。七八準知。又淨色根、亦得說爲自在、非同扶根塵之頑鈍也。四令能依識、取自所緣。如五識取自所緣塵境、即由五根增上、令其自取故。餘準可知。凡此四義。具三十論。見論本四、述記二十六、唯識談根、只此云爾。

上來略釋諸根。今應釋諸識名義。瑜伽卷六十三說。識有二種。一者阿賴耶識。二者轉識。此（轉識）復七種。所謂眼識、乃至末那識、云云。準此、則前七識通名轉識。問何故名轉識。答曰。轉者、轉易義。謂十地位中、此前七識入觀時、是無漏善性。（定中起觀、）（即名入觀、）出觀已、（出定故、便出觀、）仍是有漏染性。（十地後詳、）此說前七有轉易

故、名爲轉識。問金剛心後、第八亦由有漏、轉成無漏。云何不名轉識。（金剛心、亦後詳、）答曰、第八一轉即永轉。非前七例。故轉識名、不通第八。

轉識有七種。此七、復別以三類。曰前五識。曰第六識。曰第七識。前五識者、所謂眼識乃至身識。第六曰意識。五及第六、亦合稱前六識。以同是隨根立名故。

云何隨根立名。謂依發屬助如五義勝故。依義者。謂即依眼根之識、故名眼識。乃至依意根之識、（意根即第七識、）故名意識。發義者。謂即眼根所發之識、故名眼識。乃至意根所發之識、故名意識。屬義者、謂即屬眼根之識、故名眼識。乃至屬意根之識、故名意識。助如兩義、準上可知。（助義者、謂能助根取境、故說助義、凡根皆有取境之用、但必有識爲助、始成其用故、由根望識言、則曰根助識、由識望根言、則曰識助根故、如義者、謂識依根發、亦恰如其根之勢用、而共趣境故、故說如義、）或許六識隨境立名。亦可無遮。

隨根立名	隨境立名
眼識	色識
耳識	聲識
鼻識	香識
舌識	味識
身識	觸識
意識	法識

六識性相云何。識論卷五云。識以了境爲自性故。（此中識者、即通六識、）

（而言、）即以了境爲行相故。能了別境、名爲識故。如經說。眼識云何。謂依眼根、了別諸色。乃至意識云何、謂依意根、了別一切法。雜集等說、亦復同此。（或云、梵本三十頌、但言識以了別爲自性、而不言行相、今識論亦以了別境爲行相、疑基師所增、此說不知確否、然以理準、兼顯行相、於義無違、）五識行相唯局。（不遍名局、）謂眼識唯了諸色。耳識唯了諸聲。乃至身識唯了諸觸。第六意識、行相周徧。謂遍了一切法故。攝論、所謂無邊行相而轉是也。

意識、亦依其分位差別、而說爲四。一五俱意識。二獨散意識。三夢中意識。四定中意識。夢意、略見上卷行蘊眠數中。（諸論亦復無所解說、）定心、（定中意識、省云定心、）非凡位所有。此中皆不欲談。通途所謂意識、只相當於散意。（具云獨散意識、）前所云意識行相周遍者、實就獨散位而言。問由何義故名獨散。答曰、獨者、簡別五俱位。散者、簡別定位。（凡夫未得定、心恒散亂故、）獨起思搆故行相麤動故。（意識不與五識俱時、能獨起思搆、而分別一切法、勢極猛利、如晨起而思昨日所嘗之蝦首、停午而憶晨時所見之梅花、彼眼舌二識、久已滅無、而意識獨起、又或冥搜哲學上之問題、色聲等識皆不現行、而意識獨起、）故名獨散意識。亦云散心。（或云散意、）亦云獨頭意。（不與五識俱故、名獨頭意、）

云何五俱意識。謂即五識起時、意識定與之俱。（定字吃緊、）依此、立俱意名。（五俱意識、省云俱意、）解深密經說。佛告廣慧。有識、（即指下文眼識）眼（眼根）及色（色境）爲緣、生眼識。（根境爲緣、眼識得生、此就根境望識而言、實則根境識三法、同時互爲緣生、非謂先有各在之根境二法、待其合而後生識也、此等處、若稍有誤解、便與唯識義全乖、向見人有誤解者、不可不愼、）與眼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意識分別力勝故、名分別意識、眼識起時、共與眼識相俱起者、即分別意識是也、此意識既與眼識相俱、即是兩相隨屬而行、故曰隨行、又必同時而生、故曰同時、又必同緣一境、如眼識緣靑、意識亦緣靑、是名同境、）有識、（指下耳等四識、）耳鼻舌身（四根）及聲香味觸（四境）爲緣、生耳鼻舌身識。與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準上可知、）廣慧。若於爾時、一眼識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轉者起義、）若於爾時、（眼識生時）二三四五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詳此所云五識若同時並轉、即一意識、能與五識俱。因是、意識亦隨所俱、而成差別。如自其與眼識俱之方面言、則爲眼識家俱意。自其與耳識俱之方面言、則爲耳識家俱意。自其與鼻識俱之方面言、則爲鼻識家俱意。自其與舌識俱之方面言、則爲舌識家俱意。自其與身識俱之方面言、則爲身識家俱意。如是總名五俱意識。

問由何義故、建立俱意。答曰。如諸論言。略有三義。一曰助五。（五者五識、后均倣此、）五無計度等分別力故。必須有俱意助五、令其了境。如師導令弟子解義。（弟子解義由自、而必賴師引、五識了境由自、而必賴意引、法喩相當、）若無俱意、五定不生。以五力微劣故也。二曰極明了。俱意與五、同取現境。分明証故。（俱意與五取境、同是現量、）非如散意緣久滅事。（散意多緣遠過去事、）基云。五識賴意引而方生。意識由五同而明了。言其相依之切也。三曰、能引後念獨散意識令起。集量論說。五識起時、必有意識與俱。即此意識、能引第二念尋求意識生。（詳述記二十七第七頁、如俱意與五識同取靑境時、唯是現證、本無計度分別、但此俱意起時、即有勢用、能引次念散意起、散意起時、即於前念現量所證靑境、而起尋求、謂此是靑、非赤白等耶、或此靑者、是衣靑、非華靑等耶、）綜上三義。俱意故應建立。

佛家八識、析成各個。而其眼等五識、以今心理學上術語言之、應云純粹感覺。（言粹純者、以其不雜記憶與推想等作用故、即未成爲知覺故、）若不建立俱意。則疑此感覺力用微劣、而於境無分別、將不得成爲識矣。第一義中、助五之說、誠爲重要。又八識既是各別。則五識取境、應不能爲後念意識所追尋。以第六與五、不相關故。由建立俱意、方無此患。故第三義、關係尤重。然此等拼合法、正可見其立義不符理實。（心不是拼合的東西、）新論持說、自與舊學根本不同。學者無妨研玩。

六識緣境。於一時緣、多少不定。大論五十一說、如一眼識、於一時間、於一事境、唯取一類無異色相。（如唯取青色境、）或於一時、頓取非一種種色相。（如青黃赤白等、）如眼識於衆色、如是耳識於衆聲、鼻識於衆香、舌識於衆味、亦爾。又如身識、或於一時、於一事境、唯取一類無異觸相。或於一時、頓取非一種種觸相。如是、分別意識、於一時間、或取一境相。或取非一種種境相。當知道理亦不相違。此與薩婆多說有異。薩婆多不許一時緣多境。謂如眼識、本方緣青。忽然黃色來奪、礙彼眼識、不於青生、云云。然眼等六識、容有一時專緣一境。如薩婆多所說。但非一切時恒爾。

大論卷三說。六識取境、由四因故、能令作意、警覺趣境。（作意、心所、詳在上卷行蘊、）一、由欲力。謂若於是處、心有愛着、心則於彼、多作意生。二由念力。謂若於彼、已善取其相、已極作想、心則於彼、多作意生。（念者記憶、於過去境、而行追憶、能令分明再現、是名善取其相、追緣過去、而取其像、不忘失故、名極作想、）

三由境界力。謂若彼境界、或極廣大、或極可意、正現在前。心則於彼、多作意生。四由數習力。若於彼境界、已極串習、已極諳悉。心則於彼、多作意生。（如行通衢者、汽車前來、眼識便了、由爾時俱意助眼識、多於汽車作意故、此等作意、一由境界力、相極猛故、二由數習力、前此諳悉汽車能違害生命故、舉此一例、以見其餘、）

六識取境。前五皆局。第六特遍。由第六分別力勝故。雜集論云。唯意識有三分別。一自性分別。（自性猶云自相、）二隨念分別。三計度分別。

自性分別者。謂於現在所受諸行自相、行分別。按此中自相、猶云自體。現在所受諸行自相者。如眼識現緣白色、即此白色自體、是名現在所受諸行自相。眼識緣此白色自體時、能緣入所緣、親冥若一。是即於白色自相而行分別。此中分別一詞、與後二分別、名同義異。蓋由能緣識、親冥所緣境之自體。絕不於境起憶念及推度等等分別。但以親冥境體故、（如前所云眼識親冥白色自體、）說名分別。由識與境冥。雖無麤動分別、而不同木石塊然無知故。（而不同三字、須一氣貫下讀之、）冥冥證故。（雖有證知、而若無知、故曰冥冥、）行相深微故。故名分別。非以同於後二分別、始名分別。（非以至此爲句、）此於諸行自相、行分別、即是現量。本唯五識得有。而雜集說意識有此者。據五俱意說故。

隨念分別者。謂於昔曾所受諸行、追念行分別。按昔曾所受諸行者、謂過去所緣境。念者記憶。由憶念力、追憶曾更事、而行分別。

計度分別者。謂於去來今不現見事、思搆、行分別。按去來今

不現見事者。即非五識所緣實塵境故。是諸法上種種差別義、所謂共相。（共相、故非五識所現見事、）由意識相應尋伺二數、思搆力故。（尋伺二數、詳上卷行蘊中、）於諸法共相、而行分別。此中計度分別、與前隨念分別、相依俱有。常憶曾所已知、以與現所欲知事、而相比度。無有計度不雜憶念故。（無有至此爲句、）計度分別、或是比量、或是非量。如於諸法無常、而計是常、此即非量。於諸法無常、而知是無常、此即比量。

上來解釋三分別。於自性分別說爲現量。而許意識唯與五俱時方有。實唯五識全具自性分別。此與雜集不免少有出入。然以義準。雜集欠精、應當是正。又攝論許自性分別在五識。此即現量。唯俱意得與五同有。理則實爾。攝論可依。吾非無據而肊說也。

意識具隨念、計度二分別故。不唯緣有法。而亦緣無法。問無即無有。如何名法。曰、汝作無想時、不能以無爲有。即此所謂無者、有軌持義、可名爲法。詳在十力語要卷一。此姑不贅。大論五十二說。有性者、（性者體義、如色等是有體法、名有性、）安立有義、能持有義。（安立者、施設言說之謂、持謂任持、如色等是有性法、今於彼設爲實有者、即以彼能任持自性、不捨失故、）若無性者、安立無義、能持無義。（如空華是無性法、今說彼爲無、即以彼亦能任持自性、非於無之時可捨無爲有故、）故皆名法。（有無皆能任持自性、故皆名法、）由彼意識、於有性義、若由此義、而得安立、即以此義、起識了別。於無性義、若由此義而得安立。即以此義、起識了別。若於二種、（謂有及無）不由二義（謂有及無）起了別者。不應說意識緣一切義、取一切義。（義者境也、謂若意識於有無二種法、

設唯於有義起了別、而不於無義起了別者、即意識非能於有無二義都起了別、便非能緣一切境、取一切境、何以故、不於緣無法故、）設作是說、便應違害自悉檀多。（悉檀多者、宗義、）又不應言如其所有、（謂於有法、則如其所有而說有、）非有亦爾。（亦爾者、躡上文也、謂於無法、則如其所無而說爲無、）是如理說。（又不至此爲句、）是故意識、於去來事非實有相、（過去已滅無、未來未生無、）（皆非實有、）緣彼爲境。（彼者、謂即去來非實有相、）由此、故知意識亦緣非有爲境。（即緣無法爲境、）復有廣大言論道理。由此證知有緣無識。（謂有緣無法之識也、）謂如世尊微妙言說、若內若外、及二中間、都無有我。此我無性、（妄計有我、實無其體、）非有爲攝、非無爲攝。（有爲無爲兩不攝者、明我相本無故、）共相觀識、（共相本處、無體可見、而意識能作共相觀、因此、說意識爲共相觀識、）非不緣彼境界而轉。（彼境界者、謂我、轉者起義、我本無也、而意識於彼得起焉、此非緣無而何、）此名第一言論道理。又於色香味觸、如是如是、生起變異、安立飲食車乘衣服嚴具室宅軍林等事。此飲食等、離色香等都無所有。（飲食者、本以目所飲所食之物、飲即湯等、食即米等、理實色香等是有、湯米等是無、俗計有湯米等實物、此眞倒妄、眼識但得色、鼻識但得香、舌識但得味、均不曾得若湯若米、湯米者、本無其物、意識依色香味等法上、而起增益執、妄計有湯米等其物、此以無爲有也、飲食如是、衣服乃至軍林等等、皆可類推、）此無有性、非有爲攝、非無爲攝。共相觀識、非不緣彼境界而轉。（意識作湯米等想、亦是緣無法、）是名第二言論道理。又撥彼執梵天等爲邪見。（原文舉例、世不易了、若爲解釋、又嫌詞費、今改用梵天爲例、與原意無差、）若梵天等是有、即如是見、應非邪見。何以故彼如實見、如實說故、（此爲反詰之詞、意云、執梵天者定是邪見、以梵天本無故、）此既是無、諸邪見者緣此境界、識應不轉。（亦反詰之詞、言梵天既是無、識應不於彼而生、今諸邪見者、既於彼無法而識得生、以是證知意識緣無、）是名第三言論道理。詳此所云。証明意識常於無法而轉。可見意識中之宇宙、純由意想搆造。雖其搆造、未始不

以五識現量爲依據、然由虛妄分別勝故、恒起種種倒見。譬如目眩、視不明了。迷杌爲人。人雖本無。而目眩者、視力亂故、不能如實明解杌相。而恒妄自堅執爲人。意識妄搆、亦復如是。

又據諸論。六識各有五心。（各字注意、）五心者、一率爾心。二尋求心。三決定心。四染淨心。五等流心。率爾心者。初墮於境、（初念創起、觀所緣境、名爲初墮、）名率爾墮心。此唯一剎那頃。（此以一剎那爲一念、六識率爾心皆唯一念、有說意識率爾通多念起者、此非正義、初墮境故名率爾、後剎那即尋求矣、）尋求心者。率爾初緣、未知何境。爲了知故、次起尋求、有欲俱轉、希望境故。（欲數與心俱轉、於境起希望故、）更有念俱。憶所曾習、（過去所經之境、名曾習境、）以爲比擬。（於現境不了、方起尋求、即有念數與心俱起、以曾習境、與現境比擬、比擬者、求其同異也、）尋求起已、猶未了知。更起

尋求、便通多念。決定心者。既尋求已、了知先境。（決定心起時、即尋求心已入過去、故後念決定心、以前念尋求心所尋求之境爲先境、理實境隨心剎那生滅、決定心之境、本唯現在、以其似於前心之境而隨轉故、故依現境而作先境解、）次起決定、印解境故。（義林二說決定多念相續者、實不應理、決定之次念、於境或住善、或住惡、或住捨、即是染淨心、）染淨心者。決定既已了知境界差別。於順住善。（順者違之反、心於順境、不起嗔等、而生樂受、名住善、）於違住惡。（違者順之反、心於違境、便起嗔故、而生苦受、名住惡、）於中容境、（非順非違、）住捨。（非苦非樂、名捨、）染淨心生。（染淨唯一念、次念即是等流、故有說五識染淨心通多念起者、亦不應理、）等流心者。（前後相似名等、相續名流、）成染淨已。次念順前而起。（順者隨順、似前心故、）故名等流。即此等流、容多念起。（容者不定、等流起已、次念若遇異緣、即創觀新境、又成率爾、前念等流便不相續、若無異緣、即有多念相續故、故置容言、）然復應知。如是五心、唯率爾、尋求、定無間生。尋求已後、或時散亂。瑜伽有文、此姑不詳。

如上五心、六識通具。頗有舉瑜伽爲難者。謂瑜伽說五識無尋求等。非是現量。又意識起尋求等、非是現量。若五識亦有尋求等者、如何說五識唯現量耶。故知瑜伽、持義爲正。此其所難、實未盡理。設五識率爾滅已、無有尋求等起。則是五識唯一剎那、不得相續。以理推徵、事不應爾。如眼識緣青、由意引生。剎那剎那、（連言之者、顯前後相續故、）專注未捨。（恒觀於青、未休捨時、名爲未捨、）云何不許多念相續。夫意與五俱、意識於率爾心後、有尋求等心、相續而起。五亦應然。唯就量言、乃不一致。意識尋求等心、行相麤動。（發現散著名動、分別强盛名麤、）故有名言詮別、不得親冥境相。（親冥境相義、詳前自性分別中、）若五識尋求等心、行相深細。（深故不顯、細故若無、）尙無名言詮別。故意識非現量時、五識儘是現量。又瑜伽

不說五識有尋求等者。以無麤動行相、說之爲無。要非無深細者。基師述記二十七、取安慧義、主張五識相續。義林卷二、說率爾等五心、乃六識所通有。所持甚諦。唯說理似欠精析。故令學者、猶滋疑惑。

•

問俱意無現量耶。答言俱意實具五心。其初念（約一剎那、名爲一念、）率爾墮境、定是現量。尋求以後、若行相深細、心與境冥。亦隨五識、同名現量。若尋求起時、籌度力强、便非現量。

五識緣境、諸師頗與假實之諍。凡法有假實分別、已說見上卷。如色法是實。色上分位如長短方圓等等是假。一師說五識緣實、不緣假。何以故。假法無體、不能爲緣引生識故。（此中緣者、謂所緣緣、後詳、）又五識現量證境、無有名言種類等分別。（起麤動想、即有名言、）

（分別、現量證境、無麤動想故、無名言分別、意識於境尋度故、有同異等等種類分別、五識現量、亦無此事、）如眼識緣青色時。即冥證青色自相、渾然爲一。既不起此是青色之行解。如何得有長短等覺。因此、說五識定不緣假。

二師、說五識假實並緣。以緣假之時、必緣其實假依實有故。如緣形色、（即長短等、）假實合取。然兩師義、第一爲正。彼計緣形色、假實合取、爲在五識者。此不應理。如俱意、與眼識同緣青色。眼識本不作此是青色之行解。豈復有青色長短等覺。俱意初念率爾心中、爲例亦同。但由俱意引生後念意識、便起青色行解、亦即於青色之上取長短等形色。此時、可謂假實合取。然此乃屬意識中事。無關眼識。但意起迅疾、行相難分。因誤計眼識假實合取。實則眼識不曾緣形色也。眼識如是。耳識乃至身識、皆可準知。

六識行相、同屬麤動。浮囂故名動。取外境故名麤。又緣外境、數數轉易故、名動。行相易知故名麤。（詳述記卷四十、）然第六意識、能獨起思慮。有尋伺相應故。（尋伺詳上卷行蘊中、）五識無尋伺、說名非思慮。有難。五非思慮、何謂能緣。何得名識。荅曰、此云思慮、即是分別異名。分別有二種。一尋伺爲體。二非尋伺爲體。瑜伽說、諸尋伺必是分別。分別自有非尋伺者。義據足徵。今此言思慮者、以尋伺爲體。故五識非。若離尋伺、而但以於境證會名分別者。即五識亦是能緣。義匪一端、奚勞唐難。

舊作識論講疏云。五識轉時、但可說爲一種動作。意識有尋伺與俱、方成思慮。有如紅色現前、眼識發生緣用。爾時能緣冥會所緣、渾然一體而轉。即此說爲一種動作。唯與眼識同時意識、有尋伺俱。（俱者相應、）方於紅色尋求、伺察、而有此是紅色之行解。始成思慮。蓋此云、是云、必廣經推校。言此、則有其非此者。言是、則有其所否者。此與是等等行解、賦予於紅色之上。即紅色經思慮之構造、而似有相現。（似有云云者、此相唯依虛妄分別而起故、非實有故、）是唯意識有此勝用。而五識則否。

五唯外轉。（唯緣色等外境故、名外轉、）意識外緣一切境。而亦反緣。（反緣、即意識之自知、）如世照相器、能照外物、而不能自照。意識不爾。能內照故。

又諸論說、六識有五位、俱不現起、名爲五位無心。五位者何。一無想天。（外道所謂想者、唯前六識想、非第七八、彼不立七八故、詳述記四十第十四頁、）外道有以想爲生死因。遂起厭患、而修無想定。由定力故、能違礙不恒心心所令滅。（七八恒行、前六皆不恒行、）想滅爲首、遂名無想。二無想定。由出離想（即作涅槃想也、）作意爲先、令不恒行心心所滅、想滅爲首、立無想名。瑜伽十二說、問以何方便入此等至。（等至、定之異名、）答、觀想如病、如癰、如箭。唯謂無想、寂靜微妙、於無想中持心而住。如是漸次離諸所緣、心便寂滅。三滅盡定。由止息想作意爲先、令不恒行（前六）恒行染汚（第七）心心所滅。立滅盡名。（以上、幷參考上卷不相應法及無爲法中、）四極重睡眠。六識通不現行、故立此名。五極重悶絕。六識亦不現行、故立此名。又正死生時、亦無意識。（無五識、不待言、）即悶絕攝。（參攷述記卷四十一第十八葉、）如上五位、六識雖復不轉、然彼功能、潛伏藏識、等流不已。度逢緣合、便起現行。

六識相應心所、各有多少。（注意各字、）具詳上卷行蘊中。

已說前六識。次述第七識。第七別名末那。述記卷二十五云。末那名意。瑜伽六十三云。準諸識皆名心意識。（言八個識、各各有心意識三名、）隨義勝說、第八名心。（識論卷五之三、述記卷三十、言第八以集起義勝故、獨名爲心、）第七名意。餘識名識。（餘識、謂前六、即眼識乃至意識、）楞伽經及攝論、皆同此說。云何第七特名爲意。應知由二義故、當得意名。一審思量義。任運審慮思量、行相深細故。二恒義。此識恒行、無間斷故。謂此第七、恒緣藏識爲內自我。即恒時審慮思量有自我故。念念堅着自我相故。識論卷五之三云。恒審思量、正名爲意。第六意識、雖審思量。然行相麤動、不若第七任運而轉、一類內緣。（不若至此爲句、一類者、唯緣我故、共所緣境、無有更易故、）又意識有間斷、非恒審故。（言審、即賅思量、）第八雖恒、而非審故。（第八行相深細、）前五非審、亦不恒故。（五識無計度、故非審、不恒易知、）意之一名、即具恒審思量義最勝故。故唯第七、獨得此名。

小乘只說六識。不立第七第八。大乘始立第八藏識。同時亦成第七末那識。識論云。由有末那、恒起我執。其成立第七之義據、在此。唯由末那起我執故、令前六識、皆成染汙。（第八不得轉成無漏、亦由第七未捨執故、應如理思、）顯揚十七云。染汙末那爲依止等、（謂第六意識以末那爲根、）由第七故、餘諸識中相縛不脫。（相縛者、謂堅執所緣境相、自造惑染、起纏縛故、故名相縛、或計有相故、即爲相所縛、因名相縛、）述記卷二十三云。執有相故。是先我執所引生故。令六識等相縛不脫。凡此、皆謂六識染汙、由第七我執、爲其根株。

問第七唯我執、非法執耶。荅云。諸有我執、亦是法執。述記卷二十九、第二十四頁。人我執中即有法我。人我必依法我起故。人我、是主宰作者用等故。（如計執有主宰或作者用等、皆名人我執、）法我、有自性勝用等故。（如計法有自性、即執有實在的物事、又或執有殊勝作用、皆名法執、）即法我通人我狹也。如昏夜中、迷杌爲人。迷杌爲先。後方人起。（不知是杌、方謂之爲人、此中先後、是約義言、實非有時間先後、）迷杌是法執。（於杌不能如實了知、是即迷惑、是謂法執、如於諸行不知其本無自性、亦猶迷杌故、）謂人、是起人執。（迷杌而謂之人、即是更起人執、）準此。第七我執、非無法執。但專就我執爲言。義偏勝故。（第七則我執偏勝故、）總之。大乘建立末那、略由二義。一由恒有內緣我相故。二由意識須有第七爲根故。攝論雜集等、所以證成末那、實不逾此兩義。

識論云。意（末那）以思量爲自性。亦即思量爲行相。述記卷二十八云。第七行相、即是見分。體性難知、（體性即自性之異語、）以行相顯。其實思量但是行相、其體即是識蘊攝故。（識蘊、見上卷五蘊中、）按此言末那自性、即第七心王。而思量、實依第七相應慧心所之見分假立。故不即是末那自性。基師所謂體性難知、以行相顯。學者宜知。（見分義、詳後四分中、）

又識論依四分義。謂末那但緣藏識心王見分爲我。藏識心王見分、本非我相。而末那於彼起執、誤計爲內自我相。問藏識心王有四分。何故第七不緣其自證等爲我耶。荅曰。自證等用、細難知故。（等者、謂證自證分、詳述記卷二十五、）相分非一故。（藏識相分、有三類別、根身器界種子是也、）夫我相者、似常似一故。又有作用相故。唯藏識心王見分、有似常一、及作用相。故第七緣之爲我。（藏識心王見分、相續不斷、故似常、又見分是一、非如相分有根器種等類別、故似一、此見能了別相分境、故似有作用相、由斯、第七緣此見爲我、）問

何故不緣藏識心所爲我耶。荅言。心所法多故。我相必似一故。故識論言、但緣藏見、非餘。（藏見者、具云藏識心王見分、非餘者、餘謂相分及心所法、末那不緣此等爲我、故言非也、）而諸書每云、第七緣藏識爲我者、但總略而說故。

又在染位、末那恒審思我相。及初入淨觀、末那亦審思無我相。故末那名、非唯有漏。（非唯有漏位中得此名故、）

第七相應心所法、其數有幾、詳在上卷行蘊中。

已說前七轉識。次述第八識。此第八有多種異名。一名阿賴耶識。阿賴耶者、藏義、處義。是無量諸法種子所藏之處故、故名賴耶。（阿賴耶、亦省稱賴耶、）二名藏識。具有三藏義故。三藏者。一能藏。此識能持一切種子。即以種子爲所藏故。因說此識是能藏。二所藏。由種子能藏於此識自體中故。復說此識是所藏。（此識與種子互爲能所故、）三執藏。末那緣此識爲自內我、堅執不捨故。故說此識名執藏。由具三藏義故、得藏識名。規矩頌所謂浩浩三藏不可窮是也。三名種子識。以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四名阿陀那識。梵云阿陀那、此云執持。謂能持諸種子、及執受根身等故。（等者、謂根依處、）五名所知依。所應可知、故云所知。（詳世親攝論釋、）依者、一切染淨法、用此爲依而得有故。（如無此識、則無染法可說、亦無淨法可說、）六名根本依。謂前七識或萬有現象、通依此識爲根本故。（依字注意、前七不從第八親生、而依第八故得生、故第八是前七根本依、）七名本識。即前根本依之省稱故。八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中之義、須至後文功能條、談業種及異熟果處、方可了解、其亦涉太繁、無從簡釋、）此是趣生體故。（趣者往義、往生

三界六趣者是誰、即此第八異熟識自體是也、若無此識爲趣生體、便是死後斷滅無有、）九名神識。謂雖無神我、而此第八含藏萬有、有勝功能、非常非斷故。立神識名。十名無垢識。謂即此識、捨染得淨。體性無垢。鏡智相應。故立此名。（此識有染淨二分、從有漏種而生者、是染第八識、即名賴耶等、從無漏種而生者、是淨第八識、即名無垢識等、故云捨染得淨、鏡智後詳、）奘師以前、有譯爲阿末羅識、（一作阿摩羅識、）即此云無垢。或立爲第九識者、大錯。十一名心。心者集起義。攝論卷一、由種種法、積集種子。（種種法者、謂前七識、由前七熏發種子、積集藏識中、）故說集義。諸種子於藏識中既積集已、能起當來現行法。故說起義。由心之名、具集起二義故、應唯第八、獨得此名。（雖餘七識、皆得名爲心、而非據勝義、但汎說故、）如上略說第八有十一種名。（言略者、猶未盡舉故、）本唯一體。隨義差別、（差別者不一義、）有多名故。（依此第八識一體之上、而立多名者、隨其所具種種差別義、而多爲之名故、）

賴耶有三相。一者因相。說爲能藏、即是因義故。（本即種子爲諸法之因、然由藏識能藏種子故、得說藏識爲諸法因、）二者果相。言爲所藏、即是果義故。（藏識受熏而爲種子所藏、即以受熏而望能熏名果、詳後功能條中、）三者自相。（亦云自體、）攝持因果二相爲自體故。攝是包含義。包二爲一故。（二者因果二相、一者自相、）持是依持義。以總爲別所依持故。（總者自體、別者因果二相、下皆準知、）別爲總所包。總爲別所依。故云攝持。問曰。若爾自相應是假有。答言此亦不然。若有條然因果兩相、合之爲自相。自相可成假。既離自相無別因果二相。因果相者、即自體之上別義說之。故非假也。以上節錄述記卷十二。

此第八識、總有二位。一有漏位。二無漏位。有漏位者。謂諸衆

生、無始時來、恒是有漏種子、起諸現行。淨種被障、不得起故。（淨種、即是無漏種子、）而此有漏第八識、既是染分。故名賴耶、及藏識等。若無垢識之名、此位無有。無漏位者。謂諸衆生、若勤修學。登地以去、（登地後詳、）淨種現起。有漏種子、漸次伏除。第八地去、煩惱盡故。由斯永捨阿賴耶名。（既盡煩惱、即第八識唯是無漏之體、其染分已斷盡故、而賴耶之名遂不立、故云永捨此名也、）唯得說名無垢識等。故捨賴耶、唯捨第八染分。非是第八識體全捨。（參述記卷十九、）第八淨分、不可斷故。不爾、便同斷滅論故。

第八染淨二位、各有專名、已如上述。（賴耶與藏識、皆第八染位之專名、無垢識則第八淨位之專名、）心與神識本識等名、皆通染淨。學者宜知。

諸經說第八識者、略舉如左。

如來功德莊嚴經頌云。如來無垢識、（如來、佛號之一、）是淨無漏界。（界者體義、此無垢識、其自體是清淨無漏故、又界者因義、此無垢識、含藏清淨種子爲諸法之因故、）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詳上、）此約第八淨位而言。

解深密經頌云。阿陀那識甚深細。（阿陀那、見上、深故難窮其源底、細故不可知而難信、）一切種子如暴流。（識論云、是一切法眞實種子、彼計種子有實自體、故言眞實、而諸種子、體各別故、又染淨性異故、種子數無量、今總言之、故云一切、暴流非斷非常、種子亦爾、）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言佛不爲凡愚演說此第八識、恐其聞之而妄分別以爲神我也、實則第八識亦等於外道之神我、大乘所異於外道者、即不於此識而起執故耳、有執即迷、不執即悟、）此通染淨位而言。

楞伽經頌云。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以上、思之可知、）藏識海亦然。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詳玩此頌、實以第八識爲前七識之根本依、謂第八識含藏前七識一切種子、前七若遇境界爲所緣緣時、則

此境界緣力、喻如猛風、能動發藏識中諸識種子、即與境界俱時現起、而此諸識、從藏識中種子轉生、喻如衆浪依巨海而生、騰躍者、顯頓起義、述記卷二十、解此頌、首以前七兼第八種爲言、極爲牽強、今不從、）此中藏識名、唯約染位而言。

大乘諸經、雖說有第八識、然小乘不承認大乘經爲佛說。此等爭辨、在大乘經論中、蓋所常見。大氐群經之中、較可信爲本諸釋迦氏之口說而傳述者、當莫如四阿含。欲以暇時、別爲文論之。四阿含而外、小乘經典甚多、要皆秉佛氏之旨、而引申推演、因托爲佛所說。大乘經亦是如此。若就經文結集而論。不獨大經非佛說、即小經出佛說者亦無幾。若以依據佛氏本旨而言。即凡大小諸師所引申推演者、亦可視同佛氏之說。吾常謂大小空有諸義、求之阿含、皆可見其底蘊。間與諸生言之、又無暇筆述也。考識論成立第八賴耶。亦引據增壹阿含、密意說此第八識、名阿賴耶。詳見識論卷三之五、及述記卷二十一。或謂阿含經中賴耶一詞、非即謂第八識。識論所解、亦是牽附以成己說。不知佛家本非斷見。豈謂死後便斷滅無有耶。果爾。亦何用修證爲。阿含雖未顯立八識、然死後生命不斷之信念、在釋迦氏本視爲不成問題。即四阿含、以推徵釋迦大指。此意顯然可見。至小乘諸部中、若大衆部、說有根本識。說假部說有有分識。（此部說有有分識、體恒不斷、周徧三界、爲三有因、三有即三界異名、分者因義、）化地部說有窮生死蘊。（窮生死際、無間斷時、故名窮生死蘊、）此皆與第八賴耶之義相當。又如上座部、計別有細心、是第六意、恒現行故。基師謂此即大乘第七識。（詳述記卷三十、）是知大乘

七八兩識之建立、實有所本。但釋迦初說六識、似只依見色、聞聲、乃至了一切法、是等行相不同、而假說眼等六識。非謂六識各有自體。及小乘分部以後。分析之術愈密。其間遂有執者、似已將六識視爲各各獨立之體。縱云不必實爾、至少亦有此傾向。迄法相家說第七、第八、便有析心爲八個之嫌。世親昌言唯識。主張一切心及一切心所、各各有自種。其流至於護法、窺基、種子之說、益成滯礙。（此意至後功能條中、當略明之、）於是所謂心者、乃爲衆多種子所生之多數個別體、集聚而成。以此言心、云胡應理。新論所以全反舊師之說。自非故爲立異。顯揚卷十七說。阿賴耶識、與轉識爲二種因。（轉識詳前、）一爲種子生因。謂諸轉識生時、一切皆因賴耶識中種子而生。二爲所依止因。謂如五識、由賴耶所執持淨色根爲依止故、而得轉生。（轉生複詞、轉亦生義、）又由有賴耶識故、得有意根。（第七末那、）由此意根爲依止故、意識得生。又云。轉識、與賴耶識、爲二種因。一於現法中、長養彼種子故。謂善不善等轉識生時、能熏發習氣、入彼賴耶識中、成爲當來一切轉識種子故。（當來猶言未來、）二於後法中、爲彼得生、攝植彼種子故。謂轉識緣彼賴耶識時、得熏生賴耶種、引攝當來第八識故。（顯揚卷十七第十六頁、謂彼熏習種類、能引攝未來、即此異熟阿賴耶識、此言前七熏第八種、能引未來第八識、但其造語殊晦澀費解、）詳此、明賴耶識與前七轉識、互相爲因。其理論可謂精密。

顯揚復說。阿賴耶識、是有情世間生起根本。能生諸根、（謂眼等五根、從賴耶中淨色種而生、）根所依處、（謂扶根塵、即肉體是也、此從賴耶中一切塵種而生、）及轉識等

故。（謂前七轉識、皆從賴耶中一切識種而生、）亦是器世間生起根本。能生器世間故。（日星乃至山河大地及聲光等、總名器世間、猶俗云自然界、此從賴耶中一切塵種而生、）又即此識、（賴耶）亦是一切有情互相生起根本。一切有情互爲增上緣故。按增上猶言加上、即是扶助之義。一切有情、各各具有賴耶識故。即彼識此識、（兩識字、皆謂賴耶識、）互相扶助、而得生起。非謂由一賴耶爲因、能令一切有情生起。（非字至此爲句、）有情各有八識。（第八即賴耶、是各有一賴耶識、）諸論同說故。

又依四分義言此賴耶識、得析爲相等二分。又得析爲三分。又得析爲四分。既析爲四分已。還得以第四攝歸第三、而說爲三分。又得以第四第三、總攝歸見分。而與相分相待。即說爲相見二分。（均俟後文四分條中詳之、）賴耶見分、即是了別根器等相分境之了別。此了別相、極深細故。識論說爲不可知。其相分境、有三類別。一曰種子、即以其自所攝持一切種子、爲所緣相分境故。二曰根身。即以其自所執受五淨色根、及根依處、爲所緣相分境故。（根依處、即扶根塵、說見前、）三曰器界。即以其自所變現物質宇宙、如大種及造色一分、若色聲等等、爲所緣相分境故。（造色、賅五根五塵言、見上卷、今根身既別爲一類、故此云造色一分、）賴耶、得說爲三分、四分、或相見二分。前七轉識、亦各各可說爲三分、四分、或二分等。如後四分中另詳。（注意各各兩字、）

種子根身二境、但賴耶心王見分親緣。賴耶心所見分、緣根與種、不能親取、須變作影像相分。（但變似其相、云影像相分、）所以者何。種子、唯依心王自體故。故心王親緣。其心所即不得親

緣。根身、是心王所執受故。故心王親緣。而心所則否。器界、則心王與心所各得變現。唯所變器、皆在一處、而相似故。故說爲同緣。其實王所仍是各緣各所變現之器也。舊作講義等、辨此甚詳。此處正文、但總略而說、未便委細分析王所緣境等義、故補誌如此。

問曰。一切法、從賴耶識中種子而生。此賴耶識、亦從其自體所含藏之自種子而生。經論皆作是說。然賴耶既從自種現起。如何可得含藏自種。荅曰。賴耶識、與其自種子、從無始來、同時而有故。種子是能生、說之爲因。賴耶是所生、說之爲果。因果同時。非因先果後故。故賴耶果法、能攝持其自種因法。能所相依而建立故。以是說賴耶含藏自種、於義無違。

第八染位、何性攝耶。諸論皆說、是無記性。無記之中、又分有覆無覆。說見上卷行蘊中。此第八賴耶、（即是染位、）則是無覆無記性。第八無執、故非有覆。（有說第八亦有執者、此非正義、非如第七有思量故、）

第七染位、是有覆無記性。由緣藏識而思量爲我故。此即妄執、能障善故。參考上卷行蘊中。

前六染位、通善不善等三性。（五由意引、成善不善等性、）染位善法不恒。惡易來侵。如間日瘧、寒熱往還故。反躬體之即知。

八識（謂八個識、）轉依位中。通是無漏善性。（轉依者、依即第八、是諸法所依故、轉捨第八雜染分、轉得第八清淨分、故名轉依、第八若轉、一切法皆永轉故、）

第八相應心所。染位、唯與偏行五法相應。（詳上卷行蘊中、）淨位、得與二十一數俱、謂偏行五、別境五、及善十一法。（俱者俱起、亦相應義、）

上來分別說八識訖。須知凡言識者、亦攝心所。無有一識、但是心王孤起、而無所與俱故。（無有至此爲句、）識論有文此不容忽。（識論每云、凡言識者、即攝所故、）

心所名義、上卷雖已略說。茲應更詳。諸論明心所義界、凡有三義。一曰、恒依心起。心若無時、心所不生。依心勢力、方得生故。二曰、與心相應。所（具云心所、）依心起。亦復與心叶合如一。名爲相應。相應有五義。一所依同。俱依一根故。（如眼識心所、與眼識心王、俱依一眼根、餘準可知、然俱舍光記十七、說五識及相應法、各有二種依、一同時所依根、二無間滅意根云云、此非大乘義、今不取、）二所緣同。俱緣一境故。（義演云、約本質、說同一境、本質俟四緣中詳之、）三行相相似。相實各別、但相似故。（此言行相者、大乘所謂相分、如眼識心心所緣青時、即各別變作青之相分也、小乘有說心心所同一行相者、此非正義、）四時同。定俱時生。無有先後。（其心纔生、心所俱時

依生、俱舍光記十七、謂心心所必定同一剎那是也、）五事等。事者體義。（法相書中事字、多訓爲自體之體字、須記、）於一聚相應心心所中、如心之自體是一。諸心所法、各各亦爾。（如眼識一聚相應心心所中、其心王體是一、斷無一法於一時而有二體幷轉故、觸等心所、其體亦各各是一、例同心王、故心心所法、體各是一、有齊等義、即說爲等、眼識如是、餘識準知、事等一義、本無深解、近人或橫生卮說、斯可怪也、）五義相應、理善成立。（五義、見俱舍、瑜伽五十五、說由四等故、說名相應、謂事等、處等、時等、所依等、處即所緣、三十論三說同、述記三十二亦云、時依緣事、四義具故、說名相應、瑜伽等以行相相似一義、攝入處等中、故止四義也、然俱舍分析較細、今從之、唯俱舍行相、說爲能緣攝、不同大乘相分義、俱舍光記十七、可爲參攷、今此竝依大乘義解釋、學者詳之、）三曰、繫屬於心。以心爲主。所繫屬之。（心望所而得王名、以心是所之主故、）心有自在力、爲所（心所）所依故。夫法無孤起。（法若有孤起者、則起緣生之義不成、）纔一識（例如眼識、）生、主伴重重。（眼識心王是主、觸等心所是伴、主一伴多、相依而有、故曰重重、）有主無伴、不成差別。（心所行相分殊、）有伴無主、寧非散漫。（心所既多、

（必有心王、以爲統一、）以是於一識中、復分王所。而以所繫屬於王。（述記於主伴義、未有發明、其失非小、）綜上三義則何謂心所、可以明矣。（第三義、正顯心所得名、以所繫屬於心、故名心所有法、）

又心所行相。（此中行相、即謂行解、）復有四家異說。一心唯取境之總相。所唯取別。二心唯取總。所取總別。三心心所俱取總別。四心取總別。所唯取別。（詳見演秘、）四家雖異、準諸識論、則以第二家爲正義也。識論言心於所緣、唯取總相。心所於彼、（所緣）亦取別相。（設亦爾者、伏取總故、）此則刋落餘家之說。中邊亦云。唯能了境總相、名心。亦了差別、（差別相者、如順違等是、可樂相名順、翻此名違、）名爲受等諸心所法。（詳辯相品、）瑜伽（卷三）顯揚、（十八）爲說皆同。按唯取總者、如言緣青、即唯了青、不更分別。取總別者、即於彼青、（於彼青者、即顯取總、）更取順違等相。

（取別）識論說心唯取總、如畫師作模。所取總別、猶弟子於模塡彩。（如緣青時、有青之了別爲模、其於青更分別順違等、便是於模着彩、）斯所謂能近取譬者哉。

有說、第一家、心唯取總、所唯取別。似較第二家義爲勝。且阿毗達磨論二、唯總分別色等境事、說名爲識。若能分別差別相者、即名受等諸心所法。此文可證。然說者自誤。今且詰彼。若心所不取總、則所謂取差別相者、將何所依而取差別耶。若言於色等境事取差別者。據唯識義、王所非可同一行相。則所兼取總、可知矣。又阿毗達磨、雖言心所能分別差別相。而不置唯言。則未遮取總。非第一家可引爲據。

又大小乘師、亦有不立心所者。如覺天等、說受想行等即心、非別有體。但隨心功用、立心所名。如隨心領納功用、施設受數之名。隨心取像功用、施設想數之名。隨心造作功用、施設思數之名。餘皆準知。經部師、說唯有受想思（即行）三心所。（不許有餘心所、故置唯言、）以佛說五蘊、爲其誠證。（經部計五蘊唯有受想思三法、不曾設有餘心所故、）然據識論、心心所法、各從自種而生、即是各爲獨立之體。不可說一心轉變成差別法。（差別法者、謂一切心所法、）又行蘊攝餘心所全。（參考世親安慧兩五蘊論、）非唯思數。識論立說、自成系統。不容殽亂。

諸心所法、其自性及業用云何。俱如上卷行蘊中說。

嚴又陵譯穆勒名學中、有附加按語云。阿賴耶識、譯言王者。（今不憶在何卷、）不知彼何故錯誤至此。賴耶於前七轉識、雖爲根本依、然究與前七互相依而有。顯揚論說、賴耶與轉識互爲因。（詳見上文）其義可玩。誰謂賴耶得名王者。或疑又陵係指賴耶心王而言。不知八個識皆有心王、非止賴耶。如何可以王者爲賴耶之譯名。且王之爲義、唯以心與心所對論時、假說心爲王。而非謂此心有如神我說者所謂實主宰與實作用、可說名王。（而非至此爲句、）此中義蘊深微。學者宜愼思明辨。

（能變）世親三十頌、說識爲能變。而識分八種。謂眼識、耳識、乃至第八賴耶。又此八識、復攝爲三。謂第八、第七、及前六識、總爲三種。因此、說三能變。初能變識、謂阿賴耶。第二能變、謂末那識。第三能變、謂眼識乃至意識。是謂三能變。

此土言唯識者、有古學今學之分。古學大成於眞諦。眞諦、優

禪尼國人也。梁陳間、來華、從事翻譯。盛弘攝論。世稱眞諦及其前所出諸譯、爲舊譯。所談諸義、爲古學。唐玄奘法師、遊學印度。歸國而後、弘揚法相唯識。譯書極富。世稱新譯。其弟子窺基、盛事著述。號百部疏主。而於唯識、則近宗護法、上祖世親。是爲今學開山。

古學、唯以第八識爲能變。眞諦譯顯識論云。三界但唯有識、何者是耶。三界有二種識。一者顯識、（卽第八識、）二者分別識、（卽前七識）云云。此則以前七爲能緣。（分別只是能緣義故、緣者緣慮、見前、）能變僅屬第八。其名第八曰顯識者、卽謂其能變現色心萬象故。此與世親說三能變、（卽八個識皆爲能變、）顯然異恉。基師中邊述記言眞諦法師、似朋一意識師意。（見辨相品、）一意識師者、卽計識體是一。（無所謂八識故、）但作用有別。謂本一識。發用於眼則能視、名爲眼識。發用於耳則能聞、名爲耳識。乃至發用於意、則能思慮一切法、及計執內自我、名爲意識等。（等者、謂亦可名爲末那也、若斥目其全體、亦可名第八識、）攝論卷四、敍此師計、說爲一意識師。（詳見所知相分、）眞諦既朋此師之說。故以第八、當此師所計識體、唯是能變。（識體卽自體分、）自餘七識、但依識體上義用分之、無別自體。故說七識只是分別境、卽皆不爲能變可知。

三十頌、說八識爲三能變。識論、釋能變云。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二果能變。（詳見識論卷二第七葉、述記卷十二第十至十五葉、）基師解第一。因通現種。（現者、具云現行、卽識之異名也、種者、具云種子、後皆準知、此中之恉、至後四緣中談因緣處、方可知、）轉變名變。（轉者生義、）又解。謂有緣法、能變現者、名果能變。（有緣法者、識生、必待衆緣、

故說識爲有緣法、俟後四緣中詳之、能變現者、卽一切識之自體分、若遇緣合、便能變現、下文云卽自體現起相見二分之是也、果能變者、果謂諸識自體、卽自証分、何故名果、以此識體、有自種子爲其親因、方得生故、故對因而名果也、）卽自證分（識體）現起相見二分也。（因變之變、是親生義、果變之變、是現起義、）按基解多分違論。論云。一因能變。謂第八識中等流異熟二因習氣。（習氣者、種子異名、義詳功能條、）下文逐釋習氣由來、由前七現行熏生。無關本文主旨。（俟後四緣條因緣中詳之、）又云。二果能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此中八識、卽通八個識之自體而言、現種種相、卽謂八識自體、各各變現能所緣相、能緣相卽見分、所緣相卽相分、）下文逐釋二果得名、由前二因別異。（卽論文自等流習氣爲因緣故、至異熟果、果異因、故、爲止、）細按論文實分因果二種能變。因變中但有種生現義。（謂卽種子爲因、而生識體、）基解轉變、無失云通現行、卽非。（至後因緣處方知之、）果變中有現種種相一語。基解自證分變現相見。極是。論本建立種子爲識因。此第一種能變。（因變、）識自體上（識自體亦名自證分、下皆倣此、）有現起似能所緣用。（自証是體、相見是用、遮執實有、故說似言、）此第二種能變。（果變、）本唯一事。（一識、說爲相見自證三分、體用同時顯現、是爲一事、）義說二變。蓋識體以種子爲親因而得生。故說種子爲因變。而識體從種生時、卽於此時、變現相見二分。遂說識體爲果變。因果二變、非是異時。但隨義別、說二變故。（此段吃緊、）有難。如相見別種家言。（至後功能條中方詳、）相自有種。云何說依識體變現、須知此家所說、則以因變時、識種親挾相種而俱起。既俱起已、卽此相見二分、仍得說依識體變現。故果變義、畢竟成立。復有難曰。據因變義、應成唯種。寧名唯識。答言。一切法不離識故、方成唯識。非唯識言、便謂識無種子、同無因論。（此非字至此爲句、）然復異彼自性

神我等外因邪計。（數論立自性及神我、為諸法之因、等者、謂勝論及極微論等、此皆計有離自心而純為外界獨在之實法、能作色心諸法之因、是名外因、）種離本識、無別體故。（此言體者、以所依名體、一切種子依止本識自體中、種子為能依、本識是所依、即說一切種、是潛在本識中之用、而本識是一切種之體、）故名唯識。

如上所說。因變、即種子為因、而生識體。果變、即由識體現起相見二分。須知凡言識者、均是通目一切心及一切心所而總攝言之。（注意）如眼識心王自証分、從其自種而生。故說彼自種為因能變。即此心王自証分上、現起相見二分。便說此心王自證分、為果能變。眼識心王如是。眼識相應諸心所法、皆應準知。（諸字及皆字、務注意、）如眼識觸數自證分、從其自種而生。遂說彼自種為因能變。（數即心所之別名、見上卷、）即此觸數自證分上、現起相見二分。便說此觸數自證分、為果能變。眼識一聚心心所、皆有因變果變義。（皆字注意、）自餘耳識、乃至第八賴耶識。均可類推。

基師述記卷十二、第十至十五頁、釋因變、通現種而言。大抵基師於論文中、存護法之眞。而述記乃自抒己見。然義燈不取。太賢學記亦不取。述記釋因果變處、文字繳繞難理。曾見近人有節本、錯誤不堪。

識論在宇宙論方面、說因變、果變。其在果變中、即於識自體（亦名為自體分）上、有現似能緣之相、說名見分。而此見分所取境相、即說名相分。就眼識舉例。了色之了、即見分是。所了之色、即相分是。相見二分、必有所依之體。不然、如何有此二用。故應說識有自體。卽此自體、對相見二分言、得名自體分。亦名自

證分。由此自證分上、現起相見二用。故說自證名果能變。眼識一聚心心所如是。餘耳識、乃至第八識、皆可類推。

又復應知。一切心心所、各各析為相見自證三分。（須注意一切及各各等字、）是等衆分法、（即是宇宙萬象、）實可類別為心物兩方面。自証與見分、同是能緣、均屬心界故。相分唯是所緣、即攝世所謂物界故。識論以相隨見、同依識體變現。（識體即自證分、）即攝物歸心。所以成其唯識。

又復須知。如前所說。心物現象、由何為因、而得顯現。雖云相見俱依識自證分變現。然自證對相見而得名為體者。但以所依名體。以是相見二分所依故。實則自證與相見、同是現行法。（謂即是互相關連的現象、）此現行界、（猶云現象界也、）豈得無因而有。於是建立種子為因能變。即一切心心所自證分等、（等者謂相見分、）或心物萬象、通以種子為其背後之本質、而乃得生。（即一至此為句、）余嘗謂舊唯識師之種子說、頗相當於西洋本體論上之多元論。（種子界、即是現行界之因素、亦即是現行界之本體、）此非故為牽附也。但一切種子、依止本識。易言之、即是本識內潛在之衆能。（衆者衆多、能者功能、）非離自識而外在之實法。此乃其特異處耳。

識論卷一、及述記卷二、解頌云識體轉似二分。（轉者變起義、似者、謂不可執為固定法、如世間或執離心有別實境、或執離境有別實心、皆有作固定法、此所不許、故說似言、）即談三分義。又識論卷二、及述記第十頁以下、釋果能變。謂自證變相見。亦只談三分。並不說第四。識論、凡談變處、係就宇宙論方面言。故只談三分也。其談四分處、則就量論方面言。至下當

知。

世親一派、雖復談變。然因變中、以種子爲能變、現體爲所變。（現者現行、識之別名、現體、猶云識體、）截然剖作兩片。果變中、以現體爲能變、相見爲所變。釐然析以三分。是皆剖析靜物之辦法。諸師畢竟未足窮神語變也。新論、立翕闢成變之義。明心物都無自性。（心物非有自體、何容析作相等三分、）即流行便識眞常。（即用即體、何須虛構一種子界、）會華梵以同歸融性相而不二。後之達者、庶幾覽而鑑諸。

〈四分〉一切心、心所、各各有相等四分。前談變義、略及未詳。今明緣義、（緣者緣慮、此就能緣方面言之、）應更確陳。昔世尊於十地經中、總說三界唯心。（此言心者、亦攝心所、）本未剖析。佛滅度後、小乘始熾。大乘繼興。勢成水火。小宗至謂大乘經非佛語。故大乘之徒、意欲摧小、不得不從事量論、以相制勝。當無着時、小大之諍已劇。因世親悔小、特爲造攝論、成立大乘。始建相見二分。難陀據此、未有發明。陳那創立三分。護法承之、遂使小乘量論、根本動搖。

小乘計有實外境、離自識而獨存。是爲心之所緣。又計心有實體事、（體事者複詞、事亦體義、說見前、）是離外境而內在。又說能緣心上有所緣之相。即名此相爲行相。而謂是能緣攝。申言之、即一方面許有外境。一方面許有內心。又復計心緣境時、必現似境之行相。（如緣靑時、必現似靑之行相故、）但此行相、隨能緣心攝。而不說爲境。

小乘主張如是。大乘本不許有離識實境。世親三十頌、說八識皆爲能變。即八識各自所緣境、是其各自所變現。（如眼識所緣、是

其自所變色境、耳識所緣、是其自所變聲境、乃至第八所緣根器、亦是其自所變境、）迄陳那創立三分。即是一方面依小乘行相之名、而改正其義、以立相分。謂即此相分、是所緣境、非能緣攝。除相分外、別無離識實境爲心之所緣。（除相至此爲句、）故此相分義、實爲對於小乘量論之一大改革。又復說心上有現似能緣之相、名爲見分。但亦可沿用小乘行相之名。（大乘相見二分、通得說名行相、學者須隨文抉擇、余以爲行相一名、應專屬之能緣方面、即心於境起解之相、而相分則不當復冒行相之名、以免混淆、）既立相見二分。於是復立自證分。（亦名爲自體分、）謂此第三、（自證分是第三分故、）是相見二分所依之體。小乘本許一切心心所皆有自體。故立第三、小應無諍。陳那等立三分義。所以對治小乘心外有境之執。故貌襲其名、而隱易其義。識論卷二之六云。執有離識所緣境者、彼說外境是所緣。相分名行相。見分名事。是心心所自體相故。（此中相見云云、非是小乘許有見相分等名、乃大乘從旁貿定、若曰、我之相分、是所緣、彼乃名爲行相、以爲非是所緣、乃是能緣上所緣之相、即能緣攝也、我之能緣見分、彼乃名事、以爲是心心所自體相也、）達無離識所緣境者、則說相分是所緣。見分名行相。相見所依自體、名事、即自證分。（參攷述記、卷十五第十頁以下、）詳此。則大乘三分義、與小乘有關、可以概見。

述記證成相等三分、皆有義據。略次如後。初成相分。謂自識親所緣。唯是自識所變。（所變即謂相分、）其量有三。一云。如汝緣靑時、若自心上、無有所緣相貌、即應於正緣靑時、實未緣此靑境。（宗也、）汝執無所緣相故。（因也、）如餘所不緣境。（餘所不緣之境、自心之上、便無此等相分、故假爲喻、）次云。汝後時緣聲等心、亦應緣今色。（宗也、）汝執無所緣相故。（因也、）如緣今色之心。（緣今色時、心上不現此色之相分、而汝謂緣今色、則後時心上無今色之相分、）

（何不可謂緣今色耶、故假爲喩、）三云。除所緣色外、餘一切法、亦應爲此專緣色時心之所緣。（宗也、）汝執無所緣相故。（因也、）如汝現所專緣色。（汝專緣色時、其心上無有色之相分、則汝專緣色時所不及徧緣之一切法、亦應說爲緣及、以同一無相分故、）上舉三量。皆以反證相分定有。故自心親所緣、定是不離自心之境。不爾、如何唯識。

次成見分。安慧諸師、不立相見。淸辨亦云、若約勝義、諸法皆空、唯有虛僞、如幻化等。即亦不許有能緣相。（即謂見分、）果爾、見分不成、云何唯識。此爲陳那護法一派所不許。故立量破之。量云。若心心所、無能緣相、應非能緣。（宗也、）無能緣相故。（因也、）如虛空等。（喩也、）又量。汝虛空等、應是能緣。（宗也、）無能緣相故。（因也、）如心心所。（喩也、）此翻覆爲量、以反證見分定有也。又諸外道、小乘、雖皆許有能緣。然計有實作用。此亦不爾。可勘論文。（識論卷七、第十五葉、謂識生時、無實作用、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外境、云云、此所以破實作用、疏見述記四十三、第十四葉、）復有說鏡亦能緣、猶如識者。（今人羅素言照相器能見物者、意乃類此、）斯不應理。非能慮故。俠談所緣緣時詳之。

又次成自證分。此有二義。一者相見二分、功用既殊。即應別有一所依體。舊有喩云。如一蝸牛、變生二角。此喩雖不必善、要依自體、方起用故。（自體是一、用則成二、相見是二用故、）二者大乘以心得自憶、證有自證。若無自證者、應不自憶心心所法。何以故。心昔現在時、曾不自緣。既過去已。如何能憶此已滅心。以不曾被緣故。（見分不得同時自緣、若立自證者、則自證緣見、即是以一分心緣另一分心、若無自證分者、則心當昔現在時、即不曾被緣也、）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故。唯心昔現在時、有自證分

於爾時緣故。如曾所更境。今能憶之。有量云。今所思念過去不曾緣之心、應不能憶。（宗也、）不曾緣故。（因也、）如不曾更色等。（色聲等境、必曾更歷者、方乃得憶、不爾、便無從憶、此世所共許、故得爲喩、）反證必已曾緣成自證分定有也。

如上三分義。陳那造集量、方始論定。及至護法、依據三分。又增第四。即於自體分上、有自緣用故。是名證自證分。自此、四分義立。大乘量論、根據乃成。

復次、四分缺一、便不成量。所以者何。識論有言。所量、能量、量果、別故。如以尺量物時。物爲所量。尺爲能量。解數之智、名爲量果。心心所量境例亦皆然。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自證爲量果。具能所量、及量果故、始得成量也。然量須具能所、此猶易知。云何須立自證爲量果耶。若無自證。但具見相。如尺量物、無解數智。空移尺度、不辨短長。云何成量。問見分何不自爲果耶。曰見分同時不自知故。必須自證緣見、證知是見、緣如是相。即爲量果。若爾、卽立三分已足。何須第四爲成第四、故立量云。第三分心、應有能緣之心。（宗也、）心分攝故。（因也、）猶如見分。（喩也、）又量。第三爲能量、應有量果。（宗也、）能量攝故。（因也、）猶如見分爲能量。（喩也、）故須第四。問見分不爲第三果何耶。曰諸體（即內二分是體、）自緣、皆證自相。（云何證自相、須深玩前說六識中自性分別義、）果（果者量果）唯現量。見緣相分、亦有非量。故不應立見分爲果。述記有多伏破、此姑不述。由此、第四理應建立。然第四、第三、互爲量果。不須增立。無無窮過。又四分中、初唯所緣。相分之心、無能緣用。後三

通能所緣。見唯緣相。第三能緣第二。第四證自證唯緣第三、不通第二。以其爲自證分所緣也。略如左表。

相　所量	見　能量	自證　量果
見　所量	自證　能量	證自證　量果
自證　所量	證自證　能量	自證　量果
證自証　所量	自證　能量	証自證　量果

又此四分。前二名外。相分似外故、名外。見分緣外、即以用外故、亦名爲外。後二名內。自證是體、故名內。證自證從體攝、亦名內。然見分外緣、故通三量。（即現比非）三四內緣、（問見分名外、第三緣見、應名緣外、答曰、見分是能緣攝故、亦說爲內、故自証緣見、是內緣、）由親挾所緣、故皆現量攝。（親挾者、能緣入所緣、冥合若一、）

一切心、及一切心所、各各四分合成。四分相望、不即不離。據功用別、名爲非即。四用一體、名爲非離。（雖相別種、仗見生故、非不一體、）又此四分、或攝爲三。第四攝入自證分故。（即唯有相見自證三分也、）或攝爲二。後三俱是能緣性故、皆見分攝。（即唯有見相二分、然此與攝論及難陀等之主張不同、彼未分析四分而主唯二、此則先行分析、而後駁之以簡也、）或攝爲一。相離見無別體故。總名一識。（此言識者、亦攝心所、）開合異致。抉擇隨文。（余對於四分說之批評、當別爲一文、）

〔功能〕一切心、各各總析爲相見二分。一切心所、亦各各總析爲相見二分。準此。則俗所謂宇宙、實只千差萬別之相分見分而已。（即心物兩方面、）此無量相見、（亦名爲現行界、）由何爲因、而得顯

現。自世親迄護法諸師、則謂有實功能、得爲諸法因故。（諸法、即謂無量相見、）雖世親以前、已有功能之說。（小乘已言之、大乘亦言之、）但其爲說尚寬泛。（上卷種子條中已略言之、）要自世親而後、則功能之意義便有實在性。而說爲現行界之原因或本質。（因的觀念、識論以前之說法、亦甚寬泛、至識論說因緣、則其意義便固定、俟四緣中另詳、）易言之、即一切功能、潛隱於現界之後、而爲現界作根荄。（現行界、亦省云現界、）唯建立本識以統攝之。不許其爲離自識而外在之物事。以此完成唯識。其理論亦可謂精密。

中論有頌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鳩摩羅什譯本、）宋唯淨譯此頌、則改不共句爲共生亦無性、亦不無因生。按不自生者。諸法自性空故。如何說諸法得自生。如稻、以谷子、水土、人功、歲時、等等緣力故、便有稻相現起。若離諸緣、即不可得稻。故知稻自性空。稻自性空故、即不自生。不從他生者。他謂衆緣。如上說谷子、水土、人功、歲時、等等緣法、亦復互相觀待而有。都無自性。易言之、即緣性空。緣性空故。遂說不從他生。共生亦無性者。謂若計自他共生。則自他既都無實自性。如何可說共生。亦不無因生者。謂外道中有無因論者。計諸法無因而生。亦不應理。既無有因、如何有生。彼自違理故。中論欲顯諸法無自性、故廣遮諸邪執。（遮者遮撥、）非以成立功能爲諸法之因也。法相家典籍、如雜集論、則引據此頌、而依己意爲釋。因以建立功能。其釋此頌云。自種有故不從他。待衆緣故非自作。無作用故非共生。有功能故非無因。首句、謂色心諸法、各從自種而生。不從他生。其所謂他、即謂大自在天

等。次句、謂諸法待衆緣而生。即破我作。（外道立神我爲作者、謂其能作諸法）、第三句、破有部作用義。第四句、破無因論。謂有功能。基師所云、雖無作用、而有功能。即本此也。雜集別釋此頌。以成立功能。實非龍樹本恉。

無着攝論有言、於阿賴耶識中、若愚第一緣起。（緣起者、因義、即謂功能、愚者即不了）、或有分別自性爲因。（自性亦云冥性、本爲非心非物之體、今人有謂其即物質者、非也、數論計此能生一切法、爲因者、謂爲色心諸行之一因故、下皆準知）、或有分別夙作爲因。（尼乾子等有此計、若在大乘、業種但是增上緣、非因緣、又剎那滅、非過去有體、故異彼也、此義至後當知）、或有分別自在變化爲因。（如婆羅門計有主宰一切之大梵天）、或有分別實我爲因。（僧佉等計）、或有分別無因無緣。（如自然外道、及無因論師、並空見等）、復有分別我爲作者。（勝論）、我爲受者。（數論）、譬如衆多生盲士夫未曾見象。復有以象說而示之。彼諸生盲、有觸象鼻、有觸其牙、有觸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有觸脊梁。諸有問言。象爲何相。或有說言、象如犁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如臼、或說如箒。或有說言、象如石山。若不解了此緣起性、無明生盲、亦復如是。云云。蓋無着承龍樹談空之後、而昌言大有。（大乘所談有義、曰大有、見上卷）、始但分析一切法相。晚乃以一切法、攝歸唯識。其作攝論時、即建立功能、爲諸法因緣。但不謂功能爲外在之物事、而立本識以攝持之。所以簡異一切外道。無着之學、本甚廣博。要其可服膺者、在其解析法相、爲觀空之方便。（若執諸法爲定實、則不能於諸法而見體、觀空者、即空其執有如是諸法之相、乃即諸法而見爲眞如也）、至其攝論、下啓世親一派之唯識。雖理論精嚴、而病亦在是矣。

一切有情、各各第八識中、含攝功能。皆無量數。如某甲第八識中、功能無量。乃至一切衆生、皆爾。每一有情、其本識中、所有無量功能、依其性別、（性者德性、詳見上卷）、總分爲有漏無漏兩類。（無漏功能、亦名淸淨種子、又省云淨種、有漏功能、亦名雜染種子、又省云染種、）茲先談有漏功能。略以六門分別而說。

一釋名義。有大勢力、熾然能生、故名功能。（功者功用、能者能力）、又復有多異名。從其生現、名以種子。從其由現識熏令生長、（此義後詳）、故名熏習。亦稱習氣。又熏習言、非是前法自性不滅、留至後念。但法自性、頓滅頓起。（謂初剎那纔起即滅、不曾暫時住、第二剎那、即時而起、又不曾中斷也、剎那剎那、都是頓滅頓起、生滅之不可測也如此）、猶如香滅、餘臭續生、有似前香。此非實物。故亦名氣分。即其隨逐有情、眠伏藏識、名曰隨眠。體是染汚、能令身心不輕安故、名曰麤重。自餘異名、恐繁不述。

二釋體性。識論成立功能、始以六義顯其體性。云何六義。一剎那滅。謂此功能自體、纔生無間即滅。（生時即是滅時、非生已暫住、故云纔生無間即滅、非從生至滅中間有時分故）、非生已可容暫住。由暫住時、無轉變故。即是常法、不可說有能生用也。若外道計有自性神我等常法、爲諸行因。即此所破。二果俱有。雖剎那滅、然非已滅乃生其果。由此功能殊勝、正轉變位、能取與果。（由能爲因故、名爲取果、若果起時、因付於果、名爲與果、言正轉位者、簡異過去未來、轉已名過去、未轉名未來）、即種（因也）生現、（果也）因果同時、相依俱有。不同經部前法望後法爲因。又一身中、自八識聚、（聚者類也）、種望現、定俱不離。故得爲因。（種子據附第八現識自體分、其前七現識、以第八自體分爲根本依、即以第八自體分上種子爲因緣依）、若離自八識聚、計有外因、亦此所破。

三恒隨轉。剎那滅者、非滅已即斷。由此功能自性、前滅後生、剎那剎那、（連言之者、顯其相續、）相似隨轉。（轉者、生義、）如第一剎那滅已、第二剎那、有似前性、隨即生起。然復當知、前後剎那中間、非有少微間隙。此剎那義、唯是幻義、未可以常情測也。故未得對治、其性一類。（前後相似、故名一類、）相續無斷。由斯、色法及前七識、不能持種。（六識有間斷、第七有轉易、色法不恒、如身死已、便斷滅故、故皆不能持種、）故應建立賴耶。四性決定。雖恒隨轉、而此功能、溯其從來、實由無始現識熏令生長。（生長二義、後詳、）故隨前熏時現行因力、善等性決定。因緣辦果、（辦者成辦、義詳後因緣中、）無雜亂失。論有誠文、不勞繁述。（參攷識論二、第十四葉、述記十四、第八葉、）五待衆緣。謂此功能、既非如外道所計自性極微等法。亦非如外道所計梵天神我等有實作用。此云功能、唯是任運而轉。（因任自然而運行、無有作意、名任運、此中轉者、相續流義、）故待衆緣和合、乃有取與果用。（取與見上、）云何待緣。謂雖有功能爲因緣、猶不能孤起。必待增上等緣和合、方得生現故。（詳玩後四緣中、）如自然外道、及大梵、時、方等計、俱不待緣。或更計緣恒非無。（此有部計、）皆此所遮。（參看識論一第九頁、述計六第八頁以下、）六引自果。雖遇緣合、非唯一因生一切果。（遮大自在等計、）亦非色心互爲因緣。（色心相望、有增上緣等、如四緣中說、有部計爲因緣、即是倒見、）但諸色法種子、親生色法現行。心法種子、親生心法現行。法相釐然。因果不亂。後類別門、及四緣中、更宜其義。上來已說六義粗盡。然復應知、此中第一第三兩義、顯功能自體、是生滅法。第二義、顯諸功能、雖與所生果法俱有。（果法即現行是、）但與果法不爲一體。（非一故、言俱有、）第四義、顯功能自體、善等性各別。（即一切功能、有是善性、有是惡性、有是無記性、）第六義、顯諸功能、色心體各別。（謂有是色的功能、亦云相分種子、有是心的功能、亦云見分種子、故諸功能、其體各別也、）第五義、顯此功能、待緣生現。不同外道一切邪執。如是六義、雖瑜伽（卷五）攝論、（所知依分）早開其端。要自識論、而後本諸功能之說、推演而成嚴密之系統云。

又據諸論。功能所依、唯第八心王自體分。以此自體分、是受熏處故。由此、功能離本識無別體。（此言體者、以所依名體、見前注、）雖依第八識體、而是此識相分。第八見分、恒取此爲所緣境相。故成第八相分也。然此功能、約二諦分別。唯依世俗、可名實有。推入勝義、即屬幻有。勝義諦中、唯說眞如名一實故。（一者絕對、非算數之一也、）功能望如、（具云眞如、）雖有而不實。但非是無。故得爲諸法因。

復次有漏功能、於三性中、何性所攝。（三性者、善惡無記、見上卷、）就其爲本識攝持言、即隨本識、唯名無記。就其自體言、即通三性。（言功能通三性者、非謂一個功能可通三性、此中功能、本泛稱之辭、即通一切功能而言、如泛言人、即通一切人而言也、）諸功能、由前七善等性現行熏習。（此云熏習、非作功能之別名、係虛用、他處隨文取義、）若善法熏令生長者、定善性攝。若惡法熏令生長者、定惡性攝。無記準知。向上由善。（有漏善、能引生無漏善故、）退墜由惡。熏習乘權、如何勿愼。

三釋由來。攝論始立功能。而未詳所由。世親以後、十師迭起、遂以此爲興諍之事。略舉其概。一護月唯本。援附古典、以諸功能、法爾本有、不從熏生。二難陀唯新。謂由無始現行、熏習故有。三護法師、並取本有新熏。三師樹義、各引經論證成。識論則以護法爲歸。基師所以宗護法者、推其意、蓋謂現行强

盛勢用、雖刹那乍現、而勢不休歇、即有所生、還成第八中種。故新熏義、堅立不搖。又此無始能熏之現、必有本有功能、爲其親因。若本有不立、成無因過。由此本新並建、極爲應理。護法雖分別本新。復以熏習爲此二共依。識論述其義云。然本有種、亦由熏習、令其增盛、方能得果。（種生自後種、及其遇縁生現、名得果、詳後因縁文中、）又云。內種必由熏習生長。（識論二第十四葉、內種即功能、以隨俗假說外麥等名外種、故目功能爲內種、）述記十四疏。法爾種子、必由熏長。新熏熏生。（參考第十二葉、）法爾種謂本有。此言本有種、依熏習方長。新熏種、依熏習方生。故通本新、俱得別名之爲熏習等。（此言熏習者、名詞、等者、謂習氣氣分諸名、）基師以此爲護法最精之誼。然熏習復依何義建立。今次當說。按攝論始明所熏四義、三十論更立能熏四義、合有八義。陳之如次。

初所熏四義者。一堅住性。若法始終（從無始之始、至究竟之終、）一類相續。（性唯無記名一、類、恒轉名相續、）能持習氣。乃是所熏。二無記性。若法平等無所違拒。能容習氣、方是所熏。沈麝極香、蒜薤極臭、俱無容納。唯中容境、可受熏習。賴耶無記、故受善惡熏。三可熏性。若法自在、體是虛浮。能受習氣、乃是所熏。（虛浮不實之謂、簡異眞如、）心所依心、（非自在也、）眞如堅實、（不變故名堅實、簡異虛浮、）無受熏義。（心所不受熏、參考述記十八、眞如不受熏、）（常如其性故、不變故、）四與能熏共和合性。若與能熏同時同處、不即不離、乃是所熏。他身識、及自識前後刹那、無和合義。故非所熏。（遮經部前念之識、熏後念一類、識類之義、詳識論三第十六葉、述記二十一第十三葉以下、）唯第八心王、具此四義。可是所熏。即彼（第八心王）自體分、是受熏處。以有容受、必是其體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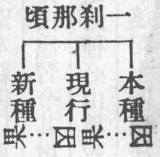
次能熏四義者。一有生滅。若法非常、（常法即無生滅用故、）能有生長習氣作用。（熏生熏長二義、見前、）乃是能熏。二有勝用。此復二義。一能緣勢用。由心分別、帶境相起故。諸色法、爲相分熏、非能緣熏。二强盛勝用。作意籌度、不任運起、故是能熏。非極微劣無記心等、有如是用。即第八現、不爲能熏。（第八及六識中極微劣無記、心心所、雖有能緣、而不能熏、）（但强盛心心所托之變相而熏於種、）三有增減。若有勝用、復高下不定、可增可減、乃是能熏。佛四智品等、即不起熏習。（四智品、後另詳、）四與所熏和合而轉。義同所熏第四。不勞重釋。唯前七轉識、有勝勢用、而增減者。具此四義。可是能熏。（前七識中、每一心、析作見相二分、每一心所、析作見相二分、即）（此種種見分相分、都是能熏、須詳記、）如是能熏、與所熏識、俱生俱滅、（非異時可相熏故、故）（能熏所熏定是生滅同時、）熏習義成、令所熏中種子生長。如華熏苣藤。故名熏習。（苣藤者、胡麻之粒大色黑者也、天竺用之製油、先以華、然後榨取、蓋華與苣藤同生同滅、故能熏生香）（氣、令苣藤受持、而香氣依止苣藤、亦復與同生滅也、苣藤爲所熏、喩賴耶、華爲能熏、喩七現識、香氣喩新熏種、）

復次能熏識、以何分爲能熏。述記雖說爲自體分、（見述記十四第二十一葉、）然據義演等疏釋、四分既攝爲二、（相見）即見分是能熏。相分、則仗托見分之力、而亦能熏也。但諸相見熏習、有爲因緣熏生。（因緣是親生義、詳四緣中、）有爲增上緣熏長。（增上即助義、故、）請談熏生。能熏諸見分、各各熏生自種。（如眼識見分、熏生自眼識見分種、不生他耳識等見分種、餘準可悉、）此義易知。其相分熏、須辨以三義。一相與見同種。（俟三境條詳之、）又不仗質起。如獨散意識緣龜毛等。（有所緣龜毛等相分仗名言爲質者、然名言無實體故、不可說爲質、）此相隨見攝。不別生相種。（即唯熏見分種、）二相與見共種。亦與質

共種。（質者本質、至後所緣緣中另詳、）如第七緣我、此相從兩頭煠起。（第一頭依七見分起、一頭依此相分之本質、即第八見分而起、）得熏生本質即第八見種。三相與見別種。與質同種。（此言同種者、謂相種與質種爲同類、非謂相質共一種生、）如五識及俱意相、皆與本質即第八器相爲同類種生。故所熏種、爲自相種、即無異爲本質種。（此相種與質種、既爲同類、故此相熏生之種、入本識中、後時得遇緣生五或俱意相分、亦得遇緣生第八器界相分也、問影像本質將共一種生耶、答言、不然、無始已來、種極多故、又甲種逢緣生第八相、俱時不更逢緣生五或俱意相、乙種逢緣生俱意相、俱時不更逢緣生五或第八相、一種一時、不於兩處生故、此說昔得之友人呂秋逸、）

次熏長者。如前所說、現行見相、既各有勢用、熏生新種。應知、即此熏生新種時、亦得熏發本種、（即本有種）令其長盛。是名熏長。有說、熏生之時、不定熏長者。此必不然。現行既有強盛勢用、

熏生新種、即於此時、定能熏長藏識中本種。氣類相牽故。非無熏生而能熏長故。（非無至此爲句、）復次熏生。能熏現行、從種生時。即能爲因。復熏成種。三法展轉。因果同時。略如左圖。



又熏長者。非如俗言流轉、以謂前法延至現在、立還未來。（非如至此爲句、）此本有種、前滅後生、相似相續、實無前法可以綿延。又本種勢用、以熏習爲增上緣、而得增益。亦非有新物滲加本種自體。故熏長言、應善思擇。

難曰、熏長、熏生、種當無量。曰輕意菩薩意業論云。世尊於深密大乘經中說。阿陀那心識。深細不可量。無量諸種子、其數如雨滴。（大論記五十一第七葉、）非若大梵一尊、何須有量。（一切功能依熏習生、依熏習長、萬化鴻鈞、即此一念、可不愼與、）

四釋類別。有依體類辨。有依熏習辨。今先辨體類。此中異義、天竺古有二家。一相見同種家。二相見別種家。同種家者。謂一識體、（即自證分）轉似二分相用而生。如一蝸牛、變生二角。故相見離體、更無別性。是識體上相用故。別種家者。謂見分是自體分之相用、故離體更無別種。即一識體、轉似見分別用而生。（故見分與識自體分、決定同種、）唯相分、除無質獨

影、當隨見種而外。餘一切實塵相分、定自有種。而依見種、乃自生現。（相種仗見種而起、見種挾相種而生、）如上二家。互相乖競。識論折衷於護法。即主相見別種。蓋謂內二分爲見分體、與見一種、義極決定。由此、相見對辨。作用差別、性有不同。如五八識、緣實根塵。（此中五識、隱攝俱意、）見分有緣慮。相分無緣慮。（此即作用不同、）見分無質礙。相分有質礙。（此即體性不同、）法相釐然。不可混亂。現證如是相、說有相種。現證如是見、說有見種。如實稱量、無諸過患。故別種家言、於理爲勝。然有難言。相別有種、何名識變。答曰、不離識故。由識變時、相方生故。即、由見種挾帶相種、俱時起故。如造色境、（造色境謂五塵、詳見上卷、）由心分別、境相即生。非境分別、心方得生。（非字至此爲句、）故非唯境。但言唯識。由此、相見別種、義極成就。

次依熏習辨者。一切相見功能、由熏習生長、已見前文。攝論、始立三種熏習。一名言熏習。（此中熏習、即功能之別名、下皆準知、）二我見熏習。三有支熏習。（詳見所知相分、）義演十九問、此三熏習爲定同別。答、其義不定。後二熏習、定是名言。名言自有非後二者。即諸無記而非執者、及無漏熏種、皆非後二熏習故。云云。此則於一切相見功能、依據熏習、義說三種。（此中熏習二字、虛用、勿作功能之別名看、）然識論卷二、說等流異熟二因習氣。其等流習氣、即名言。異熟習氣、即有支。不說我見。述記十二疏。我見熏習種子、於名言中、別離出故。論以我見攝入名言。遂不別開云云。今即據此。分名言有支。略述如次。

一名言熏習。此復有二。一表義名言。（此中名言、通攝自發名言及聞他人所發名言、）以聲界能詮之名言、（十八界中、聲界、居一、詳見上卷、）顯色心諸法、而熏成之種、名名言種。然名自體、非能熏。（名言亦省云名、非能熏者、以名之自體即是聲音故、故非能熏、）意識隨名、變似五蘊三性等法、而熏成種。（色法一、心法四、合名五蘊、詳見上卷、三性、善惡無記、）如能詮名、詮青色境。（對青色境、立青色名、即青色之名、爲能詮、其境爲所詮、餘準知、）若於爾時、意識隨名、變似青色而緣。（意識隨名而變似青相、這非托第八器相爲本質、）此相實無質、但隨見分熏成自心（即第六心心所）見種。（散意緣色境時、實無本質、因五識與俱意緣色境、剎那已成過去、及散意獨起、只依念與想力故、變似前念俱意所緣色境之影像、此影像只從散意見分變起、非前念俱意本質可留至現念、故說無質、）又如能詮名、詮無貪等善心法。心隨其名、變似無貪等善心之相而緣。亦於見分熏成見種。餘準可知。由心緣名、變似色心等法、而熏成色心等種故。即以此種、名名言種。云何名能詮顯諸法。應知、言名、亦賅句文。聲上有音韻屈曲。依此、假立名句文。即名句文聚集、能詮顯諸法。名、詮召法勝。總說爲名。（召者、呼召之義、如云聲是無常、聲之一名、即以呼召法體、無常亦一名也、即以呼召此法體上之義、詮者解釋也、擇言也、句文詮召諸法、必依於名、故名爲勝、）然唯第六意識、能緣其名、能發其名。餘皆不緣。亦不能發。緣名言、發名言、必資尋伺。（尋伺詳在上卷行蘊、）故唯第六能也。（參考述記四十七、第九頁、）

二顯境名言。即不依於能詮之名言。而依於七心界見分等之了境。（七心界者、謂前七識、等者、等內二分、唯除去相分、相分無了境用故、）見分等、本非名言。然其了境、亦有似於名言之詮義、故得此名。如眼識親緣青色境時。即起青色行解。第七疏緣八見、（第八見、七不得親取、須托之而變一我相、故云疏緣、）恒起我相行解。此行解相、同言說相。即此顯了於境、而熏成種。亦名名言種也。難曰。相分非了境。其所熏種、應不名顯境名言。答曰。相分熏、本仗托見分而起。故相從見說、亦顯境名言攝。

隨二名言、所熏成種。作有爲法各別因緣。（一切見種親生一切見分法、一切相種親生一切相分法、）是爲名言種。（攝論言說熏習、但有第一義、缺顯境、識論始說上述之二種、參考述記卷四十七、）

二有支熏習。（有者三有、三界之異名、支者因義、分義、謂業種即三有之因、是生善惡趣差別之因故、故業種亦名有支、）本名業種。業者造作爲義。善惡之造作、熏成種子。是爲業種。此於異熟果爲因。（此言因者、實增上緣、）能令異熟果善惡趣別。（趣者往義、有六趣、即人趣、天趣、畜趣等也、或云六道、）故亦名有支。如實論者。業種即是思種。（意識相應思數種子、）第六相應思數、以造作爲性。驅心（第六心王、）心數（謂與思數俱起而相應第六心王之他心數法、）令成善惡。非餘心心數具此勝能。即此

思數、（第六相應、）依身語意造作善惡、（思復三種、初審慮思、次決定思、三動發勝思、前二名意業、亦是發身語業之因、至動發勝思、則發爲身業語業矣、參考述記八第十二葉、）熏自思（第六相應）種。（善惡之造作、勢用既盛、非可休歇、故還熏成種、）此思種自體、本是名言。以其功用不一、能生自果（善思種、親生善思數法、惡思種、親生惡思數法、名生自果、）又能助他類贏劣無記種、令生現行。（如第八及前六識中極微劣無記性之名言種子、不能生現行、必待思種子助之、方得生、）故一思種、隨用異名。一方名名言種。不名業種。（約生自果言之、）一方名業種。又不名名言種也。（約助他言、）然業種受果有盡。（謂受一期異熟果報已、後不再感故、）名言種生果無窮。（體恒隨轉、故通長劫之中、每一逢緣、即便生果、生果非止一次、故言每一、）

欲詳分別、宜探諸論。

五釋感果由前名言有支二種習氣。感得等流異熟二果。等流果者謂名言習氣（識論二說、名等流習氣者、從果爲名、）爲因緣。八識（眼識乃至賴耶、）體相差別而生。（差別二字、注意、）如眼識見種、親生眼識見分。（此中言見、亦攝內二分、後準知、）其相種、親生相分。眼識如是。耳識乃至第八、準知。（此中唯約相見別種者言、）詳述記云。夫因緣者、辦自體生。（辦者成辦、謂果法自體、由因法親成辦之、此須諦記、）性相隨順。（果似因、名隨順、見述記十四第八葉、）故相種不起緣慮現。（謂不生見分也、）見種不起質礙現。（謂不生相分也、）如世胡麻實、（此實、俗亦名種、）終不生豆。豆實、亦復不產胡麻。果定似因。故號等流。（等言相似、流謂流類、更有別解、非此所述、）

然復應知。若多同類種、（類有二義、一者體類、如眼識種、望耳識等種、體類異也、又如眼識見種、望自相種、亦體類異也、二者性類、謂一切種、有善等性差別、）勢力齊等。俱逢緣合。可許此類共生一果。如一麥中有多極微、可許同生一芽等果。非許一一微、各各生果故。（參考述記十八第九至十葉、成業論亦同、）由此、一剎那頃、現行

眼識相見二分、（內二分攝入見、故說唯二、）各從百千同類種、俱時而轉。（謂即許多同類見種爲因、共生一個見分果、許多同類相種爲因、共生一個相分果、）餘耳識等、皆可準知。

難曰。色心功能差別。（見及內二分、說名爲心、實根塵相分、說名爲色、）云何相依起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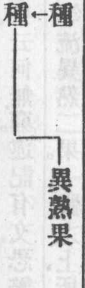
答曰。色心相望、無因緣。（色心各有種故、）而有增上緣。（識種以根及塵種爲增上緣、而自生現、同時、根及塵種、亦以識種爲增上緣、而自生現、凡言種者、皆勢力義、勢力非一、乃攝和而各起現行、所謂至賾而不可亂也、）又色於心爲所緣緣。（詳四緣中、）自此以往、不可復詰。（設問何故色心相爲增上、何故色於心作所緣緣、此皆不可推窮者、）

次異熟果以具二種得名。一眞異熟。唯第八識。第八名異熟識者、感異熟果之因、（因即業種、）性通善惡。（一切業種、有善有惡、各隨前熏時現行因力所熏成、）而果唯無記。（第八現識、望業因即名果、）即果望因、異類而熟、得異熟名。（窺基解異熟、有三義、一異時而熟、二變異而熟、三異類而熟、詳述記二第十葉、此中正取異類一義、）二異熟生。謂前六識中極微劣無記心。（亦云報心、）從異熟起、（此中異熟、即第八識、）名異熟生。（依第八異熟識而生故、故名異熟生、）別從總稱、故有此名。合具異熟異熟生二種。名異熟果。此中異熟生、不取第七者。以其非異熟種生。（異熟種即業種、）因位唯染、（因位者、衆生位、）果位無漏、（果位者謂佛位、）故不取也。（述記十二第十四至十五葉、有問、六識善等三性法、應名異熟生、並從異熟起故、答曰、不然、若法是異熟、從異熟起者、名異熟生、云云、基師取答義爲正、本文從之、）

又異熟識、說名總報。隨總報業力、感善惡趣依正報。（人天趣名善、畜等趣名惡、正報謂根身、如人或畜等身、依報謂器界、山河大地、雖人畜等共依之、實則各是各之依報、如一水、天見寶池、人見青涼水、游魚見安宅、餓鬼見爲火、）簡異於別、故得總名。異熟生、說名別報。（異熟生之名、本謂前六識中無記心、此從異熟識得名、異熟識爲總報體、故前六識中別報、即依異熟生說之、此處不可泥解、若謂別報即唯前六無記心、便難通、此須注意、）由別報業、感別

報果。（義演云、別報業者、謂當造業時、心不猛利、但任運造善惡等、此業能感別報果、）此依總報起。（義演云、第八最初受生、由總報果是主、故先生、後方引生別報果也、）能成就圓滿總報果事。亦望於總、得其別名。（總報者、如第八異熟識、現生欲界人趣或天趣中、是名總報、既現生人趣或天趣已、其一生所受種種苦或樂等、是名別報、）

上來略釋異熟果名。云何建立此果。有爲諸法、本來差別。故一切種、乃通三性。（善惡無記、）善惡、均有能生勝用。獨無記種、勢力羸弱、非有資助、不能生果。第八名言種、唯是無記。（不通善惡、故名唯是、）故待業種、爲增上緣、令自（第八）種力增、方生現行。前六識中、無記名言種、亦須業種助。準第八可知。（第七雖名無記、而是有覆、故非此例、）由此、業種於名言種、牽令生果。即說此果、以業種爲因。異熟果所由建立。（異熟果、名義詳前、）



難曰。業種增助名言種生果。其義得聞。云何依此說總別報。

答曰。善惡業因、氣類感召、必其相似。如水流溼。如火就燥。故總業（即是能感總報果之業種、）能令第八受生、善惡趣別、得總報果。（省稱總果、）又總果先生。必引餘果（即別報果、）以滿之。引如作模。滿如填綵。引唯第八。滿通前六。（第七介八六之間、非根本故、不名引、恒內緣故、無外感故、亦不名滿、）據實而言。引滿俱通因（業種）果。（謂總別報）因中、總業名引。別業名滿。果中、總報名引。別報名滿。述記有文、此略不詳。（參考述記十二第十四葉、）

佛家言果報。世難憑信。蓋恒情以耳目所狎習爲至常。反是則謂之詬怪、此實人情之惑也。今如吾方據案、執筆、疾書。以

何能此。豈非天下之至怪至怪者耶。然而人不吾奇、習見故耳。實則斯人常習、皆所不解。妄以不解爲解、則反以眞解爲不解也。報之爲言、本感應之理。此理雖著於尋常日用之間、恒情不喻。長嘯深谷、空中生響。往往粗解物理學者、以爲能言其事。實則聲浪出口、何故不斷。雖今古智人、莫能明其所以。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中氣類相召、孰明其故。至地獄人天、唯心所造。則業因招感、其理益微。學者於佛氏所云、設難起信、即默然於所不知可耳。又佛家成立總報。故建三界（欲色無色）六趣、（即人天畜生阿修羅地獄餓鬼）顯其差別。此事似荒遠難稽。然以理推徵。若許有欲界、人趣、畜趣。其他界、趣、亦何妨許有。蘇軾云。三頭、六臂。人說爲奇。其實無所謂奇。等頭耳、不過是三。等臂耳、不過是六。何奇之有。故自理論言之、三界六趣、其說非不成也。然內籍所談諸天及地獄等情狀、世或執爲實爾。則又非某所敢知。似不如存而不論。

復次業種、本思種異名。其體即是名言種。以其有助他用、別名爲業。已如前說。此與外小所計不同。故須簡之。一無慚等、計業皆宿作。過去有體。（化地部、薩婆多等、略同、參考述記卷四十七第四頁、）今此不爾。由過去現行思數、熏生業種故。此種入第八識中、念念前滅後生。無別過去實法。二順世外道、說一切果、唯現業所得。作時即受。此所謂現業、即不熏生種、便能感果。今復異是、謂諸善惡業、必熏生新種、名爲業種。此種、伏第八識中、念念等流、

（平等而流、故曰等流。）展轉相資、（業種彼此互資、故云展轉、）以漸成熟。如感召餘生之業種熟時。値前異熟果方盡。即能復生後異熟果。（述記卷四十七第八葉、由當來餘生業種熟故、於今身中、前異熟果受用盡時、即是此身臨終之位、彼所熟業、復別能生後異熟果、即先果盡時、後果之種熟、故後果得生、所以生死不斷絕也、云云、）故業種感果、如手放箭、遠有所至。無有現業方作、即能受果。

問名言種感果、爲速爲遲。曰、名言種者、此念熏已、即能生果。不同於業。問業種受果、何故必須多時。曰如總業種、其後熏者、以前業種勢力未盡、便遇對抗、未即成熟。別業種準知。（但別業種可於現生受果、不唯當來、然現生受者、亦非方作便受、亦須至後時、）又業種受果、云何有盡。名言種生果、云何無窮。述記有文。恐繁不述。（見述記四十七第七葉、）如前所說、等流異熟二果。一體之上、所望有異。故應別立。等流、約現果體性言。（如八識中各各相見、體性不同、）異熟、約現果分位言。（果報不同、）（即是現行異熟果上分位、）又等流果、望自類功能親生而立。（謂即現行見分、望自見種、現行相分、望自相種、）異熟果、望異類功能感召而立。（由第八及前六無記心、望善惡業種、名異類、）

又復當知。異熟果法、若唯任運、（此言任運、即隨順義、謂人隨順有漏、）終古不更。（即輪迴不斷也、）若有遷移、（轉依位中、捨染得淨、是名遷移、）終須仗力。（力謂自力、有漏善爲增上緣、引發無漏種子、由此轉依、不隨輪迴、）

六釋斷染。（斷滅有漏功能、名爲斷染、）無始相續、（此云相續、乃有情或人之異名、詳在上卷、）法爾本有有漏無漏兩種功能。爲其藏識攝持。染淨既殊、兩敵不並。有漏流行、無漏沉隱。唯此染分、（謂有漏種、）如狂如醉。如怨如害。（瑜伽師地論、眞實品、）是故應斷。

論說斷義。略有三種。一自性斷。二離縛斷。三不生斷。（見識論八第十二葉、述記四十九第十二至十六葉、）自性斷者。謂染汚法、（即有漏種、）自體應斷。無漏對治起時、即是染汚現種斷時。明來闇去、定非先後。（非先來明、後去闇、亦非先闇去、後明來、喻能斷所斷同時、）即通見修、並有此斷。（修行證果位次、有十一地、十地各有入住出三心、初地入心名見道、初地住心以去、至十地之終、名修道、）

離縛斷者。若法是有漏善及無記、不障聖道。（於聖道中不爲障、體非闇法故、）但於見道位中、緣彼煩惱雜彼煩惱斷時、說名離縛斷。（緣彼云云者、謂能緣心是煩惱、即彼所緣境、亦成染汚、今斷能緣煩惱、即彼所緣境亦名離縛、雜彼云云者、謂第七有漏、六識由此成有漏性、第七斷染時、六識亦名離縛、）

不生斷者。謂斷染法所依。令永不起。此通因（謂業）果。（謂總別報）亦見所斷。（由因惑業無故、惡趣總報果不生、又即所依總果無故、惡趣別報善業不起現行、詳見述記四十九第十五葉、）

如是三斷中。後二所未捨者、（離縛中、有漏善及無記種未捨、不生中、別報善業、雖所依果無、而不復生、但彼種體尚存、）金剛無間、（每地有入住出三心、一心中有加行無間解脫勝進四道、此舉十地之終金剛心無間道、）一切頓斷。（至此、則有漏善種、及無記種、一切斷盡、乃純是無漏種、絕對清淨、）

難曰。諸色心功能、法爾有染有淨。何須捨染。應荅彼言。由此染法、隨順流轉。（沉淪生死之謂、）諸苦繁殖。故當捨之。（捨即斷義、）復別有計。功能體非可斷。本由有漏、引生無漏。（謂有漏現行善法、爲增上緣、引發無漏種令生現行、）無漏若起。有漏永伏。由此、主賓易位。令有漏種勢力損壞。如麥遇火暵、遂失勢用。（無性攝論釋、有此譬、）永住不生法中。故名爲斷。非彼種體而是可斷。此說無理。須知一切功能、由現識熏令生長。即唯依自力改造。矧此功能、依他性攝。體非定實。瑜伽說依他法、同於幻夢、光影、谷響、水月、影像、及變化等。猶如聚

沫猶如水泡。猶如陽燄。猶如芭蕉。虛僞不堅。（見眞實品、）是故可斷。

若言種體不滅、但損勢用。勢用既損、不獲恒轉、即非生滅。（由不恒轉、即常法故、）如何名種。若言、此種自類等流。又不應說已損勢用。

反復推徵種體應斷。此義極成。

復次世人誤解斷義。謂是一切滅盡不生。此乃倒見。不可無辨。夫有漏斷時、即是無漏生時。則斷者、生之改進。又有漏有對治故斷。而別無對治可斷無漏。（此無漏法、法爾絕對、更無能對治、故不斷、）故無漏法、剎那剎那、生生不息、盡未來際。（此言際者、不際之際、盡即無盡、）又若無姓有情、（見後、）缺對治故、彼有漏生、一類相續、（前後相似名爲一類、）復無窮盡。

生義是用義。大用流行、充塞法界。（法界是體、用依於體、而徧全體、無有虧欠、）寧有窮盡。世有小心、妄肊滅生滅之不能、迷亂爲苦。酖飲甘露。如何勿悲。案攝論云、斷、謂菩薩無住涅槃。（生死涅槃、兩無住著、故立此名、）以捨雜染、不捨生死、轉依爲相。（第八識、爲雜染清淨兩種功能所依、轉捨雜染分、轉得清淨分、故名轉依、非見彼果斷分、）玄文足徵大義斯炳。（王船山易傳有云、不悍玄黃之血、天地以雜而成功、至哉斯言、有所傷者有所成也、若擬斷義於不生、其見遠出船山下、執謂大雄無畏勇猛精進者、乃與愚癡同其廢滅耶、章太炎五無論、以斷生爲貴、斯則斷見外道之談、不可附於佛法、）

上來六門。宜說有漏功能粗盡。

次無漏功能。略述如次。

一釋名義。無漏功能、亦名種子。由現行善法、熏令生長故、亦名熏習或氣分。（得名習氣可知、）自餘麤重諸名、非此所具。

二釋體性。具有六義。（一剎那滅、二果俱有、三恒隨轉、四性決定、五待衆緣、六引自果、此中性決定、謂因果唯是無漏善性、）準有漏種勿贅可知。

唯此無漏、（具云無漏種子、）自性清淨。與賴耶性別。亦以賴耶自體分爲其依止。若爲賴耶所緣與否、諸師迄無定論。述記於此、則以不緣爲正義也。倫記亦云。謂心（指有漏見）弱境（謂無漏種）强、故不得緣。如攝論正聞熏習、（即新熏無漏種、）非賴耶所緣。仍依於本識。（賴耶亦名本識、）以强勝故。若爾云何名唯識。以念念隨滅故亦名唯識。（此無漏種、與本識俱生俱滅、不離識故、名唯識、）設許緣、何過。賴耶緣境、爲相縛所縛。（相者境相、縛者纏縛、末那未轉、而有二執、第八隨之成染、遂有相縛、）若緣無漏、即非相縛。故知不緣也。（見倫記五十二、）此解盡理。今即從之。

又約二諦。此無漏種、亦依世俗、說名實有。

三釋由來。自護法、親光、始以本新並建。先是小乘中、如大衆、一說、說出世、雞胤四部。並諍無漏無因緣。大乘古師、亦皆不立本有種。然復有三師、則以人有出世心、（即清淨心、）不可無因生。亦不應由染種生。遂倡如下三說。

一分別論者。（心漏師等）謂即心性爲因。（謂即心自體、是清淨因故、）其說、以心性本淨。（如水本清、）爲客塵煩惱所染汚。（如水被攪濁也、）離煩惱時、轉成無漏。故無漏法、非無因生。（意云、本淨心性爲因故、無垢稱經有此說、）此師之說、當時盛行。及至護法。遂質定其心性之言、而難破之云。汝許客塵煩惱滅時、有漏心相、轉爲無漏。此無漏相、即前無漏心體所顯、非前體滅。是則相雖轉變、而體常一、應同數論。（實彼說心同數論也、數論謂大等相轉變、其體常一、）此以違自宗破也。（謂其違反佛家自宗義故、）更有多難、恐繁不述。（參考述記十三第二十葉以下、）愚謂分別論者所謂心性、若準諸宗門

所謂本心。便爲誠諦。護法之攻難、徒以名詞繳繞、恐不得彼之本意。

二古師有立眞如爲諸法因。護法復難破之。詳述記十三第二十葉云。此眞如體、既許爲因。應有取與。以體前後無轉變故。無取無與。故不爲因。按取、謂因有生果之趨勢。與者、謂果起、由因付與故。基師意云。有取與用、方得名因。眞如不爾。故不爲因也。又述記十四第二葉云。瑜伽第五說、唯無常法爲因。非常法也。舊人云眞如是諸法種子者、非也。凡此所云、蓋朋護法。主張另立無漏種。愚謂古師謬誤、只在說眞如名因。實則眞如是諸法實性。本來淸凈。衆生若能反躬認識自性。則當下即是。何須另覓無漏種子。豈非騎驢覓驢。護法窺基之學、須待宗門爲之矯正。此非余之私言也。

三攝論立熏習。詳所知依分有云。又出世心、昔未曾習、從何種生。是故應荅。從最淸凈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云云。據疏。法界、即眞如別名。最淸凈者、謂眞如體性。是最極淸凈故。等流者、謂從法界所起教法。無倒聽聞如是教法、故名正聞。依此正聞所起熏習、是名熏習。即此熏習、能生出世心、故云種子。愚謂此即相當於新論所謂凈習。不當掍同功能。詳在新論。

上述三義。護法破前二、立本有功能。依後一、（攝論）立新熏功能。（攝論聞熏、本約有漏位立、但以其有熏增無漏功能令起現行之義、故闢護法據以立新功能）、論疏足徵、不勞繁述。（參考識論卷二、及述記卷十三）、親光佛地亦云。如是四智相應心品

種子。（四智云云、後詳）、無始法爾本有、不從熏生。名本性住種姓。（種姓即種子義）、發心已後、外緣熏發、漸漸增長、名習所成種姓。故無漏種、本新並建。經護法親光二家創說、基師論定。卒莫易也。又無漏種。亦有智種、識種、分別。蓋四智相應心品、正智是主。凈識（彙心心所言之）、則爲相應法。佛地論卷三。問、正智、當言實有、當言假有。答、當言俱有。此中智是實有。若智眷屬（即助伴義）諸心心法、（即謂凈識）亦名爲智、說之爲假。故有二種。此中無漏心心法等、智爲主故、皆說名智云云。準此論雖總說無漏種。實則正智與凈識、主伴攸分、各有自種。不容淆亂。

四釋類別。初依熏習辨。識論說有名言種子。唯無有支種子。義演云。八地以上菩薩、無漏意識、聽法緣名等、熏無漏種子也。又云。若至佛果、即無名言熏習。佛地論云。乃至證得金剛喩定、從此已後、雖數現行、不復熏習更令增長。功德圓滿、不可增故。持種凈識、既非無記、不可熏故。云云。故名言熏習、十地菩薩、皆有之。唯除佛果位也。

何故無有支熏習。據佛地論云。聖者不造總報業。（無總報故、別報亦無可知）、雖化有情、隨趣生死、起惑潤生。然是故留。非著生死。無有支熏習之理。至於佛位、雖復現化作生死身、業煩惱等、似苦集諦。實是無漏道諦所攝。（四諦、詳見上卷）、隨世俗相、名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而實非是蘊處界攝。離戲論故。離諸相故。（詳見佛地論三第十二葉）、以此說無業種也。

次約體類辨相見功能同異。例同有漏。如前可按。

無漏功能感果、唯有等流。以無有支熏習故、不感異熟果。

又無漏功能、無窮無盡。不同有漏功能容斷滅也。

復次有漏無漏功能。略說具有二義。一轉依義。二無盡義。

轉捨有漏。轉得無漏。故謂轉依。此復二義。一幻義。有漏無漏二種功能。於俗諦中、雖同實有。若約眞諦、即皆幻有。以望眞如、不名實故。唯其如此。故有對治、轉依義立。蓋無漏對治起時、即是有漏現種斷時。（現行及其種子俱斷、）物莫兩大、此盛彼衰。莊嚴有言。猶如幻師。驅諸幻敵。可謂善說法要。二引義。異生（異聖人之生、名異生、）無始、有漏流行。無漏隱伏。云何轉依。是故應說引義。鶴鳴九皋、其子和之。一人向隅、滿坐不歡。連聲之器、擊一響餘。凡茲牽引之理、微妙難言。苟不遺小。斯足喻大。有漏聞熏、（於有漏位、聞正法而起熏習、爲有漏善、詳見攝論、）熏發無漏種、增盛能生。由增上緣、故此引彼。以有漏善、引無漏善。氣類近故。有漏不滅、無漏奚生。現行易位。刹那開導。（前念染法開避、引導後念淨法、）由等無間緣。故前引後。若無引義。一向唯染。轉依何成。

此中引義、愚初治識論時所主張。蓋依世親護法等立說、之統系而言、若不立引義、則有漏如何轉成無漏、實困於說明也。余反復潛玩、而後得引義焉。引義者、所謂有漏善爲增上緣、由此引生無漏種、令起現行。及無漏加行、（加工而行、名爲加行、）漸次折伏染種。至無漏增盛、而後染種始盡焉。攝論以正聞熏習爲入手工夫。即是此意。世親迄護法窺基、一脈相承。余初亦不敢妄議也。繼而潛玩羣經。畢竟歸諸自

性自度。若不能反觀自性、洞見本原。而徒仗托聞熏、從有漏善法、模擬倣效、將冀引生無漏。是何異蒸沙而欲成飯耶。自性恒時昭明、曾不自識、乃欲於雜染法中、引生清淨。（有漏善、亦是雜染法、）不思其源未澄、其流又焉得不濁耶。

上來以引義、幻義、成立轉依。今次當說無盡。唯無漏種、法爾清淨、純白不雜。更無對治、故不斷盡。（相似隨轉、名不斷盡、非是常一名不斷盡、）若有漏種、雖遇對治、可以斷捨、然障重者、無漏不起、即乏對治、染種終不得斷。故闡提染用不滅。大覺淨用不絕。是爲無盡義。

云何闡提。謂無始時來、一切有情、有五種姓。一聲聞種姓。二獨覺種姓。三如來種姓。四不定種姓。五無有出世功德種姓。（省稱無種姓、亦名無姓人、亦名闡提、謂其全障、對治不起、畢竟無成佛期、）聲聞地以五義建立。爲奘師所據。基師法華玄讚、更衍其義。當時餘宗、據餘經中宜說一切有情之類、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以是與唯識宗諍競。如台宗有法華五百問論、論戰之烈、斯足珍怪。基師之弟子慧沼、著慧日論。盛弘師說。蓋中土先德以此爲一大事矣。如實論者。體無差別。用乃萬殊。有畢竟無障之佛。即應有畢竟有障之闡提。清淨雜染、相依建立。衆生流轉無盡、如來功德無盡。（參考佛地論二第八九葉、）安有化城、可以息肩。世有誤解平等、（一法界平等、諸有爲法差別、三界平等、而凡聖差別、）實緣以猒厭之情、妄測法界之廣大。（染淨皆一法界之用、俶詭陸離、亦云衆妙、雖是其染、無復有過、以其本來自爾、然而人情封執、恒本其日常猒厭之習、以言眞理、一若不許法界之有染用而後始洽於懷者、是猶欲大地皆平夷、而無險阻、果爾、亦復無趣、）此諸小心所爲

求生淨土、而苦濁世、不可不闢其妄也。

上來說功能已訖。此據舊作唯識講義第三次稿。（此稿專主世親一派之說、民十一年、講於舊都北京大學、）稍加董理云。

附筆記如下。或問、感等流果之因、既是一切心心所相見種、（亦說爲色心種、）如何名以名言種耶。荅曰。諸唯識師計一切色心種子、皆由兩種名言熏習。所以別名之爲名言種。但表義名言、唯在第六意識。表者表詮。義者境相。一切名言、都是表詮一切色心境相。心隨名言、變似色心境相而緣時。即此能緣見分、便有勢用、熏生新種、入本識中。同時並熏長本有種。由此、能生後時見分。至顯境名言、則以心了境時、其心上行解之相、同於言說相。故亦謂之名言。此能熏

生後自類相見二分種子。（即色心種、）其說如此。總之、諸師建立種子、而復分別本新。因說新種依熏習生。本種依熏習長。所以完成其萬法皆由心造之義。

問、一切心心所種子、皆名爲名言種。思心所種、（一名爲思數種、）如何又別名爲業。荅曰。思者造作義。故得業名。此中業種、即謂善惡業所熏之種。唯善之造作、與惡之造作、皆有力用。故其所熏之種、力用極大。能感招未來果報。

問、異熟果一詞、猶不能了。荅曰。異言不同。熟者成熟。基解異有三義。一異者異時、謂因先果後。果之成熟、必與其因異時故。二異者變異。由因法變異、其果法方成熟故。三異者異類。謂此果法之因、即善惡業種。而此果法、即第八識、

及前六識中一分無記心。（前六識通善等三性、此異熟果中、只取一分無記性、）果法唯是無記性。（第八識唯是無記性、前六中只取無記心、）望彼因法即善惡業種、性類不同。是果與因異類、而得成熟。基師釋異類而熟是也。然三義中、實正取後之一義。

問、業種只感果報、抑尙有別功用否。荅曰。增上微劣無記種子、令生現行。（增上者扶助義、）是其別一功用。如第八識、唯是無記。前六識、通善等三性、其中有是無記性者。此等無記心之種、不能無助而自生現。必待業種增上之力、方乃得助而自生現。舊師理論如此、汝只順他思路理會去可也。

問、異熟識一名、猶不能了。荅曰。第八識是無記。今由善惡業因之感招、而生人或天等趣中、是名總報果。但此果體、

即第八識。此乃無記性。而感招此果之因、即善惡業種。故果望因、異類而熟。由此、說第八識名異熟識。

問、異熟果一名。似應但依第八識而立。然必以六識中無記心、名異熟生。又即此異熟生、合之第八眞異熟、始稱異熟果。其故何耶。荅曰。若言異熟識、即唯第八、獨得此名。若言異熟果、即第八爲總報體。而前六識、以外緣故、受苦樂等境事、爲別報體。故異熟果、當兼異熟生而言。不唯第八。

問、第八名眞異熟、而前六識中無記心、依第八異熟起故、名異熟生。是義已知。但既依異熟生而安立別報。則應說前七識皆名異熟生。以前七通依第八異熟識而生故。今僅取前六中一分無記、名異熟生。又即於此安立別報。豈

別報只限於六識中無記心耶。此義如何可通。答曰。彼所以不許六識善等三性通名異熟生者。以異熟果法、必是無記。由無記法、望其善惡業因異類、始名異熟。故不許六識中善惡性者名異熟生。至第七雖無記、而是有覆。非微劣無記故。亦不名異熟。但別報既依異熟生安立。而異熟生又只依六識中無記心而說。此誠滯碍難通。亦可見翻弄名詞之弊也。

右筆札各條。煩瑣無趣。其詞義、於前面正文中、本已一一說明。但諸生閱習、猶難了解。即吾初治識論時、亦深以此等爲苦。故就諸生所問、隨時札記、而丗存於此。使治此學者、減少困難、免生誤解。

問、佛書中凡言業者、皆謂第六相應思心所。但新論功能章中、亦言業。與佛家舊籍言業者、同其義界否。答曰。不同。新論言業、即以凡人意念乍動之微、與發動身語或事爲之著者、通名造作。亦名爲業。因此造作不唐捐故、必有餘勢續起、而成爲潛存勢力、即名習氣。此非專目思心所。不可不辨。至新論明心章下、談心所處、亦立思數。而以此思數、屬於心理學上所謂意的方面、亦說爲造作。但此與功能章所謂業或造作、不同義界。此中但就心理的範圍內、而依意的方面有造作用、假立思數。其義狹。功能章、則在人生論之範圍內、通目人心之一切作用、由微至著、皆名造作。即皆名業。其義極廣。讀者宜隨文抉擇。

唯識諸師、因計有現界。更進而求現界之本質或原因。所以建立功能。新論則不執定有實現界。故用不着虛構一本質界爲原因。所以舊師的功能義、在新論中、便不成立。然新論仍假彼功能之名、而改正其義、即以之目一眞法界。（即本體之別名、）蓋新論、依翕闢、假立心物。即以方便施設現界。而所謂翕闢、即是本體之流行。（流行即用之別名也、）離流行亦不可得體。故乃即用顯體。而以功能名體。庶無體用截成二片之失。亦即於萬象而見爲眞如。西洋哲學、談實體與現象、總不得融圓爲一。世親派唯識論者、亦爾。新論便無此病。或謂、說眞如本體名功能。（眞如本體、係複詞、眞如即是本體故、）終覺未妥。不知經說眞如偏爲萬法實體者。以有用故。假其無用、何得名體。

新論別字眞如以功能。從用彰名故。如經說眞如亦名衆生界。瑜伽倫記釋云。經意依眞起妄、立衆生界。故說眞如名衆生界。此亦可云未妥乎。（參看倫記卷十七、）

舊師雖以功能依熏習而立。然其本有功能、不從熏生。雖云熏長、而於一切唯心造之義、終嫌不能一貫。又彼之本有功能、與眞如作何關係。亦無說明。新論、與破破論、謂其有二重本體之嫌。非爲苛責。

又舊師以習氣掍同功能。亦是大錯。詳在新論。自餘可議之處、此不及詳。學者熟玩新論、自可豁如。

〔四緣〕佛家立義最精者、莫如緣生之說。（緣生亦云緣起、）一切現象、互相依而有故。都無實自體故。故說緣生。然自釋迦至於

世親唯識一派、其爲說亦屢變。吾常辨之於破破論中。此姑不贅。但舉四緣。以次略釋。

云何四緣。一因緣。（緣有四、而因居其首、即因即緣、故曰因緣、）識論卷七。因緣、謂有爲法、親辦自果。此體有二。一種子。二現行。云云。（參考述記四十四第一葉以下、）按親辦自果者。謂果法體、由因法親所成辦。易言之、即因法親生自家果法。因爲能生。果爲所生。有是能生因、決定有其所生果。故因於果有創生及決定二義。具斯二義、始得名因。詳此所定因緣義界。至爲嚴格。不容淆亂。不獨小乘所言六因、俱無此義。即大乘書中言因、亦時有寬泛的說法。如下述三緣、亦皆可說名因。謂前念識望後念識爲等無間緣。亦可謂前念識爲後念識之因。謂境界爲識之所緣緣。亦可謂

境界爲識之因。增上緣、自應準知。凡佛書中言因者、本有寬泛的說法。如上舉等無間乃至增上諸緣、皆得名因、是也。獨在識論中談四緣。其居首之因緣、乃特定義界曰親辦自果。此則至嚴而不可亂云。

識論規定因緣法體唯二。一種子。二現行。又復析其條流。而說以三。一種生種。謂前念種望後念種而爲因緣故。二種生現。謂種子望現行而爲因緣故。三現生種。謂現行望種子而爲因緣故。今以次疏釋。

云何種生種。無量功能、依止藏識大海。（規矩頌云、浩浩三藏不可窮、故喻如海也、）爲藏識攝持。剎那剎那、各各前滅後生。（各各二字、注意、）無論有漏、無漏、未有對治、便恒隨轉。（無漏功能、法爾清淨、更無對治、故不斷、有漏功能、若對治不起、亦不斷、功能斷否、唯觀對治有無、說見前、）故此功能、自類相生。（前念種、親生後念種、即後種是前種之自類故、）即是前種望後種而作因緣。親生後種故。由此、功能非斷非常。宛爾生滅。（前種方生後、而自體即滅、故非常、後種方起、即續其前、故非斷、）成其勝用。（體是生滅、故有能生勝用、若是常住法者、即非能生、）所以異於自性神我等計。

云何種生現。功能恒轉。（恒言非斷、轉者非常、）若逢緣合、方起現行。（如功能不待緣、即應有實作用、又應一切時恒生一切法、若爾、便同外道自性神我等計、今明功能亦待衆緣、故異外道邪計、）由此、說功能望現行而爲因緣。親生現故。然功能潛隱。亦說爲現行所依之體。現行顯著。亦說爲功能所起之用。但體用條然各別。（據實而言、體者用之體、用者體之用、是體用雖可以析言、而果竟不爲兩片、但識論談體用、却截成各別、蓋以用依體起、而用非即體、只是依體而有、所以截成各別、舊師於體用、果竟說成滯礙、學者宜知、）如眼識第一剎那、由種生現。體用同時相俱。猶如炷焰。（燈炷生焰、炷與焰同時俱有故、）

即此剎那、種現俱生俱滅已。第二剎那以往。其理皆爾。（種子自體依止第八識中、前剎那滅、後剎那隨轉、終古不斷、若現行自體、則於前剎那與其自種俱滅已、後剎那便不隨轉、即由他現續生、成其不斷、他現者、後剎那種所生現也、然前後剎那相續之際、定無間隙、若有間隙、即應中斷故、）眼識如是。耳識乃至第八、皆應準知。

種因○一○二○三
←剎←剎←剎
現果○那○那○那

因緣生果、其果法決定與因相似。見種定生心法現行、不生色現。相種定生色法現行、不生心現。小乘有計色心展轉互爲因者、即此所破。

又見種、相種、類各無量。（一切心相見分、各各有自種、一切心所相見分、亦各各有自種、）異類相種、各生其現。異類見種、各生其現。因緣生果、無雜亂故。

云何現生種。前七現行識、有勝勢用、而增減者。皆是能熏。（唯除第八識、說見功能中、）此能熏識、一刹那頃、從自種生。即此刹那、有勝功力、能熏本識、生自類種。（所生種與能生現、體性相似、故名自類、如現行眼識見分、熏生眼識見種是也、餘準可知、）故說現行望種子、（謂其所生之種、）而爲因緣。現親生種故。

天竺古師、有以現行說名功能。識論卷八。論說因緣、依種子立。現行亦能親辦自果。如外麥等、亦立種名云云。此則名相雜亂。非正義也。（詳識論卷八第三葉、述記四十五第十四葉、攝論已說外種、蓋順俗取譬、實則外麥等種、從本識中相分種子而生、即是現行果法、不得名種、此須明辨、）雖云因緣依種子立。要不可說因緣即種子。識論以親辦自果明因緣義。極爲應理。若現生種、親辦果故。斯是因緣。豈謂現能爲因、便得名種。述記卷十二、據不正義、以釋因能變。（見述記十二第十葉以下、）淆現於種。原非小

失。（前談因能變中、只建立種子爲現行之因、今此談因緣中、有現生種一義、所以明新熏種之由來、不可與因能變義併爲一談、太賢學記卷二第二十四葉、不取基疏、惜詞義隱晦、未暢厥指、前於能變條中、說基解因通現種之非、須與此處參看、）

難曰。現不名種。如何說因緣依種立。答曰。現行爲因、即熏成種。非不依種立。

又經部計前法爲後法因。故因果異時。大乘說種生現、現生種。彼此俱有。故因果同時。（種生現、能所同時相俱、說見上、現生種者、非現滅已方生、若已滅者、便無能生勢用、即此現從種生時、有勝勢用、別生一法、還爲第八中種、準此、則三法同時、彼此對待、三法者、一本有種、二現行、三新熏種、）前後不許並、非彼此不得並也。因果時分同異、乃唯識與餘部力諍之事。（詳見識論卷三、）實則各據一義。毋須水火。

上述因緣、唯有三種。因緣以親辦自果爲義。異此、不名因緣。

- 因緣
  - 種生種
  - 種生現
  - 現生種
- 非因緣
  - 種望異種（如甲種望乙種）
  - 種望異現（如甲種望所生現乙）
  - 現望異種（如甲現望所生種乙）
  - 現望現（前現望後現、或此現望彼現、如根塵識同時相望）

小乘六因、（詳在俱舍、）依現行立。彼無功能。雖說爲因緣、實是增上緣。述記四十四、第四五葉。對法論因緣中說六因。非是因緣。即現望現。此解極是。

二等無間緣、初因緣依種子立。今此第二、依現行立。現行終

古無盡。（闡提有漏現行無盡、諸佛無漏現行無盡、）七八俱恆。（無有斷時、）六識除五位無心、餘時亦復不斷。（五位無心、詳前、）由等無間緣、有此勝用。故次因緣而說。

義演云、此緣、約四義辨。一前念於後。二自類無間。三等而開導。四令彼後念心定生。（見義演十五、）

第一義。簡同時或後時心、皆非此緣。唯前念心、望後念心、得爲等無間緣。同時、無二心並起。後念心、望前念心、無有開導義。故並簡別。（凡言心、亦攝心所、）

第二義。顯非他識爲緣。如眼識、前刹那方滅、即已引後自類令生。眼識如是。耳識乃至第八識、皆應類知。是爲自類無間。

問曰。何故不許八識互爲緣。答曰。一身八識、容俱時轉。（七八相望、

（恒俱轉、前六與七八相望、則有時俱轉、有時不俱轉、故置容言、）故不得互爲此緣。（難陀安慧執異類識能互作等無間緣、不知異類既容俱轉、即無互相開導之理、參考述記卷二十七第一葉以下、及卷四十四第六葉以下、）

問曰。心與心所、異類而俱轉。亦得互爲此緣否。荅曰。心所與心相應。和合似一。（依緣事處同故、已說如前、）非可離別、令其殊異。（非字至此爲句、）不應例同異識。故得互作等無間緣。

又無間者。前爲後緣、順次相生、名爲無間。（例若眼識、自第一念第二念以往、皆無有越次、）非不許有間斷。如眼識、前後相望、雖中經百年等斷、前念眼識、望後念眼識、仍爲等無間緣。耳識乃至第六、皆應類知。（唯七八俱恒、無有斷時、）

第三義正顯緣義。云何開導。開者、避義。與後處義。導者、招引義。前法（例如前念眼識、）開避其處。即望後爲招引、令彼（後念眼識）得生。必能緣法、方具此二。（開導二義、）色法雖有開義、而無導引力、故非此緣。

又等言、有兩義。一體等。如眼識前念心王唯一、俱時無二心王。受等心所、亦各唯一、俱時無二受等。其後念王所、亦復各各唯一。眼識如是。耳識乃至第八、皆同此例。故每一心心所、前後皆無多類並生。名爲體等。二用等。前念一心王、有勝勢用、能齊引後念心心所令起。又即前念一心所、有勝勢用、亦能齊引後念心心所令起。由此、王所和合似一、互能望後而爲因。齊等開導。故名用等。（相似沙門、以心唯引自後念、心所亦各引自後念、不許齊引、今此則遮彼說、）

四前法開導。後果定生。（後果者、以後念識、望自前念識、而得果名、）如極重睡眠、悶

絕等位、六識中斷、而後得生。即由前滅識爲之開導故。若非後果定生者、如何得說前爲後緣。

綜上四義釋此緣訖。

問、如是等無間緣。八識有漏、無漏、分別云何。答曰。若第八識、雖復有漏無間、（前爲後緣、次第而轉、名爲無間、）而登地以去、有無漏生。（登地以去、至金剛心、有漏頓斷、無漏頓生、即前有漏心心所開避其處、引導後無漏心心所令生、此乃等無間緣之妙用、）然無漏起已、定無復生有漏者。以此無漏、必不斷故。由斯第八有漏、無漏、不互爲緣。（此言緣者、即等無間、後皆準知、）五識例此。

若第七識。十地位中入法空觀、無漏心生。出法空觀、有漏心生。即有漏、無漏、容互爲緣。（觀前有漏心、引生觀時無漏心、出觀後有漏、又由前觀時無漏心引生、有漏無漏、迭爲前後、故互爲等無間緣、）善與無記、相望亦爾。（述記四十四第十五葉、即此有漏無漏相生、以辨性別、第七有漏位是無記性、無漏位是善性、）

若第六識。有漏無漏、善不善等、（第六有漏通三性、無漏唯善性、）各容互作等無間緣。（論說入見道時、初起無漏、此在色界或欲界、恐繁不述、）

若前五識。十地位中、第八未轉無漏、五定有漏。彼五色根、是異熟識相分攝。（第八有漏位、名異熟識、）五識所依根、是有漏故、五識亦有漏。若言有漏五根發無漏識。此不應理。論有誠文。（有說入地得成所作智者、此不正義、）故五識無漏、必同第八俱時而轉。不與有漏互爲緣。（等無間緣、）善等相生、準第六知。

又復當知。前七轉識、與第八識、金剛無間、有漏種現、刹那斷盡。自此以往、俱是無漏相續、恒無有斷。故六七漏無漏、容互爲緣。（等無間緣、）此說因位。應如理思。（因位對果位得名、凡夫未斷染污、而實本具佛性、有成佛

（之因、故名因位、若成佛時、即名果位、亦云佛果位、）三所緣緣。識論卷七之六云。謂若有法、是帶己相、心或相應所慮所托。此體有二。一親二疏。云云。今即據此、爲釋如次。有法者。謂是有體法。具有力用、能牽生識。如色等境界、非無體故。故能牽引眼識等令起。即此境界、望能緣識、而名所緣緣。

問曰。意識緣空華時。空華無體、如何得有所緣緣義。答曰。空華者、即依自識所變相分。妄作華解。華本無體、非所緣緣。但約相分論、其體是有。即此相分、望能緣見分、而爲境界。便是所緣緣。

云何是帶己相。己者、設爲境界（即所緣緣）之自謂也。是字、指下文心心所言。述記四十四云。誰帶己相、謂心或此相應法。相應即心所。相有二釋。體相、相狀。（此云相狀、唯目影像相、對本質名之故也、然對指影像自體、亦得名體相、）帶亦二釋。挾帶、變帶。故帶己相言、有其二義。

第一義者。謂能緣識、變帶所緣相狀。名爲相分。對疏緣本質、亦名影像相。（亦名爲親相分、）此相、有仗質、不仗質。其仗質者。若前五見、仗第八相、變相而緣。（五識仗第八器界相爲本質、而變似色聲等親相分、）第六見、仗第八相見等、變相而緣。（第六緣我時、即仗第八見、而變現相分、便依此相、而計爲我、第六緣一切塵時、即仗第八器界相、變現相分、依之起解、第六緣諸心法及無爲法時、亦仗心法及無爲法爲本質、而變現相分、依之起解、）第七見、仗第八見、變相而緣。（第七仗第八見、變相而緣時、即依所變相、而計執爲自我、）乃至他心智緣他心、後得智緣如、其理亦爾。（自識有能了他人心之智、名他心智、此他心智、必仗他心爲本質、而於自識上、變現一似他心之相分、以緣之、至後得智緣眞如時、因分別力强、亦從自

見變似眞如之相分、而緣之、非親證眞如、）自識親所變、名影像相。即以所仗、名本質。試取近事爲例。吾起座徘徊。檻外梧桐。彌望青青。此青青者、乃吾眼識見分、仗第八器相爲本質、變似青相而緣。（眼識所變色塵相分、與其本質即第八識所變色塵相分、一處同徧、和合似一、）非能親取自心外法也。（第八器相、是第八見分自境、而望眼識即名爲外、眼識不得親取自心以外之法、故須托第八器相爲本質、而於自心上變似其相、方可緣之、眼識如是、餘耳識等、皆可準知、）唯相托質起、決定似質。斯乃不測之符。次不仗質者。如第六緣過未等法時。（過去已滅、未來未生、此皆無體、）即自心見分、變似過未等法之影像相。皆不仗質。緣龜毛兎角等、亦爾。又或籌度一切義理時、其意中必變似所思義相。此等相、亦無質。綜前所說。前七識相分、無論仗質或否、要皆由見變爲。（此中云見、即攝入自證分、）故名變帶。（此義本以陳那觀所緣緣論爲根據、然陳那破小宗許五識緣外色、但明仗質變相一義、）

第二義者。謂能緣挾帶所緣體相而起。挾帶者、逼近親附義。謂能所不分、冥合若一故。如四分中自證緣見、內二分互緣。皆名挾帶。五識俱意等、見緣自相、現量證境、亦是挾帶。又正智緣如、亦是挾帶。

如上二義。云何各別建立。昔者、小宗不許有相分。故以外境爲所緣。以能緣上有似所緣之相、名行相、爲能緣攝。大乘自陳那出、乃造集量論。即改小宗行相、名相分、（亦說名影像相、）爲所緣。（述記十五第九葉、以影像相爲行相者、出集量文、按集量始成立三分、故改小行相爲影像相、對破心外有境、）亦復依此、造觀所緣緣論。對破小宗許自心親取外境。（論云、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彼者本質、帶者變帶、相者影像相、又云相分、言識托質而變似質之相也、論又云、如是諸識、唯內境相爲所緣緣、理

（許成立、內境相、謂相分也、）是爲第一義也。自陳那之論出、大乘師言所緣緣者、率皆依據。其後有正量部師般若毱多者、小宗之傑也。欲破大乘、乃設難言、汝大乘宗、無分別智、不似眞如相起。應非所緣緣。（無分別智、即正智之異名、）意云。大乘師以能緣上、變似所緣相、即名相分。而說爲所緣緣。縱令此說誠諦。而大乘經論、不許正智緣如有似如之相。若爾、即眞如非所緣緣也。毱多此難、可謂悍極。蓋正智緣如時、既非眞如爲所緣緣。則諸識緣一切境相時、即俱無所緣緣義。大乘師被此難已、經十二年、遂至絕救。此蓋孤秉舊聞、無由獨創。爰及奘師、神悟爽拔。始以陳那所明、別爲一事。（陳那但以變帶義、成立相分故、）更陳己義。難破毱多。即第二義是也。奘師本有制惡

見論。今已佚亡。述記載其難毱多云。汝不解我義。（謂不解我大乘義也、）帶者挾帶。相者體相。謂正智生時、挾帶眞如體相而起。智與眞如不一不異。（謂有能緣所緣、故不一、能所冥合、故不異、）眞如非相、非非相。（眞如不是一件物事、故云非相、然眞如是諸法實性、雖不可以物事推觀、而是絕對的眞實、故云非非相、）故此眞如、是所緣緣。毱多被難、鉗口卷舌。即陳那義、亦別有據而不可搖。其有功大乘亦偉矣。

然復當知、論言帶己相者、本唯第一義。（奘譯此論、採集十家、雖裁斷由己、而十家所本無者、自不容妄增、奘師出十家後、故其說與十家無涉、若陳那出護法前、其思想多爲護法所承也、）述記以二義（一變帶、二挾帶、）爲釋。其第二義、近取奘師。雖復論所未有、然採擇後出之義、以捍衛前師之說。爲功極巨。（參考述記四十四第十九至二十葉、）（然述記之文、散無友紀、）

帶相二義、既如上述。次釋所慮。有體法能爲緣、（有體法、謂境界、）令心心所、帶己相而起。（己者、即爲緣之境界、帶相具二義、如前說、）亦須心心所、能以己相爲其所慮。若非能緣法能以境界己相爲所慮者。卽此境界己相、望能緣法、不得名所緣緣。（能緣法者、即心心所、）如鏡等外質、雖是鏡等所照、（照者照顯、）但非鏡等之所緣慮。（緣慮者、思惟義、）故外質望鏡等、不名所緣緣。以鏡等但照顯於境、而不能緣慮於境故。今此言所緣緣者、必定爲緣於能緣法、方是所緣緣。即由此義、得成唯識。不爾、將謂能緣識、亦猶如鏡等。（陳那分別緣與所緣、二支缺一、便不名所緣緣、最宜深玩、鏡等外質、於鏡等有緣義、然非鏡等之所緣、以鏡等非能慮故、既缺一支、故不名所緣緣也、）難曰。若言心爲能慮者。無分別智、應非能慮。答言無分別云者、以離妄分別故、說名無分別。非謂無緣慮名無分別。攝論

有文。此姑不述。夫心是能慮。不唯能照。故其功用、絕異色法。若言能照、色心同得。（照者顯現、雖色亦能、）若言能慮、唯心非色。（慮者、思惟義、分別義、故心獨具、）

已釋所慮。所托云何。心不孤起、托境方生。若疏所緣、則前五見、托第八相爲本質。第六見、或托第八相見等爲本質。（或者、不定義、第六相分、有不仗質故、下言或者、準此、等者、等餘心法及無爲法、）第七見、托第八見爲本質。第八見、或托他身識、及他人根身器界爲本質。若親所緣。則見以相爲所托。自證以見爲所托。內二分互緣、正智緣如、所托準知。凡爲所托者、定有體法。徧計所執、如空華等、即非所托。無體故也。復次此中所慮、所托、實據陳那觀所緣緣論。陳那以具二支、名所緣緣。（二支者、一所緣義、二緣義、）今此云所慮者、卽所緣

義云所托者、即緣義。會而觀之、精蘊斯見。（自陳那分別緣與所緣、識論據此、以言所慮所托、其源流自可案也、然以所慮言所緣、則識論之創解、用補陳那之缺、案觀所緣緣論言、極微非所緣、眼等識無彼相故、云云、準此、則陳那但以帶相一義、即變帶義、說爲所緣也、若爾、心之帶相、便同鏡等、如前所難、下述奘師挾帶義、亦難免此失、述記四十四、第二十頁、古師大師、二釋皆有妨難者、此也、其言古師、謂陳那等、大師謂玄奘也、識論言所慮、述記疏、所慮即所緣義、蓋述記宗護法、以所慮言所緣、異乎陳那等以變相爲所緣矣、然太賢學記六、第三十葉云、相於心現、故名所慮、仍朋陳那等也、若爾、何以解心識猶如鏡等之難、賢記好與基疏立異、其見實時出基下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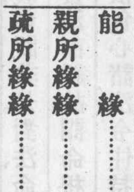
上來分疏已訖。今總釋云。若有體法、是帶己相之心心所所慮所托者。是所緣緣也。一切有爲（心法色法）無爲（眞如）法、皆此緣攝。

云何此體有二、一親二疏。謂此緣體、有親疏差別故。考陳那緣論、雖隱判親疏、而猶少明文。（緣論云、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詳此、則所緣緣者、必具二義、一識生須有所托、二即托彼變相、其所變者、自是親所緣緣、所托者、自是疏所緣緣、）及至識論、此二分別、乃始昭揭、析理詳明、後起者勝。

親所緣緣。詳其義界、略說以三。一與能緣體不相離。此復有二。一能緣親變、名不離。見變相是。（此中云見、攝內二分、）二能緣親挾、名不離。約有四句分別。一體挾體。謂內二分、互緣。（內二分對相見名體、）二體挾用。謂自證緣見。（自證是體、見分是用、）三用挾用。謂見緣相。（相見望內二分而皆名用、）四用挾體。謂正智緣如。（正智是用、眞如是體、上四句義、見宗鏡錄、）如上、說第一義竟。二是見分等內所慮。（此中等言、謂自證等、如見以相爲內所慮、自證以見爲內所慮、餘準可知、）三是見分等內所托。（思之可知、）合具三義。（前一明親義、第二明所緣義、第三明緣義、）是爲親所緣緣。

親所緣緣		能緣
相分	唯第八所變根器、及五識俱意等所變色等相、皆名色法、	見分
見分	此及後之內二分、唯名心法、	自證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證自證分		自證分
眞如	眞如爲正智所緣時、亦相分所攝、	正智見分

疏所緣緣。義亦有三。一與能緣體相離。如五識、疏緣第八器界相、（不能親取、故曰疏緣、）此第八相、與能緣五識、是相離故。（意識等可準知、）又如自識、緣他身識。此他身識、與能緣自識、亦相離故。（後得智緣如時、變似如相、即如望後得乃成相離、中隔以相、缺親挾義故、）如上說第一義已訖。二爲質能起內所慮。（內所慮三字、作名詞讀、即相分也、下文內所托、亦然、）三爲質能起內所托。（於一相分上、所慮所托義別、故須分說也、又復應知、質爲緣、直接起彼影像相、即間接起彼能緣識、彼能緣識、仗質變相、則直接以相爲所慮所托、即間接以質爲所慮所托、）具此三義。是爲疏所緣緣。



（義演十六、疏中影像相分、是帶本質之相、帶猶似也、如云面熟似火、此相亦爾、似本質故、不同親中見分上相也、見分上相、與見分不相離故、此相攝屬本質、以離見分故、疏緣故、緣此相時、即緣本質故、本質望見分名疏所緣、故知不是親緣中攝、云云、按此云親中見分上相者、謂無質相、云疏中影像相分者、謂有質相、據理而言、凡有質相、離託質以起、然必由見仗質、變爲此相、故相雖似質、而非即質、從見變故、說不離見、今以之攝屬本質、謂爲離見、此直小

（宗不立相分之計耳、豈大乘義耶、若云此相與質同種者、是固別爲一事、不可以其與質同種之故、遂計爲離見、不許爲親所緣也、如理誤解、至於此極、亦復可怪、親疏二緣、唐宋以來、率多誤解、延壽宗鏡錄七十、以變帶爲疏、挾帶爲親、即與如理義演不許有質相爲親緣者、同一互譏、實則述記以變帶義、明相從見親變、以挾帶義、明證升中、能所冥合、而實非無相、皆所以成親所緣緣、如何以變帶挾帶判親疏耶、）

一切心心所、皆有親所緣緣。若無相分、則見分不生。見定帶相起故。如緣無時、（無字名詞、）亦心變作無之影像。（此影像即相分、）疏所緣緣、有無不定。如緣龜毛兎角、雖無本質。心亦生故。餘準可知。若約識辨、疏緣有無。識論卷七、（述記卷四十四、）研討攸賚。此姑不詳。

八識	疏所緣緣有無
第八識	一切位有無不定
第七識	未轉依位定有已轉依位非定有
第六識	一切位有無不定
前五識	未轉依位定有已轉依位非定有

復次疏所緣緣得名。由望他能緣、故名疏。若望自能緣、仍名爲親。如第八相、（器界、）望五見、（即他能緣、）是疏。望自第八見、（即自能緣、）即親。乃至他心智緣他心、其理亦爾。以故、一切心心所、皆無外取。唯識義成。

四增上緣。識論釋此緣、略有三義。一有體法。有爲（色法心法）無爲、（眞如、）皆有體故。是此緣攝。所執無體、即非緣也。（妄計之所執、而實無其物、如神我等、此名所執、）問依假法得成緣不。答言此復二釋。有義通假。如對法云。住持增上者、謂命根力、衆同分住。此文爲證。（命根、衆同分、見上卷行蘊、）有義、前說非是。對法、命根於衆同分爲增上者、隨假法所依之實法而說故。謂命根所依業種子、有感招力、增上衆同分所依色心諸法、令住持故。應立量云。增上緣體、應非是假。（宗也、）緣所攝故。（因也、）如餘三緣。（喩也、）故取後義爲勝。

二、有勝勢用。唯有體法、故有勝用。乃得爲緣。此所謂用、略有二義。一望所增上果法、爲切近助因。所謂由此有故、彼有。如壺水澎漲、（即所增上果法、）以熱力爲切近助因故有。（熱力、即能爲增上之因法、所謂增上緣是、）此一例也。二望所增上果法、雖非切近爲助、然但不障、即是有力順益果法。如吾書案存在、似無待於一室以外之地。然使距吾室數十里外、發生大地震、其影響足以傾折吾之牆屋、而書案亦將與俱毀。故知環吾室四周遙遠之地、於吾書案存在、若不爲障者、即其增上之用也。以是說第二義。然第二義過寬泛。如據斯義、而欲求一事之因、勢必舉全宇宙皆爲之因。將不可勝窮。故知第一義爲最要。凡事物互相關係間、其或甲於乙爲切近增上。則判定乙因甲故有。已足說明其事。自餘無限增上之因、勿問可也。

三能於餘法或順或違。（餘法、即所增上果法、）如霜雪於禾等、能牽令轉青色爲枯喪。即此霜雪、望枯喪爲切近助因、即是順義。俱時、

令前青色不起。即望前青色、有相違義。故說增上緣有順違二用。若無順違、何成此緣。

綜上三義。明定增上緣義界已訖。

增上緣用、有順有違、已如上述。此順違用、於四處轉。諸論同說。

云何四處。一於生處轉。生者、謂若有法、緣合故生。如心法生時、雖因緣等具、（等者、謂所緣緣及等無間緣也、）定須有根等爲增上緣、方乃得生。故有漏根、順有漏識令生。即違無漏識、令不生。又在色法、如世所知、淮橘成枳。此蓋橘之變形似枳、假說名枳。而此枳生、有能生勢用爲因。河北水土空氣等爲增上緣、順枳令生。即違淮橘相、使不續生。此其一例。

二於住處轉。住者謂凡法生已便住。如此法、彼法、俱時生已、各各任持自體而不捨失。即能各各互相依住。如八緯與太陽互相依住。識與根境、互相依住。此互相依住者、即是互爲增上、互相順故。（此中稍改舊義、參考雜集論卷五、）

問法纔生即滅、云何說住。答、相似相續故。應說名住。（又世俗不了生滅、於其似續之相貌上、妄執爲常、亦隨順說住、）

三於成處轉。大論卷五、說成有二。謂成立、成辦。成立、謂立論者所知勝解愛樂爲先、（先者、因義、勝解、心所之一、見上卷、凡立論者、於所知義、由勝解決定、即生愛樂、以此爲因、得有下述種種增上、方乃成立其義、）亦必有宗因喻（三支法式）爲建立、大衆敵論者爲和合、如是種種爲增上、令所立義成。（種種增上緣、於所成義若聲無常等相順、即望其餘非所成義若聲常等相違、）成辦、謂工巧智爲先。（先義、見上、）亦必有劬勞爲建立、處具（處所作具）爲和合、如是種種爲增上、令工巧業成辦。（此中順違、思之可知、）

四於得處轉。得者、謂證得涅槃。此雖以無漏種爲因。（此言因者、即因緣因、）亦必依如理作意、及善友等爲增上、方令證得涅槃。（此等增上緣、順還滅法令得、即違流轉法令不得、）

如是四處、皆有增上緣、於彼（四處）起用。又復應知、此增上用、隨事雖多、而勝顯者、二十二根。（發生之謂根、五根能引生識故名根、乃至無漏三根、能引生無漏道、亦得此名、）恐厭繁文、此姑不述。學者欲詳、有三十論。（詳述記四十五、）如是四緣。其前三緣、亦是增上。（如因緣、望所生果、即有增上義、餘二緣、可準知、）然今談增上緣。即除彼前三、而取所餘。蓋前三緣、各有特定之義。除前三種義外、其所餘、即增上義也。故另立此緣。實則四緣、中唯此緣義最寬云。有說、一切法、皆所緣緣攝。此不應理。須知諸法、正被緣頃、方是所緣緣攝。若不被緣時、便是增上緣攝。如眼識、正緣西山色時。餘東南山不被緣、即增上緣攝也。如上四緣。依處云何。初因緣、依功能立。次依無間滅識、立等無間緣。（無間滅義、詳在上卷、小乘以無間滅識爲意根、大乘既不許、而即依此、立等無間緣、又前云、此緣依現行立者、顯現行前後相續故、義不相違、）依境界、立所緣緣。（一切有爲及無爲法、當其望能緣而爲所緣緣時、即通名境界、）依所餘、（前三之餘、）立增上緣。

復次四緣、約種現分別。略有三門。

一本識中種、容作三緣生現。除等無間。

種	爲緣	生	現
見種 相種	因緣	親生	見分 相分
一切種	所緣緣	引生	第八見及第六見
一切種	增上緣	引生	一切相見

附說一、表中第二格、種子爲所緣緣、引生第八識見分、及第六識見分、以種子唯第八見親緣、第六意識、思唯種子義時、亦是疏緣第八中種、自餘五識及第七、皆不緣種也、

附說二、如根種於識種、助令生現、即根種望現行見分心法、是增上緣、識種於根種、亦助令生現、即識種望現行相分色法、是增上緣、餘一切種、望異類現行相見法、例同可知、

二現行相望、（即現生現、）容作三緣。無因緣故此復析以五類。

一自身識、他身識、更互相望。凡有二緣。

自身識 他身識	爲緣	生	他身識 自身識
自見 自相（唯第八）	所緣緣	引生	他見
他見 他相（唯第八）	所緣緣	引生	自見
自見相 他見相	增上緣	引生	他見相 自見相

附說、所緣緣中、自身第八識所變塵相、爲他身第八見疏緣、他於自亦爾、餘易了知、不煩縷述、

二自八識聚、（自身八識、）相望。增上緣定有。等無間緣定無。唯所緣緣義、有無不定。（因緣、前已除訖、）如左表。

所緣緣
第八於前七有。（五緣八相、七緣八見、六通緣八相見故、）
前七於第八無。（第八不緣前七識故、）

所緣緣
第七於前五無。（五唯緣八相故、）於第六有。（意識緣一切法故、亦緣第七故、）
前六於第七無。（七唯緣八見故、）
第六於前五無。（五唯緣八相故、）
前五於第六有。（意緣一切法故、亦緣五識故、）
前五自相望無。（述記、五力劣、不能爲緣、故云、）

三自身八識、一一自類、（如眼識、前後相望、名爲自類、餘準知、）前後相望。第六容作三緣。餘七識、（謂前五及第七第八、）唯有二緣。

八識自類	爲緣	生	八識自類
第六前念	等無間緣	引生	自第六後念
第六前念見	所緣緣	引生	自第六後念見
第六前念相見	增上緣	引生	自第六後念相見
餘七各自前念	等無間緣	引生	餘七各自後念
餘七各自前念相見	增上緣	引生	餘七各自後念相見

附說、八識、除第六外、餘七不能自緣其前念、唯緣現境、故皆除所緣緣、更有異義、恐繁不述、

四同聚異體、（如一眼識中、現前一念心心所、一一更互相望、雖是同聚、而是別體、餘識準知、）展轉相望。定有增上緣。（有義、亦有所緣緣、詳述記四十六第十七葉、同十一第二十一葉、又同十六第二十四葉、）

五四分相望。容作二緣。

四分	爲緣	生	四分
相分	所緣緣 增上緣	引生	見分

見分	增上緣	引生	相分
見分	所緣緣 增上緣	引生	自證分
自證分	增上緣	引生	見分
自證分	所緣緣 增上緣	引生	證自證分
證自證分	所緣緣 增上緣	引生	自證分
相分及見分	增上緣	引生	自證及證自證
自證及證自證	增上緣	引生	相分及見分

如上五類。分別現行爲緣訖。（此皆據因位說、）

三現（此字爲一逗、通八識而言、）緣種現而生。已如前說。（前第一門、約種生現、有三緣、第二門、約現生現、以五類分之、亦總有三緣、）種（一逗）亦理應緣現種而起。（此中現、謂前七能熏、後皆準知、）

現及種於種、各作幾緣。且爲二表。

（一）現於種。（約現生種說、）

現	爲緣	生	種
前七現	因緣 增上緣	親生 引生	所生種
前七現	增上緣	引生	非所生種

（附說、現望所生種、爲因緣、以親生故。俱時亦爲增上緣、由現望所生種、有助力義故、說名增上。現望非所生種、爲增上緣引生、復有二義。如現熏長性類相同之本有種、助力名引。望餘異性不熏之種、不障名引。）

（二）種於種。（約種生種說、）

種	爲緣	生	種
種	因緣 增上緣	親生 引生	自後種
種	增上緣	引生	異種

附說。種子定無等無間緣、及所緣緣者。以此二緣、唯望現行法立故。如左圖。種非現行。故非二緣果。

甲圖

（因）等無間緣即前念現行 （果）後念現行

乙圖

（因）所緣緣即現行色等 （果）現行能緣心

上述三門。若種、若現、互爲緣生。其在理論方面、可謂組織精

嚴。然究其本恉、則建立種現爲諸緣體。畢竟不能空緣性。而適成爲構造論。未免意計穿鑿、顯然可見。新論第二十三頁、唯識章中、說緣生只是遮詮。因對執有實法者、而說緣生義。所以解析諸法、令悟無有實物。自謂無違諸佛意趣。若失却此意、而談緣生。將計執某一法、由幾緣而生。或某種法、爲某種緣、而生某一法。則將緣性執實。而俱時亦執有緣所生法。雖復强說緣生如幻。其實妄執凝然、何能了達諸行如幻義耶。新論上採龍樹。而於世親一派之學、不敢苟同。自非故爲立異。

已說四緣。更有生識九緣。攝歸此四。九緣云何。一空。二明。（即光、）三根。（眼等六根、）四境。五作意。（徧行心所之一、）六根本依。（謂第八識、）七染淨依。（謂第

（七識、）八分別依。（謂第六識、前五識起時、必以第六爲分別依故、）九種子。（一切心心所、各各有自種故、）

如是九緣。八識各具幾緣。分別如左。

一眼識、具九緣而生。

二耳識、依八緣而生。除明。

三鼻識、依七緣而生。除明及空。

四舌識、依七緣而生。除明及空。

五身識、依七緣而生。除明及空。

六意識、依五緣。謂根。（第六依第七識爲根、亦以第七爲染淨依、）境。（謂一切法、）作意。（心所之一、）根本依。（本識、）種子。

七末那識、依四緣。謂根。（第七依第八爲根、亦復以第八爲根本依、）境。（藏識爲第七所緣緣、）作意。種子。

八阿賴耶識、亦依四緣。謂根。（第八依第七識爲根、亦以第七爲染淨依、）境。（根種器界、）作意。種子。

八識具緣、已如上述。宜各加一等無間緣。依次配屬。

（眼耳必依空緣、鼻舌身則除之、何也、據大小乘義、諸識依根取境、離合用殊、鼻舌身三識、境合方取、如香合鼻、鼻即嗅香、味於舌、觸於身、其事亦爾、即以境合根故方取、故不立空緣也、眼耳二根、境離方取、天山萬里、遙入眼簾、空中震雷、乃達耳鼓、即以境離於根而得取故、故說有空緣、有難、光線入眼、聲浪達耳、事非合取、應答彼言、光線但屬明緣、是增上緣攝、此中離取合取、唯約所緣緣說、義界未分、何勞妄難、如吾伸五指、對汝眼識、作所緣緣、汝眼識了別吾指、實不由合、若吾直以指合汝眼、汝將失明、故合取義、在眼必無、至云聲浪接耳、耳根取聲、由合方取、斯符理實、勿拘舊義、）

若以九緣、攝入四緣。則種子、屬因緣。境、屬所緣緣。自餘空、明、根、作意、等等、概屬增上緣。

（附說。九緣中、空明根境作意五者、義同小乘。自餘、大乘所加、有難、作意、本心所之一。今九緣中、只列作意爲一種緣、而不及餘心所、何耶。答曰、作意、警覺力特勝故。一切心心所定由作意警策、方起。故特列爲一種緣。後法士用中、亦以作意爲增上緣、屬作具之一。其義準此。）

所說四緣。必應有果。此果分別、當復云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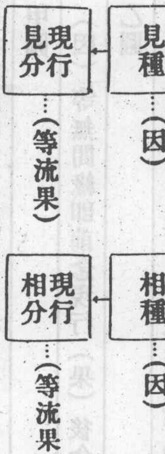
果有五種。一者等流。依因緣立。定似因性。此復二別。一自類相續。（此中以平等而流、名等流、前後相續、故言流、前後一類、云平等、）謂種生種。二異類俱起。（此中等言相似、流謂流類、相似流類、故名等流、）謂種生現、及現生種。義故詳前。毋須繁述。且系以圖。

甲（種生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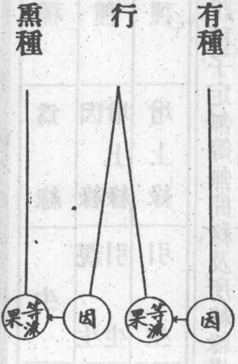
前念見種（因）↓後念見種（等流果）

前念相種（因）↓後念相種（等流果）

乙（種生現）圖



丙（現生種）圖



附說。丙圖、三法展轉。因果同時。三十論、喻如炷生焰。焰生燋炷。詳述記十四第二十二葉。炷爲因生焰。焰烈炷爲果。焰又爲因、復生燋炷。即此燋炷、望焰爲果。燋炷者、炷被焰燒成燋。故名燋炷。即此燋炷。是焰所生。三法皆是同時。今現從種生。又復生種。亦三法俱時而有。

二者異熟。依增上緣立。與因異性。（業種通善惡、而第八現唯是無記、故果性異因、）立異熟名。（異類而熟、故名。）此義詳前、（談功能中、）無妨覆按。

三者士用。（士者士夫、人之異名、用者作用、如人有作用、名爲士用、由此所得果、名士用果、）容四緣得。（非此果一一皆四緣所得、故置容言、）然復有二。一人士用。謂等流異熟二因（即名言種爲等流因、業種爲異熟因、）所生現行、（即五蘊是、）假名士夫。（士夫、猶言人也、）其士夫所作、（凡人自念慮之微、至事業之著、總名所作、）說爲士用果。（士夫之用、故名、）即前二因、遠望士夫所作、（二因、望士夫爲近、望士夫所作、便遠、）名生此果也。

二法士用。謂諸作者、（因緣法爲作者、）假諸作具、（餘等無間乃至增上諸緣法爲作具、從喻、得名、）所辦事業。（謂所生果、）略舉六例。（心法有五、色法唯一、）以見其概。（作者假作具而起用、即此名士用因、其所得果、名士用果、若不建立此等因果、則衆緣會合、便如機械、民十一年、與友人閩侯林宰平、討論此義、函札甚多、容當檢存、）

心法例一

名言種（因緣）…………作者
業種（增上緣）…………←作具↓異熟識（士用果）

心法例二

識種（因緣）…………作者
作意種（增上緣）……←作具↓現行心法（士用果）
根塵種（增上緣）…………

心法例三

種＜因緣……作者←
　增上緣……作具↓後自類種（士用果）

附說。前種於後自類種、爲因緣。俱時、亦爲增上緣。如前表列種生種處、可按。此依因緣義、說作者。依增上緣義、說作具。

心法例四

現行＜因緣……作者←
　　增上緣……作具↓新熏種（士用果）

附說。此中現行、謂前七能熏識。現望所生種爲因緣。俱時、亦爲增上緣。準前種生種例。

心法例五

無漏種（因緣）…………作者
（無漏現之前念有漏現）（等無間緣）
無漏現（增上緣）
無爲法（所緣緣）｝←作具↓證得無爲（士用果）

附說。無爲可證。而非種之果。然述記四十三第二十葉云。亦有展轉證得之義。蓋由無漏種起現行、方證得無爲。故云展轉。即此所本。

色法例一

穀等種（因緣）…………作者
（人工農具水土空氣歲時等等）（增上緣）……←作具↓穀等（士用果）

附說一。穀等種、望本識中相種、即是現行、不可名種。今順世俗、故以種名。又此以穀等種、假名因緣。實亦增上緣攝。

附說二。世親一派之學、其談緣生、頗似構造論。吾屢言之矣。觀其士用果中之法士用、以因緣爲作者、餘緣爲作具。足證吾之評判爲不誣。新論第三十六葉、功能章中小注云、護法固以因緣喻如作者。須與此處參看。

四者增上。容四緣得。除餘四果。（謂前三及第五、）皆此果攝。

上述四果。即一心法生時、隨所望別、義說爲四。如第八現識。望親因名言種、說等流果。望增上業種、說異熟果。望因法（具云

（因緣法、謂功能、）逢緣（等無間乃至增上諸緣法、）起用、爲士用因、即說士用果。望餘果所不攝法、說增上果。又有異門。（異類之義、名爲異門、）第八現、望第七種、名增上果。（第八以第七爲根、故第七種望第八現、有引生義、即第八現望第七種、而名增上果、）望作意種、名士用果。（第八作意心所種、警發第八心種令生現、故名、）此皆就第八現舉例。餘應準知。

上來唯約染識、說有四果。若在淨識、唯有三果。（等流士用增上、）即除異熟。（此中取第八現爲例、餘準可知、）又若色法、得說三果。謂等流、（如穀望穀種、假名等流果、）士用、增上。（如穀望人工、作具、說名士用果、望水土、空氣、歲時、說名增上果、）應如理思。

五者離繫。（謂離二障繫縛、故名、）謂無漏斷障、所証無爲、名離繫果。（此說無爲、約無漏斷障所顯、故不同前士用果中解、）（附說。二障者、謂煩惱障、及所知障。煩惱、即心所法中本惑等數、見上卷行蘊中。煩惱即障、名煩惱障。其品類甚多。由我執爲根、方生煩惱。所知障者、從所障爲名。一切法、若有若無、皆所知故。由有法執、覆蔽所知正理、令智不生。名所知障、）

如上五果隨應安立。

往昔外道、有計諸法常有、說諸法斷。唯識家言因、遮常、言果、遮斷。非斷非常。幻滅幻生。宛爾相有。（雖幻非空、）此其恉也。問從因感果、中間亦隔時分不。答言不也。若許隔者、是法已斷、無復有果。人情封畛、計有新起、必須經時。然諸智者、說緣生法、有大勝用。頓滅頓起。故從因感果、定不隔時。若種生種、（此言生者、因緣生也、）或現生現。（此言生者、等無間及增上緣生、）前因滅位、後果即生。如秤兩頭、低昂時等。（三十論有此喩、其觀物入微、舉類邇而見義遠、）若種生現、及現生種、俱時而起。無間（從因至果、定無間隙、）何疑。（世俗不了頓起頓滅義、故疑因果之間必歷時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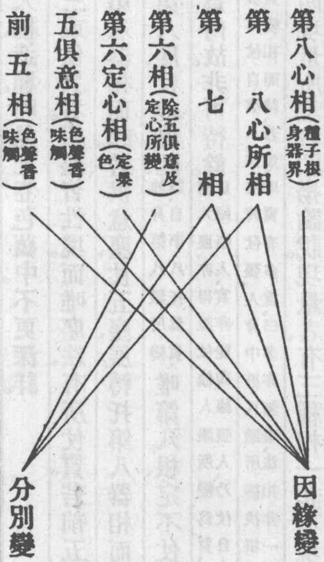
上來說四緣五果已訖。次談唯識所變境。新論唯識章中、亦說緣生。而明遮詮之旨。則與識論根本異趣。至四緣義、新論以不取護法所謂種子義故。即談因緣、不同識論。又不許以心爲集聚法故、（即不析成八聚心心所各別法、）即談等無間、乃至增上諸緣、亦根本改易舊義。學者宜各依其系統而詳之。

〈三境〉一切有情、各有八識。而一切識、皆爲能變。此前文所已明者也。斯義既了。而後可談境不離識之故。夫境者非他、即識所變之相分也。此相、千條萬緒。（如眼識、一刹那頃、有無量等相轉、餘準可知、）而自識變以言、無過二類。一因緣變。二分別變。

因緣變者。由能緣心、任運而起。（非作意籌度、曰任運、）其所變相、仗質或否、而不與見同種生。定有自種爲因緣。相別有種。故有實用。（此言用者、體義、猶云有實體、）分別變者、相別無種、但隨分別勢力故變。（此中分別、謂心心所見分、）此亦仗質、或不仗質。（第七仗質、第六不定仗質、）而隨見攝。說無實用。（若約四分別顯、則相與見同種生者、亦依他性攝、即有實用、但非如色等有礙用耳、今以此相隨見攝、故云無實用、從言異路、義匪一端、）如是二類。約八識分別。若第八相分。其種子、無論本新、既入本識中、一切皆依自前念種子而生。以有實勢用故、名有實用。其器界、從大種生。其根身、從造種生。以有對礙故、名有實用。（根身淨色、雖不同器界之對礙性、然亦非無對礙者、但較器界爲微妙耳、）若第七相分。半從其本質即第八見種生。以有似主宰常一用故、名有實用。五識與俱意所變色聲等、各依造種生。亦以有對礙故、名有實用。

如是等相、均因緣變攝。

分別變者。謂第六一分、（除五俱意及定心所變相、故言一分、）第七一分、（第七相分、雖半依本質、而有一半依自見、故言一分、）及第八五數。如是等相、有質無質獨影、（詳見後文、）皆是。



（附說一。述記十六、第二十二頁、雖任運起、而無籌力、所變之相、非實種生、名分別變、詳此、則分別變者、以相別無種爲其義界。無論籌度心、或任運心、凡所變相無別種者、皆分別變、參考樞要五、第四五頁、）

（附說二。根身與種子、是第八心王親相分。其心所法、不得親緣根種、須變影像。但器界之一部分、應許心所亦自有器相之種。即心所器相、亦是因緣變攝。理論應爾故。）

惟相見種、或同或別。故諸相分、有因緣變、有分別變。不倚一端。然印土諸師。於二分種。嘗有唯同唯別之爭。此不可不察也。唯同論者。以爲相若別種、既與識殊、何名識變。故相與見、應同種生。此復二師。一師、唯據新熏種立論。說三法同種生。二師、更建本有種說兩法同種生。據一師義。如眼識起時、緣於色境、即熏生一個見分種。此種有三功用。一生自見分。二生自相分。三生本質。（參考義燈卷二、樞要卷三、）若爾有八識不遍失。（三法同種

義、非遍於八識皆有之、即其義非能立也、）如第八塵相、（器界）望眼識見分而名本質。與眼識見分同種生。即不與自（第八）見同種生。故三法（謂相見質）同種、義不遍也。第二師起、遂救其失、謂此眼識其新熏種、但生自相見。（即兩法同種生、）若相所仗質即第八相。乃與第八見同種生。第八種、唯本有故。（了義燈卷二、兩法同種者、但自相見、或雖有質、質本有生、不能熏故、）既許第八相見同種。無不遍失。雖爾此師不許第八有新熏。則違阿毗達磨經。（阿毗達磨經者、唯識所宗、經說前七識能爲因、熏生第八識種、詳攝大乘及識論所引頌、）亦復成過。（參考了義燈二、）唯別論者。說相無緣慮。見有緣慮。故慮與非慮既別。應不同種生。但相不孤生、托見方生、說名識變。茲所樹義、抑未盡理。實根塵相、與見別種。誠如所云。餘獨影境、寧可一例。如意識緣空華。空華無實。但識上變似華相。此似華相、即與見同種生。緣極微等、（大乘說極微無實故、）其理亦爾。概云別種、云胡可信。惟護法師者、說相見二分種子、隨其所應、或同或別。如緣空華等、相見同種。緣實根塵、則相別有種。同別合論、斯無有過。設有問言。相別種者、何名唯識。應答彼言。不離識故。一切種、離本識無別體故。又相種、以見種爲增上緣而得生現。（相分、）見種、亦以相種爲增上緣而得生現。（見分、）既見相種、同時更互緣生。故二現行、定不相離。如眼識起時、色相俱起。耳識起時、聲相俱起。鼻識起時、香相俱起。舌識起時、味相俱起。身識起時、觸相俱起。乃至第八識起時、種子根身器界俱起。見相條然宛然。而定俱不離。說名唯識。問何故不言唯境。答言。見爲能

緣、相爲所緣。由此能緣、證有所緣。能緣勢用勝故。但名唯識。不名唯境。迹護法義。調和唯同唯別二家。而依別種、說因緣變。依同種、說分別變。可謂善爲折中。

復次相雖無量。而依性別、（性者體義、）說爲三境。謂性境、（此言性者實義、）帶質境、獨影境。

性境者謂前六及第八相分、有是色性故。（第六俱意等相分、亦色法、）具足五義。一有實用。（見前、）二從自種生。三或仗質。四現量所證。五性與繫（界繫、）不隨心。故名性境。

初有實用。謂色是對礙法故。義易了知。

二從自種生者。謂前五相、及俱意相、第八根器。如是衆相、通名色法。於俗諦中、定說實有。此諸實色、由何得生。諸論說有大種、造種。略見上卷色蘊中。不更深詳。

三或仗質者。根塵皆性境。而唯塵法、有所仗質。若前五塵、仗第八器相而起。若俱意塵、仗五塵、展轉托第八器相而起。若第八塵、仗他識起。（他身第八識所變器、自第八托爲質、）唯第八根定不仗質。執爲內故。非可待餘。（前六塵、亦得說仗他人識所變爲質、如俱意緣張人、實非能親緣張人、乃仗自五塵、展轉仗自第八、又展轉仗張人身中第八識所變扶根塵爲質、變相而緣、若爾、即質有多重、曰多亦無礙、法相非一故、）

四現量所證者。顯揚論說。現量者、有三種相。一非不現見相。（謂此境現前顯現、識於境分明現證、）二非思搆所成相。（若涉思搆、即非現境、）三非錯亂所見相。（錯亂有七種、一想錯亂、謂於非彼相、起彼相想、如於陽燄相、起於水想、二數錯亂、謂於少數、起多增上想、如瞖眩者、於一月處、見多月象、三形錯亂、謂於彼形、起餘形增上、如於旋火、見有輪形、四顯錯亂、謂於彼顯色、起餘顯色增上、如於非黃色、悉見黃色、五業錯亂、謂於無業、起有業增上、如執捲馳走、見樹奔流、六心錯亂、謂於所錯亂義、心生喜樂、七見

錯亂、謂於所錯亂義、妄想堅執、）誠以諸識於境、現量證時、親得自性。如青色自性、本非青、非非青。眼及俱意正緣彼頃。亦不起青非青等行解。即心與境、冥會無間、渾然一體而轉。名得自性。故說非錯亂等相。眼識與俱意緣色、如是。耳識與俱意緣聲、乃至第八緣根塵等、皆應準知。現量親證。方稱性境。凡夫雖有現量。曾不自知。僧肇有言、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眞而莫覺。

五性與繫不隨心者。且先談性。凡屬性境。多不隨心三性不定。如實五塵、唯無記性。不隨心（即謂五識）通三性。雖無記心、（五識中無記性）緣五塵境、可云同性。（心境俱是無記性故、）而實相（五塵）見（五識）各守自性。非境隨心成無記。餘準可知。次繫不隨者。如明了意識、緣香味境時。其香味二境、唯欲界繫。不隨明了意識通上界繫。餘義推詳。請吞樞要。（詳樞要卷三第二三頁、）

如上五義。色法（根塵）全具。是爲性境。餘非色法、若眞如等、爲所緣時。義不具五。亦性境攝。觸類旁通、其詳可略。（性等三境、本唯依相分立、然義燈云、四分相望、爲所緣者、亦得名相、雖非相分、而是境相、準此、則見及內二分爲所緣緣時、亦得說爲性境、故性境名義寬廣、通色心及無爲法、即凡法有實用、及爲現量證者、皆屬性境、此其所以寬廣也、）

帶質境者。（述記四十四第十九頁、能緣之心、有似所緣之相、名帶、第七見、仗第八見爲質、變似我相、故云帶質、）第七相分。雜種所生。（見述記卷四第八頁、）一分與質同種。一分與見同種。兩頭（謂見及質、）爍起。立帶質名。以故、此相、判性不定。若從見說、有覆無記。若從質說、無覆無記。異性攙和、而成一物。斯爲至詭。又復此相、唯非量境、第七緣時、不得自性。（第七相、似其本質即第八見、本非實我、然七見橫計爲我、即是不得此相自性、）不稱質故。（七疏緣本質第八見、八見本非實我、而七執之爲我、

（故不稱質）、具此數義。帶質境所以建立。

獨影境者。獨散意識、所變相分。唯從見起。（奘師頌云、獨影唯從見、從見義者、略說有三、一從見同一種生、二從見同一界繫、三從見同善等性、）此相、非異見而有實用。（性境、即異見而有實用、獨影境反之、）遂被此名。然復有二。一有質獨影。二無質獨影。

有質獨影者。雖相從見起。然見變相。有所仗質。故以爲名。如第八相應觸等、緣心王根種相。實仗心相爲質、而變影緣之。（實有實用、而影無實用、以影唯從見種生故、下準知）第六（獨散）緣第八等相見、（謂亦緣前五、第七、及自前念見、故置等言、）及緣他心見、（謂他人心、）仗質變影。此例僉同。

附說一。常途說有質獨影、亦名帶質。如義燈云。有性境不隨心。亦帶質通情本。謂散意識與五同緣。即於此時、幷緣第八等、此其文義隱晦。初學難解。按彼云第六意識、一方、獨起構畫、名爲散意。一方、仍與同時新生五識俱。亦名俱意。故一意識、就俱意方面言之、則取性境。就散意方面言之、則取帶質境。燈說蓋如此。唯其所謂帶質者。即指散意緣第八等。則有未妥。蓋帶質境一名、當爲第七相分之專名。七恒內執。故境應特殊。述記說七相爲雜種生。以有似常一用故。獨影雖仗質、而唯從見種起、無實用故。此二者之判也。若散意緣第八等、其相分即有質獨影攝。不得謂爲帶質矣。燈以之併爲一談。即非正義。宗鏡錄六十八、說帶質者、心緣心是。又云。散位獨頭意識、若緣自身現行心心所時、是帶質境。則亦不以帶質專屬第七。其失與燈同。然俗或名有質獨影爲似帶質者。似言置簡。理亦無妨。

附說二。宗鏡錄六十八第四頁云。獨頭意識、初剎那緣五塵。少分緣實色。亦名性境、此非正義。散意初剎那與俱意緊接。遂得仗彼少分實色爲質、而變影以緣之。非能親緣實色也。故俱意所緣、名性境。散意所緣、名有質獨影境。問散意唯仗俱意爲仗、不仗五八耶。答曰、亦展轉仗五八爲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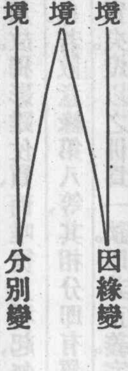
附說三。第六緣自前念見時、所變影相、亦有質獨影攝。前滅後生、原不隔時。故後念見、得仗前念見爲質、而變影緣之。

無質獨影者。相唯從見。復不仗質。故以爲名。此境、唯在第六散意。如緣過去未來法、（即現在心、變似過未相而緣之、此相是現在、但心上妄作過未行解、）或緣無法時。（謂心起無物想時、即變似無相而緣、）識所變相。皆無有質。是爲無質獨影。

綜前所述有質無質獨影境。許通三量。第八心數、唯是現量。（八數任運、於所緣影像相分、不作是此非此等解、即相稱其質、名得自性、）第六獨散、初剎那率爾心、亦現量攝。餘通比非。應如理思。

如上三境。六八通二。（第八心王唯性境、心所亦獨影境、第六俱意、及定中皆性境、獨散及夢中、均獨影境、）五七唯一。（五唯性境、第七唯帶質境、）樞要誤解帶質有二合三合之談。不可從也。（樞要三、第三頁、至第四頁、有二合者、五識所緣自地五塵、是初性境、亦得說是帶質之境、第六識緣自過未五蘊、得是獨影、亦得說是帶質之境、熏成種子、生本質故、有三合者、如因第八、緣定果色、心所所緣、唯是獨影、心王所緣、是實性境、亦得說爲帶質之境、第六所變定果之色爲本質故、詳此、則獨影與性境、通得以帶質境名之、而三境名相淆亂矣、惡可據哉、延壽宗鏡錄、雖博聞、而膚亂無條理、其言三境、亦不足依、）

三境攝屬二變。性境及帶質一分、是因緣變。獨影及帶質一分、是分別變。樞要有文。（見樞要卷五、第五頁、）猶須抉擇。（關於三境、吾欲別爲文論之、但唐人談三境、至紛煩難理、大氐懸空構畫、由今衡之、多與哲學上之問題無關、）



（附說、述記十六、第二十三頁、性境不隨心、因緣變攝、獨影帶質、皆分別變、此與樞要卷五頗異、今不取之、基師說帶質境、往往自爲矛盾、）

復次諸有境相、略具四義。一頓變義。凡實根、實塵、隨其形量大小、宛爾頓現。（本非實物、故言宛爾、）如吾頃圓爐。注視爐相。理實爐相、第一刹那、依識頓現。即此刹那滅已。第二刹那、似前爐相、復依識頓現。亦即此刹那滅已。第三刹那、似前爐相、又復依識頓現。（世俗觀物、以爲漸變者、則以經多刹那、相似相續、有若積漸而成耳、）刹那刹那、無非頓現。不疾而速者、幾也。則莫尋其間矣。（前後刹那、曾無間隙可得、）不怒（怒、作動也、齊物、怒者誰耶、）而威者、神也。（解深密經云、由緣起法有大威力故、）則莫得其朕矣。難言哉、頓變也。（深了頓變義者、則知凡物不由積小成大、述記七、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略釋此意、可參考之、朱子中庸、第二十六章注云、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小而成也、解亦精到、能會斯旨、）二互偏義。自識（具云自身八識、）各變色聲等相。他識（具云他身八識）各變色聲等相。同偏一處。而不相礙。如講室懸牌。吾與座中諸人、嘗以牌爲一物、吾儕共見矣。不悟本無離識實境、安得多人共見一物。更自思唯、則此惑不難解也。（大乘以諸識皆不親緣外境、說無離識實境、諸識各自所緣、爲各自所變、故無共見一物之理、斯義詳前、茲無繁述、）由吾眼識、仗自第八塵相爲質、變似牌相。（俗云牌者、乃依識所變似牌之相分、假立牌名、實則此相與其本質相類、無所謂牌與非牌也、）俱時、他人眼識、亦仗彼第八塵相爲質、變似牌相。而各牌相、同偏一處。吾儕妄計、則謂共見一物已耳。夜半鐘聲。衆夢初覺。各人聲相。原非一物。復如前例。是故互偏義立。而外境之執始破。三衆同分義。如前所舉、多人牌相、聲相。雖復同偏一處。設不相似者、即應多人俱時於一處、各自緣牌相等、不同作牌相等解。今既不爾。以是徵知、決定相似。故復說衆同分。（相似名同、非同一之謂、說見百法、又按一般有翳觀燈、共見燈輪喩、則以業同、故相似耳、）四隨轉義。識帶境生。境仗識現。識有執故。緣境起縛。（義燈卷七、由第七識二執爲本、令諸識中不能亡相、爲相所拘、說名相縛、論記五十二、由有末那故、八識緣境、皆有縛起、即諸論云、謂境界相、能生縛也、）轉無漏時。境亦隨轉。能緣殊勝。於境自在。（究竟位中、無漏見種、挾帶無漏相種以行、即淨土莊嚴、自在示現、然如來淨土、與衆生穢土、同

處各偏、而不相入、此非奇談、即等是凡夫、其心境雖屬同分、而亦不無差別、如畫師詩人、與鄙夫凶豎、決不齊其天宇、世所印可、何獨疑於如來淨土乎、）設有問言。唯識所談爲何事。應答彼言。談境隨心轉事。凡愚不了、妄執外境、拘礙自心。哀此長夜、何時可旦。

復次散意緣境、俱時而有時覺方覺。如緣青色時、必有青色境現在之覺故。現前過未、即是時覺。在有處所義、即是方覺。云何時方。據大乘義。方者、依色心分位假立。若離色心、即無別體。如外道所計實方、畢竟不可得故。以是依色心分位、施設爲方。

時者。大乘說唯依心法分位假立。此復二義。一唯識三世義。識變似相、而起過未行解。（現識以前念爲等無間緣故生、而望後又自爲等無間、即現識一方

（關過去、一方引未來、是以現識緣自相分時、觀前滅無名爲過去、觀後當生、名爲未來、即於現相、而作過未解、）宛爾三世。實唯一識。（依一識上、許現三世、）二道理三世義。（別抄卷二、作種子三世、論記五十三、作法相三世、述記十八、作道理三世、今從述記、）依識功能生滅義故假設三世差別。（功能念念前滅後生、已滅名過去、方生名現在、當生名未來、現在功能、是過去果、是未來因、故即依一功能上、假立三世、）或此二外、更說神通。所異妄識、遂以云爾。（述記十八、第二十三頁、由聖者功能各殊、既非妄心、所見皆實、但由智力、非是妄識之所變也、又云、雖有唯識道理二種、無別神通、恐濫妄緣、故分三種、論記五十三、第二十三頁、神通三世者、即禰定他心通、此皆証解云、）實則約種現言二義已足。（唯識）（三世義、依現行立、道理三世義、依種子立、）別抄無三。（不立神通三世、）良有以也。綜上所述時方無實。（是色心上分位假法、）義極決定。唯衆生妄執、未易遣除。故令析色觀空、方覺始泯。（方亦依色、不唯依心、諸瑜伽師、以假想慧、析色至極微、更析便空、即無有方分、）復令悟入刹那、時覺何存。（舊說時分迅疾、至極小量、方名刹那、此蓋隨順世俗、如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說、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刹那、又說、世俗不說實刹那量、無有情堪能知故、述記卷十八說、念者、刹那之異名、蓋以念念生滅、其來無始、其去無終、即現前一念、爲億刧以前之果、爲億刧以後之因、依一念生滅、假說過現未、而實無有時分可得、故刹那非有實時分也、）時相方相既遣、而實境之執、亦自滌除。

述記、判別三十頌所說爲境行果三分。初二十五頌、明境。此言境者、是所知義。法相法性、皆所知故、名之爲境。次有四頌、明行。（行者修行、）末後一頌、明果。基師云、先觀所知。（故先談境、）方起勝行。（故非妄行、）因行既備。（行對果而名因、）果德乃圓。（佛位、即果德圓滿故、）識論、即依此三分建立。又談境中、復分性相。前二十四頌、皆明識相。（此中識字義寬、非但對境名識、蓋所云識相者、即法相之異語、）第二十五頌、即明識性。（性者體義、明諸法實體故、）綜觀識論全部。只詳於談境、而行果極略。

談境又詳於識相。而識性更無多文。（參攷述記卷二、第五六頁、）識論、據頌爲釋。非以己意故爲廣略。（非是故廣於境而略行果、）意者世親成三十頌後、如不遽卒。或更有造述、別詳行果。未可知也。本卷取材、大概以舊著唯識講義爲根底。唯識講義、完全宗主識論。凡有所引申、亦必準據識論大義。原擬爲二部。上部談境、即依識論。下部談行果、擬參稽有宗諸經論而爲之。乃上部談法相、纔告一結束。余之思想、忽大起變異。講義稿遂終止。今茲仍檢前稿。變更組織、復加參核。而成此卷。（原書爲論體、今則內容雖仍是系統之作、而形式上不爲論體、）就識論之體系言、亦庶幾備矣。自此以下。將依識論談識性、及行果處。略爲論次。不欲有所增益。亦不欲有所發揮。期使世親一派之學、其面目可覩云。

〔識性〕識論、談識性。（此中識性、猶云諸法實體、）則有三性、三無性之說。三性者、初徧計所執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且先釋初性。

徧計所執性、應分三段說明。云何爲三。一能徧計。即是第六意識。何故唯是第六。以徧計簡別餘識故。（參考述記五十一第三頁、）徧者周徧。計者計度。於一切法、周徧計度。故說徧計。徧之爲言、即顯緣境最極寬廣。計之爲言、即顯籌度力用强勝。故唯第六、是能徧計。若第七識、（本有計而非徧、但計我故、）是第六根。說爲能徧計、亦無所妨。餘五識及第八、皆非徧非計。（五識取境、唯拘五塵、第八唯緣根種器、故皆非徧、又俱無計度分別、故皆非計、）雖安慧等、許八識皆能徧計。要非正義。基師

不取。今從基疏。

此能徧計法。是依他性攝。（云何依他、至下當知、）二所徧計。謂依他法。即一切心心所、各各相見分、皆得與第六能徧計識、作所緣緣。是第六能徧計識之所徧計。（此中見相、即攝內二分、下倣此、）

問圓成實性、（省云圓成、共義下詳、）非所徧計耶。答言攝論第四、唯說依他、是所徧計。圓成望能徧計識、非是相分。極疏遠故。故不說爲所徧計。

或復問言依他法之實性、即是圓成。此能徧計識、既親以依他爲所徧計。即疏以圓成爲所徧計。爲是說者、當無有過。荅言。識論有言。依展轉說。亦所徧計。汝義無過。（參考述記卷五十一、）

三徧計之所執。謂依妄情所計實我法等。由能徧計識、於所徧計法上、隨自妄情、而生謬解。（由能至此爲句、）即於所緣一切相見分、不能如實了知緣生如幻、（一切相見分、是衆緣所生法、都無實自性、故說如幻、今乃於此不能如實了知、）而妄計爲實我實法。（即於至此爲句、）如第七仗八見、變相而緣。妄計此是實我。第六意識、仗五及第八塵相、變相而緣。妄計有彼實外境相。仗五及第七等見、及自前念見、變相而緣。妄計有彼實作用相。凡此、皆是執有實法。（緣他心時、執爲實有、亦是法執、）又或疏緣第八見時、亦復執有實我、過同第七。又或總緣五蘊、而計爲我。又或於五識所取堅白等等各別之相、雖刹那乍現、已成過去。而意中憶念及想力故、猶妄計有瓶等實物。（即是計有實法、）如是等類、妄計所執、無量無邊。總名徧計之所執。（述記五十

一第十八頁、見相二分、因緣生者、亦依他性攝、依此二分、妄執定實、方名徧計所執、此據這法義也、又佛家譯籍、罕用介詞、只云徧計所執、今用一之字爲介詞、使意義較顯、）

更舉一喻。如昏夜中、迷杌爲人。起迷之心、即能徧計識是也。杌、喻所徧計。人、喻徧計之所執。（本無人也、而計有實人、一切所執實我法相、皆同此譬、）

述記卷五十一、第十五頁。所執雖是徧計心境、（所執如我如法、亦是能徧計心所緣之境、）而非所緣緣。（此所執我法、本無自體、故不得說能偏計心作所緣緣、凡爲所緣緣者、必有實自體、方能引生識、詳見四緣中、）故非所徧計。所徧計者、據有法故。（有法者、謂於俗諦中有實自體、非是無故、）境義同通。無法名境。（若以境義而言、則不論此境爲有爲無、而通得名爲心上之境、）所緣緣局。無法即非。（爲所緣緣、必定是有體法、故局、若無體法、即不得爲此緣、）故唯依他、是所徧計。詳此所云。則以徧計之所執、只是能徧計心、於所徧計法、不能如實了知、而別起一種謬解之相。即於非我而計爲我、於非法而計爲法、是也。此我法相、即名所執。其實本無。故實際上、本非彼能徧計心之所徧計。以其無體、不得作所緣緣故。諸論皆說徧計所執、情有理無。（謂於妄情上計爲有、而理實無、）最堪深玩。

解深密經云何徧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爲令隨起言說。此言一切法、本無定實。而世間隨其情見、強立種種名字、如瓶如地等等。實則名字、都隨情計安立。只是假名。非能與法之實際相稱也。故云名假安立。自相差別者、謂名有自性及差別也。如瓶之一名、有一定所詮、而不詮於甌等。即瓶名有自性。既瓶名非甌等名。即此瓶名與餘名成差別也。隨起言說者。倫記、謂衆生愚癡、隨名執實。須知

名自性及名差別、皆由情計施設。若離情計、而冥會諸法之本眞。即湛寂無相。（無有相狀可擬議故）、爲可執爲定實。而斠畫同異等等相耶。是知名言起於徧計所執。衆生復隨名言、而益堅執其所執。經說與識論、正可互相發明。

已說徧計所執。次說依他起性。云何依他起。他者緣義。一切心心所法、即是無量見分、相分。此無量相見、要皆依托衆緣而得起故。名依他起。

問曰。三十頌云。分別緣所生。此中分別、即識之別稱。言一切識、是衆緣所生法。審此、則頌中唯說分別是依他起性。即見分心法、是依他攝。其相分色法、應非依他性。（依他起、亦省云依他）、答曰。相不離見故。亦是依他性攝。述記五十一、第二十二頁已解此難。云色等不離心。故亦此攝。（此者、謂依他性、）

問曰。諸法依他衆緣而起。名依他起。云何衆緣。答曰。如前四緣中、已廣分別緣相及果相。（果謂五果、）此姑不贅。

又依他起法。復分染淨。有漏種爲因緣、與餘緣合、而生其現。（餘緣、謂等無間乃至增上、）是謂染分依他。無漏種爲因緣、與餘緣合、而生其現。是謂淨分依他。

識論卷八之七、有說、淨分依他、亦圓成攝。謂世親頌言、分別緣所生。其云分別、唯局染分故。有說、染淨依他、皆是依他性攝。謂一切染淨心心所法、皆能緣慮、皆名分別故。二義雖殊、固宜竝存。不爾、淨分依他、豈無分別耶。

又據識論。彼主張淨分依他、亦隨圓成攝者。謂由三義故。一

者離倒。疏云、非染法故。是實義。二者究竟。疏云、此無漏善法、能斷諸染、是究竟故。即是成義。（有漏善法、不能斷惑、此則不爾、）三者勝用周徧。疏云、謂能普斷一切染法。普緣諸境。緣徧眞如。即是圓義。由具三義、與眞如同。故淨依他、亦得稱爲圓成實性。（述記卷五十一、）詳此、只云淨依他有三義同圓成。故亦名圓成。但非謂淨依他即是圓成。疏云、緣徧眞如、則與眞如不即是一、甚明。

已說依他。次釋圓成。云何圓成實性。謂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即是眞如。

二空所顯者。由人法二我故。（人我亦名我執、法我亦名法執、解見卷首談百法中、）障覆眞理、令不顯現。今得人法二空觀故。眞理方顯。故首說言、是二空所顯眞理。

圓滿者。謂此眞理、其體周徧。無處無故。（無有處所而無此眞理者、古德有云、信手所捫、皆是眞如、眞如即眞理之異語、）故云圓滿。（參考述記卷五十一、）

成就者。謂此眞理、其體恒常、非生滅故。故云成就。（若是生滅法、便是無常、非實在故、即不名成就、參考述記卷五十一、）

諸法實性者。謂此眞理、偏爲萬法實體。不同外道所執神我等。以彼所執、是虛謬性、非諸法實性故。（參考述記卷五十一、）

識論有云。此即於彼依他起上、（此者、謂圓成實、）常遠離前徧計所執二空所顯眞如爲性。詳玩論旨。謂此圓成實性、即於彼依他起上、常無前徧計所執、（遠離、即是無義、三性之中所執爲初、故名前也、）即是我法二執皆空。依此二空所顯眞如、是名圓成實性。蓋能徧計識、近於依他性而起所執。即遠於圓成性而起所執。今於依他性

上、無妄計所執。即遠望圓成、亦無妄計所執。所執既空。（即我法二執空。）、便是眞理恒現在前。即名圓成實性。

識論既分別依圓二性。而亦知不可說二性互相離異。於是復說下之二義。一曰、圓成與依他、不即不離。述記釋云、若是即者。眞如應有滅。（眞如即依他、應與依他同有滅、）依他應不生。（依他即眞如、應與眞如同不生、）故依圓非即。（不即是一、故名非即、）若全離者。眞如應非是依他之性。故依圓非離。

二曰、圓成與依他非異非不異。述記釋云。由前不即不離義故。若圓成與依他定異者。眞如應非依他法之實性。故不可說定異。若言全不異者。既眞如不異依他、依他應是無常。故不可說不異。

法相與法性、（依他是法相、圓成是法性、）不即不離。不一不異。此固窮玄之極則。但識論立說、根本將性相析成二片。雖欲自爲彌縫。而其支離終不可掩。

識論有云。無分別智、證眞如已。後得智中、方能了達依他起性、如幻事等。（無分至此、爲一長句、）又引厚嚴經頌言。非不見眞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雖有而非眞。（非不一氣貫下、作長句讀、）此本諸佛了義。然識論、只是因襲傳說。固未深達斯恉。由識論持說之統系而觀。實墮意計穿鑿中。（意識周徧計度、故云意計、）惡在其能得無分別智、惡在其能見眞如、惡在其能了諸行如幻事耶。尋識論所謂依圓二性。若以新論體用義衡之。則圓成是體。依他是用。然新論即體即用。終不折體用爲二片。須知大用即是本體之流行。離本體、無別流行。離流行、亦無別本體。而本體者、乃即於流行中識主宰之謂。迷主宰而談流行、則只見爲盲目衝動、而亦不知有所謂本體。新論之旨微哉。識論、於圓成性中、說爲恒常。則於本體上、着不得流行二字。易言之、即恒常是體、流行是用、不得不條然分別。至於依他性中說緣起、（亦云緣生、）則建立種現竝爲緣體。（彼計緣必有體、非無法可名緣故、然彼所謂諸緣之體、即種子與現行是也、詳前四緣中、）而於種子方面、更立本有。又於本有種中、不唯淸淨、而亦許有雜染。既染淨同是本有。則不可於流行中識主宰。故乃於依他性外、別說圓成。不悟圓成既非即本有種。則圓成亦是贅物。若云本有種是用、圓成是體。則應知體用、雖義理上可以析言、而實際上元非兩事。（則應至此爲句、）詳彼本有種、

攝依他性。於眞諦中、說爲幻有、本即是用。（有而不實、謂之幻有、以別圓成、不名異故、但非所執、而是其有、此幻有義、即是用義、）然彼圓成性上、既不可說流行。則其依他幻有之用、不可說爲即是本體之流行。如是言用、只是依體而有。不得說言即體即用。故體用終成二片。彼亦知其不可通。故乃撫不即不離不一不異之玄談。以自彌其闕。而無如其持說支離、究不容掩也。新論依功能翕闢用。（翕闢即用、乃狀詞耳、）假說色心、即成立法相。（猶云現象、）亦可說法相與功能體非即。法相無自性故。如何說功能即法相。然法相與功能體亦非離。功能即是一切法相之實性故。即於一一法相、識功能故。云何相離。異不異相、準即離可知。新論之言此、則如實相應。以其不曾析體用爲二片故也。夫言眞俗二諦者。必曰俗依

眞立。眞待俗詮、眞俗相涵。必非絕不相謀也。今彼俗中依他法、自立本有種。而不可說爲本體之流行。眞中圓成性、只是恒常。與俗中幻有之用、成何干涉。況彼本有種中、亦有雜染。不知雜染只是私其形氣之習。純爲後起。其可謂之用耶、又依他性中、已將緣起說、變爲構造論。（見四緣中、）其於眞諦、自無融通之幾。（構造論、即是妄執故、）總之、眞俗相涵。非可截成二片。相對（即俗）便是絕對。（即眞）絕對即涵相對。至理冲玄、迥絕言思。識論、一往任意計構。畢竟未見眞如。即不能了知諸行如幻事也。

夫學問之事、苟非脫然神解、直窮源底。則雖極盡思構之能事、只可自名一家之學。其於眞理、不必有得也。唯識學東來、千數百年。學者咸震其淵微廣博、不復辨其得失。吾爲此懼、

而作新論。知我罪我、其在於斯。

問曰。已說三性。如何復說三無性。答曰。據諸經論。即依彼三性、說三無性。謂依初偏計所執、而說相無性。（相者、體義、）由此所執、無有體相。如空華故。依次依他、而說生無性。此依他法、既托衆緣而起。猶如幻事。非有如彼世間所計自然生性故。假說無性。要不謂緣生性全無。（只無彼自然生性耳、若緣生法、是幻有故、豈謂全無、）依後圓成、而說勝義無性。此性、即是諸法勝義。眞實不虛。誰得云無。但以無初偏計所執我法性故。（三性之中、所執居前、故假初言、）說名無性。空宗明諸行都無自性。爲除偏計所執性故。若所執除已、即此諸法、徹體眞常。所謂一葉一如來是也。若一往偏執諸法都無自性。即成大過。然此中三性之說、將體用分折。實爲巨謬。由其說、則雖除所執、方悟依他。猶不能當下即証圓成。必須展轉說向圓成上去。此非巨謬而何。空宗談二諦。不言三性。方便善巧。無諸過患。有宗談三性。自墮支離。雖歧途之誤、世親爲甚。而導其先者、要由無着。餘杭章炳麟、平生服膺三性三無性義。由其所見卑陋故也。

諸法性相、是所知故、名之爲境。上來抉擇已訖。次當略及行果。

〈修行位次〉識論言修行位次略有五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順者隨順、隨順解脫、不墮惑障、故名順解脫分、分者因義、）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抉擇分。（抉擇者、智義、由加功而行、隨順正智、得見道故、）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十地之中、初地入心、名見道、菩薩方住心於此、卽名通達、）四修習位。謂諸菩薩

所住修道。（每地有入住出三心、從初地住心、及出心、乃至金剛無間心位、名爲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即佛果位、）如是五位。以次略釋。

初資糧位。資益己身之糧、方至菩提果位、故名資糧。從初發深固大菩提心、乃至未入順抉擇位、齊此、皆是資糧位攝。（大菩提心、以三善根爲體、三善根、詳見上卷行蘊中、深固、即是大菩提心、湛然明覺、無動搖故、名爲深固、）

識論、說資糧菩薩、未能了達能所取空。（不能空妄識所執境、名未了所取空、不能空能執之妄識、名未了能取空、）故二取習氣、未能伏滅。述記卷五十四、第二十四頁。謂此中二取、非以能取所取名二取。謂執實有此能取所取性。卽緣二取起妄執故、遂名二取。（述記文字婉晦、稍易其文、）二取習氣、即是所知煩惱二障種子。（習氣、亦種子之別名、）煩惱障者、由我見爲本、生諸煩惱、卽心所法中本隨諸惑。（詳在上卷、）是皆擾亂

有情身心、障碍涅槃、名煩惱障。（大乘諸師、分析根本煩惱有一百二十八種、配屬三界等等、并幾是見道所斷、幾是修道所斷、今皆略之、）

所知障者、謂卽法執、無明爲本、起諸惡見及疑等。覆蔽所知境、令正智不生。（一切有爲無爲法、皆名所知境、）名所知障。（前煩惱障、當體立名、此則從所障爲名也、）

如上二障。分別起者、見道所斷。（見道、下詳）任運起者、（任運一名俱生、分別俱生二惑、均詳上卷行蘊、）修道所斷。（修道、下詳）菩薩方在資糧位中、於二障麤品現起、尚能伏抑。但於微細品類、及二障種子、故未能除滅。以止觀力微故。

次加行位。加功而行、故名加行。此位伏除二取。（前資糧位、未能伏滅、至此乃能、）謂煖、頂、忍、世第一法。

煖頂二位、依尋思觀立。後二位、依實智觀立。

尋思有四。識論卷九之二云。四尋思者、尋思名義自性差別、假有實無。案言名、亦賅句文。（多名聚集成句、多句聚集成文、）名召法勝。但說尋名。（名者、所以呼召法、如色之一名、卽斥指色法而呼召之也、雖句文亦呼召諸法、而名爲勝故、但說尋名、舉勝者言耳、非不賅句文也、）義者、卽名句等所詮表諸法上之義。如無常等等義是也。名有自性及差別。（如色之一名、呼召色法、卽有自性、而望聲等名、卽有差別、）義亦有自性及差別。（如無常義、詮表諸行有生滅故、卽有自性、而望無我等義、卽有差別、）故於名義、析言有四。

名自性
名差別
義自性

義差別

由加行智、（加行位中所起之智、名加行智、）卽慧數爲體。（慧數、見上卷行蘊中、）推求所取名義自性差別四境、皆意言境。（意言境者、意中思構之境、此思構相、亦同於言說相、故云意言、）是假安立、非離自心實有。

次四尋思、說四如實智。前四尋思、觀所取四境離識非有。唯觀所取無、而猶未觀能取亦無。今此如實智、忍可前境離識非有。（前境、謂前四尋思所觀境、）所取既空、復能徧知能取彼境之識、（彼境者、謂所取、）離所取故、決定非有。（所取妄境空故、能取妄識亦空、此與非殊稍異、）是名如實智。

煖等四位、復依次釋。

加行位中、初獲明得定。（加行、鄰近見道、無漏將現起、而有明相、如日將出、有明相也、初得此明相、名爲明得、定者禪定、共境界淺深不一、今此定境、方獲明得、故名明得定、）發下品尋思。（尋思分上下品、）觀無所取故、依此立爲煖位。謂此位中、創觀所取名義自性差別四境、（名自性及差別、義自性及差別、）皆依自心變現、假施設爲有、而實不可得。此際、方得無漏慧之明相。如慧日將出之明相、故名明得。卽此、假說道火現前、亦名爲煖。（道火者、近見道故、如久闇得火、故云道火、）

次、獲明增定。發上品尋思。觀無所取故。依此、立爲頂位。謂此位中、重觀所取名義自性差別四境、皆依自心變現、假施設爲有。而實不可得。此際、明相增盛。故名明增。尋思位極。故復名頂。（頂者極義、）

又次、獲印順定。（印前所取無、順後能取無、故名印順、）發下品如實智。於無所取、決定印持。無能取中、亦順樂忍。（忍者忍可、所取雖空、而能取殊不易空、今於無能取中、亦順樂忍可、此爲難能、）依此、立忍位。既無所取妄境、寧有能取妄識。所取、

能取、相待立故。由此、印前所取無。（前者謂煖頂二位、觀所取無故、）順後能取無。（自此忍位、及世第一、望前煖頂二位、并名爲後、此後二位、觀能取無、）總名印順。（印前順後、故名、）於此位中、忍境識空、故亦名忍。（於所取境空、及能取識空、並皆忍可、故名爲忍、識論於忍分上中下品、今略之、）

又次、獲無間定。發上品如實智、印二取空。依此、立世第一法。謂前忍位、唯印能取空。今此位中、二空雙印。從此無間、必入見道。故名無間。於世法中、此最勝故、名世第一法。

如上煖等四位。雖觀能取所取皆空。然猶未能實證眞如。但心上變似如相而觀。（如者、具云眞如、）故說菩薩、此四位中、猶於現前安立少物、謂是唯識眞勝義性。（詳見識論卷九之二、）故此四位、猶未見道。

三通達位。亦名見道位。由前加行無間、故得見道。此於十地中、即在初地入心。云何名地。謂修行爲所依持、令正智生長、故名爲地。地別淺深、故說十地、即從初至十。資粮加行二位、並名地前。一入初地、便名登地。又每地有入住出三心。此見道位、即唯初地入心是也。

初地
入心——見道位
住心
出心

二地乃至十地、各各有入住出三心。準初地可知。

見道位中、始得根本智、亦名無分別智。（亦名正智、）此智起時、即證眞如。智與眞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無能取所取相、故云平等、）能所取相、俱是分別。有所得心。戲論現故。（有所得心、如何能與眞理相應、只是種種戲論而已、）今此無分別智、都無所得。無所取相、亦無能取執。冥證如故。

根本智起已。即依本智、（根本智、亦省云本智、）而起後得智。普於一切法自相、共相、而行分別。無有迷謬。

四修習位。亦名修道位。前見道、唯在初地入心。今此修道、則從初地住心、乃至第十地終金剛心、無間道。如此長刼、並是修道位攝。（刼者、時義、）

又每地、（注意每字、）分入住出三心。而每一心、復分加行、無間、解脫、勝進四道。初起加行。次起無間。又次起解脫。又次起勝進。念念增强故。

入心
加行道
無間道
解脫道
勝進道

住心、出心、各有四道。準入心可知。

修道位中、數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捨二障麤重。（二障、見前資粮位中、麤重、即種子之別名、）便能證得廣大轉依。轉依者、依謂所依、即依他起性。（此即泛解、實則說第八識爲依、亦得、以第八攝持染淨種子故、）轉有二義。轉捨、轉得。由數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種子。故能轉捨依他起上徧計所執、及能轉得依他起中圓成實性。由轉捨煩惱障、得大涅槃。轉捨所知障、證無上覺。（見識論卷九之三、）

十地者。初極喜地。始入見道。具證二空。故生極大喜悅。二離垢地。謂一切犯戒垢、（犯戒即垢、名犯戒垢、）無論麤細、盡遠離故。（戒力勝故、）三發光地。謂成就勝定。（定力殊勝、故名勝定、）能發無邊妙慧故。（妙慧必依大定而生、）四燄慧地。謂得最勝覺。即以智火、燒滅煩惱薪故。（詳十地經、）五極難勝地。謂眞俗兩智、互相違返。今合令相應、煞費力故。（世親云、知眞諦智、是無分別、知諸世間辨析事物等智、是有分別、此二相違、應修令合、能合難合、而令相應、故名極難勝、）六現前地。謂觀諸法緣起、有勝智故。（名緣起智、）能引發最勝般若令現前故。（般若者、即無上甚深智慧、）七遠行地。謂至無相住功用後邊。（一切境相不能動搖、由已深觀無相故也、住於無相、名無相住、然於無相住、猶假功修、但此功修、已至究竟、故總說至無相住功用後邊、）八不動地。謂無分別智、任運相續。一切無有動其心故。（無性云、一切有相、一切加行、皆不能動此地心、）九善慧地。謂成就微妙四無礙解。（世親云、此慧妙善、故名善慧、無性云、由法無礙故、了知一切法句、由義無礙故、通達一切義理、由辭無礙故、分別一切言辭、由辯無礙故、隨其所宜、自在辨說、陽明有云、見得到時、橫說豎說皆是、意亦近此、）十法雲地。謂得大法身、（恆時安住眞如性故、名得法身、）具足自在。（見十地經、）如雲含水、起勝用故。如是十地。總攝有爲無爲功德以爲自性。（參考識論卷九之三、）

第十地終心、（每地有入住出三心、此最終之心、即出心、）喩如金剛。（金剛堅利、能斷一切物故、）名金剛心。（此心中定力勝故、亦名金剛定、）於此心中、無間道、一剎那頃、諸有漏種前未捨者、至此、一切頓斷。從此、便證極果。（謂成佛也、）入究竟位。

五究竟位。亦名佛位。三十頌云。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按佛位、諸漏永盡。淸淨圓明。故名無漏。界是藏義。含藏無邊希有大功德故。諸佛法身、不可執有。（非如物之有故、）不可說無。（非空無故、）離諸分別。絕諸戲論。故云不思議。純

白無染、故說爲善。恆無變易、故說爲常。衆相寂靜、故名安樂。永離障縛、名解脫身。成就無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梵言牟尼、此云寂默、）

〔四智心品〕由前修習、證得廣大轉依故。至大覺位。（佛位、）得大菩提。（菩提者、即覺義、智義、）雖在凡位、法爾固具本有無漏智種。而所知障、礙故不生。（雖亦有煩惱障、但所知障、正障菩提、故偏說之、）今斷彼障、方令智種起現。（識論云、起已相續、窮未來際、言永無斷滅、）名得菩提。此即四智相應心品。（詳識論卷十之二、）

已說菩提即四智。四智者何。一大圓鏡智相應心品。謂金剛喩定現在前時、（金剛喩定者、謂此定中心、喩如金剛、故名金剛喩定、即十地終心也、已說見上、）即大圓鏡智現起。同時、有淨第八識俱起。與此鏡智相應。是名大圓鏡智相應心品。此智寂靜圓明、故喩如大圓鏡。具無邊功德、故喩如圓鏡能現衆像。即從喩立名。

二平等性智相應心品。第七因位、（因位者、即凡位、）有我執故、自他差別。今由智起故。已斷我執。自他平等。名平等性智。此智起時。末那已捨染得淨。即與此智相應。

三妙觀察智相應心品。神用無方、稱之爲妙。善觀諸法自相、共相、無礙而轉。名爲觀察。此智起時。第六意識、已捨染得淨。即與此智相應。

四成所作智相應心品。成就本願力所應作事、名成所作智。此智起時。前五識、已捨染得淨。即與此智相應。（八識之中、五識居前、故云前五識、）

識論卷十之二。智雖非識。而依識轉。識爲主。故說轉識得。又有漏位、智劣識强。無漏位中、智强識劣。爲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八識而得此四智云云。詳此、將智與識、分作二片。已是怪異。既以淨識爲智之助件。（如淨第八、則稱爲鏡智相應心品、乃至淨五識、則稱爲所作智相應心品、相應即是助件、見佛地論、）而又說識爲主。既說識爲主、而又云無漏位、智强識劣。種種矛盾、猶不自覺。世親派下人、根本不識得此心。如何自許爲見眞如。其謬妄至此。宗門起而掃除文字。弊又滋多。然有宗末流、翻弄名詞、障礙自心。得宗門一切掃蕩。其功不可沒也。（宗門之學、雖創自中土、然其作用見性之義、實上追釋迦氏、而與之密合無間、吾常欲就阿含抉擇發揮、苦未得暇、）

〔法身〕法身、亦眞如之別名。身者、自體義。世俗以五根及肉體、計爲自體。亦名爲身。（肉體、內典則謂之根依處、）此但假名。而實非身。其眞可名爲身者、唯法身耳。法身者、是一切法實性。（猶云宇宙實體、）即諸佛自性。亦即衆生自性。諸佛、衆生、或一切法、（如色心等、）同此一法身。無二無別。無有時空等性。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眞常功德。故謂法身。

〔情識〕虛妄分別、不如理故、說名情識。衆生從無始來、於日常實際生活中、因析別與處理物界、而發展其慧解、（此慧解、即俗云理智、參新論明宗章、）故此慧解作用、恒有染着、即常執有外界實物之相、而爲析別故。易言之、即恒本其析物之執着心習以推求眞理。由此、不得與眞理相應。故名虛妄分別。亦名情識。又名情計。又名情見。又名意計。新論中多用此等名詞。本欲於量論、廣明此旨。但艱阻中、恐未暇執筆也。

佛家名相通釋下卷終